



627

C
895.07

梁

✓

第二冊

4920/

飲冰室文集

廣智書局本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分類
精校

飲冰室文集下目錄

學說

霍布士學案

斯片挪莎學案

盧梭學案

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兒之學說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

附論進出正負差之原理及其關於中國國計之影響

格致學沿革攷略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

一至一九四
(葉)

子墨子學說

歷史

一至二六

中國史叙論

中國史界革命案

史學之界說

論正統

論書法

論紀年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紀年公理

斯巴達小志

雅典小志

波蘭滅亡記

論俄羅斯虛無黨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

中國國債史

傳記

一至二四二

南海康先生傳

李鴻章

三先生傳

記江西康女士

記東俠

康廣仁傳

楊深秀傳

楊銳傳

林旭傳

劉光第傳

譚嗣同傳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近世第一傑羅蘭夫人傳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未完)

黃帝以後 趙武靈王傳

附李牧傳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袁崇煥傳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地理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亞洲地理大勢論

中國地理大勢論

歐洲地理大勢論

雜文

復劉古愚山長書

致伍秩庸星使書

上粵督李傅相書

上鄂督張制軍書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戒纏足會敘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

一至四〇

一至二四

說橙

傀儡說

動物談

遊記

汗漫錄(一名半九十錄)

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

新大陸遊記

自序

凡例

由橫濱至加拿大

由加拿大至紐約

由紐約至哈佛波士頓

由紐約至華盛頓

由紐約至費城

由紐約至波地摩必珠卜

由必珠卜至先絲拿打紐柯連

由紐柯連至聖路易

由聖路易至芝加哥

由芝加哥至汝天拿省

一至一五二

由汝天拿省至舍路麻倫

由麻倫至舊金山

由舊金山至羅省拔利

歸途

附華工禁約記

談叢

成敗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傳播文明三利器

自由祖國之祖

地球第一守舊黨

文野三界之別

英雄與時勢

近因遠因之說

草茅危言

養心語錄

理想與氣力

自助論

偉人訥耳遜軼事

放棄自由之罪

國權與民權

破壞主義

自信力

善變之豪傑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論強權

豪傑之公腦

蒙的斯鳩之學說

譚瀏陽遺墨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祈戰死

中國魂安在乎

答客難

憂國與愛國

保全支那

惟心

慧觀

無名之英雄

志士箴言

天下無無價之物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維新圖說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俄人之自由思想

二十世紀之新鬼

難乎爲民上者

烟士披里純

無欲與多欲

說悔

機埃的格言

富國強兵

世界外之世界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干涉與放任

不婚之偉人

嗜報國民

奴隸學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將裨學堂緣起

媚外奇聞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讀讀通鑑論

希望與失望

國民之自殺

成敗

答飛生

答和事老人

記斯賓塞論日本憲法語

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

中國歷代戶口比較表

中國之社會主義

墨子之論理學

記日本一政黨領袖之言

中國之武士道自敘

韻文

詩集

去國行

游箱根谷溫泉作

朔南湖村招飲上野之鶯亭以詩爲令強成一章

雷庵行

壯別二十六首

奉陪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紀事二十四首

太平洋遇雨

東歸感懷

留別梁任南漢擢路盧

劉荊州

次韻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遜庵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

將去澳洲留別陳壽

鐵血

澳亞歸舟雜興

自厲二首

志未酬

舉國皆我敵

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廣詩中八賢歌

游春雜感

讀陸放翁集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愛國歌四章

詞集

水調歌頭

念奴嬌

滿江紅

蘭陵王

六醜

湖月

采桑子

謝秋孃

蝶戀花二闋

浪淘沙

隔溪梅令

揚州慢

蝶戀花三闋

菩薩曼

如夢令

蝶戀花

賀新郎

曲本

劫灰夢傳奇

楔子 一個環窟

新羅馬傳奇

楔子 一個

第一回 會議

第二回 初平

第三回 黨獄

第四回 俠感

第五回 甲古

第六回 鐵黨

詩話

駢文

祭六君子文

小說

政治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

緒言

第一回 楔子

第二回 孔覺民演說近世史

第三回 求新學三大洲環游

黃毅伯組織憲政黨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

一至六八

第四回 旅順鳴琴名士合并 檢關題壁美人遠游

第五回 奔喪阻船雨觀怪象 對病論藥獨契微言

程 小說 世界末日記

補遺

俠情記傳奇

第一回 變愛

飲冰室文集下目錄(終)

分類
精校
飲冰室文集下

新會 梁 啓 超



學 說

霍布士學案 HOBBS 辛丑

霍布士英人。生於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卒於一千六百七十九年。嘗事英王查理士第二爲師傅。與當時名士培根相友善。以哲學相應和。有名於時。英國哲學學風。皆趨重實質主義。功利主義。而兩人實爲之先導。霍布士之哲學。以爲凡物無所謂靈魂。其物體中所發一切現象。不過一種之運動。卽吾人之苦樂。亦皆腦髓之一運動耳。腦筋之動。適當於諸體則生樂。抵觸於諸體則生苦。由樂而生願欲。由苦而生厭惡。願欲者。運動之暢發也。厭惡者。運動之收縮也。然則所謂自由者。不外形體之自由。卽我實行我之所願欲而已。而心魂之自由。實未嘗有也。霍氏以此主義爲根本。故其論道德也。敢爲驚世駭俗之言。而無所顧忌。其言曰。善者何。快樂而已。惡者何。痛苦而已。故凡可以得快樂者皆善也。凡可以得痛苦者皆惡也。然則利益者萬善之長。而人人當以爲務者也。霍氏於是臆舉凡人之情狀。皆由利己一念變他而來。敬天神之心。畏懼之情所發也。嗜文藝之心。將以炫己之長也。見人之粗鄙失儀。則笑之以爲樂。蓋所以自誇。而以爲我迥出此人之上也。恤人之患難。不過示我之意氣也。故利己一念。實萬念之源也。霍氏因論人生之職分。以爲當因勢利導。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樂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之極致也。霍氏本此旨以論政術。謂人類所以設國家立法律者。皆由契約而起。而所謂契約。一以利益爲主。而所以保護此契約。使無敢或背者。則在以强大之威權監行之。此其大概也。霍氏之哲學理論極密。前後呼應。幾有盛水不漏之觀。其功利主義。開辨端斯賓塞等之先河。其民約新說。爲洛克盧梭之嚆矢。雖其持論有偏激。其方法有流

弊。然不得不謂有功於政治學也。

霍布士曰。吾人之性。常爲就樂避苦之情所驅使。如機關之運轉。不能稍自懲窒者也。然則以此等人相聚而爲邦國。果能違自變其性。不復爲利己之念所役乎。是必不能。其必仍就利避害。循所謂自然之常法。而不改初服。有斷然也。故昔者亞里士多德以爲人性本相愛。故其相聚而爲邦國。實天理之自然。霍布士反之。謂人人皆惟務利己。不知其他。故其相惡。實爲天性。其相聚而爲邦國也。亦不過爲國利益而出於不得已。非以相愛而生者也。

霍布士曰。人人本相仇視者也。各人皆求充己之願欲。而他人之患。曾無所擾於其心。人人如是。欲其毋相鬪焉。不可得也。故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之前。人相吞噬如虎狼。然吞噬不已。勝捷必歸於強者。強者之勝。乃自然之勢。合於義理。而無容異議者也。由此論之。則謂強權爲天下諸種權之基本可也。

邦國未建之前。強者固侵凌弱者而爲其害矣。雖然。此害不得謂之不正也。何以故。當彼弱者之蒙害也。果據何法律以相訴辯乎。惟有屈服而已。不然。彼強者將曰。我之侵害汝。我自從我之所欲也。汝何故不從汝之所欲乎。恐彼弱者必無詞以對也。然則衆互相爭。以強凌弱。是自然之勢。卽天定之法律也。

雖然。人人相鬪。日日相鬪。其事有足令人寒心者。蓋相鬪之本意爲利益也。而有危害出焉。故一轉念間。必能知輯睦不爭。其爲衆人之利益。有更大者。是不待特別智識。而後能知也。然則人人求利己。固屬天性。人人求輯睦不爭。亦天理之自然也。故輯睦不爭。是建國以後之第一要務也。但此所謂要務者。非謂道德之所必當然。不過爲求利益之一方便法門而已矣。

其始也。人人各有欲取衆物而盡爲己有之權。及既求輯睦不爭。則不可不舉此權而拋棄之。此自然之順序。不可避之理也。雖然。既拋棄己之專有權。必當有以償之。不然。則是反於自然之順序也。故我一旦拋棄我之專有權。衆人亦不可不拋棄其專有權以相當。於是於立國之前。各人相與約曰。我所獲者爾勿奪之於我。爾所獲者我亦勿奪之於爾。人人以權相易。而民約以成。

民約既成之後。則以人人堅守契約而莫敢違。爲第一要務矣。譬有人於此。欲輯睦相安。而首違衆人之契約。則所謂求體而棄用。而我之自矛盾也。此等事就尋常論之。謂之爲不正不義。而霍布士則謂爲反於事之順序。自失其目的。

而已。何也。當夫契約未定。或我未入此契約之前。無所謂不正不義。猶之未與人約事之前。決無踐約之責任也。或問曰。我既約一事之後。忽然回思。覺不踐吾言。乃曰。我之利益。則我仍當踐之乎。霍布士則答曰。踐不踐。惟君。君如不以輯睦爲利也。請君復圖。而吾儕亦起而與君相圖。但利輯睦之人多。君恐不勝。然則尋常所謂正不正義不義者。在霍布士之意。不過利不利而已。不過自爲謀之臧否而已。而非有所謂道德者存。

雖然。若人人忽欲忽惡。念起念落。易破其約。則將使邦國復成爭鬪之故態。與未建國等。而於公衆之利益大不便。故不可不立一策以防之。此實至難之業也。而霍布士以爲直大易易。其策云何。則用威力以護持此約。使莫敢壞之。人畏罪戮。而約以永存。是故霍布士之政術。以體軀之力爲基。而即藉此力以擁衛法律者也。

按霍布士之議論。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蓋彼本以人類爲一種無生氣之偶像。常爲情欲所驅。而不能自制。世之所謂道德者。皆空幻而非實相。然則相爭鬪者。必爲自然之順序無疑。既無德義。則去利就害。亦自然之順序。其相約而求和平。亦自然之順序。如是則契約既成。必以威力護持之。亦自然之順序也。使人之本性。而果如霍布士之所言。則其說自固。盛水不漏。無有矛盾者。

霍氏所謂人各相競。專謀利己。而不顧他人之害。此卽後來達爾文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是動物之公共性。而人類亦所不免也。苟使人類而僅有此性。而絕無所謂道德之念。自由之性。則霍氏之此論。誠可謂完美無憾。惜夫霍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然其叙人類中所有實情之理。其功固自不淺。

且霍布士雖不謂人心有自由之性。然以契約爲政治之本。是已知因衆人所欲以立邦國之理。其見可謂極卓。自霍布士倡此說。後之學者襲而衍之。其識想愈高尚。其理愈精密。以謂人人各以自主之權而行其自由德義。實爲立國之本。以視霍布士所謂出於私慾者。誠覺乎尚矣。雖然。民約之義。實祖述霍氏。霍氏亦政學界之功臣哉。

以上所述霍布士學說前後整齊之處也。今更舉其旨趣之前後矛盾者論之。

霍布士既謂邦國成立之後。所以護持此自然之法律者。當出威力。但此所謂威力者。誰用之乎。將山官之專制乎。抑由人民之合議乎。霍布士當時爲英王查理第二之師。大見尊寵。於是乎獻媚一人而主張君主專制政體。是實可謂一言之失。千古遺恨也。

霍布士之意。以爲若欲建設威力。使能統攝國人而無爭。則必使衆意上同於一意然後可。如是則衆人各拋其意欲。而委任於一人之意欲。亦政約所不得已也。其相約之意若曰。吾等各拋棄己權以託君主某。故亦要使吾等相安而享利益云爾。

此約一成。衆庶皆相牽聯而無分。雖固也。雖然。霍布士既使臣庶盡行束縛於君主。而君主則毫無所束縛。是君主於臣庶無一事不可要求。而臣庶之於君主。則無一事不可要求。天下果有如是之條約乎。君主之權限如此其廣大。則行義可也。行不義亦可也。寔假而君主使人子弑其父。亦不可謂之非理。寔假而君主將國人之生命財產盡奪而歸於己手。亦爲所欲爲。故如霍布士之說。則君主實在世之造物主也。

或問曰。國民既拋棄其權而委之於君主之手。一旦欲恢復之。果能達其志乎。霍布士則曰。不能也。使衆人一日得復其權。則君主之權終不專。而條約不能確定。利益不能永保也。故民約一立。雖歷千萬年而不容變更者。是霍布士之意也。乃至我祖若父拋棄其權以奉於君主。及我生長之後。欲變壞祖父之約而亦有所不可。嗟乎。我父雖好自爲之。而我則未嘗預其事也。然而強我必從我父之約。而罔敢或違。天下有是理乎。霍布士之說於是乎窮。

要之霍布士政術之原。與其性惡之論相表裏。雖然。吾以爲卽如霍氏之所說。人人惟利是圖。絕無道德。而所以整齊之之政術。亦不必以君主專制爲務也。蓋苟人人各知自謀其利益。因以知謀全體之利益。則必以自由制度爲長。且自由制度又不惟人民全體之利而已。又政府主權者之大利也。何也。政府之權限。惟在保護國民之自由權。擁衛其所立之民約。而此外無所干預。則與情自安。而禍亂亦可以不萌。此近世政學之士所以取霍氏民約之義。功利之說。而屏棄其專制政體之論也。

更綜論之。霍布士之政論。可分爲二大段。而兩段截然不相聯屬。其第一段謂衆人皆欲出爭鬪之地。入和平之域。故相約而建設邦國也。其第二段謂衆人皆棄其權。而一歸君主之掌握也。審如此言。衆人既舉一身以奉君主。君主以無限之權肆意使令之。所謂契約者果安在乎。所謂公衆之利益者果安在乎。第一段所持論。第二段躬自破壞之。以霍布士之才識。而致有此紕繆之言者。無他。媚其主而已。雖然。民約之義一出。而後之學士往往祖述其意。去瑕存瑾。發揮而光大之。以致開十九世紀之新世界新學理。霍布士之功。又可沒耶。

任按霍布士之學。頗與荀子相類。其所言哲學。卽荀子性惡之旨也。其所言政術。卽荀子尊君之義也。荀子禮論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其論由爭鬪之人羣。進爲和平之邦國。其形態級序。與霍氏之說。如出一轍。何霍氏之意。謂所以成國者由人民之相約。而荀子謂所以成國者。由君主之竭力。此其相異之點也。就理論上觀之。則霍氏之說較高尚。就事實上驗之。則荀子之說較確真。而荀子言立國由君意。故雖言君權。而尙能自完其說。霍氏言立國由民意。而其歸宿乃在君權。此所謂操矛而自伐者也。

又按霍布士之言政術。與墨子尤爲相類。墨子尙同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長。未有刑政之時。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如禽獸然。明夫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故里長率此里民。以上同於鄉長。鄉長率此鄉民。以上同於國君。國君率此國民。以上同於天子。天子率天下之民。以上同於天。』此其全論之條理次序。皆與霍氏若出一吻。其言未建國以前之情形也。同。其言民相約而立君也。同。其言立君之後。民各去其各人之意欲。以從一人之意欲也。同。地之相去數萬里。世之相後數千年。而其思想若合符。豈不奇哉。雖然。霍氏有不逮墨氏者一焉。墨氏知以天統君之義。故尙同篇又云。『夫既尙同於天子。而未尙同乎天者。則天猶未去也。』然則墨子之意。固知君主之不可以無限制。而特未得其所以限制之之良法。故託天以治之。雖其術涉於空漠。若至君權有限之公理。則既待之矣。而霍氏乃主張民賊之辭論。謂君主盡吸收各人之權利。而無所制裁。是恐虎之不噬人而傳之翼也。惜哉。

又按霍布士者。泰西哲學界政學界極有名之人也。生於十七世紀。而其持論乃僅與吾戰國諸子相等。且其精密更有遜焉。亦可見吾中國思想發達之早矣。但近二百年來。泰西思想進步。如此其驟。則吾國雖在今日。依然二千年以上之唾餘也。則後起者之罪也。

斯片挪莎學案

BARUCH SPINOZA.

辛丑

斯片挪莎。本葡萄牙之猶太人。以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生於荷蘭。初從猶太教牧師學經典及拉丁語希臘語。旁通佛蘭西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後更從事於物理學。佩法國大儒笛卡兒 DESCARTES 之說。漸疑猶太教。著書以非難之。尤爲教會所擯。或欲陰刺殺之。於是逃於他鄉。遁世不與俗通。既不願貨殖。不求聞達。遂以磨眼鏡爲業。有欲薦爲某大學教授者不也就。沈思冥想。以送餘生。以一千六百七十七年罹肺病卒。年僅四十四。斯片挪莎爲荷蘭哲學大家。其論以爲凡事物皆有不得不然之理。而天地萬物皆循此定軌而行。一毫不能自變。故其解自由二字。亦謂爲不可避之理而已。而非有所謂人人之自由。意欲者存。其所著有政教論道德論等書。議論整嚴。健勁。辟易一世。其論政學。因霍布士之說而補正之。亦頗有功云。

斯片挪莎之政術。與其哲學之旨趣。緊相接而極整齊。以爲制度未立之始。人惟知有力。不知有義。然此亦自然之道。正合於理者也。但人也者有良智者也。倖假而知人人孤立謀生。不如和協立國。其勢力更大。利益更廣。是卽民約所由起也。

霍布士以爲約成之後。衆各棄其權以奉諸君。斯片挪莎則不然。以爲凡契約云者。非有所利於己。則無自成。若利益既去。契約之力斯失。人人得而破之。若欲以有害無益之契約。束縛人而久持之。是終不可得之數也。

斯片挪莎曰。邦國所恃以強立者。由衆民皆有自由權。故政府必以保護此權爲本旨。且卽如霍布士之說。謂人人皆拋棄其諸權。而就中亦必有一權欲棄之而不能棄者。何也。卽隨己意而有所欲之權是也。故凡百行爲可受束縛可受壓抑。惟此思欲自由之權。則無可束縛壓抑之隙。亦無有能束壓之者。而由此一權。則生萬權。故斯氏政術所以異於霍氏者。斯氏謂邦國既立之後。猶當以防護天然之權爲務。霍氏則反是。

霍布士以爲政治之最可貴者。在能輯和衆民而使不爭也。斯片挪莎則曰。保平和之外。更有護自由之一事。同爲政治之大目的。若束縛衆民。鞭撻黎庶。以保平和。則平和爲天下最可厭惡之物矣。以余觀之。所謂真平和者。非徒無爭鬪之謂。乃衆心相和協而無冤抑之謂也。

斯片擲涉以爲君主政體者。眞平和大之。大蠹也。彼霍氏謂舉一國政權歸於一人之手。其權愈鞏固。是眞謬想耳。蓋以一人之力。能當此大任而無愧者。東西古今所未曾有也。於是君主不得不任若干人以自佐。其末也。則比若千人代之而爲政。故名爲君主政體。實則流爲權貴政體。政體之最不良者也。

且國王幼沖或老病之時。政權每旁落於他人。國家衰亂。卽自此起。或又君主畏備。殺戮嚴酷。間諜伺察。上下相猜。不能自安。篡弑之禍。遂相續焉。然則君主之權愈大。其危殆愈甚耳。故斯片擲涉斷言之曰。若以一國之權。專屬於一人之所欲。則其政府必不能鞏立。然則政體之最良者。惟有民主政治而已。

盧梭學案 JEAN JAPUES ROUSSEAU. 辛五

嗚呼。自古遠識先覺。出其萬斛血淚。爲世界衆生開無前之利益。千百年後。讀其書。想其丰采。一世之人。爲膜拜贊歎。香花祝而神祠視。而當其生也。舉國欲殺。顛連困苦。乃至謀一饑而不可得。倖辱橫死。以終其身者。何可勝道。試一游瑞士之日內瓦府。與法國巴黎之武良街。見有巍然高聳雲表。神氣颯爽。衣飾襪襪之石像。非 JEAN JAPUES ROUSSEAU 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約論。"CONTRAT SOCIAL"。迄於十九世紀之上半紀。重印殆數十次。他國之繙譯印行者。亦二十餘種。噫嘻盛哉。以隻手爲政治學界。開一新天地。何其偉也。吾輩讀盧氏之書。請先述盧氏之傳。

盧梭者法國人。匠人某之子也。以一千七百一十二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家貧窶。幼失母。天資穎敏。不屑家人生產作業。而好讀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慕理英爾。諸大家著作。及執弟子禮於鄉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普魯達爾之書。慨然自奮曰。英雄豪傑。非異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礪。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嶄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時。其父以故去日內瓦府。屬盧梭於傭書某。而盧梭意不自適。因從彫刻師某業焉。無何。又去某氏。漫游四方。千七百二十八年。入法國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婦某氏。憫其年少氣銳。常爲飢驅。又欲變化其狷介之氣質。恩遇周摯。若家人父子然。遂勸其奉耶穌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爲音律師。出入侯門。

僅免凍餒。後益困。常執僕隸之役。卑賤屈辱。不可終日。乃復投瓦列寡婦。婦善視之如初。及婦沒。赴里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千七百四十一年。著普律書於巴黎。爲俗人所祖。書不得行。千七百四十九年。窮乏益酷。恒終日不得一炊。遂矯正其所著書。務求合俗。出而售之。僅獲旦夕之餉焉。千七百五十二年。著一書曰 NOUVEAU ARY OF MUSIC。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招擊紛起。幾無容身之地。自後益肆力於政治之學。往往有所著述。而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衆。羣將媒孽之。以起冤獄。大懼。避至日內瓦府。又奉耶蘇新教。欲爲瑞士共和國人。瑞人阻之。不得意而還巴黎。又著教育論及道德小說等書。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蘇教之豫言奇蹟者。得謗益甚。巴黎議會命燬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又奔瑞士。與其國人爭論不合。復還巴黎。曾法政府命吏物色盧梭。搜捕甚亟。乃閉戶不敢外出。時或微服而行云。千七百六十六年。應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倫敦。與僚友議不合。又還法國。自變姓名。潛居諸州郡。而屢與人齟齬。不能久居於一處。千七百七十年五月。卒歸巴黎。自謂天下之人。皆仇視我也。怏怏不樂。遂發狂疾。仁刺達伯惜其有志不遂。爲與田宅數畝。隱居自養。千七百七十一年。著波蘭政體考。七十八年業成。此書鴻富奧博。而於民約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云病斃。或云遭仇人之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盧梭性銳達。少有大志。然好爲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爲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堅。晚年憤世人不己容。遂至發狂自戕於戲。不其悲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遺骸於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於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理石刻半身像於武良街。至今人稱爲盧梭街。搢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民約之義。起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蘭基氏。曾著一書名曰 暴君論。以爲邦國者。本由天與民與君主相共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爲民災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爲奇創。其後霍布士陸克皆祖述此旨。漸次光大。及盧梭其說益精密。遂至牢籠一世。別開天地。今欲詳解盧氏民約之旨。使無遺憾。必當明立國之事實。與立國之理義。兩者分別之點。然後不至誤解盧氏之說。以誤後人也。就立國之實際而考之。有兩原因焉。一則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則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謂不得已者何。夫人不

能孤立而營生也。因種種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學士輩多能論之。皆以爲人之性。本相聚而爲生者也。是故就事實實跡言之。苟謂人類之始。皆一一孤立。後乃相約而成邦國云云。其論固不完善。蓋當其未立契約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處者存也。是故盧梭民約之說。非指建邦之實跡而言。特以爲其理不可不如是云爾。而後世學者排擠之論。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輒謂徧考歷史。曾無一國以契約而成者。因以攻民約論之失當。抑何輕率之甚耶。

盧梭民約之真意。德國大儒康德 IMMANUEL KANT 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約之義。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此可謂一言居要者矣。雖然。徵之史籍。凡各國立國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義行乎其間者。夫人智未開之時。因天時人事之患害。爲強有力者所脅迫。驅民衆而成部落。此所謂勢之不可避者。固無待言。然於其間自有自由之義存焉。人人於不識不知之間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盧梭曰。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實山契於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即契約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即父母之於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而爲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爲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類以久相結而不解。尙必藉此契約。而況於邦國乎。

夫如是。衆家族既各因契約而立矣。寢假而衆家族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部落生焉。寢假衆部落又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知不識而行之。非明相告語。著之竹帛云爾。不寧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奮其暴威。戰勝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爲一。輯睦不爭。則必不可無所約。不然。則名爲二邦相合。實則陰相仇視而已。故知人類苟相聚而居。其間必自有契約之存。無可疑者。

又凡人生長於一政府之下。及既達丁年。猶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認其國之民約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國。常有舉國投票。改革憲法。亦不外合衆民以改其民約而已。

以上所論。是邦國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證也。雖然。盧梭所最致意者。不在於實事之跡。而在事理之所當然。今先揭

其主義之最簡明而為人人所誦佩者如下

盧梭曰。衆人相聚而謀曰。吾儕願成一團聚。以衆力而擁護吾人之性。財產。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後。人人皆屬從於他之衆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與未相聚之前無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立之本旨也。而民約者。即所以達行此本旨之具也。

盧氏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凡兩人或數人欲共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權。則非共立一約不能也。審問是則一國中人人相交之際。無論欲為何事。皆當由契約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際既不可不由契約。則邦國之設立。其必由契約。又豈待知者而決乎。

夫一人或數人之交際。一事或數事之契約。此契約之小焉者也。若邦國之民約。則契約之最大者。而國內人人小契約之所託命也。譬之。大圓線。人人之私約。如無數小圓線。大圓線先定其位置。於是小圓線在其內。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種種結構。大圓之體遂完足而無憾。

民約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當論民約所生之結果。盧梭以為民約之目的。決非使各人盡入於奴隸之境。故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敢統御衆人而役使之。則其民約非復真契約。不過猶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為訓矣。要而論之。則民約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無論由於君主之威力。由於臣民之好意。皆悖於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魯西亞。皆以民約既成。衆人皆當捐棄己之權利。而託諸一人或數人之手。盧梭則言。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即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盧梭曰。保己之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也。凡號稱為人。則不可不盡此責任。蓋自由權之為物。非僅如錫賈之屬。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脫之也。若脫自由權而棄之。則是我棄我而不自有云爾。何也。自由者。凡百權利之本也。凡百責任之原也。責任固不可棄。權利亦不可捐。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權哉。

且自由。又道德之本也。人若無此。則善惡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說。殆反於道德之原矣。盧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約。甲則有無限之權。乙則受無限之屈。如此者可謂之真約乎。如霍氏等說。則君主向於臣庶。無

一不可命令。是君主無一責任也。凡約云者。彼此各有應盡之責任云也。今爲一契約。而一有責任。一無責任。尙何約之可言。

按盧氏此論。可謂鐵案不移。夫使我與人立一約。而因此盡捐我之權利。是我并守約之權而亦喪之也。果爾。則此約旋應隨毀。當初一切所定條件。皆成泡幻。若是。謂之真約得乎。

盧梭既論棄權之約之悖謬。又以其爲吾若爲此等約。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國者。非獨以今代之人成。而後來之人。陸續生長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如是乃至無窮。則我之契約。並後代之人而坑陷之。其罪爲何如耶。

盧梭又言曰。縱令人有捐棄本身自由權之權。斷非爲兒子豫約代捐彼自由權之權。何也。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爲人父者所能強奪也。是故兒子當嬰孩不能自存之時。父者雖可以代彼約束各事。以助其生。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約。舉其生命而與諸人。使不得復有所變更。此背天地之公理。越爲父之權。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案吾中國舊俗。父母得鬻其子女爲人婢僕。又父母殺子。其罪減。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權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霍氏之說之謬。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濫己之自由權。以代後人捐棄其權。然則奉世襲之一君主。若貴族以爲國者。悖理更無待言。

問者曰。民約者不能捐棄其自由權以奉於一人若數人。既聞命矣。然則捐棄之以奉於衆人可乎。更申言之。則民約者。非甲與乙所立之約。乃甲乙同對於衆人（即邦國）所立之約。然則各人舉其權而奉諸邦國。不亦可乎。是說也。即純稱乎近世所謂「共有政體」欲舉衆人而盡納諸公會之中者也。盧氏關於此答案。此言論頗不明瞭。且有瑕疵。請細論之。

盧梭曰。民約中有第二緊要之條款曰。各人盡舉其所有之諸權。而納諸邦國是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民約者。宛然「共有政體」。蓋盧梭浸淫於古者柏拉圖之說。以邦國爲全體。以各人爲肢體。而內祖視其義者也。夫邦國之與人

民。其關係誠有如全體之於肢節者。蓋人在邦國相待而為用。又有諸種之職各分任之。猶人之一身。手足頭目肺腸。各司其職以為榮養。是說也。古昔民主國往往實行之。而斯巴達^{希臘}之羅馬二國其尤著者也。彼其重邦國而輕各人。惟實行此主義之故。

盧梭及十八世紀諸碩學。皆得力於古籍者也。故舊主義（即以國為重者）與新主義（即以民為重者）常摻雜於其間。盧氏嘗定國中各種之職務而設一喻。其言曰。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腦髓也。諸職官。意欲及感觸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榮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也。全體之肢節也。是故苟傷害國家之一部。則其痛苦之感。直及於頭腦。而忽徧於全身云云。此等之論。僅自財利上言之。可謂毫髮無遺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權言之。則稍未有安者。果如此說。則邦國獨有一身之全體。而各人不過其肢節臟腑。是人民為國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國為能有自由權。而各人之自由。不過如冥頑無覺之血液。僅隨生理循環之轉動也。夫盧氏之倡民約也。其初以人人意識之自由為主。及其論民約之條項。反注重邦國而不復顧各人。殆非盧氏之真意。

盧梭亦知其說之前後不相容也。於是乃為一種之遁詞。其言曰。各人雖皆自舉其身以與眾人。實則一無所與。何也。我舉吾身以與他人。他人亦舉其身以與我。如是而成一邦國。吾於此有所失。而於彼有所得。而又得賴衆力以自擁衛。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過英雄欺人耳。夫既已舉各人而納於邦國中。則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緣復得其所已失耶。民約論全書中。此段最為瑕疵矣。

雖然。以盧梭之光明俊偉。豈屑為自欺欺人者。故既終其說之後。復發一議以自正其誤曰。凡各人為民約而獻納於國家者。亦有度量分界。不過為維持邦國所必要之事件。而將已有之能力財產與自由權。割愛其中之幾分以供衆用云耳。由此言之。則盧梭所謂各人捐棄其權利者。非全部而十部也。然盧氏之精意。猶不止此。彼以為民約之成也。各人實於其權利分毫無所捐棄。非獨無捐棄而已。各人因民約所得之利益。較之未立約以前更有增者。何也。自衆力而自擁衛。得以護持己之自由權而莫使或侵也。

讀至此。然後盧梭之本旨乃可知矣。蓋以為民約之為物。非以剝削各人之自由權為目的。實以增長豎立各人之自

由權爲目的者也。但盧氏深入於古昔希臘羅馬之民主政治。其各種舊主義。來往胸中。拂之不去。故雖以炯炯如炬之眼。爲局世真民主主義開山之祖。而臨去秋波。未免有情。此亦不必爲大賢諱者也。

盧梭又以爲民約之爲物。不獨有益於人人之自由權而已。且爲平等主義之根本也。何以言之。天之生人也。有強弱之別。有智愚之差。一旦民約既成。法律之所要。更無強弱。更無智愚。惟視其正不正如耳。故曰民約者。易事勢之不平。而爲道德之平等者也。事勢之不平等何。天然之智愚強弱是也。道德之平等者何。由法律條款所生之義理者也。

人人既相約爲羣。以建設所謂政府者。則其最上之主權。當何屬乎。盧梭以爲民約未立以前。人人皆自有主權。而此權與自由權合爲一體。及約之既成。則主權不在於一人之手。而在此衆人之意。而所謂公意者是也。

盧梭以爲凡邦國皆藉衆人之自由權而建設者也。故其權惟當屬之衆人。而不能屬之一人若數人。質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有。邦國者衆人之所有。主權之形所發於外者。則衆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

盧梭又以爲所謂公意者。非徒指多數人之所欲而已。必全國人之所欲而後可。故其言曰。凡議事之時。相約以三占從二決可否。固屬不得不然之事。然爲此約之前。必須得全員之許諾而後可。是每決一事。皆不啻全員之同意也。不啻惟是所謂公意者。非徒指現時國人之所欲而已。又並後人之所欲而言之。何也。現時全國人之所欲。在於現時。洵所謂公矣。及其與後代全國人之所欲不相合時。則已不謂之公意。是故今日以全國人之議而決定者。明日亦可以全國人之議而改之。不然。則豫以今日之所欲而束縛他日之所欲。豈理也哉。

由是觀之。則盧梭所謂公意。極活潑自由。自發起之。自改正之。自變革之。日征月邁。有進無已。夫乃謂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廣博矣。則必惟屬於各人所自有。而不可屬於他人。故盧梭又言曰。國民之主權不可讓與者也。今有人於此。而曰某甲今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可也。若曰。某甲明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大不可。何則。意欲者。非可自束縛者也。故凡涉於將來之事。皆不得豫定。反此者。是謂我侵我之自由權。

盧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約擁立君主。而始終順其所欲。則此約即所以喪失其爲國民之資格。而不復能爲國也。蓋

苟有君主。則主權立即消亡。盧氏據此真理以攻擊世襲君主之制。及一切貴族特權之政治。如千鈞之弩潰邊矣。盧梭又曰。主權者合於一而不可分者也。一國之制度。雖有立法行法之別。各司其職。然主權當常在於國民中。而無分離。雖分若干省部。設若干人員。皆不過受國民之附託就職於一時耳。國民因其所欲。可以隨時變更法度。而不能有所制限。然則立法行法司法三權。所以分別部居不許雜廁者。正所以保護三權所從出之主權。使當在全國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權之用不可分。而主權之體不可分。是民約之旨趣也。

學者見盧梭之主張公意如此其甚也。以爲所謂公意者。必與離乎不易之道理爲一體矣。雖然。又當細辨盧梭之所貴乎公意者。指其體而言。指其用而言。故其言曰。公意者。誠常正而以規圖公益爲主者也。雖然。其所議決非必常完善者。何也。旨趣與決議。或往往背馳。民固常願望公。而或常不能見真公益之所在故也。盧梭又曰。衆之所欲與公意自有別。公意者必常以公益爲目的。若夫衆之所欲。則以各人一時之私意聚合而成。或往往以私利爲目的者有之矣。

若是乎。凡一國所布之令。必以真出於公意者。然後可謂之法律。若夫發於一人或數人之意者。不能成法律。此理論之正當者也。雖然。以今日之國家。其實際必不能常如是。故但以衆人所公認者。即名之曰法律。而公認之方法。則以國人會議。三占從二。以決之而已。

盧梭乃言曰。法律者。廣博之意欲。與廣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無論其人屬於何等。而決不足以成法律。又經國民全體之議決。苟其事僅關於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而不及於衆者。亦決不足以成法律。

案此論可謂一針見血。簡而嚴。精而透矣。試一觀我中國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何一非僅關係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者。以爲勸。則謂吾中國數千年來未嘗有法律。過言也。

盧梭又曰。律者國民相聚而成之規條也。曰。法律者全國民所必當遵守。以故全國民不可不議定之。又曰。國也者國民之相聚場也。法律也者。其所之規約也。定會所之規約。凡與於此相聚之人。所公有之責任也。

又曰。若欲得意欲之公。不可先定某某事。以表衆人之同意。必衆人皆自發議而後可。

又曰。若欲真得意欲之公。則各人必須由自己所見而發。不可仰承他人之風旨。苟有所受。斯亦不得爲公矣。

雖然。盧梭之意。以爲公意體也。法律用也。公意無形也。法律有形也。公意不可見。而國人公認以爲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謂法律。雖然。故公意雖常良善。而法律必不能常良善。故盧梭又曰。凡事之善良而悉合於道理者。非吾人所能爲。皆天之所命也。使吾人若能一一聽命於天。不踰其矩。則無取乎有政府。無取乎有法律。惟其不能。則法律所以不得不起也。

又曰。世固有事物自然之公理。精當不易之大義。然欲以行之於斯世。而不能人人盡從者。有從有不從。是義終不得行也。於是乎不得不由契約而定之。由法律而行之。然後權理乃生。責任乃出。而理義始得伸。故盧梭謂孟德斯鳩之所謂法律。不過事物自然之法律。而未足稱爲邦國之法律。謂其施行之方法未明也。

是故盧梭之意。以爲法律者衆人相共議定。從於事物自然之理。以發表其現時之意欲云爾。要之法律者。自其旨趣言之。雖常公正。然其議而定之也。常不能盡然。故不可不常修改而變更之。此一說實盧梭之識卓越千古者也。

凡當議定法律之時。必求合於正理。固不待言。但有時錯誤而與理背馳。故無論何種法律。皆可隨時釐正變更。而此釐正之權。當常在於國民之手。故盧梭謂彼握權之人。一旦議定法律。而始終不許變易者。實政治之罪人也。

又曰。凡法律無論若何重大。無有不可以國人之所欲而更之者。苟不爾。則主權不復在國民之手。而政治之基壞矣。盧梭又曰。凡法律之目的。在於爲公衆謀最大利益。而所謂公衆最大利益者。非在自由與平等二者之中而已。何也。一國之中。有一人喪自由權之時。則其國滅。一人之力。此自由所以爲最大利益也。然無平等。則不能得自由。此平等所以爲最大利益也。

又曰。吾所謂平等者。非謂欲使一國之人。其勢力財產。皆全相均而無一差異也。若是者。蓋決不可行之事也。但使其有勢力者。不至涉於暴虐。以普法律之旨趣。越官職之權限。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至財產一事。但使富者不至藉金錢之力。以凌壓他人。貧窶者不至自鬻爲奴。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

又曰。欲使邦基永奠。則當令貧富之差。不至太相遠。苟富者太富。貧者太貧。則於國之治安。俱有大害。何也。富者藉財力以籠絡貧者。而潛奪其政權。貧者甘詭諛富者。而供其使役。質而言之。則富者以金錢收買貧者之自由權。而主人奴隸之勢斯成矣。雖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差異以漸次而日甚。此又自然之勢。無可如何者也。故必當藉法律之力。以防制此勢。節中而得其平。則平等自由。可以不墜於地。

盧梭以前諸學者。往往以國民之主權。與政府之主權。混淆爲一。及盧梭出。始別白之。以爲主權者惟國民獨掌之。若政府則不過承國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員耳。其言曰。政府者何也。卽居於掌握主權者。卽國民全體與服從主權者。卽各人之中間。而贊助其交際。且施行法律。以防護公衆之自由權者也。更質言之。則國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備之工人而執其役者也。

夫政府之爲物。既不過受民之委託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機關。則其所當循守之責任可知矣。故凡可以傷國民自由權之全部若一部之事。皆當避之。故無論何種政體。苟使國民不能自行其現時之意欲與將來之意欲者。皆謂之不正。何也。苟國民常不能掌握主權。則背於立國之大本也。盧梭乃斷言曰。凡政體之合於真理者。惟民主之制爲然耳。是故盧梭以爲政體種類之差別。不過因施法權之分配如何而強爲之名耳。非謂立法權之分配。可以相異也。蓋立法權者。必常在全國人之手。而萬無可以分配之理。若不爾。則一人或數人握之。已反於民約之本義。而尙何政體之足云。所謂施法權之分配者。或以全國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一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若干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卽世俗所謂君主政體少數政體民主政體之分也。若夫發表意欲。卽立法權必屬於全國人之責任。無可移者。且彼之任施法權者。無論爲一人。爲若干人。皆不過一時偶受委託。苟有過舉。則國人皆得責罰之。罷黜之。至委託施法權之事。三者之中。故以何爲善乎。盧梭曰。全國人自行施法之權。苟非小國。必不能實行之。且有種種弊端。比諸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其害或有更甚者。故分諸種之官職。而嚴畫其權限。最爲善矣。

盧梭於是取現時英國所循之政體。卽所謂代議政體者。而評論之。以爲其分別施法之權。尚善也。雖然。其代議政尙

不與自由之真義稍有所戾。何則。代議政體者。以若干人員而代國人任主權者也。故國人得發表其意欲者。僅存投票選舉議員之一日而已。此一日以外。不過拱手以觀代人之所爲。故如此政體。國人雖非永遠捐棄其自由權。而不免一時捐棄之矣。故曰未得爲真善美之政體也。

盧梭以爲國人票選若干人員而委之以議政之權。固無不可。惟必當明其責任。有負責者。則可隨時黜之。何也。彼若干人者。不過爲一時受託之人。非謂使其人代己握主權。而以己權全付之也。蓋權本不得讓與他人。故亦不得使人代我握之。主權常存於公衆意欲之中。而意欲者必非他人可以代表者也。

又言法律者。衆意之形於外者也。我有我之意。代人有代人之意。故立法權決不可使人代我。若夫施法權則可以代矣。何也。施法權者不過實行我所定之法律而已。

又言英國人自以爲我實有自由權。可謂愚謬。蓋彼等惟選舉議員之日有自由權耳。選舉事畢。便爲奴隸矣。

如盧梭之言。則議定法律之事。凡爲國民者不可不躬自任之。斯固善矣。然有一難事焉。在於大國之國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權。而不託諸代人乎。盧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真民主之政。非衆小邦相聯結不可。難者曰。衆小邦並立。則或有一大邦狡焉思啓。以侵犯之。其奈之何。盧梭曰。衆小邦相聯爲一。則其勢力外足以禦暴侮。內足以護國人之自由。故聯邦民主之制。愈乎尙矣。

盧氏又以爲聯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際。有最緊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謂緊要之一事。未及論叙。而盧氏遂卒。使後人有瞶蒼露白之感焉。但度其所謂聯邦民主之制。殆取法於瑞士。而更研究其利弊也。

盧氏以爲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爲鄰邦所侵轢。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爲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鑠今。而永爲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案盧氏此論。可謂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今雖未有行之者。然將來必徧於大地。無可疑也。我中國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雖然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爲團體。

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各。則成就。虛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其路最近。而其事為最易焉。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亦將為萬國師矣。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固且快意。姑妄言之。願天下讀者勿妄聽之也。

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兒之學說 手畫

緒言

泰西史家分數千年之歷史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謂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紀之下半。西歷以耶穌生後今日也。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不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若是乎新學術之不可以己。如是其急也。近世史之新學術亦多矣。日出日精。愈講愈密。其進化之速。不可思議。而賢畏後生。吁。其然哉。雖然。前此數千年之進化。何以如此。遲。後此數百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速。其開必有一關鍵焉。友。侯官嚴幾道常言。『馬丁路得倍根笛卡兒。』賢實近世之聖人也。不過後人思想薄弱。以謂聖人為古代所專有之物。故不敢奉以此名耳。一吾深似其言。蓋為數百年來宗教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馬丁路得。為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倍根與笛卡兒。顧宗教今已屬末法之。而學術則如旭日升天。方興未艾。然則倍氏笛氏之功之在世界者。正未始有極也。我國屹立泰東。閉關一統。故前此於世界推移之大勢。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則天涯若比鄰矣。我國民置身於全球激湍漩渦最劇最烈之場。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苟不自新。何以獲存。新之有道。必自學始。彼夫十六世紀泰西學界轉捩之一大原。雖以施之今日之中國。吾猶見其適吾用也。故最錄其學說之精華。以供考察焉。若其全豹。有原書在。

倍根 Bacon 實驗派之學說 (亦名格物派)

倍根。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一年。明嘉靖四十年卒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明天啓六年其時正承十五世紀古學復興與

naissance 及新教 Protestant 確立之後。學界風潮漸。雖然。學者猶泥。希臘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柏拉圖

Plato 之科白。未能自開途徑。其究也。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想。及倍根興。然後學問始歸於實際。英人數百年來。汲

其流。迄今不衰。故英學先實驗而後理論。倍根者。實英國學界之先驅。又英國學界之代表人也。

倍根以爲人欲求學。只能就造化自然之迹而按驗之。不能憑空自有所創造。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則智慧卽爲迷謬之根原。譬如戴青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青。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青乎哉。果黃乎哉。常人妄思以謂五官所感觸之外物。一與其物之原形相脗合。不知其相脗合者。吾之精神耳。非物之本質也。此種妄想爲人性所本有。百般誤謬。由此生焉。

倍根曰。吾人之精神。如凸凹鏡。外物之來照者。或於凸處。或於凹處。於是乎雖同一物。而其所照不同。我之觀察。自不得有所謬。此爲致誤之第一原因。又五官所接者。非物之本色。而物之假相也。此爲致誤之第二原因。又吾人之體質。各各不同。於是乎同一事物。而人之所見。各各相異。此爲致誤之第三原因。又人與人相處之間。謬見亦常因緣而起。如農夫自有農夫之謬見。工商自有工商之謬見。學士大夫自有學士大夫之謬見。又前人之學說。亦往往爲謬見之胎。蓋凡倡一先生之言者。常如傀儡登場。許多點綴。觀者不察。遂爲所迷。此爲致誤之第四原因。

倍根以爲治此迷困。惟一良法。然非如阿里士多德論理學之三句法也。（按英語曰。日本譯之爲論理學。中國舊譯辨學。侯官嚴氏以其近於戰國堅白異同之言。譯爲名學。然此學實與戰國詭辯家言不同。故從日本譯）蓋三句法者。不過語言文字之法耳。既尋得真理而敘述之。則大適於用。若欲由此以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見其當也。然則倍根之所謂良法者如何。曰就實事以積經驗而已。

所謂實驗之法何。曰就凡事物諸現象中。分別其常現之象及偶現之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是爲第一著手。是故人欲求得一真理。常先卽一物而頻頻觀察。反覆試驗。作一所謂有無級度之表以記之。如初則有是事。次則無是事。初則達於甲之級度。次則達於乙之級度。凡是者皆一一考驗記載無所遺。積之既久。而一道理出焉矣。

學者若將研究甲事。而下實驗之功。乃此事未發。而見他現象相繼而起。則當諦思此現象。以何因緣而生乎。或研究乙事。既已得之。而初時所豫料之現象。後乃不起。則當諦思彼現象。以何因緣而滅乎。又或所測之現象。正當發起之頃。而他之諸現象隨之而生。有時而增。有時而減。則當諦思此衆現象。以何因緣而增。以何因緣而減乎。如是屢驗不

已。參伍之錯綜之捨此取彼。因甲知乙。則必見有一現象。與他現象常相伴而不可離者。

夫兩個以上之現象。常相依而不可離。是卽所謂定理者也。故苟無甲之現象。則乙一現象亦無自而生。如空氣動盪。爲聲之原因。苟無動力。則聲音終不可得傳。空中養氣。爲火之原因。苟無養氣。則火光終不可得熱。若是者。謂之物之定理。人苟能知物之定理。豈復有爲五官所蔽而陷於迷見者乎。

凡一現象之定理。既一旦求而得之。因推之以徧按其同類之現象。必無差謬。其有差謬者。非定理也。何也。事物之理。經萬古而無變者也。此等觀察實驗之功。非特可以研究外物之現象而已。卽講求吾人心靈之現象。亦不外是矣。

綜論倍根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爲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對於天然界至尋常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當有自主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蝦。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入爲主。以自蔽。然後能虛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倍根實驗派學說之大概也。自此說出。一洗從前空想臆測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因葑實陸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僕難盡。一皆由用倍根之法。靜觀深思。遂能制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輝爛之世界。倍氏之功。不亦偉乎。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工夫。仍是心性空談。倚虛而不徵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與於中國而興於歐西也。

倍根最不喜推測之學者也。其言曰。『吾之所謂格物學者。在求得衆現象之定理而已。若夫其現象之大本。則屬於庶物原理之學。非吾之所知也。庶物原理之學。所以講求造化主及靈魂之有無。與夫造化主與人類靈魂與軀殼之關係。此其事太高妙。不可信據。於人事之實際。無裨益焉。置之可也。』倍根其重別理而輕原理。此其所以有遜色於康德斯賓塞諸賢也。雖然。『羅馬非一日之羅馬。』作始者勞最鉅而事最難。不有倍根。安保後此之能有康德斯賓塞哉。

笛卡兒嘗語人曰。『實驗之法。倍根發之無餘蘊矣。雖然。有一難焉。當其將下實驗之前。苟非略窺破一線之定理。懸以爲鵠。而漫然從事於實驗。吾恐其勞而無功也。』此言誠當。蓋人欲求得一現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懸一推測之說於胸中。而自審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測。則必嘗有某種現象起焉。若其現象果屢起而不誤。則我之所推測者是也。若其不相應。則更立他之推測以求之。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之窮也。故實驗與推測常相隨。棄其一而取其無有是處。吾知當倍根自從事於試驗之頃。固不能懸推測。但其不以此教人。則論理之缺點也。故原本數學以定物理之說。不能不有待於笛卡兒矣。

笛卡兒 Descartes 懷疑派之學說（亦名窮理派）

笛卡兒。法國人。生於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幼受學於教會所立之學校。久之。不滿意於其功課。慨然曰。吾與其理頭於此迂腐陳編。不如自探造化之典籍。乃辭贊舍。爲義勇兵。有年。復棄去。游歷歐洲諸國。自言天下事一劇臺耳。吾自登場爲傀儡。何如置身場外。靜觀自得哉。乃屏居荷蘭二十餘年。以爲宗教政治之自由。惟此國爲最也。以千六百五十年（順治七年）卒。

笛卡兒以前。宗教之饒極張。凡宗教皆以起信爲基者也。路得之創新教。大破舊教積功德之說。以爲惟以信獲救。於是斯義益深入人心。古學復興以來。學者視希臘先賢言論。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範圍。此皆束縛思想自由之原因也。笛卡兒起。謂凡學當以懷疑爲首。以一掃前者之舊論。然後別出其所見。謂於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實爲數千年學界當頭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來哲者也。

笛卡兒以爲古今人之所見。其相殊如此其甚也。五官之所感受。智慧之所觀察。其失真如此其頻數也。我儕人類之生。常昏昏茫茫。如在醉夢。得無其精神中有一種妄想之原因。不能自拔者耶。抑世界中有一二妖魔。魅吾人之腦而障其慧眼耶。於是乎以人之知慧爲不可恃。而必須別求可恃之道以自鑑。

笛卡兒以爲斷事理者。意識之事也。見事理者。智識之事也。意無涯而智有涯。智識之爲物。猶鏡也。鏡之受物象也。苟明現於其前者。固能受之。固能照之。但其未現來者。或現而不甚分明者。則鏡之用窮矣。然則智識之區域。本甚狹而

有所限制。其致迷謬也亦寡。若夫意識則區域甚博。且甚自由而無限者也。於是智鏡所未照。或照而未分明者。即我之意識。常躍進而輒下斷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若此者是謂意識之權。溢出於智識之域外。而一切迷謬。緣之而起。

於是乎所以救之者有一術。曰不自恃智識。不濫用意識而已。當一事物之觸照於吾智鏡也。常自審曰。吾智識之所受。果能合於外物之真相乎。吾自以爲不謬誤者。保無更有謬誤之點存於其間乎。笛卡兒以爲學者苟能常以此自疑。則於此疑團之中。自含有可以破疑之種子。蓋人但能知吾智識之易生迷妄。則此自知之功。正爲對治迷妄之第一良藥。何也。既自知之。既自疑之。則凡遇事物。自不敢輒下判斷。而大謬乃可以不生。

由是觀之。則當吾智識接於外物之時。吾精神中別有自由者存。則判斷之一事是也。判斷之事。固吾所得自肆。亦吾所得自制。苟不下判斷。則無可以致謬之理。蓋迷謬二字之訓詁。惟指判斷之不合理者云爾。

夫此自察自疑不遽下斷者。非智識之事。而意識之事也。以是之故。我得保其自由。立於外物感觸絡繹之中。隨其來而順應之。此則吾儕人類之精神。雖云微弱。然其中猶有盛強之力存焉。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而能窮天下之理者。恃此耳。苟能善於用力。以防外物之侵入牽引。則彼迷妄之魔想。何由誣誤我乎。此實思想界之護身符也。

難者曰。遇外物而不下判斷。所以防謬誤之患。則得矣。雖然。真理亦無自而發明也。笛卡兒曰。是固然也。然所謂不下判斷者。謂不遽下而已。非長此以終古也。譬之戰事。未交綏以前。厚其陣。固其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此實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步也。故世人名笛氏之懷疑。爲故意之懷疑。亦名方法之懷疑。

然則所恃以破疑之術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相是也。當其懷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疑之者誰。我也。知我之疑者誰。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道我之思想。而當我思想之之時。即我自知道我思想之時。我與思想爲一體。此天下之最可信憑而爲萬理嚮者也。

笛卡兒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Cogito ergo Sum 以是爲一切真理之基礎。此事存於我精神中。與外

物毫無所預。我愈益疑我之思想。是我愈益思想也。是我愈益知我之思想也。夫我之斷此事而信之。實我之自由也。我自知有我而不敢誣我。則何復有謬誤之患乎。此段析理頗晦。是譯者不能文之咎也。讀下文自解其意。

笛卡兒之意。以爲吾人之遇事物也。當自察吾智慧之能力。其程度若何。而運吾之精神以自取捨之。惟然。故就於凡所受物相。一一加檢點。其所見分明者取之。不然者舍之。可疑者疑之。不知者闕之。如是者皆我之所有權。而非外物所得而強也。事固有難有易。有單簡有錯雜。有時宜之差別。有爲他人所註誤。彼五官之智識。一一受之。莫然殺亂。不能悉衷於理。有固然者。非智識之罪也。若夫意識固可以自主者。意識一無所事。而惟隨智識所受爲轉移。是我自棄其所以爲我之具也。是我自降其尊以徇外物也。笛氏此論。可謂博深切明。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正是此意。

笛卡兒又曰。夫遇事而忘下判斷者。非徒自欺耳。而又欺人。此學者所當大戒也。我未知是事而不能斷之。非我之罪也。未知是事而妄謂知之以誤他人。是我之罪也。然則惟以至誠無僞之心。行我之自由。自信得過。乃可以信於天下矣。

苟用此法。不特可以爲求得真理之具而已。又使我之智慧。能獨立不倚。而保其自由者也。何以言之。苟此理釐然有當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拂我。我必取之。苟此理愆然不慊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煽我。我必棄之。以故雖復亞里士多德之所傳說。耶穌基督之所垂訓。乃至合古今中外賢哲所同稱道。爲一世之人所信據之理。苟反之於吾心。而有所未安。則棄之如敝屣可也。出吾之所自信。以與古今中外賢哲挑戰決鬥可也。我之所倚賴者。惟有一我而已。噫嘻。是豈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耶。

笛卡兒以爲學者苟各自有所信之真理。自堅持之。以成一家言。其有相異若不相容者。則對壘相攻擊。往復相辯難。久之而完全之真理。行將出乎其間矣。何也。智慧雖有高下大小之差。而其本性則相同。而真理之爲物。又純一而無雜者也。夫以同一本性之智慧。求純一無雜之真理。苟勉勉從事。安有不殊途同歸者耶。故其始雖或人人異論。

而必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一日。但其最要者曰。至誠無自欺而已。故笛卡兒嘗中常言曰。公等誠求之。誠求之。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如是則公等之於真理。庶乎近矣。

笛卡兒之歿。距今既二百餘年。其所謂「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一言。自今日視之。幾陳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開出近今二百餘年之新學界者。實自此一語啓之。蓋自中世以來。學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機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復問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謂學界之奴隸也。及笛卡兒興。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內返本心。復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不在禹下也。

綜覽近世學風。有愈使人佩服笛氏之言而不能設者。不見乎二百年來學者。自騰所見。大聲疾呼。無所瞻顧。其有異同。互相攻難。不遺餘力。紛紛焉若相仇視者然。雖然。皆以爭真理為歸宿。故苟有一真理之出現。則相率歸之。如水就下。莫或迷其舊以自欺。誠哉其相異相爭者。正所以為相合相服之前驅也。何也。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從出也。且猶有一左證於此。古今諸學術中。其進化最速者。必其思想辯論。恢恢乎有自由之餘地者也。是故數學之進步。最速而最完。格致學次之。何也。彼學者苟有所見。可以任意發明之辯詰之。無所顧忌。無所束縛也。若政治學宗教學倫理學。其進步最遲。而至今不完者。大率為古來聖賢經典所束縛。為現今政術風俗所牽掣。或信古人而不敢疑之。或有所見而不敢傳述之。是猶不免笛卡兒所謂自欺者。而意識之自由。未能盡其用也。觀於是而益嘆笛卡兒個乎遠矣。

以上所言自由之性。無自欺之心。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義也。若其用之之方法。則分為三段。一曰剖析。二曰綜合。三曰計數。剖析者。謂凡遇一事物。務用心剖析之。以觀其內之包容何物。是也。綜合者。遇諸種之思想及事物。次第逐一總合之。使前後整齊。是也。計數者。凡所觀察所思想之事物。一一計算之。而不使遺忘。是也。其方法甚簡易而甚詳盡。而持論尤精者。實在綜合之法。

笛卡兒以為世界庶物如此其蕃。雖然。其間必有一大理之貫注。而凡百之理。皆歸結於是。故學者當於衆理之中。求出其孰為統領者。孰為附屬者。所謂通其一萬事畢也。然則其道何由。曰當講求事物之時。或於其各部相聯屬之。故不能知其所以然。則當先推測一理。懸以為鵠。然後以實驗之法。考其結果之符合與否。若其否也。則更懸他鵠以求。

之。如是求之不已。必能知各事物所以相聯屬之故。而大理躍矣。故笛卡兒嘗設一譬曰。智慧猶太陽也。其所照之物雖多。而太陽則一也。智慧所講求之學術雖多。而其所以用智慧者則常同。故吾人苟於一理見得透。則於講求他理。自事半功倍。何以故。凡百之理。皆相聯屬故。又曰。惟天下之理皆相聯屬。故學者之窮理。不可局於一科。必當涉獵羣學。而究其相合之所由。此笛卡兒綜合法之梗概也。

此外笛卡兒所言良智之說。靈魂之說。造化之說。世界庶物之說。皆精深博大。巍然成一家言。首尾相應。盛水不漏。以其義太闊遠。不適於吾國人今日之研究。故暫闕如。以待來者。要之笛卡兒之學派。實一掃中世拘擊之風。驟開近世光明之幕。歐美五尺童子。所莫不欽誦。而吾國人所當深求其故者也。

合論

倍根與笛卡兒兩派。自其外形論之。實兩反對派也。甲倚於物。乙倚於心。甲以知識為外界經驗之所得。乙以知識為精神本來之所有。甲以學術由感覺而生。乙以學術由思想而成。兩派對峙相爭。殆百餘年。其間祖述之者。各有鉅子。試略舉其重要者如下。

格物派(英官利)

窮理派(大陸)

倍根

笛卡兒

霍布士 Hobbes (一五八八—一六七五)

斯拏挪莎 Spinoza (一六三二—一六七九)

陸克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

黎普尼士 Leibni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

謙謨 Hume (一七一—一七七六)

倭兒弗 Wolff (一六九九—一七五四)

以上諸家。各明一義。議論愈剖而愈精。真理愈辨而愈明。至十八世紀之末。德國大儒康德 (Kant 一七二四—一八〇四) 者出。遂和合兩派。成一純全完備之哲學。而近世達爾文 Darwin 斯賓塞 Spencer 諸賢出。庶物原理之學。益光大矣。而要之推原功首。則二百年來。僥倖於倍根笛卡兒二老之下。永無護焉。二老誠近世之偉人哉。

倍氏笛氏之學派雖殊。至其所以有大功於世界者。則惟一而已。曰破學界之奴性是也。學者之大患。莫甚於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為心思。苟如是也。則吾之在世界。不成贅疣乎。審如是也。則天但生古人可矣。而復生此百千萬億無耳目無心思之人。以蟻緣蠹蝕此世界。將安取之。故倍氏之意。以為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驗諸實物而有徵者。吾弗屑從也。笛氏之意。以為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反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其氣魄之沈雄也如彼。其主義之切實也如此。此所以能摧陷千古之迷夢。卓然為一世宗也。雖謂近世文明為二賢之精神所貫注所創造。非過言也。我中國數千年來。學術莫盛於戰國。無他。學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漢武罷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義。漸以窒蔽。宋元以來。正學異端之辨益嚴。而學風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據家之疲吾戰於字句之異同。鈎心角於年月之比較。更卑卑不足道矣。爾來士大夫亦知此學之無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國學風之壞。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使其精神也。則今日之西人。何嘗不好古金石古文文字。何嘗不談心性談有無。而其與吾之所謂漢學宋學者。自殊科矣。使無其精神也。則雖日日手西書。口西語。其奴性自若也。所謂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而已。今士大夫莫不震懾於西人政治學術進步之速。而不知其所以進步者。有一大原在。彼其奔軼絕塵。亦不過此二百餘年事耳。我苟得其大原而善用之。何多讓焉。苟不爾。則日日臨淵而羨之。終無濟也。嗚呼。有聞倍根。笛卡兒之風而興者乎。第一。勿為中國舊學之奴隸。第二。勿為西人新學之奴隸。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車驅之。車驅之。何渠不若漢。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畧傳

壬寅

近四十年來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之變遷。視前此數千年若別有天地者然。競爭也。進化也。務為優強勿為劣弱也。凡此諸論。下自小學校之生徒。上至各國之大政治家。莫不口習之而心營之。其影響所及也。於國與國之關係。而帝國政策出焉。於學與學之關係。而綜令哲學出焉。他日二十世紀之世界。將為此政策此哲學所磅礴充塞。而人類之進步。將不可思議。此之風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起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

豐九

年 何以故。以達爾文之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 出版於是年故。

達爾文名查理士羅拔。Charles Robert Darwin。英國人也。生於一千八百零九年。與美國前大總統領林肯英國前大宰相格蘭斯頓同歲生。論者稱其年爲人道之福星云。其祖父埃拉士瑪士 Erasmus Darwin 以醫學及博物學有名於時。於植物學遷之跡。頗有所考究。父名羅拔。世其醫學。達爾文九歲喪母。其幼年在小學校也。才智無以逾人。校中功課。常出其妹之下。惟好搜集昆蟲草木金石魚介等以爲樂。蓋其博物學大家之資格。天授然也。十六歲入蘇格蘭之埃也保羅大學。復更入琴布列大學。爲教師亨士羅所器重。受其薰陶。慨然有立偉功於學界之志。千八百三十一年。卒業於大學。時英國政府獎勵學術。將特派一探險船於海外。周航世界以資實驗。達爾文得亨士羅之保薦。遂得附所派之壁克兒船以行。時年僅二十二。是歲十二月二十一日。船發濟物浦。直航南亞美利加。復徧歷澳大利亞洲等處。環繞地球。五年而還。此五年內實爲其一生學問之基礎。一切實驗智識。皆得於是。歸國之後。首著『壁克兒航海日記』一書以公於世。聲價籍甚。不數月而諸國翻譯殆徧。後陸續著『壁克兒航海之地質學』『珊瑚島之構造及分布』等書。於是博物之名大噪。被舉爲國學會院名譽會員。千八百四十二年。遂去倫敦。卜居於京特省附近之一村落。屏絕塵俗。潛心濂慮。將航海五年內所蒐之材料所悟之新說。整齊之鍛鍊之。蓋其精心毅力。務求真理之極則。不敢自欺。不肯急功近名以取譽於世。殆欲積二三十年之力。成一滿志躊躇之大著述。或至身後乃始布之。其眼光之偉大有如此者。

不圖事與心違。千八百五十八年。達氏之知友和理士。忽自南美洲寄一稿於達氏。請其商於先輩碩學黎亞兒氏而刊布之。達氏一讀其文恰與己十年來所苦思力索蓄而未發之新說。一一暗合。若在器量闊小者流。或不免爭名譽起嫉忌。而思有以壓抑之湮沒之。亦未可知。乃達氏腦中暗暗若秋月。會無半點妖雲。直擲其原稿以示黎亞兒。富伽兩前輩。此二人者。皆達氏之親交。而深知其平生所研究所懷抱者也。乃共勸達氏。使急敘次其新著。一並布行。達氏乃以其新論之大畧。與和理士氏之書。同宣布之於倫敦林娜學士會。實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也。此兩論一出。全國學者耳目爲之聳動。或嘆爲精新。或斥爲誕妄。評論沸騰。不知底止。達氏乃益蒐其材料。緯其理論。敘次成編。所謂

種源論者遂以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出於世。

此書之未出也。世人皆以種爲一成不變者。物物皆由上帝特別創造之。自受造以來以迄今日。未嘗或變。今日之犬。即太古之犬也。今日之猴。即太古之猴也。今日之苔之松。即太古之苔之松也。以爲乘生以來。即釐然而不可易。若夫下等動植物之次第進化。以至變成今日之高等人類。此等怪誕之說。更無有人敢著想者。可無論矣。達爾文以前。雖有一二博物學者。稍有見於物類番變之現象。如拉麥氏於千八百一年所著書。曾徵發其端倪。而達氏之祖父埃拉士瑪士所著 *Zoonomia* 一書。亦嘗大倡其說。雖然彼等雖知其變遷進化之跡。而不知其變遷進化之所以然。及種源論出。積多年之實驗。而以一大學理網羅貫通之。然後人物生之理。乃顯於世界。今述其要畧如下。

達爾文以爲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而勝敗之機。有由於自然者。有由於人爲者。由於自然者。謂之自然淘汰。由於人爲者。謂之人車淘汰。淘汰不已。而種乃日進焉。何謂人事淘汰。凡動物之家飼者。植物之樹藝者。因其豢之培之之境遇不同。而無量數之變種起焉。譬之家兔。常飼以某物。而其毛可以變色。常豢以某法。而其耳可以加長。如是者使之變百數十種不難焉。其實則皆自同種之野兔來耳。以是例之。乃至養鳩者。達爾文查鳩之變種當時英國養鳩之風甚盛達氏爲養鳩會會員細心查之有數百種變法云養金魚者。栽菊者。其理莫不如是。皆本由一簡單同類之種。而人工能使之變至數十數百而未有已也。

此等變種之生。非突如其來者。乃由極微極小之點。漸漸而遷。其始甚細。其末甚鉅。試觀之犬。有獵犬。有鬪犬。有守羊羣之牧犬。有衛宅門之家犬。有牽挽車之御犬。皆各具其特別之智能性質。以適人之嗜好。而供人之指揮。非其祖種之生而即然也。人類積多年之力。馴之練之。可潛發其機能之一部分。是以及此。

此不徒於物爲然也。即人類亦有之。古希臘之斯巴達人。常用此法。以淘汰其民。凡子女之初生也。驗其體格。若有脆弱殘廢者。輒棄之殺之。無俾傳種。惟留壯健者使長子孫。以故斯巴達之人。以強武名於時。至今歷史上猶可見其遺跡焉。此皆所謂人事淘汰之功也。

自達爾文此說昌明。各國教育事業。大有影響。蓋今日文明世界。雖斷無用斯巴達野蠻殘酷手段之理。然知人之精

神與體魄。皆能因所習而有非常之變化。以故近日學校。益注意於德育體育兩途。昔惟重教授者。今則尤重訓練。可以懸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國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進。積日漸久。而必可以致之。此亦達爾文之學說。與有力焉者也。

所謂天然淘汰者何也。此義達爾文初不敢武斷。其後苦思力索。旁徵博較。然後尋出物競天擇之公理。此物與彼物。同在一地。而枯菀殊科者。必其物有特別之點。與天然界之境遇相適。則能自存焉。能傳種焉。譬之沙漠。有各種色之蟲滋生其間。其所以受生者本相等也。但青紅紫黑諸色等。易於辨認。故飛禽蜥蜴諸物。輒搏而啄之。日漸減少。其種遂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辨認者也。至飛禽蜥蜴諸物亦然。其有青紅紫黑諸色者。易於瞥見。蟲類一覩而知爲其敵。所在避之。故常不得食以死。日漸減少。其種亦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瞥見者也。以此之故。凡沙漠中惟有黃色白色之蟲。黃色灰色之鳥。無他。彼惟最適於其所在之境遇而已。

達爾文推物競之起原。以爲地上所產出之物數。比諸其所以營養之物質。常不能相稱。其超過之率。殆不可思議。若使有生而無滅。則一雌一雄所產之子孫。轉瞬間。可占盡全球之面積而有餘。即如人類。生殖最遲者也。二十五年而增加一倍。以此比例。則一夫婦之子孫。經千年後。已屏足而立於地球矣。況乎動植物之孳生速率。遠非人類所能比者乎。動物生產最遲者。莫如象。自三十歲至九十歲。可以產子。計最少數。一牝牡產六子。經七百五十年。則當得象一千九百萬頭矣。自餘百物。皆可類推。以此之故。於有限之面積中。而容無限之品類。其勢固不可以不競爭。競爭之結果如何。即前節所述適者生存之公例是也。

達爾文。以爲此天然淘汰之力。無有間斷。無有已時。比諸人事淘汰之力。其宏大過之萬萬。猶天產物與人造物之比例也。且其影響。不特在同種之物而已。各物與各物之間。往往互有關係。其繁曠至不可思議。試舉其例。嘗有人移植英國產之一種蘭花於紐西崙之原野。屢植而不能孳生。惟村落附近。則叢茂焉。推原其故。蓋蘭花之孳殖。常藉蜜蜂互遞其花粉於雄蕊雌蕊之間。然後構精而傳種焉。而紐西崙之地多野鼠。野鼠喜食蜜蜂。蜜蜂不生而蘭自不得長。村落附近所以反是者何也。則以其有貓。有貓故無野鼠。無野鼠故有蜜蜂。有蜜蜂故有蘭。夫孰知蘭之生產。與彼風

馬牛不相及之貓。有若此之大關係乎。達爾文引此等證據甚多。使人知事物與事物相關聯之間。其原因極繁。達氏之眼光。可謂偉大矣。

萬物同競爭。而異類之競爭。不如同類之尤激烈。蓋各自求食。而異類者。各有所適之食。彼此不甚相妨。虎之與牛也。狼之與羊也。鳥之與蛇也。其競爭不如虎之與狼。狼之與蛇。蛇之與鳥。大抵愈相近。則其爭愈劇。人之與魚鳥爭。不如其與獸爭之甚也。歐洲人與他洲之土蠻爭。不如歐洲各國自爭之甚也。而其爭愈劇。則其所謂最適者。愈出焉。夫所謂適者生存。非徒其本體之生存而已。必以已之所以優。所以勝之智若力。傳之於其子。子又傳諸其孫。如是久而久之。其所特有之奇材異能。益為他物之所不能及。於是其當初偶然所得之能力。遂變而為一定之材性。馴致別為一種族而後已焉。此種之變遷。所由起也。

苟明此理。則知現今庶物之樊然殺列者。其先必皆有所承襲而來。若深究其本質。必有彼此相同之痕跡。可以尋得者。其最始必同本於一元。而現今之生物界。不過循過去數十萬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單純以趨於繁賾而已。即吾人類。亦屬生物之一種。不能逃此公例之外。故達爾文。據地質學家所考究地下層石內之古生物。察其變遷進化之順序。以著所謂人祖論 *The Descent of Man* 者。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出版。以明人類亦從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而來。

達爾文自種源論出版以後。猶日日蒐集研究。至老不衰。其後陸續著行之書二十餘種。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卒。年七十有四。其訃音登於報紙中。知與不知。莫不嗟悼。卒由國會決議。以國葬之禮。歸其遺骸於名儒奈端氏之墓傍。俄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皆派員會葬。諸國之大學。諸學會之代表員。來會者千數云。

達爾文之著書二十七種。不下千數百萬言。其學理之精深。證據之繁博。今世無量數之鴻儒碩學。竭畢生之力以研究之。尚不能盡其端倪。況余之新學小生。欲以區區數葉之論文。揭其綱領。烏能有當。但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國民知近世思想變遷之根由。又知此種學術。不能但視為博物家一科之學。而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於一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為此天演大例之所範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

髮。凡含生負氣之倫。皆不可不戰兢惕厲。而求所以適存於今日之道云爾。達爾文新說之出於世也。耶蘇教徒。視之如讐。如數百年前反對地動說之故事。出全力以抗之。蓋以其論與舊約創世記所謂上帝以七日造成人物之說不相容也。雖然真理者。最後之戰勝。彼等至今。已如反舌之無聲矣。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壬寅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美國獨立建新政體。置大統領。及國務大臣。以任行政。置上下兩議院。以任立法。置獨立法院。以任司法。三者各行其權。不相侵壓。於是三權鼎立之制。遂徧於世界。今所號稱文明國者。其國家樞機之組織。或小有異同。然皆不離三權範圍之意。政術進步。而內亂幾乎息矣。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英人於本國禁用奴隸。八百三十三年。並屬地而悉禁之。八百六十五年。美國南北戰罷。奴制全廢。而俄羅斯。亦以千八百六十一年。行釋放農奴之制。於是白種人轄治之地。無復一奴隸。苟及歲者。皆得爲自由民。人道始伸。而戾氣漸滅。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白加掠著刑法論。爲近世刑法之所本。而列國靡然從風。廢拷訊之制。設陪審之例。慎罰薄刑。惟明克允。博愛之理想。遂見諸實事。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近世史中諸先哲。可以當此語而無愧者。蓋不過數人焉。若首屈一指。則吾欲以孟德斯鳩當之。

孟德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稍壯。探究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省議會議員。其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治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遊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旣乃成萬法精理。(法文原名 Esprit des Loix 英文譯爲 The Spirit of Laws 譯意言法律之魂也。日本人譯爲此名。今從之。)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丕變。真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云。其聲價之高。概可想見。

當法王路易第十四之際。君主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百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蠱政淵

敷。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寢流入。於是國民思想漸起。將撥反動力以排政治之專制。抑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當時築其壘。煽其流。隱然爲全國動力之主動者。厥有三人。一曰盧梭。二曰福祿特爾。三曰孟德斯鳩。盧氏之說。以銳利勝。福氏之說。以微婉勝。而孟氏之說。以緻密勝。三君子者。軒輊頗難。而用力之多。結果之良。以孟氏爲最。孟氏之學。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萬法精理全書之總綱。蓋在於是。

孟氏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故理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者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寧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乃至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或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與其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製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未可執一以論也。孟氏萬法精理一書。即用此法以考察各國之法。而論列其得失之林者也。其博深切明。不亦宜乎。

孟氏學說。最爲爲政治學家所祖尙者。其政體論是也。政體種類之區別。起於亞里士多德。而孟氏剖之更詳。其言以爲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嚮伏於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謂之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統於一人。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其道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而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莅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既明其區別。乃論其得失。孟氏以爲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君主專尚武力以懾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其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樹果繁纒。攀折不獲。則以斧斫其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其下者。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吾輩且假日嬉樂。及吾死後。則大亂雖作。復何恤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蠻民之斫樹採果者無異矣。

孟氏又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以彼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故也。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當不相容。然則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抵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一時無戰亂而已。故專制國。所謂太平。其中常隱然。含擾亂之種子。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使國民墮然不動。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畔道爲逆謀。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以故務剔擾其民。若禽獸然。時時鞭撻之。使習一二技藝。以效己用。民既冥頑如禽獸矣。則其中有一極弊惡而善威嚇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啻惟是。乃至不必以人爲君。而治之有餘。昔瑞典王查理第十二。嘗有所命於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卿等若猶不從。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遂唯唯不敢違。由此觀之。一履猶可以御民。故曰。不必以人爲君而治之有餘也。

孟氏論專制之弊。大略如是。可謂深切著明也矣。至其論專制與立君兩體之比較。則以爲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之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舊制相沿。國王之下。有若干之世臣巨室。皆有其先世所傳之規例。君主或自恣過甚。若輩輒援例以爭。藉以限制君權者。如斯而已。

孟氏又曰。立君政體國之機關。其所以運轉自如。不至破壞者。有一術焉。蓋以一種矯僞之氣習。銘刻臣僚之腦髓。牢

不可破。卽以人爵爲莫大之榮是也。惟其然也。故孜孜焉。各競其職。莫敢或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其甚者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者。蓋亦有人矣。而要之不外一種矯僞之氣。驅而役之者也。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苟欲不速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視同一體。如是則必將希合民心。勉強行道。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世臣巨室。或不能限制其威權。則君主必自視如鬼神。而一無所顧忌。此孟子論立君政體之大略也。約而言之。則強暴之威力。與一定之規則。相混合而已。然則此政體者。亦專制共和兩政間之過渡時代也。

次乃論共和民主之政。孟氏以爲民政未立以前。必有一種半君半民之政。以介其間。若是者。謂之貴族政治。蓋以國中若干人獨掌政柄。實君主之餘習也。若夫共和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於人者。蓋各以己意投票。選舉以議行一國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選定之司法官。則謹遵其令。而莫或違。故曰。人人皆治於人。而其本旨之最要者。則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選官吏。無論立法行法。其主權皆國民自握之。而不容或喪者也。

孟氏又謂民主國所最要者。在凡百聽民自爲。其不能躬親者。則選官吏以任之。民各行其權以選吏。其明鑒自有令人不得不歎服者。何也。民非必皆鍊達事務。而於他人之鍊達與否。辨之最明。身經百戰者。必被舉爲武員。學問湛深者。恒被舉爲文職。餘事皆然。蓋有莫之致而致者焉。欲求國事之無失職者。莫善於此途矣。

孟氏論三種政體之元氣。其說有特精者。卽專制國尙力。立君國尙名。共和國尙德是也。而其所謂德者。非如道學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勸化。亦曰愛國家尙平等之公德而已。孟氏以爲專制立君等國。其國人無須乎廉潔正直。何以故。彼立君之國。以君主之威。助以法律之力。足以統攝羣下。而有餘。專制之國。倚刑戮之權。更可以威脅臣庶而無不足。若共和國則不然。人人據自由權。非有公德。以自戒飭。而國將無以立也。

孟氏又曰。立君之國。或間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徵諸歷史。凡君主之國。其朝夕侍君側。號爲近臣者。大率皆庸惡陋劣。見之令人作嘔者也。何也。彼其坐於廟堂。衣租食稅。不營產業。其皇皇焉日夕所求。不過爵位而

已利祿而已。其氣傲。其行鄙。遇上於己者。則又卑屈無恥。遇有直言之士。則忌之特甚。聽其言。則阿諛反覆。詐僞無信。故遇仁聖之君。則惡其明察。遇庸暗之主。則貪其易欺。君主之倖臣。莫不如是。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審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君主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若是君主之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甚也。孟氏又嘗著波斯寓言一書。以諷當時專制政治。蓋其時歐洲惟荷蘭瑞士行民主政。頗爲各國所重。而亞洲各國。莫不畏之。故託諸波斯人語。謂荷瑞不置君主爲歐洲最劣之國。然戶口殷息。莫踰二邦云云。篇末遂自伸己意。謂有真光榮真名譽真德義者。惟民主國爲然。一國之人。可稱爲國民者。亦惟民主國爲然。其推崇民主制如是。雖然。孟氏於民主政治之精義。尙有見之未瑩者。蓋其於法律與自由兩者之關係及其界限。未能分明故也。孟氏謂法治之國。謂以法律統治人人得以爲其所當爲。而不能強其所不可爲。此自由權所在也。云云。顧所謂當爲者。其意甚晦。何則。政府者非能舉人人所負之責任而一一預之也。特責任之關於義者。可以強之使行。其關於仁者。政府初不得而問也。孟氏又謂凡法律之所聽皆得爲之。若此者謂之自由。云云。雖然。此特指自由之關於法律者言之。未得爲仁義中正之自由也。何也。所謂法律者。固非盡合於道也。故一國之中。雖人人服從法律。而未可謂真自由。何則。所謂法律者。誰創之耶。其法律果何如耶。是未可知也。夫法律。縱爲美備。若創法者。爲不稱其職之人。而強行於國中。是亦不正也。卽創法者。悉稱其職。一由國民之公議。然尙有背於自由平等之理。猶之不正也。孟氏於此。未盡瀏亮。故每以法律與自由併爲一譚。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故孟氏雖推崇民主政體。然頗以不能持久爲疑。蓋猶囿於當時學者之所見。以古代希臘羅馬之制。爲民主政之極則。而於法治之真精神。尙一問未達也。

孟氏既敘述各種政體。乃論各政體所由立之本原。於是舉英國政體。謂此所謂立憲政體。最適於用。而施行亦易。實堪爲各國模範。其言曰。苟欲創設自由政治。必政府中之一部。亦不越其職而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於是孟氏遂創爲三權分立之說。曰立法律。曰行政權。曰司法權。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之所創也。

孟氏謂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權而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之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爲國人者雖起而與之爭論。而力不能敵。亦無可奈何。故國人當選舉官吏之際。而以立法行法二權歸於一部。是猶自縛其手足而舉其身以納之政府也。又謂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蓋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司法權與行政權合。則司法官吏將藉其行法之權以恣苛虐故也。若司法立法行法三權合而爲一。則其害更甚。自不待言。故尙自由之國。必設司法之制。使司法官吏無罷黜之患者何也。蓋司法官獨立不羈。惟法律是依。固不聽行政各官之指揮者也。

孟氏此言。其所以分離三權。而不使相混者。蓋以國人選舉官吏。固以一己之事。使之代理。因分任其事於各人。而不使踰越。故三權鼎立。使勢均力敵。互相牽制。而各得其所。此孟氏創見千古不朽者也。

雖然。三權之所以設立者。蓋出於官民之互相契約。一則託以自由之權。一則受之。此其故孟氏實未之知。故其所論之旨趣。不能出代議政體之外。蓋在代議政體。則任此三權者。實代民而任之者也。故必設法以防制之者。勢也。若夫民主國。則任此三權者。不過受百姓一時之託。苟有不滿於民者。則罷黜之而已。

孟氏又謂。自由之國。其國人苟有精神之自由者。則國人皆可以自治。而不必仰庇於人。故國人相聚爲一。據立法之權以自守之可也。然此事頗難施行。在大國則必不可行。在小國亦不免流弊。故必選舉若干人以代理之云云。

觀孟氏此言。其意蓋在代議政體。而未知民政之真精神也。盧梭駁之曰。所謂代理人者。將乘國人之信己。而藉口於代理國人。以肆行無忌。是猶書押於紙以授之也。夫官民之交涉。契約而已。故任立法之權者。止可云受託者而已。未可謂代理人也。

孟氏首舉立法權而歸之國民。誠當矣。次論行法權。則謂立法行法不可不分。而行法權宜歸一統。苟不爾則事或滯而不行。且不免錯雜之弊也。然其論所以統一之之法。則以爲舍君主末由。此蓋猶拘墟於一時之耳目。而未達法治

之大原也。不觀諸美國乎。行法之權。統於一人。所謂大統領也。而大統領之性質。與君主自殊科矣。何也。彼固未嘗有特權也。孟氏必欲舉行法權。歸諸累世相承。不受譴責之君主。又欲調劑二權。置貴族於君民之間。以成所謂混合政體者。此由心醉英風太甚。而不知英國此等現象。實過渡時代不得不然。非政法之極則也。

孟氏之論貴族。亦不免於謬戾。彼謂取人之材。能動績或鍊達事務而選舉之者。貴族政治之本旨也。蓋彼之意。以爲民主之本旨。則以抽籤之法爲選舉貴族之本旨。則以考績之法爲選舉。夫一國之中。設有特權。與一國之中人人平等者。本不相同。貴族之制。或因門第。或因財產。而握有特權。異於平民。民主之制。則無論其材能如何。動績如何。初不因此而握特權。苟願効力於其國者。則以一己之自由權。自行表薦。而國人亦以其自由權而選拔之。故彼此均有自由權。以互相爲約。此即民主政治之本旨也。美國之上院即然。其不得以此爲貴族之制亦明矣。

孟氏之所以致誤之由。蓋不知平等之義故耳。其意若曰。民主國之平等。不過無所區別。而一切賢愚均無所表異而已。是未真知平等之義者也。所謂平等者。尊重各人之自由權。及由自由權所生之各權。無所等差。雖有奇材異能者。不得自恃其長。以制御衆人。亦不得因此而有特權。唯以其自由權。自白其所長。以取信於衆人。而衆人亦以自由權選舉之。如是而已。若夫材能動績。絕無所表異於衆。要非平等之本旨也。

至其論法律制度。則孟氏所見。有極偉者。厥後法國改革制度。出於孟氏之功爲多。十八世紀攻擊奴隸惡習不遺餘力者。莫先於孟氏。當時薄休惠及其他教徒等。均以奴隸爲不常廢。孟氏獨認之。又哥魯智斯以戰爭爲奴隸所由出。其言曰。戰勝者。固得殺獲其敵人。於是宥其敵而使之爲奴。固無所不可。其他學者。又謂主人與奴隸互相契約。此奴隸所由出也。云云。孟氏於此等邪說。皆一一駁正之。今摘萬法精理中數節如左。

戰爭之時。苟非萬不得已。勝者固不能殺其敵人。且人虜他人以爲奴。輒曰。吾當時萬不得已。固欲殺之。尋又宥之。因以爲奴。然爲斯言者。果誰信之耶。蓋彼誠萬不得已。何不殺之。既可宥之。非真不得已也。

凡有所賣者。必有所自利。既自鬻以爲他人奴。則非真出於賣買明矣。何則。一爲人奴。則身命財產。皆爲人有。則爲主人者。一無所施。爲奴者。一無所得。天下有如是之賣買者乎。夫各人所有之自由權。即衆人所有自由權之一部。各人

固不得而棄之也。

夫人不得自鬻其身。以棄其自由權。乃其所生之子。豫爲設法。以棄其自由權。有是理耶。戰勝者不得以所敗之敵人爲奴。乃并舉敵人所生之子。以爲吾奴。其背於理亦明矣云云。

當時歐人善奴自利之風正盛。學者或文致其理。以媚權貴。所以廻護奴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甚夥。然以遇孟氏之說。則如湯沃雪。如日照螢矣。故真理一昌。不過百年。而奴隸之制。遂絕跡於天壤。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

孟氏又倡議改革刑法。實爲近世文明各國之所宗。先是蒙吞士當十六世紀。嘗論刑罰過嚴。謂爲悖理。然聞者習焉不察。若李翁留所定刑典。則慘酷殘忍。殆無人理。又路易第十四之勅令。更增揭死刑。無算拷訊之制。視爲戲樂。犯者一罪。而受者兩刑。一時恬然。莫以爲怪者。孟氏乃首唱廢拷訊設陪審寬刑律諸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哲理一明。惡風丕變矣。

孟氏以爲凡民政之國。其人皆有愛國之念。與自重之心。苟非至兇極暴之人。斷不至於犯法。故每以惡名之暴露。爲譴罰之極點。在此等國。僅恃民法之力。已足窒邪慝而遏惡心。彼暴力固在所不需也。故文明國之制刑。不在懲惡。而在勸善。所以防未然。易風俗而已。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立理官之原意也。

又謂凡法制之所以亂。罪犯之所以滋者。非由刑罰之寬。有以致之也。惟有罪者。得道其罰。故雖嚴而不懲。苟廷尉良得其平。則晝畫而不犯。又謂刑罰過嚴之弊。足以敗壞人心。使喪其廉恥。而自甘卑污。蓋國之所以亂。其故有二。一由民之不守法律。一由法律不善。歐民日趨於惡。夫民不守法。猶可教也。猶可坊也。若法不善而歐民於惡。則國非其國矣。何也。病之病可以藥治之。由藥生病。則愈病愈藥。愈藥愈病。不至於死亡而不止也。

自孟氏此論出世後。白加掠復祖述其意。著刑法論。發揮而光大之。流澤生民。日進月善。孟氏亦人道之明星哉。孟氏於富國之學。亦能別創意見。彼謂自由之權。與平等之義相應。而財產之厚薄相去過遠。則平等之義終不可保。何則。貧者與富者相並。其勢不能無所屈。故孟氏欲新制法律。務使一國之貨財。散布於衆人。而不使聚於數人。又欲禁造無益之貨物。使不害有益。此孟氏之論平準。所由以節約爲主。而又欲舉古昔民主國租賦之法數條。使復行於

今日也。

孟氏之論租賦。謂民之所以出租稅者。無他。蓋分其賦產之一分。而使其餘之財產。得藉此安固而已。故定租賦之額者。須將政府每年所需幾何。與百姓每人所需幾何。詳爲核算。若剝國人有用之財。以充國人無用之費。非自由之道也。又定租賦之基本。須通國人之財產。分之爲三。一曰國人所不可一日無者。二曰國人有之。得藉此以圖利者。三曰即國人有之。亦不必有益於國人者。故第一分則爲政府者。決不得而稅之。第二分則不妨稅之。第三分則稅之不妨稍重。蓋使租稅之額有輕重。以求合於平等。要之從百姓財產之厚薄。以爲其負擔之輕重。以上下其租稅也。

孟氏又論政府調濟貧人之法。其語亦有獨到者。彼云。所謂眞富者。有業之民而已。所謂眞貧者。無業之民而已。其意蓋謂人雖絕無所有。未足爲貧。唯無業者。乃爲貧耳。

又謂撫恤繆孤獨廢疾者。若但給以衣食。雖曰仁慈。非政策也。政府當務之急。在使一國之人。各得其所。衣必煖。食必飽。而無饑寒疾病之患。此正爲政府者之所當有事也。若夫姑息之計。不過好施者之所爲。知政者所不取也。故凡無所業者。則與之。其未知所業者。則教之。如是而已。

孟氏一切議論。深切著明。大率類是。雖後之論者。謂其於意欲自由之理。見之未盡。故其論道德法律也。能知其主義。不能知主義中之主義。能語其本原。不能語本原之本原。故可謂之法律史學。而未可謂之法律理學云。雖然。作始者難爲功。繼事者易爲力。自孟氏以後。法理學大家陸續輩出。如奧斯陳伯倫知理之徒。或其博推明辨。駕孟氏而上之。雖然。皆孟氏之子孫也。承其先業。而匡救其失。此正後學者之所當有事。而曾何足以爲前輩點耶。若孟德斯鳩者。眞造時勢之英雄哉。

孟氏以千七百五十五年卒。得年六十六歲。卒後二十年。而美利堅合衆國獨立。三十四年。而法國大革命起。四十九年。而拿破侖大法典成。一百十年。而美國南北戰亂平。頒禁奴令於國中。著爲憲法。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壬寅

緒論及小傳

漢宋以後學者諱言樂。諱言利。樂利果為道德之累乎。其諱之也。毋亦以人人謀獨樂。人人謀私利。而羣治將混亂而不成立也。雖然。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壺。謂人道以苦為目的。世界以害為究竟。雖愚悖者猶知其不可也。人既生而有求樂求利之性質。則雖極力克之窒之。終不可得避。而賢智者。既吐棄不屑道。則愚不肖者。益自棄焉。自放焉。而流弊益以無窮。則何如因而利導之。發明樂利之真相。使人毋徂小樂。而陷大苦。毋見小利而致大害。則其於世運之進化。豈淺鮮也。於是乎樂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遂為近世歐美開一新天地。此派之學說日本或譯為快樂派或譯為功利派或譯為利派西文原意則利益之名義也。吾今採括本派之極概定為今名。

樂利主義遠導源於希臘之阿里士站若。 Aristippus 伊壁鳩魯。 Epicurus 至於近世而英國之霍布士。 Hobbes 陸克。 Lock 讓謨。 Hume 復大倡之。而使之確然成一完全之學理。首尾完具。盛水不漏者。則自佐里迷邊沁。 John Y. Banbarn 及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兩先生。請先言邊沁。

邊沁。英人。以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生於倫敦。幼而穎悟。好談玄理。心醉典籍。五歲。家人戲呼為哲學兒。年十四。入惡斯佛大學。嶄然顯頭角。千七百六十三年。入林亢法學院。學法律。及法國大革命起。曾三度游巴黎。察其情狀。經驗益多。歸國後。潛心著述。遂為近世道德學法理學開一新國土。其最初所著書。即駁擊英國法律之謬誤。當時英民久聽伏於專制國王詭譎議院之下。驟聞邊沁之論。咸目為狂。或且讐視之。將構陷以與文字獄。而邊氏不屈不撓。主張已說始終如一。久之。一世與之。遂為所動。卒能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舉數百年之弊法。而廓清之。使循次改良。以演成今日之治。及至晚年。而邊沁之令名。滿天下矣。列國之宰相及政黨首領。咸尊信其說。施之於政策。述之於演壇。每有所改革。輒踵門叩其意見。而邊氏於當代大人先生。無所交接。惟喜與有道之士游。以千八百三十二年卒。得年八十五。其所著書最有名者。曰『道德及立法之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Legis Action 此書日本陸奧宗光有譯本題曰利學正宗 曰『立法論』 Theory of Legislation 此書日本田口卯吉有譯本題今名曰政體論雜記 Fragments on Government 曰『錯誤論』 Book of Fallacies 曰『裁判制度之方案』 Plan of Judicial Establishment 等。

近年來於社會上有最有力之一語。曰「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其影響於一切學理。殆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語同一價值。自此語出。而政治學。生計學。倫理學。羣學。法律學。無不生一大變革。而此語之出現於世界。實自邊沁始。邊沁最有力之學說。可分爲兩大端。曰關於倫理者。曰關於政治者。今請分論之。

邊沁之倫理說

邊沁以爲人生一切行誼。其善惡標準。於何定乎。曰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破壞其幸福者。謂之惡。此主義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無論爲專屬於各人之行誼。與關係於政府之行誼。皆當以此鑑定之。故道德云者。專以產出樂利。豫防苦害爲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

邊沁以爲人羣公益一語。實道德學上最要之義也。雖然。前此稱道之者。其界說往往不明。夫人羣者。無形之一體也。而其所賴以成立者。實自羣內各各特別之個人。團聚而結構之。然則所謂人羣之利益。舍羣內各個人之利益。更無所存。於是邊氏乃創爲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說。

將欲顯真。必先破妄。邊沁乃於其「道德及立法之原理」書中。首取舊道德之兩說。而料揀之。其一曰窻欲說。其二曰感情說。

邊沁以爲窻欲說之目的。往往使人去樂而就苦。其於樂利主義。最相背馳。奉此說者有兩種人。一爲道學家。一爲宗教家。道學家之窻欲。生於希望。將以此釣名譽也。宗教家之窻欲。生於畏懼。將以此避冥罰也。夫道學家亦何嘗能樂樂利。其所謂名譽。卽樂利結果之大者也。特避其名而不居耳。至於宗教家。則因野蠻時代之人類。其智識狹陋。其人格卑屈。其胸中常爲畏懼之感情所刺激。因利用之以張其軍。濫假而使人專投身於苦境。以爲美談。是所謂拂人之性。雖名之曰人道之誣賊。殆無不可。

按邊氏此說。不無太過。窻欲主義者。其目的必非使人去樂而就苦也。蓋人類有高等性。Spiritual Life 與尋常動物不同。故於普通快樂之外。常有所謂特別高尚之快樂者。此二者。或不可得兼。則毋寧舍其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莊子曰。「民食芻豢。麋鹿食芻。鷓且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蓋人之智度不同。則其所覺爲苦樂者。

亦自不同。故夫婆羅門之苦行。爲涅槃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爲淨土之樂也。耶教之苦行。爲天國之樂也。彼且視此土爲五濁惡世。尋常人所耽肉體之樂。彼以爲天下之至苦。莫過是也。夫人見豚犬之食穢也。輒欲作嘔。庸詎知所謂至人者。不有見吾人聲色貨利之快樂。而欲作嘔者乎。婆羅門教之苦行。向者如邊氏所謂出於其心者。佛說則總是求高尚之樂而已。自固其所。然則邊氏之說。不足以爲難也。雖然。厭世主義行。則人道必破壞。觀於印度。其前車矣。邊氏殆亦有爲而發之言也。

所謂感情說者。謂以己之好惡爲是非者也。邊沁以爲持此說者。其權衡事物也。不以人羣之實際爲尺度。而以一己之感情爲尺度。其中復分數派。(甲)良知派 Moral Sense 謂吾人之本性。能告我以某事爲善某事爲惡也。(乙)常識派。謂以人類之習慣。而知其爲善爲惡者也。(丙)正理派。Rule of Right 謂有萬古不易之理。以明示正邪者也。(丁)性法派。Law of Nature 謂萬物有自然之律。能別其善惡邪正者也。而考此等種種之異說。其立論根據地。一皆歸本於自己之感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主張正理。同論一事。而或謂之善。或謂之惡。言人人殊。推諸良智常識性法等派。莫不皆然。斯皆不遵名學之公例。未定界說。而遽下論斷者也。若是乎。論者之所謂善惡。果皆空漠而無脫殺雜而無準也。

邊沁既取羣說廓清而辭闢之。斷定以苦樂爲善惡之標準。因進論夫有立法之責任者。不可不以保護人類之樂利。而捍禦其苦害爲目的。雖然。苦樂也者。至不齊而常相倚者也。故欲定善惡之標準。不可不先明苦樂之價值。邊氏乃創爲苦樂計量之法。謂苦樂之量有大小。以大樂去小樂者。謂之善。取小樂去大樂者。謂之惡。其計量之法。(一)較苦樂之強弱。(二)較苦樂之長短。(三)較苦樂之確否。(四)較苦樂之遠近。此四者皆直接就其苦樂之本體而可表見者也。(五)較苦樂之增減。謂緣甲樂而生乙樂。緣甲苦而生乙苦者也。(六)較苦樂之純駁。謂緣甲樂而生乙苦。緣甲苦而生乙樂者也。此皆就一人所感受而計之者也。(七)較苦樂之廣狹。即以感受苦樂人數之多寡。爲其價值之差率者也。夫兩樂相切。則取其重。兩苦相權。則取其輕。此人類之公性情也。而尋常寡識之流。往往認大爲小。認小爲大。遂至爲小利害所註誤。而人治日以不進。故邊沁以爲計量之法。不可以不審。卽當取苦樂二者之量。比較相消。其樂

餘於苦者。則名為善。其苦餘於樂者。則名為惡。然後一切行誼之真價值乃出焉。

按節意欲增「較苦樂之先後」一條。蓋苦而後樂者。其樂之量可增倍蓰。先樂而後苦者。其苦之量亦增倍蓰也。此義雖似包含於長短條內。然長短則就同性言。先後則就異性言也。

邊沁又曰。苦樂者不惟隨其量而生差別。亦隨其所自出之原因而生差別。若是者名曰種類差別。種類差別於樂有十四。(一)感覺之樂。事就苦言。所感受者。謂復分爲九。味官之樂。三。視官之樂。三。聽官之樂。八。新奇之樂。(二)富財之樂。(三)技巧之樂。(四)友交之樂。(五)命令之樂。(六)權力之樂。(七)信仰之樂。指宗教之。(八)慈惠之樂。(九)惡意之樂。謂苦者英文之 name。也。人性常有以他人之痛苦爲己之快樂者。其最甚者如強盜。志之非殺人則食不。下咽如孫皓之樂。入與伍。歐門其尋常者。如人等割舌。獸以自益。好觀危險。駭人之戲。則皆其類也。(十)記憶之樂。謂入嘗某種快樂。與往事過境。還而每者。(十一)想像之樂。則既往。現在。未來。皆來。此。(十二)豫期之樂。(十三)聯想之樂。指出前之樂。歷歷如在目前者。(十四)救拯之樂。謂於苦時而以心中。於苦有十二。(一)缺乏之苦。(二)感覺之苦。(三)拙劣之苦。(四)仇敵之苦。(五)惡名之苦。(六)信仰之苦。(七)慈惠之苦。謂見他人或他物受。(八)惡意之苦。謂見已所憎之人或物。(九)記憶之苦。(十)想像之苦。(十一)豫期之苦。苦而心惘然不安者也。(十二)聯想之苦。於諸種中復爲自動他動之二大別。卽慈惠之苦樂。惡意之苦樂。爲關於他人者。其餘皆爲關於己者是也。此就客觀的分類之法也。若就主觀的分類。則復區爲單純苦樂。複雜苦樂之兩種。單純者其感覺只爲一現象者也。複雜者其感覺常含兩現象以上者也。其別復三。(甲)數種之樂相和合。(乙)數種之苦相和合。(丙)一種或數種之樂與一種或數種之苦相和合。尋常人析理不精。往往認複雜爲單純。此苦樂所以屢相衝突。殺亂而失其真相也。

此邊沁苦樂性質分類之大略也。雖然。邊沁所重者。仍在量而不在性質。卽所自出之原因種類。彼意以爲苟其樂之量強弱長短相等。則最粗之小兒玩物。與最優美之詩歌。無所擇。一言蔽之。則邊沁計量之法。卽(第一)比較種種樂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二)比較種種苦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三)比較種種樂與種種苦相消之量之大小。凡百行誼之善惡。以此爲斷。

按邊氏此論。大為時賢所詬病。以為是禽獸之教也。既稱為人。而僅以快樂為無上之目的。則與伊壁鳩魯之育豚學說何異哉。伊壁鳩魯希臘主樂哲學之師也。於是約翰彌勒病之起而損益其說。謂別擇苦樂。不可不兼量與質之二者。不徒校其多少。又當校其高卑。因立出知力的快樂思想的快樂道德的快樂諸名目。雖然。此實與邊沁之說首尾不相應也。夫謂樂有高等下等之分。然其所謂高下者。又將以何為標準而定之乎。彌勒乃云。取決於輿論。Public opinion 是亦不外邊氏所謂感情說中常識之一種。其不免邊氏之呵明矣。且彌勒之意。必以肉慾之樂為下等。以智德之樂為高等者也。若按輿論。則高下不易位者。幾希矣。故論者或謂彌勒用樂利派之名。而襲直覺派。Intuitionist 之實。非無故也。然則邊沁之說。果如論者所譏歟。曰是不然。苟所出擇之術既極精。則必能取其高等者。而棄其下等者。何以故。凡高等之樂。其量必大。下等之樂。其量必小。故高等之樂。必與苦相倚。用邊沁較純之大小。自見。夫樂之最下等者。聲色貨利是也。然聲色之樂。每當酒闌燈灺。雨散雲消。其淒涼更甚於平時貨利之樂。往往心計經營。患得患失。其煩惱亦過於貧子。然則精於苦樂計量之術者。其果何擇也。故由邊氏之說。雖謂天下但有智愚。更無賢不肖可也。其不肖也。皆由其愚也。算學不明。以苦為樂。以害為利也。後官嚴氏曰。天下有淺夫小人。之見不出乎利。然使其規長久。其利則不與君子同。術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於穿窬。何。夫小人。則夫矣。朝金而夕敗。取後此。凡可得應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為利。則何者。為害。即。邊氏之意。邊氏不言魂學者也。故其所謂樂。只在世間。而不及世間。彌氏補之。其理想說高一著。然邊氏之意。雖不及此。若其術則已圓滿無憾矣。彌氏增之。得無跼足耶。得無矛盾耶。樂之最高尚者。莫如佛說華嚴。佛知夫世間樂之無常也。惟無常。故樂之後。將水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此吾所謂較先後。以不可不補入。故母寧取煩惱根而斷之。忍小苦以求長樂。尋常貪肉慾之樂者。佛說謂之認賊作子。故佛最精於算學者也。最善用邊沁計量之法者也。若邊氏則雖能知其術。而未能盡其用者也。抑邊氏學所以為世語病者。猶不止此。天下不明算學之人太多。彼其本有貪樂好利之性質。而又不知真樂利之所存。一聞樂利主義之言。輒借學理以自文。於是競沈溺於淺夫昏子之所謂利。而流弊遂以無窮。邊氏之論。幾於教猱升木焉。故教育不普及。則樂利主義。萬不可昌言。吾之欲演述邊沁學說也久矣。徒坐此兢兢耳。雖然。是豈可以為邊沁咎也。邊沁自教脚治算學。而脚願不治算學。願自託於邊沁之徒。邊沁不受也。學者苟深知此義。

焉。則吾之譯此。其亦免於戾矣。

既定苦樂爲善惡所從出。而苦樂之所從出則何在乎。謂苦樂之種類。謂苦樂以何緣因而生於吾心也。此則論世間以何緣因而有苦樂也。邊沁以爲有兩種制裁。Sanction (一) 天然的制裁。Physical sanction 謂不由人力神力之干涉。任物理自然之運行而生苦樂者也。(二) 政治的制裁。Political sanction 由主權者主或代表主權者法行政官官之意。科以賞罰而生苦樂者也。(三) 道德的制裁。Moral sanction 亦名爲輿論的制裁。其苦樂本無一定。但因相傳之習慣。故有毀譽。有毀譽故有苦樂也。(四) 宗教的制裁。Religious sanction 謂以神明之力。直接而於現世來世加吾人以賞罰。緣是以生苦樂者也。邊沁之提出此四制裁者。何也。彼既以苦樂爲善惡之標準。然則以何術使人爲善去惡。固不可不就其好樂惡苦之性。而利導之。於是所以使人苦使人樂者。不可不留意焉。則此四者是已。邊沁以爲天然之制裁。非可以人力改移也。而宗教之事。又其所最不肯措信者也。故邊沁欲實行其主義以進世界於最大幸福。首自改良政治改良道德之兩端始。

邊沁乃立兩界說。曰箇人之倫理。Private ethics 即屬於道德之制裁者 曰立法之術。Art of legislation 即屬於政治之制裁者 倫理

者。使人能得最大幸福之術也。箇人之倫理者。人人自導引己之行動。使進於幸福之術也。而政府之立法。即所以使全羣之人。得最大幸福之術也。邊沁乃言曰。人道所當勉者有三事。一曰思慮。Prudence 謂對於自己而盡其義務者也。不言他而言思慮者。彼以爲苟能善算善擇。則必不至陷於苦而爲惡也。二曰忠直。Pobity 謂勿毀傷他人之幸福也。三曰慈悲。Benevolence 謂常以增進他人幸福爲心者也。然人何以必要正直必要慈悲之故。邊沁未能明言。雖有所言。亦涉模稜。故後人持以難之。以爲樂利主義。不能成立之證。

按邊沁常言人道最善之動機。在於自利。又常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是其意以爲公益與私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者也。而按諸實際。每不能如其所期。公益與私益。非惟不相和合而已。而往往相衝突者。十而八九也。果爾。則人人求樂求利之主義。遂不可以爲道德之標準。是實對於邊沁學說全體之死活問題也。故後此祖述斯學者。不得不稍變其說以彌縫之。如阿士丁 Augustine 謂樂利主義爲上帝垂示之成典。古羅特 Grotius 謂對於公利之義

務更過於私利。而約翰彌勒亦增計量之法為計質。凡所以為邊氏調護也。雖然其與邊氏立說之根柢。既已相反。故反對派嗤之曰。此樂利主義家之遁詞也。此樂利主義家之降敵也。果爾則樂利主義遂不能成立乎。吾非欲以此主義易天下。故吾不必竭力為之辯護。雖荷辯護之則亦非無說也。日本加藤弘之嘗著一書曰。『道德法律進化之理』。其大意謂。『人類只有愛己之心耳。更無愛他之心。而愛己心復分兩種。一曰純乎的愛己心。二曰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也。愛他心何。以謂之變相的愛己心。加藤之意。謂愛他者。凡亦以愛己也。且有時因愛己之故。而不得不愛他也。此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復分兩種。一曰自然的愛他心。二曰人為的愛他心。人為的愛他心。亦謂之教育心。蓋最後起。積習而成性者也。自然的愛他心。又分為二。一曰感情的。二曰智略的。何謂感情的。蓋己所親愛之人。如父母兄弟。其所受之苦樂。幾與己身受者。為同一之關係。故不覺以其自愛者愛之。蓋如是。然後己心乃安。其愛之也。凡為我之口樂也。此不徒施諸平等者為然耳。乃至手畜之犬。手植之花。亦當推愛焉。所謂感情也。何謂智略的。或愛他以避害。或愛他以求利也。臣之於君也。奴隸之於主人也。其愛之也。畏之也。是避害之說也。彼此通商。而願彼之商務日昌。彼昌而我亦有利也。是求利之說也。兩者皆生於智略也。』云云。加藤之說。實可以為邊氏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智略中之避害的。則愈文明而愈發達。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鏈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且教育日進。則人其求利的則愈文明而愈發達。

情衆生之苦樂為苦樂。故康南海常言。『救國救天下。皆以縱欲也。縱其不忍人之心。則然也。』而譚陽鵬之仁學。更發之無餘蘊矣。若是乎。則感情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一也。強權日行。強權謂強者之權利。其相之。最詳者。所著飲冰室自由。則人之智略。愈擴其範圍。苟不愛他。則我之利害。遂不可得。而將終儕於劣敗之數。計生皆有強權一。篇可參。則人之智略。愈擴其範圍。苟不愛他。則我之利害。遂不可得。而將終儕於劣敗之數。計生權於平民也。皆由智略的愛他心。迫之使然也。講煩此者。尚多不能枚舉。故人不欲自求樂利則已。苟其欲之。則不得不祝全羣之樂利。寢假且不得不祝他羣之樂利。若是乎。則智略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二也。夫邊氏所謂最大幸福者。謂將其苦之部分除去。而以所餘之樂為衡也。而一羣之公益不進。則羣內之人。其所苦必

多於所樂。故真明算學而精於計量之法者。則未有不以公益與私益並重者也。苟猶私爾忘公焉。則不過其眼光之短。思慮之淺。不知何者爲真樂真利。何者爲最大幸福而已。非能應用邊沁之學理者也。由此觀之。則邊沁之說。其終頗撲不破矣。雖然。無教育之人。不可以語此。以其無教育則不能思慮。審之不確。必誤用其術以自毒而毒人也。故邊沁之學說。必非能適用於今日中國之普通學界者也。但以巍巍一大師之言。其影響既已披歷百年。全世界之現象。緣之而一變。則吾學界之青年。又烏可以不研究之。吾故紹介其說而反覆言其真相。至再三焉。其猶有誤會焉。謬託焉者。則非吾之責也。

邊沁之政法論

邊沁之學說。其影響於社會最大者。則政法論也。今一略敘之。

(第一)主權論。主權者。代表一國。而國中一切官職。皆由其所左右者也。邊沁以爲此主權不可不歸諸人民。何則。政治之目的。在爲國民謀最大幸福故。他人代爲謀。不如國民之自爲謀。昭昭然也。但如前此盧梭等所謂國民全體最大幸福者。邊沁以爲其範圍太廣漠。能言而不能行。故不如從多數焉。於是定主權所屬。當在一國中有權選舉之人民。人民必其如何資格然後可有權選舉邊沁則有所論詳下節

(第二)政權部分論。立法行司法三權鼎立之說。自希臘之亞里士多德。既已論及。至孟德斯鳩而大倡之。美國獨立。採其學理。著諸憲法。於是諸國靡然效之。此義幾成金科玉律矣。惟邊沁駁之。以爲有所未備。邊沁曰。若謂國家之政權。盡此三者而已。而其所闕漏者有二。大政。一曰選舉議員之政。二曰解散議會。指半途解散散國會爲行政長官之一任務。今列國解散議會之權。大半在首相。是甚謬也。國會爲一國至重之地位。今不及期而解散。其關係自不輕。行政官者。立法官之次也。今舉此權以畀之。其悖理亦甚矣。至選舉議員。實爲本中之本。源中之源。今之政論家。每視爲民間一瑣事。僅託司法官監督之而已。是不潔源而欲清其流也。故邊沁以爲於三權之上。必更立一政本之權。而此三權者皆自之出。

(第三)論政本之職。邊沁既立政本職。以爲一國最上權。若是則此職當何屬乎。曰。能盡此職之義務者。必在人民。

於何知之。曰徵諸理論而知之。驗之比較而知之。何謂徵之理論。夫政治固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目的者也。國中最大多數者。非人民而誰。人之本性。莫不好其利己者。而惡其害己者。故以此權歸之。其必能盡此責任無疑也。此一證也。凡各人一己之私事。有時不能躬親。而託諸代理人。其以己意所擇之代理人。多能盡職。以此推之。則合各人以成一國。其委託公事之代理人。亦猶是矣。此二證也。何謂驗諸比較。夫以千萬人而謀千萬人之幸福。以視夫一人或數人謀之者。其宅心必較公正。而用意必較周密。彼一人之君主。數人之貴族。雖極賢智。豈願肯犧牲一己之幸福而爲人謀哉。豈願使其他多數人之幸福加已一等哉。此三證也。故邊氏以爲政本之職。舍國民莫屬也。

按邊氏謂常有政本以總此三權。其理固不可易。蓋苟鼎立而不相統。則易陷於政權分裂之弊。而危及國家前途不少也。雖然。凡諸權者。必各有代表之之局院。而其權乃得實行。如國會之代表立法權。政府之代表行政權。理官之代表司法權。是也。若此政本權者。將以何局院代表之耶。邊氏既謂此權在國民。然今日之國。必非能如曠昔之雅典斯巴達。集全國市民之一場也。其勢不得不選舉代議者。若是則亦與下議院之性質。有何差別。徒添出一議院。而於邊氏所謂政本之意。仍無當也。又按余未能得邊氏原著之書。盡讀之。不過據譯本及他書所引耳。竊意邊氏必當有說。以處此姑列所疑。以俟考而近世主張君主

主權說者。或遂以此最上之政本權。謂當歸於君主。而箇人之利益。被蹂躪者多多矣。故立言不可以不慎也。

(第四) 議員全權論。邊氏曰。凡立法官必當有全權。既被舉爲議員。則其在職中不得受他人之掣肘。使之得行其志。以副一國之輿望。而謀人民之利便。此爲第一要事。

(第五) 廢上議院論。邊氏又論議院只可有一。不能有二。其言曰。論者或謂於第一院即下之外。尙當別設所謂第二院即下者。使貴族與平民共政權。此頹舊之謬言也。貴族之世襲。斷此大權。有百害而無一利。夫豺狼害人者也。然時或殺之而用其皮。若夫上院之貴族。其害民甚於豺狼。無力殺之。則亦已耳。既殺之。則並其皮亦不可用也。試舉其害。一曰誤時。蓋每事必經兩院之討論。空費時日也。二曰耗費。蓋既立上院。則其任議員之貴族。勢不可不予以俸廉。以民脂而供國竄何爲也。三曰以少數壓多數。蓋當上院多數之意見與下院多數之意見不合也。而兩院合議之。則下院亦必有少數與上院同意者。若以此獲勝。是真多數爲僞多數所壓也。四曰使政界日加混雜。夫政出多門。非

國家之福也。既有下院以代表民意。而復以上院掣肘之。是帶絲而焚也。其無益也如此。其有害也如彼。故吾以爲上院者。不過貴族政體之餘孽。苟在真文明之國。不可不交夷蘊崇而勿使能殖也。

按約翰彌勒李拔等。皆主張兩院之利。力駁邊氏說。語繁不錄。但今六大洲中。置國會者不下七十國。除日耳曼列邦中有一二小國僅行一院制。餘則皆從二院制。蓋亦利害相權。舍此取彼耶。邊說未盡可據也。

(第六)普通選舉論。下院議員之選舉權。學者有兩異說。一曰普通選舉。二曰限制選舉。而邊氏則持普通論者也。其立法論網之緒言曰。選舉之權利。不可不公諸於衆人。若曰甲宜有而乙宜無。則不可明言其可以無之之理。夫下流貧者之幸福。亦人羣幸福之一部分也。其關係於一羣之榮悴者。與彼上流富者之幸福何擇焉。而爲政者妄生差別焉。此吾所大不解也。夫所以必舉立法權而畀諸民間者何也。將以坊主治者之弄權也。而以此權獨歸於一部少數之人。其矛盾孰甚也。云云。其言可謂深切著明。雖然。邊氏之意。固非能謂全無限制者。不過其限制之法。不以貧富耳。彼又言曰。凡人不論男女。苟未成年者。不得有選舉權。其理有二。(一)未成年者不能躬親各事。勢不得不估待他人。(二)以年限不以人限。則其限不過暫時之事耳。於普通之義無悖也。既而又曰。女子及未成丁之男子。不能識字讀書者。皆不得有選舉權。此邊氏普通論中之限制論也。

(第七)直接選舉論。選舉議員之法。復有兩異說。一曰直接選舉。謂由選者直接投票以舉被選者也。二曰間接選舉。謂由選者投票以舉代選者。復由代選者投票以舉被選者也。邊沁則持直接論。言間接之弊有二。曰使議員對於人民之責任較輕。弊一。間選人數勢必較少。易生朋黨。弊二。

(第八)匿名投票論。選舉法中。又有記名匿名利害之爭。邊氏則主匿名論者也。彼以爲記名有兩大弊。一曰脅嚇。謂富豪之家。其手下傭役服屬之人不少。或不喜其主人而欲舉他人。則有所懼而不敢也。二曰賄囑。謂欲中選者輒以財力通路。使小民貪一時之小利。以放棄正當之權利也。故其立法論網。持秘密之論甚強。

(第九)議員任期論。邊沁以爲每年選舉。於理最完。其利不一而足。而尤著者有二。一曰議員有溺職者。得早罷之。毋使久尸其位也。二曰抑制議員之野心。使其有所懼而不敢害羣也。雖然。其制亦有可難者。曰屢屢選舉。徒滋冗費。

一也。選舉競爭。屢生激動。二也。時期過短。或使一人不能終其議政之業。三也。故邊氏之論。各國實行之者少。而任期不許過長。實天下之通義也。

(第十)論議院起案權。前此各國。或雖有議院。而議員無自起草法案之權。如古代之斯巴達。近世拿破侖時代之法國。是也。邊氏以為議院不可不有此權。其理有三。(一)使起案之權。全歸行政官之手。則議員自放棄其識見。有為之士。無從展其驥足。而議院之政治思想。日以恭微。(二)起案權全在行政官。則當其欲行某弊政也。議院雖得箝制之。至欲求先事防弊之法。則議院之術窮矣。(三)議員若無起案權。惟就行政官所提出之案討論。其得失而已。則議院欲示其實力。惟有反對以廢棄原案之一法。屢激於意氣。或至並其良者而廢之。故惟使政府議院同有起案權。則此三弊者可以調除。

(第十一)論行政官專職。邊氏以為行政官之職。宜以一人專任一事。其理有十五。(1)以一人當其職。則天下之耳目集之。(2)禍害之責。歸於一身。(3)怨恨之來。無人分之。無助之。(4)贖贖之責。無可推諉。(5)有為之舉。無人奪之。(7)人民愛敬。得自專之。此七者皆所以全行政官之道德者也。(8)負責任則不得不發奮。愈發奮則智慧聰明愈出焉。此開官智之妙術也。(9)數人共事。則互相推諉而必惰。一人專責。則無所逃避而自勤。此勸勤勉之法門也。(10)若專權不專屬一人。則不能獨行己見。(11)不能不常詢同僚之意。屢受無謂之疑問。(12)屢起無益之爭辯。(13)以此四障。故施政不能迅速。(15)以此五障。故屢失時耗費。為國家之累。此六者皆所以除行政之阻力者也。

按前述邊氏所論立法官各條。在泰西立憲國。固屬最切之問題。以今日中國觀之。則貧子說金而已。獨此條則直按以針砭中國時弊之言也。天下安有一部七長官。今制各部皆有一官而能舉其職者哉。

(第十二)行政首長論。行政官必有首長。即清君主或大總統而此首長當由世襲乎。當由選舉乎。邊氏則主張選舉之說。其言曰。無論何種政體。其掌行政之大權者。不可不自人民出身。苟非爾者。必為人民之敵。專制君主固敵也。立憲君主亦不免於敵。若使一國人立於其治下。是受治於敵人也。

按或有疑於此說。謂如今日英國。號稱政體最美之國。是邊氏之說。得毋太酷乎。不知英國行政之首長。實在人民

出身之大宰相。若國王則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參觀君主無責任一篇自明

(第十三) 行政官責任論。邊沁曰。凡立一法者。必以其法之實行爲目的。欲其實行。則必使之有不得不實行者。此責任之所以必當明也。苟其不明。則所謂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宗旨。遂將掃地。明之之實奈何。則懲罰是也。論者謂僅以賞舉。可以勸職。雖然。畏罰之念。過於趨賞。是人類之天性然也。故與其特賞。毋寧特罰。罰行政官有三法。一曰治罪。二曰廢刑。三曰褫職。是也。故必據此三要以定條例。將議院彈劾之權。著諸憲法。然後責任之實乃可舉。雖然。又不得法律上之懲罰而已。若輿論。亦一種無形之法制也。然必在立憲之國。政治一切公布。言論一切自由。然後輿論乃有力。故苟無憲法。無民權。而欲以他力箝制強暴病民之政府。其道無由。

(第十四) 論選擇司法官之法。邊沁曰。使人民自選立法官。宜也。使之並選司法官。非所宜也。蓋司法官之性質能力。孰適孰不。決非人民所能知也。苟使其選之。則一政黨之首領。必有與法官相結託而謀其私利之事。是實公益之誣賊也。或有謂使議院公舉之者。邊沁以爲議院不能知司法官性質能力之適否。與人民同。又有謂由行政官委任之者。邊沁謂其弊有三。(一) 行政官決不能知誰某之可當此職。(二) 使行政官選司法官。則權力集於一處。其危害莫大焉。(三) 行政官與司法官相結。則立法權必爲所蹂躪。故邊沁謂必當定一資格。而使法官中合於此資格者一人或數人。專任選舉之事。雖然。彼又論法官若有失職者。則當由人民投票以彈劾之罷免之。然約翰彌勒謂此論流甚多。反開法官以趨避之路云。

(第十五) 論陪審官。陪審官之制。孟德斯鳩李拔等皆極稱道之。惟邊沁則大以爲不可。其言曰。裁判之有陪審。非無利於。然利不足以償弊也。故非萬不得已。必不可用。請舉其弊。(一) 使法廷有纏擾紛雜之憂也。(二) 使法官對於公衆而輕其責任也。(三) 選擇陪審人。甚覺繁難。徒使一人或衆人。即指陪審人而言空費其日力也。(四) 訟獄不得速決。使原被兩造。俱生煩厭也。邊沁於是別立准陪審官之法。即於每府縣中定一資格。擇出若干人。以抽籤之法。使應其役。苟遇疑難之案。則徵集之云。

此邊沁氏政法論之大概也。要之邊氏著書雖數十種。其宗旨無一不歸於樂利主義。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如常山

蛇陣。首尾相應。圍滿周徧。盛水不漏。雖謂樂利主義之集大成可也。更以一言概括之。則邊氏之意。以為凡舉一事。立一法。不論間接直接。苟能使過半之人民得利益者。皆可取之。其使過半之人民蒙損害者。皆可捨之。無論世俗所稱。若何大聖。若何鴻哲。若何明君。若何賢相。苟其所發論所措施。與此正鵠相繆戾者。則昌言排擊之。無所顧慮。無所徇避。快刀斷亂麻。一宰碎黃鶴。善哉善哉。此所以邊氏之論一出。而全地球之道學界政治界。劃然為一新紀元。蓋有由也。更質言之。則邊氏實英國學派一重要之代表人也。英國今日樂利之結果。其食邊氏之賜者。非一二也。邊氏亦人傑哉。若夫貌襲其似。不究其原。以獨樂獨利。而自託於邊氏之徒。恐邊氏有知。必當戟手於九原曰。是非吾子。吾賊也。邊氏之說博大精深。其著書浩如煙海。著者既未能徧讀。而各譯本中亦未有薈萃其精義為一編可供重譯者。西籍中當或有之。恨未得見。本篇之作。以有限之日力。涉獵原著。兼取材於各書所徵引者。頗極艱辛。雖然。東鱗西爪。其不能盡揭邊氏學說之精華。無漏無誤也。明矣。茲將所引用書目列後。學者欲窺全豹。請更就左記各籍而瀏覽之。

陸奧宗光譯

利學正宗

邊泌原著

Theory of Legislation.

中江篤介譯

理學沿革史

網島榮一郎著

西洋倫理學史

同

主樂派之倫理說

山邊知春譯

倫理學說批判

竹內楠三著

倫理學

田中泰麿譯

西洋哲學者略傳

杉山藤次郎著

泰西政治學者列傳

小野梓著

國憲汎論

岡村司著

法學通論

有賀長雄著

政體論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王黃

二十世紀之天地。開其幕者今已一年有奇。此年餘之中。名人著述。鴻篇鉅製。貢獻於學界者。固自不少。而求其獨開蹊徑。卓然成一家言。影響於世界人羣之全體。為將來放一大光明者。必推英國頡德 Benjamen Peirce 先生今年四月出版之「泰西文明原理」一書。

頡德者何人也。進化論之傳鉢鉅子。而亦進化論之革命健兒也。自達爾文種源說出世以來。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為之一變而已。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羣學。宗教學。倫理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斯賓塞起。更合萬有於一爐而冶之。取至殺至隨之現象。用一貫之理。而組織為一有系統之大學科。偉哉近四十年來之天下。一進化論之天下也。唯物主義昌。而唯心主義屏息於一隅。科學此指狹義之科學即中國所謂格致。盛而宗教幾不保其殘喘。進化論實取數千年舊學之根柢而摧棄之翻新之者也。

進化論之功在天壤。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以斯賓塞之睿智。創綜合哲學。自謂借生物學之原理。以定人類之原理。而其於人類將來之進化。當由何途。當以何為歸宿。竟不能確實指明。而世界第一大問題。竟虛懸而無薄。故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學者。以科學破宗教。謂人類乃由下等動物變化而來。然其變化之律。以人類為極點乎。抑人類之上。更有他日進化之一階級乎。彼等無以應也。』赫胥黎亦曰。『斯賓塞之徒。既倡箇人主義。又倡社會主義。』即人羣主義然此兩者勢固不可以並存。甲立則乙破。乙立則甲破。故斯氏持論雖辯。用心雖苦。而其說卒相消而無所餘。『此雖過激之言。亦實切當之論也。雖然。麥喀士赫胥黎雖能難人。而不能解難於人。於是頡德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書。名曰人羣進化論 Social Evolution 以解此問題。

頡德以為人也者。與他種動物同。非競爭則不能進步。或箇人與箇人競爭。或人種與種人競爭。競爭之結果。劣而敗。

者滅亡。優而適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而此進化的運動。不可不犧牲箇人以利社會。即人。不可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故挾持現在之利己心。而謬託於進化論者。實進化論之罪人也。何以故。現在之利己心。與進化之大法無相關。故非惟不相關。實不相容。故此現在之利己心。名之爲「天然性」。頤德以爲此天然性者。人性中之最「箇人的」。「非社會的」「非進化的」。其於人類全體之永存之進步。無益而有害者也。

頤德以爲人類之進步。必以節性爲第一義。節性者何。有宗教以爲天然性之制裁是也。苟欲羣也。欲進化也。必不可不受此制裁。宗教者。天然性之反對者也。補助者也。常有宗教以與人類天然之惡質相抗。然後能促人羣之結合。以使之進步。故宗教家言。未有不犧牲箇人現在之利益。以謀社會全體未來之利益者。宗教之可貴。在是而已。

頤德以爲論人羣之進化。不可不以生物進化之公例爲其基礎。因首引達爾文之學說以爲前提。達氏之學說。其根本思想有二。

第一 一切生物皆有非常之繁殖力。無論何種生物。苟一任其生殖。而無他力以阻之。則其一雄一雌所產之子孫。必至布滿地球。此繁殖力。以幾何級數而增進。

第二 凡一切生物。惟適於境遇者乃能生存。故常順應於境遇。而遞有所變化。其變化之結果。則遺傳於其子孫。而此之變化。非獨在外形爲然耳。即內部之機關亦然。即心理之機能亦然。

因此二者。而自然淘汰之公例出焉。自然淘汰者。謂生物雖特其繁殖力。可以生存。然以其所產太多之故。不得不競爭。競爭之結果。於是大部分歸於滅亡。而生存者不過一小部分。當其競爭之際。各生物皆有自變化之能力。其變化雖小。而一以適於境遇爲主。於是優而適者獨存。遺其種於後。一切生物。依此公例。經無量世無量劫。以至今日。其間所經過之境遇。至複至雜。故其身體之組織。心智之機能。亦隨之以日趨複雜。一言蔽之。則一切生物。皆常受外界之牽動。而屢變其現在之形態而已。

此實達爾文學說之大概。舉數千年之舊思想。翻根抵而廓清之。爲科學界哲學界起大革命者也。雖然。達氏之所謂優。所謂適者。不過專指現存箇人之利益。或其種族多數之利益而已。達氏之言曰。「無論何等生物。必常常變其狀

態。使有益於己。然後可以生存。』顧德氏以爲達氏進化論之中心點在此。其所以不完滿者亦在此。

顧氏以爲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數。得最適之生存。而所謂最大多數者。不在現在而在將來。故各分體之利益。及現在全體之利益。皆不可不犧牲之。以爲將來達此目的之用。於是首明現在必滅之理。與現在滅然後羣治進之義。乃進言曰。以尋常人之識見。有最貪者生也。壽也。所最惡者死也。天也。然死之與天。有大關係於進化

功用者存。何則。彼高等生物下等生物之別。非以其住世之久暫爲差。而以其傳種之長短布種之廣狹爲差。按若以久暫第其高下則動物之壽視人類爲長者多矣。故高等生物。其壽命不特不加長而已。往往愈進於高等而其壽愈短。種族之所以能發達

有時固賴長壽。有時亦賴短命。使當外界境遇變化甚劇之際。則惟短命者乃可與之相應。何以故。惟短命則交代之事屢起。於是乎其習性其狀態其性質等。變化甚速。得以適於時代而自存。苟不爾者。以長壽而保持舊態。變化甚緩

不能與外界之變遷相追逐。則其競爭必敗北。而日歸漸滅。夫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過爲達彼大目的之全體之過渡而已。其所以有死。亦卽爲達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故死也者。進化之大原也。

顧氏以爲凡物之不進化者則無有死。彼下等簡單之生物。以單細胞結集而成者是也。故其一箇之生物體。俄然可剖分以爲二箇焉。更可剖分以爲四箇焉。分裂又分裂。繁殖以至巨萬而終不死。若是者謂之無限之生命。高等進化

之生物則不然。其種族皆有平均一定之壽限。及限而不得不死。若是者謂之有限之生命。今使既列於高等生物。與他高等者相競爭。而生命仍復無限。則他族之屢屢交代者。其子孫皆多變化。而有順應境遇之資格。我乃持舊態以

與之競爭。其種族之敗亡。可翹足而待也。故死也者。進化之母。而人生之一大事也。人人以死而利種族。現在之種族以死而利未來之種族。死之爲用不亦偉乎。夫既爲未來而始有死。則亦爲未來而始有生。斷斷然矣。

案死之爲物。最能困人。記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既生而必不能無死。是尋常人所最引爲缺憾者也。故古來宗教家哲學家。莫不汲汲焉研究「死」之一問題。以爲立腳點。嘗綜論之。約有八說。儒家之教。以爲死而有不

死者存。不死者何。曰名。故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何而與日月爭光。若何而與草木同腐。此儒家之所最稱也。其爲教也。激厲志氣。導人向上。然只能引進中人以上。而不能範圍中人以下。

美猶有憾焉。此其一道家之教。厥有三派。一曰莊列派。以爲生死齊一。無所容心。故曰。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其爲教也。使人心志開拓。然放任太過。委心任運。亦使人彷徨無所歸宿。此其二。次爲老揚派。以爲死則已矣。毋寧樂生。故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耳。孰知其極。其爲教也。使人厭世。使人肆志。傷風敗俗。率天下而禽獸。罪莫大焉。此其三。又次爲神仙派。以爲人固有術。可以不死。於是煉養焉。服食焉。其愚不可及矣。此其四。此皆中國之言也。蓋聖教不以死爲更無地專故所言者惟入世間之事其在域外。則埃及古教。雖死之後。猶欲保其遺骸。於是所謂「木乃伊」術者。其思想何在。雖不能確指。要之出於畏死而欲不死之心而已。此其五。印度婆羅門外道。以生爲苦。以死爲樂。於是有不食以求死者。有餓蛇虎以求死者。有臥轍下以求死者。厭世觀極盛。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其六。景教竊佛說之緒餘。冥構天國。趨重靈魂。其法門有可取者。然其言末日審判。死者復生。是猶模稜於靈魂軀殼之間者也。其解釋此問題。蓋猶未確未盡。此其七。佛說其至矣。謂一切衆生。本不生不滅。由妄生分別。故有我相。我相若留。則墮生死海。我相若去。則法身常存。死固非可畏。亦非可樂。無所罣礙。無所恐怖。無所貪戀。舉一切宗教上最難解之疑問。一喝破之。佛說其至矣。雖然。衆生根器。既未成熟。能受者蓋寡焉。此其八。八家之宗旨。雖各不同。要之皆離生以言死。非卽生以言死也。所論者既死後之事。非未死前之事也。出世間之言。非世間之言也。宗教家言。非科學家言也。其以科學談死理。圓滿透達。顛撲不破者。吾以爲必推頤德氏此論。夫死之困人也至矣。雖有英雄豪傑。氣概不可一世。一語及此。鮮有不嗒然若喪。幡然改其度者。公德之所以不能盡。羣治之所以不能進。皆此之由。頤氏此論。雖未可爲言死之極軌。然使人知有生必有死。實爲進化不可缺之一要具。爲人人必當盡之一義務。夫其必不能免也。既如彼。而其關係重大也。又如此。等是死也。等是義務也。其奚擇哉。奚佈哉。奚饒哉。以此論與孔佛耶諸大宗教說並行。則人庶不爲此問題所困。而世運可以日進。頤氏所以能爲進化論革命鍾子者。在此焉耳。

頤氏又言。凡物之有男性女性之別也。亦非爲現在也。非爲生物各箇之利益也。凡以爲未來計。使適應於時勢。而速其變化之率也。有兩生物於此。則必各經過其特別之境遇。各自發達。各有其過去所受之特色。因使之結合焉。調和

焉。俾其傳其特色於其子。則比之僅傳單一之特色者。其必有所優矣。欲結合兩物之特色。不可不結合其含此特色之細胞。此男女之事所以為貴也。凡生物之由生而至死也。其間體內細胞。又屢屢變化。故當其受生也。既受祖宗傳來各種複雜之特色。及其成長也。又自有所受外界薰染之特色。復加於舊特色之內。而一併貢獻於其子孫。此乃種族之所以日進也。然則人生數十寒暑。所以常轉旋其體內細胞而變化之者。凡亦為未來計而已。

自然淘汰既以未來為目的。故生物既全為未來而存立。故凡為未來而多所貢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代未來而多負責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故勤勞於為未來者。則為優為勝。怠逸於為未來者。則為劣為敗。不見夫動物乎。最下等者。產卵則放任之。不復顧。故其卵及其幼兒之大多數。皆常滅亡。稍進至鳥類。則孵其卵而復養育之。更進至哺乳動物。則養育其兒之勞愈多。而在生物界愈占高等之位置。物既有之。人亦宜然。

頤德既定此義為進化論之標準。因持之以進退當世之學說。其言曰。『進化之義。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今世政治學家羣學家之所論。雖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視現在。於未來少所措意焉。是可為浩歎也。如所謂社會論。國家論。人民論。民權論。政黨論。階級論。等。雖其立論之形式不同。結論各異。而其立脚點。常在於是。即如近世平民主義之新思想。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不過以現在人類之大多數為標準而已。其未來之大利益。若與現在之大多數利益不能相容。則棄彼取此。非所顧也。試條論之。自百年以前法國大革命所自出之思想。以迄近世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稱述之學說。其最精要之論。不過以國家為謀公衆利益之一機關而已。胎孕法國革命者。若康輒。若希比沙士。若志的羅。若達廉比爾。諸家。皆「以社會為箇人之集合體。故不可不以箇人之利益為目的。社會之義務。即為現時組織社會之人汲汲盡瘁是也。」其意義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盧梭祖述此說而益倡之。混國家與社會為一。其所重者亦在國家多數人民之利益。亦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英國平民主義。首倡之者為斯密亞丹。其所著原富。發揮民業之精神。建設恒產之制度。破壞過去之習慣。以謀現在之利益。而於未來一問題。蓋闕如也。斯密所發起之新思想。經邊沁。阿士丁。按日入常譯為奧斯占士爾勒。按約翰彌勒之父也瑪兒梭士。理嘉圖。按二人皆生計學家約翰彌勒諸賢之講求。益臻完備。皆以現在幸福為本位。以鼓吹平民主義者也。邊沁以為

羣學之理想。在於增進一羣之利益。而一羣之利益。即合其羣內各人之利益而總計之者也。一切道德。皆以此為根原。能自進己之利益者。謂之善行。反是謂之惡行。為利益而犧牲義務可也。為義務而犧牲利益不可也。若此者。世稱之為樂利說。實現在主義之極端也。按威氏所論邊氏不無太此等思想。自經約翰勒彌引申發明之後。以未曾有之勢力。深入於英國人之腦中。斯實可謂近世自由主義之導師也。然其流弊所存。固有不能為諱者。約翰勒彌學貫百家。識絕千古。其高深博大之理想。向吾所大敬服。雖然。其所論亦以現在之利益為基礎。僅能言國家之所以成立。而於人羣之進化。仍無關也。夫國家非人羣之一機關乎。以彌勒之達識。生當進化公例大明之日。而於「現在者非為現在而存。實為未來而存」之理。竟不克見及。不可謂非賢者千慮之一失也。斯賓塞以進化哲學。倡導學界。其大功固不可及。至其羣學之思想。亦不免與彌勒同病。斯賓塞屢言犧牲過去以造現在。而不言犧牲現在以造未來。無他。重視現在太過。見有所蔽。而於現在必滅之理。未嘗厝意也。雖然。斯賓塞非全忘未來者。彼嘗言曰。人羣之進化。實由現在之利益與過去之制度相爭。而後勝於前之結果也。又曰。國界必當盡破。世界必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於未來者也。雖然。彼其所根據者。仍在現在。彼蓋欲以現在國家思想擴之於人類統一之全社會。未足真稱為未來主義也。其在德國。有所謂唯物論者。有所謂國家主義者。有所謂保守黨者。有所謂社會黨者。要之悉皆以現在主義為基礎而已。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之箇人主義。尼志埃為極端之狂派。死其勢力披靡全歐。世稱十九世紀末之新宗教。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之劣者所鉗制。二者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現在。而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顏德氏既廣列諸家之說。一一駁難之。因斷言曰。十九世紀者。平民主義之時代也。現在主義之時代也。雖然。生物進化論既日發達。則思想界不得不一變。此等幼稚之理想。其謬誤固已不可掩。質而論之。則現在。實未來之犧牲也。若僅曰現在而已。則無有一毫之意味。無有一毫之價值。惟以之供未來之用。然後現在始有意味。有價值。凡一切社會思想。國家思想。道德思想。皆不可不歸結於是。此實顏德著書之微意也。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王賁

大哉。亞里士多德。生乎二千年以前。而今世之言哲學者。言名學者。言數學者。言天文學者。言心理學者。言倫理學者。言生計學者。言政治學者。無一不崇拜之。以爲鼻祖。以爲本師。試一繙泰西汗牛充棟之科學書。觀其發端處敘述本學之沿革。無論何科。無不皆推本於亞里士多德。於戲。大哉亞里士多德。吾欲一一臚舉其學說。則恐累十數萬言。猶不能盡。今他勿論。先論政治。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希臘之雅典人。生於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四年。卒於同三百二十二年。柏拉圖之弟子。梭格拉底之再傳弟子。而亞歷山大王之師傅也。古代之文明。極盛於希臘。希臘之文學。皆萃於雅典。雅典之學術。集成於亞里士多德之一身。亞氏者。實古代文明之代表人也。而所謂 *Politics* 治學之一科學。所以能完全成一顯門。漸次發達。以馴致今日之盛者。其功必推亞氏。故欲治此學。不可不以亞氏學說爲研究之初槩。

先是亞氏之師柏拉圖。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 *Republic*。鼓吹大同理想。以爲大同之世。人不得獨妻。其妻獨子。其子不得有私財。貨不藏已。力不爲己。則姦淫不興。盜竊不作。而世乃太平。參觀本集生計學沿革小史稿此實與中國禮運之徵言大義相暗合。而理想家之極軌也。奈其事終非此五濁惡世之所得行。其境終非此萬數千年內之人類所得達。於是賢弟子亞里士多德起而損益補正之。然後政治學之鵠乃立。柏氏之說。如駕輕氣球。縱觀宇內。倏構華嚴樓閣於一彈指頃。亞氏之說。則不離平地。不厭塵濁。徐取此世界而莊嚴之再造之者也。柏氏以倫理學與政治學混視爲一。而亞氏則區別之。亞氏非捨棄理想。而其理想必務與事實相緣附。此其所長也。

亞氏乃博觀人羣之現象。及希臘列國當時之政體。以求國家起原發達之跡。以爲人之爲羣。始於家族。家族相集。次成村落。村落團結。次成國家。雖然。以進化次第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爲稍後。以人生目的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爲尤要。何也。必至於成國家。然後人道乃完。國家猶全體也。國家以內之諸結集。猶肢官也。無全體則肢官亦無所附。亞氏乃言曰。「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其好爲政治。天性然也。」又曰「苟不恃羣不恃國而能自生者。必非人類也。」

非高於人類之諸神。卽下於人類之禽獸也。亞氏持此義。斷定國家爲人道不可須臾離之物。其成之也非偶然。其存之也非得已。此卽亞氏之政治起原論也。

按柏拉圖言人之所以相羣。全爲謀生計上之便利。其理不如亞氏之確。

又按亞氏謂人之天性善爲羣。其所謂天性者有二義。一渾純之天性。指其未發達者而言。二完全之天性。指其已發達者而言。故最初之生民。雖非能合羣而爲政治。然此不過如小兒之不能善飯。非其性之不能。實其性之未至耳。故必至合羣爲政之後。然後真性乃見也。

次論國家之性質。亞氏以爲國家者。結集而成體者也。而其結集之者。實惟國民。按原書作市民。蓋希臘之國家。實以國民爲便。故當時有市民無國民。今爲便。故欲知國家之性質如何。當先知國民之性質如何。亞氏乃爲界說三條。

第一 國民者非同居一地之人。皆可冒此名也。若外國人之流寓者。若奴隸。皆同居此地。而不可謂之國民。

第二 國民者非僅有裁判上之權利。卽可冒此名也。雖非國民者。藉條約之規定。亦得有裁判上之權利。按如外。訟賦亦帶一體審判之。而於國民之資格無與也。又如未成年者。老而退者。嘗犯罪失公權者。外國人之爲後於本國者。皆非完全之國民。

第三 真國民者有權以參預一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政務。得任一切之官職。無有限制者也。

按亞氏之釋國民。其義有未盡。然二千年前之學說。勢不能如今日之完備。此不足爲亞氏病也。凡讀斯篇者。皆作如是觀可也。

又按今日我國國民之資格。恰與亞氏所列第二條者相類。未足稱爲完全國民也。

亞氏最有功於政治學者。在其區別政體。彼先以主權所歸或在一人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爲四種政體。一曰君主政體 Monarchy 二曰貴族政體 Aristocracy 三曰民主政體 Polity or Democracy 此實數千年來言政體者所莫能外也。亞氏又不徒以主權所在爲區別也。更以行此主權之手段或正或不正而細判之。於是乎三種政體。各有變相。都合爲六種。其君主政之不正者。謂之霸王政體 Tyranny 其貴族政之不正者。謂之豪族政體 Oligarchy 其民主政之不正者。謂之暴民政體 Ochlocracy 至其正不正於何判乎。凡以公意謀國家之公益者。則無論權在

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謂之正。以私意謀一己之利益者。亦無論權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謂之不正。按此亞氏政體論之大略也。其三種分類。後世談政體者莫不徵引之。蓋未有他種區別更善於彼者。故相沿而不能易也。雖然。當知亞氏所指三種政體。與近代之三種政體。皆大有異。古代君主政體與近世君主政體所異者何。近世之君主。比於古代之君主。其實權更強且大也。近世專制君主。以行政之職。兼立法之權。古代則無是。古代之人羣。實無所謂立法之思想存也。所謂法律者。不過因前古之習慣。循績奉行。其君主未嘗有獨布一法令破壞一羣之習俗。以厲行之者也。故古代之君主。其專制權雖能行於臣民之上。而不能行於法律之上也。非如近世之專制者。無服從法律之義務。繪言一出。萬法皆空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古代貴族政體與近世貴族政體所異者何。欲觀近世貴族政體之真相。宜借鑒於英國。英國自十九世紀初葉以前。名為有限君主政體。A Limited Monarchy。實則純然貴族政體也。前此英國國王及上議院。有左右下議院之權力。實則與一國之代表也。至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五年。三次改革國會條例。至今貴族政體之跡全熄。英國之貴族政體。其貴族非自認爲我即國家。不過行政治上之監督權耳。古代不然。古代貴族乘政之國。不以一國中全體人民爲組織國家之分子。惟以少數之貴族爲組織國家之分子。而其餘小民。皆爲附屬物也。學上之謂如輕氣養氣兩分子組織成水。舍此則無水也。人民全體爲分子組織成國家。舍人民則無國家。亦猶如古代貴族不熱性。以已爲組織成水之分子。其餘小民則視爲浮於水面之物也。不審惟是。古代所謂民主制度。其實猶不能如近世之貴族制度也。何則。彼所謂有公民權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耳。自餘則謂之奴隸。不謂之臣。亞氏所生之雅典。號稱最文明之國也。然當時公民數不過萬六千。其奴隸殆十倍之。又亞氏不以奴隸之制爲非詳見下節。以此少數之公民爲一國之分子。舍彼之外。則無有國家。謂非貴族如何。至其當時所謂貴族政治者。又於此少數之中而更少數者也。此其所以與今制劃然也。古代民主政治與今世民主政治所異者何。(其一)則如上所述。古代民主之與貴族。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也。(其二)則古代之民主政體。其會議國事也。凡有公民權者。皆躬列其席。雅典是也。今則不然。人民不能人人皆列席。惟投票選出代表人。使代已發表意見。故古代之民主制。其民有直接之參政權。今世之民主制。其民僅有間接之參政權也。古代之制。惟在小市府可以行之。幅員稍寥廓。則勢不能集。所以羅馬統一全歐以後。其民主政治不能徧及。不能久存也。今世之制。則雖合全球爲一國可也。此又其所以爲異也。要之知人論世。乃得其真。讀亞氏

之書。當審彼二千年前之羣治何如。若徒以今日之眼觀之。未有不在在窒礙者也。

又按貴族政體。極盛於古代。直至百年以前。其德猶未衰。自今以往。殆將滅絕矣。今日天下萬國。既無復有一貴族政體者存。故亞氏之分類。雖直至孟德斯鳩猶探之。及近世則漸廢不用。據政治學者所分。大率為獨裁政體合議政體兩大類。而其中復分子目焉。參觀中國專制中國通行舊譯。有所謂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者。其名號稍悖於論理。蓋所謂君主者。殆指專制君主言。所謂君民共主者。殆指立憲君主言。然立憲君主。固不能謂之非君主也。此其所以為失當也。然則今日而言政體。當刪出亞氏所列貴族一項。惟存君主民主二者。而君主之中。復區為專制立憲兩子目焉。斯為得矣。雖然。君民共主四字。一極良之名詞也。吾蓋不忍舍之。然則雖稍謬論理而徇俗稱。亦未始不可也。要之君民共主之一政體。實過渡時代最妙之法門也。其制固不可以久。然在今後數百年間。保持治安。增進公益。道未有善於是者。此種政體之出現。實由進化自然之運使然。亞氏之時代。勢不能預構此思想。亦無足怪。君民共主之政治。濫觴於英國。英國之政權。不徒合君與民二者而為一也。又合君與民與貴族三者而為一。亞氏所舉三種冰炭不同器之政體。今乃合一爐而冶之。此又亞氏所不及料也。

又按亞氏以三種政體。並其變相。合為六種。孟德斯鳩。則刪其貴族變相民主變相二者。定為四種。此實無理之分類也。夫正不正至無定形也。試請亞氏於君主與暴君之間。貴族與豪族之間。民主與暴民之間。而釐然畫出一界限。曰。如何之程度則屬於甲。如何之程度則屬於乙。吾知其難矣。譬吾中國君主。堯舜湯武之為令辟。秦政隋唐之為民賊。夫人而知矣。然此二者之相去。其間不啻千百級。級級之程度互異。夫孰能取而武斷之。曰。自某級以上。皆正格之君主政體。自某級以下。皆變相之君主政體也。推之貴族民主兩項。亦復如是。故吾有以知亞氏六種分類之法不可行也。吾以為不論及正不正則已耳。苟論及此。則惟民主為正。而其餘皆不足以當此名也。何也。國者民之結集體也。民之在國。猶血輪之在身也。血輪有一窒塞。其全身為之不甯。故主權之當在民。此事理之至淺而無待煩言者也。然則民主亦有不正者乎。曰。有。法蘭西大革命時代是也。彼其時實非多數為政。仍少數為政也。託民主之名而無其實者也。然則自餘兩政體亦有優劣乎。曰。貴族政體。無往而不賊民者也。既非所以保一國之自由。

亦非所以保一國之秩序。貴族政體之爲劣體。不俟辯也。然各國大率無不經過此級。但爲時有久暫。範圍有廣狹耳。若夫君主政體則異。當人羣之初立也。人皆率其惡性。以至於野蠻之自由。爭奪相殺。靡有己時。無法律。無制裁。故非有強有力者。行威嚴以鎮壓之。則其羣終不可得就。君主政治者。初民時代之恩人也。是故此種政體。在今日則謂之不正。而在古代則謂之正。雖然。其所謂正者。與民主之正有異。吾聞佛之說法。有實有權。權法者何。因衆生根器未成熟。而別開一方。便法門以導之。使由迷而漸入悟也。及既悟矣。則權法在所必當捨。苟不爾者。謂之「法執」。而法轉爲迷因矣。故權法在。小乘教謂之正。在大乘教謂之不正。君主制度亦然。既過其時。不可不舍。所謂權正非實正也。故吾以爲不

論正變則已。荷論此。則六者之中。五皆變而惟一爲正也。且亞氏所謂正變者。其區別在一謀公益一謀私益云爾。謂君主貴族爲政之時。而能後其私利。以先人民之公益。若此者。雖故書雅記。時或附會而樂道之。至其實事。吾未之見也。有強權者。恒濫用其權。人類之天性然矣。故亞氏所謂三種正格者。雖未嘗不可懸之以爲鵠。若夫徵諸歷史上。恐億劫而不一遇也。雖然。同一謀私益也。在多數人。民自謀之。則私也。而反爲公矣。故依亞氏之論理。惟民主政體有正之可言。其餘皆無可言也。若民主而仍有不正者。則必其非真民主也。否則當應用權法之時。而誤用實法也。

亞氏又論政體腐敗之由。及其革命循環之狀。以爲凡一國之始立也。其最初之政體。必爲君主政體。所謂武人爲於大君也。以其強有力故。故能統率羣落。掌握主權。整齊團結。以成一國之形。此爲第一級。即君主政體及後此傳國於子孫。子孫漸忘開創之艱。不復率由祖法。以謀國家人民之公益。專制恣行。民不堪命。此爲第二級。即寡主政體專制之弊。既極。於是其臣下有起與爲難者。叛亂滋生。其結果也。倡亂之諸首領。代起以掌握政權。市筐篋之恩。結人民之歡。以自固其位。此爲第三級。即貴族政體及貴族政體既確立。漸無藉人民之助。於是益恣肆以徇私利。其黨與多。其團體大。故其害人民之自由。壞羣治之秩序。比於一人之君主。其禍尤烈。此爲第四級。即衆族政體及其極也。民不聊生。於是多數者相率蹶起。致成劇烈之革命。革命以後。除公害。興公益。國乃大治。是爲第五級。即民主政體及其末流。民主之治。漸老且衰。國民漸失其敬重法律之念。瀆其平和禮讓之風。馴至於無政府之慘狀。此爲第六級。即暴民政體於斯時也。有一二梟雄傑

點者起焉。煽惑愚民。自植權力。羽翼已就。遂覬天位。至是復廻轉於第一級。而君主專制政體再興。而革命循環之圈一周。君主政復興之後。其第二次循環。亦復如是。善惡相積。治亂相尋。如是遞嬗。以至無窮。

按亞氏此論。與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者。其理想正同。雖然。此未足以爲政治之真相也。此蓋亞氏據其有生以前所經之歷史。而推測將來耳。實則後此地球上諸國。從未有依此定例以爲循環者。夫創業者多善政。繼體者多弊舉。此在君主貴族兩政體。或有然。至於民主之治。其現象適與此相反。草創伊始。民未習於自治。法律未備。風俗未醇。往往罅漏百出焉。行之數十年百年。經驗日多。逐漸改良。遂能成爲完全真民主之治。此近世歐洲諸國之明效大驗也。亞氏所謂山第五級變爲第六級者。在古代希臘羅馬。雖嘗有之。然彼非真行政耳。苟真行政。則進矣。斷未有能退者也。吾請更以佛理譬之。學佛者以成佛爲究竟。當其未成佛也。則輪廻循環於天人六道中。或受天身。或受龍身。或受人身。或受餓鬼畜生身。於彼於此。其變相不可究詰。亦無一定升降之次第。而惟視其所造業以獲報果。苟一旦成佛矣。則斷未有復能墮落者也。苟猶墮落。則必其所到者仍非佛地也。政治亦然。政體以民主爲究竟。當其未至民主也。則沈疴循環於民賊之下。或遇仁君而爲君主政。或遇暴君而爲霸王政。或遇共和而爲貴族政。或遇橫強而爲豪族政。或遇亂賊而爲暴民政。於彼於此。其變相不可究詰。亦無一定進退之例。而惟應其時勢以生波瀾。苟一旦成民主矣。則斷未有復能墮落者也。苟猶墮落。則必其所行者仍非民主也。不觀夫美法二國之比較乎。美國自獨立以來。所行者真民主也。吾敢信其自今以往。更歷千萬年。斷未有轉爲君主政體。或貴族政體者也。法國大革命之時。所行者非真民主也。故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凡八十年中。復戴君主者三度。改易憲法者二十一次。大亂禁禁。幾無寧歲。無他。未至其究竟。則然耳。故孟子一治一亂之言。非吾所敢從也。吾以爲不求則已。苟治未有復能亂者也。雖美國今日之治。猶未可謂之到治。而以佛語譬之。使治而復亂。則則美國殆已到辟支獨覺位。猶未能到佛菩薩位也。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今日進化之學理大明。知一切有機體之物。莫不循進化公例。國家一有機體也。夫焉能獨戾此例乎。進化與循環。正兩反對之現象也。知此則亞氏政體循環之說。不攻自破矣。至其前此之有循環。則亦不過循環於進化之中。特其圈太大。易被眩惑。故誤此爲彼耳。參觀本集新史學篇

又案亞氏所謂由民主而復變爲君主者。在泰西往往有之。希臘列國。旣數見不鮮矣。後此如羅馬之該撒。法蘭西之拿破崙第一。拿破崙第三。皆其最著者也。民智民德之程度。未至於可以爲民主之域。而貿然行之。此最險事。言政治者所不可不熟鑑也。至其言君主貴族民主遞嬗之理。在疇昔泰西諸國。亦屢見焉。但其論斷不可通於今日。今彼之貴族政體。殆如死灰之不可復燃矣。如彼俄羅斯者。今世界上第一專制國也。使其將來果有破壞今制之一日。試問能如亞氏之例。復移於貴族之一階級乎。必不然矣。

然則亞氏於諸種政體之中。以何者爲最良乎。亞氏之說道德也。最尊中庸。其言曰。『真勇在亂暴與卑怯之間。真仁在奢嗇與奢侈之間。』故彼亦據此意以論政治。亞氏乃言曰。無論何國之民。大率可區爲三級。一曰富而貴者。假名曰上等社會。二曰貧而賤者。假名曰下等社會。三曰在富與貧貴與賤之間者。假名曰中等社會。一國之中。上等社會常最少數。下等社會常最多數。而中等社會亦常在其中。苟一國政權而在彼最少數者。彼等驕奢淫佚。不事民事。甚者陵括人民之脂膏以爲己肥。其害國莫大焉。反是而在彼最多數者。彼等無學識。無經驗。不能事事。甚則虜掠富者之財產。陷於無政府之慘狀。其害國亦莫大焉。故莫如執兩端而用其中。使國之政權。常在次多數之中等社會。則常能調和彼兩階級。而國本以固矣。

按亞氏此言。至當不易之言也。今日歐美諸立憲國。皆遵此道也。其所以能破壞專制。確立自由。其始亦未有不賴中等社會之功者也。『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語。誠可爲政治界之金科玉律。然今猶未至其時也。今世各國之社會黨。挾持此義以號召於天下。然其弊往往陷於無政府主義。此固不可以立。卽立矣。而亦不可以久也。雖然。亞氏之言。在歐西。則甚易領會。自中國人讀之。則苦難索解矣。何也。中國數千年來。只有「一人政體」。而更無所謂「寡人政體」。『多人政體』者。不問其爲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皆戢戢然同蟻伏於一尊之下。而更何從於此三者之間。而下比較也。噫。又案亞氏此說。比較少數多數而不論及。君主者。當時希臘君主政體。殆全絕矣。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析之論。亦自亞氏始也。亞氏之言曰。一國之政治樞機有三。(第一) 討議國事之權也。(第二) 官吏之資格及其職權也。(第三) 司法權限也。其第一項所掌者。凡國中宣戰。媾和。締結同盟。解散同盟。諸大

政。以及制定法律、監督會計、審定死刑、放逐沒收等諸大獄。按此對於司法範圍之事當時希臘人皆以衆議決之。此等權力當以歸諸全體之人民或人民中之一部分。其歸諸全體之人民者，民主制之特質也。至人民參與政治之方法亦不一。有爲一總團體合而議之者，有不能爲總團體，故輪班而議之者。案亞氏當時未有代議之制，故有輪班之例。然其權限惟在選舉官吏，議准法律，決定和戰，稽查國計，榮華數大端足矣。其餘一切行政事務當委託於當局官吏。若行政權盡吸集於議會之手。此實最惡濫之民主制，非國家之福也。

案英國長期國會之末路及法國大革命時代，皆吸集行政權於議會。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亞氏早道破之矣。

其第二項，亞氏提出種種之問題曰：官吏之數當幾何乎？曰：官吏所當管理者爲何等事務乎？曰：其在職之任期當若何？將終其身乎？抑有期限乎？其期限宜長乎？宜短乎？一人可得再任乎？將不得乎？曰：任命官吏之法當若何？其任之之權當在何人乎？其可以被任者當屬何等人乎？一切人民皆可以任用官吏，且被任用爲官吏乎？抑於人民中立特別之等級，特別之限制，惟某種人得有任官權，惟某種人得有被任爲官之權，而他皆不得乎？其任之之時，當用選舉法乎？抑用抽籤法乎？亞氏乃參伍錯綜之，而列爲十二種格式，各願應於其政體以爲適宜。其論民主政體所當行者，則一切人民皆得選官吏，一切人民皆得爲官吏，而其任用之法，或選舉，或抽籤，隨其所司之職爲區別是也。

按抽籤官之法，頗駭聽聞。蓋當時希臘諸邦，面積既小，而有公民權者，其人數亦更有少。且尋常官吏，酬俸至薄，人不樂爲。特以維持國家之公務，不得不強羣中若干人使從事耳。故當時亦兼採用此法。

其第三項，亦提出三種問題曰：當以何等人在法官乎？法官之職掌如何乎？其任命之方法如何乎？亦願應於三種政體而論之，茲不具引。

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 壬寅

例言七則

一 茲學爲今世最盛之學，其流別最繁，其變遷最多。其學科之範圍最廣，其研究之方法最嚴，非專門名家，莫能測其

涯淺淺學如余安足語此賢請侯官嚴先生論次其大略以謂後學先生方從事他業未能及也而方今新學將興。茲科理想尤爲我邦人所不可不講。是用不搗糠粃其梗概聊當管窺推輪云爾。

一茲學學史東西作者數十家其卷帙繁者動至千數百葉。蓋附庸而蔚爲大國矣。今欲以報章短文攝其綱要談何容易稍繁則二三十號不能盡。太簡則讀者又不解其理論所由來。本論於上古中古務求極簡自斯密亞丹以後。又不致避煩求適我國今日學界之用而已。體例之駁所不辭也。

一茲學譯出之書今只有原富一種。其在前一二無可駁理深文奧讀者不易先讀本論可爲採輯之資。但此論簡略已甚於學科原理無餘地可以發明而所用名詞又多爲尋常書籍所罕見學者苟不讀原富又恐並此而多不登也。

一本論乃輯譯英人英格廉 Herbert Spencer 意人科芬 Oursin 日人井上辰九郎 三氏所著之生計學史而刪繁就簡時參考他書以補綴之。惟著者於外國文學方始阿津。本科典義未覓星略謬誤之處。知所不免。惟海內君子教之。

一茲學之名今尙未定。本編尙用平準二字似未安。而嚴氏定爲計學又嫌其於複用名詞頗有不便。或有謂當用生計二字者。今姑用之以俟後人草創之初。正名最難。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晒其學基不定也。

一論首爲發端一篇。本與學說沿革無關。但我國人今尙不知此學之重且要也。故發明其與國種存滅之關係冀啓誘學者研究之熱心云爾。

一竊中人名及學理之名詞。依嚴著者十之八九。間有異同者偶失檢耳。

發端

英國鴻哲斯賓塞曰。『凡人羣不外兩種。一曰尙武之羣。二曰殖產之羣。此兩者皆所以爲羣之具。無論何羣中。皆同時並存。不可偏廢者也。雖然其力有消長焉。其在前古蠻野時代。以戰爭爲常。以平和爲偶。其生產機關。不過爲武備機關而設。武門之欲而已。讀希臘史可見其概。故可命爲尙武之羣。其在輓近開明時代。以平和爲常。以戰爭爲偶。其武備機關。不過爲生產機關而設。保衛農工商而已。故可命爲殖產之羣。』今日則全世界赴於開明之時也。故凡立國於天地者。無不以殖殖國富爲第一要務。而日演無形之競爭。以鬥於市場。豈好事哉。勢使然矣。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我中國土非不廣。人非不衆。而百姓

愁苦。財用不與。彼蚩蚩者習而安之。莫知其所由然。或以為是天運環循。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任其自然。而剝極將有必復之時也。及一讀生計學之書。循其公例。而對照於世界之大勢。有使人瞿然失驚汗流浹背者。吾欲詳言之。則累十數萬言不能盡也。今姑語其學率大者。夫國之所恃以為富者。不出三物。一曰土地。二曰人力。三曰資財。合三成物。而析其所得。曰租曰庸曰贏。土地所獲曰租。人力所獲曰庸。資財所獲曰贏。三者之盈。胸消長。各有正反比例。而常為一國之榮瘁所關。斯密亞丹云。一羣之盛。與進為期。既止斯憂。退則為病。而驗羣治之進退。莫著於庸率之高下。治日退則母財即資少。而不足以養力役。於是傭工廩養之受雇者。歲希。上工失業。降為中工。中工失業。降為下工。下工之為生既蹙矣。而上中者。又降而奪其業。則競于得業。減庸為售。其事勢之流。不成至苦極薄之庸不止。如是而猶不可得。則弱者行。強者為盜。鬪鬪行旅。始駭然矣。飢寒之所夭。刑罰之所加。暴君豪子之所侵奪。死喪疾疫之所耘鋤。始之下民。馳及中戶。草薶禽獮。轉徙流離。馴至子遺之民。與子遺之財相給。今印度各部其明驗矣。彼皆沃壤。其地著戶口。亦前耗而非甚稠。夫以少民而居腴土。然而餓殍之數。歲告數十萬人者。則母財之日絀。不足以振窮黎。贍功役。使然也。一富部原

上釋今中國之敵。雖或未至此極乎。然進也若登。退也若崩。不進必退。事之常也。中國羣治不進。千餘年矣。一富部原

代時有意大利人。時可波羅游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以較今人游記。殆無少異。昔猶無外來者以攙奪之。故雖日涸於內。尚可以彌縫持續。而不遽暴露。今則全地球生計競爭之風潮。皆集中於此一隅。而推其始因。亦此生計學公例迫。使不得不然也。生計學公例。斯厚故雖資本者。常以懋遷於諸薄之地為利。西人之持開殖地。皆以其本國地力已盡。而業窮不增。故其謀國者。以甲案語云。以一國之計論之。適虛固出。而適富亦憂。今日西國之患。恒坐過富。母財不增。故其謀國者。以已此其所以為第一要義。總意志并力於山左。法開西注。意於南。隱而吳楚之間。則為英人之禁。凡皆為之一事。而夫吾之不進。而其自退固已不能免矣。況吾日退。而有他人之進焉者。抵其隙而入之。而彼之相進相迫者。又出其自保之勢。所不得不然。進也無窮。迫也無窮。則其過此以往。日蹙之率。又豈待巧算而決耶。夫蹙之云者。不徒在生計而已。所以資生者。日蹙。則其生自不得不蹙。斯密亞丹又云。一功力之食報日優。斯小民學生之界域日擴。蓋庸厚而家計充。所以撫育男女者。周。而天殤之數寡也。貧乏之生。雖無害於孕毓。然最不利於長成。人種初生。至為柔脆。譬諸弱草柔萌。苗於氣寒壤瘠之區。其萎黃可立待也。蘇格蘭山部婦人。飢贏困苦。併日而食。連生二十餘乳為常。而二十餘

乳中望存活者。不過兩雞。未至十四五。殤過半矣。或不及四週而殞。或七齡而殞。而過十齡者則尤少也。可見貧民脾合其羣。乳雖較富者為易而多。而苗壯長成。則較富者遠不逮。一釋氏原富由此觀之。人種之繁。又豈可待耶。哥倫布之初到美洲也。其地紅夷。林林總總。今則僅為博物院之陳設品而已。美國報曾論當設法保存紅夷。勿使絕種。可以當博物院之證之用。吾嘗至夏威夷島。即檀香山稽其戶籍。當英人倭頓廓初航彼地時。千七百七十八年土人二十餘萬。至一千九百年僅餘二萬而已。百年之間。存者僅十分之一。恐自今以往。不數十年。種全絕矣。此全球中野蠻民族之現象。莫不皆然者也。夫豈有人焉。日操刃以屠之刈之也。而優勝劣敗之機。自趨於此。我中國人傳種之術。最稱發達。嘉慶末年統計。號三萬萬人。有奇。據西哲考定生理公例。每二十五年。進率當倍。自道光迄今。凡七十餘年。用遞乘級數推算法。當得戶口二千餘兆。而今乃不過以四百兆聞。視前數僅增三分之一。而以公例之正率求之。所損者一千六百餘兆矣。率此以往。更越百年。其退率與夏威夷土蠻成比例。又豈奇也。夫京師所稱首善之區也。試行郭中。道殣之數。日必過十。一冬之葬雪中。一春之死穢毒者。北方乞巧冬間寒不能忍。據市疏黃峽之。動以萬計。嫁娶無節。而好孕惡育。例不舉兒。都會棄孩。每夕多有以溺殺。如豚犬然。其蚤殤或弱冠而夭者。又十而九也。豈有他哉。憔悴於生計則然耳。然則居今日而論國危。夫豈待饑饉之迫於海疆。版圖之改隸他族。然後謂之亡。然後謂之滅。即此一事。而天下至危極險之現象。豈復有過是者乎。儒者動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庸詎知義之與利。道之與功。本一物而二名。去其甲而乙亦無所附耶。庸詎知一人之不利。馴至為一國之不利。一種之不利。並四萬萬人。而將索諸枯魚之肆耶。抑吾中國人以嗜利聞天下。心計之工。自營之巧。若此。初未嘗以正誼明道之教。而易其俗也。宜其富力甲天下。財競雄五洲。而其結果乃若此。毋亦由不明學理。不知利字之界說。其所謂利者非利。而常為害之尤。見頃刻銖之小利。乃不惜捐棄此後應享無窮之大利。以易之。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嗚呼。中國國力之銷沈。皆坐是而已。摯紳之子。弟佗其冠。種稗其辭。既諱利而不敢道。而惟以孔言蹈行率天下。其明目張胆以從事於利者。則固已見播於九流之外久矣。以如此國。以如此民。而渾渾焉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衝。吾又安知其所終極也。西國之興。不過近數百年。其所以興者。種因雖多。而生計學理之發明。亦其最要之一端也。自今以往。茲學左右世界之力。將日益大。國之

興亡種之存滅。胥視此焉。嗚呼。是豈時處巖穴高語仁義之迂儒所能識也。茲學始盛於歐洲。僅一百五十年以來。今則磅礴燦爛。如日中天。支流縱橫。若水演派。而我中國人非惟不知研此學理。且並不知有此學科。則其丁茲奇險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故今略述梗概。著爲是篇。學者就其學說之進步。與國計之進步。比較而參觀焉。則夫吾中國今後所以自處者。其可不悚耶。其可不勗耶。嘻。慎勿以孳孳爲利之言之也。

第一章 本論之界說及其敘目

生計學史與生計史有別。其界說一如政治史之與政治史生計史者。敘述歷代各國民生計之實況及其制度也。生計學史者。專言學說之沿革。而非言制度之沿革。學說與制度。釐然二物也。雖然。其關係固甚切密。學說每資現行之制度以爲講求。制度亦每承新聞之學說而生變動。二者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故本論之範圍。雖在學說。而往往牽及制度。勢使然也。

論生計學之起原者有二說。甲說曰。此學之誕生日。實在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年蓋以斯密亞丹之原富。以是歲顯於世也。前乎此者。雖有重商重農諸派。不過爲斯密之驅除。後乎此者。雖有主史主羣諸家。不過爲斯密之苗裔。然則斯密以前。決不得謂有生計學史。卽有之。亦不過謬誤之歷史而已。乙說曰。天下無論有形無形之事物。皆未有突然而生者也。故生計學之濫觴。實自人類之初爲羣。既已爲羣。則生計之問題。自不得不起。有分業則有交易。有交易則有貨幣。此後種種現象。遂漸發生。日講日明。遂爲今治。故敘生計學史。非起筆于古代不爲功也。二說正相反對。而各有所偏。今折其衷。則此學萌芽已久。而使之釐然成一學科者。則自斯密亞丹以來也。故本論以斯密亞丹爲中心點。而上下千古以論次之。

全論概分二部。部復分章。章或分節。以圖示其目如下。

第一期

- (一) 上古生計學 （附羅馬）
- (二) 中古生計學

學史

(部甲) 斯密以前

第二期

- (一) 十六世紀生計學
- (二) 重商主義
- (三) 十七世紀生計學
- (四) 十八世紀上半期生計學
- (五) 重農主義

(甲) 斯密派

- (一) 斯密亞丹學說
- (二) 斯密派中之厭世主義
- (三) 斯密派中之樂天主教
- (四) 門治斯達派
- (五) 約穆彌勒及其前後之學說

(部丙) 斯密以後

(乙) 非斯密派

- (一) 歷史派
- (二) 國羣主義派

(丙) 新學派

諸家學史。多分為三時期。第一期則上古及中古也。第二期則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上半也。第三期則自重農派以後也。又其叙斯密後之學派。率以國為區別。此表分類。由著者參酌羣書。益以臆見。其當否不敢自信也。

第二章 上古生計學 部甲第一期之一

生計學為獨立之學科。不過百餘年。雖然上古中古時代。亦非無一二學說可採者。不過散見于哲學政治法律宗教諸書中。吉光片羽。不成體段而已。請先論上古。

凡百學問。莫不發源於上古。而或則逐漸發達。或則停滯不前。彼停滯焉者。必有為之阻力者也。生計學在古代。其不能如他學之進步何也。推其原因。厥有五端。

- 第一 古代各國皆行奴隸制度。生產之業。視為賤工故。
 - 第二 習於尚武。戰征頻仍。人民不能享太平。以興產勸事故。
 - 第三 古代人民。以政府為全能。以為國民生計。皆當為政府所左右。而國內小團體之勢力。皆被壓制故。
 - 第四 國民惟以參與國政為自由之目的。而生計之事。莫或措意故。
 - 第五 學者皆務於哲學。以心理倫理為獨一之問題。而殖產之業。視為害德故。
- 以此諸因。故生計學之昌明。獨劣於他學也。今搜希臘羅馬羣書。略論次之。

一 希臘之生計學說

古代希臘列國。形勢最優。富有海利。兵強國富。商業亦盛。學者推其所自。以為必於生計學上大有發明。實乃不然。希人之視此學。不過政治學。家政學之附庸耳。其學說散見於史學道學諸書中。如獵業礦業農業及貨幣奴隸各種問題。多所論戰。最著者為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條斯大德。Thucydides 氏有大功於生計學。哲學家梭格拉底。Socrates 但其說皆細碎殘缺。無足論次。其稍完整者。則柏拉圖。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三賢也。

柏拉圖 Plato 429-348 B. C. 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Republic 虛構一大同理想之國家。以為大同之世。人不得有私財。一國所有。當為一國人之公產。其奴隸及外國人。則使為國服役。貨財所出。分少許以給之。此實後世共產主義 Communist 之權輿也。其尤可驚者。柏氏不徒倡共產而已。乃欲並妻子而共之。謂人不獨妻其妻。不獨子其子。貨不藏己。則力不為己。則姦淫不興。盜竊不作。而世乃太平。英格廉評之曰。『柏氏此等主義。實當時通行之理想。蓋以為一私人皆當服從於國家權力之下也。如柏氏言。必當建其國于絕海一孤島。與他邦閉關不通。而後可。蓋通商互市。實破壞此種制度之利器也。』可謂知言。雖然。柏氏亦知此說之難實行。故其後所著論法律 Laws 書中。稍趨切實。然猶倡限民名田。禁民早婚。及政府監督農工商業諸議。蓋雖許有私財。而猶欲限制干涉之。以求平等也。按柏氏禮達大同說及斯巴達來格。雖然。其論貨幣為懸遷之易中。見原富部甲上第七葉。分業為生財之大道。頗有獨見者。芝諾芬尼 Xenophon 444-354. B. C. 與柏氏同出於梭格拉底之門。然其持論視柏氏為平實。其釋富也。謂所有

物供已之需而有餘者。則謂之富。有土地耕之而折閱者。非富也。有貨幣藏之而不用者。亦非富也。又其論生產之要。分爲天然與人力兩大類。亦又論分功之效。說同柏氏。其論地味氣候之情狀。及耕作之法頗悉。近儒理嘉蘭曰。所發明田租升降例。芝氏似略已見及矣。芝氏雖注重農業。而亦言工商之不可輕。奴隸之宜寬待。值言寬待。而當時習俗所固也。互市之有利益。蓋其識加柏氏一等焉。至其論貨幣論物價。誤謬頗多。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柏拉圖之弟子也。而持論異於其師。嘗著論駁柏氏之共產說曰。『凡人類皆有利己之性。爲萬行宰。財產歸公。則滅殺其自利心。而人道將有所大害。故無論爲一人計。爲一國計。皆當以保護私有權爲重。況共產主義雖行。而紛爭之跡。亦終不可絕也。云云。』此論既出。或詰之曰。子不愛子之師乎。亞氏答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至今傳爲名言。

亞氏之論富論貨幣論價格。皆能發前人所未發。爲後學之指針。論者或推爲生計學之鼻祖。其果足當之無愧否。雖未敢遽斷。要之 Economics (生計學) 之名。由彼所命。其有功於此學。亦可概見矣。其釋富也。謂凡物之得以貨幣而衡其價格者。皆謂之富。富有二種。一曰以贖己用者。二曰以爲交易者。又區別初民時代之生計。與用幣時代之生計。以爲是文野所由分。而分功繁簡治化淺深之表證也。其論貨幣也。所見尤卓。謂貨幣有二德。曰爲物值之程準。爲賣買之易中。是也。又言貨幣與富。非同一物。貨幣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苟非有所易。則雖懷重金。亦不彀于餓殍。此諸義者。皆今世學者所無以易也。雖然。其論母財子息之義。殊多謬誤。彼以爲貨幣不能孳生貨幣。故斥母取息者。等於掠奪。此論眩惑後學之腦識者。千數百年。沿至中古。猶襲其謬。又分人民爲四級。謂農工商等爲食人者。治於人者。不能與第一級之治人者。食於人者。同享自由權利。其論與中國古義絕相類。又其論奴隸也。不特不以此制爲當廢而已。且爲之詛直。謂必不可廢。其言曰。『奴制之所由起。非由戰爭。非由法律。非由約束。而全出於天然。天之生人。本分兩種。其一體軀頑健。宜於勞力者。生而賦之以奴隸之良能。其一儀容端嚴。宜於勞心者。生而賦之以自由民之良能。故用奴者。順天立制。羣治所必需也。云云。』自今視之。雖五尺童子。能言其非矣。亞氏又不喜商業。以爲廢居鬻財者。皆損他而自利者也。故宜節制之。勿使發達過度。蓋所懷謬想。與十七世紀之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者。

流。謂我國之利卽鄰國之害。同一迷妄。凡此諸端。皆亞氏之缺點也。雖然。彼皆應於時勢。補偏救弊之言。論世知人。固未可以厚非也。

亞氏實千古之大儒也。凡名學、數學、倫理學、心理學、物理學、天文學、政治學等。無一不仰爲開山之祖師。而生計學亦其一端也。亞氏實總古代茲學之智識。而集其大成以貽來哲者也。治茲學者。烏可不薰沐而崇拜之。

二 羅馬之生計學說

羅馬人重實際。貴實利。宜其於生計學發達極盛。而實有不然者。德儒伊耶陵曰。『羅馬人三度征服天下。一以兵力。二以宗教。三以法律。』雖然。羅馬之哲學。遠遜希臘。故其生計學說。亦無能自樹壁壘以鳴于時者。羅馬之諺曰。『能揮鐵者能攫金。』蓋彼以戰爭爲取利之不二法門。併力從事。以致富強。亦以此招衰弱。羅馬人殆不識生計之人種也。茲學之不發達。亦奚足怪。茲舉其鐵中錚錚者一二。有如西士羅 Cicero 之重農說。史尼卡 Seneca 菩里尼 Pliny 之非奴制說。稍稍可觀。菩氏又倡大農說。以爲大耕作者。其生產力當大增。又於物價之原因。有所發明云。此外有所謂農業黨者。及一二哲學家法律家。於其著述中間發明生計學理。然斷片零執。於茲學關係甚小也。

第三章 中古生計學 部甲第一期之二

自西羅馬之亡。所謂歷史上黑暗時代 Dark Age 也。古代文明。爲蠻風所掃蕩。羣雄割據。海宇如麻。交通道絕。民不聊生。農工商業之衰頹。達於極點。當此時。存一綫之光明者。則耶穌教也。耶穌教稱道人類同胞。四民平等主義。以非難奴隸農傭之制。以改良人羣。滅家長專制之權力。高婦女之地位。而使之自重。以改良家族。倡立慈善制度。致富者以布施爲義務。教貧者以感謝服勞爲義務。以改良風俗人心。蓋耶穌教於貨財之生產及分配。視前此稍進步焉。然與當時之法律習俗不相容。未能大奏其效也。其後十字軍東征。開歐亞兩陸交通之路。而南歐諸市府。憔悴虐政之既甚。乃創自治之制。防禦暴君。於是意大利共和市先興。佛蘭達諸市繼之。遂有日耳曼「亨雪地同盟」 Hansatic 之事。此實生計界轉捩之一樞機也。

斯時工業商業。皆盛於意大利。而威尼士 Venice 亞挪亞 Genoa 福羅林 Florence 諸共和國。實爲互市之

中心點。自十一世紀以來。種種之工商制度。躍起。至今尚為識者所贊歎。就中採集商家習慣公認之成例。編為商法銀行法海上法。其後十七八世紀。全歐諸國。遂資之以制定法律焉。加以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等。漸為世所重。其遺著之關於財富者。亦競相研究。於是久衰之學。漸將蘇生。要之其時之學者。皆教會耆宿。而具有生計上法律上之知識者也。故其論率祖述亞氏。而以宗教律比附之。如私財制度之當立。貸金取息之不義等。其所常稱道也。今試舉其著名者二三輩。

麥奴士 Albertus Wagnue 1193—1274

士哥他 Duns Scotus 1245—1308

渥奇拿士 St. Thomas Aquinas 1226—1274

至十四世紀。而教士之中。頗有傑出者。法國之阿里士迷。Oresme 最為名家。其所著貨幣論。實可稱斯密以前第一大著。德國近儒羅士查大表彰之。推為中古第一家云。當時歐洲諸國。園法禁亂。賈錢公行。民不堪命。故當世學者。著書論其事者不少。阿氏之作。其最完備者耳。

此中世生計學之大概也。其間學說。雖非無一二可表見。然當時宗教之氣。箴極盛。生計制度。一切皆受其影響。其僻論之妨進步者亦不少。試舉其一二。彼其時雖以農工之通功易事。為當得之利益。至於懲遷服賈。則以作偽之業而賤蔑之。漢時禁買人乘馬。衣冠即是此意。常論售主持貨入市。所定價格。只許從真值。不許從市價。無論供求消長之率如何。不可緣以為漲落。按此與市平。亦此類也。原富部甲上論物有真值與市假異。論經假時價之不同等篇。便知其詳。又其論貸貨息債之事。謬誤尤甚。國家始設調息之令。思以禁兼并者之陵利。此實原於宗教道德上之精神。其用意不可謂不善。而於生計。所窒滋多矣。何也。生產既增。則興業自盛。興業既盛。則需備自繁。作業養備。必賴母財。貸貨之行。勢所不得已也。今從而限之。民奉令耶。則騷擾忘憚。而業不進。民國交病矣。民不奉令耶。則虛懸此律。何為者。且是導民以觸法作偽也。參原富部甲上釋。此制之無益。斯密氏能言之。至其有害。則近儒所疏通證明也。雖然。耶穌教之有功於生計界。固不可捨。其最鉅者。則力役自由一事也。自中世之始。奴隸制度。一變為隸農制度。其

後南歐市府遂並隸農而廢之。於是興業家與勞力者始有平等之交涉。此實生計史上一新紀元也。斯密亞丹之論此事也。以爲全出於利己心。蓋（一）由爲地主者。知雇役赴功。計功給廩。則工備樂於趨事。而成貨易多也。（二）山當時帝王妬羣侯之勢力。故結託農民。以蠶食其權也。二者雖爲此事之一原因。然其受宗教感化之力者。又烏可誣也。

第四章 十六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一

西歷十六世紀。世界之大事躍起。而人羣之狀態制度思想學說。皆爲之一變。語其大者。則如東羅馬帝國之滅亡也。地理上之大變動也。謂尋出亞美利加洲製火藥法印書法之發明也。希臘羅馬古學之復興也。宗教之改革也。似此皆驚天動地之大業。劃然爲中世史與近世史分一鴻溝者也。凡此皆關係於國政及人羣。其他大事。專關於生計者亦不少。試略舉之。

（一）以亞美利加洲新得良礦。故貴金屬。指金銀流入歐洲者日夥。於是天然生計之制度。一變爲通貨生計之制度。一切交易。通用金銀。與中世異也。

（二）銀行質劑之制度興起。且徧及於諸地也。

（三）奉新教諸國。舉前此教會所占領之財產。收爲公田。以故疇昔貧民受教會之周恤者。驟失所恃。窘蹙殊甚。遂不得不別設慈善制度以行施濟也。

（四）封建制度既廢。專制王國代興。養兵愈多。需財愈亟。政府始以政策干涉工商業以謀富強也。

（五）舊世界指歐與新世界指美之通商漸盛。而商務上之新制度。亦因以發生也。

以此諸故。故當時之學者。大率皆主於實驗。與前此之僅憑哲理者。頗異其撰。其所最講求者。則貨殖之現象也。交易之情實也。十六世紀最著名政治家。爲法國之詹鉢敦 Jean Bodin 1530-1596 其所著『共和政治論』De la Republique 論以生計學組織國家之法。以爲國家之立。不可不與其天然地勢氣候相劑。又論海關稅當立適度之制限。又論財政之事。當以課稅物產之法行之。而十五世紀之末。意大利之政治家鉢陀羅 Giovanni-Polterio 亦著書論產業之功用。及商業政策。人口。殖民。租稅等。

此外錚錚者爲瑪連拿 Marina 1586-1638 及格黎哥里 Gregory 1597* 二人。瑪氏論貨幣及物價。且言外國通商。當立定制。格氏著共和論一書。網羅當時生計學之思想。然議論之出於自創者殆稀。以上之政治學家。皆專就政治生計之情狀。孳孳研究者也。其間又有一派。則文士及哲學家。目覩當時戰爭之慘禍。政界之昏濁。欲衍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建理想的邦國。其最著名者爲英國之大理官德威摩里 St. Thomas More 1531-1530 著一書名曰『華嚴界』Utopia 者。虛構一島。寫出一天然極樂之情狀。其上編痛陳當時之慘狀。其下編乃描大同之樂園。蓋其所懷抱。不欲昌言。而託於遊戲之文以自表也。雖然近年英國所發布之法令。其載於『華嚴界』書中者。殆十而五六焉。偉人理想之左右世界者。不亦鉅乎。此外如伊大利之德奈布兒那日耳曼之俾靈等。皆大倡此說。

又其時生計學上通行之議論。大率在貸或息債之問題。而其辯難之點。常與教派相倚。蓋當中古以來。宗教法律。皆禁貸金取息。然商務日盛。民間借母求贏日多。於是貸者或者。各因自然之大勢。私自交涉。造出種種約劑之法。或用契券。或用質劑。非法令所能禁也。於是乎學者不得不研究其利害之數。當時論者。率以爲借貸者本以恩信相約束。取其息者不義也。雖然。時或索其相當之報酬。亦無不可。如金錢轉輸之費用。借貸保險之要求。是亦債主應得之權利。不可與利息齊類而混視也。此等議論。於息借之事。既已默許矣。當時新教派中之馬丁路得亦與舊教徒同。排息借之說。而加邊黨之立論。稍圓通云。

十六世紀之生計學家。其討論最多者。尤在貨幣問題。蓋由當時美國新得礦山。加以歐洲各君主濫鑄惡幣。故學者咸注意焉。如彼格致家論貴金屬之性質。常牽連道及此事。法律家討論法理。常謂貨幣之本位若幾。則法律之功用。亦隨而變。雖然。其論尙多未鑿者。蓋山以貨幣之本性。與鑄幣者之印證。混同爲一故也。其純以生計學理論貨幣者。實始於著名之天文學家歌白尼 Copernicus 1473-1543 歌氏於千五百二十六年。承波蘭王之命。著貨幣論一篇。釋明貨幣之性質。詳言貨幣之有損生計。有害法律。而不可不亟拯其弊。其言曰。『凡國家所以即於衰亡。其原因不一端。然余所最畏者。厥惟四事。曰內亂。曰疫癘。曰土地之磽确。曰貨幣之惡劣。是也。前三事現象甚顯。人易知之。獨至

貨幣。雖達觀者或忽焉。何也。彼其所以亡人家國者。非斃之於一擊之下。而徐徐來襲。銷鑠毀蝕於無形之間。而不自知也。其言可謂博深切明。然則歌白尼非徒天文學之鉅子。抑亦生計學之功臣矣。

物價騰貴之問題。亦與貨幣問題有密接之關係者也。當十六世紀之後半紀。各國流通貨幣之額。非常增加。坐是物價踊騰。不可收拾。詹鉢敦於千五百七十四年所著書有言。一切物價。前後七十年間。率騰至十倍或十二倍。此等現象。實使歐洲人民且駭且怖。而聳動學者之耳目。使不得不尋其因而救治之者也。於是詹鉢敦著論二篇。推其原因。謂亞美利加出銀日多。以致貨幣增加。一也。外國通商日盛。銀行兌換之率日高。二也。貨幣制度變更。三也。至其救治之法。則謂當抑制外國貨物。勿使其漲銷過度。使本國製造事業。日益進步。以是為不二法門。亦當時英國某報館。有一匿名論文。題「為論千五百八十年物價」者。論物價騰貴之原因甚詳。其救治之策。與詹氏略同。

第五章 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部甲第二期之二

重商主義者。以保持金幣。勿使流出外國。為安國利民之不二法門者也。此等學說。自今日觀之。其謬誤固不待言。然當時治標之術。殆亦有不得不然者。故風潮所播。應者如響。斯密亞丹名之為重商主義。亦名為貿易差率論。Balances of Trade System。於所著原富第四編。論之甚詳。後世學者。或稱為制限主義。Protective System。又稱為哥巴主義。Cobdenism。蓋以法國名相哥巴。Cobden。始實行此主義。施諸國政也。

重商論者。既以保持貨幣為國家大計。故各國市互之際。務求出口貨多。入口貨少。蓋以出入相抵所餘之額。必受之以金銀。國之得此餘額者。則蒙通商之利。失焉者則蒙其害。於是學者之所討論。政治家之所經營。莫不汲汲焉求所以得此之道而已。其道何由。厥有二途。一曰獎勵之於所出。二曰阻遏之於所入。

阻遏之法若何。他國製造物品。禁之勿使入境。即不能禁。亦必課其重稅以減其數。雖然。其有原料粗品。產於他國。而可以供我國製造之用者。不惟不禁其入而已。且獎勵之。蓋以購此原料之時。雖有滯滯。他日成貨。而復售於外。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又日用飲食必需之品。亦許其自由輸入。蓋以用品價廉。則力役者之庸率。可以低減。坐此製造費省。而易與外品相競也。獎勵之法若何。曰。本國製造品之出口者。免其關稅。時或以國帑補助之也。曰。與外國結通商

條約務求占得特別利益也。曰：嚴立殖民地之制。使母國之製造家得壟斷其利於殖民地市場。不許他國攪越。殖民地之原料粗產亦專售之於母國也。此皆其制度之大略也。此學派之論者其視工商業尤重於農業。以獎勵工藝故。故外國工人來移住者。是歡迎之。凡有自創新法製新器者。必予以專利之權。又務輯和內團。使勿競爭。乃得專力以競於外。凡此諸端。皆此派中之綱領旨趣也。

同時此派中人家數非一。各有異同緩急之不同。雖然其議論所同趨之點有數端。(第一)貴視貨幣太甚。以多藏爲能事也。(第二)視國內商務不如國際商務之爲重。視生產力不如製造力之爲要也。(第三)以人口稠密爲國力之要素。務設法使民多於鄰國也。(第四)爲欲達以上諸目的。務以政府之力而助長之也。蓋重商派者流。雖其細綱千差萬別。其大體不出於此四者。至其以何因緣而生此派。請略論之。

(甲)美洲既得新礦。產金驟增。歐洲泉幣大蒙影響。前此交易。以物換物之制。既已絕跡。匯兌漸起。遼遠之地。交通日開。於是邑業之盛。過於野業。流產之重。埒於恒產。論者乃以爲貨幣之爲物。爲人生所最急需。得之者無物不可致。無事不可爲。一人如是。則衆人結集所成之國。亦以此阿堵物爲最大之功用。此有國者所以常斷斷也。(乙)其時人國漸起。各戴強有力之政府。以爲重。政府以養兵之故。其相需最殷者。則壯丁與金錢也。加以官吏日增。宮中費用。亦加浩大。前此國帑所入。勢固不給。則不得不求益於租稅。而當時政治家能有見於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理。故孳孳以富民爲務。而又以富民之術。農不如工。蓋製造之業。一能招徠遠氓。二能增輸出品。故不惜竭全力以保護之。而農業反緩一籌也。(丙)凡得有殖民地者。則商務之區域愈擴。而工業之發達亦增。故政治家視殖民地爲母國歲入之新財源。按今則不爾。殖民地與母國立於平等之地位矣。而當時各國民之所以自張其勢力者。不徒在政治界。而尤在貨殖界。以爲欲優勝於彼。必先求成效於此。於是乎視國計如家計。政府自爲家長。代表之而執行之。其培養工商製造之業。恰如築窟室以栽唐花者然。所以謀產業之發達者無不至。若何而使輸出之物。質良而價廉。若何而於外國市場。能保持我國民之地位。以此之故。政府不得不視民如嬰兒。視民如芻豢。舉全國殖產之業。或以直接。或以間接。而悉監督之於政府也。(丁)凡入口物品。課其重稅。其始不過爲取充國帑計。其後則變爲保護國產之目的也。由是觀之。則所謂重

商主義者。實迫於當時之情勢所不得不然。其事甚明矣。今請更論其得失。自斯密以後。此主義大受摺擊。幾至身無完膚。雖然。其論有過酷者。當時各國因行此主義。而羣治賴以發達者不少焉。其功又烏可誣也。今請爲之詛直。

難者謂重商派拋棄農業。爲舍本而圖末。其實不然。彼其時先後緩急。固當如此也。蓋農業必依於土地。而當時之土地。尚在封建貴族之手。貴族帶保守性質。欲使之以新法從事生產。固未易驟變矣。而又不肯與力役者相戮力。故其時欲農業之進步。終非可望。雖然。邑業與野業常相倚者也。邑業盛則野業不得不隨之而進。然則重商業者。實間接以爲農業之先驅也。且民智未開。羣力未圍。有政府以干涉之。驅策之。其發榮增長。事半功倍。故當時各種技術。進步殊速。加以吸集外國之職工。輕減內業之負擔。皆爲一國添生產之新力。凡此諸端。雖斯密亞丹。亦不謂其無成效也。試徵諸史乘。彼哥巴所立之保護制度。千六百八十一年至格林威爾 Cornwall 所頒航海條例等。其有大利於法國英國。盡人所同認矣。

然則重商主義於生計界之進步。大有裨補。固歷歷不可掩矣。而後世攻之者。視同蛇蝎。此其論與攻擊專制政體者無異也。夫專制政體在今日文明之國。固不容留此遺孽。而當人羣結合力未鞏固之時代。則又安可少也。重商制度。有類於是。雖然。其中所含謬想。亦正多多。今請依科沙氏所指摘者。舉其缺點如下。

重商主義之謬誤。全由於重視貨幣太過。而其所以致誤之由。厥有數端。(一)由不知金銀之功用。在於易中。前見而其性質僅足爲貿易機關之樞紐也。(二)由不知金銀價格之漲落。不徒視其所有金銀數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緩急以爲變動也。(三)由不知易中之物。不必專在硬貨。指金銀等貨幣而更有所謂信用證券。指鈔幣及銀票等者。其製造之費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四)由不知貨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銀力爲以羨補不足之妙策也。(五)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國常買少而賣多。乙國常買多而賣少。苟爾則商務之權衡。不能永保。終必敗裂。不如彼此互利而得本分應有之差率也。(六)由不知通商條約。由彼此願意締結。我務不以利與人。人亦務不以利與我。鵠蚌相持。甚非策也。以此諸端。一切謬見。因緣而起。要之重商論者。懷抱一不可行之目的。而案盡種

種手段以助長之。及其終也。反生出意外之結果者。比比然矣。如彼獎勵輸出。而以國幣爲補助。畢竟補助金所出。皆自租稅。徒使人民重其負擔而已。如彼阻遏輸入。而重課其關稅。畢竟凡入口物之能銷售者。必其爲本國人所需用者也。關稅重。徒使物價騰踊。而增內地人日用之障礙而已。故在今日生計界發榮滋長之時代。此等方策。流弊孔多。又此派論者。以重視金銀之故。務欲其內溢而不外流。以爲二國交易。此之所利。必彼之所損。因此互相敵視。各思損人。以自利。而國際上種種惡感情起焉。當時政治家爲此等理想所眩惑。凡二百餘年。其間動干戈者。不下五十載。而戰爭之起。因大抵皆爲此迷見所誤者也。

重商主義之首倡者。不能確指其誰何。要之當十四五世紀間。爲社會風潮之所感。駸駸興起。殆有莫之致而至者。至其中貴金之論。則自羅馬之西士羅已倡道之。迨十四世紀。遂爲重商派之所遵奉。以爲金銀卽富也。富卽金銀也。此說之謬。本更無俟喋喋。恐猶有未盡解其原理者。試舉西籍中寓言一則以破之。

「昔富梨查國一農民。嘗捕珀加士教之一牧師。以獻諸其王。迷打士厚遇之。旬日之後。禮遣使歸。牧師德王也。詢其所欲得者。許爲致之。王貪癡者流也。乃曰。願使物之觸吾手者。悉化黃金。可乎。師曰。是不難。願王之所欲。遂無更優於此者乎。王不悟也。牧師歸後。出其神力。王折樹枝。樹枝忽黃金也。拾土石。土石忽黃金也。開窗戶。窗戶忽黃金也。盥手而水悉爲黃金。更衣而衣悉爲黃金。命饌而內餽麵。包悉爲黃金。然黃金不足以療王之飢。禦王之寒。王空擁無量數之寶於左右。而殆瀕於凍餒以死。至是乃大懺悔。而乞憐於牧師。師領之。使浴於柏德拉士河。祓除金貨。與水俱流。王乃大悟。自奮以從事於農獵。爲國民勸。國以富強。由此觀之。金銀與富。必非同物。貨幣者不過交換之一樞紐。苟無可交換。則與瓦礫草芥何以異焉。昧者不察。視爲獨一無二之寶藏。其不陷於富梨查王之狼狽者。幾希矣。當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初覓得美洲。於是秘魯墨西哥兩土爲西班牙屬之兩土者。礦產饒衍。故金銀之流入西班牙者。日增月盛。班王欣欣然。益思保藏之於境內。乃發令禁金銀勿使輸出。雖然。凡物之在市也。供過於求。則價格下落。此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物之去其低價之地。而赴於高價之地。如水之就下然。非人力所得左右。又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西班牙金銀之供。既溢於所求者之率。故金值不得不下落。值既下落。則人民之以金銀市於他國也。有

所大利。雖嚴刑峻法，無得而懲。於是西班牙之先天下而富，揚揚然有得色者。不轉瞬間亦先天下而貧。百業凝滯，國力萎靡。以至於今。嗚呼！學理不明，措置一失當，而末流之受害有如此者。可不鑑歟。英國始亦有禁金銀出口之令，後

此等禁令之謬，固不待言。然以是為排擊重商主義之口實，則亦不可。蓋重商主義與重金主義有別，而重金派不過重商派之一小派，非可以偏而概全也。

按重商主義，在十六世紀以後之歐洲，誠不免阻生計界之進步。若移植於今日之中國，則誠救時之不二法門也。中國地大物博，民生日用之所需，可以無待於外。外貨之流入中國也，以其機器大興，故成貨之勞費少，而成本輕。製造巧而品質良也。使我能備此二長，則吾國所自產之物，必足供吾國人所求而有餘。雖關稅稍重，客貨價騰，而必不至病民。是阻遏於所入之策，可用也。中國人口最庶，工價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無俟遠販於外。但使能有各種機器，使其質之良，足與客貨相持，則成本之輕，自必過之。如是則不惟在內而可以為守，抑且對外而可以為戰。是獎勵於所出之策，可用也。中國商人，頗富於進取冒險之力。今日全球歐人之殖民地，無一無中國人之足跡。而商務願不能及歐美萬一者，政府無所以保護之獎勵之也。蓋無論何人，必經數千年之提携顧復，然後人格乃成。無論何國，必經一度之保護獎勵，然後商務乃盛。以吾中國人生而具經商之天才，則政府之所以獎勵者，不必如十四五世紀之歐人，用築窟室栽唐花之術，乃足以為勸也。如學步之嬰兒，稍扶掖之，不數句而能自行矣。故今日如實行所謂重商主義者於中國，其勞費必逾少，而結果必逾良。有斷然也。而惜乎如哥巴格林威爾其人者，我中國數千年來曾無一人也。

第六章 十七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三

十七世紀之計學家，可分三種。(第一)專主張重商主義者。(第二)反對貿易差率論開十八世紀自由貿易之先聲者。(第三)研究特別問題，而與重商主義無直接之關係者。

十七世紀重商派中之最著名者，其在意大利有些拉。 Antonio Serra 其在法蘭西有孟略黎。 Antoine De

Montchretien 其在英吉利有德麻門 Thomas Mun 些拉奇著一書論金銀輸出輸入之利弊其後百餘年間意大利及他國學者尊之為斯學鼻祖焉孟略黎津著生計論書極浩瀚其後斯學大家焦巴氏嘗為之箋注亦謂為生計學之第一導師德麻門嘗著英國商業論及對外貿易致富論二書轟轟有名於時舉國學校以之充教科書而斯密亞丹原富攻摺之不遺餘力

重商主義既不過一時權宜之說則其反動力之發生自固不可避故十七世紀之前半紀攻難之說既紛紛漸起初時其力雖微不足以動一世之耳目及後半紀而陸克 Locke 霍布士 Hobbes 報曾載其政治學說 威廉撒底 W. Petty 擲士 D. Knows 卜略利 Berkeley 查爾特 Chind 諸大家起學理為之一變斯實重農學派斯密學派之前驅也

查爾特一商人也嘗著貿易新論及論貿易與債息之關係兩書其於貿易差率說雖未能盡脫藩籬然論穀物等之貿易自由頗有卓見而其學說之最有影響者彼以為息率低下則一國之生計必趨繁榮引荷蘭之例以實其說遂倡論謂當以國家之力制法律以限息贏後此諸國皆頗實行之而其謬見實倡自查氏

威廉撒底之著書關於生計財政統計等者更為進步其所著有貨幣論^{一六八}租稅及賦金論^{一六七}統計等^{一六六}年愛爾蘭政治解剖論^{一六九}等其書之要點欲以尋常稱夫每日賃備之價格為一定不變之價格以此為比例尺以衡量一切物價彼蓋以勞力為生產唯一之原素也此其說之偏謬今不待辯^{今日生計學家論生產之原素有以三然其研究生產之學理為英學派先導之功固自不少}

擲士嘗著商業論^{一六九}其學識雖稍遜於威廉至其論自由貿易最為明瞭有足多者擲士嘗言曰「欲論一國之利害宜不徒著眼於一國而必當放眼於世界貿易之事當視全世界如一大共和國然各國互相貿易於此大共和國中其猶各人之互相貿易于本國中也以故荷甲國有損失則蒙其害者不獨甲國耳而實波及於世界乙丙諸國皆所不能免也」又曰「貨幣者不過一物品耳其性質與他之物品無以異其存在國內之額之多寡常緣商業之狀況為變更非人力所得而左右也故貨幣多則物價騰貴而輸入之額必增輸入增而貨幣外流矣貨幣之則物價

下落。而輸出之額增。輸出增而貨幣還歸矣。然則貨幣者。不過為養欲給求之一媒介耳。一人如是一國亦然。故國計最要之事。在使原料品及製造品之額。蒸蒸日上。彼設法律以防貨幣之外流。以保護特別之財產者。皆謬誤之甚。蒙其益者不過一二人。而受其損者乃在全國也。」云云。

卜喀利更為極端之議論。謂貨幣者。並不足以爲貨物。實不過一符券耳。故最上之貨幣。莫如鈔票。其說雖不為過激。至其論貨幣之效用。不在分量之多寡。而在流通之速率。其言最為博深。且明。又以勞庸爲物價之標準。其說頗同威廉。而最注重分業。謂當合全世界之盈虛消長。以實行分業之策。實爲斯密氏學說之先河矣。

此外有英國共和黨員哈靈頓。以一六四〇年著一書。論一國之土地。不宜歸於少數家族之所專有。而荷蘭法學大家果魯西亞。Yolius 即著性法論爲國際公法學之鼻祖者 亦著一書。言穀物出口。當付其自由。不可以國家之力限制之。其他各國著述家。論生計上各種特別問題者不少。而英法德諸儒。草貨幣論者尤多。其最顯者。則哲學大家陸克所著。於整頓財政之法。最爲精密。後世改革案。多採其論云。

第七章 十八世紀上半期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四 綱

本章統屬過渡時代。無甚新創之學說。而家數頗繁。登諸報中。使讀者厭倦。故暫闕之。以待他日印單行本。始補入焉。著者識

第八章 重農主義 部甲第二期之五

十八世紀之下半。羣治組織。殆將一新。其時之哲學文學。種種異彩。皆爲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之媒。箇人主義。漸得勢力。所謂民約說人權論等。漸風靡一世。務以排除政府之干涉。放任人民之自由。凡百學說皆然。而生計學亦其一端也。生計學之自由主義。大成於斯密亞丹。而法國之重農學派。實爲其先河。故敘述學史者。常或以重農學派爲斯學之新時期。蓋有由也。

重農學派。本稱性法學派。Physiocrat School 以其所持論偏重農本。故通稱今名。此派之鼻祖。爲法國之奎士尼。

Francis Quesney 1694-1774 奎士尼者。律師之子也。生於鄧野。長而習醫學。聲望日高。爲法王路易第十五之侍醫。大見寵貴。然秉性剛直。不爲當時腐敗政界所移。以生於鄧野故。習知農事之利弊。其說之常趨重農務。蓋有由也。所著有生計論「國計格言」生計學質疑「工商業論」等書。最後乃著「性法論」千七百六十八年取當時政治法律哲學之新思想以調合於生計學理。於是完全之一新學派乃成。今請綜奎氏學說之綱要而論之。

第一性法論。性法亦謂之天然法律。卽政治學家所謂天賦人權說也。當時學者如盧梭。皆大倡天賦權利之論。謂人羣者由各人之分體結集以成者也。政府者由各人同意之契約委任以治事者也。故統治之權力。必當有所制限。除奉行契約之外。不可任意干涉。卽以生計上論之。各人皆有其勞力易其快樂之權利。一言以蔽之。則財產者神聖也。人民勞力之作用。必不可稍有所障礙。稍有所束縛。而勞力所得之利益。皆必當完全自有之。而不爲人所壟。奎士尼乃斷言曰。世界上有根於天然一定不變之法則存。一切人類。皆生息於此法則之下。生計界其一端也。若設種種人定法以與天然法相背戾。其害羣莫甚焉。故關於民間一切生計之事。政府宜一聽其自勞自活。自由自治。而絲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則是擾苗助長之故智而已。

第二重農論。奎士尼以爲一切產業中。惟農業爲生利。其餘工業商業等皆分利而已。何以故。一切有形之物品。無不由土地與天然力和合而成。惟土地爲能生新利。是卽生利之性法也。土地所產之物。除其耕作之費用。其所餘者則爲純贏。此純贏中。以一部分納稅於政府。以一部分納稅於地主。其再餘之大部分。則應歸農民自由享用之。農業與則純贏多。純贏多則國家之富強基是焉。若夫工商業。則非能生新利者也。工業者不過變物品之形而增其價耳。商業者不過易物品之位而增其價耳。而此變之易之之勞力。不免銷耗於無益。而農本天然之利。反爲所分分之者衆。非國之福也。故欲謀一國之富。舍變厲農事外。其道無由。

第三貨幣論。奎士尼痛駁重商派好貨之論。其言曰。貨幣多之國則爲富國。斯固然也。雖然。非以多貨幣故能富。正以其富故能多貨幣也。重商派之論。所謂誤果爲因也。故貨幣者不過富之代表。而決不足以致富。致富之道。非使農產物日增不能。而彼重商論者。反保護分利之工商業。使之奪本而益民。是緣木求魚之類也。

第四租稅論。奎氏以為租稅只當直接以課諸土地。蓋土地者富之本源也。此外各種間接稅。畢竟亦亦歸農民之負擔。徒使收稅法益以煩雜。而費用益以加多。甚無謂也。

此奎士尼學說之大概也。奎氏又取一國之人民而區為三種。

一曰生利者。即耕治土地之農民是也。

二曰監督者。即地主是也。地主者。不躬親耕作之大農也。奎氏不以地主為分利者。彼以為此種之人為國防及種種國事皆奔走盡力。負擔其經費也。

三曰分利者。即不屬於前兩項之人民皆是也。工商業者皆歸此項。

奎氏欲將其學理施諸實事。於是擬出種種方策。(一)農民之耕治土地。一切自由也。(二)土地所產之物品。或交易之於國內。或交易之於國外。一切自由也。(三)耕作者之身體。不得被束縛。其物品不得被制限也。(四)開通道路也。

(六)普施教育也。(七)政府時以特別之利益獎勵農也。(八)如專賣之例。如工商聯行之例。皆當禁廢。使得自由競爭。而農夫乃食其利也。

奎氏之新學說既出世。其門弟子熱心闡播之。影響忽波及於各國。其在法國。則有米拉般氏。Mirabeau 哥爾尼氏。Gournay 渣爾晴氏。Turquet 其在英國。則有讓謨氏。Edmund 其即哲學大家兼以歷史名者也。在法國。則有夏列德文氏。Schlotwein 等。而意大利之宗其說者。亦不少云。

請言重農學派之得失。(一)彼以工商業為分利而非生利。是其謬見之最甚者也。蓋生產云者。非專指物之自無而有者言耳。凡以人力加於天然物。而產出之。或增多之者。皆謂之生產。此通於農工商而皆有效者也。奎說之謬。後此

斯密亞丹。摺擊之無餘蘊矣。至其所以賤蔑工商之故。大抵由重商主義之反動力。而該派之學者。又獨尊天然法。即法。因此凡物之附屬於天然者。皆特重之。以土地為天然物也。則其加鄭重也亦宜。亦以當時法國農民。大為上流人士所賤蔑。沈淪困頓。苦不忍言。救時之士。益斷斷三致意焉。蓋有由也。(二)其所謂性法者。近今學者。多排斥之。蓋因以為國計政策。隨時不同。隨地不同。斷無所謂貫古今通萬國之一定理法者存。雖然。當時風氣所趨。一切政治法律哲學。皆毗於此論。無足怪者。(三)其主張重稅排斥間稅。畢竟終不可以為完全之租稅法。雖一時偶有勢力。而今亦

士所賤蔑。沈淪困頓。苦不忍言。救時之士。益斷斷三致意焉。蓋有由也。(二)其所謂性法者。近今學者。多排斥之。蓋因以為國計政策。隨時不同。隨地不同。斷無所謂貫古今通萬國之一定理法者存。雖然。當時風氣所趨。一切政治法律哲學。皆毗於此論。無足怪者。(三)其主張重稅排斥間稅。畢竟終不可以為完全之租稅法。雖一時偶有勢力。而今亦

陵夷衰微矣。此等諸說。其影響及於後世者蓋寡。可勿深論。四)重農學說之最有關係於羣治者。則產業自由論是也。此論殆取前此歐洲諸國政府管理產業之方法。拔其本而清其源也。重農主義未興以前。列國競靡於所謂哥巴政畧。見第五章者。徒取一時權宜之策。謀其目的。愈趨愈甚。政府干涉產業之極。乃至人民起居日用之瑣事。皆一一監督之。掣肘之。凡一切製造之方法。貨遷之機關。皆有立法權以爲之制限。流弊既極。於是非難之聲大作。重農派學者乘之。革新學理。以排擊時政。雖其所謂放任之義者。未免過度。時或軼出範圍以外。雖然。實革命時代自然之現象使然也。而此重農論亦孕育革命之大原因也。蓋當時人心漸變。各部分之學說。皆將翻數千年之案而一新之。其中如政治學部內所謂民約說。所謂主權在民說。皆爲摧陷積弊之利器。而於生計界。所謂各人貿易自由爲天賦權利之說。首足以使人知實利之所存。又隨以箇人利益與公衆利益一致之說。因勢利導。而託美名於公利。此實足以震撼當時階級秩序之社會。而所向無敵者也。故後世論者。或謂重農學派。偏重箇人主義。幾與無政府黨相類。殆非誣也。此等學說。自今日視之。其偏激固無待言。揆諸彼時之事勢。殆有不得已者存。未可膠柱以詆昔賢也。要之重農學派。其紕繆之見。過激之論。固不少。至其榜革羣治之面目。改良生計之學理。厥功甚鉅。不可誣也。其排擊干涉。主張自由。實驟開斯密亞丹以後一新天地。其勢力不亦偉耶。木亦偉耶。

第九章 斯密亞丹學說 部乙之一

德國生計學新學派之泰斗羅士哲 Byrd 嘗有言。『斯密亞丹者。立於生計學史之中心者也。斯密以前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準備者耳。斯密以後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修補者耳。』美國皮爾利亦言。『斯密「原富」之初出世。正與美國宣告獨立同年。此書亦一種獨立之宣告也。彼摧破重商主義之邪說。而使生計學爲一獨立之學科。其變動一世之耳目。而別開一新時代。殆與哲華遜按美國獨立也之檄文。同一功用。哲華遜檄文。震撼政治界。斯密著述。震撼生計界。故論者或謂生計學之鼻祖。非阿里士多德而斯密亞丹也。良非偶然。』新民子曰。吾著生計學史。至斯密時代。使吾生一種異感。吾乃始驚學問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驚二百年來歐美各國以富力霸天下。舉環球九萬里爲白種人一大「瑪傑」。而推其波助其瀾者。乃在一眇眇之學士。嗚呼。斯密氏之學說。披靡西土者。已

百餘年。今日為前魚矣。為積薪矣。而其書乃今始出現於我學界。斯密原富殿譯本去年始印行然且鄉曲學子得讀之者百無一焉。讀之而能解其理者千無一焉。是豈不可為長太息也。吾今故略叙斯密之性行學術。且舉其全書十餘萬言撮其體要。以紹介諸好學諸君子。本卒所學之詞一依殿譯蓋無以易之也其所儘學說視他卒較繁茲不避者重錄于也然提要鈞玄處亦頗費苦心讀者當能鑒之吾欲以此為說原富者之嚮導云爾。

斯密 Smith 名亞丹 Adam 以千七百二十三年六月五日生於蘇格蘭之卡可底 Kirkcaldy 初受教育於鄉學。學業大進。以記性絕倫聞。千七百三十七年入本國克拉士哥大學。四十年轉英國羅斯佛大學。其所最嗜者為數學物理學歷史哲學。常慨然有改良羣治增進民業之心。四十八年再歸蘇格蘭。居愛丁巴拉府。始與碩學謙讓 Hume 交。五十二年為克拉士哥大學教授。講倫理學及道德哲學。始有名於時。其講倫理學也。分為四科。一曰自然理學。Natural Theology 二曰道德學。Ethics Proper 三曰國法學。Public Law 四曰生計學。Political Economy 凡任此校講席者十一年。其時謙讓所著生計學書初出世。斯密讀之。大有所感動。益潛心以研此問題。千七百五十九年著一書。題曰「感情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此書所論。略與蘇格蘭學派領袖赫欽遜 Hutcheson 李特 Reid 等相合。蓋以倫理學上同情主義為基礎。論者或疑此書與其所言生計學理多相反。而不知斯密之哲學。本受「自然說」Theory of Nature 之感化。俾陸克 Lock 謙讓赫欽遜之衣鉢。其後此主張生計自由。Economic Liberty 皆此精神所一貫而已。

千七百六十四年去大學游歐洲大陸。僑寓巴黎者一年。其在巴黎也。與奎士尼渣爾晴見前及其他哲學家。公法學家。生計學家。相親交。於法國生計學說。大有所得。六十六年歸國。隱於故鄉卡可底者十年。千七百七十六年。突然以原富一書公於世。原富原名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譯言考究國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七十八年。被舉為蘇格蘭稅務長。八十四年。喪時。瘁過度。越六年。為千七百九十年七月。斯密亞丹遂卒。得年六十七。斯密之病革也。語其友人列德爾曰。「吾一生事業。無可表見。今遂不得不死耶。」嗚呼。以斯密之學術。開拓萬古。推倒一時。為學界建一至高至大之紀念塔。而其畝然不自足也。若此。大哲之風度。吁可敬矣。

今請言斯密著述之要領。

斯密首以國民之勞力爲富之大源。以謂勞力者國民所賴以得日用百物之供給者也。斯密固非謂勞力爲生產上獨一無二之原質。然卷首特提出趨重力作之義。殆所以示別於重商重農之兩學派也。而其論勞力之效。以分功爲第一要諦。謂分功之繁簡。可以視人國治化之淺深。而又言分功學理之適用。農業不如工業。卷首論分功之效一篇。其學識已有負超前古者矣。

斯密又論分功之起原。由於人類有欲交易物品之天性。其言曰。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雖然。非前知其能生財然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焉。人生而有羣。天與之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非一人之身所能備也。勢必取於相資。故有質劑。謂相易以約者有交易。謂相易以約者有買賣。謂以財易者而生事。以財亦由此三者而分功以著。治化既開。易事乃始。易事既有。乃各審其耳目手足之所在。各操一術焉。以前其羣之用。勞一人之心與力。而各有所出。自享不盡。斥其餘以爲易。以給他人之求。而已亦得所欲。此分功交易所以相因爲用也。

斯密又論分功之程度。與市場之廣狹相爲比例。蓋山城小市。貿易寡通。其民若專攻一業。則自用而外。多致餘饒。而莫與爲易。故不得不舍其事而業其彙。輟此業之有餘。補彼業之不足。然生事得粗具也。因論分功之所始。必在瀕海多江河之國。以其交通便。故市場廣。市場廣故百工興也。近世歐美諸國。汲汲然求市場於遠地。勢將合五大洲爲一大瑪傑。皆實行斯密分功之政策而已。

斯密又曰。分功局定。則民之生事。取足於己者。日以少。待於人者。日以多。故易之爲道尙焉。雖然。爲易之始。必有所窺。使乙之所以易。非甲之所欲。則易之事將窮。有智者起。如儲一物。使隨時隨地。出以爲易。人皆樂之而不吾拒。此物也。名之曰「易中」。是卽貨幣之所由起也。人各持此易中。以易所欲得之物。然萬物有不齊也。故不得不定其價格焉。以相易之準。斯密論物之價格。分爲二種。一曰「用價格」。每有利且其宏生事所不可無。二曰「交易價格」。每有利且其宏生事所不可無。二曰「交易價格」。每有利且其宏生事所不可無。二曰「交易價格」。每有利且其宏生事所不可無。

斯密乃論物有真價與市價異。凡人所有之物。皆自力來。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積力於物。及其未毀。斥以與人。或易物

焉。或得錢焉。自我觀之。其所得者必其與是力相當者也。故功力者物之所以相爲易也。若是者謂之真值。雖然。於入市之。而曰吾較量吾所用之力以取償焉。吾能計之。而購者未必能也。故取定於兩家當市之評。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至於各得分顯而止。若是者謂之市價。

斯密又言吾欲求得一物以衡量萬物之真值。以審其貴賤之差。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可以爲諸值之程準者。宜莫如人力矣。成一物而費功力若干。自勞力以產物致貨者言之。無論何地何時。其所費之分量一耳。故費力多者其物貴。費力少者其物賤。惟功力有恒。可以爲物值之準。以此而衡量一切萬物之價格。可謂最公而獨真也。故人力爲真正之價格。貨幣不過名義上之價格而已。

雖然。物價亦有析分焉。當氏之初羣。無占田。無積聚。故交易價格。惟視產物致貨時所費之功力幾何以爲差率。及羣治愈進。而物價所含之性質亦愈複雜。疇昔地無所專屬也。及後世分民分土。而天下之地皆私甲。於是乎有地主。勞力者必食土地乃能產物。而土地既非所自。遂不得不納租賦以乞贖之於地主。分其勞力所得之若干以爲償。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謂之地代又生民之業。皆力作於先。食報於後。二者不能同時。方其力作。非先有以贖其口體固不可也。則必仰於積聚者之家。積聚者出其母財以飭材焉。以饋廩焉。及其成貨也。又不得不分其勞力所得之若干以爲償。若是者謂之息。日本謂之利潤除租與息之外。其成貨而售之也。足猶償其勞力所費而有餘。若是者謂之庸。日本謂之賃銀租庸息三者。物價之原質也。卽一物之價論之。將見或彼或此。或僅一焉。或兼三焉。而皆統於是三者。願租庸息雖不同物。而其始則皆勞力之所出。故皆可以功力爲極度也。

斯密復論。經價與時價之不同。經價者。卽物之直值。所以致是貨入市之全費也。卽合其所納於土地之租。所償於資本之息。所酬於勞力之庸。而所售適足以相抵者是也。時價者。當市所售之價也。時價與經價異。或等或過或不及。而常視供與求相劑之間。持求物者謂之供。使供者謂之求。使供之數不及乎求之數。則有力者甯出過經之價以斷必得。供少求多。則求者競。競則時價優於經價矣。使供之數過乎求之數。以經價求者無多。而急售者衆。求少供多。則供者競。競則時價劣於經價矣。故時價者常爲競爭力所左右。而動搖於經價之周圍。所謂供求相劑者。則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趨於

平也。夫供求相等。爲實事所絕無。而勢之所趨。又常以相等爲的。蓋供過求。時價劣。則供者必受敵。受敵則遷。遷則供者減。而不及之求相劑矣。求過供。時價優。則供者必獲利。獲利則徠。則供者增。而與太過之求。又相劑矣。斯氏此論。可謂通物情之竅矣。洞天地之大理。言利也。而進乎道矣。

斯密又以爲經價之成。本於三物。即租庸息三者也。故經價之變。又視三者而爲差。而三者之差。則視其羣之或貧或富。其治化之或進步或中立或退行。因覃思博徵。以推明諸變相待之理。

斯密之言曰。庸率之高下。定於受傭者與雇傭者兩家之約。而二者之利常相妨。受者惟恐其少。雇者惟恐其多。兩者競爭之結果。而常率出焉。然雖最低之庸率。亦必使所得者有餘於二人之口養。然後其事之可長。而一國之庸率。其能優於此最低率若干度。恒視其國之貧富以爲差。蓋力役爲物。與百貨同體。庸者力役之價也。庸之消長。亦視供求相劑何如。國富則財足。興業多。需傭衆。求過於供。而庸率騰。國貧者反是。是故察國財之進退。莫著於勞力者之庸。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此誠必至之符。至然之驗也。

案中國庸率。近日如大優進者然。他地吾不確知。若廣東京津諸地。則視數年前倍蓰焉。有明證也。然則是亦可謂爲我國國財增進之現象乎。曰是又不然。庸率之進。固由興業之衆。而此興業之財。非出自我而出自人也。母財出自人。則其贏入於人。生計學之公例。庸薄則贏厚。庸厚則贏薄。西人今患過而庸厚病贏。故其擁資本者。皆以懋遷於庸薄之地爲利。彼其所以爭集於中國者皆爲此。非欲以劑吾庸。實欲以吸吾贏耳。今者外財驟來。求傭者之數驟增。而道路不通。內地之傭。未能遽出以劑其率。於是庸額驟漲焉。然我所得者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贏。已盡歸他族之手。吾人欲求贏而不得。則於產虧耗。生日敵加。以物價隨庸率而騰踊。受庸者雖得稍高之率。亦不過僅足以自給。而前此挾小資本以求贏者。今後則無可復以。勢將自降以乞爲傭於人矣。昔印度及其餘野蠻人所居之地。當白種初入時。皆嘗經過此現象者也。言念前流。毛骨俱悚。

惟贏亦然。按贏即前所言之息。然息之界。挾贏之界。實故當言。贏之厚薄。亦常與國財盛衰相消息。雖然。二者之所因同。而其所以因者大異。庸率爲正比例。而贏率則爲反比例也。蓋功力之酬。多乃有養。必國財而後庸率高。而母本之

斥。少則渴之。故國財衰而後贏得厚也。

斯密次論業異庸而贏不同之故。推本於自由政策。而攻擊政府干涉之爲失計。其言曰。苟聽民之自己。而不加攔塞。驅繫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凡所以致其力而後具其財者。將苦樂利不利相若。都邑錯處。風氣流通。一業獨脫。則民將自趨。一業獨瘠。則民將自抑。將各審其內外之分。以與其所居之羣相劑。不必在上者爲之焦勤也。惟在上者爲之焦勤。而後民失其自由。而業之不齊以著。故曰。民如水。自趨平。又曰。國助不如民自助。

案斯密此言。蓋針對歐洲當時治體而言也。彼時承重商主義極盛之後。各國政府。專以干涉爲政策。干涉之敝。民失其情。物失其理。原富第一篇第十章。臚舉當時政令約束之種類有三。一曰限其人數使之少。二曰增其人數使之多。三曰禁其徒業使不得自然通流。夫以當時歐洲民智既大開。民皆知所以爭自存之道。然猶限制之若此。誠哉其爲民病矣。若我中國。則政府之與民業。向來漠不相關切。以云自由。則中國民之自由極矣。民其敝又若此。故斯密之言。治當時歐洲之良藥。而非治今日中國之良藥也。治今日之中國。舍前此所謂哥巴政略克林威爾政略者。其道無由。且歐洲非經前此重商主義一度之訓練。而其民又安能神自由之用也。況乎今日帝國主義日行。各國之民業。皆以政府爲後楯。以出而競於世界。當其鋒者又豈以一私人之力而能奏效也。讀斯密書者。亦審其時衡其勢而深知其意可耳。

斯密之論租也。曰。合三成價。租與居一焉。而其所以入價之情。與庸贏大有異。庸贏之高下。物價所以貴賤之因也。而租之重輕。則物價貴賤之結果也。何則。使市價溢於經價。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使適如經價而止。則租無由出矣。故地之所產。有物焉。求常過供。則市價常溢。人乃寶其地焉。故常得租。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則市價或溢或不溢。人乃遲回以擇其地焉。故或得租或不得租。是租入之大例也。

租庸贏三者。固物價之原質。而民所賴以養軀命。繕家室。長子孫者也。因茲三塗。而各羣中可分爲三大階級。一曰地主食租者也。二曰勞力者受庸者也。三曰資本家享贏者也。而三塗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則有合有離。地主之利害。與國之休戚最相關切。蓋民至合羣成國。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凡可使地產日增。民生日裕者。無一而非有土者。

之大利也。故必物產滋然後租入鉅焉。必田野闢然後物產滋焉。必民業盛而後田野闢焉。民業盛田野闢。而國不休者未之聞也。勞力者之利害亦然。大抵庸率最優。莫若進治向富之國中。立不進。所得將微。故國勢進盛之秋。大利固歸於產主。及其衰退。則蒙罰尤酷者。又莫若勞民也。獨至第三級之資本家。則其利害常往往與公益相背馳。蓋民貧然後子錢加。國彌富則息率彌微。國治衰退。民生困窮。息率彌大。至其極高。而國與羣殆將亡而散矣。

案斯密治衰息重之論。嚴氏嘗駁正之。見所譯原富部甲下案註。今不具引。

此原富第一編之要領也。

原富第二編。論資本積貯之事。斯密以爲一家之積貯。常可分爲二物。一曰支費。二曰母財。即資本也。今從嚴譯。支費者。卽用卽享。所區之以給旦夕者也。母財者。食功發業。所斥之以規獲利者也。母財又分二種。一曰常住母財。二曰循環母財。常住母財者。以宿留而得利。麗於主人者也。循環母財者。由財殖貨。由貨鬻財。財復成貨。用流無滯。然後利生。以鬻施而得利。離夫主人者也。常住母財之重要者。(一)器械。(二)行店倉廩等建築物。(三)農業上改良諸事業。(四)人民本身之技能。循環母財之重要者。(一)貨幣。(二)農者牧者之廩食。(三)製造家之原料品。(四)製造已成之物品等。皆是也。

斯密次論國民之歲入。有總殖實殖之異。論國財之進退。不得徒卽地之所出民之所登。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欲等國財。必計實殖。何謂實殖。國之歲進。以補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之外。而尙有餘。得除之爲支費。卽用卽享者。夫是之謂實殖。按野語一舖店然其年結通共進銀若干。存銀若干。然必除出其所存舖店器物之常存。一國亦然。綜一國之實殖。則常住母財除出其預備購貨運轉之循環母財其餘所餘。乃爲實殖。一人如是。一國亦然。泉幣二者。皆不可闕入歲計。蓋泉幣者通財之輪殼。而大異於所通之財。泉幣雖爲交易便事之大器。然始也營造之。繼也保持之。皆於國之實殖有損焉。是不可以不察也。斯密氏緣此思想。乃倡論謂不如置三品之金。而代之以鈔幣。所代之數。如其所欲名。其視泉幣也。營造之奢儉相遠。而易挾過之。通財輪殼。得此而益便益輕。因喻泉幣爲地上之道路。鈔幣爲空中之飛輪。後人以爲有名之設譬云。

斯密復進論人功有生利不生利之別。生利云者。致力於物。而物值以增。如彼製造之夫。以其功力被於物材。成器之

後。其值遂長。已之生業以進。主人之贏利以多。其其類也。不生利云者。用力雖勤。而無後效。如彼使辟使令之人。其勞亦至。而功不被。物去而無跡者。是其類也。斯密所謂生利。與尋常所謂有用者。意義不同。故執政官。軍人。教士。法官。皆屏之於不生利之列。以爲是皆厲民而自養者也。此其義後賢聚訟紛然。謂其徒尙有形之利。而不數無形之利。知民力之生財。而不察民德。民智之有關於生財者。尤鉅。誠哉其於論理有所未圓矣。雖然。亦可見當時蒙干涉之餘害。武人。教師。穴羣爲益。無狀滋甚。仁人君子。慨世憂時。致爲矯枉過直之言。亦如許行並耕之僻論。爲在戰國時代應有之義也。知人論世。則斯密之言。不勞詬病焉耳。

斯密乃言曰。總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願一國歲植。只有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然後瞻能生者數多。瞻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植。乃歲進。因縱論夫稽一國之富率。在比較其歲植之用。爲母財。用爲支費。二者之孰多孰寡。以爲斷焉。

斯密又以爲節儉者。增進國植之泉源也。惟儉有以獎勤。蓋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國之產。由生轉熟。而產業日赴繁榮。故節儉者之所積蓄。雖亦常歲耗而無遺。而與彼奢侈者之所歲耗。其性質大有所異。蓋彼之所耗。或待賓客。或養僮奴。食焉而無所復。此之所耗。以蓄傭工匠師。若將作。耗盡之後。復其母於所成。而贏利附焉。故節儉之家。歲有所餘。區以爲母。以養勞力生利之功。一養之後。歲歲無窮。母轉爲貨。貨復轉母。一國生利之民。皆將賴之。豪縱之家。歲入不足。則蝕其母。蝕母則移生利之財。以從其不生利者。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於是歲產以微。而國財坐減。故一國之奢侈。使無節儉之民。以與之相救。勢將奪勞民之力。以贖無所出之惰民。其敝不止自貧而已。浸假必貧其國。蓋此等豪家所費物品。無論其出自本國。出自外國。而其害一國之母財。使生利之民失養者一也。故曰。奢也者。國民之仇讎也。儉也者。國民之父母也。

斯密又以爲一國之土地人民。既只有此數。於此而欲增加每年所出之國產。則不可不謀增生利者之人數。與夫生利者之生產力。謂力之致於物。而生產之者也。而增之之道。必務所以給養其工事。改良其器械。則多額之資本。其最要矣。資本非能人人具足也。於是乎有貸資。斯密之論貸資也。以爲貸者之所取。貸者之所予。其實皆非在錢幣。不過在錢幣相當之

價值而已。故以財貸人者。畀之以御物之權。取己所得役之物力以與人。故假人以母財。其事與盡其歲殖之一分以借人者無以異。其爲此也必有期。當期。貸者歲有所納。是之謂息。及其期盡。貸者之復。如所貸者。是謂還母。國之總歲殖。必有一分以復母財。惟母財之待復者愈多。其國中之息率乃愈大。此其事亦與物之市價同。視乎供求相劑之數以爲贏縮。國富而所積多。母財日廣。則贏率日微。有母財者求善業而用之難。難故其勢競。自不得不廉其息以徠牛利之功。夫如是。故息日減而庸日增。息減由於庸薄。庸增由於母多。此富國之工民所以日舒也。

斯密又論時昔各國有以貸財取息爲不義而設法律以禁之者。此實非法也。蓋得人財而用之者。其勢必將有所生。則其分利於主人。亦物理人情所宜然也。夫資焉者向必急於得財。而貸焉者亦常不甘於無息。既設之禁。則通財取息之家。有懷刑之懼。欲貸出而有所難。於是乎急欲資財者。非加優其利息。則所資將不可得。以生計學學理言之。則常息之外。又須加以保險矣。故禁息之令。實反爲重息之階也。此斯密氏論利息之大略也。

斯密又論用母財以生利者。因其所投之地所擇之業之不同。故其所以鼓舞與發之人功亦大有異。而所生後利所以增進地產之價值者。亦隨而異。大抵母財爲用。分爲四塗。一曰成生貨。取之自然者。若農業若礦業若漁業是也。二曰製造攻修。轉生爲熟者。工業是也。三曰轉運百產。挹盈注虛者。凡行商之以舟車漕輓大宗貨物者是也。四曰披整售零。周給民用者。市店之買人是也。四者假名之曰農工商買。其業雖不可偏廢。然其用資本不同。而其所鼓之民功所增之物值。遞有所異。農利爲最。工利次之。商買之利又次之。農也者。常利用天然力以副人力者也。故其所生之後利。常大過於其所前費者。不徒資本家得其贏耳。而又益以地主之租。租也者。復農所前費。加贏率而尙有餘者也。其業廣而所容生利之民多。其事順而所增成物之值鉅。故富國必以農爲第一義。而工復優於商。商復優於買。蓋工也者。常能復農者與他工之所費而益以贏。商者常能復農工之所費而益以贏。買也者。則僅復商者之所費。而益於物值希矣。此役財治生而於羣利之廣狹各有不同之大概也。

以上所述。皆原富第一第二編學說之要點。斯密氏關於普通生計學之意見也。後此所謂英國正宗派。皆祖述之。以爲茲學之淵源。而近世諸國之學者所引申所論駁。亦皆以此爲論理之中點。故有志斯學者。不可不尋繹而熟究之。

原富第三編。專謂諸歷史以研究近世歐洲諸國民之產業組織。而敘述其發達之所由。此亦斯密一特長也。近人論十八世紀之哲學家。謂其所最缺乏者為歷史的精神。其間惟蘇格蘭之學者。稍免此弊。若斯密亦其一人哉。雖然。斯密一面注重歷史之研究。一面又昌言事物自然之順序。其所說有不免互相矛盾者。後之學者。往往駁正。今勿具引。原富第四編。專排斥重金主義。而發明國際通商真利之所存。斯密學說之丕變一世。而影響於歐洲產業界之革命者。以此編為最。斯密乃詳言財富與貨幣之為二物。其言曰。物品不轉為貨幣。其用自存。貨幣不轉為物品。其用斯廢。故貨幣常有求於物品。而物品不必常有求於貨幣。其理甚明也。民之得物品。將以享用者。不必復售也。而其得貨幣也。其終必以求物品。故由幣得物。可以為終事。由物得幣。不可以為終事。若是乎則民之欲貨幣者。非欲貨幣。而欲其所能易之物也。彼認貨幣與國富同物者何取焉。

斯密更取重金派所懷抱兩辭見而解駁之。其第一說。則謂金銀無蝕毀之患。寶之累世。則國富無量也。斯密駁之曰。英出鐵器。以易法之酒醴。而人莫或以為失計。夫鐵之耐久。亞於金銀。論者胡不曰。常寶其物。毋使出國。積之累世。則鼎鑪之富無量也。夫彼必以為國之需鼎鑪也。其數有限。徒富其物。過於烹飪之所資。是謂大愚。苟一旦飲食之事加多。鼎鑪之用。將不期而自足。不招而自來。而解。解然寶之於數代以前。甚無謂也。此其言是也。獨奈何以鐵言則明。以金言則惑也。國之需金銀。其數亦有限。鐵所以為鼎鑪。而金銀所以為園法。園法之用。所以媒介物品。而圓滑其轉輸。苟物品之待轉者多。則國內雖無一金銀礦。而黃白之在荒遠者。將梯航而自臻也。然則積彼餘於用之金銀。與積彼餘於用之鼎鑪。其智相去幾何矣。況餘於用之物。又斷非以人力所能強積也。方其有用。則其數自增。方其無用。而強多之。則其用亡。而其數且轉減。蓋其為物之易挾如此。而停積之虧又甚鉅。苟一旦供過於求。雖有峻法。夫亦安能止其勿出國也耶。蓋斯密之意。謂金銀之為物。每應夫供求之率。以分配於各國。常去其所不需之地。而趨於所需之地。必非以人力之所能左右也。

案精琪氏草擬中國新貨幣案。以限制所鑄貨幣總額為第一義者。原本此學理也。

其第二說。則謂一旦有事於境外。則軍與所需。全恃金銀。積之於平時。夫然後臨事乃可以無乏。斯密駁之曰。不然。海

軍陸旅之所以爲養者。在糧食。不在金銀。使其國農工商三業既隆。有以與遠方之食貨爲易。則雖無金銀。可以伐國。因舉七年戰爭之役。此役由英法爭加拿大而起。與英法合兵。連七。謂英之兵費。凡九千萬磅。而當時國內通寶。總額不過一千八百萬磅。其時國主未嘗有私積。而民間之銷鎔金銀器以充軍用者。亦未之前聞也。是軍事不特預蓄金銀之明證也。斯密乃論遠征之師。所以餉其軍者。不出三途。致其國所前積之金銀。一也。致其國工業所成之熟貨。二也。轉其國農功所登之生貨。三也。而三者之中。其第一法勢不可行。其第三法勞費多而結果少。故製造熟貨之轉輸。實爲餉軍獨一無二之富源。苟製造品之轉運無窮。則數千萬之金鎊。再出再入。而吾民固未嘗覺也。質而言之。則有物品者不患其無。以易金銀。而得饒饒然以多藏爲軍實之預備者。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此種理解。在今日固人人能道之。而當斯密時代。不可謂非特見也。

曠昔當重商主義之盛行。學者以謂國際通商。其目的專在敝進金銀。金銀非富之義已。明則前說已無復存立之餘地。然則國際通商。其利果安在。斯密以爲大利有二。一曰出有餘。二曰濟不足。夫一國地方民功之所產。而至於有餘者。物雖供而莫之求也。故有餘則無利。通商者致有餘之產於方求之國。而需其最貴也。物有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則生懣而事或不周。通商者致他所易供之貨。以濟吾土所不足。而買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間。而其利並起。此斯密解釋國際通商之定義。而一破數千年之迷夢者也。

斯密又曰。使兩國通商。而其所易者皆國中之所產。則兩國交相利。而所利惟均也。此所有餘。彼則通之。此之母財。彼則復之。始也各出其財力以核其國中之地產。繼乃通其有無。而無用者轉爲有用。而以租庸息合三成價之理。其終利乃散於民間焉。是故兩國之民雖不相謀。而實爲相養之事。以其所易之貨均也。故其始之斥母亦均。斥母均故國民之相養亦均。然則國民受利之多寡。相養之廣狹。視彼此交通之微鉅。然則與吾爲通之國。必其購買力與生產力愈富者。然後吾之所得於彼也。乃愈饒。彼之所得於我者亦然。亦必彼國之總殖歲進。然後其購買力生產力乃愈富。故真明通商原理者。未有不望其鄰之富者也。而前此狹隘之商戰主義。乃謂國不求利則已。苟其求之。必致損於他邦。一若盡力以使餘國皆貧。而後吾富乃大成。此真大惑不解者也。

案斯氏之說。即合全球以行大分業。所謂生計無國界者也。前此之持通商政策者。以是為損人利我之一機關。及斯密起。始使天下共曉然於兩利之始為真利。反是則其道必不可長。而反以受其敝。二百年來世界通策政策。生一大革命。皆斯密氏之為之也。雖然。世運遞變。無往不復。近今則保護主義之反動又大起矣。其故於下節詳述之。

重商派之所最謹者。謂欲塞金銀之出國。道在審進出差。進出差者。總進出口之貨相抵之餘數也。使出者多而進者少。則為差正。而所贏在我。收價於外而後平。則我之金銀增矣。反是則為差負。而所贏在人。出價以償而後平。則我之金銀減矣。時昔政治家所以汲汲焉講求保護政策。阻遏之於所入。而獎勵之於所出者。皆以此故。斯密乃首言進出之差。無從指其正負之實。次言差正差負。無與於一國總殖之虧盈。其說如下。

斯密曰。常法稽兩國進出之差。而得其大較者。不出二塗。稅關簿錄。一也。免費贏絀。二也。願稅關評定物價。事求簡徑。固多漏略。故其所綜。常非物值之真。而不可以為典要。至免費之不足依據。亦與稅簿正同。蓋債連往來之差。未必即為貨物進出之差。而債連之差之正負。又未必即為貨物之差之正負。蓋兩國債務之交涉。不恒由於兩國之徑為交易。視其地所通之廣狹。而牽聯常及於數地。一也。按斯密之意。謂甲國對於乙國之正負。未必為真正。實如甲國每為甲輸。然或丙丁等國之貨物。經乙國以達於甲。其運往因乙國者。二千萬元。乙國匯入甲國者。僅千五百元。則甲國似實則不必各國泉幣。精微互殊。圖法章程不一。以致名實紛紜。銀行號稱平兌。實乃不平。所謂贏絀者。未必果為贏絀。計及此矣。各國泉幣。精微互殊。圖法章程不一。以致名實紛紜。銀行號稱平兌。實乃不平。所謂贏絀者。未必果為贏絀。二也。案論者以金銀之聚散。即為準。此以誤。則尋常所謂進出正負差。其與於綜覈名實者。幾何矣。

夫進出正負差之難遽定也。既若此。然使果為差正。亦未必遂為國之福。果為差負。亦未必遂為國之病也。蓋輸入過度。則一國貨幣之貯藏減。固也。然愈減則貨幣之價格愈賤。物價隨而下落。物價落而輸出必復增。增則貨幣旋歸矣。輸出過度。則一國貨幣之貯藏增。固也。然愈增則貨幣之價格愈下落。物價隨而上騰。物價騰則輸入必復增。增則貨幣旋散矣。蓋幣之為物。其性質亦與百物同。應於供求之趨勢。任彼自己。而自底於平。然後知沾沾焉以差正自喜。戚焉以差負自危者。果無當也。

附論進出正負差之原理及其關於中國國計之影響

案對於國外貨之總額。不能全以稅關簿錄爲憑。無論關簿之必不可憑也。即使可憑。而兩國貨之數。實不僅在貿易故也。近世學者。推論貿易以外之國際貨之關係。其重要者五端。

第一 旅行交通所消費者。吾民游於他國。則金錢外出。他國民游於吾國。則金錢內歸。

第二 承買外國之公私債而貸與資本。營業於外國而投下母財者。其貸與投下之時。則金錢外出。其收還之時。則金錢內歸。

第三 當其貸與及投下之時。每歲當有利潤。若他國人爲我債主及營業於我國者。則金錢外出。若我爲彼債主及營業於人國者。則金錢內歸。

第四 凡一切國際交通事業。若運送業。銀行業。保險業等。應得之利益。若其業全在他國人手。吾事事須仰託於彼者。則金錢外出。反是則金錢內歸。

第五 海外工人之工金。他國民傭於我國者。則金錢外出。我國民傭於他國者。則金錢內歸。嘗觀日本大藏省理財局之統計。其在通商貿易表以外。每歲應支出收入之總額。其類別如下。

(一) 本國船舶運送費

- 一 本國船裝載輸入貨物之船脚
- 二 本國船裝載輸出貨物之船脚
- 三 本國船裝載運往他國貨物之船脚
- 四 本國船裝載外國搭客之船脚
- 一 外國商船在本國購買需用品
- 二 外國軍艦在本國購買需用品
- 三 外國軍艦商船在本國修繕費
- 四 外國輪船公司在本國所設支店經費
- 五 噸稅及其他稅關雜收入

(二) 外國軍艦商船及船公司之消費於內地者

部之入收

(三)外國人之消費於內地者

- 一 外國人來游歷及經過者之消費
- 二 外國商船在泊本國時船員之消費
- 三 外國軍艦在泊本國時船員之消費
- 四 外國留學生在本國者之消費
- 五 外國傳教人在本國者之消費

(四)本國人在海外事業利益

- 一 本國人營業於海外者所得贏利
- 二 本國人傭工於海外者所得工金

(五)本國及外國政府之收支

- 一 本國政府海外收入
- 二 中國債券之本利

三 外國公使館領事館在本國者之費用及其他外國政府支出金

(二)外國船舶運送費

(一)本國軍艦商船及船公司

- 一 本國人搭外國船之船脚
- 二 本國軍艦商船在國外所設支店經費
- 三 本國軍艦商船在國外修繕費
- 四 噸稅其他諸稅及蘇彝士運河通航稅
- 五 船舶保險費之納與外國保險公司者

一 本國人往外國游歷及經過者之消費

(三)本國人之消費於海外者

- 一 本國軍艦商船在泊外國時船員之消費
- 二 本國留學生在國外者之學費
- 三 本國留學生在國外者之學費
- 四 海外布敷用費

一 外國人營業於本國者所得贏利

(四)外國人在內地事業利益

- 一 外國人營業於本國者所得贏利
- 二 外國人貳資於本國者所得贏利
- 三 外國人存款於銀行者之利息
- 四 外國人匯返其本國之工金

部之出支

(五) 本國政府支出金

〔一〕在外國之公使領事館經費及其他政府支出金
〔二〕購買兵器彈藥費
三 外國公債本利

由此觀之。則國際貸貸之種類甚煩雜。而斷不能徒以海關貿易表之正負。指為國財出入全額之正負。明矣。苟惟貿易表之為據也。則近百年來英國之貿易表。皆為差負。且其負數甚鉅。一八九七年。差負一百五十八兆磅。而英之富何以稱焉。而不知英人之投資本以營業於外國者。每年所得贏利。在九千萬磅以上。其船舶運送代價所得。七千磅以上。代乙國轉運貨物於丙國。而得其媒介之利者。一千八百萬磅以上。即此三端。已足償貿易表之差負而有餘。自餘若德若法若荷蘭。大都類是。觀於此而歎重商派之斷斷於貿易表上之統計者。真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

以近世學者之所觀察。則一國之總差正總差負。不專指貿易表皆各有其利病。所爭者全在其致正致負之原因。而不在此。偶正偶負之現象。苟而言之。則徒以正負而論定其國殖之榮瘁消長者。是所謂武斷之論。而不應於實情者也。請言富國而得差正者。

(一) 全國生產之元氣大強。前此所負於外國之債務。日以減少。而輸出品日增。超過輸入。以博取債權於外國者。(如美國)

(二) 貸放大資本於外國而收其利者。(如英國)

(三) 外國前此貸我之資本。今茲歸還者。

請言貧國而得差正者。

(一) 因國力已竭。而驟貸龐大之資本於外國者。(如埃及)當外交驟進時其國際匯兌自為差正

(二) 因購買力衰微。無力以銷外國之物品。故貿易表為差正者。

- (一) 全國生計界大發展。購買力大增加。而收益源在於外者。
- (二) 新貸出巨額之資本於外國。而未能收還者。
- (三) 新從外國購入機器等類。而常住母財。日本譯為固定資本增加者。
- 請言貧國而得差負者。

(一) 本國生產力衰微。全被外國之產業。侵蝕本國之市場。對於外國而純立於「債務者」之地位者。

(二) 以他種原因而負巨債於外國者。(如中國累年之賠款是)

(三) 紙幣發行太濫。而因以驅逐正幣於境外者。

(四) 或購買力外觀似強。實則奢靡成風。競以外品相尚。耗國力於無用者。

由此觀之。則徒見有差正之表。不足為其國賀。徒見有差負之表。不足為其國吊。所辨者不在外形。而在實力之內。斯密又言費殖差萬不可負。費者一國之總歲費也。即其支出者也。殖者一國之總歲殖也。即其存蓄之。以爲母者其國也。而進出差則或正或負。無關於本源。參觀原富部第四十二葉說哉其知言也。

吾嘗據此諸例以研究中國之國殖。首調諸貿易表。已頻年為差負之現象。其表如左。(表中數目皆以海關兩計算)

年次	輸 入	輸 出	差 負
光緒十四年	二二四、七九二、八九三	九二、四〇一、〇二七	三三二、一九一、八二六
十五年	一一〇、八八四、三五五	九六、九四七、八三二	一三、九三七、二四三
十六年	一二七、〇九三、四八一	八七、一四四、四八〇	四〇、〇七九、〇〇一
十七年	一三四、〇〇三、八六三	一〇〇、九四七、八四九	三三三、〇五六、〇一四
十八年	一三五、一〇一、一九八	一〇二、五八三、五二五	三二、五一七、六七三
十九年	一五一、三六二、八一九	一二六、六三二、三一一	三四、七三〇、五〇八

船費爲外國人所得者至少挽在七百萬元以上。合諸美洲澳洲各地則其總額一千五百萬。元。有多疑少也。依日本大藏省理財局所統計則此數若演列入國際貸貳表者矣。綜合諸項計之。則十年勻算。每年平均。其總差負。應在一萬萬兩以上。至近數年。則更當倍之。蓋二十八年以來貿易表之差負。已及一萬萬兩。而義和團事件賠款。約章中明載。每年攤還本息共四十二兆兩有奇。僅此兩項。已百五十兆兩內外矣。其餘雜項。亦何慮數十兆。此皆我國負擔外國債務之大畧情形也。

使如重商派之所想像。凡屬差負之債務。悉湏以見金償還。則自光緒十五年以至今日。吾國金銀出口者。最少亦應在八百兆兩以上。每年平均。總在五十兆兩以上。乃徵諸海關貿易表。則其實狀如何。(表中皆以所值海關兩銀兩計算)

年次	金		銀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光緒十六年	一,七八二,三二八	三,五五七,七十二
十七年	三,六九三,二四六	三,一三一,八八六
十八年	七,三三二,〇〇〇	四,八二五,〇〇〇
十九年	七,四五九,〇〇〇	一〇,八〇四,〇〇〇
二十年	一,二,七四四,〇〇〇	二六,三八九,四〇〇
廿一年	六,二二四,〇〇〇	三六,六八五,〇〇〇
廿二年	八,一一四,〇〇〇	一,七二〇,〇〇〇
廿三年	八,五一,七〇〇	一,六四一,五〇〇
廿四年	七,七〇三,八四三	四,七二二,〇二五
廿五年	七,六三九,七七九	一,二七一,四四四
廿六年	一,二〇一,三三五	一五,四四二,二二二

廿七年

六、六三五、三二三

六、六三五、三二三

据右表所示。凡十二年間。金進口總值銀一百二十萬零二千三百十五兩。銀進口總值銀九千八百六十七萬五千五百八十一兩。合計值銀九千九百八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六兩。金出口總值銀七千八百二十四萬零一百九兩。銀出口總值銀一千七百六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兩。合計值銀九千五百八十五萬二千五百六十九兩。進出比較。進餘於出者。尙四百零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七兩。若是乎吾國金銀。匪直無所漏卮於外。而反若有贏者。則何以故。吾嘗析分之。以求其理由如下。

(一)由於海關貿易表之不完備也。貿易表之萬難完備。各國所同。而吾國尤有甚者。則以此項報告。專據海關。而吾國之進出口。非盡經海關。如直隸山陝之與蒙古貿易。復經蒙古而與俄羅斯陸運貿易。四川之與西藏貿易。凡此皆海關之所不能稽及。竊疑吾國進出之差負。未必年年如是其甚。必有從此諸路以補其闕者。

(二)由於外債之輸入也。中國近二十餘年來外債之數如下。

光緒四年	(年次)	中國近二十餘年來外債之數如下	(債權者)
五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圓	德國	德國
十八年	一六、一五〇、〇〇〇圓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
十九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同	渣打銀行
二十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德國	德國
廿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俄法兩國	俄法兩國
廿二年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〇圓	英德兩國	英德兩國
廿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匯豐德華正金三銀行	匯豐德華正金三銀行
合計	五四六、八五〇、〇〇〇圓		

以此數論。既已五百四十餘兆圓。而近年以督撫之名義私借者尚不計。譬諸一私人。負乙應償者千金。而從丙借得者亦千金。是不過吾之債務。移其對乙者以對丙。而於橐中現金之增減無與也。又如負乙應償者千金。而從丙借得者二千金。是不過將來之債務。更加一倍。而目前橐中之現金。方且不見其減而見其增也。夫國家之借外債。亦若是而已。吾外債之最巨額者。為廿一廿二廿四三度所借。其總額為四百七十八兆圓。除折扣外。實為四百五十兆圓有奇。而其主要在用以償日本兵費。日本兵費二萬萬兩。益以遼東三千萬兩。實償三百四十兆圓有奇耳。議和條約本訂分六次交。附以百分之利息。惟聲明三年內全交。而利息全免也。尚餘百兆。則則利息豁免。故廿四年之借款。為此也。廿四年全償。而利息全免也。實輸入吾國內。而調劑吾生計界者也。夫所借以償日本之二百三十兆兩。其款固未嘗歸諸我。亦未嘗出諸我。語其外形。不過以甲國之資本。移於乙國。而於我無與。語其實際。不過以吾輩今日所負擔。分貽諸將來。而於目前仍無與也。而況乎其借者。尚有餘於所償也。然則所以調和貿易表之差負者。此殆其一端矣。但猶有一義當贅陳者。彼外債之輸入。又非盡此五百餘兆之現金。以致於我前也。果爾。則廿一廿二廿四之貿易。其金銀之進口。豈不當歲加百餘兆也。而顧不爾者。則彼償日本之三百五十餘兆。直由倫敦巴黎橫濱各銀行兌付日本者。固不必論。即其餘額百兆。吾所謂流通國內以調和我生計界者。亦不過一轉移其債權。或以供吾國人支給海外公私債務之用。或外國人質遷於我國者。不必持其本國之實貨以為易。但携此債券。已可在中國各口岸之銀行得現金。而捆載吾貨以去云爾。故此中關係。不過在銀行金融機關之一轉捩。而於金銀進出之差正差負毫無與也。

(三)由外人競投母財以營業於內地也。前節所論。則前此埃及生計界。所以曇花一現。驟呈活氣者。皆此之由。然以此解中國進出差負而金銀不滯之理由。則猶未能盡也。蓋所借外債之大部分。實用以還賠款。而流通我國者不過少數。若曰彼債主一轉移其債權。即不必持貨以為易。而可以此款販我貨以致諸彼國。則宜出口貨緣此而增。而入口貨緣此而減。於貿易表上我反為差正。而顧若彼者。則外人競投母財以營業於內地。實為此中最重要一關鍵也。今畧舉外人在內地經營事業所投資本之數。

中國東方鐵路	五百萬盧布	華俄銀行
蘆漢鐵路	三千七百萬兩	比利時新設公司
津鎮鐵路	七百五十萬磅	英德各任其半
山西鐵路	二千五百萬佛郎	華俄銀行
粵漢鐵路	四百萬磅	美國開發公司
山西礦務	一千萬兩	福公司
河南礦務	一千萬兩	英意合設北京公司
四川礦務	一千萬兩	英國會同公司
又	一千萬兩	法國福安公司
安徽礦務	五百萬兩	日本新設公司
又	七百萬兩	英國安裕公司
滬寧鐵路	三百二十五萬磅	英國銀公司
華俄銀行	六百萬盧布	俄國政府
膠濟鐵路	一百五十兆元	德國中央銀行
山東礦務	六千萬元	同

以上所舉。不過其犖犖大者。至如各小鐵路小礦務與夫英法兩國在南部接修入境之鐵路。以未能確知其資本額。故不列入。又近年外國人在北京天津及各口岸承辦事件。如電燈電話電車自來水無線電音等之類。尚不在此數。十年以前。外國人在中國所營業基礎久定者。如各銀行各輪船公司各紡織局。與夫置買地皮建造房屋在中國者。尚不在此數。然即觀右表所列。其額之巨。不已令人駭絕耶。雖此等資本。不過預定。並非現時已全放下。然放下者既過三之一。且將及半矣。夫此資本者。彼外人豈其點點滴滴。從母國運來哉。貿易

表上差負之率。我所應償而彼所應受者。受矣而不持歸。即還以爲母財於我國。此其一也。國債債券。應得之利率。舉以之爲母財於我國。此其二也。每歲所受攤還賠款四十餘兆。舉以之爲母財於我國。此其三也。三者之外。若猶不足。夫然後或釐金或轉貨於其本國以爲補助焉。此實現在列強經營中國之情形也。夫其新放下之資本。其贏利未能遽回復也。即至贏利已回復之時。亦每歲勻攤。其數不鉅。不能敵其所放下之「常住母財」。即固定資本之數也。以多數之母置諸中國。而歲挾其少數之子以歸。此不足以致中國通貨市場之緊縮也。明矣。而況乎所獲之子。或竟復斥以爲母。而永不出境也。夫通商之理。必兩利而後可久。斯密氏言之詳矣。故如斯密之說。必不容有一國常立於差負之地位者。苟常差負。則必其有他道焉以補之矣。否則每歲販貨以來者。必須豪金而去。無論非主人之所能堪。即客亦安所得利也。夫案中國之貿易表。既明見其歲歲之差負。自三四十兆以迄百兆矣。徵諸條約。又明見歲歲四五十兆之償款。等於正供矣。而彼得我此款者。既不見其增運我貨物。又不見其釐空我現金。然則此款究何著也。則外人所投下之母財在我國中者。雖無確實之統計。而可以知其概矣。

(四)由於購置機器各物變爲常住母財也。學者論差負之原因。必以此條爲一要端。蓋懲遷必賴母財。而所購爲尋常物品。則必售甲購乙。售乙購丙。售丙購丁。然後可以獲利。故其性爲循環。如在英倫致千金之貨於上海者。其勢不可不復由上海致千金之貨於英倫。以箇人而論。不必自致之。以國際通商而論。則本國會致千金之貨於外者。勢必有外國千金之貨復還於本國也。進出正負差所以終不能太相懸絕者。皆循此原理也。惟置機器等物。則其母財忽失循環性。而爲常住性。其所賣之贏。不在今茲而在方來。夫是以可以以不販貨旋歸以爲易也。此又物品與泉幣兩不出口之由也。中國近年購此類物於外者不尠。鐵路用之鐵軌木料等皆其耳。然其不復以上產相抵銷則一也。特彼則但此項之大部分。與前第三項。殆相一致。蓋此種常住母財之所有權。屬於我者甚少數。而屬於外人者大多數也。(五)由於傭工海外者挾其所獲之庸以歸也。英法德荷諸國。皆有巨大之差負貿易表。而所特以爲彌補者。全在海外營業之利贏。夫既屢言之矣。吾國人在海外號稱數百萬。而爲商者之數實甚微。其在美洲澳洲等

處。大率皆販本國日用雜品。還售諸本國工人。毫不能爭外族絲毫之利。殆不足道。其間有運售絲綢漆漆等器。求買主於外人者。然不過搜整舊零。錄積寸累。所得抑至纖矣。中美洲南美洲及太平洋羣島中其漕輓大宗貨物。掘盈注虛。稍足以當行商之名者。惟日本俄羅斯等處間有之。然資本甚小。贏利亦微。不足為影響於祖國生計界也。其最有力之實業家。蓋在南洋。如英荷屬殖民地之礦。錫礦之烟酒。緬甸安南暹羅之米。暹羅之木材。瓜哇之糖等。吾華人海外營業之大觀。惟此為最。雖然。彼中所謂有力之實業家者。流大率有適彼樂土菟裘終焉之志。其利贏之還潤祖國者。百不及一二。數內地生計界之影響。殆可置彼等於度外。語其關係最大者。則傭工所得之庸值是已。日本大藏省理財局之報告。前表其第四項中。所謂海外事業利益者。分為兩種。其一為商人營業所得者。歲不過一百九十八萬餘元。其二為工人傭工所得者。歲至一千二百十九萬餘元。其工之所獲。多於商之所獲六倍有餘。前表所列十九項中以吾所聞。日本人在海外者。最多為檀香山三萬餘人。次則美國及加拿大之太平洋沿岸。合計亦可三萬人。此外南洋菲律賓等處。除醜業婦外。不少概見。自餘占大多數者。則高麗及中國北部而已。此等貧瘠之地。所得勞庸。萬不能豐。計其所謂千二百餘萬。大約屬於檀香山及美洲者。當占千萬。我國雖無統計。不能得其確數。然吾民之耐勞苦善蓄積。過於日本人。日本以六七萬人。而歲能輸千萬儲值於祖國。依此比例。我國人在南北美檀島澳洲南非洲凡諸白人夥多庸值甚昂之都會者。合計不下三十萬人。歲當能輸四千餘萬內外之庸值於祖國。美澳等處華人庸值。其中數百二十元。左右。不過其兩月之工金耳。故此數約每人平均。吾又嘗在加拿大哥林比亞省。調查其地之華人。每歲匯返中國之數。約值墨銀二百萬。析分之。則工人之勞庸居其四之三。商家之贏利居其四之一。蓋彼中所謂商者。雖全未能與西人爭利。不過運祖國日用常品以供給吾工人。固也。願吾工人一切衣食住之消費。皆守鄉風。其所得勞銀。復散諸該地以潤澤白人之市場者。十不及一。而惟仰供給於本國之小商。白人以好亦一。故彼小商者。亦可謂間接以爭外人之利者也。何也。荷無彼小商。則吾之工人種種消費。勢不能不仰供給於西商。則所得庸值。將復散其三之一或半數於白人之手也。檀香山及太平洋兩岸一帶。日本有彼小商。其仰供給於華商者。殆太半。

而工人之漏卮乃塞其強半。然則彼小商所得之贏，亦當附從工人之庸值以增入外財輸入之統計表也。明矣。以哥林比亞一省，工傭輸歸者百五十萬，而商贏輸歸者亦五十萬，然則諸地合計，工傭輸歸者可得四千萬，則商贏輸歸者當亦不下千萬，是以上諸地，歲可輸歸五千萬也。若夫南洋一帶，庸值甚微，遠非白人夥多之都，會所可比。吾擬其最低之率，每人平均輸歸者歲可二十圓，而其人數殆三四百萬，即以三百萬計，每年輸歸總額，已應有六千萬圓。其小商之贏，以前比例，當為千五百萬元，是此諸地，歲可輸歸七千五百萬元也。兩者合計，則此項外財之來歸者，歲約百二十餘兆。中國所以累年有差負之貿易表者，此亦其重要一原因也。工傭輸歸所以為貿易差負之原因者，蓋以彼在海外所得之財，或購外國貨以運入中國，及其貨既售後，所得之財，即不必復販我貨以出外，此所以進口多而出口少也。或疑吾國海外僑民，每歲豈嘗有值百餘兆之外貨，辦入本國，不如此不必由我民直接自辦也。我民以所得之財，存於外國銀行，彼外人有欲辦貨至中國者，則在銀行取匯票，貨至中國，則選諸銀行，銀行即以付諸海外存銀原主之家中，故其銀不復須辦貨再出口也。

今更括言之，則每年由全國國殖總體支出者。

- 一 貿易表之差負率
 - 二 償款之本息
 - 三 外債之本息
 - 四 外人投母財於本國經營各事業，其所得之贏利
 - 五 人民出洋者之舟車費
 - 六 政府在海外支費（日本此項每歲一千三百餘萬元，中國所支不及其半）
 - 七 旅行游學者之支費
- 其收入增附於全國國殖總體者。
- 一 外債之現金
 - 二 外人投下本國經營事業之母財

三 海外國民之工庸商瀝

四 外國軍艦商船碇泊本國時之噸稅與其他費用及其商船公司之支店費

五 外人來游歷傳教者之支費

六 外國政府在本國支費

此其大概也。兩項之出入恒足以相補相銷。其伸縮盈闕之率。恰如其分量。而斷不至太相懸絕。即偶或一二歲中。彼有所伸。而此有所縮。不旋踵而復底於平。此殆生計學上自然之公例。有非人力所能強為左右者。不如是則通功易事之道或幾乎息也。譬如吾中國每年貿易表上輸入之總額為三百兆。益以支出之七項需二百兆。都為五百兆者。而每年貿易表上輸出之總額。不過二百兆。則其收入之六項中。自必有三百兆以抵其缺。亦都為五百兆。即有畸零。亦不過上下於一二十兆而已。斯密所謂任物自己而勢必趨於平。正謂是也。

抑猶有一義當附言者。此五百兆之支出。與彼五百兆之收入。一歲中循環往復於本國與外國之間。而其結局之大較恒足以相當云爾。但當其循環往復之時。所撞撞出入者。或為貨物。或為金錢。則恒視夫兩者供求相劑之間。孰適於獲利。適者不招而自來。不適者不壓而自去。參觀本報第五十號第五頁中國貨幣問題蓋至此而金銀之性質與常物毫無所異。非謂貨物之進出為差負。金銀之進出必為差正。貨物之進出為差正者。金銀之進出必為差負也。德國近三十年來貿易表。最足為此學理之左證。今更贅引之。右表之單位以十萬萬馬克起算

(年 次)

(貨物之部)

(金銀之部)

一八七二……七九年	輸入超過九二〇四	輸入超過六三〇
一八八〇……八四年	輸出超過二四四	輸出超過一四六
一八八五……八九年	輸入超過八八〇	輸入超過四〇
一八九〇……九四年	同 五二二八	同 四二二
一八九五……九八年	同 四一三四	同 一七九

觀此則其貨物出人之正負與金銀出入之正負適成比例。此實足以助斯密張目而令重商派者流更無術以自完其說焉矣。夫中國十餘年來貨物之入口者多於出口者而金銀之入口者亦多於出口者。正循此例也。既陳其理以鑒既往。請衡其勢以察將來。躁淺之士聞吾說也。或將曰。吾疇昔憂商務之漏卮。憂賠款之剝膚。今如子言。則吾嚮者以為既散既蝕既沈沈之物。惡知夫乃盤旋回繞。卒寸步不出我室也。且如子所述內外貨實無論如何而必趨於平之一原理。則吾國無論何種失利權損國計之事。皆不足憂。而我生計界之前途。永不懈墮變也。新民子曰。嘻。是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前此所藉以抵償貿易差負之巨額者。雖其途頗複雜。要之海外僑民之工庸商贏為其最大宗。無可疑也。當彼之時。貿易表之差負。未始不可稱為一良現象。英國之差異其何也。無待出吾貨以與人為易。而吾之國殖已自增。所增者非指其匯歸之金錢。而無易之外貨人於我國亦頗同此。何也。無待最可歡迎者也。雖然。自光緒八年美禁華工以來。前此有三十萬華人之美國。歲減一萬更閱數年。便減至盡。而澳洲南美洲檀島非島古巴。相繼設禁。凡庸值稍昂之都。曾不及十年。華人足跡遂將全絕。所餘者則南洋羣島。其庸率與吾內地不相上下者也。夫南洋之實業家。其於祖國生計界全體。無甚影響。夫既言之矣。庸率稍昂之諸地。既盡絕。則餘彼芸芸者所助幾何。故自今以往。此增長國殖之特別一途徑。有日蹙無日紓。此不待智者而決也。加以甲午庚子兩度喪師以來。賠款一項之所出。幾於與彼工庸商贏之所入者全相消。使非有外債及外人經營事業。所投資本以為抵填。則吾國總母財之涸。固已久矣。然生計學上之原理。固萬不許爾爾。苟爾爾則於彼亦靡所利也。於是乎母財輸入之大勢。遂滔滔而不能自已。此非徒各國實業家之野心使然。實生計學原理原則之所命令也。吾今請更為簡易直捷之一言。大抵自今以往。吾國每年支出國外之總額。合進口貨物之代價及賠款債息其他種種併計。總不能下於五百兆之數。此一定之斷案也。支出國外者既有五百兆。則從國外收入者。亦不能下於五百兆。此又一定之斷案。雖我不求而彼固自致也。但今所當研究者。則此收入之五百兆。其輸來也果從何途。是即我國民死活問題也。夫海外之工庸商贏。既已遞減矣。此後欲補此缺。則除是生產力驟進。一躍而振轉差負之貿易表。使為差正也。然此恐非十年二十年之日力所能奏功也。於是乎終不得不出於輸入母財與借入國債

之兩途。外國母財輸入之爲利爲害。其學理之關係甚複雜。此屬於別問題。今勿詳論。但吾所敢豫言者。則（其一）海外華僑庸贏之輸入與外人母財之輸入爲反比例也。蓋每歲五百兆之收入。既萬不可少。設我出口貨物之代價爲二百兆。其餘雜收入五十兆。則尙餘二百五十兆。爲華僑庸贏與外人母財兩者所分占。苟今歲華僑庸贏占百二十兆者。則外人母財占八十兆。淺假而庸贏所占僅餘百兆。則外資所占亦百兆。淺假而庸贏僅餘八十兆。則外資達占百二十兆。如是一方遞減。一方遞增。而彼遂將全勝也。（其二）外國母財之輸入與吾之貿易差負成正比例也。生計學公例。庸厚則贏薄。庸薄則贏厚。故挾母財以求贏者。恒趨於庸薄之地。若水就下。歐美人之患過富而求業場於中國也。勢使然也。然其所投下之母財。必非運載現金而來也。彼曠昔在中國未能得經營實業之特別權利。故販來外貨所得之代價。只得還運土貨外出以取贏。遠門戶開放之既實行。舉全大陸爲彼族長袖善舞之地。其外貨所獲之贏。與其復販土貨出口。不如竟在內地營業之利爲尤厚也。又中國出口大宗。大率皆原料品。而製造品甚稀。外人之販出此原料品以製成熟貨也。大率銷於其本國者若干焉。還以銷於我國者若干焉。將來內地之外資營業既日盛。彼製熟貨以銷外國之原料。視前此固無甚增減。至其製熟貨以還銷中國之原料。則出口必日以替矣。夫以中國天產之饒。而庸率之廉。將來其製造品。必有侵略全世界之一日。此固識者所同認也。但當初發軔之時。則求銷費於此四萬萬人之大市場。已覺應給不暇。故吾以爲今後二十年間。當爲中國製造品與外國製造品競爭於中國市場之時代。二十年以後。乃爲中國製造品與外國製造品競爭於世界市場之時代。然則此二十年間。外資愈進。而貿易表之差負愈甚。可斷言矣。若夫外資與國權之關係。與全國人民生計之關係。吾將別著論之。

格致學沿革考略 壬寅

吾中國之哲學。政治學。生計學。羣學。心理學。倫理學。史學。文學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無以遠遜於歐西。而其所最缺者。則格致學也。夫虛理非不可貴。然必藉實驗而後得其真。我國學術遲滯不進之由。未始不坐是矣。近年以來。

新學輸入。於是學界頗談格致。又若舍是即無所謂西學者。然至於格致學之範圍。及其與他學之關係。乃至此學進步發達之情形。則瞭乎未有聞也。故不揣驕昧。刺取羣書。草爲是篇。自愧少而失學。於茲學理例未窺一二。本論臚列若干人名書名年代。猶如說食已不能飽。且其漏略紕繆之處。亦知不免。雖然亦可以省學者搜羅鈔錄之勞也。故不辭乾燥無味之誦。著而存之云爾。 著者識

導言

凡天下萬事萬物。未有突然而生者。大抵其物愈貴。則其發生也愈遲。而其發達也愈緩。學問者事物之最繁賾而高尚者也。故欲語一學問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泝端竟委。觀前此萌達之跡。爲將來進步之階。學問之種類極繁。要可分爲二端。其一形而上學。即政治學。生計學。羣學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學。即質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義。舉凡屬於形而下學皆謂之格致。

兩者相較。其繁賾雖相等。而形而上學之高尚。更過於形而下學。故質化天地動植諸學。其釐然成一完全學科也較早。今試上下千古述其梗概。

第一節 上古格致學史

當巴比倫人盛時。約在四世紀元前二千年已有度量衡。又有滴漏。其制自日出以至日沒。平分爲十二時。自日沒至日出。亦平分爲十二時。因冬夏晝暮之異。而每時之長短。亦以爲差。又積多年之經驗。知每十九年則新月之生者二百三十五回。每十八年則日蝕者十一次。又能知五緯星及其運行度數云。

埃及人約紀元前二千年之知識。比於巴比倫人所得較多。彼等能知一年之日數。爲三百六十五。又積經驗知每四年加一閏。又頗曉化學。又已知以臂指爲衡量諸法。

其在歐洲。則希臘人物興以後。拓諸多殖民地於小亞細亞沿岸。而密理圖一地。文物最盛。七賢之首。厥惟德黎。Pythagoras。實產於此。德氏觀察自然之現象。而推見其全體。肇創幾何學。設種種定理。以明日蝕月蝕之原因。又知摩擦琥珀使熱。則能引輕物。其弟子亞諾芝曼德。Plato。始以日晷儀輸入希臘。因之定子午線測冬至

夏至。更推算緯度。測定黃道赤道之斜率。畢達哥羅士。生於小亞細亞沿海之一小島。於幾何學更加發明。又為天文學律學地學之始祖。其言天文學也。頗知地動之說。其言律學也。知弦之長短。與音之高低。成比例。且推此以筭天運。其言地學也。因見陸地有介蟲之殼。而知海陸之變移。

安那薩哥拉。500-428 B. C. 雅典學派之鼻祖也。當時俗論舉凡一切現象。皆歸諸造物者之意。安氏首翻新說。以為悉由物理。嘗言太陽為一大石。坐此受罰下獄。又知行星與恒星之別。及日月食之原因。同時有名希剌拉底者二人。一生於 470 B. C. 著名之數學家也。一生於 460-327 B. C. 著名之醫學家。而泰西所稱為醫學初祖者也。

安那薩哥拉。分物質為無量數。而同時有與之反對之一學派出焉。稱曰阿屯派。倡自德謨利圖。400 B. C. 成於伊壁鳩魯。342-270 B. C. 皆言物質之數有限。而可得剖分。剖分至極微。以不可剖為限。命之曰阿屯。

阿屯披鐸黎。490-430 B. C. 始分物質為地水火風四類。其後阿里士多德。384-322 B. C. 命之曰原質。

阿里士多德。哲學大家也。雖然。其有功於格致學者亦正不少。其於天文學。知地為球體。而測算其周徑。其於物理學。為動力說之初祖。後儒言力為平行四邊形。阿氏已發之矣。然其功最偉者。尤在動物學。西儒之研究動物者。雖始於渥麻安。320 B. C. 然以該博之識。類分動物。實始於阿氏。彼嘗區動物為九類。一胎生。四足類。二鳥類。三卵生。四足類。四鯨類。五魚類。六軟體類。七多足殼類。八多足蟲類。九無足有殼類。更細別之。則其所謂胎生四足類者。即今儒所謂哺乳類。雖蝙蝠亦歸其中。誠為特識。惟鯨類以無足之故。不歸於此。然其有肺以呼吸。且屬胎生。故別之於魚類之外。所見亦卓矣。其弟子阿芙拉士。最留意於植物。實為植物學初祖。所著植物書。與其師之動物書。同為千餘年來之寶笈云。

自亞歷山德亞希臘馬其頓之國都也學校之開。約紀元前330年一時碩儒名宿皆集此校。試舉其略。(一)歐几里得。330-275 B. C. 所著幾何原本。至今衣被萬國。其功之高。固不待言。歐氏又已知光學有直進反射兩公例。(二)亞里士奇特

310-250- B. C. 始公言地球繞日之說。且言地軸斜倚於軌道之面。運轉而成四季。地體自轉而成晝夜。又算日之距離。與月之距離之比例。而詳論日月地球之半徑。(三)渥奇邁特者。其數學物理學。在古代皆稱第一。其所論

圓橢圓拋物線等之理。皆精透異常。又發明重學槓杆之定例。及螺旋之原理。(四)埃拉士德辣。254 & B. C. 專格致人物之腦質。(五)里羅非士。200-300 B. C. 稱解剖學之大家。此亞歷山德亞學校前期之名儒也。後此數百年。則有(六)雅里奴士。講求原數之理。(七)埃拉特士的尼。164 & B. C. 知赤道下之地。晝夜無長短之分。其各地長至之日。同在某季節者。即知此兩地與赤道之距離線相等也。因名此線爲平行圈。於是作直角之線。名爲子午線。因其長率以算得地球之周徑。其所測定者爲四萬六千啓羅米突。與今世所算不甚相遠矣。(八)希巴奇士。300-125 B. C. 爲校中最著名之天文家。測定地軸方向之變化。(九)昔德黎爾阿。與希氏齊名。始以地球爲中心。以推一切天體。後世稱氏爲善派之天文學。蓋自歌白尼。未出以前。凡千四百年間。談天者皆祖之。昔氏又作地圖。自歐洲東迄支那。實爲地圖之鼻祖。(十)格底士比阿。及其弟子希龍。皆著名物理學大家。蓋吸氣管之用。前此阿里士多德雖已知之。至格氏始發明壓氣管之法。用以壓榨空氣。作新滴漏。希龍稍知重心之理。又嘗欲作汽機而未成。(十一)士特拉坡。與耶穌同時始研究地震及火山之理。其動物學亦與阿里士多德所著並傳不朽云。要之上古時代之格致學史。幾爲亞歷山德亞一校所壟斷。及此校之學風衰。而中古之暮開矣。

第二節 中古格致學史

自亞歷山德亞破略奪於阿刺伯。其學者大半走集於君士但丁奴不。今之土京也雖然。其時干戈雲擾。人心不靜。委心績學者寡。不過傳古人之業而已。及阿刺伯人平亞非利加之北海岸。更併吞西班牙半島。乃於哥兒多。北達卡希拉等處。設立高等學校。大獎厲希臘學術。又於東方之印度時有取材。故學風復興。

剖解人。身者阿刺伯人宗教所禁也。故其於解剖之學。一無進步。雖然。醫學極見重於時。希剎拉底。雅里奴士。阿里士多德。等所著書。皆譯以阿刺伯文。化學天文學數學等亦其所好。歐几里得。渥奇米突。昔德黎爾阿等之著作。亦皆有譯本。

阿刺伯人之治化學。不過欲藉之以變粗金爲貴金。其起源自埃及化學史上稱爲亞爾迦米時代。其著名之化學家。有迦比爾。703-763 者云。五金之屬。大率山水銀硫黃而來。金銀諸貴金多含水銀。銅鐵諸粗金多含硫黃。迦氏抱此

思想以爲金屬可互相變化。其爲謬誤。自不待言。但以此故設種種試驗。因以發明事實者亦不少。彼嘗執而鑿以爲硫酸。又嘗以綠礬與硝石或明礬共熱之爲硝酸。欲以之煉造五金。又和合硝酸硝砂以爲強水。得以試其成金與否。故醋酸雖自古已有。至乾溜木材以製之。則自亞爾迦米派始。而鹽酸製法。亦創於是時。迦比爾又爲蒸汽滲漬結晶等種種新法。皆爲後儒試論之所資。

其天算之學。不過傳希臘舊術。無甚進步。亞爾巴的尼。當時最著名之天文家也。代數之學。亞歷山德亞學校之赫布及的阿富安。既已創立。至是阿刺伯人亞爾卡里al-Khwarizmi。復博考之於希臘印度學者。著代數學一書。久爲後世所誦法。

其在物理學。則亞爾哈禁。最爲名家。彼以爲善德黎彌阿所謂入射角與屈折角之比例不變云云。甚爲謬誤。乃更設定律以試驗之。又以光之從日體發來者。因有空氣隔之。成爲波折。故雖日落。而立於地球上者尙能見光。其所論凹面鏡反射之理。實足爲深於幾何學之證也。

阿刺伯人之有功於博物學者。以其譯出希臘文之書傳諸歐洲。然其所自著述亦有足多者。如盧西亞希士Lucius。以動物學名。亞拜達Abbas。以植物學著。雖然其能出亞里士多德之範圍者蓋寡焉。卡威尼Canini。論物體以爲萬物由不完全而進於完全。先有土壤礦物。次有植物動物。次有人。而最高貴之天使最後起焉。又以呼吸者所以散身內之熱也。水中動物以水冷故。故不必有肺以主呼吸云云。

當十二世紀之時。西部之阿刺伯人始以格致之學識。轉輸於景教國。亞里士多德之書。由阿刺伯文重譯爲拉丁文。其著名之譯家爲米迦士曠。而亞丁赫德。亦以拉丁語譯歐氏之幾何原本。其他種種之希臘學。莫不藉阿刺伯人媒介之力。次第輸進。而十軍字者亦使希臘學西行之一原因也。東西兩路夾持而進。於是新學之端緒漸開矣。

家有羅志拿倍根1314-1381。與近世哲學家倍根常曰。格致之學。必當以實驗爲基礎。又曰。一切科學。皆以數學爲其根。實爲後世實驗家之祖。

當時阿里士多德之學。與耶蘇教相和合。別成一種學派。有持異議者。輒目爲邪說。動見抵排。實事求是之倍根。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及千四百五十三年。君士但丁奴不被陷。學者抱殘守缺。逃於意大利。得見希臘原書。知前此由阿刺伯文重譯者殊多謬誤。而馬丁路得 1400-1540 亦指摘羅馬舊教之誤。於是科學革新之氣運漸至矣。雖然。羅馬教皇之威權猶盛。常以苛刑峻法束縛人心。學者以倡新說致死罪者踵相接。故茲學之萌蘖。每被摧殘。然其時中國文明三利器。一曰火藥。二曰羅盤針。三曰印書術。亦已由阿刺伯人之手達于歐西。用兵航海讀書之法。皆闢一新境。其機固自不可遏矣。

於時有尼哥拉格沙者出。漸疑地動之理。以爲凡圓體之物。皆能自然運動。則球形之地。亦常常動云云。尼氏復製測量濕度表。有符於世。

哥倫布士 1451-1506 尋出阿美利加洲以來。既有許多新奇生物。足供博物之資。而方位角變化之發明。亦實自此君始。惟伏角之變化。則哈爾特曼 1483-1524 之所發見也。

十四世紀亞兒迦美最盛之時代。考出種種物資甚衆。當時有華靈菑士者。大名鼎鼎之學者也。嘗考出「安支孟」以爲一種原質之中。有許多化合物生焉。其所說明。與近來之說不同。彼謂物質可以互相變化。又於迦比爾所定硫黃水銀兩原質之外。加以鹽爲第三原質。然則據迦比爾及華靈菑士之說。是化學一定之物質。非各自獨立。不過某種物質內。有一種特質附之耳。華靈菑士之三原質。比亞里士多德之四原質。稍爲進步。以其基于實驗者多也。

華靈菑士研究鹽類。實爲藥學時代之先河。藥學時代。以製出貴重藥品爲務者也。其專門名家。有巴拉舍呂士 1512-1571 黃耶孟德 1577-1644 彼等不特能多製藥品而已。巴氏既能發明水質。黃氏又能發明無水炭酸。謂凡物發酵之際。而無水炭酸生焉。化學上氣質之名。由黃氏所命也。

其在天文。則自歌白尼。所著天文學一書出世。於是星學爲一大進步。彼嘗疑勃列摩士所列之天文統系。過于複雜。與自然界純一美麗之公例不合。因殫精覃思。深考其故。卒創純一統系之說。以爲地球繞日周轉。此其說實前者亞歷山德亞學校之學者所曾見及也。彼所持論。身後始公于世。故得幸免于危難。而信其說者尙寡。此亦有故焉。蓋當

時未明吸力之用。故人人皆疑曰。地球苟常繞動。則拋物於上者。何以其物復墜於下乎。星學大家哲可勃辣。亦以此故。不採其說。猶以爲五緯星繞太陽。而太陽繞地球。此實前者利瑪竇輩所傳授中國之天文說也。雖然。歌白尼既能詳細考察。其說遂爲後世信諸不拉。1549-1601之所憑藉。當時又有拿俾。1520-1615。普立俄。1520-1631等。發明對數之理。以測算星學。使學者事半功倍。至辣因荷。1571-1636。遂採用歌白尼所定統系。作星學表。及法皇俄列哥里第十三。爲防耶穌生日有所變亂。因於一千五百八十二年。改正曆學。所謂俄列哥里曆是也。自是所謂舊曆者。唯藉俄羅斯用之。僅俟殘喘耳。

哲可勃辣耶所以反對地球繞連之說者。以不審繞動之定例也。至卑羅剔治。1580-1590。始證明圓體運動。由于兩直線運動之結果。謂物體既欲自線之盡處離去而爲離心力。又常向于中心而爲向心力者也。雖然。其所說尙未能使此問題了無疑義。及布爾第。1570-1600。因見自船檣上拋物向下。不問其船之動定。所落常在于一處。遂持此例以駁哲可勃辣。謂歌白尼之說。顛撲不磨。其引證可謂直捷明切。乃當時守舊者流。謂爲違背教義。處以焚刑。真理與僞理不相容。新學與舊學常相搏。古今同慨矣。

動力之定例。至斯的文。1580-1630。而益發明。力之爲三角形。亦彼所創說也。其所言流質之壓力。及流質中物體之平均。皆獨有心得。惜其所著書。用荷蘭語。故當時之人。未能盛傳其說。真遺憾也。

其在光學。則摩羅臘士。1594-1675。始研究光線之屈折。嘗述眼球中「靈珠」之作用。更釋近視遠視之理。其後有達坡陀。1536-1615。亦肆力于光學者。

其在磁氣學電學。則希爾巴。1540-1603。以地球磁石說。見稱於時。其所持之說。後經赫松。1611。*披。1753-1693之推論。遂確定焉。希爾巴知玻璃硫黃之類。摩擦至熱。皆可以攝取輕物。名其質曰電氣。其智識又比德黎進一步矣。其時英國碩儒倍根。1661-1636。出焉。嘗著一書。論講求科學之方針。以爲欲明真理。當自實驗始。不可任意推測。循臆見以武斷。雖然。其書未爲當時所重也。

其在生物學。當亞里士多德學說披靡一世之時。有欲將一切新智識融會而貫通之者三人焉。曰德瑪康鎮布。119

6-1263 曰亞比波士捷。1193-1280 曰文貞波威 1264 皆留意於物種分類。有所發明。而華渣里差。1544 以醫學聞。專力解剖之術。指出人類與他種動物骨骼之差異。以正雅靈士之誤。偶因解剖人體。政府惡之。將處極刑。俾而得免。是實新解剖學之始祖也。

家士尼。1516-1563 德國人也。能通希臘拉丁法蘭西意大利英吉利語。漫遊諸國。查考「符羅刺」及「符歐那」。始作動物標本室。及植物園。查驗植物之可充藥用者。幾中毒死。著一書詳言動物之出產情狀習慣。皆得自實驗。或其友人之實驗者。實今世動物學之初祖也。彼於植物亦盡心考究。為之分類。以花與種為基礎。又嘗查地中鐵產及花崗石火成石水成石等。著有專書。而迎渣片士。分植物為草本木本。又因種子而分為十五類。學者知雄花之作用。實自彼始。而精細查考。盡窺其奧。則至近世卡米拉琉。始告成功。以上敘中古格致學史。其時代斷自十六世紀之前半。實為過渡時代。其於各科一定之統系。未能確立也。

第三節 近古格致學史

近古格致學。各有專門。皆不泥于舊說。大有進步。其在星學。則有卡利列。1561-1642 創造千里鏡。以上觀天象。考出木星之衛星。即曉木星之月也。又知月中有山。知天河為衆星集合之地。知土星有光環繞之。因見太陽之黑點。而知其繞本軸自轉。遂敢犯舊教之所忌。違將歌白尼之說。公之於世。以此獲罪下獄。後僅得免。當時又有吉布列者。1571-1600 因者可勃辣之所測。推出三定例焉。卡利列之千里鏡。以凸面「靈珠」與凹面靈珠相合而成。彼乃改用兩凸面靈珠。以便於觀測。至其身世所遇之艱難。與卡利列同慨。

卡利列不特於光學星學。能考出新理而已。彼以為物之下墜。無論如何物體。其速率必同。因著為拋物公例。其動力平行四邊形。亦其所創見。與葛珊智。1561-1631 笛卡兒。1596-1650 所謂慣性定例。其為力學基礎。擺子之理。彼自少年已從事研究。後欲利用之以製鐘表。考出擺子長短與振動時刻。大有關係。其後李舍。又知緯度不同者。振動時間。為之差異。於是擺子之公式。與重力之加速度。始可得而算焉。

卡利列又創造寒暑針。或曰其弟子威摩尼所作。或曰德乃利用空氣之膨脹者。其弟子復改訂之。至啡芝能第二

610-1670 始用酒精以造流質寒暑針。

卡利列雖知空氣確有重量。而就其壓力。實驗有得者。則其弟子德里舍利之力也。1668-1678 其後伯利耶。因巴卡爾。1623-1662 之說而詳察之。益足證明其所實驗之不誤。晴雨表於是乎作。

同時有培兒。1626-1691 及瑪利乙。1630-1684 考出氣質之壓力與體積。凡在一定溫度之下。則有一定之關係。是為壓力表之根據。亞孟頓。1633-1705 考出在一定容積之下。其壓力與溫度。有一定之關係。而空氣寒暑針。益加改良。至十九世紀迦婁薩。及達爾頓復發明此理。世人遂不復知為亞孟頓之創作。可謂數典忘其祖矣。迦婁薩等皆是沙兒所考得者卡利列名滿一時。各國負笈從遊者日衆。而最稱高足弟子者。為迎立迦。1603-1686 嘗創造空氣噴水筒。又嘗作起電機。知以小物投之。為其所吸。復旋為所距云。

近古格致學第一名家。當推奈端。稍治斯學者。所能知也。卡利列卒之年。1682 而奈端生。住世八十五年。以千七百二十七年。荷學界非常之榮譽以卒。奈端因吉布列之三定例。闡明吸力公理。而利用之以測算天體之質量。又發明潮汐與吸力相關之理。不特為天算學一切之基礎。而於思想界亦有絕大之影響焉。又說明物質化合之理。蓋奈氏以前。考物質者。常斷斷焉於質原之平面或凸凹面。以為於化分大有關係。自奈氏出。始知為無用云。

吉布列之三定例。(其一)謂各行星以太陽為中心。而成橢圓形之運動。奈端演之曰。行星動於中心周圍之力。因其與中心距離平方為反比例。而各生差異也。(其二)謂橢圓之面積。與行星運動歸原之時刻成比例。奈端演之曰。使行星常從於其軌道之力。即所以使其常向於太陽也。(其三)謂行星之距離及歸原時刻。常結合於一定例之下。奈端演之曰。凡行星之吸力。常向於太陽。非有差異。但因其吸力與中心之距離之差而變其形耳。奈氏此三定例之發明。實為百世以下言力學者所莫能難也。惟開體運動擺子運動之法則。則其功不可不歸諸海京士。1629-1695

海京士於實用力學。勞績最著者。為創造時辰表一事。自卡利列及其弟子。屢思作時表。種種計畫。卒未能成。海京士不惟能造成懸擺之時表。而更研究彈性之作用。創為法條之時表。而當時助其成功。發明彈性。與等時性之原理者。

則福喀氏 1626-1703 也。

奈端與海京士皆於光學上大有盡力。奈端發明光之分散。有一定原則。使笛卡兒以虹證光之說。益加完備。獨其考光色分散之量與屈折之量比例。謂屈折望遠鏡。到底不能臻於精巧。是其謬誤也。後此荷爾及多倫德 1706-1791 嘗駁正之。其時奈端主張光之射出。海京士主張光之波動。皆與希臘時代學者所論異其撰。至十七世紀之末。射出說最有力。故奈端之盛名。終非海京士所能及也。

顯微鏡之改良。自福喀始。相傳創作之者為顏星氏。然據卡利列所說。則一六二二年。羅馬已有其物。則其發明之在前古。可以概見。但自福喀以後。顯微望遠兩鏡之製造。皆大有進步云。

笛卡兒曾關於光之速度有所論述。至黎美爾 1644-1710 指正其誤。後五十年復有布辣德黎者。言光之靈氣。因以算其速率。愈得精確。而此靈氣說。又為地動說添一有力之證據。

寒暑表漲落之學理。至汪靈海特 1686-1736 黎阿迷爾 1683-1757 沙屍 1701-1744 三氏而始大成。寒暑表之盛行。實自茲始。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癸卯

發端及其略傳

吾昔見日本哲學館。有所謂四聖祀典者。吾駭焉。稽其名。則一釋迦。二孔子。三梭格拉底。四康德也。其比擬之果倫與否。吾不敢言。即其不倫。而康德在數千年學界中之位置。亦可想見矣。作康德學說。

康德 Kant 先生。名唵馬努兒。Immanuel 德國人。生西歷千七百二十四年。家世寒微。父為馬鞍匠。母慈而嚴。正直謹嚴。言信行果。故先生幼時即愛真理。意志常確然不可動。蓋受母之感化為多云。初受高等教育。至十五歲。入「奇尼福士布」大學。治神學。雖然。彼所好者在哲學。數學。物理學。故其所研究。往往趨重於此點。二十三歲。漸以文學名。千七百四十七年。著一論文。論生力者。題曰 Thought concerning the true Estimate of Living Force 後以家計

窘迫。設帳授徒。僅獲餬口。三十二歲。始爲大學之下等講師。居此職十五年。初爲論理學、哲學、物理學、數學之教授。後更兼授倫理學、人理學、地理學。千七百七十年。四十六歲。漸被舉爲論理哲學之高等教授。直至千七百九十七年。以額齡辭職。凡擔任此講座者廿餘年。其少時從事於著作。所爲數學、博物學之書甚多。卽如天文學上之天王星。亦由先生以理測之。謂五星以外。必當復有此座。而後此黑爾爾哲實因其說而測得之者也。自千七百八十一年。其學生之大著所謂「純理性批判」者（德文原名爲 *Kritik der Rein Vernunft* 英文譯爲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始出世。實爲全歐洲學界開一新紀元。雖然。其前此各著述。片鱗碎甲。發明此主義者。固已不少。若一七七〇年所出之「知覺界形式及原理」Concerning the Form and the Principles of Sensible and Intelligible World 其尤著也。此後復著「實理性批判」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一七八一「判定批判」Critique of the Faculty of Judgment 及「純理範圍內之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nds of Pure Reason 等書。俱一七九三年。自此益翕然爲一世大宗師。維也納埃爾黎諸大學。爭聘之。悉不就。終身在奇尼福士布大學。故全歐英俊之士。欲聞先生緒論者。皆走集此學。至千八百四年。以八十高齡。無病而逝。先生美姿容。碧眼疏髯。接人藹然。若時雨之化。體質頗弱。然常注意於衛生。故終身無大病。每日起居。食息著述。講演散步。應客。皆有一定之時刻。數十年來。不爽杪黍。終生未嘗娶妻。蓋先生實最嚴格。最富於自治力之人也。故能以身爲德育之標準。取當時腐敗之社會而一新之。非徒在思想口舌之功。抑亦實行之效也。所著書數十種。各國咸有繙譯。重版皆至數十云。

學界上康德之位置

自近世史之初。學界光明。始放一線。其時屹然並起於歐洲者。厥有二派。一曰英國派。倍根倡之。專主實驗。以科學法談哲理。其繼之者爲霍布士。爲洛克。而謙讓集其大成。二曰大陸派。笛卡兒倡之。專主推理。以發心物二元論。其繼之者爲斯賓挪沙。爲黎普尼士。而倭兒弗爲其後勁。此兩派者。中分歐洲之思想界。各自發達。而常不能調和。當十八世紀之初。實全歐學界最糾紛最劇競之時代也。於是乎康德出。集其大成。

康德者。德人也。德國之哲學。爲近世歐洲中之最有力者。此普天下所同認也。雖然。以年代論之。則德人之哲學。比諸

英法。賒乎在其後。德學之開祖者惟黎普尼士。生千六百四十六年。實後於法之笛卡兒五十年。笛生於一五六六年。後於英之倍根八十五年。培生於一五六一年。其晚出也若此。且英法二國開祖以後。後哲踵起。大揚其波。而德學則自黎氏以後。闐然無聞。其難繼也。又若此。而卒能使德國學者之位置。一躍而占十九世紀學術史之第一位者。曰惟康德之故。康德實德國學界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

康德之時代。實德意志國民政治能力最銷沈之時代也。民族散漫。無所統一。政權往往被壓於異族之手。而大哲乃出乎其間。淺見者或以為哲學之理論。於政治上毫無關係。而不知其能進國民之道德。屬國民之智慧。使國民悍然自覺我族之能力精神。至偉且大。其以間接力影響於全國者。實不可思議。雖謂有康德然後有今之德意志焉可也。十八世紀之末葉。所謂僞維新思想者。風靡一世。若直覺主義。若快樂主義。滔滔然徧被於天下。道念掃地。驕奢淫洩。放縱肆戾之惡德。橫行汜濫。自真摯謹嚴之康德出。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說倫理。然後砥柱狂瀾。使萬衆知所趨嚮。康德者實百世之師。而開黑時代之救世主也。

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則其言空理也似釋迦。言實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貫諸實行也似王陽明。以康德比諸希臘古哲。則其立身似梭格拉底。其說理似柏拉圖。其博學似亞里士多德。其在近世。則遠承倍根笛卡兒兩統而去其蔽。近損謙謨黎普尼士之精。而異其撰。下開黑格兒黑叔特二派。而發其華。二派一主唯心論。一反對唯心論。其政論則與盧梭出入。而為世界保障自由。其文學則與基特調和。而為日耳曼大輝名譽。康德者。非德國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紀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吾今請紹介其學說之大略。以貢於我學界。康德者。其家康德。其說理繁瑣。其義幽遠。其各國領事。能信達加以此等深研幾之學。尋常學者。頗難領會。或以為不切於實用。讀之而徒覺沈悶者。有用為矣。雖然。此實空之諒。

康德之「檢點」學派

康德少時。最得力黎布尼士倭兒弗之學。後讀謙謨著書。深有所感。以為前此學者之言哲學。或偏主論定派。或偏主

懷疑派。要之皆非其至者也。主論定派者。每談及高遠幽邃之理。則如形與影鬥。引刀欲試。而彼影之刀。旋立於我前。懷疑派攻難之。謂其武斷過信。誠哉然也。然彼懷疑派者。遇難決之問題。則以為此殆終不可得決。則亦非也。苟不能指明其所以不可決之證據。則我輩終當聲言焉。求所以決之。此正學者之責也。

故主論定派者。妄擴張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大之域。其失也夸而自欺。主懷疑派者。妄縮減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小之域。其失也暴而自棄。康氏以為欲調和此兩派之爭。必當先審求智慧之為物。其體何若。其用何若。然後得憑藉以定其所能及之界。於是有所謂檢點派之哲學出焉。蓋彼二派皆就吾人智慧所觸所受者言之。康氏則直搜討諸智慧之本原。窮其性質及其作用也。質而言之。彼二派則從事於外。康德則從事於內者也。

案康氏哲學。大近佛學。此論即與佛教唯識之義相印證者也。佛氏窮一切理。必先以本識為根柢。卽是此意。

康德以為智慧之作用有二。其一推理究義。用之以立言者。其一實際動作。用之以制行者。此二者能力各殊。其在議論時。則就身外事物下考察之功者。此智慧也。其在實行時。則自動自作。而能造出一切業者。亦此智慧也。康氏乃分其檢點哲學為二大部。著二書以發明之。其一曰 *Kritik der Keinen Vernunft* 所謂純性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為純性批判其二曰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所謂實行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為實踐批判前者世俗所謂哲學也。後者世俗所謂道學也。而在康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論純智（卽純性智慧）

一 學術之本原

康德以為欲明智慧之諸作用。宜先將外物之相。區為二種。其一曰現象。其二曰本相。現象者。與吾六根相接而呈現於吾前者。舉凡吾所觸所受之色聲香味皆是也。本相者。吾所觸所受之外。彼物別有其固有之性質存。故吾所知。僅為現象。若云本相吾具知之。無有是處。

今專以色言。吾人所見之色。特就其呈於吾目者。自我名之而已。使吾有目疾。覆視此物。則不復能如平時。譬之病黃疸者。觸目所見。皆成黃色。又如戴著色眼鏡。則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以為轉移。自餘聲香味等。其理亦復如是。是

故當知我之接物。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也。

案此義乃佛典所恒言也。楞嚴經云。譬彼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由目病故。是故云有。卽其義也。其謂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能知物。五官者。楞伽經所謂前五識也。智慧者。所謂第六識也。

康德既述此義以爲前提。因言治哲學者。當一變前此之舊法而別採一新法。如歌白尼之論天體然。歌白尼以前。天文家皆謂日繞地球。及歌氏與。乃反其說。於是衆星之位置雖依舊。而所以觀察之者乃大異。吾之哲學與前此諸家相異者。正在此點。

康德復論我之智慧。以何因緣。而能使物各呈現象。蓋我之於物。初與相接。諸種感覺。樊然殺亂。零碎散列。而不聯續。何謂諸感。若色香味。乃至大小輕重堅脆。輾轉紛投。入吾根塵。而皆可爲學問資料。雖然。假使諸感長此擾雜。而吾智慧不能整理而聯接之。則吾一生。茫茫如夢。所謂思想。終不得立。惟其不然。茲智慧者。能結此等紛雜感覺。令各就緒。以是能力。思想乃起。有思想故。斯有議論。有議論故。斯有學問。

復次。此等衆多感覺。以何因緣。能使就緒。康德以爲彼諸感者。常有幾分聯續之性。譬如紅色以及熱氣。此二感者。一由眼受。一由身受。其實不過一點之火。爲二現象。而吾智慧能聯結之。成一思想。二象合并。字之曰火。然後彼複雜者。始得單一。彼零碎者有聯續性。智慧之力。如是如是。是故感覺。惟對外物。有能受性。而彼思念。復能進取總萬爲一。思之云者。綜合而已。

案佛言受想行識。康氏所謂感覺卽受也。所謂思念卽想也。

康德以爲吾人智慧。所以總彼衆感覺而使就秩序者。其作用有三。一曰視聽之作用。案此實兼眼耳鼻舌身所受者而言。舉一例餘耳。二曰考察之作用。三曰推理之作用。

智慧之第一作用（卽視聽作用）

康德以爲視聽之作用。主總合宇宙間各事物者也。譬如仰空見日。我何以如其爲日。實由日體所發諸現象。感覺於吾眼儀。而我之智慧。能綜合之。乃自向空中畫一圓線曰。此日體也。苟非爾者。則諸種感覺。飛揚流離。不可捉搦。而所

謂「日」之一觀念。不可得起。由此言之。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空間」。空間者。如畫工之有繅紙。諸種之感覺。則畫工之材料也。視聽之力。則畫工之意匠也。

此專就感覺之屬於外物者言也。此外復有所謂內心之感覺者。如苦也。樂也。思索也。決斷也。以何因緣。能聯續此等感覺。使有先後而不相離。於是乎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時間」。時間者。實使我智慧能把握諸感覺。而入之於永恆之中者也。

案空間時間者。佛典通用譯語也。空間以橫言。時間以豎言。佛經又常言橫盡虛空。豎盡永劫。即其義也。依中國古名。則當曰曰宙。宙。釋雅上下四方曰宙。字往古來今日宙。以單字不適於用。故循今名。

然則空間時間二者。實吾感覺力中所固有之定理。所賴以綜合一切序次一切者。皆此具也。苟其無之。則吾終無術以整頓諸感覺而使之就緒。亦如畫工之舍紙繅而不能為繪事也。雖然。紙繅者畫工之所必需。然其所畫之物。未嘗待紙繅以為用。加吾欲畫一草一石。無紙繅則我彼固不能畫。然彼草石非有賴於紙繅也。何也。無一物象與空間時間之關係。其理亦復如是。其在各物。固毫無待於此二者。惟我之智慧。借此以為感覺力之圍範而已。

康德又曰。空間時間二者。非自外來而呈現於我智慧之前。實我之智慧。能自發此兩種形式。以被諸外物云爾。質而言之。則此二者皆非真有。而實由我之所假定者也。是故當知。前此學者。以五官之力為窮理之本原。以時間空間二者。為可由實驗以知其情狀。是大誤也。以吾人性中具此實理故。始得從事於諸種實驗。而謂此物自可實驗。無有是處。

案希臘以來諸學者。常以空間時間二者為哲學上之問題。以為萬物皆緣附此二者而存在。因推言空間之何以起。時間之何以成。以此為窮理之大本原焉。而皆不得其朕。實由迷用以為體故也。以吾人所賴所假定以觀察事物者。而貿然曰事物之本相全在是焉。混現象於本質。一切矛盾謬見。皆起於是。故康氏首為此論以破之。

智慧之第二作用（即考察作用）

康德以為視聽之作用。雖能整列一切事物。使為學術之材料。然未可謂之真學術也。真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

考察作用者。觀察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循不易之公例是也。如火之遇物。則必焚燬。故知火之現象。與焚燬之現象。常相隨而不離。其間有一定之公例存。考察作用者。即所以求得此種公例者也。故亦謂之判斷作用。

欲求此等公例。當憑藉所謂三大原理者以考之。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於乙現象之中。彼此因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庶物調和之理。謂凡百現象。恒相諧相接。未有突如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滅之理。謂凡現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減也。康德以爲此三大原理者。百物所共循。萬古而不易。學者苟由是以觀察一切。則見夫樊然殺亂之庶物。實皆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一大網罟。其孔千萬。實皆相屬。一無或離。世界大勢。如是如是。

案此三大原理者。黎布尼士所倡。而康德大發明之者也。其義與華嚴宗之佛理絕相類。所謂條理滿足者。即主伴重重十方齊唱之義也。所謂庶物調和者。即事理無礙相即相是之義也。所謂勢力不滅者。即性海圓滿不增不減之義也。華嚴以帝網喻法界。康德所謂世界庶物如大網罟然。正同此意。考求物理者。必至此乃爲具足焉。康氏謂樊然殺亂之庶物。實相倚而成一體。此所以欲自度者必先度衆生。衆生垢而我不能獨淨。衆生苦而我不能獨樂也。何也。一體故也。橫渠同胞同與之旨。猶近虛言。此則徵諸實驗。哲學之所以有益於人事也。瀏陽仁學。亦專發此義而已。

惟然。故世界庶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謂庶物一定不可避之理。康德以爲惟有此不可避之理。以旁羅庶物也。然後有形之學。乃得立。苟不爾者。庶物而各自肆焉。則其衆現象相因之理。欲求之而未由。更待何道以構成此學術耶。

此三大原理者。爲庶物現象之所循。固也。若其本相亦循此否乎。康德曰。是未可知。何以故。以物之本相。既不可得知。故使吾人若能確見本相之時。則此三定理者。不爲真理。亦未可知。且此三理者。謂舉凡吾人考察所能及之物。莫不循之云爾。雖然我之所實驗者。未足以盡物之全數。或其所未及者。猶多多焉。亦未可知。

然則所謂不可避之三大原理者。果何物乎。康德以爲是亦不過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云爾。視聽作用。必賴空間。

時間二者。考察作用。必賴此三大理。其事正同。含吾人心靈以外。則此三大原理者亦無所附麗。蓋視聽作用。必恃彼兩者。然後見其遠近先後之別。否則庶物游離紛雜。而非吾之所得受。考察作用。必恃此三者。然後相引而有條。理否則庶物突兀散列。而非吾之所得想。此皆吾人智慧作用之自然構造者也。若夫事物之本相。其實如是與不如是。是終不可得知。

綜上所言。即康德哲學之初發軔。所謂就吾人智慧之二作用而細下檢點之功者也。此理既明。則凡學術之關於有形實物者。其基礎可知耳。何也。學固以實驗爲本。而所謂實驗者。自有一定之界。苟不馳於此界之外。則其實驗乃可信憑。界者何。物之現象是也。若貿然自以爲能講求庶物之本相者。則非復學術之界矣。

二 庶物原理學（即哲學）之基礎

智慧之第三作用（即推理作用）

視聽考察兩作用。能整理事物之紛擾。定其次序。使之由複雜以漸入於單純。雖然。猶未能齊萬而爲一。置之於最高最簡之域也。於是吾人之智慧。更有一高尚之作用。名之曰推理力。以是力故。故我智慧能舉一切而統屬之於其本原。康德以爲此推理力者。能檢點所序列之事物。自一理進入他理。自一例進入他例。如是層累而升。以求達於極致之處。一日達此極致。則非復如前此之事物。有所憑藉。是之謂無限無倚。本原之旨義。於是乎在。

按朱子補格致傳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與康德此論頗相類。惟朱子教人窮理。而未示以窮理之界說。與窮理之法門。不如康氏之博深切明耳。

康德以爲彼二作用所能及者。所謂物理學也。此作用所能及者。所謂庶物原理學。即哲學也。哲學所言之理。不能如物理學之確乎不易。何以故。考義察理。以推測爲能事。非可徵諸實驗故。

所謂本原之旨義者何。曰是有三。一曰魂。吾心中種種現象皆自之出者也。二曰世界。凡有形庶物之全體也。三曰神。魂與世界皆出於神。故神亦名本原之本原。魂也。世界也。神也。皆無限無倚。不可思議。非復視聽考察之兩作用所得

實驗。惟特推理力以窺測之而已。所謂哲學者即以研究此本原旨義爲目的者也。

按康德所謂魂者。謂人之精神獨立於軀殼外者也。所謂世界者。如佛說之大千中千小千世界。非專指此地球也。所謂神者。景教之言造化主也。下文自詳。

論道學爲哲學之本

前此學者皆以哲學與道學謂道德學劃然分爲二途。不返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以欲求所謂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爲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學術。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無。神之有無。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是皆不可得斷定。故必以道學爲之本。然後哲學有所附麗。此實康氏卓絕千古之識。而其有功於人道者亦莫此爲鉅也。

康德乃取古來學者研究此三大問題之學說而料揀之。第一大問題。則魂是也。吾人諸種感覺思念。果有所自出之一本原乎。果有一單純靈慧之本質。號稱靈魂者在乎。康德以爲此問題非實驗之所能決也。任如何反觀內照。窮搜極索。欲求見所謂靈魂者。終不可得。何也。吾人所得見者。不過此意識。若夫意識之所從出。終無可以見之之道也。前此學者以爲意識者現象也。意識之所從出。本質也。現象爲用。本質爲體。因用推體。觀此現象而斷其必有所自出之本質存。如吾之意識能自見此意識之單純無雜。以是之故。則吾意識所不能及之本質。亦必單純無雜。吾能知之。康德以爲此不合論理之言也。夫意識之力。自想像以爲單純無雜。是仍意識界之事也。現象中之現象也。藉此一現象而直以武斷意識以外之本質。次序凌亂。無有是處。然則使吾身中實有所謂靈魂者存。其狀云何。終非思念之力所可及。何也。思念者既現之作用。靈魂者未現之本體。二者較然。非同物也。

第二大問題。則世界之全體是也。康德臆舉諸家之說。其不相容者有八種。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種之中。據數學之理以樹義者四。據物力學以樹義者四。

其據數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世界之在空間時間。果有限乎。將無限乎。甲曰。世界者橫無涯而豎不滅者也。乙說反是。其第二問題曰。世界者可得分析之而爲若干之單純原質乎。將分析之至於無窮而終不可析乎。甲說主前者。乙

說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並捐棄之。何以故。空間時間二者。皆吾智慧中所假定。非物本有。故此四說者。認爲本質。無有是處。

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彼世界者。別有無形之自由乎。抑僅循形質上不可避之理乎。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其第二問題曰。世界之庶物。自無始以來。而自有之乎。抑由於後起造出乎。亦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調和之。何以故。其所見雖若各異。實皆論別事而於理皆有所合故。

康德以爲此不相容之諸說所由起。皆山自以一己智慧之所見。直指爲事物之本相。此所謂妄念也。而此妄念者。其力極盛。吾人雖或自知其妄。猶不免爲其所束縛。如彼帶着色眼鏡者之視各物。雖明知所見非真色。猶自生分別。而曰某色某色。古來學者之謬誤。皆坐是。

康德以爲以上所舉諸說。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爲最緊要。何也。其說以辯論自由之有無爲旨趣。正道德之所繫也。康氏既言物之本相與其現象之區別。乃據此義以論自由之有無。蓋以爲此區別既明。則所謂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可以並行而不相悖。於是乎兩反對之說得以調和。

康德曰。物之現象。其變者也。物之本質。其不變者也。其變焉者。固託生於虛空與永劫之間。有生而不能無滅。至其不變者。則與時間空間了無交涉。凡物皆然。而吾儕儕類亦其一也。人之生命。蓋有三種。其一則五官肉體之生命。盡於一方域一時代。而與空間時間相倚者也。其有所動作。亦不過一現象與凡百庶物之現象。同皆有不可避之理。而不能自肆。案破而不得不息。凱而不得而食者。皆所謂不能自肆。不可避之理也。此舉其最粗者。凡百皆如是。雖然。吾人於此下等生命之外。復有其高等生命者。存。高等生命者。即本質也。即真我也。此真我者。常超然立於時間空間之外。爲自由活潑之一物。而非他之所能牽縛。故曰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常並存而不悖者。此也。

案此論精矣。盡矣。幾於佛矣。其未達一問者。則佛說此真我者。實爲大我。一切衆生。皆同此體。無分別相。而康氏所論未及是。通觀全書。似仍以爲人人各自有一真我。而與他人之真我不相屬也。又佛說同一真我。何以忽然分爲衆體而各自我。蓋山衆生業識妄生分別。業種相熏。果報互異。苟明此義。則並能知現象之所從出。若康氏猶未見

及此也。雖然其劃然分出本相現象之二者。按諸百事百物。而皆一以貫之。可謂抉經心而握聖權者矣。康氏以自由爲一切學術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與所謂不自由者並行不悖。實華嚴圓教之上乘也。嗚呼。聖矣。

康德又曰。吾儕肉體之生命。既與他現象同被束縛於彼所謂不可避之理。則吾之凡有所爲也。必其受一公例所驅遣。而不能自肆者也。凡物之現象皆不能自肆見前論苟有人焉。爲精密之調查。舉吾人之持論。吾人之情念。一切比較實驗之。尋出其所循之公例。則於吾人將來之欲發何言。欲爲何事。必可以豫知之。不爽豪髮。如天文家之豫測彗星豫測日月食者然。

案吾昔讀佛典。佛言一切衆生有起一念者。我悉知之。吾昔以爲謬言。及讀康氏此論。而知其無奇也。何也。衆生之身。既落於俗諦。爲物理定例所束縛。則其所循一定之軌道。固無不可以測知者。夫常人不能測日食。而天文家能之。然則常人不能測衆生之舉動。而佛能之。有何奇乎。不過佛之治物理學。較深於吾輩耳。

然則吾人之性。果無有所謂自由者存乎。康德曰不然。現象與本質初非同物也。見現象之性。而以爲本質之性。亦復如是。無有是處。何以故。肉體生命。不過現象。以其爲現象故。故受束縛於不可避之理。然吾人生命。不獨肉體。復有本質生命。爲我所未及見。今以肉體之不能自由。而云本質亦不自由。無有是處。

康德曰。吾人畢生之行爲。皆我道德上之性質所表見也。故欲知吾性之是否自由。非可徒以軀殼之現象論。而當以本性之道德論。夫道德上之性質。則誰能謂其有絲毫不自由者哉。道德之性質。不生不滅。而非被限被縛於空劫之間者也。無過去。無未來。而常現在者也。人各皆憑藉此超越空劫之自由權。以自造其道德之性質。案康氏之意謂道德之現象則然爲二物而超越空劫之真我也故我之真我。雖非我之肉眼所能自見。然以道德之理推之。則見其有儼然迥出於現象之上。而立乎其外者。果爾則此真我。必常活潑自由。而非若肉體之常範圍於不可避之理明矣。所謂活潑自由者何也。吾欲爲善人。欲爲惡人。皆由我所自擇。案此其所既已擇定。則肉體乃從其命令以鑄成善人惡人之資格。按此其所由是觀之。則吾人之身。所謂自由性與不自由性兩者。同時並存。其理較然易明也。

案佛說有所謂「真如」。真如者即康德所謂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謂「無明」。無明者即康德所謂現象之

我爲不可避之理所束縛。無自由性者也。佛說以爲吾人自無始以來。即有真如無明之兩種子。合於性海識藏之中而互相熏。凡夫以無明熏真如。故迷智爲識。學道者復以真如熏無明。故轉識成智。宋儒欲用此義例以組織中國哲學。故朱子分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其注大學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受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案即佛所謂真我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案即佛所謂無我也然佛說此真如者。一切衆生所公有之體。非一人各有一真如也。而康德謂人皆自有一真我。此其所以爲異也。故佛說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爲其體之爲一也。此其於普度之義較博深切明。康德謂我苟欲爲善人。斯爲善人。爲其體之自由也。此其於修養之義亦較切實而易入。若朱子之說明德。既未能指其爲一體之相。是所以不逮佛也。又說此明德者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其於自由之真我。與不自由之現象我。界限未能明分。是所以不逮康德也。康德之意。謂真我者決非他物所能拘能蔽也。能拘蔽則是不自由也。

又案康德之說甚深微妙。學者或苦索解。法儒阿勿雷脫嘗爲一譬以釋之云。譬有一光線於此。本單純無雜者也。一旦以一凸凹無數之透光物置於其前。此光線透過此物而接於吾眼簾也。則發種種彩色。爲圓錐形。而無量數之部位。乃生空閒時間之有許多部位。卽同此理。故苟精算者。則能取其圓錐形之相。及其衆多之部位。一一算之。不爽銖黍。何也。以其落於現象。既循不可避之理也。至其所以發此彩色者。由光線之本體使然。光線本體。固極自由。謂其必循不可避之理則非也。

論自由與道德法律之關係

康德曰。凡帶命令之性質者。皆可謂法律。命令有兩種。其一曰有所爲者。其他曰無所爲者。譬諸語人曰。爾欲爾康強。則慎爾飲食。節爾嗜欲。此之謂有所爲。蓋其命令中必含有一目的者存。意曰必如此乃足以達而目的。不然則否也。雖然。彼之欲達此目的與否。則固其人所得自肆矣。有人於此。甘自罹疾苦而不悔者。則雖日夕自耽於伐性之斧。自瀆於腐腸之藥。固非他人所得而禁也。凡以利益爲目的者。皆屬此類。皆謂之有所爲之命令。有所爲之命令。與道德釐然無涉也。

若夫道德之責任則異是。凡曰責任云者。皆非有所爲而爲者也。不得以之指道德之責任爲手段而求達他之目的者也。何以故。手段即目的。故譬諸語人曰。尊重爾之自由。無或放棄。則所謂尊重自由者。非其手段也。何也。舍其所尊重之自由之外。更無有他目的者存也。案慎欲食節嗜欲之命令則爲欲康而莫京。與他種利益絕比較。非如彼行手段以求利益者。或趨或舍。聽吾之自擇也。

然則道德之責任何爲而若是其可貴耶。康德曰。道德之責任。生於良心之自由。而良心之自由。實超空間越時間。舉百千萬億大千世界。無一物可與比其價值者也。

案康德所說自由界說其精嚴。其梗概已略具前節。即以自由之發源全歸於良心（即真我）是也。大抵康氏良心說。與國家論者之主權說。絕相類。主權者。絕對者也。無上者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爲原泉。人民皆自由於國家主權所賦與之自由範圍內。而不可不服從主權。良心亦然。爲絕對的。爲無上的。爲命令的。吾人自由之權理所以能成立者。恃良心故。恃真我故。故不可不服從良心。服從真我。服從主權。則箇人對於國家之責任所從出也。服從良心。則軀殼之我對於真我之責任所從出也。故字之曰道德之責任。由是言之。則自由必與服從爲緣。國民不服從主權。必將喪失夫主權所賦與我之自由。若人人如是則並有主權的人而不良心。則是我所固有之絕對無上的命令。不能行於我。此正我喪我之自由也。故真尊重自由者。不可不尊重良心之自由。若小人無忌憚之自由。良心爲人欲所制。真我爲軀殼之我所制。則是天囚也。與康德所謂自由。正立於反對的地位也。

又案王陽明曰。『一點良知。是汝自家的準則。汝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是非。更瞞他些子不得。汝只要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善便存。惡便去。』是亦以良知爲命令的。以服從良知爲道德的責任也。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

康德又曰。就令天命不佑。使我抱一善意而不能實行。或竭力實行而無其效。但使常保持此志而勿喪失。則自能篤實光輝。坦坦蕩蕩。何以故。有效無效。於善意之分量。無所增減。故其價值全存於自由中故。

案凡行一手段以求達一目的者。若所目的不得達。則手段爲枉用。若踐履道德之責任者。即以踐履此責任爲目的。的既踐履則目的已全達矣。故此後之有效無效。於本體之分量價值。毫無增減。其理甚明。

康德又曰。人苟自持其自由之善意。則天下之利益。莫大於是。蓋以其與己身不可分離。實己身中最崇貴之品之所寓也。又曰。凡物之價值。皆以有所比較而生。故得計算之曰。甲事之利益幾何。乙事之利益幾何。因得比例輕重以爲趨舍。自由之善意。則絕比較絕計算者也。故曰。善人之聲價。惟他善人得與之齊。若加乎其 upper 者。天下無有也。此道德之制裁所由生也。

是故自由者。自以自爲目的。自以自爲法令。惟自能實守此法令者。乃能實有其自由。質而言之。則我命我使勿受我以外之牽制。而貫徹我良知之所自安者云爾。是故威權也。自由也。立法人也。法律也。主也。賓也。皆合爲一體。無差別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正在於是。是故講學者。苟以真我之自由以外之物爲目的。雖有善言。終不免於奴隸之學。此康氏一針見血之教也。

康德據此學理。乃爲簡易直捷之格言三條。以垂示後學。其一曰。汝之自待及待一切人類。當視之爲自由的善意之化身。尊之重之。故以他人爲目的可也。以他人爲手段不可也。何以故。我有自由的善意。人亦有然。故如奴隸制度之社會。無論其體裁如何。要之皆以人爲手段。天下之可嫉。莫此甚也。

故康德推論道學之極則。謂宜合全世界以建設一「自由的善意之民主國」。夫然故各人皆互以他人之行為爲目的。而莫或以爲手段。若是者亦名之曰。「衆目的之民主國」。衆目的之民主國。各人有互相崇重。無互相利用者也。卽盧梭所謂人人皆立法者皆守法者。人人皆君主皆臣從也。

於是乃爲第三之格言曰。「汝之自待及待他人。皆當求在此衆目的民主國中。備有可爲君主可爲臣庶之資格。」此資格之標準何如。吾每一動念一舉事。必自審度曰。此念此事。果可以爲此種民主國之法律否。此最簡單直捷之試驗法門也。其可爲法律者。則是合於道德之所命令也。不然則否也。譬諸有人於此。受他人金錢之寄託而私乾沒之。若是者可得爲此衆目的民主國之法律乎。果爾則誰復肯以其所重寄者託人也。由是觀之。凡不信之類。終不可

以爲法律。蓋人之無信者。其意以爲已獨不信。而望天下人之盡信也。不爾則於已無所利也。而天下之決無此事。豈待論矣。準此例之。則夫所道德的法令之標準者。蓋然可見矣。於是康德乃更示第三之格言曰。『汝欲有所爲。當務使之可以爲通用於天下之法律。』

康德又言。尊重人身而無或以之供我之手段。是不特爲道德之基礎而已。亦制度法律之本原也。蓋法律有二種。一曰制之於中者。則道德是也。二曰制之於外者。則尋常所謂法律是也。尋常法律之目的。凡一切責任非在身外者。案謂人與人則不干預之。何也。身內之責任。非以他力所能強制者也。而推原權理之所由立。罔不起於尊重自由之一要義。兩者相互之間。而各皆欲保全其自由勿使放棄。此法律上之權理所由生也。故康德關於權理之學說。復有一格言曰。『汝當循法律上所定者。以使汝之自由與他人之自由相調諧。』卽所謂人人自由。而不以侵人之自由爲界也。

康德曰。凡號稱權理者。必含有強制力之意義。遇有加障害於他人之自由者。則行威力以壓制之。是不得以侵人自由論也。雖然。欲使此強制力行之而適當。則(第一)當使所行之地位程度。與行抑制者之自由相應。(第二)則當使與受抑制者之自由相應。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之抑制。則不得云侵害債務者之自由。何也。彼者乞貸之始。訂其償期。及期不償。則任債主之處置。斯乃彼所預認也。然則非債主抑制彼。而彼躬自抑制也。故循康氏之法律學說。則雖在抑制手段之中。仍保有獨立自尊之鴻愷。此論實發前賢所未發焉矣。

康氏之政治論。殆與盧梭民約之旨全同。而更以法學原理證之。其論法理上之私有權也。曰。凡私有權必起於社會制度既立以後。當其始也。衆人以土地爲公有。無或有定主以專其利。雖然。其弊也爭。爭則亂。於是乎相共而立此疆。彼界各自名田之約。而此約又非公認則無其効也。於是乎必於其先而更有結羣建國之一約存焉。是卽國之所由立也。故當未立國之先。所謂私有權者。不過一假定之物。其得成爲一神聖不可侵犯之權理者。則民約建國以後之事也。此等理想。殆皆祖述盧梭而加以引伸發明而已。

康德又謂今之所謂國際公法者。其起原全與民法同。蓋國與國之交涉。人與人之交涉。其道一耳。國國皆自由自主。

而莫或服屬於他國。甲國毋得以乙國爲自利之一手段。是國家獨立自尊之大義。而國際法所準據之原理也。康德曰。今者兩國有違言。動輒以干戈相從事。此野蠻時代之惡習也。凡生於今日爲各國國民之一分子者。宜各自振厲。務添改之。以進於文明。此人道之責任也。夫野蠻時代。人與人之交涉。而往往有決鬥也。以無完備之法廷。以爲之裁斷也。今欲免國與國之決鬥。則不可無完備之國際法廷。今雖未能至。猶當孜孜焉準備以待來者。於是康氏乃有永世太平論之著。

永世太平論之綱要。凡五大端。

(一) 凡邦國無論大小。不得以侵略手段。或交易割讓買賣等名義。以合併於他國。

(二) 諸邦不得置常備軍。如現時之積習。

(三) 一國中有內訌。而他國以兵力干預之者。在所必禁。

(四) 各國皆採民主立憲制度。以此制最合於最初民約之旨。且可以鞏固全國人自由平等之權理也。

(五) 各獨立國相倚以組成一大聯邦。各國國民相輯和於國際法之範圍內。若有齟齬。則聯邦議會審判之。如

瑞士聯邦現行之例。

或難康氏曰。茲事美則美矣。然實行之日。終可得望乎。康氏曰。此則非以強力所能致者。惟民德與民智。兩者日進於光明。可以得之。夫人之有欲也。斯其爭之所由起也。若智慮益進。然後知真利益之所存。乃恍然於昔之所爭者。自以爲利而實乃害之甚者也。於是廢然返焉。故於人生。有欲之中。而弭兵之萌芽。乃潛滋暗長於其間。則造化之妙用也。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發端

日日而言政治學。人人而言政治學。則國其遂有救乎。曰。噫。僅矣。言而不能行。猶無價值之言也。雖然。理想者實事之母。而言論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則取前哲學說之密切於真理而適應於時勢者。一一介紹之。亦安得已。盧梭學說。於百年前政界變動最有力者也。而伯倫知理學說。則盧梭學說之反對也。二者孰切真理。曰。盧氏之言樂

也。伯氏之言粟也。病疾既深。固非特粟之所得瘳。然藥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藥說相反。則舊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藥不可不慎也。五年以來。盧氏學說。稍輸入我祖國。彼達識之士。其孳孳盡瘁以期輸入之者。非不知其說在歐洲之已成陳言也。以爲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國之廢疾。而欲假之以作過渡也。顧其說之大受歡迎於我社會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謂達識之士。其希望之目。未覩其因此而得達於萬一。而因緣相生之病。則已漸萌芽漸漸漫。一國中現在未來不可思議之險象。已隱現出沒。致識微者慨焉憂之。噫。豈此藥果不適於此病耶。抑徒藥不足以善其後耶。

伯倫知理之駁盧梭也。以爲從盧氏民約之說。則爲國民者必須具有三種性質。反是則國不可得立。三種者何。一曰。其國民皆可各自離析。隨其所欲。以進退生息於此國中。也不爾。則是強之使入。非合意之契約。不得爲民約也。雖然。人之思想與其惡欲。萬有不同者也。若使人人各如其意。乃入此約。則斷無全國人皆同一意之理。以此之故。亦斷無全國人皆同一約之理。若是乎則國終不可得立。故從盧氏之說。僅足以立一會社。即中國所謂公司也。與社會不同。其會社亦不過一時之結集。變更無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嗣續之國家。同心合德之國民。無有是處。一曰。其國民必悉立於平等之地位也。不爾。則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爲民約也。然熟察諸國之所以建設。必賴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儕類。衆皆服從。而國礎始立。即至今日。文明極進。猶未有改。若使舉國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皆以同等之地位。決議立國。無有是處。三曰。其國民必須全數盡諾之理。豈待問也。盧氏亦知之。乃支離其說。謂多數之意見。即不啻全體之意見。然一國之法制。勢固不能有全數盡諾之理。蓋盟約云者。人各以其意。夫服從多數。雖爲政治家神聖不可侵犯之科律。而其理論。獨不適於諸民約主義之國家。蓋盟約云者。人各以其意。而有願與此約與否之自由權者也。彼不願與此約之少數者。而強干涉之。謂其有服從多數之約之義務。無有是處。此三義者。伯氏於國家起原論。取盧氏之立脚點而摧陷之者也。參觀盧梭學說篇

伯氏又言曰。民約論之徒。不知國民與社會之別。故直認國民爲社會。其弊也使法國國礎不固。變動無常。禍亂亘百數十年而未有已。德國是反。故國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國民與社會。非一物也。國民者一定不動之全體。社會則變動

不居之集合體而已。國民爲法律上之一人格。社會則無有也。故號之曰國民。則始終與國相待而不可須臾離。號之曰社會。則不過多數私人之結集。其必要國家與否。在論外也。此伯氏推論民約說之結果。而窮極其流弊也。

中國號稱有國。而國之形體不具。則與無國同。愛國之士。嗚呼然愛之。其研究學說也。實欲乞靈前哲。而求所以立國之道也。法國革命。開百年來歐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種子實盧梭播之。盧氏之藥。足以已病無疑義矣。近則病既去而藥已爲筌蹄。其缺點率見是正於後人。謬想與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爲諱也。獨吾黨今日欲救吾國。其必經謬想而後入真理。以盧氏學說爲過渡時代必不可避之一階級乎。抑無須爾爾。逕向於國家之正鵠而進行乎。此一大問題也。盧氏之說。其有功於天下者固多。其誤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國探之。將利餘於弊乎。抑弊餘於利乎。能以藥已病。而爲立國之過渡乎。抑且以藥生病。而反失立國之目的乎。此又一大問題也。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以視歐洲各國。承希臘羅馬政治之團結。經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異。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則民約論者適於社會而不適於國家。苟弗善用之。則將散國民復爲部民。而非能鑄部民使成國民也。故以此論藥歐洲當時干涉過度之積病。固見其效。而移植之於散無友紀之中國。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償否也。夫醉生夢死之舊學業。吾無望矣。他日建國之大業。其責任不可不屬於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顧已往往濫用自由平等之語。思想過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組織一羣固之團體。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誠有知近人所謂「無三人以上之法團無能支一年之黨派」者。以此資格。而欲創造一國家。以立於此物競最劇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惡因雖種之薰之在數千年。不能以爲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爲一學說之罪。顧所最可懼者。既受彼遺傳之惡因。而復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後而傳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已意進退。而無復法權之統風。無復公衆之制。乃至並所謂服從多數之義務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盧氏學說之缺點。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備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國。固未有所謂統屬。未有所謂制裁。未有所謂多數。則吾國民之踰躅焉凌亂焉而靡所於從。夫亦安可深責。顧所貴乎新思想者。欲藉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無而

之有云爾。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達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審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盧氏。願以爲此有力反對之一大學說。爲有志建國者所宜三復也。作伯氏學說。

〔附注〕此論與革命論非革命論無涉。蓋無論革命不革命。無論革命前革命後。皆必以統一秩序組成有機團體爲立國之基礎。伯氏之反對盧氏。非反對其鼓吹破壞。謂其於建設之道。有所未愜云爾。建設云者。則兼破壞之建設與平和之建設而兩言之者也。

〔又〕伯氏略傳。已見新民叢報三十二號。故不再述。

一 國家有機體說

伯論知理曰。十八世紀以來之學者。以國民爲社會。以國家爲積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質。似矣。而未得其真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謂之圖畫。徒堆瓦石。不得謂之宮室。徒集脈絡與血輪。不得謂之人類。惟國亦然。國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非徒有府庫制度之謂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動焉。無以名之。名之曰有機體。

然國家之爲有機體。又非如動植物之出於天造也。蓋藉人力之創作。經累葉之沿革。而始乃得成。而其沿革之所自來。厥有二端。一曰。由國中固有之性習與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二曰。由君長號令所施行與夫臣民意志所翊贊而生者。此所以異於天產物也。雖然造者不同。而爲有機體則同。試即國家與尋常有機物相類之點而比較之。

一 精神與形體相聯合。按國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體。與入無異。

二 肢骸各官。原注即其體中各部分。各有其固有之性質。及其生活職掌。原注指政府各部分及議院。

三 宜聯結此等肢骸以結構一全體。原注謂靈活。按肢骸不聯則不靈。原注其用國家之各部分亦然。

四 先自內部發育。然後長成以達於外部。原注謂國家之沿革。

由此觀之。國家之爲物。與彼無機之器械實異。器械雖有許多零件。紐結而成。然非如國家之有四肢五官也。故器械不能發育生長。而國家能之。器械之動。循一定軌。不能臨時應變。現一新象。國家則自有行動。自以意識決之。故曰國家非成於技工。成於意匠也。此伯氏國家有機體說之崖略也。

按此說不起於伯氏。希臘之柏拉圖亦常以人身喻國家。伯氏前之德國學者亦稍發之。但至伯氏而始完備耳。國家既爲有機體。則不成有機體者。不得謂之國家。中國則廢疾痼病之機體也。其不國亦宜。

又按自國家有機之說出。而知凡人造物與國家相類者。無一不屬於有機。即法律上所謂法人者皆是也。故欲組一團體而不具其機。未有能成者也。

二 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係

伯氏以爲學者往往以國民與民族混爲一談。是瞥見也。彼乃下民族之界說曰。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結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質有八。(一)其始也同居於一地。非同居不能同俗也。後此則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異族而雜處一地。此言其朔耳。(二)其始也同一血統。則吸納他族互相同化則不同血統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其支體形狀。(四)同其語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風俗。(八)同其生計。有此八者。則不識不知之間。自於他族日相閼隔。造成一特別之團體。固有之性質。以傳諸其子孫。是之謂民族。

伯氏乃更爲下國民之界說有二。一曰。國民者人格也。據有有機之國家以爲其體。而能發表其意思。制定其權利者也。二曰。國民者法團也。生存於國家中之一法律體也。國家爲完全統一永生之公團體。而此體也。必賴有國民活動之精神以充之。而全體乃成。故有國民即有國家。無國家亦無國民。二者實同物而異名耳。

故夫族民者。有同一之言語風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質。其公同心漸因以發達。是固建國之階梯也。但當其未聯合以擬一國之時。則終不能爲人格爲法團。故只能謂之民族。不能謂之國民。

伯倫知理曰。古代之國。淵源於市府。中世之國。成立於貴族。十八世紀專制時代。認政府爲國家。法蘭西大革命之時。同國家於社會。凡此皆與民族之關係其淺薄者也。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後。而民族建國之義乃漸昌。雖或間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勢力之不可侮。則固已爲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或持之過偏。以謂民族爲建國獨一無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國。必適從於民族之數而分立。此又關於實際之論也。伯氏乃據歷史上之事實。述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如下。

(甲) 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國心。且有能實行之之勢力。有欲實行之之志氣。夫然後可以創立國家。雖然。苟持此主義以立國。則當以保存族粹爲第一義。凡祖宗傳來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於國家之發育者。不可妄事破壞。

(乙) 民族之立國。非必舉其同族之部民。悉納入於國中而無所遺也。雖然。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於國家。

(丙) 合多數之民族爲一國家。其弊雖多。其利亦不少。蓋世界文明。每由諸種民族互相教導互相引進而成。一國之政務。亦往往因他民族之補助而愈良。如鑄幣然。不徒用純質之金銀。而反混加一二賤金類之物。則肉好較完。紋彩愈美也。然此等多族混合之國。必須以一強有力之族爲中心點。以統御諸族。然後國礎乃得堅。伯氏又言曰。民族與國民。固異物也。然其性質頗極密接。故於政治上常有相互之關係。以故民族大而國境小者。則其結果之現象。有兩極端如下。

(一) 國家化其人民而別造成一新民族。自本族而分離。如古代雅典典巴斯達之於希臘。中世威內薩佛羅棧志挪亞之於意大利。近世荷蘭瑞士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

(二) 合併同族諸邦。而成一大帝國。如法國常路易第十一以後之政畧。意大利德意志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之政畧。是其例也。

若國境大而民族小。境內含有數民族者。則其國勢之所趨如下。

(一) 謀聯合國內多數之民族而陶鑄之。使成一新民族。在昔羅馬帝國。及今之北美合衆國。是其例也。

(二) 國內諸族。心志各殊。互思分離。如第九世紀法蘭西人與德意志人分離。十六世紀奈渣蘭人與西班牙人分離。十九世紀比利時人與荷蘭人分離。是其例也。

(三) 諸族民之言語風俗等。悉放任之。使仍其舊。惟於政治上謀所以統合之道。此策也。瑞士善用之。而收其效者也。

(四) 政府教唆各民族。使彼此相鬪。乘間抵隙以謀合一。此極危險之道也。與大利用之。幾覆其國。按由此觀之。伯氏固極崇拜民族主義之人也。而其立論根於歷史。案於實際。不以民族主義爲建國獨一無二之法門。誠以國家所最渴需者。爲國民資格。而所以得此國民資格者。各應於時勢而甚多其途也。兩年以來。民族主義。稍輸入於我祖國。於是排滿之念。勃鬱將復活。雖然。今吾有三問題於此。曰。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乎。此吾不能無疑之第一問題也。伯氏論民族建國之所恃者三。(一)固有之立國心。(二)可實行之能力。(三)欲實行之志氣。其第一事。則吾固具之矣。其第二事。則在今雖極少數。而不能謂之無也。獨其第三事。則從何處說起耶。日言排而不能排。猶無價值之言也。即使果排去矣。而問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之目的耶。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之一手段云耳。苟遂不克達於目的地。則手段何取也。吾非謂我民族終不能有此能力。然吾信其今日猶未有此能力。此論也。雖持最急激主義者。當以無以爲難。而難者則曰。惟其未有此能力。則當以排滿鍊造之。然徒排滿而遂能鍊造此能力與否。則吾別有所欲陳。今且勿於此枝蔓也。曰。排滿者以其爲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乎。此吾所不能無疑之第二問題也。如以其爲滿人也。且使漢人爲政。將腐敗而亦神聖之也。如以其爲惡政府也。雖骨肉之親。有所不得私。而滿不滿奚擇焉。夫今政府與滿洲有二位一體之關係。憎政府而及滿人。亦固其所。然以是爲鼓舞之手段。則可以爲確實之理論。則不可何也。今日之中國。實非貴族政體。而爲獨裁政體。其蠢國殃民者。非芸芸坐食之滿人。而其大多數乃在閹廟。無恥媚茲一人之漢族也。而其所以爲媚者。非媚滿人。媚獨裁耳。使易獨裁者爲漢人。其媚猶今也。媚獨裁之漢人。其蠢國殃民亦猶今也。故今日當以集全國之鋒。及向於惡政府爲第一義。而排滿不過其戰術之一枝線。認偏師爲正文。大不可也。大學曰。人於其所賤惡而辟焉。此古今之通蔽矣。今之論者。或乃至盜賊胡會。而神聖洪楊。問此果爲適於論理否耶。且使今日得如胡會其人者爲政府。與得如洪楊其人者爲政府。二者孰有益於救國。而論者必將偏強而曰。毋甯洪楊。此吾所不敢苟同也。韋炳麟氏之言曰。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噫。此何語耶。夫革之目的。豈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如曰能救民而亦當革。則是敵視此目的也。假曰信

今政府之必不能救民而革之也。斯可謂健全之理論矣。而猶常視其所以代之者何如。如章氏言。能母使國民迷惑耶。默察兩年來世論之趨向。殆由建國主義。一變而爲復讐主義。問建國與復仇孰重。其在一人一家之仇。而曰身可殺家可破仇不可不復。是所宜言也。其在一國之仇。而曰國可亡仇不可不復。則非所宜言也。我不敢知曰。復仇可以亡國。我不敢知曰。復仇可以與國。顧吾特不欲吾民族於建國復仇兩主義。倒置其輕重也。以謂此不健全之理論。爲造成國民資格之道一魔障也。曰必離滿洲民族然後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此吾不能無疑之第三問題也。伯論知理所述異族同國之諸款。與中國今日情事。皆不相應。蓋各國發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可以他國之歷史。爲我國之方針者也。而伯氏下民族之界說曰。同地。同血統。同面貌。同語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風俗。同生計。地與血統二者說切時言之。如美國民族不同地不謂之一族也。伯氏原實論之。頗詳。而以語言文字風俗爲最要焉。由此言之。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中國同化力之強。爲東西歷史家所同認。今謂滿洲已盡同化於中國。微特排滿家所不欲道。即吾亦不欲道。然其大端。歷歷之跡。固不可誣矣。大抵北虜之同化於我也稍難。而東胡較易。金元清之比較。蓋昭然矣。元則九十年率其游牧之俗。金清則一入中原。而固有之特質頓喪焉。今關內之滿人。其能通滿文操滿語者。已如鳳毛麟角。他無論矣。故如伯氏之說。雖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可也。卽未能。然苟漢人有可以自成國民之資格。則滿人勢不得不融而入於一爐。此則吾所敢斷言也。姑勿具論。今所欲研究者。則中國之能建國與否。係於逐滿不逐滿乎。抑不係於逐滿不逐滿乎。實問題之主點也。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後所以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躅於五大大陸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辭也。果有此事。則此大民族必以漢人爲中心點。且其組織之者。必成於漢人之手。又事勢之不可爭者也。獨今日若欲向於此大目的而進行。其必將彼五百萬之滿族。先擯棄之。而再吸集之耶。抑無須爾爾。但能變置漢滿同病之政府。而遂有可望耶。欲研究此問題之真相。不可不取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暫擱一邊。平心靜氣以觀察焉。當預

備時代。將排滿而能養漢人之實力乎。抑用滿而能養漢人之實力乎。當實行時代。將排滿而能禦列強之侵入乎。抑合滿而能禦列強之侵入乎。當善後時代。將排滿而得國礎之奠安乎。抑利滿而得國礎之奠安乎。此三者不可不察也。夫自今以往。有漢滿同奴耳。否則漢族必爲國中之主人。今不務養成可以爲主人之資格。而徒曰吾不願奴。不願而奴遂可免耶。一言蔽之。吾若有建國之能力。則以小民族成一國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國民亦可也。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吾因讀伯氏書。有所感觸。不覺其言之長而與著述體例不相應也。吾又知吾之此論。必非新學界青年諸君所樂聞也。雖然。吾道吾今日之所信。所信之爲進步爲退步。不敢計也。以其所信與一世之輿論挑戰。不敢辭也。若夫預備乎。實行乎。則各應於其地位之可得爲者而孳孳焉。非筆舌之範圍所宜及也。

三 論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價值

伯氏博論政體。而歸宿於以君主立憲爲最良。謂其能集合政治上種種之勢力。種種之主義。而調和之。其說繁。今不備引。謹介紹其論共和政體者。而以鄙見發明之。

伯氏以爲主治權與奉行權分離。是共和政體之特色也。主治之權。掌之於多數之選舉者。即國奉行之權。委之於少數之被選舉者。即大統領以故奉行者雖爲臣僕。而反常治人。主治者雖爲主人。而反常治於人。以牽制之得宜。故無濫用國權之弊。而多數國民得所庇焉。此其所長也。雖然。坐是之故。而國權或漸卽微弱。儕國家於一公司。加以衆民之意。變動靡常。而國之基礎。因以不固。此其所短也。故行此政體。而能食其利者。必其人民於共和諸德。具足圓滿。不惜犧牲其力其財。以應國家之用。且已藉普及之學制。常受完備之教育。苟如是。其庶幾矣。若其人民浸染衰廢之俗。務私慾而不顧公益。氣力微弱。教育缺乏。而欲實行此政體。則未覩其利。而先已不勝其弊矣。其甚也。必至變爲亞里士多德所謂暴民政治者。而國或以亡。

伯氏乃詳考共和政體之沿革。述美國法國瑞士三者之成敗。而指其得失之林。其言曰。美國之能變英國政體。而爲今政體者何也。彼其未離母國羈匏之時。而共和之原質。已早具也。當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國而移殖於他鄉者。於祖國之議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習熟練。懷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陸。又不能復倚賴貴族及本國官吏之力。不

得不以自助及相濟兩主義爲安居樂業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實根於此。及其自助相濟之既久。習而成風。一旦而欲再加以束縛。其勢自不樂受。且所居新開之坤。廣漠無垠。任其所之。稍有不適。褰裳去之耳。故當千六百六十九年。英國法理學大儒洛克氏者。曾爲殖民地草一新憲法。欲以英國所固有之君主貴族政體。傳其種於美洲。百計經營。竟成畫餅。職此之由。故美國之共和政體。非出現於獨立之後。而出現於殖民之時。其植根如此其深。而發源如此其遠也。

此政體之播植於歐洲也。自法蘭西始。法人以千七百九十三年。立革命後之新政府。其規模略仿美國。惟一切政權。不以畀諸一人之大統領。而以司諸數名之行政委員。慮其權之在一人。而將濫用之以復於君主也。乃曾幾何時。而拿破侖第一之帝國出現。及千八百四十八年。再爲共和。置大統領。一如美國。然此第二次之試驗。亦不見效。拿破侖

第三旋起而盜之。再建帝國。今者第三回之試驗。施行於千八百七十年。而此新共和國之能否永年。識者猶疑之。後伯氏國家論成于千八百七十四年其時值法國新造之後也今民政完備雖不及美然久經陶冶國民之資格漸備矣

考法人之政治思想。當人權論出世之時。始大發達。其國民愛平等。尊自由。徹始徹終。心醉共和主義。雖然。其國民之性情。適與共和主義最不相容。昔西士羅按羅馬之嘗評高盧人按法國民族所自出也。云：「其性好新易遷。無論爲壓抑爲自由。久之皆不能忍受。」夫孰知當千數百年以後之今日。而法人此性。竟不克改也。不甯惟是。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條件也。而法人曾無所練習。百事皆仰賴政府。故讀法國建國以來之歷史。其治國之道。常以中央集權制度相貫徹。全國之運命。悉繫於巴黎一城。此自古及今。未或有改者也。夫欲行中央集權。使圓滿而適常。則必有強大之主權。精悍之官吏。有力之軍隊。若此者。惟君主政治爲最宜。故法國雖常兩拿破侖及麥馬韓爲大統領之時。其表面則裝示共和政治之美名。其實質則與君主政治無毫釐之異也。

若夫瑞士則異。其人民自數百年以來。既於村落而有自治體裁。其市府之舊憲法。皆略帶貴族政治之性質。無論何市府。皆於行政小會議之外。別有立法之大會議。其在村落。人民皆有直接參政之權。每年集會。以多數之決議。制定法律。任命高等官吏。以故千八百九十五年。創建共和以後。雖蒙外界之影響。未能實行。而歷時未久。遂克改良。傳

今不替。蓋其先天所受者。與法國殊異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之優於他政體者有五端。(一)養成國民之自覺心。使人自知其權利義務。且重名譽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貴。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選舉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獎厲公民之競爭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論貧富貴賤。皆得自致通顯。參掌政權。以致力於國家也。(五)利導人生之善性。使國民知識。可以自由發達。而幸福日增也。以故苟為國民者。能於共和所不可缺之諸德。具足圓滿。則行此政體。實足以培養愛國心。獎厲民智。馴至下等社會之衆民。其政治思想。亦日發達。以進於高尚。美哉共和。

雖然。天下事之結果。每不能如其所期。雖以最適於共和之美國。而其政治社會之趨勢。猶有與此諸德適相背馳者。二事。一曰賤視下級之國民也。同為公民。同有自由平等之權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會水平線以下者。一律蔑視之。不獨待烟剪人黑人為然也。凡與彼輩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觀其待華。此亦平等主義萬難實行之徵證。人可知矣。

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傑也。凡國民之門第學識聰明才力資產。挺出於社會水平線以上者。率為公衆所嫉忌。而不得自效於政界。懼其含有君主貴族之餘質。而將以傾覆國憲也。按此論最確。凡美國第一等人物。皆不入於政界。此其原因甚多。伯氏所言。不過其一端耳。昔所著新大

游記研究此問題頗詳。今不先贅。但現在帝國主義之風潮漸急。雖美國亦漸萃此惡習矣。故共和政體者。最適於養中等之人物。齊國民之程度而為一者也。伯氏又曰。共和政體為國民謀普通之利益。則有餘。謀高尚之幸福則不足。如設學校治道路獎慈善等事。共和政所最優也。至如文學哲學美術等高尚事業。雖百計獎厲。而發達總不能如其所期。夫此等無形之文明。尋常政治家。或不措意焉。而不知此乃導進人格獨一無二之法門。如美國者。崇拜實利之主義過甚。國民品格之墮落。亦滔滔可懼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之最缺點者。使其政府如一機器然。循軌自動。幾無復有活潑之意識。行乎其間。彼以防弊故。不能不用牽制之法。故選舉更迭。為此政體所不可缺之一要具。以屢更迭故。執政者之地位。常不鞏固。以不鞏固故。無餘裕以練習政務。以通覽大勢。以養成完全大政治家之資格。何也。凡入政界者。必經一二年後。乃能增進其政治能力。漸有所筆畫。為國家百年大計。而實行此計畫。又往往非數年之力不能。而瓜代之期。已至矣。後任者之能否繼吾

志而竟吾業。非所期也。故人人各存五日京兆之心。而於國家有機體之永續發達。所望實多矣。

伯氏又曰。置多數之常備軍。此共和政體之所大禁也。夫常備軍者。外之以發揚國權。內之以保維秩序。實國家之要素也。而在共和政之國。以嫌忌專制。懼此兵權所屬。將為多數人民自主之姦賊也。故其勢不得不代以民兵。民兵者。其於警衛守禦之力。雖不可侮。然以視素練之常備軍。固有間矣。故他日者。世界進於大同。戰爭之跡絕於天壤。則共和政誠為立國之極軌。今則猶非其最適而最優勝者也。

接伯氏所論。大半就美國現狀而評。其語固動中肯綮。但未兩條。則今日情狀大變矣。美國自麥堅尼以後。實行帝國主義。至重新解釋憲法。增加中央政府之威力。於是社會中最高流人物。漸投身於政界。而西班牙戰爭以來。擴張軍備之志日以銳。今年總統羅斯福巡行全國。所至演說。皆注重軍實。於是此兩缺點皆漸去矣。此亦共和政體之一進化也。

又按伯氏所論共和政體之價值。可謂博深切明。然猶有未盡者。頃讀德國伯林大學教授波倫哈克所著國家論。有足以相表裏者。附譯如下。波氏者。比較法制派之鉅子。原書以千九百九十六年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學校於三月前譯出。實最新之學說也。

波氏曰。國也者何也。以平衡正義調和社會上各種利害衝突之一團體也。按其意謂社會各種小團體。其利害勢即外以調和之。而在彼共和國。則其統治之主體。按即國家與其統治之客體。按即國民同為一物。舍人民以外。則國家之要素。他無復存。合君主貴族平民三要素而成國者也。原文詞簡意賅。翻譯殊覺。諒之夫。無論何國。其社會上宗教上民族上及其他種種關係。莫不錯綜分歧。此之所利。或彼之所害。利害抵觸。而必有衝突。此等衝突。即由人民本體而發生者也。以本體所發生之衝突。而遠欲以本體調和之。是無異使兩造之門訟者。而自理曲直也。天下困難之事。孰過於此。君主者。則超然於此等種種利害關係之外。而代表大團體之國家。以調和之者也。所貴乎有國家者。其目的莫大於是。而君主國之達此目的。與民主國之達此目的。其難易判然矣。按古今政治學者論國家之正與平衡之源。是以調和國內種種利害而融合。為目的。是為創見。亦為論也。學者不可不深察。以是之故。凡共和之國家。大率革命相尋。使法制失其永續之

性。而幾於不國。殆非無故。按此指南美洲各共和國言也詳見下文。

共和政體。惟有一種結構特別之國家。可以行之而無弊。其結構云何。則奉同一之宗教。集同一之民族。其社會上各種利害之關係。不甚衝突。而其最要者。曰國境甚狹。荷具此資格而結成一小共和團體者。夫然後可以持久。瑞士之各村落各市府。美國獨立以前之各州。是其模範也。按今之美國國境甚遠闊而仍能行者其根柢全在各州也吾所著新大陸講記言其性頗詳。在此等結構之國。其國家自減縮其行動之範圍。而一以放任之於私人。其人民之監督公共事業也。亦無鞭長不及之患。而自治制馴致鞏固。則共和可以行之數百年。而大紛擾不起焉。而不然者。種種階級。互相懸隔。貴族與平民閱。資本家與勞動家閱。甲族與乙族閱。甲省與乙省閱。於此之國。而欲行共和政以圖寧息。是無異蒸沙以求飯也。

夫共和國者。於人民之上。別無獨立之國權者也。故調和各種利害之責任。不得不還求之於人民自己之中。必無使甲之利害。能強壓乙之利害。而諸種之關係。常克相互平等。而自保其權衡。若此者。惟彼盎格魯撒遜人種。富於自治性質。常肯裁抑黨見以伸公益。以故能行之而綽綽有餘。若夫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復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商人主義以各營其私。其在此等之國。彼此權衡也最易。既破之後。而欲人民以自力調和平復之。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究極也。社會險象。層見疊出。民無甯歲。終不得不舉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諸一人之手。而自帖耳復為其奴隸。以圖性命財產之安全。此則民主專制政體所由生也。按民主專制政體之原因結果下文詳之。

又別有一種之國家。其於享受共和政之資格。雖一不具。以多數土著人種為基礎。而少數之歐羅巴人立於其上。而此少數者。亦未嘗有政治思想及其能力。純然為一不秩序之社會。若此者。自當以君主專制政體為最宜者也。雖然。以其為殖民地之故。欲置立君主。而無歷史上之基礎。乃不自量而妄效美國。侈共和之美名。按此指南美洲也。

雖然。彼高尚完美之共和制。與此等之國程度不相應。以故累衝突以衝突。重革命以革命。而彼之所謂革命者。又非起於人民之萬不得已也。徒為二三霸者之私鬥而已。一勝之將。假共和之形式以箝畜其民。不旋踵而他將代之。起仆興亡。迄無甯日。國民進步之障礙。莫大於是。

波氏又曰。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請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掃古

來相傳之國憲。取國家最高之目的。而置之於人民仔肩之上矣。而承此大暴動之後。以激烈之黨爭。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會勢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於斯時也。其勢力最猖獗者。即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壞之一團也。而此黨派。大率屬於無資產之下等社會。其所舉措。往往不利於上流。作始猶簡。將畢乃鉅。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爲而致滅亡。夫既已自紊歷史上之權利。自傷政權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的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者也。於是乎社會階級之爭奪。遂相互迭起而靡有窮。按自此以下數節。天率皆借法國立論。其性質與前美諸國略異。

爭奪之極。立論其性實與前美諸國略異。其得最後之勝利者。則彼從夢中驚起之富豪階級也。然彼等雖勝利而已。厭政權。何也。當彼之時。其握政權者常危殆也。彼等欲得政治上之權利。不過以保其生命財產之安全云爾。其既得之也。則必孳孳然復自營其生計。不惜出無量之代價。以購求平和。而社會禁亂疲敝之既極。非更有獨立強大之主權。則終不能以奠定。故君權思想之復活。實剗復之道所必至也。然歷史上之國家。既已覆滅。今欲使一姓再興。重復其舊。則其結果更釀百弊。欲別擁新主。而無一人可認其固有之權利。即勉戴之以行君主議院制度。終覺其主權微弱。不足以救濟沈痼瘡痍之社會也。於是乎民主專制政體。應運生焉。若此者。於古代之羅馬見之。於近世之法蘭西見之。

民主專制政體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然此際之新主治者。必非以此單純之實力而能爲功也。而自願已所有之權利。以比諸他國神聖不可侵犯之君主。而覺其淺薄無根柢也。於是不得不求法律上之名義。即國民普通投票之選舉是也。彼篡奪者。按即所謂一非常之豪傑。既已於實際掌握國權。必盡全力以求得選。而當此全社會渴望救濟之頃。萬衆之視線。咸集於彼一身。故當以可驚之大多數。歡迎此篡奪者。而芸芸億衆。不惜舉其血淚所易之自由。一旦而委諸其手。又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何也。彼時之國民。固已厭自由如虜鼠。畏自由如蠍蛇也。

此篡奪者之名。無論爲大統領爲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制。彼時之民。亦或強自虛飾。謂我並非以本身之權利。盡讓於此一人。而所定憲法。亦常置所謂國民代議院。謂以此相限制也。而實則此等議院。其權能遠在立憲君主國

議院之下。何也。君主國之議院。代表民意者也。君主而拂議院。是拂民也。此等之議院。則與彼新主權者即舊者同受權於民。而一則受之於各小部分。一則受之於最大多數。故彼新主權者。當得行長官之強權。不惟是。議院之所恃以對抗於彼者。賴憲法明文之保障耳。而彼自以國民驕子之資格。可以隨時提出憲法改正案。不經議會。而直求協贊於國民。權利之伸縮。悉聽其自由。故民主專制政體之議院。實伴食之議院也。其議院之自由。則貓口之鼠之自由也。

君主專制國。其諸臣對於國民無責任。惟對於君主有責任。按君主對於國民。本非無責任也。君主立憲國。君主無責任。惟議院政府諸員。按如英國之制。政府即議院。對於國民而代負責任。獨民主專制國不然。惟民主。謂民主者。兼大統頭及帝王言之。拿破侖兩帝亦此類之民主也。讀者勿誤。對於國民而負責任。他皆無之。雖然。所謂責任者。亦不過憲法上一空文耳。夫既已以永續世襲之最高權。委託之於彼。此後而欲糾問其責任。則亦惟視其力所能及。更破壞此憲法。而移置其主權耳。質而言之。則舍再革命外。無他途也。要之此專制民主猶在。而欲與彼立憲君主政體之國民。與純粹共和政體之國民。享同等自由之幸福。勢固不能。

譯者曰。吾心醉共和政體也有年。國中愛國踴躍之士之一部分。其與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體者亦既有年。吾今讀伯波兩博士之所論。不禁冷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皇皇然不知何途之從而可也。如兩博士所述。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此吾黨所不能不諱者也。今吾強欲行之。無論其行而不至也。卽至矣。吾將學法蘭西乎。吾將學南美諸國乎。彼歷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嚴而可畏也。豈惟歷史。卽理論吾其能逃難耶。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豈有他哉。爲幸福耳。爲自由耳。而執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徵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然則吾於共和何求哉。何樂哉。吾乃自解曰。犧牲現在以利方來。社會進化之大經也。吾盡吾對於吾子孫之義務。吾今之苦痛。能無忍焉。而彼歷史與理論之兩巨靈。又從而難余。曰。南美諸邦人之子孫。藏其自由鐵券於數十層僵石之下。誰敢定其出世之當在何日也。曰。法蘭西自一七九三年獻納犧牲以後。直至一八七〇年始獲釋焉。而所釋者。猶非其所期也。今以無量苦痛之代

價。而市七十年以後未可必得之自由。卽幸得矣。而汝祖國更何在也。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爲君之親友而遂顛倒失戀不肯與君別者。吾涕滂沱。嗚呼。共和共和。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祖國。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自由。吾祖國吾自由其終不能由他途以回復也。則天也。吾祖國吾自由而斷送於汝之手也。則人也。嗚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點汝之美名。使後之論政體者。復添一左證焉。以詛咒汝。吾與汝長別矣。問者曰。然則子主張君主立憲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銳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吾知昔之與吾同友共和者。其將睡余。雖然。若語於實際上預備。則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吾布熱誠。以俟君子。

四 論主權

主權者。一國精神所由寄也。故論國家者必明主權。伯倫知理之論主權。其要有五。

- 一 主權者。獨立不羈。而無或服從於他種權力者也。原注獨立不羈。與無限殊科。勿混視。
- 二 主權者。國家之威力也。宜歸於人格之國家及國家之首長。其餘地方團體及法院議院等。皆隸於國家之一機關耳。於主權無關也。
- 三 主權者。至尊者也。主權者據之以立於國內所有一切權力之上。

四 主權者。統一者也。一國中不能有二箇主權。原注主權之統一。在君主。最易見。卽在他種政體。亦莫不於其主權者。英國之立憲政治。則國王與議院連合。而爲其主權者。是其例也。

五 主權者。有限者也。主權有受成於國法之權利。卽有受限於國法之義務。

伯氏之論主權。所以駁正平丹盧梭二氏之謬。而求其真相者也。其有功於國家學也最鉅。平丹法國人。生於十六世紀。之言曰。主權者無窮無限之國權也。又曰。法律依於「主權者」。而得其効力。主權者非依於法律而得其權能。此說也。以國家之首長。與國家之全體。混爲一談。路易第十四朕卽國家之謬論所從出也。其說久已吐

塞茲不待辨。盧梭之言曰：「主權不在於統治者而在於公民。公民全體之意嚮，即主權也。主權不得讓與他人，亦不得託諸他人而爲其代表。雖以之交付於國會，亦非其正也。社會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權，持之以變更現行之憲法。改正古來成法上之權利，皆惟所欲。」伯氏以爲盧氏之說，欲易專制的君主主權，而代以專制的國民主權也。然專制君主主權，流弊雖多，而猶可以成國。專制國民主權，直取已成之國而渙之耳。外此更有所得乎？無有也。夫謂主權不在統治者而在公民全體，公民全體之意見，既終不可齊終不可覩，是主權終無著也。主權無著，而公民中之一部分，妄曰吾之意即全體之意也，而因以盜竊主權。此大革命之禍所由起也。公民之意嚮，屢遷而無定，變假而他之一部分，又妄曰吾之意即全體之意也，而因以攻攬主權。此大革命之禍所由繼續也。伯氏所以斷斷焉與盧氏爲難者，其意在此，乃更爲申言主權之原則如下。

一 主權既不獨屬君主，亦不獨屬社會，不在國家之上，亦不出國家之外。國家現存及其所制定之憲法，即主權所從出也。

二 或謂社會爲私人之集合體，主權卽爲私人之集合權。其言謬甚。主權者公權非私權也。雖合無量數之私權，不能變其性質使成公權。

三 或謂一民族相結合，雖未具國家之體裁，亦可謂之有主權。此說亦非也。彼民族者，未能成爲一「法人」。謂法律上之人，未有形不具而腦先存者也。故有主權則有國家，無國家亦無主權。

五 論國家之目的

伯倫知理曰：自昔論國家目的者，凡有兩大派。其在古代希臘羅馬之人，以爲國家者以國家自身爲目的者也。國家爲人民之主人，凡人民不可不自犧牲其利益，以供國家。其在近世日耳曼民族，則以爲國家者不過一器具，以供各私人之用而已。私人之力有所不及者，始以國家補助之。故國家之目的，在其所屬之國民。山前之說，則謂民也者爲國而生者也。山後之說，則謂國也者爲民而設者也。伯氏則曰：兩者之說，皆是也。而亦皆非也。夫天下之事物，固有自一而觀之，能爲純粹之器具，自他而觀之，又確有其天然固有之目的者存。卽如男女婚媾，其顯證也。就其夫婦相愛

之情欲言之。則婚媾實一器具也。就其居室大倫傳種義務言之。則婚媾實有其至大之一目的存。惟國亦然。以常理言。則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常相麗而無滙與離。故民富則國富。民智則國文。民勇則國強。是此兩目的不啻一目的也。雖然。若遇變故。而二者不可得兼。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不能相容。伯氏之意。則以爲國家者。雖盡舉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濟其本身可也。而其安審財產更有焉。故伯氏謂以國家自身爲目的者。實國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實爲達此目的之器具也。

雖然。伯氏之論。常無偏黨者也。故亦以爲苟非遇大變故。則國家不能濫用此權。苟濫用之。則各私人亦有對於國家而自保護其自由之權理云。

案天道循環。豈不然哉。無論爲生計。爲政治。其胎胚時代。必極放任。其前進時代。必極干涉。其育成時代。又極放任。由放任而復爲干涉。再由干涉而復爲放任。若螺旋旋焉。若波紋然。若此者。不知幾何次矣。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十六七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翰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夫大勢之所趨迫。其動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於事實。其感化不亦偉耶。若謂盧梭爲十九世紀之母。則伯倫知理其亦二十世紀之母焉矣。

子墨子學說 甲辰

敘論及子墨子略傳

梁啓超曰。今舉中國皆楊也。有儒其言而楊其行者。有楊其言而楊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楊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楊不知墨而楊其行於無意識之間者。嗚呼。楊學遂亡中國。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厥惟學墨。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作子墨子學說。

子墨子之時代。述墨子年代者。言人人殊。今所最可據之古籍曰史記。然已爲存疑之詞。謂「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一孟荀而漢書藝文志。則斷曰在孔子後。近儒畢沅所考據從班說。第二說且斷爲在七十年後。畢校墨子序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考中山之滅在趙宣文王四年。其言頗信而有徵。考證尙多。今勿具引。要之墨子時代。稍後於孔子。而稍先於孟荀。茲爲可信。吾將觀其時代以考其所以產出此學說之原因焉。

(一) 墨子之時常周末文勝之極敝。三代以前。中國社會。猶未脫初民之程度。及至成周。上監夏殷。郁郁其文。孔子稱之。然交通既繁。詐滅日出。奢靡相尙。故倡學救世者。咸懷復古思想。如孔子之言堯舜文王。老子之言黃帝。許行之言神農。墨子之言大禹。凡以救此敝也。而墨子尤持極端之非文主義者也。此節用節非樂諸義所由立也。

(二) 墨子之時社會不統一。周末者。中國社會將由不統一以趨於統一之過渡時代也。凡天下事理。惟過渡時代。最能感其缺乏。如中國人之不自由。不自今日始也。乃四五千年莫或感之。而今乃感之。則以今日爲專制與自由之過渡時代也。中國之不統一。亦自黃帝以來而已然。乃二千年莫或感之。惟與墨子並世諸賢乃感之。其理一也。故孔子倡大一統。孟子言定於一。而墨子之政治思想。尤以此爲獨一無二之的焉。此尙同尙賢諸義所由立也。

(三) 墨子之時內競最烈。社會無時不競也。而其交通不頻繁。接構不切密。則其相競之範圍不廣。而相競之影響不劇。黃帝子孫之分布彌滿於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也。故戰爭盛行。奸利疊起。而人道或幾乎息。是當世容哲之所最憂而汲汲欲救之者也。故墨子兼愛非攻諸義由茲出焉。

(四) 墨子之時宗教與哲學衝突。凡一社會之發達。其始莫不賴宗教迷信之力。中國亦何獨不然。中國初民時代迷信之狀態。雖不可考。然散見於六經六緯及百家言者。尙多不可悉數。及孔老倡學。全趨於哲學及社會之實際。舉國學者。靡然從風。其宗派雖殊。然其爲迷信之敵則一也。墨子者乃逆抗於此風潮。而欲據宗教之基礎以立一哲學者也。於是有意志明鬼非命諸義。

(五) 墨子於九流之中較爲晚出。其時儒道法三家。既已有中分天下之勢。而百家言紛起並出者。亦皆成一壁壘。據一方面。而墨子以後進崛起其間。非有堅固之理論。博捷之辯才。不足以排他說而申己義。故論理學格致學之應用最要焉。此經上經下經說大取小取諸篇所由立也。

子墨子之事蹟。墨子名翟，魯人，與孔子同國。史記漢書皆稱墨子為宋大夫，後世因沿其說，謂為宋人。蓋緣公輸若助強扶弱，帶問其為已，罔與否。公輸若之末曰歸而過宋，則其非宋人也。自高誘注呂覽，當染精，謂為魯人。近儒墨沅謂為楚之魯，非魯南之魯。是復有墨子楚人之說。然考諸本實，義與云墨子北之齊，又云墨子南游使齊。若如墨氏說，則往衛當為北道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公輸若將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至郟，云云。使自楚之魯，陽往不應，相距如。是其遠。又實義篇，墨子南游於楚云：公輸若將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孔子同國，蓋為近之。初學於史角之後，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又嘗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既乃以為其禮煩煩，傷生害業，糜財貧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見淮南子要畧。故墨子者，實從儒學一轉手者也。其生平行事多佚，不可深考。蓋嘗為宋大夫云。列傳漢書藝文志：歷游齊義，衛同。宋倫篇魏越問篇，楚註諸國。宋之政府，嘗用子罕之計。囚墨子。見史記。墨子曾孫，孫致，致於宋。公輸般將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今據呂氏春秋及他書，裂裳裹足。注引。百舍重繭。及戰國策，宋楚，行十日十夜。至於郟，見公輸般。且因以見楚王。歷陳非攻之義。王及公輸不能難，而攻宋之念不衰。墨子乃與公輸角攻守之技。公輸九設攻城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引作固解。有餘。公輸般誦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我。殺我，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乃止。以上原引。公輸其持一主義，必躬自實行之。大率類是。齊欲伐魯，墨子見項子牛及齊王，說而罷之。魯欲攻鄭，墨子見陽文君，說而罷之。俱見魯。蓋當時攻戰之禍，為墨子所禁息者。蓋屢見焉。越王使公尚過，墨子弟。以車五十乘，迎墨子。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封焉。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以封為？抑越不聽吾言而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見魯。其不肯以道徇人也。若此，故後人為之語曰：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見呂氏春。孟子曰：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莊子亦曰：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俱見天。嗚呼！千古之大實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者耶。孰有如子墨子者耶。墨子著書十五卷，七十一篇。其中多門弟子所記者過半。今闕佚者復十八篇。存者為五十三篇云。案史記不為墨子，後附數語，實龍門全書之最大缺點也。故今復輯，今為子墨子學說篇目如左。

第一章 墨子之宗教思想

第一節 尊天之教

第二節 鬼神教

第三節 非命

第二章 墨子之實利主義

第一節 以利爲目的者

(甲)節用節葬 (乙)非樂

第二節 以利爲手段者

第三章 墨子之兼愛主義

第四章 墨子之政術

第五章 墨學之實行及傳播(附墨子格言)

第六章 墨學之壁壘

第一節 論理學(別見)

第二節 歷史學

第七章 墨者淵源記(別見)

第八章 墨學評論

第九章 墨子與中西諸哲之比較

第一章 墨子之宗教思想

宗教思想者。墨學之一大特色。而與時代潮流相反抗者也。雖然。墨子之宗教。與尋常之宗教頗異。尋常之宗教。或迷信一神。或迷信多神。二者必居一於是。而墨子則兼一神衆神而並尊之者也。尋常宗教。必爲出世間的。而墨子則世

間的也。試分論之。

第一節 尊天之教案本節之編排同采日人高瀨武次郎所著楊墨哲學其

墨子常以天為其學說最高之標準者也。故不知天無以學墨子。雖然吾中國古籍所用「天」之一名辭。其義至夥至隨。或乃迥庭而不能相容。故欲明墨子之所謂天者。不可不臚列其種類而別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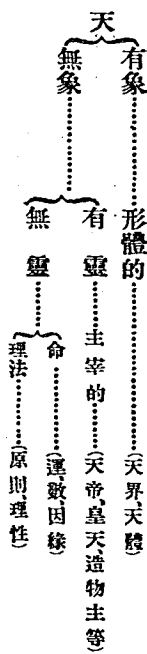
第一種 以形體言天者。說文曰天。地也。至高無上。從一大。爾雅曰春。天者天。云云。此外如天高地厚。天成人道。天覆地載。等不可悉數。此指天界天體言也。

第二種 以主宰言天者。如稱天子。天子所稱天。何言哉。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及羣書中所稱上帝。天神。皇天。上帝。皆也是也。此含有造化主之意。

第三種 以命運言天者。孔子謂富貴在天。孟子謂若夫成功則天也。香之不遇。魯侯天也。其子賢不肖。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之類皆是。含有宿命運數因緣等意義。

第四種 以義理言天者。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等類皆是。含有理性。自然之法則等意義。

更為圖以明之。



墨子所常用者。此第二種之天也。其所最反對者。則此第三種之天也。試刺取其學說以明之。

(一) 天為萬事萬物之標準。

法儀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員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辭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梁而仁者。莫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

其學奚若。中畧同前文當皆法其君奚若。中略同前文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矣。

（尙同）上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猶猶未去也。中下猶略同。

（天志）上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其於仁義則大相反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士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

此皆以天爲衡量一切事物之標準尺度。墨子學說全體之源泉也。雖然。以天爲標準之說。蓋不始於墨子。前此蓋有二義焉。其一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二曰。『帝謂文王。不大聲與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之所謂。則者。即墨子之所謂標準尺度也。然其第一說。所謂有物有則。則屬於客體。頗與近世天演家言相近。第二說。所謂順帝之則者。則屬於主體。正墨子所謂天志也。墨子之天志。乃景教的而非達爾文的也。

（二）天者人格也。墨子以天爲人格之說。人格者謂有人之資。格可當作一人親也。屢見不一見。無俟觀述。即其以天志名篇。天而有志。則其爲人格已明甚矣。據墨子所論。則天有意欲。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爲。參觀前後所引自明。

（三）天者常在者也。全知全能者也。景教之God。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墨子之言天。正與相合。今舉其說。

（天志）上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隣家所避過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共相敵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恐有處家得罪于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者亦然。得罪于國君。猶有隣國所避過之。中略同前文。此有所避過之者也。相敵戒猶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過之者。相敵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有之曰。日昃而憂。日昃而得罪。將惡避過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澗。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敵戒。此我所以知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案此與詩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皆同意義。但墨子言之。

簡單直捷耳。墨子以此為萬法之源泉。舍此外更不陳他義故也。凡宗教家立言。必極簡單直捷。故耶墨兩聖之教義。本無一不為孔子所涵。而以耶墨與孔教同視不得也。蓋以此耳。

(四)天者至高貴而為義之所從出也。

(天志中)子墨子曰。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知義之所從出。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君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申略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案言貴于諸侯。貴于大夫也。確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必齋戒沐浴。申略則天能除之。下略。

案此說頗與前列第四種之天相類。儒家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但墨子此論。與其論理法不甚相合。別於論理章詳言之。參觀墨子之論理學篇。

(五)天之欲惡與其報施。

(天志上)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

(法儀)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

(天志上)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

(又)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

(天志中)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

墨子全書中語。諸如此類者。更僕難數。今勿臆引。要之墨子之言天。純取降祥降殃之義。是宗教家言之本色也。若夫所謂道德之責任者。墨子所罕言也。注。所謂責任者。不可不知是之謂也。非以是為達一目的之手段也。孔子之言道。欲得福而欲得禍。則行不道不德之。求從禁之也。參觀康德學說。故墨子之道。論非究竟圓滿主義也。雖然世之真惡福而樂禍者。實無一人。則墨子之說。亦可謂不圓滿中之圓滿者矣。且即以道德之責任律人。而人之不認此責任。而甘於自暴者。又奈之何。故孔子學說。亦有圓滿中之不圓滿者存也。吾故謂宗教思想與實利主義兩者。在墨子學說全體中。殆猶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也。參觀第二章

且墨子雖言報施。而其報施之範圍太狹。其教之所以不能盛行於後者。皆坐是。更於本章之末詳論之。
（六）天之所欲惡者何在。此墨子兼愛說之源泉也。墨子乃以嚴密之論理。精細之史證。以申其說如下。

（甲）天欲義而惡不義。

（天志）上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案）此即所謂三段論法。墨子之所常用也。雖然。此實非完全之論法。蓋凡論理學。必得正確之前提。乃能得正確之斷案也。今此文以有義則生。無義則死。為大前提。以天欲人之生而惡其死。為小前提。而此兩前提皆未正確。如有入焉。尋得無義而生。有義而死之證據。則墨子之斷案。遂消滅。又使有人尋出天非必欲人之生而惡其死。如今日進化論者之所云。云則墨子之斷案。亦遂消滅。吾故謂其非完全之論法也。雖然。墨子所以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亦自有在。下文詳言之。

（乙）天欲人之相愛相利。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法儀）奚以知天之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兼食者。養也。謂天兼養萬民也。

（天志）上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室。欲以此求貧饑。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得無以異此。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都。則亂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可得。而禍祟必至矣。

（天志）下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

（案）此皆解釋前文之小前提也。謂天欲民生。欲民富。欲民治之一斷案。則以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一。證為前提也。

（法儀）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實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誦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予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焉矣。惡人

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焉矣。天志三篇引證略同而語較詳今不複述。

(案此解釋前文之大前提證明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之說之不謬也。義即指相愛相利不義即指相惡相賊。本文甚明。)

由是觀之。墨子之所以言天志者。凡以為兼愛說之前提云爾。所謂天志者。極簡單而獨一無二者也。曰愛人利人是已。天猶父。人猶子。父有十子。愛之若一。利之若一。天之於人也亦然。十子各相愛相利。則為父之所欲。否則父之所欲。天之於人也亦然。子如父之所欲者。則父亦將如子之所欲。而因以得幸福。反是者則禍及之。天之於人也亦然。要而論之。道德與幸福相調和。此墨學之特色也。與泰西之梭格拉底康德。其學說同一基礎者也。所謂道德者何。兼愛主義是已。第三章所論所謂幸福者何。實利主義是已。第二章所論而所以能調和之者。惟恃天志。吾故以此三者為墨學之總綱。而宗教思想又為彼二綱之網也。

第二節 鬼神教

以吾儕今日之學識。評騰墨子之宗教論。其最贅疣而無謂者。則明鬼論是已。今先敘其學說。次乃備論之。

(明鬼下) 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慕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真其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入之不強於從事也。中略。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疑惑鬼神之有無之則。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信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固無有。中略。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則。是以天下亂。由是觀之。則墨子之鬼神論。非原本於絕對的迷信。直借之以為改良社會之一方便法門云爾。故其論辨鬼神有無之一問題。不於學理上求答案。而於實際上求答案。其說如下。

其第一說。則經驗論是也。明鬼下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為據者也。墨子據此論。乃歷徵引生民以來有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者。如周宣王之於杜伯。鄭穆公之於付芒。燕簡公之於莊子儀。宋文君之祈觀寧齊。莊公之於王里。國中里徵等。以證明鬼神之為物。不虛妄說。繁冗今不備引。其第二說。謂若以為衆人耳目之所經驗不足信。則請徵諸古昔聖王。因歷古者賞人必於祖僂人必於社。及先王謹

飾祭祀之成例。以爲之證。

其第三說更考之於聖人之言。引詩大雅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及商書夏書等。凡言及鬼神之事。以爲之證。

以上三說。名三實一也。一者何。經驗論而已。

明鬼神則共祭祀。共祭祀則費財用。於是有執以難墨子。謂其明鬼之義與節用之義相衝突者。墨子釋之曰。明鬼下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羣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突意謂若有鬼則吾父母得享食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此墨子明鬼篇最後之論據也。然此與鬼神有無之爭論點不相屬。若果無鬼神。則難者之說遂勝也。

鬼神之有無。實古今中外學者劇烈爭辯之一問題也。昔斯賓塞區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兩類。凡屬於不可思議之部分者。是終非可以吾儕有限之識想而下斷案也。吾固持此其說甚長非本論範圍故不其及然則墨子雖極辯。其必不足以摧羣說而自樹義也。明矣。雖然。墨子之所以明鬼者。本非如野蠻時代之絕對的信仰。不過借以爲檢束人心改良社會之一法門耳。審如是也。則天志一論。已具足無遺。何必更以羣祀強於其間也。吾故曰此論最贅疣而無謂也。歷觀中外大哲。無論其識想程度若何高尚。要必有一二焉爲當時社會習俗之所困。蓋社會者。鑄造思想之原質也。墨子之斷斷焉儕鬼於天也。亦染於上古時代野蠻信仰之遺習。而未能脫然已耳。

第三節 非命

非命者。墨學與儒學反對之一要點。而亦救時最適之良藥也。徵諸儒家言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故命也者。實儒教中一普通之信條也。論語稱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必子所罕言者。仁則尤。其稱道不去口者矣。但言命者亦當分二類。一曰消極的。亦曰無限制的。消極的者。盡人力之所得及。其所不得及者。乃歸諸命。孟子所謂修身以俟之。又曰知命者不立夫巖墻之下。又曰強爲善而已矣。即

其義也。積極的者。或以命自暴焉。如殷紂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是也。或以命自棄焉。如陶淵明所謂。『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見本集之類是也。墨子則舉此兩種之命說而並非之者也。

命與力對待者也。故有命說與力行說。最不能相容。此義列子力命篇割之最明。今引以相參證。

（列子力命篇）力謂命曰。若之功矣。若我壽。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因子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與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貴。自賤自富。自貧自賤。豈能諶之哉。

列子固持極端之有命說者也。極端的無限制的如其說。則命與力殆不兩立。人人安於命而弛於力。則世界之進化終不可期。而人道或幾乎息。是以子墨子痛辯之。

（非命下）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怠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寡。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闔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捆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實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子墨子所以不能不持非命之論者。其原因皆在是。至若命之果有果無之一問題。則墨子所持以爲斷案者。仍不出經驗歸納之論法。援徵先王之前言。往行以爲之前提。其壁壘未能堅也。今請演其言外之旨。

物競天擇一語。今世稍有新智識者。類能言之矣。曰。優勝劣敗。曰。適者生存。此其事似屬於自然。謂爲命之範圍可也。雖然。若何而自勉爲優者適者。以求免於劣敗淘汰之數。此則純在力之範圍。於命絲毫無與者也。夫沙漠地之動物。

其始非必皆黃色也。而黃者存不黃者滅。水地之動物。其始非必皆白色也。而白者存不白者滅。自餘若鳥賊之吐墨。虎之爲斑紋。樹蟲之作枝葉形。諸同此例者。不可枚舉。讀生物進化論諸書。自能知之。若悉數其種類及其原因。將累十萬言不能盡也。其一存一滅之間。似有命焉。及窮其究竟。則何以彼能黃而我獨不黃。彼能白而我獨不白。彼能吐墨能爲斑紋爲枝葉形而我獨不能。是亦力有未至也。推言之。則一人在本團體中或適或不適。一團體在世界中或適或不適。皆若此而已。故明夫天演公例者。必不肯棄自力於不用而惟命之從也。難者曰。生物學家之言物競也。謂物類死亡之數。必遠過於所存。且如一草之種子。散播於地者以萬數。使皆悉存。則不轉瞬而將爲萬草。乃其結局。不得一二焉。何也。則其落地之時刻有先後。所落之地段有燥濕腴瘠。若是者不謂之命得乎。應之曰。斯固然矣。雖然。使兩種子同在一時同落一地。其一榮一悴之間。必非力無以自達矣。然猶未足以服難者之說。吾以爲力與命對待者也。凡有可以用力之處。必不容命之存立。命也者。僅偷息於力以外之閑地而已。故有命之說。可以行於自然界之物。而不可以行於靈覺界之物。今之持有命無命之辯爭者。皆人也。靈覺界最高之動物也。故此名詞。決非我同類之所得用也。夫彼草種之或飄茵或墮溷也。彼其本身當時。無自主力之可言也。故命之一語。可以驕橫恣睢以支配之。一入於靈覺界。有絲毫之自主力得以展布者。則此君遂消滅而無復隙地之可容。難者之說。不足以助其成立明矣。若夫彭壽而顏夭也。跖富而惠貧也。田恒貴而孔子賤也。持有命論者。以是爲不可磨滅之證據。其實非也。蓋一由於社會全體之力未盡其用。而偏枯遂及於箇人者。一由不正之力之濫用。而社會失其常度者。且如顏子之夭也。或其少年治學。不免太劬。或爲貧困所迫。未盡養生之道。其果坐此等原因以致之否。吾輩今日。無從論斷。若果有之。則力有未盡。非命之爲之也。藉曰無矣。顏子之對於己身之責任。其力已無不盡矣。則其所以至此之故。必由其父母遺傳之有缺點也。否則幼時於養育之道未盡善也。否則地理上人事上有與彼不相協也。是則由社會全體之力有未盡使然也。且使醫學大明。繕生之思想與其方法大發達。則顏子斷不至有羸弱之遺傳。斷不至有失宜之養育。而地理上人事上有何種障礙。皆可以排而去之。顏子或竟躋上壽。未可知也。不觀統計學家所言乎。十七世紀歐洲人。平均得壽僅十三歲。十八世紀。平均得壽二十歲。十九世紀。乃驟增至平均得壽三十六歲。然則壽夭者。必非命之所制。而爲力之所制。昭昭明甚矣。若乃貧富貴賤。

則因其社會全體之力。或用之正。或用之不正。而平不平生焉。夫力也者。物競界中所最必要者也。而在矯揉造作之社會。則物競每不能循常軌而行。且競之道時或緣而中絕。如彼「喀私德」制度之社會。或生而為貴族。或生而為平民。當吾投胎之時。誠有如草種之偶茵偶溷。及既出生後。而遂不能自拔。此世俗論者之所謂命也。雖然。曾亦思此等制度。果能以人力破除之耶。抑終不能以人力破除之耶。且使盎格魯撒遜人。至今而猶為維廉第一以前。十六世紀前之狀態也。則的士黎里斷不敢望為大宰相。林肯斷不敢望為大統領。則亦曰命也。命而已。而何以今竟若此。故知夫力也者。最後之戰勝者也。子墨子曰。「命者暴王作之」。非命至言哉。至言哉。吾以為命說之所從起。必自專制政體矯誣物競墜室物競始矣。就其最淺者論之。如科舉制度之一事。取彼盡人所能為而優劣程度萬不能相懸絕之八股試帖楷法策論。而限額若干名以取之。以此為全國選舉之專途。其勢不能不等於探籌兒戲。應舉者雖有聖智無可以用其力之餘地也。而一升一沈之間。求其故而不得。夫安得不仰天太息曰命也命也而已。吾中國數千年來社會之制度。殆無一不類是。故使國民彷徨迷惑。有力而不能自用。然後信風水信鬼神信氣運信術數種種謬想。乃蟠踞於人人之腦際。日積日深。而不能以自拔。貧富貴賤有命之說。其最初之根原。皆起於是。然此果足為有命說之根據乎。一旦以力破此制度。則皮不存而毛焉附矣。其他如喪亂也。偏灾也。癘疫也。皆咸誘諸命而無異詞者也。豈知立憲政體定。則喪亂何從生。交通事業盛。則偏灾何從起。衛生預防密。則癘疫何從行。故以今日文明國國民視之。則如中國所謂有命之種種證據。已迎刃而解。無復片痕隻跡之可以存立。而况乎今日所謂文明者。其與完全圓滿之文明。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計也。然則世運愈進。而有命說愈猖獗失據。豈待問矣。墨子非命。真千古之雄識哉。

其足以為墨子學說樹一奧援者。則佛之因果說是也。佛說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皆由眾生業力所造。其羣業力之集合點。世界也。社會也。世器而於此集合點之中。又各自有其特別之業力。相應焉以為差別。則箇人是也。即有情故一社會今日之果。即食前此所造之因。一箇人前此之因。亦即為今日所受之果。吾人今者受茲惡果。當知其受之於公匿人。即箇之惡因者若干焉。受之於拓都。即社之惡因者若干焉。吾人後此欲食善果。則一面須為公匿造善因。一面更須為拓都造善因。此佛教之大概也。其論據精深博洽。盛水不為。小乘俱舍。宗大乘相宗諸經論。能詳之。今不繁引。故佛教者。有力而無命者也。藉曰

有命。則純爲自力之所左右者也。嗚呼。佛其至矣。使墨子而聞佛說也。其大成甯可量耶。世俗論者常以天命二字相連並用。一若命爲天所制定者。則或疑墨子既言天志而又非命。豈不矛盾矣乎。是於墨子所謂天之性質有所未瞭也。墨子固言天也者。隨人之順其欲惡與否而禍福之。是天有無限之權也。命定而不移。則是天之權殺也。故不有非命之論。則天志之論終不得成立也。嗚呼。命之一語。其斲腐我中國之人心者。數千年於茲矣。安得起墨子於九原化一。一身。一身中出一。一舌。而爲之廓清辭闢之。

本章之結論

墨子以宗教思想爲其學說全體之源泉。所以普度衆生者。用心良苦矣。顧其成就不能如他種宗教之光大者何也。則以宗教家最重要之一原質。而墨子乃闕之也。宗教家所最重要之一原質何。靈魂是已。故所謂禍福賞罰者。不能以區區冥頑軀殼所歷之數十寒暑爲限程。而常有久且遠者之在其後。夫乃使人有所歆有所懼。佛教之涅槃輪廻。耶教之末日審判。皆是也。豈惟佛耶。孔教亦然。孔教衍形。故曰善不善報諸而子孫。子孫者形之脫餘也。佛耶衍魂。故曰善不善報諸來世。來世者魂之歸宿也。必兼此義。然後禍福賞罰之說。乃圓滿而無憾。墨子闕於此。此其教之所以不昌也。公孟篇末載有門弟子相難之詞。而墨子之所以自辯護其說者。夫幾窮矣。幾遁矣。

第二章 實利主義

利也者。墨子所不諱言也。非直不諱言。且日夕稱說之不去口。質而言之。則利之一字。實墨子學說全體之綱領也。破除此義。則墨學之中堅遂陷。而其說無一成立。此不可不察也。夫以倡兼愛會苦行之墨子。宜若與功利派之哲學最不能相容。而統觀全書。乃以此爲根本的理想。不可不謂一異象也。今得取墨子所謂利者。細譯之。

墨子書中多以愛利兩者並舉。曰兼相愛交相利。兼愛中下曰愛利萬民。尙賢中曰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同上曰衆利之所生何自生。從愛人利人生。兼愛下曰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兼愛中曰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法曰天之於人兼而愛之兼而利之。同上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同上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亦猶愛利國者也。尙同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尋常學者之所解說。則言及愛之時。其目的恒在人。言及利之時。其目的恒在己。二者勢不能相容。而墨

子打爲一九以組織論法。是其所謂利者。殆利人非利己也。故孟子稱之曰。靡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之所以自律及教其徒者。皆以是也。雖然。墨子之所以斷斷言利者。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達此目的之手段。則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導之。故墨學者實圓滿之實利主義也。今請分論之。

第一節 以利爲目的者

墨子屢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此墨子立言垂教之大宗旨也。雖然。墨子之所謂利者。其界說頗狹。即利之在有形的物質的直接的謂之利。其在無形的精神的間接的。或不謂之利而反謂之害。不可不察也。

（七患篇）時年歲善。則民仁且長。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其生財密。而用之節也。

墨子於政治上社會上一切之策畫。皆以此論爲前提。蓋以爲生計與道德有切密之關係。故欲講德育。必於生計問題植其大原。而其生計學之組織。則計較生利分利兩者之多寡。此其理在孔子孟子管子商君。固常道之。若夫純以此義爲全學派之中心點者。厥惟墨子。

西語之Economy。此譯計。或譯生計。日本譯經濟。在今日蔚然成一獨立之學科矣。而推其語源。則以「節用」二字爲最正當之訓詁。可見生計學之概念。實以節用思想爲其濫觴也。故墨子有節用篇。而其實利主義之目的亦在於是。子墨子屢言曰。『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辭過及節用中）此墨氏生計學一最嚴重之公例也。略引其說。

（辭過）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分力。不加利者。不爲也。下略。

（又）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染耳目而親惡民也。當是之時。其馬堅車。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以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水旱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中略。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滑。皆已具矣。必厚作。儉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

錦繡文采靡曼衣之。中略此非云益煩之情也。單財分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下略「衣本篇所論宮室衣服飲食舟車男女五者之當節。其語意略同。又節用上節用中文亦略同。今不備引。

近世生計學之著書。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必論欲望。前此學者分欲望爲二類。一曰必要的欲望。二曰奢侈的欲望。近今學者更加以地位的欲望。並而三焉。必要的欲望。謂衣食住之類。一日不容缺者也。地位的欲望。則應於國民之程度及其本人在一羣中之身分。而各有等差。愈文明則愈向上者也。奢侈的欲望。則非所必需而徒以賊母財者也。而所謂必要的欲望者。既應於其程度及其身分。則亦成爲必要的性質矣。故雖謂欲望僅有兩類焉可也。而墨子辭過節用諸篇。皆斷斷辨此界限甚明。墨子之意。使人人各遂其必要的欲望而止。若夫奢侈的欲望。不可不嚴加節制焉。此實生計學之正鵠也。

但墨子所謂必要之欲望。知有消極的而不知有積極的。尋常學者所謂必要的欲望。皆假名爲消極的之必要。彼嚴定一格。以爲凡人類之所必要。止於如是。而不知欲望之一觀念。實爲社會進化之源泉。苟所謂必要者不隨地位而轉移。則幸福永無增進之日。而於其所謂兼而利之之道正相反也。此墨氏生計學之缺點也。

墨子於節用之外。復以節葬列爲顯篇。其實節葬亦節用之一附屬條目耳。而墨子特詳言之者。所以擡儒家之中堅也。儒家以孝爲百行之原。而三年之喪。實爲孔子改制一要件。蓋純粹圓滿之家族倫理也。墨子非儒。最注重此點。今紬繹節葬篇所持論據。皆全以實利主義爲基。試條列之。

(一)以增長生殖力故。是故節葬。

節葬下令。惟母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葬必有制矣。中略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策。皆猶使人員創而求其壽也。

(二)以講求衛生故。是故節葬。

又慮喪之法。將奈何。滿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經。垂涕處。倚廬。膝背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

露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

(三) 以惜時趨事故是故節葬。

又又曰上土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扶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入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血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風興夜寐紡績織維。以此求富醫猶禁耕而求獲也。

(四) 以寶存母財故是故節葬。

又又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在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在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在乎諸侯死者。殆虛車府。

此四者。墨子節葬說之證據。畧具於是矣。墨子之生計學。以勞力為生產獨一無二之要素。其根本概念。與今世社會主義派所持殆全合。故其增長生殖力也。墨子於此義最切。節用中篇云。昔者聖王為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辭過繆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則審私不可不節。凡此皆以發明此義也。當時各國皆總總患寡。墨子之為是說。亦非無故。然墨子所謂二十處家十五事人之可以視孔子所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之。其講求衛生也。其愛惜時日也。西國通行諺語曰。制實孔區於墨也。蓋墨子知其直接之利而未知其間接之害也。其講求衛生也。其愛惜時日也。西國通行諺語曰。子之意殆全本此。凡所以求進努力之率也。使舉國之人。皆為生利之人。而無分利之人。使舉國之事業。皆為生利之事業。而無分利之事業。此墨子之志也。節用篇上云。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也。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疑。以倍之。恃此道而已。

墨子乃定為生計學第一公例曰。凡事適應於人羣分業之義務者則為之。否則禁之。

非樂上姑管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粟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維。多治麻絲葛緒。綱布繡。此其分事也。下略。

墨子所謂「分事」者。殆兼合分業及責任之兩義。其事業在各人所認分業之責任以外者。皆不生產而為羣蠹者。

也。

復定爲第二公例曰。凡金錢用之於可復之地者則爲之。否則禁之。

（非樂上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後惡許言何許卽用之何處也。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資而予之。不敢以爲慮。懼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

所謂反中民之利者。反卽復之義。謂費其財而得實利之報酬也。以財爲母。母復生子。母財殖而民利乃廣。蝕母者。墨子所懸爲厲禁也。

墨子之非樂。亦節用之一附屬條目。皆爲生計問題而起也。其言曰。

（非樂上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之聲。以爲不樂也。中略。雖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又鐘猶是延耶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將必撞擊之。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肩不轉。將必使當年。按謂適當之年。卽壯者也。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肩之轉。使丈夫爲之。磨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耕。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鐘琴瑟。鳴鼓。竿。笙之聲。旣已具矣。鏘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耕。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公孟子墨子曰。聞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由此觀之。墨子非樂之精神。全起於生計問題。蓋墨子以嚴格消極的論必要之欲望。知有物質上之實利。而不知有精神上之實利。知娛樂之事。足以廢時曠業。而不知其能以間接力。陶鑄人之德性。增長人之智慧。舒宣人之筋力。而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今者樂教之關係羣治。其理大明。各國莫不以此爲教育之一要素焉。墨子之誤見。殆

不待辨。而以高尚純粹之墨學。其所以不能大行於後者。未始不坐是。莊子論之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澁。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天下蓋墨學之最大缺點在是。莊子其知之矣。

墨子亦自知之。其三辯篇引程繁詰問之言曰。『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猶之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有血氣者所不能至耶。』而墨子答辯之言。亦不過雜引古昔。謂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而於此難之根本。不能破也。近世言實利主義者。類皆以興快樂主義並行。孔子亦言樂其樂而利其利。今墨子以利導民。而樂之是仇。此其所以矛盾也。更於第八章詳論之。

第二節 以利爲手段者

以上所言。以利爲目的者。謂社會全體之利也。墨子經世原意之所存也。雖然。利己者人類之普通性也。驟語以社會全體之利。則以爲不親切而膜視之。故墨子復利用此普通性。而極明利人即利己之義。若是者。吾名之曰以利爲手段之學說。

墨子以利爲手段之學說。有三種論據。

(其一) 本人說。

〔兼愛〕中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必從而惡之。害人者必從而害之。

〔兼愛下〕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賊惡其親。與以說親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耕柱〕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愛我愛鄙人於越人。按言愛鄙人。過于愛越人也。下同愛魯人於鄙人。愛我鄙人于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按疾痛也。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殺彼以我。按疑當作利我無殺我以利。按疑當作利彼。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

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中略。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下略。

此本人說之大概也。孟子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即是此意。不過墨子之言。尤反覆而詳盡。簡單而直捷耳。蓋墨子以實利主義爲兼愛主義之後援。其意謂不兼愛者則直接以利己。兼愛者則間接以利己。而直接之利不如間接之利尤廣而完而固也。

近世日本之加藤弘之推演達爾文邊沁之緒論。大提倡利己主義。謂人類只有愛己心。無愛他心。愛他心者。不過「知畧的愛己心」耳。凡言以利他爲利己之一手段也。此等極端的性惡論。其偏僻自無待言。然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矣。墨子專利用此種知畧的愛己心。以爲愛他主義之因緣。佛法有實有權。此可謂墨子之權法也。

(其二) 本天說。

法懺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

天志上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逆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

天志也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下略。

墨子全書中。如此論者。連篇累牘。不可殫舉。要而論之。利之大原出於天。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墨學之綱領也。其與儒教之根本差異處。即在於是。

公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

公孟子即公明高。亦即公羊高。爲儒學大師。近儒蓋定字。及吾師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吾友章太

辨難者。皆儒學最精要之微言大義。太夫。德術異論。特標公孟篇三義。爲儒墨異同之「有義不義無祥不祥」二語。即儒學之立脚點也。蓋孔子之教。純持責任道德之說。與功利主義立於極端反對之地位。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若言有祥不祥。則其為義緣乎有所歎。不為不義緣乎有所避。是義不過一手段。而非為純粹高尙之目的。其義不亦甚乎。祥不祥之果有果無。孔子未嘗斷言之。但其所稱道總不及祥不祥之一問題者。以此問題將舉其學說之基礎而震撼之也。儒墨之異同比較。有最明顯之一語。則儒者常以仁義並稱。墨者常以愛利並稱是也。曰仁曰愛。同一物也。而儒者以義為仁愛之附屬物。墨者以利為仁愛之附屬物。宋軀欲以非攻說秦楚王。則曰我將言其不利。而孟子謂其志則大其號不可。荀子利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軀並稱揚注蓋儒教之只言義不義而不言祥不祥。凡以其號之不可也。孟子難宋軀。以樂罷而悅於利者與樂罷而悅於仁義者兩相比較。而極言其結果之不同。誠所謂拔本塞原之論。其為道學正鵠。無疑義也。雖然。衆生自無始以來。結習既深。而天行之醜。又常迫之使不得不孳孳謀其私。於此而徒以責任道德之大義律之使行。其不掉頭以去者殆希矣。孔教之不能逮下皆坐是。夫中國既舍孔教外無他宗教。而孔教之高尙而不普及也。又若此。於是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帝明聖經等。乃得乘虛而抵其缺。凡此皆以祥不祥為勸義之一手段。未足為病也。奈其所謂義不義之目的。又卑下淺薄。無以導人於向上之途。此實中國德育墮落之一重要原因。使孔子而如佛之權實並用也。佛大乘法不厭生死不愛涅槃此其可怖涅槃之可歎此兼取墨子祥不祥之義而調和之。則吾二千年來社會之現象其或有以異於今日乎。

(其三) 比較說

天取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天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威華注云。說文。辨威也。即威字。正文。謂辨親為其親而愛之。愛其親以威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
非攻中前略然而何為為之。曰我食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曰。計其所自諍。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後略。

又師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也。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視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

食之者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下略。

耕柱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入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魯問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君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君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天取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情。中略。斷指以存堅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也。取利也。魯問利於人之謂巧。不利於人之謂拙。

此墨子實利主義之精髓也。綜其所說。得公例三。

第一 凡事利餘於害者謂之利。害餘於利者謂之不利。大取猶天之愛人也。一條非攻中然而何爲爲此一條。耕柱爲大國之攻小國。一條皆明此義。此與近儒邊

沁氏比較苦樂以爲道德之標準者正同。但墨子專言利害問題。邊氏更推原苦樂以爲利害。其言尤親切有味耳。

既持此論以作教育。則其比較不可不明。其算數不可不審。故邊氏有計量種種精密之法。而墨子節用節葬。非樂非攻諸篇。所反覆申辯者。皆於其利害之大小三致意也。

第二 凡事利於最大多數者謂之利。利於少數者謂之不利。非攻篇中飾攻戰者。此亦與邊沁學說同符者也。墨子又言衆利之所自生。胡自生。曰從愛人利人生。衆愛。又言愛人不在己。己在所愛之中。取皆實利主義之名言也。

第三 凡事能使吾良心泰然滿足者謂之利。否則謂之不利。魯問篇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君之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君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此實實利主義最高尚之一條件也。近儒約翰彌勒補邊氏之說。謂別擇苦樂。不徒校其多少。又當校其高卑。因立出知力的快樂思想的快樂道德

的快樂諸名。學說篇。李說。邊沁。學說篇。李說。邊沁。進於此而樂利與道德。溝通無間矣。孔子蕩蕩戚戚之訓言。即謂是也。迨觀墨子實利之教。大率毗於物質上而精神上未昂闕如。得此條而發明之。然後知墨子之言利。圓滿無遺憾也。

第三章 墨子之兼愛主義

墨子之以兼愛立教。稍通國學者皆能言之矣。雖然。以孟荀排斥之說。先入爲主。一概抹煞。故於兼愛主義之真相蓋

晦焉。今請排比其說而批評之。

第一節 中西宗教家哲學家愛說之比較

愛也者。出於天賦本性之同然。凡人類所莫能外者也。故凡創教立宗者。雖其所說愛之廣狹有不同。要莫不以愛爲教義之基礎焉。略綜其別。可得五種。

(第一) 惟愛靈魂者。以軀殼爲罪惡之原泉。非直不愛。而惡之特至。如彼印度之九十六種外道。往往有臥轍飼虎以求脫離塵網者。彼非有所忍於軀殼也。去其所厭以達其所愛也。此爲愛之最狹義。其不能行於普通社會無待言。

(第二) 自愛其靈魂軀殼而不顧他人者。比於第一說。其範圍雖稍進。然狹隘猶甚。凡以利己主義立宗者。屬之。若希臘之阿里士帖著。Aristippus 伊壁鳩魯。Epicturus 及中國之楊朱皆是也。爲此說者。其本意非必害人。以利苟害人以自利。則純然盜賊之行。未有能倡爲一教宗者也。雖然。既以利己爲動機。則當彼己利害相衝突之時。其勢不至害他不止。即不爾。而箇人主義。趨於極端。真有所謂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者。於是社會馴致滅亡。此其爲邪說。亦不俟辯。顧近世進化論者之一部分。亦往往變其形式而襲用之。

(第三) 以本身爲中心點。緣其遠近親疏以爲愛之等差者。即儒教所謂親親之殺是也。修齊治平。漸次擴充。於維持社會秩序。最有力焉。

(第四) 平等無差別之愛普及於一切人類。秦東之墨子。泰西之耶穌。其所宣示之愛說。皆屬此類。耶教謂在上帝之前。無尊卑貴賤親疏遠近。一切平等。人類皆上帝之子。墨子謂天之於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其根本之理想全同。實愛說中之極普遍極高尚者也。雖然。其實行頗多窒礙。於本章之末詳論之。

(第五) 圓滿之愛普及於一切衆生。佛說是也。佛之慈悲。推廣於人類以外。尤普遍尤高尚矣。至其實行。反往往與儒教相同。蓋佛以因果立教。隨因緣之厚薄而生等差也。此小乘法也。若大乘法則愛根與不愛根同斷。譚瀏陽謂有所愛必有所不愛。無所愛將留其愛以無不愛也。可謂達佛旨矣。然此自是出世間法。與世間法不甚相容。今勿具論。

第二節 墨子兼愛說之梗概

(一)愛情與社會秩序之關係。墨子推原社會之所由亂。(二)戰爭。(三)篡奪。(四)乖忤。(五)盜竊。(六)詐欺。而其起因皆自不相愛始。

兼愛上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焉不能治。中略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墨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中略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盜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亦然。……中略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兼愛中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与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

(二)兼愛爲維持社會不二法門。

兼愛下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火也。兼愛中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中略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与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欺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

(三)兼愛與別愛之比較。墨子以平等之愛爲兼，差別之愛爲別。故有兼士、別士、兼君、別君之名。今節引其說。

兼愛下兼以易別。

又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者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者爲吾親。是故退請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不終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者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者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是故退請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遺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

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識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惡夫惡婦。然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不識天下之士。何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按此其意言雖有特別義者。固靡或不顧他人之以兼待我。是必天下皆愚而我獨智。抑天下皆賢而我獨不肖也。墨子以其反人道。故力駁之。

(四)兼愛即所以自愛。

(兼愛下大雅之所道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惡人者必見惡也。

又吾不談孝子之爲親度者云云。參觀第二章第二節所引。

按墨子「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云云一節。實兼答孟子兼愛無父之難也。

(五)先舉兼愛之成例。墨子屢言言有三法。其第一法。則考之先聖大王之事。命下此墨子歸納論理學之城壁也。故全書諸篇中。無不雜引古哲往事以爲證。援兼愛上中下三篇。歷引禹湯文武實行兼愛之故事。與仲篇同例文。

繁今不具引。

(六)實行兼愛之非難。

(兼愛中)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辨其故也。今夫若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下弗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懸衣。……(中略)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下略

又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越河濟。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下略

第三節 墨子兼愛說之批評

墨子所謂別士別君者。蓋指儒教所倡之倫理。其所謂兼士兼君者。則自指其所倡之倫理也。即有差等與無差等之兩大爭點也。無差等之愛。在墨子極言其實行之非難。然夷之見詰於孟子。已不得不以施由親始之一語。爲之圓融。

若如墨子之極端無差等說。所謂愛人身若其身。愛人家若其家。愛人國若其國者。其僅爲一至善之理論。而斷不可行於實際。殆無待辯。循墨子之教。則其社會之組織。必如柏拉圖德麻摩里輩。參觀生計學沿革小史所虛構之共產主義者。然後可質而言之。則無所謂國無所謂家也。若猶有其家人家其國人國之名。則其目的終不可得達也。又必如佛說舉一切衆生入無餘涅槃以滅度之之後。然後可質而言之。則無所謂身也。若猶有其身人身之名。則其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此其理甚膚淺。盡人能言之。故不具論。今所欲研究者。非兼愛說能行不能行之問題。而兼愛說當行不當行之問題。僅標兼愛二字則斷無不當行之理由。蓋有差等之愛。亦不可謂非兼愛也。此所謂兼愛。專則指墨子兼愛。純爲極端之愛。他主義者也。

墨子恒以愛利並稱。而謂兼愛主義爲維持社會秩序增進社會幸福之不二法門。其意不可謂不盛。雖然。使全社會之人而悉循墨子之教。則其結果遂能如墨子之所期乎。是當以學理平心察之。

(一)兼愛說與能愛者。即自之關係如何。近儒帕爾遜評景教之說曰。柏林大學教授。注所譯引者。其所著倫理學大系第三篇。第十草也。凡人皆有愛人之義務。而尤必以自愛之義務爲界。蓋人類之第一義務。發達天賦特長之良能而善用之。使己身止於至善。譬有少年於此。聞景尊之教。乃急售舍其有限之家產以周惠貧人。銷磨其有用之時。日以存問病者。此等獻身之義舉。決非可崇拜。而不足以爲道德之標準。甚明白也。蓋彼若善用其財產。可以增一國資本之總殖。而廣斥之以養貧傭。若善用其時日。或可以成一專門之學業技術。而使全社會受其賜也。此普遍之原則。毫無疑義者也。今所最難論定者。則愛人之義務與自愛之義務兩不相容之時。譬有友病者。吾每日將所當踐行之日用義務之日力。割出若干分。以待養調護之。宜也。寢假而病久不痊。醫者命遷地療養。則將全犧牲吾職業以隨之乎。抑置吾友而全吾日用之義務乎。此則當視其人與吾之關係深淺何如矣。凡以言無差別之兼愛說。不足以爲道德之標準也。人各對於社會而有特別之義務。不盡此義務者。即不盡其以何因緣而至於此義務之缺憾。非道德之標準也。墨子之極端兼愛主義似不免爲帕氏之所訶。雖然。墨子之說。固非徒偏於狹義云也。試徵之。

(魯)問程督計之美。留感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晴矣。程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中略)程慮技堅執銳。致諸侯之患矣。……(中略)程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意。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中時故程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憚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穢而衣之者也。

由是觀之。則墨子尊重人類對於社會之特別義務。而使之各自發達。天賦之特長以爲廣行兼愛之預備。其意甚明。

(二)兼愛說與所愛者之關係如何。愛人之目的。將以利人也。然天下固有愛之非所以利之。而以害之者。故兼愛主義之第二制限。則「毋以我之愛彼而妨害彼之獨立。或滅殺其獨立性使日弱」是也。苟爾爾者。雖其事發於善意。而不免於惡行。即如一世紀以前。歐洲各國所行救貧之法律。救之愈力。而貧者愈衆。蓋由獎勵其依賴。逸暴棄之惡性。使日以發達。而蔓延及於社會全體之風俗。非徒周施者受其病。而被周施者終身緣茲而墮落。病滋大也。近世進化論者。多持此原理。以極力排斥愛他主義。雖然。墨子既有言矣。曰「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大然則墨子之兼愛說。固以不妨害所愛者之獨立爲界也。

(三)兼愛說與社會全體之關係。此實墨子教義完全不完全之最後問題也。墨子曰。視人身若其身。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此義果能實行與否。勿具論。藉曰能矣。而以吾身爲人身謀。以吾家爲人家謀。以吾國爲人國謀。其能如彼自謀其身家國者之周且善乎。此不待辨而決矣。社會學家言。人類與「非人動物」之界線多端。然其最要者。則對於外界而覺有所謂「自己」者存也。參觀新民國報第廿四號論初民發達之狀態言政治言法律言生計者。亦往往以「所有權」之一觀念爲萬法之源泉。蓋必「所有權」之觀念定然後「將來」之思想發生。而人人知有將來。是即社會進化之所以彌劬也。若一社會之人。悉舉其自己之觀念所有權之觀念而拋棄之。即使互無損於他人之獨立。而舉其本身應行之義務。相爲無理之交換。是果爲社會之福乎。質而言之。則社會之自殺而已。推而在一家者。以一家爲其所有權。在一國者。以一國爲其所有權。印度之以世界主義亡國也。則其人於國家所有權之觀念甚薄弱。爲之也。故近世倫理學家。謂極端之利他主義。必不能爲學說之基礎。誠哉其然矣。墨子於此終局之結果。似有所未審也。雖然。墨子之學說。蓋欲取現在社會之組織法。翻根柢而變更之。以現在社會之眼視察墨子。誠見其缺。若世界

進而入於墨子之理想的社會。則墨子之說。固滴水不漏也。下章更論之。

第四章 墨子之政術

墨子之政術。民約論派之政術也。泰西民約主義。起於霍布士。盛於陸克。而大成於盧梭。墨子之說。則視霍布士爲優。而精密不逮陸盧二氏。試臚引而比較之。

(第一) 國家起原說

(尙同上)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入茲衆。其所謂義者亦歧。是以入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羣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真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辨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尙同中下略同

此墨子論國家起原。與霍氏陸氏盧氏及康德氏之說。皆絕相類者也。荀子亦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禮論其論政治之所自起。亦大略相同。霍陸盧諸氏。皆以爲未建國以前。人人恣其野蠻之自由。而無限制。既乃不勝其敝。始相聚以謀輯睦之道。而民約立焉。墨子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即意欲自由之趨於極端者也。其謂明乎天下之亂。生於無正長。上篇作政中。下篇作作正。故選擇賢聖立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誰明之。民明之。誰選擇之。民選擇之。誰立之。誰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然則墨子謂國家爲民意所公建。其論甚明。中國前此學者。言國家所以成立。多主張神權起原說。如天生之君。諸義家族起原說。如天下之本在國。之木在家。諸說。惟墨子以爲純由公民同意所造成。此其根本的理想。與百家說最違異也。其一切政術之大原。皆在於是。讀墨子全書。皆當以此精神貫徹之。

(第二) 君權神聖說

(尙同上)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必侈薦之。

（尙同中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致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學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議而不治哉。

嗚呼。吾讀此而歎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學說。與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學說。何其相類也。霍氏既大發民約原理。顧復以爲既相約建國之後。所以護持此國者。不可不用威力。而此威力者誰用之乎。則謂宜衆人各拋其意欲。而委任於一人之意欲。以此爲政約之所不得已。此正墨子上同於天子之說也。自陸克盧梭與而霍氏之說。已不復能持之成理。今墨子民約之精神。果與霍氏一轍乎。是又不可不深察也。墨子所以欲舉萬民以法天子者。以爲天子固天下之仁人也。墨子所以信天子爲天下之仁人者。以其由萬民所選擇而立也。審如是也。則君位繼承法與君位選舉法。實爲相緣而起之一問題。既言選賢者以立爲天子矣。但此選立天子之大典。僅初建國時一度行之乎。抑建國後仍繼續行之乎。使一選而不復再選也。則此賢沒世之後。必傳諸其子孫也。其子孫果能永當天下仁人之稱號乎。恐非墨子所能斷也。嘗徧讀墨子全書。未嘗有主張君位世襲之說。亦未有明之亦未嘗有選舉繼承之說。故彼神聖君權之所委屬無從斷言。此實吾儕後學之遺憾也。顧嘗臆測之。以墨子論理學。如彼嚴肅完備。不應於此大問題。瀟略至是。嘗按莊子天下篇云。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呂氏春秋上德篇云。鉅子孟勝將死。謂弟子徐弱曰。我將死。鉅子於田襄子。田襄子天下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於世乎。竊意墨子之政治。宗教。主權之政治也。墨學之組織。與景教殆無一不密合。景教有教皇。而墨學有鉅子。兩者之精神形式全同。所異者教皇永傳。而鉅子中絕耳。此則墨家雖未嘗明言以鉅子干涉政治。但其言謂選天下最賢者以爲天子。墨家所謂最賢者何必其於尊天明鬼兼愛非攻節用諸大義。信之最堅而行之最力者也。而彼所謂鉅子。即具有此資格最完備之人也。故荷墨子之說行。則政治之大權。勢不可不在鉅子。而其鉅子承襲之法。大率由前任指名者半。由諸墨公舉者半。此墨子所以斷言天子爲天下之仁人也。至此等制度。果能適於世界進化之運乎。則景教之教皇。乃至佛教之達賴喇嘛等。皆其前說矣。推非有確證存之以備參考。

（第三）君權限制說。
（尙同中天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

（尙同下）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

（天志上）天子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主之。

此墨子之論理。視霍布士較圓滿者也。霍氏謂相約建國之後。國民即各以其自由權委而奉之於君主。於是君主有權利而無義務。聽彼自恣。而民莫復如何。此其說所以不得成立也。墨子知君權之不可以無限也。而未得其所以限之之法。於是立以天統君之一大義。其說與孔蓋墨子之君主。非無責任者也。責任云何。則對於天而負責任是已。野時代勢不能不用嚴重之君權以謀統一。嚴重之君權固不勝其說也。然民智民德之程度既未進。實無術以舉行監督政府之實業於此。而欲限制君權非利用宗教迷信之思想以無形之賞罰臨之。勢固不能託天之治。而遂濬空談。然烏得已也。但儒墨同託天。而儒說實較完。儒者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墨子於此。義言之猶未盡也。畏自我民明。畏蓋以民為天之代表。其所謂天者。已離空想界。以入於現實界矣。墨子於此。義言之猶未盡也。

（第四）中央政治與地方政治之聯絡

（尙同下）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主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羣長。家君。

（尙同中）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鄉長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

（尙同下）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以上墨子言中央權與地方權之關係也。其所謂公卿諸侯鄉長里長家君者。果山上所命耶。抑山下所舉耶。原文不甚分明。以全體理論推之。殆一出於選舉也。

（第五）法治國。

（法儀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員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故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之練也。

由此觀之。墨子以法治為政術之要具。其旨甚明。但其所謂法者。非成文法。其言曰。『奚以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

又曰。『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是所謂法者。猶不免空漠無朕。非完全具體之法治國也。

要而論之。墨子之政術。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也。其言曰。『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天之臣也。』法儀又曰。『視人國若視其國。視人家若視其家。』策愛舉國界家界盡破之。而一歸於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尙同三篇所反復陳說。皆此志也。今世所謂社會主義者。以自由平等爲精神。而不得不以法制干涉爲手段。墨子之民約建國說與君權神聖說所以並容不悖者。亦明此而已。未可與霍布士之輩。同類而並笑之也。

第五章 墨學之實行及其學說之影響

墨子爲中國獨一無二之實行家。此稍有識者所同認也。然其所以助實行之力者。則其學說之所影響至重大焉。今略舉之。

(第一) 尙賢說與實行之關係。

孔子曷嘗不言尙賢。百家曷嘗不言尙賢。然其効力不如墨子之強者。諸家於尙賢之外。更有親親貴貴諸義。大學君賢而親其親。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自下敬上謂之貴。墨子則舍賢外他無所尙。尙同尙賢其根與自上敬下謂之尊賢皆以賢與親貴並舉又周禮有議親賢貴之條。墨子則舍賢外他無所尙。尙同尙賢其根與自上敬下謂之尊賢皆以賢與親貴並舉又周禮有議親賢貴之條。彼貳而此一。彼駁而此純也。蓋墨子尙賢主義實取舊社會階級之習翻根本而摧破之也。凡在野蠻社會親貴與疏賤之間。等差最嚴。故古代有百姓與民之分。至孟子時猶有君子野人之別。無野人莫養君子。各國之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莫不惟親與貴之是尙。其真能尙賢者。則入軍國社會後而始然也。然在親貴並建之社會。則競爭淘汰之力不能循自然軌道以進行。而實行之能力。因以不發達。何也行矣而無所償。則靡以爲勸也。墨子之教。義利同體。故以尙賢勸實行。其言曰。不黨父兄。不偏貴富。尙賢又曰。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又曰。今學義不避遠。遠者聞之。退而謀曰。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俱尙賢上故使全社會中。非實行者不得實利。勸之道也。

(第二) 非命說與實行之關係。

力與命對待。有命說與力行說之不能相容。夫既言之矣。西人推原近世社會進化之跡。其原因不一端。而最重要者莫如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 有命說者。則取人人自由競爭之銳氣而摧折之者也。故命說行而厭世主義勝焉。厭世主義。實行之仇敵也。墨學則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莊子天下篇譚天。故學墨者決無或持厭世主義。此其實行力所以至強而莫能禦也。

(第三) 明鬼說與實行之關係。

吾嘗言墨子明鬼論之不圓滿。此就其論據上言之耳。若語其精神。則有鬼無鬼之論辯。與民德之強弱升降。有大關係焉。不可不察也。蓋有鬼神則有靈魂。有靈魂則身死而有其不死者存。有靈魂則生之時暫而不生之時長。生之時幻而不生之時真。夫然後視生命不甚足愛惜。而游俠犯難之風乃盛。墨學可以起中國之衰者。其精神皆在此點。今最錄墨者對於死之觀念。資信仰焉。

魯問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學。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糧。傳則慍也。豈不費哉。

(淮南子篇)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吳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善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蕘子。田蕘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請先死。以除路遺。受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蕘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於田蕘子。欲反死。孟勝子荆田蕘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

又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綽居秦。其子殺人。惡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玉璽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綽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惡王而遂殺之。

實行非限於必死也。然不充其類至於可以死。則實行之分際不完。人之所以能不愛其死者。最要莫如自認道德的責任。即所謂義務觀念是也。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皆以此觀念爲中堅也。雖然。此觀念非學道有得者。不能切實體認。其平時養成之既甚難。其臨事應用之抑亦不易。以故往往不能逮下。必於責任問題之外。更有利害問題以之爲助力。然後此觀念乃可普及。夫一二人之奇節異操。受特別之感化者。不必論也。具救世之志者。必不靳爲特別一二人說法。而靳爲普通多數人說法。徒繩以嚴重之道德責任。其義則正。其途則隘矣。故夫欲導人以輕死生者。不可不發明一物焉。更重於死生而其物又與人人有直接之關係。爲盡人所能喻者。然後其愛生之情有所奪。而畏死之蔽可以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亦我所不避。所避有甚於死者。即比較輕重之謂也。子又言非獨賢者有以是心也。人皆嘗剖分研究之。得三事焉。一曰感情的觀念。人莫不愛己。然有與己爲密切之關係。幾於異形同體者。則視其利害常若己身之利害。且時或比己身之利害更重要焉。若此者。無論何人皆有之。其最普通者曰家族。次則朋友。孀者之驅策其民也。常利用其家族之感情。爲彼而死者。封妻蔭子。其家族享無限之光榮。負彼而生者。連坐族夷。其家族遭無窮之苦累。以故既有所歎。復有所懼。而覺生之可愛不如死者有焉矣。此其爲術。若與道德之原理相遠。雖然。家族有家族之道德。其不肯以一己之利害易家族之利害者。即其對於家族最純粹高尚之道德的責任也。若是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感情觀念之相合。慈親孝子。義夫烈婦。之所以輕死死者。往往皆由是出焉。由家族而推之。則其次最易發現者。莫如朋友。人於所至親愛之朋友。其關係之密切。殆不異家族。其利害之相連屬相感觸。亦殆不異家族。故感意氣而相爲死者。中外古今之歷史。蓋不絕書。是亦於道德責任之外。更有他一物焉。以紐之也。恩賢之義所以激刺切己之功。耳記店佛座觀壯飛聯語不忍不携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壑。又其詩云。復仇之感。情兩者相和。含其熱度。乃誌塔數倍感情之効力。如此其偉大也。即彼俄國虛無黨之義憤。炳耀天壤。其初發。輒亦起於復仇。蓋愛國如繪炎。衆人所同也。恩仇如羊裘。一由是而更推之。則爲對於一黨派之人所獨也。一張文祥能駭馬。新時舉國革命。黨不能傾滿洲政府。其恩固甚微矣。由是而更推之。則爲對於一黨派之感情。對於一教會之感情。對於一國家之感情。愛國之源泉。卽由是生焉。但其愈切近而範圍愈狹者。則此感情愈明瞭而易激刺。其愈廣遠而範圍愈廣者。則反之。夫是以爲家族而死爲朋友而死者。所在多有。而爲國家而死者。曠古

乃一見也。一曰名譽的觀念。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董子曰：蒙大辱以生者毋甯死。是取軀殼之生命與名譽之生命相比較。苟二者不可得兼，則舍軀殼而取名譽也。蓋名譽立則雖死而固有不死者存也。孔學所持以獎厲人輕生死之心者，頗在此。故儒教亦稱名教。後漢書蔡邕傳：「名譽之重，死而後已。」此語與孔學之義亦何異。若此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名譽觀念之和合。楊朱之學所以禍天下者，以其蔑名譽而去之也。列子、楊朱之精神，若此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名譽觀念之和合。楊朱之學所以禍天下者，以其蔑名譽而去之也。列子、楊朱徒失當年之至樂，重囚繫枯何以異哉。此楊氏反對名譽最無忌憚之言也。中國社會之大多數皆中此毒。雖然，名譽問題與利益問題，固非全無關係者。苟其宜死而不死也，或遂為一世所不齒，雖復偷生數十年，而後半期所應享之權利幸福，或將自此悉消滅，故真自愛者，於輕重比較之間，知所擇焉。如彼斯巴達戰敗生還者，不復見齒於鄉黨，此所以一往而不返顧也。故名譽者，雖道德責任之附庸，亦道德責任之後勁也。親在何敢死，如今昔有漢妻子，我往從之愧，青史又絕命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語，學問倫語，到此三日靈魂的觀念，此實決定生死輕重今一錢不值，何消說此。猶略可見名教之效，名譽所以能使人輕生死者在此。三曰靈魂的觀念，此實決定生死輕重問題最要之條件也。苟無靈魂，則死後更無餘事矣。中國常言：一棺附身，萬事都已。更無復能受幸福者，亦更無復能受苦痛者，於是乎其所重莫甚於生，其所畏莫甚於死。此民之所以日偷也。故世界大哲，莫不以死後問題為立教之源泉。佛有涅槃輪迴天堂地獄之名。耶有末日審判往生天國之說。皆使人知區區數十寒暑之所經歷，至短至幻，至不足道，以身殉責任者，正所以求真利真福於來茲也。若是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靈魂觀念之和合。而子墨子蓋有裨於是。故於有鬼無鬼之論辨，致斷斷焉。明鬼云者，下以正確之解釋，則明魂而已。靈魂之果有果無，死後之靈魂，即所謂其狀態當若何。在昔哲學論者，以是為屬於不可思議之部分。新實業分哲學為可思議之兩部分，謂終非此冥頑軀殼所包之，腦識能研究之。雖然，死後之必有鬼，則誠如墨子所謂徵諸史乘，徵諸口碑，徵諸聞見，無論何人，不敢持極端的武斷，謂其必無也。歐人於距今九年前，有數月間，與鬼之交涉，歷今勿具論。但彼「鬼學」者，文魂學。至今已漸成為一有系統之科學。即英語所謂「哈比那羅支」Hydralogic。日本俗譯為「催眠術」者，近二十年來，日益進步。其勢且將披靡天下。最盛於法國，德國次之。近一二年來，日本大盛其標名催眠學。會以教授者，凡三四著書研究此學者，數十種大率數月之間，重既至十數，欲知其理者，可任取一種研究之。據其術，則我之靈魂能使役他人之靈魂，我之靈魂能使役於他人之靈魂。

能以榻上以偵探秘密。能在數百里外受他人之暗示。其他種種動作。曷昔所指爲神通爲不可思議者。今皆有原理之可尋。可以在講筵上。駁板墨筆。傳與其人。以最簡單之語。隱括之。則曰明生理與心理之關係而已。而佛說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奧理。至是乃實現而以入教科矣。就茲學所發明。則吾今者所保持之軀殼。眞天下之最頑鈍最脆薄。最無自主權而最不可恃者也。夫如是。則必別有其靈明者。強固者。有自主權而可恃者。此其物必在此。么麼七尺以外。必非以生而始有。必非以死而遂亡。吾人所當護持寶貴者。此物而已。若彼頑鈍脆薄不可恃之軀殼。則何愛之與有。墨子明鬼。明此物而已。此物明。則人之視生死也。不期輕而自輕。乃無罣礙無恐怖。而惟從吾心之所安。以及實行。則實行之力。莫能禦焉。泰西偉人之事業。多得力於信仰。其明證也。以上三者。皆與道德的責任相爲緣。苟無道德的責任而輕生死者。在中國謂之自尋短見。在泰西法律。則自殺爲有罪。其不足稱。無待言也。墨學之實行。則固以道德責任爲前提。而其所以助之使樂於踐履此責任者。則魂學之功用遠矣。吾所謂明鬼說與實行之關係者此也。

(附言)數月前。日本之運兵船常陸丸。爲俄船所襲擊。命之降。自將校以逮士卒。皆自湛。無一肯生降者。西人大駭之。蓋西人以自殺爲志行薄弱之徵也。日本有浮田和民者。亦一著名之學者也。乃推演其說。謂軍士與敵相對。死於戰場。勇也。力盡而空自殺。不可謂勇。且言日本將養成此將校。大不易。宜留其身爲他日用。此論一出。舉國唾罵之。而井上哲次郎所駁。最爲有力。井上謂浮田留身有用之說。其所留者此數百武士之軀殼。而所喪者千年來遺傳武士道之精神。故諸將校之死。正爲日本增武士之數。非爲日本減武士之數。云云。案呂氏春秋上德篇所載。徐弱之言。猶浮田氏也。孟勝之言。猶井上氏也。孟勝曰。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此一針見血之言也。不然。孟勝子及其弟子之死。陽城君。豈不洵無益哉。甲午之役。丁汝昌以海軍降。謂海軍將校。養成不易。中國將來必有復與海軍之一日。毋甯保全之爲他日用。日本人亟稱之焉。不知所活者將校之軀殼。而所戕者海軍之精神也。無精神之軀殼。活之奚補。夫汝昌之死。固自知罪不可逭。乃尋短見耳。非真有徇義務之心。若云有之也。則何以獨爲君子。而使所屬將校。皆爲小人耶。嗚呼。其未聞孟勝子之教而已。世有志士。其或遇可死之機會。而遲疑於死與生

之孰利於天下者。則三復孟勝之言可也。

(第四) 天志說與實行之關係。

景教祈禱之常言曰。『我力甚弱。帝其助我。』此誠獎厲實行之一法門也。吾祈助於帝而帝遂助我乎。曰。吾無以知之。雖然。以三界唯心之理。我誠確信有助我者。則此信心即吾助也。畏夜行者。獨行則瑟縮。一人伴之則泰然矣。誠遇魘魅。未必伴之者遂能敵也。而何以若此。心理然也。故古之用兵家。常藉此以厲士氣。夫人之能力。本薄弱也。無所夾持。則易退轉也。天志之說明。既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警戒。更有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之憑藉。此志行所以益堅。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皆賴於是。

綜觀墨學實行之大綱。其最要莫如輕生死。次則忍苦痛。孟子曰。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莊子曰。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夫輕生死不易。忍苦痛尤難。輕生死爭之於一時。忍苦痛持之於永久。非於道德之責任認之甚明不可。又非於軀殼之外。更知有鬼之樂。有天之福。以與其現在所受苦痛相消不可。墨子明此義也。故尊天鬼。獨其言天堂地獄之義。不逮佛耶之指點明晰。是其教不能普及之一缺點也。雖然。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墨學之忍苦痛則何以哉。舍墨學之輕生死則何以哉。

本章原定名爲墨學之實行及傳播。今以其傳播併入第七章。墨者溯源記論之改題爲墨學之傳授。又本章之末。原擬附墨子格言。今以其太占篇幅。故略之。 著者識

第六章 墨學之壁壘

第一節 論理學 (別見)

第二節 歷史學 (有錄無書)

第七章 墨學之傳授

墨子以傳播其學說爲對於社會一最要之義務。故時人爲之語曰。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墨子及其弟子周游諸侯。凡以傳教也。故莊生評之曰。『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下天

篇論未詳請然宋評其一生大目的皆在於是。今請先述其意見。次乃叙其流派。

魯問吳處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考用言之。哉。子墨子曰。藉設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處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藉設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以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處曰。鼓而進戰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其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翟以爲不若。論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乃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

公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前略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略君子之必以諫。略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行。略欲攻伐無罪之國。略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下略。

又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其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銜。人莫知取也。今子獨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前略。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星一行爲人。菴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菴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賈義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此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以上皆墨子所以傳教之理由也。凡創教者必務傳之。非惟墨子有然。孔子亦有然。諸教亦皆有然。雖然。孔子與墨子異者一事。孔子游說王公大人而已。墨子則下逮匹夫徒步之士。孔子對於匹夫徒步之士。其有願學者。誨之。否則不強也。誨焉。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即公孟所謂扣則鳴。不扣不鳴也。公孟孔子徒見前。墨子則不擇人而強聒之。此孔墨之優劣比較也。

今取墨子弟子可考見者。列表如左。

禽滑釐墨門之祭酒也見於子夏
..... 宋處參見呂氏春秋夢師篇

耕柱子有耕
..... 許犯
..... 田繁見呂氏春秋當染篇

隨巢子著書六篇見漢書藝文志
..... 班固曰墨翟弟子

胡非子著書三篇見漢書藝文志
..... 班固曰墨翟弟子

高石子見耕
..... 柱篇

高何

縣子石
..... 注疑為即高石子未敢斷也

公尚過見費
..... 義篇

勝綽

高係子俱見魯
..... 問篇

程繁三辯篇有程繁雖非樂之說
..... 孟篇程子曰儒者之道足以下者四疑是一入三辯篇則師弟之間難耳

跌鼻見公
..... 孟篇

孟山
..... 同上

曹公子見魯
..... 問篇

彭輕生子
..... 同上

弦唐子
..... 義篇見費

管黔敖
..... 見耕
..... 柱篇

墨翟

韓非子顯學篇稱墨子卒後墨離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子天下篇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則戰國之末。墨學固已裂矣。凡天下事物。必內力充溢。然後有分衍。其裂也。正以著其盛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鉞並舉。莊子天下篇。則以墨翟禽滑釐與宋鉞尹文對舉各論。然則宋鉞殆一種之別墨也。今據諸說。以推究墨派。可分為四。

- (一) 相里勤五侯子之徒。得於勤儉力行者多。莊子天下篇。言夜不休。以自苦。為每指相里一派也。
- (二)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徒。得於論理學者多。嘗云云。指此一派也。此派盛行於南部。
- (三) 相夫氏一派。不詳。

(四) 宋鉞尹文一派。得力於非攻寬恕者多。莊子天下篇。稱宋鉞尹文。以禁攻。宋鉞兵為外。以博欲。寬為內。是上下二篇。其言乃問。離之名。法而與。結曰。宋鉞之志。列於等。同。其學。如。是。必。不。有。在。有。得。於。老。氏。歟。吾。故。所。謂。別。有。殆。亦。同。義。墨。子。先。然。為。唯。力。近。此。其。所。以。稍。異。於。墨。子。之。行。以。而。合。驥。以。調。其。心。物。殆。元。者。而。兼。有。得。於。老。氏。歟。吾。故。有。情。欲。有。殆。亦。同。義。墨。子。先。然。為。唯。力。近。此。其。所。以。稍。異。於。墨。子。之。行。以。而。合。驥。以。調。其。心。物。殆。元。者。而。兼。有。得。於。老。氏。歟。吾。故。於。顯。學。篇。三。墨。之。外。別。列。此。一。派。

此其派別之可考者也。其餘見於羣書者。則有

夷之見孟

田俵子見漢書藝文志著書

我子古引漢書藝文志著書

孟勝 田襄子 徐弱為二入今春秋孟勝田襄皆鉅子也

腹鯁見呂氏春秋

謝子 唐姑果見呂氏春秋及說苑

田鳩見呂氏春秋魯人與

纏子見論衡

董無心見通志藝文略言戰國時有董無心者著董子一卷其說本墨氏云論衡稱董無心為儒家與墨者纏子相論辯不知鄭氏何據而斷為墨家姑仍之

以上十二人合諸前表四派為二十人再合諸墨子直傳弟子十七人凡見於羣書者三十七人墨者之可考見者盡於此矣。戰國策尚有墨者師管離司馬喜。雖於中山王前以非攻但其名今佚。雖然戰國時墨學之盛幾與儒中分天下。故韓非子曰天下之顯學儒墨也。孟子曰墨翟之言盈天下呂氏春秋亦曰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說此二士。謂孔二十死皆久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當此此外先秦古籍中以儒墨對舉之文殆數百見今不可悉引要之當時兩家皆有可為國教之勢及楚漢之爭百學俱絕而叔孫通獨媿阿取容緣飾儒術以媚人主至孝武則董仲舒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儒學遂專國教之席而墨竟中絕蓋儒墨為劇烈之競爭者垂二百年一蹶一興間不容髮錢唐夏氏謂此為涿鹿戰後第一大事然哉然哉。

學

說

終

歷史

中國史敘論 辛丑

第一節 史之界說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紀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嘗著俄國通志。其言曰。俄羅斯無歷史。非無歷史也。蓋其歷史。非國民自作之歷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漲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云云。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德國哲學家埃培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皆歸此門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國前史。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所謂政治史。又實為紀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國史。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復片鱗殘甲。大不易易。

第二節 中國史之範圍

(甲)中國史與世界史 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為中心點。雖日本俄羅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羅斯皆不錄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行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雖然。西人論世界文明最初發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亞細亞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國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

亞美利加之文明。而每兩文明地之相遇。則其文明力愈發現。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即融洽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實爲泰西文明與泰西文明即中國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強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範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

(乙)中國史與泰東史 泰東史者。日本人所稱東洋史也。泰東之主動力。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揚民族之地位。日本近來著東洋史者。日增月盛。實則中國史之異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東史名之者。避廣闕之題目。所以免汗漫墨瀾。而供簡要切實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來亞洲各民族與中國交涉之事。最繁賾。自歸於中國史之範圍。固不待言。

第三節 中國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辰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遜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第四節 地勢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爲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春。實爲帕米爾高原。亦稱葱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幹也。葱嶺向東。衍爲三派。其中部一派。爲崑崙山。實界分新疆與西藏焉。崑崙山脈復分爲二。其一向東。其一向東南。向東南者名巴顏喀喇山。界青海與西藏。入中國內地。沿四川省之西部。蔓延於雲南兩廣之北境。所謂南嶺者也。其向東者名祁連山。亘青海之北境。其脈復分爲二。一向正東。經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陝西河南。所謂北嶺者也。一向東北。沿黃河亘長城內外者爲賀蘭山。更北爲陰山。更北爲興安嶺。縱斷蒙古之東部。而入

於西伯利亞。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爲一國之主幹者。實崑崙山也。

使我中國在亞洲之中。割然自成一大國者。其大界線有二。而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在南者爲喜馬拉耶山。東行而界西藏與印度之間。其在北者爲阿爾泰山。實爲中俄兩國天然之界限焉。在崑崙山與阿爾泰山之中。與崑崙崑爲平行線者爲天山。橫斷新疆全土。分爲天山南北路。而終於蒙古之西端。

中國之大川。其發源之總地有二。其一在中國本部者。曰黃河。曰揚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發源於新疆西藏之間。其二在中國東北。曰黑龍江。之上流。幹難河。克爾倫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爾坤河等。皆發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諸大川河中。與歷史最有關係者。爲揚子江。其次爲黃河。其次爲西江。黑龍江。

蒙古及新疆雖爲諸大河之發源地。但其內部沙漠相連。戈壁瀚海。準噶爾之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於沙漠中。或注瀉於鹽湖。

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我中國之版圖。包有溫寒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察中國地理。而觀其歷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中國文明。何以不能與小亞細亞之文明。印度之文明。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質之文明。則以西北之阿爾泰山。西南之喜馬拉耶山。爲之大障也。何以數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勢。則長江爲之天塹。而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發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勢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寒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東北諸胡種。何以二千餘年迭篡中夏。以其長於獵牧之地。常與天氣及野獸戰。僅得生存。故其性好戰。狠鬪。又慣遊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畧。而中國民族之性質。適與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國。何以卽失其本性。同化於漢人。亦地質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發達甚早。則以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結爲團體。以自整理也。何以數千年。蟪蛄伏於君主專制政治。

之下。而民間不能自布國憲者。亦以地太大。團體太散。交通不便。聯結甚難。故一二梟雄之民賊。常得而操縱之也。何以不能伸權力於國外。則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給。非如古代之希臘腓尼西亞。如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國外之交通以爲生活。故冒險遠行之性質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與昔者常相反。則往時主動力者常在盤據平原之民族。近時主動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勢。驅迫使然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係。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後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

第五節 人種

種界者。今日萬國所斷斷然以爭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種。或爲五種。或爲三種。或爲七種。而通稱我黃色種人。謂爲蒙古種。此西人關於東方情實。謬誤之談也。今考中國史範圍中之各人種。不下數十。而最著明有關係者。蓋六種焉。其一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其人在歷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漢族日漸發達。苗種卽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猶保殘喘於湖南貴州雲南廣西之間。其在安南緬甸等地亦間有焉。其二漢種。卽我輩現時徧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胃。黃帝之子孫是也。黃帝起於崑崙之墟。卽自帕米爾高原。東行而入於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數千年來。赫赫有聲於世界。所謂亞細亞之文明者。皆我種人自播之。而自穫之者也。

其三圖伯特種。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卽殷周時代之羌。秦漢之際之月氏。唐時之吐蕃。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其四蒙古種。初起於貝加爾湖之東隅一帶。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卽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印度之謨嘉爾帝國亦此族所建設也。

其五匈奴種。初蕃殖於內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周以前之獯豸。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皆屬此族。現今歐洲土耳其國亦此族所建立也。

其六通古斯族。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秦漢時代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屬此族。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西教徒所主張。以謂全世界之人類。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種學大明。此論之無稽。殆不足辯。然則各種各族。各自發生。其數之多。殆不可思議。且也錯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統相雜。今欲確指某族某種之分界線。其事蓋不易易。况遊牧民族。遷徙無常。立於數千年之後。而指前者發現於歷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實之。非愚則誣。故今日以六種族包括中國史內之人民。誠不免武斷聖誦之說。但民族為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故舉其在史上最有關係者約而論之云爾。

今且勿論他族。即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問題也。據尋常百家姓譜。無不一祖黃帝。雖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戰國。常見有特別之發達。其性質習俗。頗與河北民族。異其程度。似是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發達。不相承襲。而甌閩兩粵之間。當秦漢時。亦既已繁盛。有獨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來。則其移住之歲月。及其陳蹟。既不可考見矣。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櫻紅黑諸種。吾輩劃然黃種也。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龐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

第六節 紀年

紀年者。歷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為歷史上最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波兩沙王為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闢為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七年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繁雜而至於簡便之大畧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最野蠻之法。秦漢以前各國各以其君主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試於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

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採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探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蘇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於多數。而與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雖然。耶蘇紀元。雖占地球面積之多數。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尙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徇衆趨勢。其不便一。耶蘇雖爲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盡諾。實然用之。於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史與耶蘇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蘇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乙說曰。常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爲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記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之私言。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理由。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辯。於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爲最合於中國。孔子爲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孔子以後。故援耶蘇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紀。似可爲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既頻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後若干年。是亦與耶蘇教會初以耶蘇死年爲紀。不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爲紀。此吾黨之微意也。

第七節 史以前之時代

史者記人間世過去之事者也。雖然。人類之起原。遠在書契以前。其詳靡得而稽焉。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其荒誕固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遠之時代。無可疑也。洪水時代。實爲全世界公共紀念物。故載稱洪水以前爲無史時代。洪水以後爲有史時代。亦不爲過。雖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經過之年代。雖以今世地質學家。考據極周密。然猶紛紛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後始可爲真正之有史時代。中國自古稱諸夏。稱華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國民族之整然成一社會。成一國家。實自大禹以後。若其以前。則誠有如列子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者。其確實與否。萬難信也。故中國史若起筆於夏禹。最爲徵信。雖然。中國爲

全世界文明五種源之一。其所積固自深遠。而黃帝爲我四萬萬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統。皆其裔派。頗有信據。計自黃帝至夏禹。其間亦不過數百年。然則黃帝時去洪水之年。亦已不遠。司馬遷作史記。託始黃帝。可謂特識。故今竊取之。定黃帝以後爲有史時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更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爲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爲新舊二期。此進化之一定階級也。雖其各期之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據此種學者之推度。則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萬萬年以前。而人類之遺跡。亦在一萬年乃至十萬年以前云。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屑石。未經發見。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爲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爲過。據此種學者所稱新舊兩石刀期。其所經年代。最爲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耜。蚩尤已爲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邈哉遠乎。遠在洪水時代以前。有斷然也。

又以人羣學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羣。必須經過三種之一定時期。然後能成一龐大固結之團體。第一爲各人獨立有事。則舉會長之時期。第二爲豪族執政。上則選置君主。下則指揮人民之時期。第三爲中央集權。漸漸鞏固。君主一人專裁庶政之時期。斯賓塞爾羣學云。『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羣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衆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爲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膂力者。閱歷深而有智謀者。爲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論問題之事。其乙派。則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爲隨屬一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傍聽甲派之議論。爲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羣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卽被舉爲臨時之首領云云。』然則一羣之中。自劃然分爲三種之人物。卽其一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卽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卽將來變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執行事務委員。卽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種人物。當其在太古野蠻時代。常相集合距離不甚遠。又至今日文明時代。亦相結合距離不甚遠。惟中間所經過之趨勢。則三者

常日漸分離。其政權由多數而變歸於少數。由少數而變歸於最少數。蓋其初時。人人在本羣。為自由之競爭。非遇有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為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而為常任首領。而領袖團體之權力日以大焉。又其後此領袖團體中之有力者。各劃分權力範圍。成封建割據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勢日盛。久乃變成中央集權之君主政體。此歷代萬國之公例也。我中國當黃帝堯舜之時。純然為豪族執政之時期。而且中央集權君主專裁之制。亦已萌芽發達。亦可見我中國有史以前。既經絕遠之年代。而文明發達之早。誠足以自豪於世界也。

第八節 時代之區分

敘述數千年之陳跡。汗漫遼散。而無一綱領以貫之。此著者讀者之所苦也。故時代之區分起焉。中國二十四史。以一朝為一史。即如通鑑。號稱通史。然其區分時代。以周紀秦紀漢紀等名。是由中國前輩之腦識。只見有君主。不見有國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雖然時代與時代相續者也。歷史者無間斷者也。人間社會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係。故於其間若欲劃然分一界線。如兩國之定界約焉。此實理勢之所不許也。故史家惟以權宜之法。就其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於社會者。各以己意約舉而分之。以便讀者。雖曰武斷。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圍之時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戰勝土著之蠻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據各要地。由酋長而變為封建。復次第兼并。力征無已時。卒乃由夏禹塗山之萬國。變為周初孟津之八百諸侯。又變而為春秋初年之五十餘國。又變而為戰國時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統。此皆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交涉者。惟苗種諸族類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頤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中央集權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也。其內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變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而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制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

或問曰。此中世史之時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長乎。曰。中國以地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運動進步。常甚遲緩。二千年來。未嘗受亞洲以外大別種族之刺激。故歷久而無大異動也。惟因此時代太長之故。令讀者不便。故於其中復分第三小時代焉。俟本篇乃詳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別為一時代。實則近世史者。不過將來史之楔子而已。

中國史界革命案 王寅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羣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畧論之。

第一 正史

(甲)官書 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乙)別史 如華僑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第二 編年

資治通鑑等是也。

第三 紀事本末

(甲)通體 如通鑑紀事本末。釋史等是也。
(乙)別體 如平定某某方畧。三案始末等是也。

第四 政書

(甲)通體 如通典。文獻通考等是也。
(乙)別體 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史學

第五

雜史

- (甲) 綜記 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
- (乙) 瑣記 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
- (丙) 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耳。

第六

傳記

- (甲) 通體 如滿漢名臣傳國朝先正事畧等是也。
- (乙) 別體 如某帝實錄某人年譜等是也。

第七

地志

- (甲) 通體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是也。
- (乙) 別體 如紀行等書是也。

第八

學史

- (甲) 理論 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是也。
- (乙) 事論 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是也。

第九

史論

- (甲) 雜論 如歷代史論讀通鑑論等是也。
- (乙) 專論 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 (丙) 外史 如西域圖考職方外紀等是也。

第十

附庸

- (甲) 考據 如禹貢圖考等是也。
- (乙) 注釋 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是也。

都為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

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爲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爲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問也。昔人謂左傳爲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鑑。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爲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爲國民而作者也。其大弊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爲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開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鑑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羣鴉啄矢。爭其甘苦。狙公餽狙。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爲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秦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爲史者。以人物爲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爲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爲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爲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羣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羣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羣善其羣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羣力羣智羣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羣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爲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爲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爲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卽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鑑。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爲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爲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

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藉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國之而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夫陸沈我國民之罪。史家胥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餘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餘種原質。作為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羣之中有小羣。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羣與羣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俱杳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干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足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鑑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為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誓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墨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十年不為功矣。况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割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

學智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爲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爲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爲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畧。以論斷爲主。以記述爲輔。實爲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爲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牀疊屋。爲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鑑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爲讀通鑑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鈔錄云爾。雖爲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爲通鑑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爲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史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如烟海。窮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循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羣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

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爲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徧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史學之界說 壬寅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爲循環之狀者。二曰爲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字也。時間字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自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自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爲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爲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爲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旋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軍學。平準學。宗教。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自然界之學。其學化學。等皆天然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復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日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環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循環之現象也。故物理學身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學歷史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爲循環。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爲螺線之狀所述。而誤以爲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嚮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爲歷史之實狀。如是云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爲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循環之象也所謂三王之世者循環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治者必非亂治也亂者必非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爲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於人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并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爲之界。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循環。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畧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羣。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云者。一羣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於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阿柏拉阿多德士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羣之福。享羣之利。藉羣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盪。相維。相繫。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

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羣。非尋常之箇人也。入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速而曾大增長與否此問題由小兒文明之愚澤則其長成能以異於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出於箇人已為生理上一進化之極點也然則歷史所最當致意者。惟人羣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羣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是也。然則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歷史固也。然所以關係者。亦謂其於一羣有影響云爾。所重者在一羣。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牘列無關世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羣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羣故也。

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觀。則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觀。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而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傳與譯語常用為名詞

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羣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賾。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得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羣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謂之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謂之法國亦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皆統名為法國。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磁石中考一箇人無異也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曠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羣學也。政治

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人所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常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時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爲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爲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卽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卽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筭路藍縷以闢此途也。

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尙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 著者識

論正統 壬寅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云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謂一爲真而餘爲僞也。千餘年來。陋儒斷斷於此事。攘臂張目。筆圍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爲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辨。

統字之名詞。何自起乎。殆濫觴於春秋。春秋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卽後儒論正統者所援爲依據也。庸詎知春秋所謂大一統者。對於三統而言。春秋之大義非一。而通三統實爲其要端。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與後儒所謂統者。其本義既適相反對矣。故夫統之云者。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乃爲是說以箝制之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吾生而有特別之權利。非他人所能幾也。因文其說曰。

賈聰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錫之摧之。此統之名所由立也。記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若是乎。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劍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而奚屬哉。故秦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爲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藉曰君而有統也。則不過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勞史家之曉曉爭論也。然則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貧誤也。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爲生民毒耳。

統之義已謬。而正與不正。更何足云。雖然。亦既有是說矣。其說且深中於人心矣。則辭而闢之。固非得已。正統之辨。昉於晉而盛於宋。朱子通鑑綱目所推定者。則秦也。漢也。東漢也。蜀漢也。晉也。東晉也。宋齊梁陳也。隋也。唐也。後梁。後唐。後漢。後晉。後周也。本朝乾隆間御批通鑑從而稽之。則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謂正統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據爲理論。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約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內者。無論其爲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晉元等是。

二曰。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其正不正也。雖混一宇內。而享之不久者。皆謂之不正。如項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爲正。而其餘皆爲僞也。如蜀漢。東晉。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爲正。而其餘皆爲僞也。如因漢而正魏。因唐而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是。

五曰。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爲正。而其餘爲僞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國種族爲正。而其餘爲僞也。如宋。齊。梁。陳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於此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而據朱子綱目及通鑑輯覽等所定。則前後互歧。進退失據。無一而可焉。請窮詰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則混一者固莫與爭矣。其不能混一者。自當以最多者爲最正。則苻秦盛時。南至瑯琊。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磧。視司馬氏版圖過之數倍。而宋金交爭時代。金之幅員。亦有天下三分之

二。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則如漢唐等之數百年。不必論矣。若夫拓跋氏之祚。遞較於宋齊梁陳。錢鏐劉隱之系。遠過於梁唐晉漢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終宋寶慶。凡三百五十餘年。幾與漢唐埒。地亦廣袤萬里。又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則祀宋當二日並出。而周不可不退處於篡僞。而明李燾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歸爲篡賊。道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統陳。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者。將爲特識矣。而順治十八年間。故明弘光。隆武。永曆。尙存正朔。而視同閭位。何也。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前代舊都所在而定。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直所撫之衆。皆漢唐之遺民也。而又誰爲正誰爲僞也。如以後代所承所自出者爲正。則晉既正矣。而晉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後復正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與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以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陳而後正隋。隋豈因滅陳而始有帝號邪。又烏知夫誰爲正而誰爲僞也。若夫以中國之種族而定。則誠愛國之公理。民族之精神。雖迷於統之義。而猶不悖於正之名也。而惜乎數千年未有持此以爲鵠者也。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以沙陀三小族。竊一掌之地。而視然奉爲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間。黃帝子孫。無尺寸土。而史家所謂正統者。仍不絕如故也。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於是乎而持正統論者。果無說以自完矣。

大抵正統之說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則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溫公所謂「宋魏以降。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原注書莊宗自以爲繼唐比運歷年紀。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實治通鑑卷六十九誠知言矣。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間。主都邑者以魏爲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爲宗子。而其議論之趨遷。恒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南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爲僞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鑿齒時則晉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說。而仍沿都邑。則劉石苻姚正而晉爲僞矣。鑿齒之正蜀。凡亦以正晉也。其後溫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溫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與晉之篡魏宅許者同源。溫公之主都邑說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與江東之晉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說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蓋未有非爲時君計者也。至如五代之亦視然自爲正統也。更宋人

之讖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稱代。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吞其穴以竊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計僅五十二年。而願可以聖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則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說王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於本朝。以異域龍興。入主中夏。與遼金元前事相類。故順治二年三月。議歷代帝王祀典。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會納貢。金則宋嘗稱姪。帝王廟祀。似不得遺。駸駸乎欲僞宋而正遼金矣。後雖憚於清議。未敢悍然。然卒增祀遼太祖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後復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豈所謂冤死狐悲。惡傷其類者耶。由此言之。凡數千年來。曉曉於正不正僞不僞之辨者。皆當時之霸者與夫霸者之奴隸。緣飾附會。以保其一姓私產之謀耳。而時過境遷之後。作史者猶懷他人之慨。斷斷焉辨得失於鷄蟲。吾不知其何爲也。

(其二)由於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陋儒之說。以爲帝王者聖神也。陋儒之意。以爲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當其無聖神也。則無論爲亂臣爲賊子爲大盜爲狗偷爲仇讐爲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聖神也。此聖神也。當其多聖神也。則於羣聖羣神之中。而探闔焉。而置焉。擇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聖神也。而其餘皆亂臣賊子大盜狗偷仇讐夷狄也。不寧惟是。同一人也。甲書稱之爲亂賊偷盜仇讐夷狄。而乙書則稱之爲聖神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書也。而今日稱之爲亂賊偷盜仇讐夷狄。明日則稱之爲聖神焉。夫聖神自聖神。亂賊自亂賊。偷盜自偷盜。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一望而知。無能相混者也。亦斷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兩途者也。異哉。此至顯至淺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術。而獨不可其施諸帝王也。諺曰。成即爲王。敗即爲寇。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爲月旦法門者也。夫衆所歸往謂之王。竊奪殃民謂之寇。既王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墮而爲寇。既寇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昇而爲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

美人之抗英而獨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卽不成焉。如非律賓之抗美。波亞之抗英。未聞有能日之爲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敗者也。卽不敗焉。如蒙古蹂躪俄羅斯。握其主權者數百年。未聞有肯認之爲王者也。中國不然。元虜也。完顏亮也。在宋史則謂之爲賊。爲虜。爲仇。在金史則某祖某皇帝矣。而兩皆成於中國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諸葛亮入寇。丞相出師等之差異。更無論也。朱溫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盜。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無論也。準此以談。吾不能不爲匈奴冒頓突厥。頡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爲漢吳楚七國。淮南王。安晉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爲上官桀。董卓。桓溫。蘇峻。侯景。安祿山。朱泚。吳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爲陳涉。吳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竇建德。王世充。黃巢。張士誠。陳友諒。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與聖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於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後。瞻才博學。正言讜論。倡天經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弘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太祖高皇帝」之徽號。而有腹誅者。則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則曰逆不道也。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試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竇建德。蕭衍之才。何如王莽。趙匡胤之功。何如項羽。李存勗之強。何如冒頓。楊堅傳國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溫畧地之廣。何如洪秀全。而皆於數千年歷史。上巍巍然聖神矣。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賭博耳。兒戲耳。鬼蜮之府耳。勢利之林耳。以是爲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獸也。而陋儒猶習焉。曰。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倫也。國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惡痛絕。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則不論正統則亦已耳。苟論正統。吾敢翻數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後。無一朝能當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爲統。則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擯。而後魏。北齊。北周。契丹。女直。更無論矣。(第二)篡奪不可以爲統。則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後周。宋。在所必擯。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盜賊不可以爲統。則後梁。與明在所必擯。而漢亦如唯之與阿矣。然則正統當於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衆人非在一人也。舍國而求諸君。舍衆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必不獲已者。則如英德日本等立憲君主之國。以憲法而定君位繼承之律。其卽位也。以敬守憲法之語誓於大衆。而民亦公認之。若是者。其猶不謬於得邱民爲天子之義。而於正統庶乎近矣。雖

然。吾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何處有此。然猶斷於百步五十步之間。而曰統不統正不正。吾不得不憐其愚惡其妄也。後有良史乎。蓋於我國民系統盛衰強弱主奴之間。三致意焉爾。

論書法 壬寅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爲獨一無二之天職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爲獨一無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果據何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也。史家之言曰。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褒貶百代者也。書法善則爲良史。反是則爲穢史。此嚮言也。春秋之書法。非所以褒貶也。夫古人往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孔子豈其不憚煩。而一一取而褒貶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發表其政見也。生於言論不自山時代。政見不可以直接發表。故爲之符號標識焉以代之。書尹氏卒。非貶尹氏也。借尹氏以譏世卿也。書仲孫忌帥師圍運。非貶仲孫忌也。借仲孫忌以譏二名也。此等符號標識。後世謂之書法。惟春秋可以有書法。春秋經也。非史也。明義也。非記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記事也。則天下不完全無條理之史。孰有過於春秋者乎。後人初不解春秋之爲何物。胸中曾無一主義。撫拾一二斷爛朝報。而規規然學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斷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書法。無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書法。

問者曰。書法以明功罪。別君子小人。亦使後人有所鑒焉。子何絕之甚。曰。是固然也。雖然。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爲史者。必無暇斷斷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斷斷焉褒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爲衆人卸其責任也。上之啓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墮齊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爲一民族之進化墮落。其原因決不在一二人。以爲可褒則宜褒。以爲可貶則宜俱貶。而中國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輩治所以終不進也。吾非謂書法褒貶之必不可廢。吾特厭夫作史者以爲舍書法褒貶外無天職無能事也。今之談國事者。輒曰恨某樞臣病國。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爲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國之治。即可與歐美最

文明國相等者然。此實爲舊史家謬說所迷也。吾見夫今日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無量數病國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時而出焉。偶爲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萬億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視進退於一二人。其有濟乎。其無濟乎。乃舉國之人。莫或自譏自貶。而惟譏貶此一二人。吾不能不爲一二人呼冤也。史也者。求有益於羣治也。以此爲天職爲能事。問能於羣治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

且舊史家所謂功罪善惡。亦何足以爲功罪善惡。彼其所紀載。不外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誼。有利於時君者則謂之功。謂之善。反是者則謂之罪。謂之惡。其最所表彰者。則死節之臣也。其最所痛絕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嘗不貴死節。雖然。古人亦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苟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臨。誰敢任之。若是乎死節之所以可貴者。在死國。非在死君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謂忠臣。其能合此資格者幾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隸之不足。而再奴隸焉。其無廉恥不待論也。雖然。亦有辨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憑藉以行其道也。則佛胥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湯而五就桀矣。未見其足以爲聖人病也。苟不爾者。則持祿保位富貴驕人以終身於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車載之忠臣爲也。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後世言書法者所最津津樂道也。吾以爲揚雄之爲人。自無足取耳。若其人格之價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爲優劣也。新莽之治。與季漢之治。則何擇焉。等是民賊也。而必大爲鴻溝以割之曰。事此賊者忠義也。事彼賊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據也。雄之在漢。未嘗得政。未嘗立朝。卽以舊史家之論理律之。其視魏徵之在唐。罪固可未減焉矣。而雄獨蒙此大不韙之名。豈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徵幸而揚雄不幸而已。吾非欲爲儂薄卑靡之揚雄請冤。願吾見夫操斧鉞權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論據。不過如是。吾有以見史家之與人羣涉不相涉也。至於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長。何以異於漁陽之戍卒。晉陽之唐公。何以異於宸濠之親藩。陳橋之檢點。何以異於離石之校尉。乃一則夷三族而復被大怒之名。一則履九五而遂享神聖之號。天下豈有正義哉。惟權力是視而已。其間稍有公論者。則犯顏死諫之臣時或表彰之是已。雖然。其所謂敢諫者。亦大率爲一姓私事十之九。而爲國民公義者十之一。卽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

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噫！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則臣妾之爲之死節也。其次則匡正其子孫之失德而保其祚也。所最惡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則發難而與己爲敵也。故其一賞一罰，皆以此爲衡。漢高豈有德於雍齒而封之，豈有憾於丁公而殺之。所謂爲人婦則欲其和我，爲我婦則欲其爲我罵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類有尙名譽之性質，僅以及身之賞罰，而不足以懲勸也。於是鼎革之後，輒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準以賞罰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羣臣羣妾曰：爾其效此，爾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險最黯之術也。當崇禎順治之交，使無一洪承疇，則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則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則爲國史貳臣傳之首，史則爲明史忠烈傳之魁矣。夫以此兩途判別洪史之人格，夫誰曰不宜。顧吾獨不許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問二千年來史家之書法，其有一字非爲霸者効死力乎？無有也。霸者固有所爲而爲之，吾無責焉。獨不諱乎以名山大業自期者，果何德於彼，而必以全力爲之擁護也。故使克林威爾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趙高董卓同詆，使梅特涅而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武鄉汾陽齊名，何也。中國史家書法之性質則然也。

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願吾以爲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贊歎舞蹈，頑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學春秋，侈襲鉞於一字二字之間，使後之讀者，加注釋數千言，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吾以爲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爲優，若者爲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鑑曰：吾儕宜爾，吾儕宜毋爾，而必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與夫一二矯情嗜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無復發揚蹈厲之氣。君不讀龍門史記乎。史公雖非作史之極軌，至其爲中國史家之鼻祖，盡人所同認矣。史記之書法也，豈嘗有如廬陵之新五代史，晦菴之通鑑綱目，咬文嚼字，矜愚飾智，斷斷於總小功之察，而問無齒決者哉。

論紀年 壬寅

或問新史氏曰。子之駁正統論。辯矣。雖然。昔之史家說正統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云也。蓋凡史必有紀年。而紀年必藉王者之年號。因不得不以一爲主。而以餘爲闕也。司馬溫公嘗自言之矣。資治通鑑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審如是也。則吾將更與子論紀年。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十年前。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昏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中。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欲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於是乎有紀年。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原莫不出於指代。而紀年亦其一端也。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嘗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據其義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國各自紀元詳見紀年公理

既明紀年之性質及其公例矣。然則一地之中。而並時有以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則橫繁。一則豎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簡者。必不可不令橫豎而皆一之。今吾國史家之必以帝王紀年也。豈不以帝王爲一國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無過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國數千年中實獨一無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乃至半年。加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數。皆亂繁雜。不可窮詰。故以齊氏紀元。編所載年號。合正統僭僞計之。不下千餘。卽專以史家所謂正統者論。計自漢孝武建元。以前無年號以迄今光緒。二千年間。而爲年號者。三百十有六。今試於此三百十六之中。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極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對也。於是乎強記紀元。遂爲談史學者一重要之學科。其糜腦筋於無用亦甚矣。試讀西史。觀其言幾千幾百年。或言第幾世紀。吾一望而知。

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譯本以中國符號易之。而曰唐某號某年。宋某號某年。則莽然不知其何指矣。譯西書而易以

無理非惟淆亂難記亦乖名德主人之義夫中國人與中國符號相習。宜過於習他國矣。然難易若天淵焉者何也。一

極簡一極繁也。苟通此義。則帝王紀年之法。其必可以久行於今日。文明繁備之世。復何待言。

西人之用耶穌紀元。亦自千四百年以來耳。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波納莎王為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希獵人初時。

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之大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猶太人以舊約創世記所言世界開闢為紀

元。紀元前七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麥德避難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後六猶太人以舊約創世記所言世界開闢為紀

元。當紀元前七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倡議改用耶穌降生為

紀元。至今世界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趨於簡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極野蠻時代。

斷無以一帝一號為紀元者。有之。其惟亞洲中之中國朝鮮日本諸國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

曰。然則中國當以何紀。曰。昔上海強學會之初開也。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當時會中一二俗士。聞之。舌

播汗下色變。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學耶穌也。而不知此實太史之例也。史記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

十五年。而其餘各國世家。皆書孔子卒。此史公開萬世紀元之定法也。近經學者討論。謂當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

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至今各報館用之者既數家。達人著書。亦往往採用。此號殆將易天下矣。用此為紀。厥有四善。

符號簡。記憶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賊。紛爭正閏。二也。孔子為我國至聖。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

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以後。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則用西歷紀元前之例。道而數之。其事

不多。不足為病。四也。有此四者。則孔子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黃族鼻祖之故。欲以黃帝紀。或以孔子

大同托始。欲以帝堯紀。或以中國開闢於夏后。故欲以大禹紀。或以中國一統於秦。故欲以秦紀。要皆以事理有所

窒。於公義無所取。故皆不足置辨。然則以孔子生紀元。殆後之作史者。所宜同認矣。

紀元之必當變也。非以正統閏統之辨而始然也。然紀元既不以帝號。則史家之爭正統者。其更無說以自文矣。不然

以漸莽之昏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勞不能不以其始建國。天鳳。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長壽。延載。天冊。登封。神

功聖曆久視長安等年號。圖之於建元之下。光緒之上。其爲我國史污點也。不亦甚乎。况污點國史者。又豈直新莽武后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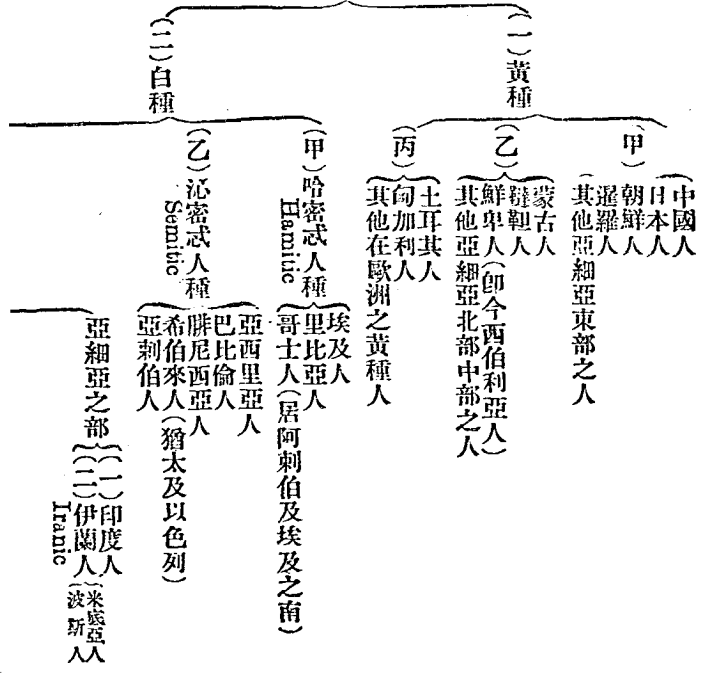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壬寅

歷史者何。敍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合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羣。而人之所以能羣。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卽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羣與羣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羣終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譽之位置於歷史上。以故世界日益進步。而種族之論亦日益昌明。嗚呼。後乎此者。其有種界盡破萬國大同之耶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則雖謂人種問題爲全世界獨一無二之問題。非過言也。有「歷史的」人種。有「非歷史的」人種。等是人種也。而歷史的。非歷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結者爲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爲非歷史的。何以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駸駸焉斷世界歷史之舞臺。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漸滅於內。尋至失其歷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臺爲他人所占。故夫敍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敍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種學者。其論不一。或主張一元說。而以爲世界只有一人種。或主張多元說。而區分爲四種。據爲五種。伯曼爲六種。巴科爲七種。特爲八種。亞加。其多者乃至十一種。十五種。十六種。二十二種。六十種。其最多者分爲六十三種。略甚者以言語之分別區爲一千乃至二千餘人種。然今所通行。則五種之說。所謂黃色種。白色種。棕色種。黑色種。紅色種是也。或以南洋羣島。太平洋羣島。紐西崙諸土人。及中亞美利加之土人。合於黃種。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於黑種。而成爲三大種。今勿具論。要之緣附於此。博博員與上之千五百兆生靈。其可以稱爲歷史的人種者。不過黃白

兩族而已。今條其派別如下。

歷史的人種



(丙) 阿利安人種

Aryan

歐羅巴之部

(一) 希臘人

法西爾人
伊大利人
西班牙
葡萄牙人

(二) 凱特忒人

白里敦人
蘇格蘭人
愛爾蘭人

Celtic

(三) 條頓人

那威人
瑞典人
丁抹人
德意志人
荷蘭人
英人

Thunonic

(四) 斯拉夫人

俄羅斯人
波蘭人
波希米亞人
塞爾維亞人
奧大利
其他

Slavonic

同為歷史的人種也。而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係。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後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而於其中復分為兩大時期。前期為阿利安種與哈密忒沁密忒兩種合力運動時代。後期為阿利安種獨力運動時代。於前期之中。復分為三小時期。一哈密忒全盛時代。二沁密忒全盛時代。三阿利安與哈沁融合時代。於後期之中。亦分為三小時期。一希臘羅馬人時代。二條頓人時代。三斯拉夫人時代。所謂各時代者。非此時代終而彼時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後時代中仍抱前時代之遺。試畧論之。以狹義言之。則歐羅巴文明實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歐羅巴文明何自起。其發明光大。

之者。為阿利安民族。其組織而導引之者。為哈密忒與沁密忒之兩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統也。則其統不得不託始於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及文明之花。實現於距今四五千年以前。於金字塔觀其工藝之偉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墳墓也。其最大者容積七千四百萬立方英尺。底闊七百六十四英尺。側面四百八十英尺。其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運如許正大之石。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屍體也。其屍體以藥物浸漬之。其不為埃及及王女所收。養獨學其教。術吸取其智。識既乃率同族以開猶太。實出埃及及記。是沁密忒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其餘埃及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詳。希臘古哲如德黎 Thalés 如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如梭倫 Solon 如德謨吉來 Democritus 如柏拉圖 Platon 皆嘗受教於埃及及僧侶。而德謨吉來圖拉柏圖二氏。且躬自游歷埃及土。而遇狄加人。希臘四大之宗教。及其羣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遺跡。是阿利安文明出於埃及及之明證也。故今日歐洲文明。以希臘為父。以沁密忒為祖。以哈密忒為祖之所自出。雖然。哈密忒人能創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創造之且能傳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創造之能傳播之且最能取法於人者也。故三族之優劣勝敗於此判焉矣。

哈密忒於世界文明。僅有間接之關係。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關係。當希臘人文未發達之始。其政治學術宗教。卓然有牢籠一世之概者。厥惟亞西里亞或譯敘。巴巴倫腓尼西亞諸國。沁密忒人。實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猶太教起於是。基督教起於是。回教起於是。希臘古代之神話。其神名及其祭禮。無一不自亞西里亞腓尼西亞而來。新舊巴比倫之文學術美。影響於後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亞之政體。純然共和政治。為希臘所取法。其商業及航海術亦然。且以貿易之力。傳播其文明。直普及於意大利。作羅馬民族之先驅。故腓尼西亞國雖小。而關係於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來人之有摩西耶穌兩教主。其勢力浸潤全歐人民之腦中者。更不待論矣。故世界史正統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亞西里亞巴巴倫希伯來為其主腦。腓尼西亞為其樞機。

其在第三段。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則希臘也。希臘代表阿利安種之一部。其民族則土著之「畢拉士治」 Pelagici 人與西遷之阿利安人。希臘之阿利安。阿利安分亞細亞之部。歐洲之部。前者已詳前。後者則自伊爾高平原來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長。在貴自由重考驗務進步。惟貴自由故。其於政治也。不甘壓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驗故。其於學問也。不徇現象而探求原理。惟務進步

故。其於社會一切事物也。不泥舊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亘數千年至今常執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臘人其最初之登場者也。希臘之代表。惟雅典與斯巴達。雅典與斯巴達。兩者雖不調和。而皆足以發揮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歐羅巴。爲古代希臘之放影。以古代希臘。爲今世歐羅巴之縮圖。非過言也。然其民族之團結力。祇能建設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國家政治。故雖握霸權於歷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屬於他國以致滅亡。其在第四段。爲世界之主人翁者。則羅馬也。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爲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爲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爲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如果蠲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後此之新民族。皆賦形於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歐洲大陸諸國其言語文學宗教風俗。各不相遠。皆由其曾合併於羅馬一統之下。浸潤於同種之澤使然也。故希臘能吸集哈密忒沁密忒兩族之文明。納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羅馬則承希臘正統。舉其所吸集者所結構者。以兵力而播之於世界。雖謂羅馬爲希臘之一元宗子可也。雖然。羅馬文明。其傳襲希臘者固多。其獨自結構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傳播。其尤著也。

自希臘羅馬以後。世界史之主位。既全爲阿利安人所占。及於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戛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戛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勝攻取間。其人爲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歷紀元前二世紀。卽已侵入歐洲。輻輳於小亞細亞。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諸地。直至愛爾蘭之西岸。蘇格蘭之高原。皆有其足跡焉。後乃自中部歐羅巴。蹂躪希臘馬基頓。蔓延今陸。所至競爭鬪志。殺掠。使人戰慄。故戛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響所及亦不尠。雖然。其人等冒險而不能忍耐。故戰勝之結果。無一可表見。而其血氣之勇。終不足以敵羅馬箠制之師。卒被征服。及羅馬亡後。遂服屬於條頓人之轄下。今之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及法蘭西人之一部。實戛特民族性質之代表也。

條頓民族之移住歐洲也。在拉丁戛特兩族之後。而其權力之影響於歷史則過之。自中世以後。歐羅巴歷史之中心

條頓民族之位置沿革表

阿曼里之位置	撒遜族之位置	之位	福倫喀族之位	高特族之位
居多倫麻因兩河間 力頗強屢挫羅馬軍	自埃士河越埃爾比 河宅居於今荷斯頓 及丁抹諸地		居來因河之下流	
			本世紀中葉入於加 利亞建設多數之小 王國	本世紀中葉西高特 族始見於多倫河之 下流其末葉東高特 族日多倫河下流入 布加里亞
本世紀末葉為福倫 喀族所阻遏其進路	諸邦 謂盎格魯撒遜民族 者其一派蹂躪大陸	本世紀中葉撒遜人 分為兩派一派越海 與盎格魯人共征服 英國之大部別成所 謂盎格魯撒遜民族	本世紀末葉大敗羅 馬軍使法蘭西人指 今地境內不留羅 馬隻騎復勝高特阿 里曼諸族	西高特族建設王國 東高特族轉入意大利 建國焉
	全世紀盎格魯撒遜人 世征服英國	撒遜人亦全占北 紀福倫喀王國立 倫福倫喀王國至九世	建設查里曼大帝國 成今日歐洲羣雄樹 立之勢	本世紀末葉為東羅 馬帝國所滅其支派 占有北日耳曼之地

點。實條頓人也。其民族移動之原因及其年代。雖不可確考。要之自西歷紀元二三世紀。始出現於歐羅東部。而其中
有勢力於歷史上者。復分四派。其在東歐者曰高特族。Goth。其在西歐者曰福倫喀族。Franks。其在北歐者曰撒
遜族。Saxons。亦稱日耳曼族。其在南歐者曰阿里曼族。Alamanni。茲將千餘年前條頓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

西歷紀元三世紀
四世紀
五世紀
六世紀以後

由是觀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實惟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爭長時代。而羅馬人達於全盛。爲日中將昃之形。條頓人氣象方新。有火然泉達之觀。峩特人雖奮血氣之勇。偶聳動一世耳目。而其內力不足以敵此兩族。曇花一現。遂爲天演所淘汰。歸於劣敗之數。自六世紀以後。而全歐文明之霸權。漸全歸條頓人矣。

躡條頓人之跡。而有大力於歷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險之精神道義之觀念論之。條頓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堅實耐久。立於千苦萬難之中。毅然終始不失其特性者。則斯拉夫人殆冠宇內而無兩也。彼等好戰之心。不如條頓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躍馬執劍。則無論如何之大敵。決不足以懾其前。彼等個人自山之觀念。視條頓人雖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從於一定主權之下。聽其指麾。全部一致。其爲國民的運動。又遠非條頓人所能幾也。故識者謂世界史之正統。其代條頓人以與者。將在斯拉夫人。非虛言也。

條頓民族既興以後。而羅馬民族之力尙未衰。中世史之末葉。意大利自由市府勃興。實爲今世國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人。當十四五世紀。國勢且蒸蒸日上。西關美洲。東略印度。南開南洋。阿利安人之勢力範圍。始磅礴於歐洲以外。其主動者皆羅馬人也。雖然。以物競天擇之公例。羅馬人之老大。終不敵條頓人之少年。未幾而荷蘭人起。與之競爭。未幾而英吉利人起。一舉而代之。近則德意志人。復駸駸然凌厲中原矣。故視羅馬條頓兩族之盛衰。但於其殖民歷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爲法人所經營。後卒全歸英轄。南阿美利加也。初亦法人所經營。後卒全歸英轄。皆告我輩以兩民族消長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權。其百分之九十分。屬於白種人。而所謂白種人者。則阿利安人而已。所謂阿利安人者。則條頓人而已。條頓人實今世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

紀年公理 戊戌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謂之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普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

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不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云。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於一。以耶穌降生爲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豎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豎而一之。故最初爲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爲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爲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而爲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於論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啓超者。於年號不熟。則望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爲紀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王莽仲寬其證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爲衆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爲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卽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擗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已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穌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曷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爲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於一。一者何。必一於教主也。彼俗士聞孔

子紀年而駭怒者。然則其將一於耶蘇乎。非蛙夏虫。亦無足責焉耳。口口口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口口口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於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徵也。口口口曰。尚書獨載堯以來。以堯舜紀其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託古。以堯舜爲極。則紀堯舜無異紀孔子。一善也。堯舜爲公天下之祖。紀以爲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尚多。如西國例稱耶蘇前幾年。則不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其亦可也。後有作者。必於數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旣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猶各自爲紀年。以孔子之例治之。此亦宜歸於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於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爲元年。

口口口曰。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爲第幾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爲千年數千年後之人之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爲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千支可據。亦可不廢舊日之千支紀年。亦一便也。

斯巴達小志 壬寅

發端

歐西惟古代近代有歷史。而中世無歷史。非無歷史也。其歷史黑闇而不足道也。故讀歐西中世之歷史。與讀中國數千年之歷史無以異。若其古代近代。則爛然放光大明矣。古代歷史。國別雖多。要其中心點不外希臘羅馬。希臘歷史。建國不夥。要其中心點不外斯巴達雅典。

論者曰。雅典爲文化之祖國。斯巴達爲尙武之祖國。斯固然也。又曰。雅典爲自由政體之祖國。斯巴達爲專制政體之祖國。似也。然未得其真也。斯達巴之專制。與東方所謂專制者大異。彼蓋民權之專制。非君權之專制也。斯巴達置兩王。置五執政官。置元老議會。國民議會。置兩王者。使互相牽倚。不能獨行其專制也。一國主權。全在五執政官之手。而

此執政官每年更任。由元老國民兩議會選舉之。其民權之昌明何如也。近世立憲君主國。皆以「君主無責任」之文。載諸憲法。且言君主不能為惡。夫君主何以無責任。何以不能為惡。其責任皆大臣代負之也。四條云。憲法第四十王負責任。凡關於政務之公文。必使責任大臣。一故憲法立而革命之慘劇可以永絕。所革者責任大臣。而於君主無名。連努力為有效。其餘各國憲法亦大略類是。與也。此誠過渡時代絕妙之法門也。而其精神其體例實自斯巴達啓之。斯巴達實今日全世界十數強國文明國之祖師也。

墨子非攻。春秋無義戰。雖然。此自宗教家救時之言。大同太平以後之義。而決非可以施諸今日。且按諸天演物競之公例。其勢抑有不能至者也。故尙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識者所同認矣。而自今以往。二十世紀之世界。更將以此義磅礪充塞之。非取軍國民主義者。則其國必不足以立於天地。然則今後有國民之責任者。徒法雅典而不足以自善。其不能不兼法斯巴達。昭昭然也。故雅典為十九世紀之模範。斯巴達為二十世紀之模範。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其與民之間。故當法雅與二十世紀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也。其所爭者在本國與他國本族與他族之間。故當法斯巴達安在乎斯巴達之可以歧視也。

凡世界之文明國。未有不為「法治國」(Rechtsstaat)者也。但其民智開民智盛者。則其民不假他力而能自範於法之中。故監督之責可以稍殺。其民智稚民德弱者。則其民未能以自力以與法相決。故監督之權不得不嚴。但使其法為衆人而立。經衆人所認。而與衆人共守之。則以專制之手段行法。乃正所以進其民而成就其可享自由之人格而已。中國以專制聞於天下。然專制尙非所患。所患者。彼非有法之專制。而無法之專制也。故四萬萬人。若散沙然。暴君汗吏。得以左右其手。強鄰外敵。得以吮刺其膚。然則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納一國國民於法之中。夫古今中外之「法治國」。其整齊嚴肅。秩然不可亂凜然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斯巴達乎。斯巴達實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作斯巴達小志。

第一節 斯巴達立國起源

希臘人凡分四族。曰德利安族。Dorian 曰渥奇安族。Achaean 曰埃阿尼安族。Ionian 曰伊阿里安族。Aeolian 而斯巴達實德利安族之代表也。皮羅般尼梭。Peloponnesus 之南岸。本希臘全國發祥古地。而渥奇安族所居也。至

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頃。德利安族侵而代之。歷史上名爲希臘人種大遷徙之時代。德利安人既宅斯土。於其間有三國起焉。曰亞哥士。Arcos 曰米士尼亞。Messenia 曰斯巴達。而亞哥士襲前王正統之名。得地最廣。乃數傳以後。亞哥士以占形勝而轉弱。斯巴達以處多難而獲強。則亦有故。蓋斯巴達國雖小。而在天羅達河之下游。宅於平地。加以四面環山。常保持德利安人強武之舊習。又其地土人甚猖獗。全州皆爲渥奇安裔裔所分布。斯巴達人如以軍隊屯營於敵國中。刻苦稍弛。則滅亡相隨。其所以不能不實行專制政治者以此。其所以能養成尚武之習以霸全希者亦以此。

第二節 來喀瓦士之立法

紀元前八百八十年。斯巴達有大立法家來喀瓦士 Lycurgus 者。起時。去斯巴達建國百餘年矣。來喀者。斯巴達之王族也。斯巴達本爲兩王合治政體。蓋德利安人之侵入斯土也。與土著雜居。凡爲六族。無所統一。後乃於六族中。選其二爲王。來喀卽其中一王之子也。少時被讒去國。歷覽外邦。先往格來特島。此島者。「德利安」族原居之地也。政治最美。或謂後此來喀所定憲法。多取則於是云。其後復往埃及尼亞。又往埃及。或言曾往印度。在外十餘年。乃歸國。人民歡迎之。使佐王改革國政。來喀乃託於天神所命以制定法案。雖反對者不少。卒排萬難以行之。如是者有年。猶欲舍其身以成就此制。使垂久遠。乃告國民曰。吾受神命當復游外國。但非待吾歸來。勿改斯法。則國家之福永無疆矣。遂去不知所之。竟不歸也。或言質自沈以死云。而斯巴達人遵其教不敢紊易者五百年。遂使斯巴達爲世界空前絕後第一完備之軍國。常執全希臘之牛耳。噫嘻。哲人之功在社稷。不亦偉乎。

案凡所謂國家者。必立法行法。司法。三機關具備。若缺一者。不得爲真國家也。中國數千年來無立法之事。惟姬公之周禮頗近之。然亦僅有行政法之一部。不足爲國法之全體也。歐西則當數千年前。卽有來喀瓦士。梭倫。兩人傑。專任立法。其政治之日漸發達。不亦宜乎。

又案凡人終身不出國門一步者。則只有本羣之智識。而無他羣之智識。且旣無他羣之智識。卽本羣之智識。亦不完備矣。來喀所以能爲斯巴達創此大業者。皆由放逐居外十數年之賜也。

第三節 斯巴達之政體

斯巴達之政權機關有五。一曰王。二曰元老會議。三曰國民會議。四曰執政官。而王有二人。執政官有五人焉。皆來略瓦士之憲法所明定者也。

(一)王。斯巴達之王。其主權悉如荷馬時代。荷馬者希臘古代之詩人也。古代事跡不可考。荷馬詩所載者。史家稱為荷馬時代。王也者。國民之祭司長也。每月必代人民祈禱於「焦士」。見本章第一節。全國中到處有其采地。且常受人民之貢獻。其死也。布告全國。數千人相會。以十日間行大葬禮。雖然。其名則高。其權實微。一國政權。實在五執政之手。要而論之。王者祭司長也。裁判長也。外征時之元帥也。於元老議會則為議長也。於國民議會則有發言權也。至其所以必置兩王者何也。蓋利其互相軋轢。以王制王。希臘諸邦欲坊專制而廢君主政體。斯巴達則增益利用之。至其所以為坊一也。二王之制。恰與羅馬之廢君而置兩「孔蘇」Consuls之執政官之意也者相同。又斯巴達之王。不許與外國結婚。亦不許兩王室互相為婚。蓋一則妨其與他王族相結託。藉聲援以增其權也。一則使兩王族永不歸於混一。長保其對峙之形也。然則斯巴達政體。名為君主制。而實則貴族共和制也。

案斯巴達政體。為天下古今最奇之政體。無一不與尋常異。而二王亦其一端也。中國古訓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不以二之則國不能立乎。而斯巴達行之數百年。為上古第一強國。則又何也。國為王之國。則一而不能二矣。國為民之國。則一之亦可。多則亦可。有之亦可。無之亦可。故觀今日美利堅法蘭西政體。而知無主乃亂之言不足信。世經所言謂君主也。非謂主權也。若指主權言。則固無以難矣。觀上古斯巴達羅馬指孔蘇政體。而知民無二王之說不足憑。此豈目論之儒所能解也。雖然。吾中國固未始無之矣。周人流厲王於彘。而周公召公執政。號稱共和者十四年。此正與羅馬之「孔蘇」若合符節者也。

又案斯巴達之王。實與今世英國之君主無異矣。雖謂民權發達之極點可也。

(二)元老議會。斯巴達之王。一如荷馬時代。有元老議會以為之輔弼。所異者。彼則一切政事。由王決定。而授意於元老。此則王不能專斷而已。凡審判重罪。權悉在於元老。王不過為之議長耳。其資格與他元老無以異。元老議會之

議員併兩王而其數三十。人民統分三種族。每族復別十部。部各出一人爲代表。二王實代表其中之二部也。其任議員終其身。由國民議會選舉之。非六十以上免功役者不得與選。此議會之職掌。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每一法案。由元老會議提出。非已表決者。不得提之於國民議會。其所最要者。則審判重罪關於斯巴達人之生命者也。又有監督人民品行之權利義務云。

(三)國民議會。斯巴達王每月最少必須以一次集會全國民。凡自由民得以其時露集於天羅達河濱之大地。共議決國家大事。凡與外國宣戰媾和締約。及元老議員高等官吏之選舉。憲法之應否修改。其權皆屬於國民議會。就其外觀之。似全握一國之主權。雖然實非也。蓋此議會無權以提出各種法案。惟於元老議會所已決之案。或贊成或反對而已。既無修正之權。復無討議之權也。非得政府之許可。無論何人。不得演說。其取決也。不以投票。依軍隊之例。舉手以示可否。故國民議會。實則爲元老議會所操縱也。年在三十以上者。未經犯罪。剝奪公權者。皆得與選。

(四)執政官。執政官號曰「埃科亞士」(Ephors)譯言監督他。凡五員。任一年爲期。每歲由人民公舉之。此官自昔已有。後經來喀新法。職掌大變。權力益加。主擁護國法。監督國家一切公私權。以維持公共之秩序。檢察羣吏。有賞罰之全權。審判民事。斷重大之訴案。乃至人民日用飲食之事。一切得干預之。可以隨時召集元老國民兩議會。提出種種法案。凡國家財政外交一切最高權。均歸其掌握。國王每月必向「埃科亞士」以守憲法行特權自誓。「埃科亞士」則代表國民而奉答曰。王若不背此誓。我等決不侵犯王權。如是者以爲常。又每九年。則以王之有無過舉。筮諸神祇。若有災異。則「埃科亞士」提議使元老議會糾察王愆。國中一人。皆有權詆王於「埃科亞士」。「埃科亞士」有權聽其訟。且得據法律停王權若干年。其重者或逮王而竄諸理王之見。「埃科亞士」例須起立。當「埃科亞士」任內。其權蓋無限也。然所以限之者。則其任期不得過一年也。非五人悉盡諸不能辦理各事也。要其立法之主腦。在張民權而已。

案古今言專制政體者。必數斯巴達。就此觀之。可見斯巴達果非君主之專制。而人民之專制也。但其所謂人民者。耳質而言之。則斯巴達民權之盛。殆有非今日歐美諸國所能及者也。夫立憲君主者。過渡時代之政體也。而此之

過渡。直亘數千年。遠溯斯巴達。近洎英倫。彼之所以鼓此其主者。其精神一也。夫所謂「埃科亞士」者。與英國首相以巴力門 Parliament 多數黨之領袖爲之者何以異也。而英皇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條。著諸憲法。斯巴達則王可以被逮焉。非英國君權強盛之徵。而實其馴服之徵也。

又案漢制天子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與。亦頗與斯巴達相類。

第四節 斯巴達民族之階級

凡區國民爲三階級。第一級曰「斯巴忒亞泰」 Spartanai 第二級曰「巴里阿以概」 Perioeci 第三級曰「黑埠士」 hektois

(一) 斯巴忒亞泰。卽所謂斯巴達人。「德利安」族之子孫。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一國官吏。惟彼等得任之。彼等居於斯巴達。而得名田於附近黎哥尼亞之諸地。使「黑埠士」耕作之。而歲徵其貢租。但須守二律。乃得享其公權。以傳諸子孫。二律者。(一) 服從來喀瓦士之訓練法。(二) 負擔公共食場之費用是也。食場制度詳見下 彼等有權以名最良之田。但不得增加。謂兼吞他人者以歸己 不得賣售。不得贈與人。借與人。子孫世襲其產。絕嗣。則以歸諸國家。歸回國家後。授之誰某。則王之權也。惟各人於所有土地區域。例附屬以兵役之義務。「斯巴忒亞泰」人。凡分三族。族各三十部。部各三十黨。黨各三十戶。其在本級之人。本皆平等也。其有不能守前二律者。則降其權一等。故有優等公民 Oboroi 劣等公民 Panoiois 之分焉。然劣等公民。亦可以復其權。凡「斯巴忒亞泰」人。例不自耕穡。至商工業則尤其所禁也。案此制酷似周禮管子。其族部黨戶。卽鄰里鄉鄰卒伍連正之類也。凡名田者必帶兵役之義務。卽鄉出兵車若干。乘甲士若干人之類也。民名田而不得自私。卽非田貢徵之類也。蓋封建制之完備者也。

(二) 巴里阿以概。住居邊徼之義也。黎哥尼亞州之沃壤。悉歸斯巴忒亞泰人所有。而「巴里阿以概」居其周圍山地。專從事開礦及工商。故得此名。此種人無參與斯巴達國政之權利。亦無服從來喀訓練之義務。有時爲重鎧兵。以從軍役。故兵事上之訓練。亦受一二焉。彼等皆自由民。得任意名田。而貢稅於國王。雖然。不得有完全之公民權。不得與「斯巴忒亞泰」人通婚。

(二)黑俘士。『黑俘士』者。農奴也。隸屬於土地。而爲『斯巴忒亞泰』人服勞作者也。雖然。與尋常奴隸稍異。不能隨意買賣。惟隨土地。土地之主權易人。則此種人亦因而易主。蓋『黑俘士』者。非斯巴達人私有之奴隸。實斯巴達國家之奴隸。而分布之於各人之土地者耳。故雖在豐年。地主不得逾額以徵其貢稅。凡『黑俘士』皆冠皮冠。服毳衣。以示別他公民。戰時則携輕兵器。以從斯巴達人之後。此種人本前此之土著也。初時抵抗『德利安』族最力。雖力屈爲奴。其恨未嘗一日忘。斯巴達人爲防其謀叛。故行軍國主義以壓制之。來喀瓦士之制度。皆爲防制彼等而立耳。

以上三級。其位第一者。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位第二者。雖不有之。然尙有幾分之公民資格者也。位第三者。無權利之奴隸也。其人口多寡之比例。第一級最少。第二級三倍之。第三級二十倍之。其後『斯巴忒亞泰』人日漸減少。至阿里士多德時。僅餘千人。後竟以此致衰亡。

第五節 斯巴達之國民教育

來喀瓦士之立法。其重要者。不在政體。而在人民之日用飲食及其教育也。蓋斯巴達之建國。本軫他族而奪之地。環其臥榻者。皆仇讐也。故非常戰常勝。則不能保其主權。而非身體精神皆優於所敵。則亦不可以斬戰勝。來喀有察於是。故取教養之權。全歸於國家之手。凡『斯巴忒亞泰』人之初生也。先由官檢察其體格。不及格者。則委棄諸山中。故身體稍弱之嬰兒。非死則亦夷於第二第三級之列而已。其意以爲凡公民者。生而有護國之責任。苟不堪此責者。而猶與育之。是危國之道也。其及格者。復以葡萄酒浴之。是亦羸弱之嬰所不能受者也。兒童生六年。受家庭教育。及至七歲。則使離家以入所謂幼年隊者。有特別官吏。保傅指揮。而受元老議會之監督焉。其教育專重體育。翦髮使短。跣足裸體。以爲游戲。匪則疊蘆爲榻。衣則冬夏同服。食則概以最薄之糜。使游獵山林。以自給補。務養其耐寒暑耐飢渴之習慣。其有過失。則施以極嚴酷之鞭撻。以驗其能受與否。往往繫縛於神壇之前。集其父母宗族而笞楚之。雖血濺祭壇。而顏色自若。從未有一發呻吟之聲者。蓋以流血爲榮。以流淚爲恥也。所以教之者使然也。

案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豈惟智力之爲急。抑體力亦特重也。近世各國學校。以體育爲第一要著。雖不

如斯巴達干涉之甚。然其精神則不相遠矣。中國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然爲父母者率皆羸弱。猶復早婚早育。男女皆未成熟而生子。其所生之者羸弱。又必加甚焉。惡種相傳。每下愈況。人數雖多。半奄奄無生氣。不待敵國之蹙之而已。已甚黃憔悴。凋瘵零落。不能自存矣。安得有來喀瓦士其人者起。而一掃其毒也。

年三十始爲成人。則使之結婚。得參與國民會議。可被舉爲官吏。雖結婚後。仍不許食息於家中。日則就公共食場以會食。夜則入營帳以就寢。其夫婦得相合并者。常不過一兩刻間耳。其妻常爲男裝。然後得見夫於兵營。史家布特嘗言。斯巴達人往往有既舉子二三。而夫婦未嘗相見於日光之下者。非過言也。雖然。既成年者毋許不結婚。蓋以爲結婚者。對於國家之義務也。護國之要圖也。或有因人地之宜。而兄弟共娶一妻者。又既婚後若干年而不育。則國家例得使其離婚。凡此皆所以爲「斯巴忒亞泰」一種人計也。自七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皆依此嚴格以訓練之。

斯巴達人。雖在平時。一如戰時。雖在鄉里。一如臨陣。凡男子皆須會食於公共食桌。Spartan 每桌額定十五人。有新來者。必須得全桌員之同意。乃許加入。一國人除「埃科亞士」之外。皆有會食之義務。雖國王亦不得自別異。各員每月須納一定之食物。與些少之貨幣。以爲食場之費。其不納者。則剝奪其 Spartan 之公民權。惟國王之食費。則以國帑支辦之。在食桌時。縱談國事。頗極自由。少年子弟。每從此得政治上之智識焉。

文學者。斯巴達人所最蔑視也。彼此以此爲武士道之誣賊故。演說雄辯。亦斯巴達人所不喜。其發言也。惟以簡潔詞達而已。今日歐西稱此種論辯。爲黎哥匿派。斯巴達所在地。總名黎哥匿。故。雖然。彼等未嘗吐棄詩歌。荷馬之詩。斯巴達人所常誦者也。此外復有侑神樂歌。軍中饒歌。日夕高吟。以爲娛樂。若夫詞賦戲曲。則視爲下等社會行樂之具。無厝意者。農事則委諸「黑培士」。工商則委之「巴里阿以概」。其斯巴達公民。專從事於武藝及田獵。其赴戰場也。服深紫之馬褂。捲勇壯之美髯。攜笛及絃鼓。勇前進。其臨敵也。恰如赴宴。盛裝美飾。和樂融融。同食桌之友。相提攜以共生死焉。

案觀此而斯巴達軍隊之精神。從可見矣。蓋以軍事爲國民唯一之責任。以軍事爲修身唯一之目的。以軍事爲人生日用唯一行樂之具。其訓練也。自有生而已然。其團結也。自平昔之親愛。其以軍國主義雄視千古。不亦宜乎。斯巴達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也。而尤在婦人。其於女子也。不視爲家族之一部分。而視爲國家之一部分。故男子之

尊重婦人。有非自餘各國所能及者。而婦人亦深自重。自知其責任之所在。史稱有他邦一貴族婦嘗語斯巴達王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達婦人能支配男兒。』后答曰。『惟斯巴達婦人能生男兒。』夫婦人亦孰不生男兒。而后之爲此言也。蓋以必如斯巴達之男兒。乃真男兒也。又以斯巴達之男兒。無一人而非男兒也。故其婦人皆以代一國產育勇壯之國民。爲修身大業。至如女紅烹飪之事。非其所厝意也。凡女子皆與男子同受嚴格之教育。專以踴躍角觝鬪拳各種體操術。使之相競爭。少女之體操場。使少男圍堵而觀焉。少男之體操場。使少女圍堵而觀焉。其技術之高下優劣。則互相以讚美而指摘之。以是爲激勸。以是爲訓練。雖然。其男女之別。肅肅如也。婦女人格之高尙純潔。舉希臘諸國。未有能斯巴達人若者也。

斯巴達婦人愛國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臨戰場也。輒祝之曰。『願汝攜楯而歸來。不然則乘楯而歸來。』有一母生八子者。戡士尼亞之戰。悉死於國難。而斯巴達卒以大勝。及奏凱招魂。其母不澀一滴之淚。乃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也。』當時以此名語。被諸詩歌。傳爲美談。卽此亦可見斯巴達婦人以愛國心激勵男子。而之所以立國之精神。亦於此可見矣。

案讀斯巴達史而不勃然生尙武愛國之熱情者。吾必謂其無人心矣。吾嘗讀杜詩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又曰。『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又曰。『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付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又曰。『今君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讀之未嘗不嗒然氣結黯然魂傷也。夫同一送子也。同一死難也。而此斯巴達婦人之言。何其飛壯淋漓。使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雖曰。民賊之戰。與國民自爲戰。其道大異乎。而吾國人之弱柔巽惡。爲數千年歷史之辱者。其果何日而始能一雪也。嗚呼。以二萬萬堂堂鬚眉。其見地曾無一人能比斯巴達之弱女耶。嗚呼。

又案史記斯巴達女子愛國美談甚多。錄其一二。波斯之役。敵帥管遣說客賄賂斯巴達王格黎阿迷尼。王將許之。王有八歲之女在側。厲聲曰。父王乎。父王乎。豈可以五十打靈。一打靈約當中國一千兩。當時敵將以此數賂王也。之阿堵物。而易斯巴達

乎。王乃悚然謝來使。又有波里尼亞者。嘗謀反。敗逃入某神廟之一室。國人圍之。其母憎其不忠也。率衆人運石堵其門。以致捕焉。皆歷史上之佳話也。又羅馬史中之愛國婦人。亦先後輝映。今擇取其一事與此相類者。附記之以資觀感。……紀元前四百八十八年。羅馬有倭西亞之難。其原因由羅馬一貴族名戈利阿拉拿者。欲廢護民官。為市民所逐。奔倭西亞國。說其王。假其兵。以攻羅馬。殆將陷矣。遣人求和於戈利。使者三反。不許。最後乃決議遣其母及其妻子乞哀焉。戈利之母。服衰絰。示國哀也率貴族圍秀百數十人。往敵壘。戈利雖殘暴。然為天性所動。一見便欲與母接吻。母肅然正容。却退峻詞拒之曰。『為敵人耶。為骨肉耶。今尚未分明。將軍安得近妾也。』於是乃率衆人納頭三拜。為羅馬請命。戈利放聲大哭曰。天兮母兮。兒以母之故救羅馬。母以羅馬之故殺其兒。雖然。兒知罪矣。遂班師。

第六節 斯巴達行政瑣紀

來喀瓦士所行善政不一端。於前節所舉之外。其最著者。曰均田法。蓋來喀以前。斯巴達國情。莽亂無紀。而其原因。起於財產之不均。國中土地。皆歸少數富人之掌握。其餘多數無立錫地。來喀瓦士乃分斯巴達所屬之土地。為九千區。凡『斯巴忒亞泰』人。占一區焉。來喀時代斯巴忒亞泰凡九千人分斯巴達屬以外之黎阿尼亞土地。為三萬區。凡『巴里阿以概』人。占一區焉。無大小。無貴賤。一切平等。

案近世哲學家論自由平等兩義。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然來喀瓦士之制度。其不自由。千古無兩也。其平等亦千古無兩也。斯巴達之治。無一不奇。此亦其一端。

斯巴達之土地財產。皆公物也。人民不有私財。故法律不禁盜竊。非惟不禁。且獎勵之。蓋將以此練其術智云。但盜竊而為人所覺。則責其不智。而嚴罰之。嘗有一少年竊一狐。隱諸懷中。至被狐抓破其臟腑。終不肯放露之。使人見。泰西至今傳為談柄。

案此等法律。真非異邦人言思擬議之所能及。然其人重名譽尊法律之心。亦可見一斑矣。斯巴達所行用之貨幣。皆以鐵錢。其金銀一切禁之。或曰。是亦來喀瓦士所制定。或曰。不然。來喀以前固未嘗一用金。

銀也。

懋遷居奇以求贏利者。斯巴達人所最賤也。故此等事業。一委諸「巴里阿以概」人。當時「斯巴忒亞泰」之所以強在此。後此斯巴忒亞泰之所以衰亦未始不在此。

來喀瓦士爲欲保存其質樸武勇之國風也。故嚴禁內外交通之事。凡「斯巴忒亞泰」人。不許移住他地。移住者處以死刑。蓋彼之政體。軍政也。移住者視之與逃營無異。亦固其所。又不惟移住而已。卽游歷國外。亦非得政府之許可。不能妄行。而其游歷有大不易易者。蓋國幣之外。不許攜帶。而其國幣則鐵幣也。不能行於外國。凡攜帶金銀者。處以死刑。要之皆以限制國民之他適而已。其他國人亦非受政府之許可。不得入境。逮其後也。斯巴達之諸港。無外船之帆。斯巴達之諸邑。無外客之跡。皆來喀瓦士制度之結果也。

第七節 來喀瓦士以後斯巴達之國勢

以來喀瓦士之訓練。遂能使九千之斯巴達人。成爲一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制二十餘萬之低級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雄長數百萬之希臘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能統率列邦以挫勢力滔天之波斯人。近世國家學者。常言必須有二萬人以上。乃可以成一國之資格。若斯巴達者。以此區區之衆。而輝國民之名譽於一時。而垂歷史之光榮於萬世。嗚呼。可不謂盛耶。可不謂異耶。

當波斯王德雷亞士之再舉以伐希臘也。元前四九〇。擄十餘萬之精兵。汎數百艘之戰船。先遣使風諭希臘列邦。使獻水土以納降。列邦皆望風而靡。及至斯巴達。斯巴達人則責其無禮。繫使者投之於井。曰。汝欲我水土。吾今以與汝。噫。何其壯也。以常理論之。此豈非所謂以卵禦石。以螳當車者耶。而彼毅然行之而不憚者。有所恃也。所恃者何。曰。軍國民之精神是矣。

案波斯遣雅典之使者。雅典人亦投諸深溝。蓋亦針對其水土之言也。當時有敵愾之氣魄者。惟此兩國耳。其狎主希臘。蓋亦宜哉。

斯巴達之國都。不設城堡。主紀元後四百年頃。馬士德尼亞時代始設之。蓋其時來喀瓦士之精神已喪失矣。惟以斯巴人之愛國心以爲之防。古語曰。衆志成

城。其能實行之者。惟斯巴達人耳。近世各國之無城堡不在此論蓋非以爲不必待實胡不射？『吾正苦炎熱。願於君等萬矢如雨之下。稍殺烈日之威。以得一酣戰。君胡不射？』此非客氣也。非大言也。蓋以斯巴達人之眼視其敵。無所謂衆。無所謂衆。無所謂弱。無所謂強。一與相遇。則所向無前。蓋斯巴達人之尙武習也。而幾於性也。器械的也。而幾於理想的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武德。

當來喀瓦士時代。斯達巴之領土。不過黎哥尼亞之一小部分。恰如屯營於敵國之中央。然藉此訓練之成績。未幾遂併吞全土。黎哥尼亞全土其勢如旭日升天。更不可遏。復求新地於他方。於是黎哥尼亞之北。有亞爾哥士一國者。其國王富海頓。威名素著。握皮羅般尼梭半島之霸權。其後因祭典之爭。兩國開戰。斯巴達人打破之。畧其地之大半。於是始定霸於皮羅南北岸。時紀元前八百年頃也。

得隴望蜀。人情之常。斯巴達既振威於皮羅。猶以爲未足。窺其西鄰莫士尼亞國之饒沃也。乃以疆場民婦爭鬪事藉口開戰。自紀元前七百四十三年至七百二十四年。凡亘二十年間。莫士尼亞人。知斯巴達之志。不滅國不休也。故出死力以抵抗。而卒不能敵。遂舉國以入斯巴達之版。此後莫人潛謀獨立再血戰者四年。遂無成功。紀元前八五五年亞爾哥士。亦一度謀恢復。亦爲斯巴達所敗。紀元前四七七年於是斯巴達遂爲南希臘最強之國。執牛耳以盟諸侯。

當時與斯巴達並起。其勢力各蒸蒸日上。爲兩平行線形者。則雅典也。雅典爲過狄加 *Attica* 之首府。自梭倫 *Solon* 克里士的尼 *Cleisthenes* 制定憲法。實行自由平等政體。鼓舞國民愛國精神。髮鬚乎爲中希臘之主盟。兩雄相遇。其衝突安可得免。當雅典人之得志於比阿西亞也。紀元前六〇六年斯巴達會合同盟軍。欲問其罪。戰雲慘淡。始將破裂。忽有波斯人來侵之警。閱艦之爭立解。同仇之念旋興。遂各捐私嫌。組織大同盟以拒強敵。時雅典以海軍著。斯巴達以陸軍名。兩者勢力。不相上下。然以令出兩途。兵家所忌。乃推斯巴達爲盟主。海陸總督之權。悉歸其手。此雖由雅典能讓之美德。而斯巴達人浴來喀瓦士之遺澤。實力震於殊俗。亦可概見矣。是役也。波斯人於撒拉迷士。布拉克的亞。迷茄兒諸地。三戰三北。自茲以往。不能復引兵而西。斯巴達國勢之盛。至是達於極點。

案讀此可以見當時希臘人公益之心矣。對於內而甲團與乙團之爭。寸毫不肯讓。一旦異種大敵起。則忍棄小忿。

握手同胞。文明國民。不當如是耶。使希臘而能永保持此精神也。則希臘雖至今存可也。末葉不悟。自相撲貳。以取滅亡。悲夫。

第八節 斯巴達之缺點

凡天下事倚於一偏。走於極端者。其所成就之結果。必較尋常爲加良。而其所受之流弊。亦較尋常爲加劇。於議論有然。於制度亦有然。故斯巴達之缺點。不可以不論。

(第一)重體力而輕智力。德育體育三者。爲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彼斯巴達人自有斯巴達之道德。今勿深論。至其蔑視智育太過。則立法人不得辭其咎者。彼恐文學爲武事之累也。雖然。即以武事而論。非有達觀之智識。則其武功亦不可終。不觀夫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馬德尼亞人率波斯以陷雅典之役乎。斯巴達人背盟約而不相救。惟握哥靈士海峽以求自固吾圉。彼非畏敵也。實其闇於大局。昧於戰略使然也。而斯巴達自茲以後。遂不振矣。此不過其現象之一端。偶然表見者。實則其受病早自數百年以來。而未流特承其敝而已。

(第二)務內治而忌外通。人之不能以區區一小羣而孤立於世界也。勢也。羣與羣相通。則能吸取他羣之智識之力量。以自利其羣。而斯巴達忌之如蛇蝎焉。我雖不往。終不能禁人之不來。況我正欲有所大往。而烏可以不利用人之小來哉。斯巴達人自造出一種特別人格於天地之間。高自位置。而不欲易種於茲邑。志固可嘉。而無奈其終不適於天演之公理。故後此與雅典相遇。而終不能不爲之下也。

(第三)善保守而乏變通。來喀瓦士之制度。治來喀時代之斯巴達。而利賴無窮。然來喀所以立此制者。有其目的所在。目的既達。斯百尺竿頭。當進一步矣。而斯巴達不然。則徒法之弊也。不法法固不可以治國。法不法尤不可以治國。來喀之制。所以法法也。數百年後。而來喀之法。已成不法矣。彼英國之能以「法治國」爲一世師也。爲其法乎。抑有更存於法之外者乎。英國以「不文憲法」高視濶步於世界。蓋所重者法之精神。非法之機械也。而斯巴達則機械焉者也。彼斯巴達數百年之歷史。實來喀瓦士一人之傳記而已。舍來喀則無斯巴達。來喀不可復生而斯。巴達遂長此終古。吾聞來喀之功成身退也。誠國民曰。非待吾歸。勿改斯法。吾甚惜來喀之往而不返也。

以上三者其弊同源。當波治的亞之役之起也。紀元前四皮羅般尼梭諸邦。迫斯巴達人使開聯邦總會於其都城哥靈士之總代人起席而責之曰。『雅典人果斷敏捷。天然具改革家之資格。而卿等指斯巴反之。惟務保守既得之物。遂至其應盡之責任。必不可缺之事業。棄而不爲。雅典人有學識以佐其膽畧。雖至危險之事業。毅然赴之。處非常之逆境。無所於撓。而卿等反之。以尺寸之事業自畫。遭遇艱鉅。失望落膽。不知所爲。雅典人決不退轉。卿等決不前進。雅典人常欲馳域外之觀。卿等惟知有閭內之畧。雅典人常思以新運動得新利益。卿等常恐以新運動失舊利益。』云云。此實可爲當時斯巴達人當頭一棒之言也。夫斯巴達人昔時之意氣。何以雄傑如彼。今也何以銷沈如此。毋亦世運進地位進。而羣治之實力不能與之俱進。故優勝劣敗之公例。終不可逃。而九跳十擲之乳虎。遂不免於蹶躄而無從復振也。雖然。此豈來喀瓦士之罪哉。

結論

新史氏曰。吾讀斯巴達史。怪其以不滿千里之地。不盈萬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絕大之名譽於歷史上。至今二千餘歲。論政體者必舉之。論教育者必舉之。論軍事者必舉之。髻馘之子。入學校。則必咕嗶其詩歌。而記誦其實錄。何其榮也。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萬倍於斯巴達土地。二十萬倍於斯巴達之一國。而乃不列於公法。不儕於人道。演說家引爲腐敗之例證。報紙上借爲笑談之詞柄。舉數千年來上下古今之歷史。無此奇醜殊辱。斯巴達處四面楚歌之裏。而日聞百里之國者。則並臥榻而不能保也。斯巴達常十數倍敵軍壓境之際。敢毅然戮其來使之國者。則如客子之常畏人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是耶。吾不能言其所以然。吾惟讀斯巴達史。而若有物焉。怦怦而來襲余心。使吾噁使吾汗。使吾噤。使吾笑。使吾啼。吾不知果何辭歟。

新史氏又曰。吾聞之前世紀之哲學家曰。政府者爲人民而立者也。人民者非爲政府而生者也。吾心醉其言。而竊不解乎反於此公理之斯巴達。何以能立國於天地。何以能垂名於歷史。吾今乃讀夫所謂帝國主義者所自出之學說。吾今乃知斯巴達之魂魄。歷二千餘年後。從冢中起。而復生於今日。而徧生於大地。吾又聞之先史氏曰。使斯巴達而能兼吸雅典之所長。以自營衛。則全希臘將入於斯巴達。全歐洲將入於斯巴達。願吾竊睨夫眈眈遂逐於吾旁者。爲

斯巴達遠魂者若干國。爲雅典遠魂者若干國。數十年前。尙猶斯巴達自斯巴達。雅典自雅典。今則斯巴達無一不雅典。雅典亦無一不斯巴達。一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雅典無量也。一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斯巴達無量也。僅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其雅典而斯巴達也。僅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其斯巴達而雅典也。斯巴達而雅典與而斯巴達者。徧滿於大地。於是乎不斯巴達不雅典者。遂無所容。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啜黑羹。吾不知果何祥歟。

雅典小志

發端

新史氏曰。國無大小。要在其國民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日言世界史者。必嘖嘖道希臘。希臘之地。不足以當吾一小省也。言希臘史者。必嘖嘖道雅典。雅典之地。舉不足以當吾一大縣也。斯巴達當來喀瓦士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九千人。雅典當克里士典尼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萬六七千人。以視吾一大鄉鎮。猶相懸絕也。而令數千年讀史者。無論言政治言法律言教育言軍事言生計言學術言技藝。皆不得不鼻之以爲祖。嚮之以爲鵠。而令數千年讀史者。心目中懸一偁大之雅典。偁大之斯巴達。一若其廣土衆民。與今日之英俄德美相等者。然而豈知其版圖不過我古代一侯封。其戶口不過我古代一師團也。萬二千五百人爲師。嗚呼。果持何術。而能致此。

雅典與斯巴達。反對之兩極端也。斯巴達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達重階級。雅典重平等。斯巴達善保守。雅典善改進。斯巴達右武。雅典右文。斯巴達貴刻苦。雅典貴樂利。此其大較也。願猶有當注意者二事。一曰斯巴達強。而雅典漸進也。二曰斯巴達之建國。專賴一豪傑之力。而雅典之建國。則由民族全體運動力使然也。斯雅二邦優劣得失之林。在是焉矣。

史家常言古代希臘者。今世歐洲之縮本也。吾以爲古代希臘之雅典。又今世歐洲之英國之縮本也。其爲海國也。相類。其以商務致富強也。相類。其思想發達也。相類。其民以自由爲性命也。相類。其由專制政治進爲貴族政治。由貴族政治進爲完全之人民政治也。相類。其進之以漸也。相類。雅典之視英國。殆所謂具體而做者也。雅典立國之精神。歷

數千年繼續不斷以傳至今日。雖其間或稍銷歇。要不過如黃河之有伏流。蓄其潛勢力於歷史之紙背。及其一出積石。則千里一曲。沛然莫之能禦也。十九世紀。正雅典文明出伏流之時代也。豈惟英國。即今日世界上諸有名譽之國。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莊嚴者也。作雅典小志。

第一節 雅典立國起原

希臘四大族。其最強武者為德利安族。其最文明者為埃阿尼安族。參見斯巴達小志第一節彼則以斯巴達為代表。此則以雅典為代表也。雅典霸於邁狄加。Aegae 邁狄加者。中希臘偏東之一州。而突出東海之半島也。有大山脈障其後。與本陸相隔斷。全州瀕海。海灣多而水深。適於碇泊。其平原開闢延亘於海面。交通最便。而雅典實為邁狄加之首府。初立國於高丘。其古城下距海平六百英尺。城下市街下距海平三百英尺。丘上平坦。東西袤一千英尺。南北廣五百英尺。爾後戶口日繁。始廣布於丘下之平原。

太古之事。不可深考。據其神話。希臘人最尊鬼神。歷史名詞。以前為神話時代。則西歷紀元前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有阿啓基者。始治邁狄加。逮紀元一五五〇年。有啓克立布者。始為王。割邁狄加州為十二國。各有酋長。其五代孫西士亞者。始統一十二國。名曰雅典。而諸市邑之貴族。悉為雅典之貴族。西士亞復分民為三階級。一曰貴族。二曰農民。三曰工匠。凡貴族皆埃阿尼亞人也。而其中復分四族。此等族制。至克里士典尼改革時代。巋然尚存。

第二節 王政之廢止

當德利安人移住之際。西歷紀元前一千九百年頃埃阿尼亞人之居皮羅般尼梭半島者。皆被逐而遁入邁狄加。有米蘭沙士者。遂為邁狄加王。其子哥特拉士。即雅典最後之王也。相傳當時斯巴達人侵雅典。師將出。先祈於神。神託言曰。若不殺雅典王。則戰必利。斯軍壓境。國垂破矣。王哥特拉士聞敵人之受此神託也。乃徹服夜入敵軍。斯巴達人不知其王也。殺之。翌晨視其鎧中印識。審為雅典王。則大駭氣沮。謂拂神意。將遭顯罰。遂班師。而雅典獲安。雅人追念王之為國家流血也。謂此後嗣王。亮無能追其盛德者。不足以瀆茲大位。遂廢王號。Pisidous 而置所謂「阿康」Archon 者以為一國之元首。「阿康」者。執政官之義也。是為雅典王政廢絕之始。

麥哥特士之盛德。史家或謂爲齊東野語。信否未能確定。要之希臘各國。當時皆厭君主專制之政。而貴族權力日漸增長。雖微此盛德之王。而雅典王政。亦當漸就衰滅矣。但得此則益增其國史之名譽耳。

第三節 由一人政體進爲寡人政體

雅典王號雖廢。然猶沿家族國體 The Family State 之舊習。未能遽變。故其王權之消滅。則以漸進。哥特拉士殉國後。而「阿康」之職。仍由子孫世襲。終身在職。其主權所在。未嘗有變也。雖然。其精神固異於昔時矣。曠昔之王。不徒握政治權也。實爲一國之祭司長。而主宗教之事。蓋地球上無論何國。其原始時代。莫不皆然。使之主祭。而孟子曰。記者指不勝屈。蓋以王爲神裔。而其位爲天授。此實擁護王政之甲冑也。雅典之廢王不置。非直變更其名號而已。實決破神權專制之護符。故哥特子孫任「阿康」職者。雖實際與從前君主無異。然已失「神聖不可侵犯」之資格。後此民政基礎。實開於是。哥特之子米頓。爲第一代「阿康」官。其後世及者十三代。等是君權也。而昔也無限。今也有限。昔也無責任。今也對於議會或族議會而不得不負責任。貴族之權。日昌一日矣。

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遂改終身在職之制。定「阿康」之任期。以十年爲一任。然猶限米頓之子孫。方得就職。如是者復經四任。至紀元前七百十四年。始改定一切貴族。皆得有任「阿康」之權利。同六百八十三年。復大變革。改任期十年爲一年。改「阿康」一人爲九人。分任庶職。同稱「阿康」。蓋由世襲君主制一變爲終身「阿康」制。由終身制一變爲十年制。再變爲一年制。遂至爲九人合議制。至是而王權之跡始熄。雅典之有正史。實起於此時。今將九「阿康」之名稱職權略述之。

第一阿康。稱「阿康伊坡尼瑪」。Archon Eponymus。蓋用其人之名以爲年號。故得此名。希臘各國皆以君職權爲阿康會議之議長。代表國家威嚴。判決族制爭訟。

第二阿康。稱「阿康巴士利亞」。Archon Basileus。蓋行古代王者之職權。爲一國之祭司長。凡關於宗教及殺人罪之爭訟。由其判決。

第三阿康。稱「阿康坡里瑪加」。Archon Polemarchus。掌軍政。爲一國元帥。凡本國人與外國人之爭訟。由其

判決。

自餘六阿康。統名的士摩的。[Thunoder] 立法者之義也。雖然其職權非主制定法律而實專任司法之事。凡爭訟之案。不屬於前三人者。則由此六人決之。

第四節 平民與貴族之爭

前此政權之變遷。由世襲而選舉。由永任而限期。由獨裁而合議。皆貴族之力為之也。至是遂為貴族共和制。所謂「歐巴特列士」[Euphrates] 即雅與貴族之名第一等所者。握一國主權。其餘人民。憔悴更甚於昔。蓋昔者君主雖以無責任之神權臨民。然獨夫之勢力。終不敵多數。故其施政尚往往公平。順民所欲。及貴族政治興。全注重一階級之利益。且恃其團體。無所忌憚。行政司法之權。皆在彼輩。自餘人民。學識寡淺。不知法律。一任其所左右。人民多陷於農奴之地位。受地於貴族而代之耕。舉債以自給。債不能償。則自鬻其身及其妻孥以為人役。至是階級之間。懸隔益甚。平民之憾貴族。深入骨髓。革命之機。日急一日。

案貴族舉債於民而壟其利。古代萬國所同也。戰國策稱孟嘗君使馮煖持券往薛索逋。皆此類也。

當時過狄加之人民。因其土地自然之結果。其職業大別為三種。(第一)居於山谷者。其地產少。其牧場乏。故其民瘠貧。稱為山谷黨。(第二)居於海濱者。從事造船航海製鹽漁魚諸業。其生計稍裕。稱為海濱黨。(第三)居於平原者。過狄加全州之利益。皆在平原。其附近多海灣。諸島橫接於海岸。農業商利。皆集於是。而貴族實壟斷其間焉。稱為平原黨。三黨之利害苦樂。既已懸殊。而古代法律。所以保護債主權利者。特重。債權者得沒收債務者之財產子女及其本身。債權者謂有索債之權利者也。即債主也。債務者謂有償債之義務者。平原黨利用此法律。益高其息率。務使負債之人民。無力負擔。因以籍沒其產。奴隸其人。彙併盛行。中產之家。不能自活。束縛日甚。自由殆漸滅亡。雖然埃阿尼亞之人民。最愛自由者。也。非能忍此而終古者也。於是紀元前六百二十一年。競爭之潮。達於極點。其山谷黨激昂已甚。亟欲行破壞手段以達改革之目的。其海濱黨稍持溫和主義。欲以正義要求貴族。使之承諾。至其敵愾之精神。則兩者相均。先是雅典之法律。皆不文之法律也。不文者謂未嘗著之竹帛。則為定本者。也。如英國之憲法。即所謂不文憲法也。人民概無所知。一

任貴族之上下其手。以故民益無所依賴。無所控訴。至是彼兩黨所以要求於平原黨者。其第一事曰：「當先使我輩知法律之爲何物。」平原黨財力雖厚。至其人數。實不逮彼等遠甚也。故不得不有所懼。於是舉「阿康」中之一人名德拉克康者。使之制定法律。後世所稱「德氏律」是也。德拉克康非革制新律。而編纂舊律也。採集前代野蠻殘酷之制。而引申發明之。自德氏律布。而人民之無告益甚。史家某嘗言德拉克康之法律。非以墨書者。而以血書者也。其刻薄寡恩。可想見矣。雖然。法律之公布與否。實爲人民權利之第一關頭。德氏律雖不足道。然自有此舉。而人民得有所憑藉。以爲競權之的。實開梭倫立法之先河。而雅典政治。自茲一進步矣。

案法律公布。實爲保護國民權利之最要者。能得良法律者上也。卽不能。猶勝於無法而任暴君汗吏之意也。蓋法律既已公布。則無論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皆不得不同受治於法律之下。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卽其義也。我國民問俗諺有二語云：天子犯法庶民同罪。此語實含至理。惜乎吾國未嘗勒定一君民共守之法律。如何而罰之。如何而罰之。犯其罪。設漠然不分。明故此言不過一空言耳。故泰西國民之爭權利者。必以求得一公布之法律爲起點。希臘羅馬之前。莫不皆然矣。羅馬自十二國表頒行法律。近世各國之流血以爭憲法。亦推此意而光大之者也。故英國有「大憲章」，「權利法典」等。而立憲之基礎。以成。匈牙利有「金牛憲章」。而自治之根芽不滅。推原其始。皆由治於人者與治人者爭權限。而經千辛萬苦。以得之者也。而今日歐美國民所以日進者。實皆賴是矣。吾國周禮言懸法象魏。使民讀之。左傳鄭子產答晉韓起語。亦言國君有與商人立約事。蓋春秋以前。其法律尙時或有與民同之之意焉。迨後世專制政體日益進化。馴至一朝律例。不許民間窺謁。則非直君權無限。並吏權亦無限矣。

第五節 大哲梭倫之出現

德拉克康之新法。既不能宜民。亂機益磅礴。勢將破裂。不可終日。於是。有救時之大豪傑出焉。曰梭倫。Solon。梭倫者。賢王哥特拉斯之苗裔。而雅典之名門也。生西歷紀元前六百三十八年。正全國黨爭萌芽之時也。稍長。家中落。因從事商業。徧歷埃及及亞細亞諸地。覽其文明。大有所心得。好爲詩歌。長於哲學。歸國後。以撒拉迷士島之役。立戰功。撒拉迷士島者。本雅與亞細亞地。梭倫以此島爲過。狄加第一海港。其得失爲雅典命脈所關。乃自作詩狂行歌於市中。詔與其爲失地者。處以死刑。梭倫以此島爲過。狄加第一海港。其得失爲雅典命脈所關。乃自作詩狂行歌於市中。詔與其爲失地者。處以死刑。

蒙婦之雅與人不加爲善驥一辭色之民於人心中大駭動解除此名譽益高。梭倫見國中商業日興。中等社會勃起。禁卒使梭倫爲大將征撒島而恢復之。祀元前六百年頃之事也。因知夫前此貴族獨握政權之制之不可以久也。以爲非調和階級之爭。不足以致治。慨然有以此事爲己任之志。屢游說貴族間。使漸感悟。至德氏律發布後三十年。卽紀元前五百九十四年。貧民之情狀。實不堪命。貴族若不讓步。則恐有梟雄乘之以行僭主之制。危機迫於一髮。於是乃公舉梭倫爲第一「阿康」。畀以全權。使爲國家制定改革方案。人民咸歡迎之。各黨派頤頤屬望。梭倫乃得大行其志。自是雅典開一新天地。

案各國改革之業。其主動力者恒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之人。皆憑藉舊弊以爲衣食。其反對於改革。勢使然矣。下等社會之人。其學識乏。其資財乏。其閱歷乏。往往輕躁以取敗。一敗矣卽不能復振。故惟中等社會。爲一國進步之機鍵焉。梭倫之能成大業。亦由洞悉時勢。而順應此原動力使然也。中等社會者何。則宦而未達者。學而未仕者。商而致小康者。皆是已。

波蘭滅亡記

丙申

吾聞之。波蘭之再亡於俄也。俄人窮治倡義之黨。凡迹涉疑似稍預其謀者。皆解往西伯利亞及喀喀蘇山。勒令充兵。遷波人三萬至靡喀蘇。開墾荒蕪。無許隨帶眷屬。其人皆權爵紳富。及爲士者。糧車疊疊。相屬於道。如驅羊犬。田產沒於異族。妻子夷爲奴。一千八百三十年三月。俄王諭波人。自七歲以上。凡窮困及無父母者。徒置邊地。初則夜拘幼孩。繼則白晝劫奪。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長車一隊。內置孩提無數。將解往西伯利亞。展輪之際。其父母號哭攀援。願與偕行。軍士怒。毆傷踏地。或入車下。甘爲輪躡。蹂躪死。血肉狼藉。聞衛盜軌。孩童途中。僅食粗糲。有病卽棄置於路。既斃。其屍尙在其側。乃至禁士民言語用波土音。令悉從俄人方言。書院學塾。咸習俄文。時有士子及少年。潛聚偉塔那。用波土音問答。爲遷者所執。遂科重罪。嗚呼。國之不競。而受人縛。其荼毒之苦。豈可言哉。豈可言哉。波蘭當一千六七百年間。固歐洲之雄國也。旣而內政不修。君民上下。習於疲軟。在官諸臣。貪惰失職。民亂毛起。不能自救。公私困窮。日甚一日。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俄命甘斯臨爲駐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倚俄之心。甚至百

姓欲爲俄民者過半。是年十月。波王卒。俄遂以兵強立所愛爲波王。復與布立密約。有波蘭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則令百姓公舉。如有擅立。吾兩國共廢之。等語。六十五年。波國民亂。乞兵於俄。以遏寇虐。俄兵乘勢入波。焚戮甚慘。是時波蘭孱弱已極。廷臣皆俄所命。所以波百姓尙多固結。陰以賄結其豪。使各相攜貳。波廷懲兵亂之事。下令凡士民聚會。講論政學者皆禁之。民氣益衰。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俄奧布共立約。分波蘭地。俄得一萬九千八百方里。奧得一萬三千五百方里。布得六千三百方里。強使波王上書。獻地求和。所餘之地。僅四萬二千方里而已。土耳其特倡義師。逼強扶弱。旋爲俄所敗。歐洲諸國。皆懼俄威。惴惴自保。無復有過問波事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與布廷私議。欲盡滅波蘭。免至遺民蠢動。九十三年。率兵八萬壓波境。波弁哥斯基烏鎮起義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九十五年。俄與布再分波蘭地。逼令波王遜位。許歲給銀二十萬。以資食用。官欠債項。悉爲代償。波蘭遂亡。及亞歷山大即俄王位。喚咻波民。農沛恩施。視俄人有加。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親至波蘭。開議院。諭於衆曰。爾國先世。本有議部。今所以復設者。因爾民智慧。能識大體。故以此權相畀。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例。奈粗忽愚頑。不敢遵授以柄也。波人悅其言。深信愛。時俄以柴洪石爲波蘭總督。監理國政。而王弟君士但丁公爲大將軍。鎮守其地。間一歲再聚議。波人訴曰。吾等徒列議會。而權不少假。惟大將軍總督之命是從。是受欺於王也。不省。又廢波人新聞紙館。無許印售。波民之充兵者。亦皆散歸。波蘭全土。既歸三國版圖。及拿破侖起於法。嘗許波人自立。稱華沙侯。拿破侖敗。各國大會於維也納。議定爲王國。以俄帝兼之。其後波民屢懷再造。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六十五年。兩次倡義。血戰頻年。或以將帥失機。或以軍民不習。或以衆寡懸殊。卒被強俄摧陷廓清。廢波蘭總督爲聖彼得堡直隸。波蘭再亡。

論曰。俄之鯨吞蠶食諸國。以自廣大。雖由兵力。抑亦有權謀焉。或尊其教門以誘之。或結爲婚姻以伺之。或通其權貴以脅之。以此道墟人國者。匪一姓矣。波蘭旣內政不修。積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壯。乃至擇肉以食。始相顧失色。無可爲計。諠爲至愚。不亦宜哉。大地兵氣。日結日深。好仁之士。倡爲公法學。冀以大義遏強暴。扶弱微。余觀俄布奧三國。結無道之約。出無名之師。囂然取二十四萬里之地。而瓜分之。諸國袖手。莫敢誰何。烏覩所謂公法者乎。不

圖自強。而欲庇大國之宇下。藉他人之保護。嗚呼。則足以速其亡而已。今夫鄰俄之國。若瑞典。若丹麥。其地其民。未有以逾於波蘭。而至今歸然尙存。然則波蘭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

論俄羅斯虛無黨 癸卯

俄羅斯何以有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之結果也。昔之虛無黨。何以一變爲今之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不能實行之結果也。

吾今欲語虛無黨。不得不先敘其略史。史家紀虛無黨者。率分爲三大時期。

(第一)文學革命時期。自十九世紀初至一八六三年

(第二)遊說煽動時期。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七年

(第三)暗殺恐怖時期。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三年

其事蹟之關係最要者略紀之則

一八四五年 高盧氏始著一小說名曰「死人」寫慧農之苦况

一八四七年 緇格尼弗氏著一小說名曰「獵人日記」寫中央俄羅斯農民之境遇

一八四八年 耶爾貢著一小說名曰「誰之罪」發揮社會主義

一八四九年 尼古拉帝捕青年志士三十三人下獄處刑禁人民留學外國本國大學學生限額三百名並禁讀

哲學書及他國之報章

一八五五年 亞歷山大第二即位銳行改革

一八五六年 「現代人」叢報發刊專提倡無神論

一八五七年 渣尼斜威忌氏著一小說名曰「如之何」以厭世之悲觀聳動全國

一八五九年 「俄語」新聞發刊大鼓吹虛無主義

一八六〇年 革命派之學生在彼得堡及墨斯科立一團體名曰「自修」俱樂部

一八六一年 二月亞歷山大第二下詔釋放隸農

因各學生煽吹暴動六月禁學生集會逮捕多人放於西伯利亞

八月各軍人持立憲主義者設一秘密會在參謀本部出一叢報名曰「大俄羅斯」僅出三冊被封禁

一八六二年 耶爾真創一日報名曰「鐘」有號稱中央革命委員者傳檄全國

十一月政府嚴禁集會并封禁報館數家渣尼斜威忌被捕

一八六三年 「自由」日報發刊 波蘭人反柏格年募義勇兵助之不成被捕處刑者十餘人

一八六五年 諸學生在墨斯科立一「亞特」俱樂部

一八六六年 亞特俱樂部一委員名卡拉哥梭弗者謀弑亞歷山大第二不成被殺是爲第一次暗殺案株連者三十四人

始立第三局之警察裁判專嚴罰國事犯

一八六七年 俄皇往巴黎波蘭一革命黨狙擊之不中就縛

一八六八年 柏格年始聯合西歐各國之革命黨立一國際革命黨。

一八七〇年 彌渣夫立一民意會決議廢平和的革命手段專探陰謀之鐵血主義旋以洩漏本黨秘密殺其同黨某逃于瑞士

一八七一年 瑞士政府以殺人罪逮捕彌渣夫交還俄國同時株連者三百人彌氏監禁二十年

一八七三年 革命黨大行遊說煽動手段同時各地并起之革命團體凡十三所

社會黨之一團共赴美洲欲立一共產主義之殖民地失敗而歸

一八七四年 濟格士奇蘇菲亞等所創之革命團發布三大綱領一曰國家之撲滅二曰文明之破壞三曰自由

團體之協助運動大盛

俄政府禁本國青年遊學於瑞士之條利希大學各男女學生俱歸國

一八七五年 革命黨員被捕者男員六百一十二人女員一百五十八人共七百七十八人

革命黨中之國粹派運動俄皇起俄土戰爭後卒無功於是專務煽暴動

一八七六年 土地自由黨出現專煽民間暴動學生一歲數蜂起

一八七七年 三月在墨斯科被逮者五十人十月在彼得堡被逮者一百九十三人審判時供詞皆極壯烈大鼓

動一國人心是歲國事犯之案凡十一一起號稱最盛

革命黨始一轉專取暗殺主義是歲及去歲凡刺官吏四人皆警察及裁判官也

一八七八年 正月弱女薩利志刺殺彼得堡之府尹德利波夫

二月刺殺裁判官阿士先奇

四月刺殺大學總長馬德阿夫

五月刺殺取兵大佐海京

八月刺殺第三局長官米仙士夫(案第三局專審判國事犯者也)

是年八九十三月中波蘭革命黨起事三次 又土地自由黨員十餘人被逮

一八七九年 二月刺殺哈哥夫省總督格拉波特勤

同月刺殺憲兵大佐格那夫

三月刺殺第三局長官德倫狄龍將軍同時傳檄各地謂本黨宣告死刑之官吏共有百八十八人云

官吏人人自危

同月玖弗省總督卡爾哥夫被刺不中

同月刺殺彼得堡警察署長薩特羅士奇

四月大豪傑梭羅姚市狙擊俄皇亞歷山大第二於冬宮旁發五彈皆不中卒被逮年三十三

六月民黨更開大會議議定暗殺方針及其手段宣告亞歷山大第二之死刑派出實行委員

七月各海陸軍士官之在革命黨者共謀裝水雷於黑海附近待俄皇閱操時轟之事洩

同月謀在離宮要路置地雷要擊俄皇旋以皇不經此路中止

十一月俄皇出巡虛無黨預置地雷於鐵道及駕過以電池壞第一彈不能爆發第二彈僅中副車

一八八〇年

二月俄皇宮中之食堂燬藥驟發皇是日適以事遲半點鐘就食僅免

同月刺殺奸細查哥夫

同月刺殺新任內務大臣米利哥夫實俄皇授以全權懲治虛無黨者也

一八八一年

六月俄皇送皇后葬有謀置地雷於銅橋下者爲暴雨所淹不成

二月於彼得堡馬拉耶街伺俄皇出游有謀置地雷者事洩不成

三月一日俄皇亞歷山大閱兵歸爲女豪傑蘇菲亞等爆彈所狙斃於道旁

同月虛無黨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一書要求改革之實行

六月又彼得堡卡米匿橋下通隧道欲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不成

十月又謀於加冕時置地雷狙擊先期發覺被捕

是歲刺殺憲兵長官警察長及偵探者凡十三人

(附注)以上所列乾燥無趣味之年表。或令讀者生厭。然非略知其事蹟。不能審其發達變遷之順序。故不辭

拖沓爲詮次之。若語其詳。又非數十紙不能盡也。

虛無黨之事業。無一不使人駭使人快人使欽羨使人崇拜。願吾所最欲研究者有一問題。卽彼輩何故不行暴動手

段。而行暗殺手段。是也。是無他故。以暴動手段。在彼等之地位。萬不能實行故。請條其理。

第一。西人有恒言曰。後膛鎗出而革命跡絕。此其言於論理上或不盡合。而於事實上則無以易也。美之獨立。法之

革命皆在十八世紀末。故其事易就。自茲二役以後。風濤大簸。激歐陸。十九世紀上半期。騷動者種相接。而俄人彼時猶舉國酣睡也。及法蘭西第二革命一八四〇以後。西歐之暴動。已漸收其跡。而東歐之俄羅斯。乃始為新思想濫觴時代。一二文學家。搖舌弄筆。無絲毫之勢力。彼時之俄。雖或可以暴動。不能其奈民黨之魄力。萬不足任也。以培以灌。磅礪疊積。歷十餘年之歲月。黨勢漸張。而政府自衛之力。亦益鞏固矣。政府之進以尺。民黨間之進以寸。至一八七〇年以後。虛無黨達於全盛。而中央政府之兵力。已足使全歐肝食。而何區區民間斬木揭竿者之足以芥蒂於其胸也。故暴動之最大障礙。中央兵力使然。盡人所能知者也。

第二。綜觀各國革命史。其為中央革命者可以成。其為地方革命者罔不敗。一八四八年以前。歐洲諸國。其有能奏革命凱歌者。未有不起自京師者也。即今年之塞爾維亞亦然若夫濶涌於外。噴聚於郡國。則雖有曉鷲之將。謀略之士。義勇之卒。而其究也。敗而已矣。匈之噴蘇士。意之加里波。的瑪志尼。其尤著者也。俄羅斯之彼得堡。與法蘭西之巴黎及其他西歐諸國之首都。大有所異。彼得堡者。貴族之窟穴也。而彼中市民之大多數。又皆仰衣食於貴族而自安者也。故俄人不謀暴動則已。苟其謀之勢。不得不在京師以外。即此一端。固已犯歷史上革命家之第一忌。故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七年之間。南俄及波蘭諸地。蜂起者凡二十八次。無一能支一月以上者。虛無黨以屢經試驗。屢經失敗之餘。而不得不思變計。則地理上使然也。

第三。凡欲暴動。不得不藉多數之景從。法蘭西之大革命也。實巴黎全市民乃至法國全國民。皆狂沸而表同情者也。俄羅斯情勢則異。是彼虛無黨以數年之間。謀弒其王者十二次。敵黨之斃於其手者百數十人。轟動五陸。談虎色變。皮相者或以為其黨員必徧於全國。而不知乃僅區區千數百人。其在游說煽動時期。亦嘗汲汲以擴張黨勢為獨一無二之手段。故績學青年。輕盈閨秀。變職業。易服裝。以入於農工社會。欲以行其志者。所在而有。而收效不能如其所期。彼等常多著俗語短篇之小說。且散布。且演釋。終不能鑿蠱氓之腦而注入之。史家記某黨員所演『大將與農夫』一故事。其例證矣。某虛無黨游說於一村落。某農夫演說。以曉之曰。昔有大將二人失路入服役耶。農人乃起。為拾野粟。捕山鳥。羅列燭矣。而供養之。夜間兩大將恐農人之他適也。縛諸樹。焉明晨釋之。復使操作如是者數日。夜大將思歸。又督令彼農為造舟送之。於彼得錢。頗行僅賞一杯火酒。以當薪金云云。彼黨員之復使

讀此故事欲使民生憤心也乃其黨或曰大笑曰夫彼志士之擲頭顱注血汗以欲有所易者非爲
一己爲彼大多數之供蚩耳而彼大多數者匪惟不相應援而仇視者且十而八九焉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
幸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此運動家所最爲噁心最爲短氣而其甘苦固不足爲外人道也俄羅斯之上等社會
與下等社會其思想溝絕不通殆若兩國然彼虛無黨常以人民之友自偶彙者也而與之表同情者仍在中等
社會而所謂普通之人民魔視之者比比然焉於此而欲號召之以起革命其亦難矣且其民富於尊皇心視沙
俄皇若神聖終非尋常口舌之所可動故彼黨員往往託皇帝之密使黨以爲煽動之具一八七九年有一新立之
民居十之八九政府逮捕鞫問之則其人皆言皇帝有密使告我黨謂自欲實
行均分土地之政爲貴族所抗不得其志使農民自團結以與貴族爭奪云云然其成就亦至有限故夫彼等雖
欲暴動而無其備則民情之爲之也

第四 凡暴動者必藉巨款苟力不足以傾政府而惟騷擾於一鄉一邑此必非仁人志士倡暴動之本心也既欲傾
政府矣就令不敢期於必成也而先毋立於必敗則固不得不預備相當之兵力不徒恃人也而尤恃財於是乎所
謂志士者不得不有所仰於人所仰者虛而一切經營終歸無用矣是終不得有自主之權而歲月蹉跎事卒以不
辦也故暴動必兼賴他力而暗殺則惟賴自力虛無黨之所以舍彼取此誠閱歷後之心得使然也抑虛無黨之籌
款亦固有術大率由募集而得者十之一二由強取而得者十之八九其強取之術奈何一曰以匿名迫索之書函
致於當道貴族及頑固之財產家以行威脅也一曰用穿窬手段窺取公家之帑藏也其最著者如一八七九年穴
隧道以破卡哥爾之金庫一舉而得百五十萬盧布是其例矣願吾等有不可不注意者一事即此等籌款之方法
皆自一八七七年以後而始得行是也此其故何也曰此等手段必與暗殺手段相狼狽而非泛泛然以口舌煽暴
動者所能有也且即以其所得之款亦祇足以供暗殺之目的而不足以供暴動之目的即彼等於一八七九年七
月及十一月三次裝置地雷謀刺俄皇其所費已及十萬佛郎以上卒猶未成而他次更倍是故當一八七六年
「拿羅德拿倭利亞赤十字會」按此亦虛無黨所起之會以籌款者其綱領云凡人類之思想及良心自由
蒙有形無形之阻害者本會匡救之以此名義募資於俄國及西歐各國之首領
狄拉羅弗嘗警告其黨員云「以十桿毛瑟之價足以製一炸彈而有餘以五百桿毛瑟之費足以安置一地雷而

有餘。而一炸彈一地雷之効力。終非區區數百毛瑟所能及。因極言黨論不一。久誤方針。耗費資財。而事終不一。就實爲民黨最大之弱點。此說非久於其事者不能道也。故彼等舍煽動而取實行。亦財力之爲之也。

第五。暴動之不能專賴自力而必兼賴他力者。不徒於財爲然耳。於人亦然。嘯聚草澤。其最少數亦必須千人以外。乃可集事。此千人而在山谷耶。或可以事前而不爲多魚之漏。其奈運械之路絕。而流竄之勢窮。充其量不過陷數四之州縣。糜爛百數十里之生靈。則草寇飢民優爲之。而何待志士之以全力運動焉。若夫在可以接濟可以進取之地。集千數百人以上。厲兵秣馬。而欲爲秘密。則亦掩耳盜鈴之類耳。質而言之。暴動者萬不能秘密者也。彼法蘭西日耳曼意大利前此屢次之暴動。大率起於京師。及國中最大都會。彼始終固未嘗用秘密也。因全市民如然如沸之感情。偶得一二人一二事爲之導火線。是以猝發。若乃於邊徼之地。爲幽期密約之手段。以求逞於一擲。未有能濟者也。不甯惟是。凡欲於其地起暴動者。必須其地土著之人。有一豪傑焉。以爲主動力。苟恃外來人入而運動之。又未有能濟者也。而凡思想開通之地。大率不可以起暴動。可起暴動之地。其思想又大率不開通。地與人之不能相應。此真各國民黨所同病也。不甯惟是。以外來人入而運動者。無論其不能就也。卽就矣。而指揮此暴動軍隊。終不得不賴夫與彼相習之士豪。而士豪之思想目的。其不能與志士相脗合者。又十而八九也。而志士既賴彼以起。卽不能不仰其鼻息。委蛇而將順之。事之不敗者鮮矣。質而言之。則非有軍令刑殺之權。必不能督軍隊。以運動者對於被運動者。而欲行此權。能耶否耶。未經閱歷。而徒囂囂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適自表其爲書生之見而已。彼虛無黨員。大率皆海外之亡命。與校舍之學生也。彼凡有勢力於一地方。可以一嘯聚而千百應者。必其在木地方上。或以財富而素市筐篋之恩。或以豪猾而廣蓄江湖之客者也。而惜乎虛無黨員之皆非其人也。而彼有此資格有此地位者。又不幸而皆於虛無黨所懷抱之主義。茫乎未有聞也。故虛無黨而不欲暴動則已。苟欲暴動。則不得不注全副精神以運動彼等。而運動之有力與否。又質之於我而卒無自主之權。以此歲月蹉跎。而事又不得辦。故彼等幡然改途。以爲與其恃人也。毋甯恃我。竟棄其數十年來夢想之暴動政策。則人事之爲之也。

第六。人心之難測。古今同慨矣。機事之不密也。由敵黨偵探而得者不過十之一二。由本黨通諜而敗者恒十之八

九。以瑪志尼之精細老練。而猶爲拉摩里那所賣。喪其黨員數十人。瑪志尼當一八三三年欲起事。自以不諳兵略。母意大利人。曾以助波爾獨立軍。得證名者。也。拉氏言其部下在法者。一呼可得萬人。瑪氏遂以數年運動所得之資金四萬佛郎。一舉而授之約。以十月拉黨自外來。瑪黨自內應。避之十一月十二月。竟不至幸。乃拉氏洩其謀於法政府。瑪黨被逮者四十餘人。故欲爲秘密舉動者。少一人知。則少一人之害。而暴動者。則最少非千數百人。以上不能爲功者也。此千數百人。雖不必自始而預聞機謀。然當將動之際。在一月半月以前。必有所知。此又斷不能避者也。而千人中有一奸細。則大局已懸於其手。此在東方各國。或猶未甚。若以俄羅斯警察制度之嚴密。此最不可不慮者也。夫暗殺則亦非不慮此矣。而要其共謀者。不過數人。乃至十數人而已足焉。其相結既深。其相制亦易。故彼黨自一八七六年以後。其戮本黨之奸細者。固亦屢見不一見。而事可以不大敗。若夫二十八次之暴動。則旋起而旋滅者。居其三之二。未起而先破者。居其三之一。彼黨人其有所鑒矣。惟其黨員之寥寥少數。正其黨勢之所由鞏固也。則內圍作用之爲之也。

吾以此六者。觀察虛無黨手段變遷之原因。吾以爲雖不中不遠矣。夫虛無黨者。發願流血以救衆生者也。而自一八七七年以前。民賊流志士之血者。黨獄數十次。人數千百計。而志士流氓民賊之血者。不得一度。不得一人。彼民賊者。自願勢力如此其強。而彼小醜跳梁者之終。不可以逞志。又如此其明白也。則亦高枕爲樂。謂莫余毒也已。而豈料其方針一變。風行雷厲。舉所謂第三局長官警察總監者。駢戮累仆。馴乃至神聖不可侵犯之「沙」亦與查理士第一路身第十六同一結果。自是而民意黨實行委員。以露布喻亞歷山大第三矣。自是而亞歷山大第三以憂鬱怔忡亡矣。自是而尼古拉第二下令救國事犯而改正地方自治案矣。故虛無黨最後之手段。實對於俄羅斯政府最適之手段。而亦獨一無二之手段也。嗚呼偉矣。

或曰。虛無黨此等之手段。可以公言之。而無憚乎。曰。無憚也。自一八七七年以後。俄國政府。亦執不知虛無黨之執此方針者。使知之。而可以撲滅。可以規避也。則亞歷山大第二經一二三四五。乃至十一次博浪之警。宜其一八八一年三月之凶變。可無見矣。而竟若此。即今皇在儲貳時。非亦幸而免耶。而去年內務大臣卡弗總督。彼得堡府尹之噩耗。亦且絡繹也。故夫暴動者。宗旨與手段。兩不得秘密者也。暗殺者。手段較易秘密。而宗旨則竟不必秘密者也。虛無黨

於諸種手段之中。淘汰而獨存此最優勝者。可謂快事。可謂快人。

今又勿論其成就之難易。惟以結果所得論之。則暴動與暗殺二者於俄國之前途孰利。曰使其暴動能如法蘭西之革命。遂直取政府而代之。則新理想直可以湧現。可以實行。今則雖去一帝者及其重臣百數十。而自由政治。尙遠乎未有其期。以此言之。謂暴動之結果。優於暗殺可也。雖然。暴動若成。其勢不得不出於共和。以俄羅斯之地勢。能行共和乎。以俄羅斯之民俗。能行共和乎。此又天下萬國所不敢輕許者也。既不能行共和。則革命後之現象。能有以愈於今日者幾何。以此言之。則謂暗殺之結果。優於暴動亦可也。且俄羅斯暗殺之事。所以屢試而大效未覩者。因其貴族所處之勢。騎虎難下。而虛無黨所希望。又多屬萬難實行耳。何也。虛無黨持均富主義。務取土地所有權而變易之。彼貴族若降心相從。則不惟失其政治之勢力而已。而又將失其衣食之源泉。其不得不竭全力以相抵抗。勢使然也。若在他國者。其憑高位擁厚權之人。大率皆欲肥甘御輕煖。擁姬妾宜子孫。置田廬長僮僕。苟遇盤根錯節。奉身而退。其肥甘輕煖姬妾子孫田廬僮僕自若也。若貪戀勢位以遭不測。則其所享受者與其能享受者同時俱亡。夫孰不惴惴而思避也。故使虛無黨之敵之地位而非若彼也。則虛無黨奏凱歌之時。蓋已久矣。

虛無黨之手段。吾所欽佩。若其主義。則吾所不敢贊同也。彼黨之宗旨。以無政府爲究竟。吾聞之邊沁曰。『政府者害物也。然以其可以已他害之更大者。故過而廢之。審過而存之。』持消極論以衡政府。亦不過至是而止矣。如必曰無之。則豈有無政府而能立於今日之世界者。豈惟今日。雖至大同太平以後。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會主義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爲目的。仍不得不以最專制之集權爲經行。誠以無政府者。不徒非人道。抑亦非天性也。若其共產均富之主義。則久已爲生計學者所駁倒。盡人而知其非。更無待喋喋焉矣。更申言之。則虛無黨之爭點。起於生計問題。而非起於政治問題。其黨之所以能擴張者在此。其黨之所以難成就者亦在此。雖然。此不過一八七七年以前耳。迨暗殺之方針既定。其大勢固已全傾於政治。暗殺者在政治上求權利之意味也。以建設思想而代破壞思想之表徵也。觀亞歷第二遇害後民意黨實行委員所上亞歷第三書。可以知其意之所存矣。原書甚長。此文乃論虛無黨。其書末所要求兩大端。則一。大救國寧犯。二。開代議院行普通選舉法也。其附屬之保障。則出自由言論自由。由集會自由。選舉演說自由也。皆含政治上和平改革之意味。所謂無政府所謂土地均分者。已不置一辭矣。此亦

虛無黨之一進化也。

(附注) 余於虛無黨所觀察。尚有多端。他日再發表之。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甲辰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於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鑑其因果於歷史。吾故爲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爲一次之大革命者也。願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云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總演物也。吾緣惡果以遡惡因。吾不得不於此焉謂之。

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其特色有七。

一曰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團體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衝其鋒者爲國會軍。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爲十三省議會。又如法國三度之革命。則皆議員大多數之發起。而市民從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歐洲中原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團體主持其間也。綜而論之。則自希臘羅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舉。百十見。罔非平民團體與貴族團體相鬭爭也。獨吾中國不然。數千年來革命之跡。不絕於史乘。而求其主動之革命團體。無一可見。惟董卓之役。關東州郡會合。推袁紹爲盟主。以起義。庶幾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渙矣。自餘若張角之天書。徐鴻儒之白蓮教。洪秀全之天主教。雖處心積慮。歷有年所。聚衆稍夥。然後從事。願皆由一二

私人之權術。於團體之義仍無當也。其在現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觀視之。儼然一團體。然察其實情。無有也。且其結集已數百年。而革命之實竟不克一舉也。此後或別有梟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則非吾所敢言。若此團體之必不能以獨力革命。則吾所敢言也。故數千年荅荅相尋之革命。其蓄謀焉。戮力焉。流血焉。奏凱焉者。靡不出於一私人。此我國革命與泰西革命最相違之點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革命之正義。必其起於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衛心是已。泰西之自衛。每用進取。中國人之自衛。惟用保守。故以自衛之目的。乃觸起而從事革命者。未之前聞。若楚漢間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陳涉不過曰。『苟富貴毋相忘』。項羽不過曰。『彼可取而代之』。漢高不過曰。『仲之所欲孰與我多』。其野心自初起時而已然矣。此外若趙氏之南越。竇氏之河西。馬氏之湖南。錢氏之吳越。李氏之西夏。其動機頗起於自衛。然於大局固無關矣。故中國百數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觀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觀的言之。皆非有所謂不得已者存也。何也。無論若何好名目。皆不過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今將中國革命史上之事實類表之。則

成者 唐高祖 宋藝祖(華革命) 明成祖

上等社會之革命

敗者

漢初異姓諸王
漢文景間同姓諸王
東漢末諸牧
晉十六國之強半
唐之諸藩鎮
五代時諸方鎮

晉十六國及唐五代之方鎮其性質頗複雜有不能盡目為革命者今舉其概耳

明宸濠等
清初之三藩及白蠟
其他

成者

漢高祖
漢光武
明太祖

下等社會之革命

敗者

漢初之陳涉項羽
西漢末之赤眉王郎等
東漢末之黃巾等
隋末之李密竇建德等
唐末之黃巢等
元末之張士誠陳友諒等
明末之流寇等
清之洪秀全等
其他

表例說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爲憑藉者皆謂之上等社會(二)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準此以談。則數千年歷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彘之一事。此後蓋闕乎未有聞也。或疑中等與下等之界線頗難劃。同爲無所憑藉則中與下等耳。於何辨之。曰。起事者爲善良之市民。命也。或疑中等其爲盜賊命之曰下等。或山下等而漸進爲中等。不能計也。或寡善具之市民。亦不能計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時代。大率以生計問題爲樞紐焉。卽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故奮起而立於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治。嚮固絕無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 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單純革命。假名中國之革命曰複雜革命。長期國會時之英國。除克林威爾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獨立時之美國。除華盛頓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自餘各國前事。大都類是。其成者起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國不然。秦末之革命。與項羽漢高相先後者。則陳涉吳廣也。武臣也。葛嬰也。周市也。田儉也。景駒也。韓廣也。吳芮也。如是者數十輩。西漢末之革命。與光武相先後者。則樊崇也。徐宣謝祿楊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豐也。平原女子暉昭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鳳也。朱鮪張卬也。陳牧廖湛也。李憲也。公孫述也。隗囂也。竇融也。盧芳也。彭寵也。劉永也。張步也。董憲也。如是者數十輩。東漢末之革命。與曹操劉備孫權相先後者。則黃巾十餘大部也。董卓也。北宮伯玉也。張舉也。李傕郭汜也。袁紹也。袁術也。呂布也。公孫瓚也。張魯也。劉璋也。韓遂馬騰也。陶謙也。張繡也。劉表也。公孫淵也。如是者數十輩。隋末之革命。與唐李相先後者。則王薄孟讓也。竇建德也。張金稱高士達也。郝孝德也。楊玄感也。劉元進也。杜伏威輔公祜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讓李密也。徐圓朗也。梁師都也。王世充也。劉武周也。薛舉也。李軌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宏也。高開道也。劉黑闥也。如是者數十輩。自餘各朝之鼎革。大都類是。以盛列此後代開之即最近洪楊之役。前乎彼者。廣西羣盜。既已積年。後乎彼者。捻回苗夷。蠢起交迫。猶前代也。由是觀之。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谷闔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然後僅獲底定。苟不爾者。則如漢之翟義。魏之母丘儉。唐之徐敬業。並其破壞之目的亦不得達。更無論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革命。則被革命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戰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時日 泰西之革命。其所敵者在舊政府。舊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羣雄並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羣雄綏靖鼎沸。如是者復有年。故吾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餘年。試表列之。

時代	舊政府未倒以前	既倒以後	合計
秦末	三年 <small>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首難三年甲午沛公入武關秦亡</small>	十三年 <small>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陳韓盧籍兵事</small>	十六年
西漢末	八年 <small>新莽天鳳四年丁丑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未更始入長安莽亡</small>	十八年 <small>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虜芳降兵事</small>	二十六
東漢末	十二年 <small>靈帝甲午元年甲子董卓起獻帝興平二年乙亥李傕郭汜亡</small>	八十五年 <small>晉太康元年庚子平吳兵事</small>	九十七
隋末	九年 <small>起恭帝二年壬午世充弒之隋亡</small>	十一年 <small>唐太宗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兵事</small>	二十年
唐末	三十四年 <small>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芝始亂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朱溫篡唐亡</small>	七十四年 <small>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北漢主劉繼元降兵事</small>	百〇四年
元末	二十一年 <small>順帝至正八年戊子方國珍起廿八年戊申徐達定中原元主北道元亡</small>	二年 <small>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徐達擒張良臣兵事</small>	二十三年
明末	十七年 <small>思宗崇禎元年戊辰陝西流賊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國亡</small>	四十年 <small>清聖祖康熙廿二年癸亥平三藩臺灣兵事</small>	五十七
附洪楊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發始亂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廣西 同治七年李鴻章平捻兵事		二十六年

(附注者晉十六國南北朝間混亂固極矣然其性質複雜不純然為革命且大革命中復包含無數小革命焉故今不列於表又東漢末舊政府既倒後猶擁虛號其值代亦與他時代之性質稍異以嚴格算之其年數畧可減少謂獻帝建安十八九年間為一段落可也則亦二十年矣)

由是觀之中國革命時日之長真有令人失驚者且猶有常注意者一事則舊政府既倒以後其亂亡之時日更長於未倒以前是也其間惟元明之交其現象出常例外則由革命軍大無當其初革伊始未嘗不曰吾之目的在倒舊政府而已及其機之既動則以懸崖轉石之勢波波相推峯峯不斷馴至數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詞曰強權強權強權之行殆野蠻交涉之通例而中國其尤甚者也中國之革命時代其尤甚者也如鬥蟀然百蟀處於籠越若干

日而斃其半。越若干日而斃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斃其八九。更越若干日。羣蟬悉斃。僅餘其一。然後聞之。事息。中國數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猶襟已生金革之裏。垂老猶厭鼙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此其影響於社會之進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國通稱三十年爲一世。謂人類死生遞嬗之常期也。其在平和時代。前人逝而後人直補其缺。社會之能力。始繼續而不斷。若其間有青黃不接之頃。則進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國博士福亞氏。嘗以統計上學理。論人口死亡之率。謂「英國生產者一百萬人中。其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以肺癆病死者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間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則是肺癆一症。使英國全國之總殖損失千四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磅也。」此等語。隨機指點。已有足令人瞿然驚者。然此猶生計上直接之損害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壯者死亡。離散。而生殖力爲之損耗。有去無來。人道或幾乎息。觀中國歷史上。漢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於前代全盛時。十僅存一。(參觀中國人口之統計上)此豈盡由於殺戮耶。亦生殖力之銳減爲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響者。若生計上。若學術上。若道德上。若風俗上。前此經若干年之羣演。而始達於某級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絕。混然後還於天造草昧之狀態。文明之凝滯不進。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與之俱亡。此真東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認爲公敵者。惟現存之惡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敵也。若法國革命後。而有各黨派之相殘。則其例外僅見者也。中國不然。百數十之革命軍。並起同道。互戕於舊政府之外。而爲敵者。各百數十焉。此鼎革時代之通例。無庸枚舉者也。此猶曰異黨派者爲也。然其在同黨。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於陳涉。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之類是也。或有事將成而相屠者。如劉裕之於劉毅。李密之於翟讓。之類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漢高祖明太祖之於其宿將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終者。自漢光武以外。殆無一人。夫豈必遠徵前代。卽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尙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昌輝旋復謀殺達開矣。諸將復共殺昌輝矣。軍至金陵。噤息甫定。而最初歃血聚義之東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無復一存矣。其後陳玉

成被賣於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譚紹洸被弑於邵雲官等。而蘇州始下。金陵隨之而亡。豈必官軍之能強。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濟也。吾前者屢言。非有高尙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謂此而已。亦謂此而已。彼時洪楊等固無力以倒北京政府也。藉令有之。試思其後此與張總愚賴汝洗輩之交涉何如。與苗沛霖輩之交涉何如。卽與其部下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輩之交涉何如。此諸黨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纒演前代血腥之覆軌。無待著蔡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時代外族勢力之消長。嗚呼。吾觀法國大革命後。經過恐怖時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國聯軍干涉。猶能以獨力抵抗。不移時而出拿破侖。大行復仇主義以震懾歐陸。吾因是以反觀中國。吾不自知其汗浹背而淚承睫矣。中國每當以內革命時代。卽外族勢力侵入之時代也。綜觀歷史上革命與外族之關係。可分爲五種。

一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舊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之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等類是也。

二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者。如郭子儀之以吐蕃回紇討安史。李鴻章之以戈登滅洪秀全。等類是也。

三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而彼此兩斃者。如吳三桂以滿洲亡李闖。而並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兩斃者。如成都王穎以劉淵爲大單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晉是也。

五曰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爲政府患者。如漢初陳豨盧縮輩東漢初盧芳輩之導匈奴。唐初劉黑闥梁師都輩之導突厥。等類是也。

此皆其直接關係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如劉項鬪而冒頓坐大。王亂而十六國勢成。安史擾而蕃鶴自強。五代莽而契丹全盛。閩獻毒氛徧中原。而滿洲遂盡收關外部落。此則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養其勢者矣。嗚呼。以漢高之悍盪。而忍垢於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遺憾於高麗之師。我國史之污點。其何日之能雪耶。卽如最近數十年間西力之東漸。固有帝國主義自然膨脹之力。而常勝軍之關係。亦寧淺薄耶。識者觀此。毛髮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國革命時代所必顯之現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合。欲識過去內。請觀今日果。欲識未來果。請觀今日因。今後之中國。其必以革命而後獲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獲救耶。此屬於別問題。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國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國於不救耶。此則正本論之所欲研究也。若後有革命軍者起。而能免於此七大惡特色。以入於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則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門也。而不然者。以百數十隊之私人野心的革命軍同時並起。蹂躪於全國。而蔓延數十年。猶且同類相屠。而兩造皆以大阿之柄授外族。則過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於作俑之無後者。抑今日國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與此七大惡特色不相容。無待余言也。今後若有一度能為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以一洒種種之污點。吾之欣喜願望。寧有加焉。雖然。理想之與事實。往往不能相應。此又不可不詳察也。當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國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國國民全體所受之因。與夫少數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誠能有異於前代與否。是即將來結果之不同所由定也。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閹獻之遺傳性也。吾見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皆以道德信義為惡為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章相搏之分也。吾見夫高標民族主義以為旗幟者。且自附於白種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殘異己之黨派。且屢見不一見也。夫景從革命者。必賴多數人。故吾觀彼多數人之性質而吾懼。主持革命者。必賴少數人。故吾觀彼少數人之性質而吾滋懼。吾懼乎於理想上則彼七大特色萬不願有。而於事實上則彼七大特色終不能無也。此吾所以於衣被全歐震撼中國之革命主義。而言之猶有餘粟也。嗟夫。今而曉曉復奚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不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奈何。母曰吾學習武備。吾運動會黨。吾密輸入器械。而吾事畢矣。必虛心商榷。求所以免於彼七大惡特色者。其將何途之從。如何而使景從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名焉。若有以此道還問諸鄙人者。則鄙人舍其迂遠陳腐之議論。仍無以為對也。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則汝其學克林威爾。汝其學華盛頓。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當今號稱革命巨子者之所稱道。割斷六親乃為志士。擢棄五常乃為偉人。貪黷傾軋。乃為有手段之豪傑。酒色財氣。乃為現本色之英雄。則吾亦如某氏所謂刀加吾頸鎗

指吾胸吾敢曰日期以爲不可。以期以爲不可也。吾爲此言。吾知又必有言我者。曰汝責人無已時。雖然吾爲吾國憂。吾爲吾國懼。吾寧能已於言。所責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則吾復何云。凡吾之說。悉宜拉雜之摧燒之。足下而誠欲行革命也。誠欲行革命以救中國也。則批鱗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顧之價值耶。毋徒囂囂然曰。某也。反對我革命論。是欲做官也。欲巴結滿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廢言。就使其人而果於欲做官。欲巴結滿清政府之外。無他思想也。苟其言誠有一二當於理者。猶當垂聽之。足下試一度清夜自思。返觀內照。吾所責者而誠非足下也。則當思與足下同政見者。其可責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轉移之。苟不轉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敗於彼輩之手也。若吾所責者而有一二類似於足下也。則吾哀哀泣諫。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終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責者而非可責也。而必曰破壞舊道德爲革命家應行之義務。則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論者。實亡中國之罪人也。實黃帝子孫之公敵也。吾寧不知革命論者之中。其高尚嚴正純潔者。固自有人。願吾所以憂且懼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機之所趨。有大不妙者存。吾深慮彼之高尚嚴正純潔者。且爲法國羅蘭夫人黨之積也。或曰。凡子之所責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憂之之甚。信如是也。則吾爲多言也。夫。吾爲多言也。夫。雖然。信如是也。則吾爲中國風俗人心憂。吾爲中國前途憂。滋益甚也。

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 乙

頃編國史。汎濫羣籍。隨手感觸。條緒棼如。因推尋東西交通之跡。刺取研究所得之一部分。以成斯篇。其參考書類。除中國古籍外。取資最多者。則德國哈士氏(H. Hirth)所著「中國通考」(Chinesische Studien)。哈氏爲現今西人流之學者。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爲教授。其著書與相見。彼出名刺。日本坪井九馬三氏所著「史學研究法」。哈氏爲現今西人相示譯其名作「夏德」二字。蓋粵音也。其室藏中國古籍及名畫等極多。日本坪井九馬三氏所著「史學研究法」。齋藤阿具氏所著「西力東侵史」。高楠順次郎氏所著「佛領印度支那」及「史學雜誌」內白鳥庫吉氏。中村久四郎氏。石橋五郎氏。數篇之論文也。謹弁數言。以表謝意。 著者識

(一) 中國史上廣東之位置與世界上廣東之位置

廣東一地。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嘗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為一國之輕重。如六祖慧能及黃巢師雖為歷史上有關係之人物。末嘗有人焉。以其地為主動。使全國生出絕大之影響。晉孫恩盧循起事。中原其影響不甚。大唐黃巢雖然。視他皆偉人。其性質固亦有間。用廣東實不以倚。隨嶺表。朝廷以羈縻視之。而廣東亦若自外於國中。故就國史上觀察廣東。則雖助而已。雖然。遠觀為根據地也。隋隨嶺表。朝廷以羈縻視之。而廣東亦若自外於國中。故就國史上觀察廣東。則雖助而已。雖然。遠觀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競爭交通之大勢。則全地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一焉。斯亦奇也。

(二) 東西交通海陸二孔道。

古代東西交通之孔道有二。其一曰北方陸路。由小亞細亞經帕米爾高原下塔木里河從新疆甘肅番地入中國者。其二曰南方海路。由波斯灣亞刺伯海經印度洋至廣東以入中國者。此兩道迭為盛衰。而漢唐以還。海道自占優勢。北方陸路。其起原當甚古。蓋我族遷徙。本自西徂東。炎黃以前。其往還或極盛。未可知。自有成文史以後。春秋以前。善文與以後。則西漢張博望通西域一役。實為東亞兩文明接觸之導綫。博望之跡。雖未越地中海。然中亞諸國間。接以為之媒介。其影響所被。蓋甚廣。如葡萄苜蓿胡桃安石榴等諸植物。皆由希臘傳來。其名稱皆譯希臘音。班班可徵。當時我國輸出品之大宗曰絲絹。其銷場廣及於羅馬。羅馬國中。至金絹同重同價。其末葉之生計界。因此蒙非常損害。此西史所明著也。此為東西交通之最初期。迨東漢而海道始發達。

(三) 南路海道之初開通。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後漢書。西域列傳。瑇瑁。是為羅馬直接通中國第一次。實西紀一六六年也。吳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宗秦論。來至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孫權。瑁。是為羅馬直接通中國第二次。實西紀二二七年也。考東漢吳交趾太守皆治番禺。所領地兼今之兩粵安南。秦使所至之地。為今越南。為今廣州。不能遽斷。要之廣州當時已有市舶之跡。則無疑也。南方草木狀云。耶悉者。花米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耶悉者。即。粟。粟科之一種。實。羅馬價值云。其時交通孔道。忽自陸而移諸海者。原因有三。(一)前此東西南大國一漢一羅馬。皆極全盛。聲威遠播。自班氏父子超及子勇既沒。漢威不復振於中亞。而羅馬自西歷第三世紀以遠。亦無力經略亞洲。葱嶺以西諸地。復為野蠻未開人所占踞。展轉遷移。道路亘塞。(二)前此絲絹轉運。多由波斯。及羅馬帝安的尼沙時。西紀一八一〇年。與波斯搆兵。商業大蒙

相害。而小亞細亞全部。疫癘時行。百業益以不振。(二)前此東西商務。經波斯人與敘利亞人兩重媒介。波販諸東。叙販諸西。至是敘利亞人勢力日隆。欲直接握東西之衝以廣其利。母爲波人壟斷。時敘利亞海運業。正極發達。故思於陸路以外。更求航路。廣東位置。所以驟變。實基於此。

(四) 廣東交通發達期

顏氏綜南洋蠡測云。『新嘉坡有華人墳墓。碑載梁朝年號。是華人旅此者。實始六朝。』今按法人黎柱荷芬所著支那交通史云。『西歷第一世紀之後半。西亞細亞海航。始至交趾。凡二百年間。纜轅航行。至第三世紀中葉。支那商船漸次西向。由廣州達檳榔嶼。Pinang。至第四世紀。漸達錫蘭。The island of Ceylon。第五世紀。更由希拉。Hira以達亞丁。Athen。終乃在波斯及米梭必達迷亞。Mesopotamia。獨占商權。至第七世紀末。而阿刺伯人始與之代興。』據此。則我粵人握東西交通之海運權者。垂五百餘年。稽其時代。則自晉五胡苻秦極盛時。迄唐天寶安史亂後也。黎氏所據。爲第八世紀亞刺伯人古旅行記。謂當時波斯灣阿刺伯海。華人帆檣如織。所述定當不謬。而主動者實廣東人。其時印度高僧求那跋摩。金剛智。達摩。諸大師來我國。皆自海道。而法顯三藏之探險於印度。其往也遵陸。經葱嶺。其返也遵海。經廣州。所乘當亦皆華船也。由此推之。當時我華人殖民力。必已隨商業以漲於海外。新嘉坡之既有華人。畱田廬。長子孫焉。毫無足怪者。

(附言) 據黎氏所述。則當千餘年前。我國海運力。直僑歐境。使無蘇彝士地峽之阻隔。則吾方以全歐爲市場矣。先民精力。可勝崇拜。今當大地比鄰之時。而我反無片帆影及於海外。我祖宗何取此不才子爲也。一歎。

當時與我競海運業者。惟波斯人。蓋東行航路。本由敘利亞人所發見。及敘利亞既衰。而波斯沿襲之。棄陸行之。紆迴取水道之利便。證以義淨之南海寄歸傳及求法高僧傳中之玄達法師傳等。則所乘多屬波斯船也。

時則西方輸入之琉璃。最爲我國人所寶。隋大業間。嘗招致大月氏國之琉璃工人於廣東。欲試仿造。而成功不如其所期。雖然。緣此而別生一良結果焉。蓋采其術以加精製於陶器。遂爲中國一名產。數千年尊大。利於世界之市場。即食此役之賜也。附言此說見中村氏所著東西文明交通說後不引原書不知其所出也又波腐一物於泰西文明之進步甚有關係蓋化學非有此物不能成立我國當時仿造之失敗實千古遺憾也然先民之苦心於

藝學可見一斑矣。

其時西人緣此航路之開通。漸悟地員之理。著名地學家皮特廉馬。Ptolemaus 以理想製一地圖。謂自歐洲向西直行。當可達廣東或印度。中世紀之歐洲人。咸信其說焉。後此哥倫布以欲覓亞洲新航路故。乃別發見美洲新大陸。其遠因實自此時也。

(五) 廣東交通全盛期

五胡六朝時代。中原雲擾。國民無復餘裕以事遠略。惟廣東僻處嶺外。所受影響較微。故元氣發紆。僅以不衰。及隋統一宇內。內饒漸息。遂欲舉全力以對外。若煬帝之汲汲通拂菻。於康土但丁奴布者也。其見端也。迨唐之興。天下大定。數百年霸陰頓開。熙熙如春。萬卉齊茁。太宗雄武。底定四裔。至高宗慶顯五年。遂開西域十六都督七十二州。北方交通之陸路復開。而南方海運之進步。亦一日千里。黎氏所謂我國商舶西征。達於紅海。即此時也。而同時西方復有勃興之國二焉。一曰大食。大食者。今阿刺伯也。史載永徽二年大食王谷密莫未賦。白鳥氏謂此為穆罕默德之稱號云。遣使由南海來貢。其後開元長慶間。凡十四度來朝。是為阿刺伯通中國之始。其時回教初興。國勢墮墮。若旭出海。而商業隨致力俱東。一集注於廣州。蘇哈巴者。摩訶末德。或譯為 Mohamet 也。近譯馬哈默。入中國傳教。在廣東省城建懷聖寺。遂卒於廣州。葬焉。典印有蘇哈巴墓影片。而光塔寺之二石塔。豈立城中。巋然至今。此又曾游粵省者所能共見也。蓋當時阿刺伯人商業之盛。甲於大地。而其所注重者實在廣州。二曰天竺。即印度也。印度當西紀六七百年間。有戒日王者勃起。銳意以宣播文明。傳布佛宗。自任。而中國君相。方飯依釋尊。幾有認爲國教之勢。求法者絡繹於道。故商業亦隨致力而進行。其陸運則自西藏。而海運則自廣州。由此言之。初唐時代。中國海運方盛一也。大食海運新興。二也。天竺海運輔行。三也。波斯海運未衰。四也。並此四者。而廣州遂駁爲全世界之重鎮。高楠順次郎氏嘗懸擬當時定期航行船之線路。爲表如下。

一 中國商船

廣州、南海、錫蘭、亞刺伯、波斯間（此線經阿刺伯海岸入波斯灣）

二 同上

廣州、南海、錫蘭、米梭必達迷亞間（此線經阿刺伯海之南復經亞丁峽、紅海）

三 波斯商船

波斯、錫蘭、南海、廣州間、

四 大食商船

阿刺伯、錫蘭、南海、廣州間、

五 錫蘭婆羅門船

錫蘭、閩婆、林邑、廣州間、

六 唐使船

廣州、南海間、

（原注右表所謂南海者專指馬來羣島又閩婆者即今瓜哇島林邑者安南海岸也。）

航線五六而皆集中於廣東廣東之為天下重可想矣。故當時西域諸國稱廣東曰「支那」稱長安洛陽曰「摩訶支那」。此名在佛典中屢見不一見也。高楠氏嘗搜佛宗各傳記見著名印度高僧由廣州往返見於記載者凡數十人而阿刺伯人古旅行記稱黃巢亂時流寓廣州之波斯大食人共十二萬餘然則當時此地交通之盛不讓今香港而外人居留之多今日舉國無能與京矣。

（附言）阿刺伯人所著書以西曆八五一年出版。名為梭里曼 *Suleiman* 旅行記者內載當時中國最大口岸曰

Khanou 近世歐美學者多以杭州附近之激浦當之。雖哈士亦云然。日本坪井九馬三氏以唐書逆臣傳記黃巢

陷廣州事與彼旅行記所記之年月相比較知其確為廣州而非激浦。斷定 *Khanou* 字為「廣府」之譯音云。按

坪井氏說信也。吾粵人至今猶呼廣州為廣府。當時舍廣府外無他地足以呈此盛況。又可斷言也。

（又）中村氏又引程史宋岳珂撰及廣州外志三百七十七引稱廣東及海南島蒲姓人多。證以宋史所載大食國人如

蒲希密蒲麻勿蒲加心蒲沙乙等皆蒲姓。蒲即譯之之音。大食人姓此者最多。粵之忽有此姓。知當時阿刺伯人

流寓者極盛矣。愚按據此則吾粵民族其混入阿刺伯人種之血必當不少。殆必有與我通婚或久居同化者矣。

當時中央政府對於此新開繁盛之口岸其所施政策有二。

（一）開大庾嶺。唐中宗末葉始大舉開大庾嶺。修治道路。蓋因廣東驟興。為闢此道。使與中原得交通之便也。此事東朝極重。自茲以往。廣東始漸為重於國中矣。

東朝極重。自茲以往。廣東始漸為重於國中矣。

(二) 設外人裁判所。唐宣宗大中四年八五始為回教民別設一法司於廣州。其制度今不可考。以當時國勢推之。諒必無領事裁判權之屈辱也。

(三) 置市舶司。即今之海關。其起原不可考。大約在開元之初。初別置使。後即以嶺南節度使兼充。至宋復別置。

(六) 廣東交通中衰期

初唐盛時代。廣東號稱極盛。及安史之亂。而其業一挫。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大食人與波斯人共焚廣州城。蓋緣當時政府儲其人為兵以平亂。事定後。資費不能滿其欲。故憤以出此。波斯傳自是稍衰息。至貞元八年七九而復盛。唐書李勉傳云。南節度使。貞元八年。六月。嶺南節度使。奏言。近日海船異多。云云。自茲以往。纜長增高。迄於唐末。及乾符六年八七九。黃巢陷廣州。十餘萬流寓之外國人。殺戮殆盡。云嗚呼。孰意千餘年前。義和團之慘劇。早已演。我廣州耶。此役以後。東航者始視為畏途。加以五代之亂。全國如麻。劉氏僭竊南漢。虐待遠人。無所不至。故百餘年間。廣東於世界通商之位置。頓衰落矣。

(附言) 據梭里曼旅行記。稱其時貿易之中心點。移於箇羅。Malacca 箇羅地。今暹羅指。唐書有箇羅。范氏讀史方輿紀要云。一名訶羅陀。中村氏謂訶羅陀即今之滿刺加(Malacca 或譯作麻六甲)云。果爾。則已種至南洋島中矣。

(七) 廣東交通蘇復期

宋壹天下。初下廣南。即復市舶使。以大將潘美任之。實開寶四年也。九七廣東商業。自是再振。然其時勢力。漸分於各地。杭州明州今甯波。以次勃興。咸平二年九九。已設市船廳於此二地。天聖元年一〇二。改市舶司焉。然猶隸於廣州。廣州蓋襲前代積威。諸謂皆廣州。當時荆公秉政。法令修明。有所謂市舶法。市舶條者。而我國商船出海外者亦漸多。文獻通考。十六年。出海外者。在彼必請廣州。否則沒其船。自茲以往。福建之泉州。山東之密州。繼興咸置市舶司。而泉州獨盛。故崇寧元年一一一。廣諸市舶司。而廣泉獨留。及宋南渡。徙宅於杭。政治中心點既變遷。密邇海岸。商業中心點隨之。及乾道初一一六。兩浙路之通商口岸有五。曰臨安。州曰明州。曰秀州。今嘉興。曰溫州。曰江陰軍。今江蘇蘇州府。淳祐六年一二四。澈浦復置市舶官。口一小港也。咸淳十年一二七。台州

福州亦置焉。合諸廣泉密。凡十一港。西歷一一五〇年出版之 Geographie d'Edrici (vol. 1 P. 90) 稱其時我國商港十二。以我史考之。所得如此。所餘一港。不知何指也。然十二港中。其握霸權者固在廣州。宋史食貨志云。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政府蓋亦重視之矣。圖書集成卷一〇四八泉州府城考云。宋寧宗嘉定四年。鄒應龍以初買海味之席廣。

〔附言〕梭里曼旅行記云。『以吾度之。每屆船期。海船至則 Khanlon (廣府) 金庫。當日進五萬。』一典拿約合英金九先幣以今。其言或不無太過。然當時此項關稅。為財政上一要項。蓋可想見。故唐廣德中。廣州日金值當合華銀三兩有奇。

州市舶使呂太一叛。逐節度使張休。唐書代宗本紀。蓋其所憑藉者厚也。雖然。自中唐以前。此項進款。不歸政府。而歸諸天子私人。故亦謂之宮市。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自貞元以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杜詩云。白宮中呂太一。蓋中人為宮市于嶺南者。故稱市。其後乃歸節度使兼管。利始入政府矣。韓愈送鄭尚書序云。節度使時。嶺南賈人舶交海中。奇物溢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又唐書黃巢傳云。『巢陷廣州。右僕射干琮曰。南海市舶利不費。賊得之益富。而國用屈。』然則廣州之影響於國家財政者。可想矣。宋初雖始置司。但議而不征。通考引止齋陳氏云。是時市舶雖始置司。而不以為利。

其後一蹙於契丹。再蹙於西夏。帑藏日空。於是汲汲求餉源於關稅。荆公以還。市舶法益加整頓。寔為國家歲入一大宗。皇祐中歲入五十三萬緡。及哲宗元祐元年。廣明杭三州市舶使征稅及專賣所得。宋制海舶至者。視其所載。十算其一。而市其三。即關稅值百抽十。而復取三十歸政府專賣也。此對於普通物品之稅法也。其貴重物品如犀牙珍珠等。有值百抽二十。而取其四十。或六十歸政府專賣者。凡七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九緡。至徽宗崇寧間。九年之內。收至一千萬。歲百萬緡。有奇矣。以上統計皆據文獻。通志略志十四云。『宋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誠哉然也。

(八) 廣東交通過渡期

自宋以前。以廣東之交通。而一國食其利。自宋以後。以廣東之交通。而一國蒙其患。固由人謀之不臧。抑亦其所遇之國族。有以異於古所云也。自漢以來。羅馬屢欲與我通。為波斯所遮。不能自達。見後漢書大秦傳。故千餘年間。相往還者。惟亞洲毗西之安息大食人。及元以後。歐人始踵接入中國。自元人物與東方。跨亞歐二洲。建設一大帝國。其時東方為主

動者。西方為被動者。東西諸大民族。漸有短兵相接之勢。其時歐洲方與十字軍。聯合景教國以抗回教國。而蒙古人亦正與波斯及小亞細亞諸回族構釁。故各取遠交近攻之策。不期而相結以為重。元定宗元年。六年。羅馬教皇遣柏朗嘉賓 *Plan Carpini* 使元。詣和林。憲宗二年。三年。法王路易第九復遣路卜洛克 *Rubruk* 使焉。及元世祖至元八年。三年。意大利著名之旅行家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復銜教皇使命入中國。大為元主所親信。歷官至揚州刺史。凡在中國三十年。歸而著一書。為歐人言中國事者之嚆矢。自茲以往。為歐亞交通一新紀元。

元代交通。陸盛於海。故其時之廣東。無甚可紀者。雖然。自馬可波羅之著書既出世。刺激眩惑全歐人之腦中。心醉此都。發於夢寐。復有一意大利教士與代理谷者 *Ortzi* 由康士但丁出波斯印度之沿岸。至廣州上陸。為迦特力教初布教於中國之始。凡旅居十三年。歸亦著書。與馬氏作桴鼓應。於是歐人競欲覓新航路以通亞洲。此亞非利加與亞美利加兩大陸之發見所由來也。及東洋印度新航路開通。而世界之大勢一變。廣東遂為中國憂患之伏根地。

(附言) 當中古時代。歐人往來於印度之孔道有三。(甲)由西利亞上陸。出幼發拉底河畔。下入波斯灣。(乙)入黑海。由亞爾米尼亞上陸。下泰格里士河。入波斯灣。(丙)由亞歷山德里亞。溯尼羅河。橫絕沙漠。入紅海。自土耳其入起亞細亞。(甲)(乙)兩路皆梗絕。所餘者惟丙路。而沙漠之阻。滋弗使。此歐人所以欲覓新航路之理由也。時葡王約翰第一。大獎厲航海。自一三九四年以來。屢派遣探險隊。沿亞非利加海岸而南。一四八六年。達其極南端。遇暴颶不得渡。廢然失望而返。歸乃諱之。易其名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一四九七年。有維哥達嘉馬 *Vasco da Gama* 者。復往航焉。卒以翌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日。達印度麻拉巴海岸 *Milabar Coast* 之加拉吉大 *Calicut*。此所謂印度新航路者也。蓋距哥倫布之發見美洲。僅六年後云。此實歐亞兩洲交涉史上一大事也。

(又)我永樂間。鄭和七次航海。由滿刺加 *Malacca* 海峽。經濱角灣 *Bay of Bengal* 至錫蘭。沿印度半島之西岸。入波斯灣。更道亞刺伯洲。至阿丹灣 *Aden*。今通譯亞丁或雅 名潮紅海。抵昇達 *Jiddah*。復從非洲東岸。即今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之沿海。航摩森比克 *Mozambique* 海峽。以至馬達加斯加島邊 *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鄭君航海。在維哥達嘉馬發見新航路前七十餘年。乃虧此一蕘。致成維氏之名。惜哉。

(九) 廣東交通憂患期

葡人嘉馬之發見新航路。實當我明之弘治十一年。自茲以迄今日。中國海疆。日以多事。而廣東常當其衝。今分國記述之。

(一) 葡葡萄牙。東洋通商之先登者。葡人也。於印度有然。於中國亦有然。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年即新航路開通後之十八年也葡人蒲士特列羅。Rafael Perestrelo 始乘小筏至廣東。歐人揭國旗於中國海上自此始。翌年有安得里都。Pereira Andrade 者復率八船至焉。吾遇之甚厚。許以聖約翰島。St. John's Island 賚其碇泊。自此以往。來者相續。越二十一年。至嘉靖十六七年間。一五三一年而葡人出入之要區。三。一聖約翰島。二廉帕高島。Lamparao 三澳門。Macao 也。高爾島屬今何地。考其始廉島最盛。嘉靖末葉。旅居者常五六百人。澳門始不過以修難船。貯買物為名。假居之。萬曆元年。一五七二年我政府築碧自盡。默許其居留。澳門始盛。十年。一五八二年始定徵借之約。歲納租五百兩。自是澳門握東洋貿易霸權者百餘年。及英人起而始衰。然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八年以還。歲租不貢。漸與我爭領地主權。光緒十三年。一八八八年遂借他國之援。迫我訂割讓條約。此地者。於吾國割地歷史中資格最老者也。

(二) 荷蘭。近世史之初紀。與葡萄牙爭商權者。則荷蘭也。荷人既植根據於南洋羣島。乃覬覦中國。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年以艦隊十七艘謀奪澳門。葡人禦焉。粵人助之。以故不得志。乃退而據澎湖。其與廣東之關係不深。得澎湖後。進略臺灣。未幾鄭延平攘而去之。故荷蘭始終不能有太影響於我國。

(三) 西班牙。西班牙於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六年略菲律賓羣島。以此地為與中國通商之媒介。而進取之地。亦以廣東。今墨西哥銀猶盛行於廣東。實西班牙領墨時代之餘波也。墨西哥西班屬一八一〇年獨立

(四) 法蘭西。自昔與廣東交涉甚稀。自越南戰役以後。勢力日進。光緒二十四年。遂制廣州灣。且訂兩廣不許讓與他人之約。

(五) 英吉利。英之入中國。在葡荷諸國之後。其所憑藉亦微。明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年始有一船入澳門。實為英船抵華之嚆矢。船長滑德。Wadell 乞互市。將許之。葡人譏焉。遂不果。英人怒。攻澳門。奪其砲臺。尋退。會明清鼎革。商務益不

振。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年。東印度會社派彼志普爾 *Cauchpore* 爲全埠。欲推廣商業於中國。得舟山爲暫駐地。然以徵稅重。不能有利。至嘉慶七年。一八〇年。歐洲革命亂起。其影響忽波及廣東。時英法方相閱於歐。懼法之占澳門也。乃借保護葡境之名。突以兵上陸。我政府爲嚴厲之抗議。遂引退。而當時鴉片已盛行。我政府於嘉慶五年。一八〇年。廿五年。一八二〇年。兩次嚴禁。密賣滋益盛。兩國皆苦思焦索。以期解決此問題。時則英國有偉大之政治家巴麻斯頓 *Palmerston* 以其銳眼及其辣腕。壹意以擴勢力於中國爲務。迭派通商監督尼普爾 *Lord Macartney* 魯敏遜 *Edmondson* 赴廣東。皇皇然欲圖一置錐地。我國則有雄邁果決之林文忠。任兩廣總督。彼此相持不下。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遂有復收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函燒棄之於白鰲潭之事。英艦遽占領香港。其將布冷墨爾 *Cornwallis* 更率艦隊陷定海。舟山乍浦。封鎖廈門甯波。直窺白河。脅北京。尋陷吳淞上海鎮江。迫南京。全國震恐。卒使者英與英國全權濮鼎查 *Poutance* 媾和。實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廿四日也。一八四二年。史家名其戰爭曰鴉片戰爭。名其條約曰南京條約。其緣此條約所生之結果有二大端。

(一) 前此歐人至中國者。以廣東爲雷池。不得越一步。至是乃仰其勢力於廣東以外。(條約第二條訂開廣東福州廈門上海爲通商口岸)

(二) 前此歐人在廣東根據地。惟有一澳門。其主權在衰弱國之手。至是乃一強國別得一根據地於廣東。(條約第三條割讓香港)

自茲以往。廣東之地位一變。全國之地位一變。此役也。實我國人欲忘不能忘之大記念也。越十五年。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以領事會晤被拒之遠因。以「亞羅」*Arrow* 船水手被逮之近因。戰事再起。前後亘四年。卒乃停業名深。燬圓明園。逮八年。一八五〇年。更訂天津條約。十年。一八六〇年。更訂北京條約。其結果則舉前約之結果擴張之而已。

(一) 前此仰其勢力於廣東以外者。至是而勢力益張。(天津約第十一條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爲通商口岸第九條許歐人旅行於內地第八條許傳教自由)

(二) 前此得一根據地於廣東者。至是而根據益固。(北京約第六條割讓九龍之一部分)

爾後四十年來。交涉日多。憂患日叢。雖然。向中國全局之事。非廣東一部分之事也。故茲畧焉。自吳遵受大秦使節。以迄葉名琛爲印度俘虜。上下二千年間。廣東常爲輕重於世界。而追想唐宋時代。市舶使裁判官等堂皇之威嚴。與夫波斯灣亞丁峽上國旗之搖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先民有知。其謂我何。吾敘述至此。而不禁獲麟之涕也。

(十) 廣東與世界文化之關係。

論秦要古代史者。必以腓尼西亞 Phoenicia 占一重要之位置。謂其爲小亞細亞埃及希臘三種文明之媒介也。求諸東方。則廣東庶幾近之。今舉廣東對於世界文化上所貢獻者如下。

(甲) 自西方輸入中國者。

(一) 宗教。

(A) 回教。蘇哈巴以教主之父行。初至廣東。其爲最初傳入者甚明。

(B) 耶蘇教。

(1) 景教。今所傳景教流行中國碑。屬尼士特拉派。Nestorian 耶教之別宗。當時行於波斯者也。六朝唐間。廣東波斯交通最盛。必由廣東輸入無疑。

(2) 迦特力教。(即羅馬舊教) 元代意大利教士奧代理谷。Odoric 始至廣東。爲羅馬舊教入中國之始。當時信奉頗盛。未幾中絕。明萬歷間利瑪竇 Matteo Ricci 與其徒至廣東。居肇慶十餘年。實由羅馬教之東洋布教會所派也。

(3) 婆羅的士坦教。(即新教) 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英人摩利遜。R. Morrison 始至廣東。留二十五年。譯新舊約全書。耶蘇新教之輸入自茲始。

(C) 佛教。佛教雖早已至。然自廣東海運開。往還特便。高僧接踵至。其助發達不少。若達摩之留粵。今粵城有初達摩最和之跡也。後即傳鉢於粵人。慧能其影響於宋明學界者尤大也。

(二) 學術。

(A) 曆算。利瑪竇在我學界。為重要人物。盡人知之。彼翻譯事業。其修養全在廣東也。

(B) 語學。米侖氏 *Mich* 之英華字典。成於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實歐亞字書之嚆矢。米氏旅粵凡二十五年。所譯皆粵音也。近三十年前。粵人所積編之字典。至今猶見重於學界。日人之研究英語。其始亦藉此等著述之力不尠。

(C) 醫學及其他科學。廣東博濟醫院。實為西醫入中國之始。又道光間廣州出版之博物新編等五種。近世科學最先之譯本也。

至最近數十年間。泰西之技術思想。以次輸入中國。其發起及傳播者。廣東人實占重要之地位。今不具徵。

(乙) 自中國輸出西方者。

羅盤針也。火藥及火器也。製紙法及印刷術也。此三者。為西人致富強之原。然皆由十字軍東征時。經阿刺伯人手間接傳自中國者。阿刺伯人至中國者。以廣東為第二故鄉。則此三物第一之販賣場。實廣東也。又蠶卵一物。我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五五〇年。波斯人由廣東携歸康士但丁。西方之有絲產始此。又陶器由廣東人精製後。更大輸出於泰西。至西紀一七〇八年。德國名匠勃查 *Wolfgang* 苦心研究。終青於藍。而中國派之繪畫美術。亦緣此以浸被於歐洲。凡此皆廣東人對於世界文化上之貢獻也。

(十一) 廣東人之海外事業。

廣東人於地理上。受此天然優勝之感化。其僥悍活潑。進取冒險之性質。於中國民族中。稍現一特色焉。其與內地交通。尚不如與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對內競爭。力甚薄。而對外競爭。力差強。六朝唐間。商船遠出。達於紅海。尚矣。即自明以來。冒萬險。犯萬難。與地氣戰。與土蠻戰。卒以匹夫而作蠻夷大長於南天者。尚不乏人。以吾所考聞者。

(一) 三佛齊國王梁道明。

(二) 三佛齊國王張璉。

(三) 瓜哇順塔國王某。

(四)暹羅國王鄭昭。

(五)戴燕國王吳元盛。

(六)昆甸國王羅大。

(七)英屬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

以上七人之事業見新民叢報傳記門今不再述。

夫明清之交。歐人經營南洋。始發軔焉。而我著著皆占先鞭。使有政府以盾其後。則今日此諸域者。恐無復英法荷班人插足之餘地也。此真粵人千古之遺恨也。

今我同胞在海外者。無慮五百萬。而粵人三之二焉。宛轉依人。噫其憊矣。而南洋礦權。半在我手。近兩年來。墨西哥秘魯航路新開。粵民以自力懸國旗往復於太平洋之船。既數艘焉。而墨西哥一隅。亦漸有爲有秩序之殖民者。成績且過於日本。嗚呼。甯得謂吾民之終不可用也。

(十二) 廣東之現在及將來。

今之廣東。依然爲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如唐宋時。航路四接。輪檣充闕。歐洲線。澳洲線。南北美洲線。皆集中於此。香港船噸入口之盛。雖利物浦紐約馬賽不能過也。若其對於本國。則自我沿海海運發達以後。其位置既一變。再越數年。蘆漢粵漢鐵路線接續。其位置將又一變。廣東非徒重於世界。抑且重於國中矣。獨惜臥榻之巔。殷殷盈耳。覆巢之卵。啾啾困人。仰潮前塵。俯念來許。旁皇終夕。予欲無言。

(補)前稿既印成。頃讀史。復得數條。可以爲廣東人航權發達之證者。補錄如下。

漢書地理志云。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唐書李勉傳云。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孔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按此記戣爲嶺南節度使時事)

唐劉恂嶺表錄異云。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路。

案以上數條。則東漢之末。廣東人已有往賈於近海者。但其航權在彼在我。不能確指。孔戣節度嶺南在唐憲宗元和間。劉恂為廣州司馬在唐昭宗乾甯間。則中唐晚唐時代。廣東尚有定期航行船出海外。其盛況固未替也。

中國國債史 甲辰

中國自古無國債。非不欲之。而事勢有所不能也。考各國公債。皆起於十八世紀以後。蓋公債與立憲政體有切密之關係。愈文明之國。其所負擔之公債愈多。民之信其政府使然也。以中國之政體。民視政府如仇讐。如盜賊。其不能得公債於國內也。無待言矣。而前此數千年。未與大地交通。環列國境者。皆小蠻夷。外債之事。亦無從起。近二十年。交涉益繁。遂開借外債之例。故中國之國債史。實而言之。則外債史而已。使無外債之可借。則十年以來。國既亡久矣。何也。政府所必需之款項。既驟增於前。而無術以取給。勢不得不加賦稅。賦稅驟加。則民驚擾而怨讟。揭竿斬木。所在皆是。而政府遂無道以自救。歷朝覆亡之末運。皆坐是也。有外債以調劑之。則可以攤年籌償。易整數為畸零。易直接為間接。所謂狙公飼狙。朝四暮三之術。故民遂與之相忘。而怨擾不至太甚。甲午以還。今政府所以得尙延殘喘。以逮今日者。皆恃此也。雖然。養癰之患。甚於潰裂。倒持太阿。慘於鼎遷。及今不圖。則他日亡中國者。必自外債也。今請言外債之歷史。

第一表 歷年外債總額表

年次	債權者	債額	折扣	周息	償還
第一項 光緒四年	德國	二百五十萬元	未詳	五釐半	還訖
第二項 同 五年	英國匯豐銀行	一千六百十五萬元	未詳	七釐	還訖
第三項 同 十三年	德國	五百萬馬克	未詳	五釐半	五年後按本償還光緒二十年已還訖

第十四項	同	二十年	英國匯豐銀行	一百六十三萬五千磅	以九十八磅為百磅	七釐	十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四十年十一月還訖
第十五項	同	廿一年	英國匯豐銀行	三百萬磅	以九十六磅為百磅	六釐	五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四十二年十二月還訖
第十六項	同	廿一年	英國麥加利銀行	一百萬磅	未詳	六釐	六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四十一年七月還訖
第十七項	同	廿一年	德國瑞北洋行	一百萬磅	未詳	六釐	五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四十一年七月還訖
第十八項	同	廿一年	法國政府出借俄國政府作保	四千萬福蘭克	以九十四福蘭為百福蘭	四釐	五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五十七年還訖
第十九項	同	廿二年	英德兩國	一千六百萬磅	以九十四磅為百磅	五釐	一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五十八年還訖
第二十項	同	廿四年	英德日本三國	一千六百萬磅	以九十四磅為百磅	四釐半	一年後按本償還限至光緒六十九年還訖
第二十一項	同	廿八年	德奧比利時日本美法英意大利西班牙和國義羅斯十一國政府	四萬五千萬兩	無	四釐	分爲五款第一款自一年後起至第十年止第二款自第十一年起至第十四年止第三款自第十五年起至第十六年止第四款自第十七年起至第十八年止第五款自第十九年起至第三十年止

以上實中國二十餘年來所借外債之總額也。其第一項至第三項，今皆已償訖。可勿追論。第四第五項，則甲午戰役之軍費也。其總數爲四百六十餘萬磅。以當時磅價，應合華銀三千餘萬兩。甲午戰役，其於軍事上果需用此數與否。政府既無決算報告，事涉曖昧，莫能明也。其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項，則以戰敗後賠償日本兵費爲名目也。此中輕重頗多，今詳述之。

日本賠款，本索三百兆兩。後幾經磋磨，減爲二百兆兩。限七年內分八次償還。其每次償期及償額如下。

第一次 五十兆兩。定約後六個月內即光緒廿一年九月以前應償訖。

第二次 五十兆兩 定約後十二箇月內即光緒廿二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第三次 十六兆兩有奇 定約後兩年內即廿三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第四次 同 定約後三年內即廿四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第五次 同 定約後四年內即廿五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第六次 同 定約後五年內即廿六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第七次 同 定約後六年內即廿七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第八次 同 定約後七年內即廿八年三月以前應償訖

此其期約也。除第一次五十兆兩不計利息外。其餘百五十兆兩。則於期限以前。每百兩每年加五兩作為利息。惟中國政府若能於三年以內。將總額全還。則利息一概豁免。此馬關條約第四條所訂定也。

又同約第八條。更訂明償款未清還以前。日本駐軍隊於威海衛。以為保證。其兵費由中國供給之。

又其年九月廿二日。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使還我遼東。我補回三千萬兩。為贖遼之費。限三箇月。即廿二年元旦以前交訖。

前交訖。

以上統計。償款並利息。共計二百一十一兆兩有奇。益以贖遼之費。及威海駐兵之費。總額在二百五十兆兩內外。此其大較也。

光緒廿一年九月。即應償第一次五十兆兩之期。司農仰屋。不能不乞靈於外債。時北京政府。欲派總稅務司赫德專理償款事。俄法德恐英人獨專其權。抗議不許。而各國欲貸款於我者。且紛紛焉。美國各大銀行。特組織一公司。名曰新納該。遣人來華。議承攬。而俄人亟思市恩。捷足制勝。遂以其政府之資格。與我當局交涉。謂願貸巨款。年息四釐。不折不扣。當局鑒之。遂與定議。願俄實貧國。安有此實力。乃乞諸其鄰。其結局也。卒自法國借四千兆福蘭克。有奇。合英金十五兆磅。九四扣。以九十四磅為百磅。而俄政府為之保證。共計中國政府實收到者十四兆零十萬磅。以當時磅價。實合中國銀百兆兩而弱。同時又別向麥加利銀行瑞記洋行各借一兆磅。其折扣未詳。大約實收到者總在一千三百萬兩內外。是廿一年秋冬間。實收入外債。共一萬萬零一千萬兩有奇也。而當時支出之款。有數可稽者。則日

本第一次借款五十兆兩。贖違費三十兆兩。此外尚餘三千萬兩有奇。不知其用諸何途也。願我國民要求政府予以決算之報告。不得勿休也。

轉瞬至廿二年三月。日本第二次借款期已迫近。而政府又已不名一錢。六月前所餘出之三千萬。不知何往。若猶存者。則再錄二千萬。是矣。於是復商借於外國。而前後五閱月。乃告成。計借定時。距付款日本之期限。僅七來復耳。至二月初十日始借定。此次借款。情節最爲離奇。初中國既貸俄法之款。他國妒焉。噴有煩言。故當局定議。第二次借款一百兆兩。委諸英德兩國。屢與英使

歐格訥言之。英相沙士勃雷亦宣言相助。先是有英國銀行公司。行爲一大公司。向中國承借派代表人來會議。既垂成矣。九月廿一年十月中旬。忽有匯豐德華兩銀行之代表人至京。乞英德兩公使商請該公司代表人。略展訂議書日期。

容以其餘呈送節略。其人諾而去。及匯豐德華兩銀行。實德華省文。呈節略於戶部。則年息五釐。八九五扣。以八十九兩五錢爲百兩也。較諸俄保法債之款。增息一釐。而每百兩多扣四兩五錢。吃虧尤鉅。當局大恚。力與駁詰。而彼持之甚堅。且有

兩公使爲之後援。我當局遂拒絕之。而兩使亦爲決絕之照會。謂及今不早許。將來或再向借。必將於十零之外。再與折扣。當局復覓前公司之代表人。已杳不知所往。而款既不能不借。得款之期。又不能不速。乃別向美英德法及猶太

各公司。密切籌商。十一月間。各商磨至。爭欲承攬。事獲言。不可方物。其間有上海一商。願取息四釐。本銀付足。不折不扣。當局大惑之。其餘各呈節略。亦大略相同。然其人率非素封。並未嘗受一公司之委託。或謀集公司而未成立。

不過冀得我政府之許諾。文憑以爲號召。按諸實際。毫無價值。至廿二年正月間。已一闕而散。當局者方旁皇無所爲計。而法公使忽起而抵隙。強與當局論價。英使聞之。急代匯豐重申前議。願以九十零五作一百。當局仍置不答。且宣言曰。我第二次貸款。雖前曾許英歐使。謀諸英德。然我實有自主之權。惟利是擇。英使嗾而退。或謂當時法使之干預。

實我當局諷之。使爲抵制也。時李鴻章力主貸法之議。而今上大反對之。字林西報云。李使使嗾而退。或謂當時法使之干預。乎李不致復言。退朝後太后召見。亦以是詢李對如何。英相沙侯亦電英使使嚴詰總署。食言之咎。總署正躊躇不決。太后曰。此皇帝所大不喜也。李退至總署。言之云云。

而法使之節略。至凡五條。一中國貸款由法廷作保。與去年俄保法債無異。二中國各新關收稅事宜。改託法人經辦。

三將桂粵滇三省特別權利。讓與法國。總署觀此。皇急滋甚。搓手頓足。無所爲計。正思謝絕。而俄使又從而助其欲。恫

嗚萬端。殆將決裂。當此之時。危不容髮。而總稅務司赫德。亦恐議成。而法人竟奪其席也。乃急起而調停。與匯豐德華代表人協商。曉以英國之利害。並代籌其獲利之輕重。募集之難易。令照去年俄法原案。每百扣六。以九十四作一百。而照前此所索。增年息四釐。為五釐。匯豐證諸。其事乃定。實丙申二月十日也。以上情節。據是年陽歷三月廿八日上海字林西報所載訪函也。余時在京師。所聞略同。惟其中曲折。或謂當局者二人欲藉此自肥。授意該代表人。使留出特別之折扣。事無實證。且其人與骨皆已朽。今無為明言也。而彼英商先遣一人餽我以有利之契約。以相嘗。既乃去不知所之。而旋出種種難堪之強硬手段。法人復因利乘便。將一舉而以豚蹄易羊車。兩造皆以本國政府盾其後。乘人之危。狡焉思啓。所謂人心險於山川者。非耶。而赫德遂以此市大恩於我。而固其位矣。議定之後。匯豐德華。遂於三月廿六日以前。以八兆磅付日本。踐第二次期限之諾。其餘八兆。即五千萬兩。以付諸我政府云。夫前次所借尚餘三千萬。此次所借復餘五千萬。總數八千萬矣。吾政府受之。而不知其用諸何途也。願我國民要求政府。予以決算之報告。不得勿休也。

未幾而政府又不名一錢。於是有昭信股票之設。此實中國內債之嚆矢。而恐亦中國內債之末路也。昭信股票。由戶部發出。採各國公債之形式。凡為百兩之券五十萬。五百兩之券六萬。千兩之券二萬。都凡一萬萬兩。訂以二十年償還。年息五釐。雖條理疏畧。然就表面觀之。不可謂非政體也。雖然。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雖欲昭之。其烏可得。故應募者不過官吏。全由強迫。殆同報效。而每省亦不出數十萬。以江蘇之富。僅及百二十萬。為全國冠矣。故政府之所希望。卒不得達。迨戊戌維新。首毅然停之。以免騷累。然計政府所已得者。亦不下二千萬兩。

蹉跎蹉跎。至光緒廿四年春間。日本第四次償款之期。又迫眉睫。據馬關條約第四條。則於本年六月以前。能將償款總額悉數償訖。可以豁免利息。且並第二次所交出之利息。亦以還我。而威海戍兵。亦可早撤。故當局者毅然欲募外債。以了此公案。據英國藍皮書所報告。則自去年光緒廿三年西曆一八九七年陽曆十二月廿一日。俄人既以貸款餉我。其條件則九三折也。年息四釐也。其報酬則滿洲及北省之鐵路權也。罷總稅司赫德。以俄人代之也。英人聞之。即復遣匯豐銀行出名抵制。其月三十日。英使麥端奴氏。以九四折五釐息之條件。提議於總署。其報酬。則監督我財政也。由緬甸達

揚子江之鐵路權也。揚子江流域不許割讓也。大連灣開作通商口岸也。擴充內地通商也。通商口岸務釐也。翌年春正月間。皆依原文記我當局正與磋商。及廿五日。而俄法兩公使。抗議大起。俄使曰。貸款英國。是破勢力之平均也。法使曰。南甯通商。案所謂擴充內地通商中國。侵我國之利益也。兩造交闕。勢極洶洶。我政府寔後跋前。莫知所適。其月三十一日。當局者遂宣告各國。謂無論何國之位。皆不借。二月一日。遂照會日本。求將借款期限。延限二十年。時日本伊藤博文爲首相。正值財政困難之時。冥然不應。月之六日。遂覆牒拒絕。我政府於是絕望。事聞歐洲。各國益得有所要挾。日本政府不得已。乃與英德提携。用匯豐英德華銀正金日三銀行之名義。貸十六兆磅於我。九四折。息四釐半。至是甲午一役之債務清。此次所借十六兆磅。以還日本借款總額之半。一百而日本將前日已收去之第二第三第四次之利息還我。計由倫敦所付十一兆八千磅餘。由柏林所付一兆磅。餘出者尙三兆磅內外。約合華銀二千萬兩有奇。而不知其用諸何途也。願我國民要求政府。予以決算之報告。不得勿休也。

廿四年之借巨債。以先期清償款也。其命意所在。一以罷威海日兵之駐防。一以圖六年間利息之豁免也。雖然。威海奔諸日而授諸英。主權之不在我等耳。而英日何擇焉。若夫利息。則馬關條約。訂以五釐。就使五年計足。則總數不過二千五百萬。而分六次攤還。還一次即豁一次之息。實計不過千餘萬耳。而借債之息四釐半。五年合計。爲息二千一百五十萬。是坐虧千萬之息。其無利於我者一也。日本借款無折扣。而借債百兩。僅得九十四。一轉移間。又坐虧六百萬。其無利於我者二也。馬關條約。載明庫平銀若干兩。且別訂定。照光緒廿一年金銀比價計算。以後分期完納本息。亦用此價。蓋一兩值英金三先令三辨尼有奇。苟使照原約分八次償還。至廿八年清訖。則此五年間銀價下落。不至蒙其影響。廿八年團匪事件議和時。一兩僅值英金三先令矣。今借款磅虧五年之間。又坐耗千數百萬。而後患且猶未已。其無益於我者三也。故當時汲汲於清還實策之最失也。或曰。日本自改用金本位後。見銀價下落之趨勢。故速收此款。愈急愈妙。是殆一善。而各國之利用我危急。以攫取利權。乃日賂吾前。冀得所藉手以染指。則無論爲英爲俄爲德爲法。皆同此心也。以我國如醉如夢之外交家。安得不爲所愚哉。爲所愚猶可言也。而或謂當時我國當局者。實亦緣經手借款。得以染指。故甯犧牲國家之利益。求箇人之利益焉。是則不可言也。

計日本債金。當時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六七八三箇月倫敦市場銀價平均計算。庫平一兩。值英金三先令三辨尼。二分之一弱。二百兆兩。共合英金三千二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八十磅七先令七辨尼。其贖運費三千萬兩。亦以此比價合算。爲四百九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一先令一辨尼。兩共三千七百八十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七磅八先令八辨尼。此其總數也。第二第三第四回利息。雖已付過。至第四回全還時。仍行扣出。所付者。實得此數。

其時我所借入之外債。合以英金價則

第六項 一百萬磅

第七項 一百萬磅

第八項 一千五百萬磅

第九項 一千六百萬磅

第十項 一千六百萬磅

其總數爲四千九百萬磅。以九四折算。實收到者四千六百零六萬磅。益以昭信股票所搜括。大約二千萬兩。折以英金。爲三百二十九萬九千磅餘。總計當時政府所收入。凡英金五千萬磅內外。除還日本外。實餘出英金一千二百十七萬磅有奇。而我迄不知其用諸何途也。願我國民要求政府予以決算之報告。不得勿休也。

自俄人首以貸款市大恩。遂定喀希尼巴布羅福兩條約。擡東三省路權。礦權。兵權。乃至行政權。悉入其範圍。英法德繼之。遂至有膠州旅順威海大連廣州九龍之租借。某省某省之不許割讓。內河航權之獲得。十數口岸之新開。乃至鹽務釐務之監督。蓋丙申丁酉戊戌間。北京外交界。波譎雲詭。無甯日焉。其原因雖甚複雜。而由借款問題爲導線者最多。豈必語將來。即過去之事。其情見勢繇。既若彼矣。夫使彼債權者於取息之外。更無他大利在其後也。則何至各國攘臂相爭。激烈一至此甚也。蓋各國在中國之分植勢力也。其後則在爭路權爭礦權。而最初則在爭債權。觀於三次借款所演出種種怪狀。而歎魑魅搏人之手段。不可思議矣。而當局者飲鳩如飴。濫用國民公產之保證。懷他人之愷。以快一日之揮霍。吾欲我國民一詢其居心何等也。

所謂四千九百萬磅者。其本銀而已。而此本銀非短日月之可以清償。於是攤至數十年之久。而其息乃至與本相埒。且或過之。此其最難堪者也。今將廿四年以前之外債。其本息之貽負。撥於我輩及我輩子孫者。表列之。

第二表 戊戌前舊債逐年攤還本利表其單位兩數也其八項合計也

年度	種類	第三項	第四項	第五項	第六項	第七項	第八項	第九項	第十項	每年償額合計
光緒二十五年	償額	二二〇〇〇	六六九〇〇	四三三四〇	四三三四〇	三〇九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二七六〇〇〇
同二十六年		二〇二〇〇	六八九〇〇	四三三四〇	四三三四〇	二七六三六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二七二〇〇〇
同二十七年		一九三〇〇	六八九〇〇	九〇六〇〇	九〇六〇〇	二七六四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五六四〇〇
同二十八年		一八三〇〇	六八九〇〇	八七七〇〇	八七七〇〇	二五八九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四〇八〇〇
同二十九年		一八三〇〇	六八九〇〇	八四八七〇〇	八四八七〇〇	二五〇一八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〇〇七〇〇
同三十年		一八三〇〇	六八九〇〇	八一九六〇〇	八一九六〇〇	二四一四五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三九三三〇〇
同三十一年		一八三〇〇	六八九〇〇	七八九〇〇	七八九〇〇	二三三七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七二五〇〇
同三十二年		一六〇六〇〇	六六六〇〇	七六五〇〇	七六五〇〇	二三四〇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五〇七〇〇
同三十三年		一五七〇〇〇	七三四〇〇	七三四〇〇	七三四〇〇	二二五七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三四六〇〇
同三十四年		一四八〇〇〇	七〇二五〇〇	七〇二五〇〇	七〇二五〇〇	二〇六五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四一〇四〇〇
同三十五年		一三九〇〇〇	六七五四〇〇	六七五四〇〇	六七五四〇〇	一九六六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三九〇八〇〇
同三十六年		一三〇〇〇〇	六四六〇〇〇	六四六〇〇〇	六四六〇〇〇	一八九九〇〇		一九九一七〇〇		二三七〇四〇〇

同三十七年	二六三〇〇	六五三〇〇	六五三〇〇	八〇三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二三四八七二〇〇
同三十八年	二九三〇〇	五六九〇〇	五六九〇〇	七二六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二二七四四〇〇
同三十九年	二二三〇〇	五五六〇〇	五七七八〇	六二六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二二〇五六七〇〇
同四十年	一〇五四〇〇	五二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	五四八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二二八四三八〇〇
同四十一年	〇	四九六〇〇	五二〇〇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二〇〇九五〇〇
同四十二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三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四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五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六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七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八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四十九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一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二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三年	〇	〇	〇	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四年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五年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六年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七年	一九一九七〇〇	一九一九七〇〇
同五十八年	七〇三〇〇〇 <small>(改)</small>	三〇六〇〇
同五十九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一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二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三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四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五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六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七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八年	六〇七四〇〇	六〇七四〇〇
同六十九年	一〇一四〇〇 <small>(改)</small>	一〇一四〇〇

各項外債。大率以海關稅為抵押。而關稅所入。以供償還。尙時有盈餘。今試取最近數年中關稅歲入。除出一成為本關行政經費。以其餘九成。作為償債之用。則其比較之率如左。

(關稅總額)

(九折實數)

(外債償額)

(相抵盈虧)

廿五年

二六、六六一、四六〇

二三、九九五、三一四

二二、二七六、二〇〇

(盈)一、七一九、一一四

廿六年

二二、八七三、九八六

二〇、五八六、五一〇

二三、七三〇、九〇〇

(虧)三、一三四、三九〇

廿七年

二五、五三七、五七四

二二、九八三、八二四

二四、五六四、九〇〇

(虧)一、五八一、〇七六

廿五年雖羨出百七十餘萬。廿六年則不足三百餘萬。廿七年則又不足百五十餘萬。是舉關稅全額。除償債外。不供他用。而猶苦不足也。然政府歲入。並關稅統計不過一百一十兆有奇。一切皇室費行政費皆取給焉。自甲午以前。即已患貧。其不能不挖肉以補瘡者又勢也。故中央政府擬派之於各省。各省大吏搜括之民間。自茲以往。我民歲增二千餘萬之負擔。汲汲顧影。豈盛靡聘矣。

驚魂未定。呻吟正酷。無端復有義和團之一惡劇起焉。以宮中府中一二人陰險拙劣之謀。而貽全國禍胎。至三十九年以後。此真中外古今歷史之所未聞。我國民當銘刻之於腦中。而永不能諼者也。今詳列此案之內容。次乃附以評論。

辛丑議和之際。各國要求損害賠償。其數總計四百六十兆零二十九萬六千三百九十三兩。後幾經磋商。削減時零。為四百五十兆兩。各國所分配者表列如下。

德意志	九〇、〇七〇、五一五兩
奧大利匈牙利	四、〇〇三、九二〇
比利時	八、九八四、三四五
西班牙	一三五、三一五
美國	三二、九三九、〇五五
法國	七〇、八七八、二四〇

英國(附葡萄牙)	五〇,七一二,七九五
伊 大 利	二六,六一七,〇〇五
日 本	三四,七九三,一〇〇
荷 蘭	七八,二一〇〇
俄 羅 斯	一三〇,三七一,一二〇
其餘各國公債及瑞典挪威	二二,四九〇
合 計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以中國現在財力。萬難一次償還。故補年息四釐。擬作三十九年。本利歸結。而由政府發出公債券。按數交各國收執。又以中國前此負債既重。更爲之設法彌縫融通。分爲五款以便計算。

第一款 七十兆兩

自光緒二十八年。起。至光緒六十六年。計三十九年償清。每年按本照百分之一一〇六算。

第二款 六十兆兩

自光緒三十七年。起。至六十六年。計二十一年償清。三十七年以前。但付利息。以後每年按本百分之一七八三。

第三款 一百五十兆兩

自光緒四十一年。起。至六十六年。計二十六年償清。四十一年以前。但付利息。以後按本百分之二〇五六。

第四款 五十兆兩

自光緒四十二年。起。至六十六年。計廿五年償清。四十二年以前。但付利息。以後每年按本百分之二四〇一。

第五款 一百五十兆兩

自光緒五十八年。起。至六十六年。計九年償清。五十八年以前。但付利息。以後每年按本百分之九四四九。

其所以必分五款者。所以調劑舊債。使每年負擔之額得平均也。第二表所列戊戌前舊債。其第四第七項。至光緒四十年始能償清。其第五第六項。至光緒四十一年始能償清。其第八第九項。至光緒五十八年。第十項。至光緒六十九年。

年始能償清。故不得不曲爲遷就。假以便宜。此各國整理公債之常法也。此亦各國全權之所代謀。我當道則並此而不能了也。今將辛丑和約第十三號附件照錄。

第三表 新舊國債分年償還表

年 度	種 類	新 債	新 債	新 債	新 債	新 債	新 債	利 合 計	舊 債 本	利 合 計	新 舊 債 本 利 合 計
		第一欸	第二欸	第三欸	第四欸	第五欸					
光緒二十八年 一九〇二年	本利三兆 八萬九千 五百兩	利二兆四 十萬兩	利六兆兩	利二兆兩	利四兆六 十萬兩	利八兆八 十二萬九 千五百兩	同	同	二十三兆 六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一九〇三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十三兆 三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一九〇四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九〇五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十四兆 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一九〇六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十三兆 九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一九〇七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十三兆 七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一九〇八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十三兆 四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同三十四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十三兆 四十萬兩	四十二兆 九千	四十二兆 九千

同四十四年 一九一八年	同四十二年 一九一六年	同四十年 一九一四年	同三十八年 一九一二年	同三十六年 一九一〇年	同三十四年 一九〇八年	同三十二年 一九〇六年	同三十年 一九〇四年	同二十八 一九〇二年	同二十六 一九〇〇年	同二十四 一九〇〇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五十四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五十二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六十四年 一九三八年	同六十三年 一九三七年	同六十二年 一九三六年	同六十一年 一九三五年	同六十年 一九三四年	同五十九年 一九三三年	同五十八年 一九三二年	同五十七年 一九三一年	同五十六年 一九三〇年	同五十五年 一九二九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本利五兆 三萬六千 五百五十兩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萬六千 五百五十兩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萬五千 一百五十兩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五兆九 十萬兩	六兆八 十萬兩	七兆五 十萬兩	十兆八 萬兩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九四〇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九三五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九三〇年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共計三十九年	共計一百四十九萬五千四百四十九兩	共計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五兩	共計一百三十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	共計一百一十七萬七千七百五十八兩	共計九十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七兩	共計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兩	共計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八兩	共計一百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八兩	共計一百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八兩

觀此表。則外債本息兩率之比較可見矣。即

新債

本四百五十兆兩。 息五百三十二兆兩餘。

舊債

第一表第四項至第十項。 本約三百二十兆兩。 息約三百五十二兆兩餘。

借七百兆而強之債。納九百兆而弱之息。此其大較也。保證此新債之財源。明載諸和約者。凡三款。如下。和約第六款第

(一) 新關各進款。俟前已作為擔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給後。餘剩者。

又進口貨稅。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將所增之數加之。(所有向例進口免稅各貨。除外國運來之米及各色糧麵並金銀以及金銀鐵外。均應列入切實值百抽五貨內。)釋曰新關即海關也所謂前此已作為擔保者蓋第一關稅作保先儘舊債乃能保新債也如現時海關稅每年二千餘萬乃至三十萬項之借款而光緒四十二年以前如關稅所入加登除舊債外尚有餘則亦以亦免撥保新債而征之除指名數項外皆值百抽五者從前多免稅之貨物如烟酒等項各國稅之最重者而免撥保新債也

(二) 所有常關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管理。)釋曰常關者舊關也今則新關所入不數保也

金以常備而奪我獨資也
監督之權併歸德也

(三)所有鹽政各進項除歸還泰西借款一宗外餘剩一併歸入。譯曰第一表所列第十項借款即光緒廿四年借保債銀政項入除擔保此項外尚有餘今則一併提出以作此新債之擔保也

以上各債項皆由總稅務司赫德經理上海道受成焉而執行之今將其第一年支納日期列表如下。

第四表 光緒廿八年至一九〇三年償納新舊借款日期及額數表

表中所記月日用陽歷也

(月)	(日)	(支)	(交)	(英金)	(磅)	(上海)	(兩)
二月	廿日	匯豐銀行	四〇,〇〇〇
同	同	德華銀行	四〇,〇〇〇
同	廿八日	(價金)	四〇,〇〇〇
三月	五日	匯豐	三〇,〇〇〇
同	同	德華	三〇,〇〇〇
同	廿日	同	三〇,〇〇〇
同	同	隨豐	四〇,〇〇〇
同	廿一日	(價金)
四月	五日	德華	三〇,〇〇〇
同	同	匯豐	三〇,〇〇〇
同	九日	同
同	廿日	同	四〇,〇〇〇
同	廿日	(價金)
五月	五日	匯豐	三〇,〇〇〇
同	同	德華	三〇,〇〇〇
同	廿日	同	四〇,〇〇〇
同	同	隨豐	四〇,〇〇〇

以上即一年中辦理償款之情形也。其種類既夥如亂絲。其時日亦疲於奔命。昔人詩曰。門前債主雁行立。屋裏醉人魚貫眠。中國今日之情形。酷肖是矣。

新舊債皆以海關作保。雖然。如前所論。以海關每歲所入。全儘之以償每歲二十餘兆之舊債。猶且時盈時厯。況更益以新債。為每歲四十餘兆耶。加以切實值百抽五之增徵及常關鹽政。僅敷擔保。然政府非能於償債以外。一切無所開支也。歲出之額。驟增四千餘萬。約當前此總歲出額之半。問中央政府對於此意外之歲出。有何策以善其後乎。冥然莫展一籌也。而一惟責成於各疆吏。今將各省所額派負擔者表列如下。

第五表 義和團事件各省分擔償金表

直隸	八十萬兩	江蘇	二百五十萬兩
安徽	百萬兩	山東	九十萬兩
山西	九十萬兩	河南	六十萬兩
陝西	六十萬兩	甘肅	三十萬兩
新疆	四十萬兩	福建	八十萬兩
浙江	百四十萬兩	江西	百四十萬兩
湖北	百二十萬兩	湖南	七十萬兩
四川	二百二十萬兩	廣東	二百萬兩
廣西	三十萬兩	雲南	三十萬兩
貴州	二十萬兩		

以上十九省分擔之額也。而東三省不與焉。禍因則滿洲人造之。不以商諸漢人也。禍果則漢人受之。不以分諸滿洲人也。斯已奇矣。今勿具論。但此次新借。以海關稅常關稅鹽稅三項作保。以光緒二十八年之調查。則除關稅外。尚缺一千一百萬兩。故從鹽稅項下提出八百萬兩焉。從常關項下提出三百萬兩焉。然則政府所誅求於我各省者。亦取盈此一千一百萬兩之數足矣。今據此表。則十九省總計。共每年派出一千八百萬兩。是每年尚有七百萬兩之贏餘。而我不知其用之何途也。政府宣言。謂以之為整理內政之用。而內政中某項某項已曾整理。其所需款項若何。吾不

能詳也。願我國民要求政府予我以決算之報告。不得勿休也。

新債四百五十兆兩。既不堪命矣。而復益以一倍有餘之利息。本息九百八十餘兆兩。既不堪命矣。而復益以增加無定之鎊虧。於是國債問題之餘毒。竟不知所屆。今請語鎊虧之緣起。

辛丑和約第六款第十三號附件甲云。

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為金款。此市價按諸各國金錢之價。則海關銀一兩。易金如左。

德國 三馬克零五五

美國 一圓零七四二

奧國 三勒克尼五九五

法國 三佛郎克五(案)西班牙比利時與法國貨幣同盟故不別列

荷蘭 一弗樂零七九六

日本 一圓四零七

英國 三先令

俄國 一盧布四一二(原注)俄國盧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亞四二四

當時我全權。未知銀價下落之趨勢。於條約內照市價易金字樣。未嘗下正確之解釋。故此問題之爭論。垂三年餘。至今今年八月間。幾經磋商。遂不得直。卒不得不將三年來鎊價所虧。照數補還。廿八九年以來此問題相持未決故其數凡一千萬零四十萬兩。最後我政府要求三事。^{今年九}月問事。

一 每年鎊虧之數。不再算利。

二 交銀行收存之款。按月扣還利息。

三 以前鎊價。按月折中算。

就此三項。當可省回二百萬左右。然已須補八百餘萬兩。此又在第四表常額之外者也。政府計無所出。仍惟有責難於疆吏。據最近上海各報所紀。則分擔之額如下。

第六表 光緒三十年補還鎊虧各地方分擔額表

直隸	五十萬兩	江寧	八十萬兩
江蘇	八十萬兩	安徽	五十萬兩
江西	八十萬兩	山東	六十萬兩
山西	六十萬兩	河南	五十萬兩
四川	七十萬兩	浙江	七十萬兩
湖北	九十萬兩	湖南	六十萬兩
福建	五十萬兩	廣東	七十萬兩
陝西	無	廣西	無
雲南	無	甘肅	無
貴州	無	新疆	無
江蘇	五十萬兩	天津	二十萬兩
江漢	二十萬兩	蘇州	十萬兩
閩海關	二十萬兩	東海關	十萬兩
粵海關	三十萬兩		
合計	一千萬零八十萬兩		

夫以三年五十六兆餘之債。自光緒廿七年其鎊價已虧一千四十萬。計每年所虧三百四十萬有奇。就使今後銀價不復下落。而積算至三十九年。則本息九百八十餘兆。又加增鎊價二百兆有奇矣。蓋義和團一役。凡較我輩及我輩子孫之膏血千二百餘兆也。且補鎊虧者。不惟此一宗而已。第四至第十項之舊債。六百七十餘兆。其價納一切。皆須金價。今茲爭論專任新債而舊債不題者。因舊債時本借金更無可容辨論之餘地。故價納時早以金價算。不餘則已虧去者一千三百餘萬矣。此第四表自知此三年中新債五十六兆餘。已增價一千餘萬。此三年中舊債七十兆。三表原定之額而已。增加者也不可不知。計至光緒六十六年。又須增一百兆有奇。新舊本息鎊虧合算。則應償出者。蓋在二千兆內外矣。然此猶就此三年內之令銀比價以推算也。竊觀銀價下落之趨勢。今日猶未達其極點。此後

遷流殆不知所屆焉。蓋銀價所以下落。實緣近來全世界之產銀總額。有加無已。而用之者日希。蓋自乙未丙申間。美國印度日本。皆改定幣制。用金本位。而銀價一落千丈。以迄今日。供過於求。勢使然也。其間惟光緒二十六年稍漲。則以義和團戰事耳。至現在而又稍漲。則以日俄戰事耳。戰事起於用銀國。戰地一切所需。皆必以銀為易。不得不釐銀而致之。此其所以暫漲也。然此不過一時之現象為然耳。戰役既終。其下落必更益甚。此消長之理所萬不能逃。而辛丑壬寅間之往事。可為鐵證矣。壬寅夏秋間落至五今者墨西哥暹羅及英屬海峽殖民地。即南洋羣島皆次第改用金本位。銀之為用益狹。恐日俄戰役告終以後。銀價之下落。必將有更甚於壬寅間者。倘我幣制終古不變。則此三十九年內。應償千六百餘兆之本利。其所補鎊虧。又必非三百餘兆所能濟。雖四五六百兆乃至千兆焉。誰能料之。此則真可為寒心者也。

各疆吏對於鎊虧問題。互相推諉。至今未能全應。然為期已迫眉睫。補選期限在十一月廿一日。著者草此稿時為十一月十二日。日本書出版之日。問題已了結矣。重以外國及中央政府兩層之壓力。疆吏安有不能應者耶。本也。息也。鎊虧也。一皆責成於十八省疆吏。疆吏安所出。則取諸吾民而已。據當時各督撫會奏。謂海關稅增徵切實值百抽五。及前此免稅之洋貨悉徵之。歲可增三百二萬兩。常關歸新關管理。歲可增百五十萬兩。江浙及山東折漕。歲可增百萬兩。此三項合算。凡五百五十餘萬兩。以此欲乞將各省攤派之千八百萬兩。減其十之三。而北京政府不許。卒勒繳原數。於是數年來雜稅及其他種種損下益上之政策。徧行省矣。

今畧舉近日各省新財源之所自出如下。

- 一 銅元局
- 一 鹽斤加價
- 一 彩票
- 一 鴉片烟專賣或增釐(舊捐燈捐等)
- 一 米捐
- 一 房捐

一 屠戶捐

一 船捐

一 烟捐

一 茶捐

一 糖捐

一 酒捐

一 綢緞捐

一 首飾捐

一 諸稅增徵

一 各省自借洋債

其餘各種雜稅。省省不同。府府不同。縣縣不同。名目不下百數十。今未有確實之調查。不能悉舉。就以上所列。除銅元局爲政府應得之利益。鴉片稅雖極重而非苛。此外則何一非厲民之政乎。我國民之應負此種義務與否。必有若何之權利爲報酬。然後可以負之。此其問題甚長。更於篇末論之。今請先語各省自借洋債之得失。

中國政治之組織。有種種不可思議者存。即各省督撫之權限。亦其一端也。謂其有權力耶。中央政府之奴隸而已。謂其無權力耶。則美國各省政府。德國各聯邦政府。所不能行之權。而我督撫能行之者。不一見也。他勿具論。即如借債一事。各國地方行政區。雖有地方公債。然皆借諸本區。或本國之國民者。其債券或竟與轉借諸外國人者亦右之然其性質固內債也未有能直接爲國際交涉以借外債者。有之則自中國始。

光緒十三四年間。前山東巡撫張曜。因墾發欠餉。借上海德商泰來洋行合規平銀二十萬兩。又借上海德商德華銀行四十萬兩。德華合同第六款云。張撫院如有升遷。此項欠款即歸新任東撫承辦。第七款云。張撫院如有不能清償。即將所欠數目。奏請朝廷給還。並給利息。實爲地方官借洋債之嚆矢。光緒廿七年。則張之洞以湖廣總督之名義。借五十萬於匯豐。此例一開。各省紛紛效尤。近則山東也。廣東也。直隸也。兩江也。外債之事。屢有所聞。今未得確實之調查。其數不能確指也。而此次解補鎊虧。湖北廣東。又擬借債。而外部戶部。且致電南北洋及鄂督。令其代各省借債。分

借合借皆可。本年十月初六日。天下之奇聞。未有過是者。夫各省借與中央政府自借。則何所擇。各省借而將來萬一不能償還。則其責任豈不仍在政府。政府借而將來攤還本息。則其負擔豈不仍在各省。若中央政府以為重借新債。萬不容已。則竟自借之可耳。而必將其交涉御諸各疆吏何也。一言蔽之。則圖卸目前箇人之責任而已。而其敝也。遂使全國財政毫無統一。禁如亂絲。而涓涓不塞。將來流毒。遂不可思議。嗚呼。一政府之債務。足以亡國。而况更益以十八小政府之債務耶。吾未知有所終極矣。

公債者。現在各文明國調劑財政之一大妙用也。十八世紀以前。方始萌芽。識者大憂之。英國大哲學家謙謨嘗言。『英國殺公債乎。抑公債殺英國乎。二者必居一於是。』當時以為名言。乃至今日。則幸而其言不中。各國公債。日增長。實有令人可驚者。今列百年間十九國之比較。

第七表 各國公債表 本表據日本人所輯世界年鑑其單位日幣一圓也

國名	年度	千七百十三年	千八百七十年	千九百一年
法國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三,七〇〇,〇〇〇	七,六八四,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	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八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俄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澳洲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意國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葡萄牙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土耳其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德國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比利時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埃及	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荷蘭	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加拿大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八,〇〇〇,〇〇〇
瑞奧搖麻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希臘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丁抹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所列。荷蘭以下諸國。其公債皆數百兆元。英國以下諸國。其公債皆數千兆元。法國且至一萬二千餘兆元。而除土耳其埃及西班牙等數國外。未有甚以公債爲累者。更按其人口以計其每人之所負擔。則歐洲中最重者爲法國。每人負擔三百三十四圓有奇。此據一八八七年統計也。其時法國人口三千八百萬。而澳洲尤甚。每人負擔四百四十一圓有奇。各省統計一千五百兆。六千八百七十九萬六千五百四十四元。澳洲附屬之紐西密尤甚。每人負擔六百三十七元有奇。八公債總額一百兆零九百三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元。其餘各國。雖多寡輕重不同。而其所負擔。要皆重於中國。中國人口四百兆有奇。而現在所借公債本銀。不滿九百兆兩。每人所負擔。不過二兩餘。而謂其力不足以任此。無是理也。雖然。負擔同而之所以負擔者不同。今世界上負擔公債最重者。宜莫如澳洲之人民。試舉澳洲中紐修威及維多利亞兩省情形論之。澳洲自千九百一一年以前。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紐修威政府。應納公債利息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八百八十元。而政府所辦鐵路之贏利六十六萬元。官業地售賣及租賃稅所入三百七十五萬元。即此兩項。已足償債息而有餘。近數十年來。官地賣去甚多。此項所入減少而鐵路所入數倍疇昔。至今以此兩者償債息而猶有餘如故也。同年維多利亞省政府。應納公債利息五百七十六萬元。其鐵路贏利所入三百四十萬元。官業地所入六百四十萬元。即此兩項。除償債息外。尚餘三之一。若此等公債。雖重而毫不苦其重也。一言蔽之。則募公債以投諸生利事業者。雖重猶輕。募公債以投諸不生利事業者。雖輕猶重。今試觀維多利亞省所以募公債之原因。則其緣公

債所得之結果。不言自明。左所列者該省一八八七年以前所募債也。

第一 募以築鐵路用者。二百兆五千四百四萬八千四百七十元

第二 募以興水利用者。五千四萬七千九百十元

第三 募以興他種工業用者。一千六百三萬九千六百九十元

第四 募以設學校用者。一千五百五萬五千五百七十元

右四項中。前三項皆直接生利者也。其第四項。雖似不生利。然爲一國養人才。然後可以維持一國之文明。發達一國之生計。則亦間接生利者也。故以此種性質而負擔公債者。雖重不重。

雖然若澳洲之例。惟新開之殖民地乃能有之。豈能諸國而盡如是。而他國之猶不以公債爲病者。則何也。財政家言。列舉國家所募集公債之原因如下。據日本田尻稻次郎公債論第一章

一 因戰亂騷擾。天變地殃。國家需非常之費用。尋常額定之歲入。不能支辦之時。

二 因欲改良交通機關。及擴張其他文武之事業。要龐大之費用。尋常額定歲入。不能支辦之時。

三 因欲整頓政治及財政。所費甚多。尋常額定歲入。不能支辦之時。

四 國家歲入。或一時缺乏。或歲歲缺乏。而欲補足之之時。

五 政府欲獎厲人民之貯蓄且保護之之時。

六 因欲獎厲保護某種事業。特許與一私人或一會社以補助金之時。

七 戰爭之時。

此所以雖不生利之公債。而亦時募集之不容已也。欲明其理。當知公債與租稅之關係。夫租稅者。國民所負擔也。而公債無論遲早。總須償還償還之本息。亦國民所負擔也。即所謂永久公債者。其性質殆幾於不償還。然每歲之息。仍國民所負擔也。何也。彼今世各文明國。其政府歲出預算表中。始以公債年息占一大部分。公債愈多。則息愈鉅。而歲出愈增。卒不得不取盈於租稅。其賦之於民一也。其所以爲異者。則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以賦之

於將來。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紓其力於多次。質而言之。則公債者。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其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故斯密亞丹格爾斯頓諸賢。皆謂公債爲戾於道德。蓋以爲人祖父者。當以利益貽子孫。不當以虧累貽子孫。公債者。無異居今日而先食數十年百年以後之租稅也。雖然。今世學者多駁其說。而財政家亦卒未嘗守徑徑而憚借貸者。則正以爲人祖父。當貽利益於子孫。而非大有所費。則不足以致大利。如彼鐵道築港水利衛生諸事業。其結果之利益。數十年以後。猶將賴之。非現在之國民所能獨專也。居今日而爲將來國民造福。則其所費者。現在與將來分任之宜也。抑利益有積極者。消極者何。即捍禦思難是已。故擴張軍備與對外戰爭起焉。此其爲不牛利之事業固也。雖然。苟微此。則國將弱於人而不能自存。國至於不能自存。則現在國民與將來國民之利益俱滅矣。故爲保全此消極之利益而有所費。則現在與將來分任之亦宜也。公債所以不悖於道德原理者。是在此觀之。凡一國之有國債。其目的在此積極消極兩種利益之範圍內者。學理之所許也。反是則其所不許也。中國今日之國債則何如。甲午一役。雖喪師失地。然戰爭之起因。猶爲爭本國之權利及名譽。戰而勝。則其權利。其名譽。我輩及我輩子孫享之。戰而敗。則其虧累。我輩及我輩子孫負荷之。故吾輩所能責備政府者。曰戰敗之結果。山彼所招而已。若夫因戰敗而不得已。以募國債。是吾輩所宜負擔而不容辭者也。乃若庚子之役。則異是。其戰也。本非爲國家自衛起見。未嘗有所不得已者存也。而又絕無戰爭之實力。絕無戰爭之預備。國人皆知其不必戰。不可戰。不能戰。而以一二人之私心拙計。貿然舉全國之膏血。爲孤注一擲。以至遺毒三十九年。負累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夫我生不辰。與此狠毒腐敗之政府爲緣。譬吾今日所有以填窟壑。則亦甚矣。奈何取我未離襁褓之愛子。未曾出世之幼孫。並其面分所應享之產業。而亦搜括之也。嗚呼。我國民其悟耶否耶。試觀一部二十四史。前代暴虐之主。其稅斂苛重。無論到若何程度。要之受其難者。不過現世之人而已。及其事過境遷。有新政府立。與民休息。則子孫固可以忘祖父之慘毒也。今者新政府之立。固遙遙無期。即立矣。而我子孫之含辛茹苦。以代今人受過者。且三十餘年而未有已。試問當局者之罪。有一錢焉能爲之迴護容赦也。

嗟夫。既往不可咎矣。政府既無端演出此齟齬。哀哀作城下盟。人方刀俎。我方魚肉。一不應之。則目前然眉之急。已不

可收拾。我國民欲滿腔之恨爲政府償孽債。以紓現在而圖將來。雖不可言而猶可言也。願吾僑所最當究問者。則乙未至戊戌間。凡借五千萬磅。而除償款外。所餘者尙一千二百二十七萬磅有奇。辛丑以後。各省每年解一千八百萬兩於北京政府。每年所餘者七百萬兩有奇。及今三年。亦二千萬兩有奇矣。政府於各省前此應徵解之常款未嘗以賠款項解之故稍爲減免故不能以補鹽課及賠款之缺此等羨款。用諸何途。願我國民要求政府予以決算之報告。不得勿休也。夫政府今日財政之窘。吾僑甯不知焉。其必非括我脂膏以窖藏之於中央金庫。吾敢斷言也。但其用之也。必有其途。苟能以會計清冊宣示於吾僑小民。使吾僑共曉然於其支銷之萬不容己。則雖重而毋怨也。今會計清冊。既不可得見矣。吾僑海島飄蓬。於宗國之事實。多隔膜焉。無確實之調查。不能代爲發表也。願以吾所聞。則自乙未至庚子。頤和園續修工程。每年三百餘萬兩。皇太后萬年吉地工程。每年百餘萬兩。戊戌秋間。皇太后欲往天津閱操。命榮祿修行宮。提昭信股票餘款六百餘萬兩。辛丑回鑾費。據各報所記。二千餘萬兩。辛丑後動工興修之佛照樓工程。在滬子五百萬兩。見十一月初四日上海時報今年皇太后七旬萬壽慶典。一千二百萬兩。另各省大員報効一千三百萬兩。即此犖犖數端。專爲一人身上之用。我輩所能知者。其數已盈九千萬兩。其他爲我輩所未知者復何限。若是夫。雖有數倍今日之外債。幾何不歲月而盡也。彼其言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夫謂我食汝之毛。踐汝之土。汝對於我而要求我之天良。斯亦已耳。而將來我之子孫。又將食汝子孫之毛。踐汝子孫之土。汝子孫行將對於我子孫而要求其天良。此無可逃避者也。今汝復預對於我子孫而要求彼之天良。我子孫天良幾何。能堪此兩重無限制之義務耶。嗚呼。我有此土地。有此人民。彼外國之債主。豈其憂債務之無著也。雖所借十倍於今日。不患無應之者也。所難堪者。代人受過之人耳。小說家言。有博徒擁妻者。署售妻之券。以貸博資。妻既飽矣。寧患貧而不得。所苦者其妻耳。國民乎。國民乎。今公等每年統四千三百餘萬之膏血。以償國債之本息。而所償者有四分之一爲北京城內一人無用之私費也。公等節衣縮食。拋妻鬻子。以獻納於地方有司。而地方有司乃貢諸北京。爲彼一人修花園慶壽辰築墳墓之需也。公等其知之否耶。公等其知之否耶。夫以今日中國情形。就使所借者爲內債。而固已岌岌不可終日矣。况其又屬於外債。日本法學博士添田壽一所著財政通論。有述外債之弊三節。今譯錄之。以與中國現在情形相比證焉。

其一在財政上。募借外債。其利息常較內債爲低。國家不知不識。遂有不當募而亦募者。其弊一。以用銀國而向用金國募借。其交還本息時。必蒙大損害。如預算百餘萬即可償還者。屆時若銀價下落。即不能不多費數十萬。其弊二。外債既重。勢不得不出於加稅。其弊三。凡此皆財政上之弊害也。

其一在經濟上。募借外債。則一時之正貨必驟增。增則銀賤而物貴。凡貨物之生產者。交換者。消費者。必受非常之損害。其弊一。銀賤物貴。則入口貨必多。出口貨必少。而商業上常立於負差之地位。其弊二。因進口貨多。而正貨之流出者亦多。則一時正貨增加之後。或即變爲正貨缺乏之時。遂有增發不換紙幣者。其弊三。况所謂募借外債者。未必直輸正貨。不過以品物交換。是不當獎勵輸入也。其弊四。凡此皆經濟上之弊也。

其一在政事上。外債既多。財政紊亂。於是債主國之政府。與債主國之人民。有干涉政事者。其弊一。縱未必干涉政事。而財政權不能不爲彼所操。以爲抵押之具。是大傷國家獨立之主權也。其弊二。有謂興業外債。不妨募借者。然人生何事無違算。有明明見爲有利而終至失敗者。亦復不少。凡此皆政事上之弊也。

凡此皆於學理上經驗上實有心得之言也。而土耳其埃及阿根廷皆其不遠之龜鑑也。試讀我國國債史。有一焉不蹈此三弊者耶。嗚呼。我國民。可以悚矣。彼歐美之文明國。無所謂外債也。彼其政府所發出之公債券。成爲一種國際勳產。流通於各國市面。有時爲外國人所購持者。過半焉。其吸收外資之方法。專恃此。而政府對於此種公債券。大半僅納息而不還本。故永無以外資牽動內政之弊。參報新民國報第五十三號論說門而不然者。以貧弱國對於富強國而負其債務。未有能善其後者也。嗚呼。我國民。可以悚矣。

夫即使所借者全屬內債。猶當量將來民力之所能及。使按年可以償還利息。無傷元氣。然後財政之根本。不致動搖。而不然者。即內債猶足以疲弊其國。如近世意大利西班牙是也。而外債更無論也。故彼文明國政府之爲國民司會計也。未有不以十年之通制國用者。今盤籌畫。成竹在胸。提出之以質諸國民之代表人。得其協贊。然後施行焉。今中國政府於借債時。則徘徊然爾。若語及償還。試問有一人焉。能提出三十九年之財政方案。以與國民相商。權者乎。無有也。豈必論他日。即以最近籌補鈔虧一案。其陰血周作張脈債與之醜態。既已畢露。後此勢亂。寧有紀極。即徵外國

債主之干涉。而魚爛取亡之氣象。猶岌岌不可終日也。嗚呼。我國民。可以悚矣。

然則今日我輩對於此國債問題當何如。將一惟政府所指派。而唯唯負擔。莫敢辭乎。舉鼎絕脰之患。恐遂不免也。且前此之負擔已不堪。而以現今之政府。恐將來以債務自縛者。尚不止此數也。抑我輩雖自謂能負擔之。而我輩究無何項之權利。逼令我子孫與我同負擔之也。然則吾輩將不認政府有借貸之資格。而償還之義務。一切不任乎。是不徒勢所不許。而此事要害之點。係乎國際交涉。吾國民斬之。而責言之。受其難者。又不僅在政府也。然則對之之道。究若何。曰。償還國債之義務。吾國民任之。雖然。

求政府予我輩以前此之決算表。俾我輩得知前此所借者。用之何途也。

求政府予我輩以將來之豫算表。俾我輩得知後此所應籌。當有若干也。

夫前此國債雖重。然使政府得人。能有道以增一國之殖。則以我四萬萬人之力。分三十餘年償還之。猶能任也。豈惟前此之債。即更益以倍蓰焉。以為生利事業之母財。亦謀國者應有之義焉矣。日本法學博士田尻稻次郎曰。凡一國文物漸進步之時。一切事物。皆須改良。勢必需莫大之費用。時則借國債最宜。今者我日本。此階級已過過去。而今日之支那。正其時也。田尻氏公債論四二四葉準此以談。今後中國國債之增加。誰曰不宜。自今以往。新政府立能借內債最善也。即不能。而假外債以進一國之幸福。即我輩對於我輩子孫。猶無慚德也。顧所最慮者。則頤和園也。行宮也。備照樓也。萬年吉地也。萬壽慶典也。濫用一國民力之保證。恃債主之方便。而歲歲借之以供揮霍焉。則我國民雖家藏金穴。其能副幾年之悉索也。歐人有常言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今吾亦為一言以正告我國民曰。

不得財政監督權。不納公債額派之本息。

夫公債之本息。政府以何道取之於我乎。亦曰租稅而已。我國民常由何道乃得有財政監督權乎。亦曰出代議士而已。故吾輩實續演歐人之常言以正告我國民曰。

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

附埃及國債史（采譯日本柴四郎埃及近世史第十二章）

蘇彝士河者。於世界之商業。招非常之繁盛。於歐洲東洋之貿易。與莫大之利益。然使埃及沈淪於負債之淵。非獨無利益而使之衰弱疲弊。至一蹶不振者。實無非因此蘇彝士河之所致也。

埃及握歐洲之管鑰。地勢最雄勝。且富於物產。歐洲強國所常爲注目而垂涎者也。終亞馬斯之世。以財政整理國庫。綽有餘裕。遂無隙可乘。至濟度之時。專務奢侈。國庫忽告空乏。而時以運河之大工。資本不足。不得不揭數千萬弗之外債。此正歐洲強國債多年熱望之時機也。其國家財政之大紛亂。實可謂根源於外債矣。

濟度死。威斯明流承其大業之後。欲籌巨萬之資金。是歐洲諸國全市停滯。資本憂無地投入之時也。自諸器械之日發生。工業之頓振起。物品之製造。日急日盛。而需用猶苦。故不能暢銷。資本金無所用之。空置庫中而已。於是歐洲之投機師以爲以此投彼。其利不少。乃以濟度威斯明流之心。醉歐風爲奇貨。藉本國之強盛。欺埃及之微弱。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貸一千八百五十萬弗金於埃及王。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貸二千八百五十二萬弗。二者利息甚高。除居間人及周旋雜費。其入於埃及政府實數者。第一次不過一千三百二十萬弗。第二次不過二千四百三十二萬弗而已。以此負債。因建國之帶面。有公私混合負債之觀。

小貧之國。忽得巨額之資金。頓呈繁盛之狀。此理所應然者也。故於埃及亦俄見商工業之繁昌。即如出口貨。一時亦大爲增加。威斯明流狂喜。真信爲外債之効驗。更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自英法二都。募三千餘萬弗。六十八年。借入五千九百四十五萬弗。皆須非常之高利。除各費外其實不過數千萬而已。

土耳其政府。見埃及之外債漸加。財政日困。大憂後日之事。傳嚴命令埃及之國稅。除正項費用外。不許消費。此後非經土國政府之許可。禁募外債。時內者經營種種之大事業。要鉅大之資本。外者外國資本家及投機者。盡千方之術。惑威斯明流。又顧問官之歐人。以邪說誘威斯明流曰。資生之真理。凡因需用供給於所握要者。必集資金。若

非握要者。決不集也。今歐洲之市場。資金充滿。欲用無處之時。而埃及得與工業。資金必要之時也。故歐洲之資金之來於埃及。是從資生上需川供給之正地者也。且增加有限之國中。而能振興工業商業。物產繁殖。國力發達。是決無足憂。故如歐洲各國。其富強文明。必於其國債之多少卜之也。蓋購物品必須出相當之價值。今日募國債者。是購發達國力原品之債也。且天下之事。最重時機。今日者。爲興工業商業之時機。若憂外債之爲累。任資金缺乏。不振與其有爲之工商業。歐洲市場之金市。忽變至不應埃及之募。是失千載一遇之好時機也。又曰土國政府之命令。是禁埃及政府之起國債。非禁埃及王之私債。若抵當王室。所有之土地而起國債。是一家之私債而已。土政府豈得干涉之哉。威斯明流大喜此說。以駐劄土國之英國大使。駐劄埃及之英國外交官之居間。一千八百七十年。於英國借入新國債三千五百七十一萬五千弗。是亦非常之高利。合計償先欠負債之利。及今回之報酬費。開消一千零七十一萬五千弗。實入於埃及。不過二千五百萬弗而已。

土國政府怒其不用命。又起新國債。痛責其政府。且送書於英國曰。埃及之新負債。皆土帝之詔其抵當者。雖爲埃及王之所有。於間接則關於土耳其帝國之租稅。此實皆國法之負債。英國雖收納其。然不答一語。

英法之貪婪資本家。及投機者。猶以爲未。更欲私壟斷之利。乃會資金家。議借入之策。欲土帝收回嚮日之成命。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贈四百五十萬弗之賄賂於土帝。與二三大臣及宮人。可謂空前絕後之大賄賂。於是土帝受私人之蠱惑。與異議之大臣。不協議。直以一封之勅。收回前諭。土國熱心之大臣聞之。直向英國大使告彼之勅令。未經主務大臣之認可。是不用者也。云云。而大使斥之曰。余不任計他國利益之責。只以計英國利益爲已任者也。今得貴國皇帝陛下真正之勅書。實確不拔。必須奉行之者也。敢謝絕貴諭。

其後資本家及投機者。以賄賂之効。更借三億六千萬弗於埃及政府。其貸借之條約。誠出意外。實得不過二億二千七百五十萬弗。其餘如前例。皆要償先欠負債之利。及出報酬費也。當時駐劄之英法外交官。及埃及高貴之官吏。不受此報酬之費者。非清廉高潔之人物。即痴人愚人。其所募之外債。其利重於其本。占十分中之二成五六。低者亦於其本占十分之一成二五者也。其中有四千五百萬弗。不以現銀交付者。只買跌價之股票。計其原價

而交付。其專橫實可謂良心盡昧者也。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埃及政府起內國債。雖用非常強迫之手段。僅不過得一千萬弗。又其紙幣以非常低廉。始得發行。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夏。財政陷於不可爲之困難。欲清外國債之利。則財貨之出。無途不清。則債主之逼迫。愈甚。支絀倉皇。莫可言狀。於是英國之外交官。迫威斯明流曰。時勢既已至此。無可如何。爲今日之謀。惟聘長於財政之歐人。以爲顧問官。使依其意見而辦。威斯明流從其言。招聘英國有名理財家計梅來埃及後。從事於財政之經理。而紛亂更甚。因外國債之外。更有無抵當之國債九千萬弗。曾約上期清償利息。遂以高利貸於他處。俾踐其約。其他國內之租稅。悉供抵當于外國債主。計梅因大驚愕。當時報告於英國政府。書中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之國債。雖以一億七千四百四十九萬弗。清十年間之利息。而利上生利。負債非惟不減。至倍於舊債。而其生財之道。使人民納上期之租稅。甚至勒捐亦往往爲之。今無可如何之時也。

當時國債之利息。每歲所出。須二千八百五十萬弗。而合算全國之租稅及其他之收入。不過四千二百五十萬弗。政府發租稅一時上納之新令。此法凡有先納六年之地稅。則可永久半減。據其豫算得一億四千萬弗之新收入。雖然。是實謀之最拙者。徒救目前之急。不慮後日者也。故二千二百五十萬弗之收入。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減却一千三百萬弗。

埃及之困難至此。而計梅果有何良策以救之哉。使力勸英法減非常之高利。改不法之條。運其妙策。使埃及民新開其財運。尙可挽回。然計梅計不出此。唯不過向債主乞諾少時之寬限而已。故後來迫威斯明流建埃及財政管理局。使英法人監督其財政。英法之債主及外交官。亦以此事相迫。遂決意設埃及財政管理局。由英法二國簡派全權委員。任其事務。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英之全權委員空遜。來于埃及。十一月英之骨新法之讓迫流。各爲其國之全權委員而來。然此時威斯明流於歐洲全權委員之車。尙未承諾者也。而英法之總領事。至於王宮告威斯明流曰。在殿下之尊

命。召集三氏。三氏者非英法之官吏。實欲盡力於埃及者也。自今財政上之困難。可與讓迫流空遜二人協議施行。骨新者曾爲內閣員。可備殿下之顧問。事無大小。悉可諮詢。大藏大臣。（即戶部尚書）征泥駒侯突然被縛。誣以與各州同盟。又與歐力。不以此二事爲然。拒絕其請。互相持者十有五日。至十一月十日。征泥駒侯突然被縛。誣以與各州同盟。又與歐人密約謀反之罪。即日流之白河。此刑與死刑無異云。又據世人之所傳。當內閣之審判。絕不容征泥駒之辨駁云。夫征泥駒之陷於重刑者。實果有其罪。抑出於他人之奸策。今內外之人。皆所知悉。蓋征泥駒未就縛之前。英之總領事之報告書曰。英法之管理員。與埃及大藏大臣。大相齟齬。然大藏大臣者。不日必失敗。即此一報。亦可粗知矣。是月十八日。威斯明流遂從其議。任二人爲歐洲派遣埃及財政管理官。使管督歲入。檢察出納之利子。管理鐵路。掌歷山港之關稅。於是埃及一國。有兩大藏省之觀。

又英國政府出自誠意。以派遣適當之顧問官爲顧問。而英之總領事。及他之二人不利之。使埃及政府辭之。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一月。政府如約償一千五十萬弗之公債利息。其得此實甚困難。實自民間開納半年前之租稅而得之者也。

開管理新增聘歐人數十人。其俸給十七萬五千弗。皆自埃及政府支出者也。

未幾債主起新要求。即自英埃銀行借入之八百萬弗內。使其二千五百英人股分。促三百二十萬弗之償還。七月十五日。爲償公債利子一千零四十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五弗之期限。埃及國中之資財。既已涸竭。故威斯明流告于英法領事曰。今日爲償還利子。我政府於上納期。已使先納九月。又一年之租稅。今也無租稅之可徵。無財貨之可得。領事答曰。非不察貴國之內情。然不諸此要求。殿下必陷非常之大困厄。既又密謁威斯明流曰。若萬不得已。則有一策。舉股東之最有勢力者數人。給以高俸。僱入於埃及政府。使爲官吏。或可轉圜。威斯明流無他策。遂從此議。用無用之歐人數十人。於是請求暫止。政府亦稍得爲安堵。而忽又自他之股東發要求之議曰。埃及財政之困難者。固所深悉也。雖然。我輩債主萬無因負債人之困難。而延期焚券之理。期限既至。不可不取償者也。政府又運百方之計策而償還之。此時使邦內之人民。破其產。失其職。而爲流浪之客者。不下數萬戶云。

財政之紛亂既極。威斯明流奮然告諸國之領事曰。今日歐人之在埃及者。殆過十萬人。然皆自埃及獲利取益。而未嘗納一錢之稅。甚至犯法而走私。自今欲課至常之稅。而嚴禁彼等之走私。其後兩月。威斯明流對英法總領事告必課外人稅。及嚴禁走私之意。欲藉英法二國之力以行之。英法政府依違不答。遷延時日。至翌年之十二月。英人覆之曰。我政府亦非敢斥貴國之望。然欲遂此志。須先將政治與財政立一改革之誓約。且允諾凡事皆服從於混合裁判所判決云云。此書不過曖昧模糊。使不能測其意之所在而已。

以是議遂不行。財政益陷窮窶。而追債愈迫。無可如何。因以實狀將各國債主訴於領事。債主等則曰。貴國困難之狀。固深知而痛憫者也。雖然以吾輩之所見。整理財政。似尙未至。從來吾歐人之管督者。不過貴國之歲入。若更使管督巖出。調理必得其宜。而免此困難。今若此。真無可如何也。吾輩更協議而得適當之方法。一者是使干涉內政。握財政之全權。一者是使埃及王出其私有財產也。威斯明流今者知行政之不可用外人。決行拒絕。而歐人猶密查內政。屢以減不急之歲出爲請。在朝之歐人。亦相助以拒政府。是所以激成他日之變者也。然此時猶未有舉動。至露舉動之形蹟。在十八個月之後。此時政府盡千方之術。以計歲入。終不能集。遂至埃及官吏之俸給。亦違其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管理官之報告曰。尼羅河水涸。人民瀕於飢餓。地稅一無所入。政府不得已徵收十二歲以上之男子以二倍之人口稅。其人民之窮困。亦無足怪也。大藏大臣仰屋咨嗟。歲入四千七百七十一萬五千弗之中。以三千七百三十六萬五千弗爲外國債主之額。以五百萬弗供蘇彝士河課稅等之用。所餘五百三十五萬弗供埃及一年之政費。故埃及官吏之俸給。積至數月而不得支給。而所僱之歐人。依然如昔。若稍遲滯。則訴之於混合裁判所。即得擅支大藏省金庫之權。然擅支一事。英國總領事告於本國。以外務大臣之力禁止之。

時勢如此。內國人之飢餓難堪。有志之士。因而遍傳檄文曰。國步艱難。人民沈於苦厄。且負債又必須清償。吾人豈能坐以待斃哉。云云。埃及政府計無所出。乃請於管理官使延其償還利息之期。且曰。若不許。國民不免餓死。今我大藏省金庫不留一錢。而管理局之金庫。蓄積數千萬金。雖從我之請。亦無甚困難者也。而管理官斥之曰。貴國與吾人協力籌辦可也。至於其他。不敢與聞。會英國內閣傳嚴令於總領事。謂我國債主及雇被人之要求。須令埃及

政府約之。於是總領事迫埃及政府謂此負債者必如期清辦。不得已亦要與國王之私產以如其約。蓋金額六百萬弗也。威斯明流復告英總領事曰。余王此國。不可無保王位之資。又保護宗教。不可無費用。而六百萬弗之鉅金。到底不能辦也。然英法諸政府不聽之。且答之曰。貴國之內政。與我無關。然我政府謂須使我人民收其應得之利。故不得不出此者也。

然歐洲管理官以不能得埃及歲出之權。尙遺餘憾。遂託王子發箋以事。使來混合裁判所。盡感訊究。使陳述其政府歲出入之狀況。取其口供。是蓋供攻擊埃及政府之材料也。

時管理官由英法政府得干涉埃及歲出之命令。大增其力。陳彼之材料。且詰且迫。威斯明流固執不從者二月。然猶迫促不已。唯任以稽查歲出狀況之委員。委員稽查之後。謂埃及財政之紊亂。由於國王虛置不得其宜。告訴於混合高等法院。法院素爲歐人所掌握。遂與歐人相聯結。不直國王。其裁判費用數十萬金。悉自埃及政府支出。是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事也。嗚呼。使當埃及強盛時。其肯服於無理之判決。而屈從於此等歐人之下哉。今也唯唯諾諾。惟命是從。如釜上肉。如囊中物。可勝慨哉。

因高等法院之判決。埃及之歲出入者悉委任諸歐人。又以償債於債主。籍沒其宮殿之裝飾物。而威斯明流裝飾物既典賣於親屬者也。乃拒其籍沒。債主又爲僞證。大相爭論。故人民激昂盡奮。有以死禦防國王之舉動。

後委員召外務大臣兼司法大臣清流夫於委員會。欲有所訊問。而侯斥之曰。有可商之事。當以書相商。一國大臣豈可被召於外國委員之前。而受訊問者哉。固持不應。自是政府與委員大生葛藤。遂使侯辭其職之一大原因也。既又爲償國債利息一千萬弗之期。然羅掘百方。終無所得。歐之管理員因強迫威斯明流曰。爲一國之主權者。不可不負此。宜出其私產以償此債。辯論數日。終以公私混合負債爲口實。遂使出王室所有之土地。典之於歐洲之豪富。家路斯中流土。得四千二百五十萬金。充是年及明年之利息。此際委員長空遜及武利苦寧。謂爲王籌畫。以濟國家之急。而籠絡埃及政府。武利苦寧遂人爲工部大臣。空遜遂爲大藏大臣。是實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也。而空遜猶不辭管督英國負債委員之任。夫埃及之大工。不過尼羅河之堤防與鐵道之二事。故工部大藏二大臣實

握一國之咽喉者也。今也英人爲大藏大臣。而司出納。法人爲工部大臣。而司造作。嗚呼。謂埃及之全權。已盡落英法二國之手。誰不謂然哉。思毛計之埃及記事曰。二人者假本國政府總領事及債主之威。得無限之權力。而吸收埃及人之膏血。然彼猶假爲熱心。救埃及之貧困。一入內閣。行政務之改革。則黜埃及人五百餘人。而以親戚朋友及歐人數百代之。其言曰。欲行革新之政。不可不以適我用者置於部下。而埃及人者老朽不堪任使。何其橫恣之甚哉。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始。歐人之爲埃及官者五百四十四人。自裁判鐵道電信稅關等至於不甚握要之職。皆錄用歐人。是年之末。更增二百八人。俸金增三十萬弗。一千八百八十年。又增二百八十八人。俸金加十一萬八千弗。其後使用歐人漸多。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多至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金支給一百八十六萬五千弗。

英國總領事會謁威斯明流請求公債之利息。威斯明流太息曰。汝責余以盡責任。雖然。責任二字。實非責余之語也。余今日於埃及之境遇。果何如哉。余既與私產及人權及內閣於汝等。尙得謂責任之在於余哉。初汝英國政府猶以好意待余及余之政府。而今全相反。惟欲窘厄余及余之政府。何哉。

埃及自政府聘用歐人。困難漸甚。租稅不能募。公債不能募。彼等因畫一策曰。從來丈量土地。概甚疏簡。其未升科之地當不少。乃派歐人一隊於各地。以實測之。然實測云者。習慣於其地者尙以爲難。况不知土音地勢之歐人。而欲見其效哉。以收支之資不相償。加以人民之物議沸騰。乃暫緩之。再籌別策。欲先汰埃及人之官吏。及埃及之兵。以得公債之利息。蓋減兵士者有二便。第一可減政費。第二減其將士使易壓制也。於是先半減士官二千五百人之俸金。以其所得償諸歐人。然猶不足。更出一策。課庸役。許以金償。又徵租稅於貴族。當時人苦重稅。且受實測土地之擾。國民遂奮怒。於是國內之議員集於海樓府。痛論埃及歐混合之內閣。有礙一國之獨立。且搖動立國之基云。始歐人輕侮埃及人之無能爲力。今見國民黨之勢漸盛大。恐遂變殺王權之手段。借王權而鎮壓之。外交官迫威斯明流曰。國民黨與歐人作對者。即與內閣作對者也。與內閣作對。即與殿下作對者也。宜速下嚴令使各歸故鄉。是殿下之責也。

後因國民之輿論解散埃及混合之內閣。(外國內閣者達下議院之公論其大臣不得不辭職是云解散)然威斯川流亦被外人廢其位而立通必苦。

通必苦者由歐人所擁立。自是歐人之專橫愈甚。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使通必苦管理總事務所。蓋建此事務所者實歐人欲爲內閣員。然以全國輿論激烈不平遂罷此議。

是年十月又爲償利息之期。其困貧如昔。先以收地方租稅作抵。借入公債。因不能償。故歸於歐人之手甚多。歐人又欺農民之無學。而不通法律。被掠取者不可勝數。又假混合裁判之虛威。構造種種之事情。不納租稅於政府。農民無處可謀衣食。不得已發賣家畜以助生活者絡繹不絕。真有餓殍載道之狀。然政府迫於外人之誅求。施管杖之酷刑。徵集租稅。其猶不納者下之於獄。

酷刑慘狀至此而國費終不可得。於是除求減償金之外。并無他策。乃由歐人中選財政委員。使稽查債主之所減若干。收入於埃及人民若干。及地租之最高價。選英二人。德奧各一人以當其任。是一千八百八十年也。

委員等協議決行往年實測土地之議。蓋其意專欲廢租稅一時上納法。故欲自令實測土地。謂至狹之地亦比從來納稅面積較廣。以欺政府。使收回租稅一時上納法之令者也。以是民人更含恨於歐人矣。

是年四月。布告新償國債。其法曰平均從來之高利年七朱。然當時增加利息。比原價更鉅。則七朱之利。實爲八朱。今計埃及之總負債。有五億三千萬弗。是償七朱之利。不可不於年年埃及之歲入。以四成半而充其數。又因此法而廢租稅一時上納法。此人民爲國家之急貧高利之債。而納上期之租稅於十四年間。可至一億二千萬弗。而一旦竟無著落。人民豈能默默哉。夫使管理官行適宜之策。非與公債證書(即昭信股票)則須與以他之利益。使償其損失。乃不爲籌畫。漫然斷行。橫暴亦可謂甚矣。於是物議沸騰。民情洶湧。外國管理員更相協議。一年以七十五萬弗分五十年間攤還。人民猶以爲非理。訴之混合裁判。卒被排斥。嗚呼。政府所與之七十五萬弗。曾不足抵人民一年所損失之一朱。況其七十五萬弗者。亦由稅人民之土地而得之。更非得自政府。是即無異於自取而已。嗚呼。所爲如何。尙得謂他人整理財政者哉。雖然。國步之所以陷於如此艱難者。全根原於外債。可不慎歟。可不慎

歟。

歷史

終

傳記

南海康先生傳 辛五

第一章 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爲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爲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志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爲一身計。則與其爲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爲應時之人物。爲社會計。則與其得千百應時之人物。無甯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覩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爲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

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爲一世人所譽。則必爲一世人所毀。非爲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爲一世人所踐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爲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爲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拿破崙也。無加布兒也。無

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無所甚補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繼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巋然亘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

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略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爲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撻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胆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爲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爲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哉。吾而不傳。曷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爲。字廣夏。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于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常咸豐未業。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境內肅謐。其後朝廷以三達官某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餒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脅之。搏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強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于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于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既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爲」也者。先生之名有爲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

吾粵之在中國。爲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于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爲佛家鉅子。風靡天下。然所及

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系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爲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會軍興而洪軍亡。微乎渺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簣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焉。先生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

九江卒後。乃孱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爲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爲主。而間探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爲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爲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潭圓。衆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己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學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蘇經典論疏耳。於政治

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荆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沂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舍舍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達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強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贊成焉。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強學會之開也。余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贊此舉。而憚會之名號。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斷斷持之。不肯遷就。余頗怪焉。先生曰。吾所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有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網羅。而開後此之塗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毅力。大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後。先生所欲開之學風。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第四章 委身國事時代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

注意於格君。自光緒十五年。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爲熱中。或斥爲病狂。先生若爲不聞也者。無所於撓。鏗而不捨。其結果也。爲今上皇帝所知。召對特拔。遂有戊戌維新之事。

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動力以起其端。由原動生反動力。由反動力復生其反動力。反反相衝。動動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動力。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故生反動力最速。而最劇。僅百日間。挫跌一無所存。而反動力之雄厚壯闊。亦與之相應。其高潮之點。極於團匪之禍。神京蹂躪。朝列爲空。今者反動力之反動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過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則戊戌之役。爲敗乎。爲成乎。君子曰。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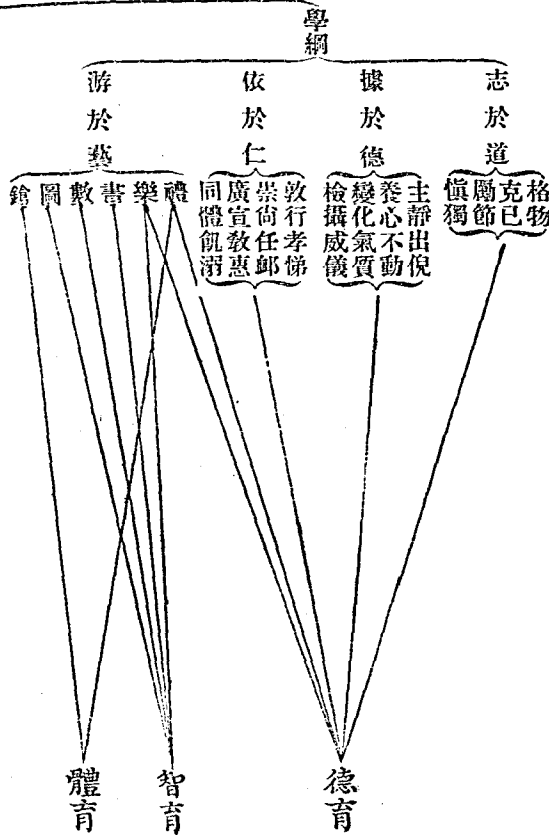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殆猶大輅之僅有椎輪。木植之始見萌坼也。當時舉國人士。能知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游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殆勢使然。不足爲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爲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吾雖不敢盡以此爲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動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認而無異詞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於是爲不薄矣。

政變以後。先生之志不少衰。復聯合海內外同志。創一中國前此未有之大會。以圖將來。及至去年。漢口之難。又一挫跌。以至於今。而先生委身國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暫停頓焉。其此後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爲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爲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

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峻。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之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此。其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記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



長興學記

學科

義理之學

孔學

佛學

周秦諸子學

宋明學

泰西哲學

中國經學史學

萬國史學

地理學

數學

格致學

政治原理學

中國政治沿革得失

萬國政治沿革得失

政治實用學

羣學

文字之學

中國詞章學

外國語言文字學

演說 (每月朔望課之)

劄記 (每日課之)

體操 (每間一日課之)

游歷 (每年假時課之)

科外學科

校中

校外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之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體。則先生自為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為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制如下。

博文科學長 (主動教授及分校功課)

約禮科學長 (主動勉勵品行糾按威儀)

干城科學長 (主督學股提)

書器庫監督 (主管理圖書儀器)

凡學生人置一劄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爲之批評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養	心	修	身	接	人
執	事	讀	書	時	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箇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美猶爲憾。吾不敢爲諱。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爲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後。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

- 一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 二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 三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
- 四 孔教者。平等主義。非督制主義。
- 五 孔教者。獨立主義。非巽儒主義。
- 六 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其從事於孔教復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辯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於是其料簡之次第。凡分三段階。

第一 排斥宋學。以其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也。

第二 排斥歛學。(劉歆之學) 以其作僞。誣孔子誤後世也。

第三 排斥荀學。(荀卿之學) 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爲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爲論語雖孔門真傳。然出於門弟子所記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繫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爲靈魂界之書。春秋爲人間世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以爲孔子慰時俗之敵。思一革而新之。故進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貽來者。春秋者孔子所立憲法案也。所以導中國脫野蠻之域。而進于文明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孔子所處之時勢地位。既不能爲梭倫。亦不必爲盧梭。故託諸記事。立其符號。傳諸口說。其微言大義。則在公羊穀梁二傳。及春秋繁露等書。其有未備者。可推甲以知乙。舉一以反三也。先生乃著「孔子改制考」。以大暢斯旨。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一段。

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爲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

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爲國別主義。大同爲世界主義。小康爲督制主義。大同爲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爲最盛。傳於兩漢。立於學官。及劉歆竄入古文經。而荀學之統亦寡矣。宋元明儒者。別發性理。稍脫劉歆之範圍。而皆不出于荀學之一小支。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子游孟子稍得其崖略。然其統中絕。至本朝黃梨洲稍窺一斑焉。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則所謂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也。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宗相同。衆生同原於性海。舍衆生亦無性海。世界原具合於法界。舍世界亦無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間事。而少言出世間事。以世間與出世間。非一非二也。雖然。亦有本焉。爲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養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繫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于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先生乃擬著「大易微言」一書。然今猶未成。不過講學時常授其口說而已。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書。關於孔教者。尙有教學通議一書。爲少年之作。今已棄去。有新學僞經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傳注。孟子大義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等書。皆未公於世。

以上先生發明孔教之大略也。吾自從學以來。悉受斯義。及今既閱十餘年。竊心末學。久缺研究。而瀏覽泰西學說以後。所受者頗繁雜。自有所別擇。於先生前者考案各義。蓋不能無異同。要之先生目光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闢雄。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爲我中國國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獨吾之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中國教學界所永不能諉者也。

先生於佛教。尤爲受用者也。先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爲歸宿焉。其爲學也。即心是佛。無得無證。以故不歎淨土。不畏地獄。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獄。非惟常住也。又常樂地獄。所謂歷無量劫行菩薩行是。

也。以故日以救國救民爲事。以爲舍此外更無佛法。然其所以立於五濁擾擾之界而不爲所動者。有一術焉。曰常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橫逆困苦之境。輒自提醒曰。吾發願固當如是。吾本棄樂而就苦。本舍淨土而住地獄。本爲衆生迷惑煩惱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當愍衆生之未覺。吾但當求法力之精進。吾何爲瞋恚。吾何爲退轉。以此自課。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養。實在於是。先生之受用。實在於是。

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爲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衆生最有効焉。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雖然。先生之布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歷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爲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爲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不曰非聖無法。則曰大逆不道。即萬國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廷也。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爲不扶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挑戰決鬪也。嗚呼。此先生所以爲先生歟。泰西歷史家。論近世政治學術之進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業。爲一切之原動力乎。後有識者。必能論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學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然。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相開合。得不謂理想界之人傑哉。今就曠昔所聞者。略叙其一二。

(一) 先生之哲學。博愛派哲學也。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爲唯一之宗旨。以爲世界之所以立。衆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無愛力。則乾坤應時而滅矣。是故果之核謂之仁。無仁則根幹不能茁。枝葉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衆生之在法界。猶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愛。則謂之不仁。與一體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爲團體。由團體可以爲大團體。由大團體可以爲更大團體。如是徧於法界。不難矣。故懸

仁以爲鵠。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事。凡不合於此者謂之善良。不合於此者謂之惡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穌也。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爲主則一也。以故當博愛。當平等。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救國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己。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啣之也。不然者。則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學之本。蓋在於於是。

(二)先生之哲學。主樂派哲學也。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爲快樂者衆生究竟之目的。凡爲樂者固以求樂。凡爲苦者亦以求樂也。耶教之殺身流血。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天國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絕俗。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樂也。即不歎天國。不愛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歎不愛爲樂也。是固樂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爲人間世有形之樂。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樂者。良宗教良學問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使全國人民皆樂者。良政治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樂之數之多寡及其樂之大小。則爲良否之差率。故各國政體之等級。千差萬別。而其最良之鵠。可得而懸指也。墨子之非樂。此墨子所以不成爲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樂。則宗教可無設也。而先生之言樂。與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義。謂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異先生之論。凡常人樂凡俗之樂。而大人不可不樂高尚之樂。使人人皆溺於俗樂。則世界之大樂真樂者。終不可得。夫所謂高尚之樂者何也。即常自苦以樂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學者。恒以樂天知命爲宗旨。嘗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縱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眞人物。是先生哲學之要領。無論律人律己。入世間出世間。皆以此爲最終之目的。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爲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託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鵠。以爲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爲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即有時

爲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復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說主於循環。春秋言據亂升平太平。其說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說焉。又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制政體爲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說。

(四) 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爲政治上一潛勢力。先生未常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闇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先生演繹此義。以組織所謂大同學說者。其理想甚密。其條段甚繁。以此區區小篇。勢不能盡其義蘊。今惟提其大綱。先列一表如下。

(第一) 原理

(第二) 世界的理想

大同學說

(第三) 法界的理想

(第四) 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甲) 理想之國家 (一) 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乙) 理想之家族 (二) 國民相互之關係
(三) 夫婦之關係

(丙) 理想之社會

(丁) 世間之法界

(戊) 出世間之法界

(第二)原理。先生哲學之主綱。既以人類全體之最大快樂為目的。乃以為雖求其樂。當先去其苦。欲去其苦。當先尋其致苦之源。於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觀察世界各種社會。條別其苦惱之種類。與其所從出。今畧舉其數如下。

苦惱

特別之苦

- (一) 天折之苦
- (二) 廢疾之苦
- (三) 鰥寡孤獨之苦
- (四) 奴隸之苦
- (五) 婦女之苦

- (一) 天然界之苦 如瘟疫水旱等類
- (二) 戰爭亂離之苦 野蠻社會尤少
- (三) 不自由之苦 (一) 兩國相戰 (二) 本羣內亂 (三) 政府壓制 (四) 家族壓制
- (四) 牽累之苦 家族 牽累
- (五) 相處不睦之苦 家族 強合
- (六) 弱不能與人平等之苦 雖非奴隸雖非婢女亦常不得平等
- (七) 貧無業之苦
- (八) 交通不便之苦
- (九) 勞作之苦
- (十) 不得學問之苦
- (十一) 不得名譽之苦 (一) 己身 (二) 本羣
- (十二) 愛戀之苦

普通之苦

- (一) 天折之苦
- (二) 廢疾之苦
- (三) 鰥寡孤獨之苦
- (四) 奴隸之苦
- (五) 婦女之苦
- (一) 天然界之苦 如瘟疫水旱等類
- (二) 戰爭亂離之苦 野蠻社會尤少
- (三) 不自由之苦 (一) 兩國相戰 (二) 本羣內亂 (三) 政府壓制 (四) 家族壓制
- (四) 牽累之苦 家族 牽累
- (五) 相處不睦之苦 家族 強合
- (六) 弱不能與人平等之苦 雖非奴隸雖非婢女亦常不得平等
- (七) 貧無業之苦
- (八) 交通不便之苦
- (九) 勞作之苦
- (十) 不得學問之苦
- (十一) 不得名譽之苦 (一) 己身 (二) 本羣
- (十二) 愛戀之苦

(十三) 仇敵之苦

(十四) 疾病之苦

(十五) 老羸之苦

(十六) 死之苦

(十七) 諸凡求而不能得避而不能去者之苦

既察種種苦惱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爲。三曰自作。又總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別。於是乎講普救之術。曰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爲之苦惱。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之。而其總根源既在分別。則其對治之總方法。厥惟大同。

大同根據之原理。以爲衆生本一性海。人類皆爲同胞。由妄生分別相故。故惟願已之樂。而不顧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報復不已。而苦惱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羣私其羣。國私其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惱。永無窮極。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爲歸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務國家改良。家族改良。社會改良。蓋先生之爲此學說。非徒欲施之一國。而將以施之天下。又非欲行之於現在。而欲行之於將來。質而言之。則其博愛主義進化之三大主義。所發出之條段也。

(第二) 世界的理想

(甲) 理想之國家。先生謂所貴乎有政府者。謂其爲人民謀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則不得認爲政府。苟不盡此責任者。亦不得認爲政府。雖然。先生所謂政府責任者。其範圍頗廣。大主張干涉主義。以爲民間一切救養之事務。政府不可不經理之指導之。其詳見下其外形乃有似希臘之斯巴達國政體。但其選任政府。則一由人民公舉。採萬國制度而改良焉。體運所謂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惟一政府所轄之境域。必不可過大。如中國十八行省之地。最少亦須分爲四五十政府。各因其風俗之程度以施政。初時不必齊等。久乃歸於大同。至於萬國相互之關係。先

生以爲各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爲文明進步之害。故第一須破國界。凡各大國向來統治於一總政府之下者。宜聽其人民自治。分爲若干對等之小國。略如美國聯邦瑞士聯邦之例。合全球無數之小政府。爲獨一之大聯邦。而爲總憲法以樞紐之。但此憲法與各小政府之憲法異。小政府之憲法務極繁。大聯邦之憲法務極簡。聯邦既成。則兵盡廢。但有警察。而無海陸軍。禮運所謂講信修睦也。此義西人發之者固甚多。今後數百年間亦斷不能行。而其爲天下之公理。爲將來世界所必至。蓋不可誣也。

(乙)理想之家族。先生以爲尋常一般苦惱。起於家族者居大半。今日中國無論何人。問其家事。必有許多難言者。雖其外強爲熙熙融融。然其中非含隱戾不平之氣。即蓄愁鬱不堪之象。此何故也。(其一)凡人性質之不相同。如其面焉。強合數軀殼。或至數十軀殼。使處於一室。其魂不相洽。而其體不能相離。故悍者勃谿鬪爭。柔者抑鬱疾瘵。(其二)一家之中。分利者衆。生利者寡。婦女無論矣。孩童無論矣。即壯歲之子弟。亦常復仰食於父兄。故家長爲一家之人所累。終歲勤勤。而猶不足自給。一家之人亦爲家長所累。半生壓制。而終不得自由。以此兩端。故凡有家者無不苦。萬國皆然。而中國爲尤甚也。然則家者煩惱之根也。故既破國界。不可不破家界。破家界之道奈何。凡子女之初生也。即養之於政府所立育嬰院。凡教養之責。皆政府任之。爲父母者不與聞。故凡人一出世。即爲公民。爲國家之所有。爲世界之所有。父母不得而私也。父母之恩。不在於生而在於養。故受育膝下三年。免懷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義不可不以報。不孝者罪無赦焉。若夫養育於國家。則報國家之恩。重於父母。其天性厚者。竭誠奉養焉。固可貴也。即不能然。亦不責也。雖然。猶有一義焉。凡人之養子。大率爲晚年侍養之計者多。若爾爾。則老者不其殆乎。曰。凡人之既成年也。受各種教育。因其性之所近。使之執事。爲社會盡責任者若干年。及其老而衰也。則入於政府之公立養老院。盡養以終其餘年。是又社會之報各人也。記有之。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如是則老者無殆也。禮運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是使人人皆獨立於世界之上。不受他之牽累。而常得非常大之自由也。若夫夫婦之間。則以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爲第一要義。政府一切不干涉。而惟限其年。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則所嚴禁也。此義也。西人固已實行之。

案先生所言親子之關係。似甚駭聽聞。雖然。不過其理想如是耳。凡行一制度。必與他制度相待而成。若行甲而遺乙。行乙而遺甲。是不可謂之制度也。故此等關係。到大同之後。勢固不得不行。若在今日。萬不能以爲藉口者也。先生說教。最重報恩。常言佛法出家。於施報之義。大有缺點焉。既有家則不可不愛家。既受父母之教養。則不可不孝父母。故先生事母以孝聞。學者勿誤會此言以自取罪也。

(丙)理想之社會。前所述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盡融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故其一切條理。皆在於社會改良。今試舉其特色者。略條論之。

(A)進種改良。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類有可以爲大同公民之資格。故進種改良爲最要焉。此事固甚難。然亦非不可致。用人事淘汰之法。雷以日月。則人種必可以日進。先生之議。以爲女子平日當受完全之教育。不待言矣。而又必定市廛鄉宅之地。使各有別。凡居室不許在城市工場塵涸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氣。而政府又別置各種旅館於山水明秀之諸地。以爲士女行樂之所。其時人必樂居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氣。及婦人之有身也。即入公立之胎教院。其院尤必擇勝地。院內結構精雅。陶養性情之具無不備。有名醫以司理其飲食。調節其運動。有名師間日演說。以薰善其德性。他日胎教之學。日精一日。則人種自日進一日。又凡廢疾者。有腦病者。肺病者。又曾犯某某類之重罪者。若經名醫認其有遺傳惡種之患。則由公局飲以止產藥。無俾育茲稂莠。如是則種必日良矣。

(B)育嬰及幼稚教育。育嬰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與聞。固由破家族之累。亦因養子之學。非人人盡能。不如專門名家之爲愈也。公家立育嬰院。與胎教院相連。孩童一生。即移斯院。院內保母。皆專門此學。終身以之。兩三歲後。移於幼稚園。受幼稚教育。

(C)教育平等。欲使人類備大同之人格。則教育爲第一義矣。自六歲至二十歲。皆爲受教育之時期。無論何人。皆當一律。今各國惟小學年度。必須受學。著爲功令。其中學高等學以上。則任人自由。蓋子弟爲父母所有。其父母境遇不同。無能強也。若大同之制。則世界自教其後進。凡任公家教育之職者。皆有全權以主持之。必不可使有畸輕畸重。如是久之。則人類之智德。可以漸臻平等矣。凡自二十歲以前。一切舉動。皆受先輩所監督。分毫不許自由。

(D) 職業普及。二十歲後。教育期已滿。則直屬於政府。為公民。一切自由。其執何職業。政府雖不得干預之。然若有不得職業者。則謀為位置。責在政府。政府當多所製作。使民得便。與民同樂。但其人非稚非老非廢疾。而不執業。坐食分利者。則政府罰之。

(E) 勞作時刻減少。近世最大問題。勞作社會問題也。頻年以來。工價屢增。時刻屢減。實為進化之一大現象。雖然。不過萌芽耳。物質學日進步。工藝機器發明日多。則人類勞作之力。愈可節省。及大同時。必有每日只需操數刻之工。而所出物產。百倍於今日。所受薪金。十倍於今日者。除此數刻之外。則皆為行樂之時。熙熙春臺。其樂只且。

(F) 說教。每來復日必說教。一如今日之泰西。政府有教院。會通羣教。而擇一最良之德育方案。然各教會之設立。及各人之信何教。皆許自由也。

(G) 衛生。凡公衆衛生之事。常以全力使之進步。民間築室。政府皆檢定之。其有病者。則入公立養病院。
(H) 養病。公家立養病院。聚名醫焉。聚專門之看護婦焉。有病者經醫生認可。謂為當入病院則入之。醫藥飲食。皆取給於公焉。養廢疾院。亦附屬於養病院。惟養繆寡孤獨院則無之。大同之世。無繆寡孤獨也。

(I) 養老。公家必立養老院者。非徒若中國舊說敬老引年之意云爾。蓋基於社會報德之原理焉。人自二十一歲以後。即出於社會。操種種之職業。為公衆盡瘁。有助於進步者不少。既已劬劬數十年。則社會宜有以報之。故養老之典最重。公設此院。務極宏敞。起居飲食。務極精良。其中又分特別普通二者。特別院。凡有功德在民。曾受公賞者居之。當令天下第一娛樂之地。無出其右。普通院。則尋常老人居之。其體制亦較尋常居宅有加焉。其自有府第。不入公院者。亦聽。

(J) 土地歸公。政府直轄之事業。如此其多。則其費浩繁。將何所出。勢固不可不仍取於民。然租稅重。名目繁。則民且滋不便。於是畧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歸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幾何。隨時定其率。約十而稅一。惟此一稅。他皆除之。

(K) 公立事業。公府財源所出。除土地稅外。其次則多與公業。如大鐵路。大輪船公司。大礦務。種種大製造局。雖聽

民間自設。然政府亦常募公債以自辦之。務使公業極多。百務畢舉。

(L) 遺產處置。其次則各人遺產。例以一半歸公。其餘則聽本人處置。或贈知友。或贈公家。

(M) 獎厲名實。大同之世。人爵不榮。雖然。有功德於民者。則社會宜表敬謝之意。以旌其美。且勸後人。是亦不可廢也。彼時獎厲之格。惟有兩途。一獎厲知識。二獎厲慈善。即不外智人仁人二位而已。有國政府即一之智人仁人。有天下

之大智人大仁人。凡能著新書發明新理制新器者。皆謂之智人。仁人之種類頗繁。如任政府而盡瘁有大功者。為教師能感化多人者。醫生之名家者。及捐私財以行公善者。皆稱焉。又有普通之仁人。如育嬰院之保母。小學校之教師。

在職若干年者。院長考其勞績。加徽號焉。養病院養老院之看護人。在職若干年者。由病人老人出具考語。加徽號焉。凡此等智人仁人。皆受社會特別之優待。政府常予以加等權利。以酬其勞。及其入養老院也。亦處於特別院。

又養老院養病院之看護人。除自願專門名家久於其職者外。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此役一年。如現

世各國。凡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不過彼則殘殺事業。此則慈善事業耳。凡在此一年中。被老人病人加以劣考語者。則政府剝減其終身之權利。

附獎厲生育。大同之世。有一事甚可慮者。則婦人不願生子是也。人人獨立。生子無私利於己。而惟受其苦痛。誰

則樂之。若爾則人道幾乎息矣。故不可不立特別之優獎。以為生子者勸。何也。生子者為將來世界永續文明之大

原。其功德固不淺。公衆酬其勞。不亦宜乎。

(N) 刑罰。大同之世。幾刑措矣。雖然。人與人相處。固有未能盡免者焉。而大同世又有特別之律二條。一曰無業之

罰。政府既多興事業。以應人民之求。倘有無業者必情也不盡責任於社會也。刑罰之宜也。二曰墮胎之罰是也。凡所用刑罰。惟有苦工。餘皆廢之。

(O) 男女同權。今泰西女權雖漸昌。然去實際猶遠。即如參政權一事。各國之婦女有權投票者。不過美國及澳洲。

間有一二州耳。餘皆無聞。自餘各事。無一能平等者。若東方更不必論矣。大同之世。最重人權。苟名為人。權利斯等。

(P) 符號畫一。自語言文字。乃至紀元貨幣律度量衡。皆設法以漸畫一之。省人之腦力焉。

若合以上各端。設理想的大同政府。則其官制。大畧如左。

政府

分政府

總政府

行政院

立法院

行政院

立法院

工商部

商務局

工務局

(礦務等附屬)

養民部

養老院

養病院

育嬰院

胎教院

各種學校

教部

教育事務局

司法部

行政裁判所

高等法院

刑罰裁判所

財產裁判所

婚姻裁判所

上議院

(議員三年或四年一任民公舉之)

下議院

(議員任終身選大智人大仁人充之)

理財部

(主總政府之財政)

工部

(郵政電報等總政府掌之大鐵路
等巨工非一國所能任者亦屬焉)

司法部

(糾察各國不守法者及裁判國際)

上議院

(代表各國)

下議院

(代表全地球人民)

農務局

租稅局

理財部

公業局

(政府生利事業屬部)

會計檢查局

警察部

警衛局
衛生局

以上各條。略舉大概。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先生現未有成書。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說。近者又專馳心於國家主義。久不復記憶。故遺忘十而八九。此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理想。雖然。所述者。則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獵西籍。附會緣飾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歐美。或不足為奇。而吾獨怪乎先生未讀一西書。而冥心孤往。獨闢新境。其規模如此其宏遠。其理論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贊嘆曰。偉人哉。偉人哉。

(第三)法界的理想。

(丁)世間之法界。先生此種理想。既非因承中國古書。又非勦襲泰西今籍。然則亦有所憑藉乎。曰。有何藉。曰。藉佛學。先生之於佛學也。純得力大乘。而以華嚴宗為歸。華嚴奧義。在於法界究竟圓滿極樂。先生乃求其何者為圓滿。何者為極樂。以為乘世界而尋法界。必不得為圓滿。在世苦而出世樂。必不得為極樂。故務於世間造法界焉。又以為軀殼雖屬小事。如幻如泡。然為靈魂所寄。故不度軀殼。則靈魂常為所困。若使軀殼無缺憾。則解脫進步。事半功倍。於是原本佛說舍世界外無法界一語。以專肆力於造世界。先生常言孔教者佛法之華嚴宗也。何以故。以其專言世界。不言法界。莊嚴世界。即所以莊嚴法界也。佛言當令一切眾生皆成佛。夫眾生根器既已不齊。而所處之境遇。所受之教育。又千差萬別。欲使之悉成佛難矣。先生以為眾生固不易言。若其已受人身者。能使之處同等之境遇。受同等之教育。則其根器亦漸次平等。可以同時悉成佛道。此所以苦思力索。而冥造此大同之制也。若其實行。則世間與法界。

豈其遠哉。

(戊)出世間之法界。前表所列諸苦惱。若大同制行。則悉消滅矣。而所餘者猶有一焉。曰死之苦是也。然則專言世間法而不言出世法。亦不足為圓滿。故先生之哲學。以靈魂為歸宿。使人知身雖滅而有不滅者存。先生以為佛法之必出家。固非得已。雖然。在往今之世界。而勸人出家。其義理之不完。有正多者。夫度人出家。為使其人去苦而得樂也。然一人樂矣。而其一家之苦頓增。衆生平等。若此。則何其偏眇乎。且佛法最重報恩。父母鞠之育之。罔極劬勞。一旦棄去。其何為心。此所以世間法與出世法。常不相容也。若大同制行。則人人無家。不出自出。如是。乃可言出世法。然先生以為雖大同之後。猶當立律以制限之。非至四十歲以外者。不許離世俗也。何也。以其曾受社會教養二十年。則有當為社會做事二十年之義務。以相償報恩之義。則然也。但人人既享世俗之樂。則又當知器世虛假。軀殼無常。勇猛精進。竿頭一步。盡破分別相。以入於所謂永生長樂之法界者。是則分生之志也。人智日進。真理日明。大同之後。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第四)理想與現實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然則此理想與現世之實際。不悉相衝突乎。且將由何道以達之乎。先生以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或此地據亂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義取漸進。更無衝突。凡法律務適宜於其地與其時。苟其適宜。必能使其人日以發達。愈發達。愈改良。遂至止於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為是。小康之法為非也。猶佛言大乘不廢小乘也。先生教學者常言。「思必出位。」語論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窮天地之變。行必素位。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應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恒踐乎極小極近。以是為調和。以是為次第。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國政策

先生固以行大同救天下為最終之目的。但以為吾所最親者。中國也。今日衆生受苦最深者中國也。人民居地球三之一者。中國也。於是乎內觀實踐。以救中國為下手之第一段。戊戌夏秋之間。雖贊政三月。然百事掣肘。所志不能行萬一。今畧述其所懷抱之政策如下。

(第一)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爲首。知之者蓋多而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爲中國積數千年之習慣。且民智未開。驟予以權。固自不易。况以君權積久。如許之勢力。苟得賢君相。因而用之。風行雷厲。以治百事。必有事半功倍者。故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則期期以爲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 今上之恩而已。

(第二) 近年聯漢撲滿之議頗行。先生以爲驟生此界。是使中國分裂。而授外國以漁人之利也。苟使能去專制之秕政。進人民之公益。則漢人自居國民之大多數。兩利俱存。何必仇滿。

(第三) 近世多有倡各省獨立之說。先生以爲中國自秦以來。數千年皆統一之歷史。蓋地理上人種上習慣上。有不得不然者也。雖欲分之。必不可得分。徒取糜爛。且生外憂。

(第四) 先生以爲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改官制定權限爲第一義。以今日之法。以今日之官。雖日下一上諭。言維新。無益也。其所謂改官制者。條理甚繁。不能具述。所謂定權限者。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也。

(第五) 先生雖極非各省獨立。而最重地方自治。以爲中國議會。萬不能速立。而地方議會。不可不早開。因數千年來自治之習慣。其事甚順。且使民練習政務。爲將來參政之基也。

(第六)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分省太大。宜縮小之。約以今一道爲一省。置議會焉。直隸爲中央政府。一道中各成一小政府之形。

(第七) 先生謂中國當以工商爲國。是以天產之富。工價之廉。而其人精於商務。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獎厲之。扶助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十年而中國之雄甲天下。

(第八) 先生謂宜立教務部。以提倡孔教。非以此爲他教敵也。統一國民之精神。於是乎在。今日未到智慧平等之世。則宗教萬不可缺。諸教雖各有所長。然按歷史。因民性。必當以孔教治中國。

(第九) 先生謂內治稍有端緒。當經營西北。移民實蒙古新疆西藏。闢其富源。一以紓東南人滿之憂。二以爲爭雄歐西之基。

(第十) 先生謂當留意殖民事業。今南洋一帶。華民居百分之九十九。但使能在其地得參政權。則我國民之發達。不可思議矣。又南美洲巴西各地。地廣人稀。頗欲招華工。政府宜以實力速行之。勸導之保護之。將來可立新中國於西半球。

(第十一)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無取多兵。何也。若能立憲法。改官制。行真維新。則內亂必不生。無取兵也。泰西各國。專務商業。咸願平和。苟外交無失。內治日興。誰則開釁。亦無取兵也。故以養兵之費。興學勸工。爲得策矣。

(第十二) 先生以爲維新十年或二十年後。民強國富。則可從事於兵。兵旣成。號召英德美日以擯強俄。一戰而霸。則地球大同之幕開矣。

此其大概也。至如重教育。廣鐵路。興警察等事。雖其所常言。然人多知之。且或已行之。故不及焉。先生之政策。與余所見。有同者。有異者。故不置論。其是非得失。惟臚列之以供當世之評。臚采擇云爾。

第九章 人物及其價值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爲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如雞之鳴。先於羣動。如長庚之出。先於羣星。故人多不聞之。不見之。且其性質亦有實不宜於現時者。乎。以故動輒得咎。舉國皆敵。無他。出世太早而已。

大刀濶斧。開闢事業。此先生所最長也。其所爲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然常聞人之所不敢開。每做一事。能爲後人生出許多事。無論爲原動力。爲反動力。要使之由靜而之動者。先生也。先生者實最冒險最好動之人也。嘗有甲乙二人。論戊戌維新事。乙曰。康有爲亦尋常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則君何爲不爲。乙曰。難也。甲曰。知其難而爲之。此康有爲所以爲康有爲也。可謂知言。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鉅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脚。羣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然人有短長。而短即在於長之中。長即在於短之內。先生所以不畏疑難。剛健果決。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

信力爲之也。蓋受用於佛學者深矣。

先生任事。不擇小大。常言事無小大。惟在比較。與大千世界諸星諸天比。何者非小。與血輪微蟲。兔塵芥子比。何者非大。謂有小大者。妄生分別耳。故但遇一事。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爲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不惜也。其半生常爲阻力所圍繞。蓋自好爲之也。

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目成誦。論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其前者。立剖析之。釐然秩然。雖或不悉當者。然皆爲自達其目的之助也。

先生之達觀。真不可及也。素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語。又以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此衆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爲我所應有。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雖日日憂國憂天下。然於身世之間。常泰然也。

先生爲進步主義之人。夫人而知之。雖然。彼又富於保守性質之人也。愛質最重。戀舊最切。故於古金石好之。古書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篤於故舊。厚於鄉情。其於中國思想界也。諄諄以保存國粹爲言。蓋先生之學。以歷史爲根柢。其外貌似急進派。其精神實漸進派也。吾知自今以往。新學小生。必愈益笑先生爲守舊矣。雖然。苟如是。是中國之福也。要之世人無論如何詆先生。罪先生。敵先生。而先生固衆目之的也。現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師也。無論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與否。即以今論。則於中國政治史。世界哲學史。必能占一極重要之位置。吾敢斷言也。雖然。此非先生之所期也。先生惟乘願而來。隨遇而行。率其不忍人之心。做一事算一事。盡一分算一分而已。願吾中國不患無將來百千萬億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萬斛之熱血。爲中國爲衆生表感謝也。海天萬里。先生自愛。

英國名相克林威爾。嘗呵某畫工曰。"PAINT ME AS I AM"。蓋惡畫師之諛己。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世傳爲美談。吾爲康南海傳。無他長。惟自信不至爲克林威爾所呵。凡起草四十八點鐘。傳成。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梁啓超記於日本橫濱山椒之飲冰室。

李鴻章（一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辛丑

序例

一此書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使後之讀者。知其爲人。

一中國舊文體。凡記載一人事跡者。或以傳。或以年譜。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於篇末耳。然夾叙夾論。其例實創自太史公。史記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皆是也。後人短於史識。不敢學之耳。著者不敏。竊附斯義。

一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故爲李鴻章作傳。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筆力行之。著者於時局。稍有所見。不敢隱諱。意不在古人。在來者也。恨時日太促。行篋中無一書可供考證。其中記述謬誤之處。知所不免。補而正之。願以異日。

一平吳之役。載湘軍事蹟頗多。似涉支蔓。但淮軍與湘軍。其關係極繁雜。不如此不足以見當時之形勢。讀者諒之。

一中東和約。中俄密約。義和團和約。皆載其全文。因李鴻章事蹟之原因結果。與此等公文關係者甚多。故不辭瑣沓。盡錄入之。

一合肥之負謗於中國甚矣。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爲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爲之作冤詞也。願書中多爲解免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禍梨棗也。英名相格林威爾嘗呵某書工曰。Painful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書。自信不至爲格林威爾所呵。合肥有知。必當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記

第一章 緒論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

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舉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誘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鑑之。曰。有人於此。舉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舉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以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離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之歷聘歐洲也。至德見前宰相比斯麥。叩之曰。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羣擊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比斯麥應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李鴻章曰。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若處此者。當如之何。比斯麥良久曰。苟為大臣。以至誠愛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云。此據西報譯出。尋常華文所登于星報日記者。固有所忌諱。不敢譯錄也。嗚呼。吾觀於此。而知李鴻章胸中塊壘。牢騷鬱抑。有非旁觀人所能喻者。吾之所

以責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為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國人而論乙國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無待言。然要之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不寧惟是。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係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論世。世固不易論。人亦豈易知耶。

今中國俗論家。往往以平髮平捻爲李鴻章功。以數次和議爲李鴻章罪。吾以爲此功罪兩失。其當者也。昔比斯麥又嘗語李曰。『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夫平髮平捻者。是兄與弟鬪。而墮弟之腦也。此而可功。則爲兄弟者其懼矣。若夫吾人積憤于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爲罪。卽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論李鴻章爲功罪於中國者。正別有在。

李鴻章今死矣。外國論者。皆以李爲中國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於中國今後之全局。必有所大變動。夫李鴻章果足稱爲中國第一人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則吾所能斷言也。李之死。于中國全局有關係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在政府失一李鴻章。如虎之喪其偃。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斷言也。抑吾冀夫外國人之所論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則以吾中國之大。而惟一李鴻章是賴。中國其尙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不能謂其非英雄也。雖然。是爲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無時勢。故讀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鴻章其人。之英雄者。車載斗量焉。若夫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國歷史。所以陳陳相因。而終不能放一異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書。而感不絕於余心矣。

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儉一時之安。不務擴充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撫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孟子曰。放飯流飢。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殆謂是矣。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雖然。此亦何足深責。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于一社會之中。每爲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鴻章不生於歐洲而生於中國。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數十年前。先彼而生

並彼而生者。曾無一能造時勢之英雄以導之翼之。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爲李鴻章一人咎也。而況乎其所遭遇。又並非其志而不能盡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後有襲李而起者乎。其時勢既已一變。則其所以爲英雄者亦自一變。其勿復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鴻章之位置

中國歷史與李鴻章之關係 本朝歷史與李鴻章之關係

欲評騰李鴻章之人物。則於李鴻章所居之國。與其所生之時代。有不可不熟察者兩事。

一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二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入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

論者動曰。李鴻章近世中國之權臣也。吾未知論者所謂權臣。其界說若何。雖然。若以李鴻章比諸漢之霍光曹掾。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美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則其權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鴻章而果爲權臣也。以視古代中國權臣。專擅威福。挾持人主。天下側目。危及社稷。而鴻章乃匪躬塞窶。無所覬覦。斯亦可謂純臣也矣。使鴻章而果爲權臣也。以視近代各國權臣。風行雷厲。改革庶政。操縱如意。不避怨嫌。而鴻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無所成就。斯亦可謂庸臣也矣。雖然。李鴻章之所處。固有與彼等絕異者。試與讀者然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論之。

中國爲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溯夫春秋戰國之間。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齊之陳田。爲千古權臣之巨魁。其時純然貴族政體。大臣之於國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強傷幹。勢所必然矣。洎夫兩漢。天下爲一。中央集權之政體。既漸發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禍。特甚。霍鄧竇梁之戚。接踵而起。炙手可熱。王氏因之以移漢祚。是猶帶貴族政治之餘波焉。苟非有閹閹者。則不敢覬覦大權。范曄後漢書論張奐臯甫規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命可移。而猶鞠躬狼狽。無有悔心。以是歸功儒術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貴族柄權之風未衰。故非貴族者不敢有異志也。斯爲權臣之第一種類。及董卓以後。豪傑蠶起。曹操乘之以竊大位。以武功而爲權臣者自操始。此後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

先高歡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軌。斯爲權臣之第二種類。又如秦之商鞅。漢之霍光。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等。皆起于布衣。無所憑藉。而以才學結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舉國聽命。權傾一時。庶幾有近世立憲國大臣之位置焉。此爲權臣之第三種類。其下者則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侂胄。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筲。無足比數。此爲權臣之第四種類。以上四者。中國數千年所稱權臣。略盡於是矣。

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畫。孔子鑒周末貴族之極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於權門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漢興叔孫通公孫弘之徒。終飾儒術。以立主威。漢武帝表六藝黜百家。專弘此術以化天下。天澤之辨益嚴。而世始知以權臣爲詬病。爾後二千年來。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圈籠。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鴻章。皆受其賜者也。又歷代君主。鑒興亡之由。講補救之術。其法日密一日。故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漢光武宋藝祖之待功臣。優之厚秩。解其兵柄。漢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撫其疑似。夷其家族。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管畜之。雖復侍中十年。開府千里。而一詔朝下。印綬夕解。束手受吏。無異匹夫。故居要津者無所幾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勸勉。豈必其性善於古人哉。亦勢使然也。以此兩因。故桀黠者有所顧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愛之徒。常有深淵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羣議逆上旨。以當其衝。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

逮於本朝。又有特別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東北一部落。崛起龍飛。入主中夏。以數十萬之客族。而馭數百萬之生民。其不能無彼我之見。勢使然也。自滇閩粵三藩。以降將開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後威權始統於一。故

二百年來。惟滿員有權臣而漢員無權臣。若鰲拜若和坤若肅順。華之徒差。足與前代權門比跡者。皆滿人也。計歷次軍興除定鼎之始不俟論外。若平三藩。平準噶爾。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薩克。布魯特。放罕巴達克。愛烏罕。平西藏。廓爾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蓮。教天理教。平喀什噶爾。出師十數。皆用旗營。以親王貝勒或滿大臣督軍。若夫平時。內而樞府。外而封疆。漢人備員而已。於政事無有所問。如順治康熙間之洪承疇。雍正乾隆間之張廷玉。雖位尊望重。然實一弄臣耳。自餘百僚。史不足道。故自咸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時調有一二及洪楊之發難也。賽尙阿琦善皆以大學士爲欽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遠征。遷延失機。令敵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漢人之機。乃發於是矣。故金田一役。實滿漢權力消長之最初關頭也。及曾胡諸公起於湘鄂。爲平江南之中堅。然猶命官文以大學士領欽差大臣。當時朝廷雖不得不倚重漢人。然豈能遽推心於漢人哉。曾胡以全力交驩官文。每有軍議奏事。必推爲首署。遇事歸功。報捷之疏。待官乃發。其搗謙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憐矣。試一讀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後。戰戰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學養深到。猶且如是。況李鴻章之自信力。猶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鴻章之地位。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洲。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勢使然也。

第一 文祥沈桂芬時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鴻藻翁同和時代

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

第三 孫毓汶徐用儀時代

光緒十年至光緒廿一年

第四 李鴻藻翁同和時代

光緒廿一年至光緒廿四年

第五 剛毅榮祿時代

光緒廿四年至今

案觀此表亦可觀滿漢權力消長之一斑。自髮捻以前。漢人無真執政者。文忠汲引沈文定。實爲漢人掌政權之嚆矢。其後李文正翁師傳孫徐兩尚書繼之。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要之同治以後。不特封疆大吏。漢人居其強半。即樞府之地。實力亦驟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後。形勢又一變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長。以不關此書本旨。不具論。

由此觀之。則李鴻章數十年來共事之人可知矣。雖其人賢否才不才。未便細論。然要之皆非與李鴻章同心同力同見識同主義者也。李鴻章所訴於比斯麥之言。其謂是耶。其謂是耶。而況乎軍機大臣之所仰承風旨者。又別有在也。此吾之所以爲李鴻章悲也。抑吾之此論。非有意袒李鴻章而爲之解脫也。即使李鴻章果有實權。盡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決無以遠過於今日。何也。以鴻章固無學識之人也。且使李鴻章而真爲豪傑。則憑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繼續增高。廣植勢力。以期實行其政策於天下。彼格蘭斯頓比斯麥。亦豈無阻力之當其前者哉。是故固不得爲李鴻章作辯護人也。雖然。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此吾於李鴻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斷斷置辯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請於末節縱論之。

第三章 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

李鴻章之家世 欲力東漸之勢 中國內亂之發生 李鴻章與曾國藩之關係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父名進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兩廣總督。鶴章昭慶皆從軍有功。鴻章其仲也。生於道光三年癸未（西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學於尋常塾師。治帖括業。年二十五成進士。入翰林。實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鴻章之初生也。值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已息。絕世英雄拿破侖。竄死於絕域之孤島。西歐大陸之波瀾。既已平復。列國不復自相侵掠。而惟務養精蓄銳。以肆志於東方。於是數千年一統垂裳之中國。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約。與俄人達

言於北。鴉片戰役。與英人肇辟於南。當世界多事之秋。正舉國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發明流機之理。轆轤輪艦。衝濤跋浪。萬里縮地。天涯比鄰。蘇彝士河。開鑿功成。東西相距驟近。西力東漸。奔騰澎湃。如狂飈。如怒潮。齧岸碎崖。齧日蝕月。遏之無可遏。抗之無可抗。蓋自李鴻章有生以來。實爲中國與世界始有關係之時代。亦爲中國與世界交涉最艱之時代。

翻觀國內之情實。則自乾隆以後。盛極而衰。民力彫敝。官吏驕橫。海內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貴州紅苗之變。嘉慶元年。白蓮教起。蔓延及於五省。前後九年。（嘉慶九年）耗軍費二萬萬兩。乃僅平之。同時海寇蔡牽等。窟穴安南。侵擾兩廣。閩浙諸地。大遭蹂躪。至嘉慶十五年。僅獲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擾山東直隸。陝西亦有箱賊之警。道光間又有回部張格爾之亂。邊境騷動。官軍大舉征伐。亘七年。僅乃底定。蓋當嘉道之間。國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動已甚。而舉朝醉生夢死之徒。猶復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熱。無所告訴。有識者固稍憂之矣。

抑中國數千年歷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觀古今已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至道咸末葉。而所謂英雄者。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蓋中國自開闢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爲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只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此亦情實之無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視爲故常。敗則爲寇。成則爲王。漢高明太。皆起無賴。今日盜賊。明日神聖。惟強是崇。他靡所云。以此習俗。以此人心。故歷代揭竿草澤之事。不絕於史簡。其間有承平百數十年者。不過經前次禍亂屠戮以後。人心厭亂。又戶口頓少。謀生較易。或君相御下有術。以小恩小惠。徵結民望。彌縫補苴。聊安一時而已。實則全國播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即復承起。故數千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塗附。此無可爲諱者也。本朝旣龍興關外。入主中華。以我國民自尊自大。蔑視他族之心。自不能無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後。其遺民。即有結爲秘密黨會。以圖恢復者。二百餘年不絕。蔓延於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雖屢有所煽動。而英主縱踵。無所得逞。鬱積既久。必有所發。及道咸以後。官吏之庸劣不足憚。旣已顯著。而稅政稠疊。國恥紛來。熱誠者欲掃翳霧。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覩非分。此殆所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於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於是一世之雄曾國藩左宗棠李

鴻章等因之而起。

鴻章初以優貢客京師。以文學受知於曾國藩。因師事焉。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畢生所養。實基於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亂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粵。僅二年餘。遂乃蹂躪全國之半。東南名城。相繼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時鴻章在安徽原籍。贊巡撫福濟及呂賢基軍事。時廬州已陷。敵兵分據近地。爲犄角之勢。福濟欲復廬州。不能得志。鴻章乃建議。先取合山巢縣以絕敵援。福濟即授以兵。遂克二縣。於是鴻章知兵之名始著。時咸豐四年十二月也。

當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國藩以禮部侍郎丁憂在籍。奉旨幫辦團練。慨然以練勁旅靖大難爲己任。於是湘軍起。湘軍者淮軍之母也。是時八旗綠營舊兵。皆瘠惰廢弛。怯懦闕冗。無所可用。其將校皆庸劣無能。暗弱失職。國藩深察大局。知非掃除而更張之。必不奏效。故延攬人才。統籌全局。堅忍刻苦。百折不撓。恢復之機。實始於是。

秀全既據金陵。驕汰漸生。內相殘殺。腐敗已甚。使當時官軍得人。以實力搗之。大難之平。指顧間事耳。無如官軍之驕汰腐敗。更甚於敵。咸豐六年。向榮之金陵大營一潰。十年。和春張國梁之金陵大營再潰。嗣至江浙相經。淪陷。敵氛更甚於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來。與英國開釁。當張國梁和春陣亡之時。即英法聯軍入北京。燒圓明園之日。天時人事。交侵洊逼。蓋至是而祖宗十傳之祚。不絕者如線矣。

曾國藩雖治兵十年。然所任者僅上游之事。固由國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實地步。節節進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專。專權不一。未能盡行其志也。故以客軍轉戰兩湖。江皖等省。其間爲地方大吏掣肘。失機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無成。及金陵大營之再潰。朝廷知舍湘軍外。無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國藩署兩江總督。旋實授。並授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於是兵餉之權。始歸於一。乃得與左李諸賢。合力以圖蘇皖江浙。大局始有轉機。

李鴻章之在福濟幕也。福濟疏薦道員。鄭魁士沮之。遂不得授。當時謠諑紛紛。謗議屢起。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後雖授福建延邵建遺缺。道。而擁虛名。無官守。及咸豐八年。曾國藩移師建昌。鴻章來謁。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國藩派調湘軍之在撫州者。舊部四營。新募五營。使弟國荃統領之。赴景德鎮助剿。而以鴻章同往參贊。江西肅清後。復隨曾國

藩大營兩年有奇。十年國藩督兩江。談興淮陽水師。請補鴻章江北司道。未行。復薦兩淮運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時鴻章年三十八。懷才鬱抑。撫髯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爲數奇。不復言祿矣。嗚呼。此天之所以阨李鴻章歟。抑天之所以厚李鴻章歟。彼其優獎頌沛十餘年。所以練其氣。老其才。以爲他日擔當大事之用。而隨贊會軍數年中。又鴻章最得力之實驗學校。而終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鴻章上

李鴻章之崛起與淮軍之成立 當時軍軍之弱及餉源之竭 江浙兩省得失之關係 常勝軍之起 李鴻章與李秀成之勁敵 淮軍平吳之功 江蘇軍與金陵軍浙江軍之關係 金陵之克復

秦末之亂。天下紛擾。豪傑雲起。及項羽定霸後。而韓信始出現。漢末之亂。天下紛擾。豪傑雲起。及曹操定霸後。而諸葛亮始出現。自古大偉人。其進退出處之間。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機會已熟。持滿而發。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謝康樂有言。諸公生天。雖在靈運先。成佛必居靈運後。吾觀中興諸大臣。其聲望之特達。以李鴻章爲最遲。而其成名之高。當國之久。亦以李鴻章爲最盛。事機滿天下。時勢造英雄。李鴻章固時代之驕兒哉。

當咸豐六七年之交。敵氛之盛。達於極點。而官軍凌夷益甚。廟算動搖無定。各方面大帥。互相猜忌。加以軍需缺乏。司農仰屋。惟恃各省自籌餉項。支支節節。彌東補西。以救一日之急。當此之時。雖有大忠雄才。其不能急奏膚功。事理之易明也。於是乎出萬不得已之策。而採用歐美軍人助剿之議起。

先是洪楊既據南京。蹂躪四方。十八行省。無一寸乾淨土。經歷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無能力。既已暴著於天下。故並國領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爲亂賊而已。且視之與歐洲列國之民權革命黨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間或供給其軍器彈藥糧食。其後洪秀全驕侈備盈。互相殘殺。內治廢弛。日甚一日。歐美識者。審其舉動。乃知其所謂太平天國。所謂四海兄弟。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實與中國古來歷代之流寇。毫無所異。因確斷其不可以定大業。於是英法美各國。皆一變其方針。咸欲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

亂。具述此意以請於政府。實成豐十年事也。而俄羅斯亦欲遣海軍小艦隊。運載兵丁若干。溯長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而謁恭親王以述其意。

按歐美諸邦。是時新通商於中國。其必不欲中國之擾亂固也。故當兩軍相持。歷年不決之際。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敗。久已爲西人所厭。其屬望於革命軍者必加厚。亦情勢之常矣。彼時歐美諸國。右投則官軍。左投則敵軍。勝敗之機。固不容。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識。內修厥政。外請交涉。速與列國通商。定約。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豎子不悟。內先腐敗。失交樹敵。終爲夷侮。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於此成矣。

時英法聯軍新破北京。文宗遠在熱河。雖和議已定。而猜忌之心猶盛。故恭親王關於借兵助剿之議。不敢專斷。一面請之於行在所。一面詢諸江南江北欽差大臣曾國藩。袁甲三及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等。使其陳其意見。當時極力反對之。謂有百害而無一利者。惟江北欽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凱之父也。薛煥雖不以爲可。而建議僱印度兵。使防衛上海。及其附近。并請以美國將官華爾白齊文爲隊長。曾國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謂當中國疲弊之極。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當以溫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緩其出師來會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國將官。以收勦賊之實效。於是朝廷依議。謝絕助剿。而命國藩任聘請洋弁訓練新兵之事。此實常勝軍之起點。而李鴻章勦名發軔之始。大有關係者也。

華爾者。美國紐約人也。在本國陸軍學校卒業。爲將官。以小罪去國。潛匿上海。當咸豐十年。洪軍蹂躪江蘇。蘇常俱陷。上海候補道楊坊。知華爾沈毅有才。薦之於布政使吳煦。煦乃請於美領事。赦其舊罪。使募歐美人願爲兵者數十人。益以中國應募者數百。使訓練之。以防衛蘇滬。其後屢與敵戰。常能以少擊衆。所向披靡。故官軍敵軍。皆號之曰常勝軍。常勝軍之立。實在李鴻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鴻章之戰績。請先言李鴻章立功之地之形勢。

江浙兩省。中國財賦之中堅也。無江浙則是無天下。故爭兵要則莫如武漢。爭餉源則莫如蘇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

也。洪秀全因近來各地軍聲勢頗振。非復如前日之所可蔑視。且安慶新克復。(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國基克復)金陵之勢益孤。乃遣其將李秀成、李世賢等分路援江浙。以牽制官軍之兵力。秀成軍鋒極銳。蕭山紹興寧波諸暨杭州皆連陷。浙撫王有齡死之。江蘇城邑。擾陷殆遍。避亂者羣集于上海。

安慶克復之後。湘軍聲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懌于曾國藩者。皆或死或罷。以故征勦之重任。全集於國藩之一身。屢詔敦促國藩移師東指。規復蕪常杭失陷郡縣。五日之中。嚴諭四下。國藩既奏薦左宗棠專辦浙江軍務。而江蘇紳士錢鼎銘等。復於十月以輪船沂江赴安慶。面謁國藩。哀乞遣援。謂吳中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鄉團。曰槍船。曰內應。是也。有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鎮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國藩見而悲之。時餉乏兵單。楚軍無可分撥。乃與李鴻章議。期以來年二月濟師。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詢蘇帥於國藩。國藩以李鴻章對。且請酌撥數千軍。使馳赴下游。以資援勦。於是鴻章歸廬州募淮勇。既到安慶。國藩爲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

先是淮南迭爲髮捻所蹂躪。居民大困。惟合肥縣志士張樹聲樹珊兄弟。周盛波盛傳兄弟。及潘鼎新劉銘傳等。自成豐初年。即練民團以衛鄉里。築堡壘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爛。而合肥獨完。李鴻章之始募淮軍也。因舊團而加以精練。二張二周潘劉成從焉。淮人程學啓者。向在曾國基部下。官至參將。智勇絕倫。國藩特選之。使從鴻章。其後以勇敢善戰。名冠一時。又淮軍之初成也。國藩以湘軍若干營爲之附援。而特於湘將中選一健者統之。受指揮於鴻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軍名將。數程郭劉潘二張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軍成。凡八千人。擬瀕江而下。傍賊壘衝過。以援鎮江。計未決。二十八日。上海官紳籌銀十八萬兩。僱輪船七艘。駛赴安慶奉迎。乃定以三次載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鴻章全軍抵滬。得旨署理江蘇巡撫。以薛煥爲通商大臣。專辦交涉事件。薛煥原江蘇巡撫也。

此時常勝軍之制。尙未整備。華爾以一客將。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敵衆萬餘人來犯松江。圍華爾數十匝。華爾力戰破之。及鴻章之抵上海也。華爾所部屬焉。更募華人壯勇附益之。使加訓練。其各兵勇俸給。比諸湘淮各軍加厚。

自是常勝軍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蘇浙境上。提督駐劄之地。而江蘇之要衝也。敵軍圍攻之甚急。李鴻章乃使常勝軍與英法防兵合。當時有防兵若干專屯上海自保租界攻松江南之金山衛及奉賢縣。淮軍程學啓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諸將。攻松江東南之南匯縣。敵

兵力門。英法軍不支退。邵嘉定縣又陷。敵乘勝欲進迫上海。程學啓邀擊大破之。南匯之敵將吳建瀛劉玉林等。開城

降。川沙廳在吳淞南岸敵軍萬餘又來犯。劉銘傳固守南匯。大破之。遂復川沙廳。然敵勢猶推勁不屈。以一隊圍松江青浦。

以一隊屯廣福塘橋。集於泗濱以窺新橋。五月。程學啓以孤軍屯新橋。當巨敵之衝。連日被圍甚急。鴻章聞之。自提兵

赴援。與敵軍遇於徐家匯。奮門破之。學啓自營中望見鴻章帥旗。遽出營夾擊。大捷。斬首三千級。俘馘四百人。降者千

餘。敵軍之屯松江府外者。聞報震駭。急引北走。圍遂解。滬防解嚴。

淮軍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見其衣帽之粗陋。竊笑嗤之。鴻章徐語左右曰。軍之良窳。豈在服制耶。須彼見吾大將旗鼓。

自有定論耳。至是歐美人見淮軍將校之勇毅。紀律之整嚴。莫不改容起敬。而常勝軍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

節制矣。

當時曾國藩既以獨力拜討賊之大命。任重責專。無所旁貸。無所掣肘。於是以李鴻章圖蘇。左宗棠圖浙。曾國荃圖金

陵。金陵敵之根據地也。而金陵與江浙兩省。實相須。以成其雄。故非掃蕩江蘇之敵軍。則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圍金

陵之敵巢。則江蘇亦不能得志。當淮軍之下滬也。曾國荃與楊載福後改名彭玉麟等。謀以水陸協進。破長江南北兩

岸之敵壘。四月。國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長江。拔金柱關。奪東梁山營寨。更進克秣陵關。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

進屯金陵城外雨花臺。實李鴻章解松江圍之力也。故論此役之戰績。當知湘軍之能克金陵。殲巨敵。非曾國荃一人

之功。實由李鴻章等斷其枝葉。使其餉源兵力。成孤立之勢。而根幹不得不坐凋。淮軍之能不全吳奏膚功。亦非李鴻

章一人之功。實由曾國荃等搗其巢穴。使其雄帥驕卒。有狼顧之憂。而軍鋒不得不坐頓。東坡句云。江山如畫一時多

少豪傑。同治元二年間。亦中國有史以來之一大觀矣。

李秀成者。李鴻章之勁敵。而敵將中後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黨中傑出之首領。曰東王楊秀清。南王馮雲

山。西王蕭朝貴。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當時號爲五王。旣而馮蕭戰死於湖南。楊韋金陵爭權。互相屠殺。石達開獨有大志。不安其位。別樹一幟。橫行湖南江西廣西貴州四川諸省。於是五王俱盡。咸豐四五年之間。官軍最不振。而江南之敵勢亦寢衰矣。李秀成起於小卒。位次微末。當金陵圍禦以後。尙不過楊秀清帳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聰慧明敏。富於謀略。胆氣絕倫。故洪氏末葉。得以揚餘燼。竄清劫。使官軍疲於奔命。越六七載而後定者。皆秀成與陳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縱橫長江上游。起颺颺於豫皖湘鄂。秀成出沒長江下口。激濤浪于蘇杭常揚。及玉成旣死。而洪秀全所倚爲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旣智勇絕人。且有大量。仁愛馭下。能得士心。故安慶雖克復。而下游糜爛滋甚。自會軍合圍雨花臺之後。而於江蘇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戰。使李鴻章曾國荃費盡心力。以非常之鉅價。僅購得戰勝之榮譽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語李鴻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鴻章自南匯一役以後。根基漸定。欲與金陵官軍策應。牽制敵勢。遂定進攻之策。是歲七月。使程學啓郭松林等急攻青浦縣城。拔之。并發州軍駕汽船渡海。攻浙江紹興府之餘姚縣。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譚紹洸擁衆十餘萬犯北新涇。江蘇地也。上劉銘傳邀擊大破之。敵遂退保蘇州。

其月淮軍與常勝軍共入浙江。攻慈谿縣。克之。是役也。常勝軍統領菲爾奮戰先登。中彈貫胸卒。遺命以中國衣冠斂美國人白齊文代領常勝軍。

是歲夏秋之變。江南瘟疫流行。官軍死者枕籍。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圍。乃以閏八月滙蘇州常州精兵十餘萬赴金陵。圍曾國荃大營。以西洋開花大砲數十門。并力轟擊。十五晝夜。官軍殊死戰。氣不稍挫。九月。秀成復使李世賢自浙江率衆十餘萬合圍金陵。攻擊益劇。曾國藩聞報。大憂之。急徵援於他地。然當時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軍。皆各有直接之責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官軍與以來。兩軍未曾有之劇戰也。當時敵之大軍二十餘萬。而官軍陷於重圍之中者不過三萬餘。且將卒病死戰死及負傷者殆過半焉。而圍甚與將士同甘苦。共患難。相愛如家人父子。故三軍樂爲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敵。以成其功也。秀成旣不能拔。又以江蘇地面官軍之勢漸振。恐江北蘇失而金陵亦不能獨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臺之圍乃解。

案自此役以後。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於堅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榮和春。既兩度以此致敗。故曾文正甚鑒之。甚憤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臺。文正屢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強悍之衆。內有窮困決死之寇。官軍之危。莫此爲甚。乃敵軍明知官軍之寡單如此。其瘡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薄突入。決一死命。以徵非常之功於俄頃。而顧虧此一篲。忽焉引去。遂致進退失據。隨以滅亡。何也。蓋當時敵軍將帥。富貴已極。驕侈淫佚。愛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軍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軍最忌暮氣。當道咸之交。官軍皆暮氣。而賊軍皆朝氣。及同治初元。賊軍皆暮氣。而官軍皆朝氣。得失之林。皆在於於是。諒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賢。猶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鑒不遠。有志於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以市井無賴。一朝崛起。不數歲而蹂躪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時風馳雲捲。爭大業於汗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視爲安樂窩。潭潭府第。真陳涉之流亞哉。株守一城。坐待圍擊。故向榮和春之潰。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敵。亦如唯與阿。相去無幾。故得以延其殘喘云爾。嗚呼。洪秀與廢之間。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此役爲湘淮諸將立功之最大關鍵。非圍金陵。則不能牽江浙之敵軍。而李文忠新造之軍。難遽制勝。非攻江浙。則不能解金陵之重圍。而曾忠襄久賴之軍。無從保全。讀史者不可不於此著眼焉。

李秀成之圍金陵也。使其別將譚紹洸陳炳文留守蘇州。九月。紹洸等率衆十餘萬。分道自金山大倉而東。淮軍諸將防之。戰於三江口四江口。互有勝敗。敵復沿運河設屯營。亘數十里。駕浮橋於運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來。進攻黃渡。圍四江口之官軍甚急。九月廿二日。鴻章部畧諸將。攻其本營。敵強悍善戰。淮軍幾不支。劉銘傳郭松林程學啓等身先士卒。揮劍奮鬥。士氣一振。大破之。擒斬萬餘人。四江口之圍解。

常勝軍統領華爾之死也。白齊文以資格繼其任。白氏之爲人。與華氏異。蓋權謀黠猾之流也。時見官軍之窘蹙。乃竊通款於李秀成。十月。謀據松江城爲內應。至上海脅迫道臺楊坊。要索軍資巨萬。不能得。遂毆打揚道。掠銀四萬兩而去。事聞。李鴻章大怒。立與英領事交涉。黜白齊文。使償所擄金。而以英國將官戈登代之。常勝軍始復爲用。時同治二

年二月也。此實爲李鴻章與外國辦交涉第一事。其決斷強硬之概。論者韙之。

白齊文黜後。欲殺之。而爲美領事所沮。遂放之。復降于李秀成。以其參謀。多所策畫。然規模狹隘。蓋勸秀成棄江浙。斬其桑茶。燬其廬舍。而後集兵力北向。據秦晉齊豫中原之形勢。以柅制東南。其地爲官軍水師之力所不及。可成火業云云。秀成不聽。白齊文又爲敵軍購買軍械。掠流船得新式砲數門。獻之秀成。以故蘇州之役。官軍死于資帶橋者數百人。其後不得志於秀成。復往漳州投賊中。卒爲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國藩獲敵軍諜者。得洪秀全與李秀成手諭。謂湖南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虛。使李秀成提兵二十萬。先陷常熟。一而攻揚州。一面窺皖楚。國藩乃馳使李鴻章使先發制之。謂當急取大倉州以擾常熟。牽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鴻章所見適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將。使死守待援。而遣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率所部。駕輪船赴福山。與敵數十戰。皆捷。遣程學啓李鶴章攻太倉崑山縣。以分敵勢。而使戈登率常勝軍與淮軍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圍解。三月。克復太倉崑山。擒敵七千餘。程學啓之功最偉。戈登自此益敬服學啓焉。

五月。李秀成出無錫。與五部將擁水陸兵數十萬。圍援江陰。據常熟。李鴻章遣其弟鶴章及劉銘傳郭松林等分道禦之。銘傳松林與敵之先鋒相遇。擊之。獲利。然敵勢太盛。每戰死傷相當。時敵築連營于運河之涯。北自北湖。南至張涇橋。東自陳市。西至長壽。縱橫六七十里。壘堡百數。皆扼運河之險。盡毀橋梁。備砲船于河上。水陸策應。形勢大熾。

鶴章與銘傳謀。潛集材木造浮橋。夜半急渡河。襲敵營。之在北湖者三十二。郭松林亦進擊力戰。破敵營之在南湖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隊。破敵營之在麥市橋者二十三。敵遂大潰。死傷數萬。河爲不流。擒其酋將百餘人。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彈藥糧食稱是。自是顧山以西無敵蹤。淮軍大振。六月。吳江敵將望風降。

程學啓率水陸萬餘人。與銘傳謀復蘇州。進破花溼港。降其守將。屯濠亭。七月。李鴻章自將。克復太湖廳。向蘇州進發。先使銘傳攻江陰。敵之驍將陳坤書。與湖南湖北山東四大股十餘萬衆。併力來援。鴻章銘傳親視敵勢。見其營壘大小甚多。西自江濱。東至山口。乃部署猛進攻之。敵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內應者。開門納降。江陰復。時程學啓州屯蘇州附近。連日力戰。前後凡數十捷。敵壘之在寶帶橋。五龍橋。蠡口。黃埭。澹山。玉瓦溼。十里亭。虎邱。觀。

音廟者十餘處皆陷。而郭松林之軍亦大捷于新塘橋。斬偽王二名。殺傷萬餘人。奪船數百艘。敵水軍爲之大衰。李秀成痛憤流涕。不能自勝。自是淮軍威名震天下。

敵軍大挫後。李秀成大舉圖恢復。使其部將糾合無錫深陽宜興等處衆八萬餘。船千餘隻。出連河口。而自率精銳數千。據金匱援蘇州。互相策應。與官軍連戰。互有勝敗。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鴻章親督軍。程學啓戈登爲先鋒。進迫蘇州城。苦戰劇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譚紹洸等引入內城。死守不屈。既而官軍水陸並進。合圍三面。城中糧盡。衆心疑懼。其裨將雲官等。猜疑携貳。遂通款於程學啓。乞降。於是學啓與戈登親乘舸。舸造城北之洋澄湖。與雲官等面訂降約。使殺秀成紹洸以獻。許以二品之賞。戈登爲之保人。故雲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許斬紹洸而別。李秀成微覺其謀。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譚紹洸以事召雲官於帳中。雲官乃與驍將汪有爲俱。見紹洸。則刺殺之。並掩擊其親軍千餘人。遂開門降。廿五日。雲官等獻紹洸首。請程學啓入城驗視。其降會之列銜如左。

一 納王郅雲官

二 比王伍貴文

三 康王汪安均

四 壽王周文佳

五 天將軍范起發

六 天將軍張大洲

七 天將軍汪環武

八 天將軍汪有爲

當時此八將所部兵在城中者尙十餘萬人。聲勢洶洶。程學啓既許以總兵副將等職。至是求如約。學啓細察此八人。謂狼子野心。恐後不可制。乃與李鴻章密謀。設宴大饗。彼等於坐。艦號砲一響。伏兵起而駢戮之。并殺餘黨之強禦者千餘。餘衆俱降。蘇州定。鴻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會之降也。戈登實爲保人。至是聞鴻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殺鴻章以償其罪。自携短銃以覓之。鴻章避之。不敢歸營。數日後。怒漸解。乃止。

案李文忠於是有慚德矣。夫殺降已爲君子所不取。況降而先有約。且有保人耶。故此舉有三罪焉。殺降背公理。一也。負約食言。二也。欺戈登負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齒痛恨。至欲刺刃其腹以洩大忿。不亦宜乎。雖彼鑒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術。亦可以見其概矣。

蘇州之克復。實江南戡定第一關鍵也。先是曾國基左宗棠李鴻章。各以孤軍東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聯絡策應。故力甚單而勢甚危。蘇州之捷。李鴻章建請統籌全局。欲乘勝進入浙地。與曾左兩軍互相接應。合力大舉。是爲官軍最後結。第一得力之著。十一月。劉銘傳郭松林李鴻章進攻無錫。拔之。擒斬其將黃子澐父子。於是鴻章分其軍爲三大部隊。其(甲)隊。自率之。(乙)隊。程學啓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鹽。嘉善。迨嘉興府。左宗棠之軍。(浙軍)亦進而與之策應。入杭州界。攻餘杭。屢破敵軍。(丙)隊。劉銘傳郭松林等率之。與常勝軍共略常州。大捷。克復宜興。荆溪。擒敵將黃靖忠。鴻章更使郭松林進攻溧陽。降之。

時敵將陳坤書。有衆十餘萬。據常州府。張其翼以搆官軍之後背。李鴻章與劉銘傳當之。敵軍太盛。官軍頗失利。坤書又潛兵迂入江蘇腹地。出沒江陰。常熟。福山等縣。江陰無錫戒嚴。江蘇以西大震。李鴻章乃使劉銘傳獨當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乘金壇。晝夜疾赴。歸援蘇州。又使李鴻章急歸守無錫。楊鼎勳張樹聲率別軍扼江陰之青陽。焦陰。斷敵歸路。時敵軍圍常熟益急。苦戰連日。僅支。又併圍無錫。李鴻章嬰壁固守幾殆。數日。郭松林援軍至。大戰破敵。圍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山鎮總兵。

先是程學啓圍嘉興(此年正月起)極急。城中守兵。鋒銳相當。兩軍死傷枕籍。二月十九日。學啓激厲將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陳。越浮橋。肉薄梯城。城上敵兵死守。彈丸如雨。忽流彈中學啓左腦。仆。部將劉士奇見之。立代主將督軍。先登入城。士卒怒憤。勇氣百倍。而潘鼎新劉秉璋等。亦水陸交進。遂拔嘉興。

程學啓被傷後。臥療數旬。遂不起。以三月十日卒。予諡忠烈。李鴻章痛悼流涕。

嘉興府之克復也。杭州敵饒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嘉興十九日克復敵大隊乘夜自北門脫出。左軍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蘇軍(李軍)與浙軍(左軍)之連絡全通。勢始集矣。

程學啓之卒也。鴻章使其部將王永勝劉士奇分領其衆。與郭松林會。自福山鎮進擊沙山。連戰破之。至三河口。斬獲二萬人。鴻章乃督諸軍合圍常州。使劉銘傳擊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陳橋渡大營。破之。張樹聲周盛波鄭國樞等襲河邊敵營。甘餘皆破之。敗軍潰走。欲還入城。陳坤書拒之。故死城下者不可勝數。三月廿二日。李軍進迫常州城。以大

砲及炸藥轟城。城崩數十丈。選死士數百人。梯以登。陳坤書驍悍善戰。躬率悍卒出戰拒之。修補缺口。官軍死者數百人。鴻章憤怒。督衆益治攻具。築長圍。連日猛攻。兩軍創鉅相當。經十餘日。李鴻章自督陣。劉銘傳郭松林劉士奇王永勝等。自先士卒。奮戰殲城。敵始亂。陳坤書猶不屈。與其將費天將其率悍黨。叱咤巷戰。松林遂力戰擒坤書。天將亦爲盛波所擒。銘傳大呼傳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萬餘。官軍死者亦千數。常州遂復。時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蘇軍（李軍）與金陵軍（曾軍）之聯絡全通。江蘇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內。無一敵蹤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鴻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統領淮軍常勝軍。轉門各地。大小數十戰。始於松江。終於嘉興常州。凡兩周歲。至同治二年甲子夏四月。平吳功成。

李秀成智勇絕倫。軍中多用西式鎗砲。程劉郭周張潘諸將。雖善戰。不過徒恃天稟之勇謀。而未曉新法之作用。故淮軍初期。與敵相遇。屢爲所苦。李鴻章有鑒於是。故諸將之取法常勝軍。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國將官托格比。吉格爾之徒甚多。本朝之絕而復續。蓋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藉以永保東亞和平之局。而爲商務之一樂園也。而豈料其至於今日。猶不先自振。而將來尙恐不免有 Great Revolution 在其後乎。

先是曾國荃軍水陸策應。圍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鍾山之石壘。敵失其險。外圍始合。內外不通。糧道已絕。城中食盡。洪秀全知事不可爲。于四月二十七日飲藥死。諸將擁立其子洪福。當時官軍尙未之覺。朝旨屢命李鴻章移江蘇得勝之師助剿金陵。曾國荃以爲城賊既疲。糧彈俱盡。殲滅在即。恥借鴻章之力。而李鴻章亦不願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託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辭不肯進軍。朝廷不喻鴻章之旨。再三敦促。國荃聞之。憂憤不自勝。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將士猛攻地。侯城。龍驤子山陰之堅。險要第一之地也。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墜道十餘處。皆成。乃嚴戒城外各營。各整戰備。別懸重賞募死士。約乘缺以先登。

時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後。號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並行。人心服之。若子於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

士數百人。自太平門缺口突出。又別遣死士數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陽門突出。衝入會營。縱火譁譟。時官軍積勞疲憊。戰力殆盡。驟遇此警。幾於瓦解。幸彭毓楛諸將率新兵馳來救之。僅乃獲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內所裝火藥爆裂。萬雷轟擊。天地爲動。城壁崩壞。廿餘丈。會軍將叱咤奮登。敵兵死抗。彈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餘人。衆益奮發。踐屍而過。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決死志。以所愛駿馬贈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戰。連戰三日夜。力盡被擒。敵大小將弁戰死焚死者三千餘人。城郭宮室連燒。三日不絕。城中兵民久隨洪氏者男女十餘萬人。無一降者。自成豐三年癸丑。秀全初據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李秀成真豪傑哉。當存亡危急之頃。滿城上下。命在旦夕。猶能驅役健兒千數百。突圍決戰。幾殲敵師。五月十五日之役。會軍之亡。天也。及城已破。復能以愛馬救幼主。而慷慨決死。有國亡與亡之志。雖古之大臣儒將。何以過之。項羽之烏騅不逝。文山之漆室無靈。天耶人耶。吾聞李秀成之去蘇州也。蘇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禮葬王有齡。優卹敗將降卒。儼然有文明國戰時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餘萬人。無一降者。以視田橫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來戰爭之結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處洪秀全之地位。則今日之域中。安知爲誰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在姑籠中慷慨吮筆。記述數萬言。雖經官軍刪節。不能備傳。而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嗚呼。劉與罵項。成敗論人。今日復誰肯爲李秀成揚偉業發幽光者。百年而後。自有定評。後之良史。豈有所私。雖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復。論功行賞。兩江總督曾國藩。加太子太保銜。封世襲一等侯。浙江巡撫曾國荃。江蘇巡撫李鴻章。皆封世襲一等伯。其餘將帥恩賞有差。國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諸將。咸嫉其功。誹謗謔言。蓋起交發。雖以左宗棠之賢。亦且不與。惟李鴻章無間言。且調護之功甚多云。

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爲文也。詔會勦而不欲分人功於垂成。及事定而不懷嫉妒於薦主。其德量有過人者焉。名下無虛。非苟焉已耳。

第五章 兵家之李鴻章下

捻亂之猖獗 李鴻章以前平捻諸將之失機 曾李平捻方略 東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復。兵氣半銷。雖然。捻亂猶在。憂未歇也。捻之起也。始於山東游民。及咸豐三年。洪秀全陷安慶。金陵全省大震。捻黨乘勢。起於宿州。亳州。壽州。蒙縣諸地。橫行皖齊豫一帶。所到掠奪。官軍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師者。輒被逆擊。屢敗。以故其勢益猖。及咸豐七年冬。其游騎遂擾及直隸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嚴。今將捻亂初起。以迄李鴻章督師以前。迭次所派平捻統帥。列表如下。

(八)

(官)

(在官年分)

(屯駐地)

善祿	河南提督	咸豐三年	永城縣
周天爵	欽差大臣	同	宿州
呂賢基	工部左侍郎	同	安徽
陸應穀	河南巡撫	同	開封府
舒興阿	陝甘總督	同	陳州
袁甲三	欽差大臣	同	宿州 <small>周天爵卒代之</small>
英桂	河南巡撫	同	開封府
武隆額	安徽提督	同	亳州
勝保	欽差大臣	同	晉江北軍
史榮春	提督	同	曹州兗州
田在田	總兵	同	同
邱聯恩	同	同	鹿邑
朱連泰	同	同	亳州

傅振邦

同

同九年

宿州

伊興額

都統

同

同

關保

協領

同

督河南軍

德楞額

同

同

曹州

勝保

都統欽差大臣

同十年

督河南軍副之

穆勝阿

副都統

同

安徽副使

毛利照

團練大臣

同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親王

同

會國藩

欽差大臣

同治三年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熱河。捻黨乘之。侵入山東。大掠濟甯。德楞額與戰。大敗。始以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督師。追躡諸捻。號稱驍勇。同治二年。髮黨諸酋陳得才藍成昌賴汝洗等合於捻。捻酋張總愚任柱牛落江陳大喜等各擁衆數萬。出沒於山東南安徽湖北各州縣。來往倏忽。如暴風疾雨。不可捉摸。官軍疲於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黨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陽隨州京山德安應山黃州蘄州等處。舒保戰死。僧王之師屢潰。僧王之爲人。勇悍有餘。而不學無術。軍令太不整肅。所至淫掠殘暴。與髮捻無異。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時金陵漸克復。餘黨合於捻者數萬人。又轉入河南山東。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銳意率輕騎。追逐其酋。一日夜馳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途中捻首之計。大敗。力戰墮馬死。朝廷震悼。忽以會國藩爲欽差大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軍務。而命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爲國藩糧運後援。

先是官軍之勦捻也。惟事追躡。勞而無功。間講防堵。則彌縫一時耳。要之無論爲攻爲守。非苟且姑息以養敵鋒。則躁進無謀以鈍兵力。未嘗全盤打算。立一定之方畧。以故勞師十餘年。而無所成。自會國藩受事以後。始畫長圍圍制之策。謂必蹙敵一隅。然後可以聚殲。李鴻章稟承之。遂定中原。

會國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厲。金陵已復。素志已償。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揆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國藩受命於敗軍之際。義不容辭。遂強起就任。然以爲湘軍暮氣漸深。恐不可用。故漸次遣撤。而惟用淮軍以赴前敵。蓋國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虛此席以待李鴻章之成功。蓋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辭。而李鴻章代爲欽差大臣。國藩回江督本任。籌後路糧餉。

鴻章勦捻方略。以爲捻賊已成流寇。偪之不流。然後會師合勦。乃爲上策。明孫傳庭謂勦流寇當驅之於必困之途。取之於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爭勝負於矢石之間。卽勝亦無關於蕩平。鴻章卽師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稱須壓之於山深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合各省之兵力。三四圍困之。後此大功之成。實由於是。

其年五月。任柱賴汝洗等大股深入山東。鴻章命潘鼎新劉銘傳儘力追躡。欲蹙之於登萊海隅。然後在膠萊咽喉。設法扼逼。使北不得竄入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親督師至濟甯。相度形勢。以爲任賴各股。皆百戰之餘。兼游兵散勇裹脅之衆。狡猾剽悍。未可易視。若兵力未足兜圍。而追之過緊。畫地過狹。使其窺破機關。勢必急圖出竄。稍縱卽逝。全局又非。於是定策先防運河以杜出路。次扼膠萊以斷咽喉。乃東撫丁寶楨一意欲驅賊出境。於鴻章方略。頗多齟齬。七月。敵軍突撲濰河。東省守將王心安方防駐葭廟。任敵偷渡。而膠萊之防遂潰。是時輩誘屢起。朝廷責備綦嚴。有罷運防之議。鴻章覆奏。以爲運河東南北三面。賊氛來往竄擾。官軍分路兜逐。地方雖受蹂躪。然受害者不過數府縣之地。驅過運西。則數省流毒無窮。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不便歧視也。乃堅持前議。不少變。十月十三日。劉銘傳在安邱濰縣之交。大戰獲勝。二十四日。追至贛榆。銘傳與馬步統將善慶力戰。陣斃任柱。於是東揔之勢大衰。

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莊一戰。斃悍賊甚夥。十一月十二日。劉銘傳唐仁廉等在濰縣壽光抄擊一晝夜。敵衆心搖。投降遂多。郭松林楊鼎勳潘鼎新繼之。無戰不捷。至二十九日。銘傳松林鼎勳等。躡追七十里。至壽光湖河間。始得接仗。戰至十數回合。又追殺四十餘里。斬獲幾三萬人。敵之精銳器械驟馬輜重拋盡。鴻章奏報中。謂軍士回老營者。臣親加拊慰。皆饑憊勞苦。而無人色。云。賴汝洗在湖河敗後。落水未死。復糾合千餘騎。衝出六營河防。黃翼升劉秉璋李昭慶等。水陸馬步。銜尾而下。節節追勦。祇康數百騎。遁入高室水鄉。鴻章先派有統帶華字營淮勇之吳毓蘭。在揚

州運河扼守。諸軍戮力。前截後追。十二月十一日。毓蘭生擒汝汝。東捻悉平。東蘇皖豫鄂五省。一律肅清。鴻章奏捷後。附陳所屬諸軍勦捻以來。馳逐數省。轉戰終年。日行百里。忍飢耐寒。憂謫畏讖。多人生未歷之苦境。劉銘傳劉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楊鼎勳。皆迭乞開缺。請稍爲休養。勿調遠役。並以劉銘傳積勞致病。代爲請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直逼畿輔。京師大震。初七初八日。疊奉寄諭。飭催劉銘傳善慶等馬步各營。迅赴河北進勦。鴻章以銘傳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調。乃率周盛波盛傳馬步十一營。潘鼎新鼎字全軍。及善慶溫德克勒西馬隊。陸續進發。由東阿渡河。飭郭松林楊鼎勳整傷大隊。隨後繼進。西捻之役。有較東捻更難圖功者。一則黃河以北。平坦千里。無高山大河以限之。張總愚狡猾知兵。竄擾北地平原。擄馬最多。隨忽往來。瞬息百里。欲設長圍以困之。然地勢不合。羅網難施。且彼鑿於任賴覆轍。一開圍紮。立即死力沖出。不容官軍閒暇。次第施工。此一難也。二則淮軍全部。皆處南人。渡河以北。風氣懸殊。南勇性情口音。與北人均不相習。且穀食麵食。習慣不同。而馬隊既單。秣料又缺。此二難也。鴻章乃首請飭行堅壁清野之法。以爲「前者任賴捻股。流竄中原數省。畏墟寨甚於畏兵。豫東淮北。民氣強悍。被害已久。逐漸添築墟寨。到處與城池相等。故捻逆一過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陝西。被擾最甚。以素無墟寨。籌辦不及。賊得盤旋飽掠。其勢愈張。直晉向無捻患。民氣樸樸。未能築寨自守。張總愚本極狡猾。又係窮寇。南有黃河之阻。必致縱橫馳突。無處不流。百姓驚徙蹂躪。詎有已時。可爲浩歎。」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強弱。飢飽爲定衡。賊未必強于官軍。但彼馬多而我馬少。自有不相及之勢。彼可隨地擄糧。我須隨地購糧。賊常飽而兵常飢。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絕賊糧。斷賊馬。惟有苦勸嚴諭河北紳民。趕緊堅築墟寨。一有警信。收糧草牲畜於內。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賊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實賴於是。四月。奏請以劉銘傳總統前敵各軍。溫旨敦促起行。使淮軍與直東民團。沿黃河運河。築長牆浚濠。以蹙敵。揀派各軍輪替出擊。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須暫休息之軍。即在運河東岸。擇要屯駐。俟敵逼近。立起迎擊。以勦爲防。又派張曜宋慶分紮夏津高唐一帶。程文炳紮陵縣吳橋一帶。爲運防護。左宗棠亦派劉松山郭寶昌等軍。自運鎮北至滄州一帶。減河東岸分紮。與楊鼎勳等軍就近策應。布置略定。然後進勦。

五月，捻股竄向西北，各軍分投搗擊，疊次獲勝。鴻章乃趁黃河伏汛盛漲時，縮地圍紮，以運河爲外圍，而就恩縣、夏津、高唐之馬頰河，截長補短，劃爲裏圍。偃蔽西南，層層布置。五六月間，各軍迭次大捷，敵勢蹙衰，降散漸多。六月十九至二十二等日，乘勝尾追，每戰皆捷。二十三日，張總愚涉水，向西南逃竄。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敵已向博平、清平一帶圖撲運河，而官軍早於馬頰河西北岸築長堵數百里，足限戎馬。敵方謂知已入彀中，竄地愈狹，死期近矣。是時各軍已久追疲乏，鴻章乃派劉銘傳生力馬軍助戰，軍勢大振。二十八日，將敵圍在徒駭、黃運之間，銘傳調集馬步迎擊，追勦數里。值郭松林東來馬步全軍，攔住去路，又兼河道分岐，水溜泥陷，劉郭兩軍馬隊五六千人縱橫合擊，擒斬無算。張總愚僅帶數十騎北逃，旋自沈於河以死。西捻肅清，中原平。八月，李鴻章入覲京師。

鴻章之用兵也，謀定後動，料敵如神。故在軍中十五年，未嘗有所挫衄。雖曰幸運，亦豈不以人事耶？其勦髮也，以區區三城之立足地，僅一歲而蕩平全吳，其勦捻也，以十餘年剝悍之勁敵，群帥所束手無策者，亦一歲而殲之。蓋若有天授焉。其待屬將也，皆以道義相交，親愛如骨肉，故咸樂爲用命。真將將之才哉！雖然，李鴻章兵事之生涯，實與曾國藩相終始，不徒薦主之感而已。其平吳也，由國藩統籌大局，肅清上流，會軍合圍金陵，牽掣敵勢，故能使李秀成疲於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國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饋糧，士有宿飽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後，無狼顧之憂也。不寧惟是，鴻章隨會軍數年，砥礪道誼，練習兵機，蓋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取將推誠布公團結士氣之方略，無一不自國藩得之。故有曾國藩然後有李鴻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務時代之李鴻章

洋務之消微 北洋海陸兵力 李鴻章辦理洋務失敗之由

洋務二字，不成其爲名詞也。雖然名從主人，爲李鴻章傳，則不得不以洋務二字總括其中世二十餘年之事業。李鴻章所以爲一世俗儒所唾罵者，以洋務。其所以爲一世鄙夫所趨重者，亦以洋務。吾之所以重李貴李而爲李惜者，亦以洋務。謂李鴻章不知洋務乎？中國洋務人士，吾未見有其比也。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與而

吾國以洋務衰也。吾一言以斷之。則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洋人之所務者。僅於如彼云云也。今試取其平定髮捻以後。日本戰事以前。所辦洋務各事。列表如下。

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同治二年正月

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同 四年八月

設機器局於天津

同 九年十月

籌通商日本並派員往駐

同 九年閏十二月

擬在大沽設洋式礮臺

同 十年四月

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同 十二年正月

請開煤鐵礦

同 十一年五月

設輪船招商局

同 十一年十一月

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

請遣使日本

同 年同月

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砲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於考試功

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光緒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機械技藝

同 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同 年十一月

始購鐵甲船

同 六年二月

設水師學堂于天津

同 年七月

設南北洋電報

同 年八月

請開鐵路

同 年十二月

設開平礦務商局

光緒七年四月

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同 年六月

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同 年十一月

築旅順船塢

同 八年二月

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同 年四月

設武備學堂于天津

同十一年五月

開辦漠河金礦

同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軍成軍

同十四年

設醫學堂於天津

同二十年五月

以上所列李鴻章所辦洋務。略具於是矣。綜其大綱。不出二端。一曰軍事。如購船購械造船造械築砲臺繕船塢等是也。二曰商務。如鐵路招商局織布局電報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是也。其間有與學堂派學生游學外國之事。大率皆為兵事起見。否則以供交涉稽譯之用者也。李鴻章所見西人之長技。如是而已。

海陸軍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蓋彼以善戰立功名。而所以成功。實由與西軍雜處。親觀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後。深有見夫中國兵力。平內亂有餘。禦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為重。其眼光不可謂不加尋常人一等。而其心力之瘁於此者亦至矣。計中日戰事以前。李鴻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軍兵力表

分職	(噸)	(馬力)	(速力)	(砲數)	(船員)	(進水年分)
戰艦	定遠	七、三三五	六、〇〇〇	一四、五	二二	三三〇
	鎮遠	七、三三五	六、〇〇〇	一四、五	二二	三三〇
	鐵甲					
	同					
						光緒一八八二
						同

艦助補			艦習練			隊艦守防										隊艦			
湄雲	操江	鎮海	泰安	威遠	康濟	鎮遼	鎮中	鎮北	鎮南	鎮西	鎮東	揚威	超勇	平遠	濟遠	靖遠	致遠	來遠	經遠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砲船	同	同	同	同	同	巡洋	同	同
五七八	九五〇	九五〇	一、二五八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四四〇	四四〇	四四〇	四四〇	四四〇	四四〇	一、三五〇	一、三五〇	二、二〇〇	二、三〇〇	二、三〇〇	二、三〇〇	二、九〇〇	二、九〇〇
四〇〇	四〇〇	四八〇	六〇〇	八四〇	七五〇	八四〇	七五〇	四四〇	四四〇	三五〇	三五〇	二、四〇〇	二、四〇〇	一、五〇〇	五、五〇〇	五、五〇〇	五、五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九、〇	九、〇	九、〇	一、〇、〇	一、二、〇	九、五	八、〇	八、〇	八、〇	八、〇	八、〇	八、〇	一、五、五	一、五、〇	一、四、五	一、八、〇	一、八、〇	一、八、〇	一、五、五	一、五、五
四	五	五	五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一八	一八	一	二	三	三	一四	一四
七〇	九一	一〇〇	一八〇	一二四	一二四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一三〇	一三〇	...	二〇三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一八六九	一八六五	一八七五	一八七六	一八七三	一八七一	一八八一	一八八一	一八八一	一八八一	一八八一	一八七五	一八八一	一八八一	...	一八八三	一八八三	一八八三	一八八三	一八八三

附水雷船

(船名)	(船式)	(噸數)	(速力)
左隊一號	一等水雷	一〇八	二四
同二號	同	同	一九
同三號	同	同	一九
右隊一號	同	同	一八
同二號	同	同	一八
同三號	同	同	一八

直隸練軍淮勇表

當中日戰事時代。直隸練軍淮勇二萬餘人。其略如左。

(軍隊)	(營數)	(人數)	(將領)	(駐地)
盛軍	十八	九千	衛汝貴	小站
銘軍	十二	四千	劉盛休	大連灣
毅軍	十	四千	宋慶	旅順口
蘆防淮勇	四	二千	葉志超 孫士成	蘆台北塘山海關
仁字虎勇	五	二千五百	聶士成	營口

合計四十九營二萬五千人之間

李鴻章注全副精神以經營此海陸二軍。自謂確有把握。光緒八年。法越峯鉅之時。朝議飭籌畿防。鴻章覆奏。有「臣練軍簡器。十餘年於茲。徒以經費太絀。不能盡行其志。然臨敵因應。尚不至以孤注貽君父憂。」等語。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見矣。何圖一旦。中日戰開。鐵艦樓艦。或創或夷。或以資敵。淮軍練勇。屢戰屢敗。聲名一旦掃地以盡。所餘敗鱗。

發甲。再經聯軍津沽一役。隨羅榮光壽士成同成灰燼。於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養所布畫烟消雲散。始如昨夢。及於李之死。而其所摩撫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復。嗚呼。合肥。吾知公之不瞑於九原也。至其所以失敗之故。由於羣議之掣肘者半。由於鴻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於用人失當者半。由於見識不明者亦半。彼其當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時。自視甚高。覺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將故吏。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要津。委以重任。不限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事債機。貽誤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練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籌餉。而不知有餉之本原。故支支節節。終無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節更詳論之。

李鴻章所辦商務。亦無一成效可觀者。無他。官督商辦一語。累之而已。中國人最長於商。若天授焉。但使國家爲之制定商法。廣通道路。保護利權。自能使地無棄財。人無棄力。國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舉一商務。輒爲之奏請焉。爲之派大臣督辦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斲者。固未有不傷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視爲利藪。憑挾孤威。把持局務。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來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國商務之不興。雖謂李鴻章官督商辦主義。爲之厲階可也。吾敢以一言武斷之曰。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爲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於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爲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鎗耳。砲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觀。邯鄲學武陵之步。其適形其醜。終無所得也。固宜。

雖然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於尋常人者矣。嘗觀其同治十一年五月覆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云。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亘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南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鎗砲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其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

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山起也。臣愚以爲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鎗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光緒元年。因臺灣事變籌畫海防摺云。

茲總理衙門陳請六條。目前當務之急。與日後久遠之圖。業經綜括無遺。洵爲救時要策。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珍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畫餅也。然則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廣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庚申以後。夷勢駭髮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訾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則茫然靡所依據。臣於洋務。涉歷頗久。聞見較廣。於彼已長短相形之處。知之較深。而環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衆議。雖欲振奮而未由。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爲說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務爲自便之圖。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由此觀之。則李鴻章固知今日爲三千年來一大變局。固知狃於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嘗有意於求後千百年安內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醫新症。固知非變法維新。則戰守皆不足恃。固知矜域不化。故習不除。則事無一可成。甚乃知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以中國之大。而永無自強自立之時。其言沈痛。吾至今讀之。則淚潄潄其承睫焉。夫以李

鴻章之忠純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權。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則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日責人昧於大局。而已於大局。先自不明。日責人畛域難化。故習難除。而已之畛域故習。以視彼等。猶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恆發自下而非發自上。而求其此機之何以能發。則必有一二先覺有大力者。從而導其轅而鼓其鋒。風氣既成。然後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濟者也。李鴻章而不知此。不憂此。則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憂之。以彼之地位。彼之聲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輿論以呼起全國。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學無術。故曰。爲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雖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時而異。吾輩生於今日。而以此大業責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謂局外之訾議。不知局中之艱難。言下蓋有餘病焉。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李固咎無可辭。然試問今日四萬萬人中。有可以 *Cast the first stone* 之資格者。幾何人哉。吾雖責李。而必不能爲所謂拘謹之儒。取巧之士。固於章句狃於目前者。稍寬其罪。而又決不許彼輩之隨我而容喙也。要而論之。李鴻章不失爲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舉國之大。而無所謂無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後。故一躍而不能起也。吾於李侯之遇。有餘悲焉耳。

第七章 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

中日戰事禍胎 李鴻章先事之失機 大東溝之戰 平壤之戰 甲午九月以後大體情形 致敗之由 李鴻章之地位及責任

中國維新之萌芽。自中日之戰生。李鴻章蓋代之勳名。自中日之戰沒。惜哉。李鴻章以光緒十九年。七十賜壽。既壽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變。禍機重疊。展轉相繼。更閱八年之至艱極險。殊寤奇辱。以死於今日。彼蒼者天。前之所以寵此人者。何以如是其優。後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筆至此。不禁廢書而歎也。

中日之戰。起於朝鮮。推原禍始。不得不謂李鴻章外交遺恨也。朝鮮本中國藩屬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與朝鮮有違言。日人遣使問於中國。蓋半主之邦。其外交當由上國主之。公法然也。中國當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鮮國政。我

朝素不與聞。聽貴國自與理論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光緒元年正月。與朝鮮訂立和約。其第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主者相等云云。是爲日本與朝鮮交涉之嚆矢。光緒五年。英美德法諸國。相繼求互市於朝。朝人驚皇。躊躇不決。李鴻章乃以函密勸其太師李裕元。令與各國立約。其奏摺謂。藉此以備禦俄人牽制。日本云云。光緒六年。駐日使臣何如璋。致書總理衙門。倡主持朝鮮外交之議。謂中國當於朝鮮設駐紮辦事大臣。李鴻章謂若密爲維持保護。尙覺進退綽如。倘顯然代謀。在朝鮮未必盡聽吾言。而各國或將惟我是問。他日勢成騎虎。深恐彈丸未易脫手云云。光緒八年十月。侍讀張佩綰給復奏。請派大員爲朝鮮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鴻章覆奏。亦如前議。是則鴻章於屬邦無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貪一時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實千古之遺恨也。自茲以往。各國皆不以中國藩屬待朝鮮也久矣。光緒十一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訂約。載明異日朝鮮有事。中日兩國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於是朝鮮又似爲中日兩邦公同保護之國。名實離奇。不可思議。後此兩國各執一理。膠轕不清。釀成大釁。實基於是。而其禍本不得不謂外交遺策胎之。此爲李鴻章失機第一事。

光緒二十年三月。朝鮮有東學黨之亂。勢頗猖獗。時袁世凱駐朝鮮。爲辦理商務委員。世凱者。李鴻章之私人也。屢致電李。請派兵助剿。復德惠朝王來乞師。鴻章遂於五月初一日。派海軍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調直隸提督葉志超帶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條約。先照會日本。日本隨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韓廷大震。請中國先行撤兵以謝日本。中國不允。乃與日本往復會商一齊撤兵之事。蓋是時亂黨已解散矣。日本既發重兵。有進無退。乃議與中國同于預朝鮮內政。助其變法。文牘往來。詞意激昂。戰機伏於眉睫間矣。是役也。在中國之意。以爲藩屬有亂。卑詞乞援。上國有應代靖亂之責任。故中國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則以既認朝鮮爲自主。與萬國平等。今中國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國靖亂。其意不可測。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國者各執一說。成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當未發兵之先也。袁世凱屢電稱亂黨猖獗。韓廷決不能自平。其後韓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措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發兵。而初十日已有亂黨悉平之報。其時我軍尚在途中。與亂黨風馬牛不相及。然則朝亂之無待於代勦明矣。無待代勦。而我無端發兵。安得不動日本

之疑耶。故我謂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論者謂袁世凱欲借端以邀戰功。故張大其詞。生此波瀾。而不料日本之蹠其後也。果爾。則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餘萬之生靈。墮數千年之國體。袁尙不能辭其責。而用袁聽袁者。得不謂失知人之明哉。此爲李鴻章失機第二事。

日本屢議協助干預而華不從。中國屢請同時撤兵而日不允。李鴻章與總理衙門。方日冀俄英出爲調處。北京倫敦聖彼得堡。函電紛馳。俄英亦託必爲出力。冀獲漁人之利。遷延經日。戰備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調到韓境者已萬餘人矣。平時兵力。旣已不能如人。而臨時戰備。又復著著落後。使敵盡扼要衝。主客易位。蓋未交綏而勝負之數已見矣。此爲李鴻章失機第三事。

三機旣失。戰事遂開。六月十二日。李鴻章奉廷寄籌戰備。乃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馬步六營進平壤。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進義州。分起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而飭葉志超軍移紮平壤。皆淮軍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輪船分運。而以濟遠廣丙二兵輪衛之。廿三晨爲日兵輪襲擊。濟遠管帶方伯謙見敵近。惶恐匿鐵甲最厚處。繼遭日砲毀其柁。即高懸白旗。下懸日旗。逃回旅順。高陞擊沈。我軍死者七百餘。二十七日。布告各國。飭駐日公使汪鳳藻撤旗歸國。二十九日。牙山失守。葉志超退回平壤。摠報勝仗。稱於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殲斃倭兵五千餘人。得旨賞給軍士銀二萬兩。將弁保獎者數十人焉。自茲以往。海軍淮軍之威望。始漸失墜矣。

方五六月間。日本兵船廣集朝鮮。殆如梭織。而各華艦避匿於威海衛。遼遼河上。迨京外交章參劾。始伴遣偏師。開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啓樞出口。約歷五六點鐘。使遠回輪。即飛電北洋大臣。稱某船巡邏至某處。並無倭兵踪跡云云。種種情形。可笑可歎。八月初旬。北洋疊接軍電。請濟師以壯聲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載運兵丁銀米。以海軍兵艦護送。凡鐵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隊同行。中秋日。安抵鴨綠江口。五運船鼓輪直入。淺水兵船及水雷船與之偕。餘艦小作於離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爐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瞭見南方黑煙縷縷。知日艦將至。海軍提督丁汝昌。傳令列陣作人字形。鎮遠正遠兩鐵艦爲人字之首。靖遠來遠懷遠經遠致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廣丙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兼以號旗招鴨綠江中諸戰船悉出助戰。俄而敵艦漸近。列陣作一字營。向華

軍猛撲。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過於華軍。轉瞬間又易而為太極陣。裹人字於其中。華艦先開巨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砲聲未絕。敵船磨至。與定遠鎮遠相去恒六里許。蓋畏重甲而避重砲。日華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彈已可至也。與人字陣末二艦相逼較近。欺砲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頃日艦圍入人字陣脚。致遠經遠濟遠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遠失羣後。船身疊受重傷。勢將及溺。其管帶鄧世昌。開足汽機。向日艦飛馳。欲撞與同沈。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時殉難。蓋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鄧君為最烈云。其同時被圍出之經遠。船群甫離。火勢陡發。管帶林永升。發砲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依然并非有條。遙見一日艦。似已受傷。即鼓輪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閃避不及。遽被轟裂。死難者亦二百七十人。嗚呼慘矣。至管帶濟遠之方伯謙。即七月間護送高陞至牙山。途遇日艦逃回旅順者。是日兩陣甫交。方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主將。旋因圍逼之故。亦被日船割出圈外。致經兩船。與日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如喪家狗。遂誤至水淺處。時揚威鐵甲先已擱淺。不能轉動。濟遠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沈沒。揚威遭此橫逆。死者百五十餘人。方伯謙驚駭欲絕。飛遁入旅順口。越日李鴻章電令縛伯謙軍前正法云。同時效方伯謙者。有廣甲一艦。逃出陣外。未知其受傷與否。然以祇防後追。不顧前路。遂誤撞於島石。為日軍發水雷轟碎之。陣中自經遠致遠揚威超勇沈。濟遠廣甲逃。與日艦支持者僅七艘耳。是役也。日艦雖或受重傷。或遭小損。然未喪一艘。而華軍之所喪蓋五船矣。

海軍既在大東溝被夷。陸軍亦在平壤同時失事。平壤為朝鮮要鎮。西南東三面。均有大江圍繞。北面則枕崇山。城倚山崖。城東江水。繞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則無山無水。為直達義州之孔道。我軍葉志超聶桂林豐陞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崑六將。共統勇丁三十四營。自七月中會齊此地。皆李鴻章部下也。當中國之初發兵於牙山也。副將聶士成曾建議以為當趁日兵未入韓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鴨綠江。速據平壤。而以海軍艦隊扼仁川港口。使日本軍艦不得逞。牙山成敵之兵。與北洋海軍。既牽掣日軍。然後以平壤大軍南襲韓城云云。李鴻章不能用。及七月廿九日。牙山敗績。此策遂廢。

雖然。日兵之入韓也。正當溽暑鏖金之時。道路險惡狹隘。行軍非常艱險。又沿途村里貧瘠。無從因糧。韓人素懼我威。

所至供給。呼應雲動。其待日兵則反是。故敵軍進攻平壤之際。除乾糧之外。無所得食。以一匙之鹽供數日云。當此之時。我軍若驍兵機。乘其勞憊。出奇兵以迎襲之。必可獲勝。乃計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之策。恃平壤堡壘之堅。謂可捍敵。此失機之大者也。李鴻章於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戰局。蓋中日全役。皆爲此精神所誤也。

時依李鴻章之部署。馬玉崑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爲犄角勢。衛豐二軍十八營駐城南江岸。左軍六營守北山上。葉壽兩師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陸續齊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戰。彼此損傷不多。至十五日晚。敵部署已定。以右翼隊陷大同江左岸橋里之砲臺。更渡江以衝平壤之正面。而師團長本隊爲其後援。以左翼隊自羊角島下渡大同江。衝我軍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與馬軍相遇劇戰。敵軍死傷頗多。砲臺卒被陷。時左寶貴退守牡丹臺。有七響之毛瑟鎗及快礮等。蹙戰頗力。敵軍連發開花礮。寶貴負傷卒。兵遂大亂。午後四點半鐘。葉志超急懸白旗。乞止戰。是夜全師紛紛宵遁。從義州甌山兩路。爲敵兵截殺死者二千餘人。平壤遂陷。

是役也。李鴻章二十餘年所練之兵。以勁旅自誇者。略盡矣。中國軍備之弛。固久爲外國所熟知。獨淮軍奉軍正定練軍等。素用洋操。鴻章所苦心經營者。故日本懼其威名。頗憚之。既戰勝後。其將領猶言非始願所及也。其所以致敗之由。一由將帥闕冗非人。其甚者如衛汝貴。寇扣軍餉。臨陣先逃。如葉志超飾敗爲勝。欺君邀賞。以此等將才臨前敵。安得不敗。一由統帥六人。官職權限皆相等。無所統攝。故軍勢散漫。呼應不靈。蓋此役爲李鴻章用兵敗績之始。而淮軍聲名亦從此掃地以盡矣。

久練之軍。尙復爾爾。其他倉卒新募。紀律不諳。器械不備者。更何足道。自平壤敗績以後。廟算益飄搖無定。軍事責任不專在李鴻章一人。茲故不詳叙之。僅列其將帥之重要者如下。

一 依克唐阿

奉天將軍

滿洲馬隊

以光緒二十年八月派爲欽差大臣

二 宋慶

提督

新募軍

以光緒二十年 月派總統前敵各軍

三 吳大澂

湖南巡撫

湘軍

以光緒二十年十二月派爲幫辦軍務大臣

四劉坤一 兩江總督 湘軍 以光緒二十年十二月派為欽差大臣

其餘先後從軍者。則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統秀吉之神機營馬步兵。按察使陳湜。布政使魏光燾。道員李光久。總兵劉樹元。編修曾廣鈞。總兵余虎恩。提督熊鐵生等之湘軍。按察使同澂。提督宗德勝等之淮軍。副將吳元愷之鄂軍。提督馮子材之粵勇。提督蘇元春之桂勇。郡王哈咪之回兵。提督閃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錦。提督曹克忠。奉旨圍練之津勝軍。某蒙員所帶之蒙古兵。其間或歸李鴻章節制。或歸依克唐阿節制。或歸宋慶節制。或歸吳大澂節制。或歸劉坤一節制。毫無定算。毫無統一。識者早知其無能為役矣。

九連城失。鳳皇城失。金州失。大連灣失。岫巖失。海城失。旅順口失。蓋平失。營口失。登州失。榮城失。威海衛失。劉公島失。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北洋敗殘兵艦。降於日本。於是中國海陸兵力遂盡。茲請更將李鴻章生平最注意經營之海軍。重列一表。以志末路之感。

輕遠	鐵甲船	沈	黃海
致遠	鋼甲船	同	同
超勇	同	同	同
揚威	同	火	同
捷順	水雷船	春	大連灣
失名	同	沈	旅順口外
操江	木質礮船	春	豐島沖
來遠	鐵甲船	沈	威海衛
威遠	練習船	同	同
福龍	水雷船	春	劉公島外
靖遠	鋼甲船	沈	同

定遠	鐵甲船	降	劉公島中
鎮遠	同	同	同
平遠	同	同	同
濟遠	鋼甲船	同	同
威遠	木質船	同	同

其餘尚有康濟滯雲之木質小兵船。鎮化鎮邊鎮西鎮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礮船三。凡劉公島灣內或傷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爲日有。其中復有廣東水師之廣甲廣丙廣乙三船。或沈或降。自茲以往。而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中國之帆影輪聲矣。

當中日戰事之際。李鴻章以一身爲萬矢之的。幾於身無完膚。人皆欲殺。平心論之。李鴻章誠有不能辭其咎者。其始誤勸朝鮮與外國立約。昧於公法。咎一。既許立約。默認其自主。而復以兵干涉其內亂。授人口實。咎二。日本既調兵。勢固有進無退。而不察先機。輒欲倚賴他國調停。致誤時日。咎三。聶士成請乘日軍未集之時。以兵直躡韓城以制敵。而不能。咎四。高陸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請以北洋海軍先蹙敵艦。而不能。遂令反客爲主。敵坐大而我愈危。綜其原因。皆由不欲覺自我開。以爲外交之道應爾。而不知當甲午五六月間。中日早成敵國。而非友邦矣。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咎五。鴻章將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敵日本。故憚於發難也。雖然。身任北洋。整軍經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戰。咎六。彼又將自解曰。政府掣肘。經費不足也。雖然。此不過不能擴充已耳。何以其所現有者。如葉志超衛汝貴諸軍。素以久練著名。亦脆弱乃爾。且尅滅口糧。盜掠民婦之事。時有所聞。乃並紀律而無之也。咎七。鎗或苦窳。彈或賸物。彈不以鎗。樂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局之人皆廉明。誰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軍無統帥。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終坐待敵攻。致於人而不能致人。畏敵如虎。咎十。海軍不知用快船快礮。咎十一。旅順天險。西人謂以數百兵守之。糧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於所親。壘圍冗。懼怯之人。聞風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爲李鴻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後。則率旨狂吠。築室道謀。號令不出自一人。則責備自不得歸於一點。若盡以爲李鴻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豈惟不任受而已。吾見彼責李鴻章者。其可責可罪。更倍蓰於李而未而已也。是役將帥無一人不辱國。不待言矣。然比較於百步五十步之間。則海軍優於陸軍。李鴻章部下之陸軍。又較優於他軍也。海軍大東溝一役。彼此鏖戰五點餘鐘。西人觀戰者咸嘖嘖稱讚焉。雖其中有如方伯謙之敗類。或謂伯謙實為故火保。船海軍兵機常爾云。然餘船之力鬥者。固可以相償。即敵軍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軍有敵手。而陸軍無敵手。及劉公島一役。食盡援絕。降敵以全生靈。身殉以全大節。蓋前後死難者。鄧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劉步蟾張文宣。雖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兒之概。君子愍之。諸人者皆北洋海軍最要之人物也。以視陸軍之全無心肝者何如也。陸軍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猶有左寶貴馬玉崑等一二日之劇戰。是李鴻章部下之人也。敵軍死傷相當云。其後欲恢復金州海城鳳凰城等處。及防禦蓋平。前後幾度。皆曾有與日本苦戰之事。雖不能就。然固已盡力矣。主之者實宋慶。亦李鴻章舊部也。是固不足以償葉志超衛汝貴黃仕林趙懷業龔照瑛等之罪乎。雖然。以比諸吳大澂之出勸降告示。未交鋒而全軍崩潰者何如。以視劉坤一之奉命專征。逗留數月不發者何如。是故謂中國全國軍旅皆腐敗可也。徒歸罪於李鴻章之淮軍不可也。而當時盈廷虛憍之氣。若以爲一殺李鴻章。則萬事皆了。而彼畿冠博帶指天畫地者。遂可以氣吞東海。舌撼三山。蓋湘人之氣。饒尤咻咻焉。此用湘軍之議所由起也。乃觀其結局。豈惟無以過淮軍而已。又更甚焉。噫。可以愧矣。吾之爲此言。非欲爲淮軍與李鴻章作冤詞也。吾於中日之役。固一毫不不能爲李淮恕也。然特患夫虛僞囂張之徒。毫無責任。而立於他人之背後。撫其短長以爲快談。而迄未嘗思所以易彼之道。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李固可責而彼輩又豈能責李之人哉。是役也。李鴻章之失機者固多。即不失機而亦必無可以倖勝之理。蓋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於未戰前決之。何也。世運愈進於文明。則優勝劣敗之公例愈確定。實力之所在。即勝利之所在。有絲毫不能假借者焉。無論政治學術商務。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來。刻意經營。上下一心。以成此節制敢死之勁旅。孤注一擲。以向於我。豈無所自信而敢乃爾耶。故及其敗然後知其所以敗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敗而猶不知其致敗之由。是死人也。然則徒罪李鴻章一人。烏乎可哉。

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

此事若專爲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艦。書中謂此艦係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云云。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

自是而李鴻章兵事上之聲譽終。而外交上之困難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鴻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條約 議和 日本 停戰條約及通約 中日和約及其功罪

李鴻章之負重望於外國也。以外交。李鴻章之負重謗於中國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鴻章之生涯。半屬外交之生涯也。欲斷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爲最大之公案。故於此事特留意焉。

李鴻章辦外交。以天津教案爲首。時值髮捻初平。內憂甫弭。無端而有津民戕殺法法國領事館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藉端要挾。聯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國藩方任直隸總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國蹊田奪牛手段。又非可以隨預對付也。乃曲意彌縫。鎮壓津民。正法八人。議罪二十餘人。而法人心猶未饜。必欲重索賠款。且將天津知府知縣置諸重典。國藩外之應付西人。已極竭蹶。而內之又爲京師頑固黨所拮掣。呼爲賣國賊。京師頑固黨會館將國藩國藩拔除摺稿燒即此時。白簡紛紜。舉國欲殺。於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決裂。請免國藩而以鴻章代之。明詔敦促赴任。是爲李鴻章當外交衝要之濫觴。實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時之李鴻章。殆天之驕子乎。颯風張帆。一日千里。天若別設一位置以爲其功名之地。當其甫受任督直隸也。普法之戰頓起。法人倉皇自救。不復他及。而歐美各國亦復奔走相顧。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問題。而此東方小問題。幾莫或措意。於是天津教案。遂銷沈於若有若無之間。中國當時之人。無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驚天動地之大事。固咸熟視無覩。以爲是李鴻章之聲望藉藉。過於曾國藩萬萬也。於是鴻章之聲價頓增。

天津教案以後。日本戰事以前。李鴻章所辦交涉事件以十數。而其關係最重者。爲法國安南之役。日本朝鮮之役。光

緒八年。法國有事於安南。耽耽逐逐。思大有所逞。與中國既定約。而復借端毀棄之。於是中法戰事開。法水師提督格魯比。預定戰略。其海軍先奪海南。次踞臺灣。直搗福州。殲我艦隊。其陸軍則自越之東京。出略雲南貴州。如是則水陸兩者必大有所獲。將來東方權力。可以與英國爭衡。於是格魯比一面電達本國。請給軍需並增派軍隊。一面乘福州之無備。羈我船廠。壞我兵船。一面以陸軍迫東京。當時南方之天地。大有風雲慘淡之觀。李鴻章乃行伐謀伐交之策。思曠英德以牽制法人。時曾紀澤方充英使。受命辦此事。雖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顧忌。增兵籌餉之案。在議院否決。格魯比時方攻臺灣之淡水不能下。安南。陸兵。又爲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決之報。大憤幾死。法人乃先請和於我。李鴻章此役以後。其外交手段。始爲歐人所注視矣。

當法事之方殷也。朝鮮京城又有襲擊日本使館之事。蓋華兵韓兵皆預有謀焉。朝鮮之爲藩屬爲自主。久已抗議於中日兩國間。輾轉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際。派伊藤博文來津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鴻章本有一種自大之氣。今見虎狼之法。尙且帖耳就範。最爾日本。其何能爲。故於伊藤之來也。傲然以臨之。彼伊藤於張邵議和之時。私語伍廷芳。謂前在天津見李中堂之尊嚴。至今思之猶悸。蓋得意時洩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僅約他日朝鮮有事。甲國派兵往。須先照會乙國而已。所謂天津條約者是也。雖然。此約竟爲後此中日開釁之引線矣。

李鴻章對朝鮮之外交。種種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條約。遂至變爲馬關條約。嗚呼。莊生有言。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善奕者每於至閑之著。斷斷不肯放過。後有當此局者。可無慎歟。戰事至甲午之冬。中國舍求和外。更無長策。正月。乃派張蔭桓邵友濂講於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輕也。拒不納。乃更派李鴻章。二月。遂行。隨帶參贊李經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馬關。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開議。翌日首議停戰條件。日本首提議以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爲質。辯論移時。不肯少讓。乃更議暫停戰之議。即便議和。伊藤言。旣若爾。則須將停戰之節略撤回。以後不許再提及。彼此磋商未決。及二十八日。第三次會議。歸途中。突遇刺客。以槍擊鴻章。中左額。槍子深入左目下。一暈幾絕。日官聞警來問狀者絡繹不絕。伊藤陸奧亦躬詣慰問。謝罪甚恭。愛形於色。日皇及舉國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將中國前提出之停戰節略畫押。口舌所不能爭者。藉一槍子之傷而得之。於是議和前一節。略有端緒。當遇刺之

初日皇遣御醫軍醫來視疾。衆醫皆謂取出槍子。劍乃可瘥。但雖靜養多日。不勞心力云。鴻章慨然曰。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甯死無割。刺之明日。或見血滿袍服。言曰。此血所以報國也。鴻章浩然曰。舍予命而有益於國。亦所不辭。其慷慨忠憤之氣。君子敬之。

遇刺後將旨慰勞。並派李經方爲全權大臣。而李鴻章實一切自行裁斷。雖創劇偃臥。猶口授事機。羣醫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將所擬和約底稿交來。十一日。李備覆文。將原約綜其大綱。分四款。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除第一朝鮮自主外。餘皆極力駁議。十五日。復另擬一約底送去。即擬請賠兵費一萬萬兩。割奉天南四廳縣地方等。日本亦條條駁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備一改定約稿寄來。較前稍輕減。即馬關條約之大概也。是日鴻章創已愈。復至春帆樓與日本全權大臣面議。刻意磋磨。毫無讓步。惟有聲明若能於三年內還清償款。則一律免息。及威海衛駐兵費減一半耳。今將其條約全文列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爲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絕將來紛紜之端。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彼此較閱所奉諭旨。認明均屬妥實無闕。會同議定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卽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第二款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畫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後。卽順流至海口止。彼

此以河中心為分界。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界內。○二、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為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為參酌更定。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畫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畫界為正。

第四款 中國約將庫平銀貳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論何時。將應賠之款。或全數。或幾分。先期交清。均聽中國之便。如從條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年之內。能全數清還。除將已付利息。或兩年半。或不及兩年半。於應付本銀扣還外。餘仍全數免息。

第五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又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台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交接清楚。

第六款 日中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又本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

商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爲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湖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日中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租棧房存貨。○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沽及寄存棧房之益。卽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免。亦莫不相同。○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卽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 日本軍隊。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理。

第八款 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爲剩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軍隊。倘中國政府。不卽確定抵押辦法。則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應不允撤回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雖交清賠款。日本仍不撤回軍隊。第九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虜。並不加以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國約將認爲軍事間諜。或殺嫌逮繫之日本臣民。卽行釋放。併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爲逮繫。

第十款 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

第十一款 本約奉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後。定於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煙臺互換。

觀李鴻章此次議和情狀。殆如春秋齊國佐之使於晉。一八七〇年法麥亞士之使於普。當戎馬壓境之際。爲忍氣吞聲之言。旁觀猶爲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迴視十年前天津定約時之意氣。殆如昨夢。嗟乎。應龍入井。螻蟻困人。老驥在櫪。鶩駘自笑。天下氣短之事。孰有過此者耶。當此之際。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賁育之力。無所用其勇。舍卑詞乞憐之外。更有何術。或者以和議之速成爲李鴻章功。固非也。雖無鴻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叢詬於李之一身。以爲是秦檜也。張邦昌也。則查思使彼輩處李之地位。其結局又將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無功焉。亦無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復英雄無用武之地。平心論之。則李之誤國。在前章所列失機之十二事。而此和議。不過其十二事之結果。無庸置論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鴻章下

三國代案遂果 中俄密約 李鴻章歷聘歐洲 任外交官時代 膠州之役 旅順大連威海廣州灣九龍之役 李鴻章出提督

十九世紀之末。有中東一役。猶十八世紀之末。有法國革命也。法國革命。開出十九世紀之歐羅巴。中東一役。開出二十世紀之亞細亞。譬猶紅日將出。鷄乃先鳴。風雨欲來。月乃先暈。有識者所能預知也。當中日未戰以前。歐人與華人之關係。不過傳教通商二事。及戰後數年間。而其關係之緊密。視前者驟增數倍。至今日。則中國之一舉一動。皆如與歐人同體相屬。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於內治之失政者半。由於外交之無謀者亦半。君子讀十年來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涕泗漉下也。

戰事之前。中國先求調停於英俄。此實導人以干涉之漸也。其時日人屢言東方之事。願我東方兩國自了之。無爲使他國參於其間。願我政府蓄憤己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歐人以力脅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尙非其時。蓋其處心積慮。相機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鴻章將使日本。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

拒日本保全中國疆土。惟中國必須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乃與喀希尼私相約束。蓋在俄使館密議者數日夜云。歐力東漸之機。蓋伏於是。

當時中國人欲借歐力以拒日者。不獨李鴻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張之洞時署江督。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魯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報酬亦同。云云。當時所謂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類是。可歎。

馬關定約。未及一月。而俄國遂有與德法合議逼日本還我遼東之事。俄人代我取遼。非爲我計。自爲計也。彼其視此地爲已之勢力範圍。匪伊朝夕。故決不欲令日本得甞睡於其臥榻之側也。故使我以三十兆兩代彼贖還遼東於日本之手。先市大恩於我。然後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議。而李鴻章一生誤國之咎。蓋未有大於是者。李鴻章外交之歷史。實失敗之歷史也。

還遼事畢。喀希尼即欲將前此與李私約者。提出作爲公文。以要求於總署。值物議沸騰。皇上下怒。鴻章罷職。入閣閑居。於是暫緩其請。以待時機。丙申春間。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信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從事斯役者。必國中最著名之人。有聲譽於列國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爲頭等公使。喀希尼復一面賄通太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太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俄京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墨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寶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羨可畏哉。時丙申四月也。

密約之事。其辦訂極爲秘密。自中俄兩國當事之數人外。幾於無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報。竟於李鴻章歷聘未歸之時。得其密約原文。譯錄以登報上。蓋聞以重金購之於內監云。其全文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前於中日肇釁之後。因奉大俄羅斯國大皇帝仗義各節。並願將兩國邊疆及通商等事。於兩國互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國欽命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爲全權大臣。會同大俄羅斯國欽差出使中國全權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將中國之東三省火車道。接連俄國西卑里亞省之火車道。以冀兩國通商往來迅速。沿海邊防堅固。並議專條以答代索遼東等處之義。

第一條 近因俄國之西卑里亞火車道竣工在即。中國允准俄國將該火車道一由俄國海參崴續造至中國吉林輝春城。又向西北續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國境某城之火車站續造至中國黑龍江之愛輝城。又向西北續至齊齊哈爾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訥地方。又向東南續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條 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籌備資本。其車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國火車章程。中國不得與聞。至其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爲期。過期後准由中國籌備資本估價將該火車道並一切火車機器廠房屋等贖回。惟如何贖法。容後再行妥酌。

第三條 中國現有火車路擬自山海關續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續至吉林。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造此鐵路者。准由俄國備資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爲期續回。至鐵路應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

第四條 中國所擬續造之火車道。自奉天至山海關至牛莊至蓋平至金州至旅順口以及至大連灣等處地方。均應仿照俄國火車道。以期中俄彼此來往通商之便。

第五條 以上俄國自造之火車道所經各地方。應得中國文武官員照常保護。並應優待火車道各站之俄國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該火車道所經之地。大半荒僻。猶恐中國官員不能隨時保護周詳。應准俄國專派馬步兵數隊駐紮各要站。以期妥護商務。

第六條 自造成各火車道後。兩國彼此運進之貨。其納稅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陸路通商條約完納。

第七條 黑龍江及吉林長白山等處地方所產五金之礦。向有禁例。不准開挖。自此約定後。准俄國以及本國商民隨時開採。惟須應先行稟報中國地方官具領護照。并按中國內地礦務條程。方准開挖。

第八條 東三省雖有練軍。惟大半軍營仍係照古制辦理。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悉營務之武員來中國整頓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條程辦理無異。

第九條 俄國向來在亞細亞洲無周年不凍之海口。一時該洲若有軍務。俄國東海以及太平洋水師。諸多不便。不得隨時駛行。今中國因鑒於此。是以情願將山東省之膠州地方暫行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爲限。其俄國所造之營房棧房機器廠船塢等類。准中國於期滿後估價備資買入。但如無軍務之危。俄國不得即時屯兵據要。以免他國嫌疑。其賃租之款。應得如何辦理。日後另有附條酌議。

第十條 遼東之旅順口以及大連灣等處地方。原係險要之處。中國極應速爲整頓各事。以及修理各礮臺等諸要務。以備不虞。既立此約。則俄國允准將此二處相爲保護。不准他國侵犯。中國之允准。將來永不能讓與他國占踞。惟日後如俄國忽有軍務。中國准將旅順口及大連灣等處地方。暫行讓與俄國水陸軍營泊屯於此。以期俄軍攻守之便。

第十一條 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地方。若俄國無軍務之危。則中國自行管理。與俄國無涉。惟東三省火車道。以及開挖五金礦諸務。准於換約後即時便宜施行。俄國文武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處。中國官員理應格外優待保護。不得阻滯其遊歷各處地方。

第十二條 此約奉兩國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照行。除旅順口大連灣及膠州諸款外。全行曉諭各地方官遵照。將來換約。應在何處。再行酌議。自畫押之日起。以六個月爲期。

中俄密約以前爲一局。中俄密約以後爲一局。蓋近年以來列國之所以取中國者。全屬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

二曰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也。三曰代造鐵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約啓之。其第九條借租膠州灣。即後此膠威廣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條旅順大連不許讓與他人。即各國勢力範圍之濫觴也。而鐵路一端。斷送祖宗發祥之地。速西伯利亞大路之成。開各國覬覦紛爭之漸者。固無論矣。嗚呼。牽一髮動全身。合九州鑄大錯。吾於此舉。不能爲李鴻章怒焉矣。

或曰。此約由太后主之。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贊之。非鴻章本意云。雖然。墨斯科草約。定於誰氏之手乎。此固萬無能爲諱者也。自此約原文既登報章後。各國報館。電報紛馳。疑信參半。無論政府民間。莫不驚心動色。鴻章游歷歐洲時。各國交相詰問。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墨斯科畫押之草約。達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與總署交涉。皇上與總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異常。堅不肯允。喀希尼復賄通太后。甘言法語。誘脅萬端。太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督辦軍務處速辦。不經由總理衙門。西歷九月三十日。皇上揮淚批准密約。

李鴻章之賀俄加冕也。兼歷聘歐洲。皆不過交際之常儀。若其有關於交涉者。則定密約與議增稅兩事而已。中國舊稅則。凡進口貨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賠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諸德俄國。俄允之。次商諸德法。德法云待英國取進止。既至英。與宰相沙士勃雷提議。其時英與中國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約之故。深有疑於李鴻章。沙氏乃託言待商諸上海各處商人。辭焉。此事遂無所成。

李之歷聘也。各國待之有加禮。德人尤甚。蓋以爲此行必將大購船砲槍彈。與夫種種通商之大利。皆於是乎在。及李之去。一無所購。歐人蓋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訪俾斯麥。其至英也。訪格蘭斯頓。咸相見甚懼。皆十九世紀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鴻章自美洲歸國。九月十八日。奉旨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自茲以訖。光緒廿四年戊戌七月。實爲李鴻章專任外交時代。而此時代中。則德據膠州。俄據旅順口大連灣。英據威海衛九龍。法據廣州灣。實中國外交最多事最危險之時代也。

還遼之役。倡之者俄。而贊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結密約。得絕大無限之權利於北方。躊躇滿志。法人亦於光緒廿二年春夏間。得滇緬越間之甌脫地。又得廣西鎮南關至龍州之鐵路。惟德國則寂寂未有所聞。廿三年春。德使向總理衙

門索福建之金門島。峻拒不許。至十月而膠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國之橫逆無道。人人共見。雖然。中國外交官。固有不得辭其咎者。夫始而無所倚賴於人。則亦已耳。既有倚賴。則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則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則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國遠遼。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憤而速其變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約中。聲明將膠州灣借與俄人。是俄人所得權利。不徒在東三省。而直侵入山東也。方今列國競爭優勝劣敗之時。他國能無妬之。是德國所以出此橫逆無道之舉者。亦中國有以逼之使然也。歲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開報。即以兵船闖進膠州灣。拔華幟樹德幟。總兵章高元據焉。警報達總署。與德使開議。德使海靖惟威嚇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絕。欲乞援於他國。無一仗義責言。爲我訟直者。遷延至兩月有餘。乃將所要挾六事。忍氣吞聲。一一允許。即將膠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與德國九十九年。山東全省鐵路礦務。歸德國承辦等事。是也。

膠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瀾起焉。初李鴻章之定馬關條約也。約以三年內若能清還。則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納之息。亦以還我。又可省威海衛戍兵四年之費。共節省得銀二千三百二十五萬兩。至是三年之期限將滿。政府欲了此公案。議積借款於外國。廿三年十一月。俄人議承借此項。而求在北方諸省設鐵路。及罷斥總稅務司赫德二事。英人聞之。立與對抗。亦欲承借此項。利息較輕。而所要求者。一。監督中國財政。二。自緬甸通鐵路于揚子江畔。三。揚子江一帶不許讓與他國。四。開大連灣爲通商口岸。五。推廣內地商務。六。各通商口岸皆免釐金。時總理衙門欲諾之。俄法兩國忽大反對。謂若借英國款。是破列國均勢之局也。日以強暴之言脅總署。總署之人不勝其苦。正月。乃向絕各國。一概不借。而與日本商議。欲延期二十年攤還。冀稍紓此急難。不意日本竟不允許。當此之時。山窮水盡。進退無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款一千六百萬磅。吃虧甚重。僅了此局。

膠州灣本爲中俄密約圈內之地。今德國忽攫諸其懷而奪之。俄人之憤憤。旣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於是光緒二十四年正月間。俄國索旅順大連灣之事起。李鴻章爲親訂密約之人。欲辨無可辨。欲諉無可諉。卒乃與俄使巴布羅福新結一約。將旅順口大連灣兩處及鄰近相連之海面。租與俄國。以二十五年爲期。并

准俄人築鐵路從營口鴨綠江中間。後至濱海方便之處。俄人既據旅順大連。英國藉口於均勢之局。遂索威海衛。時日本之賠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爲期。其條約一依旅順大連故事。時李鴻章與英使反覆辨難。英使斥之曰。君但訴諸俄使。勿訴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無詞以對焉。狼狽之情。可憫可歎。所承其半點哀憐者。惟約他日中國若重興海軍。可借威海衛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國割地之舉。始如司空見慣。渾閑事矣。當俄法與英爲借款事衝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廣州灣。將以在南方爲海軍根據地。其時英國方迫我政府開西江一帶通商口岸。將以覲斷利權。法人見事急。乃效德國故智。竟闖入廣州灣。而後議借租之。以九十九年爲期。中國無拒之力。遂允所請。

英國又援均勢之說。請租借九龍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議畫押之前一日。李鴻章與英使竇納樂抗論激烈。李曰。雖租九龍。不得築砲台於其上。英使憤然拍案曰。無多言。我國之請此地。爲貴國讓廣州灣於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廢廣州灣之約。則我之議亦立刻撤回。鴻章吞聲飲淚而已。實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間。尙有英俄激爭之一事起。即蘆漢鐵路與牛莊鐵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懷承辦蘆漢鐵路。於廿三年三月。與比利時某公司訂定借款。約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膠州後。該公司忽渝前盟。謂非改約。則款無所出。盛宣懷與李鴻章張之洞等商。另與結約。而新結之約。不過以比利時公司爲傀儡。而實權全在華俄銀行之手。華俄銀行者。實不啻俄國政府銀行也。以此約之故。而黃河以北之地。將盡入俄國主權之內。而俄人西伯利亞之鐵路。將以彼得堡爲起點。以漢口爲終點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議山海關至牛莊之鐵路歸英國承辦。將以橫斷俄國之線路。俄公使到總署。大爭拒之。英俄兩國。幾於開戰。間不容髮。而皆以中國政府爲磨心。萬種難題。集於外交官數人之身。其時皇上方親裁大政。百廢具舉。深恨李鴻章以聯俄誤國。乃以七月廿四日。詔李鴻章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於時外交之風浪暫息。而李鴻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終矣。

案義和團時代李鴻章之外交。於第十一章論之。

西人之論曰。李鴻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鴻章小狡猾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猾。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箇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猾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爲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後也。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爲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於胸中焉。觀其於法越之役。則欲嗾英德以制法。於中日之役。則欲嗾俄英以制日。於膠州之役。則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嘗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膠州旅順大連威海廣州灣九龍之事。不得不謂此政策爲之厲階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嘗汲汲焉與他國聯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若今日之中國。而言聯某國。聯某國。無論人未必聯我。即使聯我。亦不啻爲其國之奴隸而已矣。魚肉而已矣。李鴻章豈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無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於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得不隱忍遷就于一時也。此吾所以深爲李鴻章憐也。雖然。李鴻章於他役。吾未見其能用手段焉。獨中俄密約。則其對日本用手段之結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後此種種之困難。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憐哉。案膠州以後諸役。其責任不專在李鴻章。蓋恭親王張蔭桓。皆總理衙門重要之人。與李分任其咎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投閑時代之李鴻章

日本議和後入關辦事 巡察河工 兩廣總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緒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間。李鴻章無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稱爲閑散時代者。則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間。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間。凡兩年而已。戊己庚之間。鴻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務大臣總督兩廣。在他人則爲最優之差。而按之李鴻章一生歷史。不得不謂爲投閑也。其閑之又閑者。爲乙丙之間。入關辦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總理衙門。無可論述。至其治河治粵。固亦有異於常人者焉。附論及之。亦作史者之責任也。中國黃河。號稱難治。數千年政論家。皆以之爲一大問題。使非以西人治勿士失必河之法治之。則決不可以斷其害。

而收其利。當戊戌八月以後。李鴻章方無可位置。於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爲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錄其奏議所用比國工程師盧法爾勸河情形原稿如下。(略)

李鴻章之督粵也。承前督李瀚章譚鍾麟之後。百事廢弛已極。盜賊縱橫。萑苻徧地。鴻章至。風行雷厲。復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殺戮無算。君子病焉。然群盜懾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賴以小安。而其最流毒於粵人者。則賭博承餉一事是也。粵中盜風之熾。其源實由賭風而來。盜未有不賭。賭未有不盜。鴻章之勸賭也。美其名曰緝捕經費。其意謂以抽賭之金爲治盜之用也。是何異恐民之不爲盜而以是誨之。既誨之而復誅之。君子謂其無人心矣。孟子曰。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猶謂罔民。況勸之使入於刑哉。揚湯止沸。拖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節末路。乃爲此壞道德損名譽之業。以潰後人也。或曰。鴻章知賭風之終不可絕。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費之急。夫淫風固未易絕。而未開官可以設女閭。盜風未易絕。而未開官可以設山泊。此等義理。李鴻章未必知之。知之而復爲之。則謂之全無心肝而已。

鴻章莅粵。擬行警察法於省城。蓋從黃遵憲之議也。業未竟而去。

粵中華洋雜處。良莠不齊。狡黠之徒。常藉入教爲護符。以魚肉鄉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會之牧師。常或袒庇而縱恣之。十年以來。大吏皆闕。冗無能。老朽瀕死。畏洋如虎。以故其餽益張。李鴻章到粵。教民尙欲逞故技以相嘗試。鴻章待其牧師等。一據正理。嚴明權限。不稍假借。經一二次後。無復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數十年老練之外交家。雖當大敵或不足。然此么麼者。則誠不足以當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辦教案爲畏途者。其亦太可憐耳。

鴻章之來粵也。蓋朝旨以康黨在海外氣勢日盛。使之從事於鎮壓云。鴻章乃捕繫海外義民之家族三人焉。無罪而擊。騷擾百姓。野蠻政體。莫此爲甚。或曰。非李鴻章之意也。雖然。吾不敢爲諱。

第十一章 李鴻章之末路

義和團之起 李鴻章之位置 聯軍和約 中俄濱洲條約 李鴻章薨逝 身後恤典

李鴻章最初之授江蘇巡撫也。僅有虛名。不能到任。其最後之授直隸總督也。亦僅有虛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兒。若故

爲作弄於其間者然。雖然。今昔之感。使人短氣矣。鴻章濫粵未一年。而有義和團之事。義和團何自起。戊戌維新之反動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變。六賢被害。羣小競興。而康有爲亡英倫。梁啓超走日本。盈廷頑固黨。本已疾外人如仇讎矣。又不知公法。以爲外國將挾庚梁以謀已也。於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膠州割據以來。憤懣不平之氣蓄之已久。於是假狐鳴篝火之術。乘間而起。頑固黨以爲可借以達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義和團實政府與民間之合體也。而其所向之鵠各異。民間全出於公。愚而無謀。君子憐之。政府全出於私。悖而無道。普天嫉之。

使其時李鴻章而在直隸也。則此禍或可以不作。或禍作而鴻章先與袁許輩受其難。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難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爲李設一位置。使其一生歷史。更成一大結果者。至六月以後。聯軍迫京師。於是李鴻章復拜議和全權大臣之命。

當是時。爲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爲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爲頑固黨所甘心下也。雖然。第一義者。惟有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乃能行之。李鴻章非其人也。彼當四十年前方壯之時。尙日不敢有破格之舉。况八十老翁。安能語此。故爲此言者。非能知李鴻章之爲人也。第二義近似矣。然其時廣東實無一兵可用。且此舉亦涉嫌疑。萬一廷臣與李不相能者。加以稱兵犯闕之名。是騎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遷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雖然。彼固曾熟審於第三義。而有以自擇。彼知單騎入都之或有意外。故遲遲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後則和議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數月不發。

兩宮旣狩。和議乃始。此次和議雖不如日本之艱險。而膠轕亦過之。鴻章此際。持以鎮靜。徐爲磋商。幸各國有厭亂之心。朝廷有悔禍之意。遂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定爲和約十二款如下。

第一款

一大德國欽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於西歷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歷四月二十三日。奉諭旨（附件二）親派醇親王載澧爲頭等專使大臣。赴大德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暨國家惋惜之意。醇親王已遵旨於西歷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歷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國國家業已聲明在遇害該

所堅立銘志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國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書以隸丁德漢各文。前於西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歷六月初七日經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文致大德國欽差全權大臣(附件三)現於遇害處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滿街衢。已於西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歷五月初十日興工。

第二款 一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將西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後降旨所定罪名開列於後。(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均定斬監候罪名。又約定如皇上以爲應加恩貸其一死。即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減免。莊親王載勛。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均定爲賜令自盡。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啓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爲即行正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奪原官。即行革職。又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駁殊悍諸國義法極惡之罪被害。於西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諭開復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莊親王載勛已於西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曆正月初三日英年趙舒翹已於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盡。毓賢已於念二日即初四日啓秀徐承煜已於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諭將甘肅提督董福祥革職。俟應得罪名。定讞懲辦。西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日月口口等日即中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口口口口等日先後降旨將上年夏間兇慘案內所有承認獲咎之各外省官員分別懲辦。二上諭將諸國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國大皇帝從優榮之典。已於西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曆五月初三日降旨簡派戶部侍郎那桐爲專使大臣。赴大日本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及國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國國家允定在於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墓建立濼垢雪侮之碑。已與諸國全權大臣會同商定。其碑由各該國使館督建。並由中國國家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外省每處五千兩。此項銀

兩業已付清。茲將建碑之墳墓開列清單附後。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國國家允定不准將軍火暨專為製造軍火各種器料運入中國境內。已於西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進口二年。嗣後如諸國以為有仍應續禁之處。亦可降旨將二年之限續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諭大清國大皇帝允定付諸國債款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此款係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條款內第二款所載之各國各會各人及中國人民之賠償總數。(附件十二)(甲) 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為金款。此市價按諸國各金錢之價易金如左。海關銀一兩。即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即奧國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國圓零七四二。即法國三佛郎克五。即英國三先零。即日本一圓四零七。即荷蘭國一弗樂零七九六。即俄國一魯布四一二。俄國魯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亞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釐正。本由中國分三十九年按後附之表各章清還。(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給。或按應還日期之市價易金付給。還本於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終止。還本各款。應按每屆一年付還。初次定於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初一日。付還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國國家亦可將所欠首六個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於三年內付還。但所展息款之利。亦應按年四釐付清。又利息每屆六個月付給。初次定於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給。(乙) 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辦理。如後諸國各派銀行董事一名會同將所有由該管之中國官員付給之本利總數收存。分給有干涉者。該銀行出付回執。(丙) 中國國家將全數保票一併交駐京諸國欽差領銜手內。此保票以後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國特派之官員畫押。此節以及發票一切事宜。應由以上所述之銀行董事各遵本國飭令而行。(丁) 付還保票財源各進款。應每月給銀行董事收存。(戊) 所定承擔保票之財源。開列於後。一新開各進款。俟前已作為擔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給之後。餘剩者。又進口貨稅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將所增之數加之。所有向例進口免稅各貨。除外國運來之米及各雜色糧麪。並金銀以及

金銀各錢外均應列入切實值百抽五貨內。二所有常關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管理。三所有鹽政各進項除歸還泰西借款一宗外。餘剩一併歸入。至進口貨稅增至切實值百抽五。諸國現允可行。惟須二端。一將現在照估價抽收進口各稅。凡能改者皆當急速改爲按件抽稅幾何。改辦一層如後。以爲估算貨價之基。應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年卸貨時各貨牽算價值。乃開除進口及雜費總數之市價。其未改以前。各該稅仍照估價征收。二北河黃浦兩水路均應改善。中國國家及應撥款相助。至增稅一層。俟此條款畫押兩個月後。即行開辦。除在此畫押日期後至遲十日已在途間之貨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 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館界線於附件之圖上標明如後。(附件十四)東面之線。係崇文門大街。圖上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圖上係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線。西面圖上係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線。南面圖上係十二一等字之綫。此綫循城牆南址隨城築而畫。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

第八款 大清國國家應允將大沽礮台及有碍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現已設法照辦。

第九款 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處。今諸國駐防之處。係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王島山海關。

第十款 大清國國家允定兩年之久。在各府廳州縣將以後所述之上諭頒行布告。一西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諭以永禁或設或入與諸國仇敵之會。違者皆斬。(附件十五) 二西曆本年口月口日即中曆口月口日上諭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懲辦之處。均一一載明。三西曆本年口月口日即中曆口月口日上諭。以諸國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四西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諭各省撫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於所屬境內均有保平安之責。如復滋傷害諸國人

民之事。或再有違約之行。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之員。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亦不得開脫別給獎叙。(附件十六) 以上諭旨現於中國全境漸次張貼。

第十一款 大清國國家允定將通商行船各條約內。諸國視為應行商改之處。及有關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議商。以期妥善簡易。按照第六款賠償事宜。約定中國國家應允襄辦改善北河黃浦南水路。其襄辦各節如左。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會同中國國家所與各工。盡由諸國派員興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務交還之後。即可由中國國家派員與諸國所派之員會辦。中國國家應付海關銀每年六萬以養其工。一現設立黃浦河道局經營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及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預估後二十年。該局各工及經營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國家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該局員差並權責進款之詳細各節。皆於後附文件內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國六月初九日降旨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諸國酌定改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諭內已簡派外務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變通諸國欵差大臣觀見禮節。均已商定由中國全權大臣屢次照會在案。此照會在後附之節畧內述明(附件十九)

茲特爲議明以上所述各語。及後附諸國全權大臣所發之文牘。均係以法文爲憑。大清國國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內各款。足適諸國之意妥辦。則中國願將一千九百年夏間變亂所生之局勢完結。諸國亦照允隨行。是以諸國全權大臣奉各本國政府之命代爲聲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館兵隊外。諸國兵隊即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一日即中曆一月一日全由京城撤退。並除第九款所述各處外。亦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一日即中曆一月一日全由直隸省撤退。今將以上條款繕定同文十二分。均由諸國全權大臣畫押。諸國全權大臣各存一分。中國全權大臣收存一分。

聯軍和約既定。尙有一事爲李鴻章未了之債者。則俄人滿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約所訂。俄人有自派兵隊保護東

方鐵路之權。至是義和團起。兩國疆場之間有違言焉。俄人即藉端起釁。掠吉林黑龍江之地。達於營口北。東方有聯軍之難。莫能問也。及和議開。俄人堅持此事歸中俄兩國另議。與都中事別爲一談。不得已許之。及列國和約定。然後滿洲之問題起。李鴻章其爲畏俄乎。爲親俄乎。抑別有不得已者乎。雖不可知。然其初議之約。實不啻以東三省全置俄國勢力範圍之下。昭昭然也。今錄其文如下。

第一條 俄國交還滿洲於中國。行政之事。照舊辦理。

第二條 俄國留兵保護滿洲鐵路。俟地方平靜後。並本條約之樞要四條一概履行後。始可撤兵。

第三條 若有事變。俄國將此兵助中國鎮壓。

第四條 若中國^{疑指滿洲鐵路}鐵路未開通之間。中國不能駐兵于滿洲。即他日或可駐兵。其數目亦須與俄國協定。且

禁止輸入兵器于滿洲。

第五條 若地方大官處置各事。不得其宜。則須由俄國所請。將此官革職。滿洲之巡察兵。須與俄國相商。定其人數。不得用外國人。

第六條 滿洲蒙古之陸軍海軍。不得聘請外國人訓練。

第七條 中國宜將在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拋棄之。

第八條 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之鐵路鑛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國許可。則不得讓與他國。或中國自爲之。必亦須經俄國允許。牛莊以外之地。不得租借與他國。

第九條 俄國所有之軍事費用。一切皆由中國支出。

第十條 若滿洲鐵路公司有何損害。須中國政府與該公司議定。

第十一條 現在所損害之物。中國宜爲賠償。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爲擔保。

第十二條 許中國由滿洲鐵路之支路修一鐵路以達北京。

此草約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飛電阻止。或開演說會。聯名抗爭。而英美日各國。亦復騰其口舌。勢將干涉。

俄使不得已。自允讓步。經數月。然後改前約數事如左。

第一條 同

第二條 同

第三條 同

第四條 中國雖得置兵于滿洲。其兵丁多寡。與俄國協議。俄國協定多少。中國不得反對。然仍不得輸入兵器于滿洲。

第五條 同

第六條 刪

第七條 刪

第八條 在滿洲企圖開鑿山修鐵路及其他何等之利益者。中國非與俄國協議。則不許將此等利益許他國臣民爲之。

第九條 同

第十條 同 并追加此乃駐紮北京之各國公使協議。而爲各國所採用之方法字樣。

第十一條 同

第十二條 中國得由滿洲鐵路之支路修一鐵路至直隸疆界之長城而止。

至是而李鴻章病且殆矣。鴻章以八十高年。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鬱積勞。已乖常度。本年以來。肝疾增劇。時有盛怒。或如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爲虐。恫喝催促。於邑難堪。及聞徐壽朋之死。拊心啞血。遂以大漸。以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於京師之賢良寺。開薨之前一點鐘。俄使尙來催促畫押云。卒之此約未定。今以付諸慶親王王文韶。臨終未嘗口及家事。惟切齒曰。可恨毓賢誤國至此。既而又長吁曰。兩宮不肯回鑾。遂腹焉長逝。享年七十八歲。行在政府得電報。深宮震悼。翌日奉上諭。

朕欽奉懿旨。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鴻章。器識淵深。才猷宏遠。由翰林倡率淮軍。戡平髮捻諸匪。厥功甚偉。朝廷特沛殊恩。晉封伯爵。翊贊綸扉。復命總督直隸兼充北洋大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老成謀國。具有深衷。去年京師之變。特派該大學士爲全權大臣。與各國使臣妥定和約。悉合機宜。方冀大局全定。榮膺懋賞。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李鴻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學士例賜卹。賞給陀羅經被。派恭親王溥偉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予諡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其餘飾終之典。再行降旨。欽此。

其後復賞銀五千兩治喪。賞其子李經述以四品京堂。承襲一等侯爵。李經邁以京堂候補。其餘子孫。優賞有差。賜祭兩壇。又命於原籍及立功省分及京師建立專祠。地方官歲時致祭。列入祀典。朝廷所以報其勤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風雲人物。竟隨北洋艦隊。津防練勇。同長辭此世界。此國民。吾聞報之日。成一挽聯云。

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薜蘿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第十二章 結論

李鴻章與古今東西人物比較 李鴻章之軼事 李鴻章之人物

李鴻章必爲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爲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雖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與中外人物比較。果有若何之價值乎。試一一論列之。

第一。李鴻章與霍光。史家評霍光曰不學無術。吾評李鴻章亦曰不學無術。然則李鴻章與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鴻章無霍光之權位。無霍光之魄力。李鴻章謹守範圍之人也。非能因於時勢。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舉動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語霍光。雖然。其於普通學問。或稍過之。

第二。李鴻章與諸葛亮。李鴻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國三代以後。具此五資格。而永爲百世所欽者。莫如諸葛武侯。李鴻章所憑藉。過於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於上海也。僅以區區三城。而能奏大功於江南。創業之艱。亦略相類。後此用兵之成就。又遠過之矣。然諸葛治崎嶇之蜀。能使士不懷奸。民成自厲。而李鴻章數

十年重臣。不能輯和國民。使爲已用。諸葛之卒。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鴻章以豪富聞於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犬馬戀主之誠。亦或彷彿之。

第三。李鴻章與郭子儀。李鴻章中興靖亂之功。頗類郭汾陽。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陽於定難以外。更無他事。鴻章則兵事生涯。不過其終身事業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處。汾陽未必有以過合肥也。

第四。李鴻章與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爲世所詬病。李鴻章以洋務爲世所詬病。荆公之新法與鴻章之洋務。雖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識見規模。決非詬之者之所能及也。號稱賢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羣焉圍之。掣其肘而議其後。彼乃不得不用僉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鴻章之所處同也。然安石得君既專。其布畫之兢兢於民事。局面宏遠。有過於鴻章者。

第五。李鴻章與秦檜。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爲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爲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鴻章與曾國藩。李鴻章之於曾國藩。猶管仲之鮑叔。韓信之蕭何也。不審惟是。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國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鴻章實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評。雖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當外交之衝。其術智機警。或視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爲心。而李則血氣甚強。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未曾有畏難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長也。

第七。李鴻章與左宗棠。左李齊名於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耐勝。語其器量。則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虛僞者。嘗欲奉左爲守舊黨魁以與李抗。其實兩人洋務之見識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舊。李亦非能維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餘年。故得保其時俗之名。而以此後之艱鉅詭譎。盡附於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鴻章與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於本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王。一謚文忠。皆可以當之而無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敗一成。則天也。故吾求諸近世。欲以兩人合傳而毫無遺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殺趙景賢。禮葬王有齡。鴻章乃縊八王而駢戮之。此事蓋猶有憾德矣。

第九。李鴻章與張之洞。十年以來。與李齊名者。則張之洞也。雖然。張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好名故常趨巧利。之洞於交涉事件。著著與鴻章爲難。要其所畫之策。無一非能言不能行。鴻章嘗語人云。不關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此一語可以盡其平生矣。至其虛僑狹隘。殘忍苛察。較之李鴻章之有常識。有海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鴻章與袁世凱。今後承李鴻章之遺產者。厥惟袁世凱。世凱鴻章所豢養之人也。方在壯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見。蓋未著。今難懸斷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氣魄敢爲破格之舉。視李鴻章或有過之。至其心術如何。其毅力如何。則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羣僚中。其資望才具。可以繼鴻章之後者。舍袁殆難其人也。

第十一。李鴻章與梅特涅。埃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十九世紀第一大奸雄也。凡當國四十年。專出其狡猾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揮全歐。內之以壓制民黨。十九世紀前半紀。歐洲大陸之腐敗。實此人之罪居多。或謂李鴻章殆幾似之。雖然。鴻章之心術。不如梅特涅之險。其才調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權之利而壓之。李鴻章不知民權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縱羣雄。李鴻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頓一朝鮮。此其所以不倫也。

第十二。李鴻章與俾士麥。或有稱李鴻章爲東方俾士麥者。雖然。非諛詞。則妄言耳。李鴻章何足以望俾士麥。以兵事論。俾士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內政論。俾士麥能合向來散漫之列國而爲一大聯邦。李鴻章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爲二等國。以外交論。俾士麥聯奧意而使爲我用。李鴻章聯俄而以墮彼謀。三者相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胆力。無一如能俾士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勝劣敗之公例然也。雖李之際遇。或不及俾。至其憑藉則有過之。人各有所難。非勝其難。則不足爲英雄。李自訴其所處之難。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難。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敗之數亦若是已耳。故持東李西俾之論者。是重誣二人也。

第十三。李鴻章與格蘭斯頓。或又以李俾格並稱三雄。此殆以其當國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與格固無一相類者。格之所長。專在內治。專在民政。而軍事與外交。非其得意之業也。格蘭斯頓。有道之士也。民政國人物之圭臬。李

鴻章者。功名之士也。東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紀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蓋遠甚矣。

第十四。李鴻章與爹亞士。法總統爹亞士。Fisher。巴黎城下盟時之議和全權也。其當時所處之地位。恰與李鴻章乙未庚子間相彷彿。存亡危急。忍氣吞聲。誠人情所最難堪哉。但爹亞士不過偶一爲之。李鴻章則至再至三焉。爹亞士所當者只一國。李鴻章則數國。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亞士於議和後。能以一場之演說。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餘。而法蘭西不十年。依然成爲歐洲第一等強國。若李鴻章則爲償款所困。補救無術。而中國之淪危。且日甚一日。其兩國人民愛國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五。李鴻章與非伊直彌。日本大將軍柄政時。有幕府重臣非伊直彌者。當內治外交之衝。深察時勢。知閉關絕市之不可。因與歐美各國結盟。且汲汲然欲師所長以自立。而當時民間。尊王攘夷之論方盛。非伊以強力鎮壓之。以效忠於幕府。於是舉國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壯士刺殺於櫻田門外。而日本維新之運乃興。非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敵。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憐。日人至今。皆爲訟冤。李鴻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難又較非伊萬萬也。非伊橫死。而鴻章哀榮。其福命則此優於彼焉。然而日本與矣。然而中國如故也。

第十六。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李鴻章與日相伊藤。中日戰役之兩雄也。以成敗論。自當右伊而左李。雖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評伊藤爲際遇最好之人。其言蓋當。彼當日本維新之初。本未嘗有大功。其櫛風沐雨之閱歷。既輸一籌。故伊藤之輕重於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於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其不相及也。雖然。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游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爲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爲李咎者也。李鴻章之治事也。案無留牘。門無留賓。蓋其規模一倣曾文正云。其起居飲食。皆立一定時刻。甚有西人之風。其重紀律。嚴自治。中國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論冬夏。五點鐘即起。有家藏一宋榻蘭亭。每晨必臨摹一百字。其臨本從不示人。此蓋養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軍中。必圍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飯後。必晝寢一點鐘。從不失時。其在總理衙門時。每晝寢將起。欠伸一聲。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許遲誤云。

養生一用西醫法。每膳供雙雞之精汁。朝朝經侍醫診驗。常上電氣。

戈登嘗訪李鴻章於天津。句留數月。其時俄國以伊犁之役。頗事威嚇。將有決裂之勢。鴻章以詢戈登。戈登曰。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君如有意。僕當執鞭效犬馬之勞。鴻章瞿然改容。舌撝而不能言。

李鴻章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俯視一切。擲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嚴父。執禮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僧。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

李鴻章於外國人中。所最敬愛者惟兩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國將軍格蘭德。蓋南北美之戰立大功者也。格蘭德游歷至津。李鴻章待以殊禮。此後接見美國公使。輒問詢其起居。及歷聘泰西時。過美國。聞美人爲格蘭德立紀功碑。即贈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鴻章之治事最精覈。每遇一問題。必再三盤詰。毫無假借。不輕然諾。既諾則必踐之。實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鴻章之在歐洲也。屢問人之年及其家產幾何。隨員或請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爾。鴻章不恤。蓋其眼中直無歐人。一切玩之於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嘗游英國某大工廠。觀畢後。忽發一奇問。問于其工頭曰。君統領如許大之工場。一年所入幾何。工頭曰。薪水之外無他入。李徐指其鑽石指環曰。然則此鑽石從何來。歐人傳爲奇談。

世人競傳李鴻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入信。大約數百萬金之產業。意中事也。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當舖銀號。多屬其管業云。

李鴻章之在京師也。常居賢良寺。蓋曾文正平江南後。初次入都。階見。即僦居於此。後遂以爲常云。將來此寺當爲春明夢餘錄添一故實矣。

李鴻章生平最遺恨者一事。曰未嘗掌文衡。戊戌會試時在京師。謂必得之。卒不獲。雖朝殿閱卷大臣。亦未嘗一次派及。李頗快云。以蓋代動名。而戀戀於此物。可見科舉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數條。不過偶所觸及。拉雜記之。以觀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與李鴻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識其遺聞軼事。又以無關大體。載不勝載。故從缺如。然則李鴻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兩言論斷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嗚呼李鴻章往矣。而天下多難。將更有甚於李鴻章時代者。後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讀日本報章有德富蘇峯著論一篇。其品評李鴻章有獨到之點。茲譯錄如下。

支那之名物李鴻章逝。東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獨為清廷起喬彫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謂李鴻章人物之偉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謂其福命之過人也。彼早歲得科第。入詞館。占清貴名譽之地。際長髮之亂。為曾國藩幕僚。任淮軍統帥。賴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蘇。及其平捻也。亦稟承曾國藩之遺策。遂成大功。及為直隸總督。辦天津教案。正當要挾狼狽之際。忽遇普法戰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於西歐大事。而此教案遂銷沈于無聲無影之間。邇來二十有五年。彼總制北洋。開府天津。綜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臺。此實彼之全盛時代也。

雖然。彼之地位。彼之勢力。非悉以僥倖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確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來之大勢。識外國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強。此種眼光。雖先輩曾國藩。恐亦讓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國荃更無論也。

彼屯練淮軍于天津。教以洋操。與北洋水師。設防于旅順威海大沽。開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機器局。製造兵器。辦開平煤礦。倡議設鐵路。自軍工商務工業。無一不留意。雖其議之發。自彼與否暫勿論。其權全在彼與否暫勿論。其辦理之有成效與否暫勿論。然要之導清國使前進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誰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鴻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鴻章。不復知有北京朝廷。雖然。北京朝廷之於彼。必非深親信者。不審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過因外部之壓迫。排難解紛。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況各省督撫。滿廷羣僚。其不釋然於彼者。所在皆是。蓋雖其全盛時代。而其在內之勢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對外之有無限權力無限光榮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運之轉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戰乎。不能深知之。但觀其當事機將決裂之際。忽與俄使喀希尼商。請其干涉弭兵。則其始之派兵於朝鮮。或欲用威脅手段。不戰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彼自視過高。視中國過大。而料敵情頗有不審者。彼蓋未知東亞局面之大勢。算有遺策。不能為諱也。一言蔽之。則中日之役。實彼平生之孤注一擲也。而此一擲不中。遂至積年之勞績聲名。掃地幾盡。

尋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憂憤死者幾希。雖然。彼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內則受重譴於朝廷。外則任支持于殘局。挺出以任議和之事。不幸為兇客所狙。猶能從容。不辱其命。更輿榭赴俄國。賀俄皇加冕。游歷歐美。於前事若無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於是。

彼之末路。蕭條甚矣。彼之前半生。甚親英國。其後半生。最親俄國。故英人目彼為嚮身於俄廷。以吾論之。彼之親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認俄國為東方最有勢力之國。窺賂關外之地。託庇於其勢力之下。以苟安於一時。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約滿洲條約等事。或視之與秦檜之事金同為賣國賊臣。此其論未免過酷。蓋彼之此舉。乃利害得失之問題。非正邪善惡之問題也。

彼自退出總理衙門後。或任治河而遠出于山東。或任商務而僻駐于兩廣。直至義和團事起。乃復任直隸總督。與慶王同任議和全權。事方定而溘然長逝。此實可稱悲慘之末路。而不可謂恥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盡也。

使彼而卒於中日戰事以前。則彼為十九世紀之一偉人。作世界史者必大書特書而無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辭令巧善。機鋒銳敏。縱擒自由。使人一見而知為偉人。雖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點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斷言也。彼非如格蘭斯頓有道義的高情。彼非如俾士麥有倔強的男性。彼非如康必達有愛國的熱火。彼非如西

鄉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誠。至其經世之識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論之。彼非能爲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雖然彼之大橫著。有使人驚嘆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無論如何之事。不驚其魂。不惱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無論若何失望之事。視之如浮雲過空。雖其內心。或不能無懊惱乎。無悔恨乎。然其痕跡。從何處求之。不見。不觀乎。鐵血宰相俾士麥乎。一旦失意退隱。其胸中噴毒之火。直噴出如燄。而李鴻章則於其身上之事。若曾無足以挂其慮者。其容忍力之偉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諸葛孔明之爲人。則決無可以久生於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歷史。實支那帝國衰亡史也。如剝筍皮。一日緊一日。與彼同時代之人物。彫落殆盡。彼之一生。以前光後暗而終焉。而彼之處。曾不以擾動其心。或曰。彼殆無腦筋之人也。雖然。天下人能如彼之無腦筋者有幾乎。無腦筋之絕技。一至此。寧非可嘆賞者耶。

陸奧宗光嘗評彼曰。謂彼有豪胆。有逸才。有決斷力。寧謂彼爲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機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謂鐵案不移。雖然。彼從不畏避責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數十年爲清廷最要之人。瀕死而猶有絕大關係。負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視如無責任。故雖如何重大之責任。皆當之而不辭。然此之一事。則亦彼之所以爲大也。彼可謂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純然如涼血類動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義。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強。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腦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詞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猾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無管仲之經世的識量。彼無孔明之治國的誠實。雖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學究。彼其以逸待勞。機智縱橫。虛心平氣。百般之艱危糾紛。能從容以排解之。舍勝海舟外。殆未見有其比也。

以上之論。確能摹寫李鴻章人物之真相。而無所遺。褒之不過其當。貶之不溢其短。吾可無復贅一辭矣。至其以李鴻章爲我國人物之代表。則吾四萬萬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爲飲冰室自由書。有「二十世紀之新鬼」一篇。今擇其論李鴻章者附錄於下。

嗚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謂曠世之豪傑也哉。此五人者。指域多利亞、星亨、格里士比、麥堅尼、李鴻章。于其國皆有絕大之關係。除域多利

亞爲立憲政府國之君主。君主無責任。不必論斷外。若格里士比。若麥堅尼。皆使其國一新焉。若星亨。則欲新之而不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論之。則李鴻章之視彼三人。有慚德矣。李鴻章每自解曰。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雖然。以視星亨格里士比之冒險忍辱。排萬難以卒達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恆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彼星氏格氏之勢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強國利民爲志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勤臣者宿。而不能結民望以戰勝舊黨者。惜哉。李鴻章之學識不能爲星亨。其熱誠不能爲格里士比。所冀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遠出彼等下也。質而言之。則李鴻章實一無學識無熱誠之人也。雖然。以中國之大。其人之有學識有熱誠能愈于李鴻章者幾何。十九世紀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則吾輩亦安得不指鹿爲馬。聊自解嘲。翹李鴻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嗚呼。亦適成爲我國之英雄而已矣。亦適成爲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論之。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彼非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然彼彌縫倣安以待死者也。彼於未死之前當責任而不辭。然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雖然。今日舉朝二品以上之大員。五十歲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此則吾所敢斷言也。嗟乎。李鴻章之敗績。既已屢見不一見矣。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覩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先生傳

丙申

陸子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啓超始學於南海。卽受此義。且識之曰。識字良易。做人信難哉。又曰。若不行仁。則不得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小子持此義以學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無我相。聞之古之定大難。救大苦。建大業。造大福。度大衆者。於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毀譽苦樂。茫然若未始有覺。而

惟皇皇日愛人於人之生死利害苦樂憂之如常。夫自愛其身也。是之謂仁。是之謂人。愛其親者。謂之孝子。憂其君者。謂之忠臣。愛其國者。謂之義士。憂天下者。謂之天民。墨子謂之任士。佛謂之菩薩行。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安仁。有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利仁。學而能者。謂之強仁。天下古今所謂孝子忠臣義士者。亦數數見。大率則利仁強仁十八九焉。夫既亦仁矣。利焉強焉何害。獨惜論世之士。往往於利焉強焉者。則津津道之。於安焉者。則莫或知之。卽聞其名與其行事。亦若以爲無足輕重。置之而已。以吾聞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薩之心也。豈嘗有所絲毫求於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頓危死。嗚呼。焉以赴之。倘所爲安仁者邪。三先生皆不識一字。其以視讀書萬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年歲未遠。而知者蓋鮮。三先生甯求知於人哉。然而世有盛德。聞而弗道。毋亦士大夫於儻人之道。講之未熟也。聞之入其國。聽其輿論。察其所是非。而國之存亡可知矣。此亦天下之憂也。及今弗傳。來者曷述。作三先生傳。

張先生。山東人。佚其名。及其縣。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卽爲乞兒。日夕乞。或日得十數錢。而先生惟日以兩錢市粗饘自養。積數歲。得餘錢六千。邑有富家某。工會計頗自好。先生踵門長跪乞見。聞者揮之唾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句。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先生長跪六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之。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我將言。富家者曰。若欲乞錢邪。先生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千。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爲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句也。又以其數之無多也。竟許之。先生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千。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所取息。子母相權。幾及百千。先生曰。乃今可以小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少。先生乃僦老廟爲學堂。招貧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脩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先生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教師。先生不自爲主人。請邑之搢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譙焉。或鄙不願往。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而先生日以兩錢市粗饘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審其願。憐其愚。以故居恒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權子母。每三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先生乞食。至八十歲。成學堂三十餘。其聘教師。譙搢紳。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輒詣學堂省視。察其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淚不起。

以故教師莫不畏先生。靡敢惰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擢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先生日以雨錢市粗饘。自養如故。堂中子弟環先生長跪哭拜。乞無自苦。而先生如故。

何先生。廣東番禺人。佚其名。膂力絕衆。幼而爲伶。粵之劇。有所謂小武者。恒演古豪俠劍客事。先生在某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動全粵。粵之俗。督學使初受代。必演劇於使署。三日夜。民間無男女。皆得與觀聽。同治間。某學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伶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搆廣蓬。蓬以左右分男女坐。劇畢而毀之。火既起。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內地街巷隘狹。人稍擠。輒行不得。火既起。先生躍上女蓬。蓬之後。故有高墻。牆外有曠地。與蓬門不相屬。先生奉蓬中女。一一挈而擲之於牆外。是役也。男子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狼藉。積爲京觀。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羶足所苦。寸膚倩扶。苟無先生。一網盡矣。先生以雨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蓬中尙餘數女未獲拯。而火勢已及。先生黨卽以此時。撒手歸去。其功德不已偉邪。而先生衝突烈焰中。卒並此數人者出之。願力旣畢。挺然躍身下牆外。而火已著衣髮。及不克自撲滅。竟死。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夔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会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于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著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蒲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烟具。勸。皇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卽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謁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著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餘數條。言者不甚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

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願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舛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本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卽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

論曰。富貴而不仁。不如餓殍。衣冠而不仁。不如優孟。完人而不仁。不如廢疾。三先生者。一旬。一伶。一閹。豈非世所謂下流之人。而士大夫所羞與爲伍者耶。及其行誼。則士大夫之能之者。何其少也。使天下得千百賢如三先生者。以興新法。何事不舉。以救危局。何難不濟。以厲士氣。何氣不揚。而惜乎士大夫之能之者。無其人也。吾聞日本變法之始。其黨人若松本衡藤本真金坂本龍馬中山忠光武田山國等數百人。咸有三先生之流風。日本之勃強。宜哉。

記江西康女士 丙申

中國女學之廢久矣。海內之女二萬萬。求其解文義。嫻靡蟲。能爲花草風月之言者。則已如鳳毛如麟角。若稍讀古書。能著述。若近今之梁端氏。王照圓氏其人者。則普天率土。幾絕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則烏得爲學問矣乎。而其寥絕也若此。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羣二萬萬不知道之人。則烏可以爲國矣。梁啓超持此論以憂天下。鄒凌瀚曰。請言康女士。女士名愛德。江西九江人。幼而喪父母。伶仃無以自養。吳格矩者。美國學士有宦籍者之女公子也。遊歷東方。過九江見之。愛其慧。憐其窮。挈而西行。時女士纔九齡耳。既至美。入小學。中學。遂通數國語言文字。天文地理。算法。聲光。化電。繪畫。織作。音樂。諸學。靡所不窺。靡所不習。最後乃入墨爾斯根省之大學。以發念救衆生。疾苦因緣故。於是專門醫學。以名其家。學中歲有課。月有試。試而褒然爲學首者數數矣。西例。校中學生卒業將出學。則羣其校之教習。若他

校之教習。與其地之有司。若他國旅其地之客官等。而集於校。而授成學者以執據。其得此者。榮幸視中國之及第。或復過之。墨爾斯根者。美國之大都會也。大學中之學生以千計。殊域異種負笈而來者。蓋十餘國焉。某歲月。將出學。官師集校中。學生領執據。而旅進退者。以百計。次及女士。則昂然翛然。服中國之服。矩步拾級。冉冉而上。實與湖北之石女士俱。石者。黃梅人。與康同學。相伯仲者也。西人本侮中國甚。謂與土番若。於是二子者進。結火翹然異於衆。所領執據。又爲頭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習。若他校之教習。其地之有司。若他國之有司。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遠位而鞠躬焉。以爲禮。門內門外。十餘國之學徒。以千計。觀者如堵牆。則皆拍手讚歎。六種震動。既畢事。總教習昌言於衆曰。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之女作比例。愧無地矣。女士之滴美也。其母吳格矩。至是既卒。學復從其母歸於中國。蓋行年僅二十有五云。鄒君友吳格矩。因心識女士。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爲深恥。自發大心。爲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梁啓超曰。海內丈夫。亦二萬萬。其有志於是者。蓋亦希矣。矧乃女子。梁啓超又曰。吾雖未識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無以懸絕於常人。使其不喪父母。不伶仃無以自養。不過吳格矩。不適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蛩蛩然塊然戢戢然。與常女無以異。烏知有學。烏知有天下。嗚呼。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此類矣。

記東俠 丁酉

日本以區區三島。縣琉球。割臺灣。脅高麗。逼上國。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視。嗚呼。真豪傑之國哉。而其始乃不過起於數藩士之論議。一夫倡。百夫和。一夫趨。百夫走。一夫死。百夫繼。蓋自安政慶應之間。日本舉國甚囂塵上矣。余讀岡千仞氏之尊攘紀事。蒲生重章氏之偉人傳。冥想當時俠者。言論丰采。一若若在耳目。其一二定大難。立大功。赫赫於域外者。不必道。乃至僧而亦俠。醫而亦俠。婦女而亦俠。荆聶肩比。朱郭斗量。攘禁之刀。縱橫於腰間。脫藩之袴。絡繹於足下。嗚呼。何其盛歟。龍蛇起陸。驚前劫之殺機。燕雀處堂。哀尸居之餘氣。書其微者。而顯者可以概矣。鑒於彼而已。可以懼矣。記東俠。

僧月性。周防人也。嘗讀西蕃記傳。至西班牙以西教蠱誘瓜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嗚呼。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吾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鸞教若。按鸞教乃日本佛教之一宗。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攘意。言言懇惻。聲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時人號曰海防僧。

僧月照。西京清水寺住持也。爲人慷慨重氣節。嘉永甲寅。讓寺職於弟信海。游歷諸國。以察世變。逮西艦入浦賀。舉國洶洶。月照先衆倡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幕吏深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使避難於薩摩。與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俱。會薩摩舊君薨。藩論一變。咸責隆盛匿私交。而追捕又至。隆盛往見月照告。以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旦就逮。累及近衛公。乃伸首逼隆盛曰。余甯死於同志之手。隆盛亦自知命窮。乃走出命。舟航日向。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舉舟驚起。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遂死。

浦野望東者。福岡藩士某之女也。年五十四喪夫。漫游上國。與一時知名士唱酬。時幕吏專擅。日主守府望東憂之。密謁太宰府流寓之諸公卿。商勤王事。山口藩士高杉晉作。嘗避黨難。來於筑。望東匿之已暨。慶應元年。福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逋逃事得罪。特以其爲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築之姬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日本之各贈其家。以弔祭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戲風蛋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悠然自得。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長門正議浪士等。潛航姬島。奮以去。匿馬關。望東既老病。教其孫省贊。翌忠義。周旋國事。卒爲幕吏所惡。下獄殞死。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慷慨憂世。常欽慕長門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之。思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座有冊子。紀時事者。請借。主人曰。貴國以堂堂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聞有一人爲皇國竭力者。跡之復何益。躋菴慨然嘆曰。宜矣。爲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知大義名分者鮮矣。此可媿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滿坐聞者動色焉。乃急作匿名書郵加候。報京師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入都。周旋王事。後知書出躋菴手。亟稱其志。而躋

巷亦累報京師動靜。圖藩憤動。其後為暮勢所壓。藩論忽變。下獄死。

論曰。世所稱日本俠者。若吉田寅次佐久間清川八郎牟田尚平中山忠愛平野國臣真木保臣小河一敏大久保堀有馬田中河州諸氏。踪跡不一。或達或死。其行事多在人耳目。至於四君子。或罕道之。余以為不觀於醫俠僧俠婦俠。而以俠為國之用不著。故樂述其軼事如此。嗟乎。今之士大夫。稍有人心者。其莫不知西教之為可畏也。雖然。畏之何益。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中國被服儒術者。不上數十萬人。胡不聞有持月性之說。昌明吾教以結吾民心者也。西鄉氏。巍然為變法之魁。維新以後。參議大政。海外至今稱之。其不與月照同葬魚腹者幾希耳。使月照而更生。彼其所建。白。又甯慚西鄉焉。望東一弱女。佐佑豪傑。庇護黨人。視范孟博之母。又將過之。駒非藐爾醫者。豈嘗有尺寸之柄於天下。而積誠所感。強藩為動。嗚呼。何其盛也。聞之重學之例。凡物之具永靜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動也。及其既動。不加以力而不能靜也。中國日本。同立國於震旦。晝竟而治。各成大一統之勢。蓋為永靜之國者。千年於茲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俠者。激於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振一動。萬弩齊鳴。轉圜之間。遂有今日。後之論者。悼諸君所志之未成。而不知其所成蓋已多矣。我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馬關。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崩聲徹外。萬牛回首。邱山不移。嗚呼。豈外加之力猶未大耶。抑內體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龔子曰。履霜之屬。蹇於堅冰。未雨之鳥。威於漂搖。痺癆之疾。甚於疽癰。將萎之華。慘於槁木。撫王室之蕞蕞。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長太息也。

康廣仁傳 戊戌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為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鋼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為小吏於浙。蓋君之少年血氣太剛。偶儻自喜。行事間或跡弛臨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使之遊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

闡兀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耻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今年春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財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廢八股之一事。鑿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於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於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之絕。今全國之人材尙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時余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寶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於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况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

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碎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與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為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卜摺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鍊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為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已身與彼輩相較，當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乎。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為宗旨，君則以義為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於辭受，取與有高堂遠躐，摧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為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

童子。戢戢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粟。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已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於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令蓋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哀而集之。以傳於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娘。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幼博。

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於余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

戊戌

楊君字漪邨。又號育齋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據宏博。而能講求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嶮巇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敎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卽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其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常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尙書許應騷。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於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尙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騷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梯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旣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后。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於穆宗則爲生母。於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溍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祈寒。擁爐戰栗。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

皇孫如此。蓋爲 上示戒。故 上見后輒顛。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皆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躡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寬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紛。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於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於衆。政變後之僞論。謂康先生謀圍和園。實自文煽起也。文涕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 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於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咤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於是奉旨獎厲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蔽昌披。莫敢撓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嗟念外患。忠誠之氣。溢於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借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非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轅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滄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於天下。甯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醜。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叱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滄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

楊銳傳 戊戌

楊銳字叔嶠。父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說。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為張所拔識。因受業為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為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綱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為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口君口口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為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與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於給事高君燮會。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於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為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費鉅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為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絨一硯。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中。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斲喪於西后之手。憤激不自禁。義氣形于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會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會疏請西后勿攪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會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闡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驕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尙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交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林旭傳 戊戌

林君字暲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誕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與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詞詩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瓊瑋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偶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督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於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騰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諳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踵呼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木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

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歐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歐谷故長於詩詞。喜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歐谷。羅致歐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耶。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 戊戌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改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聞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卽微 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况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看。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旣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會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拳拳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戊戌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釋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道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鎬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踴躍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樞。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學畫者。而以南海會最爲盛業。

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今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詣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彞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彞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

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卽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券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壁畫，而抄捕南海館。陳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所攜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敬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旣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

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闕文二卷。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與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孳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且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壽。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祖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旣無淨土矣。旣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以仁。可以救衆生。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壬寅

發端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吾欲爲近今人作傳。則歐美近世豪傑。使我傾倒者。愈不乏焉。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愛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於專制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所處之境遇。始於失意。中於得意。終於失意。而所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於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世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業奇。其興之暴也奇。其敗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氣概。其言論行事。可以爲黃種人法。可以爲專制國之人法。可以爲失意時代之人法。孟子不云乎。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噶蘇士之歿。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世界中有所謂雙立君主國 (The Dual Monarchies) 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解其何謂也。雙立云者。一君主國之下。而有兩政府焉。其憲法異。其風俗異。其政府之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一爲瑞典與挪威。其二則與大利與匈加利也。此等國體。與英愛君主國有異。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對於德政府。而有種種之權限。德政府與普政府非平等也。至與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而亦過渡

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與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曠蘇士傳。可以得之。

請言匈加利之歷史。匈加利人者。亞洲黃種。而古匈奴之遺裔也。西歷三百七十二年。匈奴一部落。自裏海北部。西侵茲土。及紀元一千年。王國之體始備。以東方之強族。浴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尚自由。千二百二十十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Golden Bull者。實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一一明定之。且言國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加利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為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Magna Carta 之前三年。是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加利在世界史上之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

匈加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三百八十年以來。至千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爭奪蹂躪。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奧國王非狄能第一之妹也。以匈合奧。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為奧之屬地。然非狄能猶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加利為最。

匈加利國民。義俠之國民也。前匈女王馬利亞的黎沙時代。普魯士。撒遜。亦德國聯邦中之一國也法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士。寧尼。開匈加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駱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奧王佛蘭西士第一。亦恃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破命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與人不念匈民之德。且忌而嫉之。奧相梅特涅。以絕世之奸雄。外之操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加利八百年來之民權。摧陷殆盡。水深火熱。哀鳴鳥之不聞。雨橫風狂。望瀆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曠蘇士實此時代之產兒哉。

第二節 曠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傑傑拿破侖。以是歲即位。為法蘭西王。而歐陸中心之風雲兒曠蘇士。

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於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曠蘇士名路易。Louis Kosuth。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曠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於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即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爲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游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雄辯。鷲鳥將擊。先修羽翮。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第三節 曠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曠蘇士。後有狄渥。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曠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渥以告成功。故爲曠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

沙志埃。伯溫。和派也。曠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曠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知曠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爾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值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爲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綴之。乃七年不開國會。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主掌之不審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國民以服兵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鳴與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與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進萬解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當開會之日。即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〇年沙伯實爲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發厲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嗚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

榮赫奕之新甸加利。又豈難也。

讀此數言。可以想見沙伯之爲人矣。彼不徒空言也。又實行之。凡一切開民智增公益之事。無不盡力。設民會以通聲氣。立高等學校以養人才。開新式劇場以厲民氣。演劇之事。關於國民進化。者甚大。吾則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興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明事業。不遑枚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和手段。易俗移風。蓄養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

而曠蘇士者。具如電之目光。抱如箴之血誠。深有見夫民族主義。爲立國之本。久懷一甸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未幾而法國第二革命起。一八三〇年七月。電流倏忽。徧傳歐洲。甸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與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者所在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甸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奧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農工勞力者。國民之神聖也。今殆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厲民三也。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國會不許用甸加利語。而惟獎勵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甸加利之國權五也。國文學不興。按言愛國者本國文學最爲重要。今講拜西人者。流欲以英語爲學校中獨一教科。不知本也。學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內地工業。爲苛政所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亘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瘡痍。而與王方醉夢於專制之中。視新政如蛇蝎。且恐諸案既定。而與加利遂不可復制。於是悉予駁斥。無一俯從。立憲君主國議院議定之案。經君主批准然後施行。國會失望之餘。憤激愈甚。威哈林男慨然曰。

嗚呼。我同胞其念之。我等所提議各件。固有利於甸民。而亦未始有害於奧人也。願奧王一一反抗之。推其意。非以我所愛之甸加利永世爲其奴隸國。而不止也。與王實甸加利之公敵也。

此之一語。激動數百萬義俠。何國民之耳膜。且哀且痛且憤。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人人心中。目中。口中。惟牢記金牛憲章。所謂執干戈以抗虐政之一大義。蓋合此以外。無餘望焉矣。與政府仇威哈林既甚。逮之下獄。思以擊其餘。殊不知壓力愈緊。則躍力愈騰。百新黨演說於講壇。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牢檻。於是舉國中革命。革命。革命。!!!之聲。撼山岳而吞河澤矣。而其聲之最大而遠者誰乎。則嗚蘇士其人也。

第四節 議員之嗚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嗚蘇士之在故鄉也。聲望日隆。鋤強扶弱。恤病憐貧。閭閻之人。皆感其德。願為效死力者。蓋數千焉。一八三二年之國會。被舉為議員。當時國會乘激之潮流。會政府之壓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與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嗚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為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也。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為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旱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與政府覩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嗚蘇士之熱心。既以壓抑而益增。國民望嗚蘇士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嗚家墨蹟報。遂風靡全甸。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為全歐奸雄梅特涅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嗚蘇士之強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為佳話。而嗚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強。其腦力強。蓋其體魄亦必有大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與政府視嗚蘇士為眼釘。為喉鯁。也久矣。願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為仇。以為議院期滿解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嗚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不停。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政府既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携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爲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若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爲此中之鬼，所不辭也。時急進黨既失威，哈林男、噶蘇士遂有爲全黨首領之觀，其憤然犧牲一身以供國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

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奧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於布打城之獄。此後龍跳虎擲之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時三十七歲也}。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寒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恒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之修養其精神，而進德愈加勇猛，外之蓄積其聲望，而國民益繫懷思，蓋爲其將來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獄中之第一年，一書不許讀，一字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之書，尙一切禁之。吾之嗜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既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許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甸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既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爲通俗之聖經者也。索氏爲英國第一詩人，稍讀英書者皆能知之。噶蘇士既通英

文以增其學識，復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於噶氏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於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矣，而當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於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身在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輒引領攘臂曰：救噶蘇士！救噶蘇士！所在皆然矣。

噶蘇士投獄之翌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繫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爲乎可，乃

於國會未開以前。先開一大會。探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畧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噶蘇士。則國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政府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噶蘇士一事。則不可從。噶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山。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噶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與政府之接此兩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卒相梅特涅。若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匈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一大紀念日也。萬衆簇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目炯炯神奕奕之噶蘇士。以右手攜一白髮之髻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噫。此髻爲誰。卽當年在國會掀髯鬚髮聲淚俱下。斥與王佛蘭西士爲匈加利公敵之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嘗叱咤風雲。爲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民。搵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於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踵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倩妻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卽有名的彼斯得報 *Post Times* 是也。噶昔噶家墨蹟報。既震撼全匈。今此報以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地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爲溫和黨候補者所撓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奧國政府更易。自由黨被黜。而帝政黨代之。益行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

自今以往。匈加利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與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真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噶蘇士乃憑藉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利人自今以往。苟非到與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與國之貨物。

此決議既行。與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與國移設於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噶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為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履之身。東奔西走。嗚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與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站伯爵也。其一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噶蘇士也。政府忌噶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噶氏之將為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為國家之前途也。驚鳥累百。不如一鴉。噶蘇士若出。吾輩不可不避賢路矣。乃悉自辭其候補。於是噶蘇士復被舉為議員。國民歡呼之聲。徠徧都市。而與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揣揣不可終日矣。當時匈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為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為之魁。其三則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卽盡其力之所及。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菩黎士堡。以翌年四月十一日閉會焉。此次國會。實近世匈加利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與王腓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匈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以籠絡之策。開會勅語。加謙慎焉。雖然。熱誠機智之匈國民。豈為其甘言醜態所能動者。下議院之風潮。竟為噶蘇士所指揮。有一擊千里之勢。

硝藥滿地。待火線而爆發。洪濤噴堤。乘蟻穴而轟焉。天不忍匈民之無告也。天不忍全歐洲各國民之無告也。千八百

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聲霹靂。巴黎之第三革命起。

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而此革命軍之詳報。亦以其日達於普黎士堡焉。愛自由尊獨立之匈加利人。受此影響。豁然若增萬匹之馬力。氣衝萬丈。不可復制。

三月四日。一議員以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能通行之故。質問於政府。凡國會皆有政府大臣參列應議員之質問。政府方欲答辯。噶蘇士忽從容起立。振懸河之雄辯。痛數政府之罪惡。謂鈔幣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Bohemia 實證明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也。乃更單刀直入而昌言曰。

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之急務也。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汨汨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加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燦爛堆中。革命之氣。若劍。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和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第一、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者政府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課政府之功罪也。

第二、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第三、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為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不為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主。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按此與中國古名均田之制頗相類似。近世社會主義之學者。其法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至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第四、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第五、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第六、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第七、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英佛兵之國同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凡納所得稅者。按所得稅者。英名 Income Tax 即人民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善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與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

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攜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即梅特涅奔逃之同日也。奧都革命黨。既積內憂。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氏謁奧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為羣。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奧王惴惴。慄慄。接見此偉人於四面楚歌之裏。以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氏則滔滔雄辯。為之說明。奧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可。且從噶氏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為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總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內務大臣 巴達郎士梅利

戶部大臣 路易噶蘇士 司法大臣 佛蘭西士狄渥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商務大臣 瓦波格樓沙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外務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按匈加利其時未為獨立國此外務大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是役也。網羅溫和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噶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攜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噫嘻。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自治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同爵志埃為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

四月十一日。為國會散會之期。奧王復親臨善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即匈加利多數人同爵志埃為匈加利總督。述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思亂之心。亦稍熄矣。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奧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於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蜮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加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四七四

內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一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二、一六八

士羅域人 二、二二〇、〇〇〇

盧善人 三、五〇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二、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三、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然則匈加利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強耳。其他三分之二弱。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奧王利此政府。為馬哥耶人所建設也。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於奧都維也納。承奧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儀。其在國會也。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視。彼之強。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於馬哥耶

人新政府之下耶。獨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耶。噫。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能淆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說。反叛之旗忽起。時五月中旬。距新政府之成立未兩月也。

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馬哥耶人為公敵。馬哥耶人之居於格羅士亞塞爾維亞兩省者。無端而遇襲擊。焚廬舍。奪財產。姦婦女。殘酷殆無人理。新政府聞亂耗。先遣兵於塞爾維亞。未平。而警報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杜蘭斯哇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

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尙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匈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為協力助勦也者。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伊大利之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為名。而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直開省會。宣言格羅士亞之獨立。而戴埃拉志為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吾將罰之云爾。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既已洞若觀火。其為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為敵。新政府乃請與王以七月臨幸於波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鎮壓之理由。此實對於國王而為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奧王之士的英總督。演說祝辭。以曖昧模稜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奧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為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噶蘇士之登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辯。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畧曰。

諸君諸君。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以此案之可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按政府所提之案而議決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證也。則政府當辭職。此立憲國之通例也。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今日之事。實維持向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而我國民生死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耐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託。今日搵縷織之淚。濕滴滴之血。捧心瀝膽。匍匐俯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向加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獄恒河沙數之魔鬼來相攪襲。彼無如何。利何也。

瞿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呼「不自自由毋寧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重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於向加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裏。與總督窮鬼極賊之祝辭。卒無絲毫之效。民賊士的英瞳目結舌而退。

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首相巴站。法相狄渥齋。此議案。赴維也納。與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盡諾。而命巴站與埃拉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向加利新政府仍轄於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擬定與屬意大利之民黨。與王得報。趾高氣傲。謂向加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斯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杳來膺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向加利人之特性也。決決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瞿蘇士及國民之所以當此大難者何如矣。

第九節 向奧開戰及向加利獨立

向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均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个。至是而向加利之運命。全在瞿蘇士之仔肩矣。

與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親衆怒之難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若黃道歸維也納。又自慚憤。乃更走德國。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持都督兵馬而已。且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符東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聞之。以其授任之違法也。決議不納。傳檄四方。募義勇兵。舉國莫不憤懣。皆以晚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騶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軍而撲殺之。匈奧決裂之實象更著矣。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曠蘇士被選爲委員長。曠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四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曠蘇士遣匈加利將軍摩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郎。馬哥耶兵無不一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奧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曠蘇士等爲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卽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備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加利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由埃拉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爲詔勅。實與匈加利下宣戰書也。曠蘇士既以身繫國安危。內難未平。復遇大敵。危乎悲哉。護國委員。長。何以待之。梭捷勁草。寧所怯於疾風。蒼蒼神鷹。豈損威於凡鳥。願與讀者企踵拭目。觀愛國偉人之經畧何如矣。曠蘇士見與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爲待敵之來。毋寧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強焉。吾進矣。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寧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菩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砲三十門。

以十月二十四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三萬。二十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噶軍合。越境伐奧。

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奧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非西亞河。接綏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以倦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加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彼斯得城。擾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開會議於彼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都於的布黎省。古魯家先誘敵於北方。率兵二萬。出彼斯得北郊。榮沼格辣急尾追之。古魯家且戰且走。於是噶蘇士及新政府文武百官。遂出的奴河。二月六日。達於的布黎。爾後交戰數回。互有勝敗。

三月四日。奧王以憎噶蘇士黨之故。遂下令廢金牛憲章。而通款俄羅斯。借俄兵一萬五千以爲應援。自和拉的亞方面來襲噶蘇士。聞報。遣將軍俾諷以兵一萬防之。激戰數次。所向有功。三月十六日。捷書達的布黎省。譁呼之聲震山岳。於是議乘勢恢復舊都。使格拉布加。達米亞匿。和列。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比岳河畔。破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六日。與榮沼格辣軍合戰。大破之。榮沼遁入布打城。古魯家率兵出維善。敵兵望風爭逃。遂獲捕虜八百。大砲七門。噶蘇士得各地之捷報。與古魯家將軍相抱而祝之。灑淚於軍前曰。是皆將軍之賜也。古魯家亦感泣曰。某何足以當此。皆護國委員長之力也。噶蘇士乘此風潮。直以匈加利獨立布告天下。

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全國之代議士集於的菩黎省之耶蘇教會堂。依最莊嚴之禮。舉行茲典。噶蘇士以護國委員長之資格。爲獨立之宣言曰。

以法律組織成之匈加利國會。今者以我匈加利國獨立權利之事。敢告於天下。

我匈加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爲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爲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懷。奧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煦煦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爲難也。比年以來。奧政府濫用強權。蹂躪我憲法。陵削我膏血。虔劉我工業。奴視我

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奧王形見勢屈。僞爲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都鄙。陷溺我人民。率我誑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莫以加矣。奧猶不悛。廢我國憲。夷我民兵。埃拉志者。我之仇讎。而奧之間諜也。使爲總督。入我堂閫。而擇齒我國民。我何加利人。達公理。重和平。非好爲犯上作亂塗炭生靈也。以三百年來呻吟於異種縛轡之下。憔悴於民賊虐政之中。曰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爲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第一。 匈加利國自今以往。爲自由獨立之國。

第二。 奧國朝廷對於匈加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第三。 匈加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第四。 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案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譁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卽由國會委任。選噶蘇士爲匈加利大統領。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奧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加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勦。俄皇因以爲利。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噶蘇士外當此大敵。內察己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礮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噶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鎮。

一使比讓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旅以鎮勦和拉志亞之叛徒。一更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一使格拉

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倫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未幾而比謨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噶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洋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一世之名將也。而噶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攜。則國之前途。決決哉未艾也。何圖昊天不弔。兩雄相軼。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爲龍跳虎鬪內潰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

布打城之既克復也。奧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既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袒噶蘇士之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政畧。演說辯才。吾不如噶蘇士。若夫疆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略。急傳命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彝士河畔。將以直搗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一雄強之獨立國。以屹峙於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誹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摩倫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激昂殊甚。驚駭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疆場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甯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洶洶。幾欲舍俄奧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嗚呼。自此以往。而匈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鎮哥摩倫。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劃然分古噶兩派。常若冰炭。奧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第十一節 曠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雕不逝。雕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天下傷心短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耶。曠蘇士既憤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略曰。

與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擄敗。以至於今。溺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徒無益。且恐爲國民害也。某今溘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於上天。對於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爲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脈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鬱割我。蒞醜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母兮。其庶幾眷高下。願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路易曠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曠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覲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之詞。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款於奧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以百數十仁人志士。竭百數十年之力。經營慘淡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古魯家與奧俄軍約。凡前此匈軍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旛於軍門。格拉布加。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奧俄軍旋食其言。藉戰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爲邱。血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蹂躪於突厥。三夷僇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羅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割割。性命儕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爲公敵之功狗。噫嘻。悔之晚矣。昔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

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嘯也。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爲。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檢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噶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俄虎狼軍之谿壑。子盍挾以行矣。噶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噶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噶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

自噶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遽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於的布黎省。五月二十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瀾。聳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噫。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自茲以往。遂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年。

蘇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雜也省。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奧俄兩國道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奧俄以強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啖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結英國以堅拒之。自是爲寓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遊於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攢其心也。

自噶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碩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

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選爲彼斯得省之代表。爲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務。不能不從。卒以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誓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卽今日與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奧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鬱瘵以死。噶蘇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利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遵噶蘇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奧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噶蘇士大慰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之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壤。彼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更有優於今日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噶蘇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噶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壬寅

第一節 世界史上之人物

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闢新地之豪傑是已。哥倫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彼賴曲之開澳大

利亞也。立溫斯敦之開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中國以文明鼻祖聞於天下。而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雖然。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

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觸而生矣。彼歐洲所以有今日。實自上古時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所接觸所和合而成也。而支那印度兩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與歐西相遇。殆東方諸國所以發達停滯之總因哉。雖然。當二千年前。而我中國豪傑。有櫛風沐雨。欲溝而通之者矣。惜乎繼其志者之無人耳。苟其有之。則黃白兩貴種之揖讓於一堂。又豈俟今日也。

地勢之於人事也。海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上世埃及希臘安息之發達。全藉地中海爲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隣。其造此大業者。亦自航海來也。而吾中國古代豪傑之通絕域也。乃不於海而於陸。是哥倫布彼顛曲諸賢猶爲其易。而博望定遠實爲其難也。秦東發達之緩。實地理缺憾使然。而願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震古轍今之大業。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下拜也。嗟我愛國之同胞乎。盍載舞載蹈。以觀我先民之遠志大略何如矣。

第二節 西漢時代黃族之實力及匈奴之強盛

我黃族自四千年前。孳殖於黃河揚子江南流域。各自發達。以趨於統一。至春秋戰國間。而羣力漸充實矣。交通頻數。斯有衝突。衝突劇烈。斯有調和。至秦而大一統之形以成。漢承其業。復休養而生息之者數十載。以至孝武之世。實上古時代一大結束也。而當其時也。穹北之野。有並轡而興者一蠻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與我唐虞同時。山戎獫狁。獯鬻。其與黃族小小衝突者。固已千餘年來。屢見不一見矣。戰國以訖。我族日雄。彼亦日茁。衝突益劇。史記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於是秦燕皆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高闕爲塞。凡以爲匈奴備也。時則有兩豪傑焉。曰趙將李牧。曰秦將蒙恬。終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趙邊。蒙恬卻胡七百餘里。單于頭曼北徙者十有餘年。泱泱哉。中國之威。書契以來。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一大豪傑起。曰冒頓。東滅東胡。虜其民。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蒙恬所奪故地。遂侵燕代。而南與諸夏爲敵國。黃族全體對外之敵國。自茲始矣。

漢興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揮羣豪削平海內而不能逞志於一冒頓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白登之圍七日不食卒行暖昧反間之計僅乃得免及呂后時乃至遺書嫚辱謂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以一國之代表遜詞卑禮以自解免爲中國羞甚矣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爲備連歲不能罷事以金帛繇粟百物屈節和親乃稍蘇息此實愛國之士所茹痛積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華胄之凌夷與祖宗之積恥毅然欲一舉而雪之於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議起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觸其機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由我黃族自強排外之一雄心來也揚雄疏云「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喙連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偉哉此言此實民族主義之精神而國家所恃以立於物競天擇之域者而豈後世迂儒退守畏意疲輓苟且懷抱「無動爲大」之劣根性者所能夢也知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之價值可以識矣

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嶺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士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秦皇雖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而西不過臨洮冒頓時代匈奴大強西域諸國皆被服屬愚藉深厚爲中國憂故當時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發此議而實行之者自張博望始

第三節 張博望之略傳

張博望名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然後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也既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饑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

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於冰天雪積之中。困頓於酪食毳衣之俗。往往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視立溫斯敦之開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矣。史稱騫爲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帝國。未幾死於巴比倫。其部將士流喀立爲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威漸衰。其屬地北特利亞。復自立爲一國。占阿謨河兩岸之地。中國稱爲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德利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爲安息。及漢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秦漢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強大。陵轅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敗之。於是月氏餘衆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爲所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鳩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既見逐於烏孫。秦種復見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以罽屬賓之地。罽賓即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

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罽賓。大月氏之北爲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更北爲康居。即今之西比利亞。額里額思之荒原也。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即烏孫國。爲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甚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爲疏勒。略什噶。于寘。和。溫宿。阿克。龜茲。庫車。焉耆。略南。姑師。略北。樓蘭。略下。諸國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於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盛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產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籌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開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略道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殊俗，威德徇四海。天子欣欣，以籌言為然。既而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軍得以不乏，適受封為博望侯。籌乃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籌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為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籌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籌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籌，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千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籌還拜為大行，歲餘，籌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籌鑿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計籌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詳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
月氏	去長安萬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
大夏	去長安萬里	阿富汗斯坦附近	博望使大月氏
烏孫	去長安萬八千里	伊犁天山北路	博望使大月氏
山難	去長安萬二千里	阿富汗斯坦與	博望使大月氏
安息	去長安萬六千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博望使大月氏

同上

屬賓

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里

奄蔡

北印度
俄羅斯

身毒

印度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繫繫

同上
同上

博望始聞其地未嘗通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自文景以來。匈奴役屬西域。結黨南羗。地廣勢強。蒸蒸日上。候騎每至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為劉濶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為金元蒙古之蹂躪神州。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千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於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為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開亞歐交通之機。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熱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海岸。願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耶伊安。Yon 即耶宛 Yavda 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即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為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載其俗。與泰西古代多相類。其蒲陶苜蓿等名物。即希臘語 Potus, Melikai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即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Semite 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三)完中國一統之業。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咸博望獨布印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池。遠交趾。卒使數千年。為國屏藩。雖其事不

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班定遠。名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爲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儲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久之。被除爲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今天山南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投身於軍事界外交界。實自茲始。

初。漢武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虜勢寢衰。元成間。遂以五單于爭立。南向稽顙於我。求爲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者。莫此爲盛。既而新莽篡竊。輕侮遠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厭干戈。不之討也。匈奴益驕。往往侵山陝邊鄙。爲士民患苦。未幾。其國內亂。分爲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乃居之於黃河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漸臣服西域諸國。脅以寇河西郡縣。邊警歲至。城門晝閉。於時漢與西域絕。既六十五年矣。其形勢恰如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則匈奴之患。終不可得弭。於是乎一世之人傑班定遠。始得所藉手。以輝祖國名譽於天壤。

第八節 班定遠所定西域諸國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勳名烜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夫以冒險無畏之精神。百折不撓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萬里外。擲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吉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丁斯。克雷飛初爲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破舉爲將。統英兵九百。士兵千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實自茲役始。克雷飛死。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裨國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播離印人。嗾其相圖。因購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爲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貽焉。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如人者。以爲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

憑藉更薄。而所成實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侯是已。今請案侯一生所經歷。以地爲經。以年爲緯。而略敘之。

(一) 鄯善。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共酣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壯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鄯善定。

(二) 于闐。寤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爲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獨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以祠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三) 疏勒。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爲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遂攻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爲龜茲役也。十七年春。從間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勅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更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小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臨。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始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即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刎以乞留。超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

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為漢用也。憐於超之威與謀耳。非能為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尚三次。其一。則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疎勒王忠為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僞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 尉頭。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 姑墨。姑墨亦龜茲屬國地。屢從龜茲兵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國。益以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見建初三年超所疏中。超因此欲遂平諸戎。為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為若不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建初以徐幹為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

(六) 烏孫。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建初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 莎車。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嗾疏勒王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伴道。龜茲王以萬騎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之。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

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月氏。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蹙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龜茲。當時西域諸國。最倔強者爲龜茲。龜茲所以敢與漢爲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衛。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爲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湏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永元十年八月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焉耆及危湏尉犁。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爲鎮撫三國耳。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華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常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湏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爲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恃其右。北虜億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

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勒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衆。遠遁於今裏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衆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為吾患矣。言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卵育乘機竊發與民同起竊者相類耳非復能用其區區以與吾抗也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竇憲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感。震於域外者。以漢為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

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不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動一旅之兵。議會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滅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為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子闐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鎮宿貳。以報將士之讐。』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即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

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即羅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又使部將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逢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秦西文明傳播險遠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地理學者之公言也古代希臘羅馬概見焉此大甘英之不能過羅馬人憤於航海性使然耳惜哉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本傳蓋去卒前僅五年耳。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一年使假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聲明文物於歐土。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徧於大地。赫然爲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險進取之精神而已。若哥倫布。若麥折倫。若彼頓廓。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基。開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若今日之樂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何多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稀也。抑吾爲張班傳。而忽有一最大之問題。橫湧於吾腦。夫博望班定遠諸先賢。其遠識。其毅力。不讓於泰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卽秦漢唐清諸君主。好邊功。開疆土。其兵力所及。威稜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願在彼而不在我。不甯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卽永爲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於再世。不甯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國日以繁榮。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蹙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民。我之主動力自君主。關地同。而所以闢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釐差而千里謬也。吾聞地學家言。拉丁。條頓。兩族性質之相異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夫彼兩族者。同爲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業。而因其所向之鵠。所用之方畧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自殖。而此則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諸爲民闢地之本意。尙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者。更無所謂「殖民地」者。夫闢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爲之償。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勞。國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爲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爲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罄之以從事於外。卽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慢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甯絞內地民庶之脂

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幣直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齋操大做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舉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猶且不足。卒至元元懲歎。海內騷然。噫。何其悖乎。吾聞羣學家言曰。凡兩羣之相交。通相鬪。審也。未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爲我有。故不惜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啗彼以利以爲快者也。戰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爲相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戢。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食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食。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云。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款論者或謂宜以待南單于之禮待之故袁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肖中國而空之也。不甯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釣游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人。其後部族數十萬。羣乳浸多。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從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乃分其衆爲五部。居太原祁縣太陵諸地。晉武時。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民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與上黨樂平諸郡。悉雜腥羶矣。後此江統雖爲徙戎論。終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於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劉神州以宅索虜。龍異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千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千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爲民藪也。然要未嘗有渡國力以供奉外裔。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鴛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名譽之美舉。反被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隆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酋。使貢象數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惟然。則雖屬國徧天下。而於我國民會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開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開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爲

母國累。而况乎不殖一民於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徠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競爲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真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爲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甚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爲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爲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

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矣。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筆以驅繫之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中。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卽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以當歐洲一強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刈蓬蒿。戰土壘而奠定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頓民族。而自爲其奴隸。若是乎則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意大利建國二傑傳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pi Cavour.

發端

梁啓超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眞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眞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眞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梁啓超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國

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梁啓超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三傑。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竊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略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一體。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加利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寮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噓吟法馬之悼歌。雍霧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

窳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疊壘荒殿寂寂之墓。泱泱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

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遠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限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大利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蘗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膽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固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天不忍神聖之羅馬。岌然黯黯。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家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與意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裹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在羣兒稠人。歎笑雜遝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嘻。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歎場。悲歌觸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顰。鬚髯如戟。頤長七尺。風采稜稜。儼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幣。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

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靈一自倨不遜。執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靈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愛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學家文學家但丁。麥那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 *Carbonari* 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其秘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圍圈。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卽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卽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忒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明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

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勦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遂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踴天踴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謚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竊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卮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貫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吾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

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裏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為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為破壞也者。為建設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使為破壞而破壞。則何似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態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為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按西哲言三名言最簡而最精曰。People。曰。For people。曰。By people。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為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廢虐政。於人民而政於民。皆不過曰。For people而已。論者不審制其本而欲舉中國語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若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吾向謂中國文法簡於歐西。今此四語。欲求以知原文。以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術矣。附注。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教。舍此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為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為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審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氏。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為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鑒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歩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固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歎。

舉世仇公敵之與大利而擯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略。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日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爲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己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頗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快不快。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膺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蠢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拿破命}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能以一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艇以捷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尼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倫。不免爲聖氣連拿^{拿破命}死之地也。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爲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應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修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卽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

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倫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一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戢。徒逸此機。毋甯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借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眞農也。彼蓋搏虎搏兔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隣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築。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勵之。遂於彼特們與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寧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常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甯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欲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歎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雌黃焉。無所躍進焉。矻矻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議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之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

尼加里波的之二豪則何如。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卽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瞻之學識。縱橫透閣之文詞。灑熱血於筆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國都。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土國一哲學家倡大主義皆與其徒實行之之法國人相觀。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的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倫布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撒的尼亞王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之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遂其主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俾易服宵遁。開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遯。忽爲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息。企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騙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鉅鷹。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慷慨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噫。瑪志尼雖壯快真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緘慮。洞察情僞。鬼起鶴落。熟精夫神祕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祕密結社者。奉爲枕中鴻秘。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爲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

從來不逐「國事犯」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而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爲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茶如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己之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爲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隣國。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即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非是則無以爲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閒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攪鏡摩髮。據鞍跨肉。蛇蹀歲月。何以爲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尚氣之加將軍。既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被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馬。夙具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爲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速降。隨放巨砲轟擊。此十二人中。有名非阿命者。然砲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爲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過。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非阿命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

言。惟踐一滴淚於圖中。桑得非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伽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非阿倫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爲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養之。加將軍留嘉爾伽港者六月。醫療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顧此身已等囚虜。且船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眇躬亦旦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諜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爲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之前。嚴鞫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始終不屈。時以淚血之眼。一睨堂堂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狂崖。閱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倫。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歷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

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瀕躓。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以機緣。遂爲伉儷。卽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和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於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願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答曰。『僕與共和國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鷺撩亂。蓋至是而將加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

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倫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園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如里波的瑪志尼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謬見。孰爲遠謀。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卽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視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真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與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氣。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住爲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句。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句。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

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為政治上秘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逆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矚時機之將熟也。乃驟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為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毆友助以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為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毋寧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騖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為急務。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為議員。是即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為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觀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頗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願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膽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噍矣。眼跳矣。燈花矣。鳥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隄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卒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旦蕪斃。路易拿破。被舉爲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與何各國民黨。所在蠶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燄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縊。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

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普普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願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健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

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旦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擲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順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卽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晴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加里波的上。嘗教皇後。未幾卽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

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八。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廻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蠃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與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哥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哥志伯遂刺卒。皮阿士怖惶。不知所爲。乃子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併。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灑一揀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地。必喜而相助。卽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遂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乃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刀叱咤。突入敵營。帥子奮迅。鏖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

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之入議場。鮮血淋漓。胃體全赤。既折既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蟻蟻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卻之於第二戰圍線以外。毅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啓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岡。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聽伏於腐敗教會所詭譎之敵軍之膝下。毋寧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且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接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與陳。殲數百年公敵之血。衍衍其辭猗。

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千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湖。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贊畫。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亂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於

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蓐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婉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聞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爲國珍重」而長歎。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擲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名爲農夫。隱於卡菩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磨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歷歷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妊育之孺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

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然發生者。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一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立憲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之國。其法

君一非擁護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請我爲多事。罵我爲惰。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嚇嚇躊躇以復其位。政策悉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盛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視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畧聞國中。蓋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

法見第六節 王毅然曰。

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峙戰不糧。蟻蠶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

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捨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爲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是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變厲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是彼遊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主張自由貿易政策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尙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絆。爲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迎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贖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當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曝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牲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

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必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卽教民法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違罰。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蠶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髮髮乎有神曠出。樞密脫轡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卽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叢爾國以表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嘗游歷各國時。卽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視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與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

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歸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况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誼。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侖第一之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英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事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帥。包藏禍心。未幾卽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卽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在耶蘇墓所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米亞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當頭一棒於強與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鯁腸鬪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奴土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審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

恒敬之。自輕者人恒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汚名。正在今日矣。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法。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懾。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歷與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德意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城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待。到處交又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發靈敏。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侖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侖有成言。於是拿破侖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

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為熱誠不屈之人物。為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為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曰。願為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

敘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為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執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為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為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乎。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響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為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山民之蠹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膽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瞠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謔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讓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為加富爾之熱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歎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叢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歎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瑪。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砲百門。以為防衛撒與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砲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與大利為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既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其皆未可恃也。

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問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破侖諱祕而不可恃也。故以爲與其親法。毋甯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道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國與奧之開戰。始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爲奧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君侯其圖之。格侯領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隙。其倭打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窳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爲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爲仇。於已無絲毫之利。而於奧實莫大之怨。英人不爲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卻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計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爲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適於英國當美領事桑達士。授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皆不成。至是復編敢死隊八十人。謀鉏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與聞其事。然以爲無益。不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破侖方挈其后。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破侖曰。卿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微時曾入燒炭黨。何變節之速也。卿猶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爲我所爲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乃徵聖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漸死莞然而笑曰。拿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催法國。驟聞警報。志忑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之慰唁書於拿破侖。而拿破侖自見阿西尼後。悚然若冷水澆背。以爲若不及今買民望於彼國。則第二之阿西尼。遂不可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里殿。相與結意法密約。嗚呼。瑪加二傑。雖曰政敵。而瑪黨之舉動。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間接。或以正動。或以反動。以助加富爾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大易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意法密約。以攻守同盟爲目的。其大意如下。

一戰勝之後。割奧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撒的尼亞國。

一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所屬之沙波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爲報酬。

一以達士卡尼爲中心點。而建設中央意大利國。

一合羅馬及尼布士爲一國。使教皇主之。

一以撒王英瑪努埃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

割沙波。割尼士。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蕞爾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亞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爲後患。固屬不小。教皇當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陰謀也。果爾。則奧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寧不知之。雖然。彼以爲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亞。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泱泱大國之基已立。然後徐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軌也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爲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利的之會合）

布郎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埃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埃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爲千八百四十八年擲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睨奧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怠。雖夢中之奧大利。亦不問而知其故矣。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厲精殫慮。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彙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彌斯頓侯。當時英國首相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

加里波利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挫奧之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利之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驟起於卡普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戴綠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問者駭

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併。讀史至此。不禁爲彼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卽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爲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命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之事。而不使拿破命知。恐失拿破命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命當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撤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我邦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信用而尙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蹶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膽俱奪。尼布士大使。面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的國王。』曰：『約以國予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既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奧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爲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奧勢力於意境。而使撤的尼亞輩其實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撤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命亦非利撤國之得志也。又聞加

里波之在撤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爛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脅嚇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簣。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郎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與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撤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撤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撤人不應。戰端遂開。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卽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撤的尼亞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預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游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非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增之。雖然。加里波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與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佇苦。晝想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於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

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放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躡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況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撤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繒繳之所能施。於是乃徵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撤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郎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之地。使合於撤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

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歎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齎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盡諾。不寧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脫柱。頭與壁其將碎。原軀唾延。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汚辱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荷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駟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爲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足以爲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前。積憂積患。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蠅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攬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慎重溫和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溫和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構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況於愛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篤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爲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楮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第十七節 加里波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姑息。非亂世宰相才也。受事之後。卽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效而來加里波之所統也。加里波之不可。乃自下合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僑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卽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鏖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撤王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之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拉達志內閣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防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月爲甚矣。加里波的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爲卡菩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撤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

將軍既去。全意大利歎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菩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携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家之大事。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締。吾僑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僑以此決心。立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槍礮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亦既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爲奸雄拿破命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至是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既已如壁上畫龍。鱗爪俱現。其點睛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郎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郎卡約。使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治。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惴惴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踐前諾。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非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懲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並於撒國。彼時爲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郎卡之條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命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爲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命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與既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蓋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爲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命曰。『於是爲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命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

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尚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為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的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嘗之為犬。嘗之為狐。嘗之為卑劣之奴。嘗之為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剎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為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辭職之事也。』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雖然。加里波的盛怒之下。終不可霽。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為加里波的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證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邦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為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譯本以其太長故闕不錄

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即因於波旁王統而依奧法兩強以為與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

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卽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爲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卽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爲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爲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至是意奧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爲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定。事爲尼布士政府所調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爲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莫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爲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的在國會痛罵加富爾及撒王出爲調解之事。實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哭斯釣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縷。

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其甘苦之「千人隊」。發志擲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撤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撤的尼亞於荆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撤的尼亞政府相關涉。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鬼起鶴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彼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央。若爲不聞加里波的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之後以行。名爲追之壓之。實則爲

其後援也。漸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的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為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的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惡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嘗以海賊。嘗以狂人。謾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的之地位。為外交干涉之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的之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既熱之又熱。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怨。後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第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鬪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挫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為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鏢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齟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的之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為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為兩國之攝政官。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的之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為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

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真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厲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旦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即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誦南以伸北之志。遂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爲。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畫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無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開加里波的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目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荷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甯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知正諸豪絞腦髓。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撒將也。其兵則皆撒民也。其必爲撒的尼亞政府所唆使。百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荷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之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侖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已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侖欣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

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撤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非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領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撤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飭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潰之赤外套。手提其綠纓下垂之破帽。晃爾而出。曰。『臣待我王久矣。』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歎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

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

諸君乎。諸君乎。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抉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而臨幸於斯土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同之花撒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荼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寧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土以獻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攜一矟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苦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撤王及加里波的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躡武於外。拿破侖

直派軍艦。聲言爲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爲全國普通投票焉。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膈腹。今則膈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之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有憾也。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實志以歿。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囂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壓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大利即意爲彼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爲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之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

爾卽見絕於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以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舍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之感情。羅馬者。實適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卽「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筮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爾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簣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清彼時。清彼等。Tilavi, Tilavi, li larvi!
最後之一刹那。猶願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Frate, frate, libera chiesa in libera stato.

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爲罷朝。野爲罷市。全意大利國民。沈於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爾鋤之。意大利人之帝識。加富爾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界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妻。而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利。與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於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爲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爲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大爲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節意京。而繼加富爾之後者。爲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驚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七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欲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蠢起。所在出沒。加里波乃擲長鎗手長劍。復蹶起於卡菩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奴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強之干涉。爲社稷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菩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爲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的上自王。下至屠賈負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營。以爲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寂。而自以爲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僧。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爲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木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爲看護婦。使將軍日間其聲。以爲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盡。瓘瓘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游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款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倫。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學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凝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爲熱狂崇拜者所摸。搗所橫奪。衝裂爲百數十壁。各

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真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爲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是其劇且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而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爲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

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意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主張君主報教 在外復有法帝拿破侖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整居於卡菩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教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菩列拉。所至響應蟬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懼執聲債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誓之曰。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及政府軍 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按此指於境外 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巽弱之政治家。仍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按此指一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侖所定之約 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猾魔。按此指拿破侖及教皇 之下。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己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

按此泰西之權利而已。他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其有念
此語也。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稜主義
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卽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
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而使羅馬終爲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
馬終者也。不幸拿破侖第三以護法爲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衆寡之數。既已相懸。
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爲百戰
萬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
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爲尤甚
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
爾之薰陶。沈穩歷鍊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
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
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瑪努
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整居於卡菩列拉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爲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
死。加里波的既錮。前此絞腦髓擲頸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
天焉。非人力所能爲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
力。益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
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圍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茨

風暴雨。不旋踵而局遂定。歐洲形勢爲之大變。吞聲飲恨爲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爲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自由投票。票集積起。則從王之數。四萬七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膽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一堂。拭一掬感喜之淚。以認譏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諉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息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爲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爲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養然有所搔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嘔。使余醉。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爲三傑傳。乃始若化吾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爲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爲加里波的帳下一騶從卒。而爲瑪志尼黨中一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喟喟焉曰。噫。彼數十年前前之意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爲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

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一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族也相類。其專制之慘酷也相類。其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類。嗚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本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爲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貯苦。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喪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圍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案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速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

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卽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卽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古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噫！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二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爲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之生。是使獨而有以斬於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爲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爲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爲三傑之一之心。始。人人欲爲三傑之一。未必卽能爲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真似者必出焉矣。卽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

慕之曰學之而已。慕其貌而失其真。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褻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瑪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鷲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中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械。而猶敢靦然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爲名乎。得毋爲利乎。得毋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即不能若是。而日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況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毋自欺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擔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微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多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鞠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精一爲學三傑之第二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的之脫屣爵祿。兔起鶻落於卡菩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卽如加爾富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市郎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遝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自爲

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此事傳中失載他日付印時當補入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原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母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願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若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的。敗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達。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爲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推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爲念。忍辱負重。爲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卑屈怯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爲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尙。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遊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波之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膽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僧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

汲汲於此措意。惟撫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辯以爲快者。非欺人卽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爲學三傑之第五義。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非薄我祖國。勿妄非薄我躬躬。荷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爲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因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荷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爲躬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尙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爲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爲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壬寅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曠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匠工非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卽瑪利儂名非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儒。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卽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蘇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亦爾特奇之英雄傳。按

爾特奇巴^巴羅馬人生於西歷紀元後四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凡五十人皆審議羅馬之大軍入大政治家
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兩比較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
鼓舞人之力量大近世偉人如拿破侖俾士多皆嗜嗜之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母到教堂祈禱必
拿破侖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
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而掩卷飲泣父母詔之而能不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
幸悉殤天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遠彼
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
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遊戲衍衍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
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
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裏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腐
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
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大
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捨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
舊約所傳摩西耶蘇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之
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
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
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織織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
黑魘魘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布爾特奇英雄傳皆稱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
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然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

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為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卽位也。彼以為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國之急激。而袒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眾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為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肺腑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為為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卽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為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為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已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喜喜出出。！法國革命。嗟嗚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煙。彼地開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為。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於

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

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卽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踴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搜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風無夜。自攜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妻相攜。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場。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介紹。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證。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囁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袞袞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展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械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按士亞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人相呼。』亞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人相呼。蓋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爲當時

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其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

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其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鋒鋒者也。三曰狄郎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郎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圍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聲。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路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爲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籍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

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刊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復自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寧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噬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蹠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度。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踏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唯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岳黨之

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輿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郎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關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廳接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岳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岳黨。以此年九年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其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岳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尚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爲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誣辭。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閨。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截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郎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郎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郎的士黨。以快其亂黨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髮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過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顛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郎之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歎歔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席尚未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塔然發。不能救羅馬之歎。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歎。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爲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宦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貌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即狄郎之士黨之名士二十二名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鞠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已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

其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卽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爲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審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諸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此如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箇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郎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輩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亘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爲人類新紀元之一記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豈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郎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爲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卽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額白。豈白女皇。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獲而被弑。相類也。革命後改爲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彼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條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強而不弱。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屬泰造。爾半島。同經三十七年戰爭之亂。而荷蘭人於戰後。民生日強。英國國運日強。比利時則彫落無復。荷蘭日耳曼與意大利。同在南歐。其建國情形亦相類。而德國今爲世界第一強國。意國則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蕭然不能有所進。皆條頓拉丁兩族得失之林也。

則其民氣憤而國以敝。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囂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脈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猶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道。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躡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常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儉安苟且。彌縫掩飾。陵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徧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義者。常念民氣之既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愛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 癸卯

敘論

游英國國會之下議院。見其堂之中央。有巍巍然一絕大之畫像。氣宇嚴整。精神峭健。隆準而深赤。左目上睇一黑子。髮鬢垂垂背際者。誰乎。則克林威爾其人。克林威爾何人。彼十七世紀革命之健兒。英國王室之大敵。鞏勳暴君查理士第一而敵之者也。今英王臨議院時。日對此前代跋扈將軍之遺像。猶將出入必式。謁誠盡敬。以吾東方人之眼視之。以吾東方人之臆測之。其殆不可思議乎哉。其殆不可思議乎哉。願克林威爾果有何魔力。而使全英人民馨香之歌舞之崇拜之若此。

吾儕每讀史。每讀政治學書。輒有一國焉。使吾敬慕之情。突浮現於腦際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爲民政之祖國。其立憲政治。爲世界之模範。故吾儕每緝地圖。讀地志。必有一國焉。使吾羨妒之情。勃鬱而不能自制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之國旗。橫絕大地。舉日所出入。無不有此大帝國之痕跡。故吾以此兩種感情。故吾每一讀史。一讀政治學書。一讀地圖地誌。而輒有聯想而及之一巨人。突兀於吾前。其人爲誰。則克林威爾也。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立憲政治。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帝國主義。克林威爾者。實英國羣雄之雄。而盎格魯撒遜民族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國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蘇國詩人卡黎爾之言也。卡黎爾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於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爲之解其靴紐。質而言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烟耳。』噫。殆非過言。殆非過言。徵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爲斷。惟以其國民之知崇拜英雄與否爲斷。吾於法國大革命。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驚天動地之大事業。卒以恐怖政治。武人政治爲終局。龍其頭而錫其尾也。吾於蘇格蘭之清教徒。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之於勢勢混亂之淵也。然則吾將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環游地球之目。旅行於數千年歷史中。吾遇摩西。吾遇摩訶末。預言之雄也。其人高。吾遇索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頌。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勁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木士。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夫政治之雄。

戰陣之雄。其姓名錯錯落落於歷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敗者。殆不下百數十。而真使吾儕有崇拜之價值者。幾何人哉。自羅馬大帝康士但丁以後。歷一千六百年。大小二百八十餘戰。人民爲治亂之犧牲。土地爲政府之墳墓。舉汗牛充棟之歷史。殆可一括以「相斫書」三字。雖然。遂不獲見一義戰。遂不獲見一英雄。彼以帝王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彼以宗教之名而戰者。果何物。抑彼以人民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僞善之世。黑闇之代。萬事皆一戲劇耳。所謂仁君。所謂忠臣。所謂俠士。所謂熱信。一旦洗落其塗畫之假臉。剝去其優孟之衣冠。則除獸性野心之外。一無復存者。吾旅行於昏昏長夜中者千餘年。吾乃遇克林威爾。吾安得不拜。吾安得不拜。

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華盛頓。吾拜林肯。吾拜格蘭斯頓。拜其爲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維廉頓們。吾拜噶蘇士。吾拜瑪志尼。拜其爲失敗之英雄也。雖然。吾不拜拿破侖。不拜俾士麥。不拜加富爾。何也。其表可拜。而其裏之可拜與否。非吾所敢言也。若克林威爾之歷史。則披腸瀝髓以捧現於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體投地拜之。

雖然。此吾儕之感情耳。若夫二百年來鄉愿之史家。其所上克林威爾之徽號。則曰亂臣。曰賊子。曰奸物。曰兇漢。曰迷信者。曰發狂者。曰猛犸之專制者。曰陰險之僞善者。茸茸焉集矢其如莽也。顧吾謂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所以爲代表英人種之英雄。所以爲卓絕萬古之英雄。則正以其能使百千萬鄉愿之史家目彼爲亂臣。爲賊子。爲奸物。爲兇漢。爲迷信者。爲發狂者。爲專制者。爲僞善者之故。彼行其所信。而不惜現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之身。以自污。彼之現此身也。則孺孺落落。不復自掩飾。以求使人諒其非亂臣非賊子非奸物非兇漢非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嗚呼。東西古今之英雄。其名而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發狂專制僞善其實者何限。而彼等顯不肯尸此徽號。而獨以讓諸克林威爾。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者在此。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聖賢者亦在此。語曰。蓋棺論定。吾見天下有棺已朽而論猶未定者。若克林威爾是其例也。彼其人物之真價值。歷二百年。直至今日。始漸爲其本國人民之所認識。近數十年來。非笑之聲。殆爲謳歌之聲。所掩盡矣。而彼後進國之評論家。猶或拾百年以前之牙慧。相隨以爲吠影吠聲之語。若是者於克林威爾則何損焉。克林威爾嘗使畫工爲圖其形。畫工見其左目上黑子。不滴於美觀也。爲闕去之。彼諦視。乃呵畫工曰。『畫我當畫似我者。』 Paint me as I am 蓋其生平不欲

一豪有所掩飾。不欲以一豪虛假之相。以與天下相見也。夫克林威爾一生之言論行事。豈不歷歷在人耳目耶。彼鄉愿之史家與我輩。皆得同讀之同見之。若者爲大醉。若者爲大疵。章章明甚也。公等之所以詬病克林威爾者。不過徒見其左上之黑子而已。使克林威爾而欲徵譽於公等。則亦何難聽畫師之去其黑子而自示美姿容也。而彼顧不爾。然則克林威爾豈求公等之諱之。又豈求我之讚之。吾願我身化爲恒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音。以辯護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何加焉。吾又願公等之身。化爲恒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音。以咒罵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又何損焉。

天下事有所私利於己而爲之者。雖善亦惡。何也。彼蓋以行善爲一手段也。無所私利於己而爲之者。雖惡亦善。何也。凡爲一事必有一目的。目的非在私。則必其在公也。惡者亦善。而善者更何論焉。故夫克林威爾非可學者也。苟其學之。則拿破侖學其一體而爲野心。彼得學其一體而爲殘酷。羅拔士比學其一體而爲狂暴。梅特涅學其一體而爲專制。彼克林威爾一生之歷史。苟移以植諸他人。未有不爲天下僂者也。而克林威爾渾金璞玉之人格。舉凡百罪惡。不足以爲污點於萬一。何以故。彼心目中惟知有國不知有我故。

抑克林威爾又惟知有我不知有人。何以故。彼自信此國非我不能救故。惟不知有我。故不知有利害。惟不知有人。故不知有毀譽。韓昌黎曰。『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志行薄弱。而能任天下大事者。吾未之聞。若克林威爾。則一家非之。一國非之。舉世非之。萬世非之。其視之猶蚊蠅也。舍吾身而有利於國。則吾身犧牲焉可也。裂吾名而有利於國。則吾名犧牲焉可也。天下古今豪傑之自信力。未有若克林威爾之偉大焉者也。

史家每以拿破侖比克林威爾。顧拿破侖何敢望克林威爾。彼其內戡大亂相若也。外揚國威相若也。政治之能力相若也。戰爭之才略相若也。雖然英國之專制政體。由克林威爾發難以推倒之。法國革命。非拿破侖所自始也。其不逮者一也。拿破侖用政府兵力以起克林威爾無憑藉而興。其不逮者二也。拿破侖以將官始。以帝王終。克林威爾以下民始。以平民終。雖爲大總統其不逮者三也。拿破侖擢武不戢。卒爲俘囚。克林威爾治定功成。國威無損。其不逮者四

也。拿破侖死後。法國雖由帝政復爲民政。而國旣以敝。克林威爾死後。英國雖由民政復爲王政。而國日以強。其不逮者五也。故吾以爲克林威爾決非拿破侖所能望也。拿破侖功名之士。而克林威爾有道之士也。吾生平最好言王學。雖然。吾讀傳習錄百遍。讀明儒學案千遍。不如讀克林威爾傳一編。吾生平最惡言宗教迷信。雖然。吾讀克林威爾傳。吾欲禮拜。吾欲祈禱。吾欲歌謔。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聞者疑吾爲阿好乎。請讀本傳。

第一章 克林威爾之家世及其幼時

噫嘻。地理之影響於人物。豈不鉅哉。豈不鉅哉。熱天燠地之亞刺比亞。實生摩訶末。玄冰凍雪之北日耳曼。實生路德。凡開拓千古推倒一世之偉人。其所產之地。形勢往往有異於尋常者。而偉人之性行。亦恒與之相應。若雄健堅忍。陰鬱沈摯之克林威爾亦其例也。英倫之北一都會。沿大烏士河之岸。東連沼澤。蘆荻掩地。西北川原。一望無際。蕭條寂寞。雖在盛夏。猶若凜烈。金風一扇。蕭殺氣滿。白草黃日。四顧淒涼。天下之秋。疑悉集此。雖號都會。而其民樸而質。而無僞。田野之歌。聞於塵市。嘻。此即英人所常紀念之恒宛頓市。而絕世英雄克林威爾之故鄉也。

克林威爾 Cromwell 名阿利華。Oliver 生於千五百九十九年四月廿五日。實當復光華糾紛之額里查白女皇中興政治之末運。專制君權。已成強弩。人心厭倦。海內騷然之秋也。後此與彼爲大敵之頑固柔脆執袴公子查理士第一。亦生於其翌年。十七世紀開幕之風雲。如是如是。

克林威爾。英國之名門也。其先世効忠王室。代有名臣。父名羅巴。叔父哈烈。皆爲王黨。占士第一常行幸其家。說者謂查理士與克林威爾。少年時嘗共游戲云。父爲國會議員。爲州內保安委員。有正直之譽。母名額里查白。富家子。年十八。與羅巴結婚。舉子女十人。阿利華其季也。父蚤世。教育之事。惟母是賴。史家謂克林威爾之性行。受諸母者爲多云。年十七。始入中學。是爲初離鄉闈入社會之首歲。其年絕世文豪索士比亞沒。史家謂索氏結額里查白朝文學之終。克氏開十七世紀政治之始。一偉人去。十偉人來。實爲代表兩極端者云。十八歲。卒業。入大學。深好拉丁文。且以數學名。後此敵黨之史家深文巧詆。至謂其目不識丁。不學無術。吁。其善誣也。

克林威爾少年之歷史。實最簡單最沈靜之歷史也。欲知其人物之所以養成。宜觀其時代。

第二章 克林威爾之時代

英人常自誇於天下曰：『我之民權。自然發生之民權也。』嘻。此言信耶。以云非自然也。則民族進化之定例。何一非由野蠻之自由。以進入於野蠻之專制。由野蠻之專制。以進入於文明之自由。雖謂凡今世有民權之國。其發達皆由自然可也。以云自然也。則所謂民權者。何國非經百數十年之呻之喚之哭以達之。擲百千萬人之汗之淚之血以易之。而英國其亦安能免也。吾請語克林威爾以前之英國史。

常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艦隊之蔽海入寇。氣吞三島也。以額理查白女皇之威靈。一舉而殲滅之。赫赫國旗。輝映於凱歌聲裏。英國國民恨不得自頂至踵捧而呈之於「焦陀」Charles 王朝之脚下。其時制度文物悉大發達。黃金時代之頌聲。循於國中。國會虛設若贅疣焉。英之有額里查白。其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中國之有乾隆也。其時君權達於極點。而國民政治能力。殆消滅以盡。雖然。平賊往復。人事之常。專制之氣。餒既極盛。人民厭倦呻吟。愁對之聲。徧伏於草莽。而所謂達官貴族者。益復醞媚墮落。道德思想掃地。及其末年。而反動力遂漸起。此為克林威爾事業之遠因。使額理查白而能長在王位也。彼以其女性之才略。陰柔之手段。猶可以操縱國會。籠絡輿情。以講挽救之策。乃未幾而女王即世。「士跳活」Stuart 家最初之二王。闇愚無識。不能消禍未萌。乃反從而煽之。於是不平之聲。始瀰漫全國。千六百三年。占士第一即位。其時新舊兩教之衝突。日劇日烈。彼忠勇純潔之清教徒。揭槩人權自由正義回復之旗幟。以奔走呼號者所在皆是。民間之所謂「非政府黨」者。已釐然組織。成一鞏實之團體。權力日以益張。國會亦常為激烈之抗議。正如燔藥滿地。待線乃併。使占士而賢也。能取前王所欲許未許之民權。一舉而畀之。則國民多年之期。可以慰藉。而革命可以消弭。占士不悟。怙其積威。反以君權天授神聖不可侵犯之謬論。宣諸議。謂國民無論貴賤。苟有抗此主義者。即坐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民情憤怨。洶洶相告。語曰：『國王謀叛。』國王大逆不道。『破壞之機。徧國中矣。』此為克林威爾事業之中因。

其時國會下議院之代議士分兩派。曰政府黨。曰非政府黨。非政府黨復分為二。一為各地自由民所選舉之有力紳

商。一爲高材碩學之士由各地方團體選出者。國會與政府之衝。自前王時已開其端。所謂「國會特權」問題。經幾度議會猶未能決。王之辱詈鞭撻國會也。不遺餘力。國會之彈劾近侍攻擊權貴也。亦不遺餘力。競爭之極。卒乃逮捕清教徒之領袖數人下獄殛死。遂至有所謂火藥隱謀之事件起。

自千六百六年至七年。凡開國會者六月。因英蘇聯合問題。與王反對。千六百九年二月復極論王之專制。全院一致提出議案。直鳴王抑壓言論自由陰謀不軌之罪。千六百十一年國會又被解散。

千六百十年之國會。所謂無爲國會也。占士王以民間橫議之故。捕議員四名下獄。輿論益激昂。自此次國會解散以後。不復召集者七年。及三十年戰爭起。以財政困難之故。復召集國會。時正千六百二十年。克林威爾甫弱冠。旦夕牧羊於故鄉大澤中。養翎鷹。以觀天下之變。

此次國會之成立。初以平和穩重爲主義。及老名士遏活曲振臂一呼。倡議舉委員以調查弊政。委員奉命盡瘁。察得王占士罪惡多端。於是下議院明目張胆。以糾摘王之失政。取二百年來久廢不用之彈劾法而復用之。案英國議院以糾王之近臣也。自千四百四十九年以來久不用。舉國會悉爲非政府黨所佔領。凡政府提出之法案。不論是非利害。無不否決者。政府與國會既儼然爲宣戰之勢。全國人民戰慄危懼。朝不保夕。自由掃地。蠻勇橫行。嗚呼。至此而不生英雄。則英國其陸沈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近因。

由此觀之。英國人之自由山權。豈天故厚之而使雍容和平得以自致者耶。彼當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於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何以異。與十九世紀上半大陸各國何以異。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怪影。又何以異。願彼獨得翹然享自由祖國之名譽。而莫與京者。彼其人人知天賦權利爲神聖不可犯。苟有犯者。雖雷霆霹靂。盤旋頂上。而必悍然毅然抗之而不疑也。豈惟一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不過全英人種中最高之代表人云爾。

第三章 克林威爾之修養

學伊尹者當學其耕莘時代。學諸葛者當學其臥廬時節。何也。英雄必有所養。惟能守如處子。乃能出如脫兔也。故讀克林威爾傳者。於其十餘年之沈默生涯。不可以不察也。

恒號頤之地。與彼有名之門治斯達市相望。在今日既爲一繁盛之都會。雖然。當克林威爾時蕭蕭一村落耳。寒雲沈鬱。平野如原。濁河混流。天低欲壓。克林威爾之遺宅。臨河爲屋。環以牧畜塲數畝。日夕與羣兒牧羊爲業。每當黃日將夕。萬象慘淡。輒歎歎感喟。印鑄一陰沈之社會現象於其腦中。雖然。彼最純潔之清教徒也。其胸襟磊磊。其風骨棱棱。嫉惡若仇。慕義如渴。堅若刻厲。克己力行。彼以宗教嚴肅之觀念。自鑄其人格。而因以鑄一國。鑄天下。彼實近代之摩西。而西方之墨子也。彼養其大雄大無畏之力。自行其所信。苟有反所信者。必竭全力以與之相搏。其治己也如是。其待人也如是。故其言曰。

非以血洗血。則不能改造社會。而發揚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會。必先自改造我躬始。克林威爾抱此主義。故先以自造。而因以造成三千鐵騎之子弟。而因以造成全英之國民。而因以造成十八世紀以後之世界大勢。推其原動力所自發。實由彼三十年來之沈默始。克林威爾之所以爲克林威爾者如是。

二十三歲之八月。與巨商某之女額理查白結婚。家庭之間。藹然如春云。每來復日。集市民於教會堂。爲說今世社會之腐敗危險。而告之以安心立命之法。教以犧牲身命爲上帝爲國民盡力。每當克林威爾之演說或祈禱。座衆罔不感動。若有電力刺激其腦中。往往有感泣者云。其他日相率披堅執銳。縱橫無敵於天下者。皆此最樸樸最謹嚴之市民。而於此時受克林威爾所鑄者也。如是者六年。

第四章 查里士與國會之初衝突

僞改革者。革命之媒也。求諸萬國往史。不之成例。而查里士第一。其最著明之龜鑑也。初查里士之父占士第一。與國會既屢衝突。其最後之國會。實惟千六百二十三年。議員激昂。殆如疇昔。時則皇子查里士與其近臣赫京罕。乃陰撥下議院。主張與西班牙開戰。且煽動議員。使以納賄案彈劾戶部尚書莫德錫氏。莫氏者。實主張英西同盟策者也。查里士故有憾於莫氏。特假公義以復私仇。國民不察。謂儲君之右我也。輿情驩虞。澤腹泮解。頗作法自敵。後此卒還入甕。以覆其宗。占士知之矣。謂查里士曰。吾兒卽行。見赫京罕爲莫德錫之續。而彈劾之案。不久將山積於兒案也。查里士不悟。既乃卒如其言。附注英國議會彈劾大臣之奏久廢不用。前次議會雖用之以劾倍模。然其權。猶未確定也。自查里士逆怒國民行之後。乃以爲成例矣。

翌年占士崩。查里士嗣立。國民矜於前議會之同情也。則大喜。奔走相告語曰。天賜我賢王。天賜我賢王。於其加冕之典。舉國中歌者舞者。躍者。張綵者。獻花者。闐闐溢巷。懽聲動天地。雖與王室爲世仇之清教徒。亦瀝誠獻頌。以表歡心。謂積旬之陰霧。今始一掃也。惘哉。天未厭亂。失望與希望爲緣。而其程度相爲比例。舉國頤頤。惟新王之初政。具瞻。豈意其第一著。乃以特權與舊教徒。又不經議會協贊。而私與世仇之法國結婚。英國國王結婚。必先經議院許諾。改策所期。有不得不用者。非無理之干涉也。國民視其專恣情狀。舉如冷水澆背。悍然於我王之將賈我也。怨憤之情。乃十倍曠昔。一千六百二十五年開第一次國會。君民之間。始杌隉矣。

以納稅義務。易參政權利。此泰西各國爭民權之不二法門也。而其成例之最顯著者。莫如英之查里士時代。查里士藉口於西班牙國交之將破裂也。乃召集國會。求國用供給之增加。即增稅。顧其豫算表既不發布。其新稅之用途。疑莫能明。國民知所可持。以要挾者。惟茲一事也。乃毅然斬之。其所謂噸稅斤稅者。只許供給一年。其他稅。則非俟弊政悉除之後。決不奉詔。茲議既決。適以避疫故。其年倫敦患疫。爲全停會。其間查里士復擅貸軍艦於法政府。爲其撲滅新教之後援。及八月。再開會。衆怒益不可遏。議員腓立布突然開攻擊王室之端緒。俟詎俟咒。相率響應。議員西摩乃代表全院之意見。厲聲曰。『負其責者。不可以不任其咎。公符赫京罕。王之重臣也。今日之罪。惟赫氏實尸之。』於是悉置他事。惟以彈劾赫京罕案。提出上奏。王大怒。遽命閉會。是爲查里士第一次解散國會。

王欲洩民氣於域外。乃爲卡的島之遠征。未幾敗歸。復以國費問題。不得不再集國會。英例凡有職於行政部者。不得復占席於立法部。政府大臣王乃利用此例。舉民黨中最有力者。遏活曲。西摩。腓立布。溫得倭士。及其他二人。強授以官。使不得立於議場。雖然。民黨之勢。不緣茲而殺。老名士伊里阿德。崛起爲平民黨首領。反對滋益烈。伊氏本屬溫和派。前議會且嘗爲赫京罕辯護者也。使查里士於改革之業。有一線可期。則伊氏必非王之敵。而王之友也。徒以王之信用。全已墜地。乃自樹敵而壞其長城。開會之始。伊氏大聲疾呼曰。『國亡在旦夕。而曉曉奚爲。爲今之計。速設調查弊政會。弊政不悉革。則吾民之血汗。雖銖黍不得以畀獨夫也。』全院一致。贊成恐後。乃設三大委員。一曰調查宗教施政。二曰調查民間疾苦。三曰調查弊政來源及其救濟之法。調查之結果。乃更決認赫京罕爲罪惡之府。實則謂王也。王不可指名。

乃散歸赫氏拉臣于
注於伯禽之意也。

於是下議院以正式復提出彈劾赫京罕案。謂茲案不決。則金錢案不得置議。以此意要求於王。莫例。行政裁判權在上議院。王與赫京罕。初希冀上院之否決此彈劾案也。既而知上院之不爲已援也。其理由亦頗繁。今連贊不引。運全力以阻止彼案之提出。終不克。遂以五月八日。提案於法廷。議員的奇士先極論責任大臣之原理。錫爾丁次說赫京罕政府海軍失政之情形。格蘭威里極言政府待東印度公司之苛虐。與貸軍艦於法國之非宜。哈拔復論赫氏以一身兼數職之糞腥誤國。其餘激昂怒罵。四座聞然。不可嚮邇。赫氏乃夷然盛服華飾。坐於大臣席。微笑以睥睨議場。一議員憤然指之以語於衆曰。『諸君諦看。彼何人斯。彼何爲者。』萬際齊和。萬掌如雷。最後伊里阿德及的奇士。更昌言先王占士之崩逝。疑莫能明。聞諸道路。謂遭毒弒。而直接或間接行茲逆謀者。則赫京罕其人也。此語一出。如暗電刺激。全院俱默。赫氏面無復人色。王大怒。直命逮伊的二氏下諸獄。下議院以二氏不在。則諸務不能執行。強迫於王。王不得已。免之。而彈劾案日益進。不數日。得旨閉會。是爲查里士第二次解散國會。實千六百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也。

第五章 查里士與國會之再衝突及克林威爾之初爲議員

查里士之屢解散國會。苟以避困狀於一時。此無異飲鴆以療渴病也。何也。解散之後。不再集則已。苟再集。則其得選者。必強半爲前會之人物。而以倍蓰之敵愾心。對於政府。未有不瘡痍而愈厲者也。故後此格拉蘭頓氏著英國革命史。謂查里士之失策不一端。而解散國會之頻數。實爲其尤。知言哉。知言哉。抑查里士每經一度解散之後。其專制之欲愈增一度。而喚起衆怒亦愈高一度。此其所以不至自戕而不止也。蓋自第二次解散。而英國國民參政權全被褫者。二十一月而強。此二十一月中。實查里士實行「朕則國家」主義之時代也。未幾以黎島遠征之大失敗。司於仰屋。不得已復俯首以與民庶交涉。遂有千六百二十八年三月之國會。

查里士至是謂國民終非吾敵也。悍然復無所於憚。直以政費增給之名目。命令於議員。願民黨領袖於開會前數日。已集議於羅拔噶頓之家。定此次之方針。將彈劾赫京罕之案暫置之。而先以剝奪臣民權利之一問題問罪於政府。開會之日。朝士方提出要求案。溫得倭士遽起抗言曰。『公等何更不憚煩以商榷於吾儕小人爲。公等實行盜賊主

義。將及兩年。一國之脂膏。掠奪罄矣。吾儕小人。其奈公等。今日凍餒委溝壑。所餘更何長物之與。有予取予携。公等自爲之。何勞更曉曉相囑爲也。必不獲已者。政府其先償吾儕前此之所失。吾儕乃徐應政府後此之所求。自是爭鬪之聲。忽沸騰全院。競起以鳴政府之不法。其條件不下百數十。而爭論殆逾浹旬。卒乃提出弊政匡救案。上奏於王。一曰。政府視成文法若無物。不經國會協贊。而擅徵租稅。二曰。政府違反法律。妄逮捕無罪者。三曰。政府不問人民之願否。而擅屯兵隊於民宅。四曰。政府非有內憂外患。而妄行軍政於國中。凡此諸端。皆對於神聖之國民。而犯大不敬之條者也。自今以往。以國王之誓。勿復蹈之。此即所謂有名之「權利請願」(The Petitions of Right) 而後此英國憲法之源泉也。

此權利請願之既奉稟。國會私謂王之殆將悔禍。而有以慰民望也。喁喁以待好音。翌日詔下。而所要求者全被拒絕。於是國會失望落胆之狀。不可思議。三百餘名之鬚眉丈夫。潛潛咽暗淚。作兒女子態。議院寂然無聲者殆半時。最後腓立布乃悄然起立曰。『吾輩贅疣於此間。復奚爲者。諸君諸君。歸去歟。歸去歟。歸去歟。』其聲沈顛。殆不堪聽。

於是伊里阿德欲起立有所陳說。議長芬儲氏遽揮淚禁止之曰。『余新受命於王。凡議員中有攻難政府者。其禁止之。』伊氏不獲已。悄然歸坐。蓋發言權之自由。既喪滅也。良久的奇士乃申腓立布之言曰。『吾輩贅疣於此間。復奚爲者。諸君諸君。歸去歟。歸去歟。』此實國會最哀痛之言。而亦國會最得意之言也。何也。王非有求於國會。則援援焉旋解散。旋召集何爲也。

芬儲氏伺隙趨朝。面奏現狀。議院遂開委員會。再提彈劾赫京罕案。議員遏活曲。直引前此彈劾莫德錫故事。經查里士所贊成。以爲議院應有此權利之實據。查里士乃悟自繩自縛之孽報。大驚失措。不得已乃裁可其所謂「權利請願」者。實千六百二十八年六月九日。英國民一大紀念之日也。至是議院乃承認五種之新賦。以爲王報酬。

雖然。彼之裁可權利請願。非其本心也。意欲既得所欲。而棄其要盟。國會察其然也。以風行雷厲之勢。要求實行。王不應。爭論復起。查里士復行其所慣用之自殺政略。突然命停會。停會與解散異。停會延期。而解散再選也。

此停會期中。種種大事件。相繼發生。(第一)則赫京罕乘衆怒之最高潮。忽被刺殺。自茲以往。王與民之間。障壁全撤。

國民知種種虐政。全出於王之一身。非關執政者之煽竈其間也。(第二)民黨中溫德倭士及其他有力之三人。爲王所賣。投於王黨。倒戈以爲民敵也。於是王於權利請願中所禁絕諸弊政。繼續不衰。明年九月六日。正月二十日。停會期盡。再開會。而新問題之起者遂夥。

此際王室與國會之衝突。無日無之。而停會亦復經兩次。今避繁不復徧述。惟記其最後之一事。即永世紀念之國會笑柄。所謂拘留議長事件者是也。查里士之第三次命停會也。議長芬儲傳旨於院中。一議員突起立曰。『國會非王之國會。王停我不停也。』於是「不停」之聲。和之者起於四座。向例。凡議長去席。則不得復議事。芬儲既傳王命。旋去其席。伊里阿德方欲起言。以是中止。何圖有禮士威連頓兩議員者。突起攙芬儲。一扼其腕。一搯其胸。昇而置之於其席。樞密顧問官之王黨數輩。起而救之。遂相搏於議院。兩議員以格鬥故。無力以守芬儲。芬儲視隙。狼狽思遁。羣議員圍之。復致之其座。議院之外戶。遽閉。伊里阿德始起立。求演說之許可於議長。議長以王命拒絕之。他議員有繼請者亦然。於是大紛擾起。全院騷然。曰議長黨於王。當科以極刑。執行即在今日。芬儲垂淚曰。『余甯好爲是。余之職權。不得不爾。抑余更爲諸君一言。余懼英國國會。以今日強迫余之故而遂亡滅也。』最後以錫爾丁之提議。謂議長放棄責任。舉伊里阿德爲臨時代理議長。且使朗讀其動議案之原文。

事機銜接。間不容髮。伊里阿德方就議長席。王已遣憲兵。圍集巴力門門外。見其嚴局。剗啄殊厲。伊里阿德以嘈嘈急雨之聲。誦議案始畢。贊成贊成一語。錯落起四座。國會以自身之決議停延。即此剗那間。憲兵破戶入。遽以王命命解散。而別逮伊里阿德錫爾丁等六人下詔獄。伊氏遂瘐死。其餘皆在獄中以迄千六百四十年。是爲查里士第三次解散國會。

此次之國會。彼巨人克林威爾者。始出於恒死頓之沼澤。以其野愿之道貌。出現於巴力門。其初次演說。實爲宗教問題。蓋克林威爾。始終舉其身以獻於上帝者也。故於內政外交軍事上。懷抱雖多。以爲末節。不屑厝意。而獨探本於宗教。彼之初演說。則二十八年之二月二十一日也。其演說之筆記。至今猶寶存於倫敦博物館中。蓋極幼稚粗野云。然幼稚粗野之中。自有一片沈毅誠懇之氣。使聞者生感。一議員指克林威爾以問哈布丁曰。彼何人者。哈布丁曰。吾

鑣也。君子曰。克林威爾有勇。哈布丁有勇也。哈布丁之事詳次章。
 第三次國會既解散。克林威爾亦盛然歸故里。以收其羊。自茲以往。英國無國會者且十一年。於是克林威爾乃起。於是克林威爾乃不得不起。

附言所據諸家克兵傳於此三次國會記載皆甚簡略。今特採諸史補述之。自知失於枝蔓。但非此無以見國會勢力之漸進。吾國人得他史參考。蓋不易故。審詳毋畧也。讀者亮之。

第六章 無國會時代之克林威爾

彼時之英國。為無國會之時代者十有一年。此十一年中。則歐洲最有名的「三十年之役」。其戰爭正酣正劇之時也。宣里士解散國會在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四〇年始。全歐大陸。如糜如沸。靡有甯日。其時之英國則何如其時英國。則三十年股等則起一六二八年。迄一六四八年。國巨人克林威爾則何如。英國於其疲呻吟於專制鞫下。著千萬人之積憤而末山一洩。何以故。以英國為國會萬能之國。無國會則一事不能為故。無國會則一事不能為此英國之常談也。克林威爾穆然其靜。率其子弟族黨。日日祈禱演說於上帝之堂。何以故。克林威爾為宗教獻身。非為政治獻身故。

吾有一識想。常沈沈焉蟠際予腦。吾每讀克林威爾傳記一度。輒養養焉瘡浮現者一。其識想維何。曰宗教迷信與革命精神相關係之一問題是也。以歐洲歷史大勢論。全體之政治革命。皆以宗教革命為其原動力。盡人所同知矣。以國別論。則造意大利者。加富 迷信家也。造奈渣蘭者。荷蘭之維 迷信家也。造美利堅者。最初之清教徒殖民大 迷信家也。而其最著者。莫如造英國之克林威爾。吾於是竊疑無宗教迷信者。不可以言革命。乃吾觀俄羅斯之虛無黨。大率標無宗教之一旗幟。而何以其堅忍不拔也如是。猶得曰彼固至今未成就也。乃吾觀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其主倡者皆懷一切破壞之思想。並宗教而唾棄。而何以波瀾之壯瀾動世界也。猶得曰彼固方成而旋蹶也。乃吾觀於日本尊攘之徒。真未嘗有一毫宗教臭味者也。而今之日本何如也。吾於是又疑迷信不可不有。而所迷信者不必惟宗教。虛無一迷信也。破壞一迷信也。尊攘一迷信也。由前之說。則以宗教思想孕政治。由後之說。則以政治思想代宗教。吾彷彿於兩義之間。而至今未能決也。雖然。迷信為萬力之王。則通前後兩說而無以易矣。吾欲以是觀迷信之克林威

爾。

克林威爾既去國會。坦然若平時。千六百三十年。任本縣之保安委員。蓋三老耆夫之職也。遇王室慶典。不肯出賀。罰金十磅。遂去位。乃賣其恒宛頓之田園。移居於聖埃布。聖埃布者。臨威士大河。最宜牧畜。至今猶以獸市聞者也。克林威爾者。牧人也。日夕居此地。與老妻幼子同追逐牛羊羣。攬長鏡以刈豐草。荷箬笠以憩甘木。自播自耨。自刈自穫。自栽果實。自藝園蔬。自剪羊毛。自擠牛乳。無冬無夏。無風無雨。日日勤動。靡有時息。夕則集家族鄰里鄉黨於豆棚瓜架下。唱讚美歌。讀舊約。最喜言摩西以色列族人排萬難。冒險出埃及。及向迦南。徘徊沙漠。忍飢耐寒。奮戰勇鬥。盡摧魔敵之事。日必道一次。蓋十年千日未嘗間云。其簡單也若彼。舉國中無或知有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亦殆若與其國相忘也久矣。其間惟盡力於慈善事業。恤老憐貧。所居百里內。蓋仰克氏夫婦如慈父母云。此固亦鄉黨自好者所優爲也。卡黎爾狀之曰。以彼古香古色之貌。加以十一年之積穢。益凜然其蒼。黝然其鬚。儼然一舊約中之人。吾不獲見克林威爾。吾瞑目彷彿之。躍然如將遇之。

此十一年間。表面上之克林威爾。其聲希味淡也。若此。而後此轟天裂地之克林威爾。又何以稱焉。諦思之。諦思之。彼千六百四十年以後。縱橫大陸之三千鐵騎。孰網維是。孰孕育是。噫嘻。此皆十一年間。瓜棚豆架之產兒也。彼不徒自爲舊約中之人物。乃更製造其家族鄰里鄉黨。使悉爲舊約中之人物。彼其所製造之人。非必有軍事上之學問。非必有軍事上之經驗。而獨有軍事上之品性之精神。而此品性此精神。又非必專爲軍事上之預備而養成之也。亦曰使之學爲人而已。學爲上帝之選民而已。而其結果之震盪天下也。遂若彼。何以故。以迷信故。摩西自言爲上帝牧其羊。克林威爾乃爲英國牧其鐵騎。十一年之牧羊。則其爲天下人牧之資格所由成立也。

於其時也。有歷史上所謂空前絕後之一大抗議起焉。則船稅問題是也。千六百三十五年。以查里士之勅命課船稅。舉國莫敢爭。時則克林威爾之舅曰哈布丁。當課十二先令。銀四兩。毅然曰。船稅非古也。背成法之賦稅。一絲不能界也。抗不納。政府乃詔之於法廷。凡亘三年之久。哈氏蓋費三千餘磅之訟費。經兩博士六日之辯護。而卒不得直。終界其十二先令於獨夫。自是哈氏之名動天下。以吾東方人之眼觀之。以三千磅易十二先令。天下之大愚莫過是也。

而豈知此區區者實權利思想之最好模範。而盎格魯撒遜民族特性所由表著也。哈布丁詎雖不直。然抗議之影響動全國。所至風起水涌。攘臂張目。馴至哈氏以外。無一不納船稅之人。船稅以外。無一人納他種非法之稅。於是十一年來朕即國家之查里士。乃不得不降心以再集其所厭惡之國會。是即國會軍之起點。而克林威爾事業之最近因也。(附言)『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一格言。實各國民求自由之最要關鍵也。蓋專制政府雖極狠毒。無租稅則一事不能辦。故民得以持其急以有所易也。以租稅挾制政府之思想。吾中國人有之乎。曰。有之矣。有之而何以不能有所易。曰。我不納租稅。而政府可以強迫使納。彼則不能。此其所以為異也。抑吾之不受強迫者且有焉矣。其對之之法奈何。小則罷市。而大則揭竿也。罷市一偏區之影響耳。無足以嚇中央政府也。揭竿極矣。然亂事既定。而租稅仍一惟他之強有力者所命。無以異於未揭竿以前。則安用此擾擾為也。一言蔽之。則惟知逃義務。而不知以權利為義務之報酬。實中國人之最大缺點也。自其始未嘗曰。吾將有所易。故其究竟不能有所易。此因果必至之符也。安足怪耶。吾國人不改此舊思想。則自由之福。終無幸矣。如其改之。則雖為無血之革命焉可也。

第七章 短期國會與長期國會

蘇格蘭清教徒。憔悴於信仰專制下者既久。及船稅抗議之影響所盪。遂起暴動。謀離英為獨立國。王師鎮之。敗績三四。而司農仰屋。無復銖金。嗚呼。十年塵滿之巴力門。乃始拂拭見天日。雖然。以十餘載之滄桑。民黨形勢迥異。曩昔。前國會最有力之名士伊里阿德者。既瘵死倫敦塔中。作鬼雄於地下。溫德倭士。則翻雲覆雨。一躍而入君側。助天為虐。為民黨勦敵。於是哈布丁以黨魁之資格立於議院。而克林威爾以哈氏之吹噓。被選於金布列市^{大學區也}為議員。此次國會開於千六百四十年四月。其態度初極沈著穩重。惟於提議供給政費之先。照例要求宗教上政治上之改革。使查理士而稍知讓步者。則積旬妖霧。一旦掃之。非難也。豎子不悟。猶用其自殺之慣技。於五月五日。遽命解散。是為查里士第四次解散國會。蓋開會僅二十三日云。史家字之曰短期國會。

解散則解散矣。舍國會外而政府更有籌款之道乎。無有也。咄哉。駭豎查里士於解散後六閱月。終不得不覲顏以開第五次國會。而此國會者。即後此亘十三年之久。以無上之威力支配全英者也。史家字之曰長期國會。

長期國會之選舉。克林威爾再爲金布列區之代表人。十年前之名士。凋殘既盡。獨一約翰謙讓。戴盈顛白髮。就議長席。而哈布丁維安。法格蘭。荷爾。梭士。諸君子輔之。而克林威爾。亦非復十年前村樸之態。常以大海潮音震盪議場。今茲國會之組織。非議院而軍隊也。國會之言論。非討議而裁判宣告也。壯哉國會。

克林威爾非辯才家也。非議院首領之人格也。雖然。其一種嚴肅之氣。盡於面。使人目眙而不能正視。其一聲兩聲之獅子吼。如電流激刺六百議員之耳。常能使本黨增萬丈氣。使敵黨踉蹌於不自制。時則倫敦萬五千市民提出請廢國教一案。梭士。提出每年例開國會一案。皆克林威爾首贊之。而有名之十一月廿二日大抗議。徵克林威爾無以底其成。大抗議者何。國會軍是已。自此以往。而全英國乃爲克林威爾獨占之舞臺。(未完)

黃帝以後
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附李牧傳)

(一) 敘論 痛哉恥哉。中國民族之外競史也。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北方賤種。世世爲中國患。而我與彼遇。劣敗者九而優勝者不及一。其稍足爲歷史之光者。一曰趙武靈。二曰秦始皇。三曰漢武。四曰宋武。劉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而四役之中。其最足爲吾儕子孫矜式者。惟趙武靈。

(二) 當時本族之形勢 黃帝以後。我族羣乳變多。分布於中原。而其勢不相統合。雖夏后殷周之盛。其元后與羣后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所謂大一統者。不過一虛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興。兼并盛行。降及戰國。繼以七雄。凡歷四五百年。逮嬴秦興。而中國始統於一。五霸七雄者。實我古代史之帝國主義過渡時代也。而其勢愈搏愈劇。如重學公例所謂物墜空中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時代者。實短兵相接。決勝負於一髮之時機也。

羣學公例。惟內力充實。乃能宣洩於外。亦惟。外競劇烈而內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潑進取之氣象。惟七雄時代爲最盛。皆此之由。

(三) 當時外族之形勢 北國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爲亦神祖黃帝之支裔。雖然。既竄於異域。與母國殊其語言。殊其風俗。殊其宗教。則已不得謂之爲同一民族。自周以來。所謂山戎獫狁者。已世爲中國患。驪山之變。爲

歷史上第一次之國恥。此後雖齊晉繼霸。並力外攘。而聲威所訢。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盤踞中原。爲患心腹。終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發達甚緩。且散漫不相統紀。猶甚於我。以故主客之勢。猶不相敵。降至戰國。而控弦之種。漸加強盛。所謂匈奴一種屬者。始崛起於北方。史記所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即秦趙燕是也。故三國皆築長城以爲防。至是而匈奴與中國。殆有不兩立之勢。

(四)趙之地位 自晉悼公和諸戎後。戎翟皆朝於晉。不相侵犯。故中國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強。至周安王時。晉卿趙襄子帥師踰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亦畏偪不得不爾也。而趙與胡之交涉。自茲益繁。三卿分晉。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與狄界遊。其後秦滅義渠。魏西河上郡入于秦。自此三晉之中。惟趙邊胡。而其所當之衝。視秦燕爲更劇。趙不削胡。胡必弱趙。趙之憂患在是。趙之所以盛強亦在是。

(五)武靈王伐胡之預備

戰國策武靈王平豈問屠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備甲兵之用。念簡襄之勝。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國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館賁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中略。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譏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既定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競有力。非舉其國而爲軍國民不可。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趙之有武靈肥義。猶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動力在臣。趙之主動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王之變胡服也。凡以爲習騎射之地也。以騎射教百姓。所謂舉國民而皆兵之也。

(六)輿論之反抗及王之英斷

戰國策王使王孫綽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樛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中國者。禮道之所親赴也。變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聽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時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晉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事也。也是以聖人釋其擗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兵而厚其俗也。中略是故。聖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中略窮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衆善也。今竊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晉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掠晉地。係累晉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之忿之。其怨未盡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凡改革之業最難。其利在後。愚者弗見。知者即或見之。而疑慮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則萬衆所共睹也。故非智勇兩備者。其不挫躓於中途希矣。武靈王之大計畫。非徒在陸軍也。而猶在水師。一面廣舟楫之利。一面採騎射之長。此其政策之全體也。彼所以語公子成者。於國勢敵情。洞見無餘蘊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騎射之民。勢必用創。因尙易而創斯難。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謀騎射之便利。抑亦借此以壹舉國之觀聽而定民志也。日本變法時之易服。亦猶此意而已。故以騎射爲其目的。而以胡服爲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衆所得驗。況於手段。其駭必更倍蓰矣。王固知之。而必厲行之。此所謂智勇俱備者也。商鞅爲輿論所反對。而以威力屈之。武靈爲輿論所反對。而以理勢服之。雖其所處地位各不同。而武靈之手段。固高軼一籌矣。法行自貴近始。此兩君所同認也。乃鞅則罰太子而刑師傅。武靈

則先施於公叔而禮下之。公叔變而舉國皆變。其政略豈不亦遠耶。史復載趙文趙造周紹趙燕與王爭辯胡服。其論甚詳。周紹之言曰。『舉國未通於王之胡服。』觀此亦可見當時全國輿論譁囂之一斑也。文繁不復具引。當時反對論。非徒在胡服也。而並在騎射。試以史文證之。

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費也。王曰。吾今異利遠近。易用。故毀人觀時。而不顧子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數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今重甲習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晉聞信不察。功智不遠。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黨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遂胡服。車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七)武靈王之成功。王以其遠大之政策。英鷲之材畧。冒萬險犯萬難。以實行軍國民主義。卒能使貴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間。四征八討。使趙爲當時一等國。揚我民俗聲威於域外。前乎此者。爲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後乎此者。爲蒙恬衛青之所不能幾。本族歷史名譽之紀念。以此爲最。今據史記畧次其年表如下。

武靈王即位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奇曰。無其實效。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舉。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同年。北畧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之門。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趙。宮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井將之。牛贊將車騎。合軍曲陽。攻取丹丘。率陽鷄之塞。主軍取鄒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三年。復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贊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橫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過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騎行。資大放置酒。騎五日。

吾遊武靈王之偉業。有欲求讀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異種而非同種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樓煩。樓煩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種以胡名。此兩者之爲異族。衆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時之鮮虞。爲白狄別種。春秋末最強。晉屢伐之不得志。武靈王以十餘年全國之兵力。僅乃滅之。於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諸地。始隸內版。使無趙武靈王。則冒頓平城之禍。或不待漢高之時。而已見於中國。蓋未可知耳。唐人詩云。『若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弔古撫今。感慨係之矣。

武靈王舉動之尤奇特者。則棄萬乘之尊。而自從事於戰陣是也。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臨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驕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於戲。此等舉動。豈不壯哉。豈不偉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而白登之金縢。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爲我國史污也。而乃亢龍有悔。遺恨於沙丘。鸚鵡能言。齋志於爵戲。大業之就。雖曰人事。豈非天命耶。嗚呼。
(八) 結論 國史氏曰。論者或以爲國民之性質。全由地理上遺傳上所限定。謂吾國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爲其然。觀於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泰西之斯巴達。何以尙之。夫非猶是吾輩之祖宗也歟。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故知黎民於變。放動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壽考。齊桓好紫。一國易服。豐沛之間。羣兒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舉國靡然。今猶昔耳。嗚呼。使武靈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維廉第二。障乎後哉。武靈王卒後二十餘年。而趙將有李牧。

李牧傳（附）

（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餉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失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索隱云謂能射者也十萬人，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襁襁，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史記馮唐傳）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

國史氏曰：古稱兵法有守如處子，出如脫兔者。豈李牧之謂耶？漢文時，匈奴數爲邊患，若烽騎至，侯甘泉，景帝乃納晁錯納粟拜爵，徙民實邊，以屯爲兵之議。而匈奴勢乃少殺。始今世所謂武裝的平和非耶？未幾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將出師，逐北千里，致漠南無王庭，呼韓邪以後，而冒頓之裔，且俛首歸命於我大邦矣。漢世孝文孝景孝武三代之境遇之軍畧，李牧以一身備之。茂陵之聞而搏髀也宜哉。抑李牧人之格，武靈王之教育所產出也。李牧之功業，武靈王之經營所留貽也。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英雄之澤，數世未斬，盛矣夫。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袁崇煥傳 甲辰

第一節 發端

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

來。與中原之關係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覩。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創立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明史之傳督師也。一則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再則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嗚呼。何其言之有餘痛耶。吾聞萬季野明史稿。為督師立傳。凡二巨冊。見魏默深古敬堂外孫度其於督師之雄材偉略遠猷碩畫。必能纖悉詳盡。又督師當時所以對待敵軍。及敵之所以委曲行反間者。一切重要關目。必能甄裁無遺。惜乎官修之本。忌諱滋多。原稿今雖流傳人間。而鄙人舛陋。未獲鈔讀。以此率爾論述。能無慙焉。雖然以數千年來歷史上一大異動。重以鄉先正之記念。蒙雖不文。烏可以已。作袁督師傳。

第二節 袁督師之時代

滿洲之初起東裔。自其始非必有併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帥僕將疲卒屨。實有以啓之。故欲知當時明清遞嬗之歷史。當分三方面觀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當時北京政府之權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內監。三曰閣臣。四曰本兵。袁督師時代之政府。其帝則熹宗之昏弱而無能也。懷宗之卞急而善疑寡斷也。其內監則與魏忠賢相終始也。其閣臣則皆闖元仲食之輩也。而制閩外將帥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權至重也。今將天啓以來任兵部尙書者列表如下。

萬曆四十四年 至四十八年		黃嘉善	
七年			
天啓元年		張●王● 鶴●象● 鳴●乾●	
十年至十一年		副昌	
九年		鳳● 揚● 嗣● 昌●	
		嘉●會● 王之臣● 霍維華● 崔呈秀● 閔鳴秦●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一年
馮嘉會 王永光	高第 王永光	彥	漢傑 趙彥	孫承宗 孫承宗 董漢傑
六年至八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鳳翼	明遇 張鳳翼	熊明遇 熊明遇	梁棟 梁棟	洽申 申用懋
崇禎元年				
鳴泰 王在晉 王洽				
十一年	十三年至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嗣昌 傅宗龍	陳新甲 陳新甲	新甲 張國維	國維 馮元麟	縉彥 張縉彥

〔表之說明崇禎二年以後之本兵於袁督師無闕並列之者為末節叙督師逝世之時局演資參考也
 凡與東事最有關係者添●符於其旁
 二曰東北邊將 邊將之任免政府主之而邊將之得人失人大局係之豈惟袁督師即如熊廷弼孫承宗之流使能
 久於其位東事之敗境尚不至此極也今將當時任東北兵事之將帥列一表次乃論其功罪〕

人	官	年	籍	要
楊鎬 楊鎬 熊廷弼	巡撫遼東 經略遼東 宣慰遼東 經略遼東	萬曆三十八年 萬曆四十六年 至四十七年 萬曆四十七年 至天啓元年	旋龍	四十七年三月帥師出塞敗遼治罪 四十七年三月代楊鎬四十八年八月罷

袁應泰	韓國用	王化貞	熊廷弼	王在晉	王象乾	孫承宗	袁崇煥	高第	王之臣	王之臣	袁崇煥	袁崇煥
經略遼東	經略遼東	巡撫廣甯	經略遼東	經略遼東	葡遼總督	經略葡遼	監關外軍	經略遼東	經略遼東	巡撫遼東	巡撫遼東	督師葡遼
天啓元年	同	天啓元年	同	天啓二年	同	天啓二年	天啓二年	天啓五年	天啓五年	天啓六年	天啓六年	崇禎元年
至二年	至二年	至二年	至二年	至五年	至五年	至六年	至六年	至七年	至七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崇禎二年

代賄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遼灌死之

〔化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陸化貞棄廣甯與廷弼走入關俱被逮

其年八月皆隨孫承宗代之

五年十月為魏忠賢所排去高第代之

時實官由僉事進接察使

六年七月以不救曾道羅闖

尋罷經畧不置

至是罷經畧不置以關內外畧任崇煥

三曰滿洲之勢力

萬歷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撫順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萬伐清不克。

天啓元年 清攻克瀋陽。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舉西渡遼河攻甯遠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滿洲之勢力與明邊將之賢否為消長。今列一畧表。與前表參觀。而大勢可知矣。

錢謙益文集下 傳記

二二五

七年 明清議和不成清來攻不克

崇祿元年 復議和不成

二年 清大舉入寇

合觀三表。然後當日之時局可得而論次焉。萬歷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於扈倫四國。哈達葉赫烏拉輝發也未有窺中原之志也。及天命建元。四十四年四國已服其三。惟葉赫恃明援不下。欲圖之則狠願。恐明之議其後也。故四十六年。以七大憾誓天伐明。是為明清交兵之始。其年雖克撫順。然未嘗守也。時楊鎬始為經略。鎬鎮朝鮮者十餘年。喪師數次。本無軍略。朝廷以其諳遼事。故畀以重任。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繼善等。日促鎬進兵。御史王象恒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薄瀾為戒。不能用也。乃集藩陽兵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襲清都。清太祖以五萬人拒之。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以喪師逮罪。是為清軍第一次得志。則楊鎬之溺職。與部臣之調度乖方為之也。於是乃起熊廷弼代鎬。廷弼者。前於三十六年巡按遼東。與屯田。察軍實。遼人所神明視也。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遠。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綏陽清河撫順柴河三盆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為游徼。乘間收零騎擾耕牧。以俟窺會。清人憚之。為之按兵不出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憤憤抗疏乞罷斥。疏云。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師老財賈。馬上匹驕。及軍敗始然。不致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憐然者又復調然。貴戰矣。自有遠難以來。用火將用武吏。何非盜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講徒亂人意。一不從。輒佛然怒哉。袁應泰代之。應泰更事敏練。然非將才。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為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婦女。遼人大怨。而清又陰撫之。於是降人與遼人皆為敵耳目。敵視廷弼之既去也。乃於天啓元年。引兵七萬攻瀋陽。明軍以萬餘衆拒敵。殊死戰。史家謂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云。然遂不支。遼陽隨陷。應泰與巡按御史張銓死焉。坐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羅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陷。是為清軍第二次得志。則政府妒嫉廷弼。而袁應泰用違其才之為之也。遼瀋既失。朝廷大震。乃盡謫前勦廷弼諸臣。而起廷弼於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畧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真。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

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皆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而大兵悉屯廣寧。深濠高壘以俟。此實一時制勝第一義也。化貞素驥不知兵。與廷弼議不合。徒爲大言。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等。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盡懈營壘城濠。不復設備。廷弼既屢與齟齬。乃相互劾。而兵部尙書張鶴鳴袒化貞。無言不從。化貞擁兵十四萬於廣寧。而廷弼關上無一卒。號稱經畧。乃一匹夫。十月水合。清兵復將渡河。邊民爭竄。鶴鳴方集廷議。以輕撫不和。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清兵已圍西平矣。化貞稔將孫得功陰通敵。譎言敵騎已蕩廣寧。化貞不知所爲。踰垣棄城單騎走。遇廷弼大凌河。乃相與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廷弼數年來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廣寧。化貞竄已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陷。時天啓二年正月也。是爲清軍第三次得志。則鶴鳴化貞相狼狽以厄廷弼。罪不容於死也。然且化貞以輕罪未減。而廷弼被戮。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爲奴。明之政府。殆不可與處矣。至是而袁督師乃受命於敗軍之際。始漸預兵事。

第三節 袁督師之履歷及監軍時代

督師名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縣人。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鄆武縣知縣。史稱其少年慷慨負胆畧。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甯師潰。即王化貞失事之役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蓋廷臣監軍。明制然也。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畧王在晉命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胆。以是在晉亦深倚重之。題爲甯前兵備僉事。

守關外以捍關內。此袁督師畢生之方畧。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勢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尙書代熊廷弼。無遠畧。徒作偷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

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甯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甯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播帑。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沒。歸者僅六千人。嗚呼。崇煥一言之用否。十餘萬人之性命係之。此既可爲一長歎者也。

承宗既敗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閻鳴泰主甯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畧。乃得實行。時關以外甯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第四節 袁督師之守寧遠

寧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面遼東灣。與桃花島相對。今者榆營鐵路所經過之一要驛也。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爲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卒共甘苦。撫民庶如父兄。人皆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旋遭父憂。奪情視事。時尙官僉事也。

天啓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巡廣寧。歷十三山。按十三山即大凌河入海處也。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按三岔河入遼河。迤邐遼東灣。即航海返鎮。尋以五防敘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爲恢復之計。時承宗委任甚專。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具。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

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盡復遼河以西舊疆。而甯遠且爲內地。循此以進。則敵軍欲越雷池一步。蓋其難哉。故自承宗崇煥之戮力。而敵軍戰伏。不敢犯明邊者四年。

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待立功於外者。斯言諒哉。時魏閣之勢。炙手可熱。其黨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惟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謂關外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將士於關內。崇煥諫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甯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不聽。且欲並撤甯前二城。崇煥曰。

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香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粟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憤悒。三抗疏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

清軍知經畧之易與也。又窺崇煥之無援也。天啓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擣甯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山海關大路而軍。邊將皆震恐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祖大壽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爲盟。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其書語多觸犯本朝。故明史闕焉。而將士誦書。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請與將軍共生死。蓋至誠之感人深矣。於是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堅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金啓信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撤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遇甯遠將卒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

是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之強且十二三倍。經畧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朝聞警。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盈廷皇皇。謂必無甯遠。越十日。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橋舌。蒲手以相慶者。先是清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圯丈許。崇煥身先士卒。瑩石塞缺口。身破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甯遠。中國存亡係之。甯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憤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復合。嗚呼。若於吾先民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師當之矣。明日復攻。崇煥乃令閭卒發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敵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卻。圍遂解。崇煥復開壘襲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乃分兵畧覺華島。甯遠軍雖以城初完。方繕守備。不克救。然敵之銳氣大挫。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嗚呼。豈敵之果強。毋亦我之太弱而已。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勍敵。至是爲崇煥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數月而殞落矣。

第五節 袁督師之初督書

捷報聞。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厲桂等。進秩有差。初高第鎮關門。盡反承宗所爲。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至是坐失援。種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省。旋敘功加兵

踰其後。和議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專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清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案即在田庄壘松口之間。今日俄陸戰之機點也。爲牽制之勢。會朝鮮降。乃還。

初崇煥議和。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持益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書云。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崇煥議和之真相。蓋在於是。其時清太宗復移書相詰。有「今將軍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等語。蓋崇煥議和之故。敵軍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爲明。殆難言哉。奏上。帝優旨報聞。然非其意也。後崇煥莫須有之獄。遂伏於是。

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援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清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衛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騶。奏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撤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清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濶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是爲明軍對清軍第二次血戰。皆袁督師節制調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防守未完。而敵軍奄至。未免有虧賁之憾。觀此益信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

督師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則成就亦安止此。

時魏忠賢方專權。炙手可熱。中外爭頌功德。崇煥不附。銜之滋甚。殺寧錦戰捷功。文武增秩賜廕者數百。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猶以爲未足。復使其黨劾罷之。七月。崇煥遂予告歸。

第七節 袁督師之再督師

熹宗崩。懷宗卽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補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畧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且曰。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怠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尙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

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用人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嗚呼。督師此言。字字血語。語淚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見信於其臣。則亡微之尤劇而不可藥者也。不然。以磊落颯爽之袁督師。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之所以待督師者。後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嗚呼。雖曰天命。豈非人事。

哉。書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餽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瀆於譟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二萬金以散。不厭。貧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瀆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

時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刺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遼。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敘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磨錦衣千戶。

第八節 袁督師之殺毛文龍

殺毛文龍一事。袁督師冤獄之近因。而其爲功爲罪。又當時輿論所最囂囂者也。文龍之應誅與否。讀明史本傳自明。而督師此等舉動。非有霹靂手段者不能學也。今錄本傳全文如下。

毛文龍者。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授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還。回乘虛擊殺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提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艸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過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爲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并規勦文龍。三月。

清兵克騰州。分兵撲文龍於鏡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清惡文龍驍勇。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報敗。而議深。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買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圍出塞。無事則擊。事起則布。爲。亦罕得其用。工料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深餉。殺降。尙寶。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調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聖。文龍。聖。文臣。監。制。抗。疏。疏。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寶。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簡。兵。爲。名。泛。海。抵。壁。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驍。勇。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歸。總。勅。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憐。而。有。也。崇煥。亦。不。悅。以。六。月。五。日。遣。文龍。親。將。士。射。先。設。輕。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壘。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請。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舉。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子。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遠。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獨。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督。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入。臣。之。罪。莫。大。於。君。爾。奏。報。虛。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請。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中。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已。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子。走。卒。與。夫。盡。金。帛。六。當。斬。自。寧。遠。運。剿。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祖。祔。部。下。效。尤。八。不。安。室。八。當。斬。驅。民。遠。竊。入。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釐。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望。兇。旆。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師。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餐。敵。十。二。當。斬。數。學。文。龍。表。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侯。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請。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尙。方。劍。斬。之。嶼。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隱。下。健。校。悍。卒。數。萬。彈。崇煥。感。無。一。致。動。者。於。是。命。官。啟。文龍。明。日。具。牲。禮。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路。以。文龍。子。承。嗣。將。陳。祖。盛。參。將。徐。數。奕。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令。羅。盛。代。掌。轉。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虛。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未。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謹。待。罪。時。崇煥。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旣。死。且。方。倚。崇煥。乃。徑。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聚。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

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搖，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島，馬軍十營，步軍五營，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為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數大藩，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錢糧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

程本直詳下章始末評文龍之案曰：「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挂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以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觀此，則當時輿論之所存，可以見矣。夫以舉國不能殺不敢殺之人，而督師毅然去之，若縛一雞而探一鰈也。指揮若定，聲色不驚，嗚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自文龍之死，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後卒為滿洲僂，掃定西南。或以是為袁督師實有以致之。雖然，吾以為此亦存乎其人耳。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挺為諸降王長，而督師死後，其最得力之部將祖大壽，雖降而旋反正，而何可剛被執不屈，義烈炳千古，則又何說焉。彼不徒感激主將之私恩，而服從主將之公義者，蓋有素也。

第九節 袁督師之冤獄

子胥落而吳沼，鄂王僂而宋夷。古來豪傑以一身生死繫一國存亡者，歷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師者，其重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煥上疏通籌全局，略言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請嚴飭前督，峻防固禦。為今日急著。時督薊者為劉策，巽儒不知兵事，崇煥一疏不省，復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會議，遷延不行。是年十月，崇煥清兵十餘萬人，以蒙古兵為嚮導，大舉入犯。懼崇煥之威，乃改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喜峯口，所向披靡。如行無人之境。果如崇煥言，崇煥於十月二十八日聞警，即檄調諸遠將祖大壽、何可剛等入衛。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遂路置防，遂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敵衆。十二、十三等日，與敵兵相持於馬昇橋諸要隘。清軍不意袁軍驟至，相視駭貽。乃宵遁。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心焚血注，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由間道飛抵郊外。南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先清軍至三日。清軍初遇崇煥，救藹意欲避堅攻環，乃越薊西蟠踞潞

中將中斷京師。使與崇煥首尾不相應。一面結營困路。一面張勢據京。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舖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時崇煥軍營於廣渠門外。敵軍初在高密店遇偵。咸大失色。詭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二十日。韓戰於廣渠門。自辰達申。卻敵十餘里。追北至運河。清將阿巴泰阿濟格思格德爾之軍皆潰。太宗及諸貝勒相語。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勦敵。於是不復逼京師。惟出沒於海子采圃之間以觀變。先是崇煥以兼程赴援。僅以馬兵五千從。其步兵不能兼進。以九千而當十餘萬之大敵。勢力太相懸絕。故朝議雖日促戰。而崇煥猶持重不發。即廣渠門之役。猶非其志也。而盈廷乃以道遙城下。擁兵縱敵。詎與爲崇煥罪。計步兵全軍。十二月初三四間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煥之旨。

先是崇煥至薊。奏報達。帝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重犒將士。及兼道入衛。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倚重甚至。時清軍新挫。畏崇煥如虎。諸貝勒有請攻城者。太宗託以不欲損將卒。二十七日。乃退駐南海子。適前獲明太監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審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還太宗所授密計。坐近二大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伴臥竊悉。聽記其言。三十日。命縱楊太監歸。具竊以所聽者上聞。獄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煥再被召對。遽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余大成謂。崇煥手書。遺閣部九卿。皆在獄所遺。崇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崇煥尚能。孤忠請。親殺。崇煥手書。遺閣部九卿。皆在獄所遺。崇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崇煥尚能。情。髮。請。親。殺。崇。煥。手。書。遺。閣。部。九。卿。皆。在。獄。所。遺。崇。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崇。煥。尚。能。及。節。遠。道。來。教。與。死。法。執。得。取。公。之。俟。曰。公。言。是。也。因。手。草。擬。書。請。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驍。騎。道。之。騎。出。費。下。馬。捧。泣。一。軍。盡。哭。遂。踊。躍。即。日。入。覲。收。復。永。平。遼。化。一。帶。時。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崇。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滴。兵。部。尚。書。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崇。煥。由。是。得。罪。又。崇。煥。嘗。與。大。學。士。錢。龍。錫。友。善。龍。錫。故。主。定。逆。案。者。魏。忠。賢。遺。黨。高。捷。袁。勳。史。道。輩。謀。與。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擯。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提。首。疏。力。攻。崇。煥。助。繼。之。又。前。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入。權。官。囊。中。自。崇。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咸。相。銜。刺。至。是。清。軍。犯。京。師。中。官。勳。戚。在。圍。城。中。思。旦。夕。解。圍。咎。崇。煥。不。卽。戰。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

甯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合此諸罪。因故崇煥遂不待不死。於是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尙書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贈賄請贖不報。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不報。布衣程本直詣闕抗疏呼冤。與錢龍錫同論死。御史羅萬壽以申辯崇煥非叛逆削職下獄。凡崇煥在獄中半年餘。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所號哭雪冤願以身代者未嘗絕。承宗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聞。於是崇煥遂死。會審之日。風竊書閉。白日無光。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遂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明史本傳於督師冤獄記載甚略本節摭錢家修程本直之辯冤疏及本直所著遊聲記余大成所著剖肝錄及皇朝四國方略等書大率皆當時目擊徵實之談也 著者附識

第十節 袁督師死後之東北邊事

督師下獄之明日。命大同總兵滿桂爲武經畧。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鎗礮十重。清兵宵進。效明兵甲。裝旗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滿桂戰死。生禽總兵墨雲龍麻登雲等。帝以庶吉士金聲之薦。擢游僧申甫爲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舉城皇皇。不可終日。會祖大壽何可剛得督師手書。引兵還救。初清軍料崇煥下獄後。大壽輩非叛作賊。即降從彼。至是見遼兵還爲明戰守。乃遽爲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畧薊而還。蓋督師一紙書。猶足以卻敵也如此。

清軍既還。沿途侵畧。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遂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統兵萬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復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鎮守。時明帝已復起孫承宗鎮關門。而祖大壽統各路援軍相爲犄角。五月。遂連復灤州遷安。遵化永平諸城。清軍殆盡覆。六月。阿敏逃還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皆祖大壽力也。皆袁督師教也。

崇禎四年。清軍復攻大凌河。時孫承宗率由袁督師政策。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成大凌河爲屏蔽。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中央政府復掣肘。遂敗。十一月。廷臣復劾罷承宗。而明益不可爲矣。今將此後明清之交涉復列畧表。

崇禎七年 清兵四路來侵。一從尚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于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于應州。

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

八年 清多爾袞攻錦州。多爾袞由朔州毀武甯關入。略代忻應等。斬俘七萬餘。

九年 清阿濟格等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僞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督

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戰。

十一年 清多爾袞岳託兩路來侵。一沿山。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道並進。督師盧象昇拒戰于慶都。死之。清兵遂

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親攻錦州中後所。圍香山。九月。略錦州。甯遠。擾其秋穫。

十三年 遣兵屯義州。城南。備關外諸城。擾其春耕。甯遠。總兵金鳳。戰死。

十四年 清多爾袞。攻格改。錦州圍之。經年。甯遠。斷絕。祖大壽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應敵。清軍遂入城。薊遼總督洪承疇。生降。錦州亦陷。十月。清阿爾泰等。復來侵。直

抵山東。兗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萬。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內逼。盡棄關外四城。召甯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關。衛京師。途中聞燕京陷。適清多爾袞率

師將收關外。塹。並經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長驅入。明亡。

當十四五年間。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諭諸將。以大軍屢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傾舉國之兵。竭兩年之力。以必克爲期。及甯錦陷。而明清之興亡決矣。凡此皆袁督師所逆料之。而經營之於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壽大以督師裨將。遵其方略。猶能爲睢陽之守者。歲餘。非洪承疇之降。錦州固未易下也。嗚呼。使袁督師而在也。雷池一步。敵其能飛渡耶。督師始終一貫之方略。曰守關外以捍關內。而此後明卒以棄關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師其知之矣。抑督師以擅主和議爲冤獄之一口實。而明亡以後。史家追惟覆轍。乃知當時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爲直接引起中原盜賊之原因。卒至東西交闕。馴卽於亡。使循督師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策。則有餘力以靖內難。然後休養國力。從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壞。城引虎入衛也耶。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矣。崇禎十五六年間。山海關內外。僅千里間。有督臣四。關外總督昌平。督保定。督總督巡撫六。一甯遠二永平三。順天四密雲

五天津總兵八。甯遠山海中路西島事權愈分。大局愈壞。如可贖分。人百其身。專閫十數。能贖一袁督師乎。痛哉。

第十一節 結論

程更生名本直以布衣爲袁督師訟冤數四卒與俱死者自晉晉三求見袁公。而不予見。予非爲私情死。不過爲公義亦一奇士崇拜之。督師之爲袁督師訟也。曰。『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師者宜並崇拜之。』之爲袁督師訟也。曰。『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甯遠寅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中略)今日潔之復。遼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莅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又曰。『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開之也。一城之壘。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千里而逐。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嗚呼。此豈阿好之言哉。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以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猶不能越榆關一步。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天下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嗚呼。豈惟前代。今日之國難。急於明季數倍。而舉國中欲求如一袁督師其人者。願可得耶。願可得耶。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讀袁督師傳。二百年前事。其猶昨日也。程氏又評袁督師之爲人曰。『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是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飢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更推心而置腹也。』(中略)予謂掀翻兩直。禁踏逼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担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嗚呼。讀此言也。則袁督之爲人。雖百世以下。猶如見之矣。余本成氏後。記袁督師之論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遊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可也。』嗚呼。吾儕昔讀加富爾傳。稱彼無妻。以意大利爲妻。稍有熱血者。聞之罔不感歎焉。若袁

督師者。豈所謂無家而以中國為家者耶。鄉人有傳錄督師遺詩者。有云。慨慷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清遺訓陳翼所總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選中又云。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唐詩將游海島嗚呼。若袁督師者。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甲辰

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類。觀其類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見也。吾友觀雲嘗著一論。題曰「幾多古人之復活」。見新民叢報第三十七號。吾聞而思焉。我先民之嗜行雄略。受壓於疇昔奄奄齷齪之時代精神下。以枉死者何限。發潛闡幽。非後起者之責而誰責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一)三佛齊國王梁道明。王廣東南海人也。三佛齊在蘇門答臘島之南端。與瓜哇島西端相接。今為荷蘭屬地。自梁天監唐天祐宋太平興國間。廢通中國。洪武中葉。瓜哇來侵。舊王朝亡。國大亂。時閩粵人旅於佛者已千數。王乃號召部勒之。保國之北境。與瓜哇相距。瓜哇終不能行也。不十年。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永樂三年。明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王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勅招之。王乃與其臣鄭伯可入朝。貢方物。有陳祖義者。亦粵人。本海盜。王撫之。使為舊港頭目。而祖義盜行未改。鄭和從好望角迴航歸國。祖義謀要之。事洩被戮。自此與上國絕。據明史

(二)三佛齊國王張璉。王廣東饒平人也。本劇盜。明嘉靖末作亂。蹂躪廣東江西福建三省。勢極猖獗。合三省會勦。調兵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官軍報捷。謂已獲渠魁就戮。萬歷五年。有商人詣舊港者。問其王。則璉也。蓋敗後潛逸。復以力據有此國云。舊港即三佛齊。瓜哇滅佛時。更此名。故外至者兩稱之。自梁王距張王凡百餘年。張氏果取諸梁氏歟。抑梁張之間。更有他姓歟。不可考也。據明史及明通鑑

(三)婆羅國王某。王福建人。伏其姓名。明萬歷間。始王此地。即今之婆羅洲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焉。後嗣遂據有其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為榮。後佛郎機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據明史○案此所謂佛郎機者。實西班牙明史誤也。

(四) 瓜哇順塔國王某。王，廣東人。佚其姓名。國於瓜哇島北端之海濱。有地方三百餘里。最饒富。中華及諸藩商舶輻輳焉。永樂九年。自遣使貢方物。據明史

(五) 暹羅國王鄭昭。王，廣東潮州人也。隨父流寓暹羅。仕焉。位至宰相。暹羅與緬甸密邇。世為仇讐。前明永曆中。李定國嘗遣部將江國泰約暹攻緬。共瓜其地。會吳三桂弑永曆。事乃寢。以是緬人益憾暹。乾隆三十六年。緬王孟駁遂攻暹。滅之。前王遺族悉殲焉。王時已罷相。居南部。年五十餘矣。國變後。乃臥薪嘗膽。陰結國人圖光復。乾隆四十三年。遂起義。與緬人三戰。三破之。盡復故地。暹民戴為王。明年。復大舉征緬。破之時。緬方與中國交兵。前此一切餉源。半取諸暹。至是益窘蹙。乾隆征緬之役。所以卒獲奏凱者。王犄角之功最高云。乾隆五十年薨。傳位於其婿華策格里。華氏者。暹羅土人。王早年之養子。而復以女妻之者也。以驍勇著。建國時戰功第一。王無子。故襲位焉。五十一年。遣使北京告喪。表文稱鄭華。即華策格里。以子摺襲先王姓。而以本名之首字譯音為名也。於是冊封華為暹羅國王。傳至今未替焉。中國倫理。重父系不重母系。春秋書莒人滅鄆。謂以甥繼舅也。故近人皆稱現今暹羅王統為非鄭氏後。人多知為華策格里之後。因其不復姓鄭。故謂鄭氏已斬。不知華策格雖然。今英皇愛華德第七。非前皇維廉第四之子也。而里即鄭華也。昔以西史參合中央。校其年代及事實。乃知之。雖然。今英皇愛華德第七。非前皇維廉第四之子也。而史家猶謂之為亨。諾華朝王統。不曰易姓。然則謂暹羅今日非鄭氏王統。安可得也。鄭昭子。則見於官書也。嗚呼。孰知我黃帝子孫在祖國。雖無復寸土。而猶有作蠻夷大長於海外。傳百餘歲而未艾者。耶太史公作越世家。稱禹之明德遠矣。吾愧於鄭王。吾不知悲喜之何從也。魏源著聖記日本北村三郎著暹

(六) 戴燕國王吳元盛。王，廣東嘉應人也。戴燕在婆羅洲。乾隆末。王與土蠻戰。破之。王焉。事蹟無考。據口

(七) 昆侖國王羅大。王，廣東嘉應人也。昆甸亦在婆羅洲。乾嘉間。王與土蠻戰。破之。王焉。事蹟無考。據口

(八) 英屬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葉君，廣東嘉應人也。初嘉慶二十四年。英人始以賞購新嘉坡一港於柔佛。是為英國在南洋海峽初得勢力之始。然僅列虛海岸。未敢深入也。時我華人以采錫之利。相率營礦業於今新嘉坡檳榔嶼一帶。嚮聚者日衆。與土蠻時有衝突。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人。時葉君之族在柔佛者三百人。乃議與之抗戰。推君為統帥。初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也。乃更遣子弟歸嘉應。購軍械。募義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鄰近

村落應之者亦多。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凡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復與土蠻衝突。乞援於君。君復提師助之。三年。遂定檳榔。凡所得者皆蠻王地。與英人通商口岸。不相屬也。而英勢駸駸東漸。旭日方升。怵我軍威。如鯁在喉。以威相恫喝。以利相誘脅。彼有强大之政府以盾其後。而我方嚴海禁。出疆者以海賊論。安望其一爲援手也。君知不可敵。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歸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至今葉氏猶爲彼中望族云。其後同治末葉。粵人有至沙刺我國屬之吉龍鎮采礦者。沙王阻焉。光緒元年。粵人與戰。大勝之。俘其王。主動者姓名不可考。蓋亦稱嘉應云。沙刺我本自主部落。至是英人乘華人之勝。遽置吏於吉龍。盡奪故王地。以法部勒我華人。華人亦安焉。碎口

(附)非律賓寓俠潘和五。和五。閩人也。閩鄰非律賓。元明之交。吾民負販其地者已數萬。置田園長子孫焉。西班牙既據非。慮華人衆爲變。多逐之。歸者悉被侵辱。永樂二十一年。班舍即雷氏侵滿刺加。役華人助戰。和五爲其哨官。班人日酣臥。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篋死。等死耳。否亦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即雷。持其首大呼。諸蠻驚亂。不知所爲。悉被及。或落水死。乃盡收其

金寶甲仗。駕舟歸。據明史。○原文西班牙作佛耶機非律。資作呂宋。靖刺加作美洛。居今爲更正。

新史氏曰。我國有不世出之英雄鄭延平。憑藉無置錐之地。而能吞四萬方里之臺灣於當時。炙手可熱之荷蘭人之手。傳子孫三世。延將斬之。明祀四十餘年。而卒後迄今數世紀。稱道者絕希焉。直至最近數年間。其人物之價值。始漸發見。然則梁道明等八人。不見稱於後世。又何怪焉。日本有一山田長政。不過曾爲暹羅相耳。而日人尸祝之歌舞之。記其行誼。繪其戰蹟。被以詩歌。演以說部。不可勝述。謂得一人足以光國史也。以之比我鄭昭何如。以之比我梁道明。葉來何如。嗚呼。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核之。非摩西則哥倫布。立溫斯敦也。否則亦克雷武維廉濱也。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業者幾人。豈惟事業。即姓字亦莫或聞知也。吾偶讀明史外國傳。見三佛齊婆羅瓜哇之四王。吾驚喜歎歎。不知所云。始歎吾國有此偉大之人物。乃葬壙諸沈沈蠹簡之中。而其間二人者。乃至並不得以姓氏表見於後世也。吾滋憤。吾滋懼。吾滋慙。乃急益以所聞最近百年間四君子之事。著是篇焉。雖然。吾傳

八人而寥寥不及二千言。吾不敢於所有資料之外。鋪張焉以誣先民。而前史之成文與故老之口碑。乃於此區區者之外而莫余畀。使我對於前賢滿胸膜拜之說。竟不克自獻也。是乃深可悲也。葉氏之事。去今未遠。鄉人當尙有「麟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躋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山來非一朝。」豈惟利達。即名譽其亦如是也。夫名譽何足以爲古人輕重。然國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國遂不可問。國民誤其崇拜英雄之途。而國遂更不可問。八君子之見擯於中國歷史。其罪乃即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吾述此。吾有餘痛焉耳。潘和五不足語於殖民事業。抑其義俠智勇。有足多者焉。冀附於八君子後傳之。

新史氏又曰。吾草此傳已。吾於時代精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種感情繫於吾腦。一曰海事思想與國民元氣之關係也。九人之中。和五粵人七而閩人二也。自今以往。吾國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則彼兩省人。其猶可用也。而其他沿海諸省乃至腹地諸省。亦何遑多讓。在養之而已。以今日美國海權之發達。其所用者又豈專在兩洋岸也。二曰殖民事業與政府獎厲之關係也。列強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間接獎厲之。我國則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甚或極諸其所往焉。夫是以雖有健者。終以援絕而敗也。近數十年美澳非洲諸華僑之慘狀。其惡因皆坐是也。三曰政治能力與國際競爭之關係也。我先民前此不藉政府之力。尙能手開諸國。或傳諸子孫。及一旦與文明強有力之國相遇。遂不得不帖服於其統治之下。葉氏之不王。以其所遇之敵。異於昔所云也。匪曰天命。人事爲之也。嗚呼。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而今也託居彼宇者。僅得自比於牛馬。嗚呼。誰之罪歟。誰之罪歟。雖然。黃帝手定之山河。今且蹙蹙不自保。而海以南更何論哉。

傳

記

統

地理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王貴

程子謂讀書爲玩物喪志。此語在今日。幾於爲世詬病矣。雖然。今之學者。其能免於此四字之誦者。幾人哉。舊學之訓詁家。金石家。詞章家。不必論矣。卽今所謂涉獵新學。研究西書者。亦大率取其形質。遺其精神。若是則雖博士多於鯽。而於國民之進步無當也。吾恐中學之入股家。考據家。去。而西學之入股家。考據家。又將來矣。是以鄙人敘論諸學。恒取其於精神上有關係者。欲讀者因之而悟讀書致用之法。不至爲程子之所呵。地理學者。諸學科之基礎。而學校所不可缺者也。今集譯東西諸大家學說。言地理與文明之關係者。草爲是篇。爲學僮之一助云爾。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何。因果之謂也。觀乙果可以知甲因。觀乙因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以研究天下事物。則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必至。又知其果之所從來。則常能造善因以補助之。使其結果日趨於至善。學術之有助於進化。其功在是。

世界文明之原因。其所由來甚複雜。固非可僅以一學科之理論而證明之者也。雖然。以地理學者之眼觀之。亦有可以見其一斑者。今畧論如下。

均是土地也。均是人類也。而文明程度之高下。發達之遲速。莫或相等者何也。英儒洛克曰。地理與歷史之關係。一如肉體之與精神。有健全之肉體。然後活潑之精神生焉。有適宜之地理。然後文明之歷史出焉。寒帶熱帶之地。其人不能進化者何也。人之腦力體力爲天然力所束縛。而不能發達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亞里士多德曰。人必能自養其欲。自給其求。然後高尚之思想事業。乃起焉。極寒極熱之地。其人窮日之力。以應付天然界之洊迫。猶且不給。以故文明之歷史。獨起於溫帶。

北半球之大陸三。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北亞美利加。南半球之大陸亦三。曰澳大利亞。曰阿非利加。曰南亞美利加。北三陸皆廣大。合計方二千二百五十萬英方里有奇。南三陸皆狹小。合計一千六百五十萬英方里有奇。北陸之地勢甚複雜。多港灣。多內海。如地中海黑海等皆謂之內海。多半島。半島者三面連於陸一面突出於海者也。有高原。有平地。有河流。而三陸相互之位置。亦便於交通。南陸則不然。其地勢甚單純。灣港內海半島羣嶺皆極少。且位置各遠隔。交通不便。又北陸皆位於溫帶。南陸皆位於熱帶。使人類而與物類等也。則南陸之適宜。當過於北。何也。動植物往往自南北極而進於中帶。自中帶而進於熱帶。愈進而愈繁殖。故動植物全盛之世界。在於南半球。實天演之公例也。惟人類則反於此公例。何也。人類所以進化者。不徒恃物質上之勢力而已。而並恃精神上之勢力。故物類之爭生存也。惟在熱度之強盛。營養之足用而已。人則不然。恒視其智識道德。以為優劣勝敗之差。人物所循天演之軌道。各自不同。蓋以此也。夫酷熱之時。使人精神昏沈。欲與天然力相爭而不可得。嚴寒之時。使人精神顛顛。與天然力相抵太劇。而更無餘力以及他。熱帶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進取。寒帶之人。得衣食太難。而不能進取。惟居溫帶者有四時之變遷。有寒暑之代謝。苟非勞力。則不足以自給。苟能勞力。亦必得其報酬。此文明之國民。所以起於北半球之大原也。

土地高低。亦與文明之發達有比例。區而分之。可為三種。一曰高原。二曰平原。三曰海濱。

(一)高原。中亞細亞也。裏海黑海之間也。亞刺伯也。亞非利加之巴利沙漠也。南亞美利加之帕拉格羅也。倭里那哥也。皆高原也。高原之特質。最適於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間其富則數畜以對。而非數地以對也。雖行族長政治。頗近似於國家。然舍血族之外。更無他道以相團結。雖有如成吉思帖木兒等野蠻中之英雄。時出於其間。然終不能成一鞏固之國家。故文明無可言焉。

(二)平原。有河流則土地豐饒。中國之有黃河揚子江。印度之有恒河。阿比倫之有天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埃及之有尼羅河。皆其最著也。此等之地。始有農業。人皆土著。民自名田。有地主之權謂之名田。漢人用語也。家族政治。一變為封建政治。行國變為居國。而鞏固之國體乃始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皆在數千年以前。龐然成一大國。文明燦然。蓋平

原之地勢使然也。

(三) 三海濱。驟觀地圖。則河海者所以使土地閼隔而華離也。然徵諸歷史上之事實。則人類交通往來之便。全恃河海。德儒黑草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誠哉是言。歐洲人自十五世紀以來。與隔海之亞美利加及印度。交通頻數。已非一日。而於陸地接壤之亞細亞及亞非利加內地。反閼塞而疏迷之。此其一證也。南北兩美洲之間。有巴拿馬地峽以爲之連。亞歐非三洲之間。有地中海以爲之隔。而世界文明之起原。反以地中海爲中心點。又其一證也。

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繁累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爲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爲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之。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腓尼西亞之於猶太。葡萄牙之於西班牙。荷蘭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同爲希臘種。而埃倭尼亞人與獨利安人之性質迥別。同爲黃種。而中國人與日本人風氣攸殊。皆海之爲之也。太古之文明。雖起於埃及與安息之間。而發揚之者實腓尼西亞與希臘人。曰瀕海之故。羅馬解紐以後。文明進步最速者。厥惟意大利。曰瀕海之故。美洲新大陸開闢以來。西歐諸國之沿海岸者。駸駸日進。而俄國獨蹉乎後焉。曰瀕海不瀕海之故。三大陸比較之。則亞非利加高原之地也。亞細亞高原平原交錯之地也。歐羅巴高原平原海濱三者調和適均之地也。以面積論。則歐羅巴爲五洲之殿。以海岸線論。則歐羅巴爲五洲之冠。此其於文明程度。有大關係焉。今示其表如下。

(面積)

(海岸線)

亞細亞	一七,二一〇,〇〇〇 英方里	三六,〇〇〇 英里
亞非利加	一,一五〇,〇〇〇 英方里	一七,〇〇〇 英里
北亞美利加	九,〇〇〇,〇〇〇 英方里	四三,〇〇〇 英里

歐羅巴

三八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一九五〇〇英里

亞洲面積殆五倍歐洲。而其海岸線之長。不能倍之。歐洲面積不及非洲三之一。而海線乃加乎其土。夫非洲人所以難進文明者何也。歐洲之陸地。距海岸五百英里以外者。殆不多見。非洲則大率皆在一千英里以外也。然使海岸線雖少。而內地能有河流。可便舟楫。如亞細亞之天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黃河。揚子江。恒河。疏伽河。南亞美利加之倭里。挪哥河。亞麻遜河。拉布拉打河。北亞美利加之聖羅凌河。勿士必河等。大者輪船往來。可達三千英里。次者亦較鱧流。艦可以通行。則亦能補海岸之不足。其利滋溥。亞非利加則不然。雖有尼羅河。康哥河。尼又河。潛比西河之四大流。樓而皆不適於交通。蓋其瀑多湍急。不許人汙流而上也。加以有大沙漠。橫斷洲之南北。絕運輸之道。而全洲四分之三屬於熱帶。其文明所以不克暢進者。實天然之缺陷使然也。

亞細亞之地理。雖似歐羅巴。然雪山之大。非亞爾布士之比。其印度半島。略似意大利。然其幅員太大。幾為大陸而非半島。其南雖有澳大利亞洲。然不如歐羅巴與亞美利加之接近。至於印度洋與地中海比較。尤相去懸絕。故亞洲東西南北。各自成一小天地。而文明之競爭不起焉。波斯與印度之間。惟有一路可通。亞力山大以來。用兵所通行者是也。而卡布兒之高原。又使之與西亞細亞相隔絕。若夫中國與印度之間。更無一路。可適用於行軍通商。雪山之峻險。常在千丈乃至千八百丈以上之高度。而帕米爾高原。盛夏積雪。故舍海路外。無可以相通之道。坐是亞細亞雖有創生文明之力。而無發揚文明之力。蓋由各地孤立故。生反對保守之惡風。抱惟我獨尊之妄見。以地理不便故。無交通。無交通故。無競爭。無競爭故。無進步。亞洲所以弱於歐洲。其大原在是。

於亞細亞之西。歐羅巴之南。亞非利加之北。環濬其中央者。有地中海焉。使三大陸互相接近。互相連屬。諸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於海濱。而發揮光大之。凡交通貿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羣競爭之事業。無不集樞於此地中海。故觀文明傳播之大勢。亞細亞其母也。因與他二大陸隔海相接之故。一起而傳諸希臘意大利。及羅馬併吞地中海諸國。復征服鄂羅羣地。乃再躍而散於歐洲之西端。及哥倫布尋得美洲。遂再奮而磅礴於南北亞美利加。其西漸之跡。歷歷可稽。豈非以地中海為主動之原力耶。假此地中海而在東方。則文明必先東被。而開闢新世界之偉業。必將成。

於亞洲人之手矣。由此觀之。地理之關係於文明。有更重大於人種者矣。

以地勢言之。歐羅巴不過亞細亞附庸之半島耳。然因其幅員不廣。故各地之聯絡交通易。而有高原。有平原。有海濱。山脈河流。經界複雜。故能分立諸國。使諸種國民。角起相競。雖然。其缺憾亦有一焉。則氣候嚴寒。不能自創文明是也。幸有大西洋之熱流。自墨西哥灣倒捲而向東北。使西歐諸國溫度增加。又亞非利加大沙漠。常以熱風播盪歐南。故歐羅巴氣候。比諸亞洲美洲之同緯度者。寒溫迥殊。要之其地勢與地氣。皆非能自造文明者。惟受之於他方而自播殖之。發揮之。光大之。是其所長耳。

蓋文明之初發生。必在得天獨厚之地。厚者何。卽氣候溫暖。物產饒足。謀生便易。是也。故歷觀古今中外。從無文明起於寒地者。前章所述之埃及印度中國巴比倫諸地。其所以能爲文明祖國者。非徒地勢使然。亦地氣使然也。至如北美之墨西哥。南美之祕魯。亦爲文明先進之國。哥倫布未闢新洲以前。此二國既已斐然有文物矣。東半球文明祖國。皆居溫帶而沿河流。此兩國則無有大河。而亦能早達者。則全以氣候之故。墨西哥在北緯二十一度。祕魯在南緯二十一度半。皆熱帶與溫帶之交也。

古代初民。無有資本。必其地之天然力極豐饒。常足償其勞力而有餘者。然後文明生焉。此義前既屢言之矣。地何以豐饒。多溫氣。多熱氣。而兩者又相和合者是也。反是則貧瘠也。南美洲之大河。皆在東部。注於大西洋。其西部注於太平洋者。無一焉。由落機與安底斯兩山脈。皆偏在西部。故河流者。溼氣之所從出也。故西半球之溼氣。惟東部獨多。

若夫熱氣之所集。則南北美各不同。北美溼氣。雖在東部。而熱氣。卻在西部。東西兩海岸。其溫度相差殊甚。此不獨美洲爲然耳。卽東半球亦然。同一緯度也。而歐洲西岸與亞洲東岸大異。其故安在。蓋由南北兩冰洋與赤道下之大洋。其潮水之溫度相反。而地軸之轉。自西而東。故太平洋之潮流。繞亞澳兩洲間之羣島。北轉而達臺灣。掠日本。東北趨達美國之海岸。南轉而達卡里佛尼亞。復與赤道潮合流。大西洋之流亦然。流至墨西哥灣。爲大陸所遮。不能出與太平洋合。乃迴流沿福羅里打海岸。北轉至赫的拉岬。與北海之寒潮接。東流而達歐羅巴西岸。其北流者。則環蘇格蘭挪威。使其寒氣大減焉。由是觀之。赤道下之熱流。其行於北半球者。常以大陸之東岸爲歸宿之地。此東西寒煖差異

之原因也。而墨西哥正在熱流集注之區。溫度最盛。又美洲至北緯二十度以南。地勢忽縮小。爲巴拿馬峽。其形恰與埃及之卡兒的亞相彷彿。因此之故。東西兩海岸接近。全國之地味氣候。皆等於島嶼。故雖無大河。而溼氣不乏。然則北亞美利加洲。濕熱兩氣。最充盛最調和者。惟墨西哥。此所以能獨優於大陸。而在十六世紀以前。已有文明也。由此觀之。凡原因同者。其結果必同。雖土地遠隔。人種各殊。而天演之公例不少異也。

南美之現狀。與北美異。所謂東岸寒而西岸燠者。惟北半球爲然耳。南半球則適與相反。蓋南水洋之寒潮。繞南半球諸陸之西岸。而赤道熱流。反在其東岸也。南美洲濕熱兩氣。皆集於東方。故南美東部之土地。無論屬於熱帶溫帶寒帶者。皆極豐饒。然則文明不起於其間。又奚以故。曰濕熱之盛過度。動植物之繁殖。不可思議。人力爲天然力所壓。而不能盡其性也。夫海底有寒熱兩潮流。空中有寒熱兩風圈。皆由地軸東轉。驚激而成。其理一也。自北緯二十八度至南緯二十八度之區。二年內凡爲東北風西南風者各半。西人所謂貿易風也。此貿易風之經大西洋而達南美東岸也。所含大洋中水氣。遇冷而墜。大雨時行。而爲安底斯山所阻。不能越嶺而西。其雨皆灌溉於巴西之地。故巴西天然力之盛。甲於全球。雖然以太盛之故。人力爲其所壓。惜哉。其幅員而積與歐羅全洲相埒。徒委爲蠻族之巢窟。自葡人覓得此土以來。垂四百年。非不屢欲運歐洲之文明以化被之。然其力只及於東岸。若其內地。依然四百年前之故我而已。森林深而農業不進。蟲害甚而收穫難期。山高而不可登。河大而無由渡。巴西所以不能孕育文明。曰惟此之故。國於巴西之西者。有祕魯焉。同在一大陸。同在一緯度。而地勢有相逕庭者。巴西既位熱帶之溫度。而世界第一大河亞馬遜灌溉之。諸小河流灌溉之。貿易風之大雨灌溉之。豐沃過度。人力無權。祕魯之地。則跨有安底斯山東麓之高原。與太平洋邊之海岸。安底斯山之西。終歲無雨。又無樹木。至其東麓。亞馬遜河上流一帶。常降雨而不過度。森林亦生焉。南水洋之寒潮。達其西岸。調和其氣候。使不過熱。故南美洲中濕氣熱氣會合適宜之地。惟一祕魯。此所以文明早發與墨西哥同也。

以上所舉。專就物質的文明而論之。若夫精神的文明。與地理關係者亦不少。凡天然之景物。過於偉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過敏。而理性因以減縮。其防礙人心之發達。阻文明之進步者實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則人類不

被天然所壓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愛其美。而為種種之試驗。思制天然力以爲人利用。以此說推之。則五大洲之中。亞非美三洲。其可怖之景物。較歐洲爲多。不特山川河嶽沙漠等終古不變之物爲然耳。如地震颶風疫癘等不時之現象。歐洲亦較少於他洲。故安息時代之文明。大率帶恐怖天象之意。宗教之發達。速於科學。成一種之科學也。格致諸學是也。迷信之勢力。強於道理。彼埃及人所拜之偶像。皆不作人形。祕魯亦然。墨西哥亦然。印度亦然。及希臘之文明。起其所塑繪之羣神。始爲優美人類之形貌。其宗教始發於愛心。而非發於畏心。此事雖小。然亦可見安息埃及之文明。使人與神之距離遠。希臘之文明。使人與神之距離近也。而希臘所以能爲世界科學之祖國者。實由於是。即就歐洲內論之。亦有可以證明此例者。歐洲中火山地震等可怖之景。惟南部兩半島最多。即伊大利與西班牙葡萄牙是也。而在今日之歐洲。其人民迷信最深。教會之勢力最強者。惟此三國。且三國中。雖美術家最多。而大科學家不能出焉。此亦天然之景物與想像理性之開發有關係。一明證也。

要而論之。歐羅巴以前之文明。謂文明未入歐洲以前。即埃及及安息時代是也。全恃天然界之恩惠。其得之也。非以人力。故雖能發生。而不能進步。歐洲則適相反。其天然界不能生文明。故自外輸入之文明。不可不以人力維持之。兢兢焉。勲勲焉。而此兢兢勲勲之人力。即進步之最大原因也。

雖然。無亞細亞之文明。則歐羅巴之文明。終不可得現。歐人忘其本而漫然譏訕亞人。非所宜也。歐人動曰。亞細亞者。神權政治之巢穴。專制主義之地獄也。以此相詆。未免失當。記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人羣之初起也。必有一種野蠻的自由。政治之第一級。在使人脫離此等蠻性蠻習。故彼時之國家。不可不首立政府。定法律。以維持一羣之平和秩序。不可不鞏固主權。以禦外侮而弭內亂。然則非用強力行威權。安能致此。夫惡法律雖不及善法律。然猶愈於無法律。惡政府雖不及善政府。然猶愈於無政府。故當人羣進化之第一期。但求有法律有政府而已。至其善惡優劣。暫可不問。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也。歐人豈得獨非笑之。

且亞細亞之神權。其裨益於世界者固不少。彼其神權治下之文明。即今日歐美文明所產出也。歐美文明。淵源於羅馬。羅馬淵源於希臘。希臘淵源於亞細亞。歷史家以埃及亦屬亞細亞之範圍。又不惟古代之淵源而已。即近世之文明。亦莫不然。近

世文明之所自出有四。一曰耶蘇教。二曰羅馬法。三曰希臘之文學哲學。四曰中國隋唐之文明。其第一件。本為亞洲猶太之土產。經羅馬人之手而傳諸全歐者也。其第三第四兩件。自中世以來。經阿刺伯人之手而傳入者也。於近世歐洲文明進步最有大功者。曰羅盤針。藉以航海覓地。曰火器。藉以強兵衛國。曰印書術。藉以流通思想開廣民智。而此三者。皆非歐洲人所能自發明。彼實學之於亞刺伯。而亞刺伯人又學之於我中國者也。今日歐人雖演造種種技術。還以授諸東方。亦不過報恩反哺之義。加利息以償前負耳。歐人固可輕蔑我耶。雖然。今日受其報與否。又我國人所自擇矣。

人羣進化之第一期。必以專制政治為文明之母。此不獨亞洲為然。即歐洲亦莫不然也。歐人脫神權專制之軛。行人民自由之治。亦不過在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距今百年間耳。亞細亞歷史之缺點。不在其昔代之行專制。而在今日之猶安於專制。不知何年何代。乃脫其樊耳。夫所謂進化第一期必要專制者。其事固自有程度。其時固自有限制。苟逾其程越其限。而猶用之。則不為羣益。反為羣害。勢所必然也。蓋專制之效力。在使內部人民愛平和重秩序。養成其服從法律之風。也既平和。矣既秩序。矣自治之習慣既成立。矣於此時也。則政府當減縮其干涉之區域。以存人民自由之範圍。人文愈開。則此範圍愈當擴充。於是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不可不確定焉。非特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已。而政府亦不得自侵之。蓋人羣進化之第二期。所重者不在秩序而在進步。而欲使人民進步。必以法律保護各人之權利。使其固有之勢力。得以發達。實為第一要義。善乎斯賓塞之言也。曰「天下事有泛言之見為惡。對言之則為善者。亦有泛言之見為善。對言之則為惡者。如專制與自由是也。專制至惡也。而在人羣進化第一期。不可不謂之善。自由至善也。而在人羣進化之第一期。不可不謂之惡。」亞細亞之所短。在徒抱文明之基礎。而不能入於進化之第二期也。而其原因由於天然之境遇。所得過厚。其精神為天然力所制也。歐羅巴之所長。在經過第一期。即入於第二期。語其事實。則自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來。百餘年間之現象。是其明效大驗也。

地理與文明關係之徵驗。既若是矣。然則歐洲竟非吾亞洲所能及乎。是又不然。盡人力則足以制天然也。彼歐洲本為文明難發生之地。而竟發生之。則吾亞洲雖為文明難進步之地。曷為不可以進步之。近來學術日明。人智日新。乃

者亞細亞全洲。鐵路徧布。電線如織。雖喜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國與印度之交通。雖比兒西亞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內地與東西兩洋之往來。亞細亞亦將爲文明競爭之舞臺矣。人事遷移。向上未艾。或者亞非利加之沙漠。南北極之冰原。且有爛花繁錦。與各大陸國民相輝映者。未可知也。嗚呼。萬事悠悠。羣生莽莽。雖曰天命。豈非人事耶。吾友因明子之詩曰。丈夫當此湧血性。茫茫大地覽河山。不覺英雄壯志生。世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亞洲地理大勢論 壬寅

大哉亞細亞。問其面積。則占全世界陸地三分之一也。問其人口。則居全世界生靈一半有奇也。以地勢論。則其在陸土者。有全世界第一之高山。喜馬拉耶山脈第一之高原。西藏第一之平原。西亞第一之湖水。海峽第一之灌域。土耳其第一之低地。左但溪谷其在陸土以外。有全世界第一之水面。太平洋全世界第一之深淵。四千五百尋世界第一之深海也。深以地氣論。則包羅寒帶溫帶熱帶。凡極寒極熱極乾極溼之氣候。無所不有。凡極風變風貿易風恒風颶風之區域。無所不備。以人類論。則有黃人白人馬來人之各種。世界三大言語系統。皆由此起焉。以生物論。則如象如虎如獅如犀。物類之最龐大而猛烈者。皆於此生焉。語其歷史。則距今二十五萬年前。世界最初之人類。實發育於其大陸之中部。爾來絕代之偉人。如釋迦。如孔子。如耶穌。如摩訶末。紀元前千四百年頃如摩訶末。或譯爲摩哈默德。唐書曾譯此三字今從之。相接受現於此土。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羅門教。如佛教。如儒教。如祇教。教也。名見唐書。如基督教。如回教。如馬尼教。Manichaeism 亦波斯教等。無一非此土之產物也。號稱世界最古之國。如印度。如中華。如猶太。如敘利亞。Assyria 無一非此土之肇建也。而泰西一切文學哲學美術巧藝。其淵源大率自印度中華敘利亞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腓尼西亞 Phoenicia 波斯阿刺伯等國而來。無一非此土之子孫也。又豈惟古代而已。卽洎近世。而亞細亞人實兩度根據此大陸。以造全世界第一大帝國。則成吉思汗帖木兒其人也。大哉亞細亞。大哉亞細亞。自地勢上觀之。自歷史上觀之。彼歐羅巴亞非利加之二洲。實不過亞細亞之一附庸耳。昔基約博士嘗講述歐洲之風土。以謂歐洲發達之原因。全由於其地勢之。易透達而因以頌揚歐陸構造之佳妙。沾沾自喜焉。

殊不知凡物之易於透達者。適足以見其物體之小而已。質而言之。則歐洲之結構也。規模淺小。尋常人類。易舉而
易指揮之。此其所以速進文明之原因也。亞洲則不然。其規模絕大。其器量深宏。淵濶浩浩而不可測焉。亞洲之所以
爲亞洲者。不在現在而在未來也。

今請就歐洲小而易用之理。一一指明之。以相互證。則亞洲之前途。有可懸度者。歐洲文明之初開也。由希臘。何故必
由希臘。希臘之地形。半島也。三面環海一面連陸者謂之半島。而此半島中更爲小半島焉。此小半島中又更爲小半島焉。故其地形
最適於利用。語其地勢。則山脈縱橫。溪谷川原。所在皆是。泉甘土肥。而於人類結構小羣。最爲利便。加以海岸出入屈
曲。有島嶼。有港灣。有峽角。故其海之適於利用也。亦甚。此其開化之所以獨早。非偶然也。希臘之文明。潛移默轉。而入
於羅馬。羅馬之在意大利亦半島也。北界亞臘士 Alps 山脈。蜿蜒南趨。突入地中海與阿得里亞的海。 Adriatic 爲
細長之陸地。其規模視希臘半島稍大。而其適於人類之利用一也。希臘云亡。而歐土之文明。銷沈者歷有年所。及中
世之末。元氣回復。其捷足飛揚者。則西班牙及葡萄牙也。西葡亦半島也。西葡兩國之地總名伊比利 Iberia 半島。
其海陸規模亦淺小。所以克爲近世之先進國也。希臘最小。故開化最先。羅馬次小。則次之。伊比利次小。則又次之。三
半島興發之次第。其別因雖或尚多。然由於地形大小之比例。殆其主要者也。南歐之文物。既已代謝。其舞臺漸移於
北。於是人類難使用之地。日以進發。即其勢自最易者以趨於稍易者。自稍易者以趨於稍難者。自稍難者以趨於更
難者。其途徑歷歷。可覆按也。近數百年來。遂經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入於斯拉夫民族根據地之俄羅斯。歐洲識
者。謂未來之大希望大結果。將在俄人。非無故也。白人之國。角立於歐洲之東西。土壤有限。人滿爲憂。相競利用此規
模淺小之歐羅巴。精華將竭。各爭寸土。以至演出狼吞虎噬。弱肉強食之活劇。上天好生之德。不忍視歐人之慘狀也。
乃於其中誕降一豪傑焉。曰哥倫布。使爲其同胞揭開久蔽之幕。幕既開。而所謂「新世界」者。突兀躍出於人間。即
亞美利加是也。天之製造此新舞臺也。用全力。注全神。故其地形之結構。斐然可觀。其規模絕大。不如歐陸之淺小。而
北亞美利加尤爲美妙。其東其西。皆環以大瀾。恐其內陸氣候之乾燥也。乃鑿廣而深之淡水湖五。以滋潤之。滄全世
界第一之大河以灌溉之。其天然界之美滿。毫無遺憾矣。南美之結構雖稍亞於北。然亦有大有可歎美者。新世界之規

模雖絕大。其適於利用之點亦多。此白人所以能進第二之歐羅巴於此間也。上天以爲此新世界者。其面積如此其廣大。其形勢如此其完美。雖無量數之生靈。自舊世界飛渡層集。當綽綽然容之有餘裕。乃開闢而招之曰。噶達歸乎來。歐人受此奇寵。劍及屨及。吶喊一聲。突進闖入。拓草萊。任土地。建邦國。僅數百載。而人滿又見告矣。噶昔以農產園名者。一變而爲製造國。噶昔以共和主義著者。一變而爲帝國主義。歐人昔以爲殖民政略之劇場者。轉瞬之間。卻自行其殖民政略於太平洋以外矣。上天既以此龐大之土。賜其驕子。謂此後可以暫安息乎。沈沈而醉者。三百年。及起而睨之。則已成爲第二之舊世界。其慘狀視前更劇矣。天亦無如此驕子何也。乃於咄嗟之間。築諸澳大利亞洲。忽開其幕。而以此最新之舞臺。並畀諸歐人。此澳洲者。其地形如一初製之模。海岸之屈曲出入殊少。其山不高。其河不長。無水無湖。不能調和內陸之氣候。其動物也。惟有犛兒於腹之袋鼠。不飛不鳴之鴛鳥。蓋其製造成於急就。而百物不完備之一土也。歐人既得澳大利亞也。先利用其可以利用之部分。不數十年。而此「最新世界」又成爲第三之歐羅巴矣。於是其動機不得不轉而向於亞非利加。非洲與歐洲相隔一葦水。其西北殆接歐境。雖然。其地形大而無當。海岸皆缺交通之利。加以萬里不毛之沙漠。橫亘其中央。炎熱瘴癘。而利用極難。此所以雖相近而用之極遲也。今也新世界之阿美利加。既無餘地矣。最新世界之澳大利亞。復無餘地矣。然則此視眈眈欲逐逐之歐人。豈能叉手安坐以終古。故近年以來。瓜分非洲之勢。如箴如潮。不轉瞬間。樹割以盡。今者撒哈拉中一粒之沙。皆有主人翁矣。撒哈拉大沙漠今屬法屬西勢亞非利加之爲第四歐羅巴。其期又將不遠矣。嗟夫嗟夫。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茫茫四大壤。竟全爲歐羅巴之附庸之奴隸。李義山詩云。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展覽坤圖。不禁且歎且妒而且悚惶也。

渾圓球上六大洲中。其五已入歐人之懷。所餘者惟亞細亞而已。雖然。亞細亞之現勢及前途。則又如何。試觀其地圖。表中所列者日本里也。今勿卒未暇改正之。讀者但以一里當中國七里之比例求之可也。

亞細亞洲

面積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人口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人

俄羅斯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吉利屬	三、三〇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荷蘭屬	四、四七〇,〇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人
葡萄牙屬	一、三〇〇,〇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人

由此觀之。則亞細亞洲面積十分之五有奇。人口十分之四有奇。既已落歐人掌握中矣。即自其中部以至北部全體之一大地。俄羅斯人所有也。蘇彝裏海。將為俄人之湖也。其南部之中央一絕大之半島曰印度。英吉利人所有也。印度西鄰之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非英人之保護國。則其勢力範圍也。又法蘭西人自距今四十年前。漸染指於後印度半島。同治元年。奪交趾。二年滅柬埔寨。光緒三年。經略東京。滅安南。為其保護國。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之一。於是而亞細亞之法蘭西小帝國立焉。法人之滅安南也。儼然以中國南部將來之主人翁自命。若英國者。豈能袖手旁觀哉。故於光緒三年。勃起而征緬甸。俘其王。吞其地。於是以印度為本體。而阿富汗俾路芝為右臂。緬甸為其左臂。以取威定霸於大陸南部之中央。嗚呼。泱泱大風之亞細亞。今已強半夷為歐。其餘號稱獨立國者。惟波斯暹羅朝鮮日本中國之五者而已。又豈惟亞細亞。實則渾圓球上除歐種以外。所餘獨立國者。惟此五者而已。雖然。波斯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波斯之北有俄。亞細亞及中亞細亞其南有英。阿富汗俾路芝介於俄英勢力兩兩平均之間。僅得自保。俄人得烟草專賣權。英人則得鐵路布設權。兩雄相持。暫延殘喘。荷兩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暹羅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暹羅之西有英。緬甸其東有法。安南介於英法勢力兩兩平均之間。僅得自保。荷兩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朝鮮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朝鮮之東有日本。其北有俄。其南有英。介於俄英日勢力三者平均之間。僅得自保。荷三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日本固今世之雄也。其獨立頗由自力。今且與歐洲第一雄國新聯盟焉。其意氣揚揚自得之概。今勿具論。若我中華。則豈非亞細亞大陸之中心點。而數千年來之主人哉。願今則何如。葡萄牙自明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年割據南部之澳門。俄羅斯自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破尼布

之約。庚申廿八年即一六八九年中俄所定界約以外興安嶺為境者也而別立愛輝條約。遂駭駭南下以占黑龍江一帶之地。及十年一八六〇年更以詭

術結北京條約。遂超黑龍江而南。併吞滿洲東海岸二千七百里之地。以開浦鹽斯德港。即海參崴英吉利以道光二十八

年鴉片之役。割香港。光緒二十三年。更割九龍。若夫丁酉戊戌之間。列國互逞鯨吞蠶食之謀。德據山東南海岸之膠

州灣。英據其北海岸之威海衛。俄占遼東半島之旅順口大連灣。法占南部之廣州灣及桂越間甌脫地。而各國勢力

範圍之議。且日進而未有已焉。危乎倣哉。中國之為獨立國乎。而此獨立國若一旦不支。則此搏搏彈球。竟為白種一

家之私產矣。夫亞細亞者宏深而難測。偉大而難用者也。而他日有用之之資格者。其為習居此土而有經驗之中國

人乎。其為慣用他地而有經驗之歐洲人乎。嗚呼。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之以告誡。繼之以警懼。天或者其深有望於

中國人種。而示以履霜堅冰之漸。教以前車覆轍之鑒也。嗚呼。亞細亞之興亡。在於今日。吾記述至此。不禁旁皇繞室

而起舞再三也。

亞細亞之規模。既絕大而不可測。故欲講其山河之形勢。氣候之程度。生物之分布。人情風俗宗教之起源成立。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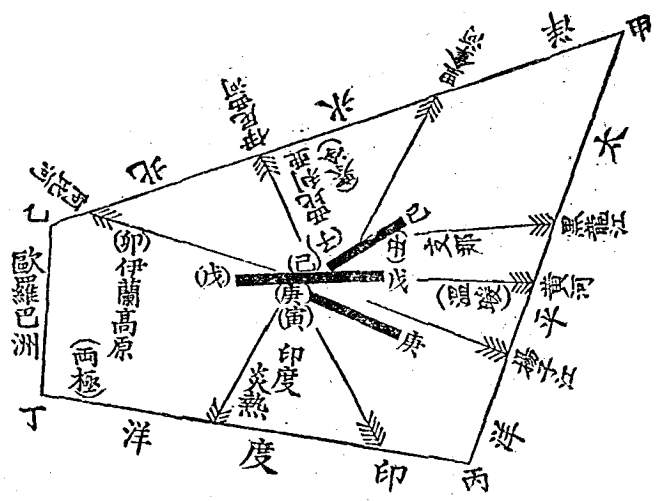
固非易易。即勉強記憶。亦不移時而遺忘焉。今以簡要之法敘述其大體如下。

第一。欲知亞洲之地勢山河之形狀。則可為一路圖。如甲乙丙丁。而甲乙線為北冰洋瀕海之記號。甲丙線為太平洋

瀕海之記號。丙丁線為印度洋瀕海之記號。乙丁線為毗連大陸歐羅巴洲之記號。再記其山脈。以（戊）戊為汗都喬柱

Indus 及崑崙山脈之記號。以（己）己為阿爾泰山脈之記號。以（庚）庚為喜馬拉耶 Himalaya 山脈之記號。但觀此。則亞細亞洲中央之地勢甚高崇。自可想見矣。而全洲水河之源。必由此高地而起。亦可想見矣。

明此形勢。則可以悟（戊）（己）己以北之川河。必流注於甲乙線之北冰洋。己（己）（庚）庚間之川河。必流注於甲乙線之太平洋。庚（庚）（戊）以南之川河。必流注於丙丁線之印度洋。勢所必然矣。然後取地圖以對照參觀之。則知里拿 Uca 河。伊尼西 Yenisei 河。阿比 Obi 河。等之北流。黑龍江。黃河。揚子江。等之東流。宛伽 Ganges 河。即恒 印度河。等之南流。皆有非偶然者。熟察諸大河系之流域。則可悟亞細亞大陸。實以三大平原一大高原而成。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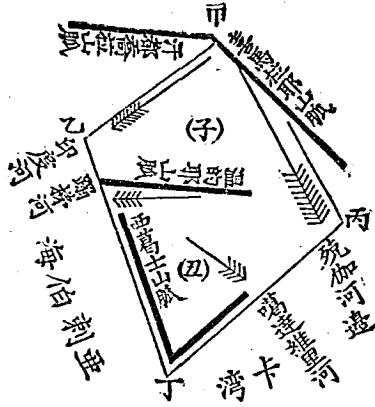
人民所奉者婆羅門教也。其中亦有奉佛教者然
 奉者回教也。其所以生此區別者亦非偶然

第一圖

大平原者。一圖中之(子)即己(己)(戊)以北一帶。西伯利亞平原是也。二圖中之(丑)即己(己)庚以東一帶。支那平原是也。三圖中之(寅)即庚(庚)(戊)以南一帶。印度平原是也。一大高原者。圖中之(卯)即(戊)以西一帶。伊蘭 Iran 高原是也。亞波斯及突厥。於是乎全洲之地勢。山河之大體。可以一目瞭然矣。復次言其氣候。則(子)西伯利亞部。寒冷也。(丑)支那部。溫暖也。(寅)印度部。炎熱也。(卯)伊蘭部。寒熱皆達於極端也。於是乎各部動植物之差異。及各部之物產。與其民職業之差異。亦以推定。

次考亞細亞洲之人種。則(一)西伯利亞部。劣等黃人種居之。(二)支那部。高等黃人種居之。(三)印度部。高加索人種居之。(四)伊蘭部。黃人種與高加索人種雜居之。其人種之分布。亦與其地勢之區別。悉相比附。有如此者。次考亞細亞洲人民之宗教。則(一)西伯利亞部人民。所奉者沙瑪尼教也。其附近支那之部分。或奉佛教。其(二)支那部人民。其中國蒙古西藏朝鮮日本。所奉者佛教也。我孔子非宗教家。余別有論。其(三)印度部之人民。坦波亞細亞諸國。如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所

又以各部之地勢、氣候、生物、民業、人種、宗教之差別。對照比較。則可知其各部特別開化之由。(一)西伯利亞之劣等文明也。(二)支那之文明即起於支那。擴布於蒙古西藏朝鮮日本安南暹羅緬甸諸國者也。(三)印度之文明。即桑士格列之文明也。(四)波斯亞刺伯即伊蘭部之文明。即回教的文明也。其所以發生之由。亦皆可以地理之勢測定之矣。用此方法。不徒可以考一洲之地理而已。即講各國之地理。亦當如是也。試以印度之地理為例。先畫定印度之形狀。為甲乙丙丁記號。如第二圖。丙丁線則瀕於邊卡灣。Bay of Bengal 者也。乙丁線則瀕於亞刺伯海者也。其所有諸山脈。則如圖中所示喜馬拉耶山。汗都喬柱山。温的耶 Vindya 山。西噶士 Ghauts 山。東噶士山之位置。由是其國內諸河。如印度河。踢梯。Tapti 河。噶達維里 Godavari 河。梵伽河等之水脈灌域。及其所流注之尾固。皆可以悟出。又可見印度之國。由兩大平原。結構而成。第一如圖(子) 梵伽河之溪谷也。第二如圖(丑) 噶達維里山與噶士山之間也。用此符號記之。則開卷瞭如矣。



圖

第二圖 馬拉耶山。汗都喬柱山。温的耶 Vindya 山。西噶士 Ghauts 山。東噶士山之位置。由是其國內諸河。如印度河。踢梯。Tapti 河。噶達維里 Godavari 河。梵伽河等之水脈灌域。及其所流注之尾固。皆可以悟出。又可見印度之國。由兩大平原。結構而成。第一如圖(子) 梵伽河之溪谷也。第二如圖(丑) 噶達維里山與噶士山之間也。用此符號記之。則開卷瞭如矣。

學者苟能用此法。則以觀各部地理。而按地圖以考證之。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泱泱全洲之形勢。可頃刻而盡納入於腦中矣。治學當得其門徑。此之謂也。

中國地理大勢論 壬寅

美哉中國之山河！美哉中國之山河！

中國者。天然大一統之國也。人種一統。言語一統。文學一統。教義一統。風俗一統。而其根原莫不由於地勢。中國所以遜於泰西者在此。中國所以優於泰西者亦在此。

中國之面積。十五倍於日本。合歐洲列國。如瑞典。那威。丹麥。奧大利。匈加利。德意志。瑞士。伊大利。荷蘭。比利時。佛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其幅員儘足與我頡頏。中國者。名爲一國。實一洲也。當周末四五百。年漢末四百餘年。唐末百餘年。間皆列國並立。與歐羅巴大陸相類。而卒歸於一統之運。不如歐西之國。國抗衡。多歷年所者。蓋彼則山嶺交錯。縱橫華離。於其間多開溪谷。爲多數之小平原。其勢自適於分立自治。此則莽莽三大河。萬里磅礴。無邊無涯。其形勢適與之相反也。

中國現今地理。可概分爲兩部。一曰本部。十八行省是也。二曰屬部。滿洲蒙古回部西藏是也。亞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國者。亞洲之宗主也。本部者。又中國之宗主也。請先論本部。

文明之發生。莫要於河流。中國者。富於河流之名國也。就本部而三分之。復可爲中南北三部。北部者。黃河流域也。中部者。揚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發達。先後不同。而其間民族之性質。亦自差異。此亦有原理焉。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則能連寒溫熱三帶之地。而一貫之。使種種之氣候。種種之物產。種種之人情。互相調和。而利害不至於衝突。河流之向東西者。反是。所經之區。同一氣候。同一物產。同一人情。故此河流與彼河流之間。往往各爲風氣。故在美國則東西異尚。自北而南。而常能均調。在中國則南北殊趨。自西而東。而間起衝突。於一統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統者存。皆此之由。

自周以前。以黃河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自漢以後。以黃河揚子江兩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近百年來。以黃河揚子江江西三江流域爲全國之代表。穹古之事不可紀。今後之局猶未來。然則過去歷史之大部分。實不外黃河揚子江兩民族競爭之舞臺也。前者西江未發達。故通稱中部爲南部。數千年南北相競之大勢。卽中國歷史之榮光。亦中國地理之骨相也。今請以政治上文學上風俗上兵事上兩兩比較而論之。

其在政治上。北方視南方。以下所言南方皆指揚子江流域也。非指極南之西江。常占優勢。蓋我黃族之始祖。本自帕米爾高原。迤邐東下。而揚

子江上流。崇巖峻嶺。壁立障之。故避難就易。沿河以趨。全國文明。自黃河起點。而傳布於西方。帝王實力。亦起於是。積之者厚。故其勢至今猶昌也。今以歷代帝王都徵之。

黃河流域國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系
<p>三皇</p> <p>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p>	<p>陳 曲阜 涿鹿 窮桑</p>	<p>河南陳州府 山東兗州府 直隸順天府 山東衞州府</p>	<p>在蔡河之岸蔡河後淤入黃河 在泗水之南洙水之北 在拒馬河右岸拒馬經兩淀而入白河然察古地圖 冀屬黃河河系 泗水附近 黃河古金隄附近</p>
<p>五帝</p> <p>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p>	<p>帝岳 亳 平陽 蒲坂</p>	<p>直隸大名府 河南河南府 山西平陽府 山西蒲州府</p>	<p>在伊水之岸伊水入洛洛入河 在汾河左岸平水之北 媯汭之傍 在永河之傍</p>
<p>三代</p> <p>夏 殷 周</p>	<p>亳 洛陽 咸陽 長安</p>	<p>河南歸德府 河南河南府 陝西西安府 陝西西安府</p>	<p>在黃河揚子江之間淤河之南 洛水之北即其左岸 渭水之北即其左岸 渭水之南即其右岸</p>
<p>漢</p> <p>西漢 東漢</p>	<p>鄴 洛陽</p>	<p>河南彰德府 見上凡見上者則 缺之下同</p>	
<p>魏三國</p>	<p>鄴</p>	<p>河南彰德府</p>	

西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金	元	明	清
洛陽	洛陽	鄴	長安	長安	長安	汴	洛陽	汴	汴	汴	汴	北京汴	大都	北京	北京
						河南開封府						直隸順天府	直隸順天府		
孝文帝自代徙都之	北齊承東魏之舊	後周承西魏之舊	文帝都長安煬帝遷洛陽	其末葉為後梁所劫遷於洛陽	黃河幹流之南即其右岸										

由此觀之。歷代王霸定鼎。其在黃河流域者。最占多數。固由所蘊所受使然。亦由對於北狄。取保守之勢。非據北方而不足以為拒也。而其據於此者。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帶磅礴英鷲。有俊鶻盤雲橫絕朔漠之概。

揚子江流域國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系
吳三國之一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南宋 明	建業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江蘇江寧 府即南京 浙江杭州府 江蘇江寧府	揚子江幹流之南即其右岸 始在錢鎔江口然實延緣於揚子江之河系也高宗 即南京也太祖初都於此成祖遷於北京末葉福王復 都之

由此觀之。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創業未就。或敗亡之餘。苟安旦夕者也。為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隱。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慢舞之觀。

此外不依此兩河流以立國。而其歷史稍有可觀者。則有蜀之成都。今四川成都府也。蜀本據長江之上游亦後魏之平城。今山西大同府也。其割據年代稍短。或地位稍偏。於政治歷史無甚關係者。漢初則有若南越尉佗之在廣東。凡八十五年。閩越無諸之在福建。凡九十五年。皆不在兩河流域內。兩晉則有若漢劉淵之都平陽。統河趙石勒。燕慕容皝之都鄴。流黃河秦苻堅。後秦姚萇之都長安。流黃河南燕之在山東。流黃河諸涼之在甘肅。不在兩河流域內唐末則有若吳楊行密之在淮南。流揚子江凡四十九年。蜀王建孟知祥。之在四川。江流域前後凡六十四年。楚馬殷之在湖南。江流域凡五十五年。閩王審知之在福建。不入兩流域內凡四十九年。吳越錢之鏐在兩浙。江流域凡八十四年。南漢劉隱之在廣東。不入兩流域內凡七十年。

近世則有若太平洪秀全之在金陵。揚子江流城凡十一年。合前兩表統之。數千年王霸之國都。其在黃河流域者十六。得姓三十六。其在揚子江流域者二。得姓十。其準黃河流域者一。北得姓四。其準揚子江流域者二。成郡臨安湖南得姓六。其不在兩流域內者五。得姓七。數千年政治都會。略具於是矣。核其發達之大勢。東周以前。南方未始建國也。春秋戰國以後。而楚吳越始強。其力足與北方諸國相埒。及於漢末。而竊據者率起於北。及於唐末。而竊據者多起於南。此亦兩地勢力平均之一消息也。今請將五大都氣運之久暫。列為一表。以求其原因結果。

一 長安 黃河流域 凡九百七十年

二 洛陽 同 凡八百四十五年

三 汴京 同 凡二百五十年

四 燕京 準黃河流域 凡七百十八年迄今

五 金陵 揚子江流域 凡三百六十六年

北方宅都時代。而南方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其南方宅都時代。而北方無他都者。惟明太祖建文共三十五年耳。然則雖謂政治之中心點。常在黃河流域可也。至同一黃河流域。而其勢力自西而趨於東者。則亦有故。黃族初發。躬於崑崙之墟。次第東下。至黃帝顓頊。已寢達黃河下流。而為洪水所苦。不得不復折而邑於山陝之高土。及夏禹成第一次統一之業。文武周公成第二次統一之業。秦政成第三次統一之業。而皆起自黃河上游。積千餘年之精英。而黃河上游。遂為全國之北辰。仁人君子之所經營。莫雄傑點之所攬奪。莫不在於此土。取精多。用物宏。故至唐而猶極盛焉。東北方之燕。自古以來。不足為中原之重輕久矣。故自隋以前。其地只能如蜀閩南粵。以僻陋在遠。不為羣雄之所爭。當擾攘之世。常自立數十年。以待戡定焉耳。試徵其歷史。北燕在春秋時。最稱弱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七雄之時。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餘城。不能守也。然則幽燕非能自立之地也。戰國秦取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又燕王曰寡人國小。西道強。秦而近齊。趙齊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虛弱焉。又奉陽君曰燕國弱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云云。此外尚多洪容壽隨筆隨引之。及楚漢之交。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廉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其在東漢。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其在三國。公孫淵據地僭號二十餘年。終不能並鼎而四。其在十六國。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據據燕薊之地者也。夫在昔之燕。不足重輕也如彼。而今則海宇之內。斂袂而往朝者。七百餘年。他地視之。瞠乎其後者。何也。其轉捩之機。皆在於運河。中國南北兩大河流。各爲風氣。不相屬也。自隋煬帝濬運河以連貫之。而兩河之下游。遂別開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不便。實一國政治上變遷之最大原因也。自運河既通以後。而南北一統之基礎。遂以大定。此後千餘年間。分裂者不過百年耳。而其結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趨繁盛。北京南京兩大都。握全國之樞要。而吸其精華。故逮唐中葉。而安祿山。史思明。用范陽盧龍之衆。蹂躪中國。實惟幽燕勢力之嚆矢。至宋而金源宅京於此。用之以俘二帝。盜中國之強半矣。蒙古珍金臂而奪之。遂以滅金滅宋。混一寰區矣。明祖南人安南。奠都金陵。而燕王棣卒以靖難之師起北方。復宅金元之故宅。以至於今。非地運使然。實地勢使然也。爾後運河雖淤涸。而燕京之勢力不衰者。一由積之既久。取精用宏。與千年前之鎬洛相等。一由海道既通。易河運以海運。而燕齊吳浙閩越一氣相屬。燕乃建高嶺而注之也。由此觀之。凡一地之或盛或衰。其間必有原因焉。以消息之。凡百皆然。而燕京其一例耳。自今以往。其在陸者。長城之險已夷。其在海者。津沽威海旅順重門戶。亦已盡失。鐵路輪船既通。而運輸交通之形勢。亦大異疇昔。此後有宅中國治者乎。他日之燕京。或成爲今日之長安洛陽。未可知也。

中國爲天然一統之地。固也。然以政治地理細核之。其稍具獨立之資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粵。此二地者。其利害常稍異於中原。蜀揚子江之上游也。其險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而其於進取不甚宜。故劉備得之以鼎魏吳。唐玄幸之以逃安史。王建孟知祥據之以傳數世。然蜀與滇相輔車者也。故孔明欲圖北征。而先入南。四川雲南。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粵。西江流域也。黃河揚子江開化既久。華實燦爛。而吾粵乃今始萌芽。故數千年來。未有大關係於中原。雖然。粵人者。中國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其言語異。其習尚異。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華也。與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勝。而支流之紛錯過之。其兩面環海。海岸線與幅員比較。其長卒爲各省之冠。其與海外各國交通。爲歐羅巴。阿美利加。澳斯大利亞。三洲之孔道。五嶺亘其北。以界於中原。故廣東包廣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他日中國如有聯邦分治之事乎。吾知爲天下倡者必此兩隅也。

其在文學上。則千餘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響。尤有彰明較著者。試略論之。

(一) 哲學。吾國學派。至春秋戰國間而極盛。孔墨之在北。老莊之在南。商韓之在西。管騶之在東。或重實行。或耽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虛無。其現象與地理一一相應。夫既言之矣。逮於漢初。雖以竇后文景之篤好黃老。然北方獨盛儒學。雖以楚元王之崇飾經師。然南方猶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餘經說。北學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餘詞賦。南學之代表也。雖然。自漢以後。哲學衰矣。洎及宋明。茲道復振。濂溪康節。實為先驅。雖其時學風大略一致。然濂溪南人。首倡心性。以窮理氣之微。康節北人。好言象數。且多經世之想。伊川之學。雖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學面目。亦稍變。而傾於實行焉。關學者北學之正宗也。橫渠言理。頗重考實。於格致蘊奧。間有發明。其以禮學提倡一世。猶孔荀之遺也。東萊繼之。以網羅文獻為講學宗旨。純然北人思想焉。陸王皆起於南。為中國千餘年學界闢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徑自與北賢別矣。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別之影響。雖以人事揉雜之。然其結果殆有不容假借者存也。

(二) 經學。兩漢以後。儒學統一。先秦學術之界域。殆銷滅矣。雖然。於經學之中。又自有南北之流別。當六朝時。北人最喜治三禮。如徐遵明、劉炫、劉焯、李鉉、劉歊之。沈重、熊安生等。皆以禮學名家。南人最喜治易。常以易老並稱。如王弼、郭象、向秀之流。史皆稱其邃於老易。晉書南史及世說新語等書每述時流之學輒言其深於易老北史儒林傳云。『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言可謂居要。由此觀之。同一經學。而南北學風。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響使然也。

(三) 佛學。六朝唐間。佛學掩襲一世。佛學之空。與儒學之實。立於反對之兩極端者也。然佛學之中。流派自異。象教宏興。肇始姚秦。秦北地也。鳩摩什羅三叉。雖首事繙譯。自茲以往。文字盛行。至南方緇徒。學博不及北派。而理解或過之。謝靈運云。諸公生天。雖在靈運。先成佛。必居靈運。後蓋南人自負之言也。隋唐之際。宗風極盛。天台智顛法相元奘等。華嚴杜順密等首三宗。號稱教下三家。皆起於北。陳義闡深。說法博辯。而修證之法。一務實踐。疏釋之書。動輒汗牛。其學統與北朝經生頗相近似。惟禪宗獨起於南。號稱教外別傳。達摩入中國。首為梁武所皈依。黃梅禪宗五祖弘忍大鑑禪宗五祖

離開山吳越。專憑悟證。不依文字。蓋與老莊陸王頗符契焉。同一佛學。而宗派之差別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響使然也。

(四)詞章。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爲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携手。北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爲優。駢文之錄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爲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自後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

(五)美術音樂。吾中國以書法爲一美術。故千餘年來。此學蔚爲大國焉。書派之分。南北尤顯。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爲圓筆之宗。北碑爲方筆之祖。遒健雄渾。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長也。龍門二十品。龔龍顏碑。弔比干文。等爲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南派之所長也。蘭庭洛神。淳化閣帖。等爲其代表。蓋雖靡蟲小技。而與其社會之人物風氣。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畫學亦然。北派擅工筆。南派擅寫意。李將軍謂之金碧山水。筆格遒勁。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詰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樂亦然。通典云。『祖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隋舊樂。多涉胡戎之技。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直至今日。而西梆子腔與南崑曲。一則悲壯。一則靡曼。猶截然分南北兩流。由是觀之。大而經濟心性倫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遊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天然力之影響於人事者。不亦偉耶。不亦偉耶。

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後則漸微。蓋「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爲轉移。自縱流之運河既通。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趨於統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復努力以聯貫之。貞觀之初。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孫之定樂。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思起八代之衰。成一家之言。書家如歐歐陽。虞虞世南。顏顏真卿。柳柳公權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長。獨開生面。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爲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雖偉。而人治恒足以相勝。今日輪船鐵路之力。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

其在風俗上。則北俊南嬌。北強南秀。北儻南華。其大較也。張定菴詩云。『黃河女直徙南東。我說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自注云。『渡河而南。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蓋南北之差殊。稍有識者皆能見及矣。然猶不止此。

古書中以地理言風俗者。莫善於史記貨殖傳。今節錄其一二。

關中自沂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橫儔習事。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懜。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其民羯鞞不均。自全晉之時。同己患其儻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憤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彫悍少慮。

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闔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門。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醜黷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以上言北方風俗。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

貨。其民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繒胸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其俗雜好事業。多買。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蠶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以上言南方風俗

此二千年前哲人所觀察之大略也。雖至今物換星移。迥非疇昔。然其以地理人事兩者合證。以推原其各種特別風俗所由成。可謂目光如炬矣。以今日論之。則大河以北。自漢受匈奴降衆。居之三輔。民夷雜處。及晉而五胡亂華。繼以北魏。中原遺民。不親漢官威儀者。垂數百年。全唐盛時。一雪此恥。逮於五季。石晉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終宋之世。遼金交捷。逾元涉清。金甌全缺。故北方之俗。漢胡雜焉。雖然。以數被邊患故。故其民尚有如史記所謂矜憤枝好氣任俠者。排外之心稍強。甘涼素蹂躪於回。其俗雜漢回。悍而急。饑而好亂。關中古帝王都也。然自隋唐之交。喋血六七。水薄其味。土變其質。近加以明季張李之踐踏。嗚呼耗矣。故其民貧而悍。媮而不揚。山西古三晉也。夙邊胡。踐掠最數。故其俗堅忍而好蓄藏。至今猶能以商豪於國中。然樸塞固陋。今猶有穴居者。直隸爲帝都者七百餘年。舉天下便辟巧媚之士。湊集焉。加以從龍入關之裔。驕侈淫泆。恣慢橫暴。雍乾以後。益挫抑氣節。其士大夫相率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故京師之俗雜五方。而爲首惡之區。其民則土炕裘服。如犢鄉焉。雖然。燕齊之交。其慄悍之風猶存。至今喇馬標客。猶雜埋俠子之遺。河南自昔四戰之國。而今則寥廓之區也。其民勇不逮北。智不逮南。無足云者。大江左右。自

晉南渡後。中原衣冠文物萃焉。故史公所言關中三河之俗。自中世以來。乃見之於江南。中間胡元盜國百年。中稍衰息矣。元人詩云。『玉樹後庭花不見。北人租地種茴香。』蓋傷之也。然南俗既已脆弱。而歷代都此者。率皆偏安。媿情之主。導以驕侈淫佚。故其俗文而少氣。知者多而行者寡。雖然。江浙固今世文明之中心點也。江漢之間。近世之滎陽成臬也。天下有事。爲必爭之區。故洪楊之難。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其民數更喪亂。人無自安之心。故俗習於巧黠。好小亂而無遠志。皖南江右。俗在吳鄂之間。可代表南人之特性焉。湖南。古南楚也。北通南域。南接獯鬻。故其人進取之氣頗盛。而保守之習亦強。近數十年。自伐其功。驕張大甚。然其尙氣敢任。有足多者。四川。貴雲兩廣福建。自昔以來。其利害與中原不甚相切。蜀人饒富。善保守而缺進取。至今其俗與千年前不甚變異。常爲他地之人。入之以墾守。其土著民族。有活潑氣象者鮮焉。滇黔。三苗南蠻之故墟也。其民之稍優秀者。大率流宦遷賈。來自他鄉。至其原民。則猶有羲皇以上之遺風焉。廣西瘠土也。民食不相給。而與中原遠。故洪楊用之以發難。近數十年。游勇騰集。推理相結。故其人最喜亂。視揭竿之事。爲日用飲食。廣東自秦漢以來。即號稱一大都會。而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兩面瀕海。爲五洲交通孔道。故稍習於外事。雖然。其以私人資格與外人交涉者太多。其黯劣者。或不免媚外倚賴之性。閩人蓋亦同病焉。

昔希臘之雅典。其民分三俗。一曰山谷之民。二曰平原之民。三曰海濱之民。三民之性質習尚職業各異焉。印度人亦分三俗。以河流爲別。一曰身毒河之民。二曰布拉馬河之民。三曰恒河之民。三民之性質習尚職業亦各異焉。中國則兼兩者而有之。是故以東西差別之。則有高原之民。有平原之民。有瀕海之民。以南北差別之。有白河流域之民。有黃河流域之民。有揚子江流域之民。有珠江流域之民。坐此之故。全地政治。雖歸於統一。而民間社會風俗。華離破碎。殆如異國。此亦地勢所不得不然者也。

其在兵事上。則吾中國讀史地理兵要之書。作者雖不乏。然苦無條理。其於兵事地理與民族之關係。能言其故者蓋少焉。中國干戈之國也。統覽數千年之史乘。其三十載不見兵革者殆希。二十四部之正史。不過一大相斫書。二十一省之土地。不過一大修羅場。然則以兵事言地理。亦治此學之一大法門也。吾欲有所論。吾請舉自漢以來用兵之地。

列表而統計之。

歷代革命軍及割據國所憑藉地理表

(人)

(地)

(今地)

秦

末

項羽

劉邦

武臣

田儻

韓廣

周市

王無諸

尉佗

彭越

英布

陳稀

盧縮

吳

膠西

膠東

淄川

七國

陳勝吳廣

會稽

安徽鳳陽府

沛

浙江紹興府

趙

江蘇徐州府

齊

山西

燕

山東

魏

直隸

東越

河南

南越

福建

定陶

廣東

六

山東曹州府

代

安徽六安州

蒯

山西代州

廣陵

直隸順天府

高密

江蘇揚州府

山東萊州府

山東濟南府

七

國

淄川

膠東

膠西

吳

盧縮

陳稀

英布

彭越

吳

膠西

膠東

淄川

七國

山東濟南府

濟南

楚

趙

樊崇

王匡等

陳枚等

光武

隗囂

公孫述

竇融

劉永

彭寵

李憲

張步

張角

袁紹

曹操

袁術

劉表

呂布

東漢之末

西漢之末

彭城

邯鄲

莒

新市

荊州

春陵

成紀

成都

河西

睢陽

漁陽

廬江

臨淄

鉅鹿

鄉

鄧

壽春

襄陽

徐州

江蘇徐州府

直隸廣平府

山東沂州府

湖北安陸府

湖北荊州府

湖北襄陽府

甘肅秦州

四川成都府

甘肅甘涼蘭諸州

河南歸德府

直隸

安徽安廬二州

山東

直隸順德府

河南彰德府

山東曹州府

安徽鳳陽府

湖北襄陽府

江蘇徐州府

十六國

公孫度	孫策	劉備	劉淵	李雄	石勒	慕容皝	拓跋祿官	張寔	符洪姚萇	慕容廆	慕容冲	慕容德	乞伏乾歸	呂光	秃髮烏孤	沮渠蒙遜	李嵩	馮跋	赫連勃勃
遼東	壽春	益州	左國城	成都	襄國	龍城	上谷	姑臧	關中	大棘城	平陽	滑臺	苑川	始臧	西平	張掖	敦煌	和龍	統萬
直隸	安徽鳳陽府	四川	山西汾州	四川	直隸順德府	直隸承德府	直隸宣化府	甘肅涼州府	陝西	盛京	山西平陽府	直隸衛輝府	甘肅鞏昌府	甘肅涼州府	甘肅西寧府	甘肅甘州府	甘肅安西府	直隸順德府	甘肅寧夏府

兩

晉

隋

末

王敦

蘇陵

張陵

孫恩

劉裕

盧循

楊玄感

竇建德

李密

林士弘

李子通

杜伏威

劉武周

薛舉

李軌

蕭銑

梁師都

李淵

沈法興

劉黑闥

武昌

歷陽

涼

會稽

京口

番禺

黎陽

潭南

滎陽

江南

海陵

歷陽

馬邑

隴西

河西

巴陵

朔方

晉陽

毘陵

淮南

湖北

安徽和州

甘肅

浙江

江蘇鎮江府

廣東廣州府

山西潞安府

山東東昌府

河南開封府

江蘇揚州府

安徽和州

山西代州

甘肅鞏昌府

甘肅蘭州府

湖南岳州府

陝西榆林府

山西太原府

江蘇常州府

山東東昌府

唐										中										
末										唐										
方國珍	李元昊	高季興	孟知祥	李昇	劉隱	錢鏐	王審知	馬殷	王建	楊行密	黃巢	李希烈	李納	王武俊	田悅	朱滔	僕固懷恩	劉展	安祿山	史思明
台州	西夏	荆南	蜀	南唐	南漢	吳越	閩	楚	蜀	淮南	曹溪	彰義	淄青	鎮冀	魏博	盧龍	汾州	廣陵	范陽	
浙江台州府	甘肅	湖南	四川	江南	廣東	浙江	福建	湖南	四川	安徽	山東	安徽間	河南	山東	山西	直隸河南	山西汾州府	江蘇揚州府	直隸順天府	

以上所列。其革命成功者著之。其雖不成而割據稍久者亦著之。其雖不能久而略地甚廣者亦著之。其雖不成不久

元

末

劉福通
李二
徐壽輝陳友諒
張士誠

永平
徐州
羅田
高郵

直隸永平府
江蘇徐州府
湖北黃州府
江蘇揚州府
四川雲南

明

末

燕王棣
宸濠
張獻忠
李自成

濠州
燕
南昌

安徽鳳陽府
直隸
江西
四川

清

初

鄭成功
吳三桂
耿精忠
尙之信

臺灣

雲南

近

世

苗匪
白蓮教
蔡牽
洪秀全
義和團

廣東
福建
湖北荊州
福建汀州
廣西永安州
山東

不廣。而勢潮甚猛爲天下倡者亦著之。其憑藉朝柄。以篡竊得勢者。無論爲成爲敗。爲一統爲割據。皆不著。以其無與於用兵也。其異族起兵外域。入主中夏者不著。以其與境內之地理性質無關也。二千年來兵事地理之關係於歷史者。略具是矣。試統計其各省主動多寡之數。則

直隸十五	山東十	湖北七	浙江四	湖南三	雲南一
甘肅十三	安徽九	四川七	福建四	廣東三	江西一
江蘇十一	山西八	河南五	陝西三	廣西一	貴州一

其所以能用兵之故。雖有種種特別原因。不能盡以歸諸地理。要之。地理爲其一重要之主因。無可疑也。以此表校之。除直隸甘肅山西三處多由西北異種乘藉竊據其主動不專由我民族外。自餘則惟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湖北。爲最能舉事之地。此其故何也。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勢力使然也。而其間成功最鉅者。爲漢之劉邦光武。唐之李淵。明之朱元璋。其次者爲楚之項羽。魏之曹操。宋之劉裕。李淵曹操起於黃河流域。劉裕起於揚子江流域。其餘皆起於江河兩流域之交。質而言之。則淮水流域之民族。數千年來。最有大力於中原也。夫淮域所以能獨占優勝者何也。其東通海。其北界河。其南控江。其地理之適於開化。蓋天然矣。直隸割據起事雖多。未有能成者。惟明燕王靖難之師。則挾以親藩之力。非可以尋常論也。其次。則安史之亂。雖蹂躪天下之半。而卒以敗亡。直隸者布政之地。非用兵之地也。甘肅與者。不讓直隸。然成就之率。更在其下。水利乏而不足以爲通。不足以爲繼也。若夫四川每天下有亂。則常獨立。而其滅亡最後。一見之於公孫述。再見之於劉備。三見之於李雄。四見之於王建。孟知祥。五見之於明玉珍。六見之於張獻忠。七見之於最近之石達開。不知來視諸往。他日中國若有事。亦若是則已耳。雖然。蜀利保守而不利進取。地勢實然也。然則幽并甘涼梁益之地。用之者雖多。而成之者實寡。其不得不讓淮漢者。非偶然矣。

大抵中國地理開化之次第。自北而南。三代以前。河北極盛。秦漢之間。移於河南。寢移於江北。六朝以後。江南亦駁駁代興焉。而自漢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於江河間之原野。彼龍拏虎擲。甲與乙仆。殆未有出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北數省外者也。淮漢民族之在中國。其猶近世條頓民族之在世界也。而點綴其間者。則有幽燕趙代隴蜀諸族。其

猶歐洲之有拉丁與斯拉夫也。此外位其南者。未嘗有能爲一國之重輕者也。其有之則自近百數十年始也。

曠昔南北交通之運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吳割據垂八十年。晉南渡百年。益以宋齊梁陳百六十餘年。宋南渡一百五十年。蓋地勢統合之力。未大定也。項羽亦不用烏江丈人之言耳。使其用之。則杜牧所謂「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夫孰敢謂羽之才。反出孫權下也。魏文臨江而歎。謂天之所以限南北。孫皓爲長江天塹。豈能飛渡。有自來矣。逮於較近。則南北兩文明互發達。互和合。而趨於統一。非南混同於北。則北混同於南。事機與昔大殊矣。不見夫福王魯王盡江之局。不兩年而漸亡乎。不見乎近世洪楊。三分有天下之二。徒以株守金陵。不圖北進。卒以十餘年之建國。消於朝露乎。雖曰人謀之不臧。抑地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也。故古之語兵事者。以滎陽成皋爲第一要點。以其爲黃河流域之咽喉也。近之語兵事者。以武昌漢陽爲第一要點。以其爲揚子江流域之眉目也。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主建都金陵之議。謂「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云云。可謂能知地運變遷之大原。顧亭林足跡徧天下。乃謂「秦地華陰。緄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領之勢。」云云。自詡身歷。而以此規梨洲。是猶漢唐以上之言也。庸詎知地運之駸駸自北而南者。今固有以異於古所云也。

雖然。歷覽前史。大抵北人南伐者則得志。南人北伐者則不得志。其在北者。如五胡起而晉以東。金源起而宋以南。蒙古起而宋金夷。滿洲起而明社屋。皆外種憑藉異域。始勿具論。劉項同爲淮人。而漢踞關中。已劉。楚踞江淮。成功卒歸漢氏。三國鼎立。而吳入於晉。六朝並峙。而陳入於隋。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曾無一焉能北進以恢復者。幸陝幸蜀者無可思也。不可謂非地理上一疑問也。北伐之師。惟項羽以江東八千破秦。孫堅以吳會一旅入洛。最稱名譽。然卒歸於敗。嗣後劉裕之滅南燕。滅後秦。號稱南朝第一盛舉。亦不能竟其功。此外南北交戰。南人之有功者。千餘年來。不過三役。一曰周瑜之於赤壁。二曰謝玄之於淝水。三曰虞允文之於采石。然皆防禦而已。於進取則概乎未之有聞也。豈徒南人文弱之爲哉。毋亦地勢地運使然矣。直至明祖用江淮之衆。放逐胡元於漠北。光復舊物。混一海內。南之挫

北。蓋自茲役始。明祖雖暴。其爲漢族之名譽。又烏可誣也。而考地理與歷史之進化相關係者。亦可於此思其故矣。
自唐以前。湖南。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諸省。曾未嘗一爲輕重於大局。其根據地不在此自宋以後。而大事日出於此間矣。宋之南渡在浙。其亡也在廣東。明之亡也。始而江。繼而浙而閩而粵而滇而桂。此亦地運山黃河揚子江而漸趨於西江之明徵也。湘中古之南楚。號稱大國。而二千年間。用之者惟一蕭銑一馬殷。乃咸同以來。曾胡驟起。湘軍之聲譽。東至東海。南踰嶺南。西關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尙炙手可熱。三湘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實自五十年以來也。兩廣亦然。疇昔惟有尉佗劉隱。等諸羈縻。及洪楊發難。乃褻五嶺之民。凌厲踐踏。奄乎天下者。垂十餘年。兩廣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亦自五十年以來也。浙人閩人。於明末魯唐監國時代。崎嶇海上。奔走國難者。號稱極盛。浙閩民族之大有影響於全國。亦自二百年以來也。自今以往。而西江流域之發達。日以益進。他日龍拏虎擲之大業。將不在黃河與揚子江間之原野。而在揚子江與西江間之原野。此又以進化自然之運推測之。而可以知其概者也。獨恨蹙蹙臥穉。窮睡已屬他人。沈沈昆明。妖灰未蘇。前規舉目有山河之異。誰泣新亭。中原無頗牧之才。空肥戎馬。對鬪搵振。掩卷驚神。問天意其蒼茫。哀民生其憔悴。嗚呼。予欲無言。嗚呼。予欲無言。

歐洲地理大勢論 壬寅

歐羅巴其天之驕子乎。以員與上最小之一洲。洲內剖分爲大小國者十數。而宰制天下。巍然爲全世界之主人翁。至於今日。而亞澳非南北美五大塊。幾全爲歐羅巴人之附庸矣。噫嘻。曷克有此。吾他無能妒焉。妒其地理。
試以歐羅巴大陸形狀。比諸一西婦。伊比利 Iberia 半島。西班牙 其頭也。批勒尼 Pyrenees 山脈。其頸也。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其胸也。英吉利爲伸右手之狀。意大利爲伸左手之狀。丁林。德意志。奧匈國。巴幹半島。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土耳其。其腹也。俄羅斯。洋袴也。更細摹之。則葡萄牙者。頭上。西牙 所冠之帽也。法蘭西之比黎敦半島。其肩也。愛爾蘭。右手。英吉 所捧之物也。西西里島。左手。意大利 所捧之物也。瑞典。挪威。踢足而上蹶之形也。試比照於全地地圖。則歐羅巴洲之半島。之海角。之灣。之島嶼。視他洲爲特多。其海岸線之比例。視他洲爲特長。以故船舶交通之利便。冠絕宇內。以

故物產之交換易。言語技術思想之交換易。凡有形無形之各種事物。莫不彼此相摩相厲相競相師。開化速進皆此之由。

雖然。渾言之曰歐洲。曰歐洲人。而不知歐洲之地。有盛有衰。歐人之中。有弱有強。蓋今所謂霸九洲之民族。乃歐人之一部。非歐人之全體也。而甲民族與乙民族盛衰消長之間。亦時與地理有切密之關係。試縱論之。

歐洲民族大別爲三。(一)拉丁民族。(二)條頓民族。(三)斯拉夫民族。

拉丁民族。居歐洲之南部。意大利。比利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及羅馬尼亞強半之人民。皆屬之。拉丁者。羅馬之別名也。此等國民。沐古羅馬之榮澤。以進於文明之域。雖然。羅馬人者。征服他國。掠奪其人民土地。以創成大國者也。坐是之故。貴族軍人。非常跋扈。而平民一無權力。上流社會。滿盈驕奢。寢成浮華輕薄之風。而歐南諸國。天候和煦。空氣清明。時鳥好花。優美艷麗。其人受此外境界所薰染。自有一種戲曲的小說的性質。其與羅馬文明。固已針芥相吸。故一旦受之。而發達益甚。其人情風俗宗教。政治及製造物品。倏成爲一種特別之羅馬派。固無足怪。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人民之性情。常華而脆。驕而奢。汰而惰。不見夫法蘭西人。皆浮華輕薄之種子乎。不見夫西班牙人。皆驕侈淫佚之陋民乎。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宗教。不重理想而重儀式。輪奐其教堂焉。繁重其禮拜焉。若此者。拉丁民族之所長也。其教派皆宗天主教皇。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政治。時而爲君主政體。時而爲民主政體。時而爲貴族政體。時而爲神父政體。國中紛紛。革命之慘劇踵相接。其人浮動而不能自治。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製造物品。率以奢美豪汰相尚。如酒類。烟類。玻璃細工。陳設品。花瓶。粧飾具。其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者。多出於是。而日用必需之品。反缺焉。

此諸國者。其始爲感情所刺激。常有經營四方之志。或探險覓地。或用武力征。嘗擴絕大之版圖。開極盛之殖民地。雖然。不轉瞬間。銷聲匿影。至今日而昔年之全盛。渺不可復覩矣。讀西班牙葡萄牙今昔之歷史。識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希梭也。拿破侖也。此民族中之豪傑也。讀其傳記。而拉丁人之真面目見焉矣。

條頓民族。居歐羅巴中部以北。英吉利。德意志。荷蘭。丁抹瑞典。那威之人民屬之。此諸國者。其氣候比於拉丁族國較寒。其生物之發育較遲。其物產之種類亦較少。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人民之性情。忍耐刻苦。質朴節儉。不以浮華奢美爲事。孳孳然惟生產是務。故其思想極密。帶數理的性質。與拉丁人之小說的戲曲的絕異。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之宗教。核名實。貴理想。不拘拘於儀式。不屑屑於品物。其教派皆宗婆羅的士坦。即所謂耶穌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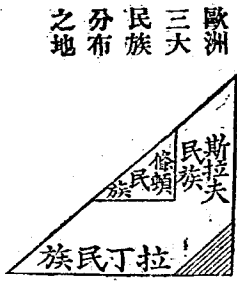
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政治之變動少。革命之事不數數。民皆安其業樂其生。循序以進化。

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製造物品皆日用飲食所必需者。而不貴奢美華飾之物。羅紗也。鐵工器具也。皆此民族所最饒者也。其人善爲他人所崇敬所信用。故互市通商。日增月盛。華盛頓也。威靈頓也。此民族中之豪傑也。讀其傳記。而條頓人之真面目見焉矣。

欲知拉丁條頓兩民族性質之差別。觀其所創造之殖民地新國而可見也。美國也。澳洲也。紐西命也。條頓民族所移住者也。墨西哥也。中美洲諸國也。南美洲諸國也。拉丁民族所移住也。兩兩對照。其得失之林。粲然矣。大抵拉丁民族之殖民政略。貴族派也。條頓民族之殖民政略。平民派也。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政府干涉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人民自治之。拉丁民族之殖民地。重課出入之船舶。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豁免海關之稅則。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每闢一地。必先建禮拜堂。條頓民族每闢一地。必先設會議所。拉丁民族之殖民地。首置酒庫。條頓民族之殖民地。首修道路。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多有貴族巨紳之園林。條頓民族之殖民地。多有僱人移民之田圃。要而論之。則拉丁民族善粉飾其殖民地。條頓民族善利用其殖民地。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以故拉丁民族之殖民地。日以式微。條頓民族之殖民地。日以繁盛。以此察之。其於兩民族消長之原。思過半矣。

斯拉夫民族。居歐洲之東北部。而俄羅斯人實其代表也。其所宅者。茫漠無垠之平原也。故其性質。沈毅而深遠。宏渺而不可測。其職業。以農耕爲主。其教派。以希臘教爲宗。蓋政教混淆。一種不可思議之宗門也。其文學。黯黯然。而有宏

深肅括氣象。要之拉丁民族。歐洲之先鋒也。條頓民族。其中軍也。斯拉夫民族。其後殿也。拉丁民族。其全盛時代在過去。條頓民族。其全盛時代在現在。斯拉夫民族。其全盛時代在將來。質而言之。則拉丁民族之事業。如花然。如劇然。斯亦不足畏也已。條頓民族。商人之性質也。其腦髓所含者算術也。是雖可畏。然猶非其至者也。至於斯拉夫民族。其事業非花非劇。非商非算。幽涼而沈雄。宏遠而強毅。彼拿破侖以五十萬鐵騎壓俄境也。俄人直取其數百年之國都。五六十萬人口之大都會。一炬而摧燒之。以陷法軍於絕地。其經營泰東也。則橫貫萬里不毛之西伯利亞。建一空前絕後之大鐵路。自暹羅小兒之國民視之。幾以為五石之瓠。飽落而無所容。此其氣象何等偉雄。其掌璽何等高遠。斯拉夫民族之事業。此其代表矣。嘻。羅俄斯秦也。其心目中豈復有六國乎。



其宗教之為天主教。其政治上之變化騷動甚多。其製造品之多。酒類粧飾類。皆不問而可知矣。荷蘭。條頓民族之邦國也。則其人情之忍耐節儉。勉於職業。力於實遷。其宗教為耶穌新教。其政治上之變化少。其製造品皆人生必須之物。又不問而可知矣。由是以論將來趨勢。則荷蘭之前途希望多。葡萄牙之前途希望少。其亦可燭照而數計矣。又荷蘭與比利時。壤境相接。面積相等。同為一小國。同在一平坦之方域。而甲則條頓民族。人尚節儉。奉新教。言語文字。皆

學者既知歐洲三大民族之性質。則可因其所在之地。以考地理與人事之關係。如圖。為短角股直角之三角形。(一)南部。即拉丁民族之諸國。(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等)地勢高崇。沼澤少。氣候溫暖。花果豐熟。於天然界。獨占優勝。(二)中部及中部之北方。為條頓民族之諸國。(英吉利。荷蘭。德意志。丁抹。瑞典。挪威等)地勢較南部稍平坦。沼澤多。氣候略寒。於天然界。悉劣於南部一等。(三)東北部。為斯拉夫民族之國。(俄羅斯)地勢扁平。湖沼極多。氣候特寒。於天然界各事。遠在南部中部之下。然後於三部三族所建國之間。編考其宗教政體人情風俗。乃至人民之職業。物產之製造。種種殊異之處。則如網在網。炳若觀火矣。試舉其例。如葡萄牙。拉丁民族之邦國也。則其人情之浮薄輕佻。

宗日耳曼。乙則拉丁民族人情奢靡。其國都布羅士里。Prussia 自號爲小巴黎。奉舊教。言語文字。皆宗法蘭西。蓋其差異也如此。苟知其故。則以觀歐羅巴之人文地理。誠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焉矣。又時或一國之中。異種異族之民相雜居者。亦常各自保持其特別之性格。如瑞士然。其東部爲德意志民族。條頓之所棲。其西部爲法蘭西民族。條頓人與斯拉夫人。條頓人若黃色種人相雜居者。其現象亦復如是。准此推之。則歐洲諸國之國情。皆可洞悉矣。由此觀之。民族性質與其國家之強弱盛衰。其關係之捷於影響也如此。以拉丁人前此之氣蓋一世。而猶不可恃。然則有拉丁民族之所短而無其所長者。更何以自處焉。君子每披瀛海圖。而不禁躍然以驚也。

地理

終

雜文

復劉古愚山長書 丁酉

二三月間。墨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及味經隨錄創建書院摺片機器織布說略諸稿。循誦數四。欽佩千萬。惟於啓超獎飾過當。非所敢受。徒增慚愧。啓超鄉曲陋氓。於一切學問。懵無所習。行年十七。始獲捧手於南海康先生之門。略聞古今治法。及中外變故。而學問既淺。閱歷尤寡。自撫歎然。烏敢語天下事。雖然。嘗聞之南海之言矣。學者所以經世也。學焉而不憂天下。無甯勿學。又曰。天下之事至鉅也。至隨也。苟欲以一人之力振救之。雖大賢不能矣。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廢。而天下之患乃益大。是故雖有綿質陋學。苟率其不忍人之心。則未嘗不可以有補於天下。是用忘其愚固。振臂疾呼。極知無當。惟行其心之所安。竭其力之所能及而已。乃者強學議起。海內志士。頗跂息輻集。謂庶有瘳。既爲言者所沮。綿絃未定。遽以輟散。今殫精竭慮。一載有餘。思復舊業。合大羣。拯大禍。終未克遠。固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世變之莫究也。啓超自交李孟符。得諗先生之言論行事。以謂苟盡天下之書院。得十百賢如先生者以爲之師。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也。人才者。國之所與立也。而師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於講學。講學之道。莫要於得師。書中謂今日顯禍。固在東南。隱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嚮嘗竊竊過計。謂吾西北腹地諸省。風氣閹隔。人才乏絕。恐不足以自立。今獲聞先生之餘論。則矍然起。釋然信。秦之可以不亡也。今日東南諸省。蓋不救矣。沿海膏腴。羣虎競噬。一有兵事。則江浙閩粵。首當其衝。不及五載。悉爲臺灣。割棄倉卒。呼號莫聞。雖有堅銳。祇增盜糧。雖有智勇。束手坐斃。然則居東南而譚富強。其猶過屠大嚼。雖少快意。終不得肉。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莽跡尙罕。地利未闢。澁割稍遲。而礦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以自立。秦中自古帝都。萬一上京有變。則六飛行在。猶將賴之。故秦地若立。東連晉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國一旅之興。必在是矣。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可謂知務。既以集股不易。織造恐致無成。甚矣任事之難也。今欲糾大衆立公司。以興地利。無論何事。想皆不易。就權宜之計。莫如與小農。勸小工。如蘿蔔之糖。葡萄之酒。畜牛製乳。牧羊織毯之類。費本不鉅。盡人可行。及其既盛。獲利亦可無量。又日本每歲手造器物。

銷至美國者。值八千萬。美人畏之。然則機器固爲富國第一義。然必謂舍機器之外。而卽無術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纖極瑣。如草帽邊者。猶且爲出口貨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苟能擇西人喜用之物。與通商口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仿其式樣。擇數類而廣製之。雖手造遲鈍。不猶愈於已乎。勿謂其小。苟用者廣。出者多。何事何物。不足以生利。彼法國有以飼雞爲業。而數年之間。至百萬者矣。故小農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於是。則此間繙譯此類之書。當以次寄上。以備採擇。其舊譯格致彙編西藝知新等。亦多可采。但取與地相適者而仿行之。亦與利中隱有之義也。若地物既漸闕。則轉運一事。實爲通津之大原。河輪馬路二者。苟能舉其一。以達於近江。其所補益。實爲無量。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爲主義。近歲各省學堂之設。所在皆有。其爲法也。以方言爲開宗明義第一事。似得其本也。雖然。欲講學者。莫急於擇師。今之學方言者。以西人爲師乎。則貧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卽或能之。而西人之旅華者。大率傳教之士。不學無術。亦烏足以爲人師也。卽或能之。而言語不通。情意不達。烏在其能傳授也。以華人爲師乎。則今日之號稱通習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譯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艦之通事。如斯而已。於西人之政事學問。非有所知也。夫僅能充繙譯作通事。其猶華人之能作華語。粗識華文者而已。欲講中學。而以能作華語粗識華文之人爲之師。雖五尺之童。猶知其不行也。然則欲講西學。而以能作西語粗識西文之人爲之師。甯非感歎。徒使學者沾染洋習。捐棄大道。六經束閣。論語當薪。其猶壽陵學邯鄲之步。東家效西子之顰。故步盡喪。益形生醜。今日通商口岸之士習。殆類是矣。故啓超謂今日欲興學校。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爲最善。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貫於胸中。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縉蓋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用其所學。學其所用。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變法之始。卽開此院。以故數年之間。人才大成。各用所長。分任庶政。是以強也。中國開學堂數十年。同文方言之館。所在有之。而其爲學也。不出於繙譯通事。是以弱也。啓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尙書。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

以各國近事近政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常有事。今秦中興學。鄙意謂亦宜參用此意。務使中學與西學不分爲二。學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國家隨時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連丁絕續。左袒交迫。淪胥靡日。必使溥海內外。知孔子爲制法之聖。信六經爲經世之書。信受通習。庶幾有救。先生以耆德碩學。悲憫天人。一言提倡。士氣振變。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新學僞經考。四上書記。各呈上數本。此皆先生嚆矢之書。自餘諸學。或撰而未成。或成而未刻。先以數種奉獻。亦畧見一二耳。同門諸子。頗有所撰述。專以經學諸子學。言經世者。秋間或可刻成數種。當以就正。拙撰西學書目表。淺陋已極。既承相愛。亦以奉塵。尙乞教之。南海先生頃游各省。所至講學。欲以開風氣。覺後賢以救天下。去冬遊桂林。開聖學會。祀孔子。譯西書。桂士咸集。殆將大振。秋間將遊湖湘。入巴蜀。來年二三月間。或取道秦晉。以如京師。彼時啓超。或能從遊。當可暢聆教益。今之中國。既如累卵。而東南沿海各省。益復朝不保夕。雖自竭其股肱之力。誠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滄海。倏忽已淪。故竊用憤懣。欲於腹地得二三豪傑。以共指之。尊省振興之事。幸時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誠。力扶危局。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爲也。所懷千萬。苦未盡吐。容俟續陳。

致伍秩庸星使書

丁酉

去臘歸自杭州省。讀留札。謙收懇切。有逾尋常。循誦再三。感悚萬狀。啓超上循公議。下迫賤事。未能從行。區區之情。具詳前覆。想已塵覽。自惟庸陋。靡所取裁。願承過愛。謬采虛譽。屈已相招。待以殊禮。下士之風。昔賢所難。況在今日。雖未克追陪。然銘感之私。靡時或忘。竊聞之仁者贈人以言。薄有所知。敢貢諸左右。以報盛意。惟垂擇焉。美國之立國也。以自保爲主。而不與物競。故交涉繁難之事。較少於他國。惟華工一端。向者諸使臣咸束手焉。今夫美者。萬國之客民所合而成國者也。歐洲人挈族以往者。歲以億萬計。其情形與吾華同。等是客民也。而彼之國會必歧而二之。雖由吾國勢之不振。然亦不能盡爲國勢咎也。乃者與日本定約。約言日本旅華之民。當從最優之國相待。吾亦以是反索諸日本。日人則曰。華民之旅於他國者。非上等人也。非上等人而責吾待以上等之禮。烏可行也。此雖橫逆之言。而吾實無

以難之矣。今夫華工之在美者。其始大率饑寒洊逼。謀生無術。瀕死亡命。迫而他逃。無家室。無產業。未嘗識字。未嘗讀書。未嘗受教化。起居飲食言語舉動。皆有蠻野之風。故美人初年猶有令華工入美籍之請。及其後也。反從而禁之。彼中人士至昌言謂宜圈限華人。勿令與美族雜處。恐其觸陋之俗。傳染全國。嗚呼。吾之所以見輕見虐於他人者。有自來矣。後此往者漸久。漸衆。頗有致厚實蓄田廬長子孫者。而未經教化也。如故。不識字不讀書也。如故。孟子曰。人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以故華工廣集之處。街道湫隘。房屋穢溷。煙賭充斥。械鬪狼籍。名曰貴種。實同土番。夫我既土番矣。而欲人之不土番我。何可得也。故今日欲保華工。必以教華民爲第一義。教之之法有六。

一曰立孔廟。西國之人。各奉一教。則莫不尊事其教主。崇麗其教堂。七日休沐。則咸聚其堂而頂禮。而聽講。雖其教之精粗得失不必論。要之誘勸曉掖。涵濡漸摩。使人去暴就良。去詐就忠。其法至善。今中國之人。號稱奉聖教。而農工商賈。終身未登夫子廟堂。不知聖教爲何物。故西人謂我爲半教之國。良不誣也。今宜倡義勸捐。凡華市繁盛之地。皆設建孔廟。立主陳器。使華工每值西人禮拜日。咸詣堂瞻仰拜謁。並聽講。聖經大義。然後安息。則觀感有資。薰陶自易。民日遷善而不知。自西人觀此威儀。沾此教澤。亦當肅然起敬。無敢相慢矣。

二曰興書院。夫旅居既久。漸有子弟。無師可就。無書可讀。幼而失教。長而洋傭。謬種流傳。永難自立。今宜就各市鎮。創立書院義學。由中土聘良師爲教習。而兼請西人以課西學。授西文。昔王文成在軍中。自編俗語歌訣。口授軍士。以作其敵愾之氣。近曾文正亦用其法。以授前敵。及圍城中人。此教鄉曲粗人。莫善之良法也。書院既立。則宜令各教習。編定此種書。專發明振興中國。保全種族之義。及工作商業等理。皆編成俗語。以授之。人手一編。口碑載道。自強之效。油然而生矣。彼中各邑。向有會館。而規條未善。所延董事。率皆不學無術。誠能因其舊貫。改作書院。擬定課程。獎勸後進。毫不費力。而補益良大。西國最重文學。荷華人旅彼者。彬彬秩秩。說禮敦詩。惟彼西人。敢侮予哉。

三曰設報館。報館之開風氣。裨國政。夫人而知之矣。西國無地不有。無人不閱。以報館之多寡。視國勢之強弱。今旅美華工。林總日加。而報館無一焉。無惑乎吾民之闕於商理。而昧於敵情也。今官設一華文報館。仿西國婦孺報之例。專用俗語。普勸華民以講求工藝。改革陋俗。集大公司。與大商務。乃心故國。共禦外侮等義。又西國西文各報。詆諆中國。

無所不至。言過其實。發誠聽聞。故西人聞其說者。輕我愈至。而虐我益甚。若能在彼中設一西文報。辨其同誣。昌言中國教化之善。及其可以振興之道。俾知吾國之尙有人在。則亦弭患無形之一術也。

四曰擴善堂。善堂之意。防自周官。相賜相救。謂之任卹。近泰西諸國。善舉滋多。吾粵好善。此風亦盛。省城之廣濟醫院。廣仁善堂。愛育善堂。香港之東華醫院。澳門之鏡湖醫院。常款或至數十萬。首事諸人。多爲衆信漸至一鄉議院之基。堂中宣講。聖諭。印刷善書。救荒恤貧。訓嬰治病。教養兼行。爲益良大。港澳兩院。至能漸收華民自治之權。效可睹矣。聞美國各埠。近亦有此。宜因其舊址。普加勸厲。益求擴充。增定條規。自由保護。選有志之士。以爲講生。刻有用之籍。以當善書。聞彼中娼妓極盛。受虐極苦。每有西人見而不忍。取攜以去。又鴉片盛行。爲人厭惡。凡此陋習。皆山善堂設會禁止。我既自愛。人亦無辭。與可與之利。復已失之權。事屬善舉。則西人不至相疑。局旣漸成。則華民得以自保。非細故也。

五曰聯公會。外洋華民多設私會。各立名號。其類非一。不達時務者。指爲亂黨。竊竊憂之。而無可如何。其迂者乃多方設法。思所以散之。不知國之所以立者。恃民情之固結而已。東西洋諸強國。無一國不有黨。無一人不入會。未聞有以爲病者。豈不以固結之道。莫善於此哉。以故黨會愈多者。其國愈強。俄英法美。其較然也。中國此義未明。尙當思所以提倡之。况彼華工轉徙異域。其彼之立名目。以相號召者。大率爲自相保護。冀免憑陵。或激念國恥。誓衆圖報。用心至苦。陳義甚高。亦人心不死。天運未改之符驗矣。今宜因此機緣。益加獎厲。愚者導之使智。散者合之使聚。毋挫其氣。毋渙其心。激以大義。約以法程。樹海外之干城。助中原之犄角。他日有事。必有大收其用者。

六曰勸工藝。中國有遠過於西人者。一事曰華工耐勞而索價少。西工惰作而索價昂。此今日華工見逐之由。而實他日吾華人所藉以制彼族之死命者也。以華人之聰明智慧。加以工價之賤。操作之勤。苟能學習西法。深知其意。自行設廠置機。製造百物。雖盡五洲工藝之利權。而奪之不難矣。華人之旅美者。實身爲奴。十居其九。間有自主經商者。大都販運故鄉衣物。以供儲保之所求。罕有集大股。立大公司。牟他人之利者。非力之不逮。殆未有明於商理。達於藝學者。以提倡之也。爲今之計。莫如集股設立工藝學堂。聘西人藝學師爲教習。選華工之子弟聰穎者。以實之。不足則招

粵閩子弟願學者。由總署取憑送赴就學。專習丹青雕刻油漆織作等類手工之事。其各種大機器。需本鉅而成事難者。姑從緩辦。三年之後。即可大成。則別招新班。而使學成者散游於金山紐約等處。或歸中國。以所得新法傳之其人。擇其西人所喜用之物。必需之件。而專製之。十年之間。轉相仿効。彼中食用器物。將皆取給於華工之手。中國欲無富強不可得也。彼區區之日本。其手工製造。用物玩物。售於美國者。歲值銀至八百餘萬。此亦工價賤而操作勤之所致也。況中國之賤且勤。又過於日本乎。凡此數端。皆因勢利導。集事甚易。及夫成就之後。則大之爲一國命脈之所繫。小之亦爲華工生計之所資。至其措辦之方。亦有二要。一曰與工相習而爲所信。與西人相浹而借其力。彼土華工。吾鄉人居十之七八。語言風俗。皆可通曉。其於相習固易矣。執事淹貫西學。又久處香港。爲鄉人所深知。使命一下。海外數百萬黔首。方將翹企踵以望。使推誠布公。提倡大義。則令如流水。草偃風從。何款不集。何事不成。若其稍棘手者。則公使在外國。無自治其民之權。凡百措施。恐受牽掣。不知所陳諸事。與彼地方之公事。一毫無涉。不過助彼政府分其教養客民之勞。非惟無損於彼。且有大益焉。但使與其執政交誼稍洽。從容商辦。豈有執難。美國爲執事昔年遊學之區。彼中賢士大夫。必多舊好。言語相通。不勞繙譯。情意易達。商賂易行。彼中善舉極多。義士林立。或卽延請美國名士。提倡主持。藉其治外之權。革我鋼積之弊。匪直不憂阻闕。雖勸令美廷歲撥常款。爲教養華童之費可也。故此學學數事。責之他人。必不能成。求之執事。必可立致。然則執事此行。乃天不欲絕此億萬生靈之命。而假手以拯之也。執事豈有意乎。今夫美國之苦逐華人。乃出於無賴工氓之所爲耳。其富戶固大不欲也。其政府固引爲慚德也。且有識之士。方且罵焉。嗚焉。議其非也。今日誠得其人。因勢利導。不侵彼中地方有司絲毫之權。而造我國商民無窮之福。亦何憚而不爲哉。方今時事多艱。外侮日亟。朝廷掃除常格。妙選精熟。律法洞悉。外情者。而用執事。執事膺特達之知。受不次之擢。感激知遇。力圖報稱。其聯絡邦交。顧全國體。必有深謀良慮。以慰天下之望。其必不欲循例奉公。碌碌苟且。蹈巧宦之陋習。損海外之聞譽。此固無待於鄙言矣。願區區之愚。以爲美使一職。舍保全華工而外。無他事可辦。華工一事。合前陳數端辦法。無他策可圖。執事而不思報國。不思立名。則已。苟其思之。則惟此一舉。可以建不朽之業。與大局之利。雪前此之國恥。作海內之民氣。三年之內。美境華工。將戴執事如父母。十年之後。海內人士。將服執事如神。

明。此真豪傑立功名之時也。啓超學識既闊。閱歷更少。於天下大事。豈有所知。既承雅愛。待以國士。頗歎數日夜之力。圖所以報命者。竊謂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有大利而無小害。有百易而無一難。其試辦條理。頗經熟思。限於尺素。未能具陳。若蒙採擇。更當臚舉。伏惟裁察。

上粵督李傅相書 庚子

合肥相國年伯大人閣下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並教以研清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遺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啓超也。毋亦發於愛才之盛心。以爲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啓超自願愚陋。固不足以當我公之期許。雖然。公之所以待啓超者。不可謂不厚。所以愛啓超者。不可謂不深。每一念及。無以爲報。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仁者贈人以言。公之所以留啓超者在是。啓超所欲還以報公者亦卽在是。故敢竭盡其愚。惟垂採焉。竊以今日國勢之危蹙。朝局之糜爛。雖五尺童子。猶識隱憂。明如我公。豈其闕之若斯者。本無待啓超之詞費也。然啓超竊觀公之所以自處。一若於地球之大勢。舉國之民情。尙有未了了者。請爲公姑述其一二。自甲午以來。割臺灣。割遼東。訂中俄密約。助西伯利亞鐵路之速成。割廣西甌脫之土司。割膠州。割旅順。大連。割威海。割九龍。割廣州灣。與俄國定東三省不讓與他人之約。與德國定山東不讓與他人之約。與英國定長江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法國定兩廣雲南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日本定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若此者皆公在北洋及總署時經手事件。而舉國之人所疾首而痛心者也。凡此皆不能盡指爲公之罪。亦未必盡出於公之意。而嬰之自經此諸役以後。中國已非復中國人之中國。則萬目所共見。而百口所不能辯也。譬我有宅於此。甲乙丙數隊大盜。入其堂與。點驗其財物。曰某室之物。甲所有也。某院之物。乙所有也。某堂之物。丙所有也。又從而毀其垣。又從而踞其戶。若是。則此宅尙得謂爲我之有乎。彼之不卽持去者。特需時耳。所需者何。則所謂投骨於地。羣犬必爭。兩虎相鬥。必

有一弊。泰西諸國。數十年來。汲汲於增修軍備。日日以彼此兵力。互相比較。使常足相敵而不肯少讓。而以近時鎗砲之進步。交戰一剎那間。可以流血漂杵。故各相憚而莫敢爲天下先也。中國所以得延殘喘於此五年間者。皆以此故。然而有虎狼之俄。拊我背而扼我吭。及西伯利鐵路之既成。必無從向走。無常而乞餘命。不待智者。固已知之。然使僅如此。猶冀其禍之可以在數年後也。然地球大勢之所逼。固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以藪爾之杜蘭斯哇。乃使持盈保泰。不輕用兵之英國。忽焉張旗鼓以向之。不寧惟是。英人一敗再敗。而至於彈獅子搏兔之全力。傾舉國之兵。不足而悉索之於屬地。借助之於友邦。不寧惟是。杜國以種族之關係也。而德人助之。以利害之關係也。而法人助之。於是飛天之火星。遂不得不超撒哈拉沙漠。渡地中海而撩亂於歐洲。啓超竊疑此書達於公之目的時。英德法哀的美敦書之電報。亦隨而至。未可定矣。因德法而及俄。因英而及美。日此又人人所同見者也。果爾則今十九世紀之末年。將盈地球中皆硝煙彈雨。嗚呼。實千五百兆人。人人股慄之時代哉。我中國人生長於螺殼之中。不知有天地間事。此等局勢。非所聞也。卽或聞之。亦以爲鄉鄰有鬥。於己無關。或且謂強敵相殘。是我之福。殊不知今日之問題。不在西歐而在東亞。今日之戰場。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而所謂飛天火星者。曾不轉瞬間。已紛紛已集於我屋梁。我牖戶而莫能救也。昔之所以暫緩瓜分者。慮相爭而憚用兵耳。今兵氣一動。我輩處衆矢共的之地。而欲免其難。譬之猶放羣羊於藪澤。而望已發威之虎。憐而活之也。以啓超論之。中國之存亡死活。卽在歐洲列強酣戰之時。列強兵事始末之日。卽中國生命定奪之日。此語在他人或不之信。以我公之洞識時務。幕府多才。試一審思討論。當亦謂其無以易也。外禍之逼。既已如此。當其境者。宜如何戰兢惕勵。上下一心。國民一體。合全國之人才。修一國之整備。乃今也。內顧朝局。則何如。皇上在位二十餘年。薄海愛戴。變法三月。百度維新。掃千年之積弊。爲萬國所欽誦。曾有何罪。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國家多難。賴有長君。廢此英絕世之聖主。而舉彼九歲乳臭不解漢語之溥儀。以爲傀儡。嗟彼梟獍。是何肺腸。今雖未敢易位。但言立儲。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啓超筆下所欲言。未必非公心中所欲言。固不必更爲是贅陳也。卽果云立儲矣。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言及太子二字。儲貳金鑑一書。舉朝內外表裏諸公。豈未嘗一寓目耶。而所謂大阿哥溥儀者。從何而來。祖宗之法不可變。此狐羣狗黨所以罪我黨人也。不知大阿哥溥

備之僞諭。爲守 祖宗之法乎。爲變 祖宗之法乎。從古亡國。皆有成例。今慮其取亡之具之未足也。而刻意摹倣之。必求其酷肖齊備而後已。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啓超誠不解持此事之人。與大清十代二百餘年之 祖宗有何冤業。與我十八行省四百兆人有何仇讐。乃敢於冒天下之不韙。而忍於下無賴之毒手也。彼輩以百千萬億之怨毒。集於康南海之一身。與其黨人。夫以二十餘年 仁慈智勇之 皇上。且若是矣。康南海何有焉。其黨人更何有焉。以全國之力而與一匹夫爲難。不足。則又賄託萬國。欲借全地球百數十政府之力以濟之。何求不得。何欲不成。勝之不武。不勝則不止爲笑笑。啓超以爲不殺南海。則天下僅二南海耳。殺二南海。吾恐天下之南海。將千百出而未有已。雖欲殺之。又可盡乎。卽如啓超固不才也。曾不足以勞彼輩全力之願盼。然竊自忖度。啓超若死於彼輩之手。彼死我者未必能高枕而臥也。譚復生之言曰。魂營爲厲。以助殺賊。所謂魂者何物哉。卽百千萬億繼起者之怒氣與其熱力而已。今且勿論此事。竊聞自去歲以來。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 聖安及歸政之事。聯名以萬數千計。不知彼輩之視此商民。爲義民乎。爲莠民乎。夫此商民者。餬口四方。子身萬里。其與國家官吏之關係。旣已絕少。雖南冠之未改。已漢臘之幾忘。乃其於 今上。不知何故。愛之慕之。如赤子之戀慈母。此豈非直道在人。而天性同具者耶。聞 公之簡爲商務大臣也。實爲勸諭此事。果爾。則 公持節所及。欲作何語。此誠啓超所急欲聞也。公之所受於彼輩者。豈不曰兩宮和好。勿聽人煽惑之言云爾。啓超請 公捫心自思。 皇上一年以來在瀛臺作何狀。請 公拭目一視。立儲之僞上諭爲何語。而兩宮和好之言。願忍出諸口耶。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天下之人。豈皆師曠醜態也。若所謂聽人煽惑者何人哉。則必以康南海及啓超爲罪魁矣。夫一年以來。南海在加拿大。啓超在日本。足跡未嘗一至他地。 公所知也。而美屬數十埠。南洋數十埠。乃至澳洲暹羅。散布全球。風馬牛不相及。雖欲煽惑。曷從而煽惑之。彼輩必曰。我等以信函文字爲煽惑之具也。啓超若辨信函文字之有無。雖累千言。彼等固不之信。藉曰果有之矣。而彼輩不嘗日日有僞上諭。處處有告示。以與吾輩相抵制乎。而何以政府之上諭。官吏之告示。曾不足以敵一逐臣片紙之信函。豈我輩之文字有魔術耶。彼輩若一念此。可以瞿然自省矣。又頃者聞海外各埠。相率立保

皇會。而所至公使領事。出示禁之。曰。是康有爲輩所立也。曰。爾小民皆有家屬。宜自念之。勿聽煽動也。啓超從報紙中。略見其告示之一二。而不禁色然而驚也。夫。皇上豈康南海一人之。皇上哉。康南海之愛戴。皇上固也。然不能禁康南海之外。不使更有一人愛戴。皇上也。彼輩日日有欲死。皇上之心。而欲使普天率土之人。盡同於彼之所欲。是何異螻蛄嗜糞。而欲強天下物類。盡投身於罔。也。夫保。皇會而可禁也。則立廢皇會者。必常賜級。而立弑皇會者。必常封侯矣。昔京師士夫立保國會。彼輩則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海外商民立保。皇會。則彼輩亦將曰。保皇上不保太后。深文羅織。何患無辭。夫使大清而果與中國一體也。則保中國即所以保大清。使太后而果與。皇上。一心也。則保。皇上即所以保太后。而彼輩必斷斷然別大清於中國。別太后於。皇上。吾不知其何解也。已先自分別。而欲人之不分別之。曾亦思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固有絲毫不能假借者耶。沈仲堂請誅三凶摺云。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嗚呼。啓超觀彼輩。覩然食。皇上之祿。服。皇上之官。而敢於明目張胆。悖倫逆理。出告示以禁保。皇。而欺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不止剛毅一人也。至於小民各有家屬。各自愛之。夫何待言。小民惟知。皇上之可以保我家屬也。故愛戴。皇上。其保。皇之心。即從其保家屬之心而發生。非有二物也。夫九龍廣州灣。豈非小民維桑與梓之地耶。今者祠堂被燬矣。墳墓被掘矣。鄉村被炸矣。財產被奪矣。妻子被淫矣。苛政之猛。猛於虎矣。人命之賤。賤於蟻矣。家也何在。屬也何在。長官如愛我家屬也。則宜爲我保之。彼已割者。不可追矣。其與割爲鄰者。亦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今不爲曲突徙薪之計。後必有贖膺無及之憂。不知爲民父母者。何以待之。乃前日代民賣地之人。即爲今日禁民設會之人。而今日禁民設會之人。他日又將爲代民賣地之人。無怪乎民之皇惑而嘖有煩言也。且彼輩之矜矜然以家屬爲言者。豈不以此爲脅制之具。而欲借以奪人民忠君愛國之誠心哉。古訓有之。罪人不孥。今日地球萬國。苟非三等野蠻。不入人類之政府。從未有二人得罪。牽及他人者。即使果有罪矣。其於家風。尚不能有毫之關涉。若民人之忠愛。皇上。思各盡其力。以助君國者。則按之大清律例。果犯何罪乎。雖以問諸出告示之人。當亦無以應也。然彼輩猶以此爲言者。以爲人心之易欺。而官威之足恃云耳。不知商民久歷外洋。其受他族凌辱。蓄怨憤憤也。已極。故其望中國維新自強。速蘇困阨之心。如滿爐熱火。勃勃不可壓制。又習見外國之所以能維新者。無不由

民間愛國之士。合大羣經大險而後能成。其敬而慕之也非一日矣。萬口一聲。萬目一的。萬衆一心。萬心一力。夫豈區區無理取鬧之官威所能恐嚇。以啓超所聞。海外五百萬人。其瀝血誠以傾心於 皇上者。十而七八。若欲問其家屬也。以家八口計之。亦常有二千萬人。閩粵兩省之人。當選問者過半矣。不知彼輩何以處之。方今外患然眉。伏莽滿地。雖設盡方法。固結民心。猶懼不濟。而猶復從而騷擾之。逼迫之。驅而納之於冤霜憤泉之間。古語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彼其人之倡入此會者。必有百折不回之心。置利害禍福於度外。雖質太。固不能阻劉季之雄心。雖脅徐母。固不能陷元直於不義。而爲官吏者。猶復搏而躍之。激而行之。此伍子胥所以撻平王之墓也。嗚呼。彼榮剛諸逆賊。不足道。彼碌碌之官吏。不足道。雖然。啓超竊嘗爲我 公計矣。公雖爲西后所眷。然歷 皇上非公之意也。而榮剛諸逆賊。又忌 公之望。而與 公不相容者也。公憚於炙手可熱之權威。不得不奉行逆命。啓超亦諒 公之苦心。而不爲怪。然嘗聞呂新吾之言曰。可殺可生。不當爲人作荊卿。公試一自思。卽盡其全力爲若曹作荊卿。於 公何利焉。公位極人臣。名滿天下。今行年且七十餘矣。孺孺老翁。復何所求。今以末路晚節。乃更欲屈身於逆賊所擁立。九歲乳臭。不識漢語。孺嬰之偽朝。且從而爲之效死力。竊計 公他日之位置。不幸則爲李斯之輶殺。爲曹爽之族誅。幸則如孔光之爲莽三公。王祥之作晉太傅。而於 公究何利焉。李固與胡廣。趙戒書曰。公等受主厚祿。頽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啓超竊願 公三復此言。而思所以自處也。抑啓超所欲言。猶有進於此者。公固以識洋務聞於天下者也。公試一讀西史。豈不聞今日十九世紀。爲民權之世界乎。彼美與法。不待言矣。若英。若德。若奧。若意。若日本。皆以民權而強者也。惟仲民權。故君主之位。益以尊榮。是以有國者而欲固其位。則莫如仲民權。有官者而欲保其祿。則莫如仲民權。彼民非必樂於爭權也。而無如處今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非藉民權無以保國權。國權一失。而國民之身家性命。隨之而亡。泰西各國民之爭權也。皆所以自保其身家性命也。而中國愛時之君子。所以汲汲然以此義相提倡者。誠有鑒於今日天下之大勢。而知其不可以已也。故倡民權之人。其心地最純潔。而必無一毫利己之私心存乎其間。其所求者。惟在伸權。權一伸。而迅雷烈風之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矣。若君相者。如遇民之爭權也。其所以善待之者。惟有一法。曰。內而伸之而已。英國與日本是也。今者英皇日本皇之安富尊榮。世界莫

與京也。而冥頑不靈者。從而壓制之。夫民之爲物。豈可壓制者耶。不觀於水乎。愈壅之則其決也愈甚。俄皇所以三代見弑於希。尼黨。法王路易第十六所以暴屍於市場。皆壓制民權之前車也。彼美國與法國。苟非壓制之已極。而至於萬無可伸。何至經八年之血戰。創從古未有之大革命。而變爲民主政體乎。合英日與美法前事觀之。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爲民上者宜何擇焉。凡此所言。皆近百年來之事實。而世界得失之林。最彰明較著者也。公號稱識洋務。宜能知之。若猶不信。請以啓超之所舉者。質諸幕府之西人。當必謂其非誕言也。今地球大勢之所逼。使我中國民權之機。不得不動。月暈知風。礎潤知雨。數年來之消息。有識者皆能知之矣。此後其機之動。日烈一日。有盛無衰。有進無退。此又歐洲諸國已然之成例也。而今日執國權者。猶奮於大勢。闇於利害。欲壓而激之。不知愈壓之則其爆發也愈烈。愈激之則其逆行也愈急。是猶慮病者之不速死。而復從而鳩之也。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時勢。欲逆時勢而行。如以卵投石。立見摧碎。如仰天自唾。徒汚其面。民權者。今日全地球時勢所驅迫而起也。昔張香濤著勸學篇。內有一篇名曰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爲灰塵。天下人猶將掩鼻。張氏模稜賤儒。不足道矣。至於我公。則豈宜闇之。公若尙不悟。而欲以壓制爲得計。豈不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口且然。而況於防其心。防其氣者耶。公辦之愈力。則愈益爲叢歐爵。爲淵歐魚。不徒促二百餘年國祚之傾覆。恐公之玉體。亦不免再見日本議和時之橫禍也。啓超之爲此言。固非以危詞聳聽者。蓋此理此勢。全地球之人皆能道之。非啓超一人之私言而已。知公之必不我信。雖然。因公之相愛。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若啓超者。則萬里亡人。瀕於九死。毫無勢力。固不待言。中原之事。豈敢過問。凡所云云。固非欲恐嚇我公。以求自免。何也。啓超之獲罪於逆賊。固知非筆舌恐嚇所能稍寬也。若公之所囑。使其鞏精西學。以待他日之用云云。啓超雖已感之。而亦有不能解者。何也。啓超學成之時。國家雖或有用我之心。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若啓超自爲計。既爲四萬萬人之一人。卽中國絕我。我固不忍絕中國。然則今日亦有報效國家之方法乎。曰有。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權之公理。順地球之大勢。以導我四萬萬同胞。使進於文明。以爲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卽啓超所以報效國家。亦卽啓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抑又有附陳者。公今度之督粵。朝旨所在。雖非通臣所敢言。然粵中承前督腴削頽弛之極敝。而公繼之。赫赫具瞻。粵民之所以責望

於公者不一而足。公之所知也。竊讀報紙。見幕府所徵集者。類皆聲名狼藉千夫所指之人。此輩平昔之輿論。於未必不有所聞。或者使貪使詐。別有權衡。雖然。僉人勿用。昔賢所誡。開諸道路。頗不免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憂。啓超竊爲公計。公之不理於衆口也。亦已久矣。啓超望公自今一雪之。不願公之從而附益之也。然以天下大計比較之。則粵事又其小焉者也。放飯流豕。而問無齒決。此區區者更何足嘖嘖乎。姑一言之待。公抉擇而已。啓超以負罪亡人。本常引嫌自遠。但以公既殷勤垂愛。不可無以爲報。可與言而不言。非所以待公也。而此書所言。又知其必不爲公累。故除郵寄鈞覽之外。更布之於各報館。幸勿爲怪。熱血在腔。隨筆岔湧。恐貴人事忙。不能看冗長文字。故略陳一二。不盡所言。

上鄂督張制軍書 庚子

南皮尙書閣下。嗚呼。往事已矣。閣下今日避啓超若將浼已。從前之交誼。既已盡絕。非惟閣下絕啓超。抑啓超亦絕閣下也。雖然交難絕。然尙有不能盡絕者存。則以中國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居之國。皇上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戴之皇。坐是之故。啓超與閣下私情雖絕。而公義未絕。故今者於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之際。不能不更以公義之言。進於閣下。閣下雖惡之嫉之畏之避之。願請始讀終篇而一自省焉。去臘二十四日之僞詔。閣下曾見之否耶。此詔之爲廢立。天下人皆知之。皆痛之。又不惟中國之同胞而已。卽西人東人亦莫不皆知之。皆痛之。閣下既依附逆謀。必有飾詞以處此。曰是建嗣也。非廢立也。云爾。夫此事之始末底蘊。彰明較著。人人共見。本不待辯而明者也。雖然。閣下咬文嚼字之人也。與閣下論大義。閣下必復出其俗吏舞文之手段。以巧爲彌縫。今請仍咬文嚼字。爲閣下一言。光緒五年閏三月。廷旨以吳可讀死諫一疏交議。有一摺洋洋千餘言。陳說吳氏所未及。慮有三事。非閣下之手筆耶。啓超猶記其第一事。謂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達儲。我朝列聖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知建儲之有背祖訓矣。又知預定嗣子之卽爲建儲矣。若今次溥儀之立。非所謂已定大寶之傳者耶。非所謂將類建儲者耶。非所謂自違家法者耶。何閣下昔

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二事謂前代儲貳。讒構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跡。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謂早定嗣子。易生嫌疑矣。夫以皇上親生之子。有承繼之形跡。猶易生嫌。而況於橫自外來之溥儀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三事謂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爲宗社計也。此時早定。豈不太驟云云。是當時閣下之意。以爲皇上雖生有皇子。但使皇上一日生存。則一日不必定繼統。若定之則太驟也。夫皇上卽生有皇子而早定之。尚且謂爲太驟。豈未有皇子而別定之。獨非太驟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閣下摺中又有云。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此四語不啻爲今日言之矣。去臘僞詔未數語云。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嗣云云。閣下最精訓詁之學。試問皇嗣與皇太子之名義。有何分別。以此爲彌縫掩飾。又不徒狙公之朝三暮四而已。而閣下前者殷憂之言。今豈其遂忘之。閣下摺中又有云。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介介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啓超每讀此數語。未嘗不歎其片言居要。善於陳詞。乃去臘僞詔。託名於預定承繼之人以慰太后。藉口於早標嗣子之目以安穆宗。而閣下顧啖若寒蟬。未聞一伸前說。何其無記性歟。抑無血性也。凡以上所錄。皆閣下摺中原文。未有一字增減。啓超竊以爲卽以此摺上之於今日。雖不能收格心之效。仍不先爲正名之言。何意前後歷二十年。閣下位已尊矣。名已高矣。遂乃一口兩舌。食言而肥。前日能慮吳柳堂之所未及慮。今日可慮之事。視前此加十百倍。而忽然安之。又從而暗助之。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更有何顏以自讀光緒五年之奏議也。雖然。居今日而論建儲之是非可否。正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次之變。實爲廢立而非建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卽以閣下之無恥。但使清夜捫心自問。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惟是驟然以不諫廢立之罪罪閣下。而閣下之口必不服。故卽如閣下之意。謂不過建儲而已。而閣下之不諫建儲。其罪已不容於死。嗚呼。閣下其無謂天下人之易欺。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李子堅與胡廣趙戒一書。願閣下日三復之也。至啓超此次移書之意。又非故爲嬉笑怒罵。以快洩其積憤云爾。今日中國之命脈繫於皇上。而皇上之生命懸於北廷諸逆之手。諸逆之與皇上不兩立也久矣。前年之變。得劉峴帥十二字之電奏。而皇

上之命得延一年。去臘之變。得經蓮珊及海內外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至於今日。願皇上一日不去。則諸逆之眼中釘一日不拔。勢成騎虎。豈肯罷休。今者峴帥已去任矣。蓮珊已被逮矣。逆賊心目中已無疆臣。已無輿論。自謂橫行天下。誰敢奈何。禪讓之詔不出於期年。鼎湖之痛。卽在於眉睫。閣下如自外覆載。甘心從賊。屈膝於孺嬰之下。乞憐於操莽之朝。夫復何言。若猶有一綫之天良。眷念神州。頗戀舊土。上畏昊天之視聽。下思良史之褒貶。則亡羊補牢。今猶可及。日暮途遠。更不容遲。若能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側之惡。奉太后。願養耄年。輔皇上復行新政。策之上者也。如是則閣下之威名。當輝於五洲。亘於萬古。卽不爾而遠之。追念光緒五年之初心。近之效法劉制軍。岑廉訪。經太守之愚忠。以一紙之封事。謝天下之貴望。身既膺兼折之感。言卽有九鼎之重。亦可以寒賊膽於萬一。拯君難於須臾。策之次者也。雖然。啓超雖言之。而有以知閣下之必不能行也。知閣下之必不能行而猶不自己於言。正以公義之不可以絕也。閣下之所以必不能行者何也。亦曰全軀而已。保位而已。然以啓超計之。閣下視然。泯然。蕭然。爲妾婦之容。以媚逆賊。而所謂全軀保位之道。遂果得乎。彼逆賊者。遂能撫閣下如螟蛉。蔡閣下如犬馬乎。啓超竊意其終未必然也。側聞去臘今春。曾兩次電召電下而又中止。此何爲乎。臺官交章彈劾。特派欽差查辦。此何爲乎。怒擲報效之七千兩。嚴旨申飭。詞意俱厲。電報瑣費。斷斷然與閣下計較。此何爲乎。閣下奴顏婢膝。以向諸逆。諸逆豈能推心置腹。以待閣下。况戾太子之嫌疑。近方在閣下之肘腋。聞諸道路。頗有謂閣下實授意假託。將藉之以行大事者。而日本鄂生之言。述閣下隱寓深意。尤有不可聽聞之語。啓超固信閣下之必無是事。無是心也。非以閣下之忠而信之也。白衣秀士王倫。豈能占梁山泊一席之地。是以知閣下之必非其人也。雖然。彼諸逆之視閣下。實儼如一敵國。閣下今日之地位。如以獵人而向羣虎膜拜。其幸能免乎。其終不能免乎。閣下固無自主之權也。欲歸新黨。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欲附賊黨。而賊黨亦不願有此贅瘤。卒至進退失據。身敗名裂。後世諺爲至愚。千載指爲奸佞。翻雲覆雨。究何益乎。居恒讀史。至胡廣孔光馮道故事。孰不憐而笑之。嗚呼。其無使後人而復笑後人也。啓超萬里投荒。一生九死。頭顱聲價。過於項羽。俯仰千古。亦足自豪。鉅廈滿地。日日可死。雖然。但使一日立於天地之間。則一日不能忘中國忘皇上。西風殘照。漢家之陵闕已非。石爛海枯。精衛之冤誠難改。蹈跡東海。昔昔猶夢長安。移文北山。字字不容假借。不辭著口。更

漬清塵。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知罪矣。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庚子

著者自戊戌政變後。養晦東瀛。一年有餘。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屬金山大埠華人致電。敦請往美。遂於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經檀香山。擬小住一月。即便前往。總署聞之。驚惶失措。遂移檄駐美使臣伍廷芳。令其阻止登岸。且謂梁某昔經該使臣奏調出洋。且屬同鄉同縣。若該使臣不竭力阻止。則是有意招致。該使臣不能辭其咎。等語。伍使商諸美外部。未能得許。伍寢食不安。無所爲計。乃會集中事會館紳董之守舊者。請其致書檀島。力勸勿往。大意謂官吏懸賞賄刺。無賴小民。及貧利洋人。既已預備藥彈七首以待。切宜自愛。勿投身險地云云。著者得書後。即復此書。

中華會館諸鄉台均鑒。奉讀 賜翰。具見殷勤相愛之盛心。銘感無已。弟自去年十一月。自日本首途。本擬在檀島小住月餘。於上元前後。便到大埠。奈爲疫症所阻。至今滯滯。未能前來。方用歉仄。乃承手教。勗以自愛。勸其他行。弟捧誦之餘。亦未嘗不且感激而且躊躇也。獨念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強爲。苟其死也。雖安坐廣廈之中。餽之以參苓。擁之以近侍。終無可逃。苟其不死也。則如從軍者。擲身於硝煙彈雨之間。航海者。賭命於鯨濤鼉浪之窟。其不死自若也。且無遠者。即如弟之一身。當前年八月之變。雖有十頭顱。亦不足斫矣。然而至今猶儼然生於人世間者。豈非未獲死所。而造化小兒未許我以暇逸耶。人生只一死耳。從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死而復死者。死何足畏。弟如畏死。則何難辦阿闍訶。婢膝奴顏。以求自身之安樂於名場宦海之間。自願才力。度未必出現時官吏之下。而弟不願如此者。以良心難昧。而血性不能盡無耳。方今瓜分之禍。懸於眉睫。家鄉故土。已屬他人。舉國同胞。將成左衽。向小朝廷求生活。實覺無顏。且君辱臣死。古之常經也。今者 聖主被幽。操莽弄柄。篡弑之局。千古一轍。雖五尺童子。猶能知之。袞袞諸公。豈猶膏焉。使李鴻章伍廷芳。清夜捫心自問。豈不知所謂上諭者。非出 皇上之口。豈不知所謂大阿哥溥儀者。不過賊臣所借以傀儡。豈不知新黨盡戮。皇上隨之而弑。豈不知 皇上既弑。中國隨之而亡。而彼顧覲然覲然。奉

僞詔若神明。仇新黨如蛇蝎者。不過欲媚呂雉武嬰曹操司馬懿。以保其目前之祿位而已。不知國且不保。位於何存。種將爲奴。祿更何有。即使劇秦美新。獻符命於新朝。朝晉暮唐。爲五代之元老。然而大厦一傾。冰山安在。覆巢之下。完卵難期。諸公之所以自爲計者。似巧而實拙。似智而實愚也。況內地人心。積憤已極。朱虛敬業。既藏器以待時。勝廣黃巢。亦揭竿而蠢動。彼輩猶復揆豪傑之公憤。行野蠻之劣謀。吾恐其不惟受天下之唾罵。而首領亦將不自保也。雖然。彼輩既立僞朝。自不得不奉逆命。不過苟求自免。諒非出於本懷。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既非賢者。吾何責焉。至於弟則前年八月。已是九死之人。此後餘生。皆 聖主之所賜。自今以往。爲 君父而捐軀。爲國民而流血。固所願也。既畏死則不任事。既任事則不畏死。礮彈何物。炸藥何物。豈足以阻大丈夫前進不退之心耶。北京廣東。尚且敢往。而何有於金山。天心未去。帝黨多才。內外諸豪。星羅棋布。其智能勇略。過弟百倍者。不可勝數。若弟者。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折此頭顱血肉。以激動天下豪傑之公憤。以爲中國文明之引綫。弟之榮幸。何以加焉。諸君子拳拳見愛。代爲之謀。弟之感銘。有加無已。雖然。弟之初志。固不可渝。謹謝盛心。幸恕方命。頃者檀山疫症。尙未盡息。輪船附客。頗多窒礙。一俟平復。便當適行。到大埠時。更當面謝。抑弟更有瀆陳者。今日中國危亡。迫於旦夕。吾粵錦繡輿墳。尤爲各國所垂涎。九龍廣州灣慘狀。凡有血氣。聞之傷心。古語不云乎。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母謂鄰宅失火。於己無關。須知前車既傾。後軫宜戒。當一年以前。新安遂溪之人。豈知有今日之慘酷耶。使當彼時有告之者曰。汝之地將被割。汝之鄉將被炸。汝之身家將不保。汝之祖宗骸骨將被發掘。汝之妻子將被掠淫。其誰信之。將逐之以箠而唾其面矣。試問我三邑四邑香山惠潮諸地。與九龍廣州灣。相距幾何。再進一步。則禍已臨頭。今者操莽在朝。內訌紛起。惟有力以殘善類。曾無法以拒外夷。除非敵之不來。但有求而必應。念及故鄉。誰敢保其三年無事哉。三年以後。出洋既爲外國。歸去亦是外國。出洋被凌被逐。歸去亦被凌被逐。茫茫大地。竟無吾民託足之區。凡我兄弟。寧能無父母桑梓之念耶。卽不愛 皇 卽不愛國。亦當愛身家。其忍聽呂武操莽爲我寫賣奴契也。弟言及此。知必有逐弟以箠而唾弟之面者。然弟誠不忍我兄弟隨新安遂溪諸縣人之後。徒坐待禍至始覺。而噬臍無及也。伏望 諸君子熟察利害。激厲良心。去逆就順。共保 聖皇。共救國難。共衛身家。實所厚望。匆匆布復。不盡所言。

戒纏足會敘 丙申

眼耳鼻舌手足。受諸天。受諸父母。有一不具。若殘缺者。謂之廢疾。謂之天之僂民。古王之制刑也。爲劓爲刖。將以天僂。人不肖以威天下。仁者猶或譏之。惡其傷天而殘人類也。男女中分。人數之半。受生於天。受愛於父母。匪有異矣。雖然。人類之初起。以力勝者也。力之最懸絕不相敵。而大勢最易分者。莫如男女。故男子之強悍者。相率而倡扶陽抑陰之說。盡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類相待。是故塵塵五洲。蕻蕻萬古。賢哲如鱗。政教如海。無一言一事爲女子計。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山前之說。則象之若犬馬。山後之說。則飾之若花鳥。稟此二虐。乃生三刑。非洲印度以石壓首。使成扁形。其刑若黠。歐洲好細腰。其刑若關木。中國纏足。其刑若斷脛。三刑行。而地球之婦女無完人矣。纏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論之。其必起於汙君獨夫。民賤賤丈夫。苟以恣一日之欲。而敢於冒犯千世之不韙。其行事則商受之剖孕。斯涉。其居心則劉鋹之鬥獸戲蛇。以孔教論。所謂作俑。其必無後。以佛法論。所謂地獄。正爲此人。嗟夫。天下事良法每憚於奉行。而謬種每易於相襲。以此殘忍酷烈。輕薄猥賤之事。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擇其婦。夫君以此寵其妻。齟齬未易。已受極刑。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瘍充斥。膿血狼藉。呻吟弗願。悲啼弗恤。哀求弗應。嗥號弗聞。數月之內。杖而不起。一年之內。昇而後行。雖獄吏之尊。無此忍心。卽九世之饑。亦報不至是。願乃以骨肉之愛。天性之親。狗彼俗情。爲此荼毒。嗚呼。可不謂愚人哉。可不謂忍人哉。昔五季兩宋之間。此風益盛。然猶不過教坊樂籍。用以飾狐媚。博纏頭。鞞涎所浸。禍極今日。世胄豪富。競相夸尚。良家清裔。視爲固然。刑戮其所生。而不以爲怪。倡優其門戶。而不以爲恥。匪直不可聞於鄰國。乃眞所謂失其本心。豈人之性惡耶。所習者然耳。且中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學之時也。今不務所以教之。而務所以刑戮之。倡優之。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爲人弱也。吾聞之。春秋之義。以力陵人者。據亂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無是矣。地球今日之運。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惡風漸銷。而天然之公理漸出。非洲印度之壓首。歐洲之細腰。今其地好義之士。各合羣力。思所以

豁去之。殆將變矣。而吾中國滿蒙舊俗。幸未染此。后妃崇貴。同履依然。世祖章皇帝制作之聖人也。順治十七年。特下制書。普諭海隅。痛改積習。其爲法也。其女若婦有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大哉。王言。將救此一方民矣。徒以舊汙太深。奉行不力。沿謬蹈愆。仍數百年。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於是豪傑之士。毅然思所以易之者。雖然。持漢火以入稷園。則澆落而無容。懸隻柱以砥橫流。則力薄而易敗。故斯義雖立。而不變爲難。顧德賴君彌形。陳君默庵。今之人傑也。鑒此魔習。誓救衆生。廣集羣才。力闢宏會。義取易簡。例必謹嚴。昏姻相通。故相攸可無他虞。婦學繼開。則風流將以益廣。振臂一呼。而同志谷應者。已數百戶。嗚呼。豈非人心所同然。天理所可信者邪。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就。海內翕如也。三十年後。吾神明之裔。必有二萬萬人。奉兩君而尸祝之者。世之君子。請懸吾言以俟之。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 丁酉

一此會之設。原爲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卽難以擇婚。故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媾。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

以上立會大意一條

三凡入會人所生子女。不得纏足。

三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此指入會後所生男子而言。若會前年已長大無不纏足。之女可娶。或入會人尙少。擇配不易。相當則不在此例。

四凡入會人所生子女。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

五凡入會者。書其姓名。年歲籍貫。居留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凡未定婚者。皆報名。已定婚者。無庸報名。以備刊登會籍之用。

六凡入會後。所生子女。當隨時陸續報名。以備續刊會籍。

七凡入會報名後。由本館贈勸女學歌一本。以爲入會之據。

以上入會章程五條

八凡會籍以姓分冊。百人爲一冊。每年刊印一次。分致入會之家。九開會之始。由同志各持一籍。勸人入會。謂之草籍。草籍不以姓分冊。歲終將草籍繳至總會。排比族姓。刊定清冊。謂之正籍。

以上會籍章程二條

十本會總會設於上海。暫借時務報館開辦。各省會皆設分會。各州縣市集。就入會人多之處。隨時設小分會。其所在地。陸續登報佈告。

十一各總會分會。隨地皆立主會副主會。以有功德於本會者爲之。或由董事公舉。無定員。主釐訂會例。稽查清冊。若不兼辦女學刻書等事。不受薪水。

十二各總會分會。皆設董事。無定員。主勸人入會。並商賂會例。督辦會辦。皆以同志領之。不受薪水。

十三總會設司事四人。分會設司事二人。小分會設司事一人。主收各號報名單。一排比族姓。刊刷會籍。二將會籍分致入會之家。三並登記捐資人姓名。四刊印每年出入清冊。五算事。酌給薪水。若入會人多其繁冗則隨時設司事

十四本會草籍。以五十人爲一冊。凡有在本會領出草籍。勸人入會滿一冊者。即推爲董事。滿十冊者。即設小分會。十五各會司事。由主會董事擇人而用。

以上開會章程六條

十六本會之設。建會所。請司事。印送會籍。及勸女學歌等事。費頗浩繁。不能不設法仗助。然亦不宜強人捐錢。方准入會。凡入會者。願捐則捐。不拘多少。即少至數百錢亦可。即不捐亦可。

十七此會若推行日廣。則需費益多。入會之時。收捐甚微。仍恐不敷開銷。海內達人。好行其德。務望慷慨見助。以贊厥成。天下幸甚。

十八凡助資一百兩以上者。公推爲主會。十兩以上者。公推爲副主會。凡主會副主會。每年皆將姓氏台銜。彙登報章。

其助資至五百兩以上者。他日在會館中設立木主祀之。千秋俎豆。以誌盛德。
十九本會每年集費若干。開銷若干。皆列清單。附會籍後。分致入會之家。並登報章。以昭大信。
二十本會所收入會。及捐助費。除按年實銷。開列清單外。如有餘費。或設女學校。或設婦孺報館。或設婦嬰醫院。或設
恤養局。皆由臨時酌議。惟他日所有一切利益。惟會中人乃得均霑。
以上經費章程五條

說橙 附甲

西人之言曰。歐洲之地。上徹至肥。下徹至磽。計其中數。每畝歲產之物。值銀四十七兩。而法國沃衍之菜圃。每畝歲產。有值銀至七千五百兩者。嗚呼。何其盛也。西人又言曰。凡地在離赤道二十至三十度之間者。其所出物。與四十至五十度之間者相較。約如六五與三五之比例。吾華是祚之。中國每畝歲產之值。其中數約當得九十兩。吾粵人也。所知者粵中再熟之地。用以藝穀。每年值銀中數。不過六兩有奇耳。西人又言曰。凡上農之治田也。必察其土宜。而慎擇其所植。同一地也。所植之種。為貴為賤。其產值之相懸。乃至如一與一百二十之比例。吾以是驗之。吾縣植物之大宗者。藝穀之外。曰桑。曰菸葉。曰蒲葵。曰柑橘。曰橙。蓋植柑橘之利。三倍於藝穀。植蒲葵之利。五倍於藝穀。植桑之利。十倍於藝穀云。於樂之曰。未得確數。新會之橙。天下之所聞也。老農為余言。植橙之地。凡畝而容百五十株。凡株得橙中數。可二百實。一實重率。在三四兩之間。略五實而為一斤。每株年可得四十斤。每畝年可得六千斤。就橙地市橙。年年中價。每百斤而值九兩。一畝之值。殆五百四十兩有奇云。與藝穀相比。其率蓋若一與九十矣。老農請言植橙之費。吾縣瀕海。凡種植家皆築圍以避潮。圍內為壟。資畜洩焉。此為第一義。其費每畝為二兩四錢。犁地為界。界有小濠。此為第二義。犁地之費。每畝八錢。開濠如之。買樹為第三義。每樹一株。值銀三分六釐。每畝之費。為五兩四錢。吾縣之田。每年中價。二兩四錢而賃一畝。其初植之第一年。田主重征之。率畝而加三兩焉。此為第四義。都其總數。初植之第一年。凡畝而費十四兩八錢。一切備矣。橙五年而實。向言畝值五百四十兩有奇者。六年以後之事也。老農又為余言。田藝穀既久。其土塗

於新樹最不利。而番薯最宜。故第一年必植薯。植薯之利。每年可三兩六錢。新樹畏烈日。自第二年至第五年。必間歲植蔗及瓜豆芋栗之屬。以捍蔽之。植蔗之利。年可二十兩。植瓜豆之利。年可十四兩。其視藝穀所獲。已一倍至二倍矣。園隄內外。樹以雜果木。隄外二排。一蒲葵。二水松。隄內三排。荔枝桃李。相間樹之。壟可以畜魚。濠可以藝禾。橙下餘地。可以植蔬。六年以後。常年經費。賃田之租。每畝二兩四錢。糞田之用。每畝三兩六錢。治田之工。每百畝僅用四人。植用工持少。橙熟。收買。橙用每年中價。人約十二兩。一切取之於園隄濠壟所出之物。恢恢然有餘矣。故植橙百畝者。六年以後。可以不費一錢。而坐收五萬四千兩之利。盡吾縣可耕之地而植橙。歲入可驟增一萬一千萬。瑋國帑矣。余語老農。若朋而手。胼而足。終歲勤動。而惟於歲值六兩之數是藝。舍多就寡。舍逸就勞。抑何償矣。老農語余。縣官歲以橙貢天子。歲十月。差役大索於野。號為貢橙。罄所有乃去。百畝之橙。一日盡之矣。故今日新會之橙。將絕於天下。

傀儡說 己亥

優孟之場。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場。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禮畢育。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嗒嗒焉持而舞之。啾啾焉為之歌。此劇場中最劣下而最醜昧者也。人而傀儡。時曰不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聖主幽靡。國既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后以皇上為傀儡也。西后不過一婦人。所耽者娛樂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動天下之兵。乃借后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願僞詔。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后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后為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喚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斲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收漁人之利。自尋斧柯。為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為傀儡也。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為我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於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於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於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蘆金。握於人手。委員一傀

傀儡也。洋操訓練。握於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廣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潛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尙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於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碩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尙存我國尙存。而豈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隨其腦。官體雖具。衣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嗟乎。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爲他人效死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爲一大傀儡場矣。夫目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於奸賊。國土之傀儡於強隣。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僅僅於鞋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尙得其有人心哉。尙得爲有人心哉。

動物談 巳亥

梁啓超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鼈虫貝蛤。緣之噉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牌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折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於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筴

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駭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一撥振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折。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蝕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梁啓超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雜文
終

遊記

汗漫錄（一名半九十錄）已亥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賤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於崖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乃始遊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爲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爲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爲世界人焉。是豈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鄉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雖然。既生於此國。義固不可不爲國人。既生於世界。義固不可不爲世界人。夫甯可逃耶。甯可避耶。又豈惟無可逃無可避而已。既有責任。則當知之。既知責任。則當行之。爲國人爲世界人。蓋其難哉。夫既難矣。又無可避矣。然則如何。曰學之而已矣。於是去年九月。以國事東渡。居於亞洲。創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遊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球創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遊他洲之始。於是生三十七年矣。乃於今始學爲國人。學爲世界人。曾子曰。任重而道遠。吾今者上於學爲人之途。殆亦如今日欲遊阿美利加。而始發軔於橫濱也。天地悠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敢不懼歟。敢不念歟。昔賢旅行。皆有日記。因效其體。每日所見所聞所行所感。夕則記之。名曰汗漫錄。又名曰半九十錄。以之自證。且貽同志云。其詞蕪。其事雜。日記之體宜然也。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十八日。

西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曆十一月十七日。（以後所記皆用西曆）始發東京。昔人詩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日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吾於日本。真有第二箇故鄉之感。蓋故鄉云者。不必其生長之地爲然耳。生長之地。所以爲故鄉者何。以其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則凡地之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鄉觀也。吾自中日戰事以來。即爲浪遊。

甲午二月如京師。十月歸廣東。乙未二月復如京師。出山海關。丙申二月南下。居上海。十月遊杭州。十二月適武昌。丁酉二月復還上海。十月入長沙。戊戌二月復如京師。八月遂竄於日本。九月初二日到東京。以至於今。凡居東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遊以來。淹滯一地之時日。未有若此之長者也。此四百四十日中。師友弟子眷屬來相見者。前後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尙三十餘人。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隸友誼數十。橫濱諸商同志相親愛者。亦數十人。其少年子弟來及門者以十數。其經手所辦之事。曰清議報。曰高等學校。此外有關係之事尙數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備者亦數端。又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爲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蓋吾之於日本。眞所謂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借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吾友葉湘南。以去年十月東來。今年七月一歸國。十月復來。語余曰。鄉居三月。殆如客中。惟日日念日本。如思家然。湘南且然。況於余哉。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去齊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齊。則三宿而後出晝。亦因其交情之深淺而異耳。吾之遊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滯之誦。固知不免。愛根未斷。我勞如何。是夕大同學校幹事諸君。餞之於校中。高等學校發起人諸君。餞之於千歲樓。席散。與同學諸君作竟夕談於清議報館。

或問曰。子中國人也。作日記而以西曆紀日。毋乃無愛國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設記號。皆所以使人耳。記號之種類不一。如時月日度量衡之類皆是也。乃至於語言文字。亦記號之繁而大者耳。記號既主於使人。則必以畫一爲貴。孔子大同之學。必汲汲於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吾昔有紀年公理一篇論此義。當各人羣未交通之時。各因其習慣而各設記號。此是一定之理。及其既交通之後。則必當畫一之。不然。有十羣於此。則一事物有十記號。有百羣於此。則一事物有百記號。如是恐人類之腦筋。將專用之於記此記號。而猶且不給矣。然則畫一之不可以已。無待言。雖然。此羣彼羣。各尊其所習慣。將一於誰氏乎。曰。是有兩義。一曰強習俗以就學理。以公議比較。其合於公理最簡易者而用之是也。一曰強少人以就多人。因其已行之最廣者而用之是也。既知此義。則無論何羣之人。皆不可無舍己從人之識量。夫然後可引其線以至於大同也。且亦使各羣之人。皆留其有用之腦筋。以施

之它事也。如彼太陽歷者。行之於世界既最廣。按之於學理亦極密。故吾不惜舍己以用之。且吾今所遊者。乃行用西歷之地。吾若每日必對繙中歷。乃錄日記。雖此些少之腦筋。吾亦愛惜之也。抑所謂愛國云者。在實事不在虛文。吾國士大夫之病。惟爭體面。日日盤旋於外形。其國家之實利實權。則盡以予人而不惜。惟於毫無關輕重之形式與記號。則出死力以爭之。是焉得爲愛國矣乎。吾則反是。

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發橫濱。同人途之於江干者數十人。途之於舟中者十餘人。珍重而別。午彼一點。舟遂展輪。二十一日。風浪漸惡。船搖胃翻。偃臥一牀。蜷伏不敢動。經一日大覺其苦。因自思我去年本九死之人。脫虎口者幸耳。若就法場時。其苦較今日何如。即不爾。在繯綫中。坐臥一漆室。與腥蚤爲伍。其苦又較今日何如。乃強起行船面。然遂苦吐。終蜷伏將息之。

是夕嚮晦即睡。沈沈然至明日午飯時乃醒。憤數日前之睡渴也。其夜風大作。船簸蕩如箕。上下以百尺計。然竟不知之。寔不覺其苦也。內觸悟三界惟心之真理。蓋暈船者非船之能暈人。人之自暈也。六祖曰。非風動。非幡動。賢者心自動。因此可以見道。

二十二日。風益惡。濤聲打船。如巨壑雷。浪花如雪山脈。千百起伏。激水達桅杪。船如鑽行海心者然。忽焉窗戶玻璃片爲衝浪擊碎。水噴射入數斗。牀氈衣服書籍俱濕。強起啓篋。易服遷他室。暈蕩不可支。舟人以木板偏護窗外。室中白晝然。電燈者兩日。

嚮晦。船忽停輪。盤旋良久。詢之。則舟中服從一日本人。爲浪所捲落於海也。汨浴於海面者。殆兩刻之久。然遂不能救。聞之。驚惋久之。嗚呼。古人曰。死生有命。諒哉。苟其不死。雖日日投身於硝烟彈雨之中。不死自若也。苟其死也。則何地無巖嶺。何日無虎疫。又豈獨今之一舟子哉。死而可避。則此生存競爭之劇場中。無爾足而立之隙地矣。其以避而不死者。必其未至死期。未得死所者也。然則直多此一避耳。觀於此使人冒險之精神。勃然而生。其明日船員爲死事者。寡孤之金。附者咸有所贈。余亦贈十金。

二十三日。風如故。然既已安之。能飲食行坐。無大苦。因思人之聰明才力。無不從閱歷得來。吾少時最畏乘船。每過數

夫之橫水渡。亦必作嘔。數年以來。奔走燕齊吳越間。每歲航海。必數次。非大風浪。則如陸行矣。此次之風色。爲生平所僅見。然不數日。已習而安之。知習之必可以奪性也。歷觀古今中外許多英雄豪傑。少年皆如常見耳。董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吾因此可以自慙。可以自厲。

二十五日。風稍定。如初開船之日。數日來。偃臥無一事。乃作詩以自遣。余素不能詩。所記誦古人之詩。不及三百首。生平所爲詩。不及五十首。今次忽發異興。兩日內。成十餘首。可謂怪事。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爲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鷓鴣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爲鷓鴣名士。自覺過於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瑰偉則瑰偉矣。其如不類何。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境。語句入詩。有三長。具備者。如東坡之深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之類。真覺可愛。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轅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有今別離四首。及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尙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譯復生。皆善選新語句。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試舉其二。穗卿詩。有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民皇備矣。三重信。人鬼同謀。百姓知等句。每一句皆含一經義。可謂新絕。又有有人雄起瓊瑤海。獸魄蛙魂龍所徒等句。若不知其出典。雖十日思不能索其解。復生贈余詩云。大成大闢大雄氏。據亂昇平及太平。五始當王訖。獲饒三言不識乃雞鳴。天帝網光中現來。去雲孫脚下行。莫共龍蛙爭寸土。從知教主亞洲生。又有眼廉繪影影非實。耳鼓有聲聲已過等句。又虛空以太顯諸仁等句。其言語皆非尋常詩家所有。復生本其能詩者。然三十以後。鄙其前所作爲舊學。晚年屢有所爲。皆用此新體。甚自喜之。然已漸成七字句之語錄。不甚肖詩矣。吾既不能爲詩。則

年見穗卿復生之作。輒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記有一首云。塵塵萬法吾誰適。生也無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戰起龍蛇。秦新殺翳應陽厄。彼保與亡識軌差。我夢天門受天語。玄黃血海見三蛙。嘗有乞爲寫之且注之。注至三百餘字。乃能解。今日觀之。可笑實甚也。真以金星動物入地球之觀矣。其不以此體爲主。而偶一點綴者。常見佳勝。女妾聞有句云。遙夜苦難明。它洲日方午。蓋夜坐之作也。余甚賞之。倉邱海題無懼居士獨立圖云。黃人尙味合羣義。詩界差爭自主權。對句可謂三長兼備。邱星洲有以太同胞關痛癢。自由萬物競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與夏諱相等。而遙優於余。鄭西鄉自言生平未嘗作一詩。今見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陸浮。浪從星海狎盟國。共和風月推君主。代表琴檉唱自由。物我平權皆偶國。天人團體一孤舟。此身歸納知何處。出世無機與化游。讀之不覺拍案叫絕。全省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天人團體一孤舟。亦幾於詩人之詩矣。吾於是乃知西鄉之有詩才也。吾論詩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舉諸家。皆片鱗隻甲。未能確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雖然。卽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尙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上所舉者。皆其革命軍月暈礎潤之徵也。夫詩又其小焉者也。

二十七日。三日來風雖稍息。然舟尙甚簸。日往船樓望海。吸新空氣。神氣殊旺。詩興既發。每日輒思爲之。至此日共成三十餘首。余生平愛根最盛。嗜欲最多。每有所染。輒沈溺之。無論美事惡事皆然。此余愛性最短處也。卽如詩之爲道。於性最不近。生平未嘗一染。然數日來忽醉夢於其中。廢百事以爲之。自觀殊覺可笑也。再飲儀狄之酒而甘之。遂疏儀狄。吾於今乃始知鸚鵡名士之興趣。不及今懸崖勒馬。恐遂墮入彼羣中矣。乃發願戒詩。并錄其數日來所作者爲息壤焉。此則二十六首見
不復錄
文集

二十八日風復大作。船頭之桅爲折。晝然電燈者又兩日。浪浸灌船中。水深數寸。船主自言航太平洋數十年未見有

遇風亘九日之久如此次者也。余既戒爲詩。乃日以讀書消遣。讀德富蘇峯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爲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爲文界開一別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於於是也。蘇峯在日本鼓吹平民主義。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

三十日。風已盡息。海平如鏡。時已入熱帶界線。天氣炎熾。如廣東七八月之交。余在東京首途前一日。雨雪尺許。汽車中御重裘猶慄慄。海行十日。間日輒易服。至是御單袷袢矣。

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後兩點登岸。此行在舟中。余以不解英語之故。頗爲寂寥。幸有耶蘇教士二人。久在甘肅傳教者。善操北語。日夕相談。且屢爲余通譯。余甚感之。船主英人。溫厚勸懲善人也。船員前島彌君。乃前島密之子。途中爲余照料一切。殷勤備至。同舟有德國將官一人。曾在膠州兩年者。其餘白人。尙五六。日本人四五人。舟將及岸。忽聞島中新有黑死疫病。經過之客。不許登岸。而埠中華人。不許雷越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無知者。一人獨行。言語不通。甚苦之。於是投亞靈頓客寓中暫居。是日即往見日本領事齋藤君。適外出。未得見。見副領事田中君而歸。夕間同志已聞余之來。其不在禁限內者。有數人來談。

西曆一千九百年正月一日。寓阿靈頓旅館。島中同志來訪者十餘人。相見咸驚喜出意外。午間偕十餘人。同往觀華童學校。校中生徒七十餘人。土人數名。其餘皆我百粵子弟也。校爲耶蘇教會所設。掌教者牧師化洽爹文。美國人而老於廣東。能操粵語。其夫人尤嫻熟。相見握手如鄉人。二日復往見日本領事齋藤氏。相偕往唔本島外務大臣壽士茂氏。吾邦領事某。聞余之來。驚懼失措。移文外務請放逐。即不爾。亦請監察。不許有舉動。外務辭以無名。蓋檀島近已歸美屬。一切從美例。凡足跡踏本島之地者。即應享有本島人一切之自由權。非他人之可侵壓也。見外務畢。一遊覽其公署而歸。

四日。數日以來。埠中鄉人紛紛咸集。詢問國事。日不暇給。

中國人旅居此島者。凡二萬人之間。而熱心國事。好談時局者。殆十而七八。風氣之開。冠於海外各埠。余推原其所。以能致此者。蓋亦有故。蓋此島雖小。昔固儼然一國也。而今華人所居。號稱正埠者。則其國都也。都名漢此都十年

以來。經三次倡革命。卒倒舊朝。與新政府。其事歷歷。接於吾邦人之眼簾。印於吾邦人之腦膜。故政治思想。比他處人爲優焉。觀於此。而知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其影響所及。披靡全歐者。數十年。決非無故也。觀於此。而可識改鑄國民腦質之法矣。重學之公例曰。凡物有永靜性者。非加以他力使之動。則雖歷千萬年。不能動焉。吾國民之永靜也久矣。雖然。其中非無有能動之性質存。特視乎轉捩之外力何如耳。

檀山全島。統名夏威。凡爲連珠形大小八島。其首府則漢挪路盧都城也。其次爲夏威又爲八島之一。其名爲道威。爲茂宜。爲莫洛維。爲蘭尼。爲卡富拉威。爲尼孝。而華民所居。以夏威爲最多。漢挪路盧道威茂宜次之。其餘各埠。皆不過數百人。海港惟漢挪路盧正俗稱一埠。一處。故商務咸集於斯。餘各小埠。皆由此轉運者也。華人業種蔗製糖植穀者最多。其商務則皆販運土物。供工人之用者也。與西人爭利者甚稀。近者開設數箇有限公司。以機器製糖作米鋸板。頗見起色。自全島歸美屬以來。百物騰踊。需用日繁。商務日盛。故一兩年來。商人受其益者。亦頗不少。而工價亦漸增。昔時種植之工。月給最厚者十八圓。美國今漲至二十四圓。謀生者頗易。然自屬美後。美人布其國例。禁止華人登岸。今登岸之難。尙過於金山焉。而日本人來者日衆。每一船至。輒運載五六百人。今島中外國人民。以日本人爲最多矣。吾國外交官吏。能無媿死。

六日。同志諸君。爲儼一屋於曠曠街。是日始遷寓。數人同居。護衛出入。

檀香山雖在赤道線內。而因有非常之高山。故地面之氣候。變更殊多。產物因以極盛。而貿易風自大洋四面吹來。不斷。比靈海峽之寒潮暗流。繞於環島。故其氣候。比之他處同緯度之地。常低冷十度內外。平時華氏寒暑表。大抵升降六十至八十之間。終歲御單夾衣。夜間蓋秋被。東坡在瓊州有句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此二語可以移詠檀島。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雜花滿樹。游女如雲。歐美人謂檀島爲太平洋中心之天堂。非虛言也。

七日。檀島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華民所居舖屋。初議有病疫者之家則火之。其後則議一家有疫。延及左右兩鄰。其後又議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數變。又以防疫故。禁止集會。雖禮拜堂戲院。亦一概停止。故余到此。經一來復之久。不能得演說之地。殊爲悵然。是日同志十餘人。集於保皇會總理黃君之宅。共議論國事。

十日。從坊間購檀島志一部。譯讀之。

檀香山幅員不過六千六百四十英里。其半徑之長二千二百英里。而將來為全地球上軍事商業一大關鍵之地。此天下有識者所共認也。當今萬國兵力商力。齊集太平洋。而此地實為太平洋一中心點。故檀島之發達。實與太平洋之發達。形影相隨者也。風景之優美如彼。地形之要害如此。白種人之耽耽逐逐。日夜垂涎。務求必得之。而後已。不亦宜乎。自一千七百八十八年。英人彼頓廓氏。始到此地。至今百餘年。白種勢力。逐漸擴張。近三十年來。法權教權財權。盡歸於美國之手。握其國之實權者。皆白人也。本島土王。守府而已。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遂終其臂而奪之。行革命。改民主。九十五年。土人有倡義謀恢復者。事不就。為白人所繫。投諸狂狴。而白種之主權遂定。九十八年。改隸美國。為其一省。前者島中女王。今屏居華盛頓府。夷為編氓矣。江山如此。坐付他人。月明故國。不堪回首。讀李後主眼淚洗面之詞句。旁觀猶為傷心。不知彼婦獨居深念。何以為情也。嗚呼。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壯哉此夏威夷之山河。美哉此太平洋之樂園。獨惜享受之者。非彼都之主人耳。今將全島戶口總數。列其國別。觀其數年間之比較。有可以令人樹心悚目者焉。

一千八百九十年人口統計表

- 夏威夷人 三萬四千四百三十六人
- 半土人即土人婦與黃人白 七千四百九十五人
- 中國人 一萬五千三百〇一人
- 日本人 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人
- 葡萄牙人 八千六百〇二人
- 美國人 一千九百二十八人
- 英人 一千三百四十四人
- 德人 一千〇三十四人

挪威人

二百二十七人

法人

七十人

其他外國人

一千〇〇五人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人口統計表

夏威士人

三萬一千〇十九人

半土人

八千四百八十五人

日本人

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九人

中國人

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人

葡人

八千二百三十二人

美人

二千二百六十六人

英人

一千五百三十八人

德人

九百十二人

挪威人

二百十九人

法人

七十五人

其他外國人

八百三十三人

兩者比較。即六年之間。全島人口總數。共增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九人。內夏威士人減去二千四百十七人。而雜種之半土人。增二千二百九十九人。其餘增高之率。以日本為最速。中國及美國次之。近五年調查新籍。尙未出來。每六年調查戶口一次。明年即其期也。然其增減之率。可以推見矣。除中國人被禁登岸之外。其餘大率照前表比例之差也。惟土民之減少。聞更甚云。

嗚呼。當彼顛廓初到檀島時。此島土人之數。二十餘萬。曾幾何時。所餘者僅得十分之一。而以此十年間統計表觀

之。每六年殆又減去十分之一。依此比例。則百年以後。全島中將無復一土民矣。今者以英語爲國語。即土人中亦有過半不能解其祖父之鄉音者。自古之亡國。則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殷鑒不遠。即在夏威夷。咄彼白人。天之驕子。我東方國民。可不懼耶。自革命以來。島中商務日盛。謀生容易。彼蚩蚩之土民。方且自以爲得意。而豈知其絕種之禍。即在眉睫間耶。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天下萬世之公理也。彼白人者。豈能亡夏威夷。亦夏威夷之自亡而已。

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 癸卯

余去國以來。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島。第二次游澳大利亞洲。第三次游亞美利加洲。即今度也。以正月廿三日發程橫濱。先至英屬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以調查我黃族在海外者之情狀。二以實察新大陸之政俗。今將第一項所考得者隨時報告。

著 者 識

(一)

英屬加拿大凡分七省。其沿太平洋海岸者爲布列地士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計加拿大全屬華人約二萬。而哥倫比亞省居十之六七焉。哥倫比亞省之首府曰域多利。Victoria 其附近大都會曰溫哥華。Vancouver (華人俗稱咸水埠) 曰紐威士綿士打。New Westminster (華人俗稱二埠) 一切華商華工皆磨集於此。計全加拿大華人人數大略如下。

域多利	五千餘
溫哥華	四千餘
紐威士綿士打	一千
天寅米	一千

奶糜

五百

卡拉布

一千

噶黎

一千

滿地可

二千餘

阿圖和

二百餘

其餘散在各市者

約三千餘

十餘年前 C. P. & N. 公司築大鐵路之時。華人來者最衆。計全盛時代殆不下七八萬人。鐵路成後。需工漸少。今僅有此數。

(二)

華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計殊窘蹙。遠不逮在美國。其富至十萬以上者不過一二人。富至四五萬者不過十餘人。工人之不得職業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狀。商人恃工人爲生。工業衰故商業亦衰。蓋商於此間者。皆非有大資本營大事業。不過專辦本國日用飲食之物。售諸工人以取利耳。故工人來者少。則商店自少。工人困苦。則商利益微。吾所至夏威夷澳洲各地。皆同一現象。而加拿大爲尤甚。哥倫比亞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魚爲最多。計每年魚時來。業此者每月可得美金三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然每年惟四月至七月爲魚來時節耳。自餘數月。凡業魚者皆無所得業。束手坐食。故歲入恒不足以自贖也。

日本人在此者亦以魚爲業。然日人則採漁也。華人則製魚也。採魚每日每人工價優於製魚者數倍。然此地西人限華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採魚。故雖以此區區之利權。亦不得與他族競。

製魚業之外。惟有厨工洗衣工爲大宗。厨工最上者每月可得美金七八十元。最下者十餘元耳。洗衣工工價甚微。大約每月美金十餘元。滿地可洗衣工最多。以其地爲加拿大之最大都會也。其餘尙有採礦工伐木工等。然不多。

(三)

合觀哥倫比亞省之商業（專指華商）域多利埠凡商店百四十餘家。溫哥華五十餘家。紐威士綿士打二三十家。其數不可謂不盛。然與西人貿易者。不過一、二家耳。其餘皆恃華工以爲養者也。中國雜貨店居十之七八。而域多利埠則以製販鴉片爲一大宗。蓋鴉片入口稅輕。易於牟利也。但所牟者亦皆華人之利而已。大半銷入美國。近則美國查稅極嚴。故所銷歲減。其餘則洋服裁縫店有十餘家。稍爭西人利益於一、二而已。

商於此者以賭博爲一專門業。幾於無家不賭。以區區之溫哥華埠。而番攤館有廿餘家。白鴿票廠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稱是。吾常稽其每月銷費之數。每一番攤館受工者約五、六人。每人每禮拜薪工美金六元內外。每館地一間。租錢每月約美金四十元。通計溫哥華攤館每月之支費。約在美金六千元內外。爲中國通用銀者萬二千元矣。每年常銷費十五萬元矣。白鴿及其他雜賭之銷費亦稱是。是每年溫哥華一埠之資本蝕於賭者將三十萬。合計哥倫比亞全省歲蝕至百萬矣。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華人生計之日蹙也。固宜。

日本人亦最嗜賭。聞其每年輸與華人者約在美金十六萬元云。（溫哥華一埠）此亦爭外利之一道歟。噫。

日本人之不能商務。尤甚於中國。計日人在此者殆四千人。而無一稍完之商店。吾昔曾至木蘭島（在澳洲之東北隅）見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極貧。有中國人不滿一百而頗富。詰其由。則此數十中國人。即恃彼二千餘日本人之貿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華人商務之天才。過於日人遠甚。今觀此地益信。

雖然。華人商務之天才。只能牟本國人之利。只能牟東方人之利。然與歐美人相遇。輒挫敗。則有此天才而不知擴充。故也。

（四）

哥倫比亞省亦有限制華工之例。每一人登岸。須納稅金一百元（美金）近議增至五百元。而合中國通用銀千元矣。此案自五年以前已提出於本省議院。久未通過。今年則提出於加拿大之總議院。觀其形勢。大約必通過云。果爾則吾華工來此地之路幾絕矣。一歎。

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亞美利加及南洋海峽羣島以外。幾無一人不限制華工者。其限制之例種種。以余所知者。則

美國著諸憲法。永爲厲禁。凡勞働者皆不許至。

澳洲之島修威省徵稅金一百磅。(華銀千元)

澳洲之域多利省坤錫蘭省。限每船容積五百噸者。則每次許搭華工一名。每五百噸遞進一名。不許逾額多載。澳洲之西澳南澳兩省。限能解英語五十句以上者。乃可登陸。

此一千九百年以前之例也。其時澳洲諸省各自分治。華人在甲省上陸者。不許闖入乙省。自千九百年一月澳洲聯邦成。六省合而爲一。其已登陸者。各省許通來往。然此後限制之例益峻。今則雖納稅金。亦不許至。雖噸位亦不許容。其苛禁殆更甚於美國矣。

紐西蘭島徵稅金三十磅。(華銀三百元)

加拿大徵稅金一百元。(華銀二百元)

夏威夷。古巴。菲律賓。賓。昔皆許華工自由。逮隸美後。一從美例。古巴近已獨立。若當其政府新易時。解此禁。自非難。惜我國政府。恬不以爲意也。非律賓。近有再招華工之議。想必開禁。

白人之待華人。惟有兩法。(其一)則既居其地者。一切應守之法律。與彼民平等。惟限制我不許來。(其二)則來去任我自由。惟居其地者。設特別法律。以相待。其第一法。用之於白種人。多他種人少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其第二法。用之於白種人少他種人多之地。如南洋羣島安南暹羅諸地是也。要之。不許與彼平等而已。

吾昔在澳洲。聞吾華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須費七八百金。其船位之價。不過百金耳。何以餘費之鉅。至於如是。蓋因坤士蘭域多利兩省。限噸位。每船率僅能載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數。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預報名候補。候補或至五六年不得。故競以多金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乙以五六百奪之。丙又以七八百奪之。故遂至以七八百爲定價也。其事殆與官場之捐儘。先班者同矣。尋常西人以三百金得頭等船位。而我華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歎。

華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島修威。(雪梨市者。島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稅。不易納也。故由噸位。以過域多

利或坤士蘭。然後復由彼兩省間道以潛入鳥修威境。(兩省皆鳥修威之鄰境)謂之偷過界。偷過界被拿獲者。除照徵稅金百磅外。仍加罰五十磅。無費可罰則下獄一年。獄滿仍逐出境。

加拿大屬寬工甚難。而華人來此絡繹不絕者何也。蓋由此偷過界以入美境也。去年一歲上陸於域多利溫哥華兩埠者五千餘人。其入美境者始十而六七。他歲稱是。

此間華商有專以導人偷過界為業者。每人索賄美金二百餘元。其賄則美境之稅關及駐溫哥華之美領事皆有分潤云。故今日華工之改入美境者亦須華銀七八百元乃得達。蓋來加拿大之稅金二百元。入境之賄四五百元。其餘船費車費不過百餘元耳。以祖國數萬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無所得食。乃至投如許重金以餬口於外。以受他族之牛馬奴隸。誰之過歟。

(五)

華人旅居此地逾三年者。許入英籍。但雖入籍而不得享有公民權。不過營業之權利稍優異耳。然視美國之不許入籍。則猶稍寬也。

華人之始至此地者。為咸豐八年。前此未嘗有也。然三十年前其地之土人。(土人為印度人種)在內地山僻各處。往往寬得中國人所用器物古錢古鏡之類。聞嘗掘地得一銅鏡徑七寸餘。背題沙鏡二字。又古錢刻漢字者往往出現。此間華人至者大率在沿海二三口岸。其內地至今猶罕至之。而所得物率在距海一二千里之山谷。殊可詫異。或前此數百年竟有航海而至者歟。余未得見沙鏡。惟見一錢徑可寸許。其陽刻八卦。其陰刻道家符籙文。古色爛斑。不似咸豐八年以後之物。亦一異也。

溫哥華市距今十五年前一林莽耳。自太平洋鐵路公司(西名為 Canada Pacific Railway Co. 省名為 C.P.R. 公司)開大鐵路橫截大陸以通紐約。鑿歐洲交通東方之孔道。又開中國皇后日本皇后印度皇后三船來往於日本支那。其鐵路之車站。輪船之碼頭。皆以溫哥華為終點。故溫哥華驟盛。科倫比亞省本以域多利為首府。今則勢力全趨於溫哥華矣。地價驟漲至百數十倍。吾華人十五年前來此者既實繁有徒。從無一人肯買地以牟大利者。雖或

西友勸之。亦莫或應。此亦學識不足。不能與西人競爭之明證也。華人有眷屬者不過百餘家。童男童女約二三百人。其入西人學校者。域多利約六十人。溫哥華約四十人。皆年穉未有成學者。本省學校亦只至中學而止。欲入大學。須往滿地可或阿圖和。皆大西洋沿岸也。

(六)

華人愛國心頗重。海外中國維新會（西名為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實起點於是。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今歲會事益有進步。效立憲國選舉法。公舉總會之副總理一人。監督一人。（其大總理既有定員）域溫紐三埠各出候補者二名。先期一月佈告其名。屆日以匿名投票之法選舉之。三埠同時開票。互以電報報某名得票之多寡。當選舉期以前。競爭殊劇烈。各候補者到處游說運動演說。其所懷抱之政策。儼然與文明國之政黨無異。此誠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也。他日有著中國政黨史者。其必託始於是矣。余到後四日。為總選舉之期。定章凡會員皆有選舉權。有權者六千餘人。投票之數。不過千餘。蓋風氣初開。未知公權之可貴。各國皆如是也。得票最多者為六百七十一票。被選為副總理。明年屆選舉期。則棄權者之數必少於今年矣。西人頗重視維新會。二月十七日溫紐兩埠人百餘隨余赴域多利開大會。C. P. P. 公司之船僅收船費之半。其船桅高挂我國國旗。此間人謂我國國旗之出現於此海峽者以今度為始云。

新大陸游記 發序

自序

余游新大陸。日拉維有所記。將詮次為一小冊。若勉至紐約。尼余曰。子毋爾。凡游野蠻地為游記。易。游文明地為游記。難。子以爾許之短日月。游爾許之大國土。每市未嘗得終一句淹。所見幾何。徒以遠家為通人笑耳。余頷其言。欲中止。

者屢。願性好弄翰。有所感觸。不能不筆之。積數月。碎紙片片盈尺矣。自一覆視。雖管蠡之見。可笑實甚。然容亦有爲內地同胞所未及知者。宋人之獻其曝。曝甯足貴。惟獻焉者之愚誠。欲已不自已也。因積兩旬之力。詮次叢稿。既成。乞序於君勉而布之。志余復諫之咎。且以自贖。癸卯除夕。

凡例

一茲編本游歷時隨筆所記。但叢稿盈尺。散漫無紀。令讀者有恐臥之想。故返日本後。以兩旬之力。重理之。如今本一腔中所記。或非在一時也。

一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

一茲編所記美國政治上歷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但觀察文明複雜之社會。最難得其要領。况譎陋如余。又以此短日月。歷彼廣幅員耶。其不足當通人之一喙明矣。但以其所知者。貢於祖國。亦國民義務之一端也。於吾幼稚之社會。或亦不無小補。大雅君子。尙希亮之。

一此次於美國政治所欲論述尙多。本擬附錄一「美國政治評」。但稿太叢亂。重整理之。費日更多。出版更遲。故惟於歸途篇略附一二。今後得閒。再廣續之。

一此次所至。承我海外同胞異常之款待。實不克當。本宜詳述。以誌感謝。但限於篇幅。詳叙或失諸冗漫。使讀者厭。故此類之筆記。悉從刪去。諸君諒焉。

由橫濱至加拿大

(一)

余著志游美者既四年。已亥冬。舊金山之中國維新會初成。諸同志以電見招。即從日本首途。前所作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所謂「遊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者是也。道出夏威夷島。即檀香山夏人繁雜之約留一月行。既而防疫事

起。全市華僑塵宅付一炬。環島不通行。旅者數閱月。於是余自庚子正月。至五月。盤居夏威夷。六月十七。嚴裝往美。忽得上海電。促之歸。遂以二十日。回馬首而西。道日本。返上海。遽聞漢口之變。志不遂。遂折而南。山香港。而星加坡。而檳榔嶼。而印度。繞澳大利亞洲一週。辛丑四月。經菲律賓。復至日本。居日本者又幾兩年。至是始續舊游。實癸卯正月廿三日也。

廿六日。爲余三十一初度。余頻年奔走海內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其尤奇者。則年年今日。必更其地。十年來。無一重複。自癸巳在家鄉。度生日。諸母猶喚以飴餈。粟之類。爾後甲午。此日在黃海舟中。乙未。此日在京師。丙申。此日在上海。丁酉。此日在武昌。戊戌。此日在洞庭湖舟中。己亥。此日在日本東京。庚子。此日在夏威夷島。辛丑。此日在澳洲雪梨市。壬寅。此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今年癸卯今日。在太平洋。噫。此亦一詩料也。成詩一章。

十年十處度初度。頗感勞生未有涯。日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莊嚴地獄來何暮。芻狗年華住且佳。一事未成已中歲。海雲凝望轉低迷。

(二)

二月初六凌晨。舟入加拿大屬溫哥華島之海口。兩岸青山。如送如迎。左英屬。右美屬。山皆秀麗。灌木如莽。舟行於朝曦融曳之間。頗極快游。

午後一點鐘。舟抵域多利。維新會同志李君福基等。迎於碼頭者數十人。停舟十五分鐘。即啓行。溫哥華及二埠之同志葉君恩。劉君章。軒李君佑。樞等。亦至域多利相迎。夕間抵溫哥華。同人迎於碼頭者復百餘。

英屬加拿大凡分七省。其沿太平洋海岸者。爲布列地士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計加拿大全屬華人約二萬。而哥倫比亞省居十之六七焉。哥倫比亞省之首府曰域多利。Victoria。其附近大都會曰溫哥華。Vancouver。IVER (華人俗稱咸水埠) 曰紐威士綿士打。New Westminster (華人俗稱二埠) 一切華商華工皆麇集於此。計全加拿大華人人數大略如下。

域多利

五千餘

全加拿大華人數

五加拿大

溫哥華	四千餘
紐蘭士綿士打	一千
天質米	一千
奶膠	五百
卡拉布	一千
嗎黎	一千
滿地可	二千餘
阿圖和	二百餘
其餘散在各市者	約三千餘

十餘年前 C.P.R. 公司築大鐵路之時。華人來者最衆。計全盛時代殆不下七八萬人。鐵路成後。需工漸少。今僅有此數。

(三)

溫哥華市距今十五年前一林莽耳。自太平洋鐵路公司（西名爲 Canada Pacific Railway Co. 省名爲 C.P.R. 公司）開大鐵路橫截大陸以通紐約。鑿歐洲交通東方之孔道。又開中國皇后日本皇后印度皇后三船來往於日本及中國。其鐵路之車站。輪船之碼頭。皆以溫哥華爲終點。故溫哥華驟盛。哥倫比亞省本以域多利爲首府。今則勢力全趨於溫哥華矣。地價驟漲至百數十倍。吾華人十五年前來此者。既實繁有徒。從無一人肯買地以牟大利者。雖或西友勸之。亦莫或應。此亦學識不足。不能與西人競爭之明證也。

華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計殊窘。遠不逮在美國。其工人之不得職業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狀。商人恃工人爲生。工業衰故商業亦衰。蓋商於此間者。皆非有大資本營大事業。不過專辦本國日用飲食之物。售諸工人以取利耳。故工人來者少。則商店自少。工人困苦。則商利益微。吾所至夏威夷澳洲各地。皆同一現象。而加拿大爲尤甚。哥倫比亞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魚爲最多。計每年魚來時。業此者每月可得美金三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然每年惟

溫哥華之繁

華人之生計

工業

四月至七月為魚來時節耳。自餘數月。凡業魚者皆無所得業。束手坐食。故歲入恒不足以自贖也。日本人在此者亦以魚為業。然日人則採漁也。華人則製魚也。採魚每日每人工價優於製魚者數倍。然此地西人限華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採魚。故雖以此區區之利權。亦不得與他族競。

製魚業之外。惟有厨工洗衣工為大宗。厨工最上者每月可得美金七八十元。最下者十餘元耳。洗衣工工價甚微。大約每月美金十餘元。滿地可洗衣工最多。以其地為加拿大之最大都會也。其餘尚有採礦工伐木工等。然不多。

合觀哥倫比亞省之商業。華商指華商域多利埠凡商店百四十餘家。溫哥華五十餘家。紐威士士打二十三家。其數不可謂不盛。然與西人貿易者。不過一二家耳。其餘皆恃華工以為養者也。中國雜貨店居十之七八。而域多利埠則以製販鴉片為一大宗。蓋鴉片入口稅輕。易於牟利也。但所牟者亦皆華人之利而已。大半銷入美國。近則美國查稅極嚴。故所銷歲減。其餘則洋服裁縫店有十餘家。稍爭西人利益於一二而已。

商於此者以賭博為一專門業。幾於無家不賭。以區區之溫哥華埠。而番攤館有二十餘家。白鴿票廠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稱是。吾常稽其每月銷費之數。每一番攤館受工者約五六人。每人每禮拜薪工美金六元內外。每館地一間。租錢每月約美金四十元。通計溫哥華攤館每月之支費。約在美金六千元內外。為中國通用銀者萬二千元矣。每年當銷費十五萬元矣。白鴿票及其他雜賭之銷費亦稱是。是每年溫哥華一埠之資本蝕於賭者將三十萬。合計哥倫比亞全省。歲蝕至百萬矣。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華人生計之日蹙也。固宜。

日本人亦最嗜賭。聞其每年輸與華人者約在美金十六萬元云。溫哥華此亦爭外利之一道歟。噫。

日本人之不能商務。尤甚於中國。計日人在此者殆四千人。而無一稍完之商店。吾昔僑至木曜島。在澳洲之東北隅見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極貧。有中國人不滿一百而頗富。詰其由。則此數十中國人。即恃彼二千餘日本人之貿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華人商務之天才。過於日人遠甚。今觀此地。益信。

雖然。華人商務之天才。只能牟本國人之利。只能牟東方人之利。然與歐美人相遇。輒挫敗。則有此天才而不知擴充故也。

加拿大之限制華工

與各地禁例比較

白人待華人之兩法

(四)

哥倫比亞省亦有限制華工之例。前此每一人登岸。須納稅金一百元。(美金) 近則增至五百元。合中國通用銀千餘元矣。此案自五年以前。已提出於本省議院。久未通過。今年則提出於加拿大之總議院。以四月初一日通過。千九百〇四年正月一日實行。自此以往。吾華工來此地之路又絕矣。一歎。

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亞美利加及南洋海峽羣島以外。幾無一不限制華工。其限制之例種種。以余所知者。則

美國及其屬地。皆與中國申明禁約。嚴定法律。一切勞働者。皆不許至。禁約禁例詳下編

澳洲之烏修威省徵稅金一百磅。華銀千元

澳洲之域多利省坤錫蘭省。限每船容積五百噸者則每次許搭華工一名。每五百噸遞進一名。不許逾額多載。

澳洲之西澳南省兩省。限能解英語五十句以上者乃可登陸。

此一千九百年以前之例也。其時澳洲諸省各自分治。華人在甲省上陸者不許闖入乙省。自千九百年一月澳洲聯邦成。六省合而為一。其已登陸者各省許通來往。然此後限制之例益苛。今則雖納稅金亦不許至。登岸位不許容。其苛禁殆更甚於美國矣。

紐西蘭島徵稅金三十磅。華銀三百元

加拿大徵稅金一百元。華銀一千元 今增至五百元。華銀一千元

夏威夷古巴非律賓。皆皆許華工自由。遠隸美後。一從美例。古巴近已獨立。若當其政府新易時。解此禁自非難。惜我國政府恬不以為意。今無及矣。

白人之待華人。惟有兩法。(其一) 則既居其地者。一切應守之法律。與彼民平等。惟限制我不許來。(其二) 則來去任我自由。惟居其地者設特別法律以相待。其第一法用之於白種人多他種人少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其第二法用之於白種人少他種人多之地。如南洋羣島安南暹羅諸地是也。要之不許與彼平等而已。

吾昔在澳洲。聞吾華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須費七八百金。其船位之價不過百金耳。何以餘費之鉅。至於如是。蓋因

加拿大華工
歸至之理由

離之過歟

中國維新會
之起點

選舉法之試
行

坤士蘭域多利兩省限噸位。每船率僅能載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數。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須報名候補。候補或至五六年不得。故競以多金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位。乙以五六百奪之。丙又以七八百奪之。故遂至以七八百為定價也。其事殆與官場之捐儘先班者同矣。尋常西人以三百金得頭等船位。而我華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歎。

華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烏修威。雪梨市者烏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稅不易納也。故山噸位以過域多利或坤士蘭。然後復由彼兩省間道以潛入烏修威境。兩省皆烏修威之鄰境。謂之偷過界。偷過界被拿獲者。除照徵稅金百磅外。仍加罰五十磅。無貨可罰則下獄一年。獄滿仍逐出境。

加拿大屬工甚艱。而華人來此絡繹不絕者何也。蓋由此偷過界以入美境也。去年一歲上陸於域多利溫哥華兩埠者五千餘人。其入美境者十而六七。他歲稱是。

此間華商有專以導人偷過界為業者。每人索賄美金二百餘元。其賄則美境之稅關及駐溫哥華之美領事皆有分潤云。故今日華工之改入美境者。亦須華銀七八百元乃得達。蓋來加拿大之稅金二百元。入境之賄四五百元。其餘船費車費不過百餘元耳。以祖國數萬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無所得食。乃至投如許重金以餬口於外。以受他族之牛馬奴隸誰之過歟。

(五)

華人愛國心頗重。海外中國維新會（西名為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宵起點於此。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日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今歲會事益有進步。效立憲國選舉法。公舉總會之副總理一人。監督一人。其大總理既有定員。域溫紐三埠各出候補者二名。先期一月佈告其名。屆日以匿名投票之法選舉之。三埠同時開票。互以電報報某名得票之多寡。當選舉期以前。競爭殊劇烈。各候補者到處游說運動。演說其所懷抱之政策。儼然與文明國之政黨無異。此誠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也。

議會所樹之典

美國總統盧斯福之太平洋演說(其一)

二十世紀太平洋之勢力

歐洲列國之霸思

盧斯福之太平洋演說(其二)

他日有著中國政黨史者。其必託始於是矣。余到後四日。為總選舉之期。定章凡會員皆有選舉權。有權者六千餘人。投票之數。不過千餘。蓋風氣初開。未知公權之可貴。各國皆如是也。得票最多者為六百七十一票。被選為副總理。明年屆選舉期。則棄權者之數必少於今年矣。

三月廿六日為維新會總會所與工建築之期。西例凡有公家建築。必請一有聲望之人。先置一石。且獻祝詞。名曰樹礎之典。諸同志以余適至。因固留數日。使行斯禮。當時中西人士。觀者如堵。余置石獻祝詞後。演說一次。鼓掌之聲雷動。此亦中國前此未有之舉也。

(六)

在溫哥華讀西報。見美國總統盧斯福巡行太平洋沿岸。所至演說。雄辯滔滔。其言有深足令吾國人猛省者。今錄其在屈臣威爾市所演者如下。

(前略)吾國民有不可不熟察者一事。即吾國在太平洋上過去及現在所占之優勢及其根原是也。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紀中當為吾美國獨一無二之勢力範圍。雖然欲就最大之事業者。不可不負最大之責任。凡國民欲增進其幸福與其名譽。不可不先納其代價。苟不爾者。亦疲於之國民已耳。嗚呼。我同胞。吾信諸君。吾信吾國民。吾深謝彼蒼之以此絕好機會畀於二十世紀時代之我同胞也。吾為諸君賀。嗚呼。機會不可逸。吾儕今者以吾祖宗遺傳活潑進取之精神。對於此問題。吾視吾儕大成功之日。不在遠也。

嗚呼。何其言之自負乎。而大統領之自負。亦即全國民自負之代表也。此演說之語。飛達歐洲。歐洲各國。奔走相告。各報館羣起而睨之。而德國為尤甚。伯林公報論之曰。『美國之懷抱野心。以欲盜太平洋。匪伊朝夕。至其明目張胆無忌憚以言之。自此度始。雖然。我歐洲列國。其與太平洋有切密之關係者亦不鮮。盧斯福之佳夢。殆未易遽踐也。』其餘各報。同時為此等議論者。亦雜沓相接。笑罵之聲。殆不可聽。據當時美國各報所譯載。未幾盧斯福至舊金山。更為第二次之太平洋演說。其氣焰益高。茲譯錄如下。

(前略)余之未親視太平洋也。余已為國中主張帝國主義者之一人。(拍掌)及今親見之。而益信夫欲進吾美

文明中心點之轉移

地中海時代

北極時代

大西洋時代

太平洋時代

十九世紀初之太平洋

美國太平洋勢力漸進之略史

於強盛之域。爲我子孫百年之大計。舍帝國主義其末由也。(拍掌)在今世紀中。惟能在太平洋上占優勝權者。爲能於世界歷史上占優勝權。請言其理。人類權力舞臺之中心點。自陸而陸。自海而海。恒變動而無已時。以吾輩所記憶。若上古之小亞細亞文明。埃及文明。其與海運關係者雖絕少。泊夫腓尼西亞人勃興以來。地中海遂爲歷史之中樞。若喀西土。若希臘。若羅馬。皆以其軍艦商船。以爭產業上軍事上之牛耳。擊何故乎。蓋國民與盛之要具。舍此末由耳。彼羅馬之霸九州。全在其掌握地中海航權之時代。是其例矣。雖至羅馬滅亡之後。其南方海濱。爲全歐文明之中堅者。猶亘數世紀。地中海之勢力。不亦偉耶。彼俾尼士志挪亞諸市府之發達。即在彼時也。

雖然。權力日漸推移。北方諸國。稍巖然顯頭角。商船貿易。日以發達。而北海波羅的海及比斯加灣。按。北海。即今北海。波羅的海。即今波羅的海。比斯加灣。即今比斯加灣。沿岸諸市。日見興旺。而冒險勇敢之商人。來往於大西洋之歐岸者如織。此奈渣蘭半島。按。渣蘭。即今之蘇格蘭。諸市發達之原因也。英荷班葡法諸國。競張幟於海外。一以博名譽。一以謀大洋上利益之優先權耳。其後遂尋得好望角航路與美洲新大陸。於是大西洋海權。左右世界。其位置與昔時之地中海同。

今也以懸崖轉石之機。其大運乃真趨入於世界最大之洋。而此最後之大規模。非以文明國民之力。無由開拓之。嗚呼。天將以太洋洋昇其第一之驕子。今正其時矣。

今吾與諸君翻觀十九世紀之初。此龐大之太平洋。何物之與有。其與波濤衝激航行稍遠者。惟少數之捕鯨船耳。宅於其中之島嶼。環於其旁之岸原。曾未能一脫太古原人之情狀。其在洋之東。猶有舊式之帆船。稍游弋於中國日本印度間。若吾美大陸之西鄙。則依然爲紅夷之巢穴。眺其海岸。惟時見剝木之舟。按。舟。即古之舟。舟。即古之舟。舟。即古之舟。少。吾於印度。三點兩點。與波上下而已。此豈遠而。不過一世紀以前事耳。何圖僅及百年。當本世紀之初。其狀態之變遷。遽乃若此。其地位之重要。殆有非吾輩擬議所能及者。位於其南之澳洲聯邦。既已突兀湧現。日本亦非復昔日之日本。駭駭乎欲與列強爭中原鹿。而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共盡勢力於東亞大陸。而吾合衆國亦以同時擴其版圖。若加緯寬尼。若阿利根。若華盛頓。按。華盛頓。即今之華盛頓。華盛頓。即今之華盛頓。華盛頓。即今之華盛頓。也。吾國人。昔也石田。今也天府矣。至如阿拉悉加也。按。阿拉悉加。即今之阿拉悉加。阿拉悉加。即今之阿拉悉加。阿拉悉加。即今之阿拉悉加。距日本四日程耳。夏威夷也。按。夏威夷。即今之夏威夷。夏威夷。即今之夏威夷。夏威夷。即今之夏威夷。香山。菲律賓賓也。皆次第內

嗚呼遠人

太平洋之主
人論

我國民其猛

美國之公言

隸。爲我郡縣。海岸線之擴張。馴使吾美一躍而立於太平洋一等國之位置。若吾國民能以精心果力。利用此地理上之優勝乎。吾信其將來以平和之手段。制此莫大之霸權。決非難矣。（拍掌）今者洋底之海電既已告成。洋面之大航船。亦已著手。世之論者。至有謂此船爲當今船中之王者矣。按詳見地祕運河之開鑿權。其必歸於我手。殆又可斷言也。（拍掌）（按彼時巴拿馬尚未自立而彼運河者。實使我大西太平洋兩洋之沿岸地。忽相聯屬。其所裨於我商業上海陸軍上者。至重且大也。且我國民非好戰也。而迫於不得已。使我無端而出於征討非律賓之舉。不謂之天助焉。不得也。我國民乎。我輩苟不願爲劣者弱者。不願以墮落之歷史貽我子孫。則猛進猛進。以實行我所懷抱之壯圖。今其時哉。（拍掌）

凡欲以大國民自負者。必當思將由何道。使吾國在世界上得占偉大之地位。且持續之。故不進則必退。國家存亡。皆在此點。吾國民萬不可以不占此地位。勢使然也。而加憐寬尼省諸君之責任。尤加一層。何也。吾國之國力。將皆由此金門。按舊金山海口之名而進也。（拍掌）

嗚呼。我同胞諸君。吾今深慶吾國之得此好機會。吾又深信吾國民之智識勇氣毅力。視此機會。猶高一級焉。此吾所爲歡喜無量者也。（拍掌）吾國民其毋曰。吾從事於此大業與否。吾將擇焉。何也。人各有天職。天職者。天所命也。吾能辭乎。（拍掌）若猶欲超然於世界活劇之外。而袖手旁觀焉。非惟不可。抑亦不能矣。今後之美國。將大成功乎。將大失敗乎。其機皆決於今日。故夫小國之國民。在世界之舞臺。執小役。斯可也。何也。物理則然也。苟以大國民而執小役者。吾以爲不如死之爲愈矣。（拍掌）（下略）

吾在報中。見盧斯福此演說文之後。吾怵怵焉累日。三復之不能去焉。夫其曰。執世界舞臺之大役。曰實行我懷抱之壯圖。其大役壯圖之目的。地何在。願我國民思之。

此雖盧斯福一人之言。實美國之公言也。自德國報紙之冷嘲熱罵。類數相加也。美國報紙與之舌戰者。全國竄然焉。世界大勢日集中於太平洋。此稍知時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勢何以日集中於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勢日集中於中國故。此又稍知時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此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國。中國不能自爲太

中國專員大
平洋

現世界第二
之長鐵路

加拿大首都
阿圖和

加拿大何故
不合併於美
國乎

其理由一

其理由二

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讓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雖然。吾之所不忍言者。又甯止一太平洋哉。

(七)

四月三日。由溫哥華首途。乘汽車往紐約。即 O. P. W. 公司之鐵路也。此鐵路橫貫美洲大陸。長三千餘英里。實中國萬里矣。當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未成以前。此路實世界第一之長線。美國鐵路雖貫大陸者數線。然非全成於一公司之手。當初議建築時。資本家多目笑之。募股份。應者寥寥。謂其工程之斷難就也。今則利數十倍矣。加拿大聯邦之鞏固。實自此鐵路始。鐵路與國政羣治之關係。偉矣夫。

行經落機大山而東。層峰積雪者千餘里。汽車所經行最高點。距海平殆三千尺。以機器車三座。推挽始得。上山沿山螺旋。蜿蜒而進。一目見三鐵路。若作平行線形。亦一壯觀也。車中有感。口占一絕。

四月猶爲踏雪遊。光明世界入雙眸。山靈知爲誰辛苦。如此華年也白頭。

行五日抵阿圖和。阿圖和爲加拿大首都。總政府在焉。加拿大之政體。與澳洲略同。名雖英屬。實則爲獨立國也。七省各自有政府。各自有議院。復合爲一聯邦。有聯邦之總政府。有聯邦之總議院。其性質亦皆大類美國。

加拿大與美國。萬里接壤。僅地圖上以一直線爲界。其歷史上發達相類。其現行政體相類。願何以百餘年來。不合併於美。此實一疑問也。考其歷史。當獨立戰爭時。美軍侵入加拿大者亦數次。然其時美國以十三省起義。祇求完十三省之自由獨立而已。他猶非力所能及也。而加拿大東部之殖民。其時西部全未開闢。加拿大美國皆然。法國人最占勢力。至今美國之

倡獨立者。皆前此清教徒之子孫。其信仰其習慣。皆與加拿大東部之民不相容。故彼時不能合併。此理由一。一千八百一十二年。英美海戰開。彼時美人併吞加拿大之志。始萌。莽然戰端不久即熄。且美國國力未充。猶未以外競進取爲國是。至千八百二十三年。門羅爲總統時。宣告亞美利加與歐羅巴之關係。即今日美國人所奉爲金科玉律之「門羅主義」是也。其宣言中有云。「歐羅巴諸國現在之屬國及殖民地。在美洲者。美國決不干涉之。且將來亦不干涉之。」云云。此門羅主義。在今日固一變爲進取的。而在十年以前則一向皆爲保守的也。以此之故。苟加拿大非有自

謀叛英之舉。則美國勢不得強迫之。此其理由二。英政府自美國獨立以後。其對殖民地之政策一變。舍干涉主義。而

其理由三

其理由四

其理由五

其理由六

知拿大與中美南英諸國之得失

世界第一之國會議堂

滿地可之二

取放任主義。加拿大無論屬英。無論合美。其所得政治上自由之權利等耳。而何必爲此一舉。此其理由三。迨南北戰爭以後。全美國人狂熱於戰事。倡併吞加拿大之論者。一時沸騰。然老練之政治家。見夫經營南部諸省。已經爾許。難。深察夫國羣之離合。山歷史上自然發達。不能強求。故持重之論。而併吞之論卒不敵。此其理由四。自茲以往。而英美兩國之感情。日加親密。同種同文。相相助之義。深入於兩國國民之腦中。苟從事併吞。勢不得不訴於兵力。而兩國國民皆有所不欲。此其理由五。自 *O. W. P.* 公司橫貫大陸之鐵路既成。加拿大聯邦之力。日以鞏固。且大西洋海運日盛一日。故其與母國之關係。亦日親一日。至於今日。美國雖銳意實行帝國主義。而加拿大之勢力。亦已不可侮。此其理由六。吾研究此問題。欲以茲六者解釋之。其猶有未盡歟。則非吾游客皮相之所能道也。

位於美國之北者爲加拿大。位於其南者爲中美南英諸國。以名義論。則加拿大者。君主國之一附庸也。中南美諸國者。則獨立之共和民主國也。以實際論。則加拿大。人所獲之自由所享之幸福。以視中南美諸國何如。使加拿大非以宏毅慎重之條頓人種爲其中心點。而一任彼輕佻浮傲無經驗之拉丁人種主持之。加拿大東部拉丁人種居其半。懷傾及他人種居其半。妄爲無謀之革命獨立。則其現象或竟與今之秘魯巴西同。未可知也。天下事有與實不相屬者。此類是矣。

阿圖和國會議堂。其結構之美麗。在世界諸國會中。號稱第一。余至此得保守黨領袖賽爾君之介紹。徧游之。誠壯觀也。全廈以紅白大理石相間構造。居中一最大座。爲上下議院。左右兩座。其大稍遜。爲行政各部官公署。亦可見英人之視立法重於行政也。堂中於上下議院之外。復有實業會議所。藏書樓。書記房。議員治事室。議員休憩室等。俱極壯麗。堂中一高塔。凡拾五百餘級。始達絕頂。全市皆歷歷在目矣。其中最偉觀者爲藏書樓。樓爲一圓形。凡六層。藏書三十一萬冊。在堂下一望。可以盡見之。

初十日。抵滿地可。滿地可者。加拿大最大之都會也。人口約四十餘萬。工商業大盛。視西部各市。過之遠矣。其中法國之移民強半。市內除最旺之一隅外。多有以英語不能通行者。吾未嘗至法國。觀此亦可以見法人社會之一斑焉。凡在阿圖和二日。在滿地可五日。其地素未有中國維新會。至是始設。人心亦大好。會所咄嗟成立焉。

由加拿大至紐約

(八)

四月十六日。由滿地可抵紐約。以午後九點鐘至。維新會同人迎於車站者數百。華人市皆罷工。觀者如堵。余直至華人戲院。演說片刻。表謝意。座中西人亦多。並以英語謝其歡迎。

居紐約凡兩月餘。其間由紐約而適波士頓。而適華盛頓。而適哈佛。而適費爾特費。而皆復返於紐約。實居紐約者不過一月。其間接見邦人。接見報館訪事。演說。赴宴。費時日十之八九。殆無餘晷。以及遊覽調查之事。所觀察草草殊甚。僅以夜間藉字典及舌人之助。一閱報紙。或訪問於其市民。欲以評論此世界第一都會。所謂隔靴搔癢也。姑就所觸隨記一二。

紐約當美國獨立時。人口不過二萬餘。其時美國中一萬人以迨十九世紀之中葉。驟進至七十餘萬。至今二十世紀之初。更驟進至三百五十餘萬。為全世界中第二之大都會。英國倫敦第一以此增進速率之比例。不及十年。必駕倫敦而上之。此又普天下所同信也。今欲語其龐大其壯麗其繁盛。則目眩於視察。耳疲於聽聞。口吃於演述。手窮於摹寫。吾亦不知從何處說起。

斯賓塞言。野蠻時代。以生產機關為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時代。以武備機關為生產機關之保障物。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各國。殆皆日趨重於生產一事。而美國又其尤著者也。考現在各國都市之趨勢。皆由政治上之結集。一變為生計上之結集。故古代希臘之雅典斯巴達等市。大率為政治上兵事上奠安防禦而設。及中世著名之意大利市府。亦為政權發達之地。凡市之以政治而結集者。雖極繁盛。而總有所限量。至於以都市為生產機關之總匯。則其發達之速率。有不可思議者。現世之大市。莫不皆然。而紐約則尤為純粹之生產機關。而無所攙雜者也。

若倫敦。若柏林。若巴黎。若維也納。若羅馬。皆當今第一等都會也。一國中政治之中心點在是。商業之中心點在是。乃至文學美術之中心點。莫不在是。獨紐約不然。惟為商業之中心點而已。雖然。商業者。位於美國凡百事物之第一位。

紐約之概況

全世界現在之第二都會
將來之第一都會

生計上都市之結集

全世界商業之中心點

紐約所產怪物托辣斯

托辣斯之意義

托辣斯之沿革

全世界總資本之小半數在數人之掌中

一八九九年以後之托辣斯資本表

者也。故觀美國之菁英。於紐約焉可也。且紐約不徒為美國商業之中心點而已。又實為全世界商業之中心點。然則觀二十世紀全世界生存競爭之活劇。亦於紐約焉可也。

(九)

紐約市於前世紀與今世紀之交產一怪物焉。曰「托辣斯」。此怪物者。產於紐約。而其勢力及於全美國。且駭駭乎及於全世界。質而言之。則此怪物者其勢力遠駕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第一而上之者也。二十世紀全世界唯一之主權也。吾欲考求其真相也。有年。今至紐約而始得此機。

托辣斯者。原文為 *Trust*。譯言信也。其用之為一特別名詞者。自一八八二年。而大盛於最近之五年中。托辣斯者何以數公司乃至數十公司之股份之全數或過半數委託之於所謂「托辣斯梯」(Trustee)者。(即可信之人之意)而此「托辣斯梯」或數十發回一證券於股東。自此以後。此托辣斯梯有全權管理各公司之營業。或分析。或合併。或擴充。悉聽其指揮。而以所得利益分配於股東。托辣斯者。以政治上之現象譬之。則猶自各省並立而進為合眾聯邦也。自地方分治而進為中央集權也。質而言之。則由箇人主義而變為統一主義。由自由主義而變為專制主義也。

托辣斯之濫觴。起於一八八二年之煤油托辣斯。即世所稱煤油大王洛奇佛兒之所手創也。爾後一八八三年。綿油托辣斯成。一八八六年。蒸餾托辣斯成。一八八七年。製糖托辣斯成。其利益昭昭。聳動一世耳目。自茲以往。舉國皆狂熱於托辣斯。及於今日。而美國全國之資本。其在各托辣斯之支配下者。殆十而八。夫美國者。今世界第一之資本國也。美國資本。殆占世界全部資本之半。然則現今世界資本總額之小半數。全歸於此最少數之托辣斯梯諸人之手中也。噫。豈不異哉。豈不偉哉。

今欲語托辣斯之盛況。特將紐約四季叢報所列最近五年托辣斯之資本表。譯錄如下。

千八百九十九年一月以後設立之托辣斯資本表

(托辣斯名)

(設立年)

(資本額)

(美金)

聯合製鋼公司(附注)以公司代托辣斯名下同

一八九九年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附注其資本一千萬元以下者原文不錄

美國農業聯合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蔗糖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自由車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六,四九六,四〇〇元
美國黃銅公司	一九〇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合衆國製糖公司	一九〇一年	八二,四六六,六〇〇元
合衆國製車公司	一八九九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亞美利加製雪茄烟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亞美利加草絲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三,〇八三,〇〇〇元
亞美利加製革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三,〇二五,〇〇〇元
美國製冰公司	一八九九年	四一,七〇五,〇〇〇元
美國製網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國民製造餅乾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一,二七,〇〇〇元
美國機關車(即火車頭)公司	一九〇一年	五〇,四一二,五〇〇元
美國機械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裝填公司	一九〇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農器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滾車裝飾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水喉公司	一九〇〇年	一〇,二九五,七〇〇元
美國造船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鑄鐵及精製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鼻烟原料公司	一九〇〇年	二二,〇〇一,〇〇〇元
美國鋼鐵製物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窗簾玻璃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羊毛公司	一八九九年	四九,七九六,一〇〇元

美國鑄紙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販賣商聯合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大西洋樹膠鞋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牛奶製糖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中央鑄造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芝加哥氣學器具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植民地木料及箱籠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室內禦寒器具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聯合烟捲公司	一九〇一年	二六二,六八九,〇〇〇元
五穀屬類生產物公司	一九〇二年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水鍋鋼鐵公司	一九〇〇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東方鐵器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七七三,一〇〇元
亞美利加電氣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〇,三六八,四〇〇元
電車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八,四七五,〇〇〇元
佛耶門煤炭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錫蘭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六,八二一,五〇〇元
哈比遜復加銻化公司	一九〇二年	二五,七五〇,〇〇〇元
萬國收稅公司	一九〇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萬國製鹽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萬國製造器氣筒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一,一五〇,〇〇〇元
約翰那郎格靈製鋼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煤炭及煤氣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九,四七〇,〇〇〇元
國民製造火柴公司	一九〇〇年	五五,五六三,〇〇〇元
國民炭氣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國民化學及製造模製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三,八三八,四〇〇元
國民防火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元
國民精練白糖公司	一九〇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紐英倫紡紙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五,五七七,〇〇〇元
紐約船渠公司	一九〇一年	二八,五八〇,〇〇〇元
太平洋鐵器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濱士温尼亞省製網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三四,二五〇,〇〇〇元
必珠卜釀酒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必珠卜煤炭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五九,七三一,〇〇〇元
農家壓榨器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鋼鐵車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活版字製造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鐵路用鋼條公司	一九〇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共和國製鐵公司	一八九九年	四八,二〇四,〇〇〇元
帝國油漆用器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樹膠用物製造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六,四一〇,〇一五元
士洛士特得製鑽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八,二〇〇,〇〇〇元
士丹特製造公司	一九〇〇年	一七,二五〇,〇〇〇元
聯合輪船公司(大西洋)	一九〇二年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聯合製紙及製袋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製筐及製紙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製鋼公司	一九〇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全國食品聯合公司	一八九九年	一五,三六九,五〇〇元
製靴機器聯合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二,六五六,〇〇〇元

四十三萬萬有奇之資本

托辣斯之利

合衆國煤炭、鐵管、及鉛公司	一八九九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合衆國棉紗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三,一〇〇,〇〇〇元
合衆國建築公司	一九〇二年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合衆國精製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三,八〇八,三〇〇元
合衆國造船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七,一〇〇,〇〇〇元
合衆國鋼鐵大聯合公司	一九〇二年	一,三八九,三三九,九五六元
世界烟草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華治尼阿煤鐵公司	一九〇一年	一八,九七〇,〇〇〇元
合計		四,三一八,〇〇五,六四六元

以上所列。除鐵路托辣斯及一八九八年以前所立之托辣斯未計外。其資本總額已四十三萬萬零一千八百萬有奇。以現在中國銀價之比例。實當上海香港通用銀九十萬萬元有奇。計美國現在通用貨幣之數。二十五萬萬有奇。而鋼鐵托辣斯。以一公司之資本。而居其半額。其氣象之偉大。真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考托辣斯之所由起。原為防自由競爭生產過度之病。實應於今日時勢。不得不然也。而其流弊亦自不少。今刺取各家言其利害者而平論之。

托辣斯之利

- (一) 可以利用最新最大最敏之機器。而盡其所長。所用資本勞力。視前此為少。而所產物品。視前此為多。
- (二) 資本既合併。則需用原料多。需用多則其購之也較廉。原料價廉。則製出之物。其價亦隨而廉。
- (三) 以工場夥多之故。可以實行分業之學理。使日趨精密。則庸工各盡其長。成物良而速。
- (四) 以資本多之故。能有餘力以利用廢物。造出種種附屬副產物。使無棄材。而正產物之價亦得更廉。
- (五) 以全國本業皆合同故。能節制生產。毋使有羨不足。因以免物價之漲落無定。而資本家無時常倒閉之患。勞力者亦不至被牽涉而失其業。

(六)能經營附屬事業。擴張外國販路。

(七)能淘汰冗員。節減薪費。

(八)凡一切競爭之冗費。如告白費。運動費等。皆可以節省。

(九)以其工場遍於全國故。可以節省運送費。使本公司與販賣人皆食其利。

(十)以製品多故。能隨時立應買客之求。使生計界之信用日堅實。

(十一)以資本雄大故。不假借貸。無畏外界市場之恐慌。即有借貸。其息亦廉。

(十二)可以交換智識。獎勵技術。爲全社會之利益。

托辣斯之弊。

(一)以全權委諸一二人之專制。苟不得其人。則全局失敗。

(二)以規模太大故。統一之監督之。大非易易。

(三)獨占一業。莫與之競。則生產技術之改良。進步將中止。

(四)淘汰多數之工場。採用省力之機器。許多勞傭。因以失業。

(五)以壟斷利益故。有相競爭者。以種種手段摧滅之。使小資本家不能自存。

(六)以獨占之故。強以廉價勒買原料品。使生產家蒙其害。強以高價售出製造品。使消費家蒙其害。

(七)以獨占之故。所製產之物。雖日雜粗窳。以欺市衆。而莫敢誰何。

(八)濫用保護關稅之權利。其製造品。售出外國。價或更廉。售於本國者。反更貴。

(九)以獨占之故。勞力家。舍彼處。別無餬口之途。因得任意尅減工價。延長工作時刻。

(十)其資本估價。多報浮數。號稱百萬者。其實不過五十萬。或二三十萬。一有失敗。則其托辣斯證券。攪亂市場。

以上所陳。左右袒兩說之大略。在是矣。要之最近十年間。美國全國之最大問題。無過托辣斯。政府之所焦慮。學者之所討論。民間各團體之所譁囂。調查。新聞紙之所研究。爭辯。舉全國八千萬人之視線。無不集於此一點。故欲知美國

美國對於托辣斯與論之

關於托辣斯問題之書籍及雜件調查報告書五種

著述三類七種

之國情。必於托辣斯。欲知世界之大勢。必於托辣斯。

托辣斯之初出也。全國視為怪物。視為妖魔。政府務所以摧抑掃除之。殆與現時中國政府之謀摧鋤新黨者無以異。故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凡二十八省之政府。發布法律。以禁止托辣斯。華盛頓政府亦隨之。然卒不可禁。民間之組織托辣斯者。易其名而用其實。而發達且日盛一日。至千九百年以後。舉國輿論。幡然一變。知此物之發生。由於天演理勢。相迫使然。愈過之則其勢愈盛。而弊亦愈深。於是禁遏之政策。一變為補救之政策。而托辣斯之機體。乃今漸確立矣。

今舉一八九七年以後之出版書籍及雜件。其關於托辣斯問題最詳博確實而有力者。列數種如下。

(甲) 政府調查報告書及托辣斯會議事錄。

- (一) 美國上下議院聯合調查托辣斯會之報告書。(一八九七年)
- (二) 芝加哥及聖路易之托辣斯調查會議事錄。(一八九九年)
- (三) 美國調查工業委員會之報告書及美國保工局報告書。(一九〇〇年)
- (四) 芝加哥反對托辣斯會議之報告書。(同上)
- (五) 美國生計學會總會演說集。(同上)

(乙) 民間之著述。

- (一) 以托辣斯為適應於現今生計界實天演使然。無可逃避。而因詳論其起原利益流弊。及其所以補救之法者。
 - Jacks, Trusts Problem.
 - Harpers, Reshain of Trade.
 - Collier, Trusts.
 - Halle, Trusts and Industrial Combination in United States.
- (二) 攻擊托辣斯者。
 - Ely, Monopolo and Trusts.
 - Gibb, Trusts.

國際托辣斯
及與中國之
關係

美國亞細亞
協會

美英工業進
步之比較

三類揚托辣斯謂其功德最爲全社會各階級人之利益者
Goston, Trinis and the Public

要之托辣斯實二十世紀之驕兒。必非以人力所能摧沮。此今世稍有識者所同知也。自今以往。且由國內托辣斯。進爲國際托辣斯。而受害最劇者。必在我中國。然則我輩不能以對岸火災視此問題也。明矣。至其起原。其利害。其影響。及吾國今後對之之策。吾將別著論論之。

(十)

廿六日。赴亞細亞協會之宴。座中美國人二十三。日本人二。中國人並余而六。其美國人類皆紐約市中實業家之有力者也。此會之目的。全在生計上。於政治上毫無關係。然東方稍知名之人至者。必饗宴焉。前公使伍。現公使梁。皆嘗到演說。宴梁後半月而余至。席間總幹事赫欽士。先起演說。極言美國無利中國土地之意。惟願保和平與商務。余亦照例述感謝之詞。並言中國若不得良政府。則世界之平和。終不可得。列強徂於現政府一日之安。欲在此亂機滿地之市場。殖其產業。非預備數倍之保險費不可。或又欲利用現政府之昏弱。而因以攫特別之權利。吾信其將來之或失。必不償現在之所得云云。余約演四十五分之久。此後繼演者尙十數人。率皆照例附和余言。

次日訪赫欽士於其家。赫氏復極言中國之平和擾亂。其影響於美國者甚大。即如拳匪之變。美國南方業棉花者。已倒閉三分之一。失業之勞傭數千云云。余時讀新聞紙。見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所演說。謂英國工業品則物之已製造者輸出額。每人平均二十五元六角。(美金)美國工業品輸出額。每人平均僅五元一角。足證美國猶未脫農產時代。其工業實未足與英頡頏云云。余感其說。因以叩赫氏。赫氏曰。不然。美國人工業發達之實力。實已在英國之上。不過其所產工業品大半消於本國。僅據出口之額以爲比較。非篤論也。且美國非不能推廣其工業品於海外。實緣本國人消費力甚大。現在尙無餘裕以輸於外耳。欲實知兩國工業進步之比較。必須合其工產之全額計之。因檢出英人瑪爾荷按瑪氏近世統計學最著名之大家也所著民富論一書。舉其統計相示。則當一八六〇年。英國所產工業品之全額。每人平均九十五元。其年美國所產工業品之全額。每人平均不過五十九元。迨一八九四年。形勢已一變。英國每人平均增至百一十

英國工業之
牛耳已為奪
於美

競爭之舞臺
東漸之由

美國將來
危險之大問
題

近兩年海外
移民國別表

元。美國每人平均增至百四十元。相去僅三十四年間耳。而其位置之改易如此。赫氏又言瑪氏之統計。為萬國所共信者也。且出諸英人之口。而其言如此。又言瑪氏書刊於一八九五年。於近數年之統計未及詳。而此數年間美國之進步。更有不可思議者。千九百年。吾美工業品之全額實一百三十萬萬零三千九百二十七萬九千五百六十六元。(美金)以現在人口計之。每人平均百七十一元有奇。其年英國工業品全額。不過五十萬萬內。每人平均百二十元耳。若夫以出口額計之。而美反劣於英者。則英國之工品業。以百分之二十五。輸出海外。而美國則僅以百分之四輸出耳。此其所以逕庭也。云云。其言確鑿。至可信據。

昔歐洲人口產業發達之故。不得不求尾闕於海外。新大陸之開闢。其原因殆皆在於是。今則新大陸者。已無復隙地。可容歐洲產業之滲入。不甯惟是。且更皇皇然自求其尾闕。此競爭之舞臺。所以日東漸也。

(十一)

余游美。無一事為美人憂為美人恐者。雖然。有一焉。則歐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輸入於美國。而為其國民。是也。試將去年及今年之統計列其移民比較表如下。此表據西歷十二月在舊金山所購美國今年統計書

(國名)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三年	(增加數)
奧大利	一九〇二	二〇六、〇一一	三四、〇二二
比 利	二、五七七	三、四五〇	八七三
丹 麥	五、六六〇	七、一五八	一、四九八
法 國	三、一一七	五、五七八	二、四六一
德 意	二八、三〇四	四〇、〇八六	一一、七八二
希 臘	八、一〇四	一四、〇九〇	五、九八六
意 大 利	一七八、三七六	二三〇、六二二	五二、二四七
奈 渣 蘭	二、二八四	三、九九八	一、七一四
那 威	一七、四八四	二四、四六一	六、九七七
葡 萄 牙	五、三〇七	九、三一七	四、〇一〇

更舉最近二十五年間移民之統計則

(附注右表所列遠美國屬地在內。即如中國條下。包含往檀香山及菲律賓者。日本條下則檀香山者。居大半也。然惟此兩國。雖然耳。百餘諸國人。皆往美國本境。其往屬地者。不及百之一也。

羅馬尼亞	七,一九六	九三一〇	二,一一四
俄國及芬蘭	一〇七,三四七	一三六,〇九三	二八,七四六
塞爾維亞及布加利亞	八五一	一,七六一	九一〇
西班牙	九七五	二,〇八〇	一,一〇五
瑞典	三〇,八九四	四六,〇二八	一五,一三四
歐洲土耳其	二,三四四	三,九八三	一,六三九
英國	一八七	一,五二九	一,三四二
愛爾蘭	一三,五七五	二六,二一九	一,六四四
蘇格蘭	二九,一三八	三五,三一〇	六,一七二
威爾斯	二,五六〇	六,四三三	三,五八三
中國	七六三	一,二七五	五一二
日本	一,六四九	二,二〇九	五六〇
日細亞土耳其	一四,二七〇	一九,九六八	五,六九八
澳洲及紐西蘭	六,二三三	七,一一八	八九五
英屬加拿大	三八四	一,一五〇	七六六
南亞美利加	六三六	一,〇五八	四三二
四印度諸島	三三七	五八九	二五二
	四,七一	八,一七〇	三,四五九
一九〇三年	八五七,〇四六	一八九八年	二二九,二九九
一九〇二年	六四八,七四三	一八九七年	二二〇,八三二
一九〇一年	四八七,九一八	一八九六年	三四三,二六七
一九〇〇年	四四八,五七二	一八九五年	二七九,九四八
一八九九年	三一,七一五	一八九四年	三一四,四六七

意奧俄數盛

北歐日少南
歐日多

一八九三年	五〇二,九一三	一八八五年	三九六,三四六
一八九二年	六二三,〇八四	一八八四年	五一八,五九二
一八九一年	五六〇,三一九	一八八三年	六〇三,三二二
一八九〇年	四五五,三〇二	一八八二年	七八八,九九二
一八八九年	四四四,四二七	一八八一年	六六九,四三二
一八八八年	五四六,八八九	一八八〇年	四五七,二五七
一八八七年	四九〇,一〇九	一八七九年	一七七,八二六
一八八六年	三三四,二〇三	一八七八年	一三八,四六九

(附注右表所列以今年(即一九〇三年)為最高額。而一八八二年次之。去年(即一九〇二年)及一八八一年一八九二年復次之。一八八五年何以銳減則初禁華工之結果也。一八九四年以後何以復銳減則再禁華工之結果也。由此觀之。知前二十年移民之數。中國人占一大部分也。至近一兩年之增加。則全屬歐洲人矣。觀前表自明。)

由此觀之。僅以二十五年間。而外國人之入美者。總數凡一千一百八十餘萬。居美國人口七分之一有奇矣。而其勢且滔滔橫流。未知所屆。稽其國別。則意大利人及奧匈人最多。在昨年各十七萬餘。在今年各二十萬餘。居全數之半。次則俄羅斯人。去年十萬餘。今年十三萬餘。合三國計之。幾居全數三分之二。稽其種別。則拉丁民族居八分之三。有奇。斯拉夫民族居八分之二。有奇。其餘東方民族及難晰別之民族。居八分之二。有奇。而條頓民族則僅八分之一也。且其國別種別之遞嬗。愈近而愈變。當十年前。即一八九三年。德國人之來者七萬八千餘人。去年則減至二萬八千餘人。十年前。愛爾蘭人之來者四萬三千餘人。去年則減至二萬九千餘人。若意大利。則十年前來者僅七萬二千餘人耳。而去年乃增至十七萬。今年乃增至二十三萬。此實北歐移住者日以少。南歐移住者日以多之明証也。若是者為美國之利乎。將為美國之害乎。吾不能無疑。

美國當千八百年。只有五百三十萬人。至千九百年。驟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人。百年之間。增十五倍。何以得此。曰惟受海外移民之賜。美國前此以歡迎移民為國民也。無足怪者。雖然。以今日大勢所趨。恐數十年以後。美國將不為

俾領民族衰
竭之消息

羅馬之覆轍
可鑒

同化力不足
特

道
德上之影

條頓人之國土。而變爲拉丁人及他種人之國土。此其機不徒在移民之突進而已。其原住之舊民。婚姻愈遲而產子愈少。其入籍之新民。婚姻愈早而產子愈多。苟率此不變。吾恐不及百年。而前此殖民時代獨立時代高貴民族之苗裔將屏息於一隅矣。吾所以代美國抱杞憂者莫亟於是。而美之政論家。若闕然不以爲意焉。是則下走所不解也。美國人以平等博愛之理想自誇耀者也。故其對於他民族。妒嫉之念頗淡。（除中國民族不計）是其可敬佩者也。但以吾觀之。美國立國之元氣何在。亦曰條頓民族之特質而已。使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權利。全移於條頓以外諸民族之手。則美國猶能爲今日之美國乎。吾所不敢知也。昔北歐蠻族南下。而羅馬之文物以亡。自今以往。美國若有潰。其必自此焉矣。

美國自恃其同化力之強。謂能吸集種種異族。使從同於美。故雖龐雜不爲害。斯固然也。雖然。吾見其同化力之速率。不能與外加驟進之力相應也。昔日本人謂中國人最不肯同化。無論至何地。必自成所謂支那村支那町者。今吾觀於美。則豈惟中國人而已。即紐約市中。若者爲意大利村意大利町。若者爲猶太村猶太町。若者爲俄羅斯村俄羅斯町。雖以吾輩初旅行者。猶一望而知其區別。然則所謂同化力者。其亦僅矣。其亦緩矣。

以吾所見。則外來之民。其影響於美國之道德上政治上者甚多。其道德上之影響。奈何。外來之民。固非無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足爲美國前途之光者。雖然。不過百中之一二耳。若其大多數。非無智無學之農民。則蕩檢敗行之醜類也。或其生計不能自存於本國。或其性行不能見容於本國。乃不得已。而以新大陸爲逋逃。據倫敦移民會報告書云。每歲由愛爾蘭移住美國者。其百分之七十四。爲罪滿出獄之囚徒。觀於此。不能不爲美人瞿然驚也。失業無賴之人。麇集既衆。於是酗酒。姦淫。殺人。盜竊。諸惡風。日浸淫於美國。終非宗教之制裁所能範圍。據千九百年統計。紐英倫四省之人口。其外來者居百分之四十。而犯罪之人數。外來者居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見其概矣。其他雖不悖於法律。而有害於風俗者尙多。據千九百年統計。則美國賣酒業中。百分之六十三。釀酒業中。百分之七十五。飲食店中。百分之七十七。皆爲外來移民之所營業云。其於道德上之影響。必不少矣。

政治上之影響

其政治上之影響奈何。

(一) 外來者多酗酒。故務求所以利酒業。當投票選舉時，至生出所謂「酒家票」者。馴至為政治上之勢力。近世有「禁酒會選舉團」亦因防此弊而起也。

(二) 外來者多好淫。故摩門教利用之。摩門教起於美國中部。當選舉時，生出所謂「摩門派投票」者。為政治上之勢力。

(三) 外來者之大多數。屬天主教。故天主教投票。為政治上之勢力。

(四) 外來者多持偏激之社會主義。故社會黨投票。為政治上之勢力。

(五) 外來者多聚集於大都會。致使市政種種腐敗。危及地方自治之

(六) 外來者多不能同化於美國。各自用其國語。沿其國俗。於合衆國政治上。別為一團。若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其最甚也。故有所謂德意志投票意大利投票愛爾蘭投票者。各為一特別之勢力。牢不可破。每當選舉時。其妨害公益者實甚。

(七) 外來者以無智無學無德之故。實不能享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以一國主權。授諸此輩之手。或馴至墮落暴民政治。而國本以危。

由是觀之。則外來移民。其關係於美國前途者。遼乎遠哉。然此等種種惡影響。惟自歐洲來者實尸其咎。而自中國來者。蓋甚稀焉。中國人之病美國者。不過勞傭價廉。與彼之下工相競耳。而所競者。又僅在太平洋岸之一小部分。而非若彼等之蔓延及於全國也。然則為美國計。中國移民。不過疥癬之患。而歐洲移民。實心腹之憂也。乃彼中政治家。顧厄我而矚彼者何哉。彼有選舉權而我無之耳。美國政治家。他無所懼。而最懼工黨。蓋一失工黨之歡。而位遂不可保也。準是以談。則美國人對於此問題之理由。可以見矣。夫孰不知其為國家將來一大患。其奈國中選舉票之半數。皆已在外來新入籍者之手。一倡異議。則萬戈向之。彼十年前固嘗有議禁意大利人者矣。乃不旋踵而噤若寒蟬焉。則國中有二百餘萬意大利人之投票以盾其後也。使我華人在美者。而有此權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噫。

歐洲移民與中國移民之利害比較
選舉權之重
中國人失權利之由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共和政體一大缺點

猶太人之大勢力

猶太人左右紐約市政

猶太人之團結力

猶太之名士

(十二)

雖然以媚衆取寵之故。而置最大問題於不顧。則與專制國諱言朝廷闕失者何擇焉。此亦共和政體一大缺點也。歟。美國外來移民之中。其勢力最大者。則猶太人也。聞美國之銀行業。猶太人居十之三四。其銀行職員。猶太人居十之五六云。

布得委街者。紐約第一大街也。大商店凡數千家。屬於猶太人者十而六七。吾中國則僅一家而已。

紐約市政之權。一惟猶太人所左右。他無足與抗者。其他大市。亦大率類是。

猶太人何以能若是。則以其團結力之大。爲他種人所莫能及也。聞之彼族有一公會。其組織規制甚秘密。外人莫得聞。凡一猶太人來美國者。公會量其才而貸以資本。使營商業。獲利則稅其若干以復於公會。折閱則再貸之。復折閱則三貸之。貸之三而猶不能自立。乃不復矣。此所以相扶相導。而全世界之商業。日入彼掌握也。故紐約市中二十餘萬之猶太人。其從事於下等勞動職業者甚希。而小商店營業。不計其數。

余初到紐約時。適遇俄羅斯殺掠猶太人事件。紐約各報。日攻擊之。描寫其慘狀。不遺餘力。其實此次被殺傷者。合計不滿四百人。以視拳匪之役。俄人在黑龍江畔。一日而殺華人七千。其相去亦遠矣。而全球報紙。其肯爲我實力認冤者有幾耶。彼曷爲爾爾。則以紐約者。猶太人之紐約也。動紐約則動全美國。動美國則動全世界。而俄人虐殺事件。遂招天下公憤。於此見中國人之生命。賤於猶太人遠矣。此役也。紐約市捐救濟金千餘萬。全美國合捐二千餘萬。紐約之華人亦有助者。聞美國猶太公會。建議欲盡迎旅俄之同胞至新大陸云。

近世猶太人最有名者。如英國前大宰相侯爵的士黎。爲保守黨魁。與格蘭斯頓爭政權數十年。其最著也。既今紐約市中。若西士弗氏。爲紐約財界之雄。每年捐助教育事業。常在萬金以上。若士特拉夫氏。兩任土耳其公使。爲美國第一等外交家。若立溫德列氏。現任紐約高等法院長。爲法律名家。自餘類此者。不可枚舉。紐約「每月叢報」。嘗彙舉現世界重要人物屬於猶太族者。凡四十八人。各國皆有揭其小傳。及其肖像。

嗚呼。以數千年久亡之國。而猶能歸然圍成一族。以立於世界上。且占其一部分之大勢力焉。則其民族之特色之實

中國何敢望
猶太

猶太人之惡
線

歷行之感情

住地底住地
圖住地項

力。必有甚強者矣。不然。彼巴比倫人。腓尼西亞人。今何在也。即希臘人。羅馬人。其今昔之感。又復何如也。吾中國今猶號稱有國也。而試問一出國門。外人之所以相待者。視猶太爲何如。而我國人之日相軋轢相殘殺。同舟而胡越。闔室而戈矛者。視今之猶太人。又何其相反耶。吾黨猶鸞鸞然曰。中國將爲猶太將爲猶太。嗚呼。其亦不慚也已矣。猶太人之趨利若鶩。視錢如命。詐僞貪鄙。此盡人所同知也。故西國通用語。呼人之貪譎詐者曰「周」。周者。猶太字之原音也。吾嘗論猶太人對於本族有道德。對於本族以外無道德。雖然。凡道德者皆愛其類。其羣之謂耳。又豈獨猶太哉。

猶太人之不潔。與中國相類。紐約唐人街與猶太街接壤。其穢湫不相上下。

(十二)

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歷者所同知也。至紐約。觀止也未。

吾聞日本游歷家皆曰。先至美國。後至歐洲者。無不驚歐洲之局促頑舊。先至歐洲。後至美國者。無不驚美國之囂塵雜亂。吾未至歐洲。吾不能言之。

吾在紐約無餘日。以從事游覽。若政治上生計上社會上種種觀察。百不得一。固不待論。即風景亦所見絕稀。吾深負紐約也。初到時。有拉雜筆記百數十條。記瑣見瑣聞。及游歷。循覆視之。覺其全屬遼東豕。故概淘汰不編入。惟略存十數條如下。

野蠻人住地底。半開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頂。住地面者尋常一兩層之屋宅是也。住地底者孟子所謂下者爲營窟。古之五祀。有中霤。穴地爲屋。鑿漏其上。以透光。雨則溜下也。今吾國秦晉豫之。猶有是風。北京之屋。亦往往有入門下數石級者。猶近於地底矣。紐約之屋。則十層至二十層者。數見不鮮。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層。真所謂地頂矣。然美國大都會通常之家屋。皆有地窖一二層。則又以頂而兼底也。

銀繩蛛網百
足之蟲

公園

公園與衛生
及道德之關
係

路易第十四
宮中物

格蘭德之墓

自由島
數千萬枝之
電燈

紐約燭目皆鴿籠。其房屋也。燭目皆蛛網。其電線也。燭目皆百足之蟲。其市街電車也。

紐約之中央公園從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積與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埒。而每當休暇之日。猶復車殼擊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爲市場。所售地價。可三四倍於中國政府之歲入。以中國人之眼觀之。必曰棄金錢於無用之地。可惜可惜。

紐約全市公園之面積。共七千方噏架。爲全世界諸市公園地之最多者。次則倫敦。共六千五百方噏架。論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無相當之公園。則於衛生上於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紐約而信。一日不到公園。則精神昏濁。理想污下。

街上車。空中車。陸道車。馬車。自駕電車。自由車。終日殷殷於頂上。碎碎於足下。構構於左。彭彭於右。隆隆於前。丁丁於後。神氣爲昏。魂膽爲搖。

人言久住紐約者。其眼必較尋常人爲快。苟不爾者。則當過十字街時。可以呆立終日。一步不敢行。紐約之最大旅館。一園其上等房位。每日百五十元。合墨西哥銀三百餘元房中陳設皆法前王路易第十四宮中物云。李文忠游美時住此館。但僅住二等房位耳。每日七十五元。其參隨輩皆住三四等以下云。以中國第一等地位之人。而作紐約第二等客。一笑。

格蘭德之墓。亦紐約一游燕處也。格蘭德罷任總統後。貧不能自存。無有恤之者。及其死也。以數兆金營其墓。可稱咄咄怪事。聞賤丈夫欲罔利者。營此別業。吸引裙履。內使其附近地價。可以驟漲云。茲事雖小。亦可見薄俗之一斑也。墓臨河。風景絕美。士女雲萃。過於公園。合肥手植一樹於墓門。泐數言焉。行人咸目之。

自由島者在紐約海口中央。豎一自由女神像。法國人所贈也。美人寶之。登之有瀟灑出塵之想。卽埃崙在布碌崙之西。山紐約乘電車半點鐘可達。避暑之地也。游者以夜。余嘗一游。未至里許。已見滿天雲錦。蓋電燈總在數千萬盞以上也。層樓傑閣。皆綴華燈。遙望疑爲玻璃世界。中有一園。名狂笑園者。人以洋一角售券入園。園中諸陳設玩區。有普通者。有特別者。特別者另買券。乃能入觀。其券賤者半角。最貴者亦不過兩角半。然欲徧

觀之。每人須費二十三元有奇。自餘如狂笑園而稍小者。尚數十區。欲徧游非三四日不能。然至者率皆中下等社會及兒童耳。

(十四)

黑闇之紐約

貧民窟之情狀

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紐約。天下最黑闇者殆亦莫如紐約。吾請略語黑闇之紐約。

排黃熟者流。最誣華人不潔。以吾所見之紐約。則華人尙非不潔者。其意大利人猶太人所居之數街。當暑時。老嫗少婦。童男幼女。各携一几。箕踞戶外。街爲之塞。衣服襤褸。狀貌猥瑣。其地電車不通。馬車亦罕至也。願游客恒一到以觀其風。以外觀論。其所居固重樓疊閣也。然一座樓中。僦居者數十家。其不透光不透空氣者過半。然煤燈晝夜不息。入其門穢臭之氣撲鼻。大抵紐約全市作此等生活者殆二三十萬人。

据一八八八年之統計。紐約之赫士達及摩比利兩街。大半屬意大利人所居。德國人猶太人中國人亦間有。其人口死亡之比例。每千人中至卅五人有奇。其五歲以下之小兒死亡者。每千人中至百三十九人有奇。較之紐約全市普通統計。每千人實應死亡廿六人有奇耳。其貧民生活之艱難。可以想見。此等率皆由住宅缺空氣缺光線所致云。

又一統計家言。全紐約貧人合居之房屋。凡三萬七千間。住於其中者百二十萬餘人云。

此等住居。非持有妨於衛生也。且有有害於道德。又據統計家言。紐約某街有一樓。居者四百八十三人。而一年之間。犯罪者百有二人。其影響亦大矣。

杜詩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吾於紐約親見之矣。据社會主義家所統計。美國全國之總財產。其十分之七。屬於彼二十萬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屬於此七千九百八十萬之貧民所有。故美國之富人則誠富矣。而所謂富族階級。不過居總人口四百分之一。譬之有百金於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餘三十元。以分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滿一角。但七分有奇耳。豈不異哉。豈不異哉。此等現象。凡各文明國罔不如是。而大都會爲尤甚。紐約倫敦其最著者也。財產分配之不均。至於此極。吾觀於紐約之貧民窟。而深嘆社會主義之萬不可已也。

財產分配之太懸絕

慈善事業及其效果

以人為機器且為機器之奴隸

智者愈智愚者愈愚大勢滔滔返於專制

此等情形。既日日劇心怵目。於是慈善事業起焉。據統計表。則紐約既有之慈善事業。几千二百八十八所。其類別如下。

公立	二十八	臨時救助	八十三
特別救助	五十一	救助外國人	二十六
常川救助	六十七	醫院	百〇一
救助廢疾	十六	改良事業	十六
傳道會附屬救助	四十九	相互救助	七十八
教會附屬救助	五百九十九	雜類	百八十三

現在紐約全市。每年慈善事業所費。亦恒在千萬元以上云。雖然。慈善果遂足以救此敵乎。慈善事業易導人於懶惰。而生其依賴心。滅其廉恥心者也。此所以此等事業雖日興。而貧民窟之現狀亦日益加甚也。觀於此而知社會之一大革命。其終不免矣。

觀各公司之製造工場。更令人生無窮之感。近世之文明國。皆以人為機器。且以人為機器之奴隸者也。以分業之至精至纖。凡工人之在工場者。可以數十年立定於尺許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執之業。或寸許之金。或寸許之木。磨礮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聞也。如製針工磨尖者。不知穿鼻之事。穿鼻者不知磨尖之事。而針以外之他工無論矣。而工以外之他事業。他理想更無論矣。以是之故。非徒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如彼摩爾根洛奇佛拉之徒。以區區方寸之腦。指揮數千兆金之事業。支配數十百萬之職員。歷練日多。才略日出。而彼受指揮受支配之人。其智識乃不出於寸金寸木。嗚呼。何其與平等之理想太相遠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準是以談。則教育普及之一語。猶空言耳。嗚呼。天下之大勢。竟滔滔日返於專制。吾觀紐約諸工場。而感慨不能自禁也。

紐約省統計對於男子一人而有女子六七人之比例。聞由近日東方之民。謀食於太平洋岸一帶及大北鐵路一帶者日多。而其細弱則仍居東部。故懸絕至此甚。云此事於道德上影響亦不少。美國號稱最尊女權。然亦一面上一佳

女權不過表
面上佳話

社會黨員之
來稿

社會主義與
中國

社會主義者
一種之迷信

社會主義之
實力

話耳。實則紐約之婦女。其尊嚴嬌貴者固十之一。其窮苦下賤者乃十之九。嬌貴者遠非中國千金閨秀之所得望。下賤者亦視中國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以文明之地。結婚既難。而女性復多於男性數倍。故怨曠之聲。洋洋盈耳。以華人之業賤工者。而中下等之西女。猶爭願嫁之。則其情形略可想矣。此摩門教所以歲月侵入。而賣淫業者之數。殆逾三萬。其號稱良家而有桑濮之行者。且徧地皆是也。此亦紐約黑闇之一大端也。

(十五)

廿九日紐約社會主義叢報總撰述哈利遜氏來訪。余在美。社會黨員來謁者凡四次。一在威多利。一在紐約。一在氣連拿。一在碧架雪地。其來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勸以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云云。余謝以進步有等級。不能一蹴而幾。彼等皆云均之改革也。均之與舊社會之現狀戰也。均之艱難也。大改革所費之力。與小改革所費之力。相去不相上下。毋甯逕取其大者焉。所謂獅子搏兔與搏虎之喻也。余以其太不達於中國之內情不能與之深辯。但多詢其黨中條理及現勢而已。大抵極端之社會主義。微特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若近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者。其思想日趨於健全。中國可採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較歐美更易者。蓋國家社會主義。以極專制之組織。行極平等之精神。於中國歷史上性質。頗有奇異之契合也。以土地盡歸於國家。其說雖萬不可行。若夫各種大專業。如鐵路礦務各種製造之類。其大部分歸於國有。若中國有人則辦此真較易於歐美。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時耳。社會主義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問題。吾將別著論研究之。

吾所見社會主義黨員。其熱誠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謂強聒不舍。庶乎近之矣。其於麥克士結國人社會主義之泰斗著書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穌教人之崇信新舊約然。其汲汲謀所以播殖其主義。亦與彼傳教者相類。蓋社會主義者一種之迷信也。天下催迷信力為最強。社會主義之蔓延於全世界也亦宜。

哈利遜為余言。現在全球社會黨之投票權。合各國計之。已共有九百餘萬。而近一兩年來。其黨員以幾何級數增加。不及十年將為全球政治界第一大勢力云。此其言雖不無太過。然其盛大之情況。固在意計中也。近來國際社會黨最發達。此亦人類統一之一徵兆。哈氏言日本人入黨者已有九百餘人。而中國尚無一。以余所聞在美州有會黨

訪「商界之拿破侖」摩爾根氏

摩爾根之贈言

摩爾根略傳

三大托辣斯之成功

員之一人也。余君親寫余言之特未能為該派有所盡。力耳。想曾入其籍者尚不止此。數哈氏或亦確知耳。哈氏極欲與吾黨聯絡拓殖此主義於我國。且欲得內地或海外之華文報數家為其機關報。余以中國人現在之程度未足語。於是婉謝之。期以異日而已。哈氏以其黨之主義綱領等小冊子及其叢報凡數十冊見贈。余深謝之。

是日下午往訪摩爾根。摩爾根者世所稱托辣斯大王。又稱現今生計界之拿破侖者也。余本無事與彼交涉。特以全美國最大魔力之人。以好奇心欲一見之耳。彼生平未嘗往訪人。惟待客之來訪。雖以大統領及國務大臣。或關於一國財政上求助於彼。亦惟就諮之。不敢望其枉駕也。又聞彼之會客。以一分鐘至五分鐘為度。雖絕大之問題。只以此最短時刻決斷之。而曾無失誤。其精力真千古無兩。余於前兩日以書道來意。求五分鐘之晤談。且約期。至是詣彼窩爾街之事務室訪之。則應接所之客數十。以次引見。真未有過五分鐘以外者。余本無所求。且不欲耗彼貴重之時刻。故入談僅三分餘鐘而畢。彼贈余一言云。凡事業之求成。全在未著手開辦以前。一開辦而成敗之局已決定。不可復變矣。云云。此語殆可為彼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余深佩之。

摩爾根美國干捏底吉省人。累代皆為美名族。父擁大資本。在波士頓創一摩爾根銀行。握大西洋兩岸金融之權者數十年。摩氏雖藉父業起家。然自少年即富於自立之性。大學卒業後。二十一歲即入紐約之丹康查門銀行。從事實務之練習。自南北戰爭以後。美國產業勃興。而全國中各事業。其資本在數百萬圓以上者。殆無一不與摩氏有關係。及一八八二年以後。美國托辣斯漸興。野心家從事此業者踵相接。而真能成就者不過十之一二。其餘則屢起屢仆。大牽動生計界。惹起舉國物議。於是天然淘汰。優勝劣敗。其成功全歸摩氏之手。計今摩氏所倡辦及與彼有關係之托辣斯公司等。凡三百六十餘家。全美國總資本之半額。歸彼一人支配之下。其最大者：(一)鐵路大托辣斯。以千九百年成立。凡合併十一大公司。全美國最大之幹線。皆被網羅。其線路合計四萬三千三百餘英里。足以繞地球四周而有餘。其資本為美金十萬萬零五千四百餘萬。當中國政府二十年之歲入。(二)鋼鐵大托辣斯。以千九百年成立。凡合併八大公司。其資本為美金十一萬萬零四千五百萬。部下職員凡二十五萬有奇。(三)輪船大托辣斯。以千九百二年成立。凡合併八大公司。有船百十八艘。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噸。英美德

全世界之原動力

並世兩人傑

紐約華人及其生計

李國章雜碎

三國在大西洋航路之船。一網而盡。噫。偉矣。當摩氏之謀設鋼鐵托辣斯也。鋼鐵大王卡匿奇不欲。乃摩氏僅一席話。而卡氏遂帖然奔走。三月事遂大定。其謀設輪船托辣斯也。欲握大西洋航權。使新舊兩大陸交通機關。入於其手也。黎倫輪船公司者。英國最大最久之公司。其船來往大西洋者二十九萬三千餘噸。英國百餘年來所以左右海權者。實惟此公司是賴。摩氏之初至英也。英人聞其有建輪船托辣斯之議。目笑存之。乃亦不及數月。竟戡戡以就範圍。於是全歐人始駭汗相驚。曰美國禍。曰美國襲來。曰美國統一世界。若此者。謂其原動力在摩氏一人可也。舉世錫彼徽號曰。商界之拿破侖。誠哉其破拿侖也。摩氏至德國。德皇維廉第二出其御船迎之。與之同游宴者三日。退而語人曰。吾見當世英雄。惟有一人。曰摩爾根。摩氏亦語皇云。使陛下而生於美國。憑藉此大舞臺。以演陛下之手段。其鴻圖當更有不可思議者。嗚呼。使君與操。真並世之兩人傑哉。其目無餘子也。固宜。抑二十世紀以後之天地。由武力時代。變為實業時代。然則今日再有一武力之拿破侖。亦終不免在劣敗之數。而有一實業之拿破侖。其并吞囊括之大業。誰又能測其所終極耶。

(十一)

紐約全省之華人約二萬。其在紐約市及布碌侖與紐約相連今合為一自治團體者萬五千。大率業洗衣工者最多。雜碎館者次之。廚工及西人家雜工又次之。其餘商人則皆特工以為生。商店大小亦有數百家。自成一所。謂唐人埠者。每來復。唐人埠街衢為塞。蓋工人休暇皆來集也。餘日則頗冷淡。吾儕在東方諸市演說。惟來復日聽衆圍塞。餘日則至者不及半數。

雜碎館自李合肥游美後始發生。前此西人足跡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後一到游歷。此後來者如鱗。西人好奇家欲知中國人生活之程度。未能至亞洲。則必到紐約唐人埠一觀焉。合肥在美思中國飲食。屬唐人埠之酒店進饌數次。西人問其名。華人難於具對。統名之曰雜碎。自此雜碎之名大噪。僅紐約一隅。雜碎館三四百家。徧於全市。此外東方各埠。如費爾特費波士頓華盛頓芝加高。必珠卜。諸埠稱是。全美國華人衣食於是者凡三千餘人。每歲此業所入可數百萬。蔚為大國矣。

中國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舉國嗜此若狂。凡雜碎館之食單。莫不大書「李鴻章雜碎」「李鴻章麵」「李鴻章飯」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心。遂產出此物。李鴻章功德之在粵民者。當惟此為最矣。然其所謂雜碎者。烹飪殊劣。中國人從無就食者。

西人性質有大奇不可解者。如嗜雜碎其一端也。其尤奇者。莫如嗜用華醫。華醫在美洲起家。至十數萬以上者。前後殆百數十人。現諸大市。殆無不有著名之華醫。二三焉。余前在澳洲。見有所謂安利醫生者。本不識一字。以挑菜為生。貧不能自存。年三十餘。始以醫誑西人。後竟致富三百餘萬。及至美洲。其類此者。數見不鮮。所用皆中國草藥。以值百數十錢之藥品。售價至一金或十金不等。而其門如市。應接不暇。咄咄怪事。

西例。凡業醫者。必須得政府之許可。然在美國。得之並不難。各醫家皆自稱在中國某學校卒業之醫學士。醫學博士等。蓋美國賄賂風盛行。有錢則萬事俱辦也。自此點觀察之。則不如日本遠甚。日本唐人埠之醫生。無一能得允許狀者。

紐約者。全世界第一大市場。商業家最可用武之地也。中國至微至賤之貨物。如爆竹。如葵扇。如草席。每歲銷數。皆各值美金數百萬。大者無論矣。然大率由美國人手經辦。中國人自辦者寥寥。統計紐約全市。其與西人貿易之商店。僅兩家而已。中國人對外競爭之無力。即此可見。謂中國人富於商務之天才者。亦誣甚矣。

紐約及東部一帶之華人。有眷屬者頗稀。不如西部之多。蓋道遠往來難之所致歟。以此之故。華童在學校者亦甚少。約計不盈百人。

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大學中之第一流也。吾中國學生一人。曰嚴君錦鎔。北洋大學堂官費所派遣者。學政治法律。明年可以卒業。

由紐約至哈佛波士頓

(十七)

講容純甫先

中國初次出
洋學生留學
地

前學生留美
著之情形

耶路大學中
國學生之名

白種人始然
變色

四月晦。由紐約至哈佛。哈佛者干捏底吉省之都會。而東部著名之市府也。居紐約將匝月。日為電車滾車馬車之所輻輳。神氣昏濁。腦筋昏亂。一到哈佛。如入桃源。一種靜穆之氣。使人愴然意遠。全市貫以一淺川。兩岸嘉木競蔭。芳草如簑。居此一日。心目為之開爽。志氣為之清明。

全市華人不過百餘。而愛國熱心不讓他埠。舉皆維新會中人也。時容純甫先生閱際居此市。余至後一入旅館。即往謁焉。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鑠猶昔。念憂國外無他思想。無他事業也。余造謁兩時許。先生所以教督之勸勉之者良厚。策國家之將來。示黨論之方針。條理秩然。使人欽佩。

翌日鄉人請余演說。容先生亦至。

哈佛者中國初次所派出洋學生留學地也。於吾國亦一小小紀念。容先生導余游其高等學校。實全美國最良之高等學校云。余行後三月康同暨女士來留學斯校。其校長出二十年前校中記事錄。言及中國學生者見示。余為歎服久之。

中國初次出洋學生除歸國者外。其餘尙留美者約十人。余皆盡見之。含歎息之外。更無他言。內惟一鄭蘭生者。於工學心得甚多。有名於紐約。真成就者此一人矣。然不復能為中國用。以美國數百萬學者中。多此一人。何補於美國。其次則容駸。現在我公使為頭等翻譯。薦誠君子。文學甚優。亦一才也。吾深望其將來有所効於祖國。自餘或在領事署為譯員。或在銀行為買辦。等諸自鄙矣。人人皆有一西籍。此亦與愛國心不相容之一原因也。一歎。

市中有有一室。昔為留學生寄宿舍者。中國政府所購置也。數年前始售去。其一區額落雜貨肆中。鄉人以數金易歸。免將來入博物院增一國恥而已。

由紐約至哈佛。道經紐海文。實耶路大學所在地也。耶路為美國最著名之大學。吾國學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陳君錦濤。曰王君寵佑。曰張君煜全。皆北洋大學堂官費生也。吾自初即發心往參觀此校。然迫於時日。所至各地。皆有期約。竟不能下車。以為遺憾。今年夏季卒業。其法律科王君哀然為舉首。受卒業證書時。王君代表全校四千餘人致答詞。實祖國一名譽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為黃種人。第二名為黑種人。第三名乃為白種人。各報紙競紀之。謂從來未有之異數云。

耶路大學擬
設有校於中
國
教育權可假
人否

波士頓之羅
新會

共和政治之
發光點

自由祖國之
自由有一人

聞耶路大學近擬開一分校於我上海。已有成議。或以明年秋冬間可開校云。果爾則為吾國學者求學計。便益多矣。雖然我輩當思彼美人者果何愛於我。而汲汲焉乃不遠千里而來教我子弟耶。人才未始不可以養成。特不知能為祖國用否耳。教育者何。國民教育之謂也。天下固未有甲國民而能教育乙國民者。不然香港之皇仁書院。上海之聖約翰書院。其學科程度。雖不及耶路之高。然在中口固罕見矣。問其於我祖國前途作何影響耶。吾聞耶路開學之舉。喜與懼俱矣。

余在哈佛二宿即行。五月二日至波士頓。

(十八)

波士頓者馬沙諸些省之首都。現今美國第五位之大都會。而自獨立以前素著名譽之市府也。人口五十六萬餘。華人約三千。美國東部中國維新會之開。以斯市為最早。會成於己亥秋。至壬寅冬而大擴張。故吾黨與該市華人關係頗切密。既至。諸同志迎於車站。留學生徐君建侯偕焉。歡迎一如紐約。是夕余為中國國旗演說。及波士頓歷史之演說。聽者頗感動。

波士頓者美國歷史上最有關係之地。而共和政治之發光點也。初英人之殖民於美洲。在千六百二年。初有新英蘭勿爾吉尼諸地之公司。而其實行共和政體者。為自今馬沙省所屬普利摩士一支之殖民始。余於五年前所為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為「自由祖國之祖」者其文云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僅艾萊諾之地。椰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避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瀕沒於十三洲之地。遂建義旗。脫英驛轡。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為地球上一大獨立國。即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躡足而立於大西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

新世界石

頓者乎吾欲串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吾夢想此境者有年。吾今乃得親履其地。撫其遺跡。余欣慰可知矣。善利摩士距波士頓僅汽車五點餘鐘。余凌晨而往。觀所謂新世界石者。即彼百有一人初至時登岸所立之地也。二百年來。美之愛國家及外來遊客至者。每稟鑿少許。懷之而歸。以作紀念。原石損壞殆半。至是以鐵柵圍之。禁探折云。徐君建侯錫其名曰新世界石。本書所載之圖。即徐君親自攝影見贈者也。一圖

初十七世紀之初。元英氏以謀利目的。渡航美洲者漸夥。至其真為自由主義。堅苦刻厲。以行其志者。實始自此百有一人。百一人之首領為勃黎福。實清教徒中之急進派也。當英王占士第一即位。嚴壓新教勃黎福及其黨人。乃決計出奔異國。自行其是。千六百八年。率其徒赴荷蘭。寄居數年。困甚。又慮其子弟久居異邦。失其國粹。時聞勿爾吉尼省之殖民公司為清教會中所主持。始謀來美。託庇同道。乃貸資於倫敦富商。期以七年償還。約定買巨艇盡族而行。千六百二十年。抵善利摩士。見其地饒沃宜種植。遂定居焉。不隸於勿爾吉尼。其始定制。通力合作。種植所得。悉存為公積。而同人亦衣食於公家。無有私財。實行柏拉圖之共產主義。未幾故國人聞之。深相慕羨。來者日衆。見其產之制。不可以久。乃議每夫劃田一畝為私有。建築村邑。公議管理之法。首建議會。舉勃黎福為伯里璽天德。小事由伯理璽處分。大事則公議公斷。凡成年者皆有會議權。至一六三八年。以居民分拓殖於各地。散處不能悉赴會。乃行代議制度。是善利摩士開闢之略史也。善利摩士初時自為一故美國共和政團。實托始於是。

勃黎福創行共和政之略史

其一

其二

其三

波士頓與美之關係
美國人合衆自立之端緒。殆無一不發源於波士頓。當一六四三年。紅印度土人屢與殖民諸白人為難。而英廷亦與清教會相持。於是始聯合馬沙諸些。善利摩士。干捏底。吉紐海文。四省。立一殖民總會。後善利合於馬沙紐海文合於政府。實為聯邦之濫觴。而其總會所在波士頓也。一六六四年。英廷頒發航海條例。欲以限制殖民。遣使至新英蘭及馬沙諸省。而廷折其公使。拒不納者。波士頓人也。一六八四年。英廷廢馬沙省之證書。美國諸殖民地皆受自治證書。後求得證書。特派一總督統轄新英蘭諸省。及一六八八年。馬沙人首立共和政府。復要求自治證書於英廷。其政府所在。則波士頓也。是年英王維廉第三常英法七年戰爭之役。法人大聯紅印度土人與英屬諸殖民省為難。故諸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拋棄英茶之
河口

詩

英美兵第一
大突核之地

詩

省不能不紐約會之會同拒敵。於是紐約會之有亞爾拔尼紐約會之大會議。實為聯邦進步之第二著。而其時大軍事會議。則在波士頓也。時華盛頓為勿爾吉尼首之副將參與軍一七六五年英廷創行印花稅諸殖民地大憤其首發難相抵抗使稅員懼而辭職而印花稅得以暫廢者則亦波士頓市民之為之也一七六七年英國戶部大臣湯欣厲行苛稅設法六章而特由英廷設一美洲總務司於波士頓其首倡臨時公議抗此新法令各稅務司皆懼而逃匿於砲臺者亦波士頓人也一七七二年居民與駐防兵首交關為軍事之先聲者又波士頓人也其後湯氏新稅雖廢而仍留茶稅一項印度茶必經由英國山英廷抽稅乃許入美一七七三年英茶至波士頓起岸候驗居民聞之大譁羣起奪取茶箱盡投諸海港此實為美國人對於英廷宣戰之第一著則亦波士頓之倡也其年英廷遣兵一小隊以軍政治其地而馬沙亦自設政府募民兵一七七五年遂有奔勾丘之戰其最初交綏之地則波士頓也其年五月復開國會於費爾特費舉華盛頓為統帥其第一次戰捷挫英兵之銳氣者則首圍波士頓而奪據之也由此論之謂波士頓為美國合衆自立之母誰曰不宜

余在波士頓九日每以半日與國人演說談論以半日訪尋其歷史上遺跡手美國史一部波士頓名勝記一部地圖一紙按圖而索之初四日往觀拋棄英茶之港口則今為一大街最繁盛之區矣街角墻上嵌一銅碑銘曰「一七七四年拋棄英茶處」下復紀其事略蓋當時有市民七人塗而易服為紅印度人之裝束夜襲英船取其茶數十箱投諸海云斯事與林文忠在廣東焚燬英人鴉片絕相類而美國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獨立而吾中國以彼役啓五口之通商則豈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國民實力強弱懸絕之為之也余徘徊久之得一絕句

雀舌謂茶入海騰起陸美以鷹銅表摩挲一美談。猛憶故鄉百年恨。鴉烟烟滿白鷺潭。

同日遊奔勾山至則僅一小丘耳一七七五年四月馬沙民兵圍波士頓與英駐防兵初交綏即在此地今有一華表一民兵首領戰死者之銅像華表之守護人導余徧遊全丘逐一指點曰某處者某兵官所立發令之地也某處者某兵官戰死之區也某役也英兵死傷千五百美人僅四百云余憑弔感慨不能自禁成一詩云

昔遊東臺岡日本勤王師戰勝處即今東京上野公園是也今上奔勾丘。涉茲一黃土。長留萬人謳。生命固所愛。不以易自由。國殤鬼亦雄。

華盛頓點兵
華盛頓華英
樂業處
獨立前之禮
拜堂

世界最古之
市立圖書館

世界最古之
報館

奴顏生逾蓋。當其奮起時。尋落甯他求。公義之所在。赴之無夷猶。一射百決拾。往折來軫道。大業指揮定。噴噴疑萬
眸。謂是實天幸。人謀與鬼謀。謂是某英雄。隻手迴橫流。豈識潛勢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休休。三年準
不鳴。一擊天地秋。穫實雖今日。播種良遠繇。固知無實力。不足語大猷。即今百年後。兵銷日月浮。鋪錦作山河。琢玉
為屏樓。周文與殷質。國粹兩不仇。入市觀市民。道力尙無儔。清明嚴肅氣。凜凜凌五洲。波士頓風俗之美
學。收效遠且道。仰首瞻鴻濛。回首睨神州。先民不可見。懷古信悠悠。
翌日。遊公園。有一樹為華盛頓初次點兵處。原樹已槁。今所見其補植者也。
隨遊道前斯達嶺。前此英兵所屯。華盛頓奪據之。以臨波士頓。遂獲全勝者也。有石碑示華盛頓所立處。
同日遊一禮拜堂。乃獨立前清教會之所建者。規模甚局小。體製甚古樸。實獨立時民黨屢次集議之地云。現雖今不
復在此講道。惟以當一博物院而已。其中所陳歷史上紀念物甚多。不能備述。

(十九)

初六日往觀市立圖書館。設圖書館以保存古籍者。自十六世紀時日耳曼人已行之。至以此為公共教育之機關。實
自茲館始云。千八百四十七年。波士頓市長乾士氏議徵市稅。以設市立圖書館。議會許之。即為此館之嚆矢。越二年。
英國仿其例。由議會提款以充茲事之用。千八百五十四年。英之門治斯達利物浦二市始有圖書館。實波士頓以後
第一次繼起者也。以千八百九十六年之調查。則全美國中藏書三千卷以上之圖書館。凡六百二十六處云。本館所
藏書凡八萬冊。其前後建築費合計美金二百六十五萬元。除總館之外。其分佈於市中者。尚有分館十所。借書處十
七所云。此皆館長為余所言者。彼漸斷然以此為波士頓市對於全世界之名譽也。
同日往觀「波士頓報」館。史家或亦以此為世界最古之報館云。考新聞紙之起源。以云當中世之末。意大利之俾尼
士已有之。由政府發行。每月一冊。用手寫。非印刷也。其在英國。則千五百八十年。額里查白女皇與西班牙交戰之時。
政府亦曾發一新聞紙。出版無定期。至占士第一時。始有禮拜報。實則英國每日新聞。實自千七百九十九年始。而此「波
士頓報」。則濫觴於千七百四十四年。然則謂此報為報界之祖。殆無不可。距今適二百年。已不知幾易主。而其規模之宏

古銀館之價

嗜報國民

每日出報數
次至十數次

博物院所藏
中國宮內器
物

觀哈佛大學

大亦不可訾議。余往觀經三點鐘乃畢。內容繁賾。倦於筆記矣。觀畢後。館主請留一相。余每至一市。諸報館訪事皆來照相。此次又特別留記者也。

報館愈古者則愈有價值。蓋泰西之報館。一史最也。其編輯文庫所藏記事稿。無慮百千萬億通。所藏名人相及名勝圖畫。無慮百千萬億。分年排比。分類排比。吾嘗遊大新聞報館數家。其最足令吾起驚者。則文庫是也。故無論何國。有一名人或出現或移動或死亡。今夕電報到。而明晨之新聞紙即登其相。地方形勝亦然。彼何以得此。皆其文庫所儲者也。

美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二百五十四種。讀者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千九百年。報數增至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者增至千五百十萬人。全國印出報紙總數凡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總額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美金）收入總額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於戲盛哉。而倡之者實自「波士頓報」。此亦波士頓之一榮譽哉。

美國之大報館。皆一館而出報至數種或十數種之多。有晨報焉。有午報焉。有晚報焉。有夜報焉。有來復報焉。有月報焉。有季報焉。有年報焉。皆以一館備之。其最大者如紐約之太陽報。世界報。時報。每日出至十數次以上。大抵隔一點或兩點鐘即出一次。午間向街上賣新聞者。而求其早間所出之報。則已不可復得矣。凡大都會之大新聞。大率類是以視吾東方之每日出一張。銷數數千乃至數萬。即廼然共目爲大報館者。其度量相越。豈不遠耶。

初七日往觀博物院。其中陳設之璀璨瑰璋。吾固數見不鮮。不復縷述。所最令余不能忘者。則內藏吾中國宮內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圓明園之役者半。得自義和團之役者半。內有文宗所用之表。云是俄羅斯皇室所贈者。其雕鏤之精巧。殆無倫比。表大不過徑寸。其外殼藥兩裸體美人倚肩於瀑布之上。兩鳥浴於瀑布之下。表機動則瀑布飛沫。誠奇工也。其餘彫玉物品。彫金物品。古玩磁器。凡數百事。並皮一龕。不遑枚舉。余觀其標簽。汗顏而已。

初八日。觀哈佛大學。美國東部大學以哈佛耶路哥倫比亞三者最著名。其程度莫能軒輊。至科學則仍以哈佛爲最高。吾中國始終未有一人卒業於此校。

世界最美觀之瀑布

最閑雅之大公園

喀別德兒之對廳

世界第一美觀之圖書館

萬國文字

初九日往紐巴弗。其地華人不過數十。徐建侯留學於其地實業學校招往焉。演說一次。往觀學校而還。初十日由波士頓復返紐約。道經科利華。其地有華人百餘。強留一宵演說。十一日乘船歸紐約。其船稱世界流船中最美麗者云。

由紐約至華盛頓

(二十)

五月十四日由紐約至華盛頓。華盛頓。美國京都。亦新大陸上一最閑雅之大公園也。從紐約波士頓費爾摩費諸煩濁之區。忽到此土。正如哀絲豪竹之後。聞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餘。嚼鱸蓴之味。其愉快有不能以言語形容者。全都結構皆用美術的意匠。蓋他市無不有歷史上天然之遺傳。而華盛頓市則全出於人造者也。

都中建築最宏麗莊嚴者為「喀別德兒」(Cape Cod) 喀別德兒者。譯言元首之意。謂此地為一國之元首也。喀別德兒之中央一高座為聯邦法院。其左右兩座次高者為上議院下議院。其後一大座為圖書館。合稱為喀別德兒。見第六圖為美國國會喀別德兒之前。置華盛頓一銅像。其中央高座中門櫺楹檜壁蓋。皆美國歷史紀念畫。其技或繪或彫或塑。其質或金或石或木。自殖民時代獨立時代南北戰爭時代以至近日。凡足以與國民之觀感者。無一不備。對之令人肅然起敬。沛然氣壯。油然而遠。甚矣美術之感人深也。環喀別德兒之周遭。皆用最純白大理石鋪地。淨無纖塵。光可鑑髮。其外則嘉木修蔭。芳草如簫。行人不諱。珍禽時鳴。瑯環福地。匪可筆傳矣。

華盛頓之圖書館。世界中第一美麗之圖書館也。九圖藏書之富。今不具論。其衣牆覆瓦之美術。實合古今萬國之菁英云。吾輩不解畫趣。徒眩其金碧而已。數千年來世界上著名之學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對嚴師。其觀書室中常千數百人。而悄然無聲。若在空谷。

觀書室壁間以精石編刻古今萬國文字。凡百餘種。吾中國文亦有焉。所書者為「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大總統官邸
之建築

華盛頓紀功
碑表

詩

國文館石之
尊圖

華盛頓留學
生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二十一字。寫顏體。筆法遒勁。尚不玷祖國名譽。

喀別德兒之莊嚴宏麗如彼。而還觀夫大總統之官邸。即所謂白宮 White House 者。見第七圖則渺小兩層雪白之室。視尋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遠甚。觀此不得不歎羨平民政治質素之風。其所謂平等者真乃實行。而所謂國民公僕者真絲忽不敢自侈也。於戲。側乎遠矣。

全都中公家之建築最宏敞者為國會。即喀別德兒次為兵房。次為郵局。最湫隘者為大統領官邸。民主國之理想。於此可見。

華盛頓紀功華表。見第八圖矗立都之中央。與喀別德兒相對。高五百英尺。實美國最高之建築物也。其中空可以升降。用升降機上之。須五分鐘始達絕頂。步行則須二十分鐘以外。登華表絕頂以望全都。但見芳草甘木。掩映於瓊樓玉宇間。左瞰平湖。十頃一碧。同行一西人。為余指點某邱某壑。是獨立軍決鬥處。某河某岸。是南北戰爭時南軍侵入處。余感慨歎歎。不能自勝。得一詩云。

瓊樓高處寒如許。俯瞰鴻濛是帝鄉。十里歌聲春錦繡。百年史跡血玄黃。華嚴國土天龍靜。金碧山川草樹香。獨有行人少顏色。撫欄天末望斜陽。

華盛頓紀功華表。構造時。徵石於萬國。五洲土物。鳩集備矣。各國贈石。皆系以銘。用其國文泐之。以頌美國國父之功。德。吾中國亦有一石焉。當時使館所餽。道員某為題詞。其文乃用瀛寰志略所論載。謂華盛頓視陳勝吳廣。有過之無不及云。嗚呼。此石終不可磨。此恥終不可洒。見之氣結。

旅美十月。惟在華盛頓五日中午最休暇。徧遊其兵房庫房鑄銀局博物院植物院等。惜不能到華盛頓故里一觀遺跡。最為憾事。

每夕使館中人多相訪者。詢美政府對滿洲問題之真相。頗悉。今事已過去。已發表。不復再述。華盛頓除使館外。有中國留學生八人。壽州孫氏居其五。皆沈實向學。有用才也。

(廿一)

訪外務大臣
海氏

十六日訪外務大臣約翰海氏於其家。談兩點餘鐘。語以中國朝局真相。及一二年來民間之思潮。海氏皆若不勝其駭者。勸著一書以諗歐美人。許之病未能也。海氏號稱美國第一政治家。任國務卿兼外務大臣者將十年。近年美國對外政策。多由彼主持。彼又為余言。彼向持中國可以扶植之論。雖同僚亦多非笑之者。今見余。且聞余言。益自信其所見之不謬。余聞之深為我祖國悲慚。唯唯而已。顛行殷殷以常通信相囑。亦有心人也。其人沈默廉悍。一望而知為外交老手。

訪大總統盧
斯福

十七日訪大總統盧斯福於白宮。時盧氏巡行國內初歸。坐客闐溢。導余別室。會晤約兩刻。無甚深談。惟言常接我會電報。且見章程。深佩其宗旨及其熱誠。祝此會將來有轉移中國之勢力。且祝其現在有轉移美國華僑之勢力云云。又言深以未得見康南海為憾事。屬余代致意。且屬有欲陳之言。悉告海氏。與彼無異云。

盧斯福略傳

編譯之通取
主義

盧斯福之人格。與德皇維廉第二相彷彿。並世各國首長中。其雄才大略。有開拓萬古推倒一時之概者。惟此兩人而已。盧氏以千八百五十九年生於紐約市。千八百八十年卒業哈佛大學。受法學博士學位。出仕為海軍部書記官。已著論大倡擴張海軍之議。其時國民無以為意者。西班牙戰役起。慨然投筆。自募義勇隊率以從軍。威名大顯。戰畢。被舉為紐約市警察總監。旋任紐約省總督。極力節制資產家。使不得跋扈。及選舉大總統時。資產家忌其能。故欲以閑職安置之。乃推為副統領之候補員。竟獲選就任。美國制。副統領不過上議院一議長。且在院中無發言權。無投票權。實坐嘯畫諾之閑員耳。黨人以此術敬而遠之。將使彼無用武之地。乃無端而有前統領麥堅尼遇刺之變。定例以副統領襲其後。於是盧氏一躍而立於最高之地位。驥足始克展矣。美國自麥堅尼以來。共和黨現利翰閣力根也。即已傾心於帝國政略。盧氏更持極端之進取主義。雄心勃勃。其所著書有奮鬥的生涯一篇。自餘所至演說。無不以戰爭為立國之大原。即此可見其為人矣。將來下次選舉大總統時。盧氏已有獨占多數之勢。大約其復任可以豫決。果爾則盧氏在任七年中。美國之突飛進步。正未可量也。

門羅主義性
質之大變化
門羅主義之
起源

美國近數十年以門羅主義為外交上神聖不可侵犯之國是。此盡人所同知也。雖然。經麥堅尼盧斯福兩大統領之時代。而門羅主義之性質。生一大變化。欲知世界全局之大勢者。不可不深察也。考門羅主義之宣言。在千八百二十

三母其時中美洲南美洲諸國尙悉爲歐羅巴人殖民地。顧皆不堪虐政。欲脫母國自立。而母國猶汲汲鎮壓。始終認屬地爲其固有之權利。其時歐洲各專制君主國結集所謂神聖同盟者。思以極民權自由之氣。而西班牙遂借此同盟之威力。欲鎮壓殖民地之叛亂。而恢復其故權。以此之故。中美南美戰亂無已時。而商業上交通上皆生障害。美國大統領門羅氏乃宣言於各國。明定北美合衆國對於全美洲之權利及其義務。是即所謂門羅主義者是也。故門羅主義者。非國際法上一原則。而實對抗於神聖同盟之防守軍也。所謂門羅主義之性質如是如是。今剖析其內容。則有積極之方針三。有消極之方針三。

一 亞美利加大陸中。凡已宣告自由獨立之國土。則歐羅巴諸國不得以之爲殖民地。
二 若歐羅巴諸國欲壓制拉丁亞美利加諸國。案中美南美諸國皆拉丁民族所殖民故謂之拉丁亞美利加。或以他種方法阻其進步。是即與美國爲敵也。

三 歐羅巴同盟諸國。不得擴張其政體於南北美兩大陸。荷爾則是有意欲破壞美國之平和及其幸福。
以上三條積極之宣言

一 歐羅巴諸國所有現在之殖民地及屬國。美國不干涉之。
二 亞美利加大陸諸國。各從其所探擇之政體。美國不干涉之。

三 歐羅巴諸國之內政及其外交和戰等事。美國決不干涉之。但有侵害。美國權利之時。則爲正當之防禦。
以上三條消極之宣言

此門羅主義最初之本相也。雖然。八十年來隨美國國勢之進步。而此主義亦日變其形。今略述。則

一八四五年 博克爲大總統時宣言曰。合併美洲大陸之國土。此美國之義務也。云云。

一八八一年 加弗爲大總統時宣言曰。拉丁亞美利加諸國所有紛擾事件。宜以美國爲其裁判者。云云。

一八九五年 國務大臣阿爾尼宣言曰。美國者亞美利加全洲之主權者也。云云。

由是觀之。則門羅主義之本相。則所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是其義也。及其變形。則所謂「亞

亞美利加者
美國人之亞
美利加
世界者美國
人之世界
盧斯福之演
說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所
向無敵
其意何居

大總統之權
力及職掌

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一矣。而孰知變本加厲。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駭駭乎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而其所憑藉以為口實者。仍曰門羅主義。門羅主義。噫。豈不異哉。謂余不信。請觀盧斯福之門羅主義演說。

盧斯福巡行全國至芝加哥高演說云。

（前略）門羅主義者。今猶未能為國際法上之原則。顧其將來。必有能為國際法上原則之一日。此吾所敢斷言也。雖然。此主義能實行與否。全視吾美國人之遠志與實力何如。而其為國際法上原則與否。殆餘事耳。此則我國民所一日不可忘者也。夫大言壯語。非所貴也。於人與人之交涉有然。於國與國之交涉亦有然。使徒言之以快一時。倉卒。遇變而無所以應之之具。則辱滋甚耳。諺有之。『勿多言。携盾於手。汝斯得進。』鄙人思之。熟思之。苟吾美國能具置有力之海軍。且持久而勿替焉。斯我門羅主義。所向無敵矣。（下略）案此演說甚長且極有關係之文也其國海軍時再錄之茲不多贅

吾讀此演說。三復其門羅主義所向無敵一語。吾不禁瞿然以驚。而未測盧斯福及美國國民之本意何在也。夫使門羅主義而僅曰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則需海軍何為者。就使門羅主義而僅曰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也。則需強大之海軍何為者。且門羅主義。凡以保守耳。防禦耳。故他國之向於門羅主義。容或有之。至以門羅主義向人。吾不知其何意也。盧氏之言曰。所向無敵。嗚呼。可以思矣。夏威夷律。夷為郡縣。若不關秦。將焉取之。吾恐英國鴉片烟之役。法國東京灣之役。德國膠州灣之役。此等舉動。不久又將有襲其後者也。

（廿二）

美國大總統。其權力職掌。與他國之首長有所異。今据其憲法所定者論次之。

一大統領有總督聯邦海陸軍及各省民兵之權。

二大統領有締結條約之權。惟須得上議院議員三分有二之協贊。

三大統領有任用外交官司法官及聯邦政府各官吏其憲法中特別規定之權。惟亦須得上議院之協贊。

四有赦減刑罰之權。（惟議院所彈劾之案。不在此數）

大統領平時
權力小戰時
權力大

大總統與立
法部之關係

三權鼎立之
實行
歷任大總統
何故多庸材

五遇大事故。有臨時召集議院之權。

六國會決議之法律案。大總統有權拒之。或飭令再議。惟再議之後若兩院皆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前案則大總統不得不盡諾。

七大統領有將美國國情稟告於國會以政策呈薦於國會之義務。

八有効忠於法律之義務。

九有監督聯邦官吏之義務。

美國大總統之性質。其最與他國首長相逕庭者有一焉。則在平時其權力甚小。在戰時其權力甚大是也。蓋在平時國內行政大部分之權在各省政府。即聯邦之諸政務。論美國政治者當於各省政府與聯邦政府劃清界限本書未嘗已略論之亦大率由立法部。即上院之法律所規定。故行政部。即大總統無自由行動之餘地。若一旦與外國宣戰。或國中內亂起。則大總統據其總督海陸軍之權。且實行其効忠法律之義務。可以將一切權力悉入掌握中。如南北戰爭時之林肯。是其例也。彼於一八六二年宣告放奴之檄於全國。未嘗問各省立法部之許可與否。而毅然舉行。且一切普通法律皆得以便宜行事停止之。故西人常言在盎格魯撒遜人種之中。其箇人之權力最大者。前有一克林威爾。後有一林肯耳。大總統戰時之大權。可見一斑。

美國大總統與立法部之關係。以視英王與立法部之關係。大有所異。彼英王者以形式上言之。則立法部之一員也。何以故。彼英國憲法本以國會為王所召集。以王為會議長。以聽人民之疾苦。而制定匡救之法律者也。今事實上實由來耳故現今英國重要之法律。大率皆由政府大臣奉王之名提出於國會。以求其協贊。美國則不然。彼大總統非立法部之一員也。故其憲法不許大總統及其閣臣提出法律案於議會。何以故。彼等無列議於國會之權利故。此亦政法上一有趣味之問題也。蓋美國者實行孟德斯鳩三權鼎立之義。而界限極分明者也。美國何以能如此。則以英國之憲法由天然發達。而美國則全加以人力也。

美國大總統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此位者甚希焉。此實我輩異邦人所最不可解之問題也。試歷數建國以來二

十四名之大統領中。除華盛頓。邁化臣。林肯。格蘭德。麥堅尼。五人。此外碌碌餘子。其不藉大總統之地位而能傳其名於歷史上殆無一人也。嗚呼。距今不過數十年耳。試問全地球中誰復知博克一八四五至四四。皮阿士一八五三至。之爲何如人者。亦誰復欲知其爲何如人者。故以百餘年來英國大宰相與美國大總統比較。英則有維廉。魁特小。龍特。惠靈頓。羅拔。比兒。巴馬斯。頓。格蘭斯頓。的士。黎里。沙。勃雷。皆可稱世界歷史上第一流人物。求諸美國足與頡頏者。惟彼五人。邁化臣。格蘭德。林肯。博克。皮阿士。尙稍有特色。噫。咄咄怪事。孰有過此。

若此者其理由何在乎。英人占士布利斯所著美國政治論。書中言之特詳。且深中癥結。茲節譯之。

其理由
一、第一流
人不在政界
二、大總統
可以用庸才

第一 美國第一流人物。多不肯投身於政治界也。此其原因。布利斯別有詳論。

第二 美國之國勢及其憲法所規定。非必須非常之才。始足以當此任也。如彼英國之大宰相。總攬立法行政兩權。故必須有左右羣衆之雄辯。有案畫大政策。制制大法律之能力。始克堪此。若美國大總統。則不能參列於國會。不能妄演說於公衆之前。不能提出議案於兩院。不能以別種手段擴張其勢力於立法部。故大總統之在平時。不過一奉行成法之長吏而已。與尋常一公司之總辦。其職務正相等。故勤慎敏直之人。即可當此職而有餘。而遠慮博識雄才大略。非所必需也。

三、異才爲
國民所忌

第三 美國自建國以來。於專制武斷政體。深惡痛絕。此等腦識。傳數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懼者。若克林威爾。拿破命等人物。濫用其權力。馴變爲僭主專制政體也。故以華盛頓初次就任時。猶且謗議沸騰。謂其妄自尊大。欲僭英王。故第二次滿任時。華盛頓決避嫌引退。其後格蘭德在任時。輿論亦以其功名太盛。部卒愛戴。誇妒之言。橫生疊見。故美國之大統領。非特不必要第一流人物而已。抑且不欲要第一流人物。此美人之僻性使然也。

四、異才不
利於候補

第四 英傑之士。多友亦多敵。此常理也。今當兩政黨競爭選舉之時。各指定一人爲候補者。彼通例不肯用其黨中第一等人。而惟用第二三等以下之人。何以故。彼第一等人。久已著名爲萬衆所具瞻。而任事愈多者。其授人以可攻之隙。亦必愈多。當其競爭劇烈之時。甲黨對於乙黨之候補者。攻擊每不遺餘力。往往將其平生行誼。毛舉以相指摘。楓秀於林。風則播之。故英傑之士。不利於候補。毋寧舉無咎無譽之輩。之較有成算也。是則黨派之私見爲

五、省界之競爭

與其得良大總統毋寧得真候補者

六、萬才之士多有不願為大總統者

大總統者寡德之傀儡也

之也。

第五 且美國人有兩重愛國心。一曰愛合衆之國。一曰愛本省之國。彼等各以大統領出於其省。爲一省之名譽。又以爲本省人爲大總統。其所以謀本省之利益者必更周也。故甲省之票。投諸以舉乙省人者甚稀。故各黨指定其候補人之時。常按其籍貫。務取之於本省。若紐約省選舉大總統。有三十六票。賓士溫尼亞省。有三十票。伊魯女士省。有二十票。阿海和省。有二十三票。若溫門省。得埃命省。則僅各四票。的拉華省。柯利根省。則僅各三票。選舉法。故每省只有此數。然則其候補人出於紐約與出於柯利根。其得票之數相去必懸絕矣。故厥落之鄉。雖英俊不能以自衛。要之邑。雖庸材反得以成名。亦黨派之意見爲之也。

要而論之。大總統自大總統。候補者自候補者。良大總統未必爲良候補者。良候補者未必爲良大總統。昔一名士求爲大總統。而自薦於友人曰。『諸君當知以余爲大總統。則則甚良。以余爲大總統。候補者則甚劣。』當時傳誦以爲名言。痛乎哉。美國黨人之意見也。與其求得良大總統。毋寧求得良候補者之爲急。蓋爲國家百年之大計。事未可知。而爲一黨目前之利害。則選舉一失敗。而此四年間。本黨已蹙屈而不可得伸矣。任期四年故其所兢兢研究之問題曰。將由何道而使本黨之選舉獲勝利而已。噫。此大總統所以不得人才。而共和政體之所以有流弊也。

第六 不寧惟是。高才之士。亦多有不自願爲大總統者。蓋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任滿之後。欲再投身於政界。大有所困難也。各部之次等行政官。固非所欲。欲入於上下議院。則本省各有常員。不易出缺。且曾居高位。爲十手十目所指示。不啻授敵黨以可攻之隙。在本黨中。則當其在任時。黨員之請謁。勢不能盡如其意。相憾者亦復不少。故以罷任大總統。而望再舉爲議員。是殆必不可得之數也。不寧惟是。罷職之後。欲營別業。從事於辯護商務等。非惟損名譽也。又辱國體。故退職之大總統。幾無一業可就。非生計素裕。甚或罹凍餒之憂。故人之不甚樂就此職也。亦宜。案。因家待退職大總統之法。此亦美國多年一大問題也。昔羅氏共和政府時代。其退職之康士。皆爲上議院議員。蓋以其名譽。因歷深。有補於政界也。此實良法美意也。奈美國則其勢萬不能行。蓋美國上院議員代表一省。每省之員數相均。各二人。今若以退職大總統加入之。則甲省多一人。而乙省之如族將起。此其所以不能行也。

案布氏所論。可謂窮形盡相矣。準是以談。則大總統者。殆不免爲黨派中之一傀儡。其廢置一在黨中策士之手。既傀

共和政體之流弊

偏矣。則其好用庸才也亦宜。難者曰。若英國亦非無黨派。何故其大宰相不用傀儡。曰。其情實不同也。英國黨派之勝敗。於選舉議員時決之。美國黨派之勝敗。於選舉大統領時決之。英國但求黨員在議院中占多數耳。既占多數。則其黨魁自得為大宰相。而莫與爭。故所爭者非在宰相其人。美國反是。勝敗之機。專在一著。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夫美國爭總統之弊。豈直此而已。其他種種黑闇情狀。不可枚舉。吾遊美國而深歎共和政體。實不如君主立憲者之流弊少。而運用靈也。若夫中美南美洲諸國。每當選舉時。必殺人流血。以相從事者。更自鄙無識矣。黨派之以大統領為傀儡。以吏之精苟。新任者與前任者異。則一國之官吏。將盡行易人。新大總統對於舉主。不能不為特別之酬勞。昔如弗官三月。就任大統領。以七月。被刺死。有記其事者。謂此五月中。加弗除應酬求官者之外。別無他事。云其奴隸於黨派。可概見矣。自文官任用。法改正後。此弊稍破。

今後之變遷

雖然。大統領之好用庸材。此惟在太平時為然耳。彼美國人者。固非於國之利害與黨之利害。盡倒置其輕重者也。彼以為在平時。則大統領雖庸才。而非有所大害於國。故利用之。以為黨謀。其謀私益也。以不侵公益之範圍為界也。於公較非無所損。但此比較之言。之未為甚耳。一旦有事。則各能誦小羣。以伸大羣。忍小害以防大害。故南北戰爭之前。能用林肯其人者。放奴義舉。其成功不徒在林肯。而國民能任用林肯。實其足以致成之道也。今者萬國比鄰。外競日劇。美國方汲汲然擴張其帝國政略於新大陸以外。勢不能不戴雄才大略者。以為一國之元首。故最近兩大總統。麥氏盧氏。皆一世偉人也。吾知自今以往。若博克若皮阿士之徒。斷無望濫竽斯職焉矣。

(廿三)

美國有最奇者一事。曰無首都是已。華盛頓美之首都也。曷云無之。曰吾之所謂首都者。謂全國中各種權力之集中點也。若英之有倫敦。法之有巴黎。德之有柏林。奧之有維也納。意之有羅馬。俄之有彼得堡。日本之有東京。學國中人口最多者此地也。財力最厚者此地也。商務最盛者此地也。工業最繁者此地也。富豪權勢之人最樂居者此地也。最大學校之所在者此地也。最大新聞紙發行者此地也。一國中政治勢力之源泉在是。學問智識之源泉在是。財富通輸之源泉在是。國中諸地。萬海朝宗。歸集於此一點。復由此一點。以分布於諸方。如血輪之在心房然。是之謂首都。若此者。求諸美國中。何地足以當之乎。將曰華盛頓乎。以最近之統計。其人口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黑人居三之一焉。

美國最奇一事曰無首都

以當首都

紐約曼哈頓
士頓芝加哥
聖路易皆非

各省亦無首
府

其理由

中國亦無首
都

與諸市府比較。班在第十五。其社會之交際。僅議員官吏外國公使等耳。大商業家不在是。大文學家不在是。大美術家不在是。大工場大新聞不在是。其不足以當此名。昭昭然也。

將曰紐約乎。紐約誠人口最多。財力最厚。商務最盛。工業最繁之地也。雖然。其在政治上。除選舉大總統投票占多數外。無一毫特別之勢力。此亦謂紐約省耳。非指紐約市也。實業上之偉人雖多。而文學上之偉人殊少。其新聞紙誠最良最廣銷者也。然究爲紐約之新聞紙。以視倫敦巴黎之一國新聞紙。自有間。故紐約非首都。將曰費爾特費乎。波士頓乎。常獨立時。此兩地雖幾有此資格。而今則無有也。將曰芝加哥乎。聖路易乎。此兩地將來之發達。雖不可限。然充其量。固無以逾紐約明甚也。若是乎美國洵無首都。且殆將終無首都也。

又不徒全國爲然也。於各省亦有然。政治之中心點。與社會之中心點。常不相合并。是美國之特色也。紐約省總督所在。阿爾拔尼也。而非紐約。濱士溫尼省總督所在。哈利士卜也。而非費爾特費。伊里女士省總督所在。士庇靈弗也。而非芝加哥。加謨寬尼省總督所在。沙加免圖也。而非舊金山。阿海和省總督所在。哥倫布士也。而非先綠拿打。柯利根省總督所在。西林也。而非麻侖。自餘各省大率類是。以吾儕外國人之眼觀之。實千萬不可思議。

美國以何因緣而無首都。由自然耶。由人造耶。此問題吾猶未能斷之。大率兩者各與有力焉。若華盛頓則全由人造者也。彼自其始未嘗不可擇一繁盛之都市。若波士頓若費爾特費者。以爲首善。但以各省互相嫉妒。且大市府競爭劇烈。慮其於政治上起騷擾。故避之而宅於一林莽未闢之地。故華盛頓者在美國諸省中。不屬於一省。別以七十英里之地。自名哥林比亞。爲聯邦政府之直隸。略與我領天府不屬於各省。而同性質微異。此所謂由人造者也。其餘亦有由天然者。若紐約省當獨立以前。阿爾拔尼市之繁盛。實過於紐約市。後此以交通大開。其商業中心點隨而移動。而政府所在。尙未易也。如我中國直隸省會本在保定。通商以後。忽移於天津。其餘他省亦有類此者。此所謂由天然者也。

凡殖民地之現象。往往如是。如英屬加拿大最繁盛之市爲滿地可。而其政府國會乃在阿圖和。澳洲初爲聯邦時。維多利亞省與烏修威省爭聯邦之首都。半乃於兩省之界。劃一甌脫而建置焉。是亦美之華盛頓也。

除美國外。其無首都之國。當惟中國中國之北京。本有完全首都之資格者也。近則勢力已漸墜落。其政治上之權。多

華盛頓市民
無選舉權

選舉區之區
界

第一流人物
何故不投身
政界乎

理由一

理由二

理由三

理由四

分散於各疆東。學術思想界之樞。當乾嘉間。悉萃於北京。今則其反矣。若夫商工業則更不足道。以將來之趨勢測之。則上海駁駁乎有將為中國首都之勢。夫至以上海為首都。則亦列國公共殖民地之首都。而非復我之首都矣。一歎。余在美時。有西教士杜威者。偶為余言曰。華盛頓市民無選舉權。余初聞大駭愕。及察之。信也。此真一怪現象也。考美國例有所謂某省某省之市民。(Citizens)而無所謂合衆國之市民。外人欲入美籍者必入某省籍得省籍而國籍亦同時俱得矣若欲竟入國籍則無從入也市民者選舉權所從出也。哥倫比亞。即合衆國直隸無市民。則華盛頓人無市民權也亦宜。雖然。此則真普天下立憲國之所無矣。華盛頓市民欲求選舉者則各歸其本省求之蓋各有原籍故也

歐洲日本諸立憲國其選舉區與被選舉人常不相屬。甲地之人可以運動乙地以競選舉。甚自由也。惟美國不然。此省之票。決不投彼省人。彼市之票。決不投此市人。此亦美國與諸國相異處也。此皆由聯邦政治各自保其邦之權利然也。

前引布利斯言。謂美國第一流人物。不肯投身政界。此其理由究何在乎。請畢布氏說。

(第一)則以無首都故。彼歐洲各國政治中心點所在。則職業中心點所在。故如英法之政治家在倫敦巴黎。一面運動國事。一面仍照常操其職業。美則不然。苟欲為聯邦政治家。如國會議員勢不得不別家鄉拋職業以居於幽靜之華盛頓。非人情所甚欲故也。

(第二)歐洲諸國國會中數百議員。位置甚寬。欲得之者可以到處游說。以求選舉。此地不得。去而之他。美國則諸省諸市各舉其土著人。若已之選舉區。本黨黨員候補者之額已滿。則更無術可以擱入。若必擱入。則出於內競耳。故其得為議員也。視他國為較難。懷才之士。不欲作雞蟲之爭。蓋亦為此。

(第三)美國政界之大問題。不如歐洲之多。歐洲政界所屢演之大活劇。則外交政略問題也。改正憲法問題也。宗教問題也。此三者美國皆無之。所餘者惟貨幣問題關稅問題等一二大事耳。故奇才異能之士。往往不屑厝意也。(第四)歐洲百年來爭競最劇者。則地主富豪家壓抑下等貧民。而貧民亦日思上進。以迫彼輩也。一則欲保守其特別之權利。一則欲爭其應享之權利。咸思舌戰於議會。以決勝負。凡以為自為計也。故兩階級中。皆多產政治家。

理由五

美國則建國以來。已墨守人類平等主義。除放奴問題外。更無足勞辯爭者。此亦政界所以少活氣也。

(第五)美國之立法權。由聯邦議會與各省議會分掌之。各有其權限。如外交關稅諸問題。則屬於聯邦社會。改良慈善事業諸問題。則屬於各省以分之。故其範圍遂狹。政治家入聯邦政界。則不能為本省有所盡。入本省政界。又不能為聯邦有所圖。故第一流之經世家為功名心所驅迫者。以其地小不足以迴旋也。故望望然去之。

理由六

(第六)歐洲各國。凡在政界得意之人。其於社會交際。常得特別之名譽利益。美國則萬民平等。雖大統領猶一市民。故慕虛榮家不趨焉。

理由七

(第七)美國人欲求出身之路。與其入政界也。寧入實業界。蓋以無盡之富源。新聞之地利。懷抱利器之士。投身於商業工業礦業鐵路。可以數年之間。起蓬華而擢王侯。故美國當今第一流人物。咸願為所謂鐵路大王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托辣斯大王者。而不屑在「喀別德兒」中爭一座位也。

以上所論。真有其識。觀此則美國社會之情狀。可視一斑焉。故並譯之。

(廿四)

華盛頓雜紀

美國憲法。自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七日制定。凡七章二十條。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十條。一七九八年一月八日修正十一條。一八六四年九月廿五日修正十二條。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修正十四條。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日修正十五條。即現行憲法是也。立憲以來。凡修正者五次。然大致不異於其初。

上議院代表各省。每省二人。由各省立法部(即省議會)派遣。任期六年。每六年改選其三分之一。現時總數九十員。

下議院代表箇人。各選舉區以人口疏密定員數多少。任期二年。現時總數三百五十餘。行政權在大統領。大統領以下有政府。今舉政府各員如下。

大統領

副大總統(兼上議院議長)

國務大臣

戶部大臣

兵部大臣

檢事總長

部運總監

海軍大臣

農務大臣

大統領年俸五萬員。自副大統領至農務大臣各年俸八千員。上下院議員各年俸五千元。皆美金 政府各員任期皆以四年如大統領。

余旅美十月。其最閑靜者。則在華盛頓四日間也。除訪盧氏海氏外。更不見客。晚間惟使館中一二舊友及留學生諸君來寓縱談。此地華人甚希。且無維新會。應酬殊希。盡日游覽。各名勝徧歷矣。十八日晚返紐約。

由紐約至費城

(廿五)

五月二十一日由紐約至費爾特費。(華人通省稱費城)

費城者。獨立時代國會所在地。現今第三位大市府也。人口共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七人。華人約三千餘。有維新會新開。會員約華民全額之半。

至費城演說後。所最關心者則訪獨立廳也。二十二日晨興造焉。廳兩層。上有閣。如第二圖。樞樸質素。百年前風也。門外地石嵌一銅碑。蓋林肯嘗立此演說云。

訪獨立廳

獨立時代國會所在地

會議憲法之

門外鑄華盛頓銅像一。

入門左側一堂。即千七百八十七年會議憲法處也。(四如第)陳舊椅七張。圍以鐵鏈。中一椅華盛頓所坐也。華盛頓時

為議長。餘六椅則哈彌兒頓遮化臣諸人所坐。皆標名椅旁。當時各代表人簽名所用之筆及墨水盞等。皆寶存焉。

聞李合肥來游時。必欲一坐華盛頓所坐之椅。閩人曰。自國父去後無坐者。合肥曰我偏爾爾。閩者難拒。卒破例許之。

云。此老作此態何居。

堂上懸遺像數十通。皆當時會議憲法各省代表人也。

出堂登樓。樓梯下甌脫處置破鐘焉。即所謂自由鐘者是也。如第三圖。

余將至費城。前數日讀新聞紙。忽報自由鐘出游。余嗒然謂何無緣也。及鐘歸之後一日而余至。鐘之出游。波士頓迎

之也。以五十萬金作保證云。

緣梯而上以至樓上之堂。滿壁皆畫像。自殖民時代至獨立時代之先民凡數百通。不能悉記。內英前王前后遺像亦

與焉。其當中最大之像。為維廉濱。蓋濱士混尼省即費城所屬之省之殖民。自濱始也。即以其濱父母之像皆在

樓上西室為一七七六年宣讀獨立檄文處。原草稿存焉。余購其影本一張。十七省代表人之簽名皆備。

樓板新加一層於其上覆之。懼刑傷舊板也。中空尺許。覆以玻璃。使游客窺舊跡一斑焉。

東室為華盛頓慰恤傷兵處。時傷者皆昇至此堂。狼籍滿地云。今舊樓板中尚見斑斑血點。

東室置維廉濱所用之几及書案。皆初殖民時自英携來者。几為濱母所手織云。

華盛頓母像與維廉濱母像。同懸一室。皆藹然仁人也。

有維廉濱當時與紅印度土人買地之質劑。及土人所饋維廉濱物品十數事。濱待土人最寬。土人德之。卒以開濱土

全省云。

余徘徊摩挲一時許。向閩人購買紀念物數十種歸。

(廿六)

宣讀獨立檄文處

維廉濱遺像

自由鐘出游
自由鐘

華盛頓慰恤傷兵處
維廉濱遺物

觀海軍造船

美國海軍與盧氏之關係

海軍噴矢

與海軍僅七年

費城歷史上遺跡尙多。惜余在彼時日匆促。未能遍探。二十三日往觀海軍造船所。美國第一軍港也。

美國昔持非戰主義。故海軍之建設為日甚淺。一八九五年以前。殆微末不足道。令則形勢一變。以武斷主義為對內

政策。以侵略主義為對外政策。至是擴張海軍一事。為國家百年大計矣。聞美國今年一九〇三年海軍擴張豫算八百四十萬元。(美金)與去年比較實增加四十萬。以此趨勢。歲歲進步。則其凌德法駕英俄之日。亦當不在遠耳。

考美國海軍發達史。當以現任大總統盧斯福氏為功首矣。當一八一二年與英國爭戰時。及一八六一年南北之役。海戰之績。良不可沒。然殆如曾文正之長江水師。置之今日。值一曠耳。迨一八七〇年前後。參將馬韓氏大聲疾呼。言

經營海軍之為急。美國人之注意東方。題自馬韓氏之著書始。然舉國目笑存之。莫以為意也。一八八二年。盧氏奉職海軍省。著一書極言

美國現在之海軍。非舊式老朽之艦。即新造劣等之艦。解我國民舉其國防托諸此等之手。其危險實不可思議云

云。盧氏大文學家也。其詞割切透達。足以動人。民漸傾聽。輿論一變。至一八九〇年。海軍省乃設海軍軍政局。提出軍

艦擴張案於國會。得其協贊。是為美國有海軍之嚆矢。

美國軍艦之參列於世界海軍團。自一八九五年始也。其時德開鑿登沙維廉運河。動工之際。各國軍艦參賀於德之

奇爾港。美國二艦至焉。

(艦名) (進水年) (排水量) (馬力) (遠力)

粗 灼

蘇林比亞

同 上

一八九〇年

同 上

八、二〇〇

七、三七五

一七、四〇一

一八、五〇九

二一

二二、八

美國軍艦出海自茲役。不過七年前事耳。其時新式戰艦。美國無一焉。據最近之海軍報告。則美國所屬十二戰艦。皆一八九五年以後所新造。惟「印地安拿」、「馬沙諸此」、「柯利根」三艘。以一八九三年進水。然九五年以前未供公用也。其十二艦中。內五隻排水量各一萬六千噸。現方製造。不日落成。成後則美國海軍之位置躍進矣。要而論之。則謂一八九五年為美國海軍之新紀元可也。及一八九九年。西班牙戰役起。美國海軍在散地哥馬尼刺等處連戰連捷。聲價頓增。而國民海軍熱亦漸盛。考其時

西班牙戰役
時美國之海
軍力

美國最近海
軍力

美國之海軍力則

一等戰艦	四隻
二等戰艦	一隻
裝甲海防艦	七隻
裝甲巡洋艦	二隻
保障甲巡洋艦	十八隻
小巡洋艦及砲艦	十八隻
水雷艦	十八隻

以視五年前奇爾港會操時。洵一日千里之進步矣。近兩年來其計畫日益擴張。據本年（一九〇三年）統計年鑑。美國最近之海軍力如下表。

軍艦種類	（現在）		（製造將成）		（預備製造）	
	數	噸	數	噸	數	噸
一等戰艦	六	六	五	二	二	二
二等戰艦	六	六	五	二	二	二
三等戰艦	六	六	五	二	二	二
四等戰艦	六	六	五	二	二	二
裝甲巡洋艦	一	一	九	二	二	二
摩尼特爾艦	十	十	九	二	二	二
四等巡洋艦	二	二	六	二	二	二
五等巡洋艦	一	一	六	二	二	二
六等巡洋艦	十一	十一	六	二	二	二
七等巡洋艦	七	七	六	二	二	二
砲艦	二十	二十	六	二	二	二
滅水雷艦	二十	二十	六	二	二	二

水雷船 二十四
潛水雷船 八

盧斯福氏當一八九九年嘗演說云。

我國民非好戰者。若事勢相迫於不得已之時。不戰則已。戰則不可不期於必勝。而在今日世界大勢戰之勝敗。必以海軍之優劣為衡。苟海軍不完。則不論我國民之富力進步何若。智力進步何若。其失敗可計日而待也。故擴張海軍者。我今日愛國之國民。所當每飯不忘也。

今年其在芝加高演說亦云。參觀第二十一節

(前略)兩年以來。我海軍突飛進步。鄙人所以為國民慶者。莫大於是。吾深謝前議會之諸君子。賜我同胞以九艘之大戰艦。且許增加海軍將校。及其兵員。俾平時練習得宜。一旦有事。可以揚國威於海外。此之功德。我國民終不可諉者也。諸君當知軍艦者最精細最複雜之一種大機械也。故製造之非以數年之歲月。不能為功。且將校及水兵之訓練。尤非咄嗟可辦。苟當國際破裂兵戈相見時。而始為見鬼顧犬之計。既無及矣。試觀近世之戰事。其終局皆甚速。然則開戰以後。決無復餘裕以為製艦練將之預備。苟爾者非直愚而失計。且罪惡莫甚焉。何也。以其驅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而且以辱國也。夫西班牙之役。吾國人在馬尼刺及散地哥所奏凱歌。國民咸飽稱之。而其所以得此之由。則十五年前之經營之為之也。吾儕深頌吾海軍將校之偉業。吾尤不得不深謝我國之公人。及議員等與夫造船廠廠主及各鐵工也。何以故。一八九八年榮譽之戰勝。皆受彼等之賜故。抑吾更有一言。余之欲我國有龐大之海軍也。非為戰爭計也。以此為平和之保證而已。若吾果能得有力之海軍而繼續之擴充之乎。則敢信我國將來之國難。必永遠銷息。而海外諸國。更無復能與吾鬥羅主義爭輕重者。諸君請懸此以驗吾言。參盧氏此大演題本為門羅主義故末節進及之

此論者在二十年前為盧氏一人之私言。在今日則已成全國之輿論矣。美國對外政略之變化。於此益可見。更據統計年鑑所列列國海軍比較表。則其等第如下。

列國海軍比較

(其二)

盧斯福之海軍演說(其一)

美國人將思
兵備之舊習

波地摩

國名	鐵甲艦		非鐵甲艦		總計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英國	六三	七五〇,二〇〇	四八三	七五一,八一八	五四六	一四〇一,〇一八
法國	五四	四八一,二九四	三一六	一七二,六四八	三七〇	五九〇,九四二
德國	三五	二四〇,〇〇一	一七〇	一四二,七一四	二〇五	三八二,七一五
俄國	三二	二六七,四一六	一八八	八三,九八四	二二〇	二五一,四〇〇
美國	二四	一七七,一七四	八七	一〇七,五二三	一一六	一八四,六八七

嗚呼。門羅主義所向無敵。門羅主義所向無敵。豈其將以之向歐洲而行門羅主義之正反對耶。而汲汲焉何為。我同胞一念之。

盧氏此次演說又云。『即我陸軍之宜增設者亦久矣。而蹉跎以至今日。夫以擁七千餘萬自由民之大國。置十萬以上之常備兵。抑亦微乎末矣。而論者猶或懼以此故。危及共和政體之前途。其亦過慮之甚矣。』云云。以此可見美國人對於兵備之猜忌。其舊謬見至今未泯。而識時之士。所以嗟舌藉口。諄諄以此相勸勉者。其亦可得已之言也。伯倫知理謂共和政體不適於今後之競爭。信然信然。雖然。美國國論今固大變矣。

費城之製造瀆軍機器廠為全世界第一。余往觀矣。

二十五日返紐約。

由紐約至波地摩必珠卜

(廿七)
閏月初四日由紐約啓行而西。復至費爾特費爾宿焉。應該地維新會之大會議也。

初六日往波地摩。美國第六大都會也。屬美利命省。人口五十萬八千九百五十七。華人約六百餘。未有維新會。余至演說一晚。會遂成。迫於他地之期約。不能少留。

必珠卜

烟市

闊觀大王卡
匪奇

善散財之豪
傑

初七日至必珠卜。行汽車十七點鐘。

必珠卜者美國第十一大都會也。屬濱士温尼亞省。與京城同省一極東一極西也。人口三十二萬一千六百十六人。以人口與富率

平均比較。全國中以此市為第一云。華人六百餘。維新會已開。余留市一來復。

必珠卜者鋼鐵大王卡匪奇之老營也。其大鋼鐵公司在焉。滿市皆機器廠。烟囪如林。煤氣成霧。有烟市 Smoke To 之目。市甚炎熱。而無穿白衣。蓋不半日而素化為縑也。

卡匪奇為現今美國第一富豪。然其所以為世模範者。不在其能聚財。而在其能散財。彼常語人曰。『積資產以遺子孫。大丈夫之恥辱也。』於是定計將其有五萬萬美金之財產。務於生前悉散之。分布於社會之自助者。務使其所毋失其宜。彼近年來之苦心。皆在於此。彼嘗言大集者必當大散。集之固不易。散之亦良難。於是好事某大藥房之主人作八百萬部美麗之小冊子。記卡氏小傳及其財產總數。而頒之於美國。募人投票。論卡匪奇當用何法以散其財於公益事業。於是應募投書者。凡四萬六千通。其類別如下。

- | | | | |
|---------------|--------|------------|--------|
| 自請贈與者 | 一二、二四六 | 請贈與於別人者 | 二二、二六八 |
| 請施送此藥房之藥以濟世者 | 五、二九六 | 請助教會傳道事業者 | 二一、四四四 |
| 請施救貧民者 | 一、五六二 | 請捐助瘋狂院者 | 三四一 |
| 請施恤而非戰死之孤兒寡孀者 | 一、四五八 | 請投諸殖 事業者 | 三三二 |
| 請用以養老人者 | 一、三二〇 | 請為工人建模範家宅者 | 二七八 |
| 請以設醫院者 | 七〇九 | 請贈少年子弟為資本者 | 二七七 |
| 請施入孤寡院者 | 六五一 | 請設立學校者 | 二六四 |
| 請捐印皮濟亂者 | 六二九 | 請給家宅與錄寡孤獨者 | 二四八 |
| 勸卡氏讓財產於其女者 | 五〇九 | 請代償國債者 | 二二七 |
| 請給家宅與老人及癱疾者 | 四〇三 | 請為美國預備戰費者 | 二二六 |
| 請給家宅與貧民者 | 三九三 | 請建設圖書館者 | 二〇四 |
| 請捐俱樂部者 | 三八九 | 其他 | 七、七六〇 |

助資助者

普天下圖書館之大禮也

獨立紀念日

詩

太平洋海電
通信祝典

當此投票紛紛騷擾之時。卡氏乃始著手處置其財產。計數來年設必珠卜工業大學捐五千萬。紐約市圖書館一千萬元。紐約以外美國諸市之圖書館凡一千萬元。必珠卜圖書館及工人救恤費一千萬元。都合捐出八千萬。以上云。

卡氏雖常助金錢於種種團體。然始終未嘗一助教會。未嘗一助政治運動。

卡氏不助不自助者。彼常言曰。自發心欲上梯子者。從後助之可也。若不欲上者。雖助之亦不得上。徒令其受墮落之苦而已。是非益之。卻害之也。云云。

卡氏出身寒微。自其幼時。未嘗得受相當之教育。惟恃在公立圖書館中得種種之智識。故卡氏以圖書館為慈善事業之第一。傾全力以助之。余所至各市。無不見有卡氏所立圖書館者。雖日本所設立。彼亦仗助數處云。惟其善果未一播於中國。殆豈中國人無自助力。不足邀卡氏之助耶。噫。

余至必珠卜時。卡氏往歐洲。惜未得見。

十一日即西歷七月四日百二十七年前美國宣告獨立之日也。以財賦最盛之奧區。行舉國最大之祝典。其盛況可想矣。余不能殫述之。且蓋述之。有詩兩章。

此是君家第幾回。地平彈指見樓臺。巍巍國老陪兒戲。得得軍歌入酒杯。十里星旗連旭日。萬家紅燄隱驚雷。誰憐孤館臨淵客。憑陟升皇淚滿腮。

尋思百廿年前事。穆穆神山不可望。拚使軍前化猿鶴。豈開闢左有螭。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予欲無言君記取。物黎遺教十三章。初祖穆穆黎國有共產自治國證規則十三章皆總育嬰。領至今美人質孫物黎福寶以一講學大師開此宏業者也。

(廿八)

美國太平洋海電告成。即以獨立紀念日舉行通信祝典。我太平洋彼岸人當此。其感更何如。

昔英國詩聖索士比亞作夢游偃吟有句云。『吾有寶帶兮。以四十分鐘一周地球。』此實三百年前理想家之一寓言耳。豈期物換星移。物質文明之發達不可思議。我輩生此二十世紀者。竟人人皆得以至微末之代價。利用彼索士

太平洋海電之二線

比亞之寶帶而有餘。嘻不亦異哉。不亦偉哉。此寶帶之出現。始自千八百五十年英吉利海峽之設置海電。及至本世紀之第二三年。英國之太平洋海電美國之太平洋海電。先後竣工。而全帶乃成。英國之線。則自加拿大屬之域多利經佛安甯島非支島那兒福克島而達於澳洲之比里斯賓市終焉。以一九〇二年完成。美國之線。則自舊金山經夏威夷島之漢挪路盧。再經茂德威島嘉謨島至菲律賓賓之馬尼刺終焉。其舊金山至夏威夷間之線。以本年西歷元旦告成。其夏威夷至菲律賓間之線。即此次所成者是也。

七月五日。必珠卜報載四日之夕十點五十分時。大統領盧斯福在紐約電報總局發一電於菲律賓總督達富特氏。文曰。祝美國太平洋海電之開通。迨十一點二十分。達富特氏之覆電已至。府輕減菲律賓生產品進口稅之語。此并頌贊督及菲島人民起居萬福。

祝電既發。後大統領更發一電賀海電局總辦麥奇氏。即在本局發電。令繞地球一周而復還。本局麥奇氏親自監督發電。文曰。賀太平洋海電之成功。并代全國民致謝。足下之先君子及足下。實其夜十一點二十三分也。麥奇氏自揣環地球一周。大約歷一點鐘可以復還。心急之極。自持時表注視長短針之運行。怵息以待。忽然電機躍動。與局之人環集爭觀。隨現隨寫。視之正大統領祝電也。距發信時不過十二分鐘耳。彼時麥奇氏之得意真有萬乘不易者。

十二分鐘繞地球一周

此電經行之路。則由紐約經大陸出舊金山。由舊金山即用此新海電經夏威夷島。茂德威島。嘉謨島。至馬尼刺。更由馬尼刺接英國海電至香港。復由香港經西貢。新嘉坡。檳榔嶼。馬德拉士。摩爾達。志布羅爾達。利士般。達於亞佐士羣島。再由彼循美國海電復返於紐約云。

麥奇氏既接此祝電。復致一覆電於盧斯福。此次之電。改由大西洋發。循前此歐洲與東方通行之舊線。至馬尼刺。復由馬尼刺用新海電至舊金山。經美洲大陸復還紐約。發電時十一點五十五分。接電時十二點四分三十秒。相距僅九分零三十秒云。嗚呼。人巧之奪天工。至此而極。

九分鐘繞地球一周

今舉其經行之里數如下。

(電線路)

(英里數)

二萬四千六百六十英里之電線

美與太平洋海電之關係

自紐約至舊金山(大陸電線) 三、六五〇
 自舊金山至漢那路虛 二、一〇〇
 自漢那路虛至茂德威島 一、二〇〇
 自茂德威島至嘉謨島 二、一五〇
 自嘉謨島至馬尼刺 一、五〇〇
 自馬尼刺至香港 四〇〇
 自香港至西貢 七五〇
 自西貢至新加坡 六〇〇
 自新加坡至馬德拉士 一、五五〇
 自馬德拉士至孟買(印度陸線) 五〇〇
 自孟買至亞丁峽 一、七〇〇
 自亞丁峽至亞歷山德利亞 二、三〇〇
 自亞歷山德利亞至利士般 二、四九〇
 自利士般至亞佐士羣島 一、一七〇
 自亞佐士至紐約 二、六五〇

總計 二四、六六〇

其距離之遠如此。而以十二分至九分之短時刻。瞬息相接。噫偉觀矣哉。回憶大西洋海電初議建設之時。實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歷數次之失敗。直至千八百六十六年。始獲就緒。會幾何時。今則大西洋上之電線已十六條。而世界大半之太平洋。亦同時而成二線。世界之進化。真不可思議。

紐約太陽報曾論美國與太平洋海電之關係云。美國之電報。前此全恃大西洋傳來。倘或偶有事變。大西洋海電稍生窒礙。則美國與世界全部。無一地可以交通。其危險莫甚焉。且也世界之大勢。日趨於泰東。今吾美既得夏威夷菲律賓。以東方諸國為吾市場。非在東方得一最迅速最直最確實之交通機關。則事事將落入後。前此華盛頓政府

太平洋海電
與中國之關係

與馬尼刺之交通也。由迂回遼遠之電路。當外國干涉之衝。雖幸而未嘗遇意外之變。借或有焉。何以禦之。故海電告成之日。即美國在東方勢力範圍始穩固之日也。云云。由此觀之。美人之注熱誠以歡迎此海電也亦宜。抑吾更有一言。四十六年以前。紐約之人口。不過七十萬。及今乃一躍而至三百餘萬。雖其他種原因尙多。而自大西洋海電既通以後。驟增突進之跡。歷歷不可誣矣。然則此太平洋海電開通以後。東亞之紐約。殆將出現。此亦推理而可徵者矣。我國民若能利用之。其助我文明進步之速率。又豈淺鮮。而惜乎錦繡江山。他人入室。吾又安忍言哉。

（附記）西七月二十五日芝加哥電局改正電報價目表摘錄如下

- 芝加哥至漢口路虛 每字四角四分（俱認美國銀下同）
- 同 至漢口 同 六角九分
- 同 至嘉謨 同 九角四分
- 同 至菲律賓島 同 一元一角四分
- 同 至香港 同 一元一角九分
- 同 至中國 同 一元一角九分
- 同 至澳門 同 一元二角九分
- 同 至日本 同 一元五角

前此由芝加哥發電至中國每字電費一元六角今減四角一分云

美國諸市工價之昂。以必珠卜為最。華人在此者照例仍以洗衣工為獨一無二之職業。以此賤工而每來復所入。自美金十七元乃至廿二元。視內地候補道一局差。優之遠矣。十四日行。

由必珠卜至先絲拿打紐柯連

（廿九）

閏五月十四日由必珠卜首途之紐柯連。道經先絲拿打。彼邦人繫留焉。一宿行。

工價最昂

先緒拿打者。美國第十大都。屬阿海和省。人口三十二萬五千九百〇二人。華人九十餘。市雖大。頗貧瘠。拉丁人種所廣集。文明程度。遠出他市下。余演說一夕。維新會成。十五日行。以溽暑節入熱帶地。坐涼車。竟日如入甕。口占一絕。

黃沙莽莽赤烏虜。災風炙腦腦為潤。乃知長宿水晶盤。三百萬年無此樂。

十六日至紐約連。

紐約連者美國第十二大都。而南部之重鎮也。屬路易安拿省。人口二十八萬七千一百〇四人。華人千餘。此地西人華人之生計風俗。皆與東部絕異。至此耳目為之一新。

南部諸省前此所謂奴隸省。而紐約連實為之總鎮。紐約連即南部數省之攝影也。故吾至紐約連。其特別之趣味獨多。

南部諸省黑人殆三分之一。而紐約連之比較率。恐尙不止此數。蓋舊蓄奴者皆大地主。而大地主集於大都。故奴數尤多。今雖自主。猶附著於土地也。入其市。幾忘為白亞美利加。而疑為黑亞美利加矣。

南部諸省號稱共和政體。實則至今仍寡頭政體也。其人民大率可分三級。其一曰上等之白人。即南北戰爭以前此地之殖民貴族。亦有新自北而掌握地方上實權者也。其人數甚少。不過十與一之比例。其二曰下等之白人。此輩常用奴時代。即已來往。但其時富家以蓄奴獲利。一切墾闢耕耘之業。皆奴為之。此輩既不自有資本。求勞備之業。亦無所得。其生計之困難。不可名狀。坐是之故。更無餘力以興教育。受教育。其智識亦在水平線以下數級。其優於黑奴者。不過名義上有選舉權。稱自由民耳。此在南北戰爭前耳。若在今日。則黑人與彼等不能軒輊。近年來礦業製造業漸興。此輩之困稍蘇。然其進步究緩慢。遠不逮上級社會。此等人約居十之四有奇。其三則黑人。黑人自解放後。有選舉權。與齊民等。然黑白之

敵。豈待論矣。黑人亦約居十之四。吾故謂南部之政治。非共和政治。而寡頭政治。抑亦非寡頭政治。不足以靖南部也。黑人審判於美國之前途。其影響將何如。此亦一問題也。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美國黑人共七百四十七萬四千人。最近精確之調查。未適居總人口十分之一。而據米因斯密之社會統計學。日本所論。有大足資研究者。即自一八

六〇至一八七〇年。凡十年間。黑人生產之數。比前銳減。及七十至八十年間。忽驟增。計此十年。黑人每百人增加三十四人有奇。白人每百人增加二十九人有奇。及八十至九十年間。其現象復倒置。黑人每百僅增加十三人有奇。白人每百增加二十六人有奇。三十年來。忽漲忽落。如波折然。其故果安在。

米氏對於此理由。未下解說。以鄙意度之。當初放奴時。彼等乍離其主。而未別得謀生之路。其慘苦為最甚。聞當時黑人怨林肯者甚多。曰林君雖不殺吾曹。吾曹由林君而死。情狀可見一斑。其生不蕃。實由於此。及十年以後。稍稍得職。業。白人晚婚而少育。黑人早婚而多育。其率之驟加也。亦宜。然此不過一時耳。白人競爭力終非黑人所能敵。且近年來美國由農業國而進為工商業國。工商業之生產力。更非黑人所能任。故其生計復日倅一日。而生殖力隨之。乃至由三十四人而減至十三人。何其一落千丈。至於如是也。嘻。不適之種。未有不滅。此豈獨黑人哉。又統計家言現今美國之黑人實減百年前三之

黑人之自由
虛名耳

最可笑者一
事

持黑人之私
利

黑人之自由權。不過名義上耳。實則其狀態仍與前此相去無幾。現紐柯連市之黑人。非得市會之許可。不能移住他市。南部諸省。大率皆然。蓋昔則一人一家之私奴。今則一市之公奴也。中國人則不使來黑人。而彼等對於舊主人。亦若有戀戀不能去者。非餘恩有以結之。實餘威有以懼之也。有最可笑者一事。放奴之舉。本共和黨所主持也。既放之後。舊奴悉有選舉權。共和黨以為吾有恩於彼。必可得其助。增數百萬票以制勝。執意投票之時。黑人票之全部。悉加於合衆黨。蓋南部之上等社會。悉為其主人者。皆合衆黨。而彼等不得不聽其指揮也。彼奴性終古不改。可見一斑。美國人有一種私刑名「靈治」刑者。以待黑人。此實文明國中不可思議之一現象也。初有農夫名靈治者。一黑人觸犯之。乃縛之而懸於樹上。以待警吏之來。吏未至而該黑人已死。後遂襲用其名。近所通用者則焚殺是也。每黑人有罪。不經法官。直聚衆而焚之。當二十世紀光天化日之下。而有此慘無人理之舉。使非余親至美洲。苟有以此相語者。斷非余之所能信也。計旅美十月。在新聞紙中見此等怪報。不下十數次。初甚駭之。及習見亦不以為怪矣。查其統計乃知自一八八四年以來。每年行此等私刑者。殆平均百五十七次云。嘻。俄羅斯殺百數十猶太人。舉天下以為暴。吾不知美與俄果何擇也。

所謂文明者
吾知之矣

西班牙風

世界博覽會

工人之專國

黑人之舉動亦誠有足令人憤恨者。蓋彼等以得一接白人婦女之膚澤。雖九死不悔。往往於暮夜林薄中強污焉。畢復殺之以滅口。故靈治之案。十有九爲此云。斯固可憤也。雖然。不有有司乎。而國家於妄行靈治之人。不加以相當之刑罰。抑又何也。無他人種上之成見則然耳。美國獨立檄文云。凡人類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彼黑人獨非人類耶。嗚呼。今之所謂文明者。吾知之矣。

紐約連市湫隘囂塵。視東方諸市幾若異國。除市中央大街外。其餘道路殆與吾北京無甚差別。

市中所謂下等白人者。多西班牙及法蘭西遺民。其樓屋之結構。有一種異色。土人語余曰。此西班牙風也。其市會議堂今猶耀西班牙國徽章焉。吾來此可當游西班牙一次。

由紐約連至聖路易

(三十)

閏五月廿五日由紐約連至聖路易。

聖路易美國之第四大都會也。屬迷梭里省。人口五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八人。華人約六百餘。有維新會。團體甚堅。明年開世界博覽會於此市。其會期本在今年。以預備未完。故改訂。否則余到之日。正開會時也。逸此機亦一可惜。但

游會場一周。以當翠梅。見第六圖

會場外觀之宏麗不待言。但其材料皆用細木片耳。丹漆而瑩飾之。則瓊樓玉宇不如也。會畢則拉雜而摧燒之云。

北京政府所派博覽會副監督黃開甲適先余數日至。僦屋居焉。帶有工人三十餘名。時方溽暑。聖路易炎熱尤甚。其工人皆裸體赤足。列坐門外。望比鄰之遊女。憨嬉而笑。大爲市中惡少所不平。擲石唾面不絕。致一日數呼警吏以相彈壓。嗚呼。各省攤派搜括數十萬金。以賈唾罵。是亦不可以已耶。

中國商人亦自占一區於會場中。陳華品焉。今亦在建造中。發起之者費城之維新會員也。六月一日行。

由聖路易至芝加高

(卅一)

六月二日由聖路易至芝加高。

芝加高者美國第二大都會也。屬伊里女士省。人口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五人。華人三千餘。維新會新成。成後一月而余至。

余在芝加高所最感動者。則文明西漸之潮流是也。文明之起源。在小亞細亞。由巴比倫叙利亞達於海濱之腓尼西亞。遂超地中海。開希臘。開羅馬。此上世紀之事也。乃駭濶漫歐羅巴全陸。及於窮北。而數百年間。常向西方進行。假而權力中心點。專集於大西洋沿岸。此中世紀之事也。近世以來。復超海而達於大西洋。彼岸之新大陸。所謂美國東部加拿大。東部一帶殖民地。星羅棋布。有跨窺母國之觀。凡此者皆盡人所能道矣。此文明之傳播。由海而陸。由陸而海。由陸而陸。而其線向恒在西。證諸美國最易見之。

當十九世紀之初。新大陸著名市府。只有紐約費爾特費波士頓及加拿大之滿地可而已。其他無足稱者。若太平洋岸一帶。全為紅印度土人之巢窟。固不待論。即如芝加高號稱今日美國第二大都會。全世界第四大會。其在十九世紀之上半期。猶一區區之三家村而已。豈圖數十年間。遂一躍而立於此地位。此西漸之力。最彰明較著者也。今試將百年來紐約費城波士頓芝加高四地人口之增進。比較表列如下。

年次	紐約	費城	波士頓	芝加高
一八〇〇年	六〇,〇〇〇	六九,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一八一〇年	九六,〇〇〇	九五,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一八二〇年	一二四,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一八三〇年	二〇三,〇〇〇	一六一,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東西諸市人口進步比較表

文明西漸之潮流

一八四〇年	三一三,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	四,五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五一六,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〇	一三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八一四,〇〇〇	五六八,〇〇〇	一七八,〇〇〇	一〇九,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九四二,〇〇〇	六七四,〇〇〇	二五一,〇〇〇	二九九,〇〇〇
一八八〇年	一,二〇七,〇〇〇	八四七,〇〇〇	三六三,〇〇〇	五〇三,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一,五一五,三〇一	一,〇四六,〇〇〇	四四八,四七七	一,〇九九,八五〇
一九〇〇年	三,四三七,二〇二	一,二九三,六九七	五六〇,八九二	一,六九八,五七五

由此觀之。美國諸市。皆歲歲進步。不待論。而其飛行絕跡者。尤莫如芝加哥。當千八百三十年時。僅一林蕪耳。四十年時。僅四千餘人。越五十年而增一百餘萬人。自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十年間。復增七十萬人。其進步之速。真可謂冠千古而無兩也。曰惟文明西漸之力。驅迫使然故。

近年之世界博覽會。一開於芝加哥。再開於聖路易。皆文明西漸之表證也。越五年後至一九〇七年。又將開博覽會於麻倫。則直移至太平洋岸矣。太平洋海電既成。東亞商務日益發達。十年以後。芝加哥或凌駕紐約一躍而為全美第一之市府。亦意中事也。

以學界之發達論。則當二十年前。全國中真可稱大學者。不過東方大西洋岸七八校耳。近則芝加哥高大學。駸駸有凌哈佛。駕耶路之勢。而加緯。寬尼省之斯丹佛。卜技利兩大學。又絕足而馳。以云完備。雖不能無所讓於東部。以云進步。固迥非東部之所能望也。此皆文明中心點日移於西之明證也。

初五日往觀芝加哥高大學。凡第十吾游東部所見學校既多。雖規模甚宏大者。亦若數見不鮮。然且匆匆一覽。萬不能悉其內容。故余屢次所觀學校。其最感動者。則體操場圖書館規模之大而已。

體操場皆建築物。非在校外空地也。而其場中往往有可以賽馬處。可以競船處。則其建築之龐大可想矣。其體操器具之五光十色。不必殫述。

美國無國立

大學

余所見各學校之圖書館。皆不設管理取書人。惟一任學生之自取而已。余頗訝之。至芝加哥大學。詢館主如此書籍。亦有失者否。答云。每年約可失二百冊左右。但以此區區損失之數。而設數人以監督之。其所費更大。且使學生不便。故不為也。大抵失書之時。多在試驗期之前半月。蓋學生為試驗而竊携去備溫習。驗畢復携返者亦甚多云。此可見公德之一斑。即此區區。亦東方人所學百年而不能幾者也。美國教育之事。皆由各省自行管理。非中央政府所得干涉。政府雖設有一學執長官。不過調查報告而已。故美國無國立大學。此亦一怪異之現象也。去年卡匿奇往謁盧斯福。勸立一國學於華盛頓。自認捐二十萬元。以為之倡。盧斯福尚未全諾。現正在計畫中。想不久可成立耶。

(卅二)

初七日往西賢雪地。

西賢雪地

西賢雪地者新立之一市也。余前在東籍中。見一段言社會主義之初祖聖西門。以欲實行此主義。故特為一隊新殖民於美國。初至明市省。失敗。繼復至伊里女士省。成焉。然不能有所發達。但保守而已。至今猶有六十餘家奉聖西門之教不變。在美國中劃然為一新天地云云。余未至美。即欲訪之。及至芝加哥。聞人稱西賢雪地者頗與相類。因逕訪焉。

宗教界之拿破

市制

西賢雪地

至則非是。乃一宗教界之拿破命。新創之市也。其人名杜威。本澳洲人。十三年前移住於美國。其教宗與前此諸宗派大有所異。自謂獨契帝子之徵言。排斥異己。不遺餘力。而其魔術尚有一端足以聳聽者。彼稱比耶蘇以祈禱療病。不用醫藥。亦往往有奇效。故教士與醫生皆銜之極至。聞其至美十三年。凡被詆者千餘次。下獄十四次云。初至時無一徒黨。今有七十餘萬人。且徧地球各國無處無之。亦有其教會公款至千數百萬金以上云。洵一奇才也。西賢雪地者。僅一年半以前所成立。杜氏欲聚其教徒。成一地上之天國。因自相地得此。以一百萬元購之。遂闢新市。僅一年半。而市民已有二萬餘。現來者尚接踵。但土木不能速就耳。蓋彼教不許吸烟飲酒。入其市犯此者。課罰二十五元。故工人就之者希云。市內惟有一商店。百物俱備。惟有一旅館。以供寄居者。其餘百端事業。皆獨一無二。其斷絕

競爭。實行干涉。頗有類社會主義者。余初至時甚疑其為該黨人之實行。細詢乃覺不類。蓋其中惟土地及兩大工廠一銀行屬公有財產。其餘各種事業仍歸各私人。惟無同業之競爭而已。實亦非強禁之。彼輩自好爾爾也。其租稅惟有「所得稅」之一項。無論執何業者。以其所得什之一歸教會。故教會之富。歲增不可紀極。其市一種親愛清明肅穆之氣質。實有令人起敬者。據市中人言。立市以來。年餘未嘗有一次之獄。以二萬餘人磨居一市者。年餘而獄不一見。亦真可謂異數矣。

余至勿勿數點鐘。即返芝加哥。蓋相距幾一時許也。是日杜威不在市。未見之。及暮彼歸。聞余至。乃大驚。飛電來芝加哥。務請再一臨。使彼盡地主誼。余既奇其人。亦欲一見。初七日再往焉。

至則杜威以軍樂迎於驛站。導至其家。款待殷勤。不可名狀。其人美髯鶴立。目光閃人。一望而知為一大人物也。是夕彼請余至其教堂演說。聽眾六千餘。彼言現在教堂之宏敞。(衆指之)在全世界中。此為第二云。余演說後。杜威自演

三時許。其音之雄壯。余生平所未聞也。辯才亦橫絕一世。其所以起平地而成此大業。蓋有由也。彼演說畢。語余曰。吾將以上帝之能力示足下。余靜聽之。彼呼於衆曰。諸君中誰是曾經有病為上帝療治得愈者。請起立。衆起立者過半。

余思之。彼若與其人作弊以誑余。豈能盡數千人甘心為其作偽之奴隸。此必真事也。度生理學與心理學有二種特別之關係。現今未能盡發明者。而迷信之極。其效往往能致此。此亦非可駭之事。前上海某教會所譯治心免病法一書。固略言之耳。但彼益實行之而見效耳。彼則以為非已之能。皆上帝之力。故其徒成信之謂為「先知」。謂耶穌基督

皆先知。復生云。願吾所最不解者。彼教會中下等社會人固多。其上等社會亦不少。余在彼所見某甲。則芝加哥大學教授。某乙則法學博士。某丙則醫學博士。某丁則芝加哥國民銀行總理。凡此輩者皆非易被魔惑之人。而何以竟信之若是。其人之材略。必有大過人矣。揭於卷首之杜威

現彼日日關新市。聞今年又將在太平洋岸開一第二之西賢雪地云。其教徒殆每月以幾何級數增加。竊意此人如不死。十年以後。其勢力必占美國一大部分。請懸吾言以俟之。

此人野心勃勃。大有并吞宇內之概。現四處行其教。明年元旦即復起行往英國。欲開第三之西賢雪地於歐洲云。其

竭誠盡敬以歡迎我也。凡欲藉我為擴張勢力於中國之地也。彼運動我入其教。且明言之。謂十年以內。必有一西賢雪地見於中國云。吾信其力能致是。使其致是。則洵大可畏。此君之魔力。不可思議。吾謂現今全美國。惟摩爾根與彼兩英雄耳。

彼之教理亦有大可佩者。時昔景教者流。皆言末日審判時。善者信者永生極樂。惡者不信者永死沈淪。杜氏謂不然。上帝無使人永死沈淪之理。今之惡者不信者。特機緣未熟。迷而不返耳。要其善根固在。至末日審判時。雖以極惡之人。一覩上帝之靈光。亦必大徹大悟。至彼時終得與善信者同立於平等之地位。蓋上帝之條。本重改悔。改悔者前惡盡消也。云云。此其義與佛教大乘法全合。所謂一切衆生皆成佛。即其義也。此亦杜氏獨到處。宜其有以立足也。此人或為第二之馬丁路得亦未可知。願吾終覺其權術過於道力耳。

(卅三)

芝加高之大屠獸場。實托稱世界第一。余往觀之。內職工九千餘人。一豕之所產出物品。凡百四十餘種。該該總理語余云。諸獸所不能利用之部分。惟屠殺時所失之呼吸氣而已。其副產物。見前論托所值。視正產物。即牛肉之類。四倍有餘云。一點鐘內可屠三百五十餘牛。自繫屠以至裝罐一切安畢。芝加高舊博覽會現留存一座以為紀念。余往遊之。內所藏希臘羅馬古跡之模範品甚多。

芝加高之公園。風景冠絕全美。蓋湖沼多以水勝也。林肯公園。清幽殊絕。華盛頓公園。前臨墨西哥湖。有氣吞雲夢波撼岳陽之概。余絕愛之。嘗往遊。忽遇暴風雨。登湖樓憑眺。白馬吼突。海天無際。真壯觀也。成一詩。

黑風吹浪魚龍舞。白日沈天鷹隼豪。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樓猶見廣陵濤。

十三日行。

由芝加高至汶天拿省

(卅四)

杜摩爾根
耶教之大乘
法

芝加高雜記

詩

六月十四日至魁士雪地。魁士雪地者美國第二十二大都會也。人口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二人。華人約二百。維新會早成。余至此僅一宿。演說以外。不能多有所觀察。

十五日晚山魁士雪地起行。北迤入汶天拿省。乘大北鐵路之汽車行。

大北鐵路

偉人占士比

大北鐵路之
三大利益

全世界農業
制度最完美
之區

大北鐵路者。亦美國近十餘年來之進步一大關係也。其東方起點自米尼梭達省之聖保羅市。此市亦有維新會肇人百餘余以勿過未至橫貫南北。達哥他省汶天拿省華盛頓省以達於太平洋岸之舍路市。線長六千餘英里。現新大陸之鐵路中除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外。以此路為最長。而在美國境內則此為第一也。自十五年前。此諸省者。皆一望林莽。獸蹄鳥跡相交錯。時或有一二紅印度人持石鐵手鑽燈相與出沒而已。以美國東南部一帶富源尙未盡開。資本家惟擇已開之地日相爭競。而此西北一帶。莫或過問。時則有一英雄曰占士比兒。具遠識懷大略。謂此荒蕪之地。實足為美國前途增無限勢力。汲汲謀拓殖者有年。雖然。比兒固窳人子。衣食尙不自給。年二十餘。尙在密士瑟必河畔為一挑夫。每日得一二元之工價。僅以餬其口。以勤慎之故。漸升為一鐵路公司之代理人。如是者二十年。至千八百七十五年間。彼乃發表其意見。謂自聖保羅至舍路築一大鐵路。(一)可以闢無窮之寶藏。為一國前途之大利。(二)可以通美國東西兩部使聯絡日固。(三)可以與東洋航路銜接為擴張美國勢力於東方之地步。雖然。以蒙茸林莽人跡不到之地。投數千萬金之資本。尋常無經驗之人所最怖也。且其時之比兒氏人微言輕。不足以動衆。其獨力之資本。又不克任。於是聞者皆目笑存之。如是者又十餘年。而比氏氣不少衰。日日運動。漸至聳一世觀聽。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而此大鐵路之計畫乃實行。閱五年而路成。美國諸鐵路中。其工事之艱難。殆莫過於此路。其所經過者。有全洲最大之落機山。有大森林。有大湖沼。穿無數之大隧道。與積雪戰。與堅冰戰。與酷暑戰。與瘴霧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乃至與飢渴戰。與死亡戰。其工程之幾中止者屢矣。比兒氏卒以堅忍不拔之力。冒萬苦。排萬難。以底於成。噫。亦偉人哉。鐵路一成。而數萬年來鴻荒黑闇之天地。遂放大光明。至是而此數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間。而千數之大村落。百數之大都市。彈指湧現。歲歲產七千萬石以上之小麥。供給世界市場。其餘物產亦稱是。至今全世界農業制度最完美之區。惟

此為稱首。而比兒氏在此諸省中其受崇拜也。幾與華盛頓同。尊之曰「大北之父。」華盛頓有稱父之稱。豈不亦人傑哉。余在汽車中見有「大北鐵路歷史」一書。美國各派車中。皆有圖書室。窮日之力讀之。覺其關係如此其雄深。其人物如此其偉大。故記其崖畧如右。

大北鐵路之經營日益龐。今復造世界第一大之汽船。以握太平洋航路之權。其影響於我中國者最大。下章更論之。十六日至比令士。演說一晚行。

十八日至笠榮士頓。演說兩晚行。此兩地皆屬汝天拿省。

汝天拿省華人數不過二千餘。分屬十餘市。而維新會發達最盛。有會所之市十二焉。余不能盡歷。惟至比令士。笠榮士頓。表雪地氣連拿。數市附近各市之同志。皆走集相見。

笠榮士頓為全美國最高之都市。蓋在落機大山之半麓矣。余至是適患小恙。同人勸浴於溫泉。泉距笠市二十餘里。落機深處也。風景幽絕。塵念頓消。余浴三日行。得詩數章。

名山穆穆日如年。獨步長歌復醉眠。亦是茲遊一奇絕。落機深處浴溫泉。

瀉潭飛瀑何太急。棲壑片雲長自閑。安得風塵棄我去。年年携酒看青山。

九萬里中得三日。二十年間此一回。猛憶過去未來事。清明腐寸現靈臺。

落機山中有黃石園者。周遭八百里。實全世界第一大公園也。聞奇景最多。有種種定期之噴泉。或一日噴一回。或一日噴三四回。或隔日噴一回。或一來復噴一回。或一月噴一回。皆有定期。靡差靡忒。園中熊最多。皆馴擾不犯游客。園中禁射獵。每歲只有半歲可游。餘日積雪。由聯邦政府派兵一小隊守衛之。游客不得携鎗械。惟今年總統盧斯福來遊。曾破例許獵一熊以歸云。園距笠市僅半日程。惟往遊非半月不能探其勝。余無此暇。僅購影畫數十枚。當臥遊耳。

廿二日到表雪地。華人六百餘。甚瘠苦。多以西人餐館為業。數年前工黨用強制手段。不許西人就食於華人餐館。固此損失甚鉅。全市為之寂寥。此事屢以國際交涉。提出於美政府。莫能伸也。全美中待華人最酷者此市為第一。廿六日到氣連拿。實汝天拿省之省會也。華人六百餘。以軍樂相迎。極一時之盛。至夕。其總督來相訪。頗殷勤。總督士

待華人最酷之市

全世界第一大公園

詩

落機山中浴溫泉

莫氏。良喜華人。此市與表雪地相距不過百餘里。而吾民之舒蹙迥殊矣。汝天拿省人雖少而維新會之開最早。且最普及。其中熱誠之士數輩。堅苦刻厲。令人肅然起敬。汝天拿省以西人最相凌侮。故維新會別立一聯衛部。專貯積公款。為相周相救之用。法甚密。意甚美。現各屬多有踵效者。

廿八日為今上萬壽節。在汝天拿省遙祝焉。附近各市皆各出代表人至。一同慶祝。且議本屬各支會改良進步之法。廿九日行。

由汝天拿省至舍路麻命

(卅五)

廿九日至博奇梯拉。余本不欲下車。有鄉人數輩苦相邀。乃一宿焉。此地華人百餘。有維新會。有會員而無會所。余勿勿演說一次。亦未能睹其成。

此市紅印度人最多。政府設法保護之。免俾絕種。每來復頒食一次焉。余至日適遇頒食之期。全市闔塞。其衣皆紅綠兩色。為種種式樣以文其身。各以一木箱負其嬰兒。詭形殊狀。見所未見。亦一眼福也。紅印度人風俗如第卅二圖

當維廉濱初至美時。濱士温尼省之土人。殆二十餘萬云。其餘東部各省亦稱是。其總數雖不可全考。史家謂總在三四百萬以上云。觀殖民時代。與歐洲人種之血戰。可見一斑矣。十七世紀之中葉。土酋有名腓力者。驍勇絕倫。統率諸部與白種為難。各殖民地乃設總會於波士頓。共同捍禦之法。則其勢力之大可想。其後英法七年戰爭。法人亦勾連土人大擾英屬地。即華盛頓之將略。始亦以攻勦土人著者也。是時新英蘭附近諸地。土人如織。乃曾幾何時。至今落機山以東。無復一土巢矣。余行半年。走萬里。欲求一遺民之跡。不可得見。據千八百九十年統計。謂全國今尚有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五十三人云。率皆被迫逐竄於西部。今則西部亦日闕。深山大澤。悉化塵市。無復寸土以容此輩。今此十三年間之銳減。又不知若何。要而言之。若三十年後。再遊美國。欲見紅印度人之狀態。惟索諸於博物院中之繪塑

雜記

而已。優勝劣敗之現象。其酷烈乃至是耶。君子觀此。腐粟股栗矣。

三十日至片利頓。博奇梯拉。片利頓。同屬埃的荷省。片利頓華人約五百。有維新會。

七月初一日至碧架雪地。華人百餘。吾族人居三分之一。有維新會。甚鞏固。亦以軍樂迎。會所遍結電燈焉。

初三日至貝市雪地。華人四百餘。有維新會。亦以軍樂相迎。余至是。飛信前途諸市。屬毋以軍樂。實不克當。且耗費無益也。

初五日至抓李抓罽。屬華盛頓省。亦西部一新興市也。華人將及千。有維新會。開會甚早。而團體最固。致可欽敬。此市華人多從事農業及飲食店。光景頗佳。白人則俄羅斯移住者甚多云。以上諸市。皆勿勿稅駕。不能有所觀察。筆記甚略。

(卅六)

初八日至舍路。舍路者華盛頓省第一大會。而太平洋岸重要之港口也。大北鐵路以此為終點。日本郵船會社之太平洋線亦以此為終點。日本人在美國者以此市為最多。華人亦約三千。美國境內維新會之開。以此市為嚆矢。云康同璧女士與家弟啓勳同來美遊學。適至此市。相見甚懽。

余至舍路所最感者。莫如大北鐵路公司之經營東亞政策。今略記之。

余甚陋。不知世界。自庚子年山印度楞伽島航澳洲。乘英國 P. & O. 公司之船。總容積九千噸者。余喜愕不知所為。又從該島港口見德國公司船容積一萬一千噸者。余愈喜愈愕。去年見美國航太平洋之「高麗」「西伯利亞」兩船。寄泊橫濱。聞其容積一萬八千噸。余愈喜愈愕。今次遊美。矢願附之。而船期適不合。往來皆相左。余滋憾焉。頃到美國。乃復聞有大北輪船公司造絕大汽船之事。

大北輪船公司者。大北鐵路公司之子孫也。初美國西北一帶。長林蔓草。人跡杳絕。自千八百七十九年。有占士比兒者。始排萬難。以建一橫絕大陸之鐵路。自是美國太平洋北岸一帶。日趨繁盛。遂開今之柯利根華盛頓兩省。而此鐵路公司。亦享莫大之利益。至於今年。乃益為壟斷太平洋航權之策。造絕大之汽船。以往來於中國美國日本之間。自

大北輪船公
司

現世界空前
之第一大船

商戰舞臺之
中心及歐亞
距離航利之
比較

船舶容積之
大與商戰之
進步之影響

太平洋與蘇
門士河之決

一年前已在美國東方造船公司定製姊妹船二艘。其一名爾奈梭達者。以本年四月十二日竣工。明年一九〇元且自華盛頓省之舍路港起航云。其他一艘尚未命名。約以明年四月竣工。而將來辦理獲利之後。尙擬更造多艘云。據蘇命市之北美叢報所記則

爾奈梭達船長六百三十英尺。幅七十三英尺。吃水三十六尺半英尺。排水量三萬七千噸。內容一等客位百五十人。二等三等客位各百人。下等客位一千人。除外仍可容軍隊一千二百人。船中職役人等三百人。共容二千八百五十人。載貨物二萬噸外。尙容煤七千噸。速度一萬一千匹馬力。現在世界中商船之大。此爲第一。

二十世紀之世界。商戰世界也。而商戰之勝敗。惟視其在泰東市場。即中國及所占之地位何如。此又盡人所同認也。自千八百六十九年。蘇彝士運河開通之後。歐亞之距離。雖已縮短。然以視美國之由太平洋直達者。其利便仍遠有所不逮。今略比較之。則從歐洲蘇彝士河東來者。以法國之馬賽起計。到香港凡七九〇二海里。到馬尼刺凡七九〇六海里。到上海凡八七五八海里。到橫濱凡九四七六海里。若由美洲渡太平洋而來。以舊金山起計。到香港凡六〇八七海里。到馬尼刺凡六二五四海里。到上海凡五五五〇海里。到橫濱凡四五六四海里。然則美國之地勢。已占世界商戰上優勝之位置明甚矣。而前此太平洋航業所以未甚發達者。則有三故。其一由美國之力尙未膨脹於外也。其二由東亞諸國之貿易尙屬幼稚也。而猶有第三端焉。則以太平洋海程太遠。中間無貯煤港以爲之接濟。故當啓輪以前。應用之煤。必須備足。載煤多而載貨之餘地自少。故其遜於蘇彝士航線一着者以此。

以欲欲以太平洋線航利。壓制他線者。勢不得不用大船。非以其洋之大而然也。蓋其船必容三千噸以上之煤。而不覺其太多。然後可以利用太平洋。查十年來海運發達史。當千八百九十二年。全世界中四千噸以上之船。凡二百六十六。八千噸以上之船。凡八。至千九百年。四千噸以上之船。凡八百十二。八千噸以上之船。凡六十四。船舶容積之增大。與商戰之進步。最有關係焉。然此則太平洋飛躍之一先聲也。

竊嘗論之。將來太平洋航業發達日盛。則蘇彝士運河之地位必將一變。而其勢力亦大有所減。何以言之。試觀近年來歐亞間之郵政。已不由蘇彝士而由太平洋。彼蘇彝士通航之船。非不密也。而願若此者。遲速之異也。夫自歐洲各

都市經蘇彝士以達亞東。至連亦須三十二日。若山大西洋踰美大陸道太平洋而來。則柏林以九日。巴黎以八日。倫敦以七日。即可達紐約。約紐以四日。零三點鐘達舊金山。舊金山至上海。若以每點中行十七海里之船。則十六日可達。郵政之舍彼就此。蓋有由也。故使太平洋之航業。有大船以發達之。則將來不惟於郵政爲然。於貨物亦然。蓋商戰者以白圭之勇。慶忌之捷。而制勝者也。人之樂去遲而就速勢也。況蘇彝士河之經過。必須納稅。平均每噸在三圓以上。人爲商家之所苦乎。以此言之。則今者大北輪船公司之計畫。可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胸。將來此輪船之成效日增。即彼大北鐵路之進步日盛。占士比兒亦可稱近世商界之小拿破倫哉。

吾國人於實業思想。毫未發達。聞吾喋喋論此。不隱凡而臥者希矣。雖然。此太平洋上之航權。實我國應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開設四十年。曾無絲毫之遠慮。而其餘商人。亦更無有起而圖之者。吾儕亦復何顏以責備政府耶。吾記此吾有餘悲。吾猶有餘望云爾。

在舍路三日行。

(卅七)

十二日至蘇倫。蘇倫屬柯利根省。太平洋岸一要港也。華人約五千。維新會最盛。西北部諸市以爲總鎮。余將至。蘇倫會中特號召各市出代表人來赴會。至者廿餘市。一時稱極盛焉。余在市數日。日接見同志。於他事觀察殊少。

美商之巴拿馬政策

有鐵血無公法

在蘇倫讀新聞紙。忽見巴拿馬市民宣告獨立之事。僅三日而美國公認之。此實向來革命時代國際史所未聞也。越兩來復。而美國政府遂與巴拿馬革命政府結條約。以巴拿馬運河開鑿之權讓於美國。而美政府以金二百萬磅爲報酬。且每年以金五萬磅給巴拿馬新政府。約遂定。於是哥倫比亞政府責言焉。哥倫比亞國者巴拿馬舊所屬也。國務大臣約翰海氏覆牒曰。若哥倫比亞必欲破此條約。河條約。則或至破兩國之國交。恐我議會不復能附於哥倫比亞。相爲親友云云。國際上用語。其傲慢無禮。至是而極。美國與哥倫比亞。雖有大小強弱之殊。以國際法論之。固皆對等之獨立國也。使哥倫比亞以此施諸美。美人將何以待之。若今之哥倫比亞。則吞聲泣血而已。俾士麥曰。公法不可恃。所恃者惟赤血耳。黑鐵耳。吾觀於美國對於巴拿馬之政策。歎歎累日而不能自禁也。

英之蘇彝士
與美之巴拿

哀談巴拿馬

國恥之一事

時

華人性質試
驗場

昔英相的士黎里。以一夕秘密之交涉。遂舉五千萬蘇彝士運河之股票。從埃及王室之手。而移諸英國政府之手。當時全歐震動。謂為神奇。今次約翰海之敏腕。毋乃類是。嗚呼。強權世界之外交家。可畏哉。可畏哉。

英自收蘇彝士河股份票。而英霸東方之局遂定。美自得巴拿馬開鑿權。而美伯東方之局亦遂定。以二千萬易此最高之地位。天下古今之物品。其代價之廉。當未有過此者。

今者名義上。巴拿馬為一獨立國。且為萬國公保之中立地。但其實際如何。不待知者而決也。美之巴拿馬。猶英之埃及也。余至日本。余乃見吾國革命家所出之報紙。謳歌巴拿馬革命者。不可勝數。僉曰。吾同胞何不如巴拿馬。吾同胞其學巴拿馬。嗚呼。吾同胞而欲學巴拿馬也。則亦何難之有。新政府之廢給。尚可以什伯倍於五萬磅。吾敢斷之。

在蘇倫讀舊金山華文報紙。知有我領事館一隨員譚某。為西美國警吏辱毆自戕之事。余深為國體痛。作輓詩三章。
稿不存其一
首不復記憶

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尚武魂。只惜羶蘿好男子。不教流血到櫻門。
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

八月初三日行。

由蘇倫至舊金山

(卅八)

八月初五日。由蘇倫至舊金山。

舊金山本名三藩蘭斯士哥。日本人通譯作桑港。華人呼以今名。屬加鱈寬尼省。美國現今第九大都會。而華人最多之地也。人口三十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二人。華人約二萬七八千之間。維新會成立最早。注籍會員者約萬人。余至時。以軍樂歡迎。盛況更過紐約。感謝無量。

吾以為欲觀華人之性質。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舊金山。何以故。內地無外人之比較。不足以見我之長短。故

華人所長

在內地不如在外洋。外洋華人所至之地。亦分兩大類。一曰白人少而華人多者。白人為特別之法律以待我。如南洋諸區是也。二曰白人多而華人少者。我與彼同立於一法律之下。如美洲澳洲諸區是也。其第一類者與內地幾無以異。故亦不足研究。所研究者第二類而已。第二類之中。其最大多數之所在。莫如舊金山。故吾欲以舊金山代表此問題。以吾所見。則華人所長者如下。

一愛鄉心甚盛。(即愛國心所自出也。)

一不肯同化於外人。(即國粹主義獨立自尊之特性。建國之元氣也。)

一義俠頗重。

一冒險耐苦。

一勤儉信。(三者實生計界競爭之要具也。)

其所短者如下

一無政治能力。(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

一保守心太重。

一無高尚之目的。

今請先敘其情狀。次乃論其性質。

余所至之市。凡二十餘。其人數約如下。

紐約及其附近 約八千

哈佛 一百

波士頓及其附近 四千

費城 一千

華盛頓 五百

波地摩 六百

入數略計

華人所短

- 必珠下及其附近 〃九百
- 先絲拿打 〃一百
- 紐河運及其附近 〃一千
- 聖路易 〃六百
- 芝加高及其附近 〃三千餘
- 魁士雪地 〃百餘
- 汝天拿全省 〃二千
- 埃的復全省 〃二千
- 休倫及其附近 〃一萬
- 舍路及其附近 〃三千
- 舊金山及其附近 〃三萬
- 羅省技利 〃五千

自餘未至之地。所至者尚不止此。約尚有五萬餘人。大約我同胞在美歐者。通計不過十二萬人內外。今舉其重要之職業如下。

漁業	約四萬人
淘金業	約四萬人
廚工業(僮僕業附)	約二千人
農業	約四千人
採礦業	約千人
製靴業	共約二千人
織帶業	
捲烟業	
通事業	
通事業	約五百人

雜貨店 中國雜貨.....約五千人(儲蓄在內下同)
 日本雜貨.....約千餘人
 裁縫店 成衣(西服).....約二千人
 縫服雜件(婦女所用).....約千人
 飲食店 華式.....約三千餘人
 西式.....約二千人

醫生.....約二百人
 傳教.....約二百人
 學生.....約二百人
 婦女.....約二千人
 兒童.....約三千人
 無業者.....約萬人

以上所列。非有精確之調查。但舉其概耳。

洗衣業

漁業

廚工業

農業

洗衣業。實在美華人最重要之職業也。東部諸省。十有九業此。其工價最廉者每禮拜美金八九元(約每月合華銀七十元)最昂者每禮拜二十元。(約每月合華銀百六七十元)以此至賤之業。而庸率如此其大。故趨之若鶩。漁業惟太平洋岸諸省有之。舊金山舍路蘇命其大宗也。南部紐柯連亦間有。此業最苦。每年只有半年作工。其半年則坐食。其工價亦不昂。業此者其資本主皆西人。華人有一人爲工頭。代彼招工。工人當坐食時常先支其工價之半額。漁畢而歸。復支半額。故常僅餬其口而已。其採漁之地。或在附近海岸。或遠適他島。其最遠者。乃至亞拉悉加島云。輪船約行十一日。漁者多用帆船。往往月餘者。南部漁業。則皆華人爲資本主。廚工業各地皆有。東方稍盛。在西人家中或旅館司廚者也。其工價優於洗衣業者三分之一。實最優之業也。農業惟加緯寬尼省有之。餘則甚稀。此業不如洗衣工。然頗有獨立之姿。大率賃地而耕。華人自爲資本主。賃地而傭數人至數十人。所種殖以蔬果爲大宗。

採礦業

製糖煙烟
帶業

警我執業之
自由

巡事

中國雜貨店

日本雜貨店

裁縫業

飲食店

採礦業。前二十年加路寬尼最盛。今則無有矣。現惟北中部之洛士丙令等埠。南部之切市省。尚有一二。其工價甚苦。云余未至其地。又前此鐵路業爲華工一大宗。蓋西部諸大鐵路皆成於華人之手。今亦無有矣。

製糖捲烟織帶三業。惟舊金山有之。他處無有。此三業前此極盛。資本主亦華人。華商以此致富者不少。後工黨妒之甚。設種種法律相脅制。如呂宋烟非經政府蓋印者不能出售。而政府於華工所捲者不蓋印。是其例也。此等事本大悖國際私法。蓋禁華工猶可言也。華工既經政府許其住美境者。而爲特別之法律。以奪其執業之自由。不可言也。豈有他哉。亦曰強權而已。使我政府而以民爲念者。仗義執言。彼無以爲難也。而惜乎非其人也。現此業日衰微。行將絕跡矣。

通事業。在小法衙中或稅關或律師處爲繙譯者也。其工價自較尋常稍優。然此輩大率皆非端人。在各市中頗有權力。而鄉人最恨之。

中國雜貨店之業。在各市中最有權力者也。其與各工人。殆有貴族與平民之關係。凡一切關於公共團體之事。皆取決焉。然絕不能與外人爭利權。惟吸工人之脂膏以爲養。且業此者十有九兼業賭。以生計學理論之。實分利者也。其與外國貿易。惟爆竹草席糖果等爲大宗。絲類亦間有。茶則絕無。其輸出貨洋參麵粉兩項稍有之。然有外國貿易者。不過二十之一而已。

日本雜貨店則取外人之利者也。以日本磁器漆器絲類爲主。中國雜物亦間有。其獲利不能甚豐。各地皆有之。裁縫業有二種。一爲做西裝外衣者。一爲專用絲類做西婦裏衣及約領面巾諸雜項者。西部諸省。祇命舍路舊金山等處最盛。其餘頗少。此業獲利亦不菲云。

飲食店有二種。一爲華式者。東部諸省最盛。芝加高以西則無有矣。此業自李合肥至後始有之。即所謂「李鴻章雜碎」者是也。其利殊豐。他業無足以比之者。現紐約市將三百餘家。波士頓費城等市各數十家。芝加高市有一家。而投資本十萬金（華銀）者。陳設皆用華式。門如市焉。一爲西式者。則尋常餐館是也。華人可較西人價廉。故或在一二市爲獨占焉。汶天拿省。埃的荷省。此業最盛。柯利根省次之。餘則甚希。

醫生

傳教

學生

婦女兒童

無業者

賭業

賭亦爭外利之一道

(甲)公立之

醫生亦爭利權之一法門也。西人有喜用華醫者。故業此常足以致富。有所謂「王老吉涼茶」者。在廣東每帖銅錢十文。售諸西人或五十元美金不等云。他可類推。然業此之人。其不解醫者十八九。解者往往反不能行其業云。傳教者各市皆有。亦衣飯碗之一端也。

學生近漸發達。下節別論之。

婦女兒童西部多於東部。然美洲大率皆求食而歸之人。與南洋及檀香山頗異。眷屬甚少也。娶西女者亦約二十之一。

無業者居一大部分。此實最怪異之現象也。此等無業者之中。其年老不能做工又不能歸去者。約十之一。其餘壯而游手者。約十之九。其老不能歸者。此游手者。約十之九。力必亦壯而游手者也。彼等何以爲業。則賭其一大宗也。在美洲之華人。幾無復以業賭爲恥者。謹厚君子亦復爲之。真可異矣。以華工所入。每人每年平均可得千金。然其能蓄以返國者。不及十之一。皆賭害之也。雖然。賭亦爭外利之一道。如溫高華舍路諸埠。賭客之大部分爲日本人。每年貢於我者。埠各十餘萬。舊金山埠之番票。四

賭白鴿票者。則爲賭館以待之。與華人不相雜。爾各埠皆有。當最盛時。西人之賭金。將三百萬美金。今猶五十萬美金云。以此等文明播諸彼國。亦無怪人之相惡焉矣。

(卅九)

華人團體最多者。度未有過於舊金山焉矣。試分類列之。

(甲)公立之團體

- (一) 中華會館
- (二) 三邑會館 (南海番禺順德)
- (三) 開州會館 (新會鶴山)
- (四) 甯陽會館 (新甯)
- (五) 合和會館 (新甯之余姓者及肇慶府屬之一小部分)
- (六) 肇慶會館 (肇慶府屬之大部分)

(七) 恩開會館(薩摩屬之恩平開平)

(八) 陽和會館(香山)

(九) 人和會館(客籍)

(十) 六邑同善堂(不詳其縣)

自(一)至(九)是為八大會館

以上諸團體皆有強制的命令的權力。凡市中之華人。必須隸屬各縣之人隸屬於其縣之會館。全體之人。皆隸屬於中華會館。無有入會出會之自由。故曰公立者。

八大會館與中華會館之關係。頗似美國各省與聯邦政府之關係。美國先有各省後乃有聯邦。彼亦先有各會館乃

有中華會館。美國聯邦政府成立後。尚加入三十餘省。彼亦中華會館成立後。加入兩會館。合和恩開乃後加著美國聯邦政府

初建時。其財政不能獨立。由各省供賦之。彼八大會館之於「中華」亦然。質而言之。中華會館之地位。與美國獨立

後立憲前十年間。美以一七七六年獨立費爾特費之總政府絕相類。今各會館皆有伯里羅天德。(即主席)惟中

華會館無焉。有事集議。則八主席同到。其印則入家輪掌之。經費則八會館攤派。其大邑派一份半或兩份。如三邑惟中

類其小邑派一份乃至半份。如其餘一切大小事。大率決於各邑之本會館。苟非關於華人全體之利害。或甲乙兩邑

交涉者。不集「中華」

其會館之財政。則

(一) 捐助 初建時有之。近則甚希。

(二) 出口稅 此最重要之部分也。其法凡歸國者每人須納出口稅若干於會館。由各邑會館派委員在船頭收

之。不納者不能上船。此例蓋得政府之許可云。不納者可呼其所收或三元四元至五六元不等。由各會館自定。

惟不論所收多寡。概以一元半納於中華會館。此「中華」經費所由出也。

此出口稅惟教民抗不納。教會別以出口票給之。而警吏許其自由云。嗚呼。亦可以觀世變矣。

各會館之主
席

三邑四邑

國語統一之
必要

(乙)公共之
慈善團體

(丙)商家團
體

(三)祝稅及醮金 各會館皆祀關羽。每歲課司祝者稅若干。多或至萬金焉。又一年或兩年建醮一次。各商戶各

私人皆捐醮金。所捐必逾豫算之額。因存積之以為會館基本金。此其歲入之部也。其歲出之部則無定。不能詳知之。其最奇者則各會館必在內地請一進士舉人秀才其人者為主席。是也。此費每歲例須千餘美金。多或二千餘。其人或三年或兩年或一年滿任。一語不能解。一事不能辦。惟坐食而已。時或武斷而魚肉之。鄉人莫之敬莫之畏。然亦願受也。人人知其有害無益。而莫肯改革者。此殆所謂天然之奴性。非有一人焉踞其上者而不能自安歟。

中華會館之歲出。則以請一西人律師居其大部分。此卻是不可少之事。但得其用者亦實希耳。中華會館出口稅所入不敷歲出。往往使各會館攤派。

凡外洋之粵民。皆有所謂三邑四邑者。是最怪事。所謂三邑則南海番禺順德也。所謂四邑則新會新寧恩平開平也。會甯屬廣州府。恩開屬肇慶府。而會甯之人呢其異府之恩開。而疏其同府之南番順。豈非異聞。推原其故。則言語之同異為之也。新會新寧之語在省會幾無人能解恩開則甚相近三邑四邑始如敵國。往往殺人流血。不可勝計。非直金山。即他埠亦然。嗚呼。國語統一之法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

舊金山之四邑。又分為五會館。視前表自明。其分裂之法極可笑。最奇者則余姓又自外於新寧是也。其故皆由人多之縣。不欲與他縣合并。人多之姓。又不欲與他姓合并。金山最多人之縣為新寧新寧最多人之族為余氏此亦其無政治能力之一大徵證也。小羣可合而大羣遂不能合也。

(乙)公共之慈善團體

- (一)東華醫院
- (二)衛真會

此皆與中華會館同。全市所公立。不以邑姓等分者也。惟入否聽人自由。

(丙)商家團體

- (一) 昭一公所
- (二) 客商會館

初時本惟有昭一公所。創立實在各會館以前。其目的則防同業之競爭。相與劃定物價。且調停各商家種種交涉者也。後三邑四邑相閱。於是四邑人別爲客商會館。而昭一專屬於三邑。其岡州人則分屬焉。

(丁) 各縣之慈善團體

- (一) 福蔭堂(南海)
- (二) 昌後堂(番禺)
- (三) 行安堂(順德)
- (四) 保安堂(東莞)
- (五) 福善堂(香山)
- (六) 同德堂(新會)
- (七) 餘慶堂(新寧)
- (八) 仁安堂(增城)
- (九) 同福堂(恩開)

尙有數家不能盡記

此等團體最奇。其目的甚簡單。僅爲客死於外者運骸骨歸耳。葬祭之禮。本吾國所最重。此實原於宗教之習慣也。狐死首丘。亦愛國之情之一端。然愚亦甚矣。每運一骨歸。動需數百金。故此類之團體。蓄積甚厚。少者數萬。多者如番禺之昌後堂現存三十餘萬金云。其財政大率於會館出口稅帶徵之。噫。以此款興學校。蔚然成一大學矣。

(戊) 族制之團體

(團體名)
顯川堂

(姓別)
陳

(團體名)
榮陽堂

(姓別)
鄭

其勢力

其勢力

隴西堂
 江夏堂
 忠孝堂
 隴江堂
 鳳采堂
 彭城堂
 天水堂
 滄河堂
 隴西堂
 光裕堂
 三省堂

李 黃 梁 何 余 劉 趙 張 關 譚 曾

馬家公所
 四河堂
 沛國堂
 晉山堂
 清白堂
 武陵堂
 高密堂
 附陽堂
 愛蓮堂
 安定堂
 寶樹堂

馬 林 朱 伍 楊 關 鄧 葉 周 胡 謝

由是觀之。以二萬餘人之衆。而此種團體如此其多。則族制思想之深入人心可以見矣。此種團體在社會上有非常之大。往往過於各會館。蓋子弟率父兄之教。人人皆認爲應踐之義務。神聖不可侵犯者也。故雖以疲癯之長老。能馴發鬻之少年。舊金山所以維持秩序者。惟此攸賴。其同姓之人。相親相愛。相周相救。視內地更切密。固他鄉之感情。例應爾爾。然亦由有宗教之理想。以盾其後也。我梁氏本爲粵巨族。族人在美洲者將萬焉。所至各市。忠孝堂伯叔兄弟皆爲特別之歡迎。致可感也。族制不奇。最奇者則有所謂聯族是也。今舉如下。

(團體名)

(稱號)

龍岡公所
 至德堂
 潤厚堂
 萬親公所

劉、關、張、趙、
 吳、周、蔡、
 雷、方、鄭、
 陳、胡、

歷史上民族思想之發展

（巳）秘密之團體

昭倫公所
鄰德堂
世濟堂
鳳崗堂
中山堂

譚、許、許、謝、
虞、羅、勞、
鄧、岑、葉、白、
司徒、薛、
甄、湯、

或尙有而爲吾所未能盡知者

此真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彼等之相親相愛。相周相救。與同姓無以異也。彼等子弟率父兄之教。與同姓無以異也。子弟率父兄之教。與同姓無以異也。弟率周氏父兄之教。他皆類是。推原其故。殆由小姓者爲大姓者所壓。不得不採聯邦之制。以爲防禦之法。於是求之於歷史上。稍有相屬者。則從而聯之。如吳、周、蔡。蓋謂同出於姬姓也。如陳、胡。蓋謂同爲舜後也。如鄧、岑、葉、白。蓋謂同爲楚之名族也。此等之理想。頗有趣味。吾在金山演說。嘗言之。謂推此等聯邦之思想。當知我四萬萬人皆同出於黃帝。既知同出於虞舜者。當相親。同出於周后稷者。當相親。葛爲舉同出於黃帝者而疏之。彼輩皆解頤。若深領者。然至最奇者。若劉、關、張、趙。則演義的歷史之思想。以下等社會之腦識觀察之。謂其非歷史的焉。不得也。尤奇者若譚談許謝。以偏旁聯若盧羅勞。以雙聲聯。則直是無理取鬧。觀此者與讀野蠻人之遊記。同一趣味矣。

（巳）秘密之團體

致公堂
秉公堂
瑞瑞堂
協英堂
協勝堂
合勝堂
萃勝堂
萃英堂

保安堂
聚安堂
聚賢堂
昭義堂
保善社
西安社
松石山房
華亭山房

聚長堂
安益堂
俊英堂
體英堂
協善堂
我勝堂
安平公所
洋文政務司

保良堂

竹林山房

其歷史

其內容

此諸團體者。實全市之蠶也。歷年種種風波。皆自此起。其源蓋皆同出於三合會。而流派之歧。多至如此。真可浩歎。潮咸同間最初有所謂廣德堂。邑四協義堂。邑三丹山堂。香山香者。亦統名為三合堂。是為秘密結社之嚆矢。蓋四五十年前。良儒之民。憚於遠遊。其冒險往者。率皆鄉曲無賴子。迨洪氏金陵潰後。其餘黨復以海外為尾閘。三合會之獨盛。蓋以此故。其後統名為致公堂。致公堂者。三合會之總名也。各埠皆有。其名亦種種不一。而皆同宗致公。雖然。致公之下。復分裂為前表所列之廿四團體者。然則致公之為致公。亦可想矣。全美國十餘萬人中。其挂名籍於致公者。殆十而七八。而致公堂會員中。殆無一人不別挂名於以下各團體者。致公派者。以傾滿洲政府為目的者也。而其內容之腐敗之軋轢。視滿洲政府又十倍焉。法儒李般曰。國民之心理。無論置諸何地。皆為同一之發現。演同一之式。吾觀於中國之秘密結社。而不禁長太息者矣。

以上諸團體軋轢無已時。互相仇讐。若不共戴天者然。忽焉數團體相合為一聯邦。忽焉一團體分裂為數敵國。日日以短鎗匕首相從事。每歲以是死者十數人乃至數十人。真天地間絕無僅有之現象也。痛哉。

洋文政務司者。本諸團體中之稍解洋語者。相結以魚肉其本團體。故現在二十餘團體復相結與洋文政務司為仇云。是一年金山秘密黨最重要之事件也。要其離合之跡大率類是。吾不忍復道之。

(庚) 文明之團體

(一) 保皇會

(二) 學生會

(三) 青年尚武會

(四) 各教會(準文明)

(五) 同源總局(準文明)

保皇會。中國維新會也。己亥冬始成立。有會員約萬人。其組織悉依泰西文明國公黨之式。為有機體之發達。與各

(庚) 文明之團體

保皇會之總
部及支部

埠相聯絡。近以支會太多。將美洲畫為十一總部。而加緯寬尼省與居一焉。其一部總事務所即在舊金山。今將保皇會總部之名列如下。

- 一加拿大部
- 二美國加緯寬尼部
- 三美國西北部
- 四美國東部
- 五美國中部
- 六美國南部
- 七美國法天拿部
- 八墨西哥部
- 九中亞美利加部
- 十南亞美利加部
- 十一檀香山部
- 所屬十二支會以溫高華為部長
- 所屬六支會以舊金山為部長
- 所屬九支會以本拿為部長
- 所屬六支會以紐約為部長
- 所屬十三支會以芝加哥為部長
- 所屬四支會以紐約連為部長
- 所屬十二支會以氣連拿為部長
- 所屬九支會以萊苑為部長
- 所屬四支會以巴拿馬為部長
- 所屬三支會以祿魯之利馬為部長
- 所屬八支會以漢掃路處為部長

學生會

學生會本內地往美留學諸君所發起。而華商子弟在學校者亦加入焉。數約七十餘人。初發達未有會所。借中華會館為議場。

青年尚武會

青年尚武會乃新創者。會員大率皆保皇會中之少年子弟也。現不過四十餘人。將來發達可望更盛。其規模略做日本體育會。有兵式體操。

教會

同源總局

教會凡八家。照例與內地各教會同。不必多述。華人入耶穌教者約千人。同源總局美產之華人所立也。其始本以選舉投票權利為目的。故亦可謂之文明。但其組織甚不完備。計舊金山之華人。有美籍者不下二千人。全國約有四五千人。未成年者亦尚多現使果能一致投票。儘可以操縱兩大政黨。要求種種權利。為祖國同胞吐氣。就使在全國中無甚影響。若夫舊金山之市政。則可以為所欲為矣。何也。以舊金山之

八種九十六團體

報館之發達

中國人之缺點
有族民資格
而無市民資格

二千票。使全加於甲黨。則乙黨所弱於甲黨者已二千票。二千票之勢力。其左右一市也。必矣。余在彼時。向同源總局會員演說。極力鼓舞之。且為之擬聯合選舉章程。未知將來能實行否也。現金山美籍者。雖有二千人。其為同源總局會員者。不過三四百。而投票時至者不滿百人云。嘻。以自由權賦諸中國人。果何益哉。

以上所列凡八種九十六之團體。其餘若俱樂部等小小之結集。尚不在此數。以人口平均比例算之。則除日本東京留學生外。其團體之多。當無有及舊金山者。

舊金山報館之多。亦冠絕內地。今舉其名。

文興日報(保皇會機關報)

中西日報

大同日報(致公黨機關報)(新立者)

華記日報

萃記報(來復報)

華洋報(同上)

以區區二萬餘人之市。而有報館六家。內地人視之。能無愧死。此亦文明程度稍高之明證也。

(四十)

綜觀以上所列。則吾中國人之缺點。可得而論次矣。

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箇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竊嘗論之。西方阿利安人種之自治力。其發達固最早。即吾中國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於彼。願彼何以能組成一國家而我不能。則彼之所發達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發達者。族制之自治也。試游我國之鄉落。其自治規模。確有不可掩者。即如吾鄉。不過區區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機關。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稱是。若此者。宜其為建國之第一基礎也。乃一游都會之地。則其狀態之凌亂。不可思議矣。凡此

有村落思想
而無國家思想

只能受專制
不能享自由

自由之試驗

經過之歷史

其議事法

皆能爲族民不能爲市民之明證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脫離其鄉非以箇人之資格。來住於最自由之大市。願其所齎來所建設者。仍舍家族制度外無他物。且其所以維持社會秩序之一部分者。僅賴此焉。此亦可見數千年之遺傳。植根深厚。而爲國民鄉導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吾聞盧斯福之演說。謂今日之美國民最急者。宜脫去村落思想。其意蓋指各省各市人之愛省心愛市心而言也。然以歷史上之發達觀之。則美國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實全恃此村落思想爲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盡非也。雖然其發達太過。又爲建國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確之權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國則正發達過度者也。豈惟金山人爲然耳。即內地亦莫不皆然。雖賢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頗用趙。子房思韓。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則欲成一鞏固之帝國。蓋亦難矣。

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此實芻狗萬物之言也。雖然其奈實情如此。即欲掩諱。其可得耶。吾觀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於舊金山之華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內地華人性質。未必有以優於金山。然在內地。猶長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約束也。南洋華人。與內地異矣。然英荷法諸國。待我甚酷。十數人以上之集會。輒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剝奪。其嚴刻更過於內地。故亦戡戡焉。其真能與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則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口少之市。其勢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羣最多之人。以同居於一自由市者。則舊金山其稱首也。而其現象乃若彼。有鄉人爲余言。舊金山華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領事時。最爲安謐。人無敢挾及尋仇者。無敢聚眾滋事者。無敢游手閑行者。各秘密結社。皆跡跡屏息。夜戶無驚。民孜孜務就職業。蓋左氏授意彼市警吏。嚴緝之而重罰之也。及左氏去後。而故態依然。此實專制安而自由危。專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證也。吾見其各會館之規條。大半皆仿西人黨會之例。甚文明。甚縝密。及觀其所行。則無一不與規條相反悖。即如中華會館者。其猶全市之總政府也。而每次議事。其所謂各會館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廢弛。莫之或問。或以小小意見。而各會館抗不納中華會館之經費。中華無如何也。至其議事。則更有可笑者。吾嘗見海外中華會館之議事者數十處。其現象不外兩端。其一則一二上流社會之有力者。言莫予違。衆人唯諾而已。名爲會議。實則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爲寡人專制政體。其二則所謂

其選舉法

金山以外之人又如何

多致政體之不適

上流社會之人無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決斷。各無賴少年環立於其旁。一議出則羣起而噪之。而事終不得決。若是者。名之爲暴民專制政體。若其因議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數見不鮮矣。此不徒海外之會館爲然也。即內地所稱公局公所之類。何一非如是。即近年來號稱新黨志士者所組織之團體。所稱某協會某學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萬不能責諸一二人。蓋一國之程度。實如是也。即李毅所謂國民心理。無所往而不發現也。夫以若此之國民。而欲與之行合議制度。能耶否耶。更觀其選舉。益有令人失驚者。各會館之有主席也。以爲全會館之代表也。而其選任之也。此縣與彼縣。同數縣者。一縣之中。此姓與彼姓爭。一姓之中。此鄉與彼鄉爭。一鄉之中。此房與彼房爭。每當選舉時。往往殺人流血者。不可勝數也。夫不過區區一會館耳。所爭者歲千餘金之權利耳。其區域不過限於一兩縣耳。而弊端乃若此。曠而大之。其慘象情堪設想。恐不僅如南美諸國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國民。而欲與之行選舉制度。能耶否耶。難者將曰。此不過舊金山一市之現象而已。以汝粵山谷壠頑之民俗。律我全國。惡乎可。雖然。吾平論心之。吾未見內地人之性質。有以優於舊金山人也。吾反見其文明程度。尙遠出舊金山人下也。問全國中有能以二三十萬人之市。容六家報館者乎。無有也。問全國中之團體。有能草定如八大會館章程之美備者乎。無有也。以舊金山猶如此。內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內地人果有以優於金山人。而其所優者亦不過百步之與五十步。其無當於享受自由之資格。則一而已。夫豈無一二聰偉之士。其理想。其行誼。不讓歐美之上流社會者。然僅恃此千萬人中之二人。遂可以立國乎。恃千萬人中之二人。以實行干涉主義以強其國。則可也。以千萬人中之二人爲例。而遂曰全國人可以自由。不可也。夫自山云。立憲云。共和云。是多數政體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如是如是。故吾今若採多數政體。是無以異於自殺其國也。自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吾今其毋眩空華。吾今其勿圖好夢。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禱。吾願吾思。吾唯祝禱。願我國得如管子商君來喀瓦士克林威爾其人者。生於今日。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鍊。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能以上三條皆說明無政治一端人人共知無俟再陳

無高尚之目的

精神的文明之根本

華人性質雜

一休息者人生一要件

動而不敏

人種強弱之比較

四曰無高尚之目的 此實吾中國人根本之缺點也。均是國民也。或為大國民強國民。或為小國民弱國民。何也。凡人處於空間。必於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時間。必於現在安富尊榮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進步。緝熙於光明。否則凝滯而已。墮落而已。簡人之云。匿體如是。積簡人以爲國民。其拓都體亦復如是。歐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測之。其最重要者。則好美心其一也。希臘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爲究竟。吾中國言可欲之謂善。充之謂美。皆兩者對舉。此外言者甚希。以比較之。謂之經謂中國不好美之國民可也。社會之名譽心其二也。宗教之未來觀念其三也。泰西精神之文明之發達。始以此三者爲根本。而吾中國皆最缺焉。故其所營營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現在。凝滯墮落之因。實在於是。此不徒海外人爲然也。全國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論及之。此其理頗長。非今日所能畢其詞也。

此外中國人性質不及西人者多端。余偶有所觸。輒記之。或過而忘之。今將所記者數條。叢錄於下。不復倫次也。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復日則休息。中國商店每日晨七點開門。十一二點始歇。終日危坐店中。且來復日亦無休。而不能富於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氣。終日終歲而操作焉。則必厭。厭則必倦。倦則萬事墮落矣。於休息者實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國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無休息實尸其咎。

美國學校。每歲平均只讀百四十日書。每日平均只讀五六點鐘書。而西人學業優尚於華人。亦同此理。華人一小小商店。動輒用數人。乃至十數人。西人尋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約彼一人總做我三人之工。華人非不勤。實不敏也。

來復日休息。洵美矣。每經六日之後。則有一種方新之氣。人之神氣清明實以此。中國人昏濁甚矣。即不用彼之禮拜而十日休沐之制。始不可不行。

試集百數十以上之華人於一會場。雖極肅穆。而必有四種聲音。最多者爲咳嗽聲。爲欠伸聲。次爲嚏聲。次爲拭鼻涕聲。吾嘗於演說時默聽之。此四聲者如連珠然。未嘗斷絕。又於西人演說劇場靜聽之。雖數千人不開一

遊華埠之議

一囑五百元

中國人不會
行路不會講
話

聲。東洋汽車電車必設睡壺。睡者狼藉不絕。美國車中設睡壺者甚希。即有亦幾不用。東洋汽車途間在兩三點鐘以上者。車中人假寐過半。美國車中雖行終日。從無一人作隱几臥。東西人種之強弱優劣可見。

舊金山西人常有遷華埠之議。蓋以華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藉口於吾人之不潔也。使館參贊某君嘗語余曰。宜發論使華人自遷之。今夫華埠之商業。非能與西人爭利也。所招徠者皆華人耳。自遷他處。其招徠如故也。遷後而大加整頓之。使耳目一新。風氣或可稍變。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爲其眼中釘。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遷。彼必有遷我之一日。及其遷而華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說也。雖然。試問能辦得到否。不過一空言耳。

舊金山凡街之兩旁人行處。中央行車不許吐唾。不許拋棄廢紙雜物等。犯者罰銀五元。紐約電車不許吐唾。犯者罰銀五百元。其貴潔如是。其厲行干涉不許自由也。如^此。而華人以如彼凌亂穢濁之國民。毋怪爲彼等所厭。

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則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

西人行路。脚步無不急者。一望而知爲滿市皆有業之民也。若不勝其繁忙者然。中國人則雅步雍容。嗚珺佩玉。真乃可厭。在街上遠望數十丈外有中國人迎面來者。即能辨認之。不徒以其軀之短而顏之黃也。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羣。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

西人講話。與一人講。則使一人能聞之。與二人講。則使二人能聞之。與十人講。則使十人能聞之。與百人千人數千人講。則使百人千人數千人能聞之。其發聲之高下。皆應其度。中國則羣數人坐談於室。聲或如雷。聚數千演說於堂。聲或如蚊。西人坐談。甲語未畢。乙無僂言。中國人則一堂之中。聲浪稀亂。京師名士。或以搶講爲方家。真可謂無秩序之極。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

(四一)

吾國人留學於卜技利大學者十餘人。大率皆前此北洋大學堂之學生也。每來復日輒渡海來談。聯牀抵足。亦一快事也。此間本有一學生會。凡姓名籍貫年歲及所在校皆備載於會籍。余携其一冊。擬爲此游記材料。及理叢稿時。不

知何往。今不能備錄。致可惜也。今就所記憶者錄如下。其非自內地來者不載。

(姓名)	(籍貫)	(學校)	(所在地)	(專門)	(費用)
陳錦濤	廣東南海	耶路大學	紐海文	政法數學	北洋官費
王麗惠	廣東東莞	"	"	法律	"
張耀全	廣東南海	"	"	政治	"
羅頌瀛	廣東香山	卜技利大學	舊金山附近	經濟	自費
王寶佑	廣東東莞	"	"	礦務	北洋官費
陸耀廷	廣東	"	"	工程	"
胡朝棧	廣東	"	"	"	"
譚天池	廣東	"	"	農務	游學會費
王建祖	廣東	"	"	"	"
吳桂齡	廣東新安	斯丹佛大學	"	電學	北洋官費
嚴錦銜	廣東東莞	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	政法	"
徐思侯	廣東香山	私立大學	紐比佛	工商	自費
章宗元	浙江烏程	卜技利大學	舊金山	"	杭州官費
積岑禧	江蘇	"	"	"	"
潘口口	浙江	"	"	"	"
程斗	廣東香山	私立學校	芝加高	"	自費
程耀	"	"	"	"	"
黃旭	"	"	抓李抓肆	"	"
梁啓勳	廣東新會	"	芝加高	"	"
薛錦琴女士	廣東香山	中學校	卜技利	"	"
薛錦傑	"	"	"	"	"
康同璧女士	廣東南海	高等學校	哈佛	"	"

以上舉吾所記憶者其餘漏略尚多。復有學生會所收得報告一紙。由該會員寄贈者。

李國波	廣東鶴山	中學校	寶城
張謙	廣東新會	"	"
(姓名)	(籍貫)	(年歲)	(所在地)
施兆祥	浙江錢塘	二四	過沙加
故永其	安徽桐城	二四	"
黃子靜	安徽無為	二八	"
黃子靜夫人	"	"	"
方和	福建侯官	十九	"
孫多鈺	安徽壽州	二十	華盛頓
孫元芳	"	十九	"
孫季芳	"	十七	"
孫裕芳	"	"	"
孫寶芳	"	十六	"
繼先	滿洲	十七	"
陶錦廷	湖北襄陽	十九	波士頓
盧靜恒	湖北鄖陽	"	"
赫臣德	湖北漢陽	廿二	紐布拉罕
朱啓烈	湖北荊州	"	"
劉慶雲	湖北漢陽	廿一	過沙加
楊恩湛	江蘇武進	二十	"
張繼榮	湖北鄖陽	"	華盛頓
梁應麟	廣東香山	"	"
黃日升	"	"	"

凌雲圭

陳耀榮

鄭垣

蔡國深

容彭

林錫

廣東南海

廣東番禺

廣東香山

美洲游學界。大率刻苦沈實。孜孜務學。無虛囂氣。而愛國大義。日相切磋。良學風也。前北洋大學堂諸君現皆已卒業。得學位。尙皆留校研究。其餘或有學級稍低者。七八年後總可皆在大學卒業云。

游學會者北洋大學堂留學諸君所發起也。現徐君建侯爲會長。譚天池王建祖兩君即該會所供養云。

關於游學之事。本書所附錄美國游學指南一編。言之詳矣。茲不再贅。惟余之意見。復有數端。一曰其程度非有足以入大學之資格者不可妄去。一曰女學生不可妄去。一曰宜學實業。若工程。礦務。農商機器之類。勿專稽哲學文學政治。一曰勿眩學位之虛名。宜求實在之心得。鄙意如是。願以還諸留學者。

加緯寬尼省兩大學。下技利進步甚速。駸駸乎有比肩東部之勢。吾國遊學者來此甚便也。

斯丹佛大學校長佐頓氏邀余至其校演說。縱覽一周焉。佐頓氏大才槃瓊。斯丹佛之進步。皆由其力云。

斯丹佛大學
卜技利大學
獻圖

借留學諸君遊卜技利大學一週。未嘗驚動其校長。粗覽而已。卜技利大學最壯觀者爲一戲園。如第十開仿古羅馬劇場式云。上無覆瓦。而在臺上演說。不須用力。而萬數千之座衆。皆能聽之。西人學校學生。常自編戲劇演之。文學上一高尙之業也。

屋崙者舊金山之隔海。與卜技利毗連者也。華人數百。有維新會。規程嚴整。會中多青年向學之士。余亦往演說一次。歡迎甚盛。

由舊金山至羅省技利

(四二)

九月初五日由大埠入沙加免圖。

沙加免圖者。華人俗稱二埠。實加緯寬尼省政府所在地。華人約六七百。維新會新成。余在此三日返舊金山。隨往羅省拔利。初十日至焉。

羅省之歡迎

羅省者美國第三十六大都會。而加緯寬尼省之第二大都會也。人口十萬二千五百五十五。華人約四千餘。維新會成立已數年。至是大擴張。各埠歡迎之盛。以此爲最。蓋西人特別相敬禮。余未至時。市會長預備行市民歡迎之典。以馬兵一隊。軍樂一隊。迎於驛站。市會長陪乘。先繞市一周。所至沿途西人觀者如堵。咸拍掌揮巾致敬。余亦不解其何故。惟一路脫帽還禮不迭而已。

華人之熱誠。尤致可敬。以無合式之演說場。特趕蓋一綵樓於街心。以供演說之用。

十三日羅省拔利市舉行市民歡迎典。結綵於市會堂。全市名譽紳商咸集。市會長演說。言兩年前。一歡迎前大統領麥堅尼。一歡迎現大統領盧斯福。此爲第三次云。余演說一時許。復有繼續演說者。禮畢。乃赴茶會。

美人以菲律賓
軍兵攻菲律賓

西人中有數將官最相敬禮。其一少將李氏。乃前此南北戰爭時著名之李將軍。西軍大將與格爾德將軍齊名之猶子也。其熱心於中國。視吾輩殆尤甚。其一皮將軍。嘗在菲律賓轉戰二年餘。健將也。彼語余云。美國人之克菲律賓。藉非人之力者居其半。蓋經彼手嘗練八萬餘之非兵云。即以非兵還攻非人。英滅印度之故技也。由此觀之。菲律賓之名譽。不逮波亞矣。豈東洋人之奴性終不可免耶。皮氏又言。凡非兵有一美人督隊。則全軍俱勇。否則甚怯云云。亦一奇也。

羅省華人西人。皆苦留。依依不相捨。余以歸期迫。留九日遂行。

行經斐士那。其地華人二千餘。舊未有維新會。余至演說兩次。會遂成。復入顯佛演說一次。二十日復返於舊金山。

歸途

(四三)

美國政治略
釋(其一)

村落思想

由舊金山至
紐約一週十
一國
兩重之愛國
心

各省政府之

九月初五日。遂自舊金山首途歸亞洲。余本擬乘「高麗」輪船經檀島西返。適高麗船開罪於檀島之華人。我同胞與之斷交通。以挾制之。故吾不便附焉。歸後乃知檀人預備歡迎。意盛且厚。吾深媿無以對檀人也。遂由舊金山經屋崙沙加免圖。尾利允。蘇命舍路復至溫高華。乘中國皇后船返日本。所經諸市。諸同志皆至車站。握手依依。余亦有餘戀焉。惟蘇命小住一日乃行。

余在美所見美國政俗。其感觸余腦者甚多。叢稿滿篋。欲理之為一美國政俗評。匆匆未能卒業。姑述其略。若夫全豹。願以異日。

今年美國大總統盧斯福巡行全國。所至演說。有常用之一言焉。曰「剷除村落思想」。此實美國厲行帝國主義日趨中央集權之表徵也。然盧斯福何以斷斷為此言。是又美國至今日猶未能剷除村落思想之表徵也。何也。村落思想者。實美國人建國之淵源。經百餘年之進化。而至今猶未能脫其範圍者也。

吾儕以尋常之眼瞥視美國。見其有唯一之元首。大總統。有唯一之政府。有唯一之國會。且其外交。上有唯一之官戰。媾和訂盟。結約之機關。其外形與他國無所異。於是心目中。惟有一聯邦政府。吾儕游美國者。自舊金山上岸。經芝加哥。費爾特費。以達紐約。凡六七千餘里。四五日。火車。然始終用同一之貨幣。同一之郵政。途中無脫。因淹滯之事。亦無復言語衣服習俗之不同。亦謂在一國內之旅行。例應如是耳。夫孰知此車聲。轉々。瀛烟勃勃之間。已經過十一箇之共和自治國而不自知也。

美國之政治。實世界中不可思議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國者。有兩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兩重之愛國心者也。質而言之。則美國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國而為一共和國也。故非深察聯邦政府與各省政府之關係。則美國所以發達之跡。終不可得明。其關係奈何。譬諸建築。先有無數之小房。其營造不同時。其結構不同式。最後乃於此小房之上。為一層堂皇輪奐之大樓。以翼蔽之。而小房之本體。毫無所毀。毫無所損傷。蓋小房非特大樓而始存立。大樓實恃小房而始存立者也。設或遇事變。而大樓忽亡。則彼諸小房者。猶依然不破壞。稍加繕葺。復足以蔽風雨而有餘。故各省政府。譬則小房也。聯邦政府。譬則大樓也。各省政府之發生。遠在聯邦政府以前。雖聯邦政府亡。而各省還其本來面目。復

邦生蹟在聯邦政府以前。開權美國之附原案

自由非由革命而得

歷史上共和政體之天然發達

小共和國中有小共和

英國政治學評(其一)

為數多之小獨立自治共和國。而可以自存。此美國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體所以能暫行能持久之原因也。故他國之國家。皆以國民之一原素組織而成。美國之國家。則以國民及國民所構造之小國家凡兩原素組織而成。故美國國會之兩議院。各代表此兩原素之一。其下議院。則代表國民也。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云。下議院議員每三萬人以上舉一人。則代表國民所構造之小國家也。第三節云。上議院議員由各州之立法院舉出。每省二人。

論者勦曰。美國人民雖英獨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謂美國人之自由。以獨立後而始鞏固則可。謂美國人之自由。以獨立後而始發生則不可。世界無突然發生之物。故使美國人前此而無自由。斷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戰爭而得此完全無上之自由。彼法蘭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變為暴民專制。再變為帝政專制。經八十餘年而猶未得如美國之自由。彼南美諸美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來。未嘗有經四年無暴動者。始終為蠻會專制政體。求如美國之自由者。更無望也。故美國之獲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

法儒盧梭言。欲行民主之制。非眾小聯邦相聯結不可。德儒波倫哈克亦言。共和政體之要素有數端。而其最要者曰。國境更甚狹。吾觀於美國而知其信然矣。彼美國者。非徒四十四箇之小共和國而已。而此各小共和國之中。又有其小焉者存。即以新英倫海岸一帶論之。新英倫者。今之馬沙諸島。干提底吉。洛愛。阿紐亨布士。亞威維米。因六省之總名也。當時如披里門士。如沙廉。如查里士。湯。各自為獨立之殖民地。而不屬於洛愛蘭。若若列摩士。若紐脫。若婆羅域。達士。若紐海文。各自為獨立之殖民地。而不屬於馬沙諸島。及干提底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自十六世紀殖民以來。即已星星點點。為許多之有機體。立法行司法之制度。具備焉。純然為一政府之形。故美國之共和政體。非成於其國。而成於組織一國之諸省。又非成於其省。而成於組織一省之諸市。必知此現象者。乃可以論美國之政治。必具此現象者。乃可以效美國之政治。

(四四)

竊觀美國建國之困難。有深可驚歎者。當殖民時代。各小共和團體之分立也。其所恃以聯合統一之之原質。無一物藉曰有之。不過曰同用一國語。同為英王之臣屬而已。及其不堪英之虐政也。以同病相憐故。不得不協力以相抵抗。於是一七六九年。始由九殖民地各派代表人開公會於紐約。及一七七四年。復由十二殖民地各派代表人開公會

聯合第一著

聯合第二著

中央公會之無力

美人之解見

當時幾陷於無政府

聯合第三著

制定憲法之困難

於費城翌年十三殖民地復會議。是為聯合之第一著。雖然當時此公會者。不過暫時設立之革命團體。其法律上之人格毫無所存也。及一七七六年。此公會宣告獨立。翌年又置一永久一致之條款。一七八一年。各殖民地之政皆批准此款。是為聯合之第二著。始略帶法律上之性格。雖然彼時之公會。謂之為各政府之同盟體則可。謂之為一政府則不可。何也。彼各省者。即各地無大無小。皆有同一之投票權。不相統屬。純為羣龍无首之氣象。而此中央公會者。對於一市民。會無有裁判權。會無有徵稅權。中央之行政機關。無有也。中央之司法機關。無有也。僅恃各省之捐款。以充國用。而各省所捐。又皆緩急。時或無有。至各省及其所屬之市民。有不奉中央公會之命令者。公會無如之何也。此何以故。彼等實視公會為贅疣。甚或視之為毒物。故其所以生此妄見。奈何。彼等（指各省）當抗英王而自立之時。誓不欲復戴一權力於彼所固有之權力之上。即其所自擇者。亦不願戴。故當獨立軍未告成功以前。此公會之指揮。既已不靈。讀華盛頓傳。觀其軍中屢次兵變。公會種種不相接應。其竭蹶情形。殊可想見。及一七八三年。和議成後。外患既消。而內訌乃益甚。各省或不派代表人於公會。即派者亦往往後期不至。公會毫無威力。不惟不能使人服從。亦且不能使。起敬。商業上交通上種種障礙。各省又或濫發不換之鈔幣。或以金銀以外之物品為通貨。舉國皇皇。不知所措。故華盛頓有言。惡政府固惡也。猶逾於無政府。不圖吾儕以八年血戰。易此無政府之氣象。其言慎乎。有餘痛矣。是時美國之危。岌不容髮。幸也。彼蓋格魯撒遜民族根甚深。經失敗之試驗。遂能幡然謀補救之方。一七八年。五省之代表人。開會議於米里命省之安拿坡里。謀所以整頓通商之法。遂乘此機。作一報告書。極言現時彫敝之情。及將來危險之象。遂乃倡議。以明年開大會議。再謀聯合之鞏固。迨翌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遂開憲法會議於費爾特費。是為聯合之第三著。自茲以往。而美國始得謂之一國家矣。嗚呼。破壞固不易。建設良亦難。以美國之本來。有無數小房者。從而加一大樓於其上。而其層累曲折也。尚若此。苟非有羣奮之靈。與諸國民之肅。則彼美者。將不亡於戰敗之時。而亡於戰勝之後也。嘻。亦危矣。

此次憲法會議。以華盛頓為議長。各省代表人凡五十三員。皆一時之俊也。凡經五月之久。苦心焦慮。乃以秘密會議。成彼七章二十條之憲法。論者謂此舉之困難。實十倍於獨立軍云。其所難者。不徒在創前此所未有而已。彼離羣獨

憲法實行之困難

各省之猜忌

數偉人強制而成

美國政治時評其(一)

政治進步之四大時期

兩大政黨之起原

立之十三共和國。各有其利害。各有其習慣。地方上種種感情。不能相容。彼此以恐怖嫉妒之念相見。於此而欲調和之。難莫甚焉。故哈彌兒頓本華盛頓之書記官。聯邦成後為戶部大臣。嘗云。『當甲兵收息之後。乃能以國民全體之同意。制定憲法。實可稱一異事。吾蓋戰戰兢兢。至觀其成效。而乃稍自安云爾。』諒哉斯言。

猶幸也。此憲法成於秘密會議也。苟公議之。則今之所謂合衆國者。其終不可得建。憲法草案。既布之後。各省議論蠶起。以為立此強大之中央政府。則諸省之權理。與市民之自由。將從此而危。其言曰。自由將亡。我輩以血以淚從佐治第三手中所奪回之自由。將亡於其子孫之手。曰。中央集權。滅各省政府。滅地方自治。此等與人之誦。囂囂徧於國中。其最重要之省。若馬沙諸省。若紐約。其反對為最力。使當時若如今日者。以普通投票法取決之。現今美國若有改定人民投票。則憲法之實行。終無望耳。幸也。彼時未知用此法。各省皆其代表人決事。而所舉代表人。皆適當之人物。能知大勢之所嚮。毅然任之。時草案所定。謂此憲法。經九省認可後。即便施行。而紐約省。威治尼亞省。猶且徘徊遲疑。雖他九省。既已公認之後。猶自恃其省分之大。良久不從。直至千七百八十八年。始盡諾焉。嗚呼。輿論之不可恃也久矣。誰謂美國為全體人民自由建立之國。吾見其由數偉人強制而成耳。以久慣自治之美民。猶且如是。其他亦可以戒矣。

(四五)

美國政治進化史。有獨一無二之線路焉。即日趨於中央集權是也。語其階級。則自初殖民。以至革命會議時。而進一步。至憲法成立。華盛頓為大統領。而進一步。至林肯肯為大統領。南北戰爭時。而進一步。至麥堅尼為大統領。西班牙戰爭後。而進一步。此其最著者也。其餘百端施設。皆著著向於此而進行。不及備述。但美國支配政界之實權者。政黨也。吾今請略語其政黨。

美國百餘年來之政治史。實最有力之兩大政黨。獨力消長史而已。兩大政黨。何自起。即起於會議憲法時也。當會議之際。而兩政見之相戰。已非一日。兩政見者何。其一。則重學家所謂離心力。其二。則所謂向心力。是也。蓋一則務維持各省自治之勢力。一則務擴張中央政府之威嚴。賴華盛頓之調和憲法案。乃僅得就。及華盛頓任大統領。網羅一時之賢俊。以組織內閣。而閣員之中。兩派生焉。即戶部大臣哈彌兒頓為集權派之魁。國務大臣。立憲君主國之首相。譯

哈彌兒頓與
遜化臣

一自由之本
保一序秩之

遜黨之全勝

政黨一衰

第二次政黨

其本名則云聯邦之書記也 Secretary 遜化臣為分權派之筴。旗鼓相當。各不相下。初次召集議院。而國會中之此
等。惟性質全與宰相異其職兼掌外交。 兩黨已割然分明。及法國大革命以後。哈彌兒頓派鑑彼覆轍。益覺中央權力之不可以已。持之愈堅。遜化臣怨華盛
頓之祖哈氏也。率其同志退出內閣。以各省獨立地方。案指各省所屬之市鄉。 獨立箇人獨立。三大義為揭。號呼於國中。及華
盛頓退職後。而兩黨之形遂成。哈氏所率者曰「費的拉里士」黨。譯音費的拉里士之意。 即今之「利帕壁力根」黨是也。遜氏所率者
曰「利帕壁力根」黨。譯音共和之意。 即今之「丹們奇勒」黨。譯音丹們奇勒之意。 是為美國有政黨之始。

質而論之。則遜黨者自由之本。鐸也。而哈黨者秩序之保障也。此兩義之在政治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不
而美國卒以此兩者之相競爭。相節制。相調和。遂以成今日之治。而國民對於此兩黨之感情。亦隨時為轉移。當遜氏
之初退出內閣也。熱心鼓吹其自由主義。民多聽之。時以華盛頓左袒哈氏之故。乃至謗言雲起。昔也尊之曰國父。今
乃嘲之曰國之繼父云。其激烈可見一斑矣。前注華盛頓不偏於兩黨當以該哈氏故波及之耳。 雖然。哈黨之根據地。在新英蘭諸省。為美
國最有勢力之地。且承華盛頓之教。民思慕之。故華盛頓八年退任之後。繼任者為約翰亞丹。實哈黨也。及千八百年
選舉之際。遜化臣以其辯才及其伎倆。卒能殺舉為大統領。哈彌兒頓副焉。 復再舉共任八年。退職後。其黨人馬丁遜。繼之者
八年。門羅復繼之者八年。於是凡二十四年間。政權歸於利帕壁力根黨。而菲的拉里士黨。於一八一〇一八一四四年
間。累失敗。以失敗而遂至滅亡。雖然利帕壁力根黨之所以能獨占政權。非其才力之果能如是。實賤菲的拉里士黨
失其首領。而後此無復英才足以繼之也。附注當遜化臣再任大總統時。其黨人有名布爾者。如哈彌兒頓之能。乃該
哈等舉動完全政成立之難。如是耶。至是而美之政黨一衰。

凡生息於自由政體之下之國民。其萬不能無政黨者勢也。故舊黨一滅。而新黨直隨之而生。至千八百三十年。復有
兩黨者起。一曰丹們奇勒黨。即受持舊利帕壁力根黨之主義者也。一曰利帕壁力根黨。即受持賤菲的拉里士黨之
主義也。其時所爭者為奴隸問題。南方諸奴隸者皆丹黨。北方諸自由者多利黨。而丹黨復制勝者十餘年。及千八百
六十年之選舉。丹黨南北分裂。內訌以爭候補者。於是利黨乘此機。舉林肯為大統領。至此而哈彌兒頓之靈魂始復
繼續。利黨之勢。披靡全國。而南方十一省遂相率脫聯邦以謀自立。遂有南北之戰。而此兩大政黨及其黨名。遂繼續

中央集權黨
勢力復振

國權省權問
題之消滅

哈爾濱省
精神復活

美國政治略
評(其四)

政治家貪
之原因

政治家多
下才

以官俸為
餌

以至今日。

要而論之。則美國建國以來之歷史。可中分之。其上半期為地方自治黨得意時代。其下半期為中央集權黨得意時代。雖然。尚有一事宜注意者。即遮化臣派所料禁之主義。謂節制中央政府之權力也。然及其得政也。固亦知集權之不可以已。且決為有利而無害。故彼黨柄政數十年間。人民此等僻見亦漸化去。至林肯時而全局已大定。兩政黨所爭者。已非復國權省權之問題矣。此後所爭者。則自由關稅保護關稅。其一也。用金用銀。其二也。侵略主義和平主義。其三也。此皆南北戰爭以後之大問題也。自林肯以還。其黨勢力繼續以至於今。中國雖亦有十數年改歸丹近今之麥堅尼盧斯福。皆利帕壁力根黨員也。

利黨之大多數為資木家。丹黨之大多數為勞動社會。現今之美國對於內而實行干涉主義。對於外而實行帝國主義。皆利帕壁力根黨之最新政策。抑亦其最舊政策也。蓋自哈爾濱兒頓以來。其精神傳於今日者。殆相一貫也。二十世紀之大地。純為十九世紀之反動力。所謂自由平等之口頭禪。已匿跡於一隅。吾料利帕壁力根之黨勢正未艾也。

(四六)

美國政治家之貪黷。此地球萬國所共聞也。吾昔求其故而不可得。今至美。悉心研究此同題。質諸彼地之口碑。參以書報之論斷。今所略發明者如下。

凡認報國之義務以投身於政治界者。各國中固亦有其人矣。雖然。鳳毛麟角。萬不得一焉。其餘大多數。則皆有所利而為之者也。其所利若何。則社交上之特權其最款者也。而此物固非美國之所能有。其最可款之一端已失矣。而彼美國之政治都會。與職業都會常分離。一國之首都與各省之首府。皆在一僻陋之小市。苟投身於政治。勢不能兼從事於他職業。其視歐洲政治家之營業自由者。迥殊趣矣。以此諸因。故高才之士。常不肯入政治界。其詳詳見且美國政治家之種類與歐洲亦異。歐洲政黨所競爭者。大率在政府之諸大臣。國會之諸議員而已。而美國大小官吏率由民選。且任期甚短。故選舉頻繁。一投身政黨。勢不得不以全力忠於本黨。終歲為此僕僕。毫無趣味。故上流人士多厭之。除一黨中數十重要人物之外。其餘黨員皆碌碌之輩也。而此重要人物者。又勢不得不藉彼碌碌輩以為後援。而此

統領一易官舍爲空

白宮爲請謁者所踴倒

鶴上與鶴下

政黨之兵卒政界之風也

非民主之弊

亦民主之弊

碌碌輩果何所利而爲一黨供奔走乎。既無社交之特權亦非有可歎之名譽。然則所藉以爲餌官職而已。官職所以能爲餌者廉俸而已。故美國殆無無俸之官。欲則此等名譽雖多有此即所以驅策中下等人之具也。

美國自一八二八年以後。至一八八三年以前其任用官吏法殆如一市塲。每當大統領易人之年。則聯邦政府所屬

官吏。自上內閣大臣各國公使。下及寒村僻縣之郵政局。皆爲之一空。使新統領而與舊統領同黨派也。則猶或不

至此甚。若屬異黨。則真如風吹落葉。無一留者。此實千古未聞之現象也。此例自及臣氏爲大總統時一八二二始開之。

一就任即易官吏五百餘人。此華盛頓在任八年中所免官吏不過九人自選以副選舉時助已者之勞。此風一

開。遂成爲例。故大總統林肯嘗云。區區白宮。案即大總統遂將爲請謁者。案當謂之所踴倒。而某氏釋史記大總統加弗

自就任以至被執時。凡七月間。除應酬黨員之索官者更無他事。網紀浪莽。至是而極。蓋數十年間。美國之官吏。成一

拍賣場耳。

專制國之求官者則諂其上。自由國之求官者則諂其下。專制國則媚茲一人。自由國則媚茲庶人。諂等耳。媚等耳。而

其結果自不得不不少異。雖然。以之爲完全之制度。則俱未也。

英國亦有政黨。英國之政黨亦競爭。然其弊不如美國之甚者何也。竊嘗論之。英國政黨之戰。惟有大將有參謀有核

尉而已。美國政黨之戰。則並有無量數之兵卒。兵卒者何。即吾前所謂碌碌之中下等人物是也。此輩於生計上學業

上皆不能自樹立。而惟以政治爲生涯。其盡瘁於黨事也。以是爲衣食之源泉也。故此輩者實政界之蠹也。

論者或以此爲民主政治之弊。以余論之。則此弊實緣美國之地理上習慣上而生者。參觀華盛頓稿第一頁人使美

國而易他種政體。其腐敗亦當若是。使民主政體而行於他國。其腐敗或亦不至若是。

雖然。美國國民。故默許此等舉動乎。此不得不謂爲迷信共和之誤也。當及臣氏之破境舊章而任其私人也。乃

宣言曰。官職之屢屢更迭。是共和政治之原理也。於是國民成倉然信之。流弊遂至於此極。此又與選大總統好用庸

材同一迷見者也。

官職屢屢更迭之不利於國家。近今政治學者如伯倫知理波倫哈克輩言之詳矣。夫一國中重要諸職。屢屢更迭。猶

猶

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

市政之腐敗

選舉之煩數

且不利。而況於各種之實務乎。官如傳舍坐席不煖。人人有五、日京兆之心。事之所以多礙滯也。英國每次更易政府。其所廢置之職位。僅五十員內外耳。大率皆中央政府各部重而美國乃至舉全體而悉易之。此實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也。迨千八百八十三年。改正官吏登庸法案。其弊稍減。然猶未能免。

歷代大統領中。雖多庸材。然其以貪黷聞者尚無一人。蓋大總統總算一黨中上流人物。終知自愛也。而其最腐敗者莫如市政。據布黎氏美國政治論所記。紐約一市。平均每年選舉代選時投票中二十九萬元。係由各候補人所擔任者。無論何人欲自為候補人可也。但無論入選不選。必須擔任選舉費之一。然公費之外。尚有各黨派之運動費。共約四十餘萬元。合公費計之。六七十萬元。美金。年出取近口不知有增否。其勢不得不皆出諸入選得官之人。而此輩者。豈其自傾私囊以易此無足重輕之官也。其究也。仍取償之於市而已。故市中極闊散之官吏。率皆受極厚之廉俸。得官者例須割其廉俸之一部分還諸黨中。以為下次爭選舉之用。是市也者。以已之公產。扶持已之虐主。使其勢力愈積久而愈鞏固也。而其濫用職權。蹂躪公益。又事勢之相因而至。萬不能免者矣。故美國諸大市中。如紐約費爾特費等。常為黑闇政治之淵藪。非無故也。附注此布黎氏著書時。布氏又論美國選舉之煩數。舉阿海和省為代表而論之。

第一種聯邦官職

大總統……每四年一回
下議院議員……每二年一回

公共土木委員……每年一回
高等法官……每年一回

第二種本省官職

本省總督及政府各大臣……各每二年一回
代表本省之聯邦上議院議員……每二年一回
本省學務委員及高等法院書記……各每三年一回
本省財政檢查委員……每四年一回

第三種各府官職

巡行裁判官……每二年一回
民事裁判所法官……每二年一回
本省評定物價委員……每十年一回
縣長及縣委員……各每年一回
醫院理事人……每年一回

第四種各縣官職

縣會計員及驗屍員……各每二年一回
本縣財政檢查委員、登錄者、測量家、民事裁判所書記官、遺產裁判所委員、等……各每年一回
警察委員……每一年一回
醫院理事員……每一年一回
水道委員……每一年一回

第五種各市官職

市長市書記及市財政檢查委員……各每二年一回
下等法官及警察署附屬法官……各每二年一回
街道委員及工師……各每二年一回
救火局委員……每二年一回

今以該省中最大之市先絲拿打為代表。其市中之投票所。則每一年所行之選舉凡七次。每二年所行之選舉凡十二至二十六次。每三年所行之選舉凡八次。每四年所行之選舉凡二次。每五年所行之選舉凡一次。每十年所行之選舉凡一次。合計每年平均所行選舉約共二十二次。夫以歐羅巴各國每年平均所行選舉不過三四次。最多至五次而極矣。而美國乃四五倍之。無論其人民政治上之知識若何發達。若何高尚。終不能舉二十二種之人物而識別之。確信某甲宜於某職。某乙長於某才。此事之至易見也。於是乎不得不以政黨運動員為蝦。而自為其水母。余見美國選舉多有同時並選數職者。各政黨自印刷出許多投票用紙。上將某職舉某甲某職舉某乙印出投票者直取其紙而用之耳。此大政黨所以獨霸政界之原因一也。又如上所列選舉費運動費如此其浩繁。其黨派非有大力者斷不克任。且不敢妄充候補人。此大政黨所以獨霸政界之原因二也。質而言之。則美國之政治史。實其黨派史之合本而已。

政治史即黨派史之合本

美國風俗雜評

婦女之地位

其內容

其內容

職業及去律上之權利

婦人選舉權

婦人加入政界之非宜

以上所論言美國民主政治之缺點居多。雖然以赫赫之美國。豈其於政治上無特別善良之處。而能致有今日者。其所長者多多。固不待問。余亦稍有所心得。但今以編輯之無餘裕。姑略之以俟異日。

(四七)

西人有恒言曰。欲驗一國文野程度。當以其婦人之地位爲尺量。然耶否耶。凡遊美者皆謂美國之風。女尊男卑。即美國人亦自謂然。以余觀之。其實際斷非爾爾。不待辯也。雖然謂美國婦人之地位。在萬國中比較的最高尚者。則余信之。觀其表面之現象。則凡旅館凡流車以及諸等遊樂之具。往往爲婦女設特別之室。其華表遠過於男室。道中男子相遇。點頭而已。惟遇婦人。必脫帽爲禮。在高層之升降機室中。一婦人進。則衆皆脫帽。街中電車坐位既滿。一婦人進。諸男必起讓坐。此風在東方諸市如紐約波士頓等不甚行。繁文縟節。如見大賓。然此不徒對於上流社會爲然也。即尋常婦女亦復如是。此實平等主義實行之表徵也。至其內容實權。亦有甚進步者。其在專門高等之職業。日與男子相爭競。如女醫生女律師女新聞主筆女牧師女演說家。皆日增月盛。其他如各官署各公司之書記。各學校之教師。尤以女子占最大多數。男子瞠乎後焉。其法律上之權利。各省雖小有異同。然其大端不相遠。大抵一切私權。皆與男子立於同等之地位。無論既婚未婚之婦人。皆有全權自管理其財產。夫死之後。皆得爲其子女財產之代理人。此實美國婦人權利優於他國者也。附注美國當一八九六年以前猶未許婦人爲子女之代理人婦人選舉權之議。自初建國時即有倡之者。及放奴功成之後。其運動益盛。蓋據獨立檄文人類平等之大義。白黑種之界限既除。則男女性之界限亦不可不破。此其理想之源泉也。自茲以來。北部及西部諸省多數之國民。熱心此事。屢以婦人選舉權法案提出於本省立法部。且頻議修正聯邦憲法。加入此條。然此修正案殆未易得可決。惟威阿明。天達。華盛頓三省之本省憲法。會許可之。而天華兩省旋改正廢棄。今美國諸省中。惟威阿明省尙有此權云。實則婦人干涉政治。在今日之社會。實利少而弊多。伯倫知理輩論之詳矣。其法案之久不能通過也亦宜。附注澳洲之紐西蘭。西命曾有一婦人破選爲市長。男子皆極其贊。令不久遂辭職云。其學務委員之選舉權被選權。則現今有十四省許諸婦人者。然彼等大率放棄此權。不知寶貴。聞有某市人口二十萬。當選舉學務員投票時。婦人至者不過二三百。又馬沙諸些省初行此例時。婦人至者甚衆。其後年減一年云。由是觀之。婦人

勞力者之地

優待勞力者
如他國之優
待軍人

歸舟雜記

加拿大維新
會議會之成
立

電報九十六
通

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

美國勞力者之地位亦日高一。一勞力者神聖也。此言殆美國通用之格言也。其原因蓋由社會黨自爭權利之思想日熾。亦由上流社會慈善事業之日盛。兩者相提携而得此進步。其庸率既日漸增高。而各大公司又往往多建房屋貸諸職工而不徵其廬稅。又或設特別之學校及遊戲運動場者。以教育其職工之子女。此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非耶。各市中之鐵道電車。大率凡勞力者僅收車費之半額。各遊戲場之景物。須納錢乃得入觀者。勞力家大率皆減半焉。要之美國之優待勞力者。大率如日本之優待軍人。彼勞力者亦商戰國最重要之軍人也。其特別優待之也亦宜。

其餘瑣屑風俗有趣味者頗多。淺稿盈簾。檢閱眼花。太費時日。茲並略之。讀者諒焉。

(四八)

初八日復至。麻命會所已遷。煥然一新。留一夕與諸同人作長夜談。歡可知矣。翌日行。

初十日復至加拿大之溫高華。新建之會所。已於一月前落成矣。輪奐堂皇。整齊嚴肅。令人起敬。加拿大為維新會起點之地。而其內部之發達進步。亦為各市冠。今次以會所新成。合七省選舉議員。以十一月開議會。各議員由會員全體投票公舉。純用文明國自治制度。卷端所列第廿八圖。即其議場也。

十二日遂乘中國皇后船返亞視。其日接到各市同志送行電報九十六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致可感也。午後登舟。遂行於海岸者百餘。爆聲巾影。綿亘一時許。夜間至域多利。未登岸遂行。翌日晨起。回望新大陸。青山一髮。微橫海天際而已。

廿三日至橫濱。翌日諸同志開歡迎會於大同學校。

附華工禁約記

(一) 其歷史

加博寬尼為
中國人血汗
所造

同治七年之
條約

華工之往美。實由美人招之使來也。當加博寬尼省初合併美國之時。急於拓殖。而歐洲及本國東部之移民。憚其遠。來者不多。資本家苦之。及覓得金礦。盛開鐵路。而勞備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於中國。今者加博寬尼之繁盛。實吾中國人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何也。無金礦。無鐵路。則無加博寬尼。而加博寬尼之金礦鐵路。皆自中國人之手而開採而築造者也。

同治七年。即千八百六十八年。中美續訂通商條款。第五條云。

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願常住入籍或願隨時來往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

第六條云。

中國人至美國。或游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必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游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

美工與華工
之衝突

衝突最劇時
代

沙地黨

彼條約實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然其時往者願不甚衆。吾游舊金山。有七十餘齡之父老為余述彼初至時美人歡迎之狀。雖神明不如也。其後開風而往者日盛一日。至光緒初年。而每歲移住之人民。殆十餘萬。夫以吾東方產業之萎靡。工價之低廉。以與彼寶藏新闢需工若渴之地相較。則吾民趨之若水赴壑。亦固其所。然自茲以來。東部工人聞西方之極樂。爭走集者亦叢增。於是美工與華工之衝突漸起。

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加博寬尼之產業界。忽入於恐慌時代。生計學家言。凡生計界往往有恐慌時代。或十餘年而一見。或數年而一見。蓋人民解於投機事業。以牽動全局也。其理長不具說。一切股票盡皆下落。全省騷然。貿易不振。工事頓乏。所有工價。隨而暴跌。美國工人以其所入不敷事畜而

中國以勤儉之性質。且移住者率無家室。以低廉工價。亦足自給。不惜稍貶以相遷就。故資本家益用中國人。而美工得業愈少。於是相妒相憎相仇之念。益磅礴於彼等之胸中。全省騷然矣。未幾遂有所謂沙地黨者起。

沙地黨之首領。曰奇亞尼。胥市井一無賴也。博有積蓄。因投機全歸失沒。乃發憤學演說。欲投身於政治界。其年之末。一七八七。適必球卜市有同盟罷工之事。全國工人多表同情。奇亞尼乃煽惑加省之工人。設立一工黨。在舊金山港口西方沙際一空地。集衆演說。故當時以沙地黨得名。奇亞尼指天畫地。肆口嫚罵。忽得下等社會大多數之歡心。來者

加姆尼省
千八百七十
九年之新憲
法

華民不聊生

沙地黨亡

光緒六年北
京條約

日衆。政府以其妨害治安逮捕之。訟解得免。自是名愈高。黨愈盛。則至選舉之際。底門奇勸「利巴別里根」兩大政黨。全失其勢。而沙地黨遂爲加姆尼省政界之中樞。其按民主政治之弊即在是。此亦一例也。言政者不可不深察於是。新被選之議員。遂提出改正本省新憲法案。以普通投票質諸全省人民。竟得大多數之贊成。所謂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新憲法是也。

沙地黨之所最仇視者。則資本家與中國人也。故其新憲法之關於排斥中國人者大略如下。

- (一) 凡各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即有前此經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爲廢紙。
- (二) 凡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雇於公家職業。
- (三) 議院須定條例以對招致華工之公司。
- (四) 中國人在美國者。當設種種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逐出境。

自此憲法之成立。而舊金山所謂唐人埠者。遂爲暴民橫行之地。抽磚擲石。乾唾熱罵。辱罵頻仍。綏綽相繼。蓋彼時加姆尼省。幾陷於無政府之地位。而我華民始不聊生矣。如是者一年有奇。未幾市民飽聽奇亞尼之邪險演說。而覺其所益於己者。不足以償所害也。既漸厭之。至千八百八十年之市會選舉。兩大政黨相提携。得占全勝。而沙地黨遂亡。雖「侮辱華人之結習。終不克去。

當時華盛頓政府。固未嘗有所惡於華人也。而已漸爲輿論所動。始漸謀限制之法。乃與中國公使商議。令我政府以自願限制之名義。定一條約。即光緒六年西歷千八百八十年北京條約是也。其第一款云。

大清國與大美國公同商定。如他時大美國查華工前往美國並在境內居住等情。倘有妨礙美國之利益。或有騷擾境內居民等情。大清國准大美國隨時停止。或定人數。或限年數。並非盡行禁絕。須酌中定限。此是專指華人續往美國承工者而言。其餘別等華人均不在限制之列。所有定限辦法。凡續往美國承工者。必須按限進口。不得稍有凌虐。

其第二款云。

凡中國商民及學業生徒。游歷入等。與及跟隨傭用之人。業已在美國境內居住之華工。均可任其往來自便。同沾優待。各國最厚之利益。

初禁

光緒二十年
華盛頓條約

此約以光緒七年互換。光緒八年實行。實行以後。美國以是年西歷五月六日由議院頒限禁華人例案。凡十五款。光緒十年再改正增加。凡十七款。其款繁不備錄。其要者為表附於下節。是為設禁之始。

設禁之始。原訂以十年為期。及光緒二十年。即千八百九十四年。美政府要求續限。我政府我公使不與較。禁約遂續。今擇錄其條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款如下。

第一款 茲復此議定。以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計。限十年為期。除以下約款所載外。禁止華工前往美國。

第二款 寓美華工。或有父母正妻兒女。或有產業。值限一千圓。或有經手帳目一千圓未清。而欲自美回華。由華回美者。不入第一款限禁之列。但華工於未離境之前。須先在離境口岸。詳細列名下眷屬產業帳目各情。報明該處稅務司。以備回美之據。該稅務司。遵現時之例。或嗣後所定之例。發給該華工。按此約章。應得回美執照。但所立之例。不得與此約相悖。倘查出所報各情屬偽。則該執照所准回美之權利盡失。又例准回美之權利。限以一年為期。以離美之日起計。倘因疾病。或別有要事。不能在限內回美。則可再展一年之期。但該華工。須將緣由。稟報離境口岸中國領事官。給與憑批。作為妥據。以期取信於該華工。登岸處之稅務司。該華工。如不在稅關呈驗回美執照。無論其由陸路水路回美。均不准入境。

第三款 此約所定限制章程。專為華工而設。不與官員傳教學習貿易游歷諸華人等現時享受來美。美國利益有所妨礙。此項華人。倘欲自行申明例准來美之利益。可將中國官員或出口處他國官員所給執照。並經出口處美國公使或領事官簽名者。呈驗作為以上所叙例准來美之據。並又議允華工來往他國。仍准假道美境。惟須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以杜弊端。

第五款 美國政府為加意保護華工起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五號。美國議院定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三號。此例又經修改。凡在定例以前所有美國境內一切例准住美之華工。須照例註冊。中國政府現聽美國辦理。美國政府亦應聽中國政府定立相類條例。凡一切美國粗細工人。商人。亦如議院定例。不計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均令註冊。概不收費。又美國政府允准自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於十二箇月內。將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之一切他項美國人民。包括教士在內之姓名。年歲。行樂居址。造冊報送中國政府。以後每歲報冊一次。惟美國公使人員。或一切奉公官員。在中國駐紮。或游歷。及其隨從備用人等。不入此款。

自茲以往。續訂禁例。日出不窮。法如牛毛。民無從。於是華人往美之路。遂將斷絕。

條約語意之
曖昧

累次禁例之
年月及款目

禁例類別
華人之有入
美權利者

(二) 禁例

光緒二十年條約第二款。有「遵現時之例及嗣後所定之例。」一語。第三款。有「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一語。此皆外交家獵點之手段。明欺我中國。為推翻兩國公權實行自立私例之地步也。我國外交家。不知其用意之所存。漫然許之。自茲以往。雖有千百青例。而莫得與之爭。此所謂合九州鐵鑄一大錯也。今將美國政府所頒禁例之年月及款目。略列一表如下。

(年月)

(款目)

(附考)

一八八二年五月

十五款

此為最初禁例

一八八四年七月

十七款

將一八八二年之例改正增加

一八八八年九月

十五款

同 年十月

四款

一八九二年五月

九款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

二款

增訂一八九二年之例

一八九四年八月

一款

一八九八年七月

一款

此例因糧香山隸美後加入禁例而設。

一九〇二年四月

四款

此例因菲律賓羣島隸美後加入禁例。並聯合防禁法而設。

一九〇二年五月

九十三款

此乃戶部將前此所有禁例彙列。且加增訂頒行者。

一九〇三年七月

六十一款

此乃美商若在工商部設立管理外人入境委員。更由該委員增訂苛例頒行者。

美國禁例。非特內地人踰乎未聞也。即旅居彼中數十年者。尙或茫然不能窮其形。因定例既已煩苛。而例之外復有案。一案之行。而後此復援以為例。其稅關及司法之人。任意上下其手。而我莫能與校。故案之多益不可思議。欲盡紀之。常累數萬言。今為悉心排比。分類列之。以清眉目。關心民瘼者。庶一省覽焉。

(甲) 華人之有入美權利者

華人之許暫入美境者

合例華人之限制

(一) 官吏(及其隨僕)

(二) 傳教(學校教師亦歸此項)

(三) 游學

(四) 商人

(五) 游歷

以上五項皆光緒二十年條約所訂明者。

(六) 商人之妻及子女

(七) 工人有當千八百八十二年以前已至美國。經在稅關注冊。且有合例之憑据者。則可以復來美。其合例憑据如下

(一) 有父母妻子女現在美國者。

(二) 有實業值銀一千元以上在美國者。

(三) 有債權值銀一千元以上在美國者。

以上二項乃一八八四年禁例所許者。

(乙) 華人之許暫入美境者

(一) 假道(如往加拿大、墨西哥、西印度羣島、及中美洲南美洲等處。必須由美國假道者)。

(二) 賽會(來觀博覽會、或辦貨物來賽會者)。

(丙) 合例華人之限制。

(一) 護照 甲款所列七項合例之華人。必須持有合式之護照。乃得來美。其所謂合式者如下。

二項由出口之港埠領有該地方官認可之護照。其有權發給此護照之人如下。

(一) 中國各海關道。

(二) 香港華民政務司。

(三) 英屬加拿大稅務司。

(四) 在外國經商之華商。能向該國政府求得護照認可者。亦作合例。

(附注) 其禁例注明不得發給護照之人如下。

(一) 中國駐美領事不得發給。

(二) 中國駐各國領事不得發給。

(三) 墨西哥政府不得發給。

(二) 領得護照後。須經由該港埠之美國領事。簽名蓋印認可。

(三) 其護照中。必須有本人照相。

(四) 其護照中所列各款目。務須一一注明。不得少有欠缺。

(二) 入境口岸 甲款所列七項人。除官吏外。不許由下列各口岸以外之地方入美境。下所列諸地。皆有專理華人入境委員駐紮。

- 一 舊金山
- 二 休倫
- 三 波士頓
- 四 紐約
- 五 紐柯連
- 六 蘇蘇順
- 七 律注瀾
- 八 聖亞路侯士
- 九 摩瑟
- 十 博奕奴
- 十一 森亞士
- 十二 參巴
- 十三 山祖故
- 十四 檀香山

(按) 一九〇二年。戶部所頒之例。尚有廿二口岸准入境者。一九〇三年新例裁。餘十四耳。

(丁) 例中之挑剔苛禁。

例中之挑剔
苛禁
普通之苛禁

(一) 普通之苛禁。

(一) 雖携有合式之護照。但於護照所列各款。有漏注一條者。即不准入境。按上海天津各處所發給之護照。多有因此致梗者。余所聞有某大吏之子。游學者。緣此阻延數月。不得入境。

(二) 雖携有合式之護照。至入境時。仍由該稅關委員查詰口供。若口供有一語不合。則作為冒認。不許入境。按華人以此被攔回者。不計其數。

(三) 雖携有合式之護照。若經醫生考察。認為有傳染病者。即不許入境。按此乃今年美國所新頒之海外移民法案。待著者。其例本不專為華人而設。惟行諸華人者。特加嚴酷。今年五六月間。看北洋大學堂學生某君。

對於遊學者之苛禁

到美醫生謂其有眼疾可以修藥遂遞解回籍。
(二)對於遊學者之苛禁。

(一)執游學之護照入境。既入境後。查有作工等弊。即驅逐回籍。按此例其阻礙於我學界前途者最甚。美國奈士其且工且學者殆十而六七。日本在美之私費學生。大半皆半歲作工。半歲讀書。以供學費。此例行使我國苦學界。永不能擴充於美國也。

(二)非習高等學問者不許入境。今年七月新發之禁例云。云謂學生者。專指欲來美習高等學問。或專門學問。在故國無從學習者。按此例最苛。此後非持有本國中學卒業文憑者。當不准入美。

(三)必預備學至卒業時所需之費用。其費用。或可現銀。或以匯票。或由某店號擔保。稅關委員聽明屬實。乃得入境。按此例亦今年七月新立。要之。總不許我國寒士。得求學於美國耳。

(三)對於商人之苛禁。其法律嚴密。不可思議。今更類分之。

(一)商人之資格。

(一)僅舖店之股東。乃謂之商。其餘店中所雇用之人。若總辦人。若管銀人。若買手。若賣手。若書記。若管數人。若代理人。若學生。意者。一。概不得有商人之資格。按此等例。所謂無理取鬧者也。安有以一舖之大。而僅一東家。能禁諸役者。然則名為禁工。其實並禁商也。彼謂以工人。府廉爭利之故。然則華人店舖中所用夥俸。亦豈非美工之利耶。要之。欲絕吾人往美之路而已。

(二)凡開酒樓。餐館。園呂宋煙。紙煙工廠。開製靴。製帽。廠。開裁縫店者。皆不得有商人資格。按彼立此例之口實。以此等業。需用工人也。然業此者。其每年與美人貿易。消美貨最多。此而禁之。就謂平情。

(二)在美華商之返國復來者。

(一)華商欲回國者。須於出口時。覓得華人以外之證人二名。矢誓證明其人曾在美國經商一年以外者。(華人不得作證。)

(二)其證書。必須聲明。從前並未作過工業。除經商外。並無別業。

(三)欲返國者。須於一箇月以前。報名呈請護照。其護照限一年。可以復來。一年以外。則所持之證書。作為廢紙。或有疾病。及本人不能趕造之事故者。可以展限一年。惟必須求得前由美國出口處之中國領

對於商人之苛禁

對於註冊華工之苛禁

事發給憑紙證明。

(四)對於註冊華工之苛禁。中美所訂禁約。本有並非將華工盡行禁絕一語。故美政府於千八百八十二年。令現在已到美境之華工。報名註冊。其携有冊籍者。許住美國。並可以歸國復來。然其額外之苛禁。亦有種種。

(一)必須在美國有未斷之關係者。如甲款第七項所列。

(二)所謂有妻在美國者。須為合例結婚。並已娶一年之久者。

(三)所謂債權。必須屬於未妥之數目。非復到美不能索取者。並須債務者同到裁判所證明認欠。以上兩條參觀甲款第七項。

(四)註冊之華工欲返國再來者。可以求所在地之稅關發給護照。其法如下。

(一)繕寫切實口供。注明或眷屬或欠項或產業若干。矢誓無虛。

(二)將身材高矮。面目顏色。肥瘦。輕重。四肢長短。及面額上有何特別之特徵。一一注明護照中。

(三)須照相兩片。一正面。一側面。黏於護照中。

(四)欲取護照。須於三箇月以前報名呈請。

(五)護照限用一年。過期不復來。作為廢紙。

(五)對於外籍華人之苛禁。

(一)美籍者。

光緒二十年之條約。聲明中國人不得入美籍。此事半由美國政府之意。半亦由中國政府之意。至華意產於美國者。照例不以華人論。但亦立種種苛例。其欲回國而復來美者。大約亦與回國之華商無異。

(二)他國籍者。

禁例中聲明。凡入加拿大。英籍。入墨西哥籍者。皆以華人論。如欲入美。一須遵從禁例。

(戊)堵截來路。華人欲入美者。必有所自來之路。從此處堵之。正本清源。簡易直捷。其手段為最辣。今列其方法如下。

(一)堵截船車。

堵截來路

對於外籍華人之苛禁

(一)一八八四年改正禁例第二款云。凡船隻由外國港口來美其船主。若有意接載華工來美。或令或帶或准
華工登岸。議監禁罰款每帶一人。罰款五百元或監禁一年。惟或因避風駛入美港。或順經美港以入他國
之船隻不在此例。

(二)一九〇二年戶部所頒禁例第九十款云。火車若載有不合例之華人入美境其罰例與船隻同。

(三)一八八四年禁例第八十款云。凡船隻由外國港埠來美。其船未抵埠之先。船主將所載華客名數。及
其護照所填履歷繳交稅務司。若船主有意抗拒此例。即將其船充公。歸為美國管業。

(二) 堵截偷關

一八八四年禁例第十一款云。凡人或有意或幫助或引帶不合例入美之華人由岸而入或由船而登美
境者。議監禁罰款。每帶一人。罰款一千元。或監禁一年。

(巳) 過關虐詰。美政府定例。雖持有合式護照之華人到境。仍須盤問口供屬實。乃能過關。故種種苛待情狀。半
由此而生。今舉其例。此等例非明著於公布之法律者。惟親至其地能見之。求諸法文無有也。

(一) 木屋監禁

丙款第二項所列之十四口岸。皆各設有一木屋。其獄監獄籍。甚於狴犴。凡華人到關者。無論合例不合例。一
概先撥入此木屋候審。天抵搭一、二等客輪。且經埠上有名望人保證者。僅可免木屋之辱。

(二) 審問延遲

已入木屋者。常或延遲至二三十日始行開審。

(三) 審問違法

(一) 審問者非由司法官。不過任憑稅關委員之意。上下其手。

(二) 審問時。無陪審人。亦不許旁聽。天反於文明國獄獄之通例。

(三) 未審問以前。雖本人之父。母。親。友。亦不許探問。待之處於重囚。

(四) 審問之口供。不許鈔錄。宜布。按此其立心何在。故稅關員之若何搗鬼。遂通美國之法律家。無從知之。無
從非難之。

五、經關員批語謂不合例者，本人若不願，欲罰案上控，必須仍經該關員之手。至於工商部惟上控，只許一次。又批語後經三日不上控者，以後即無復上控之權利。

(四) 用罪因法量身。

此法所用名，巴太遠量身機器，乃法國人名巴太連者所創。現歐美各國獄中所通用，以量囚徒者，蓋囚徒屢有逃竄之弊，故用此法。先照其相，全身半身正面背面，左側面右側面，復以機器量其頭骨若干，鬚眼耳鼻口之距離各若干，身長若干，手足長若干，肩與肘，肘與腕，腕與膝，膝與距，距各若干，伸臂而量之，復風背而量之，雙立而量之，復子立而量之。其量時皆裸體，又指節趾節長若干，無一不纖悉登錄，所以使罪囚逃獄者，難在千里外猶無從漏網也。今華工來美者，未嘗有罪而辱之者，因徒非徒，蔑視我國家之尊榮，抑亦謀關人類之權利，美人野蠻舉動，至是而轉聞，是而不髮，指趾裂泣，數行下者，尙得為有人心耶。此例乃今年七月新例所定，現僅用之，注冊華工及假造華工，其甲款前六項所列之人等，尙未受此虐待。

(五) 防疫苛禁。

若遇香港等處有疫症時，則所有華人須到港外之痘房，裸體用硫磺水淋浴，然每年防疫之月，殆及半數，行旅大苦之。加拿大各屬亦同此例。前張蔭桓賀英皇加冕時，一切參贊隨員，同受此辱。

(庚) 暫入美境者之苛待。

(一) 會賽人員。

- 從前芝加哥賽會時，華人因緣以入境者不少。今值明年聖路易博覽會將開，故今年七月特頒禁例如下。
- (二) 凡欲入美國賽會者，要將合例可信之憑據遞交入口關員，內要表明得有賽會值理批准利權憑據，或表明乃係得批准者，雇用在會場立用之工人。
- (三) 要將本人影相三紙呈關員，且遵從該員量度，以為憑據。此殆亦用巴太遠機器。
- (四) 進入境後，要直往會場，不得中途停止。在會場中，要做入境時所認做之工藝。
- (五) 賽會畢，限三十日內，要從直路即回入口之關，搭最先開行之船期，返離美境。
- (六) 每人必具保單銀五百元。美金或由有責任之人，或由保單公司，具備交該入口處關員，接余初至華盛頓。

暫入美境者之苛待

時適值中國政府所派往聖路易預備賽會做工之人將到。該關員照例索每人五百元保單。我公使與外
部交涉數次。請由公使作保。該關員仍多方致詰。僅乃得許。噫。公使之言。竟不如五百金之重耶。可嘆可憤。
(六)由關員派出差役若干。到賽會場監守此等華人。以防逃走。

(二)假道人員

華工假道美境往別國。本由光緒二十年和約所訂明。而美政府亦設防禁諸例如下。

(一)凡假道者須將所買得直過美國所到之地。或船紙。或車紙。遞呈關員。

(二)凡假道者或由本人。或由有責任之人。或由給彼船紙車紙之公司。具保單銀五百元。

(三)凡假道者。必預用巴太連機器量度身材。非工人者不在此例。

(辛)雜例。

(一)冊紙。

凡現在居美國之華工。如未携有一八八二年政府所給之冊紙。即作為偷闖入境查得者。即驅逐回籍。按此
例近一兩年內到處嚴行。派偵員查耐備極騷擾。余在美數月所見。坐此撥出境外者。無慮數百人。

(二)雜工。

凡非假道之華人。如船上所用水手廚役諸工。皆不得以保單登岸。

以上所列。雖或未能具備。然罅漏亦罕矣。此篇乃搜輯美國前後例案十數通。由中西文比較參考。分類列出者。排比

校勘。頗費日力。讀者鑒之。

(三)旅美華人人數統計

吾欲求四十年來旅美華人人數統計表。不能得其材料。僅舉一九零二年之統計則。

美國本部

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三人

檀香山

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七人

亞拉悉加美國所屬海島以捕魚為業者

三千一百一十六人

海陸軍所雇用者

三百〇四人

初毛者多為
太平餘孽

最盛時期

禁後減退之
消息

每年減少萬
人之比例
將來之豫測
華人與美國
西部之關係

合 計

十二萬八千〇六十八人 菲律賓羣島在外

以上冊籍。或不必。尚有聖漏。大率現今華人在美國本部者。當在十萬至十二萬內外。是為確數。訪諸華人故老之口碑。則當南北戰爭之時。(一八六〇年)華人始有至者。及同治四年。而舊金山大埠華人。忽多至及萬。蓋同治二三年。洪秀全敗潰於金陵。其餘黨以海外為逋逃藪云。故三合會之盛於美國。其原因亦頗在是。及同治七年。即西歷一八六八年。美國公使巴靈兼。與我續訂條約。其目的在於招工。許我民與白人享同等之權利。且有招工公司。在香港極力兜攬。自是來者日衆。至八九十年間。每月來者約五六千。及光緒元二年間。僅舊金山一埠。已有七萬餘人。僑新甯一縣。已有十七萬人在美云。其時旅美華人總計。當不下三十餘萬人。至光緒八年始議禁。十年而實行。二十年而再禁。自此以往。日減一日矣。略舉其消長之數。則

咸豐末年(一八六〇年)

初至極少數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

約萬人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

約二十餘萬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

約三十餘萬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

約二十餘萬

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年)

約十萬餘

以是觀之。則當初禁時(光緒九年)有三十餘萬人。及禁例行之十年至續禁時(光緒十九年)減至二十萬餘。續禁行之十年。至現今第二次禁約將滿時。減至十萬餘人。大約禁例以後。每年減少一萬人之比例也。故及今不議所以抵抗禁約。更展限十年。則茫茫新大陸。無復我黃帝子孫一人之足跡。可斷言矣。

華人至美者。大率在太平洋沿岸諸省。愈東則愈少。今得西部諸省二十年來華人統計省別表。錄如下。

二八九〇年

二九〇〇年

加辟寬尼省

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人

四萬五千七百五十三人

柯利根省

九千五百四十人

一萬零三百九十七人

華盛頓省

三千二百六十人

三千六百二十九人

狄天拿省	二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千七百三十九人
埃地荷省	二千〇〇七人	一千六百四十七人
彌巴達省	二千八百三十三人	一千三百五十二人
亞里孫拿省	一千一百七十人	一千四百一十九人
可羅特尼省	一千三百九十八人	五百九十九人
新墨西哥省	三千六百十二人	三百四十一人
維明省	四百六十五人	四百六十一人
天達省	八百〇六人	五百七十二人

由此觀之。以最近統計美國本部華人總數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三人中。而西部十一省。居六萬七千九百二十九人。實為全數三之二有奇。故西部之人。其對於華人嫉妬厭賤之念。更深一層。亦固其所。

(四)美人排斥華人之論據

美國人相抵排之言。洋洋盈耳。不可殫舉。今年紐約曾奴盧報。有加孫氏所作一論題。為「禁逐華人之原理」者。凡臚列二十款。長為詳備。頃耶路大學留學生張君煜全。譯出原文。寄登舊金山大埠文與報中。茲轉載之。並略加案語如下。

華人應墮於美國外者有二十端。

(一)彼等來此。非為美國國民也。不過欲成一中國殖民地耳。

案此論未免太高視華人。若我同胞果有此思想。則已非美人所能禁逐矣。

(二)彼等非因避苛虐政府而來美國。不過圖富足榮旋耳。

(三)彼等來美。強半為辦華工入口商會之產物。其居留之時。即為該商會之奴隸也。譯者原案語云此殆專指辦客者而言

案此論殆欲以激起國民。使想及前此放奴問題。以為斥逐之義憤也。其實此論不當華人雖有以辦客為生計者。但其客入境後。辦客者不復過問。所求者但其入口時之利耳。

禁逐華人之
原由一論文

一 二 三

(四) 彼等不習美國之風俗。又不達美國道德之程度。

案此論誠當。但若此者。豈惟中國人。彼南歐諸國人。豈其免此。

(五) 彼國總人口之數。多於我國。如五六與一之比例。

(六) 彼等中國。儘有餘地可居。僅九十七人占一方里(英里)之地耳。若我紐約者。則每百二十六人占一方里矣。

案以中國全國統計。合滿蒙回藏而算之。其人口疏密之比例。固若是矣。若如東南沿海各省。其密率又豈讓紐約耶。至如美國之彌巴達省。每方里只合一人零六分者。又將何如。此不足為論據也。

(七) 彼等竭力而為者。在得資財以寄返中國。四年半之間。由彼等寄出本國外者。實五千萬美金。有奇。

案我政府而知此。則常思抵抗禁例之謀。不可以已矣。五千萬美金。當我一萬萬有奇。若往美路絕。國家從何處復得此一萬萬之流通泉幣耶。

(八) 准華人移入之問題。加躉寬尼省。亦嘗試驗矣。終不能有成效。當一八八五年政府調查委員之報告書。有云。唐人埠者。乃美利堅退化人類最繁生之藪也。

案華人之較白人退化。誠難為諱。然謂加躉寬尼試驗無成效。試問不有華人。能有今日之加躉寬尼耶。況舊金山大埠。素稱為美國下等社會之淵藪。其風俗之壞。不能專歸咎華人也。

(九) 金山大埠唐人埠。歸官查閱之時。則有神廟十三所。堅守門戶之賭館百五十間。不秩序之屋原案謂云百零五間。五萬之華人。其舉動固如此哉。

(十) 屢試屢敗而後。詎出華人萬不能教以遵守潔淨之規也。初猶試之。乃屢試而屢敗。則其將來如何。可資確證矣。

案以上兩條。華人宜猛省。

(十一) 以華人為國民。其最下乎。當華人為加躉寬尼省人數六分之一之時。其所納賦稅。僅四百分之一。

丁二

丁三

丁四

丁五

丁六

丁七

丁八

丁九

(十二)千八百八十五年。爲華埠謀治安之費。用一萬二千美金。過於所納賦稅多矣。

案此語若確。則彼之厭我也。亦何足怪。

(十三)未有准華人入口。可以禁絕鴉片烟之害者。即此一端。華人既當拒絕矣。

(十四)華人無論所操何業。輒減低工價與生計之程度。

案此實爲華人致妒之最大根原。一切禁例。皆起於是。雖然。彼年年自意大利自澳洲自愛爾蘭自瑞典來美之人。其工價低廉。亦與中國人不相上下。且或有更廉於我者。不妒彼而獨妒我也何居。

(十五)在華人衆多之埠。彼等即不願與美國人同操工作。或且恐嚇之而使之畏懼。

案此在前者曾有與否。不可知。今則斷無有。且於理勢亦不近也。

(十六)華人永不能受同化力。嘗有某證人對政府調查委員云。吾居加緯寬尼省三十年未嘗見一華人變革舊習者。

(十七)當一八七九年加緯寬尼省投票議禁華人之際。贊成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六票。反對者僅八百八十三票耳。

案此即沙地黨得意時代也。今則沙地黨之無狀。誰不知之。

(十八)華人或以破敗我民主國。如匈奴溫度兒人種之於羅馬帝國然。

案華人並選舉權而無之。由何道以破敗君家之民主國耶。公等不懼拉丁民族而懼我耶。誤矣。

(十九)以最守舊之華人。而來最進步之美國。躡等甚矣。如華人必欲來此。可令其借徑俄羅斯與大利日耳曼與英吉利。先居以上之國。最少一千年而後可來。

案此虛誑真難堪矣。我國民能忍受之否。雖然。華人雖極頑下。不猶愈於黑種耶。美人以平等正義自詡。謂放奴一舉。爲其歷史上之光榮。然則禁華人一舉。不亦爲歷史上之污點耶。若果舉全國九百萬黑人。悉依華人例放逐之。則吾心服無異言矣。

我亦不能辭其咎

公論非虛說

強權世界

維美華民全權之公稟

(二十一)凡人類最高之責任。在能保存發達世界最高之物。以美國人目點觀之。莫有高於二十世紀之文化者。其文化之根。則實學也。商務也。創製也。民政主義也。使我大開其門戶。以招徠此四百二十兆之人。彼固鄙惡我文明者也。是豈不因我解釋大難題於將來。而可以敗我二千年來貴重之物乎。譯者原案語云。悉照英文直譯。

以上所譯。美國反對黨對於我華人之感情。可見一斑矣。大抵禁例之來。起於美國人之強權者半。起於吾國人之自招者亦半。其美國之部分。由於相妒者半。由於相厭者亦半。其中國人之部分。由於政府漠視者半。由於僑民不自愛者亦半。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同胞亦宜鑒於仇我者之言。而一自省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然。日日怨美。責政府。猶無當耳。

雖然。美國輿論。除工黨外。其持華人不可禁之說者亦不少。今年上議院之禁例問題。委員長摩頓氏。嘗揚言於國會云。『近者太平洋沿岸諸省。利源日闕。需用勞傭亦日多。然所以致此之由。實前此藉華人之力。有以啓闢之。其功決不可沒。』云云。此亦可見公論之尙在人心也。

近年來西部諸省。對於日本人之嫉妬。亦囂囂盈耳。然以日本政府強有力之故。其議案卒不敢提出於國會。嗚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願可以忽乎哉。

(五)華人對於禁約之運動

十年續禁之期。瞬又將滿。故旅美商民。咸汲汲研究此問題。九月間。集議於舊金山中華會館者數次。欲瀝訴苦況。以

求政府官吏之助力。遂共陳意見。爲一公稟。今將其稟稿全文錄下。
具稟人旅居美國商民等稟爲美國禁約。將次期滿。懇請籌策抵制力爭。以全國體而順輿情。挽利權而培邦本。事。竊商民等僑居海外。遠沐國恩。身雖居於重瀛。心常繫於故國。拳拳動動。於茲有年。惟美國自光緒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與中國訂定禁工之約。訂以十年期滿。迨光緒二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復再展限其約。以西歷二月十一日在美京簽押。以西歷十二月七日互換實行。聲明再以十年爲期。如有不滿意當由滿期前六箇月。先行知會等因。計此二十年來。美政府所頒苛例。日新月異。法如牛毛。僑民之困。莫可名狀。此中隱况。

想久在 賢明洞鑒之中。現察美國政府之意嚮。民間之輿論。一若中國政府必默許此約之繼續。無俟再更者。續願昔章。方日出而未有已。商民等稱計。朝廷關心民瘼。軫念僑氓。斷無漢焉不枝之理。諒既早經鑒盡。具有權衡之情形。亦習處者能窺其隱。況 聖世每採與人之誦。河岱不辭涓壤之微。是用不揣疏濬。謹集衆議。試籌挽救之策。爲我 王爺 中堂大人陳之。竊查美國禁工之議。本起於西方加緯寬尼省之沙地黨。不過一無賴市儈。欲煽惑愚民以徵權利。一唱百和。吠影吠聲。舉國若狂。每下愈況。彼美國者民政之國也。上自總統政府。下及各省庶僚。必順民情。乃獲選舉。以故工黨之勢愈橫。則禁約之立愈密。雖然。禁華工之議。持之最力者。西方一二省。而東方諸省未甚以爲意也。姑我最深者爲下等工人。而官吏紳商殊不與同情也。即以工人而論。其真正美產者。尙不肯太爲已甚。其最叫囂強暴無禮者。大率從歐洲新來入籍之意大利人。猶太人。德意志人耳。彼等驟入膏腴之新地。分茲餘潤。而其作苦及其技巧。皆不逮我華人。故凶劣生忌。因忌生凌。禍源之起。皆由彼輩。試問彼輩之專橫。於上流殷實之人。果有利乎。彼輩以聯盟挾制爲不二法門。日索增其工價。日索減其時刻。稍有不遂。立刻罷工。全國紳商病之久矣。幸有華人不隨波逐。易就範圍。故紳商之歡迎華工。非特昔日惟然。即至今未或有改也。而國中立法行政諸人。皆所謂上等紳商者。乃竟甘舍其所利。而就其所害。何也。則以工黨之勢頗大。國中兩大政黨。恒視其所加。以爲輕重。緣其所附以爲升沉。故無或有一黨焉敢大拂其意。且相率以仇視華人爲取悅彼輩之一法門。爲擁護黨勢之一捷徑。此即禁約之所由來也。夫彼所藉爲口實以禁華工者。豈不曰奪美工之業乎哉。然意大利人及其他拉丁民族之人。歲入美國者殆八、十萬。彼工黨何以不憂彼之奪。而顧日尋瘡索垢於區區歲進不滿千百之華人。則以彼等入境後旋即入籍。入籍後即有選舉權。而爲工黨傳翼故耳。知此病源。則我國所以乘間抵隙以圖補救者。殆亦非無道矣。其道云何。則利用其上等紳商使爲我助而已。或曰。彼紳商昔既受制於工黨。不措就其所害而助彼以禁我。今昔等耳。而何從易之。此又不然。夫工黨雖橫。而國中兩大政黨。固非事事仰其鼻息。聽其指揮也。時或出全力以制之。荷遇重大事件。而兩政黨各出全力以制工黨。工黨終非兩政黨之敵也。願其於他事則制之。

兩大政黨對
狀於工黨之情

禁約由來

而於華工之事獨順之者何也。我國既不與力爭，然則有華工焉。不過其一人一公司稍覺便利，禁之則稍損焉爾。而於大局無害也。故彼中政治家，不惜以此區區權利讓諸工黨，而借以買其歡心。苟中國非挾持一物，牽動其全國之休戚者，則無以轉移其輿論。於此而欲彼兩政黨中有一袒我者而必不可得。何也。甲黨一袒我，而乙黨將乘其隙，挾工黨以掩襲之也。然則所謂牽動其全國休戚之一物，雜何。以商民之愚，竊謂關稅問題可以當之矣。夫關稅問題，我國向來不甚以爲意，而各國動斷而爭之者，蓋主國藉此以保護本國之工業，而使利不外流。客國藉此以推廣工業於他國，而使利可壟斷也。今美國已由農國而進爲工商國，有旭日初升之勢，其工業能制勝地球與否，全視其能推廣於中國與否。故中美關稅問題，美國一國休戚所由繫也。夫今日之中國，殆非與美國爭稅則之時也。雖然，或可借此以爲弛禁約之地步焉。商民等之愚，竊謂莫如趁此與美國定通商新約之時，將禁約併爲一談。由我外務部先行提議，謂十年期滿，請廢斯約。彼政府必仍前十年之議，謂華工多來，有妨民業，有害治安。爲一談。由我外務部先行提議，謂十年期滿，請廢斯約。彼政府必仍前十年之議，謂華工多來，有妨民業，有害治安。固也。吾亦可反唇以稽之曰：貴國既絕我民海外謀生之路，貴國作俑，各國效尤。我民相率株困，不得不圖擴張工業於本國，以圖自存。如是則我國必當爲保護關稅之策，以蘇民困。夫條約者必兩利而後可久者也。貴國既大拂我損我以求自利，則我亦宜求一保護我利我者以相信。貴國可獨行其志以禁工，我國亦可獨行吾志以加稅。各爲內治計，不能相難也。如此則美國之輿論必大譁囂，而禁約之轉機必伏於是。此所謂圍魏救趙之謀也。夫關稅輕故美貨賤，美貨賤故多銷於中國，美貨多銷於中國，故土貨滯，土貨滯故吾民失業，失業故貧，貧故求餬口於外。然則今既禁我而我加關稅爲補救，理之至順者也。美廷不能難我者一也。藉曰華工奪美工乎，則歐洲各國貧民歲至者以數十萬，何以彼不奪而惟我爲奪。且更何以解於日本人之源源而至也。美廷不能難我者二也。論者或曰：以吾今日國勢之弱，他國不有挾以要求我，亦云幸矣。我安能復有挾以要求人。萬一以此再傷邦交，禍將不測矣。夫國威未張，則外交無一事不棘手。此中曲折，雖商民等之愚，亦能窺見一二。朝廷慎重邦交之苦心，早已爲薄海所共諒。雖然，商民等竊聞弱國之恃強國，非徒以順從而能買其歡也。時亦以強立而能起其敬。子產有言：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以鄰之弱，而時能左右吾楚，亦視其所以利用之者何如耳。夫關稅內治也，各國當以此爲抵

商戰之主眼

美人之感情

此問題關係於全國

制權利之衝樞。此近今數見不鮮之通例。亦彼中政治家所習聞也。歐洲列國。其弱小於我什伯倍者何限。未聞憐於他人之強。而於此事不敢提議也。英國之屬地。曠昔且以施諸母國矣。豈其中國而獨憚之。且今日之美國。昌言以保東亞平和自任。其斷不至因此以傷我邦交。又昭昭明甚矣。然商民等之獻此議。抑非謂欲以我政府之提議。而抵制彼政府也。實欲以我政府之提議。而使彼政府及上等紳商有所藉口。以抵制工黨人。以商民等考之。東方諸省之紳商。其本心實袒禁華工之議者。百不得一焉。即西方一二省。素以仇視華人著名。而其紳商之祖此者。亦十不得一焉。若夫上下議院之議員。即以是爲比例。至如輪船公司。鐵路公司。亦一國之最有力者也。而其祖華人。則明目張胆矣。凡此皆我 欽憲 領憲所熟知。而無異言者也。而彼尸立法行政之職者。往往作違心論何也。我國既無所要求。而彼忽袒我。則工黨集矢。無辭以自解免。而誰肯爲之。我若堅持關稅問題。則紳商有辭矣。曰是一國利害所關也。此議既發自紳商。則兩大政黨皆共之。工黨不能藉詞以獨傾一黨。是可望決勝之道也。蓋自禁工以來。彼紳商受種種損失。厭之已久。商民等聞與彼輩交接。往往相語曰。貴政府殆已默許此約之永行乎。窺其意若深爲中國惜者。又若欲援手而無從著力者。歎惋之聲。溢於言表。比比然矣。故商民等以爲我 外務部果有所挾以求。則美國人挺全力以相助者。必接踵起。無可疑也。若能一面提議。一面特派名望素著。且嫻習西語。諳練美例之人。游歷全美。到處演說。陰相聯絡。則力更倍蓰。而事立就矣。凡此所陳一得之見。未必有當。或久爲賢明所洞知。無俟喋喋。陳位卑言高。自知其罪。但獻曝之誠。不敢自外。抑亦切膚之痛。難已於言。觸犯 威嚴。敢求 憫察。抑商民等更欲有言者。自互市以來。漏卮日甚一日。近年出入口貨。不相抵者。歲且四五千萬。似此陵削。何以克堪。夫商務之尾閘。既已若此。而民間彫敝。尙未至遠甚於前者。賴有海外華僑取諸彼者。稍足以相償也。僑美人數不過十萬餘。而每年匯歸本國之工銀。尙可及千五百萬。其辦華貨入美口者。所值亦將千萬。若華工絕跡於美國。則華商亦不能自存。彼之千五百萬既喪。而此之千萬者亦隨就。是流通國中之泉幣。歲缺二千五百萬矣。溯光緒八九年間。旅美華人三十餘萬。迨禁約行後。至光緒十八九年間。銳減至二十萬。今光緒二十九年。餘十萬人耳。以此比例推之。苟禁約不廢。則十年以後。全美國無一華人足跡。有斷然矣。况美例既行。各國紛紛效尤。前年澳洲既已

每年國貨之
出入五六千
萬

檀香山非律
賓地禁例題

禁絕。近則英屬加拿大加抽入口人頭稅至美金五百元。明年西歷正月一日實行此例之後，加拿大之路漸矣。雖以墨西哥新開之地，數年前殷殷求立約招華工，近且效尤翻反。而古巴檀香山非律賓皆同美例，苛章日施，率此以往，則茫茫大地，竟無復我華人託足之區。數年以後，諸路皆絕，則我國每年損失，殆不下五六千萬。夫一國通寶而驟減於今日五六千萬，民生之彫敝，尙可問耶。況入口貨之率，年增一年，數歲以後，漏卮必又倍蓰於今日，加以借款本息，每年攤派，是歲筮一百兆以上之金錢，瀉洩於外國，國力幾何，何以堪此。民苟非窮，必不肯餉口於四方，餉口路絕，勢不得不還歸於本國。當彫敝之際，而復增百數十萬失業之民，磨聚於一隅，不餓率即盜賊耳。此又不徒爲商民等一人一家之近憂，抑亦一國之隱患也。故商民等以爲此事所關似小實大。雖朝廷稍費周折，猶當爲之，失今不圖，禁限再展十年，大局已不可問。爲此不避僭越，竭盡其愚，伏惟 王爺 中堂大人公忠體國，視民如傷，碩畫嘉謨，當更有進。商民等生長市廛，不學無術，區區芻蕘，何足以瀆 清聽。獨是上念 宗社，下撫身家，急切屏營，罔知所措。是以連合全美百餘埠僑民，公同商議，計惟有直抒所見，以呼籲於 賢父母之前，冀 垂哀憐，俯加采擇，除專稟 欽憲外，理合具稟，瀝陳 商民等幸得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王爺 中堂大人鈞鑒，謹稟。

於正稟之外更有附片一通，條陳必須駁之苛例十八條，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今並錄之。

再稟者，議約之際，若能藉 國家之威稜，當軸之碩畫，竟廢全約，聿奏膚功，此所謂如天之福也。但近今外交之難辦，商民等亦略知一二，豈敢好爲大言，不求實際，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禁約雖不克全廢，亦當有所要挾，廢其積增條例之已甚者，以爭回權利於萬一，謹再將鄙見爲我 王爺 中堂大人瀝陳之。

(一) 禁例本起自美國，迨檀香山非律賓改隸美版，相繼照辦，華僑益困，無路可行。今縱不能逕廢全約，則檀非兩島，必須力爭，以期豁免。夫檀島以糖業爲出產最大宗，自禁華工以來，糖商大窘，財政日絀。此檀人所同病也。非律賓土人難用，美國新經營此區，非有華工，不能得力。此又美國報紙所常論及也。況美國本境，白人居多，華工分彼工之利，故工黨持之最堅。若夫檀香山所爭者，則日本人之工耳。非律賓所爭者，則該土人之工耳。本於美國工黨無甚大關係，其所以仍禁我者，不過以是爲國例所在云爾。故若吾國以此等實情，指明抗辯，持之稍堅，美廷必讓

改正條約中
關於工人資
格之限制

其二

免上厚留難
之例

步無疑矣。

(一)美國禁例。本爲工人而設。然則凡非工人。皆在例外。明矣。查光緒二十年條約第三條。內載除官吏商家教習游學游歷各人員皆許入境云云。夫此五種以外之人。其非傭工者尚多多也。約僅禁工。乃並此而禁之。其悖戾於論理莫大焉。推原立約之始。美國作此含糊字面。實以爲藉口舞弊之地也。商民等以爲若能徑廢全約最善也。就令不能。亦宜與之斷定界限。凡工人之外。一切不禁。所謂工人亦須指明某項資格。如鐵路掘工洗衣工洋厨工等數項作爲工人。凡在此外者。即以非工論。庶幾界限分明。不至礙及他色人等。

(二)美廷禁例日新。不可思議。其意非徒欲將來者拒之使不來也。實欲將已來者驅之使盡去。彼見夫通商有約。凡爲商者不能拒絕也。於是乎務縮窄商字之範圍。自光緒廿四年以後。而開酒食館者。謂爲非商矣。迨至今年而開捲烟廠織帶廠縫衣廠者。皆欲謂爲非商矣。以前此等諸商。可以不取冊紙。可以取商照來往華美。今乃強辭厲禁。冤抑孰甚。夫酒食館裝修之費。動數萬元。中西紳商往來入口貨物。充斥稅關。歷歷可稽。至如華人所開捲烟廠縫衣廠。其大者。每歲向西店購買烟葉絨布等類。以爲原料。所值動以百萬計。此而猶謂爲非商。則商之名義。謂何矣。充此類也。則華人雖集千數百萬之公司來美。開大機器廠。謂之非商焉可也。此實強詞奪理之甚矣。其故皆由條約中語句不分明。未嘗云於工之外不禁。而馴至於彼五等人以外皆禁故也。故劃清界限。爲議此約第一義。酒食館爲東方大利源所在。捲烟織帶縫衣諸廠爲西方大利源所在。應請實力保護。庶安僑恨。

(三)條約中載明凡合例來美者。經地方官吏發給文憑。由該處美國領事簽名蓋戳。即可入境。乃近年以來。美國屢設苛禁。多方留難。在各稅關建設木屋。凡華人到者。無論持何種文憑。皆須拘禁屋中。遲至一月半月。方始提審。審時若供詞稍有抵牾。便撥回原籍。似此苛制。實出情理之外。夫領事者政府之代表人也。美領事既已簽名蓋印。則是已認此人爲合例。是不啻美政府之認此人爲合例矣。然則其人持照抵境時。只須辨認領事之名及印之真贋焉可耳。苟非贋矣。則其人雖不合例。亦非其人之咎。實美領事之咎。亦不啻美政府之咎也。此而留難。孰謂合情應請我國政府與美廷申定前約。再加切實。凡華民來美。其在本國出口者。經地方官發給文憑。美領事簽名。其在

宗歸國復來
者之便益

尊重現居美
境者應得之
權利

免假道之苛

別國屬地出口者。經該處華民政務司發給文憑。美國領事簽名。則到境時驗照屬實。即便放行。無得留難。稅關木屋。制同狎狻。姑辱。國體。莫此爲甚。應請力爭。務求撤去。即有疑竇。或須審問。只得取保上岸。隨時到案。

(二)條約原文。凡已居美國之華人。可以隨時來往華美。惟須由關吏給以憑據。爲復來時登岸之證。乃近年以來。亦復多方留難。當領憑之時。動須候三四十日。始回覆准否。持據復來。仍拘木屋中待訊。費時誤事。其害實深。應請申明前約。凡有在美境領憑者。務須立即給與。如光緒八年所出應紙一樣。俾隨時出口。其持此憑復來美者。不論從何處稅關登岸。皆要准入。不得阻延至二十四點鐘以外。又該華民回國。不拘久暫。但持有此據。即能隨時任意回美。

(一)歷次條約。皆聲明已居美境之人。美國一律保護。與最優待之國同例。乃近年以來。復有查冊之例。溯原此例之起。所藉以爲口實者。因光緒十九年。前欽憲楊。許其以前入境之工人。一律注冊。此後無冊者。即撥回原籍。開此厲階。至今爲梗。近一二年。因無冊之故。押令出境者。每月以百數計。致使我民騷擾驚惶。岌岌顧影。病民之政。莫此爲甚。夫當注冊之時。其例必須注者不過工人耳。則其餘非工者。自應無冊也。明甚。而美吏尋繹索垢。無論工與非工。動輒逮捕。況工人之冊。亦容有遺漏。遺漏之後。則雖合例。而亦不准居矣。甚至本年八月間。使署參贊。流車途中。亦以查冊爲名。橫遭盤詰。其辱我。國體孰甚焉。查美廷所以嚴設此例之意。殆以爲我華人時有不合例而私逸入境者。故爲此以相驅除也。夫立約以禁其來。既來之則安之。若有偷漏漏入。是不過該關吏之不慎耳。只當自咎。而烏可以波及無辜之人。平等優待之謂何矣。此例爲現在華僑人人切膚之痛。懇乞持理力爭。務求剷除。不然不及數年。全美華民。將盡繫以去矣。

(一)華民有從美國假道往別國屬地者。或往英屬加拿大。或往墨西哥。或往哥林比亞。或往西印度羣島。或往秘魯。或往智利。皆以美國爲孔道。勢不得不經過。其間或搭火車。或候火船。總須踏入美境。但其所往既非美屬。則必當准其來往。無得阻留。美員亦無權可以審問之。昭昭然也。乃近年種種盤詰干預。甚或以供詞一言之誤。強撥回籍。其損吾民身體自由之權利實甚。應請與美廷訂約。凡有此弊竇。致我民失時損財。許向美政府要求賠償損

不能藉口傳
染病相阻止

害之費。

(二)近年又往往以傳染病爲詞。雖合例亦不准登岸。其甚者如本年七月間。有學生江某。由北洋大學堂卒業。持有合例游學護照。乃竟謂有眼疾。恐致傳染。強撥回華。夫眼疾傳染。誠前古所未聞也。似此上下其手。非特條約所無。抑亦例案所未有。推此以往。則雖朝廷官憲前來。苟欲拒絕。何患無辭。蓋近來苛例。類此者更僕難數。此不過其一端耳。推原其朔。實由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北京條約。許美國有隨時限制華工之權。所以日出口日新。而我無以爲難。懇乞將前約修改。凡此等語句。務請剔除淨盡。即云禁也。亦當有一定之法律。免致朝令暮改。使我民迷惑無所適從。

定入口審問
時之法律使
與舊案同

復冊錄學之
節制

匯紙事件

以上八條。皆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縱不能逕廢全約。苟爭得此數事者。亦可稍爲補苴。以得所慰藉。苟王爺中堂大人始終堅持。以商民等度之事。未有不濟者也。若更不得已而再思其次焉。則猶有數條。萬不可以不爭者。且如入口時審問之例。必不能免也。則外國審問罪囚。猶有定例。有律師以爲之抗辯焉。有陪審員以爲之判證焉。乃現在美國關員。盤問入境華人之口供。不許一人在旁知狀。苟非最野蠻之國。其訟庭未有若此者也。應請凡遇此等案。必須許我使署領署人員。臨場聽審。許聘律師代辯。此萬不能不爭者一也。又近例華民到步。其父母妻子親朋到船探問。一概不准。據美國刑律。雖罪犯極等。猶許親友入獄問訊。華人何辜。而待之苛於死囚。曾是公理而若茲耶。此萬不能不爭者二也。又西例奔案。凡有被屈不服者。例得上控。求再審。今華人入口之案。除持美國土生護照外。其餘各種人。一經冤屈批駁。即便撥回。不准上控。不公實甚。此萬不能不駁者三也。且如查冊之例。終不能免也。則萬不得已。亦宜將現在所有工人。重新再給冊一次。以後無冊者。乃作爲違例。不然。前此失去冊紙之人。既有許多。濫肆逮捕。何太強暴也。此萬不能不爭者四也。雖然。此舉不過暫救一時。而貽患於後日者方長。苟能稍進。似斷不應行此下策。又光緒八年。美國初行禁例之時。每工人發照一張。名爲憲紙。許其持此復能返美。此種紙連發至光緒十二年。乃忽戛然而止。計前後所發。凡萬張餘。及十二年五月。有工人五百餘持此紙來。稅關不認。強撥回國。以一國政府而失信如此。豈謂合情。應請持理與辯。凡前此廢紙。務准復來。此萬不能不爭者五也。又

護照之給還

巴太連機器之廢止

遊學生之特別保護

工人之眷屬商店中之夥伴

近日美國新例。雖持合例護照以入境。其入境之時。關員即將其護照留下。不再給與。然則其人甫離岸數武。萬一有陰持之者。指爲無冊。繫之而去。彼人無憑據以自明也。此係最新之例。行之不過兩月餘耳。其所以設此例之故。立心殆不可問。此萬不能不爭者六也。又今年新例。凡入口之華人。由關員特設量身機器。將其人全身骨節之長短。乃至耳目口鼻肘指膝脛之距離。一一度之。此種機器。乃法國所創。今日歐美諸國專用之於獄中。以防囚徒逃逸者也。今吾民之來美。爲經商也。爲作工也。非罪人也。烏得以此而污蔑我。此萬不能不爭者七也。又如學生。或屬寒士。不能全備學費。往往於晨間晚間。或暑假之時。備工以自給。此其志之可嘉亦甚矣。漢之丁寬。明之王良。爲世大儒。皆從此起。日本學生在美者數百人。其且備且學者十而七八。即美國學生。類此者亦十五六。斯亦可謂天下之達例矣。而美廷於中國學生。或有持遊學護照前來。不得已借此以自給者。則從而違之。曰是工人也。其寬執甚。夫中國今日。亟思變法而苦乏才。則遊學歐美之人。愈多愈妙。無待言矣。官派既難于籌費。私家又每多寒士。得此一途。庶可補助於萬一。若復塞之。是杜絕全國之生機也。應請訂明。凡有我國學生。經在某校肄業者。雖其晨暮及暑假時。爲人傭工。不得以工人論。此萬不能不爭者八也。又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查美國現例。惟商人許携妻來住。其餘工人。一概不准。夫既在美國之工人。美已準其居住。則何能使其夫婦離羣。號稱文明之國。似不應爾。此萬不能不爭者九也。又華商店舖中。皆應有管庫買賣手等種種職員。此等人不能以工人論。今美例凡此等人。皆入禁中。然則一舖店中。僅有店東一人。遂足乎。如此禁法。實何異制華商之死命也。此萬不能不爭者十也。以上所陳。畧舉大概。自餘煩瑣苦擾之情形。雖更數僕。難悉數焉。要而論之。苟能力持全廢禁約之一大事。則前此之入端。不爭而自除。即不得已。而能爭前此之入端。則後此之十事。亦不解而自破。若他不能得。而惟於茲區區小節。相辨難焉。是孟子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即能得之。亦百步與五十步耳。雖然。今日外交艱難。商民等具有天良。亦豈敢過於求備。誠恐我賢父母於僑民困苦之狀。雖哀之。而未能盡得其情。萬一所求廢約之一大事。稍有所窒礙而不能行。更思小小補苴。以蘇民困於一二。而又不知實情。無從按條批駁。則憾莫甚焉。是以不辭冗沓。縷述下情。伏惟王爺中堂大人哀憐之。而一援手焉。僑民幸甚。大局幸甚。抑商民等更有一言。竊聞天下事。理求其上者。

僅得其中。求其中者必得其下。故今日之約。非從大處落脉。不足以收功。就令僅欲補苴一二。似仍當以徑廢全約。提議。搓磨之極。雖極不得手。猶足以爭回種種之權利。況美國上等紳商。有可以利用之道。而廢約之事。實非空懸。奢望者耶。此則王爺中堂大人自有權衡。無俟商民等再為詞費者矣。商民等焦灼下情。干瀆。清聽。伏惟鈞察。謹附片陳明。旅居美國商民再稟。

一 外務部

二 商務部

三 駐美京梁公使誠

四 上海議商約大臣

五 前任駐美公使伍侍郎廷芳

六 兩湖總督張制軍之洞

若當道者。果能一省。則此事未必不可挽救於萬一。但斯區區一紙。果足以動袞袞諸公之垂顧否耶。則非吾之所敢言矣。

覆香山新中國報之建議

此事非不可挽救

覆香山新中國報總撰述陳君儀侃。建議謂不可仰鼻息於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其論尤為痛快直捷。今節錄如下。全文登新民國報第三十八九號合本中故不全錄

(前略)今之所謂駁例者。吾知之矣。彼其意以為禁約受虧。故苛例百出。今縱未能盡除。宜去其太甚者。而存其稍輕者。感情聊勝于無。即鄙人之初意。亦若是已矣。然條約中所謂以最優之國相待。固久矣。視為隨例之文章。而別見于他款者。則又子矛盾。大相逕庭。然則此等條約。無努力以護持之。則有約與無約等耳。即幸而駁除。洵沙畧盡。而以自為刀俎之美人。而視我魚肉之中國。不旋踵而別出一途。以相難。其事愈酷。其毒亦愈甚。我華人又將何以處此。矧無理可言。今日之花旗人。有理不能言。今日之中國人。其必不能得志者乎。駁例者固極天下之有心人

也。而皆知吾國之弱。不能遽然廢約。遷就其詞。而曰駁之云爾。庸詎知惟國弱之故。則愈不能駁。且無所用其駁。遷就其詞者。蓋反而思之。然則今日聽此約之續行乎。曰烏乎可。我有國民。而我自禁其出境。如今日之日本政府所謂權自我操也。我不自禁。而人禁我。且組織慘毒之例法以禁我。主權何在。國體何在。有心人所爲痛哭而流涕也。藉曰華人不知主權。不爭國體。惟試問禁例已行以來。華僑之財產失喪者幾何。華人之生命傷害者幾何。工黨鼓其無滋他族滅此朝食之蠻氣。無端而寸地可之警告來。無端而望淺拿之惡耗至。無端而查冊。無端而毒打。紛紛擾擾。倉倉皇皇。昨日今朝。眼內心頭。亦既飽嘗之而厭聞之矣。禁約何物。此而續行。又何事不可行。

吾今正言以告我華僑同胞曰。禁例不能廢而必廢之。廢之之道將奈何。曰抵制之。夫美國強國也。中國弱國也。船不堅。砲不利。何從而抵制。曰美人之禁華人也。亦以其敢爲而已矣。太平洋之海軍未調。鋼快砲之準頭未施。以一紙空文。而百數十萬之華旅將死。而二十行省之政府被縛。外交受其害。生計蒙其災。則亦曰敢爲之而已矣。然則我行我法。則此抵制之術爲今日獨一無二之法門。

抵制之術奈何。曰辦貨者不辦美人之貨。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爲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宗旨。而備力于碼頭者。惟美貨則不起。買貨于市上者。于美貨則有禁。爲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政策。（下略）

此論誠簡易直捷之一法門也。雖然。今者吾政府之力固薄弱。而吾民間之力之散渙。亦與之相埒。然則此策遂果能實行乎。吾不能無疑。聞檀香山華人已派陳君從美遊說聯合。並派人歸國運動云。此事若成。亦國民對外思想發達之一先聲矣。

外競思想發達一先聲

游
記
終

談叢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彌勒約翰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成敗

以下已亥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欲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幾庶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將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正多矣。况卽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運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

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羣羣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成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困。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造同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抽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限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尙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緒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善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徧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斯麥。英之格蘭斯頓。俾斯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與歐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說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真維新。亦可謂之真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鼠首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圻。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濤。澗澗號鳴於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士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慈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鵰。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守一寸之功。

傳播文明三利器

犬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大抵國民識字多者。常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演說之風。創於福澤諭吉氏。秦福澤氏日本西學第一之先在其所設之慶應義塾開之。當時目爲怪物云。此後有嚶鳴社者。專以演說爲事。風氣既開。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者矣。雖至數人相集。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着力於是。

自強學會之後。三年以來。各省倡立會名者。所在皆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不知外國人所謂會者。有種種之類別。故將學會與政黨與協會與演說會混而爲一。因宗旨不定。條理錯雜。故辦之難有成效。而守舊媚嫉之徒。又視之與秘密結社同類。故一舉而芟夷之矣。實則此數者之間。自有絕異之形式。一望可分識者。中國此風。正在萌芽。亦無怪其然也。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徧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爲自由者。有題爲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繫思談。春宵綺話。梅蕾餘薰。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野氏今爲中國公使日本文等。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爲最云。嗚呼。吾安所得如施耐菴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塊礪磅礪錯綜繁雜者。而一一鎔鑄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

自由祖國之祖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蓬艾藜蒿之地。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遊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瀰漫於十三州之地。遂建義旗。脫英羈轡。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爲地球上第一大獨立國。卽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溯風陰雪中。舍舟登陸。躡足而立於太平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地球第一守舊黨

有地球第一守舊黨。曰梅特涅。與大利之宰相也。自千八百九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四十年間。掌握歐洲之大權。初爲奧外部大臣。自千八百廿一年。勝意大利之後。晉兼首相。乘當歐洲全局。外面和平無事。上恬下嬉之時。弄有小智小術。收全歐之霸權。歸其掌中。既以其簡單武斷之制度。操縱繁雜文明之奧國。猶以爲未足。又干涉日耳曼意大利之內政。欲待普魯士以屬邦之禮。其政策專以愚黔首爲宗旨。其行事專以模稜兩可爲長技。其於演說文章。務爲浮泛曖昧之旨。以掩蔽其淺薄固陋之智識。其待人民也。不許有參與政事之權。以爲民者惟當供納租稅以奉其上耳。舍此更無他權利。其意以爲欲使奧國之感。加於歐洲。惟當注意外交之事務。銳敏熟練而已。又當到處設警察間諜。以施臨機之策。故其全副精神。皆用於此。專執鎖國主義。禁他國之智識技藝器械。不使入奧境。猶牧畜者之防獸疫也。乃先禁止奧國臣民子弟留學於他邦之大學者。又禁國內中小學校之聘外國人爲教師。及十歲以上。外國子弟之入學者。又國中民間自立之學校。待之極爲嚴酷。其設立僅限期六年之久。又非經警察官之稽查。不許開學。就中如政治學。如近世歷史。尤其所最厭忌也。故當時日耳曼諸邦。哲學歷史。格致政治諸學大盛。而奧國闕然無聞。

其學校所授者惟東方之語言文字詩歌等學而已。授以柔人精神止人不平之音樂。所授之學。惟以呆板之器械而已。毫不言其所以然之理。恐人因窮理而生智慧也。其於人民也。軟弱者則壓制之。憤激者則籠絡之。或引致諸貴顯。以消其不平之氣。會屢次見民情洶湧。出奸智以了事。乃造假憲法。名爲許民權。實則壓抑民權。加以當時俄普奧三帝。設立神聖同盟。欲以專制民賊之政。大施於各國。梅特涅利用之。獻媚各君主。以行其鬼域之計。日耳曼南部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意大利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蓋不獨爲奧國之罪人而已。當十九世紀上半紀。使歐洲各國黑暗於上。而疏豫於下者。皆梅特涅一人之爲之也。至千八百四十八年。歐洲中原。各國革命之運。已臻其極。奧國勢不能以孤木立於洪濤巨漲之中。於是三月十三日。人民數萬。羣集於議事堂前。請改革制度。衆怒如火。激昂義憤之聲。徧於國中。卒乃不可壓抑。以人民之公議。而流梅特涅於英國。於是與人始得復見天日。而全歐洲之大魔王。乃摧滅矣。

飲冰子曰。梅特涅之禁絕外國學問也。非禁形式上之學問。而禁精神上之學問也。精神上之學問者何。民權自由是也。人民一知民權自由之理。則其操縱駕馭苟且粉飾之術。將無所用。故不得不以死力挫其鋒也。當時歐洲之民智。既已大開。自治獨立之聲。徧於全歐。而梅特涅出其陰謀詭計。猶能彌縫而掩壓之者。殆四十年。可不謂才士也。夫雖然。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世界自然之進步。積其資格。以及於今日。既已磅礴鬱積。特滿而必發。譬之經嚴冬。沍寒以後。春風一度。勾出萌芽。萬綠齊茁。夫寧可壓制耶。夫甯可壓制耶。譬之奔流。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吾甚悲夫。以梅特涅之才。執歐洲中原四十年之牛耳。費盡心計。擔盡驚恐。徒博得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指笑而唾罵之。噫嘻。是亦不可以已乎。抑世有才不及梅特涅。而欲學其愚民武斷模稜兩可之術。以固寵沾名於一時者。吾益不知其所終極矣。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南皮張公之謂乎。彼張公者。豈曾知中國爲何狀。豈曾知西國爲何物。豈曾知西人爲何學。而貿貿然號於衆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貿貿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無一人知西法者。吾猶有望焉。何也。彼其一旦知之。而進步之驟。將不可限量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已。

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徧於海內。其聲價視孟的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彌勒約翰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嚙嚙嚙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次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天下事凡造因者必有結果。今張公復造此一層惡因。其謬見浸染於蚩蚩者之腦中。他日抵制其結果。固不得不費許多力也。偉哉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之二君者。廓清而辭闢之。如鑄禹鼎。圖罔兩之形狀。如然溫厚。照百怪之穢結。勸學篇書後一卷。排中國文明之阻力。其功不在禹下。張公見之。如以爲莠言亂政乎。吾願其集幕府中理學經學氣節文章之士。更爲書勸學篇書後一書。則於距邪說扶正學之功。不益多乎。雖然。吾有知張公之能怒而不能言也。

文野三界之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羣。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人爲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於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摸擬之細工。雖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於規則之內。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鑄之。其風氣隨時變易。而不惑溺於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開智慧。而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

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尚虛談。而以創闢新法爲尚。工商之業。日求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爲定對。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興矣。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爲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溼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民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民鼻祖即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爲實生

英雄與時勢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即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勞薄蘊蓄。既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於人羣之利益而還附之耳。故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西人以耶穌紀年。而生於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即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於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

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非薄乎。
意大利常羅馬人亡教皇猖披與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爾。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
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斯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
爲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雷烈風。羣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焉。驚濤駭浪。鱈魚失所錯愕。而
鯨鯢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
斷。斯結果不斷。

近因遠因之說

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所以然之故」。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
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
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

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試舉一例而明之。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
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熨貼脾際。如此療法。必不可愈。何也。蓋墮馬者
不過其近因耳。實則由多年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動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
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使脊髓復原。則瘳之易易矣。夫醫國亦何莫不然。今之口言經濟者。輒曰中國之患。貧也弱
也。官吏不忠也。亂民徧地也。外國凌逼也。其救之之法。則曰練兵也。辦團也。籌餉也。勸商也。其尤高識者。則曰變舊法
也。與民權也。彼其持論。誰謂不然。以吾觀之。雖其所見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要之皆治近因之方法。而非治遠因之方
法。不治遠因而欲治近因。則必不可得治。

且猶有一說。近因者常繁多混雜。而使人難覓其頭緒。遠因則不然。一旦尋得之。則顛撲不破。可依之而定辦事之方
向。蓋近因者每一事必有一因。遠因者常合數因以爲一因。故遞而推之。愈推愈遠。則其原因之數愈減少。而據原因

以定方法。乃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更舉一例以明之。譬諸水之沸騰。由薪火而起。人之呼吸。由空氣而生。此近因也。更進一層以求之。則薪之所以燃者。由薪中所含炭氣。與空中之養氣相和合。而生熱也。人之所以呼吸者。由引空中之養氣入肺。與血中留存之炭氣相和合。而吐納也。然則薪火也。空氣也。皆近因也。而其遠因則同出於養氣。水之沸與人之呼吸。其外形絕異。而其原因之相同乃如此。苟知其故。則欲止沸歟。息喘歟。或欲揚沸歟。順氣歟。皆可以同理之法而治之。所謂通其一。萬事畢。其為道雖似迂遠。其為法實甚簡易。然則求遠因者。論事之秘訣。治事之捷法也。夫所謂治遠因者何。曰造時勢而已。

草茅危言

彙讀亞東時報有題草茅危言者。日本深山虎太郎君所撰。為篇凡三。曰民權。曰共治。曰君權。皆源本泰西碩儒政體之論。切中中國時病者。因錄其全文於下。

民權篇

民受生於天。天賦之以能力。使之博碩豐大。以遂厥生。於是民有民權焉。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兄不能奪之弟。夫不能奪之婦。是猶水之於魚。養氣之於鳥獸。土壤之於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權而不失。是為全天。其在國家。重斯權而不侵。是為順天。勿能保。於天則為棄。疾視而侵之。於天則為背。全顧者受其福。而背棄者集其殃。何者民與權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憲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維持之。使無失墜。非有憲法律令。而復有民權也。故國人皆曰政府可設。而後政府設。國人皆曰政府可廢。而後政府廢。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行。而憲法律令行。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革。而後憲法律令革。國家大事措施得失。闔四境之民平議而行其權。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盡一。且各有生產業。不能親政。為古今通患。於是立賢者。以為之王。以為之輔。假之以柄。以整齊天下。故君相之權。固假之萬民。非自有其權也。柳宗元曰。吏於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謔曰。官吏者天下之公僕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僕鞭箠其主人。則不倫孰大於是。余竊觀中國古聖賢創業垂訓。其合於泰

西民權之宗旨。蓋公理無東西。而大道無古今。凡有血氣。其積思所至均也。堯舜官天下。求賢禪讓。何與美利堅合衆國公舉總統之制類也。湯武膺天應人。以放伐獨夫。代膺大位。何與歐洲列國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類也。孔子對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軻以君爲輕。民爲重。發明民權。豈有彰明較著於此者哉。堯者孔孟之時。距三代不遠。堯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聖一賢。得志於當時。其所成就。蓋有難測者矣。惜乎後世昧於聖哲本旨。不能擴充闡明。以成太平。至於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漢以降。淪胥至今。風氣之不開。紀綱之不肅。國本之不固。宮闈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氣之不振。是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無順天之君。下有棄天之人。而無敬天之民。今欲舉秦漢以來積敝。推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

共治篇

古今東西。一治一亂。盛衰之變。不能百年。今歐美諸邦日躋富強隆治之域。國運蒸蒸日上。不知其艾期。是其故何也。不治民而與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專制爲治。獨裁爲政之謂也。有賢明之君在上。則富國兵強。有暗愚之君在上。則國貧兵弱。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盛衰興亡之幾。繫在一人。自古賢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東洋諸國常不振也。曷言乎與民共治也。公議爲治。集思爲政。舉國中之良選而委以政焉。故雖有幽厲不能行其暴。雖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興亡。與一國人心相表裏。此所以泰西諸國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強而惡弱。愛治而忌亂焉。而東洋諸國之遂不免夫亂與貧者。獨有尙古薄今之弊。根柢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國儒者開口輒言許身稷契。致君堯舜。嗚呼。周漢以來。論治道者。時不以堯舜禹湯爲指歸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澆。風氣日薄故也。彼唯貌似聖人而忽聖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爲旗幟。而三代之治愈遠也。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睿智。爲天下真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歷朝相襲。如瓊之無端。天下搢紳章甫之士。獨不能鑒於前轍。沈溺二典。歌頌三代。以待聖人之出。其愚豈止待河清之比哉。若有人於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弊。變專制獨裁之治。作衆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

君權篇

或難余說曰。民權說頗善。然似不與君權相容。爲之何如。曰。君依民爲重。民依君爲重。上下一德。君臣一體。無相侵之理。是爲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諸國重民權者莫英國若焉。國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間。無纖芥之嫌。去年政府舉女王卽位五十年慶節。舉國歡騰。皆祈王之萬年。以至神明。忠愛之忱。淪浹於民心。未聞民權之侵害王權也。世界諸國崇君權者莫突厥若焉。筭欽頭會。以貧民利。箝口結舌。以禁謗言。國民視王如仇讐。寇亂數起。上下解體。彼以君權爲維持尊嚴之具。而不知啓民心渙散之漸。今以英國比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爲何如乎。自古一國之主。親裁萬機。權不旁落。名實兩爲天子者。唯創業垂統之君爲然。至乎中材以下。則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權之名而無君權之實。況於庸劣之主乎。故權不歸宰輔則歸外戚。不歸外戚則歸宦寺。不歸宦寺則歸藩鎮。君唯垂拱擁虛器耳。令宰輔爲伊周。外戚爲霍光竇武。宦寺爲張承業張永。藩鎮爲郭子儀田弘正。猶有專權之嫌。若令宰輔爲莽操卓懿。外戚爲賈充武三思。宦寺爲仇士良魏忠賢。藩鎮爲李師道朱全忠。其爲禍將不勝言矣。故其末造有繞柱而走者。有飲鴆投繯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天家爲禱者。以萬乘之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夫獨裁專制之君。以天下爲家。宜愛其國。既愛其國。宜舉其國之賢者委以政事。今顧偏信左右。聽於佞倖。以至喪其宗祀者何也。則明有所不見而聰有所不聞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皆以盧杞爲姦。而朕遂不知杞之爲姦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猶有此言。難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聽於左右者聽於國中。以所選於寡者選於衆。以所分於宰輔外戚宦寺藩鎮者分於億兆。與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從衆君德也。雖專制獨裁之主。其初非得衆心。則無以取大位。況於發憤自強與歐美爭雄者乎。何以削君權爲介介哉。

養心語錄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膽之助。

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灑然自得者。

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理想與氣力

善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敢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冰子曰。理想與氣力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人。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念及此可爲寒心。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原書十三編。有序者凡七。今將其各編之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總論曰。

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其有自主之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

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致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之。軍國大事。非民人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常向何方而發。常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國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尙記童子時。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乎島微。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個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及前年遊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含貽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最重。諸侯議會亞之。其被選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有克己慎獨之工夫者。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儂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尚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調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遑殫述。姑舉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二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權勢。擅威刑之事。母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民之多。豈不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尚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概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僑傑之傳記。觀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

之大業。益有以知彼土文教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於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繯繩。多加撻責。而其馬扞格抵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於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天良者。蓋亦多哉。

第一編序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勵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於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天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品行之本。蓋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合巽。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統敵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世界。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慘極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追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獨未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論用心之勤勉及作業之耐久

真正學士。不恥爲賤業。恥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於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籠讀書。手日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筭庫細務。無不盡心。屢

平反重獄。蘇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子瞻盡心其綸。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滋見焉。今之讀書者。或恥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繒。或折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繁。思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要讀書二三枚。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議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明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第五編序論機會及勉修藝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於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尙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於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鱉鱉。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盈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惟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尙然。況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其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於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然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思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於天氣沍寒。輻斡堅實。一由於土地磽确。非勤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於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

也信也。不觀韃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不辭。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難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爽。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宜尼不云乎。根也。慈焉得剛。

第九篇序論務職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生理。大概盡於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生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繹綯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瑣格刺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識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生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轉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行。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此爲天下之生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察。潛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於多。譬如食大餐。郇侯侯饋。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

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以此自是大不可也。或以是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

第十一編序論自修之事及其難易

余讀此編。始知西國所以興也。西國之民。事神敬天。利用厚生之類。其事不可一二數。而皆專心一意。死生不移。國安得不興。或曰。國之興衰。與氣數相表裏。非人力所能也。曰不然。聖人於秦之家。釋之曰。君子道長。秦之爲卦。陰陽相半。君子之道。獨何以能長也。蓋當秦之時。氣數與陰陽不相下。然君子於我職分。自強不息。日進一日。則氣數不復足道。故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執謂國家之興。非人力所能哉。雖然。自非專心一意。死生不移者。安能得盡我職分。良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敦良。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訥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斷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而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卽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有器量膽略。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子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鬥。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靈猛如虎豹之拿破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膽。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於海上。率勦滅法國及其

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非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禁。而抑知其犯險冒險。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順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荷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卽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二語。學之通語。賡時。官譯爲物競天擇。生在日本。譯放。生。在競爭。優勝劣敗。今合兩者。並用之。卽欲定以爲名詞焉。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於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累可也。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

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自棄之罪。不可追矣。會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覩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權。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謁天躋地於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於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齒。怒髮胡爲者。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糝。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於東京之築地。一時目築地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於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筭。譬之進藥於病疢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闊斧。則輪僅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願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闕進步之一大根原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原。闔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恨。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年之間施之於日本而效。今先生於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競飈。大鼓發聲。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自信力

任天下者當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卽斷然行之。嗚呼。瞻前顧後。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機尙早止之。不聽。遂建議於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藤二人相顧杳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携之以示於朝。議遂決。

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遜名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介紹而來謁伊藤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效力。二人未知阿里爲何如人。以爲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即前稿所論者之族也。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今其人肯貸金與我。真天賜也。乃遽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爲必訥耳遜里以己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爲借金之事必秘密無人知。今忽揭於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爲賣國也。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見公債票早散布已盡。而其所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買賣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

回已散出之債票。其事一旦傳故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飲冰子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格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賈。於此等事。一一知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於伊隈之手。而不成於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鹵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一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為敗而孰為成矣乎。吾記二公執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鹵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善變之豪傑

吉田於陰。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即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幕府者大將軍也。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為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再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意大利之偉人。近人所譯。意大利之偉人。近人所譯。初時入祕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爾尼亞王為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大利。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為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得不投身激濤以鬪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為善。而乘時藉勢。可以行其所志。為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髣髴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

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稱帝。加布兒挾撒兒尼亞叢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地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兒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興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也。其與法國拿破崙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孫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以外交之敏捷不能爲功也。其使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舞鼓之。卽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齋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輝意大利之國威於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爾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略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略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既廢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弱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遂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於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論強權

一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卽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且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強者對於弱者。其

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寧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至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明野世界。又有得為所謂強者。體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強者。即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強者對於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於被治者之權力。貴族對於平民。男子對於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強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甘心自滅殺其強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漸進。不復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強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為溫良之權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強權。因弱者已漸為強故有強權以壓制前此之強者。使不得不稍弱。殆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為強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強權二字。輒以為專屬於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強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為強權也。

二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於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蠹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於被治者。其駕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權力勢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統治者於是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

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待不出於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卽自由權也。蓋康德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拿破爾氏之說。亦大略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曰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界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三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狼與兔。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

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昧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為第一界。亦謂之懷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亦然。是為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為溫和之強權。是為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為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

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為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為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性對於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文野。百不失一。如專制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為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於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權之人。增於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資本革命。日本所謂經濟革命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為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於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權以為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豪傑之公腦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

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鬪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分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斲喪。不知幾許。而世界之幸福所滅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鬪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夫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鬪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劫。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捐心而長歎也。

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廁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既服公理矣。達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卽爲聯合諸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鑕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成立於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卽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蒙的斯鳩之學說

蒙的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少壯探討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州議會議員。同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究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遊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不變。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僅閱

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可以想見其聲價矣。當法皇路易第十四之際。君權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叢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為憲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浸浸流入。於是國民新思想漸起。以反動力排斥政治之專制。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蒙氏之書。乘時而出。所以哄動一世也。蒙氏學說。以良知為本旨。以為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為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律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其為術也。凡風俗政體人心家制及人羣中一切制度。與法律有關涉者。皆研究之。蒙氏又分各國之政體為三大類。曰專制政體。曰立君政體。曰共和政體。而於共和政體中。復分兩種。一曰貴族政體。二曰平民政體。後世談政體者。多祖述其說。蒙氏又謂國有三權。一曰立法。議院是也。二曰行法。政府各部是也。三曰司法。裁判院是也。至今各國制度。多採之。謂之三權鼎立之制。蒙氏又論奴隸之制。亟當廢禁。又論法室裁審。不得施刑拷訊。及陪審員之必當設置。今歐洲文明之國。皆一一行其言。故蒙氏者。實可稱地球政界轉變一樞紐云。以千七百五十五年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歲。

學說錄要

蒙的斯鳩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

又曰義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之理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為主。不寧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畜。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及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

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故余著萬法精理一書。即就各邦而考察此數者以論明之。所謂法律之精神也。

弗以埃曰。蒙氏之意。謂法律之精神。在於所以立法之種種原因。是猶局於物理學即格致學之旨義也。物理學者。僅於此事物與彼事物相交。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非以吾心爲之主。蒙氏之學。限於是。未爲能透徹於法律之真精神也。真精神者何。卽盧梭所謂人人意想之自由是也。又曰。蒙氏之於法律。特就現今所行者。而講究其原因。謂之爲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謂之爲法律之理學也。

任案欲求所以立法之原因。其勢不能不議論其是非。判斷其得失。蒙氏於所著萬法精理中。其所議論判斷。往往爲後來改制之模範。功固不在盧梭下也。

蒙的斯鳩曰。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匍伏於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是謂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置尊立君。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蒞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其君主惟務以武力威嚇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木。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繫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勒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採果無異矣。

蒙的斯鳩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彼以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夫民者固自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旨。又常不相容者也。故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抵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

也。苟安者。則一時無戰亂而已。

又曰。凡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

任案人之恒言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歷徵諸二千年之史傳。其陳迹誠如是也。不知其所謂治者。非真治也。特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故未有經百年治安者。此專制政體之所必至也。夫使果爲真治矣。既治之後。則斷無復亂之理。春秋

三世之義。由據亂而進於昇平。太平是也。既治而復亂。則固不得謂爲已治焉耳。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以納其民於墮然不動之域。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之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抵抗爲異圖。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

又曰。凡專制之國。馴擾其民。使若禽獸然。習一二技藝。得隨意而鞭撻之。民既頑冥如禽獸矣。故其中有一極孽惡而善於威嚇之術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寧惟是。乃至雖不以人爲君。亦能統御之。昔瑞典王爾第十二。嘗有所命於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若卿等抗朕命。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院遂唯唯從命。由此觀之。一隻之履。可以御臣民。吾故曰。不必以人爲君也。

蒙的斯鳩論立君政體。與專制政體之異。其略謂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律。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爲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沿國家舊制。國王之下。有若干之閣。閣權貴。皆有自其先世相傳之規條。君主或自恣。則此輩輒援例規以規諫之。藉以裁制君權。如斯而已。

任案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於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間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窩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昔有黠鼠說狸奴。使繫鈴於其頸。爾後狸奴來覘鼠。輒聞鈴先避。以免於難。蒙氏所謂立君政治。則繫鈴於狸奴之頸也。云云。其喻可謂切當。蓋雖繫鈴之猶。未嘗無捕鼠之志。立君之君。亦未嘗無虐民之心也。

蒙的斯鳩曰。立君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使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卽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立君政體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或致身效死。以徵身後之榮。究其實則全屬一種矯僞之氣而已。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其不速歸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合而爲一。如是則必有希合民心。勉強行道之事。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羣臣之中。無高爵碩望。可以鈐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視如鬼神。一無顧忌。

任案中國二千年來所謂賢君令辟者。其得致小康。皆賴此也。然如本朝之高宗。亦所謂好名之極。正自視如鬼神者也。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於人間者。隨時哀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箴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無不能緣。由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漿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漿自漿。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以遽相溱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謂中陰溱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懼者。非其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誠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尙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

陰。此成大閱鏡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夫萬善之首必曰信。萬惡之首必曰不信。於耳目所不及。接而生疑想者。是爲不信。於過去未來而生久遠想者。是爲不信。於大小長短多寡而生容積想者。是爲不信。於一念頃而自放逸者。是爲不信。於常清進而生退轉想者。是爲不信。於少有所得而生自足想者。是爲不信。於一乘中而生二想者。是爲不信。廣說雖累大萬不能盡也。譬如盲人而與說日。彼終不信。以不信故。雖佛威神力。終無能使彼知日。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陸羯南語任公曰。君等今熱心於教育之事。其目的所在。有不可不熟審者。勿徒謂文明之可貴而已。卽如我日本之大學。謂摹倣文明。成效卓著。但自其表面觀之。則然爾。至於裏面。其腐敗有不可勝言者。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爲教者。則以服從政府爲之精神也。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

任公瞿然曰。有是哉。此吾疇昔所以深慨痛恨於我中國。而不意日本之猶未能免是也。以日本教育之進步。比諸吾中國。其相去何啻千萬。而日本愛國之士。猶以比諸秦政之坑焚。然則如吾中國者。又將何擬也。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所以使人柔順屈從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物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任公曰。此二氏之言。然耶。否耶。我國民試一自省之。嗚呼。天下者。豈必八股。豈必楷法。豈必考據。豈必詞章。苟無精神。雖日手函書。口西法。其腐敗天下。自速滅亡。或更有甚焉耳。

中國自數年以來。學校之議蜂起。或官立。或私立。各省所在多有。雖然。吾不知其所以設校之意。將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將欲養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乎。抑將爲此僥倖於纒。謀他日衣食富貴之路乎。彼設校者。豈不曰吾將智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也。雖然。吾見彼入學者。日益以愚。而叩其來學之心。有不爲他日一身之衣食富貴而來者。殆萬中

不得其一也。以此言之。學堂其有愈於書院乎。西學其有愈於八股乎。吾烏從而言之。

凡一統專制之國。值承平無事之時。但求輯和其民。使無反側。而政府之能事畢矣。若是者以服從爲教可也。若夫處於萬馬奔佚。萬流激湍。閭閻力之世界。立於千鈞一髮。孤注一擲。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澹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則奄奄殘喘。豈復有救。夫所以潛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發生之原力也。嗚呼。日本之國家教育。尙未克語於此。吾於中國更何責焉。

雖然。以日本之教育。於泰西文明之事物。幾於具體而微。而有識之士。其憂之也。猶且如是。況吾中國者。固無精神。並無形質。而學世所謂志士者。以此不完不具。無可比擬之事。以相夸耀。若以此爲盡我維新之天職者。然彼靡靡肉食者。自甘爲奴隸。又欲奴隸我民。固不足責矣。顧我國民其終不悟耶。其終不悟耶。

祈戰死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砲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爲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則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爲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讚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

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曰尙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杜甫兵車行。車轉騎。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以視此標上所請祈戰死者。何相反之甚耶。

中國魂安在乎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爲此懼。

或曰尙武之風。山激厲而成也。朝廷以此爲榮途。民間以此爲習慣。於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義也。然猶有未盡者。尙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人人皆有性命財產。國家之設兵以保人人之性命財產。故民之爲兵者。不啻各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以此爲戰。戰猶不勇者。未之聞也。不觀兩鄉之械鬪者乎。其子弟相率銜鋒陷陣。其老弱相率饋飲食。雖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爲其剝膚之利害與切己之榮辱也。故吾觀於械鬪。而知吾中國所謂武士道之種子。在於是矣。

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爲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於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榮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爾來當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講之練之。獎榮之。洞之。徒則其人。吾見其每年糜數千萬之餉。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視以盜賊相待以草芥。欲振之。孰從而振之。夫是之謂無魂之兵。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爲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爲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爲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

答客難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尙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興亡者。天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於胸中之第一大問題。卽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卽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卽不啻言世界主義。然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審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也。吾所言者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與國之兵之不可以已云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惡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謝客。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愛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愛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愛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愛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進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覺。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爲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

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保全支那

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

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

或問曰。孟子者。中國民權之鼻祖也。敢問孟子所言民政。與今日泰西學者所言民政。同乎。異乎。曰。異哉。異哉。孟子所言民政者。謂保民也。牧民也。故曰若保赤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保民者。以民爲嬰也。牧民者。以民爲畜也。故謂之保亦政體。又謂之牧羊政體。以保牧民者。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爲侵民自由權則一也。民也者。貴獨立者也。重權利者也。非可以干預者也。惟國亦然。曰保全支那者。何以異是。

惟心 以下庚子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絳籬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牀。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雨知已。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轡。則有餘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爲歡。一爲愁。其境絕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爲清淨。一爲愛戀。其境絕異。『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醞酒臨江。橫槊賦詩。』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

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餞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卽綠卽黃卽苦卽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風颺剎幡。相與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卽吾所受之境之真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賢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窗而鏡鑷。如貓捕樹影而跳躑。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慧觀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詳即入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鎔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陵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噓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蠶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亘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豈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蠶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蠶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襜襖攜錫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摹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饜五鼎鳴八騶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蠶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踏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礫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無名之英雄

日本德富蘇峯所著靜思餘錄中有文一篇。題曰無名之英雄者。余甚愛之。今摘譯一二以實我自山書。其文曰。余今尙記憶。余兒時常伴親屬出鄉赴熊本。於其途間。忽見巍城聳空。有睥睨天地之概。余驚喜欲狂。當時余惟知其高大耳。問其何以高大之由。不能知也。

余今尙記憶。余昔在學校。愛英雄。仰英雄。夢英雄。心醉英雄。當時余惟信英雄之爲英雄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爲英雄。不能知也。

嗟乎。余乃今始有所悟。彼一片之石雖大。不足以築高城。一個之人物雖偉。不足以爲英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礮石爲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爲之也。爾勿以英雄之事業爲一人一個之事業。又豈直事業而已。卽彼英雄之自身。亦非一人一個所得而成也。城樓之聳於雲霄。樓下無數之礮石而聳。彼高城者。代表此無名之礮石云爾。英雄之秀出世界。賴無數絕不知名之英雄而秀。彼英雄者。代表此無名之英雄云爾。

華盛頓英雄也。使彼爲宇宙一閑人。果能成就十三州之獨立乎。格林空英雄也。使彼不在於清教徒之社會。果能奏英國革命之績乎。路得英雄也。使彼不立於十六世紀歐洲之中心。則宗教之改革。果成於彼之手乎。是決不可。是故華盛頓之下。有無名之華盛頓。量數焉。格林空之下。有無名之格林空。無量數焉。路得之下。有無名之路得。無量數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剛石。觀來雖僅一塊。分拆之則實由多數之同質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體而成者也。人孰不曰造天下者英雄也。雖然。造英雄者誰乎。若以彼英雄爲世界之恩人。然則英雄之恩人誰乎。曰。是非賴此無名之英雄不可。

有一英雄。必有一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有一無名之英雄。又必有他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譬之一水車之大輪。必與他之小輪合力而動。而動此大小車輪之水勢。又自何處來乎。今日洶洶轉磨千萬匹馬力之水。卽昨日深山幽谷中。游觴咽石游魚清淺之水也。由此觀之。世界之運動。真不可思議。其運動者在於此處。而運動此運動者。卻在於彼處。然則世界之大動機。果在何處乎。吾知其在於世界。而不知其在於世界之何處。彼之聳立於世界上而建大旌播大鼓。捉大風弄大潮者。皆所謂有名之英雄也。若無名之英雄。何有焉。彼無名者。非惟人不知我。卽我亦不自知。夫自之謂真無名。

不觀爾懷中之時辰表乎。自外面觀之。不過長短二針。轉去轉來。其簡單也如彼。自裏面窺之。則有如毛髮之螺線。如比櫛之小輪。其繁雜也如此。世界運動之機關。亦若是焉耳。

立於表面者。不過二三之英雄。雖然。世界之事業。即英雄之事業也。英雄者。不過其長短二針而已。若論事業。為英雄獨力所能至。是無異謂時表為長短針獨力所能行。不亦僥乎。夫彼之造英雄運動英雄者。即隱於世界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恒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彼等固非欲驅使英雄。雖然。世之英雄。未有不甘心下氣俯首而願受其驅使者。莫或為之。若或致之。所謂無冠之皇帝。非此輩而誰。

嗟乎。彼等者。國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福之源也。世界之大恩人也。世若有愛英雄之人。請先愛此無名之英雄。若有欲頂禮於英雄脚下之人。請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脚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豈不聞一株之樹雖大。不足以成森林。一片之石雖崇。不足以為山岳。無名之英雄。真英雄哉。

飲冰子曰。德富氏此論。所謂時勢造英雄之說也。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義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借假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繁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繁乎兵卒。雖以拿破崙。惠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為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掎鉅之。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即勿望諸他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為英雄。我雖不能為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為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為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出焉矣。

雖然。時勢固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助將帥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訓練此兵卒。使能為我助者。又在將帥也。世有欲為英雄者乎。盍先用力以造出此無名之英雄哉。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汗流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諗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勵。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稿自隱姓名。秋水蕭蕭。徒使我想望不盡。悵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致而辱謁之。請惠一短簡。自述蹤跡。許其納交。是又某之所願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有餒心矣。今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卽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污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以盡而不盡。與盡而卽盡。直至與恒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蛻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大地之中。遂永不知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之心。終日徼倖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平心而論。留此數十年枉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雖斯粥斯。直待老病死疾。以至泯然漸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顧與朝菌蜉蝣爲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尙不洞明。一遇疾風板蕩。而卽局促如螻蛄。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卽有百鍊之鋼。竟化爲繞指之柔。荊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真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違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伴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繩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

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况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血而成。有志者。願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日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聶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鉞。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叢疊鬪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卽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卽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既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不爲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倏心矣。今一摧敗。而卽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寧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慙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愧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鬪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化。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屬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卮深井。長隨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龔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畀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

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糶一斗之粟。尙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尙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所值曾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若乎。嘻。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慶忌焚七族。要離沈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目覽八荒。誰爲眞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

乃復自阿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何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浪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覲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吾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噫。

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斃。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龐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不謂之爲國者。何也。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主國數四。以供覬覦者之考鑒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達窩拉拉國。在撒爾尼亞^{即意大利}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島國也。居民合計不及六十人。每

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效國事。選舉之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立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東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箇之民主國。爾來著著改進黨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民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俄斯德國。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巔。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幅員論。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箇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加那撒布國。在美國北方。卡羅利拿之西部。國內分爲二洲。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英里。土地最爲肥沃。大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二人爲國務卿。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豫算表。此國與意大利訂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口而往意國之貨物則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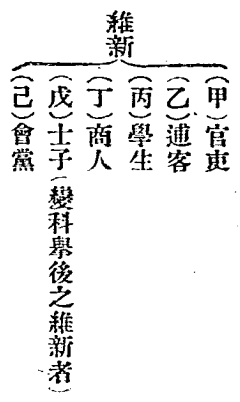
維新圖說以下辛丑

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爾漫磅礴於國中。無論爲帝爲后爲吏爲士爲紳爲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苟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斷斷然鼓舌以自辨其非。嗚呼。以視去年今日。何其異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祿。毓賢。啓秀。徐承燾。趙舒翹。英年。德公使。日本書記生。與夫千數之自立會員。千數之義和團黨。千數之外國教士。中國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攪雜。成一種不貴之價值。而購得之者也。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嗚呼。噫嘻。吾欲爲中國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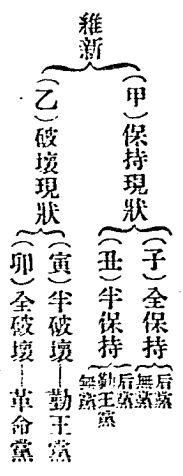
雖然。吾昔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少也。而驚。吾今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多也。而益驚。試略舉維新者之種類。有欲奉西后

以維新者。有欲奉 今上以維新者。有欲傾滿洲以維新者。有欲緩緩以維新者。有欲急急以維新者。有欲用溫和手段以維新者。有欲用激烈手段以維新者。有欲行全國集權之維新者。有欲行分立自治之維新者。有排外以行維新者。有媚外以行維新者。有為保朝廷之基業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為保國民之權利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為保一己之權勢聲名富貴而不得不維新者。其種類千差萬別。而又非一人歸一種類。大抵參伍錯綜。攪雜發亂。而各具一奇異之色相。試列圖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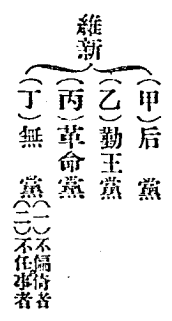
第一 維新種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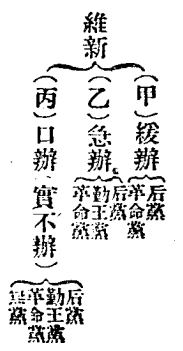
第三 維新目的圖



第二 維新黨派圖



第四 維新辦法圖



第五 維新主義圖

維新
 (甲) 君主專制政體 (后) 君主憲 (保持現狀)
 (乙) 君主立憲政體 (勤) 君主憲
 (丙) 民主立憲政體 (勤) 君主憲
 (丁) 分立自治 (丁) 聯邦立憲政體
 革命黨 (破壞現狀)

第七 維新變相圖

維新
 (甲) 進化之變相
 (乙) 趨勢之變相
 (一) 由守舊而維新
 (二) 由革命而維新
 (三) 由革命而勤王
 (四) 由勤王而革命
 (五) 由勤王而革命
 (六) 由勤王而革命
 (七) 由勤王而革命
 (八) 由勤王而革命
 (九) 由勤王而革命
 (十) 由勤王而革命
 (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二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三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四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五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六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七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八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一)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二)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三)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四)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五)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六)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七)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八) 由勤王而革命
 (九十九) 由勤王而革命
 (一百) 由勤王而革命

第六 維新動力圖

維新
 (甲) 自動力 (子) 積學識而維新者 (一) 憤外國之侵陵
 (丑) 感境遇而維新者 (二) 憤政府之腐敗
 (乙) 他動力 (寅) 殺運動而維新者
 (卯) 趁風潮而維新者

第八 維新心術圖

維新
 (甲) 為公一為國民
 (乙) 為私 (一) 為一姓 (甲) 為權勢
 (二) 為一己 (乙) 為聲名
 (丙) 為衣食

以上八圖。略舉大概。雖不足以盡其形相。雖然亦既已繁。積殺維。千聲萬色矣。吾以為其種別如何。不必問。其黨派如何。不必問。其目的如何。不必問。其辦法如何。不必問。其主義如何。不必問。其動力如何。不必問。乃至其變相如何。亦不必問。所最當辨者。惟心術而已。使其心而為國民也。公也。無論何種別。何黨派。何目的。何辦法。何主義。何動力。何變相。而必終歸於一致。使其心而為一姓也。自以為公而實私也。其志愈誠。其行愈勇。而其病天下也愈甚。使其心而為一己也。私也。且假公以濟其私也。吾甯願舉四百兆人皆為「守舊鬼」。而必不願我國有此等人也。嗚呼噫嘻。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礪於國中。吾欲以第八圖鑑天下之言維新者。且欲吾儕言維新者之一自鑑也。嗚呼噫嘻。吾其賀耶。吾其弔耶。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十八世紀之末。法國大革命起。血腥模糊。哭聲旬餘。戳破歐洲之中心點。加以拿破崙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欲。而自由之空氣。遂徧播盪於歐洲。動力與反動力。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進。而卒有今日。讀近百年來之西史。何其壯也。何其快也。十九世紀之末。中國義和團起。血腥模糊。哭聲旬餘。戳破亞洲之中心點。亦既

已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俄。而拿破侖果安在耶。而亞洲大陸自由之空氣。何以沈沈噤噤而至今無端倪耶。吾欲我國民一思其故。

漢之季也。八俊八顧八厨八及。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漢之亡。而崎嶇山谷。存漢臘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諸葛亮。明之季也。東林復社。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明之亡。而飄蓬海島。存明朝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鄭成功。即法國大革命之始。民黨名士。星羅棋布。風馳電掣。只能破壞法國。不能成就法國。而成就之者。乃一當時無名之拿破崙。意者中國之拿破崙。今猶未出世耶。吾願愛國之士。其勿以中國再造之業。望諸今日有名之維新黨。彼真英雄。固不可以名求也。抑所謂今日有名之維新黨者。其勿自尊大。亦勿自暴棄。惟盡其責任。以爲將來出世之拿破崙前驅先導。或者二十世紀之亞陸。其未必多讓於十九世紀之歐陸耶。

前驅亦有道乎。曰。有。彼法國之能破壞。非革命黨獨力破壞之也。有破壞之前驅也。法國之能成就。亦非拿破崙獨力成就之也。有成就之前驅也。大革命之戮歐洲。與義和團之戮亞洲。其形跡略同。而結果乃大異者。蓋結果之來。必與原因成比例。蓋亦觀兩者之原因相去何如矣。承前此如此之原因。而欲求將來如彼之結果。是何異磨甃作鏡。炊沙爲飯也。西人有言。十八世紀者。十九世紀之母也。專指歐故吾願今日自命維新黨者。勿遽求爲歐洲十九世紀之人物。而先求爲歐洲十八世紀之人物。吾亞其將有瘳。

西人亦有言。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不動則已。動則其機勢不可遏。必赴壑而後止。故最要者莫過於動力。有動力必有反動力。有反動力又必有其反動力之反動力。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而大業成焉。試徵諸歐洲。法國大革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其原動力也。神聖同盟。一千八百一十年。其反動力也。七月革命。一千八百三十年。又神聖同盟之反動力也。其後各國之鎮壓政策。又其反動力也。二月革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又其鎮壓政策之反動力也。卒至帝王同盟散。梅特涅與奧國相逃。然後全歐之國民主義。乃定基礎焉。其波瀾之俶詭往復。歷百數十年。未嘗一日停頓。而卒達其目的也。如此。我中國戊戌之役。可謂原動力也。八月政變。其反動力也。義和團。反動力之極點也。今年之競言維新。又義和團之反動力也。蓋四年之間。而動力之往復者已三次矣。凡力之動也。其掛線之圈。愈擴而愈大。故第一次之反動力。其現象必更劇於原動力。而第二次之反動力。即反動力之反動力其現象又必更劇於原反動力。即第一次反動力以次遞進。皆循茲軌。故見反

動力之來。勿懼勿患。當知其第二次加大反動力之來。必不遠矣。吾中國動機。今始發軔。此後反動。其必四次五次乃至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譬之所謂危崖轉巨石。其崖千仞。而其石今始墜數尋。前途遼哉。豈有艾乎。雖然。夫亦安得而過之。吾意今世紀之中國。其波瀾極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殲舞臺。

問者曰。自今以往。第四次之反動力。何自而生乎。曰。不見夫俄羅斯乎。亞歷山大第二未改革以前。俄羅斯民黨之勢力闐如也。其以後。則磅礴鬱積。至於今日。而幾不可復制。夫帝者改革。宜可以銷民間維新黨不平之氣矣。亞歷山大第二之改革。其事業亦不可謂不洪大矣。而反為導引民黨之火線者何也。蓋革新者危崖轉巨石。非達其終點而決不能中止者也。譬有異味。不嘗則已。嘗則必欲飽啖焉。必非可以染指分杯而饜其欲也。俄羅斯之民。前此不知有所謂平等主義自由思想者。故相與習而安焉。謂為固然。雖經百數十年不動可也。及經一度改革之後。如十年幽窗之人。忽開片扇。覩一線之曙光。恍然見天地萬象。如此其可愛。其始不甘以幽窗老也。此所以改革為動力之大原也。其動力之圍。必甚於未動以前。其反動力之圍。又如例加大。反反相觸。動動不已。自今以往。俄羅斯終不能不行歐洲大陸之政體。此全世界有識者所同料也。吾中國亦若是而已。新黨乎。新黨乎。厚集爾動力。以為將來出世之英雄驅除。二十世紀新中國。其將賴之。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為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為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人所待而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

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卽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於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尙趁此時容隊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

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卽實行植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於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一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卽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之風。遂於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度見之。於澳洲見之。於南洋羣島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卽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卽派傳教士以布耶蘇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於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轍。欲與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隼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此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於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常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於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禱。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曰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於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噫，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於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於人何尤哉。

俄人之自由思想

於二十世紀中，有可以左右世界之力量者，三國焉。曰俄國，曰美國，曰中國。是已。而此三國者，又必將大變其前此之情形。然後可成其大業。變之道奈何？則美國由共和主義而變為帝國主義，俄國由專制主義而變為自由主義，是已。

中國與俄國相類似之點頗多。其國土之廣漠也相類，其人民之堅苦也相類，其君權之宏大而積久也相類。故今日為中國謀，莫善於鑑俄。

倭兒可士鳩者，俄國革命黨之鉅子也。英京倫敦有俄羅斯自由同志會，而倭氏實為其會報主筆。於今年二十世紀之初開幕，著錄閩論一篇，名曰「俄人之自由思想」。今譯錄之，俾我國民知俄國之輿情，及其將來變遷之種子，而因以自擇焉。其言曰：

俄羅斯國民之改革思想，五年已來，進化甚驟。蓋初時國民之希望，全注於新皇之一身。今則逐漸遷移，而國民中有新智識者，漸為一國之代表焉。不觀夫俄國之學問家與學生乎？其自重之態度，不屈之精神，真有令人起敬者。今皇尼古喇之初即位也，有非常之人望。蓋俄國國民，未知新君之主義若何，人物若何，故抱各種之希望，以歡喜熱心而迎之。此其故何歟？蓋先帝亞力山第三，壓制之化身也。其十四年間之政治，使國民疲倦，殆如經半世紀憔悴於虐政者。故力山第三得「大鞭撻者」之綽號，非偶然也。此大鞭撻者一旦崩殞，國民之眼，咸注於二十六歲之新皇，以為此年少英敏之君，必能貴自由，順民望，行寬大之政。故當時俄民，如釋重負，雖然聞喪而喜，恐傷新帝之感情也。故其歡喜之情，隱秘而不敢發露。大行之歸喪於莫斯科也，葬儀之盛，前古罕聞。悉索賦抄，民不堪命。雖然，俄民不敢怨焉。蓋將忍其困難，以達來者之希望云爾。

吾俄無國會。其代表民意之機關。惟有州會。KEMSTOS 而已。此舉世之所聞知也。故新帝即位之際。州會爲民代表上書。表其忠義之心。以悼先帝。又以最謙恭之語。瀝述民情。請准以後俄國人民。得以所欲所苦。直達朝廷。不經官吏之手。此其所請。可謂不失於禮。不悖於理。最平和正當之請求也。使新皇而有機微之新思想。不以家畜視人民。則此等上書。必無害其感情。有斷然者。

千八百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行即位及大婚禮。市邑軍隊。州會及各種團體之代表者。六百八人。集於殿前。舉行祝典。皇帝尼古喇乃宣言曰。『今全國各階級之代表者。爲表白忠愛之心。咸集此處。朕之所深喜也。古來俄國臣民。皆抱至誠之忠義心。故今日卿等之所表。朕深信之。雖然。頃者州會連名上書。欲得全國人民參與國事之權。朕今有不得不質言者。朕於國民有益之事。必以全力赴之。雖然。至於先帝所行獨裁主義。朕必率由之。罔敢或墜。一言以蔽之。則朕之政治。一無以異於先帝之政治也。』此演說一出。全國人民。不勝失望。實則人民之所希望者。非欲限制君權。乃欲求得真正之獨裁政治而已。彼等於先帝在位之歷年。惡官吏之跋扈。不能堪其殘忍暴戾。而欲以君主一人之直接。據法律以施政治。其義甚正。而其情亦甚誠。其奈新皇不悟此意。反因沿前皇腐敗之業。以左袒官吏。此則俄國民所爲意外失望者也。

雖然。彼等無聊之極思。終戀戀然有餘望。以爲皇帝不過少年少閱歷。而思想混雜。未決定云爾。待至加冕之時。或更示其真意。以利我民。未可知也。故當時全國國民之聲。莫不企踵以望曰。加冕期至矣。加冕期至矣。乃自此後。而國民之失望。有更甚於前者。加冕一役。其費用爲俄國建國以來未有之巨額。而慶祝之日。警察失職。至使人民來祝者。死四千餘人。屍血狼藉。獨於莫斯科之野。而皇帝會無一毫哀悼之色。欣欣然以赴跳舞會。於是人民不勝憤慨。遂衝乘輿之前衛。投石於皇帝之馬車。毀跳舞會場之陳設。暴言暴行。不一而足。雖警察官極力鎮之。不能禁也。嗚呼。吾俄人民非故與帝室爲仇也。其所以致此者。誰之過歟。誰之過歟。

使皇帝自經此役以後。知民巖之可畏。察官吏之無狀。則補牢願免。猶未爲遲。乃人民出種種方法。訴其疾苦。皇帝一無所顧。而束縛馳驟。殆更甚焉。民有所請。則輒以下吏議。彼官吏者。人民之姦賊。盜憎主人。古今通例。欲行民政。

而下吏議。是何異與虎謀其皮也。於是人民所請。不惟無效。而反以此獲罪官吏。羅法網者道相屬焉。迨乎今年。學生之騷動起。皇帝乃使壓制黨首領威安。擲鳩將軍案驗其事。更下嚴詔以脅學生。謂以後復有此等舉動。當以嚴法使服兵役。於是乎俄國人民幾度之希望。於茲盡矣。

外國人不知俄國之真相。惟俄國之炯眼而能知之。新皇自倡萬國平和會議之後。聲望隆隆。日上。洋溢寰宇。而俄國人民則竊竊然笑之以鼻。不見乎口血未乾。而俄政府已先自破其誓。違悖憲法。而強芬蘭人使服兵役。使負擔加重之經費。昔林肯有言。『汝欲愚弄一時之人民可也。欲愚弄一部分之人民可也。若欲時時永遠愚弄全部之人民。恐其不可。』嗚呼。凡為君主者。為國民者。皆不可不深鑒此言也。

吾今欲為我俄民進一言。自古未有倚賴一二人。而能成國家維新之業者。全國人民知前所倚賴者之一無足恃。是即吾國民政治發達之期至矣。

俄羅斯人。大可自重之國民也。雖合多數之種族以成國。其間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然其實皆同出於斯拉夫之總族。共建此國。以求文明之進步。俄國之起原。在第九世紀。遠後於歐洲列國。加以建國後僅四百年。為蒙古所侵略。瀕於滅亡。雖然。我強健之人種。終克大敵。驅而放之。以勢力而自發達。故就外面觀之。俄國民於政治上。於社會上。雖視列國有遜色。然其實際必非劣於他之文明國。試觀其文學界。其藝術界。其音樂詩歌科學之社會。決不在英德諸國之下。至俄人之繁殖力。及其採用文明之速。凡稍解俄國內情者。所共知也。且俄國人之政治社會。所以進步遲遲者。非我國民不適於文明之政治文明之社會也。實由吾國今日之境遇。全為官吏所壓抑。而破壞其本有之良性也。使一旦除其豐飾。去其羈絆。任俄民以自然之力。自圖進步。則其成效之速。必有聳全球之觀聽者。嗚呼。我國民與壓制政體相戰。既非一日。四十年前。青年革命之事。其若何勇敢。若何壯劇。世之所聞也。彼等之血不虛流。今者機會殆將熟矣。

爾來因商工社會之變動。工價下落。工人愈加困難。不平之氣。愈益增長。千八百九十六年。聖彼得堡之同盟罷工。凡三萬五千人之勞動者。倡議制限每日勞動時刻。而十萬人之土木工作應援之。其勢力浩大。遂使政府不得

不於翌年而發布新法律。

此次之同盟罷工。其所得雖少。然其結果實有重且大者。何則。以民意而使政府改作法律。實起點於茲役也。彼工人所以能結此大團體。而爲文明之運動者。實由有學識之人士。爲之盡力。而大學生實其中心點也。全國之法律家。及報館主筆。凡有識之青年。走集而助之。爲之草章程。爲之作捐啓。爲之通聲氣於外國之同志者。聲援既厚。組織既完。乃始發手。故能成得未曾有之功。自茲以往。俄國各大都會。皆有工人同盟。至千八百九十八年。合各都會之同盟爲一大同盟。稱爲俄國共和黨。其範圍若何之廣。其勢力若何之強。雖可不計。然俄政府雖極力與之戰。而不能滅之。

民智既開。則專制政治。自不得不顛覆。故愚民之術。凡專制政府一定之方針也。雖然。時勢者常動者也。日進者也。俄政府雖有萬鈞之力。亦安能與時勢敵。故政府雖出種種方法以禁窒民智。而民間亦自有種種方法以開通之。卽如著述一道。政府之壓制愈烈。而言論亦愈盛。凡俄國民之曾受教育者。政治思想大發達。革命精神。蓬蓬勃勃。而近者學生同盟罷業。其最顯著者也。本年二月二十日。聖彼得堡大學紀念會之日也。校中學生之一隊。以嫌疑而受警察官之凌辱。此事一起。凡全都中之大學生。及稍有學識之人士。咸大激昂。處處集會。爲政治上之運動。於是大學生共議。向於政府有所要求。所求不遂。則相率不受業於大學。既而海軍士官四十人。首與此學生通殷勤。既而醫學校之生徒。亦同盟罷業。既而全都諸種高等學校女學校凡十七所之學生。咸加盟焉。同時又派密使於全國諸學校。凡各大都會之學生。盡與首都揅鼓相應。全國學校之教室。幾鍵戶闕無一人矣。

要而論之。凡國民之自由思想。必藉抑壓之勢力而後能勃興。所謂壓力不甚。則躍力不高。此古今萬國所循之常軌也。我俄國何莫不然。今日競爭劇烈之世界。苟民智不進步。社會不發達。則必不能保其地位於列強之間。雖然。進步與發達。專制政治之敵也。此二者終不能兩立。吾俄國之宗教道德學術。皆有精華美妙之芽。含蘖而未展。一旦除去政治之桎梏。則滿園積蘂。可立而待矣。

二十世紀之新鬼

二十世紀之開幕。至今凡三百日有奇。世界之巨人。死於是者五人焉。一曰英國女王域多利亞。二曰日本政友會首領前遞信大臣星亨。三曰伊大利左黨首領前宰相格里士比。四曰美國合衆黨首領原任大統領麥堅尼。五曰中國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揚米有言。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雖復窮尊極貴。殊俊奇傑。亦豈能有與天地長久者耶。環瀛萬里。各自撒手。四時之運。成功者去。碧落黃泉。頗不寂寞。

以權勢地位論之。則域多利亞於麥堅尼爲一類。以聲名之久。福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民間之勢力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麥堅尼爲一類。以戰功之顯著。外交之敏活論之。則格里士比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早年之艱辛被窘被逐於官吏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爲一類。以晚年唾罵之多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現時當權一舉一動爲世界所注目論之。則李鴻章與麥堅尼爲一類。以享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格里士比李鴻章爲一類。以齋志未竟。死事慘酷論之。則星亨與麥堅尼爲一類。

域多利亞麥堅尼李鴻章之事實。吾邦人多能知之。茲不具述。請略敘星亨與格里士比之所經歷。星亨。日本近來政界之雄也。明治五年。嘗爲橫濱稅關長。以誤稱英皇爲英王。觸英公使之怒。不肯自屈。罷職而游學英國。明治十年。歸爲政府附屬律師。未幾自由黨興。彼以後進入黨。嶄嶄倔強。爲先輩所器重。卒乃握自由黨中獨一無二之權力。星亨一生之歷史。實日本自由黨始末歷史也。當明治十五年間。彼率黨人。攻擊政府。鏖戰不遺餘力。遂以明治十八年下獄。二十年被放逐於外。二十三年議院既開。舉爲議員。旋任下議院議長。因與改進黨相敵。奪議長之職。削議員之籍。明治二十九年。復任美國公使。三十二年。任滿歸。值憲政黨即進步自由兩黨合併改名者執政。星亨爲遞信省大臣。星亨爲人。雄才大畧。有不可一世之概。膽智冠世。日日與其政敵鏖戰。所向披靡。遂赫然爲日本現世界第一人物。而生平不謹小節。好貨賂。大爲國人所詬病。爲大臣不數月。以舊賊事牽連辭職。然猶居議院。指揮最多數之政黨焉。本年七

月爲一俠客所刺。卒於市會議場。

格里士比。以千八百十九年。生於伊大利之西西里島。早歲爲律師。千八百四十八年。伊大利革命之役。格氏實爲其有力者。事敗。遁於法蘭西。既又被逐。竄於英國。飄蓬海島。無以爲生。時或凍餓經旬。賣文於各報館。僅得充饋粥。如是者凡十餘年。至千八百六十年。始從革命軍。大將雅里巴治入於西西里島。西西里遂自立。及伊大利一統之業成。舉爲議員。尋任下議院議長。屢爲政府大臣。嘗兩度爲宰相。伊大利有左右黨。而格氏實左黨之首領也。其內治政策。恒與教會權力相反對。其外交政策。務視德意志以抑法蘭西。歐洲三國同盟。德奧伊格氏最有功焉。後以事爲反對黨所捐。遂於千八百九十六年辭職。自脫於政海之風波。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伊大利建國之日。雖尚淺。而能屹然立於歐洲居一等國之位置。實格氏與嘉富爾雅里巴治三雄之功居多云。以本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

嗚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謂曠世之豪傑也哉。此五人者。於其國皆有絕大之關係。除域多利亞爲立憲政治國之君主。君主無責任。不必論斷外。若格里士比。若麥堅尼。皆使其國一新焉。若星亨則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論之。則李鴻章之視彼三人。有慚德矣。李鴻章每自解曰。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而未逮也。斯固然也。雖然。以視星亨格氏。士比之冒險。萬險忍萬辱。排萬難。以卒達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彼星氏格氏之勢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於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強國利民爲志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勳臣。若宿而不能結民。舉以戰勝舊黨者。惜哉。李鴻章之學識。不能如星亨。其熱誠。不能如格里士比。所憑藉者。十倍於彼等。而所成就。乃遠出彼等下也。質而言之。則李鴻章實一無學識無熱誠之人也。雖然。以中國之大。其人之有學識有熱誠。能愈於李鴻章者。幾何。十九世紀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則吾輩亦安得不指鹿爲馬。聊自解嘲。翹李鴻章以示於世界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嗚呼。適成爲我國之英雄而已矣。亦適成爲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域多利亞之君英國也。六十餘年。李鴻章之相中國也。四十餘年。以一身而當國之久。近世中未有及此兩人者也。雖然。域多利亞六十年中。英國擴土。獨於五洲。遂至有 THE SUN 'CONFIDENTLY SHINES ON OUR BRITISH FLAG' 譯言太陽常照我英國旗也。意謂英國屬土傾於兩半球也。之驕語。何其榮也。李鴻章四十年中。中國日蹙百里。試一披

亞細亞東部輿圖。其改渲顏色者殆十餘處矣。何其恥也。夫英國之禁。固不能為域多利亞一人功。中國之恥。亦不能為李鴻章一人罪。嗚呼。十九世紀往矣。而二十世紀方將來。曾國藩常言。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吾輩於十九世紀之代表人無款焉無責焉。亦視二十世紀之新人何如耳。

麥堅尼非十九世紀美國之代表人。而二十世紀美國之代表人也。美國自華盛頓創業。何羅昌言。皆務保疆。不務攻取。經營美洲。不及他洲。自麥堅尼就任已來。一舉而縣古巴。再舉而吞夏威夷。三舉而攘菲律賓。共和主義。一變為帝國主義。遂使西半球新世界。與東亞大陸忽相接近。自今以往。美國將突飛五洲。主盟羣雄。而中美之交。亦自此多事。是皆麥堅尼所以貽後人也。李鴻章結舊中國之終。而麥堅尼開新美國之始。麥堅尼死。而將來為麥堅尼繼志者。常不止千萬。李鴻章死。而將來為李鴻章幹蠱者。誰耶。

嗟夫。望八荒之寥廓。何地無才。迨九原之沈冥。問天不語。陳陳代謝。去日疎而生日親。咄咄逼人。後視今猶今視昔。青燈有味。逝水無情。聊附長吟。以代信史。

旗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為歌泣時。五大洋中海水靜。羣龍齊嘖挽歌詩。

右一首域多利亞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講。杜老今日江山忽寂寞。飛鷹嗚箭墮寒秋。

右一首星亨

纍纍六度蘇子印。咽咽十載吳市簞。國自少年吾老矣。格氏普與瑪志尼創一苑。衰人去雨蕭蕭。

右一首格里士比

壯夫生春門羅席。門羅前美國總統。皆宣言美國不干預他洲之事。世稱門羅主義。雄鬼死。榜林肯墳。南北美之戰。戰後繼任。被刺卒。

無賴商風海西警。半旗蔽地弔天民。

右一首麥堅尼

陽秋未定蓋棺論。病國能成豎子名。如此江山且休去。夕陽黃葉送君行。

右一首李鴻章

難乎爲民上者

民氣弱之國爲民上者最易。而國恒替。民氣昌之國。爲民上者最難。而國恒強。故今日爲文明之首長者。既不可無非常之勇氣。常立於戰場。冒險決死以伸政策。尤不可不以非常之公心。順揣輿情。著著爲公利公益著想。乃可以安其位保其身。吁其難哉。

星亨與麥堅尼。皆死於刺客者也。而星與麥之所以遇刺客不同。麥則全由敵黨之忌嫉。而星則不爾。星則多由於平昔之自取。而麥則不爾。麥之各難其難則一也。日本之興。俠客與有功焉。所謂武士道。所謂大和魂。皆拔劍擊柱。一瞑不視之徒也。非伊直彌死於是。大久保利通死於是。森有禮死於是。今星亨復死於是。雖曰害社會之秩序。而旱地震。往往使天地爲之昭蘇者。日本之精神。其在是歟。

若夫歐洲十九世紀各國首長。遭此厄者尤數見不鮮。以俄國論之。一八〇一年。保羅帝被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爲炸藥所斃。而先帝亞歷山第三。自言終日若在幽囚。一夕九遷。會靡寧息。今皇尼古喇第一。當游日本時。亦幾不免矣。俄羅斯爲地球第一專制之國。其現狀若此。無足怪者。

至於美國。則一八六五年。大統領林肯遇害。一八八一年。大統領雅里非兒遇害。至本年。麥堅尼復蹈前軌焉。卽最近三十六年間。大統領之死於毒手者三人矣。夫以專制政體出產地即俄國之帝王之生命。與自由政體出產地即美之統領之生命。兩者比較。孰危孰安。似不待問。卽向人壽燕梳公司買保險。則其價率自當俄增而美減。固其當也。乃其比較之實際如此。豈有他哉。民氣愈昌之國。爲民上者愈難。此公例之不可逃者也。

吾爲此言。吾非左袒無政府黨也。無政府黨者。不問爲專制國。爲自由國。而惟以殺其首長爲務。彼等之目的。在破壞秩序。若夫專制秩序與自由秩序。皆非所問也。彼等秩序之敵也。文明之敵也。雖然。必有文明。然後有文明之敵。故民氣弱之國。非惟求文明不可得。卽求文明之敵亦不可得也。

嗚呼，使移今日中國之爲民上者，以居歐美日本。吾見星亨麥堅尼之事。月接於目，而日觸於耳矣。

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人常欲語其胸中之秘密。或有欲語而語之者。或有欲勿語而語之者。雖有有心無心之差別。而要之胸中之秘密。決不能長隱伏於胸中。不顯於口則顯於舉動。不顯於舉動則顯於容貌。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乎。吁。可畏哉。蓋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顯人心中之秘密。卽肢官者。人心之間諜也。告白也。招牌也。其額瑩瑩。其容頰頰者。雖強爲歡笑。吾知其有憂。其笑在渦。其軒在眉者。雖口說無聊。吾知其有樂。蓋其胸中之秘密。有欲自抑而不能抑。直透出此等之機關以表白於大廷廣衆者。述懷何必三寸之舌。寫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閃。顏之一動。手之一觸。體之一運。無一而非導隱念述幽懷之絕大文章也。

西儒哈彌兒頓曰。世界莫大於人。人莫大於心。諒哉言乎。而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烟士披里純」者。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剎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於此一剎那頃。爲此「烟士披里純」之所鼓動。故一剎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爲之者。嘗讀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由此觀之。射石沒羽。非李將軍平生之慣技。不過此一剎那間。如電如火。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馬丁路得云。我於怒時。最善祈禱。最善演說。至如元奘法師之一鉢一錫。越葱嶺。犯毒瘴。以達印度。哥倫布之一帆一楫。凌洪濤。賭生命。以尋美洲。俄兒士蔑之唱。俚謠彈琵琶。以乞食於南歐。摩西之闖蠻族。逐水草。以徘徊於沙漠。雖所求不同。所成不同。而要之。皆一旦爲「烟士披里純」所感動。所驅使。而求達其目的而已。盧騷嘗自書其懺悔記後。曰。「余嘗孤筇單步。旅行於世界之時。未嘗知我之爲我。凡旅行中所遇百事物。皆一一鼓舞發揮我之思想。全體動。余心亦因之而動。余惟飢而食飽而行。當時所存於余之心目中者。惟始終有一新天國。余日日思

之日日求之而已。而余一生之得力。實在於此。一云云。嗚呼。以虛驕心力之大。所謂放火於歐洲億萬人心之火種。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純」得來。烟士披里純之動力。誠不可思議哉。

世之歷史家議論家往往曰。英雄籠絡人。而所謂籠絡者。用若何之手段。若何之言論。若何之顏色。一若有一定之格式。可以器械造而印板行者。果爾。則其術既有定。所以傳習其術者亦必有定。如就冶師而學鍛冶。就土工而學搏埴。果爾。則術其術以學爲英雄。固自易。果爾。則英雄當車載斗量。充塞天壤。而彼刻畫英雄之形狀。傳述英雄之伎倆者。何以自身不能爲英雄。噫嘻。英雄之果爲籠絡人與否。吾不能知之。藉曰籠絡。而其所謂籠絡者。決非假權術。非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蓋必有所謂「烟士披里純」者。其接於人也。如電氣之觸物。如磁石之引鐵。有欲離而不能離者焉。趙甄北廿二史劄記論劉備曰。「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傳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豈惟劉備。雖曹操。雖孫權。雖華盛頓。雖拿破侖。雖哥郎威兒。雖格蘭斯頓。莫不皆然。彼尋常人刻畫英雄之形狀。下種種呆板之評論者。恰如冬烘學究之批評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準繩。一若韓柳諸大家作文。皆有定規。若者爲雙關法。若者爲單提法。若者爲抑揚頓挫法。若者爲波瀾擒縱法。自識者視之。安有不噴飯者耶。彼古人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

然則養此「烟士披里純」亦有道乎。曰。「烟士披里純」之來也如風。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雲。人不能攫之。雖然。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誠而已矣。更詳言之。則捐棄百事。而專注於一目的。忠純專一。終身以之是也。記曰。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WOMAN IS WEAK BUT, MOTHER IS STRONG. 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通於神明者也。當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箭。若拾芥然。法國奇

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使人之處世也。常如在火宅。如在敵圍。則「烟士披里純。」日與相隨。雖百千阻力。何所可畏。雖肇天事業。何所不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書此銘諸終身。以自警戒。自饒策。且以告天下之同志者。

無欲與多欲

頃讀日本國民新聞。有德富蘇峯氏所著論題。曰無欲與多欲。其論頗有精深透拔者。故錄之而演其義。蘇峯子曰。人無無欲者。或好色。或好貨。或好名。或好學。要之無有無欲者。即如禪寂之徒。以稿木死灰自命。然終不免有稿木死灰之欲。淺見者流。往往謂彼多欲也。此無欲也。皆妄生差別相而已。

近世之豪傑。如西鄉南洲者。殆可謂無欲人矣。其詩云。「吾家遺法君知否。不爲兒孫買美田。」世俗之欲。殆皆淨盡。雖然。彼一旦聞薩兒之暴發。忽犧牲其一身。甘與其子弟爲情死。遂歌曰。「白髮衰顏非所意。壯心橫劍愧無勳。」蓋彼視其一身。輕如鴻毛。而以不能立蓋世之功。爲一生大憾事。果然。則南洲可謂全無欲乎。

吾以爲世俗之所謂無欲者。未必無欲。所謂多欲者。未必多欲。要而論之。則欲之有無多少。惟視其所欲之性質與種類何如耳。彼西鄉南洲之眼中。或以平沼專藏輩爲無欲之極。亦未可知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哲人徇道。其趨向不同。則其欲念之所生亦自不同耳。

人莫不欲其最上之物。若以美人爲最上之物。則美人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若以金錢爲最上之物。則金錢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以至他物他事。莫不例是。是故吾人不必求無欲。無欲者決非吾人之所能及也。無甯先自審擇決定。以何物爲最上。而集注一切之欲念以向之。究之無欲云者。無世俗之欲云爾。彼之所欲者。視世俗之欲。有加高焉。有加大焉。以此之故。故無暇日以顧俗欲。然則無欲云者。雖謂之以大欲克小欲。以高欲克卑欲。以清欲克濁欲焉。可也。

飲欲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曰。凡入所欲多。其可用必多。斯二言各明一義。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焉。物質上之欲。惟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其少。而欲求滅物質上之欲。則非增精神上之欲。不能爲功。其消息之間。殆有

一定之比例。釋迦所以舍淨飯太子之貴而苦行六年。摩西所以棄埃及職官之安而漂流萬里。路得所以辭教皇不次之賞而對薄大廷。哥倫布所以拋里非綏游之樂而投身遙海。曰惟有欲之故。燕雀烏知鴻鵠志。陳涉莽夫猶能爲此言。而況於亘古萬國之聖賢豪傑乎。

孔子不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試問孔子有欲乎。曰孔子天下之多欲而大欲者也。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之於救天下利生民也。視之如流俗人之好飲食好男女好金錢好名譽。豈惟孔子。凡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彼其畢生之所經營所貫注。旁觀人觀之爲驚天動地。能人所難。百世之下。震駭之膜拜之。而返諸彼聖賢豪傑之本心。亦不過視爲縱欲之具而已。人見有男女之爲情而死者。輒笑之曰。嘻。抑何其癡。而不知聖賢豪傑之爲道而死爲國而死爲民而死。其與彼情死者。分量之大小。關係之重輕。雖有不同。至其專注一欲而斷棄他欲。則一而已。夫是之謂至誠。嗚呼。安得有以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欲以向於國民者乎。吾將執鞭以從之。

說悔

語曰。君子之作事也無悔。悔也者。殆非大賢豪傑之所常有乎。雖然。佛教曰懺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無不提倡此義。以爲立身進德不二法門。則又何也。

大易四動曰吉凶悔吝。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爲吉之本。凡人之性惡也。自無始以來。其無明之種子久已熏習於藏識中。故當初受生之始。而無量迷妄。既伏於意根矣。及其住世間也。又受衆生惡業熏習所成的社會之熏習。彼此相熏。日習日深。雖有善根。而常爲惡根所勝。不克伸長。不克成熟。於是乎欲進德者不可不以戰勝舊習爲第一段工夫。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

子張吳之頭僧也。顏涿聚魯之大盜也。而能受學孔子。爲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葉富樓那。皆頑空之外道也。而能深

通佛乘。列於十八弟子之數。曰惟悔之故。保羅。與耶蘇爲難最力者也。而能轉心歸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門。曰惟悔之故。至如衛之賢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之名士周處。幼年爲三害之一。後乃刻厲自新。爲世名儒。以子夏大賢。而喪子喪明。慙天痛哭。自訴無罪。及聞曾子之面責。乃投杖而起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氣象何等俊偉。百世之下。如見其精神焉。下至文章靡蟲小技。而楊子雲猶稱每著一書悔其少作。曹子建言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茲事雖小。然彼等所以能在數千年文界卓然占一席者。亦豈不以是耶。魏武帝自言。曹操做事。從來不悔。曹操之所以能爲英雄者。以此。曹操之所以不能爲君子者。亦以此。悔之時義大矣哉。

悔之發生力有二途。一曰自內。二曰自外。自內發者。非有大智慧不能。否則如西語所謂。「烟士披里純。」有神力以爲之助也。自外生者。或讀書而感動焉。或閱事而感動焉。或聽哲人之說法而感動焉。或聞朋友之規諫而感動焉。要之當其悔也。恒皇然凜然有今是昨非之想。往往中夜瞿省。汗流浹背。自覺其前者所爲。不可以立於天地。所謂一念之間。不容髮。非獨大賢豪傑有之。卽尋常人亦莫不有焉。特視其既悔後之結果何如耳。

凡言悔者。必曰悔悟。又曰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繫之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故非生其悔之難。而成其悔之難。曾文正曰。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故真能得力於悔字訣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於世界。大學所謂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則一身進步。國民如是。則一國進步。

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佛法既言懺悔。又言不退轉。今欲以悔義施諸教育。得無導人以退轉之路耶。抑彼信道不篤。巽懦畏事。半途棄其主義者。豈不有所藉口耶。曰是又不然。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寇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凡人之行。非善不善。合於公理不合於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語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爲善而棄之。昔不知其爲惡而蹈之。或雖知之而偶不及檢。遂從而棄之。及其既悟也。則幡然自新焉。是之謂君子之悔。若乃前既已明知之。

矣。躬行之矣。而牽於薄俗。怵於利害。溺於私欲。忽然棄去。艾已尤人。是之謂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泰然若釋重負。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覲然若背有芒。夜夜志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復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將有大悔之在其後也。然則真能悔者。必真能不退轉者也。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步之謂也。

機埃的格言

偶閱德富蘇峯所著書。有譯機埃的氏格言數則。輒重譯之以實自由書。

古人所思索之外。亦無足供我輩今日之思索者。我輩惟務反覆思之重思之耳。

蘇峯案。一「天地間無新事物」一語。實不可易之真理。欲舉萬物萬事而自我發明之。蓋妄人耳。熟路雖熟。若重來而加以視察。則清新之景。常在目前。

任案。學者求新知識。固屬要事。然於當前陳腐之事物。決不可輕看而吐棄之。吾今日每讀中國理學家之書。常覺其於國民教育上。有一大部分之關係。每讀中國歷史。覺其趣味濃厚。應接不暇。淤泥之耀。限於日光所照之間。

蘇峯案。日光不照。則淤泥惟淤泥耳。

任案。是故人必嘗有所獨得。不可依附末光。無論任事。無論講學。皆當爾爾。善也。美也。不能自知者也。

蘇峯案。善美之所以爲善美。惟在不自知其善美而已。若自覺其如是。則善美之香味。立即消散。蓋無邪者。善美之最要原質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愛絕清絕。在於不自知其芬馥也。

忘恩者。一種之弱性也。吾未見有能之士。不感謝他人也。

蘇峯案。常認識自己之負債。了了不忘者。英雄兒之有真骨頭者也。管仲豈忘鮑叔哉。有愛與己同臭味之人而求之者。有愛與己異臭味之人而尋之者。

蘇峯案。人有種種。世界有種種。以此之故。

任案。愛同己者。常人之性也。愛異己者。求益之道也。電氣必合正負兩電而後生力。生物必和陰陽兩性而後發榮。人不可不務以反比例之事物。自鑑自進。

吾人當因其性之所近。以講求世界有形無形之學。世界者常有光明之方面。則有暗黑之方面也。

蘇峯案。樂天家常覺世界爲極樂。厭世家常覺世界爲極苦。極苦極樂。惟在一心。

任案。世界無論何等社會。皆含有種種色相。不親入其社會。不能知也。一旦入之。別有天地。別有國土。一蟻也。一土也。一石也。物理學家終身研究之。不能盡焉。政治社會。宗教社會。學者社會。商業社會。勞働社會。盜賊社會。乞丐社會。苟入其一。而以慧眼觀察之。無往而不可悟得最真最大之原理。雖然。通其一。萬事畢。有光明之方面。則黑暗之方面。亦光明矣。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故因性之所近。可以知世界。

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靈魂也。

蘇峯案。有希望則可轉失意爲得意。

任案。有希望則雖失意亦得意。希望愈遠愈大者。無入而不自得也。

熱心者最大之價值也。雖然。吾人不爲其所驅遣。乃得其真價值。

蘇峯案。人若爲熱心之奴隸。則熱心如狂氣一般。其價值復何有焉。

任案。人莫患爲他人之奴隸。尤莫患爲自己之奴隸。爲人奴隸。猶可解脫。爲己奴隸。則永無解脫之時。所謂爲己奴隸者。心爲形役是也。故吾常言心爲形役者。奴隸之魁而最可哀憐者也。據此言。則心爲心役。猶且不可況於形役乎。

耳。無論何人。必不於其僕隸之前逞英雄。無他。惟英雄能識英雄。若施之於僕隸輩。則亦惟得其同輩的僕隸之良月且

任案。凡欲博聲名於流俗人者。可懸此語爲當頭棒喝。

智者愚者俱無害。最危險者。惟在半智半愚之人。

蘇峯案。生兵法者。大敗之基也。

凡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

蘇峯案。此閱歷世途者所無異辭也。

任案。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勿以知而自足。宜應用之。勿以欲而自足。宜實行之。

蘇峯案。此乃驅吾人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金言也。惟此一步。實人之所以爲人也。

富國強兵

有貧國弱兵者。有貧國強兵者。有富國弱兵者。有富國強兵者。若葡萄牙。若希臘。貧國弱兵也。若意大利。若日本。貧國強兵也。若比利時。若荷蘭。富國弱兵也。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德意志。富國強兵也。此十九世紀世界舞臺之大概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兵雖強而國未富者。俄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雖富而兵未強者。美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亦未富兵亦未強者。中國是也。此三國者。二十世紀世界舞臺第一等重要之國也。

俄國之必將富。美兵之必將強。是可懸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將以貧弱終乎否乎。是難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象也。然則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於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被除之。則二十世紀之舞臺。將爲吾國民所專有。未可知也。

世界外之世界

諸葛孔明初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諸葛獨觀大略。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日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嗚呼。此何等心胸。何等氣象。彼其於羣雄撥攘。

四海鼎沸之頃。泊置其一身於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爛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爲何人。知世界之爲何狀。已與世界有如何之關係。知已在世界當處如何之位置。蓋其所以自審自釋者。固已夙定。必非欲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終其身也。蓋知彼三人者。隨時勢之人而已。乃造時勢之人也。嗚呼。眞人物。眞豪傑。其所養有如此者。

人也者。好羣之動物也。此西德亞里士多德之言近自所親。遠及所未見。相交互而成世界。雖然。日處於城市雜遝之地。受外界之刺激薰染。常不復自識我之爲我。故時或獨處靜觀。遁世絕俗。然後我相始可得見。顧所謂遁世絕俗者。其種類亦有數端。一則旁觀派者流。僞爲堅僻詭異之行。立於世外。玩世嘲俗。以爲韻事佳話。所謂俗中笑俗毫無取焉。次則以熱心之極。生一種反動力。抱非常之才。親一世之曠曠。不忍揚波醜醜。乃甘與世絕。不以浪浪污察察。不以騷騷任驚駭。此三閭大夫之徒也。君子哀之。且深敬之。亦有性本恬淡。獨稟清淑。不樂與人間世交涉。而放浪形骸之外者。古今高流之詩人。往往有之。如李白之詩。所謂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其天才識想。自相高出於凡俗者。但此等人於世界。無甚關係。吾甚愛之。不願學之。

尋常人能入世界而不能出。高流者能出世界而不能入。最高流者。既入之。復出之。既出之。復入之。卽出卽入。非出非入。覓哉。尙乎。望之似易。行之甚難。雖不可強而致。願不可不學而勉。無論如何尋常之人。日爲尋常界所困。如醉如夢。及其偶遇一人。獨居更無他事之時。時或有儵然灑然。與天地爲伴侶。而生不可思議之思想者。英國某小說所載一段。有足描寫此情態者。其言曰。

狄西將軍之征埃及也。有一騎士爲西刺伯人所擒。深夜伺隙竊逃。沿尼羅河上流。急鞭疾驅。盡馬力所及。馬卒疲斃。遂獨遺一身於浩浩沙漠之中。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惟啜咀椰子以自活。萬籟無聲。乾坤寂寥。極目一望。渺茫無涯。惟見地平線盡處。如畫如綉。絕望之極。抱椰樹痛哭。時鼓無聊之勇氣。大聲而呼。其聲惟遠消散於沙際。曾無反響。偶覺有之。則惟心所幻造而已。寂寥之餘。萬感累動。遠想故國之天地。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雜遝繁華之境。歷歷在目。過此數日。每日必有無量數之新感想。湧起陡落。欲禁而不能。自禁於孤身隻影人聲全絕之間。忽開出自然之秘密藏。得不可思議之感悟。見太陽之出又沒。沒又出。覺有無限莊嚴之象。隱於人界。或見一二怪禽之高翔。數

片旱雲之掩空。紅黃碧綠。種種色相。凡映於眼簾者。則其心藏必綠之而浮一新想。一輪孤月。透破夜色。光閃沙上。四望燦爛。涼風簌沙。自成波綠。動漾無息。時或暴風怒號。峨峨沙柱。樹立寥寥者。殆百十數。俄然風息。星斗闌干。爽氣頓生。恍如聽空中皇喬微妙之天樂。自謂此中樂趣。爲生平所未遇。以後欲追之而無計可得。蓋其愉快有不足爲外人道者。

夫以彼騎士不過尋常一濁物。非能有道心真自得者。而處於此境。尙能發爾許之思想。增爾許之智慧。物之移情。固如是乎。

畫師之作畫也。往往紙筆伸紙。注全身之力於隻手。其心惟在畫上。不及其外。然時或退兩三步。若五六步。凝視之。更執筆向紙如初。如是者數次。而畫乃完成。詩家亦然。常有苦思力索。撚斷髭鬚。終不得就。時而擲筆游想。不見有詩。惟見有我。妙手偶得。佳句斯構。故成連學琴。導之海上。飛衛教射。視鷗如輪。天下事固有求之於界線之內而不得。求之於界線之外然後得之者。鄭裨謀善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無論何人何事。常有此一段境界。善用之者。斯爲偉人。

俾士麥稍有休暇。則退舍於田園。或單身入夜。孑于散步。其所計畫園事。多在此時。彼雖非理想家。然其所經營。常超越凡人。不好爲規矩所束縛。故常脫羈絆而住於惟我獨尊之境。彼嘗在福郎克戈寄一短牋於其夫人云。『舟以某日。泛來因河。予乘明月。泳乎中流。浮露水面。僅鼻與眼。覺浴時許。直達濱渚。徹夜悄靜。循流徐行。仰視惟見。月星媚娟。橫眺兩岸。巒巒重疊。如迎如送。葉布平原。惟古戰場。耳根所接。僅有水聲。冷然恍兮。乃似幽夢。噫嘻。一年三百六十日。安得昔昔有此游。』格蘭斯頓亦然。退食之暇。屏妻子。去婢僕。一人退於後園。伐木丁丁然。自餘大宗教家。更多斯蹟。摩哈默德在寬加爲商。單身遁於寂寞之地者數次。其悟道也。實在希拉之一淺洞。釋迦牟尼苦行六年。乃起於菩提樹下。哲人傑士。罔不如是。

何以故。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天下固未有昏濁營亂之腦質。而可以決大計。立大業者。而凡大人物大豪傑。其所負荷之事愈多愈重。則其與社會交接也愈雜愈繁。非常有一世界外之世界。以養其神明。久而久之。將爲尋常人所染。

而漸與之同化。卽不爾。而腦髓亦炙潤。而智慧亦不得倒退。故欲學爲大人物者。在一生中。不可無數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無數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無數刻住世界外之世界。嗚呼。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以下主賣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

勢之真相。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卽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愛存也。母之真愛其子也。恒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與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與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與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與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秘羅羅乎。抑阿肯羅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鐵查俄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埃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覩。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結。財政愈充盈。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

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關羽。岳飛之類。

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卽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熄。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界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廿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疇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

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謂佛。一切常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特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卽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雖然此在歐美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闢斧。以闢榛蕪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箇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頗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後霍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掎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嗚呼。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倣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

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取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王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謙謨。柏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沙。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科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藍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尚多不能枚舉。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擺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兩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之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沮於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忽之。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

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今年。一千九百二十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一千五百十萬人。五十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零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美銀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元。職工共九萬四千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元。其餘機器紙料雜費等。支出美銀五千萬元。全國報館平均收入金。美銀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消。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在四百五十三萬萬零四千萬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

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每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數。將近四萬萬零五千萬元。視今日中國國幣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辭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母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母彈琵琶之類耶。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母爲顏之推所笑。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盛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

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某到北京勸人東來游學。從之游者六人。備資斧八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該日人則自乘一等艙。而置六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流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金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及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於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臥病之處相等。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歇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久旅斯國者。爲之招呼追索云。噫。日本之高人達士。當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爲全國之代表也。雖然。以外國人爲全知全能者亦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備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爲人。去年盛杏蓀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爲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某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茲錄其原文如下。

敬啓者。辱受國民厚願。得預游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爲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爲。然某亦衆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己則責之綦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辱教焉。初入卜忌利大學校。以爲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國通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名者。俱在東方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西學校費用畧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今卜忌利在美國西方。閭閻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爲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無在此肄業者。傅蘭雅之子家立則遣之東方游學。而我等則羅致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爲卜忌利大學校漢語教習。常誇於人前。謂已有大勢力於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爲傅氏照料。竟實其言。故盡置我等於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疎。殊形不便。傅氏月受我國百金。磨盤督重任。自當妥爲垂顧。以免我等有礙於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爽約。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功課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爲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尙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數日來相

居較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樓一底。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三十金。據土人言計四年之租與息。卽可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自得一屋。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傷我等體面者。以此三千金起見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觀感無人。與在西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家徒四壁。殊足爲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而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認不諱。但辭以無人租屋與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若居離校較近者。可以稟免。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於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督管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運動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嘖。彼既能在此散流言。惑衆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衆聽也。美國人且爲所惑。中國人亦必能爲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等已屢於奔命。學堂常十數日。盡書一卷。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常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求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忽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使我等邊邊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者無異。外人亦有以我等爲棍騙者流。其傷我等名聲體面者真莫斯若。而傷我國體亦莫斯若。卽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爲土人歧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卽號之爲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於此。衆同視因此皆爲之大怒。於是欲離傅氏之輓束而自工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并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輪。并又致書至我等處。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對陳君言。余七十多歲。未有遇過如是之人。且未受過如是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卽。故遲之又遲。此請大安某某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歷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蔑傅某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牧師。何其所行之似鴿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爲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也。噫。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將裨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杪設立將裨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畧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國人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管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理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卽欲辭退之。夫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於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爲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舍館之所。豈必惟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幾而作矣。無奈紅鬚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臯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弗之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窘。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贅疣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羽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裨學堂。而訂日弁爲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將裨兩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噫。噫。盛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於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

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噓者。某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奮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隊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破滅矣。雖然。當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妒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人一通姻。無論滿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滿漢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質不以文。云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接孀。然其猜忌自若也。况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之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之鐘鼓云乎哉。

讀讀通鑑論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公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尙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

行薄。私利乘壅。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罔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且聽歌之。夕奪之衣。而夕阻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資壻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認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肯者利其易。誠而蠱之。邱民之遠天。常拂天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肯。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卷十一

案法儒孟德斯鳩言共和政體之國。以道德心爲立國之元氣。豈不然哉。今日中國民權固不伸也。使其伸矣。而今日之人心風俗。果能有以異于船山之所云乎。吾見其滋甚而已。昔聞澳大利亞洲之黑蠻。有白人取其一小女。自乳哺時而卽養之於家。撫養之若己出。衣服飲食。華瞻麗都者十餘年。及將及笄。忽有數黑蠻過其門。此女與交數語。輒從而遁去。甘復入于深山。以衣木葉食生鼠。棄其前此之尊榮安富如敝屣然。蓋天性不可移也。人甘梁豢。而螂蛆甘糞。以梁豢飼螂。而螂且逃。不則死矣。然則歐美人嗜自由。而支那人嗜爲奴。強奴而使之自由。其無異強螂。以梁豢烹也。然則其數千年跼踖於至暗黑至猥賤之境地。彼實樂之。而復何尤。雖然。螂生于糞而嗜糞。其性然也。人生于自由而嗜爲奴。未必其性然也。性不爾爾。而竟爾爾者。則有習焉而成第二之性者也。夫所謂習者何也。則數千年之民。賊桎之桎之箝之灼之。而衣冠禽獸之賤儒。復緣飾所謂人倫。所謂道德。所謂經義。所謂史裁者。爲之文其奸而濟其惡。夫安得不胥斯人而失其本性也。婦人之纏足也。纏之數十年。雖解之而不能行矣。寧得謂足之天性本如是也。然則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去奴隸而爲完人也。欲民之去禽獸而成人格也。其必自復其自主之權。返其獨立之性。使民知其所以立于天地者固當如是如是。庶幾乎有瘳焉矣。船山未審于此。徒憤民之無狀也。而欲嚴上天下澤之義。是所謂揚湯止沸。而不知去薪而沸自銷也。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亥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慮其慮。父子夫婦相保于穹室粟薪之間。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

救于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僬岩不
戢。輕于死而憚于勞之徒。然後貪醜酒樵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
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己之役。而柔弱愚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懦之
材。旣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
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之役之矣。大將之役之矣。行邊之大臣之役之矣。乃至執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
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
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卷十二

案此論唐府兵之制。與今日之募兵者。其外形稍異。要其論兵與役之不相容。任國防之事者。不可待之以奴隸。有
奴隸之性者。不可托之以國防。則其識題矣。夫今日中國之兵。則何一而非奴隸也。吾見夫長江一帶之兵船。舍送
迎督撫眷屬之外。無他事矣。吾見夫各營之兵丁勇弁。舍伺候主帥執唾壺虎子裝烟倒茶之外。無他能矣。此猶其
舊焉者。若今所謂洋操者。其游學外國陸軍學校卒業之學生。猶且非仰候補道府總辦委員之鼻息。不能得一差
遣。而兵丁更何論也。夫兵也者。一國之公衛也。爲一國人保其生命財產。故一國人皆宜致敬焉。而又非徒虛文之
敬禮。而可以高其資格也。必使一國之權利。爲一國人所公有。而一國之義務。爲一國人所公任。然後任是者知所
以自重。而他人亦從而重之。其戰也。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非有所奴隸于他人也。如是然後有兵之精神。不然
則雖千萬變其兵制。而奴隸之資格如故也。而兵之徒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如故也。船山先生慨乎其言之
矣。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雖而已足。未嘗求足于江淮也。特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
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
水達洋州。以輸于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蓋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以民力
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舒。嗚呼。朝廷旣以爲外府垂腴。願之。官吏亦視以爲殫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應密署

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淮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濱之可漁獲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饋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下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工無再易之力。破堰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游飢相迫。則夫削妻儆。弟烹兄肉。其置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騎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摺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耶。驕之使橫。佚之使惰。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听自來。供億不遑。則伎忿而在興。以逞其野人惡舌啞。以脅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膽張。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于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賊戴賴。靡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獫狫豺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迴瀾。哉。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兩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者也。生于此。遂。教于此。敷。一移其儲峙之權于江介。而中原幾爲無胥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移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耶。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十三

案吾向者亦襲千年來之謬論。狃于外著之現象。以爲西北地方果竭。不能不有待於東南者。地運然也。及讀船山此論。而歎其識之過人遠矣。進化學之公例。凡物之廢置不用者。則其能力將漸銷失。有耳也。久不用之則必聾。有口也。久不用之則必瘖。於人體有然。於地方亦如是矣。不然。以地理學通例言之。凡氣候稍寒地味稍瘠之土。其文明之發達。常視沃土之民爲尤進焉。條頓民族與拉丁民族之比較。是其例也。況關中河內幽燕之地。猶在溫帶。而非北歐瘠壤之所能幾耶。漢京之盛。見於兩都賦者。所謂鄭白之沃。衣食之原。竹林果園。芳草甘木。夫非同是土耶。何以千數百年而彫落若此。乃知驕之使橫。佚之使惰。以人事而災及地利。天下事未有有果而無因者。船山此論。

官可以挾西北彫敝之原因。而無餘蘊矣。專制民賊之毒天下。其禍乃至於此極。東南則敝于供億。西北則敝于荒。水旱蝗蝻。飢饉疾疫。每歲死者以數百萬計。餓殍盈壘。川屬于道。何一非大民賊小民賊之搯其吭而致其命也。以五洲第一天府上腴之國。而數千年常被一二民賊扼之。遂使民吾欲求一飽而不可得。嗚呼。吾甚怪夫吾民之何以受之若固也。船山云。其人畏鞭笞。易弋取。夫既畏鞭笞。則人鞭笞之矣。既易弋取。則人弋取之矣。然則又豈特民賊之罪也。吾嘗聞己亥年剛毅之下江南。嶺南矣。嶺南僻壤之民。幾於易子食而析骸爨。剛毅之行。獲固繫累然。千餘萬捆載牛腰也。近者建一學堂。而云無費。派一學生。而云無費。而回變費數千萬。取于東南焉。賠款數萬。萬取於東南焉。方且又修頤和園。以娛樂年矣。亞美利加因祖國關稅之不平。遂起而獨立。而彼之戡戡然於羶種之脚底。竭吾膏血以伺其嘲笑。而恬不為怪者。吾又安從而與之言也。

希望與失望

希望者靈魂之糧也。而希望常與失望相乘。失望者希望之魔也。

今日我國民全陷落與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黨。民黨失望。希望漸進。漸進失望。希望暴動。暴動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溢其熱血。較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為之倒行。而腦筋為之昏亂。今日青年界中多少連犴假詭之現象。其起因殆皆在失望。

失望之惡果有二。其希望而不甚誠者。及其失望也。則退轉。其希望而其誠者。及其失望也。則發狂。今之志士。山前之說者十而七。由後之說者十而三。

國民之自殺

發狂之極。其結果乃至於自殺。自殺之種類不一。而要之皆以生命殉希望者也。故凡能自殺者。必至誠之人也。

一私人有自殺。一國民亦有自殺。何謂國民之自殺。明知其道之足以亡國。而必欲由之。是也。夫人苟非有愛國心。則胡不飽而食媼焉。而何必日以國事與我腦相縈。故凡自殺之國民。必其愛國之度。達於極點者也。既愛之則曷爲殺之。彼私人之自殺者。固未有不愛其身者。惟所愛之目的不得達。故發憤而殉之。痛哉自殺。苦哉自殺。

一私人之自殺。於道德上法律上皆謂之有罪。私人且然。况乃一國。死者不可復生。斲者不可復續。嗚呼我國民其毋自殺。

不自由毋甯死。固也。雖然。當以死易自由。不當以死謝自由。自殺者。志行薄弱之表徵也。嗚呼我強毅之國民。其毋自殺。

有無意識之自殺。有意識之自殺。今舉國行尸走肉輩。皆冥冥中口操刃以殺吾國者也。故惟恃彼輩以外之人。庶幾拯之。浸假別出一途以實行自殺主義焉。是我與彼輩同罪也。嗚呼。我有意識之國民。其毋自殺。

成敗

吾於五年前始爲自由書。而以成敗章託始焉。今吾將復論成敗。

天下無必成之事。而有必敗之事。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後爲之。則終無一事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敗而後爲之。則治事亦更何取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閱歷稍久之後。其必有感於斯言矣。吾昔持無成無敗之理想。以謂造一因必有一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非淺見者所得論定。由今思之。吾爲一事而誠能造出一因。以冀百數十年以後。若數千萬里以外之結果者。則固謂之成。不謂之敗焉矣。而天下事固有糜多少之人力。獲多少之腦漿。及其一敗塗地。乃如煙消雲散。渺然無復微痕薄跡之可尋。問於將來世界有絲毫影響乎。其事一二人和血吞而已。而更何有也。傷哉失敗。

且持雖敗不敗之理想者。少年初入世初任事之人。類多能之。雖然。此不過客氣耳。失敗者最易墮人志氣也。一敗再敗之後。而最初一往無前之概。已萎靡而無復存。吾見此者數矣。非其人之中變。而根器實有所不任也。上等根器。固

非靡涅之所能懼。其奈芸芸衆生。具中等以下之根器者。十而七八也。嗚呼。此其所以往而不返也歟。問者曰。子爲此言。其阻人辦事之心。不亦甚乎。答之曰。不然。辦事者有成有敗者也。而不辦事則全敗者也。知成敗之義者。其必知所擇矣。惟當其辦事也。雖不能要以必成。而必盡其智力所及以期於可成。雖不能保其不敗。而必謀定後動。而卅或立於必敗。此豈徒爲達救世之目的而已。抑亦自養其氣勿使天絕之一法門也。曾文正曰。多條理而少大言。又曰。紮硬寨。打死仗。善哉善哉。吾師夫。吾師夫。雖然。天下豈有終身不經失敗之人哉。粵諺有之。『做過不如錯過。錯過不如錯過多。』失敗者。實天惠之學校也。能受此天惠與否。則亦視其人也已矣。

答飛生

『浙江潮』第八期。有自署飛生者。著『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一篇。於鄙人之持論。加是正焉。大率以倒果爲因一語。爲本論之總批評。一年以來。海內之以筆墨相非難省。往往而有。願其言如村嫗之角口。不能有相商權之價值。飛生之文。則真吾所樂聞而樂與語者也。乃錄其原文。更爲答辯之如下。

（原文）新民氏之言曰。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而問其若何而可得新民。則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茲言也。則吾之所最不敢贊同者也。夫論民族興亡之原。而歸乎其性質。則性質云者。有秉之自天然者。有受之于地理歷史之遺傳影響者。遠者且在不可窮詰之種種。近者亦積自千年百年之前。亦既習之成性矣。一旦而欲改革之。固非一議論之所能奏功。亦斷非十年數十年之所能見效。獨不見夫歐洲之改革乎。夫社會者國家之母也。則社會改良。國家自能變易面目。而何以百年來政治之改革。痕跡顯然。而社會改良。則至今尙百口沸騰。而莫得其端倪也。故自理論上言。則有新民。固何患無新政府。而自事實上言。則必有新政府。而後可得新民也。何者。政府者民之代表也。代表其羣者。必其賢智之過于其羣者也。賢者教不肖。智者教愚。則政府者。固有新民之天職在也。夫使政府而果賢且智焉。則政府之教民也。固當如新民氏之

言矣。若曰爾其自助。爾其自新。今政府既不能擔任其天職。而乃不思易而置之。而仍教之以自新。不教之以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萬不可期。而又不待代此蚩蚩者。向新民氏一訴冤也。夫治國。則當用繁隨之法。治亂國。則當用單簡之法。教文明強悍之國民。則當平心靜氣。以立其遠大之基。教野蠻柔弱之國民。則當單易直捷。以鼓其前進之氣。反其道而用之。未有能濟于事者也。

新民氏曰。今之勤報責政府者。抑何不智。又曰。責人不責己。此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又曰。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吾以謂國民者。對於國家。而負其監督政府之責任者也。舍此之外。吾未見有責任之更大于此者矣。吾正患其不能責政府耳。苟其能也。則中國何至于今日也。且夫吾中國之政府。則又與外國異。譬之甲乙二人。有二事焉。甲以事委諸丙。而從而指導之焉。監督之焉。乙以事委諸丁。悉與之權。而不顧問也。苟二事悉敗。則丙之責任爲重乎。丁之責任爲重乎。中國之政府。丁之類也。四萬萬人。悉舉其權而委之。其責任愈重。則責之宜愈嚴。理勢之必然也。

夫變俗之事。亦未始不可期。雖然。有其道也。則有一震撼雷霆之舉。足以使沈睡之腦一震。而耳目能一新是也。善夫嚴子原強之言也。歸其本於智德力。而救急則歸于一震。蓋深知智德力之進之有道。而救時之要。當在是也。新民氏之宗旨。與嚴氏同。而于篇末一節。未有留意焉。所以言焉。而不免有病也。(中略)

要之新民說者。史論也。非政論也。教育家之言。非新聞記者之言也。勿以政論視新民說。則新民說。固近今有數之文字也。新民氏聞我言。其以爲何如。

答曰。飛生謂當教以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不當教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此其言似也。曾亦思歐美民族。皆能自變置其惡政府。而吾民獨不能者。其原因何在。彼非有所倖。而我非有所不遭也。大抵有新政府而後有新民。歟。抑有新民而後有新政府。歟。此二說者。殆與「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之語。同一理論。互相爲因。互相爲果。強時於一焉。均之非篤論也。飛生欲直捷以新彼政府。我之欲此。誰不如飛生。雖然。飛生何以能作此想。能作此言。則以飛生固已自新者也。使飛生而爲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縱十倍今日。而烏能新之。使四萬萬人而皆如十年以前

之飛生。則政府之惡雖百倍今日。亦誰與新之。然則新民之爲緩爲急。可以見矣。飛生又言使戊戌變法。能如彼日本之所謂大政維新。則今日新民說。與夫立憲說。誠可爲根本之理論。云云。此原文前以鄙人所見。則正反是。使戊戌變法而收全功也。則利用數千年來莫大之政權。舉一國而鼓鑄之。民之能自新者上也。其不能。則干涉以新之而已。雖不能新其全。猶新其半。不能半。猶新其半之半也。國如是。固不能專以責任委諸民。彼時而專爲教民自新之言。是反爲政府卸其責也。惟今之政府。則固不足以受責者。乃始不得不還責望於吾民之自身。鄙人之爲新民說。豈徒欲吾民讀之。成一如歐美現今之善良市民而已。其意亦將以爲階梯而有所變置。此必當爲飛生所能知而公認者也。而飛生必曰。無須新民而惟變置政府。試問非從新民處下一番工夫。而孰從而變置之。且所以必須變置之理由。謂其爲舊政府耶。謂其爲惡政府耶。如欲變惡者以置於良也。而曰無須新民。此吾所未解也。飛生謂吾新民說倒果爲因。吾亦欲以此語還贈飛生焉爾。且言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曰有新民而後有新政府者。豈其取四萬萬人爲前提而盡新之。而乃希望此黃金世界之政府湧於其後也。夫孰不知新民說之所能灌注者。萬人中不得其一也。而飛生必強以新民說與社會改良問題同一視。亦已過矣。

吾讀飛生引嚴氏一震之語。吾知飛生之意所存矣。此亦可謂近來最有力之一學說也。若謂鄙人於此一節。未留意焉。則固非所敢受。去年一年之新民叢報。其與「震」主義之關係深淺若何。讀者皆能言之。今勿具論。但吾儕今日所同禱祝同歡迎者。「震」也。而「震」之實行當從何途。望得獨一無二之豪傑。以自震之乎。抑望得多數無名之豪傑。以共震之乎。如望彼多數者。則新民之論烏可以已。如望彼獨一者。則其人之智力。必遠在吾與飛生之上。而又何勞吾輩以區區之筆舌震彼。而彼乃始有所藉以震他也。飛生謂新民說爲非新聞記者之言。吾以爲言與行固異物也。語夫實行。何取於言。微特吾言可以已。即飛生亦可以已也。以云言也。則爲一般人說法也。吾以爲新聞記者之責任。其必在於新民也已。

至其所駁「責已不責政府」一言。則言各有當而已。使之自責。正乃使之自認天譴。豈有以飛生而猶不解此義者。吾知其本意非相駁。直假此爲棒喝而已。抑曾思新民說者。非與政府言。與國民言也。不責國民。則嗶嗶多言胡爲者。

吾非欲強護吾前說。與飛生饒口舌也。飛生之論。本無一不與吾同。但其歸宿。在「單易直捷以鼓其前進之氣」。此實飛生全論之主腦。亦近時報界之趨向也。吾嚮者固亦最主張「鼓氣」主義。乃最近數月間。幾經試驗。而覺氣之未盡可以恃。氣雖揚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與之相應。則不旋踵而禱矣。或者又以爲吾之「震」主義。只以用之於一時。乘氣之忽揚而使用之。既震之後。雖謠何害。庸詎知震雖簡單。而震之前提。卻有不得不複雜者存。飛生知改良社會。非一議論所能奏功。豈謂變置政府。遂僅一議論所能奏功耶。短時間之客氣。其必不足以濟大事。明甚矣。然則鼓氣主義。竟不可用乎。曰。可偶用而不可常用。而用之又必以其時。曷爲不可常用。曰。有二義。其一則用之多而力量反醇。司空見慣。錫爲口頭禪。而將不足以動人心也。大黃附子。劇劑也。日日而服之。失其效矣。鹽山烽燧。及其時而或反喪其用。是不可不謹也。其二則今日欲改造我國家。終不得不於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養。尚非爾者。非惟建設不可期。即破壞亦不可得也。而偏持鼓氣主義。其結果也。則往往於養成智德力三者之事業。無端而生出許多魔障。口若口口爲余言。自蘇報學界風潮一門立。不能破壞一書院。而惟破壞許多學堂。自東京學生運動之義倡。不能損滿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閣自己功課。或鼓其高志。棄學而歸。歸而運動。運動而無效。無效而懼喪。懼喪而墮落。問所贏者幾何。曰。廢學而已。此雖青年諸君逆耳之言乎。顧亦安可以不深察也。甚矣立言之難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以數千年無動爲大之中國。稍有志者。疾心痛首。恨不得日旋雷霆於其頂上。以撼之。吾去年爲「敬告同業諸君」。文意亦有在矣。願氣衰者不得不激之使揚。而氣太盛者又不可不斂之使靜。何也。欲民之有氣者。非欲其囂然塵上而已。將以各任一二實事也。乃一語於任事。則徒氣不足以自行矣。故鼓氣主義者。藥也。而非粟也。藥也者。當適其時而用之。日日而藥焉。治而已矣。何謂適時。夏間蘇報之偽造上諭。彼其意欲以激動學生及一般國民也。使其時國民之實力既已充。預備既已足。如六軍秣馬。待將令而行。如爆藥成陵。待火線而迸。則蘇報之藥爲適時矣。奈誤認時勢。故其藥力全消耗於無用之地。而反以生他病。則不適之爲害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一年以來。東京學界之雜誌。彬彬輩起。突飛進步。然跡其趣旨。似專以鼓氣爲唯一法門。此傾向日甚一日。其發論之太軼於常軌者。往往有焉矣。夫以此對於社會一部分之人以立言。豈曰無益。然鄙人所陳二流弊。亦不可不深長念也。

因答飛生難。牽引元沓。下筆不能自休。讀者平心以察其意之所存。庶不以我慢見罪。還質飛生。以爲何如。

答和事人

頃有自署和事人者。頗以近日新民叢報主義相詰責。茲錄而答之。

閱新民叢報卅八九號得讀大作。知從美洲回來。宗旨頗改。標明保王。力闢革命。且聲言當與異己者宣戰。吾知足下素來強辯。未易與言。但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於心有所不安耳。中畧足下力闢革命。亦自成其說。吾不能與之深辨。但試問命則不能革。而王則可以保乎。大抵保王與革命。兩黨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嘗有異也。今日新學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滿。蓬蓬勃勃。一發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國來也。痛宗國之淪衰。而在上者仍不振。於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滿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勢必有謂爲無父無君之邪說。以搖惑人心。中立者必將解體。蓋排滿所以補革命之不足也。故排滿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復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庶使舊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於建立也。而足下力闢其非。天下之人。將盡信其非矣。於足下有濟乎。抑無濟乎。古來英雄辦事。未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更無有別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况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則舊人得所藉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今日者禍機愈迫矣。瓜分荐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兩黨人合力而思挽回之術。亦不可得矣。必有徬徨瞻顧。痛哭流淚。蹄咎於今日與訟者。悔之無及矣。子其思之。忍以天下爲兒戲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爲何許人。讀其言。則必爲一熱誠愛國之士。無可疑也。其所謂命則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誠今日我四萬萬人最盤根錯節之大問題也。此問題甚長。非此短篇所能畢其詞。願以異日。至其末節所云。謂強人使與己意相同。謂別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實非鄙人之所敢受也。凡言論者。發表一己之意見者也。言者與聽者。各有其自由。斷未有能強之使與己同者。吾嘗論中國人之性質。最易爲一議論所轉移。有百犬吠聲之觀。有水母目蝦之性。雖其所論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謂奴隸之本質終不亞。吾方以是爲一大缺點而深疚之。而豈有強人使與

已意相同之理。至其謂別人之非。是固然也。顧所別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豈敢隱。夫鄙人之與破壞主義。其非無絲毫之關係。當亦天下所同認矣。然則吾豈與異己者爲敵哉。至謂以成己之名。則更失之遠矣。反抗於輿論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數之唾罵。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則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而師友多謂爲好名。今者反對破壞主義。而論者或又謂爲好名。願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長短。吾最自知之。吾亦與天下人共見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懷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隱蔽。非直不欲此則其一貫者也。辛壬之間。師友所以督責之者甚至。而吾終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認爲真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爲謬誤者。則不遠而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長也。若其見理不定。屢變屢遷。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質相戒。諸畏友中。亦類以爲規焉。此性質實爲吾生進德修業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決不敢自諱。且日思自克而竟無一進者。生平遺憾。莫此爲甚。若云好名。則鄙人自信。此關尙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則言之奚爲者。故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揮之。使無餘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爲對於社會之一責任而已。至云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云云。此誠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尙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惡習。此亦當爲一國所共諒者。試觀去年春夏間。報界之所以相誣攻者若何。吾黨曾一置辯否。又如香港某報。每三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認列強爲第三敵。認滿洲政府爲第二敵。認民間異己之黨派爲第一敵。其所以相唾罵相攻訐者。亦云至矣。夫使以筆墨挑戰也。則吾輩亦何患無辭。試觀鄙人及我親友。曾爲一應敵之師否。非直不屑爲。亦以義固不可也。且如頃者章鄒最後之供詞。各報館之噴有言者亦衆矣。而本報並其原語。亦不肯錄入。誠以敬其初志也。吾謂「和事人」以此相慮。則可慮者其必不在吾輩矣。若夫吾發表吾現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則吾既言之矣。吾今後更將大有所發表焉。然此非唾罵之謂也。非攻訐之謂也。吾所謂與輿論挑戰者。自今以往。有以主義相辨難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樂相與賞之析之。若夫輒驟毀罵之言。吾固斷不以加諸人。其有加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語和事人。可無慮此。抑吾亦欲徧國中志士。皆平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則本報前號中鄒著「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兩篇。亦可略見其用意之

所存。掛亦如和事人所謂欲兩黨合力以思挽回之術云爾。願和事人平心靜氣一省覽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

記斯賓塞論日本憲法語

日本近出之雜誌『太陽』有一文。題曰「故斯賓塞氏與日本憲法」者。博士金子堅太郎所撰。自述其十五年前斯氏對話之語。斯氏曾與彼約謂當生前不許宣布。故金子氏之筆記。藏之篋中者十五年。今斯氏既逝。乃發表云。此亦有一讀之價值也。

金子氏記初見斯氏時。以伊藤博文所撰日本憲法義解贈彼。乞其批評。

斯氏未讀其書。先發問曰。余有所最疑者一事。憲法之爲物。始自英國。美國繼之。其後各國又繼之。大率皆由國民要求逼迫。或購之以血。而始得制定。獨日本者。建國以來。一系相承。爲專制獨裁之國體。民樂其化。未聞有要挾強逼之事。今乃平地湧現。生出此憲法。其故何由。金子氏乃詳告以日本建國以來之歷史。更及明治維新以後之事。若何而廢積年沿習之封建制。若何而採輿論爲改制之方針。以定開國之國是。若何而於太政官之下置三職八局。若何而設待詔院諸機關。若何而置元老院大審院以劃行政司法之範圍。若何而開地方官會議以啓自治之端緒。如是者既二十年。而乃有憲法之成立。決非突然而生者云云。斯氏乃曰。得之矣。得之矣。吾向以此問題質諸貴國多人。莫能答也。今聞吾子言。吾知其與進化公例不謬矣。越數日。斯氏讀憲法義解卒業。乃函招金子氏於其家。有所語。其言如下。

余以爲一國之憲法及其附屬法律。必須與本國之歷史及國體。有同一之精神。同一之性質。苟不爾者。則當其憲法法律實施之時。其困難必不可思議。終不能達立憲之目的而已。余懷此意見既久。故曩者曾與駐英之日本公使森有禮氏有所語。謂日本若欲制定憲法。必當採漸進保守主義。以本國之歷史習慣爲基礎。而旁採歐美各國之所長。使日本遺傳之政體與歐美立憲主義相調和。此其最要也。若破壞舊體。而創設新制。則殊非我之所望。何

則以物質界論之。凡齋外國之草木以移植於本國者。勢不能與外國結同一之花實。此植物學之原理也。惟憲法亦然。歐美諸國之憲法。各因其國體歷史及習慣而成。決非取他國之論文翻譯之而執行之也。余當時所以語森氏者若此。今見足下所示之日本憲法。讀其註解。知一本於日本古來之歷史習慣。以漸進保守主義爲宗。此余之所最贊成也。願吾更有一言。欲爲日本政府告者。則將來實行此憲法。比於制定憲法時。尤爲困難。此不可不深察也。制定憲法者。不過以少數人士之精勤。而可以成就。若實行憲法。則國民全體之大事業。其難有什伯倍於其初者。試以美國之實例證明之。美國憲法之精神。在人民平等。上下皆有同一之權利。乃行之數十年。而美之憲法政治。漸集於政黨之掌握中。其政黨亦多由政治家之利己主義。良民不勝其苦。質而言之。美國人於憲法之空文上。得有平等之權利。其在實事上。乃不得享之也。

以政治學之原理論之。政府之事業當漸次輕減。使人民各以箇人自營之。故政府最終之目的。則放任主義也。此論爲余生平所最主張。君之所知也。雖然。以今日社會之實際。未足語於是。放任主義者。不過立乎今日以指將來。謂具足圓滿之世界。當如是耳。故論政府權力範圍之廣狹。必使國民人人皆養成自立自勵之精神。無需政府之誘導。而自能各守其義務。又無須政府之禁遏。而自能不侵他人之權利。不害社會之安甯。夫如是則政府之事業。可以縮至極狹隘之區域。於是乎政治學之原理。乃可實行。試以埃及金字塔譬之。則未開化國之政府。猶塔之初階也。余所主張放任主義之政府。猶塔之絕頂也。政治之進路。由初階漸次以達絕頂。其進步程度。一依其國民智德力之程度以爲定。欲不經初級二級三級之順序。一躍而達於絕頂。勢固不可得達。即達矣亦隨而墮耳。故吾所望於貴國政府者。依此學理而熟察日本國現時之地位。在金字塔之第幾級。據現在所立之地而漸升焉。苟欲吾所墮等之進步。不特於憲法之實行。諸多窒礙。而其不利於國家及國民者。更遠且大也。（下略）

見雜誌太陽第七十九頁

案斯氏所論。可謂博深切明。昔天演學者通用語。皆曰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而斯氏則好用「適者生存」一語。誠以天下事無所爲優。無所爲劣。其不適於我也。雖優亦劣。其適於我也。雖劣亦優。夏之莠。冬之葛。美非不美。而服之皆足以

生病。則不適以為害也。不解此義。而以之掌持議論國家事。其危亦甚矣。斯氏所忠告於日本政府者。曰。自審其國民地位。在第幾級。吾以為凡自愛其國者。皆不可不三復斯言矣。斯氏又斷斷然以本國之歷史習慣為言。毋亦以進化之公例。從無突然發生之物。皆循其遺傳而遞變焉。經若干年。而其狀態乃大異耶。然則吾國民之所以愛吾國者。其亦有道矣。苟不審吾之歷史。若何習慣。若何。而曰是物者。現時各國行之而最優者也。吾攫而取之。夫如是則吾亦可以自圓於優勝之林。豈知一切事物。固有在彼為優。而在我反為劣者耶。乃知不健全之理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吾願我政論家。平心靜氣。以一聽前賢之遺訓也。

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

自瑪兒梭士人口論出世。謂人口之蕃殖。以幾何級數增加。每二十五年輒增一倍。達爾文因之以悟物競天擇之原理。迨十九世紀。舉地球萬國。幾無不以人滿為患。而瑪氏達氏之學說。益占勢力於學界。推原各國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與民族之相接觸而有爭競。其所以相接觸之故。大率由於人滿而移住。此天演自然之理。即中國當亦不能外也。願吾讀古籍。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言天下之民穰負其子而至矣。梁惠王問孟子。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又言天下耕者皆願耕於王之野。凡此皆當時諸國爭欲吸食客民之徵也。竊疑自黃帝至春秋戰國間。已二千餘年。何故其現象仍復如彼。且其時戰爭日烈之原因。抑何在耶。深所不解。偶檢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之戶口門讀之。觀其歷代統計之比較。有令人大失驚者。明知吾國調查之學不精。且更有種種原因。使版籍之數勢必失實。雖然。不實之中。亦有研究之一值也。

中國歷代戶口比較表

據三通考撤錄其失載者不杜撰其正誤者不臆改

(年代)

(戶)

數

(口)

數

夏禹時

一三、五五三、九二三

周初	一三、七〇四、九二二
周東遷時	一一、九四一、九二二
周末
漢初
西漢末	一二、二三三、〇六二	五九、五九四、九七八
漢光武時	四、二七九、六三四	二一、〇〇七、八二〇
明帝時	五、八六〇、一七三	三四、一二五、〇二一
章帝時	七、四五六、七八四	四三、三五六、三六七
和帝時	九、二三七、一一二	五三、二五六、二二九
東漢末	一六、〇七〇、九〇六	五〇、〇六六、八五六
三國時	七、六七二、八八一
晉武帝時	二、四五九、八〇四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
南北朝全盛時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南北朝之末	一一、〇〇九、六〇四
隋全盛時	八、九〇七、五三六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
唐太宗時	三、〇〇〇、〇〇〇(不滿)
武后時	六、三五六、一四一
元宗天寶時	九、六一九、二五四	五二、九〇九、三〇六
肅宗至德二年	八、〇一八、七〇一
乾元二年	一、九三三、一二五

德宗時	三、八〇五、〇七六
憲宗時	二、四七三、九六三
武宗時	四、九五五、一五一
宋藝祖時	三、〇九〇、五〇四
真宗時	八、六七七、六七七
神宗時	一五、六八四、五二九	一九、九三〇、三二〇
徽宗時	二〇、〇一九、〇五〇	二二、八〇七、一六五
南宋高宗時(金在外)	一一、三七五、七三三	四三、八二〇、七六九
光宗時(並金合計)	一九、二四一、八七三	一九、二二九、〇〇八
元初	一一、八四〇、八〇〇	七三、二九二、九八五
元末	五八、八三四、七一
明成祖時	一一、四一五、八二九
英宗時	九、四六六、二八八	六六、五九八、三三七
武宗時	九、一五一、七七三	五四、三三八、四七六
神宗時	九、八二五、四二六	四六、八〇二、〇〇五
清順治十八年	五一、六五五、四五九
康熙五十年	二一、〇六八、六〇九
乾隆十四年	二四、六二一、三三四
四十八年	一七七、四九五、〇三九
(表例附)	二八四、〇三三、七五五

(一) 周末漢初元末諸時代。極關緊要。然原書不能言其數。今別證他書。附考於後。惟表中則空之。

(二) 原書於唐著戶不著口。其他或著口不著戶。今悉依以為存闕。

(三) 原書於東漢唐宋元明列表甚詳。每帝皆有。今惟取其比較之率有大漲落者。乃列次之。

(四) 當數主分立時代。必須合觀各主所屬之戶口。乃為全國總數。右表所列者。惟南宋高宗時代。未將金所屬列入。其時金之戶數三百萬。合諸宋之數共一千四百餘萬戶也。口數則原書不載。無從摺入。故闕之。其餘如三國時六朝時及南宋光宗時。皆綜合其總數列表。所據者如下。

(戶)

(口)

魏

六六三、四二三

四、四三二、八八一

蜀(亡時)

二八〇、〇〇〇

九四〇、〇〇〇

吳(亡時)

五三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四七三、四二三

七、六七二、八八一 (即前表之數)

(二) 南北朝全盛時

南朝所可考者。惟宋書載孝武時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北朝所可考者。惟魏書載孝文遷都河洛時為全盛。戶口之數。比晉太康倍而有餘。馬氏原案云。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千六百十六萬餘。云倍而有餘。則是戶五百餘萬。口三千二百餘萬以上也。故略列如前表。

(三) 南宋時

(戶)

(口)

宋(光宗時)

一一、三〇一、八七三

二七、八四五、〇八五

金（章宗時）
合之即前表之數也

六、九二九、〇〇〇

四五、四四七、九〇〇

（表補附）

（一）周末人口略算

蘇秦說六國於燕趙韓齊。皆言帶甲數十萬。於楚則言帶甲百萬。於魏則言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張儀言秦虎賁之士百餘萬。又蘇秦言齊楚趙皆車千乘騎萬匹。言燕車六百騎六千。言魏車六百騎五千。張儀言秦車千乘騎萬匹。以秦楚兩國推例之。大抵當時兵制。有車一乘騎十匹者。則配卒一千人。故秦楚千乘而卒百萬。趙六百乘而卒六十萬。然則蘇秦雖不確言齊趙燕韓之卒數。然亦可比例以得其概。大約齊趙皆當百萬。燕韓皆當六十萬。蓋當時秦齊楚工力悉敵。而蘇秦亦言山東之國莫強於趙。故合縱連衡時。秦趙齊楚皆一等國。而魏韓燕二等國也。以此計之。七雄所養兵。當合七百萬內外也。

由兵數以算戶數。據蘇秦說齊王云。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子。則臨淄之卒。可得二十一萬。是當時之制。大率每一戶出卒三人。則七國之衆。當合二百五十餘萬戶也。

由戶數以算人數。據孟子屢言八口之家。是每戶以八人爲中數。則二百五十餘萬戶。應得二千餘萬人也。

此專以七雄推算者。當時尙有宋衛中山東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閩粵等。不在此數。以此約之。當周末時。人口應不下三千萬。

（二）漢初人口畧算

據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則自秦孝公至始皇之十三年。其破六國兵。所斬首虜。共百二十餘萬。（余別有表）而秦兵之被殺於六國者尙不計。六國自相攻伐所殺人尙不計。然則七雄交國。所損士卒當共二百萬有奇矣。而始皇一天下之後。猶以四十餘萬使蒙恬擊胡。以五十萬守五嶺。以七十萬作驪山馳

道三十年間。百姓死亡。相踵於路。陳項又恣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雒水不流。漢高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及平城之圍。史稱其悉中國兵。而爲數不過三十萬耳。方之六國。不及二十分之一矣。（參用馬氏原案語略加考證）

漢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當不至如六國之甚。然以比擬計之。當亦無逾五六百萬者。（南越東越等不計）

由前表觀之。則中國自清乾隆以前。民數未有逾百兆者。其最盛爲南宋。宋金合七十三兆餘。次則明成祖時。六十六兆餘。又次則西漢孝平時。五十九兆餘。最少者爲三國。乃僅爲七兆餘。嗚呼。孰謂吾先民而僅有此。今姑據此不實不盡之統計。一研究之。

上古邈矣。不可考。但據原案。周東遷時得十一兆餘。今所揣度。則至戰國而進爲三十兆。其間以衛生之不備。戰爭之頻數。進率祇於如是。其與理論殆不相遠。及至漢初。而六去其五矣。則暴秦陳項之亂爲之也。漢休養生息二百年。自文景迄孝平。由五兆進爲五十九兆。殆加十倍。乃建武中興。復銳減至二十一兆。幾去三之二矣。則王莽赤眉以來之亂爲之也。東漢二百年稍蘇。復進至五十兆。然猶不及西京之盛。曾幾何時。而三國時代。僅餘七兆。比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疑三國時戶口最確實蓋史所載者並其將士若干人吏若干人後宮若干人而一併列之也蓋七而餘一矣。馬貴與謂與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白骨盈野。三十餘年。及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此皆甚言之詞。然生民之不遭。亦至是極矣。隋之極盛。可比漢代。其所以致此者。下節論之。隋與唐之比較。原書於唐記戶而畧口。故民數無稽焉。然隋大業間有戶八百九十萬餘。唐貞觀間。乃不滿三百萬。亦去三之二矣。其有戶無民者。尚不在此數。瑪氏謂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則蒙傑其逐隋鹿之爲之也。至武后時而增一倍。爲六百萬戶。至元宗天寶時而增二倍。爲九百餘萬戶。則唐之極盛也。蓋其休養者凡百三十餘年。而始得此。肅宗至德二年。則元宗幸蜀之次年也。猶八百餘萬。再越三年爲乾元二年。以至德三年元乃僅有百餘萬戶。視天寶時。相距不遠。五年十去其八矣。則安史之亂爲之也。其後終唐之世以及宋藝祖之定天下。雖時有進退。然僅如真觀時耳。則藩鎮迭擾十國交鬪之爲之也。元明之交。莫弗可深考。而元初與明初之比較殆相若。今無

置論焉。明代民籍。大率上下於五六十兆間。天啓中猶有五十餘兆。及順治十八年僅二十兆。又五去其三矣。則流寇
 恣虐滿洲入篡三藩繼亂之爲之也。綜覽二千年來我先民之宅於斯土者。稍得田廬長子孫。度數十寒暑。輟復一
 度草薙禽窩。使孽子遺。如佳期將至。風雨便來。如萌孽方生。牛羊滋牧。嗚呼。舉天下含生負氣之儔。其遭遇之大不幸
 者。孰有中國人若哉。孰有中國人若哉。馮爾梭士人口論之公例。獨不行於我中國也亦宜。抑以如此之遭際。而欲責
 其文明發達與他國享平和幸福者並轡而馳。亦何望矣。

雖然。右表所列。固絕不足爲信據也。不足信據而復列之。則以其於中國國情之考證。固別有裨也。宋李心傳所著建
 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唐人率以十戶
 爲五十八口。』按由此略可推算唐時公報之人。自本朝元豐至紹興。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
 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口。蜀人生齒。非
 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於漏口少爾。『吾證以南宋時之統計。而再觀夫宋光宗間爲戶千二百餘萬。爲口僅二
 千七百餘萬。金章宗間爲戶六百九十餘萬。爲口乃四千五百餘萬。宋之戶倍於金。而口乃僅及金之半。甯有是理耶。
 以金例宋。則當光宗時。宋民八九千萬。乃始與其戶相應矣。宋金合計。則彼時之民。已應在百二三十兆以上矣。且吾
 以爲此數不至宋而始然也。自唐時而當已然。宋之所隱匿者在口。而唐之所隱匿者在戶。實則戶口兩者俱隱。特
 君卿云。『我朝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
 也。』考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耳。乃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其
 增進之率。適與瑪氏二十五年加一倍者相合。夫唐貞觀以後之治。過隋遠也。吾先民之安居樂業者。在歷史中實以
 彼時爲最長。人口烏有不蕃殖之理。以隋例唐。隋初據四百萬戶之業。閱二十年而得八百餘萬者。唐初據三百萬戶
 之業。閱百三十餘年。最少亦應至千八百萬有奇矣。上句非以幾何級數推算。以當時每戶五口有奇之比例算之。則盛唐時代。應
 有民百四五十兆以上。顧統計表上隋唐之相遠。如彼其遠者。則史稱隋文帝恭儉爲治。不加賦於人。而唐代行租庸
 調之法。以調稅戶。以庸稅口。從宣公奏議云。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庸。有身則有庸。瑪氏所謂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誠哉然也。唐制

有課者有不課者凡錄寡孤獨疾不課凡品以上官不課部曲客女奴婢不課天寶十四年戶數共八百九十一萬有奇課者四百三十四萬有奇不課者三百五十六萬有奇戶數共五千二百九十九萬有奇課者八百九十一萬有奇不課者四百三十四萬有奇以全國之戶而計無告者居三之二以全國之民而計寡孤獨廢疾奴婢居六之五天下有是理乎此雖由立法不善然官吏之不能察數與國民之不解精稅義務皆可見矣中國官賦之統計皆此等煩何足怪評傳附記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頗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南京或冒引買四方或舉家舟居莫可踪跡也」然則明時民數不進之所由亦可以見矣清順治十八平人數數二十一兆有奇康熙五十年二十四兆有奇乾隆十四年一百七十七兆有奇前此五十年間所增僅三兆不過遞加十分之一後此二十餘年間陡增一百五十兆遞加八倍有餘使前表而爲信史也則是吾中國數千年來濡滯不進之民數常往來於四五十兆之間者至彼二十七年間乃改其度而爲一大飛躍也使前表而爲信史也則瑪爾梭士之徒聞之當更增數倍之悲觀也而豈知自唐以來我民族既早有此數徒以避賦役而自匿蔽自康熙五十一年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諭取漢唐以來口算庸調之法而掃除之然後千餘年間人口之實數始漸發現也康熙五十年以後曾兩次編審人丁而數仍不進者法令初行未信於民也故至乾隆十四年第三次編審始得此數迨乾隆四十八年所增復逾半倍爲二百八十餘兆則依瑪氏所算之率秩序而進矣東坡嘗云「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實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三代之制既不可考信炎漢以還計口課稅之法騷擾民間者垂二千年其餘毒乃至使吾儕今日欲求一徵信之統計表而不可得及康熙間一舉而廓清之不謂爲中國財政史上一新紀元不得也若是者亦安可以民族主義之餘憤而抹煞之

夫前表之不足徵信固也雖然其累朝鼎革時代與其全盛時代之比較率則原書所記雖不中亦當不遠如東漢初視西漢全盛得三之一三國視西漢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視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視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視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較也蓋擾亂既亘二三十年則壯者塗膏血於原野舉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無以爲繼一也壯者既去老弱婦女勢不能自存二也血肉滿地瘡痍緣生三也田棄不治飢饉相隨四也故每一次革命後則當代之人未有能存其半者也唐盛時已得百餘兆此著者推度而宋初僅數十兆宋盛時已得百餘兆而明初僅數十兆

明初已得百餘兆。而清初復僅數十兆。皆此之由。泰西歷史爲進化。我國歷史爲循環。豈必論他事。卽戶口一端而已。然矣。不然。豈有九百年前指前宋時擁二千萬戶。一百三十四兆人之國。而至今僅以四百兆稱者哉。

西人之稱我者。動曰四百八兆。此道光二十二年料民之數也。其年凡四百十三萬有二萬人云。吾中國官牘上文字。多不足措信。雖康熙改革以後。視前代徵實數倍。猶未敢謂其爲實錄也。顧舍此亦無他可據。卽以道光廿四年此數論之。後此經洪楊之難。兩軍死者殆七八百萬。合以流竄殃及癘疫飢饉及生殖力所損亡。可除出五千萬。以所餘三百六十兆爲本位計。道光廿四年迄今。凡六十年。以乾隆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間之比例。則約四十五年而增一倍。然則光緒十五年時。固應有七百二十兆人矣。今日其或當在八千兆之間耶。以今者行政機關之混亂如此。誰與正之。懸此數以俟將來新政府之調查而已。

中國之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樂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爲百物價值之原。泉。麥喀士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地。而組成之者也。拉士梭爾曰。凡田主與資本家皆竊也。盜也。此等言論。頗聳聽聞。雖然。吾中國固夙有之。王莽始建國元年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穀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糲糠。窮而爲姦。』所謂分田劫假者。注云。分田。謂貧者無田。取富人之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者。如貧人賃富人

之田也。劫者。富人掠奪其稅。欺凌之也。『此卽以田主資本家爲竊盜之義也。又宋蘇洵曰。『自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耨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此等言論。與千八百六十六年萬國勞力黨同盟之宣言書。何其口吻之逼肖耶。

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脚點。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縷縷。

墨子之論理學 以下甲辰

(附言一)舉凡西人今日所有之學。而強緣飾之。以爲吾古人所嘗有。此重誣古人。而獎厲國民之自欺者也。雖然。苟誠爲古人所見及者。從而發明之。淬厲之。此又後起國民之責任也。且亦增長國民愛國心之一法門也。夫人性恒愛其所親。而重其所經歷。故使其學誠爲吾古人所引端而未竟者。今表而出之。則爲子孫者。若有手澤之思。而研究之心。因以驟熾。近世泰西之文明。導源於古學復興時代。循此例也。故今者以歐西新理比附中國舊學。其非無用之業也。明矣。本章所論墨子之論理。其能否盡免於牽合附會之誦。蓋未敢自信。但勉求忠實。不誣古人。不自欺。則著者之志也。

(附言二)Logic之原語。前明李之藻譯爲名理。近侯官嚴氏譯爲名學。此實用九流名家之舊名。惟於原語意似有所未盡。今從東譯通行語。作論理學。其本學中之術語。則東譯嚴譯。擇善而從。而采東譯爲多。吾中國將來之學界。必與日本學界有切密之關係。故今毋寧多采之。免使與方來之譯本。生參差也。

(附言三)本篇原爲墨子學說之一節。以文繁故別著之。

凡一學說之獨立也。必排斥他人之謬誤。而揭橥一己之心得。若是者必以論理學爲之城壁焉。其難他說也。以違反於論理原則者。摘其伏。則所向無敵矣。其自樹義也。以印合於論理原則者。證其真。則持之成理矣。此學在中國之發達。固甚幼稚也。然秦漢以後。則並其幼稚者而無之。萌芽之稍可尋者。惟先秦諸子而已。諸子中持論理學最堅。而用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書。滴水不漏者也。綱領條目相一貫。而無或抵牾者也。何以故。有論理學爲之城壁故。故今欲究論墨子全體之學說。不可不先識其所根據之論理學。

墨子全書。殆無一處不用論理學之法則。至專言其法則之所以成立者。則惟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非命。諸篇爲特詳。今引而釋之。與泰西治此學者相印證焉。

一釋名

辯(取小)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舉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

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案)墨子所謂辯者。即論理學也。此文釋論理學之定義及其功用。

今泰西斯學名家所下界說。不是過矣。

名(取小)以名舉實。(案)墨子所謂名。即論理學所謂名辭 Term 也。如云墨子者中國人也。墨子與中國人。為兩名詞也。

辭(取小)以辭抒意。(案)墨子所謂辭。即論理學所謂命題 Proposition 也。語。連綴之為一命題也。一

說(取小)以說出故。(案)墨子所謂說。即論理學所謂前提 Premise 也。凡論理學必用三段法。其第一段謂之

大前提。第二段謂之小前提。如云有道行能教人者聖人也。此大前提也。又案墨子之所謂說。以專屬諸小前提

差為確當。

實意故(取小)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案)墨子所謂實意故。皆論理學所謂斷案 Conclusion 也。凡論

理學必先指名。合兩名為一命題。舉兩命題為大小前提。然後斷案出焉。斷案即其實也。其意也。而下斷案時恒

用故字出之。故墨子曰。說以出故。如云有道行能教人者聖人也。如此則三段論法備矣。有大小兩前提。則斷案自出也。

類(取小)以類取。以類予。(案)墨子所謂類。始論理學所謂媒詞 Middle Term 也。論理學三段論法。凡含三

名詞。其斷案之主位名詞。亦曰小詞。斷案之賓位名詞。亦曰大詞。其不見於斷案中之名詞曰媒詞。如云凡中國

也。墨子者中國人也。故墨子亞洲人也。媒詞者。在大前提與小前提之間為取。在小前提與斷案之間為予

者也。

或(取小)或也者。不盡也。(案)墨子所謂或。即論理學所謂特稱命題 Particular Proposition 也。論理學命

題。有全稱特稱之分。布式者所最不可忽之節目也。如云凡中國人皆黃帝子孫也。此之謂全稱命題。蓋其主位

為黃帝子孫。此之謂特稱命題。所包舉者不盡也。此

假(取小)假者。今不然也。(案)墨子所謂假。即論理學所謂假言命題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 也。如云假

或人之外。其餘人為黃帝子孫。與否未嘗言明也。

中國有墨子則中國可救。(第一段、今有墨子與否未可知。)第二段、故中國之前途難決也。(第三段、假者現在不能指實、故曰今不然。)

效(取)效者、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案)墨子所謂效、殆含法式之義。策西語 Form, Law

兩字之意。專求諸論理學。則三段論法之格。Figure 足以當之。苟不中格者。則其論法永不得成立也。

譬(取)譬學法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案)墨子所謂譬、論理學所謂立證 Verification 也。如歌白尼創

之理想而研究之。舉以為證之類是也。其種別甚多不可枚舉。

伴(取)伴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案)墨子所謂伴、即比較 Comparison 之義。論理學所最要也。蓋無比較。則

論理學不能成立也。

援(取)援也者。子曰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案)墨子所謂援、其義不甚分明。不敢強解。若附會通用之。則積

疊式 Outlets 之三段論法。庶幾近之。如云動物者有翼也。四足獸者動物也。馬者四足獸也。此物者

推(取)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案)論理學本推論 Inference 之學。故推為本學中

第一要件。無待言。但墨子之定義頗奧古。不敢強解。

二法式 法式者。即小取篇所謂效也。中效則是。不中效則非。是墨子所持以權衡天下之理論者也。墨子論理學之

法式。未嘗泐為專篇。故不可以盡見。今從諸篇中搜其緒論而排比之。但原文或錯漏不可讀。或深奧不

(經說下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彼也。則彼亦且此此也。)

此據論理學上內包 Intension 外延 Extension 之例。以明全稱名詞特稱名詞之異用也。「彼句此句彼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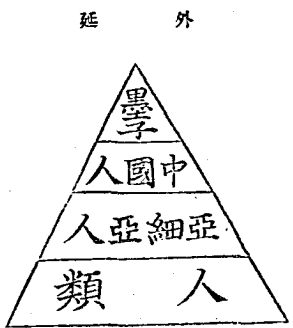
者。謂主詞與賓詞之量相等。者中國人也。墨子是主詞。中國人是賓詞。此文之此。即主詞也。彼。即賓詞也。以對於

互易也。「彼此可」之彼字乃動詞。與彼白而我白。謂以此為彼也。「彼此彼此可」者。其彼皆屬全稱也。下文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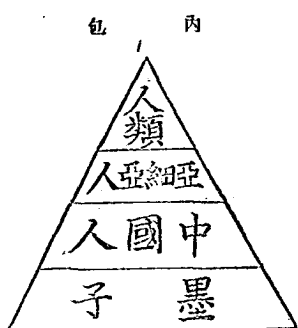
全稱。試舉其例。如命題云。「人者。理性之動物也。」是謂「彼此彼此可」。何以故。兩者皆全稱故。人以外無理性之

動物。理性之動物以外無人故。故不惟彼此可。即翻言之曰。「理性之動物者人也。」於論理無悖也。

以今世論理學之語解之。則云。



第一圖



第二圖

凡主賓兩詞之質量相等者。則可以互為主賓。

「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者。謂特稱名詞也。特稱名詞則有內包外延之
 差量。今先明其例。如第一圖。人類中含有亞細亞人。亞細亞人中含有中國人。
 中國人中含有墨子。是之謂外延。墨子既含有中國人之公共性。復有其特性。
 中國人之在亞細亞。亞細亞人之在人類。亦復如是。是之謂內包。今謂墨子者
 中國人也。亞細亞人也。人類也。可也。反言之。謂人類者亞細亞人也。亞細亞人
 者中國人也。中國人者墨子也。是不可也。何也。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也。故
 當斷案之際。必有度量分界焉。竟彼彼不得也。竟彼彼。則彼亦且此。此是即
 「中國人者墨子也。」之喻也。且墨子所謂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者。又不
 徒在全稱特稱而已。於詞之普及不普及。皆深注意焉。此又論理學上一緊要
 關目也。普及者。英語之「Universal」。如云「凡民有死。則民有之一名。普及者
 也。而有死之一名。則非普及。有死者衆。不獨民也。設云「有民爲白種」。則兩
 端皆非普及。民不皆白。而白種者又不皆民也。又如曰「無人能飛」。則兩端
 皆爲普及。飛固無與於人。人亦無與於飛。二類者全不相入也。自注云凡民有
四篇 墨子所謂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者。則指不普及之名詞言之也。以今
 世論理學之語解之則云。

凡主賓兩詞之質量相包相延者。則不能互爲主賓。

墨子乃自演證曰。

(小取)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

非無人也。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第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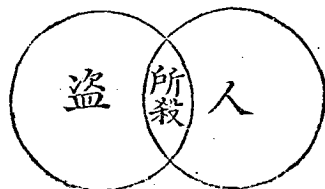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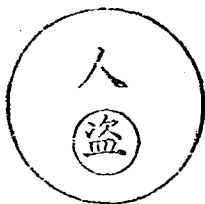
以圖示之。則弟為美人之一部分。車船為木之一部分。如第三圖雖然。皆不普及者也。弟之外尚有美人。車船之外尚有木。故謂愛弟即愛美人。乘車船即乘木。悖於論理。不辨自明。反言之。謂愛美人即愛弟。乘木即乘車船。亦不得也。蓋弟有時可以在美人之範圍外。而木與車船。兩端皆不普及。車船之外固尚有他木。木之外亦尚有他物為車船之原料者也。如第四圖質與量二者。論理學上所最宜注意也。如尋常三段法。「中國人者亞細亞人也。墨子者中國人也。故墨子者亞細亞人也。」此最通行最淺者也。今若依此演之。而曰

十七與五奇數也。故十二者七與五也。

若此者可為論理乎。必不可。以其量之異也。又如曰。
輕氣淡氣可燃之物也。水者輕氣淡氣也。故水者可燃之物也。

若此者可為論理乎。必不可。今更以墨子殺盜之論。演其圖式。如曰。
盜也者人也。所殺者盜人也。故所殺者人也。

此於論理似無以為難。然盜之內包。必非能盡人之性。蓋如空氣與淡氣。各皆可燃。及合為水。已變原質矣。如第五圖上。常理也。而盜之性質。如第五圖下。故曰。所殺者人。於論理不當也。墨子更徧引多說以證論理中效不中效之辨。
（經說下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為馬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獨有偏無平之與馬不類平有角馬無角。是類不同



第五圖

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爲是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

此文甚錯雜輾轉。不能得其真相。大約可分兩截言之。其一。如以牛有齒馬有尾之兩前指下斷案曰。牛非馬。不可也。以犯論理學第一及第三之公例也。參觀下注論理學第一公例曰。三段論法。由三箇名詞組織而成。如云人也者動物也。犬也者非馬也。此不成論理者也。何以故。以有四名詞故。第三公例曰。凡媒辭在兩前提中。最少必須有一處爲普及者。如云。凡中國人皆人也。凡日本人皆人也。故日本中國人也。此不中論理者也。何以

故。其媒詞之「人」。在兩前提中皆不普及故。夫曰「牛有齒也。馬有尾也。以此謂牛之非馬。」則其兩前提不相屬。而有四名詞。其悖於第一例無待言矣。若云「牛有齒也。馬有齒也。故牛者馬也。或牛者非馬也。」是皆不可。何以故。

「齒」之一媒詞。在兩端皆非普及故。有齒者不獨牛。又有齒者不獨馬。

（其二）如以牛有角馬無角而云有角者皆牛類無角者皆馬類。是亦不可。舉子所謂狂舉謂難案之誤也。亦甚嚴現。以其犯第四之公例也。第四公例曰。凡兩前提有一不普及者。則其斷案亦不得普及。如云「凡人動物也。凡馬非人也。故凡馬非動物也。」此不中論理者也。何以故。其大前提實位名詞之「動物」不普及。人之外尚有動物故。今而曰「凡牛類有角者也。此物非牛類也。故此物必無角也。」此不中論理也。何以故。以「有角」一名詞不普及故。此皆墨子言論理學之格式。東鱗西爪。畧可考見。而與今世之論理家言頗有合者也。

（附注）論理學家所奉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公例者八條。錄以備參考。

- 一 三段論法。由三箇名詞組織而成。不能多於三。不可少於三。
- 二 三段論法。由三箇命題組織而成。不能多於三。不可少於三。

三 媒詞在兩前提中。最少必須有一處爲普及者。

四 兩前提有一不普及者。則其斷案亦不得普及。

五 兩前提皆爲否定者。則無斷案。

六 兩前提中有一爲否定者。則其斷案必爲否定。又欲求否定之斷案。則兩前提中。必須有一爲否定者。

七 兩前提皆爲特稱者。則無斷案。

八 兩前提中有一爲特稱者。則其斷案亦爲特稱。

墨子之論理學。其不能如今世歐美治此學者之完備。固無待言。雖然。即彼士之亞里士多德。論理學鼻祖也其缺點亦多矣。竊獨墨子。故我國有墨子。其亦足以豪也。若夫惠施公孫龍之徒。以名家標宗。其實乃如希臘之詭辯派。其論理學蓋下於墨子數等也。

三應用 墨子之論理學。非以聘辯才也。將據之以研究真理。而樹一堅確不拔之學說也。今條舉其一二。

(甲)兼愛說之原本於論理者。

(小取)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疑衍字)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

(大取)愛人不在己。已在所愛之中。

(又)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

今爲演其圖式。其第一義。則

彼人而我愛之者。愛人之界說也。

今我所謂愛人。限於某部分而不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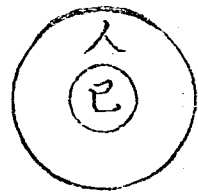
故我所謂愛人。非愛人之界說也。

此其兼愛說最堅之城堡。徵之於論理。而絲毫無以難者也。其第二義。則

凡人者我所愛也。

己者人也。

故己者我所愛也。



圖六第

謂愛人不在己己在所愛之中者。即其義也。己之小圈。全受容於人之大圈中。愛之分量。與人之分量同普及。如第六圖。故愛人即愛己。是墨子論理最圓滿義也。

其第三義。謂愛己非為愛己之人者。是以利害問題明兼愛義也。其論理尤為周全。試更引證他篇以為其前提。

(兼愛中)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

(兼愛下)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則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魯問)利於人之謂巧。不利於人之謂拙。

合此諸義。以積疊式三段論法演之。則如下。

己之利者。愛己者所目的也。

人人愛我者。己之利也。

故人人愛我者。愛己者所目的也。

不愛人者。人未有愛之者也。

愛限於己者。不愛人者也。

一

故愛限於己者。人未有愛之者也。……………二

人不愛我。己之害也。

不愛人。人必不愛我也。

故不愛人者。己之害也。……………三

害己者。非愛己之人也。

愛己者。適所以害己也。

故愛己非為愛己之人也。……………四

以此四墨之三段法演之。而其義乃大明。故知墨子之以利害問題說兼愛者。非為權法以導人也。實原本於正當之論理以立案也。

墨子一書。全體皆應用論理學。為精密之組織。前所牘舉兼愛說。其稍繁重者也。自餘諸義。亦罔不用之。若悉舉之。則全書皆是。今擇其要者論列一二。

(乙) 天志說之原本於論理者。所述皆天志上中下三篇原文。下仿此。

大前提……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小前提……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

斷案……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大前提……義必從貴者知者出

小前提……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

斷案……然則義果自天出矣

大前提……

小前提……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吾未見天之祈禱於天子也

(斷) 案……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矣

以上所列三條。其第一第二條。三段具備。其式甚明。若第三條。則兩前提。僅有其一。讀者或疑焉。不知論理學上。本有省段之法。如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其言外含有「凡石皆可轉」之一大前提也。又如云「地球者行星也。何以故。以凡繞日者皆行星故」。是其言外含有「地球者繞日者也」之一小前提也。以人人共明之理。故遂省之。其實則三段法未嘗缺一也。如此文第三條所舉。則將「凡貴且知者乃能賞罰人」之大前提省卻者也。

斷 案……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欲矣(烏從知之)

大前提……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而誅罰必至矣。

小前提……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以異此。

此倒裝三段式也。其式雖異。其例甚明。

(丙) 非攻說之原本於論理者

大前提……苟虧人愈多者其不仁茲甚。罪益厚。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小前提……今至大爲攻國(則其虧人最多矣)

斷 案……則弗知之從而譽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墨子以爲如論者所言。則其論式當云。「殺人愈多者。其不義愈甚也。攻國者。殺人最多者也。故攻國者。義也。」此其不合於論理。甚明白也。故墨子譬之曰。「有人於此。少見黑白。多見黑白。則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非攻上此皆

據論理以破迷顯正者也。

(丁) 節用節葬說之原本於論理者(四)

(戊) 非樂說之原本於論理者(四)

(己) 非命說之原本於論理者(四)

(庚)尙賢尙同說之原本於論理者(爾)

(辛)明鬼說之原本於論理者(爾)

著者案以上各義補釋原書無一不以論理爲樹義之原但儘列之則複沓無味且占篇幅學者可以舉一反三矣四歸納法之論理學欲言墨子之歸納論理學不可不先明此學之性質泰西之論理學遠導源於希臘之亞里士多德而其歸納派論理學則近發軔於英國之培根自歸納派興而前此舊派以演繹派之名別之歸納法與演繹法之相異安在演繹法者據總以推分歸納法者由分以求總今舉其例如云

凡繞日者皆行星也。

地球繞日者也。

故地球行星也。

此演繹法也。如云。

金星者。行星也。繞日者也。

木水火土星乃至天王海王星。皆行星也。繞日者也。

今地球亦與彼七星。全同一現象也。

故地球亦行星也。繞日者也。

此歸納法也。培根以爲演繹法之三段式。不過語言文字之法耳。既尋得真理而敘述之。則大適於用。若欲由此以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見其當也。是以特創歸納法。如吾心中欲提示一原理。未敢遽自信也。乃即凡事物諸現象中分別其常現之象及偶現之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反覆試驗。參伍錯綜。積之既久。則能因甲知乙。必見有一現象與他現象常相伴而不可離者。參觀本集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篇夫然後定理出焉。若此者。實論理學界一大革命。而近世歐美學者所羣推爲不朽之業者也。質而言之。則歸納法者。先求得確實之大前提。然後由之以得確實之斷案而已。譬如「凡人皆必死」(大前提)我亦人也。提小前提故我亦必死。(斷案)此演繹法之毫無可疑。盡人能解者也。雖然。若使「凡人皆必死

之大前提。有絲毫不確實。則「故我亦必死。」之一斷案。亦將不確實。寔假有人焉。以特別試驗。而見有若干少數不
 死之人。則安知我不在彼少數之內也。故培根以為此種論法。導人於武斷之途者也。今以歸納法研究之。而見夫
 墨子死也。孔子死也。孟子荀卿死也。宋經禽滑釐死也。亞里士多德倍根死也。乃至往古來今之人。無一不死也。於是
 而凡人必死之一前提。乃為鐵案而不可移。而故我必死之一斷案。亦可以自信。此其術之所以為進步也。死之前提。
 其事理至淺。而疑者難不用歸納法。為大前提。故天下事理往往非如此。則直而易解也。如韓愈言民者粟
 米麻絲。作器用。以要其利。其利於其上者。也。是以歸納法。為大前提。故天下事理往往非如此。則直而易解也。如韓愈言民者粟
 自主。其器利。以要其利。其利於其上者。也。是以歸納法。為大前提。故天下事理往往非如此。則直而易解也。如韓愈言民者粟
 其害亦更不待詳也。中國人所以不能發明新理。而往往為疑。蓋法醫醫藥。致其前。提而不復能持之。理也。則凡民之
 木水火土。諸星皆繞日而動也。更頻數試驗。而因以疑。蓋法醫醫藥。致其前。提而不復能持之。理也。則凡民之
 一水也。而即以例推。而知此學與文明進步之關係。誠重且鉅矣。故演繹法。只能推論其所已知之理。而歸納法專
 以研窮其所未知之理。倍根氏所以獨荷近世文明初祖之名譽者。皆以此也。而數百年來全世界種種學術之進步。
 亦罔不賴之。而烏知我祖國二千年前。有專提倡此論法。以自張其軍者。則子墨子其人也。

今請言墨子之歸納論理學。

(非命上)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
 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非命中)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不先立儀法。若言而無儀。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
 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僣。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
 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政。
 (非命下)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
 耳目之情。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
 此墨子背中言論理學最明顯之處也。其所謂先立儀法。儀法者。即西文 Logic 之義也。Logic 據論與學之兩義。其詳
 今彙括其所謂三表三法者如下。

第一法

甲……考之於天鬼之志
乙……本之於先聖大王之事

第二法

甲……下察諸衆人耳目之情實
乙……又徵以先王之書

第三法

……證而爲利政以觀其是否能中國家人民之利

右三法中。其第一法之甲。第二法之乙。皆屬於演繹派。其第一法之乙。第二法之甲。與第三法。皆所謂歸納派論法也。是故墨子每樹一義明一理。終未嘗憑一己之私臆以爲武斷也。必繁稱博引。先定前提。然後下其斷案。又其前提亦未始妄定。必用其所謂三表三法者。一一研究之。而求其真理之所在。若徧舉之。則全書五十七篇中。無一語非是也。今避繁衍。不復臚引。學者一繙原籍。當信余言之非阿好焉矣。

墨子以純用歸納論法故。故以歷史學及物理學爲一切學說之根原。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諸篇。皆言物理學。今雖不能盡索解。然其靈精之處。有不可誣者。近世學者。固往往以西人科學。比附而證明之矣。至其歷史學。則無一篇不徵引。墨子出遊。載書五車。蓋爲此也。夫物理科學。爲近兩世紀文明進步之大原。盡人所能知矣。而自十九世紀下半年期以來。凡一切政治法律生計社會諸學科。無不山「理論的」而趨於「歷史的」。凡以歸納論理學之日以光大也。而吾東方之培根。已生於二千年以前。我學界頗熟視無睹焉。是則可慨也已。

抑吾更有一言。吾今茲所論列者。墨子之論理學耳。至其應用彼之論理學以立種種之前提斷案。吾非敢謂其盡當也。但天下之事理無窮。歸納法之應用更無盡。此終非以一人數十寒暑之力所能悉究之也明矣。此則何足以輕重於我墨子。

晉書魯勝傳。言勝有墨子注。其自叙云。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正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

其論也。(中略)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流。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辨有上下。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兼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名學二篇。略解指歸。(下略)

嗚呼。以全世界論理學一大祖師。而二千年來。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若魯勝者。其亦空谷足音也已。惜其所注。今亦已亡。史復稱魯勝精天算殆亦一好學深思之士也無以助我張目。吾草此篇。恨不能起其人於九原而共語之也。願吾草此篇。吾自信未嘗有所絲毫緣飾附會。以誣我先聖墨子。吾附以誓證。

記日本一政黨領袖之言

某日某與吾友某某。會日本某政黨領袖某君於某所。叩以政黨初立時之情形。所言有深足令我輩感動者。歸而記之。

某君曰。我日本之有政黨。本起於維新時代。薩長土肥四藩及東北人士。咸有功於王室。而薩長二藩。憑藉尤厚。遂據要津。行藩閥專制政治。蓋武門秉政。實我日本八百年來歷史之遺傳性。旦夕未能驟革也。於是土佐及東北人士。咸懷不平。思起而抗之。此政黨所由起也。

某君曰。時則福澤諭吉先生。其德性最與平民主義相近。雖一度受幕府命。游歷歐美。及歸。則不復宦達。而惟設一慶應義塾於三田。專鼓吹英國學風。國中不平之民。咸就學焉。慶應義塾者。實政黨之製造場也。

某君曰。政黨與藩閥戰。已卅餘年。至今未休。而初期之戰尤烈。當時藩閥握政府之全權。政黨無絲毫勢力。無一寸立足之地。而政府之所以對我者。其嚴辣之手段。至今言之猶有餘痛也。政府之偵探。至密且嚴。凡民黨中有力之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皆悉偵之。而一一報告於常道。若起居注焉。數人密室之會談。被偵得者十而七八也。茶亭飯店。無所容議論之地。無論矣。乃至私宅貨舟。一無所逃。嘗有政府所派偵探。自匿於某家疊敷中。日本席地坐其室之下。七日夜。持辨當。日本有以小樽水匣盛冷飯宿僕以充飢。探聽隱事。洪纖不遺者。我輩又嘗蕩舟中流。密議大計。自謂天

神之外。莫余覺也。乃壯語方酣。忽有突起水中而捕縛余者。則政府警吏。梟以相隨。其伏我斃。則我於水中者。蓋已半日也。其他手段。大率類是。

某君曰。某嘗與黨員某某至橫濱。同購炸藥。已購得。歸而密度之待用。乃笑相語曰。警吏手段。精矣密矣。而猶未也。使我輩爲政府。必將置一攝影器於販賣炸藥者之室。使往購者無術以逃其影。則我輩今日。不已殆乎。方睥睨自鳴得意。乃翌日而政府逮捕之命下。引至法廷。法吏笑語曰。吾儕不如公等能爲攝影器。顧吾之攝聲器。亦足以代耶。其他手段。大率類是。

某君曰。當時政府及民黨。皆各務蓄養壯士。狹路相逢。動輒決鬥。故吾儕出入。必以劍自隨。

某君曰。政府務絕我輩經濟之來源。欲使我坐困。凡我輩或以團體之資格。或以私人之資格。欲營一實業者。政府必多方以破壞之。使不能自存。不甯惟是。凡地方實業家稍與我輩往來。形跡嫌疑者。政府亦必對付吾黨之手段對付之。故有力者避我輩惟恐不遠。懼其挽已也。我輩亦不欲累人。茹荼嚼雪。期以自力貫徹之而已。內之既湮。蓄養壯士外之復爲運動之費。而全黨皆若涸轍之鮒焉。其苦况豈復能以言語形容者。勿論他人。即知鄙人者。當時同志寄居舍下以十數。往往欲寄一信。而主客十餘人。欲共湊兩錢購一郵政票而不可得。一人出門。則其他不得不居守。何也。主客十餘人。而帽惟一。帶惟一。裙惟一。履惟一也。明治二十三年國會開。鄙人被舉爲議員。而出席時所被之一禮服。猶十餘人共釀之也。

某君曰。政府之陽惡。既若是矣。其陰謀之可畏。則更甚焉。吾黨既在直接間接壓制之下。無以謀生。逼於飢寒。政府圖其至窘之頃。則陰遣人貸以金錢。訂期償還。及期而撻逼之。不稍假借。圖其益窘也。又陰遣人別貸之。及期撻逼。又如之。而其目的要在有所誘脅以迫之使改節。或初貸時誘脅焉。或再貸三貸時誘脅焉。雖有鐵漢。不墮其彀者鮮矣。嗚呼。此吾黨最吃虧之一端也。

某君曰。計當時政府專爲對付民黨。其警察偵探壯士乃至種種陰謀所費。蓋歲六白金云。浪擲國民膏血。其罪猶小。而其催壞國民志氣。墮落國民名節。至使今日政黨中猶帶腐敗之氣。其影響及於全國民之道德。則吾至今言之猶

有餘痛也。

某君曰。今者吾黨之對於藩閥政府。以三十年血戰之結果。雖未可云已獲全勝。顧吾黨之目的。其已達者則什八九矣。終局之全勝。在我不在彼。又國人所同信也。

某君語竟。某乃退而與吾友相語曰。嗚呼。我國民黨志節之萎靡。能力之脆薄。有以夫。有以夫。孟子曰。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今之志士。燕居談笑。而道革命。酒食徵逐。而言破壞。無惑乎其心不細。機不警。志不卓。行不堅。運動不進。而條理不立也。以若斯脆弱之政府。吾黨猶不能動其空殼。吾黨尙何顏以語國事耶。使吾黨處於日本政黨初立時之地位。將若何也。雖然。能力以相搏而後鍊成。使吾黨處於日本政黨初立時之地位。則吾黨之能力。或將有進乎。吾未能決之。

中國之武士道自叙

頃編國史。至春秋戰國間。接先民警勳。深有所感動。爲史裁所限。不能悉著錄也。乃別著「中國之武士道」一編。冀爲學校教科發揚武德之助焉。

新史氏既述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聞於太史者。爲中國之武士道一卷。乃叙其端曰。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我神祖黃帝。降自崑崙。四征八討。削平異族。以武德貽我子孫。自茲三千餘年間。東方大陸。聚族而居者。蓋亦百數。而莫武於我族。以故循優勝劣敗之公理。我族遂爲大陸主人。三代而往。書闕有間矣。即初有正史以來。四五百年間。而其人物之卓犖。有價值者。既得此數。於戲。何其盛也。新史氏乃穆然以悲。曰。矍然以悲。曰。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誰造之。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人力造之。司馬遷。良史也。其論列五方民俗。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懣。好氣。任俠。中山地薄人衆。民俗懷急。丈夫相聚遊戲。慷慨悲歌。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希。數被

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靡悍。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怯於衆門。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由此觀之。環大河南北。所謂我族之根據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會之性質者。箇人也。而鑄造箇人之性質者。又社會也。故人性恒緣夫社會周遭之種種普通現象。特別現象。而隨以轉移。中國自昔非統一也。由萬國夏西而三千時而八百初而百二十通周見百二十四。而歸於一。其間競爭劇烈。非右武無以自存。蓋一強與衆弱遇。弱者固弱。強者亦不甚強。數強相持。互淬互厲。而強進矣。其相持者非必箇人也。強羣與強羣相持。其強之影響。徧浸漬於羣中之分子。而箇人乃不得不強。此春秋戰國間。我民族所以以武聞於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則由外族間接以磨厲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我族之有霸國。始於春秋。尋常稱五霸諸國不以主故霸國者。強權所由表徵也。其在春秋。曰齊曰晉。曰秦曰楚。曰吳曰越。其在戰國。則晉分爲韓趙魏吳越。合併於楚。而更益以燕。此諸國者。皆數百年間我民族之代表也。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厲。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尙武爲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皆賴是也。請言齊。環齊左右者。徐萊淮夷。莒莒。故太公初封營丘。萊夷即與之爭國。齊世家其後徐偃王朝三十二諸侯焉。非子故太公以悍急敷政。而筦子作內政寄軍令。齊富強至於威宣。蓋以此也。請言晉。晉故狄地也。故晉人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左傳莊公八年又曰。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同昭十五年又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同成六年故春秋之世。晉與狄相終始。而猶未能相志於鮮慮。鮮虞。白狄別種。而戰國之中山也。三卿分晉。而趙當其衝。故武靈王曰。中山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趙策故以胡服騎射教民。舉國皆執兵馬。全晉之時。其民既以仁悍稱。至趙益甚。蓋以此也。請言秦。秦最初以討戎功。得封秦仲以來。五世與戎爲仇。死戎難者三焉。秦本紀秦繆修政。乃伐西戎。滅國十二。辟地千里。秦之建國以血肉與諸戎相搏而易之也。其後商鞅厲農戰。司馬錯伐蜀。而秦即用是以并天下。請言楚。楚之封。與古三苗濱裔爭地。若故紛冒。壘路籃縷。以啓山林。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誓之。曰。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見左傳宣十二年楚之能強。皆以此也。請言吳越。吳越通上國較晚。其初代與他族競爭之烈。不可深考。要之亦我族沫甚風櫛甚雨而撫其

地也。圖問句踐時代。所以厲其民者至矣。請言燕。燕僻處東北。自春秋初即有山戎之禍。其後北戎日益暴。而燕亦日益強。是以得并六爲七。以顯於戰國也。太史公曰。天下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遼於匈奴。史記句奴列傳謂秦與趙與燕也。夫使武靈不以幽弒。樂毅不以間亡。蒙恬不以讒殺。三子者有一焉能終其業。則黃帝以來獯鬻之患。或至是而竟消滅。而後此白登之圍困。甘泉之烽火。乃至劉石金元之恥辱。或竟不至以污穢我國史焉。未可知也。夫其對於外族之競爭。既若是矣。其在本族。亦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兢兢於均勢。汲汲於自全。故尙武之一觀念。上非此無以率其民。民非此無以事其上。蓋社會之大勢。所以鼓吹而摩盪之者如是也。六國之末。懸崖轉石之机。愈急愈劇。有勢位者。益不得廣結俠使之民以自固。故其風扇而彌盛。名譽舉此者也。爵賞賞此者也。權利利此者也。全社會以此爲教育。故全民族以此爲生涯。轟轟烈烈。真千古之奇觀哉。夷考當時武士信仰之條件。可得十數端。一曰。常以國家之名譽爲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如先穀。樂書。卻至。雍門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爭之。不畏強禦。如曹沫。蘭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殺其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無吝。如鄭叔詹。安陵縮高。疾羸。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譽。或爲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不能忍。不肯爲短見之自裁。不肯爲懷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如狼臆。卞莊子。華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對於所尊長。常忠實服從。雖然。苟其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所尊長。亦常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亦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軫。魏絳。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慶鄭。奮揚。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職也。必忠其職。常犧牲其身。乃至犧牲其一切所愛以殉職。如齊太史兄弟。及李離。申鳴。孟勝。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報之。如北郭騶。豫讓。驪政。荆軻。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難。以相托者。常犧牲其生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他人之急難。雖或無與於我。無求於我。然認爲大義所在。大局所關者。則亦銳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魯仲連。之徒是也。一曰。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趨死無吝。如田光。江上漁父。棠陽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他人。如驩政之於其姊。賈高之於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聶榮之於其弟。是也。一曰。戰敗寧死不爲俘。如項羽。田橫。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親者死。則與俱死。如孟勝之門人。田橫之客。是也。一曰。其所遇之地。

位。若進退維谷。不能兩全者。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爲之。然事過之後。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鉅鹿。奮揚子蘭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圖一事者。至事過境遷以後。無論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無負其志。如程嬰。成公趙之徒是也。一曰。一舉一動。務使可以爲萬世法。則拚命後人。誤學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趙之徒是也。其餘諸嫩德。尚不可悉數。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諸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嗚呼。橫絕四海。結風雷以爲魂。壁立萬仞。鬱河嶽而生色。以視彼日本人所自侈許曰。武士道。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何遽不逮耶。嗚呼。我民族武德之斷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爲剛。萬夫爲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爲秦始皇。始皇既一天下。鋤群強而獨製之。賈生記之曰。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咸陽。銷鋒鑄鏑。以弱天下之民。又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時矣。幸其凶餒。不久即被決潰。而前此遺風餘烈。且尙未沫。故楚漢之間。前躡彌劬。張良等萬乘於褐夫。田橫死絕島而不悔。貫高糜膚以白主。竇嬰擲侯以拯友。猶先民之遺志也。次擢之者。則漢高祖。叔孫通定朝儀。尊揚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潛伏。汗下不敢仰。噫。蓋稍稍億矣。然鄉曲豪舉游俠之雄。若朱家。劇孟。王孟。濟南閻氏。陳周庸。郭解等。聲氣尙動天下。次則景武之間。復大挫之。徒諸族強宗豪傑及富人於諸陵。班固所謂三遷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見文都。此殆猶始皇殺豪俊弱天下之意。特其操術巧拙殊異耳。群天下血氣之士於齏穀下。使其心志伏於淫治。其體魄脆於奢靡。晉孤偃有言。吾且柔之矣。近謂自珍定廣文集有京師而復選嚴酷之吏爲司隸。爲尹。以次第鋤之。蓋景帝大誅游俠。使之盡誅此風。孝武承流。法網逾密。郅都。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咸宣。杜周輩。希指承寵。草薶而禽獨之。而公孫弘。主父偃之徒。復假儒術文姦言。以助其餒。史記游俠列傳云。東吳郭解無罪。而行誣以誑賊殺人。雖雖弗知。此罪甚於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伯又徒。案傑實陵邑之講。曰。郭有女。爲任俠。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云。偃說上曰。天下豪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諱而害除者也。云云。至是而尙武精神漸滅。以盡矣。太史公傷之曰。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如樊仲子。趙王孫輩。雖爲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姚。西杜。南仇。東趙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又鄉者朱家之所差也。快列傳。嗚呼。千百年

養之而不足。數十歲錫之而有餘。不亦重可悲耶。蓋季布以武俠開一世。而討伐匈奴之議。猶且以含垢忍辱勸人主。則黃帝以來遺傳之武德。既已銷磨。而我族之對外。始不競矣。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武士道。與霸國政治相終始。春秋時代。霸國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種風氣。戰國時代。霸國極盛。武士道亦極盛。楚漢之交。時日雖短。猶然爭霸也。故亦盛。漢初。天下統於一矣。而猶有封建。則霸國之餘霞成綺也。而武士道雖存。亦幾於強弩之末。不穿魯縞。逮孝景定。吳楚七國之亂。封建絕跡。而此後亦無復以武俠開於世者矣。嗚呼。時勢造人。豈不然哉。夫歷九州而相君。挈四海以爲家。其進也。既厲於競爭。有以爲功名之地。其退也。復得所保護。有爲遁逃之藪。故士之能以武自見者。非獨天性。亦形勢使然也。及天下定於一尊。爲人上者。無復敵國之足以勞其狼顧。前此強強相持之勢。忽變爲一強遇衆弱。而其所最患。弱者之復起而爲強耳。故前之獎之者。今則賤之。前之翼之者。今則摧之。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天下一家。山谷海嶽。悉受成於天子之命吏。法網所觸。欲飛靡翼。束手待司敗而已。倔強者死焉。次焉者易其操。前輩死焉。後起者無以爲繼。夫社會之勢力。必有所承襲。而始得永續性。後起者雖欲自建樹。則固於其始萌芽之頃而收之矣。以故強武之民。反歸於劣敗淘汰之數。而惟餘弱種以傳子孫。昔人詩曰。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君子觀此。未嘗不仰天而長慟也。然則我國苟長爲戰國時代。互均勢終不相下。是果爲國之利乎。曰。利害未可知。然大勢固不許爾爾。中國之地勢。爲天然統一之地勢。而幅員如此其遼廓。戶口如此其衆多。其在幼稚時代。非厚集權力於中央。無以爲治。故專制又與統一爲緣。不得不以一強馭羣弱。勢使然也。夫使竟外無復他強以與我相遇。則長此終古。保守秩序。寧不足以致小康。其奈全世界物競之大勢。又不許爾爾。夫是以情見勢繇。而二千年來。遂以屈辱之歷史。播醜於天壤。他勿具論。即如漢孝武者。豈非一世之雄主耶。其對外思想。雄健沈鬱。白登之耻。縉幣之辱。刻未嘗去懷也。磨徵之志。終身以之。而成功遂不逮趙武靈王者。武靈時代。全趙皆強。孝武時代。則強者僅孝武一人。而其餘皆弱也。以全體積弱之民。而從事外競。未有能幸者矣。孝武欲揚本族之威於域外。而又錫本族之氣於域中。此所謂卻行而求前也。自茲以還。經一度梟獍之主。則武德之銷磨。愈增一度。前此所謂專制者。則一人剛而萬夫柔也。後此所謂專制者。則客族剛而主族柔也。以萬夫之柔者。與一人之剛者抗。彼雖武甚。然固極少數。踏之猶易也。至於以主族之柔者。與客族之

剛者抗。則彼固亦有多數焉。以爲爪牙。始焉以我弱故。彼乃得以強加諸我。繼焉以彼強故。而我之弱益不可復瘳。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引而無窮。每下愈況。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極於今日。皆此之由。故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而又不得不終致憾於人事也。今者民智程度。漸脫離天造草昧之域。而時勢蓋一變矣。合五大洲爲一大戰國。而地勢蓋又一變矣。所未變者。人事而已。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壞之物。必還可以以人力恢復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之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則舉今存諸族。度未有能出吾右者。此歷史所明以告吾僭也。今者愛國之士。莫不知獎勵尙武精神之爲急務。雖然。孔子不云乎。我欲見諸空言。不如徵之行事之博深切明。又曰。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今之君子大聲疾呼以告其同胞曰。君其尙武。君其尙武。未之或聽也。乃襍引五洲史乘。撫偉人言行。曰。某氏武。故顯其國。某族武。故長其鄰。豈不使萬里之外。聞而奮興耶。而彼人東溼薪之大多數人。猶或曰。吾秦人而子語我以越之肥瘠也。甚者或曰。天實厚彼。賦之武德。終非吾族所能幾也。吾故今蒐集我祖宗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敘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名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嗚呼。我同胞興！興！！興!!!汝祖宗之神力。將式憑焉。以起汝於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譽之歷史。逮汝躬而斬也。其將何面目以相見於九原也。

談

叢

終

韻文

詩集

去國行

嗚呼。濟艱之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母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俗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麋磨。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陵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虜。』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母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蠶蝨如贅癭。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後起形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葱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迴蒼穹。』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古蹤。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身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

游箱根浴溫泉作

十年春明夢。猶未識湯山。身世餘憂患。寥天獨往還。陽阿晞短髮。神漢駐華顏。忽起瓠稜思。鄉心到玉關。

羯南湖村招飲上野之鶯亭以詩為令強成一章

三十年前龍戰地。風雲回首一憑欄。新亭莽莽羣仙醉。大地茫茫半日閑。偶嚼梅花耐冰雪。更因黃酒憶鄉關。羯公以紹興酒味半年矣此鈞天廣樂經行處。未信瓊樓玉宇寒。

雷庵行贈湖村小隱

東台幽絕處。有廬曰雷庵。環庵之左右。有櫻有楸有茶有櫻有松有杉。庵內何所有。但見琳琅古籍闌架而溢籤。有劍鏃。有琴。惜情。雷聲隱隱走籬角。雲色冉冉起林尖。主人者誰。魄嚴魂舒。貌矍道腴。朝讀書。夕著書。文章一出驚海內。

立言矜慎恒躊躇。東方風雲日漸惡。稜稜秋氣滿林壑。先生匣劍時一鳴。龍嘯天空秋水薄。我識先生風雪夜色。我訪
雷庵。暮春三月。京華十丈軟紅塵。繁櫻團錦積於雲。香車寶馬照九陌。家家花下扶醉人。雷庵深深。芳春寂寂。主人者
誰。抱膝淅易。吁嗟乎。雷庵雷庵。日亦已暮。春亦已深。時會一去。何時可尋。吾願爾為我。一聲霹靂振天地。叱咤淋漓走
魑魅。驚破羣孽起沈睡。壘龍起壘萬靈從。神州十藉風雲氣。十載以後。吾與先生。雷庵携手。應憶今年花開時。滿城雲
錦照春酒。

壯別二十六首

首塗前五日。柏原東啟餞之於箱根之環翠樓。酒次出繖紙索書。為書壯哉此別四字。且係以小詩一首。即此
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無一事。忽發異興。疊疊成數十章。因最錄其同體者。題曰壯別。得若干首。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

丈夫有壯別。無如遠從軍。手激天河水。清夷五濁塵。壘靈待雷雨。身世入風雲。今我胡為者。蟲魚注古文。

丈夫有壯別。仗劍行復仇。一卮醉易水。如聞風蕭蕭。今我其蹉跎。暮草宿已凋。中夜栗然起。晉江號怒潮。

丈夫有壯別。無如汗漫游。天驕長政國。日本昔有山田長政者。豈長閣龍洲。譯之為閣龍。文物供新服。共和感遠猷。

橫行天地闊。且莫賦登樓。

相送復相送。羣賢返自崖。驪歌猶上下。鴻爪已東西。波路空逾闊。樓臺翠轉迷。齊州煙九點。回首渺予懷。詞選別者一
士送之於東京車站及橫濱海岸
者百餘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

莫道無家別。并州是故鄉。思潮三派壯。日本明治開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國之功利主
義二法國之共和主義三德國之國家主義民氣百年強。國士皆知我。江山

似舊行。去齊滯滯意。惶恐謝君王。日本東京一首

東海數健者。何人似乃公。劫餘小天地。淘盡幾英雄。聞鼓思飛將。看雲感臥龍。行行一膜拜。熱淚灑秋風。詞選別者一
係在上野公園吾於行之前
一日獨詣其下頂禮而去

福地不易得。逝水何時休。偷度百忙裏。來為竟日游。雲霓遲下界。風雨別高樓。芳草雖云好。王孫未敢留。詞選翠樓一
首○樓在箱

根塔之淨氣景住絕上年
曾侍南海先生一游此

年屈家爲累。思深報苦遲。十年慚虎變。兩月稱烏私。爲憐懸弧訓。更勞陟岵思。牽衣日追從。最憶是兒時。呈別家大人
澳門今年九月家大人與來梅視余居兩月復拜別

狂簡今猶昔。成成意若何。轍環人事瘁。棒喝佛恩多。翼翼酬衣帶。冥冥慎網羅。圖南近消息。爲我託微波。寄別南海先生東還時在橫濱爲半日談
今在香港且約有南洋之行

第一快心事。東來識此雄。學空秦火後。伯有自述昔日誤一功就楚歌中。伯一生立於逆境作事皆遇反對每挫敗而氣轉壯卒處於成余最服之大陸成
爭鹿。滄溟整老龍。牛刀勿小試。留我借東風。伯大限一首

汨汨口懸河。稜稜目如電。重圍獨往來。六合任舒卷。血淚熱在腔。肝膽溼相見。咄哉此爲誰。教也字子遠。別大養本堂二首
羣公皆好我。愛我莫如君。責善情彌苦。參謀道益親。何心懸蠻觸。努力造風雲。無限分攜感。英雄饒肉新。木堂語余云於亞洲大陸耳

我昔靈山會。與君爲弟兄。千劫不相遇。一見若爲情。許國同憂樂。論交託死生。如何別容易。無語只惺惺。別柏原東畝弟之交

赫赫皇華記。淒淒去國吟。出匡恩未報。贈猶愛何深。重話艱難業。商量得失林。隻身浮海志。使我憶松陰。別伊藤侯一出險之役及今次遠遊之費皆感侯之賜侯臨別慰勉有所語且舉吉田松陰蹈海事及已前者游學時題辛之狀以相告

文明發商界。歐米昔其鄉。徐福三千壯。人數不及三千。用橫五百強。自由成具體。以太感重洋。努力宗邦事。蓬萊日月長。別橫濱諸同志一首

廣廈需材衆。羣賢集此堂。精心探太理。分業務專長。團體相親下。機緣事擴張。莫辭文字累。綿繆費思量。別東京留學諸友及門人

三
多育今世紀。論功誰蕭何。華頓華盛頓拿端拿破崙。總餘子。盧梭盧梭孟斯鳩孟斯鳩。實先河。赤手鑄新腦。雷音殄古魔。吾儕不努力。負此國

我性有奇癖。貪癡似蠶魚。恨為衆生累。不讀十年書。浮海知何補。藏山願已虛。勸君好愛惜。難得是居諸。
患難相從我。恩情骨肉親。榜名憐瑪志。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一。名曰耶想。蘇實。吉田松陰。又名蘇實。早年因與魏我
乏恒德。半途又離羣。丈夫各獨立。母為吾苦辛。再示諸門人一首。○諸子相從。多逃家。艱辛而來。今皆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無家。合併聊相慰。分携亦自佳。圍爐談意氣。對鏡數年華。匹馬忽飛去。黃塵帽影斜。則內一首。○

大人來省親相
居月餘復別去

公常從此遊。我亦恥懷居。勞燕分寥廓。魚龍待簡書。發機當起陸。養晦且懸車。珍重再相見。頭顱百戰餘。別同詞

機會滿天下。責任在羣公。塗炭寧無極。精神自可通。推心下豪傑。捷足馭梟雄。某甲雖無似。亂糧或許從。
亦有英雄淚。不向離別揮。蒼黎哀水火。社稷慘戎衣。恩怨何時報。康同與願違。勞勞精衛志。填臆涕如糜。

極目覽八荒。淋漓幾戰場。虎皮蒙鬼域。龍血混玄黃。世紀開新幕。此詩成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
泰西入乎太平洋為遠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欲閑閑未得橫槩數興亡。
來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紀第一大戰也。

詩思惟憂國。鄉心不到家。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浩蕩天風遠。侵馳白日斜。驚心自鞭影。何處不天涯。

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莽莽歐風捲亞雨。稜稜俠魄裹儒魂。田橫跡遞心逾壯。溫雪神交道已存。音與寓公交一年向未談面 詩界有權行棒喝。中原無地
著琴尊。寓公先聖浮海之志也 橫流滄海非難涉。欲向文殊叩法門。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青史古多不平事。修門今有未招魂。西風易送殘年盡。語 東市難為直道存。王氣欲沈山鬼嘯。女權無限井蛙尊。瀛

臺一掬雜新淚。愁向斜陽望國門。

難呼精衛仇天演。天演學也。此名侯官嚴氏定之。 欲遣巫陽筮國魂。醫未成名肱已折。法無可說舌猶存。華嚴經云。明知法

錄其論學之語 玄黃血裏養生主。魑魅峯頭不動尊。更有麟兮感遲暮。與君和淚拜端門。

萬千心事憑誰訴。訴向同胞未死魂。凌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每驚國恥何時雪。要識民權不自尊。乾有亢

龍坤有戰。繫辭吾契易之門。乾上九之龍即坤上六之龍也。坤本無龍象。因乾之亢故不得不戰。既被而天地相交。羣風受持之。

欲教一國培元氣。要使人人解重魂。佛即衆生因不昧。相還四大我何存。君今避地爲蠻長。我勸隨緣禮世尊。且學度他且自度。大同界即大乘門。

紀事二十四首

人天去住兩無期。啼缺年芳每自疑。多少壯懷償未了。又添遺憾到蛾眉。頗媿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目如流電口如河。睥睨時流振法螺。不論才華論胆略。鬚眉隊裏已無多。青衫紅粉講筵新。言語科中第一人。座繞萬花聽說法。胡兒錯認是鄉親。眼中直欲舞男子。意氣居然我丈夫。二萬萬人齊下拜。女權先到火奴奴。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卿尚粗解中行韻。我慚不識左行肢。奇情豔福天難妬。紅袖添香對謔書。惺惺含意惜惺惺。豈必圓時始有情。最是多歡復多惱。初相見即話來生。甘隸西征領右軍。幾憑青鳥致殷勤。舌人不惜爲毛遂。半爲宗邦半爲君。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賜奇緣忍能謝。思量無福消此緣。片言乞與卿憐借。後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君看十萬頭顱價。遍地鉏麈欲噬人。向奴未滅敢言家。百里行猶九十賒。怕有旁人說長短。風雲氣盡愛春華。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作後人師。含情慷慨謝嬋娟。江上芙蓉各自憐。別有法門彌闕陷。杜陵兄妹亦因緣。憐余結習銷難盡。絮影禪心不自由。昨夜夢中禮天女。散花來去著心頭。

卻服權奇丈夫。道心潭粹與人殊。波濤起落無痕迹。似此奇情古所無。華服盈盈拜阿兄。相從譚道復談兵。尊前恐累風雲氣。更譜軍歌作尾聲。萬一維新事可望。相將攜手還故鄉。欲懸一席酬知己。領袖中原女學堂。昨夜閨中遠寄詩。殷勤勸進問佳期。綠章爲報通明使。那有閑情似舊時。珍重千金不字身。完全自主到奴裙。他年世界女權史。應識支那大有人。匆匆羽檄引歸船。臨別更慳一握緣。今生知否能重見。一撫遺塵一惘然。曩譯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從今不羨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薄情。鸞飄鳳泊總無家。慚愧西風兩鬢華。萬里海樓一知己。應無遺恨到天涯。猛憶中原事可哀。蒼黃天地入蒿萊。何心更作喁喁語。起趁雞聲舞一回。

太平洋遇雨

一雨縱橫亘二洲。浪淘大地入東流。卻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游。

東歸感懷

極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鵬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恩仇稠疊盈懷抱。撫轡空吟梁父吟。

留別梁任南漢擢路盧

吾宗有俊傑。名義何淵醇。遠慕聖之任。近思吾道南。秋氣滿中原。衆醉方沈酣。志士在江海。鬱鬱多苦心。我昔乘槎來。求友嘆其音。與君一夕話。把臂遂入林。筵路闢蒿萊。事事同苦甘。豈直意氣交。每爲道義談。天下正多事。人才苦銷沈。萬里得一士。此行庶不慚。慨然望澄清。與君騎雨驂。冤霜六月零。憤泉萬壑哀。嗟我不可誦。游子肝腸摧。魑魅白晝行。嚙人如草萊。勞勞生我恩。慘慘入泉臺。悠悠蒼天。哀哀者誰子。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髮。孰無淚與血。孰無肺與臍。海枯山可移。此恨安可補。沈沈復沈沈。怨毒乃如此。

灑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卽我母。君仇卽我仇。况我實君累。君更不我尤。我若不報君。狗彘之不猶。勸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磨刀復磨刀。去去不暫留。上有天與日。鑒我卽我謀。我行爲公義。亦復爲私讎。脚踏舊山河。手提賊人頭。與君拜墓下。一慟爲君酬。萬一事不成。國殤亦足蒙。雲零六君子。來軫方且遄。誰能久鬱鬱。長爲備冠蓋。半歲館君家。今夕行別離。居亦不言謝。行亦不言辭。君我旣一體。安用區區爲。但恐江湖上。風波不可期。未知再相見。何地復何時。與君盡一杯。爲君進一詞。事苟心所安。死生吾以之。人事無盡涯。天道有推移。努力造世界。此責舍我誰。來日舒且長。大地坦且夷。與君一揮手。母爲兒女悲。

劉荆州

二千年後劉荆州。雄鎮江黃最上游。筆下高文蠶魚矢。帳前飛將爛羊頭。湖北洋操統領夫已兵者節度使所置之後儀也忍將國難供談柄。敢與民權有夙仇。聞說魏公加九錫。似君詞賦更無儔。

次韵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遜广

萬里投荒何日見。九原不作與誰歸。酬君駢淚和鵝血。老我蓉裳與芟衣。漫有揮戈廻夕照。故應管膽療朝饑。人間惜別徒多事。泝泝於今遇壯飛。

我所思兮在何處。盧陵孟孟德新婦高文我本師。鐵血買權慙米佛。崑崙傳種泣黃羲。甯關才大難爲用。卻悔情多不自持。來者未來來古人往。非君誰矣險余悲。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辛丑三月澳洲作）

魯辱漆室泣。周蠶發緯悲。國自有肉食輩。干卿甚事胡乃長歎而累歎。覆巢之下無完卵。智者怵惕愚者嬉。天下興亡各有責。今我不任誰貸之。吾友榮陽鄭。志節卓犖神駉崎。熱心直欲燼天地。視溺已溺飢已飢。少年學書更學劍。願盼中原生雄姿。此才不學萬人敵。大隱於市良自嗤。一棹渡海將廿載。縱橫商戰何淋漓。眼底駢羅世界政俗之同異。腦中孕合廿世紀思想之瑰奇。青山一髮望故國。每一念至魂弗怡。不信如此江山竟斷送。四百兆中無一是男兒。去年堯臺頌衣帶。血淚下感人肝脾。義會不脛走天下。日所出入咸聞知。君時奮臂南天隅。毀家紓難今其時。悲歌不盡銅

曉淚。魂夢從依敬業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願金高北斗壽東海。但願得見黃人捧日翹起大地而
 與彼族齊騰馳。我渡赤道南。識君在雪梨。貌交淡於水。魂交濃如脂。風雲滿地我行矣。壯別甯作兒女悲。知君有絕技。
 餘事猶稱老畫師。君畫家法兼中外。蹊徑未許前賢窺。我昔倡議詩界當革命。狂論頗領作者矚。吾舌有神筆有鬼。道
 遠莫致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畫界。術無與並功不訾。我聞西方學藝盛希臘。實以繪事為本支。爾來蔚起成大國。方家
 如卿來施施。君持何術得有此。方駕士蔑凌頗離。英人阿利華士蔑 O. A. Smith 近世最著名畫師也
 君名以所畫寄陳博覽會評賞名列第一。云博覽會 萬歐人也 噴噴驚且哈 乃信支那人 士智力不讓白哲種 一事如
 西名曰益士彼德 Richard B. Stone 文名曰梳 梳
 此他可知。我不識畫卻嗜畫。悉索無遺良貧癡。五日一水十日石。君之惠我無乃私。稜稜神鷹兮。歷歷港嶼。君所贈飛
鷹 博覽會 一為雪港 歸舟 圖皆 君得志之作也 雪
梨 港口 稱世界 第一畫家 喜畫 之而 作本 頗難 線以 科葛米 訥兮 藉以 蘆絲
相忘 在 蘆絲 中 即 次 塊 花 君
所贈 畫 雜 花 烘 綠 穠 麗 獨 絕
 畫中之理吾不解。畫外之意吾領之。君不見。鴛鳥一擊大地肅。復見。天日掃雲翳。山河
 錦繡永無極。爛花繁錦明如斯。又不見。今日長風送我歸。欲別不別還依依。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長母相忘兮。攀此
 繁枝。君遣我兮君畫。我報君兮我詩。畫體維新詩半舊。五雀六燕漸轉滋。腰君一語君聽取。人生離別尋常耳。桑田滄
 海有時移。男兒肝膽長如此。國民責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

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

擾擾陰陽戰。蒼生苦未蘇。民權初發軔。王會已成圖。狐兔中原蕪。干戈舊歲徂。回天猶有待。責任在吾徒。
 田橫棲海島。敬仲隱闕屢。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權。負風能萬里。零雨已三年。幾度聞鷄舞。摩挲祖淚鞭。
 危矣前年事。堯臺一髮懸。攀髯回浩劫。瀝血賴羣賢。豈謂黃巾禍。更移白帝權。天津橋畔路。腸斷聽啼鵑。
 歷歷漢陽樹。蕩蕩楚客魂。剖心儗六烈。流血為黎元。既痛桐宮禍。逾憐精衛冤。淒涼傷死者。何處訴天關。
 頗聞天下事。無易亦無難。常溜能穿石。危崖獨挽瀾。文明原有價。責任豈容寬。欲語興亡事。高樓夜色寒。
 我來亦半歲。惜別猶匆匆。驪唱公無渡。鴻飛吾欲東。有盟齊海石。無淚到英雄。何物相持贈。民權演大同。

將去澳洲留別陳壽

結客瀟湘兩載餘。似君肝膽幾人俱。酒魂劍魄世無敵。君以秦飲名且善劍術熱血寒威我不如。天下苦秦誰逐鹿。宗邦微禹吾其魚。他年燕市相逢道。應識高陽舊酒徒。

鷓鴣洲頭碧血滋。黃金臺下草離離。憂時合有維摩病。君時方臥病許國甯求燕雀知。何日雲雷起潛蟄。幾回風雨誤佳期。匹夫例有與亡責。歸去來兮尙未遲。君亦有歸志

鐵血 漢州作

鐵血無靈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沈酣。故人新鬼北邙北。萬里一身南斗南。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憑高著望中原氣。昨夜西風已不堪。

澳亞歸舟雜興

長途短髮兩蕭森。獨自憑欄獨自吟。日出見闕知島近。宵分聞雨感秋深。歸時三四月之交。實南半球之秋末也乘桴豈是先生志。街石應憐後死心。姹女不知家國恨。更彈漢曲入胡琴。

拍拍羣鷗相送迎。珊瑚灣港夕陽明。澳洲沿海亦多珊瑚海遠波淡似裏湖水。列島繁於初夜星。盪日海風和露吸。洗心天樂帶濤聽。此游也算人間福。敢道潮平意未平。

疊歌曲終錦瑟長。兔魄欲墮潮頭黃。微雲遠連海明滅。稀星故逐船低昂。繩牀簾魂夢耶覺。冰酒沁骨清以涼。如此閑福不消受。一宵何苦爲詩忙。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無限情。萬壑魚龍風在下。一天雲錦月初生。人歌人哭與亡感。潮長潮平日夜聲。大願未酬時易逝。撫膺危坐涕縱橫。

自厲二首

平生最惡半駭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爲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羣兒。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覈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

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舉國皆我敵

舉國皆我敵。吾能勿悲。吾雖吾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衆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衆敵。闡哲理指爲非聖兮。倡民權謂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且暮而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君不見。蘇格拉底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身覺天下。以此發心度衆生。得大無畏兮。自在游行。砂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羣盲。一役罷戰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裏。寸心炯炯何所擾。

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海行三十日。端居了無事。頗有素心人。晨夕相晤語。借經叩法門。觀海契圓理。本覺何湛然。大地一止水。緣以境界風。遂有波濤起。風亦不暫息。波亦何時已。勞勞器世間。衆生蓋云苦。吾儕乘願來。學道貴達旨。自度與度他。斯事一非二。投身救五濁。且勿憚生死。廻心向佛陀。明鏡淨無滓。與君證此偈。知君定歡喜。今日入蓬海。風日逾清美。如送復如迎。山川識游子。游子歸不歸。彼岸咫尺是。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志。斷髮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尙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乃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

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橫渡太平洋。其時人靜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龍睡初起。欲曉未曉欲舞未舞深潛藏。其時彼土兀然坐。澄心攝慮游官茫。正住華嚴法界第三觀。帝網深處無數鏡影涵其旁。豁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後。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斗酒傾盡盪氣迴中腸。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巨靈擊地鐘鳴荒。飛蠶碎影神螺僵。上有擣土頑蒼蒼。下有積水橫泱泱。擣土爲六積水五。位置錯落如參商。爾來千劫千紀又千歲。保蟲綠蟲爲其鄉。此蟲他蟲相鬪天演界中復幾劫。優勝劣敗吾莫強。主宰造物役物。莊嚴此土無盡藏。初爲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濫觴支那印度。遼以隔埃及安息。侯官嚴氏考定小亞細亞之鄰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厥名河流文明時代第一紀。始脫行國成建邦。衣食衍衍鄒白沃。貨遷僕僕浮茶梁。宛伽鬱壯印度長。揚子水碧黃河黃。尼羅埃及河一歲一泛灑。姚臺婦弗里士河皆安息大河名蜿蜿龍雙翔。水哉水哉厥利乃爾。溲溲暗黑揚晶光。此後四千數百載。羣族內力逾擴張。乘風每駕一葦渡。搏浪乃持三茂糧。漢西域傳言波西海不得風。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蔥鬱鬱騰光錠。岸環大小都會數百計。積氣森森盤中央。自餘各土亦爾爾。海若凱奏河伯降。波羅的與亞刺伯。西極遙相望。亞東黃渤謂黃海壯以闢。亞西尾閭身毒洋。謂印洋斯名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五洲寥遠殊未央。一聲百靈忙。翼輪降空神鳥翔。神鳥見其報之。謂爲翼也。咄哉世界之外復有新世界。造化乃爾神祕藏。閻龍日本命布以歸去舉國狂。帝者挾幟民羸糧。談瀛海客多於鯽。莽土倏變華嚴場。朞來大洋文明時代始萌蘗。五世紀豈戡皇。其時西洋謂大洋權力漸奪。西海謂地中海席。兩岸新市星羅。基布氣篋長虹長。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騰。輪船鐵路電綫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祕方。四大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男女自由。奴性銷爲日月光。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似。傾曲者後。檀香山淡大。利亞洲。銜鋒我愛麥。案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繞地球一周者。鼎鼎數子隻手挈大地。電光一掣劍氣磅。磅太平洋。太平洋。太平洋。大風泱泱。大潮滂滂。張肺欲地地出沒噴沫。衝天天低昂。氣吞歐墨者八九。况乃區區列國誰界疆。異哉似此大物隱匿萬千載。禹經亥步無能詳。母乃吾曹。曹姬太。小君太。大棄我不屑齊較量。君兮今落我族手。游及當盡君所長。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

扈。狙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驚東西帝。兩虎不鬪羣獸歿。後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餘口無餘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拚命
 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美。合衆國潛龍起。鼓神天揚。西縣古巴東非島。中有夏威八點煙微茫。太平洋變莫測
 水遂取武庫庫奚傷。豈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不費商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
 則劣兮不與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蟲焉藏。爾來環球九萬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
 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鼙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
 噫噫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而今錦繡壤。君之背兮修羅場。海電兮既沒。艦隊兮愈張。西伯利亞兮。鐵路卒業。巴拿馬
 峽兮。運河通航。爾時太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給。吾曹生此豈非福。飽看世界一度兩度
 為滄桑。滄桑兮滄桑。轉綠兮廻黃。我有同胞兮四萬五千萬。豈其束手兮待殫。招國魂兮何方。大風泱泱兮大潮滂滂。
 吾聞海國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潑。吾欲我同胞兮御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海雲極目何茫茫。濤聲徹耳
 逾激昂。鬪腥龍血玄以黃。天黑水黑長夜長。滿船沈睡我傍徨。濁酒一斗神飛揚。漁陽三疊魂僭傷。欲語不語懷故鄉。
 緯度東指天盡處。一線微紅出扶桑。酒罷詩罷但見寥天一鳥鳴朝陽。

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歟。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刀。何況歐學皮與毛。諸賢藉習由擬雲○君選於佛東甌布衣識
 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自云。詩成獨泣問麒麟。平陽宋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遺。蹈海歸來天
 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餘杭章樹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嘯墨噉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義甯陳○
君昔紹余詩有繼編一片風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鈴接亞梨。合與莎米謂沙土比世及米兒頓為鯨鯨。春我曹席
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太不廉復侯官道放言玩世會般庵造物無計逃鑄鏡。曼歌花叢酒正譚。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為
公好余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積俊文深微。伴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故飛飛。康叔雅丁憲君遂之
節如其才呼天不嘯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憂國事不得遂

游春雜感

故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
繁櫻壓城鶯亂飛。妬風剗地疊雪霏。東園一夜顏色盡。無復倭娘園舞衣。
出郭凌波馬無力。賭墅看花人未歸。一春流潦苦妨毅。自由車舍秋扇悲。自由車俗名脚踏車本約二三子騎車為竟日游歷大阻兩行不得也哥哥
雨餘餘勝騰薺麥滋。上有三五黃栗離。飛飛慎勿啄金粟。吾與爾曹俱苦飢。

讀陸放翁集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宋無不言從軍者惟放翁則甚為國寫至老不衰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十見蓋南渡後愛國之忱誠不愧其言也
歎老嗟卑却未曾。原句轉因貧病氣陵嶺。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道學盛行掩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絕頂來。河嶽層層圍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洲牛耳無雙譽。百軸麟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鷄發喚回。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家蛇誰是主。千山魍魅闕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道是天亡天不管。馮來子亦欲無言。

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尋尋奇情一萬絲。為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鶴。春深叢莽殪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
天女天花悟後身。去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鍼試度人。但有馬蹏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

愛國歌四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謬。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尙崛起。况乃堂堂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芸芸哉我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寢昌寢熾獨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衆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彬彬哉我文明。五千餘歲歷史古。光儀相續何繩繩。聖作賢述代繼起。浸濯沈黑揚光晶。君不見劫來歐北天驕驟進化。甯容人屬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孔縣西域。歐亞搏陸地天通。每談黃禍咎且慄。百年噩夢駭西戎。君不見博望定遠芳蹤已千古。時哉後起吾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詞集

水調歌頭 甲午

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尙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爲銷磨。願替衆生病。稽首禮維摩。

念奴嬌 甲午

平生未信離愁苦。放他片帆西去。三疊陽關。一杯濁酒。做就此番情緒。勸君莫醉。怕今夜醒來。我儂行矣。風曉月殘。江潭負手向何處。天涯知是歸路。奈東勞西燕。寥絕如許。滿地干戈。滿天風雪。耐否客愁滋味。幾多心事。算只有淒涼。背人無語。待取見時。一聲聲訴汝。

滿江紅 贈魏二 甲午

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爾我踟躕獨漣。睨天長嘯。烟烟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向人間一笑醉相逢。雨年少。使不盡。灌夫酒。屠不了。要離狗。有酒邊狂哭。花前狂笑。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諺頭顱好。問匏黃閣外一畦蔬。能同否。

蘭陵王 甲午

暝烟直。織就一天愁色。闌干外無限庭蕪。付與斜陽。瘦狼籍。良朋涉難得。這莫年華虛擲。迢迢夜夢去。愁來。還似年時倦游客。天涯數行跡。念日冷溝橋。燈暗亭壁。露輿扶下。正無力。又月店雞語。霜橋馬影。催人晨起趁晚驛。夜涼怎將息。淒寂。共今夕。共目斷行雲。江樹南北。芳痕觸處情無極。有織錦留墨。唾絨凝碧。思量無寐。又淡月。照籬隙。

六醜 / 傷春學清真帶東剛父庭院碧桃開三日落盡矣藉寓所傷後之讀者可以哀其志也 乙未

聽徹宵殘雨。正簾外曉寒衣薄。莫道春歸。便濃春池閣。已自蕭索。問歲華深淺。情情桃葉。在舊時欄角。繁紅闌盡無人覺。侍解尋芳。東風已惡。歡期未分零落。尙曲牆扶繞。頻動春酌。情懷如昨。祇休休莫莫。似水流年。底成鷗泊。故枝猶綴殘萼。又蜂銜燕蹴。乍欺怯弱。愁對汝自扁深閣。却不奈一陣輕颺。無賴。送敲垂暮。感啼鳥未拋前約。向花間道。不如歸去。怕人瘦削。

湖月 壽何大 乙未

吾鄉奇士。數道成以後。幾人健者。雨打風吹。餘子盡。似汝此才。今寡。鐵骨甜霜。緝腸織月。簫劍雙無價。酒闌對我。二豪情態如畫。祇恨拳拳頭顱。顛顛肉肉。不了山靈說。趁著湖山殘照在。儘汝秋魂游冶。叢社鬼謀。原祠天問。莫管與心話。一樽壽汝。先生扶醉歸也。

采桑子 乙未

沈沈一枕扶頭睡。直到黃昏。猶掩重門。門外梨花有濕痕。畫簾蕭瑟爐烟少。不道衣單。却道春寒。絲雨濛濛獨倚欄。

謝秋娘 乙未

休輕別。別易見時難。燕子不歸春寂寂。恨烟翠雨杏花寒。小立已黃昏。

蝶戀花二闕 乙未

曾是年時行樂處。典盡貂裘。日日如泥醉。醉別西樓醒不記。馬頭猶作香奩語。一霎人天成影事。劍魄琴魂。添得悽涼意。知否雙文挑錦字。當時月照人無寐。我亦闌成顛顛久。淚泣長條。孤負章臺柳。十萬護鈴金字咒。東風無力春消瘦。門巷枇杷還似舊。錦瑟年華。得似當時否。贏得一池春水縵。淚痕狼籍青衫袖。

浪淘沙 乙未

燕子舊人家。樓燭年華。錦城春盡又飛花。不是潯陽江上客。休聽琵琶。輕夢怕愁遮。雲影窗紗。一天濃絮太虧他。鎮日飄零何處也。依舊天涯。

隔溪梅令 次韻孝通 乙未

淒涼花事一春遲。苦尋思。袖口香寒。摘得最繁枝。江南持與誰。溶溶微月浸愁漪。夜寒時。一迥夢烟愁雨我憐伊。春闌花未知。

揚州慢 送江逢辰歸山

戰鼓摧心。征衫瀉淚。乾坤無限秋聲。望青山一髮。又商略歸程。問搖落天涯倦客。十年塵夢。可也蘇醒。念故山蘭蕙。背人一樣淒零。羅浮西去。有年時游綺曾經。算醉眼看雲。冷腸漱石。敲遣今生。便擬誅茅天外。任人間。憔悴蘭成。怕劫灰無賴。等閒驚起山靈。

蝶戀花三闕 春盡感事並送歸者

刻意留春春不住。杜宇聲聲。抵死催人去。絮影迷漫芳草渡。天涯那是春歸路。一縷閑情無著處。落盡荼蘼。幾點清明雨。莫唱方回腸斷句。世間祇有情難訴。畢竟和卿干甚事。未到中年。哀樂先如許。寂寂庭蕪春滿地。海棠那識人蕉萃。一霎斜陽攬暮雨。絮絮陰晴。天亦無憑據。花自不言鶯自語。可憐心比秋蓮苦。

折取繁香無處寄。不分殘紅。却被東皇誤。斷送流年知幾許。一天狼籍風和雨。金縷低迷濃作絮。攔了簾櫳。曉了春庭宇。春若有情應少住。重來門巷難如故。

菩薩曼 乙未

棗花籬底薰香坐。新來添箇閑功課。鎮日苦啣啣。背郎奩體詩。不知緣底事。怕讀相思字。鴛地問歸程。背人雙淚淚。

如夢令 乙未

昨夜東風還又。春水一池吹縹。飛絮滿天涯。可是燕歸時候。消受消受。六曲藥欄攜手。

蝶戀花 己亥

法界光明毛孔吐。樓閣譚譚。帝網無重數。渺渺化身何所住。百千萬劫尋來路。蹴踏金輪披垢膩。除卻泥犁。那有莊嚴土。熱血一腔誰可語。哀哀赤子吾同與。

賀新郎 壬寅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鷓首賜秦尋常夢。莫是鈞天沈醉。也不管人間憔悴。落日長烟闌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披。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窮睡。不信千年神明冑。一箇更無男子。問春水干卿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雞聲亂。劍光起。

曲本

劫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生巾幘倚劍囊書上

〔繞地游〕浮雲西下。來去無牽挂。別有奇愁難卸。欲哭還歌。是真和假。念悠悠天地。有淚如麻。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小生姓杜名撰。表字如晦。浙江江山縣人也。早登翰苑。旅食京

華半生困高頭講章。十載飽飲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使已絕意仕進。傲居於城西棗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構臂。弄兵召戎。獎犖盜爲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親在京師。目觀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逃命之狀。以及外兵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藉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幽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跡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轡已達。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算得箇新氣象麼。（嘯介）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消遣則箇。

〔梁州序〕 若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殘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話。神京有地聘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泱泱風。安在也。

〔嘯介〕 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那列強啊。

〔前調〕 迴風碎擊。怒潮傾瀉。萬斛鐵艦東下。誰家臥榻。儘伊窮睡紛擊。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曷憐憫。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洒。

〔自語介〕 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爲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皂羅袍〕 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乍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顏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鬻華。望天兒更打落幾箇糊塗卦。

這算是那一種守齋的略。別有那叫倣通洋務的呢。

〔前調〕 更有那婢媵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椀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C. I. 口脚雪茄。C. I. 見鬼唱。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嘯介）你這般的人啊。就是不想到日

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 俺曾見素衣豆粥陪饗。俺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住官衙。俺曾見天壇滿象著西來馬。卿也無家。我也無家。擔糞土命官似狗。掠胭脂童女如麻。這莫是泥犁雲現的吉祥花。這莫是國民價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徧哭天涯。苦衷難話。這也算去年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 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欲變作風流畫。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願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嘯介〕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灑。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髯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 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和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箇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盡我自己我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 天荒地老情無那。上聲只贏得憂患餘生兩鬢華。抖擻着閑情唱出興亡話。〔長嘯下〕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副末古貌仙裝上〕

〔蝶戀花〕 遼鶴千年再來處。城郭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爾。三生遺恨今償矣。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換此莊嚴土。布地黃金教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箇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巨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豆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

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賊特狄。阿刺伯。西班牙。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侵凌。好似箇目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對泣。感事歎。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箇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千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練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船。可以戰。可以和不。好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頸血。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呀。老夫優游天國。俯視塵寰。觀此情形。感極而泣。生前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算消除淨盡了。今日閑暇無事。要往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支那乃東方一箇病國。大仙爲何前去。(答)你們有所不知。我開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麼飲冰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係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箇係英國的索士比亞。一箇便是法國的福祿特爾。同去瞧瞧。一回。(內)這位青年。爲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鴳笑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涕。我想這位青年。颺流異域。臨睨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借雕蟲之小技。寓遁鐸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敘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

〔念奴嬌〕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奧臣特涅。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少流血。則有智勇一王。倏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雪。與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熟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答)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瑪志尼組織少年黨。

加將軍三率國民軍。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簡。(飄然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爲初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且促其續成。踉蹌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
越南三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
平洋濱。履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兩爲之評注。策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

從來劇本。汲實入實。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齣。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鑄錫西史。捏聚
聲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爲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

尋常曲本。僅叙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尙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畫中主人公凡四五人。意匠經營。真非
易易。善將拭目以觀其後。

此劇全從桃在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事。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吾
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

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其時意大利初爲日耳曼所兼
并。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自中所殺。衰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

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樂詩家。 Shake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戲曲
家。 Volt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第一齣 會議(一千八百)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容上)

[字字双] 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權作勢儘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

一手掩盡天下目。兩朝專制老臣心。自家與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雄洲。無過俺歐羅

巴。歐羅巴第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
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接著那飛天夜叉。拿破侖。單刀匹馬。將這如茶如錦的

歐洲。殺得箇狗血淋漓。七脚八拳。把俺作成作福的名相。嚇得箇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侖任意妄爲。編了大

大一部法典。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班荒謬學說。摻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箇地方。便將那法典頒行。惹得通歐洲所有人民。箇箇都要自由自治起來。箇箇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墨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這老猴子拿住。流往大西洋南邊聖希賽拿荒島安置。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民氣囂張。毒氣未熄。卻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各國君相。在僑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俺當箇議長。待俺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淨盡則箇。(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 信在大夫濱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 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 老公相早到了。(淨欠伸回禮介) 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 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別同騎從上)(副淨)

(前調) 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博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

(丑) 不是恁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 好好待你說來。(丑)

(前調) 中原赫赫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案要提防。上當。

(副淨) 你怕上誰的當呀。(丑) 咄。僑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副淨) 你提防即管提防。卻提防酒家不得。(丑) 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僑們趕緊赴會罷。(同入介)(衆起坐迎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 多謝戮力同心。拽倒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粉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我想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崙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纔是。還有那失國的列侯。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來。……與滅國。巨族名門。裂土分疆。(衆拍掌稱善介)(副淨) 拿破崙從前略定波蘭舊壤。已將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成一個倭梭大侯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僑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 你

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普與兩國便宜來了。這卻上你當不得。(淨)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防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罷。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砲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將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餉吃虧了。但係僭與大利。卻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箇地方。抵償抵償。(丑副淨)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這意大利只算箇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箇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餘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 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烹宰割。誰敢雌黃。高強。攫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算糊塗帳。休相問。鵝蚌爭持。笑煞漁郎。

(衆)老公相果然說得有理。僭們遵依便是。(淨)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交還與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弗的南。其摩的拿地方。封與王子佛蘭西士。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倘有撤的尼亞王國。算係意大利一箇正統。就把志挪亞舊壤。都歸與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衆)是是。公道得很。(淨)正事已畢。僭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衆譁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陶。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能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隱敘也於是乎曲本之價。我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

此書雖曰游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恐以此等稗史寓事實於趣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教科書讀之。

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為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崙時代。為其反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為其原動力。此編首敘之。結構最為嚴整。

維也納會議。各國首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悖謬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為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奧三帝。結神聖同盟。專以防壓民憤為事。遂起全歐革

命。然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為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梅特涅。而尤深諱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

意大和經拿破侖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既已萌芽。交維也納會議。

所謂牛羊從而牧之也。故敘意大利尤當著眼此會。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強盛。固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為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大合併志。

揮。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

維也納會議。為鬼為蜮。有類鬼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諱而弗虛也。當時競奢鬪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圓內外。云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

梅特涅 Mettern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第二齣 初革(二千八百)

(丑持劍騎馬上) 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 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

(丑) 俺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 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 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聽哥哥演說一番則箇。(向內介) 衆兄弟有請。(內) 有請。(衆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接吻介)(丑登壇介)(衆拍掌

介)(丑) 兄弟們。俺們這箇燒炭黨。就與大利政府的奴才視之。叫做一箇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箇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

一人。政體寡人。政體多人。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試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些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勤王軍。獨立軍。國民軍。件件皆可。(拍醒木介) 兄弟們。須知與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

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

(勝如花) 背直裂。淚橫流。悶得英雄難受。沒來山隴畔。耕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

滿腔兒家愛國憂。禾黍油油。忍斜陽回首。拚著箇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裏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卽位之時。本會向人民宣誓。遵守千八百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卻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鬧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僭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衆搓手怒目介)(雜持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頒行自由憲法了。(衆起座爭閱看介)(小旦取紙朗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箇人。意大利人也是箇人。難道我們就不如他麼。(衆拍掌頓足誼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僭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士地方起事。還須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的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小旦)使得。(衆下)(小旦)

〔前調〕 身萬里。目千秋。颯颯碧纓紅袖。厭照鬢似水流年。學射鷗沙場勝手。甚功名發假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把從前雲收霧收。鐵血關頭。固鬚眉愧否。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二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朱戶。(淨)護衛。(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富。(副淨)悄悄說。不要露出馬脚來。(同笑介)僭們尼布士王宮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須得嚴肅。(丑)率衆雜持長鎗短鎗刀斧木棍。擁上。願爲民流血。先教衆一心。(衆鼓譟介)(淨副淨吹銀笳告警介)(護衛兵齊集介)(接鬪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爲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爲何持兵。(衆)只要人權與自由。鐵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不干休。(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別無求。卻要我王賂兇。(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率王子上)(衆脫帽爲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全書指十字架發誓介)(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外下)(雜急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驅逐與軍。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首領之命。特來報告。(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

〔餘文〕 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雨覆雲翻手。漫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燒炭黨者即加波拿里黨。Ochonari 意大利之秘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等大相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此固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爲下文三傑地步也。

俄羅斯之虛無黨。困苦最多。其行刑罪之事者。大半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等人否。吾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且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

燒炭黨本無一定宗旨。大半以清君側爲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尼布士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憲法。蓋亦出於真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敘之草率也。若非有極特異則意人於此時。已可享自由之福矣。小且所唱一詞。請采清現。鐵血關頭問。凝眉憶香三。詞音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第三齣 黨獄(一千八百)

(外) 拚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 還他笑罵總何妨。(末) 換我南柯夢一場。(外) 無量頭顱無量血。(末) 爲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 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燒炭黨逆徒。須則早到伺候。(淨扮梅特涅上) 熱氣薰天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衆。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巨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搗動波瀾。去年竟在尼布士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蠢起。意欲從我奧人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箇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 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命裏。帶來的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況且你們那豪門貴胄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箇箇都做了我家晚鐘。祇待一呼百諾的孝順孫兒。爾等螻蛄當車。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 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一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拷訊。并做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已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今日真知獄更尊。(外末迎見介) (淨中坐外末旁坐介) (外末) 老公相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裡。(雜) 有。(外末) 將那犯人

十箇一排。挨次帶上。(雜)曉得。

(雜帶丑小旦等十人蓬頭跣足披枷帶鎖上)

(秋夜月) (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顱送定。把精神留定。

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須是轟轟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

(小旦)正是。我們今日的言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箇大大紀念。播下一箇大大種子來。

(前調) (小旦)甯沈沈睡虎千年。腹教我羅執生寒芳心警。一聲兒晨鐘。吼得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

(同見淨外末直立怒視介)(淨拍驚堂介)(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丑)說是有說。的。你請定了你的耳神來聽者。

(混江龍) 我是爲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著箇莖荦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冤東海填平。……只有你這老猾賊。倚仗著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燼。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獻媚列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到十層地獄老閻王。你在何加利是一箇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箇南頭兒搗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與大利本國。……你便假假地與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奄奄饑饉無生氣。你更狠狠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却把人民權利。樁樁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饑喉礙眼的刺釘。黃白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大小官是你舖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燼。順著你來又雞犬不甯。你還把我意大利祖國。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買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日黑魃魃的罪惡貫盈。……到那時候啊。……千刀王莽割盡你的真皮袋。三家蚩尤。碾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便是千人共飲的智搖器。你的腹便是永夜長明的董卓燈。則那全歐洲人民。懸絳旗。放花爆。歡呼著民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插雙翼。下塵寰。高叫道。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是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裏。盡了我的責任。驂鸞歸去。他日。剛飛下我的精神。搏虎

功成。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 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厮砍了去罷。(雜扶丑下)(外末喚介)你們却有甚麼辯訴來。(小旦)辯訴是不辯訴。話卻多著呢。

(前詞) 我是工愁善病。算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螻蛄似的腐敗生涯。故此盛梅額顰蛾眉。捧心無限啼紅怨。我受不惜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奴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你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癢。吮他痔。國博箇頂戴身榮。(指梅特湏介)他本是箇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箇神明胃。卻跟著然煮豕豆。煎得那箇根瓦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蟒蛇。自噬的人妖。他是虎你便是為虎擇肉的佞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柔。你的黑心肝映著那白鬍子異樣鮮明。你只要護得那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牛。呼馬應馬。你更使慣著那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巨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巨耐你是未鑿察的頑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巨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與你說宗邦祖國。巨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爲父的小蠅蛉。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徧地。你的威風好像獠狗兒恐嚇羣盲。惹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冢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非底銀瓶。我氣不過那百千萬沒臉兒郎。辱沒鬚眉受巾幗。我便沖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箇嬌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怨我貪著轟烈烈的從軍樂。夢裏願不得爺娘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燄藥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著箇頸血兒。澆汚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 我還有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向末介)罵是罵得狠。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山不待一陣陣間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卻是我們廿載營窰。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箇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舊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定個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

正是（同吩咐介）左右將這厮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哥哥的英魂。同赴天國則箇。正是

白馬胥潮夜夜聲。

人家初死鬼雄生。

君看今夕瑤臺上。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旦等九人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竊賊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讀此兩一過。毫不死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信然信然。

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盤一劇。紅娘罵老夫人。語算是天下第一件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一句。輒欲浮一大白。

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捕語。算是古今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尙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者。錦心繡口。

爾雅溫文。何苦造此口孽。不畏按舌地。賦。留。一席耶。指桑罵槐。絕似婦人不睦的。婦人相語。諱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此奇態。

罵人之筆。已奇極矣。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羅殺生寒。芳心自翳。辜負香奩。封侯夫婿。皆係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以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

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與大利革命軍起時。子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人指罵。以死惜義。所謂傑出尤劉王莽。智毒器董。置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狄冰子的筆。鋒舌劍比那路易第十

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哩。梅特涅不足貴。以意大利人而做梅特涅的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秦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幾箇奸奴。能喚醒幾箇國民。

昔嘗與作者讀與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綴黃河二字。擇語可謂奇極。今此

作者。爲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提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捉去了。噫。怪事。

第四齣 俠感（二十八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 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靈巾。
〔采桑子〕 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捲卷故聞杜宇啼。千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

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枯特萱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鑿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費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化仇。生民塗炭。痛離風之不競。爲大國羞。入豚筮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髫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僉曰此子可惜。〔歎介〕 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俺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爲歡笑。預備陪侍則箇。

〔懶畫眉〕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 琴絳淒涼。歷劫塵塵。臨晚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 (以吻接老旦額介) 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 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 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僭們意大利也曾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

〔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 戴著頭顱且住。啞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箇(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

(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睜眦狀介)(外昂然下)(生目送良久介)(向老旦介)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介) 他甘心割慈忍愛，別非離羣。俠義似荆卿人素，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與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狂狴。……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雲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恣裏英雄爲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擲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鄉關，賸了孤身。

(淚介)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個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不想僂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 惹得俺千百結，翅腸不展，三萬窟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淒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箇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樣纔不辜負爲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 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同下)

捫齣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爲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劇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實此日的也。

西廂記裝春情，短柳絲長，隨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捫擠去了，卽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

之至。

第五齣 弔古 (二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 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巨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 浩浩天風颯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菴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閭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命布通天鑿孔之風。懷納爾遜爲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巨奈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能俺遊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蔥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土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俺也。

〔油葫蘆〕 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瓊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 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箇(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噫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殷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皂羅袍) 原來是喬木廢池如嘆。甚黃昏清角。吹寒牖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鵲啼

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我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閱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燬鎖。鎖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兔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鮪棧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鏡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烏啼故國。人泣漸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咬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僕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箇偌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箇豪傑的心血。魄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箇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

〔黑麻介〕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着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億多嬌〕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厦傾。但祝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歇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廝守罷。

〔尾聲〕 我是多情卻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捫蝨談虎容批注

錢瑛志尼起筆於海濱一遊敘加里波起的起筆於羅馬一遊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境。二雄留此佳話似為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個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個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

前中爾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思描出如錦如畫世界觀起後來失望益增悵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益馬覺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為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立意異處。

作者少年善為綺譎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脆者。則亦以此。

第六齣 鑄黨 (二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戀芳春〕 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獅無賴。沈睡千年。便把奇愁拋道。奈江山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遊。遭逢志士。哀聆慈訓。根觸迴腸。便已以身許國。誓為同胞有所盡力。去年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氣銷沈。前輩既已彫零。後起不能為繼。而且智識卑陋。道德衰頹。這樁看來。我意大利靠著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舉國中熙熙攘攘的人。卻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為何物。國仇為何人。便有一二憂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 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為俊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個完

全民黨。仗茲團體。其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比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作翔步室內介）

（未扮格里士比丑扮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鬻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鯢。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化。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屬其遠。既窺隳讓。橋復蹶。蹶深井。長踦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島北來。游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游。久聞微言大義。今日函丈見招。不啻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爲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爲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好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 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聲啼歇。空教沈損華年。俺淚盡了獄三字。才枯了策萬言。天醉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馱石填冤海。我便學獅子談經。吼舌蓮。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犁也。應有光明線。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先鞭。

兩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衆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須從大處著想。從小處落脈。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憂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跬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遍於全國。大局藉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屬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責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共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爲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如何。（末丑）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棉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的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哩。（生）待我說來領教罷。

〔北江梅令〕 你看這客星據座。天容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虎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搦。兔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遍地。專制毒樵。斫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窟窿空峯。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待翅灰飛盡。靈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

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和的福分。不能發享受。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能做成。這卻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一箇國民的資格。正是我輩責任哩。

〔前調〕 僭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僭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僭要信國民義務是天然。僭要信倚賴他人是一種奴才。生也廝連。死也廝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教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剛便是杜宇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熱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 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個會名。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罷。(生) 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紐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鄰大敵。呼為老大帝國。今日要救衆生。必須剷除暮氣。就起個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何如。(末丑) 妙極了。(合)

〔尾聲〕 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儉開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

(生下)(末丑隨下)

摺點談虎客批注

傳奇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為全書頭角。但此編主人翁。不止一人。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如富爾登時。鄙人撥其三傑平排。未免板斧。且如富爾可表見之事跡。不妨稍後。故商略移設第八折。

少年意大利為新羅馬成立最大根據。此折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遺辭處。

格里士比者。昔昔里島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越國後曾兩任首相。去年始卒。阿西尼者。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崙第三。以間接力成就意法同盟者也。二人皆少年意大利中緊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第七齣 隱農

〔外常服扮加富爾上〕

〔破齊陣〕君子變爲猿鶴。大江淘盡英雄。盾墨書空。匣刀斷水。畢竟是清談何用。數人才翼北無凡馬。觀天象南陽有臥龍。蒼生運乃公。

〔憶秦娥〕今如昨。神州是處風雲惡。風雲惡。百年噩夢。九州鑄錯。雞鳴不已春蕭索。斯人不出天寥廓。天寥廓。名同身隱。聲隨淚落。下官加富爾。意大利國撒的尼亞人也。名國遺民。天潢華胄。初出陸軍之校。旋充測地之官。學書學劍。雄心不讓他人。作繭作絲。蚤歲未能免俗。自從二十以後。來往志那亞諸地。接納時賢。俯聞緒論。靜觀大局。默察前途。眼看專制死灰。魂游釜底。心醉自由空氣。日在中天。不料時乎未來。天只不諒。近緣婞直。猥受賔流。豎土木於僻壤。絕交通於首善。〔歎介〕唉。公等碌碌。懷孤憤以誰言。天地悠悠。生我材其有用。撫新肉之生骸。胡甯忍予。慚斗米之折腰。逝將去汝。因此自呈辭表。棄此微官。物外逍遙。倒也快樂。但我加富爾矢志回天。獻身許國。中原多事。來日方長。難道以尺璧光陰。竟付諸黃金虛耗。今日去官閑散。正爲預備時期。應擇何途。始宏斯願。待我細想則箇。〔作默坐介〕〔雜持名片稟呈介〕〔外取名片視介〕哦。原來是達志格里阿老丈惠臨。快請進來。〔雜向外請介〕〔末披外套持短杖上〕江湖名士去。風雨故人來。〔入介〕〔外迎見握手介〕不知老丈遠臨。有失迎迓了。〔末〕開得老弟去官。特來賀喜。〔外〕正要和老丈細商前程。〔末〕待我說來。

〔梁州新郞〕 呻聲震耳。奴根破夢。一霎熱情狂湧。關河森鬱。家家磨劍嘶風。老弟啊。時局現象。麻木至此。革命實爲應有之義。何人不投入革命黨中。轟轟烈烈做一場呢。〔外〕我想革命雖爲世界不可逃之公理。革命却爲意大利不可做之難題。只怕煮豆然萁。非種未鋤。先自傷同種。那時候啊。邯鄲誤學新粧步。伊洛重驚披髮戎。〔合〕天地老。風雲動。這全盤一著誰搏控。迢迢路。君珍重。

〔末〕這樣看來。老弟是不主張革命的了。待我再說來。

〔前腔〕 汝陽尉及。東林南董。矯矯朝陽鳴鳳。登高振臂。九州雲起龍從。老弟啊。堂堂正正。組織政黨。誠召家俊。共濟艱難。也是救國一良法哩。〔外〕老丈所見雖然不差。但我覺得時候還早。纔今日。夾道旁築。室岸際圍沙。良劇虛撥弄。

況且國會未開的國家那裏能設組織甚麼文明政黨出來便算黨人碑上聲華。壯志償得無定河邊血淚紅。(合)天地老。風雲動。這全盤一著誰搏控。迢迢路。君珍重。

(末)政黨既不能立。只好著書作報播些文明種子。也是一堵要緊事業。

〔前腔換頭〕噀心肝權作警鐘。把筆舌擦醒沈夢。算有靈文字。教人知重。(外)小生卻意不在此。(末)老弟若不起這些事業麼。(外)非敢道雕蟲小技。壯士不爲。此輩都無用。但空蒙著那能言鸚鵡三千架。終敵不過那當道豺狼一萬重。(合)天地老。風雲動。這全盤一著誰搏控。迢迢路。君珍重。

(末)這樣說來。別的都合式。只好再運動官場去了。

〔前腔換頭〕向宦途養望雍容。說藏器待時而動。也算是良工心苦。一番作用。老弟啊。備千不該萬不該担那頂紗帽兒丟掉了。(外)老丈休怪。衙檯道不過是那熱中富貴一流人。這醜的話。何曾見那箇實行得來。賤有頭巾氣味。手版年華。斷送文明種。待到他黃梁好夢酣酣黑。傾擠著志士頭銜委落紅。(合)天地老。風雲動。這全盤一著誰搏控。迢迢路。君珍重。

(末)到底老弟意見如何。請從直見教罷。(外)老丈啊。我想現今世界大局。凡一國的舉動。動輒把第二第三國的關係牽引出來。非在外交上演些五花八門。一定是不能自立的。又想往後世界大局。全變作經濟競爭場面。非從實業上立些深根固蒂。亦到底不能自存的。因此我打算著啊。

〔節節高〕(外)時勢造英雄。休惱公。穿楊百步終須中。調玄鳳。馴毒龍。雙肩重。柳條洩漏春將動。壯夫。莫空作新亭。勸老丈啊。我只恐著那心有靈犀一點通。不信道。古來才大難爲用。

(末)老弟自信力確是不凡。老拙爲國家前途慶賀了。但敢問今後行止。究竟若何。(外)我想黎里一地。南意膏腴。那人民樸愿自治。優於全國。將來必爲我意大利實業之中心點。意欲躬耕此間。以觀時變。老丈說使得麼。(末)妙極了。

〔前腔〕(末)澄潭一伏龍。臥隆中。權將慧眼觀羣夢。桃源洞。雲自封。風相送。長鏡木柄無人共。中原極目心猶痛。只

盼著後日啊。聲聲撞起自由鐘。一輪紅日和君捧。

〔尾聲〕（末）先生歸也天如夢。（外）暫裝起大地河山一笠中。（合）今日啊誰識這亂服粗頭一老農。（同下）

舊民批注

加富爾初登臺將他抱負政策悉提出來。又是一番特色。

梁州新邸四閱時流意見一一批駁皆洞中撥結之言。

達志格里阿者加富爾之先輩。後此曾相共組織政黨英瑪努亞王即位時達氏先為宰相。後乃託病讓位於加氏者也。先從此處點出。最為穿揅得宜。

蓋雖送宋四險詞。該此文押靈。可驚可笑。

詩話

鄉人有自號珠海夢餘生者。熱誠愛國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頃仿粵謳格調成「新解心」數十章。且自爲題詞六首。詞曰。百粵雄藩鎮未開。尋春怕上越王臺。可堪流盡珠江水。猶有秦箏洗耳來。一樂操土音不忘本。變徵歌殘爲國傷。如此年華悲錦瑟。隔窗愁聽杜秋娘。二軟紅何處醉花仙。一掬胭脂灑大千。不見秦時舊明月。鷓鴣啼破夢中天。三萬花扶起醉吟身。想見同胞愛國魂。多少皂羅衫上淚。未應全感美人恩。四小蠻妝束最風華。螺髻香盤茉莉花。除卻後庭歌玉樹。不教重譜入琵琶。五常筵誰唱望江南。傳徧珠江亦美談。一樣俠情今日記。鶯聲吹滿白鷺潭。六芳馨佛側。有離騷之意。吾絕愛誦之。其新解心有「自由鐘」「自由車」「呆佬祝壽」「中秋餅」「學界風潮」「唔好守舊」「天有眼」「地無皮」「趁早乘機」等篇。皆絕世妙文。視子庸原有過之無不及。實文界革命一驍將也。南海先生積年詩不下千章。率散佚無復存。家仲弟嘗手鈔二百餘首。檢行篋得之。哀錄其古風數章如下。

八月廿四夜晉陽寺夜坐書事

古佛無靈。僮僕無聲。先生獨坐。長夜五更。轉大地於寸窻。噫萬籟於碎瓊。四海翻波黑山巖。帝座炯炯接長庚。鼻孔噴火滅日星。羲皇轡走爲之停。囚蹙百怪踏萬靈。天龍血戰鬼神驚。神鼠推倒雙玉瓶。金輪忽放大光明。萬千世界

蓮花生。先生開眼但見秋蟲唧唧。佛殿燈燭青。

望小姑山

長江波濤浩洶湧。南北諸山皆立拱。何處飛來一片石。獨立江中無所恐。蒼厓百尋峭若削。昂首向天神氣竦。插脚巨浸中崩浪。日夜相噴不為動。小姑小姑爾女郎。是何骨力健且勇。崖巔傑閣何崑崙。高跨蒼穹轉烈風。我欲置身於其中。謝絕世人不與通。手弄白日踏諸峯。夜聽江聲流向東。祿靈仙人時相逢。披髮長嘯江天空。

廬山謠

紫漢吹落青芙蓉。隨風飄墮江之東。齊開四面花玲瓏。化作碧玉千百峯。倒影翻湖黛色濃。突兀萬丈絢青紅。層巒重阜築為宮。五老拄杖碧雲中。子孫諸峯咸侍從。爾來一萬四千歲。白頭昂首嘯鴻濛。我來經亂亂九十九寺皆在焚劫中。瀑泉又已枯。秀色滅昌羊。惟有重崖與疊嶂。蒼翠合匝轉無窮。陶謝妙述作。幽人不可逢。長臥龍潭石。醉欲騎蒼龍。青鸞未能馭。白鹿已無蹤。夜投東林訪遠公。殿宇彫剝瓦礫封。誠懸北海殘碑在。古佛露坐似漸屏。曾無寸功。長蘿蓋山樹蒙茸。天黑虎嘯蕩驚風。萬籟笙竽瀉青松。瑤鈴夜語不聞鐘。宵深月出山徑白。虎溪之水鳴潺湲。似聞山鬼說法談空空。

題羅浮華首台

石徑孳嶠鬱萬木。密纏棕櫚盤龍竹。柱廊倒掛依巖壁。蒼蒲側生出澗谷。洞門幽閉瀝霜雪。華首高臺居其麓。飛雲廣長瀉飛瀑。夜夜說法龍虎伏。山僧採藥鋤坵子。鋤得寶塔供尊宿。景泰宗風猶可希。頑石合掌受戒囑。蝙蝠不來蚺蝶飛。諸山花雨長霏霏。華鬘會上散珠璣。半月巖中孤坐微。夢入梅花一笑歸。

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

孔學在成仁。春秋通國身。拱膺為巧宦。中庸托妄人。全軀保妻子。秦越視斯文。儒術久矣喪。安問起傳薪。舜水發高躅。寓公搏桑濱。大道重扶輪。學派盛彬彬。軒動東國波。大業輝維新。王政忽復古。三島劇慶雲。元功在誰手。慨慷松陰君。正學宗溱洧。高蹈抗邱墳。鼎鼎宏大道。軒軒表蒼旻。弟子同激昂。大師國所尊。首創尊攘義。誓心掃武門。

何赫赫。政柄八百春。天王實守府。生殺惟收軍。急激發義唱。豈不憚禍艱。救國心既苦。殉道勇可蒸。遂使羣處士。憤起捫血痕。前覆後軌繼。大獄慘酸辛。終能覆霸圖。版籍奉元君。千年大革命。碩腹壯乾坤。豈知一志士。誓死奮所聞。創業翳絕偉。道義實其根。固知下無學。不足振國羣。我今讀遺書。正氣照千春。一讀生慚悚。再讀起輪囷。諸夏愧無士。東國存斯文。

南海游羅浮詩頗多。內一首云。萬峯走神僕。絕頂立飛仙。俯視但雲氣。山岳盡茫然。迷蒙難見日。呼吸欲通天。白帝如龍開。蓬萊駕紫烟。又一首云。萬紫千紅總是春。升天入地不猶人。曲徑危橋都歷徧。出來依舊一吟身。此皆可見人格之詩也。

南海有登萬里長城一詩。於我民族偉大之紀念。三致意焉。詩云。秦時樓堞漢家營。匹馬高秋撫舊城。鞭石千峯上雲漢。連口萬里壓幽并。東穹碧海羣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且勿卻胡論功績。英雄造事令人驚。又過昌平城望居庸關一首云。城堞逶迤萬柳紅。西山巖巒聳明虹。雲垂大野鷹盤勢。地展平原駿走風。永夜駝鈴傳塞上。極天樹影遞關東。時平僥倖生青草。欲出軍都弔鬼雄。又由明陵出居庸關一首云。鏘弦老死不聞聲。身是漁陽戍卒營。胡婦琵琶傳大漠。并兒勃勃倚長城。帝陵千障秋盤馬。玉塞平沙曉閱兵。百里盤厓紅柳路。駢駝到驛月微明。讀之尙武精神油然而焉。甚矣地理之感人深也。

南海已丑上書不達。出都作。前已錄一首。今復鈔六絕。落魄空爲梁父吟。英雄窮暮感黃金。長安乞食誰人識。只許朱公知季心。海水夜歛黑風獵。杜鵑啼血秋山烈。虎豹豺獐守九關。帝閭沈沈叫不得。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顛。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六朝碑版一千紙。行裝細大如牛腰。長安臣朔飢欲死。猶抱墨刻作紅綃。平生頗有回天志。今日真成去國吟。回首五雲宮闕迥。柴車惻惻愴余心。

丁酉秋。先生蒼屬草堂諸子。彙刻其功課劄記。繫以三絕云。萬木森森散萬花。垂珠連壁照紅霞。好將遺寶同珍護。勿任摧殘毀瓦沙。一春華秋實各爲賢。幾年傷逝化風烟。偶登羣玉山頭望。八萬珠瓊總可憐。二萬木森森萬玉鳴。隻麟

片羽萬人驚。更將散布人間世。化身萬億發光明。三此亦萬木草堂一掌故也。斯時陳通甫著書偉已逝矣。故第二首云云。刻竟不成。而兩君宏遠之理想。雄遠之高文。竟無復吉光片羽以傳於後。惻夫。

吾最念通甫著偉。而苦不能憶其遺文。通甫辛卯冬。有贈余入都長古一首。記其四句云。『豈無江海志。失蕩恣游道。蒼生慘流血。敵席安得煖。』他皆忘矣。著偉他文不能記。卻記其少年所作八股。題為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凡二千餘言。連狎瑰偉。不可思議。八股界之革命也。末兩股云。『同人以眺為始。則憂患已伏於生時。可知泣血漣而即降。早已受天囚之慘。未濟以火為歸。則乾坤必毀於灰燼。可知亢龍有悔。即上帝難為乞命之身。』亦可見其理想之一斑也。昔夏穗卿嘗於十年前戲語余云。八股之運必絕矣。此亦五百年來中國文學之一種也。吾將別其流派。著一書焉。以存於後。果爾則著偉之八股。亦有可記之價值也歟。

甲午夏。南海先生曾以詩三絕書余箴。今錄之。神鬼天龍日夜圍。六時說法萬花飛。金輪千轉不相動。紫府燈光寶篋微。華嚴國土時時見。大地光明無語言。只是衆生同一氣。要將悲憫塞乾坤。鯤鵬變化且隨風。出入千重雲水中。行到光音應少住。鑿鑿天樂海雲紅。又題孺博箴一首云。三千劫裏橫金翅。二六時中看白牛。終日散花忘結習。諸天開樂少淹留。脫將瓊瑤親貧子。故入泥犁救重囚。丈室億千師子座。金身偶現不須收。

今年美國金山大埠。我領事館。有隨員譚侍衛錦鏞者。無端為美警吏辱毆。憤極歸而自戕。我公使以國際問題與美政府起交涉。竟莫伸也。邦人哀之。多有輓作。余亦為三絕句。今錄第一第三兩章云。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尙武魂。只惜蘇蕲好男子。不教流血到櫻門。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蠟餘灰。

水壺女史者。同學順德譚君張孝之夫人也。夫婦同盡瘁於國事。美湖風氣之開。功最多焉。今秋余游羅省。客其家。未幾家兄均歷從墨西哥來。亦客焉。均歷有贈女史七章。錄如下。……嫁作通人婦。何妨屬女流。我聞天上女。無得散花遊。憶昔夢維摩。助我幻師力。化得男女身。毋使兩敵國。人種潮厥始。先聖女媧皇。如何後聖人。抑陰獨扶陽。佛說大解脫。西人得自山。不願步金蓮。縱橫蹴地球。攬鏡鑑容顏。面顏橫積目。萬彙總同塵。一絲界人畜。天下一與匹。匹婦亦有責。纖手豈辭勞。釵鈿鑄矛戟。十年採芳草。憔悴盈懷抱。未得美人憐。涕淚為君道。

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中國樂學。發達尙蚤。自明以前。雖進步稍緩。而其統猶縣縣不絕。前此凡有韻之文。半皆可以入樂者也。詩三百篇。皆為樂章尙矣。孔子稱詩三百。歌詩三百。如楚辭之招魂九歌。漢之大風柏梁。皆應弦赴節。不徒樂府之名。如其實而已。下至唐代絕句。如「雲想衣裳」。「黃河遠上」。莫不被諸弦管。宋之詞。元之曲。又其顯而易見者也。蓋自明以前。文學家多通音律。而無論雅樂劇曲。大半皆由士大夫主持之。雖或衰靡。而俚俗猶不至太甚。本朝以來。則音律之學。士夫無復過問。而先王樂教。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讀秦西文。明史。無論何代。無論何國。無不食文學家之賜。其國民於諸文豪。亦頂禮而尸祝之。若中國之詞章家。則於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謂詩與樂分之所致也。鄭夾漈有言。「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為聲也。不為文也。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尙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詩未有不歌者也。」（中略）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能令聞者感發而不失其度耳。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通志）樂署其言可謂特識。夾漈時已然。輒近迺益甚。至於今日。而詩詞曲三者。皆成爲陳設之古玩。而詞章家真社會之蠹矣。頃讀雜誌「江蘇」。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閱。讀之拍案叫絕。此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惜余亦一門外漢。僅如夾漈所誦誦其文。習其理而已。寄語某君。自今以往。更委身於祖國文學。據今所學。而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微妙之辭藻。苟能爲索士比亞彌兒頓。其報國民之恩者。不已多乎。

近年以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公度所製軍歌二十四章。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於世。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諸生合唱。今亟錄如下。

來來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種族。芒屨五洲幾大陸。紅苗蟄伏黑蠻辱。虬髯碧眼獨橫行。虎視眈眈欲逐逐。於戲我小生。全球半黃人。以何保面目。

來來汝小生。汝所踐土是何國。身毒淪亡猶太滅。天父悲啼佛祖默。四千餘歲國僅存。蓋地舊圖愁改色。於戲我小
生。胸中日月帶。芒芒此禹域。
來來汝小生。人於太倉梯米身。人非羣力奚自存。裸蟲三百不能羣。道龍柳虎人獨尊。非衆生恩其誰恩。於戲我小
生。人不願同羣。世界人非人。
來來汝小生。汝之司牧爲汝君。尊如天帝如鬼神。伏地謁拜稱主臣。汝看東西立憲國。如一家子尊復親。於戲我小
生。三月靡裘歌。亦曾歌維新。
來來汝小生。汝身莫作瓶器盛。牛兒馬兒墮地鳴。能飲能食能步行。三年鞠我出入腹。須臾失母難生成。於戲我小
生。佛亦報親恩。忘親乃畜生。
聽聽汝小生。人各有身即天職。一身之外皆汝敵。一身之內皆汝責。人不若人吾喪吾。怙父倚天總無益。於戲我小
生。絕去奴隸心。堂堂要獨立。
聽聽汝小生。天賦良能毋自棄。誰能三頭與六臂。誰不一心轄百體。聽人束縛制於人。是大繫尾牛穿鼻。於戲我小
生。汝非狼疾人。奈何不自治。
聽聽汝小生。汝輩即是小團體。相親相愛如兄弟。相友相助如盟會。一羣苟敗羊盡亡。敢憚爲機私斷尾。於戲我小
生。六經新註脚。要補合羣誼。
聽聽汝小生。人不可無謀生資。務短傾飛雀啼餓。游手坐食民流離。黃金世界正在手。人出隻手能維持。於戲我小
生。而今廿世紀。便是工戰期。
聽聽汝小生。人人要求普通學。不願百鳥出一鴉。不願牛毛變鱗角。空談高論不中書。一任代薪東高閣。於戲我小
生。三年幾蠹科。何補國昏弱。
聽聽汝小生。我愛我書莫如史。此一塊肉搏搏地。軒頂傳來百餘世。先公先祖幾經營。長在我儂心子裏。於戲我小
生。開卷愛國心。捲卷憂國淚。

聽聽汝小生。人言汝國多文辭。彼筆尖尖毛之錐。此點點墨染於絲。何物蟹行肆蠶食。努力努力爭相持。於戲我小生。世無文弱國。今非假武時。

聽聽汝小生。欲求國強先自強。食案以外即戰場。劍影之下即天堂。偕行偕行若赴敵。朝歌夕舞黑裙襜。於戲我小生。生當作鐵漢。死當化金剛。

聽聽汝小生。雪汝國恥鼓汝勇。芙蓉薰天天夢夢。鬼幽地獄隨地湧。吸我脂膏扼我吭。使我健兒不留種。於戲我小生。誰甘魚爛亡。忍此飲鴆痛。

勉勉汝小生。同生吾國皆吾民。南音北音同華言。左行右行同漢文。索頭椎髻古異族。久合禮治歸陶甄。於戲我小生。願合同化力。搏我諸色人。

勉勉汝小生。既爲國民忍作賊。國民貴保民資格。國民要有民特色。任錫非種任瓜分。心肝直比黑奴黑。於戲我小生。焚盡白降幡。有我無他國。

勉勉汝小生。汝讀何書學何事。佛經耶約能救世。宗教神權今半廢。莫問某甲聖賢書。我所信仰只公理。於戲我小生。口唱漢兒歌。手點堯典字。

勉勉汝小生。汝當盡職務民義。嚴顏黜黜幾興廢。蚩蚩不問官家事。棟折榱崩汝所知。天陰難逃天壓已。於戲我小生。誓竭黔首愚。同救蒼天死。

勉勉汝小生。汝當發願造世界。太平昇平雖有待。此責此任在汝輩。華胥極樂華嚴莊。更賦六合更賦海。於戲我小生。世運方日新。日進日日改。

惜公度亦不解音律。與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則制定一代之樂不難矣。此諸編者。苟能譜之。以實施於學校。則我國學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闕矣。抑吾猶有一說焉。今日欲爲中國制樂。似不必全用西譜。若能參酌吾國雅劇。僅三者而調和取裁之。以成祖國一種固有之樂聲。亦決事也。將來所有諸樂。用西譜者十而六七。用國譜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但語此者。非於中西諸樂神而明之不能。吾僑門外漢。蓋無取喋喋云爾。

公度之詩。詩史也。頃檢其舊集。有朝鮮嘆七解。蓋癸未所作。距今二十有一年矣。朝鮮迄今。猶擁虛號。當亦作者當時所不及料也。乃者俄日戰機。懸於眉睫。區區朝鮮。朝露之命。蓋可知矣。而隨朝鮮之覆轍者。復將有一巨靈在。以吾儕居今日而讀此詩。其感慨更何如。詩曰。有北有北鄂羅斯。展翼巨鷲張牙獅。欲囊六合鞭四隴。夢中伸脚直東下。諒爾無過土耳其。吁嗟乎朝鮮。吾為朝鮮危。解一離王寶劍猴王刀。邇來又唱征韓論。躊躇四顧權且忍。有人欲殺西隣牛。宰肉平分先一分。吁嗟乎朝鮮。何以待日本。解二四夷交侵強隣逼。皇皇者華黯無色。保藩字小有何力。黃龍府又黑龍江。方隨小龍供鳥食。吁嗟乎朝鮮。汝母恃上國。解三前有檀君後衛滿。夜郎自大每比漢。幾經內屬幾外叛。黃靈拜天九叩頭。受降又留百世患。吁嗟乎朝鮮。恨不改郡縣。解四尊漢如天使如父。前兒在子求保護。四隣環伺耽耽虎。不能雞口作牛後。高下句驪定誰土。吁嗟乎朝鮮。奈何不自主。解五山中之天海中市。中央如彌可辟世。列強畫作局外地。贏顛劉蹶百興亡。任我華胥閉門睡。吁嗟乎朝鮮。安得如瑞士。解六峨冠博帶三代前。蟠伏螻息海中間。猶欲鎖港堅閉關。土崩瓦解縱難料。不為天竺終波蘭。吁嗟乎朝鮮。朝鮮吾忍言。解七

客有自署楚青者。余屢讀其詩。好之。顧憾未得交。並姓名亦不諗也。頃復從觀雲處得見其秋感四首。殊妙。援以入詩。塵海浮生感逝波。沈沈大陸竟如何。睡獅未醒千年夢。野馬行看萬丈過。便欲奮身蹈東海。誓將被髮向陽阿。荒山楓葉紅于染。半是英雄血淚多。……病骨支離太瘦生。西風吹我上臺城。黃埃瀕洞龍蛇戰。白晝晦冥魍魎爭。僅有微塵渺滄海。恐無大地住秋聲。太空近亦昏霾甚。不似頻年爽氣清。……湖海論交肝胆傾。晦明風雨感雞鳴。陸沈不盡千秋恨。歌笑無端四座驚。並世英雄空有志。一般賢子盡成名。口吾將濟扶桑去。會策金鯨背上行。……蕭艾當階未許刪。美人香草自幽閒。狂奴不解趨時態。山鬼猶知帶笑顏。亂世杜陵哀蜀道。暮年庾信泣江關。古今一樣傷心事。檢點青衫涕淚潛。

平等閣主人狄楚卿。高平子其別號也。余憶其泊長崎有感絕句二首云。腸斷如花彼美人。媚紅嬌綠為誰春。轉憐小妹深圍坐。珍重明珠不字身。霧鬢風塵空掩映。柳腰蓮步枉輕盈。淺山如黛波如鏡。小小眉彎自畫成。以美人喻中日兩國。不着一字。感愴甚深。令讀者心酸。

平子長子絕句。其五絕如急雨渡春江四首。七絕如夜過焦山一首。余最愛之。其平等閣筆記中。庚子亂後北京雜詩。如帝子不歸秋又去。萬鴉如葉撲宮牆。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叫天兒。樊亦名句。燕京感懷云。甘爲流俠流離子。孀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除公義盡。讓牠富貴到心頭。其律詩雖不及絕句。近作倚枕不成寐。見樓外繁星有感云。不寐中宵萬念灰。明星何意儘徘徊。憐他天上無窮事。疑是人間第幾回。點點相思成世界。塵塵春夢現樓臺。箇中兒女知多少。都放情光上枕來。意遠情深。皆未經人道語。其避地秦州時一絕云。草草生涯白鷺飛。柳絲菱葉露初晞。却將身世忘情久。又聽花間鶯亂啼。平子頗自愛之。謂其氣韻幽逸。無烟火氣。當勝於諸作。然余意却不以爲然。

余故交中復生鐵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切密之關係。相愛相念。無日能忘。前月在美湖時。得所寄小詞。自序云。九月十五日。午夢初醒。念我故人。遠隔太平洋。此時却月影正圓矣。洲別東西。時異晝暝。然相隔僅一塊土耳。戲占一闋以寄遙思。故鄉日影初停午。郵書電話渾無據。兩面總高山。盈盈一水間。頻思穿地脈。一望君顏色。皓月正當天。知君眠未眠。

夏穗卿被薦入都。當道出天津時。于方藥雨處留詩二律。其自署云。丙申之冬入天津。泊已亥秋。始得歸。將行。賦此二律。詩云。鴻飛本不爲留計。竟見荒原萬瓦稠。又舉離觴辭舊雨。爲思身世怯登樓。青山白浪馳黃海。細雨疎燈過秀州。從此歸鄉好雲物。分明點點入新愁。天問無靈白日徂。素箒濁酒欲何如。起看天地斜陽裏。浪策興亡作計疏。今古幾回蕉鹿夢。江湖相訪計然書。河流一道窓三面。贏得他年入夢無。當往悲來。深情無限。

穗卿之近作。余僅見此二律。平子曾郵寄其舊作二章。乃爲藥雨題扇者。金堂慷慨憐忘歸。百姓容容無所依。連暈春秋。熱覽竟。淫淫霧雨溼征衣。三招梅擁來丹劍。每下真成豎市稀。聞道仙人共傲囊。壺中樓觀是耶非。江水湛湛楓樹林。風絳嬋娟女環琴。冥昭曹闔成千古。葦靡波流見素心。闔視吾良秋柏實。化爲蕩草洞庭深。有情最算神州士。曾見提符直到今。穗卿詩從不留稿。庚子之亂。聞藥雨他物無存。于彈煙礮雨之中。惟夫人與此扇得無恙。

湘潭楊哲子度。壬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粹純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哲子。頃哲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余言之當否也。……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稱山國。連山積翠何重疊。五嶺橫雲一片青。衡山積雪終年白。沅湘兩水清且淺。林花夾岸灘聲激。洞庭浩渺通長江。春來水漲連天碧。天生水戰昆明沼。惜無軍艦相衝擊。北渚傷心二女啼。湖邊斑竹淚痕滋。不悲當日蒼梧死。爲哭將來民主稀。空將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紀念碑。後有靈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魚腹。世界相爭國已危。國民長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賈生作弔還相遺。亡國游魂何處歸。故都捐去將誰屬。愛國心長身已死。泊羅流水長鳴咽。當時猿鳥學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後悠悠秋復春。湖南歷史遂無人。中間濂溪倡哲學。印度文明相接觸。心性徒開道學門。空談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號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遺族。林外殺人聞血腥。留茲萬古傷心事。說與湖南子弟聽。於今世事翻前案。湘軍將相遭讒訕。謂彼當年起義師。不助同胞助胡滿。奪地攻城十餘載。竟看結局何奇幻。長毛死盡辮髮留。滿洲翎頂逼湘州。捧茲百萬同胞血。獻與今時印度酋。英獅俄鷲方爭躍。滿漢問題又挑撥。外憂內患無已時。禍根推是湘人作。我聞此事心慘焦。赧顏無語謝同胞。還將一段同鄉話。說與湘人一解嘲。洪楊當日聚羣少。天父天兄假西號。湖南排外性最強。曾侯以此相呼召。盡募民間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蚌鵝相持漁子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粵誤那蘇湘誤孔。此中曲直誰能校。一自西船向東駛。民教相仇從此起。此後紛紛數十春。割土賠金常坐此。北地終招八國兵。金城坐被聯軍燬。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換奴顏事洋鬼。國事傷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誰當理。莫道當年起事時。竟無一二可爲師。羅山鄉塾教兵法。數十門生皆壯兒。朝來跨馬衝堅陣。日暮談經下講帷。今時教育貴武勇。羅公此意從何知。江彭游俠時惟稱。不解忠君惟交友。意氣常看匣裏刀。肝腸共矢杯中酒。江公爲護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困南昌城。敵壘如雲繞前後。彭公千里往救之。乞食孤行無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圍。大笑羣兒復何有。桂陽陳公慕羣述。湘鄉王公兵反側。大勢難將隻手回。英雄卒令吞聲沒。更有湘潭王先王。少年擊劍學縱橫。游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爲連衡。曾胡卻願成相謝。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肅順家。自請輪船探歐亞。事變謀空返湘渚。專注春秋說民主。唐康諸氏更推波。學界張皇樹旗幟。嗚呼吾師志不平。強收豪傑作才人。言常湘將皆僉父。使我聞之重撫膺。吁嗟往事那堪說。但言當日田間傑。父兄子弟爭荷戈。義氣相扶團體結。誰肯孤生匹馬還。誓將共死沙場穴。一奏軍歌出湖外。推鋒直進無人敵。水師噴起

長江波。陸軍踏過陰山雪。東西南北十餘省。何方不親湘軍轍。一自前人血戰歸。後人不歎無家別。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萬幕連屯數日齊。一村傳喚千夫諾。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尸兒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聞嫁女向母啼。不見當兵與妻訣。十年斷信無人弔。一旦還家誰與語。今日初歸明日行。今年未計明年活。軍官歸爲窳下養。秀才出作談兵客。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羣。茫茫回部幾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戰勝祁連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將來祖國魂。憑茲敢戰英雄氣。人生壯略當一揮。崑崙策馬瞻東西。東看浩浩太平洋。西望諸洲光陸離。欲傾亞陸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兒。於今世界無公理。口說愛人心理已。天演開成大競爭。強權壓倒諸洋水。公法何如一門礮。工商盡是圖中七。外交斷在軍人口。武裝體。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拚將死。畢相拏翁盡野蠻。腐儒誤解文明字。歐洲古國斯巴達。強者充兵弱者殺。雅典文柔不足稱。希臘諸邦誰與敵。區區小國普魯士。倏忽成爲德意志。兒童女子盡知兵。一戰巴黎遂稱帝。內合諸省成聯邦。外與羣雄爭領地。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爲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埃及波蘭豈足論。慈悲印度非吾比。我家數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我年十八遊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十載優游湘水濱。射堂西畔事躬耕。隴頭日午停鋤歎。大澤中宵帶劍行。竊從三五少年說。今日中原無主人。每思天下戰爭事。當風一嘯心縱橫。地球道里憑空縮。鐵道輪船競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復執長轡趨亞陸。探馬惟搖教士鐘。先鋒只著商人服。郵航電綫工兵隊。工廠鑛山輻重積。執此東方一病夫。任教數十軍人辱。人心已死國魂亡。士氣先摧軍勢盛。救世誰爲華盛翁。每憂同種一書空。羣雄此日爭追鹿。大地何年起臥龍。天風海潮昏白日。楚歌猶與笳聲疾。惟恃同胞赤血鮮。染將十丈龍旗色。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全國。破釜沈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爲旗下卒。哲子復贈余一詩云。志遠學不逮。名高實難副。古來學者心。慄慄惟茲懼。噫吾新會子。夙昔傳嘉譽。德義期往賢。流風起頑鋼。曩余初邂逅。講學徵相忤。希聖雖一途。稱師乃殊趣。原社成春在長沙論極秋楊朱重權利。墨子尊義務。大

道無異同。紛爭實俱誤。原註余嘗謂湘潭王先生櫻莊入孔而學康先生茫茫國事急。惻惻憂情著。當憑術道心。用覺斯民寤。古人濟物情。反身先自訴。功名豈足寶。貴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已。小人常外務。願以宣聖訓。長與相攻錯。詩末復勝以小札云。『近以國中青年子弟。道德墮落。非有固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數次所面論者。因時取舊書溫閱。思欲有所編述。乃每一開卷。則責人之心頓減。責己之念頓增。時一反省。常覺天地之大。竟無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難如此。因思古今社會風俗。其能致一時之醇美者。必由於二三君子。以道相規。以學相厲。流風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頹俗。此必非口舌論說之功所能比較者。古聖賢之為學。必求其返躬自省。而無絲毫不歎於心。乃為有得。若夫名滿天下。功滿天下。曾於吾身無一毫之損損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計焉。以其無關於求己之道也。今同處異國於衆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過而救吾失者。無如足下。輒以其意成詩一首。知足下亦無取乎便佞。故自附於直諫之末。亦以託於先施而求誨迪。特錄以奉呈。詩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紀實。著其離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貴苟同也。而又必稱師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當出。足下擔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為信乎。若能俯賜酬答。而無辜我嚶鳴。是所幸也。』嗚呼。自萬木草堂離羣以來。復生鐵樵宿草之後。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十年於茲矣。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靡寧十二回。不自覺其情之移也。

鄭君何負。吳整甫先生門下佳士也。頃見示由東京寄河北同人一律。其言沈痛。令我生感。亟錄如下。……異日彎弓未報胡。祇今不臘見亡虞。八千子弟猶堪死。十六雲雲忍再輸。豈不足謀空暮燕。侯能竊國亦城狐。艱難惟倚諸君在。莫負湘纍萬里書。

同學歐伊广渠甲。自署太平洋客者也。自言不能詩。然吾在美洲見其為人題箴一絕句。乃大佳。錄之。……乾坤何茫茫。一鳥孤飛往。大江自橫流。紅淚隨江漲。

公度之詩。見余詩話中者最夥。然聞韶三月不以爲髮也。頃復錄其詩史兩章。

流求歌 庚辰

白頭老臣倚牆哭。頽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訴興亡湖天蹶。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脈延。彈丸雖

號最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黃紙。印綬遙從赤土頰。衣冠幸不珠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山國。小球英蕩雙持龍虎節。縉衣直指鳳麟洲。從此包茅勤入貢。詭說扶桑齒如瓠。僞蒙入學還請經。天王賜襲仍歸賜。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界。數典橫徵貢百半。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幡出石頭。大夫拔舍若衡璧。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龍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安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縉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願器畧存投鼠忌。公堂纔錫藩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聞守約比交斷。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盤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出花枝蝴蝶紅。尚有丹青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覆。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覩漢官儀。管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鵬。稠父宋父泣鴈鴒。興漢曾無翼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毘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流球郵難民。年年上疏勞疆臣。

越南篇 甲中

於戲我大清。堂堂海外截。封貢三屬藩。有若古三蘂。流求忽改縣。句驪不成國。右臂既恐斷。兩足復悲別。今日南越南。戎夏又交梓。芒芒弔禹迹。眼見日乖刺。湖當始禍朝。事由一身訖。無端犯王師。妄持虎須捋。天威震疊久。又恐張撻伐。當有祇教僧。教以求佛法。挺鹿急難擇。飲鳩姑止渴。爾時路易王。挾強逞饕餮。假威許蒙馬。染指思食髓。雖逢國步艱。鞭長遠莫及。南北萬里海。從此生交涉。道咸通商來。來往寄著船。偶思許田假。遂挾秦權喝。搏兔逞獅威。含鼠縱鴟嚇。可憐維雄王。蠢蠢正似鴨。豐岐初王地。手捧土一撮。弱肉供強食。一任鸞刀割。神弩不能飛。天柱亦隨折。尾擊須彌翻。掌鳴太華擊。山河寸寸金。攫取到手滑。新附稜猿猴。今復化鬼域。海口扼爾吭。定知國難活。同治中與初。滇南擾回鶻。購運佛郎機。苦嫌鳥里閣。時有西域賈。請從閒道達。直溯富良江。萬里若庭園。一符挾萬鎗。絕無吏糾察。歸言取九真。無復煩兵卒。但鳴一聲砲。全國歸鈴轄。家蛇薦食心。聞此益堅決。遂以法王法。運彼廣長舌。到今割地約。終畫花名押。

繙籍白雉來。初見於越納。眉珠竊弩歸。每每附南粵。顛與等附庸。思摩當一設。或隨降王挺。或拜夫人節。中間賢太守。龍度推士燮。遠地日歸化。常朝非荒忽。唐初設都護。窮海益震懼。安南僅道屬。何嘗稱國別。陵夷五季亂。漸見蠻夷猾。曲矯與吳丁。擁兵日猖獗。方曠黎侯徵。又歌李華發。陳氏甫代齊。虞公復不矚。中朝節度名。初未敢抹殺。帝號聊自娛。後乃縱僭竊。壯哉英國公。桓桓仗黃鉞。三擒名王歸。懸首在觀閣。龍編入鱗冊。得地十七八。復古郡縣治。南人咸大悅。狼子多野心。豨勇復冒突。疆場互彼此。王命迭予奪。逮明中葉後。中乾國力竭。置君無定棋。遣將多覆轍。遂議珠崖棄。坐視金甌缺。魏賊鬼門關。從此淪異域。夜郎妄比漢。更有吹堯桀。黎莫新舊阮。此亡彼興勃。版圖二千年。傳國數十葉。雁去復雁來。狐狸更狐搢。蠻觸雖屢爭。同種出駱越。得失共一弓。磨擊非兩鋸。而今入法界。盡將漢幟拔。吁嗟銅柱銘。真成交趾滅。乾隆全盛時。四海服鞭撻。忽有黎大夫。求救旄邱葛。輿滅字小邦。皇皇大義樹。出關萬能羅。一月奏三捷。元夜失崑崙。忽爾全師蹶。猿鶴與沙蟲。萬骨堆一穴。爾時金川平。國威震窮髮。方統羽林軍。大會長楊獵。西北五單于。渭橋伏上謁。當此我武揚。何難國恥雪。鷗勦索倫兵。人人肅愼善。倘命將軍行。徑取此獠殺。廢藩夷九縣。明正蹊田罰。赤土與朱波。左提復右挈。凱樂奏兜離。文化拓蒼頡。或者南天南。盡將海囊括。胡爲奸虜謀。轉信中行說。金人作代身。非人究是物。桃根將李代。壹意防蟲蠹。是何黎邱與。變態極詭譎。謂秦豈無人。爾蠻何太黠。妄稱佛誕日。親拜天菩薩。化身魔波旬。竟許日三接。直從仇虜中。躋之親王列。哀哀馬革尸。棄置情太忍。贖鼎納神姦。於史更污蔑。明明無敵兵。忽當小敵怯。豈其十全功。勢成強弩末。抑當倦勤年。樂聞有苗格。每論武皇功。怪事呼咄咄。噫嘻大錯鑄。奚啻九州鐵。邇來百年事。言之更蹙頞。國小亦一王。乃作無賴賊。烏膺十總兵。黎盜縱出沒。國餉藉盜糧。公與海寇結。嗣後紅巾亂。更作狼鼠窟。外人詰庇盜。遇事肘屢掣。王師迭出關。徒作驅魚類。聞今越南王。自視猶滕薛。君臣共尉睡。忘是他人榻。無民即無地。地維早斷絕。黃圖轉綠圖。舊色盡塗抹。譬如黑風船。永墮鬼羅刹。何時楚南土。復編史檣杵。滇粵交犬牙。無地盡甌脫。紙糠倘及米。剝膚恐到骨。不見彼波蘭。四分更五裂。立國賴民強。自棄實天孽。不見美利堅。終能脫羈絆。我來浪泊遊。仰視爲站站。神祠銅鼓聲。海濤共鳴咽。精衛志填海。荆卿氣成蛻。安得整乾坤。二三救時傑。共傾中國海。灑作黃戰血。地編歸漢里。天紀亡胡月。

去年六月間。琉球故王尙泰卒於日本東京。余在新聞紙上見其訃告。書侯爵尙泰家扶字樣。蓋王降後。侯於日本。家扶者府中長史之稱也。余感慨不能自禁。口占一絕云。千年噩夢漢珠崖。一夜降王走傳車。哀絕伊川披髮者。忍更侯邸問家扶。公度見此詩。其感又當何如。

在楚卿道。上見有曾重伯廣鈞見懷之作。自署曰中國之舊民。原稿未以相寄。然故人拳拳之意。致可感也。錄之。……海外鷗鷺憶鸞鳩。蝮蛇朝菌各春秋。多君詩界新無敵。容我潮音擅一瀛。難與瀏陽爭甲首。況聞鉅子泛辛頭。嗟余五嶽嶼胸氣。假塞中原過十愁。

李亦園著。聖當辛丑回鑾時。有感事詩數十首。芳馨悽惻。湖壘之遺也。今得見其二錄之。……天遣多情有別離。綠楊枝外抵天涯。粉蛾點滴牽絲出。金雁零丁怨柱移。錦字無多裁恨遠。重簾不捲放愁遲。高唐夢雨相逢道。賦就春寒已後期。……帝子苔痕玉座青。鷓鴣啼處雨冥冥。北門劍佩迎蕃使。南極風濤接御亭。江海佳期愁晚晚。水天舊事夢娉娉。秦絲解與春潮語。一曲離蕪忍淚聽。其風格在少陵玉谿之間。真詩人之詩也。特此二章已。酒人作鄭箋耳。

昔同學潘鏡涵者。乙未丙申間及南海之門。時南海好言佛。而鏡涵契證獨深。實行坐禪。刻苦工夫。吾亦不知其造詣何若也。願聞同人。頗謂其歌哭無端。有類狂疾。丁酉秋。余在上海。聞鏡涵以丁母憂。血盈斗。一慟死矣。驚恠久之。今春返香港。友人有存其遺墨一紙者。丙申臘游桂林舟中作也。七古一首云。……昨日忽悲空王喜。壽王不解空王語。今日忽喜空王悲。空王却忘壽王歲。壽王純想飛。想欲學禪空。王故使壽王聲。聞入塵世。塵世紛拏不可親。壽王祇得太虛作搖曳。悲哉須彌界。裏日月長。四大海水圍中央。蓮花出沒不得見。祇見清風世界徐送香。西方有一星。東方一太陽。曝物育物不留物。逐之何苦過倉皇。流轉生死種種是。九十一說非荒唐。烏乎。若惱衆生根器太棉薄。可驚可怖復可傷。……七律四首云。……幾生灰劫問羅壘。百結繩頭已不堪。太一獨留行九九。元虛無據釋三三。精洗日月形何在。族合龜龍性可參。知是別圓通法旨。滿天雲雨護伽藍。……寒江落魄意蒼涼。憔悴行吟我自傷。魍魎椰榆紅日盡。英雄颯發大風狂。茫茫海水容魚鼈。莽莽關山逐虎狼。身世無聊忽有主。和南應是梵天王。……西山日落到龍宮。龍樹依稀拱日紅。今去已經無量劫。再來否是此狂童。金輪頂上諸峯擁。明月江前一葉通。我讀華嚴得自在。山河大

地任飛鴻。……沈沈心事著無邊。半壁寒燈照巨川。壯歲始參人我相。現身聊作水雲緣。無多別業能容世。祇有靈光欲接天。海鳥忽驚漁鼓落。空中還自俯坤乾。……讀此諸篇。鏡涵其果非狂也。根器深遠矣。遊戲人間。撒手一哭。悲夫。鏡涵又有贈家兄君力啓田一詩云。君能飄泊我能狂。獨有生靈且費商。縹緲昆侖悲白首。蒼茫人海入愁腸。空同不住儒冠客。葱嶺能來南面王。是道昇魔細是想。好從飛處認微茫。又有贈龍贊侯煥繪詩。中四句云。大地山河斜倒影。荒邱神鬼問餘灰。天人分際君應識。滄海倉皇志莫頹。

吾鄉張南山先生。近代耆宿。與九江朱先生。東塾陳先生。齊名。而尤以詩聞。余最愛其俠客行一首。錄之。……貴人炬赫門如山。門前鷹犬。日日不得閑。解高堂華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綠。哀絲豪竹。貴人不足。解貴人不足。鷹犬僕僕。天陰鬼哭。解三鬼哭聲啾啾。怪樹啼鴉。客從何方來。下馬直上酒家樓。解寒風如刀。雪如水。酒家樓頭劍光起。明日喧傳貴人死。解五

上海會志恣。留學東京音樂學校有年。此實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萬不可闕者。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實社會之羞也。曾君頃編一書。名曰教育唱歌集。凡為幼稚園用者八章。尋常小學用者七章。高等小學用者六章。中學用者五章。皆按以譜。而於教授方法。復懇切說明。凡教師細讀一過。自能按譜以授。從此小學唱歌一科。可以無缺矣。吾見刻本。不禁為之狂喜。原詩卷首有「告詩人」一條。足為文學家下一針砭。而增其價值。茲錄如下。

日戀曰窮曰狂曰怨。四者古今詩人之特性。舍此乃不足以成詩人。其為詩也。非寒燈暮雨。即血淚冰心。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氣者。鮮不可得。且好為微妙幽深之語。務使婦孺皆不知。惟詞章家獨知之。其詩乃得傳於世。總言之。詩人之詩。上者寫戀窮狂怨之態。下者博淵博奇特之名。要皆非教育的音樂的者也。近數年有矯其弊者。稍變體格。分章句。間長短。名曰學校唱歌。其命意可謂是矣。然詞意深曲。不宜小學。且修辭間有未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病焉。雖然。是皆未得標準以參考之耳。歐美小學唱歌。其文淺易於讀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語。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今吾國之所謂學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數十行講義。而幼稚仍不知

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達唱歌之目的。謹廣告海內詩人之欲改良是學者。請以他國小學唱歌爲標本。然後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發爲文章。與其文也甯俗。與其曲也甯直。與其墳砌也甯自然。與其高古也甯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活。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於此加意。庶乎近之。

其所編之歌亦煞費苦心。如其「告詩人」篇中之言。茲摘錄數折。

老鴉老鴉對我叫。老鴉真正孝。老鴉老了不能飛。對著小鴉啼。小鴉朝朝打食歸。打食歸來先喂母。自己不吃猶是可。母親從前喂過我。

馬蟻 (尋常小學校用)

馬蟻馬蟻到處有。成羣結隊滿地走。米也好。虫也好。唧了就往洞裡跑。誰來與我爭。一齊出仗。大家把命拚。不打勝仗不肯回。守住洞口誰敢來。好好好。他跑了。得勝回洞好。有一處。更好住。要做新洞大家去。

莫說馬蟻馬蟻小。一團義氣真正好。人心齊。誰敢欺。一朝有事來。大家都安排。千千万萬都是一條心。鄰舍也是親兄弟。朋友也是自家人。你一擔。我一肩。个个要爭先。你莫笑。馬蟻小。義氣真正好。

黃河 (中學校用)

黃河黃河出自崑崙山。遠從蒙古地。流入長城關。古來聖賢生此河干。獨立堤上心思曠然。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無人煙。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鏗吹。觀我凱旋。

有自南昌以譚壯飛遺詩一章見寄者。蓋戊戌入都留別友人之作云。吉光片羽。願與來者共寶之。詩云……家國兩愁絕。人天一粟然。祇餘心獨在。看汝更千年。世界幾痕夢。微塵萬座蓮。後來憑弔意。分付此山川。

鄉人有自署東莞生者。以無題八首見寄。哀艷直追玉簫。而言外之美人芳草。字字皆湘淚血淚也。更錄以誌同好者。但兼揆伊人。尙希示我姓字耳。詩云……長門幽怨訴年年。身住蓬萊學散仙。思子臺空吹暮雨。同心院冷鎖寒烟。早傳滄海境精衛。苦聽荒山叫杜鵑。誰遣蝦蟆吞魄去。幾回翹首望團圓……幾聞滄海變桑田。見慣麻姑亦可憐。雲暗鼎湖龍去日。塵荒華表鶴歸年。嫦娥應悔偷靈藥。天女偏愁欠聘錢。八駿不來桃又熟。瑤池昨報宴羣仙……庭院深深閉暗塵。西風殘照易黃昏。相思相望成終古。愁雨愁風又一春。怨到湘妃惟有血。招來宋玉已無魂。團圓記得年時月。酒冷燈昏不忍論……寶鏡雙蛾獨自羞。怕隨鄰女鬪風流。泥人春病全無狀。詎我歸期又是休。紅袖背人惟有淚。白雲望遠不勝愁。章臺夾道車如水。日暮珠簾莫上鉤……紫臺一去苦相思。馬角烏頭可有期。尺帛漫傳蘇屬國。千金誰贖蔡文姬。素衣珍重休教染。紈扇飄零且莫辭。回首秋波應一哭。樓臺甲帳已全非……一雨桃花委馬蹄。東風狼籍黯淒悽。惱人天氣春如醉。似水年華日又西。連夜夢魂煩鎖壓。一春心緒總淒迷。鞭絲漫指關山道。紅雪紛飛鳥亂啼……誰向修羅問夙因。塵寰一語苦沉淪。劇憐鷄犬雲中客。盡是蟲沙劫後身。回望風雲俱慘淡。過來花鳥亦精神。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好問津……玉樹悲涼唱後庭。琵琶胡語不堪聽。紅羊失記何年劫。白鴈淒聞故國聲。纒盡春蠶絲有恨。淘殘秋水浪難平。沉沉心事無人識。獨倚銀屏待月明。

美人香草。寄託遙深。古今詩家一普通結習也。談空說有。作口頭禪。又唐宋以來詩家一普通結習也。狄楚卿之詩。殆兼此兩種結習而和合之。每詩皆含有幽然與解脫之兩異原質。亦佳構也。茲錄其近作一章……又有東風拂耳過。任他飛絮自蹉跎。金輪轉轉牽情出。帝網重重釀夢多。珠影量愁分碧月。鏡波掠眼接銀河。爲誰竟著人天界。便出人天也奈何……此體殆出於譚瀏陽。瀏陽詩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矚臆業眼來。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卻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等句。皆是也。

平等閣詩話錄藝菴感事五絕云。十日層樓九風雨。三年故國百思量。逢人怪道春憔悴。不信聞歌覺小傷。別夢依稀過謝橋。心中風雨暗蕭蕭。自從拾得楊花片。不見章台見柳條。別來細雨聞孤館。歸去華簫爛九枝。俟望青溪神女曲。去年今日蔣神祠。秋河別夜太淒涼。一曲伊州淚萬行。愁絕五陵年少事。金鞭玉勒送王昌。宮扇葳蕤半褪金。一篇哀

麗舊傷心。他時漫滅無文字。留得情人宛轉吟。蓋迴鑿時之作也。吾昔在京師。與整菴連與松席者歲餘。見其詩最多。余最喜其二絕云。回首東風淚滿巾。舊歡新夢覺無因。醒來正是黃昏雨。車馬中原有暗塵。落日黃沙塞草枯。朔風前夜雪平鋪。漢唐遺壘模糊甚。還有陰山鐵騎無。又丙申春。余出都。整庵贈行一首云。樓頭缺月夜向曉。騎馬與君相送行。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蘂有啼鶯。

平等閣詩話又載惺庵有留別居東同人迴風辭四章詩云。日暮思君苦未來。飛紅狼藉舊亭臺。沈沈遠夢迷千規。慘新詞賦八哀。心比梧桐疑半死。淚如殘蠟漸成灰。玉關人老愁何極。窈窕春星望幾回。……此去風雲方百變。側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無歸路。倚遍銀屏絮所思。別有溫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亂千絲。曉鐘永夕煩懷抱。誰獨西風黯別離。……艱難行路黯魂銷。帝遣巫陽賦大招。愁雨愁風才易盡。傷春傷別意無聊。相看鏡匣驚消瘦。暗繫香囊慰寂寥。獨自思量自凝竚。碧城十二線迢迢。……手按殘紅不忍看。輕寒無賴倚闌干。陰晴未定天如醉。疢疾方迷淚易彈。舊恨尊前歌昔昔。新愁簾外雨潺潺。傷心思婦遼西夢。冷怯空閨人未還。又將發江戶留別日本祭詩社四律云。隱輪萬轉重行行。向夕扶桑少客星。久託遙遙消塊壘。畧無名刺訝公卿。相看鄒下諸豪俊。應憶江東老步兵。好事若煩志流寓。石橋門巷認東櫻。……消瘦西風褪帶圍。多愁多病賞心違。參差玉管吹誰思。冷落瑤箏獨自歸。虛負花開歌緩緩。只憐人去夢依依。繁英繡句渾如昨。已是差池燕子飛。……聲聲拍枕下關潮。歷劫成塵恨不消。三五團圓輕惜別。萬千哀感及今朝。虛傳打槳迎桃葉。獨上離亭泣柳條。半晌銷凝前夜夢。帷燈一種冷殘宵。……怕聽陽關第四聲。河梁携手若爲情。掉頭不肯留詩卷。懷刺應知少送迎。燕領虎頭空萬里。鸞鸞泊風怨三生。阿誰識得吟歧感。更與慇懃唱渭城。

余年來絕少爲詩。正月從橫濱返國。將經神戶。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淺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紙。……皞皞朝曠浴萬山。冷風磬下人間。俯俯雲影隨明落。落落漁謳自往還。點點白鷗沒浩蕩。峯峯神女嘯空頑。此中多少天機在。卻是勞人不得閑。……將至上海。有所感觸。欲爲一長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吳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氣象無如此雄特。此實可見我祖國意態之雄傑。黃河下流。演爲黃海。不待論矣。即揚子江入海之力。不

亦已氣象萬千耶。

戊戌六君子中。劉斐郵先生尤醇粹嚴肅。吾昔所為傳。未能表揚其學行之十一也。去歲有以先生之衷聖齋詩鈔見貽者。全屬古體。已擇登詩界潮音集十餘章。今夏有友自蜀來。口述先生近體詩九首。雖瀏覽景物之作。然穆然可見其為人。乃錄以貽當世。……春激春幽遇。野棹立拳鷺。忽驚銜得魚。飛過蝦蟆渡。韻音賦沙灘月有聲。娟娟何妙可。夜

涼足清絕。時復見漁火。韻音幽林不逢人。空澗響鳴屨。時睹麀鹿蹤。疏疏碎黃葉。韻音賦彩翠浴鳴禽。孤舟泊斜堰。佳人杳

難即。心與雲俱遠。失題獨立極蒼茫。夕陽臨迥野。風吹萬里心。歸鶴長松下。外野松根有茯苓。呼童且休劇。不見今時枝。猶

為古人綠。古山路不逢人。舉頭忽歸鳥。茅亭映色多。斜日下林杪。山江南逢八月。春風猶未歸。萬綠接平曠。山山橫翠

微。江松口來雲斷。江陰秀嶺浮。一帆斜日裏。又過秣陵秋。晚

四年前從友人扇頭見畫二幅。題畫第六章。一曰「羣羊」。二曰「有老」。詩畫雙絕。心好之。詢知為賀醴芝作也。屢欲以入詩話。然不能全記憶。滋耿耿焉。今有以原詩相貽者。且加以張弓五章。皆名詩也。錄之。

羣羊三章

羣羊在山。訖彼秋草。倚霜其黃。終日不飽。羣羊突圍。踐我秋蔬。朝食所需。羊口之餘。羣羊入戶。磨絡相觸。投以

鹽藟。不饜其欲。三解

有老三章

有老扶藜。日夕不歸。南山路迷。一商籟滿谷。覆衣相逐。老人孺鬪。二斜景匿光。翔燒繞塲。老人徬徨。三解

張弓五章

張弓引滿。不可失機。立表測景。不可後時。火已燎原。水已潰隄。焚溺多憂。爾猶遲遲。一抱薪救火。祝融愈驕。沈璧塞

河。河伯自豪。長蛇緣木。破彼鵲巢。有母戀雛。驚翔悲號。二皇天何私。匪德不右。我瞻東土。行亦有臭。如何與戎。我邦

傾覆。豈爾得天。惟我召寇。三孤兒號天。眷念慈母。懷抱三年。棄我不有。日暮苦飢。隨人奔走。兒今無歸。匪兒之醜。四解

長鯨奮鬣。白波山立。鼓雷噴雨。鯨魚潛泣。遼海潮腥。淫威不戢。箕子無靈。我何嗟及。五解

君遂頌以懷人詩八章見寄。殆去歲作也。其自序云。『羈跡逆旅。北風淒其。歲暮懷人。百端交集。瞻山河以哀吟。復撫膺於逝者。作懷人詩。』其詩云。章氏文章何若。價重梨洲衡陽。曷使非種錫去。畏壘來茲大穰。天江都天人三策。太平十二王通。勿謂冠言無當。終見九州大同。明與歎長夜兮漫漫。況來日之大難。恥并腥羶民族。裂此塗炭衣冠。子民道不同而爲友。古有申胥伍胥。竟作懷沙屈子。猶瘞亡國大夫。天四我所思飲水子。一水蒔葑千里。子無謂秦無人。獨不見曠蘇士。公人言病夫老大。我見支那少年。東方盧梭有幾。申叔夫子最賢。甲叔驚才不可一世。嗚呼其人已亡。空向黃墟感舊。可憐鄰笛山陽。君時誦卷中佳句。幽憂爲疾難禁。詩人而爲邊帥。房瑄復見於今。元

與塾廣不相聞問者七年矣。有自津門以其近作五章見寄者。使我感舊情懷。不能自禁。亟錄之。……悵臥春牀十日陰。落花臺殿更深深。被欄碧葉如相語。辭世青鸞不可尋。物外精藍誰捨宅。亂餘梗莽漸成林。迷陽却曲饒憂患。那得端居長道心。崇效寺在山猛虎今無用。蔽日浮雲終古陰。三穴未營饑鬼計。一官真擬汨羅沈。頗聞賈誼酬宣室。徒道相如賦上林。惆悵故人成獨往。江湖滿地有遐心。送蔣惺遠下鸞皇閉九關。更無鷹隼擊秋原。匡牀諫草收殘篋。歸路

荷花感聖恩。一郡江湖閒不極。五更朝鼓斷相聞。王居虛有橫流歎。又向新亭悵失羣。送王撫州十年虛練媯皇石。萬里遙經黑水祠。吾道聖賢輒相許。夢中澍泣復誰知。還休暫動誠何意。悵望蕭條併一時。此去共傳邊郡美。使君獨有

髣如絲。送秦曲靖樹聲之官終年咄咄無一字。去日悠悠有億塵。自信勞生行未已。偶來盃酒坐相親。醉歸馬上聞孤柝。倦枕難聲滿四鄰。除却垂腰煩懶帶。不妨歌笑逐時新。癸卯除夕

有以觀物篇四章見寄者。自署曰雪如。樂府中之逸品也。誦其詩不獲交其人。悵望何已。詩如下

崇岩倚門第隔也
崇岩翠擢高插天。膚寸薄植生其巔。盤根據跗一萬年。傲岸日月餐雲烟。爲蘿欲攀香無緣。翹首仰睇涕淚漣。松柏蔽虧灌莽間。塊塤斥薄紛聚羶。雖爾勁立氣骨堅。牛羊斧斤不兩全。到頭碌碌竈底然。

種無銳力。異族且復蹂其藩。崇蘭老梅泣無言。

大鵬嘆賢否混也

大鵬苦無風。僵伏北海隅。燕雀喜得地。談笑營巢窟。騶虞誠戒殺。枵腹不得飽。豺虎屨且碩。巉巖厲牙爪。鳳凰栖栖無所如。鷓鴣以鼻嗤其愚。麒麟宛轉泣刀俎。天生此材供作脯。

緜緒炳粉飾也

緜緒不可當衣。噉水不可代糜。刻鵠類鶩縱形肖。畫地作餅將誰飢。黔山驢。遼東豕。彼何為乎聊復爾。蜀中犬。吳中牛。

吠所未經喘所怪。淄澠氣味深相投。吁嗟公等莫歡諶。屠伯磨刀正雀雀。

日俄戰事初起時。楚卿適在東京。以所作感事四絕見示。余能為作鄭箋也。其一言日郎著征裘女脫簪。私情何似國

情深。莫愁風露沾衣冷。此是寒闔夜夜心。其二言政府之安閑。楊外妖雲百怪陳。但乘鴛帳駐積春。問他鴉蛙緣何事。袖手神州

大有人。其三言外交之失策。為他真個話相思。鏡殿春殘事事疑。昨夜西風今夜雨。明朝消瘦更誰知。其四言內政之無望。冉冉天涯逼綠

陰。萍吹絮墮意沈沈。思量舊恨都無着。夢雨纏綿直到今。

浙江潮第十期。登有自署君木者所作刺時六絕。雖嬉笑怒罵之言。其志固忠厚也。詩如下。世界有同胞。家族無倫理。

愛國忘其親。大哉志士志。抵掌談合群。肝胆映人熱。一言不相中。刀光起同室。男子有血性。奈何以愛死。金尊檀

板中。不忍談厭世。敦品與立行。真瓊非公德。廉恥何足論。國民有天職。自由復自由。自由肯放棄。醇酒與婦人。甘

為自由死。昂頭晉科舉。低頭盼鄉榜。今朝新貴人。昨日革命黨。

黃公度臺灣行云。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

會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若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沈沈無厭彼頑

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人人効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成敗利鈍非所視。一聲

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

巡撫。今日之政民為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越一步。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鉅艦來如潮。

前者上岸雄虎彪。後者奮關飛猿猴。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摺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鬢。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沈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犒。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同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闢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敎。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讒譏。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噫吁嚱。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新民社校對房一敵。窺忽有題七律五章於其上者。塗抹狼籍。不能全認識。更不知誰氏作也。中殊有佳語。第一章末聯云。行矣臨流復一嘆。冷然哀瑟奏雍門。第二章末二聯云。休矣著書俟赤鳥。悄然揮扇避青蠅。衆生何事干霄哭。隱隱朝廷有笑聲。第三章首二聯云。富春江上夕陽微。那有閑情理釣絲。神女何歸洛水綠。聖人不作海波飛。第四章首二聯云。黑龍王氣黯然銷。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

君武以其友馬一浮四律見似。蓋刻意學寒冥而神肖者也。今錄二章。身前不住閻浮界。死後應生他化天。自性華嚴離我我。有情流轉自年年。靜排諸相觀空徹。閒鑿千山種白蓮。獨向瀆彌最高頂。衆生無語月孤圓。而爲上首無量佛。自生飛行馬一浮。八萬天魔羣擾擾。微塵國土總幽幽。傑蟲無命埋深海。熒惑當年墮石頭。我是虛空創造者。一毛一孔一星球。

有投箋者曰。公灑瀝熱血。喚起國魂。愛國之傑。今古推哉。貴報曲終奏雅。附列詩歌。最發深省。友人唾棄者。長沙志士。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於當頭。撰有詩歌。不忍獨嗜。謹分貴報。以備采登。此君於戊戌之變。有句云。石氣古逾勁。蘭心秋豈搖。志士誦之多。泣下者。渠游日本東京。它日相逢。此其媒介。謹讀所寄有滅種吟十二章。以樂府體。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託。真詩界革命之雄也。具錄之。悲恐哀龍哀龍。產於美國槐衣鳥密洲。長三丈。高丈五。前短肢。今後長肢。尾大脊巨。氣虎。虎借問此種何處尋。石壘層中時太古。吁嗟乎。此鳥非無同種禽。始祖鳥兮名最尊。無嘴之口森利齒。強莫強兮皆不石。汝與哀龍共血族。恐龍殄滅何速速。白華麗國好戰場。得毋同種相魚肉。莫請君

莫捕貓。留貓捕野鼠。君不見。吉黎山下一叢蘭。移向紐西崙中翻失所。薜薜平原野鼠狂。蜜蜂游此填食腸。吁嗟乎。蜜蜂游此填食腸。雄莖雌蕊空開張。誰銜花粉於其房。蘭種將絕余心傷。又不見。紐西村落蘭欲語。蜜蜂翩翩故容與。傳精送子全待汝。食蜂野鼠何獨無。此間賴有貓逼處。請君莫捕貓。留貓捕野鼠。原注云此詩感庚庚東市地中海風浪決。麥痕東市燐火涼。中有一洞穿地核。多少遺骨縱橫僵。洞熊洞師與犀牛。其骨龐大無與行。昔時強梁獸中傑。羣獸昨吾神頽唐。汝既不能智。兼之不能羣。平生伎倆弱同種。可憐斷送強中強。獸兮無知不足語。胡為人也。瘞其旁。昂昂鬚眉丈夫子。額高於鼻身手長。千五九六立方體。是為腦髓頭中藏。昔年血族衍何許。得毋如獸先自戕。吁嗟乎。洪荒時代已如此。茫茫來日心焉傷。蜂澳洲土蜂古無針。小小世界容浮生。胡為有針之窩蜂。掘入爾界強哉爭。有針者勝無者淪。天演之律胡不平。吁嗟乎。土蜂身後無子孫。窩蜂徒黨方縱橫。蜂俄羅蟋蟀大且長。秋宵月冷登戰場。籠中骨肉方鬥力。誰知安息新種侵其疆。奮種昂昂猶自戕。謂汝新種身小鳥敢當。吁嗟乎。古今勝負洵無常。大者長者翻滅亡。小而智者進化還未火。善鳴西瀛蘇格蘭。有鳥名畫眉。善鳴之技擅一世。自謂雄長枝中枝。何方更產斑畫眉。羣羣而來光奇離。鳴者鄙其不善鳴。嘈嘈唧唧咸忽之。居無幾何彼族滋。昔時故族晨星稀。枝寄昔年一林青葱葱。廿餘種木杈枒撐。不霑不凌年數更。只餘數木交縱橫。中有一種奇絕倫。十餘新種枝寄生。甘穆伯令海峽萬態窮。甘穆斯島水中宅。土民十萬萃洪荒。酋長圍體矜地僻。誰知他族來綿綿。強權箇箇主為客。薙之吸之牛馬之。可憐血灑乾坤赤。借問番種風幾何。數萬愚奴待天擇。空叢林既滅生莓苔。莓苔滅後生微蟲。飛魚滅出鳥滅魚。更產他種亡哀龍。非禽非獸過渡時。惟有蝙蝠凌長風。自此遞生鼠兔口。虎豹犀象犬與熊。迭生迭滅殺氣橫。惟熊稍近人。乃雄熊漸滅兮。猿愈靈。乃與其所餘禽獸誓掃山都。木客稱霸於山中。吁嗟乎。山都木客戰勝方告終。毛氏猿猴翻戰攻。就中數種心文明。繫之逐之開鴻濛。吁嗟乎。黃白二種爭主盟。危乎一髮稜黑紅。高等人朽煤屑空。生滅滅生何時窮。劣人兮人兮猿化身。人與人猿爭乾坤。後優前劣力不敵。世界猿種幾希存。亞洲之猿亦多族。至今惟餘吉賁倭蘭兩種猿。斐洲有何猿。名者僅遺戈栗金木之孫子。其餘近人之智猿。惟有美門僻嶺而已矣。吁嗟乎。猿猿戰罷人戰猿。同種異種多戰死。請問猿猿人猿權力強弱何以區。腦髓重輕比比。悲君不見。李徒尼亞之野

牛。蘇格蘭國之赤鹿。當時強碩無與京。同種寒心成側目。更有鹿熊產諾威。同此冥頑自魚肉。借問狀態今何衰。他種
炎炎來大陸。况乃生聚繁哉繁。危乎危乎汝舊族。長角黑牛戴長角。羣中稱卓卓。欄邊滄海無波瀾。誰知短角來相
殘。昔年雄態涉何處。祇今遺骨寒灰寒。約師克見人何愚。會謂毒疫戕其軀。吁嗟造化胡爲乎。能使短角之牛同時同
地災獨無。

查嗣庭以誹謗蒙大戮。至今言民族主義者哀而敬之。頃閱閩柳北紀。聞載其女遺什一章。女名蕙。蓋嗣庭獲罪後。
家屬徙邊。驛次題壁之作也。詩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口讀父書
心未死。目懸國難淚空流。傷神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蕙纈可謂不媿名父之子矣。

葉君夢梨。自署江蘇一少年。以近詩數章見寄。讀之穆然想見其人。今錄實詩話十幅。花箋錄楚騷。江天寥濶雁聲高。
地經石戰河山壯。心有千秋魂夢勞。銀燭半闌秋臥月。羅衫斜曳夜磨刀。舊遊如夢那堪說。雨度西風感鬢毛。片帆浩
蕩入風塵。雲水漫漫魚鳥暝。斗酒橫胸縱奇氣。萬花得雨傲殘春。自憐年少凋華鬢。更爲情多作恨人。手縮天龍翔帝
闕。五雲深處叩前因。浮生何事說黃農。兵火撩人劍氣濃。青史有靈雄鬼嘯。亂山如故白雲封。曉星斗大明滄海。鐵甕

潮寒泣臥龍。欲洩芳懷何處是。涉江遙指最高峰。蓼花吹盡水生紋。漁笛聲淒不耐聞。北望關山空極目。南飛鳥雀自
成羣。幾家羅襪濕流露。兩處青天夾神雲。秋盡海門鯨跋浪。故應夜夜夢終軍。右四首鎮。百尺危城萬尺山。黃流日
夜繞其間。丈夫對此壯顏色。上帝無言獨往還。治亂千年助歌哭。風雷一氣震冥頑。夕陽黯淡江雲黑。寥落秋心問故

關。右一首陰山鐵騎縱橫入。天地無情江自流。痛哭千家思故主。兵戈三月賦同仇。地連東海羞秦帝。手執南冠似
楚囚。合與文山參帝闕。兩行血淚話神州。右一首江陰。南望珠璣惟一慟。北來胡騎又千重。荒魂夜嘯銅標冷。大漠

秋高古壘空。地起崑崙亘河嶽。昔傳秦漢數英雄。情絲萬轉無人識。獨上危樓望斷鴻。右一首與客談。前生渺渺問
青史。去路茫茫趁晚潮。何日風雷撼岑寂。即今魂夢也蕭條。瑤池夜晏羣仙醉。渤海雲飛萬象潮。尚記中原全盛日。羽

旌百道破天驕。玉海舟中黃。玉皇翠屏秋風渺然至。吹我魂夢飛。忽遇赤松子。攜手上天宮。萬縷暮煙紫。天女澠
雙眉。靈氣吁瑤齒。拾得淚痕歸。寫作相思字。右一首秦皇兩勁敵。荆卿與子房。白虹起天末。尺劍寒秋霜。博浪飛鐵

錐。鸞鳳深潛藏。處士一震怒。天地為低昂。竟碎獨夫魂。縞素旋相望。白帝泣斷蛇。赤幘入咸陽。一令止苛政。衆生福穰穰。懿歎古之人。使氣盤中腸。歌哭太無聊。隻手廻滄桑。遺烈各千古。日月同輝煌。况開聖天子。從古稱武湯。義旗動風雲。萬國傾靈漿。神器歸有德。時謂之小康。青史信不誣。來日知方長。小試得將相。大舉為帝王。中國好山河。開眼睨八荒。手縮兩白龍。莫邪與干將。大聲呼九京。齒頰餘芬芳。右一首說張良傳書後「北風搖殺氣。曠色滿神州。年少偏多恨。時危獨倚樓。碧雲何處雨。殘日一簾秋。玉笛聲聲喚。悠然望帝邱。」倚樓一首
 樂學漸有發達之機。可謂我國教育前途一慶幸。苟有此學專門。則吾國古詩今詩。可以入譜者正自不少。如岳鄂王滿江紅之類。最可譜也。近頃橫濱大同學校為生徒唱歌用。將南海舊作演孔歌九章譜出。其音溫以和。將鄙人舊作愛國歌四章譜出。其音雄以強。能叶律如是。是始願所不及也。推此以譜古詩。何愛國歌之乏絕耶。今錄其譜如下。

六四 4/4

（演孔歌）譜之一

1	3	5	6	5	6	5	5	1	0	2.	3	4	6	5.	0	5		
尼	山	詩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崑		
5	3	1	5	5	1	7	6	5	2	3	2	1	0	1	3	—	2	1
維	嶽	瞻	智	別	為	物	道	興	天	道	風	然	—	世				
2	1	2	1	6	5	5	0	5.	1	2	3	2	3	2	1	2	—	0
天	豈	不	雅	—	—	—	—	乃	心	地	地	實	哀	怨	—	—	—	—

6 5 1 3 2 1 2 3 1 1
醫 言 拆 之 共 其 音 一 凶 一

0
調 4/4

(愛 國 歌) 譜 之 一

1. 1. 1. 1. 6. 1. 1. 4. 2. 1. 2. 3. 3. 2. 1. 7. 1. 0. 4. 4. 4. 2. 2. 1. 1. 1. 6. 5. 5.
淡 我 我 中 華 最 大 洲 中 最 大 國 廿 二 行 省 爲 一 家 物 產

4. 6. 5. 5. 4. 0. 5. 5. 4. 5. 6. 7. 1. 1. 2. 2. 1. 7. 7. 6. 6.
願 沃 甲 大 地 天 府 雜 國 音 非 誇 一 君 不 見 英 日 區 區

5. 5. 4. 5. 6. 1. 7. 7. 1. 1. 1. 2. 3. 3. 1. 1. 4. 1. 2. 2. 1. 1. 1.
三 島 俯 烟 起 一 汎 乃 常 堂 再 一 中 一 離 一 結 我 國 體

6. 6. 5. 4. 1. 2. 2. 1. 1. 4. 4. 5. 6. 7. 1. 1. 2. 4. 4. 4. 5. 5. 5.
振 我 精 神 一 二 十 世 紀 新 世 界 雄 飛 宇 內 曙 興 倫 可 愛 哉

6. 2. 1. 6. 6. 6. 5. 5. 4. 0. 1. 1.
我 國 民 可 愛 哉 我 國 民 一

今欲爲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令兒童誦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非易也。楊哲子之黃河揚子江諸作。庶可當之。亞雅音樂會之成立。鄙人嘗應會員諸君之命。撰黃帝歌四章。該會第一次演奏。即首唱之。和平雄壯。深可聽。但其詞弗能工也。今將譜與文兩錄之。

一 嗚嗚我祖名軒轅。降自崑崙山。北逐獯鬻。南苗蠻。馳驅戎馬。掃攘異族。定主權。以貽我子孫。嗟我子孫無忘無忘乃祖之光榮。

二 溫溫我祖名軒轅。世界文明先。考文教算明歷元。還將醫藥傳。科學思想尋厥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孫遺傳繼。繼乃祖之光榮。

三 巍巍我祖名軒轅。明德一何遠。手開亞洲第一國。布地金盈寸。山河錦繡爛其明。處處皆遺念。嗟我子孫保持勿墜乃祖之光榮。

四 繩繩我祖名軒轅。血胤多豪俊。秦皇漢武唐太宗。寰宇咸稜震。至今白人說黃禍。聞者顏爲變。嗟我子孫發揚蹈厲乃祖之光榮。

(續 亦 韻) 譜 之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 2 | 1 | 2 | 1 | 3 | 3 | 5 | 5 | 6 | 5 | 3 | 2 | 2 | 2 | 1 | 2 | 1 |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踏 |
| 北 | 逐 | 苗 | 蠻 | 南 | 苗 | 蠻 | 馳 | 驅 | 戎 | 馬 | 掃 | 攘 | 異 | 族 | 定 | 主 | 權 | 以 | 貽 |

又終業式四章

- 一 國旗赫赫懸當中。華旭照黃龍。國歌肅肅諸笙鏞。漢聲奏大風。借問儀式何其隆。迎我主人翁。於乎。今日一少年。來日主人翁。
- 二 五千年來文明種。神裔吾傳統。二十世紀大舞臺。天驕君承繼。國民分子盡人同。責任君惟重。於乎。眇眇一少年。中國主人翁。
- 三 衆生沈痛吾其恫。吾將儲藥籠。國民奮飛吾其雄。吾待毛羽豐。不然赤手雙拳空。壯語終何用。於乎。以何一少年。成就主人翁。
- 四 前途進步靡有窮。一得甯自封。河伯語海含驕容。逸豕真如夢。業耶業耶終未終。來日君珍重。於乎。勉勉一少年。無忝主人翁。

6 0 7 7 4 1 3 5 6 0 5 3 0
 7 1 7 0 5 5 6 3 0 0 5 3 2
 樂 一 子 樂 樂 樂 樂 樂 乃 禮 之 光 樂

0
 2 3 1 2 3 3 5 1 4 6 6 6 5 1 0 1
 國 旗 禮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 | | | | | | | | | | | | | | | |
|---|---|---|---|---|---|---|---|---|---|---|---|---|---|---|---|
| 6 | 0 | i | u | 5 | 6 | 5 | 3 | 2 | 2 | 1 | 1 | 2 | — | 0 | — |
| 因 | 歌 | 靡 | 靡 | 靡 | 靡 | 靡 | 波 | 聚 | 奏 | 大 | 鳳 | — | — | — | — |
| 6 | 6 | 5 | 6 | i | — | 2 | i | 3 | 3 | 2 | i | 6 | — | 0 | — |
| 世 | 因 | 極 | 或 | 何 | — | 其 | 陸 | 迎 | 我 | 主 | 人 | 翁 | — | — | — |
| 2 | 3 | 2 | i | 6 | 6 | 5 | — | 6 | 6 | 5 | 3 | 2 | — | 0 | — |
| 於 | 乎 | 今 | 日 | — | 少 | 年 | — | 來 | 日 | 主 | 人 | 翁 | — | — | — |

嘉應楊備子惟微。人境廬詩弟子也。其理想風格。皆茹今而孕古。人境有傳人矣。錄其秋感四章。昂嶽七尺軀。農夫寡所異。自從覽圖史。冥想際天地。欲放一隙光。微燭造物秘。理窟洞元精。機體究形器。上循已往情。下測未來事。縱橫空時間。神經為激刺。二百萬年後。懸知遠人類。汲汲鞭影心。憂患紛摠至。誰能挈長繩。繫住羲和轡。噫吁人間世。如何有文字。扶桑之新國。旭光曜華胥。歐花與美果。移植俱扶疏。嶺南大癡子。渴慕五載餘。一朝出門去。忍絕高堂祿。江流送游子。片刻容躊躇。明日滄海上。白沫吹大魚。飛鳥天際沒。竟使雙輪如。到此望鄉園。魂夢猶蓬蓬。東京五月中。霖雨振林於。俯鏡江戶流。仰攀陵河墟。不見紅櫻爛。惟見黃塵陞。行行大道旁。羣兒皆軒渠。晚余便爾汝。謔笑互吐茹。歐洲視猶狃。亦是回文書。信彼類族詛。嗟我兄弟與。輾轉上學去。淹留逮秋初。學語慚少兒。聽講充鈔胥。但令珠混魚。胡乃芋厥狙。仰天涕淚橫。懷抱不可據。羹丸轉螭蠹。甘帶嗜蠃蛆。勿怨黏網苦。却恨雨翼符。噫吁人間世。如何有舟車。莽五大洲。歐亞共非墨。蠕蠕億千形。黃白暨棕黑。十八世紀中。西土忽鞞側。强大六七分。各事開疆域。沙島爭一粒。米

洋探兩極。縱橫地球圖。妄自占顏色。天賦羣民族。遠征聘帝力。怒潮撼東方。洶湧不可塞。咄咄扶桑夷。感覺富腦識。晴
甍中霄飛。勢掉九萬翼。朔風吹血腥。一擊天鵝殛。名實此舉舉。仗義宣詔敕。德色慮糧餉。陰謀寔鬼蜮。而我黑龍鄉。竟
滋他族逼。雷池不敢越。中立若割漁。保全與瓜分。且暮誰能測。革命與保皇。攻擊令人惑。專制戰立憲。大勢已敗北。萬
流旋一渦。性命在頃刻。山河痛神頤。臣妾悼兆億。土崩無拓都。瓦全有么匿。劣根成疾瘴。久矣負天職。九頓訴閻闔。竊
恐不得直。眼看此種人。終古受壓抑。念此勿重陳。重陳淚交臆。噫吁人間世。如何有家國。秦初有人類。誰能究厥始。
猿猴桃遠祖。之說未敢是。動物之一部。或想當然爾。混沌未鑿時。茫昧富元理。惜哉陳死人。一眠不復起。至今萬劫後。
攷索到石史。地殼辨影形。種源潮遷徙。適者能生存。人羣蛻化耳。茲論已出世。一切俱披靡。法輪轉世界。釋典殆枝指。
靈魂同主宰。耶約亦談說。知死不知生。孔雖有微旨。余今獨棄置。腦中填塊壘。濁酒不能澆。放言且掌抵。盜賊爲柳弟。
丹朱固堯子。草間微箕活。粟食夷齊恥。宏範與世傑。同胞異函矢。三柱與定國。末路北蕩甚。况乃號咷生。驚心憂患裏。
及其遺大虛。瞑目含笑矣。地獄勿恐怖。天堂勿歡喜。賢愚一蓬蒿。侯王殉螻蟻。逆旅天地中。過客竟若此。所以古今人。
苦樂不自止。夜長怨美人。日短惜志士。容顏頻看鏡。功業輒拊髀。噫吁人間世。如何有生死。

友人悔餘生。九江先生再傳弟子也。不欲以文章顯。故吾爲隱其名。吾於十二年前。聞其爲人。偕亡友陳通交兩度訪
之。不遇。近兩年來。彼此三度過從。皆相左。至今未得見顏色也。顧相慕日益饑渴。頃得其近詩數章。拉雜錄入詩話。以
志因緣。題三十小像云。食肉何曾盡虎頭。卅年書劍海天秋。文章幸未逢黃祖。襪被今猶窘馬周。自是汝才難世用。豈
真吾相不當侯。須知少日拿雲志。曾許人間第一流。一井蛙穴鼠豈稱豪。會向天門跳擲高。半背讀書逢越國。車中奏
笛識敖曹。金盞駿骨誰爲購。海上虬髯未易遭。壯志無成人欲老。怕看明鏡有霜毛。當年曾說阿龍驕。中歲功名尙
寂寥。長劍斫蛟徒有願。短衣射虎故無聊。江東人物誰爲比。海外名流頗見招。挽住狂瀾要身手。不曾瘦損沈郎腰。
幾曾彈劒去依人。骯髒平生認此身。鳳泊鸞飄徒自恨。箕張牛憤太能伸。爛羊作尉何堪說。健犢奔車故絕塵。不學王
郎悲斫地。倚天狂笑萬花春。一意氣猶堪憾百城。目星舌電幾縱橫。臥龍自昔勞三顧。大鳥他年會一鳴。何用升天與
成佛。且當結客更論兵。關河異日無窮事。待看書生赤手撐。春感云。高冠長劒不言歸。又見天涯燕子飛。太史文章

牛馬走。杜陵詩卷風飢。山雖可買身難隱。海到能填力已微。斗酒欲沽沽未得。江頭準擬擬春衣。垂柳朱樓大道邊。怕看春氣入詞筵。人間此日知何世。客裏新愁似去年。絕塞寄書情婉轉。廣陵留曲恨纏綿。桃花點點枝頭淚。湘雨空山泣杜鵑。秋感云。薄寒天氣雨瀟瀟。酒淺愁深未可澆。倚枕但工諧競病。書空常自詫無聊。難迴日昃黃塵遠。會泛星槎碧海遙。孤館秋燈頭易白。五更心事湧如潮。春明舊夢認模糊。搖落時芳客思孤。珠箔孤燈歸獨夜。玉釵沾酒泥常燼。人間絕少埋憂地。海上應多逐臭夫。種豆南山亦何恨。不須擊缶唱烏烏。贈何易一先生云。鳳泊鸞飄已幾年。牢愁難訴與哀絃。滄桑變後還成世。文字刪餘別悟禪。弔影江潭人欲老。棲身瘴海客如遷。恩仇未了心猶熱。雄劍摩挲向枕邊。

太平洋客自美洲寄筆記一則至。有唐瀏陽遺詩數章。余所未見也。錄之。余戊戌年入長沙。與佛塵同爲時務學堂教習。至相得也。佛塵曾贈余一詩云。沉沉苦海二千載。疊疊疑峯一萬重。舊習何因困蠅蝨。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湘粵會。行看鐵軌踏長空。湘撫陳公寶籙建議湘粵鐵路。由湘粵南省人合辦。故末句及之。及戊戌六月。余與韓孔廣葉仲遠出上海。佛塵與學堂諸生祖餞于左文襄祠。席間佛塵執筆成五古一篇。五絕一首。五古名曰俠客篇。辭氣慷慨。讀之怒髮上衝。其全篇已忘之。惟記有「不爲鄉愿死。誓斬仇人頭。」二語。漢上勤王之志。華于斯時矣。政變後。余與佛塵各竄一方。已亥年冬。乃相見于香港。適余將有加拿大之行。佛塵贈我七絕。爲書諸箴。以勵吾志。詩云。咄咄天心不可常。茫茫塵世幾滄桑。燈花劍蕊深深綠。海國自多南面王。(下略)

門人長沙田均一。邦游丁戊間湖南時務學堂同學也。已亥末來游學。共講席者又數閱月。庚子八月。隨唐瀏陽倡義湖湘。不克死之。其行誼別有傳。見清議報。今得其遺詩數章。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和湯仙洲閒居雜感四首云。吾友湯生今健者。狂歌痛飲氣無前。尺書斷句勞相贈。幽憤牢愁不可捐。獨立乾坤成嘯傲。暫時離索亦纏綿。不須太息儒冠誤。偃鼠鶴鷺且自賢。頻年戈馬滿邊城。海上鯨鯢事可驚。款敵黃金人笑汝。守官赤帶我憐卿。倒阿授柄知非策。掛盜開門太不平。倉葛一呼究何補。斜陽孤鳥哭田橫。中興文運盛湘沅。歌舞承平里俗敦。誰使養癰成痼疾。坐令伏莽動羣喧。沈憂妄冀補鳩石。小隱無從謀庾園。蒿日時艱軫餓殍。茫茫天意總難論。少年歲月去堂堂。貧女生涯

暗自傷。爨懶隨命分行。尸走肉太羸。庭好山好水時相遇。爲我爲人有底忙。塞鳥無聲天釀雪。風道日短息。傍徨古劍一首云。秦耶漢耶不可識。寶氣騰騰躍龍泉。荆軻豫讓幾知已。周鼎殷球同大年。腥血多時生古駭。獨讓無數泣秋烟。何人更問王喬墓。出手寒芒正凜然。右詩爲均一從弟均卜所寄。均卜亦健者。庚子之難。瀕於九死云。

均一復有寶劍篇云。雄芒燭霄氣。凜凜朝橫在。腰裏作枕。聽雞祖生眠不得。拔鞘起舞。察顏色。荆軻豫讓嗟已矣。千古萬古無知己。不屠仇人腹。風雨鬼夜哭。不斫仇人頭。長虹亘天際。安得貢入上方任人請。一掃天下魑魅白日晒。蓋戊戌之作。其時湘中頹紳。反對污穢。均一憤之作以見志。今日大局事固茫茫。即前此之與時務學堂反對諸頑物。猶依然張氣。傲於社會。吾知均一其未瞑矣。

上海伶隱汪笑儂。以戲劇改良自任。吾未識其人。大約一種之實行家也。頃上海發刊叢報一種。曰二十世紀大舞臺。其目的即專主改良戲劇。第一號篇首。有笑儂題詞二絕云。歷史四千年。成敗如目覩。同是戲中人。跳上舞臺舞。隱操教化權。借作興亡表。世界一戲場。猶嫌舞臺小。又揭笑儂小照。自題二絕云。銅琶鐵板當生涯。爭識梨園著作家。此是廬山真面目。淋漓粉墨漫相加。手挽頽風大改良。靡音曼調變洋洋。化身千萬儂如願。一處歌臺一老汪。儂然詩人之詩。不徒以技名耳。

客有自署袖東者。以五詩惠寄。且勝數語。謂以此爲將來相見第一句之資料云。讀其詩。則宋人風格中之最高尙者。俊偉激越。芳馨排側。三復之。不忍去也。錄實詩話。東京除夕感事贈叔香云。鳴鳳不聞龍戰野。夕陽如夢鳥啼輝。將軍自古稱橫海。世變無端欲問天。黃禍聲中諸白帝。紅羊劫後兩青年。人生別有相思處。說向天涯各惘然。旅居何事最關情。一角紅旗萬隊鳴。燈下談兵掩長潮。樓頭望月怨今生。豈因我輩多癡骨。無奈他家有笑聲。夜半黃龍作人語。年年風雨太縱橫。白雲渺渺風千里。翠袖蕭蕭筆一枝。縱酒可能銷舊恨。多愁雅不合時宜。近來閱世無他法。解得憐儂是可兒。手執菱花感遲暮。半庭黃葉故吟詩。陰晴天氣雨蹉跎。遙憶神州喚奈何。忍見河山蕪荆棘。祇覺雷雨靖風波。年華如水霜侵髮。海島飄蓬夜枕戈。從古文章名最小。漫將歲月換狂歌。青山閩口兵塵賀。天長節感賦云。甲辰歲云秋。斷髮走扶桑。劍氣拂青雲。海波明空霜。旅居甫十日。枯坐殊徬徨。呼聲忽雷動。萬隊祝天長。言造青山巖。

一覽無盡藏。烈日上大旗。巨靈出道旁。耳目相告語。氣象何發皇。偶遇白髮翁。爲我道其詳。此是有阪炮。彼乃村田鎗。鎗炮尙餘事。幸哉國民強。精神與道德。相稱而發揚。故能懲暴露。凱歌奏沙場。西風渺然來。感此懷故鄉。興廢無元數。天意終渺茫。欲使國運昌。實恃人謀臧。藐茲一島國。孤峙太平洋。在昔閉關時。慘慘來羣狼。磨牙復磨牙。血肉瀕于亡。一令下新政。辨晰及微芒。于今四十年。撥亂爲小康。嗟余文明國。聲譽冠東方。五嶽峙其若。大江流其黃。尙文尙尚武。歷史有榮光。狂瀾忽傾倒。百川齊橫行。客星掩紫微。巨劫悲紅羊。我皇本仁孝。着念自非常。抱策開明堂。揮戈覺斜陽。鼠兎故無狀。穿穴崩長城。刀下六鳳凰。哀鳴聲鏘鏘。中更黃巾亂。戰氛動八荒。紅海灌神州。血流更湯湯。近史紀波蘭。讀之魂悽愴。百病已纏身。不醫母乃傷。紫氣吐神京。登高遠相望。願起舊風雲。赫赫振朝綱。華胄滿中原。覆車勿健忘。勉爲大英雄。瑰然留清芳。庶幾吾國威。一飛莫可當。大風表東海。萬古此泱泱。

蕩定广有已亥禳詩三百六十首。言近世文學者喜誦之。近頃見人境廬主人亦有已亥雜詩數十首。蓋主人一生歷史之小影也。從其哲弟由甫處得見之。不能全錄。錄關於道心者數章。亦曾忍死湏臾坐。正用此時持事來。今午垂簾春睡起。擁爐拈箸撥寒灰。夢回小坐淚潸然。已誤流光五十年。但有去年無現在。無窮生滅看香烟。日光野馬息相吹。夜氣沈沈萬籟微。便到無聞無見地。衆蟲仍著鼻端飛。亂草刪除綠幾叢。舊花能換日新紅。去留一一歸天擇。物自爭存我自公。

日本園攻旅順軍司令長官乃木希典將軍。自今茲奏捷後。其勇名漸震吾邦人耳目。將軍之長子名勝典。死於金州之役。未幾將軍統師至金州。嘗有詩云。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日人傳誦之。聞將軍得其長子凶耗時。命勿舉葬典。待父子三人之喪皆至。乃合葬云。蓋彼與其次子保典並從軍也。旣而旅順之役。保典亦殉焉。而將軍乃得以戰勝之名譽。至今歸然尙存。日人某爲三典歌。以頌之。文曰。阿兄勝典勇拔羣。阿弟保典武兼文。乃父將軍名希典。一家三典悉從軍。將軍發日告遺志。武夫捨命尋常事。一人戰死勿出棺。留一旦待兩個坐。果然南山激戰時。冒險奮鬪失長兒。敵彈無情旅順役。又爲乃木折一枝。接報將軍色不動。將軍不痛聞者痛。棺守夫人感如何。夫人不憫國民。懶君不見嗚呼忠臣三楠公。殉難報國闔門空。壯烈古今堪相比。三典獻身取遼東。詩雖平平。然能寫出日本武士

有不署名某君。以歲暮懷感四章見寄。詩云。聽鴻海上共時昏。且暮梅花發故園。初雪江城幾存眺。殘年風物易庭喧。寸閒隱隱銷塵壒。百感茫茫夢國門。者度星迴試循數。迷離閨境匪思存。蓬萊處處都非昔。幽恨沈沈欲語誰。差喜做人猶剩骨。偶然說夢亦非癡。高樓明月今生怨。細雨梅花去國思。待寫滿懷騷雅意。薰蘭零落萎芳池。夕陽西處憶鄉園。妹髮垂垂弟貌翩。別已忘情書忽至。國猶未破愛終牽。燈前厭世依稀聽。夢裏逢君宛轉憐。四海及今同急難。教人長憶鴛鴦篇。一寸江山勝自移。受降城外角聲悲。已非樹柵驕劉日。忍見衣冠去漢時。渤海有聲沈戰骨。監門無筆寫流離。興亡見慣哀吾族。說與顛危是撥辭。四詩皆寄託遙深。風格遒勁。吾尤愛其第三章。天性之言。純肖少陵也。

有自署滄華者。以一詩見寄。以新理想入古風格。佳詩也。無題。今爲補一題。曰「髭髮問答」。詩云。乙巳人日夕。翦髮理髭鬚。主人兩無心。鬚髮相諠呼。髮言主人翁。今昨何異圖。惟余追隨久。死生宜不渝。憶昔成童後。十五二十餘。愛余烏且長。日日施爬梳。是時君幼弱。茁萌被殄誅。主婦美且豔。妒爾鬚鬚。况乃如芒刺。倔強不工談。人性憎老邁。爾促彼徑途。况乃面目改。見之笑助語。操持乖僻術。竊嗤爾恠汪。不圖病狂客。今乃幻厥謀。爾我同族類。相悲等冤狐。移愛作仇讐。看碧忽成朱。焉知朱不碧。愛弛遭誅鋤。髮曰妖山已。漫云蒙無辜。近代天演與。乾坤一洪爐。優勝劣者敗。屢驗信不疏。腐臭自無能。萬有執過諸。爾非固當爾。主人豈爾誣。牽爾全身痛。震撼澈肌膚。握爾乃見賢。幾塞聖心虛。爾亂人意煩。爾被斥蠻吳。爾指心則怒。怒積每指鬚。爾髡爲城旦。轉眼即官奴。爾弱招異族。割地許雜居。隱隱託援助。謀保爾聲譽。欺世與盜名。技倆皆夙儲。佛言煩惱絲。評不失鑄錘。爾罪不堪數。爾德尤卑污。東西閩地。古今翻詩書。安見婦女子。而稱美髯嫗。女性原有他。女行異所趨。獨爾嬰鍾愛。美惡執其樞。澤爾以膏蘭。加爾以璠瑜。贈爾以奇花。飾爾以明珠。爾瘡樂爲毒。網繆博僮奴。或卷如蠶尾。或尊如鳳雛。或動如蟬影。或垂如睡鳥。或擣稱湘女。或發號麻姑。工詔復善媚。扶翼傾國姝。公然披巔頂。膏露少涵濡。眉睫同種類。翻如轅下駒。幾令天下人。不見圓頭顛。吾聞居顯秩。德與位相符。媚悅妾婦道。智識祗裙裾。鬚眉不吐氣。官骸究何如。試思爾高曾。蓬蓬不更除。爾墮爾祖訓。強半已荒蕪。撫臂如龍蛇。掉尾如豚豬。敗類招設罵。詎堪忍須臾。諺云。口有毛。志堅無脚。吾雖他無能。諛諛非吾徒。主人宛然喜。爾輩

何顛顛。鬢髮女子耳。鬢髻終丈夫。

有自著雲子者。以數詩見寄。不知吾所識之雲子歟。但其詩則學杜有得。且愛國憂種之誠。溢於楮墨也。夷陵遠感云。迢遞東南路不通。十年戎馬萬方同。秋歸蘆荻蕭蕭裏。家在河山破碎中。草莽憂時心似搆。書生誤國語偏工。年來事
事消除盡。惟有殘胡氣尚雄。初秋楓葉未全紅。草色淒迷趁遠風。絕壁晴時雲氣少。陰崖深處碧流通。心營故國三年戰。目極中原萬里空。代北戈鋌憂不細。將軍急為備遼東。逐鹿中原事未闌。忽傳旗鼓駐江干。三湘雲渺難憂滿。五國城高夜月寒。風掠日光吹變白。肉搏草色染成丹。六洲龍戰知多少。欲到崑崙頂上看。至金陵有感云。石頭東走浪花鱗。水涸堤高萬木枯。撲地風雲吞北固。大江煙雨鎮南都。丹雘繡柱知多少。禁柳宮槐尚有無。最是夜來悽絕處。莫愁愁對月輪孤。霞光旖旎滿晴空。萬里煙波一望通。雲裏高山猶有雪。渡頭落葉不關風。金戈灼鏢皆新壘。玉樹荒蕪失舊宮。一自鼎湖龍去後。更無霸氣膽江東。孝陵云。遠堞悲節日欲曛。樓臺高並咽愁雲。山川猶貯盤龍氣。松柏深廻古帝墳。陌上草菁周黍稷。路傍翁仲漢將軍。銅駝荆蔓誰憐念。夜夜來遊麋鹿羣。金陵述感云。盤龍山勢接南徐。偉業豐功夕照餘。碧血晴依芳草現。黃狐晝穴古墳居。石城在昔稱雄鎮。天塹於今屬子虛。英魄有靈猶應恨。尚留非種未驅除。沿城老樹靜風煙。斷砌頽垣滿眼前。龍去鼎湖纔幾日。鶴歸華表又千年。翻盆雨碎琉璃瓦。擊筑歌停翡翠筵。廢井胭脂零落盡。北風掠亂錦帆偏。

前錄悔晦鈔寄絕句五章。題為譚瀏陽作。出報後即有人以片郵來糾正者。曰乃龔定廣詩也。檢之良信。吾初讀此詩。已覺其似曾相識。但以爲或從他處會見瀏陽作。不意乃十五年前舊雨之定廣也。東坡詩云。山燈欲暗鼠鼠出。夜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弄詩句。也應知我此時情。古人亦往往如是。不得以請寄者也。顧余之健忘。良自失耳。乃爲兩絕以解嘲。官聖低眉彌勒笑。昔傳試官笑柄有云佛時乃西上經文官聖低眉彌勒笑一重公案太空疏。放權所有分明甚。字出南華非僻書。躑周交夢誰爲是。王謝爭墩乃爾奇。扈鷹零君莫問。今番重定定廣詩。定廣有題若行云臣持精帝之息重定定廣

瀏陽瀏湘渠善法壯飛摯友也。復以壯飛遺詩二章見餉。必非贗鼎。無待言矣。願共寶之。詩云。同住蓮花證四禪。空

然一笑是橫圖。惟紅法雨偶生色。被黑罡風吹墮天。大患有身無相定。小言破道遺愁篇。年來嚼蠟成滋味。闌入楞嚴十種仙。」又過戰鳥山一首云。水玉相生愧獨頑。可兒豪膽鎮心關。悲秋隴有桓宣武。雪涕重經戰鳥山。湘渠又錄壯飛贈唐佛塵聯語云。「皇皇思作衆生眼。板板知爲上帝形。」又贈黎桂蓀聯語云。「一鷄忽翔萬雲怒。羣虵相齧孤劍啼。」片鱗隻中。皆可想見風采也。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靈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遊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遯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有加富爾之才。乃僅於詩界闢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先生於光緒初參何子義星使如璋幕府使日本。其時正值琉球事件。何使所與總署及北洋文隨。吾近頃乃獲見全案。凡往返數十函。殆十餘萬言。皆力主強硬手段。策日本當時國勢。謂我若堅持。彼必我屈。洞若觀火。纖悉周備。其出先生之手者十七八也。而政府不能用。朝鮮方將開港。先生力言其外交當由我主持。且擬一約稿致當局。謂朝鮮與他國之交涉。必常爾爾。政府復不能用也。而後此甲午之役。即坐是生紛議喪國威。蹙蹙以極於今日。使先生能行其志於三十年前。今之中國。豈其至此。余曾游美。彼中人爲余述先生任舊金山領事時遺事。時正值美國工黨倡議全逐華人之時。先生對付彼等之手段。有奇妙不可言者。今非片紙所能盡罄。且勿記之。甲午敗後。日人要我開租界於蘇杭。政府以交涉屬南洋大臣。先生受檄劉忠誠當其衝焉。忠誠以全權畀之。與日領事珍田捨已會議。珍田氏者日本第一流外交家。後此曾歷任數國公使者也。先生時持蘇杭爲內地。與疇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別。乃草新約。刻意收回治外法權。珍田竟莫能難。草約已畫押。議達日政府。日政府怒珍田之辱命。乃撤回。而抗嚴議於我政府。我政府亦終屈也。而先生所擬之約。遂廢。使先生之志得行。則此後中國雖實行門戶開放主義可也。此先生外交上經歷之大略也。其內政上未嘗有獨當一方面之事。故所發表者希。然丁酉戊戌間。陳臬長沙。首倡保衛局。當時舉國無或知警察爲行政機關所必需者。先生行之數月。與情翕然。今舉國語警察矣。而丁戊間長沙保衛之精神。渺乎無存也。故知行治人無治法之說。抑亦信矣。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見國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禍中國。蹉跎之數十年。抑亦甚矣。乃更於其存亡絕續之頃。遽奪斯人。嗚呼。何一酷至此極耶。先生著述百餘萬言。其數年來與鄙人

通信則亦十數。壬寅本報中所載師友論學牋。題東海公法時尙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說作。或演國學。或箴時局。一皆經世大業。不朽盛焉。鄙人屢請布之。先生以未編定。不之許也。嗚呼。先生所以貽中國者。乃僅此區區而已耶。天道無知。夫復何言。先生平生所爲詩不下數千首。其贈余詩僅二。時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風誼兼師友。不敢同君哭。門。嗚呼。吾安得不屑涕記之。己亥歲暮懷梁任甫云。「風雨雞鳴守一廬。兩年未得故人書。鵝雛魚網驚相避。無信憑誰寄與渠。」甲辰冬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甫三章云。陰風颯然來。君提君頭顱。自言逆旅中。倏遇狙客狙。閃電及一揮。忽如絳市蘇。道逢兩神人。排雲上天衢。此提參民袖。彼塞烈士裾。邂逅哭復歌。互訊今何如。君言今少年。大罵余非夫。常報九世讎。折筮管東胡。遂逐揮日戈。彎彎射天弧。汝輩主立憲。寧非愚復迂。我方欵枕聽。鳴鶴驚亂呼。殘月挂危簷。猶照君眉須。遙知白日光。明明曝子軀。子魂渡海來。道有風波無。蛟螭日攫人。子行猶坦途。懸金購君頭。彼輩安蔽辜。在在神護持。天罔弗忍誅。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糊。起起拭目看。噫嘻瓜分圖。」我生託此國。舉國重科第。記昔持墨卷。出應羣兒試。夢謂文宣王。旁立朱衣吏。手指平頭憲。云是汝名字。爾時意氣盛。年少矜爪嘴。謂彼牛醫兒。徒一虛名士。不如黨錮傳。人人主清議。注注千頃波。陋彼蹄涔水。投龜詬天呼。區區竟余界。烏知當是時。東海波騰沸。攘夷復尊王。僉議以法治。立憲定公名。君民同一體。果由此道行。日幾太平世。我隨使棹來。見此發深喟。嗚呼專制國。遠今四千歲。豈謂及余身。竟能見國會。以此名我名。蒼蒼果何意。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懷刺久磨滅。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渺難俟。倘見德化成。願緩須臾死。」子今歸自美。云夢俄羅斯。憤作顛倒想。故非癡人癡。中原今逐鹿。此角復彼犄。此鹿究誰得。夢境猶迷離。遼東百萬家。戰血黃淋漓。不特薄福龍。重重圍鉞圍。哀彼金翅鳥。毛羽成離披。方圖食小龍。展翼漫天池。鼓衰氣三竭。僞體成瘡痍。吁嗟自專主。華俄探約中之稱約天鑿明在茲。人人自爲戰。人人公忘私。人人心頭血。塗染紅日旗。散作鎗礮聲。能無驚睡獅。睡獅果驚起。牙爪將何爲。於今託中立。自忘當局危。將來立憲詔。太阿知在誰。我漸加富爾。子慕瑪志尼。與子平生願。終難償所期。何時睡君榻。同話夢境奇。即今不識路。夢亦徒相思。」

梁溪蔣君萬里。其詩屢見各報。頃以新詞二閱見寄。氣象壯闊。神思激揚。洵足起此道之衰。錄之。」揚子江一閱調寄

大江東去云。乘風萬里。看長流日夜。更番潮汐。舊是神州形勝地。天界華夷南北。襟帶淮湘。并吞漢泗。吐納猶嫌窄。茫茫天塹。當年雄視無敵。記得初導峴山。濫觴一勺。水勢奔湍急。終古英雄淘未了。巫峽千尋崔嵬。擊楫雄心。投鞭壯志。人物原奇特。六朝遺恨。江流鳴咽如泣。黃河一閃調。寄望海潮云。濫觴星宿。導源積石。滔滔今古長流。勢薄秦關。氣吞大野。紆廻灌逼神州。逝水幾時休。看河聲入塞。嶽色橫秋。一氣鴻濛。直隨大陸共沈浮。西風一葉扁舟。奈迅如駛箭。難着閒鷗。水激桃花。歌悲瓠子。投箸共誰籌。慨澄清有志。挽救無謀。欲上崑崙山頂。遙望海東頭。哲子以哭黃君篤恭詩寫出見示。黃君者。湘中礦局主勳人。哲子稱其才不可一世云。遭急病奄逝於上海孤旅。哲子適以爭路權事至瀝。親其含殮。以此思哀。哀可知耳。詩云。「人鬼悽惶一榻間。孤燈和雨送君還。一身談笑捐生易。萬衆顛危出死難。魂氣好隨秋雁遠。哭聲時與夜潮酸。海天獨立同誰語。暫撫君屍亦自寬。」又挽聯云。憐我自栖皇。有時縱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羨君能解脫。唯是人亡國瘁。每憂時事一傷心。

鄉人有自署嘉應健生者。以八律見寄。題曰。「燕京秋感次友人東莞生韻。」與中作工力悉敵。可稱雙絕。錄之。西風羈客愴華年。披髮山中欲學仙。塞北黃沙沈鼓角。天南蛋雨撼烽烟。中原大獵悲秦鹿。橋畔先機悟宋鴟。獨上燕臺帶秋色。胡笳吹淚月華圓。」畢參暈月海翻塵。天帝沈沈亦醉昏。座上神師供走卒。宵中荆棘竄王孫。兵開馬邑挑胡壘。賦到江南斷國魂。蜀道歸來西內冷。奴奴愁共老僧論。」百二山河掃地羞。破舟斷楫縱狂流。龍泉劍雪忠臣盡。豸背眠雲老將休。棘裏銅駝吟暮雨。殿門金狄淚秋愁。恒沙無量冤禽語。苦訴甘陵黨獄鉤。」何日能歸鄆圃田。瓜分魚爛儘堪憐。鹽山宮殿成烽後。公主琵琶出塞年。胡馬東來空苜蓿。傳車南下括緡錢。玉崖萬斛潭間事。縱博逍遙橋裏仙。」獨對煤山有所思。官儀草創中興期。誰言平勃能安漢。豈有桓文復戴姬。翡翠明珠充內帑。鸞笙鳳管奏青詞。京華冠蓋依然滿。天北天南自鼓鼙。」秋陰殺氣滿陪京。劍躍西風意不平。一自涼州捐鄧隲。至今冒頓逼長城。白山空憶興王業。青海驚傳射鏑聲。擬乞習流兵十萬。樓船橫海捲昆明。」欲爲諸生植善因。依然颯海此沈淪。鸞鵬翼三千里。魔妬金仙丈六身。幾輩青牛出西極。多年童女滿三神。君房去後虬髯遁。浩蕩滄波幾翠津。」落日胡塵起馬蹄。黃沙衰草莽悽悽。醉歌燕市天應裂。怒捲胥濤海欲西。四野龍蛇吟寂寞。九邊風雪路離迷。關河萬里鄉書滯。怕聽南

飛塞雁啼。(以上甲辰乙巳)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徘徊。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灑灑者。行將別哀錄之爲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

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合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蒼齋詩。自題爲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喜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矇矓業眼來。燈下獨懷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莢噴血和天闕。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鑲彈指過。結空爲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業。莽末相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尙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畦。我佛天親魔眷屬。一時撒手却僧抵。其言沈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願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爲硯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絨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前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隨。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研與銘。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研復飛沈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淒咽。

近世詩人。能鑄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廬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

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雨而又來。臨河鳴憤歎。莫遺寸心灰。又錄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球。空換墜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學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子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頽垣。佛法已闕。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爲第一人矣。詩云。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填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峯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恒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高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刺心怵目。中一條。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斑也。錄其全文如下。『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侵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目心傷。夢魂鬱悒。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瀟素。冷月凝眸。寒山墜翠。携一娃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釵香擁翠裘輕。爲誰拈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云。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翦翦冰肌。傷心又是檢書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尙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希臘詩人荷馬和英譯作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爲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亦動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卽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尙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軌前代。固不待著龜。卽並世人物。亦何遠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

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隨。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近溯唐南蠻。遠逮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鄭和。使節馳絡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驛。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以佛光明。奉頌帝威德。蘇祿率羣臣。浮泥挈盡室。闌班披寶纓。扶服拜赤帝。是雖蠻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尙足稱滿壁。其他鳥了帥。爭亦附商舶。有詔鎮國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梁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曩爾國。既經三四摘。鐵圍薄福龍。大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真。其次泊息力。婆羅左右望。羣島比蠅蝨。咸歸西道主。盡拔漢赤幟。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

浩浩象口水。流到旃伽山。遙望窰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鬃雲堆華鬘。大青髮屈蠶。圍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初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巔。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此卽荼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顛。至今雙足迹。尙隔十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漸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爾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真疲津梁。老矣倦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

吁嗟佛滅度。世界眼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闍禪師窟。迦葉與阿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恆河左右流。慧龜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揭。九十六外道。羣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授十萬偈。北有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無遮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教遠相接。金人一入夢。白馬來負笈。繩行復沙度。來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衆推秦羅什。後分律法論。宗

派各流別娶之。法盧字力大過倉頡。南有獅子王。鑿字亦銅鐸。當時東西商。互度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避鬼羅剎。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篋。鳥隊聳子洲。畏鬼性駭怯。一聞地獄說。心畏腹摩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鷓。國主爭布金。妃后亦托鉢。尊佛過帝天。高供千白甌。樂奏梵音曲。認聽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著僧袂。遠摩渡海來。一花開五葉。語言與文字。一掃付抹撥。十年勤而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棒喝。非特道家流。附會入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復活。西天自在王。高踞黃金榻。千百甌裘長。膜拜伏上謁。西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藏衛各蕃部。無復事鞭撻。卽今奔巴瀕。改法用金枳。論彼象教力。羣胡猶震懼。綜佛所照臨。竟過九洲闊。極南到朱波。窮北踰鞞鞞。大東渡日本。天皇盡僧孽。此方護佛齒。彼十迎佛骨。何人得鉢緣。某日是筭節。莊飾紫金階。供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震雷響金鈸。香雲曠幡雲。九天九地徹。五百虎獅象。徧地迎菩薩。謂此功德盛。當歷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無缺。豈知西域賈。手不持寸鐵。舉佛降生地。一旦盡劫奪。

我聞舒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衆醉象。敗竄頭籠東。何不勅獸王。俾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張祖王弓。射過七鐵豬。入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與魚鼈。衆生無不容。何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譬擲陶家輪。極遠到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爲韓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能能。千眼金剛杵。頭出煙焰紅。何不呼阿奴。一用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勅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洶洶。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當。我聞阿脩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通無聲。何不取天仗。壓割羣魔囚。我聞毗琉璃。素守南天封。薛荔鳩盤茶。萬鬼聲唱喏。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諸弟子。遞傳術猶子。如何敢手退。一任敵橫縱。竟使清淨土。概變腥膻戎。五方萬天祠。一齊鳴鼓鐘。遙望西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掃地。感歎摧肝胸。

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開佛號。古有韋陀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堂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衆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

教導。食屑鴉鳩行。夜行偈鬪叫。塗灰身半裸。拜月脚左躄。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地閻浮提。慈雲徧覆憐。何意梵志輩。勞盛復鼓噪。灰死火復然。尾大力能掉。別創溫都布。以人皇誦。佛頭橫著糞。詈罵難嘲諷。盡驅出家人。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祇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曬。嗣後摩訶末。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羣暴。謂此哥羅尼。實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天所誥。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霸王。黃屋建左蘇。擬以蒙古主。挾勢尤桀驁。以彼轉輸王。力大誰敢校。邇來耶穌徒。徧傳新舊約。載以通商船。助以攻城砲。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積。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摩耶撫鉢笑。迦葉捧衣像。法二千年。今日末劫到。惡王魔波旬。更使衆魔燒。天龍八部衆。誰不生悲惱。

噫嗟五大洲。立教幾教皇。惟佛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畫疆。惟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衆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罪畏末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規。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誰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稍窮。肉。身供餓虎糧。左手割利刃。右手塗檀香。宛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尪。默踏交鳥跡。一聽外物戩。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殢梁。厥風大文彩。毛羽易摧傷。惟強乃乘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徹諸邊防。天若祐中國。黃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族馴狼戾。歸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胥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羣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且。誰侮黃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遺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石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鼎嶽爲背脊。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有體成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怒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踏火輪。蟠九螭。阻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陽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滌浪煎魚鮪。輝煌耀耀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嚙桂露芬香非。啖服白兔所搗之靈藥。跳上蟾蜍背。春騎掃光弄影蕩雲霓。閃奎燦壁葩花真。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珣耳珉。人拾得嗅者。胸臆生明暈。內外星官各職驗。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即揮刀鉞。禁制蝦蟇與老鴉。低頭屏氣服使役。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俟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雲雨旌。跳下黃初平。收羊羣。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巖鑿石取金卵。西巖掘土求瓊蕨。巖窟洞春石。塗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關道出西清。入少微。浴成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騎鳳來陪隨。神魁清唱毛女和。長烟裊裊飄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遠。靈羅山上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岐。鮪魚掉尾斫折巨鼈脚。蓬萊宮倒水沒捩。機槍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蠶盎。或長如委蛇。光燦燦。形醜醜。叫鹿家。呼熊羆。獨吳回。貂麈。天帝左右無扶持。蛟螭蚤蟲蠅蚋。躑躅蝸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瞎。不辨妍與媿。兩鬼大傷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臍。却取女媧所搏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豐隆役黔羸。鑿斧具鑿鑿。取金薨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檄石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嵬。生鳥必鳳皇。勿生梟與鷗。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豺。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蠃。生甲必龜貝。勿生鱗與鱗。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鈞吻。

合毒斷人腸。勿生荆棘草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蟪蝼。虎狼防畜牧。必遏其孕孳。啓廼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公魯仲尼。曾子與孔子。思教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欲。引頑嚚。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謬。謂此豈我所當爲。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嗚嗚向瘡窟。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巖窟。五百夜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檉欄蘭艾蒿。芭蕉茅茨。燔燹燹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切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欄內。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餓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戒。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陳伯嚴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湖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韻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顏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動一沾巾。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掛冠歸。近頃復一疏請歸政。迴鑾以後。溥海所思想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爲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直逼江西諸祖。蓋遺質也。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跋迹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性秉淵冲。意曠九州外。神遊三代中。如傷倦心目。無告哀殘廢。一夫苟不獲。叢疚在厥躬。陳詞就重罪。問道訪隆輿。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汚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活國俟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已矣吾何悲。矯首蒼鴻濛。右韻宋平子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戢影居越西。結念抱冰雪。宅心高虹霓。慷慨懷前修。惻愴憫羣黎。邱索與典墳。一一窮探稽。種界析狼鹿。政教疏羗夷。獨永泰皇祚。屢忤末俗詆。嗜士自踈跡。良馬空跌蹏。始知間代才。動與世相睽。澄澄之江波。曉日鳴天鷄。巖巖大台山。仰止難攀躋。賸子奮孤心。逆鱗嘗獨批。蒼冥察中情。信讒反怒憤。邪枉

固不容。幸直終見擗。三月何皇皇。南馬猶栖栖。懷哉虞重華。風雨開弗迷。宣尼未忘魯。子輿思王齊。已而復已而。且俟
聖人兮。行韻章
太矣

又有集句一首云。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欲問平安無使來。乃知貧賤別更苦。四時天氣總愁人。秋月春
風等閑度。憂患衆兮歡樂鮮。朱顏日夜不如故。嗟余此去其從誰。萬里蒼蒼煙水暮。梅雲有高鶯。祇見石與土。俛視大
江奔。幽憤得一吐。我欲凌風翔。轉上青天去。當而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煙汀日出不見人。至竟江山誰是主。
驅使前輩。天衣無縫。而含著蘊藉。別有懷抱。余酷愛之。

丁叔雅戶部。甫生中丞子也。卓犖有遠志。憂國如癡。而詩尤以神味勝。庚子秋。余返滬上。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一首
云。披髮鬪足行趨趨。有人流涕哀江南。眼前所見皆餘子。大宙之亂何時戡。余絕愛之。謂以二十八字寫盡當今時局。
而自見懷抱。仁言諷如。未有能及此者也。頃從北山樓集。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百無聊賴過零丁。遙睇中原
一髮青。避却詩人哀故國。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運歇英才盡。鼙鼓聲沈戰血腥。鷓鴣首賜秦天亦帶。祇憐鷓鴣客獨長醒。
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

吾黨中天才絕特者。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游南海先生之門。年方十四。是歲即舉於鄉。當
其未禮南海也。碌碌無以異於常兒。一度磨頂受記。夙慧隨發。而尤就內典。在齋中終日坐禪。少年同學。時或挪揄捉
弄之。弗爲動也。其冬。余入都。伯雋贈三詩。其一云。惺惺真字慎其微。萬象紛紛任所之。客賊並來善相狎。佛魔俱掃得
堅持。精魂須歷三千劫。大力常周十二時。游刃雖然有餘地。族間猶自見難爲。其二云。長嘯一聲天地寬。脩然來去更
無難。崑崙頂上鐵船動。魍魎叢中神劍寒。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如是觀。河嶽日星通神氣。周游磅礴在胸肝。其
三云。無明有愛如來種。一片慈悲成此身。軀殼衆生託吾帶。肝腸內熱爲斯人。游行自在虛空架。轉運無方大法輪。七
寶莊嚴開世界。卻原步步踏紅塵。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

南海先生曰。伯雋殆有夙根。游戲人間耳。願伯雋寡言。吾無從窺其底蘊。以文字論之。知其非冷腸人也。記其所境
詞摸魚兒一闋云。算只有江山無數。怎盛得靈氣住。氣吞地球常八九。渺爾衆生何有。其情緒。向百尺高樓。觀看行人

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標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齋志以歿。嗚呼王五真男兒。不自瀏陽矣。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譚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絃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輓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瀛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沁人心脾。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早定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膽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羣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時。口口屬余寫之。余爲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蓋睥於而。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設。都士人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恥。噫嘻。可不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烟。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禰衡賢。長枵辭京國。揚舲指媚川。海雲愁望闕。嶺樹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閱歲月。好自惜華年。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膽交。除絃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衛湘一切布畫。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曰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如下。銀鑰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鐵鎖被抽於辰州以三百人護東林名士獄旋與。千秋公論應猶在。兩廡孤豚愧未能。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臟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恒幹。還我

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掉臂遊。

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闋。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篝鬼語。蒼欄猩啼。魂僕魄殫。非復人間世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止。黑夜裏。鬱鬱附葛。雨來風起。燈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聲死。撫身世。淚盈眵。悲家國。血盈臆。叶上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其處。避秦有甚桃源裏。聽天邊。嗚嗚有慈鴉。歸來只。

武陵蔡樹珮烈士鍾潛。血性過人。治軍機警。余承之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游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曰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符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鴛地。短褐靡弓射虎天。終見蜩蟾同水火。那堪環玦在風煙。鷄鳴午夜頻搔首。看劍挑燈意惘然。瓠稜夢裏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年仇介甫。通藩幾道問充華。蟬蛻竟夕成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閨爽。逋逃人海豢龍蛇。又聞麻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貂珥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熱拜西闈。翻天祀典憐鷄寶。排日笙歌駕鳳輿。營得菟裘身欲老。克家猶護綠幘兒。蕭牆旋起八王戈。塵寇其如召寇何。碧海音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冊新鈴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齎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个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將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殇。吾於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隕於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已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魑魅攫人。白晝撻饑。嗟我同志。日削月剝。嗚嗚公恪。海邦雄男。俛仰國事。痛茹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玷。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愧。苟死甯甘。猷猷女權。一例優曇。志未一酬。墓草巖甃。海國龍伯。扶餘虬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愛心如俠。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兮來歎。目斷江南。嗚呼哀哉。尙鑒。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

此以答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擢書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箇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山河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家世遠鴻濛濛。賈人貨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醜泉之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敘履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語。獨第三章。則卽以詩說。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王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已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妬。上帝無言百鬼瘳。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衰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鵬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閨。千載菑黎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掄。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撻亞蘗。今與莎米爲鸞鷁。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

見寄。卽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棋初告終。搏搏員地趨大同。神機掉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貪苦師藝愚。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纒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籛艘。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紛棊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憐。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待建鼓搥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衰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變。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聲教。知交道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僂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妄彼已。主角細與加磨磨。人生行止不自說。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它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閩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一已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髣髴少年時。讀書未馳騫。卽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亘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筭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潤深等相過從飲酒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閩。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爲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顏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顛。慨然望六合。豈無家與賢。聞闔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開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詣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孀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隔。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鑿。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吾族殆帝機。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素狂狷。耽耽吻常涎。與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遊。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照勉爲執鞭。藉子山起塞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牀。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有辛亥秋同蔣子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且可謂見膏旨陳子淵墨者榮與蔣相翔翔疇人振絕

語。哲學搜芳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喙舌爲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降爲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爲我審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徵材豈有競。卽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爲。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黃海。應滌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懣聊一舒。侘傺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羆自我涂。邱嫂並千古。疇能辨有無。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誦之。陳伯勝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寄。開緘不自知其距離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遑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一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匱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母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髮。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萬重山。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懸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卽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騭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褻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悲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淚到皮毛馬不真。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卽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釋森春壽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噫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逮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於戲盛德事。慨想軒與羲。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枝。環球六七雄。虜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雋秀。其次擇門楣。高門撥科第。若摘頰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押蛟螭。

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餓。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廡錢。榮頒行裝衣。舟中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駢馳。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闔無人。但見空臬比。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雛雛母相依。鳥語日啾啾。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太半悲染絲。千花紅氍毹。四窻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愚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說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雞。誰記炊屨屨。汝言蓋無糧。何不食肉糜。客問汝鄉事。欲答顏頰愧。嬉戲替戾岡。游譎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祇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獨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衝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卽鞭笞。弱者呼馨痛。強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溢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豎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爲。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馴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訐。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頗言華學生。留爲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槌。忽然筵席撤。何異繫帶襍。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別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恥。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齋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夥。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奈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爲高。混沌強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割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

日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巳年歲撤矣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募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率往者吳金某利華學生繼派副使爲香山容閱備詩末以供參考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摺以實我詩話。詩如下。

哀星招 謾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亦飯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僧認作韓荆州。從來市僧得志惜橫行。未聞獻媚蓄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背。相公堂前。袖獻票紙。主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

近吾以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志所願望也。亟最錄之。

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嘗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

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詩云。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爲『夜泊』。詩云。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蓬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攆發。開門斜日帶殘星。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徧。余記邱倉海一聯云。黃人尙味冷羣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闢。余亟賞之。

李曉暉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蒼齋詩中者。丁酉金陵刻本今錄其『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敘』。『敘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藪。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曉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濤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鵲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歎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義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燬。賴有詩兵闔火田。我輩蟲吟真綠稼。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歎。喚起幽潛共好春。內願何曾足。

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卽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陪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愛惠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賸此時。有約聞鷄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曉瞰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何肇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嘗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爲送安藤陽州之燕京。詩云。東風吹滿神勝洲。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瘦身一劍橫青溝。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十六州。哀哀長虜亂化碧。項猶擁仇人頭。麴楚滿城風雨腥。腥蹄穴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隊。飽不飢去飢則鳴。忽然海疆馳飛電。戰慄聲嘶沸滾并。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酣承平。晉陽休礙君王獵。文母寧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盧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弈棋。可憐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身動。若茫浴日生洪波。羲轡停驂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萬山紫。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鼙鼓聲。迸入英雄夢魂裏。與君半載相相依。奈何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爲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頤韻。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綸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塵處。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君身。洪濶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空湧詩小晏。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錐刀窮絲繡。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鳩波綿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曙窗之。寧靳中土寒生春。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波蘭覆轍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驕絕倫。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闊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笠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詎厄運年。心痛上陽真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讖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

痛哭秋風又一年。飗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鵬。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日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甓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塵尾清談大有。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悟趣遜歐公。挑燈自寫初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坡^東王^中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世界。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詩。真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黃。天桃側侍添紅粧。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梅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饒筍鼓調箏瑟。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願資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慙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疎。有時背而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錫。有時俯水瞋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驢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蒙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卽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道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卅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

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徧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卽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塔之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屏凌壓天天爲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罽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荷庵慧之游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旅館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卽宿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屨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擬。歷歷微塵榷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徧銀屏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卽物卽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爲誰西望一沾巾。箇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南海先生遊箱根一句。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卽成於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借。萬方凝秋氣。閉戶誰能謝。既入帝網中。重重纓絡挂。荆榛蔽大道。澗谷起寸甃。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放光明夜。

有自署章邱生者。以長沙舒烈士聞。祥感懷詩八章見寄。烈士字蒲生。晚號菴齋。唐瀏陽至交也。以己亥春成仁於湘中。年卽生來書致君性行頗詳恕不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有入市無屠狗。驕人讓沐猴。之句。深以片鱗隻甲爲憾。今得此八章。烈士之志節文章。亦略見一斑矣。因亟錄之如下。一夜西風萬木凋。繞枝烏鵲去迢迢。愁邊淚落銀河水。夢裏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關蕭瑟尋常事。銅狄摩挲憾不消。太息回天力尙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蟄。故山猿鶴莫相違。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淚霏。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誰向廣寒修月斧。却教洛浦應霜鐘。越禽背暖孤飛去。桀犬驕人反噬凶。

落日營門敞秋色。將軍獨自頌時雍。久已分封向辭鄉。又憑射獵入長楊。渭涇清濁雙流合。門第金張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蜩蟻。逢人莫道頭顱好。鏡裏相看半是霜。漢南司馬今人傑。萬事應非築室謀。調舞能銷君國恨。死生空墮友朋憂。功名白髮三持節。香漢丹心一借籌。遙領頭銜是橫海。祇隨李蔡得通侯。周宣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鑿空年。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子弟湖湘亦可憐。昨夜機槍又西指。仗誰搔首問青天。重見詞源三峽傾。幾人聯袂欠蓬瀛。欲隨幕燕營新壘。已與江鷗背舊盟。未死秦灰猶有欲。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愁金鼓。要借絃詞寫太平。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歷幾時。官味乍同雞肋戀。壯懷應有馬蹄知。濁醪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有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山何處採華芝。

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少。概見。吾以為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巨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豔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辭。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長袖飄飄兮髯峨峨。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令舞。僂僂。荷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同黃轉綠兮同接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鬢兮饒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雞眠猶睡兮犬不阿。荷荷。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願以爲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亘胸中。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詩。爲『時進』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鬱鬱思生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菑畲。爾時號聖賢。倫理爲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倏忽甫運變。茲理有

乘除。昔者尙專制。今茲道猶醜。昔隆禮與法。今畫自由隄。孟晉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賈蒙已喬變。頑靈乃餌臨。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霹靂雷電已。霏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錫。洵洵朕時艱。櫻救寧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爲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琬。兒座不苦擲。何由療瘡痕。敵敵不拆毀。何山築室廬。網繆聖所云。不遑事拮据。卅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蜜壽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瓊殼在人間。觀雲大搗謙生。

平子孝高。復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峯。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曉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身前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一意根有著成圓缺。眼識無端說暗明。最是良宵人去後。高樓望月更何人。其日之方中夜未央。是誰念念續微茫。公情私愛元黃媾。寸寸靈臺總戰場。三忽然思想逼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其四人間天上原無別。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其五構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其六器世微塵作麼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豆人如蟻。倚危樓看月明。其七魂魂色色現靈臺。一例人夫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其八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閒。詩情畫意都忘卻。余欲無言對此山。其九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悵別離。四萬萬人皆地主。爲天爭說客京師。其十千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枉然。樓外繁星光悄悄。奇聲應隔萬重天。其十一落照依微月上遲。其誰終古話相思。剎那悟了前生事。恰似今宵夢醒時。其十二余讀竟。灑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爲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真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一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宵坐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心終悄悄。解三三更滿窓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解四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頌書箴。錄舊作一章云。不相非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間。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曾重伯詩有「萬朵紅蓮禮白蓮」之語。余驚歎以爲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猶似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王紫詮之播譯事業。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尙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新民叢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法國榮光自民著。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覩太平年。四出搜羅困奸蠹。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一維今暴風已四播。虜王相繼民悲吃。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惡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救。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二維王秦修弗可說。貪婪不足爲殘賊。攪催怙勢豁空張。如納象驅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儔。詎可鞭笞日摧缺。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三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誓。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銜取。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四

吳季清先生一家之厄難。寔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編。我心中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梓

鼓鳴。伏莽寇竊發。山縣斗大城。城頭黑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竄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鴉音不能革。生性成
嚙。到此播流言。官督通賊謀。作賊兼作官。滿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剎。閃閃蒼鷹眼。磨刀成欲殺。公知事
不可。大聲作曠喝。反激蚩蚩怒。一霎盡滅裂。非無防禦使。蠢怯如鼯。噤不發一言。坐視民規奪。此客甫斷頭。彼奴復
流血。亂及白雨點。混殺到手滑。獾犬狂號跳。奔馬肆蹄瀉。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掉。郎當子若孫。衣破脚不襪。同寮不
肯留。望門走托鉢。指名徧搜牢。牽髮互縛結。驅羊入屠肆。執箠尙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額。同時遭荼毒。彼此造
何業。原注君一鉢受戮後並尸於天堂室中教士啟者共六人少婦幼兒者以刀割其肉肉盡乃斃之君當就縛時。自知當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下傷戚
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伯符。同年小
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芝蘭苗。最小耳銀瑤。頰面白勝雪。誰料綠衣舞。回旋僅一瞥。覆巢無
完卵。雛鳥鳴亦絕。聞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經。母尙倚闔望。朝夕拜
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濶。原注君人說以大府豈知望子臺。早既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
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懼。獨怪耶蘇教。瘴香未曾衰。如何偕汝徒。一例受磨折。
觀君遭萬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吟代嗚咽。原注詩後復有補注敘述及公死事官頗詳並錄之以備後之作
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率圍亂。方集衆。議圍。常山。被圍。西安。土。堂。對。君。出。因。禁。之。反。徒。醫。集。軍。君。
嚴治之。至是。嶼。新。募。勇。六。月。廿。五。日。晨。君。方。集。衆。議。圍。常。山。被。圍。西安。土。堂。對。君。出。因。禁。之。反。徒。醫。集。軍。君。
戈相向。官。取。實。契。而。反。接。之。送。金。街。嚴。道。署。經。以。通。賊。道。員。砲。鎗。而。惠。不。能。彈。壓。賊。復。出。道。署。總。出。至。堂。下。亂。
斬之。又。圍。入。縣。署。察。資。丁。役。廿。九。日。晨。君。方。集。衆。議。圍。常。山。被。圍。西安。土。堂。對。君。出。因。禁。之。反。徒。醫。集。軍。君。
十六日。亦。受。賊。長。孫。怒。昌。倉。猝。出。逃。過。於。城。隍。廟。之。懸。匾。中。搜。出。亦。幾。死。所。各。員。乃。該。以。通。賊。之。罪。坐。縣。令。夫。人。年。
十。奉。出。將。加。及。爲。人。喉。阻。乃。搶。擄。警。緝。而。去。是。役。也。各。官。署。復。免。鎮。道。府。各。員。乃。該。以。通。賊。之。罪。坐。縣。令。夫。人。年。
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再。氏。君。之。繼。配。也。已。密。遣。入。以。架。致。派。拜。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既。
持。不。可。具。願。請。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入。以。架。致。派。拜。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既。
之。卒。得。官。昭。復。登。記。焉。辛。丑。六。月。補。記。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

與口鼻。不思何錄錄。苟能得其養。心亦即快足。四者彼何如。惟心實有欲。所以養心者。必先此四族。愚奢厚自奉。反以滋垢黷。一鳥能遺音。豈必奉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縠。誦詩味芬芳。聞香氣清淑。傾路信靡窮。我亦我能慙。『效太夷丈』云。『松生依澗谷。上爲千霄枝。搖落尙不語。繁華豈嘗知。』感秋』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門。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枝。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清清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讀此諸篇。其孤高絕俗之氣。可見一斑矣。又『張園梅花』有句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却勸來。』又『無題』云。『思先清曉東輪轉。意共黃昏燭木闌。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爲苦亦爲酸。』『雨夜醉歸』云。『時世畫眉將半額。春寒呵手不成圍。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余皆酷愛之。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敬愛之親友。溘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淋浪也。丙申間。曾語譚瀏陽曰。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千秋。二南海曹君。著偉。三達縣吳君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之人。墓木亦將拱矣。追思昔游。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天。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堂同學。吳則李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卽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寔志並歿。嗚呼痛矣。余昔歲其來往論學箋及詩文零稿甚夥。戊戌去國。散佚無復片紙。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三君皆不以詩名。然詩固有獨絕處。辛卯冬。余游京師。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今僅記其四語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游遺。蒼生慘流血。徹席安得煖。』又通甫嘗爲余題箴數語云。伊川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謝橋。』通父賞。『蝴蝶上階飛。風籬自在垂。』二詞誰工。請問知者。』所記通甫之文。僅此而已。辛卯春。著偉突訪余。翌日。荅視之。見其壁間自署一楹云。『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煖席。朝廷具一副淚。聞天下笑聲。』心大異之。時著偉僅二十二歲也。自此同學。連輿接席者年餘。爾後余居京師。越三年而著偉遂死。著偉詩甚多。彼時余不好談詩。不記憶之。今印於腦中者。惟餘一首。又脫忘其三句。詩云。『而今已矣三千年。幾個英雄問九淵。胎化有靈觀間氣。帝王無力笑青天。』

然。」所記著偉之文。僅此而已。余初交鐵樵。在京師。實乙未冬也。與譚瀏陽三人相視如兄弟。鐵樵雅不好爲詩。嘗偕游西山碧雲寺。瀏陽強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絕。今惟能誦其一聯云。「白雲白鳥相來去。青史青山自古今。」所記鐵樵之文。僅此而已。通甫嘗爲「仁說」一書。其持論略與瀏陽之仁學相出入。又著「性論」「教宗平議」等書。皆未成而卒。患肺病年餘。枕中猶時時屬稿。易簀時。以書之未完。不能盡達其意。悉燒棄之。通甫嘗居鄉。辦西樵鄉局事者一年。練民團五百人。與一小學校。建一藏書樓。治事嚴厲。以一新進小生。摧抑豪猾。鄉中十餘萬人。令行禁止。賭盜之風頓息。蓋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也。甫就緒而病遂劇。至今鄉中人擬爲立祠奉祀志功德云。著偉最耽哲理。思想淵淵入微。嘗爲「儒教平等義」十餘篇。未成。晚年欲窮魂學之精蘊。以爲佛教密呪。必有特別妙諦。捐棄百學以冥索之。居羅浮歲餘。以暴病卒。其文豪放連狽。波譎雲詭。能肖其心思。鐵樵算學。並世無兩。喜以算學談哲理。瀏陽「仁學」。多採其說。晚年辦湖南礦事。在漢口得熱病。以誤藥卒。嗚呼。造時勢之英雄。豈在多耶。使今日諸君子者。猶在其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甯可思議。耗矣哀哉。以上五頁

中國人無尙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於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感焉。及臨陣。此教師爲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軍軍中旋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卽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錄全文如下。

出軍歌

四千餘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紀誰爲主。是我神明胃。君看黃龍萬旗舞。鼓鼓鼓。
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今有億萬衆。地球蹴踏六種動。勇勇勇。

南蠻北狄復西戎。泱泱大國風。蜿蜒海水環其東。拱護中央中。稱天可汗萬國雄。同同同。綿綿翼翼萬里城。中有五嶽撐。黃河浩浩流。水聲能令海若驚。東西禹步橫庚庚。行行行。怒攬海潮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噉。四鄰虎耽耽。今日死生求出險。敢敢敢。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貢獻。計口緡錢四萬萬。民實何仇怨。國勢衰嘻人種賤。戰戰戰。國軌海王權盡失。無地盡禹迹。夫睡漢不成國。卻要供奴役。雪恥報仇在今日。必必必。一戰再戰曳兵遁。三戰無餘燼。八國旗纛箭鼓競。張拳空冒刃。打破天荒決人勝。勝勝勝。

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炙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阿娘牽裙密縫綫。語我毋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辯。瀕行手指面。敗歸何顏再相見。戰戰戰。戟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鳴笳呼斬將。擒王手更撻。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彈丸激雨刀旋風。血濺征衣紅。敵軍昨屯千崖熊。今日空營空。萬旗一色盤黃龍。縱縱縱。層臺高築受降城。諸將咸膝行。降奴脫劍鞠躬迎。單于頸繫纓。四圍鼓吹鐃歌聲。橫橫橫。禿髮萬頭纏黑索。多少戎奴縛。緋紅十字張油幕。處處夷傷藥。軍令如山禁殘虐。莫莫莫。不喜封侯虎頭相。鑄作功臣像。不喜燕然碑百丈。表示某家將。所喜軍威莫敢抗。抗抗抗。

旋軍歌

金甌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臙脂失色還復還。一掃勢力圈。海又東環天右旋。旋旋旋。盤金如山銅作池。債臺高巍巍。青蚨子母今來歸。償我民膏脂。民膏民脂天墜發。師師師。覆書謝罪贖書更。城下盟重訂。今日之羊我爲政。一切權平等。白馬拜天天作證。定定定。鷺翼橫爲鷹眼惡。變作旄頭落。蓋海鯨鱗礙聲作。和我凱旋樂。更誰敢背和親約。約約約。

秦肥越瘠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索虜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
五洲大同一統大。於今時未可黑鬼紅番遭白墮。白也憂黃禍。黃禍者誰亞洲我。我我我。
黑山綠林赤眉赤。亂民不算賊。鷓鴣破胡復波狄。雖勇亦小敵。當敵要當諸大國。國國國。
諸王諸帝會塗山。我執半耳先。何洲何地爭觸蠻。看余馬首旋。萬邦和戰奉我權。權權權。

亡友曹著偉詩。哲人之詩也。情人之詩也。余恨不能記憶。前詩語載其一律。殘缺殆半。滋歌歌焉。桂林馬君武見而憐之。以所憶得一律見餉。蓋著偉侍南海先生游桂林時題壁之作也。亟錄如下……大地權與我到遲。也曾歌泣也懷思。深山大澤堪容劍。天老地荒獨有詩。龍蛇昔曾歸覺想。涅槃今欲證心期。我行幸有微風舵。元氣舟中任所之。
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原書有詩二章云。稀稔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愛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鶴。春深叢葦殢神鸞。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其二云。天女天花悟後身。苦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試度人。但有馬蹄嚙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君武戲爲和之。亦與原作工力悉敵。和章云。憔悴花枝與柳絲。爲誰擲斷遠山眉。競爭未淨六洲血。勝負猶懸廿世紀。東海雲雷驚睡壑。北陵薜荔走山魃。遠聞錦瑟魂應斷。沈醉西風不自知。其二云。辛苦風塵飄泊身。人天歷歷悟前因。飛揚古國非無日。巾幗中原大有。人。明媚河山愁落日。倉皇戎馬泣飛塵。聞君憂國多垂淚。爲製敝綃百幅巾。

宗仰上人。可謂我國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也。當暮東僧月照之風。欲爲祖國有所盡力。海內志士。皆以獲聞說法爲欣幸。吾友湯覺頤禮之歸。呈三詩以表景仰。讀之可以想見上人之道行矣。詩云。不離佛法不離塵。出世還憑入世多。好是音雲演真諦。八千里下瀉黃河。縱浪朱華道自存。心內灑澗有活源。六月霜飛冬自暖。一生從不異寒暄。不言施報亦施報。不落言詮亦言詮。山僧自有山僧相。那得人間再與言。覺頤之詩。亦淵淵有道心矣。上人固好爲詩。詩肖其爲人。屢見詩界潮音集中。自署烏目山僧者是也。

近日時局可驚可恨可哭可笑之事。層見疊出。若得西涯樂府之筆寫之。真一絕好詩史也。頃從各報中見數章。謹而

不虐。婉而多諷。佳構也。錄之。

黃花謠四章

金風荐爽江之涯。江南士子踏黃花。大江從古號材藪。况值新政初萌芽。經義王半山。策論賈長沙。嶽新花樣憑翻取。會看落筆走龍蛇。愁殺專門八股家。

八股復。志士哭。八股廢。志士慰。吾謂志士且毋爾。廢而不廢猶復耳。志士聞之嘖且吁。煌煌天語不聞乎。不知此理人易曉。君不見。今年兩主考。

三聲大徵轟天衢。多士入場若貫魚。上江下江多通儒。考籃式如牛腰錢。中有代表腹中書。頭場挾何書。經世文編校邪廬。二場挾何書。盛世危言五洲圖。三場挾何書。箋疏鄭孔註程朱。不則大題文府。化整爲散。亦可供鈔胥。就中價值知幾許。便宜金陵蔡益所。一事臨文須記取。莫作平權自由語。

臨文夫如何。最好是騎牆。調停新舊融華洋。不然極口罵康梁。便作空言也不妨。若納吾言准擷桂花香。不納吾言空逐槐花忙。此是元魁真秘訣。不辭瘖口爲君說。謂予不信看闈墨。

辰州教案新樂府四章

都司斬

亂民攘臂起。蟻聚而蠶屯。教士踣足逃。豕突而狼奔。都司高閉麒麟門。白刃紅濺桃花痕。踏輪火瑄歸其魂。公使一紙書。大官三尺劍。送君直上森羅殿。嗚呼都司爾莫哀。手提髑髏浴血來。一笑相逢似相識。衢州新鬼周之德。

總兵囚

建牙樹籬亦何用。前塵都付春婆夢。赭衣夜過洞庭湖。白叟黃童走相送。總兵總兵何憤憤。已是瓦全非玉碎。不然且作煩冤鬼。從此一身苦拘束。東風年年草痕綠。白頭自守狂狷獄。

太守流

辰州辰州好風土。痿痿狂狂一如古。虬髯碧眼忽停車。議論譚然拜天父。萬人削挺逐犬羊。花驄星夜來黃堂。詢詢

奈此南方強。教士斃。知府流。吳頭楚尾空悠悠。北風吹起鄉關愁。差勝鍾會悲壘囚。

縣官成

金陵臺高不可上。玉關立馬匆匆望。蠻烟野雨三十丈。回憶懸銅縮墨時。前驅鹵簿紛然馳。鐵索琅玕今載道。白雲回首心如擣。漢庭望斷金雞詔。朱顏綠髮垂垂老。

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於莽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塵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函錄諸詩話中。……睡矧屏風是此頭。也曾開絹向荊州。生隨李廣真奇數。死傍要離實壯游。洛下埋名王貨畚。蘆中託命伍操舟。東家書劍同羆狗。南國衣冠借沐猴。……白龍魚服辦輕裝。紫鳳天吳舊業荒。儘有乾坤容電笑。斷無雅頌出雲章。傳觀怕造金樓子。落莫兼思水部郎。去馬來舟多歲月。北山翻覺稚圭狂。……寰海惟傾畢士馬。逢時差喜衛哀駘。風雲烟鳥堂堂陣。河洛龜龍的的才。秦粟擬因三晉泛。蜀山虛遣五丁開。禪心劍氣相思骨。并作淮南一寸灰。……射虎謠言都飲羽。辟蛟何處好文身。種來天上檢將老。賦到江南草不春。爲撫銅駝尋洛社。更騎象馬降禱神。袁公弦上堪容我。溫尉桃中別有人。……楚囚遼鶴兩無歸。重向危時謁帝扉。鐵騎角聲殷地發。玉龍鱗甲滿天飛。山河風景皆殊異。城郭人民有是非。畿甸猶然況鄉里。絕糧誰爲解匡圍。……莫嫌南宋小京都。句踐錢鏐有霸圖。枳棘鳳鸞魂九逝。人文龍虎淚雙鱗。成軍自是須君子。亡國偏來作大夫。剩水殘山憐馬遠。天教留得一西湖。……大好湖山供官學。妄憑愚魯到公卿。生爲小草願公願。誰寄當歸魏武情。七尺杖拋蹤葛杵。八分書密愧槐王。荆。會稽誓墓徒凄苦。回首師門感易生。……經年焚却視君苗。何意投來策繞朝。淒矣其悲今麥秀。思之爛熟古弓招。點頭自拜生公石。拗項爭趨御史橋。手版倒持裴反著。是儂吳市一枝簫。……復生自刻莽蒼齋詩。題曰東海寒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卽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沈雄俊遠。誠在莽蒼齋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犴。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叔文嘗語余云。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紱丞也。而今紱丞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焉矣。

復生自意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擷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尙少見。然寰海惟傾畢士馬。已其類矣。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喀私德卽 *Cadet*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卽 *D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又贈余詩四章中。有三言不識。乃鷄鳴。莫共龍蛙爭寸土等語。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聖賢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而。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吾輩附會之。謂其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號互相期許。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

穗卿有絕句十餘章。專以隱語頌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記憶。憶其一二云。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此其第一章也。冰期洪水用地質學家言。巴別塔云云。用舊約述因。含雅弗。分闢三洲事也。又云。帝子采雲歸北渚。元花門石鎮歐東。□□□□□□□□。一例低頭向六龍。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芒芒軌正長。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所謂帝子者。指耶穌基督自言上帝之子也。元花云云。指回教摩訶末也。六龍指孔子也。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謂孔子有兩徽號。其在質家據亂世。則號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則號文王云。故穗卿詩中作此言。其餘似此類之詩尙多。今不復能記憶矣。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過而存之。豈惟吾黨之影事。亦可見數年前學界之狀況也。

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意。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吾彼時不能爲詩。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然今既久厭之。穗卿近作殊罕見。所見一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瀏陽如在。亮亦同情。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

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質矣。苟能爾爾。則雖開襟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麥孺博爲最巧。其近作有句云。聖軍未決藩微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又云。微聞黃禍錫非種。欲爲蒼生感大拯。皆工絕語也。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有云。青年心死秋梧老。國魂歸蜀道難。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

暮蒼蒼齋集中。有詩云。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月初鏗。半句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瀏陽人格。於此可見。南海先生已丑出都作一律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生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矚。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哭。南海人格。於此可見。「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高峯突出諸山妒。此何等自負語。兩先生作此詩時。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爾。

麥孺博不多爲詩。然有作必佳。余最愛誦其贈韓无首一律。末四句云。晏歲坐聞山鬼嘯。臨江東指海雲生。中年哀樂應消盡。肯近彈碁恨不平。无首名震首。孔广之從昆也。三年前已爲異物矣。

余向不能爲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故間有得一二句。頗自憚。而不能終篇者。輒復棄去。非志行薄弱。不能貫徹初終也。以爲吾之爲此。本以陶寫吾心。若強而苦之。則又何取。故不爲也。記去年正月廿六日。在東海道汽車中。遇三十初度。欲爲一長古。不能成。僅成四語云。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今年正月廿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遇三十一初度。欲爲四律。不能成。亦僅成四語云。十年十處度初度。頗感勞生未有涯。歲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片鱗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紀念也。余十年來度生日。凡得十處。無一復者。癸巳在家鄉。甲午在黃海。舟中。乙未在京師。丙申在上海。丁酉在武昌。戊戌在洞庭湖舟中。己亥在日本東京。庚子在夏威夷島。辛丑在澳洲雪梨市。壬寅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今年癸卯航海游亞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以上癸卯)

駢文

祭六君子文 (衣履讀同人)

惟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十三日。實爲我中國維新六君子成仁第一周年。旅居橫濱愛國之士某某等。謹以香楮清酌庶饒。設招魂記念之祭。而告其靈曰。嗚呼痛哉。其血化鳴兮。周室黍離。潮音怒鳴兮。蕩激鴟夷。壯士一去兮。入天同悲。蒼黃變色兮。風雨淒其。非種披昌兮。豆苗欲穉。更安所得。猛士兮。鋤而去之。嗚呼痛哉。武穆三字而成獄兮。椒山一疏而投經。范孟博呼子而語兮。稽叔夜索琴而彈。痛巫陽筮予其無效兮。誦大招以汎濶。望神州之寥闊兮。哀廣陵之不在人間。嗚呼痛哉。血腥尙熱兮。諫草未焚。雄志未成兮。先隕厥星。匪不才之見棄明主兮。化鷄家索以司晨。嗟我公等。獨罹此咎兮。痛哭其罪而無名。公之靈其未沫兮。應七日哭於秦庭。大音發於水上兮。吾知其爲公等之忠魂。誹語出其含沙兮。助秋氣之淒零。風雨儼矣如晦兮。曾寒燠之既更。嗟吾儕寄身海外兮。慕五百之田橫。念比干之剖心兮。作洛邑之義聲。苟人人其精衛兮。夫何填海之不平。惟天地之無情兮。歎陸沈其未極。嗚音震耳以嘲啣兮。鳳德衰而斂翼。何浮雲之層陰兮。陽烏慘黯而無色。北有猛虎兮。西貪狼。磨牙吮血兮。睨吾旁。時黯黯兮。將夕。瞻望靈兮。何方。公爲天下流血兮。於公乎何傷。獨漂搖之大廈兮。更何堪折茲棟梁。黃沙莽莽兮。猿鶴悲。東市黯黯兮。朝衣非。道旁動色兮。豪傑泣。嗟吾同胞兮。其誰與歸。奠桂酒兮。椒漿。歌招魂兮。國殇。靈之來兮。風雨。蓬萊清淺兮。忽臨睨乎舊鄉。大地兮蒼蒼。神州兮茫茫。四百兆人心兮未死。公如有知兮。鑒此馨香。嗚呼痛哉。尙鑿。

韻文 終

小說

政治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 稿本

緒言

一、余欲著此書五年於茲矣。願卒不能成一字。況年來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餘力及此。願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書卒業。始公諸世。恐更閱數年。殺青無日。不如限以報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勝於無。新小說之出。其發願專爲此編也。

一、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編中寓言。頗費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過臆見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國家人羣。皆爲有機體之物。其現象日日變化。雖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況於數十年後乎。況末學寡識如余者乎。但提出種種問題一研究之。廣徵海內達人意見。未始無小補區區之意。實在於是。讀者諸君如鑒微誠。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駁義。則鄙人此書。不爲虛作焉耳。

一、人之見地。隨學而進。因時而移。即如鄙人自審十年來之宗旨議論。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矣。此編月出一冊。冊僅數回。非亘數年。不能卒業。則前後意見。矛盾者寧知多少。況以寡才而好事之身。非能屏除百務。潛心治此。計每月爲此書屬稿者。不過兩三日。雖復殫慮。豈能完善。故結構之必凌亂。發言之常矛盾。自知其決不能免也。故名之曰稿本。此後隨時訂改。兼得名流駁正。或冀體段稍完。再寫定本耳。

一、此編今初成兩三回。一覆讀之。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願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鑿讀者之望矣。願以報中他種之有滋味者償之。其有不喜政談者乎。則以茲覆頤焉可也。

一、編中於現在時流。絕不關涉。誠以他日救此一方民者。必當賴將來無名之英雄也。樓閣華嚴。毫無染著。讀者幸勿比例揣測。謂此事爲某人寫照。此名爲某人化身。致生種種黨同伐異意見。

一、此編於廣東特詳者。非有所私於廣東也。今日中國方合羣共保之不足。而豈容復有某鄉某邑之見存。願爾爾者。吾本粵人。知粵事較悉。言其條理。可以訛謬較少。故凡語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趨此點。因此之故。故書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粵籍。相因之勢使然也。不然。寧不知吾粵之無人哉。讀者幸諒此意。毋哂其為夜郎。

第一回 楔子

話表孔子降生後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西歷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係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洋會議新成。各國全權大臣在南京。意注經已將太平條約畫押。因尙有萬國協盟專件。由我國政府及各國代表人提出者。凡數十稿。皆未議妥。因此各全權尙駐節中國。恰好遇著我國舉行祝典。諸友邦皆特派兵艦來慶賀。英國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國大統領。及夫人。意注非律賓大統領。及夫人。意注匈加利大統領。及夫人。意注皆親臨致祝。其餘列強皆有頭等欽差代一國表賀意。都齊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熱鬧。那昇我國民決議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這博覽會卻不同尋常。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是謂大同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倍大一箇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謂這也不能盡表。單表內中一箇團體。卻是我國京師大學校文學科內之史學部。因欲將我中國歷史的特質發表出來。一則激厲本國人民的愛國心。則令外國人都知道我黃帝子孫變遷發達之跡。因此在博覽會場中央占了一箇大大講座。公舉博士三十餘人分組講演。也有講中國政治史的。也有講中國哲學史宗教史生計史財政史風俗史文學史的。亦不能盡表。單表內中一科。卻是現任全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講。這位孔老先生名弘道。字覺民。山東曲阜縣人。乃孔夫子旁支裔孫。學者稱為曲阜先生。今年已經七十六歲。先生今年十六歲了從小自備資斧。遊學日本美英德法諸國。當維新時代。曾與民間各志士奔走國事。下獄兩次。先天下之新政府立任國憲局起草委員。轉學部次官。後以病辭職。專盡力於民間教育事業。因此公舉為教育會長。……言歸正傳。卻說這位老博士。今回所講的甚麼史呢。非是他書。乃係我們所最喜歡聽的。叫做「中國近六十年史」。就從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講

專為講求宗
教學問而求
者已不下數
萬人餘者正
不知凡幾

中國史學將
來必為世界
上第一重要
學科無疑以
地球第一大
民族養教千
年而比之誰

料想不似現在
在學中國話的

過屠門而大
嚼豈不得
而且快也

起。講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剛足六十年嗎。原來如此這六十年中算是中國存亡絕續的大關頭。龍拏虎擲的大活劇。其中可驚可惱可悲可喜之事。不知多少。就是官局私家各著述。零零碎碎。也講得不少。卻未曾有一部真正詳細圓滿的好書出來。這位孔老先生學問文章。既已冠絕一時。略是冠絕一時況且又事事皆會親歷。恐怕將來要親歷了講來一定越發親切有味。不消說了。那時京師大學校及全國教育會出名警告白。請博士在博覽場內史學會講壇開講。擇定每來復一來復三來復五日下午一點鐘至四點鐘為講期。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講義。那日聽衆男男女女實定入場券來聽者足有二萬人。內中卻有一千多係外國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賓印度各國人都有。……看官。這位孔老先生在中國講中國史。一定係用中國話了。外國人如何會聽呢。原來自我國維新以後。各種學術。進步甚速。歐美各國皆紛紛派學生來游學。據舊年統計表。全國學校共有外國學生三萬餘名。卒業歸去者已經一千二百餘名。這些人自然都懂得中國話了。因聞得我國第一碩儒演說。如何不來敬聽。……閑話休題。卻說自從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壇開講。便有史學會幹事員派定速記生從旁執筆。將這『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從頭至尾錄出。一字不遺。一面速記。一面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報社登刊。這筆電費卻不小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講如何。請看下面分解。

第二回 孔覺民演說近世史 黃毅伯組織憲政黨

且說二月初一日午後十二點半鐘。聽衆都已齊集講堂。史學會幹事長大學校史學科助教林君志衡。先生登講壇。第二級左側。向衆人鞠躬演述開會之意。並謝孔博士以如此高年。不辭勞苦。爲國民演說國事。實可爲今次祝典一大紀念等語。演述已畢。衆人肅穆毋譁。一齊恭候。六十餘年正交一點鐘。只見曲阜先生身穿國家制定的大禮服。胸前懸掛國民所賜的勳章。與調查憲法時各國所贈勳章。及教育會所呈勳章等。道貌堂堂。溫容可掬。徐步登壇。滿座聽衆一齊起立致敬。拍掌歡迎之聲。忽如山崩濤湧。聽衆坐下。滿堂肅靜。曲阜先生乃以滿面熱誠之容。先開口道。諸君啊。諸君今日皆以愛國誠心參預斯會。非是鄙人無端生感。其實六十年前。那裏想還有今日。今日又那裏敢望還有今日。今日我們今日得擁這般的國勢。享這般的光榮。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謝的。第一件。是外國侵凌。壓迫已甚。喚起人民的愛國心。第二件。是民間志士。爲國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業。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審時勢。排羣議。讓權與

欲覺開國
今人研深者
覺天下青年
愛國諸君當
每日三復此
言

此六時代治
中國必受經
過之際極讀
者細細玩之

多謝孔老先
生體貼我們

民。這三件事便算是我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三件裏頭那第二件却是全書主腦。諸君啊。須知一國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氣三者具備。但民智還容易開發。民氣還容易鼓舞。獨有民德一樁。最難養成。倘若無民德。則智氣兩者。亦無從發達完滿。就使有智。亦不過藉寇兵。齎盜糧。就使有氣。亦不過一團客氣。稍遇挫折。便都消滅了。你看六十年前我國衰弱到恁般田地。豈不都是吃了無道德的虧麼。那時不但那舊黨貪污鄙賤。行同貪獸。就那號稱民間志士的。也是滿肚皮私慾充塞。志士聽者變幻狡詐。志士聽者輕佻浮躁。志士聽者猜疑忌刻。志士聽者散慢亂雜。志士聽者軟弱畏怯。志士聽者他那心術行為。正是同舊黨一鼻孔出氣。或者反比舊黨還不如哩。志士聽者倘使後來的志士。都和那已亥壬寅間的志士一箇樣兒。我們的中國早已亡了。志士聽者這話非是鄙人饒舌。其實我新中國之存亡絕續。皆在此一點。若除了這點。我這部六十年史亦無處講起了。閑話休題。卻說這部六十年史講義。共分為六箇時代。

第一預備時代。從聯軍破北京時起。至廣東自治時止。

第二分治時代。從南方各省自治時起。至全國國會開設時止。

第三統一時代。從第一次大總統領羅在田君批者曰此君為誰歟著者曰諒北魏孝文紀便知得姓淵源就任時起。至第二次大總統領黃克強

君滿任時止。

第四殖產時代。從第三次黃克強君復任統領時起。至第五次大總統領陳法堯君滿任時止。

第五外競時代。從中俄戰爭時起。至亞洲各國同盟會成立時止。

第六雄飛時代。從匈加利會議後以迄今日。

這算是全部書的大綱總目了。但係我有一句話求諸君見諒。我這部講義。雖是堂堂正正的國史。卻不能照足那著述家的體例。並不能像在學校講堂上所講的規矩。因有許多零零碎碎瑣聞逸事。可喜可悲可驚可笑的。都要將他寫在裏頭。還有那緊要的章程。壯快的演說。亦每每全篇錄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則因志士所經歷的。最能感動人心。將他寫來。令人知道維新事業。有這樣許多的波折。志氣自然奮發。二則因橫濱新小說報社主人。要將我這講義充他的篇幅。再三諄囑。演成小說體裁。我若將這書做龍門史記涑水通鑑一般。豈不令看小說報的人懶懶

第四節 本黨抱此目的。有進無退。弗得弗措。但非到萬不得已之時。必不輕用急激劇烈手段。
第二件。須知到那黨是箇最廣大的。最平等的。那章程又云。

第七節 凡中國國民。有表同情於本黨宗旨者。無論何人。皆可入會。

第八節 黨員無論官紳士商男女。執何職業。其在黨中權利義務。一切平等。

第三件。須知道那黨是箇最齊嚴肅有條理的。他仿照文明各國治一國之法以治一黨。將那濟事。是立辦事法
監事。是司各種權限。劃然分明。看那第五章第二十三四十五等節所列黨中職員。便知明白。

本會設會長一人。主代表全黨執行一切事務。設副會長一人。主補佐會長。會長有事故。則為其代理。會長副會長。
皆由全黨員投票公舉。此云此是美國

設評議員一百人。主討論黨中事務。提議修正黨中章程。稽查籌辦黨中經費。凡評議員。由總部及各支部分區投票選出。(但每二年必改選半數連舉者連任)

設幹事長一人。幹事十一人。主辦理全黨一切事務。幹事長由會長指任。幹事由幹事長推薦。此云此是各立憲幹事長幹事。奉行評議員所討論之意見。所公認之章程。對於評議員而負責任。此云此責任大臣之制。

幹事分職如下。一文書幹事一人。一會計部幹事一人。一會計監督幹事一人。一教育部幹事一人。一統理支部幹事四人。一黨外交涉幹事一人。一國外交涉幹事一人。一裁判黨爭幹事一人。

這樣看來。那黨的宗旨及辦事方法。在六十年前文明萌芽的時代也。算得箇極合式極完備的了。他那章程。共有九章二十五節。我如今恐怕諸君討厭。也不必全文背誦出來。未說全約單表那黨初辦時。不過百數十人。在上海創始。設一總部。但因各人熱心運動。加以前此各會改名合併。不過三四年間。竟做到各省省城和那海外各國有中國殖民的地方。都設有支部。那各州縣市鎮村落和海外各小埠。都設有小支部。合共支部二十八所。小支部一萬二千餘所。直到廣東自治時代。這憲政黨黨員已有一千四百餘萬人。廣東一省四百多萬。其餘各省。合共九百多萬。所以同聲一呼。天子動容。權奸稔魄。便把廣東自治的憲法。得到手了。隨後各省紛紛繼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這想諸

想是十八省
每省各一支
部東三省新
疆日本南洋

現今各國所
有內中小國
自能論地方
自治團體高
弱團體是以
治一國之法
治一會之元
首是一會之
法機關
是一會之行
政機關
裁判黨爭是
司法機關近
日各國亦多
有以司法機
關行政者

軍島女有選
羅列列賓美
山各一支部
合爲二十八
支部

大言壯語毫
無可以自信
而日言欺則
欺人也

可知擴張黨
勢非出於自
私

此等格真不
易得

今日經濟難
望力於此不
足以立國

君都已大略知道的。我即是今
如此輩固呢。老夫也不能細述。只把他初立黨時公擬的辦事條畧。背誦一回罷。

立憲期成同盟黨治事條畧

(總綱) 分任義務。本黨爲國民公黨。故凡屬黨員。皆當盡國民應盡之義務。但國民義務。範圍太廣。今擇出爲達
本黨之目的。必當預備者。定爲黨中義務八大意目。凡屬黨員。必預認任一項以上。惟我輩既以身任事。必當先求
可以任事之具。故宜自審其才力。能擔某種義務。則預備之。練習之。期致實用。無託空言。如講求種種學問。考察種
種事情。游歷種種地方。皆所以預備辦事也。凡我同人。悉宜自勉。

(子目一) 擴張黨勢。我輩既認本黨宗旨爲救中國不二法門。則將此宗旨。廣布國中。多聯同志。擴充黨勢。即所
以增進一國前途幸福。凡屬黨員。皆當以此爲第一重要義務。擴張之法。或游說演說。或著書作報。或入官場。蓄養
勢力。或進營伍。改良軍人。或充工傭。開導愚氓。或爲學生。聯絡同學。或入秘密結社。改其手段。或游海外各地。結其
殖民。凡百方針。皆可適用。

(子目二) 教育國民。本黨既以立憲爲宗旨。必須養成一國之人。使有可以爲立憲國民之資格。故教育爲本黨
第一大事業。凡國民無論已入會者未入會者之子弟。本黨一體負教育之責任。無所分別。教育之事。(一) 預備師
範。凡本黨員才性相
宜者。當自任其事。(二) 廣立學校。本黨凡有會所之地。必附屬一
譯書出報。本黨自立一
報。且廣著譯。(五) 實業教育。凡
智識。(七) 改良文字。我國教育所以不能普及者。由於文字太難。本黨
謀

(子目三) 振興工商。我國天府腹壤。甲於全球。羣治不興。國力斯墜。今擬開一大商會。附屬於本黨。開辦種種大
商務。如銀行郵船鐵路開礦等類。與設種種大工藝。如改良磁器改良絲茶製糖製酒製紙等類。爭外國之利權。即
以增本國之實力。

今日底問題
士徒知政擊
政府然與自
審使我與有
易位我與有
實大優彼
乎此誠今日
不可不亟
預備者也

今各國大學
校學生往往
每年用此等
會議法者一
二次皆總統
議院之正式
嚴格皆所以
嚴格政務也

子目八條中
其六條皆入
人心目中共
有之義惟調
查國情總纂

(子目四) 調查國情。今日維新改革之當急。人人皆知。雖然。改革之條理細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與。某地方某弊宜革。無論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詳盡也。其故由我國幅員太廣。交通不便。動如異域。而政府亦向無統計報告之事。故國民於一國實情。始終焉焉。雖有賢智。無如何也。本黨既以國事自任。若今日不從此著力。萬一國民。忽委以責任。則覆餗絕。其罪實深。故今擬置委員若干人。以十年之力。徧游各省。自上都會。下至村落。無不周歷。調查國情。隨時報告。共資研究。其現擬調查之種類如下。(一) 調查地理。(二) 調查戶口。(三) 調查政弊。(四) 調查國計。指政府之財政(五) 調查民俗。(六) 調查民財。(七) 調查民業。一切應與之商(八) 調查物產。指應與之商(九) 調查商務。指應與(十) 調查軍政。(十一) 調查教育。(十二) 調查會黨。指秘密結社以上各條。各派人專任。或每省一人。或數省合一。人臨時酌定。其所查得者。隨列統計。報告本黨總部。登諸黨報。以資講求。其有特別重要事件。則臨時決議。派特別調查委員。

(子目五) 練習政務。凡立憲國民。皆當有政治上之知識及閱歷。始可以享立憲之實益。現時朝廷雖無改革之志。然我民苟欲練習政務。亦未始無餘地。凡我黨員。皆宜各歸整頓其鄉里。以為地方自治制度之基礎。有其實不必有其名也。西國民權之興。皆自治權在先。參政權在後。自治基礎既立。則他日一開國會。不過展而大之。立法行政兩機關。皆駕輕就熟矣。又總部支部小支部各會所。亦宜常取政治上生計上各種問題。開會議以相討論。一依各國議院正式嚴格之議事法。不妨假設為兩政黨。互持一主義以相辨爭。則真理自出。而他日參列國會。亦措施裕如矣。

(子目六) 養成義勇。處今日帝國主義盛行之世。非取軍國民主義不足以自立。本會人人當體此意。各以國防為第一義務。凡本黨所設之學校。皆須用嚴格之兵式體操。凡本黨員所設之工藝廠。乃至墾殖開礦等事業。集工備稍多者。亦須常教以軍事思想。凡本黨員在其鄉里實行自治制度者。皆當用團練之制。部勒桑梓。務使他日國家一下徵兵令。則舉國皆為小戎。馴鐵之選。

(子目七) 博備外交。本黨特派委員分駐各國。調查外政。兼通聲氣。其黨員以私人資格游歷他國者。亦宜時結

法典兩條其
可非不世大
業力萬不能
從者乃欲以
問任之其類
力之偉大其
氣魄之沈雄
真令小儒咋
舌

看來政黨
力於陽明船
山衡陽之學

此是南洋公
學督辦的說
論

這些卻不是
可大話無謂
可人且使有
志者去飲

交其朝野名士政黨首領。以為將來辦外交之助。

（子目八）編纂法典。立憲之國。法律必公布之於民。而世界愈文明。人事愈複雜。則法律亦愈繁博。今各國諸法之書。浩如烟海。其成之也非一日。其定之也非一人。我國法律思想久闕乏。他日本會之目的。若果得達。一旦與民同治。則此種種法典。無一可緩。彼時始行編纂。非十年不能有成。本黨今擬利用此閑暇之時。先為預備。特派出席於法律學者若干人。為編纂法典委員。分纂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訴訟法。等。博徵萬國通行法律。考其沿革。擇其某者可以適用於中國。酌為一書。且頒布之於世。俾國民共研究之。補其缺漏。而正其謬誤。他日政體一定。政府開法制局時。此書便可為藍本。再經專門碩學。辨析釐定。即可頒行。事倍功半。於將來立法行政。皆有所助。

孔老先生將這條畧念完。略歇片時。重複開講。不禁贊歎幾聲。諸君啊。你看當時諸先輩。談國何等忠誠。辦事何等周密。氣魄何等雄厚。其實我新中國的基礎。那一件不是從憲政黨而來。你看現在通國中三十七座大學。除官立的九座外。那私立大學二十八座裏頭。倒有了十二座係憲政黨設立的。等我算給你們聽聽。南京的愛國大學。上海的楊樹浦大學。廣東的廣州大學。及嶺東大學。北京的城南大學。四川的三蜀大學。浙江的姚江大學。湖南的船山大學。湖北的江漢大學。江西的國民大學。雲南的雲南大學。我們山東的曲阜大學。這都是當時憲政黨創辦來的呀。初辦時規模本極狹小。只因大家辦事認真。後來便都漸漸擴充起來。那時不是曾奉上諭命各省都與辦大學堂嗎。可一年之間。省省都有了。可那却算甚麼大學。他那大學教習的學問。還比不上我們現在小學初級的生徒呢。可……講至此。眾人大笑。……孔老先生道。諸君莫當我是奚落他們。我當時還充過上海南洋大學學生。記得有一回課題。是甚麼。日本我抑民權中國當以為法。呢。……衆復哄堂大笑。……這還算是頂講究的哩。其餘各省的。更不知成何說話。所以那時種種官立大學。過了幾年。便都沒有了。各省辦大學。倒是憲政黨各種小小學校。反擴充成就起來。這是講的大學。其餘各處中學小學。係山憲政黨人員開設。現存至今的。何止萬數千座。他那辦事條路第二條。可也算實行到極地了。再講那第三條。現在的中國國民銀行東西輪船公司。南洋輪船公司。西藏金礦公司。九江製陶廠。湖州新綢緞大廠。天津製絨廠。製酒廠。豈不是現在第一等商務。為一國富源的嗎。那一件不是由憲政黨創辦起來。再

此數語直指
本心一針見
血善書之
全在此點讀
者最宜三復

一路纏叙五
光色令讀
者幾忘其所
處之時何處
之地為所處
至此一筆竟
轉真是千古
之力所讀古
之傷心人動
有懷抱此

講到第六條呢。現時通行的商法。幾乎全用憲政黨所編纂的原本。那憲法亦十用其七八。其餘諸法都是拿他的原文做底本。隨時改訂的。就是他那第四條調查國情一事。現今各處圖書館。豈不是都有那洋裝六十大厚冊名字叫做「今鑑」的一部書嗎。到現在時過境遷。這部書自然沒甚用處。亦沒多人去研究他。我的急但諸君想一想。當那時候道路未通。政綱紊亂。現在兩三日的道路。那時候總要走一兩個月。那諸位先輩。千辛萬苦。能彀編這麼大一部今鑑來。你想他們費了多少心血呢。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就此看來。凡做一國的大事業。豈必定要靠著那政府當道幾箇有權有勢的人嗎。你看自古英雄豪傑。那一箇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來。就是一國的勢力。一國的地位也。全靠一國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發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當道。政府當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豈不是自暴自棄。把人類的資格都辱沒了嗎。……衆大拍掌……閑話少題。這憲政黨為再造中國第一功臣。諒來諸君都曉得。不消老夫多講了。但諸君還要謹記著一件事。這憲政黨所以能發如此隆盛。如此鞏固。不是專靠那性質上的關聯。是全仗著那精神上的團結。……孔老先生說到此句。便嘆口氣道。唉。想起那憲政黨未出現以前。我中國那裏還算得箇有人道的世界嗎。到今日講起他來。還是惱得死人。怕得死人。諸君要知道那時的人心風俗嗎。請看那飲冰室文集裏頭。有兩折曲子說道。

（皂羅袍） 依然是舞歌太平如昨。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顏廈。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靡盬發華。望天兒更打落幾箇糊塗卦。

（前詞） 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口啣雪茄。見鬼唱啼。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諸君啊。其實那時候的穢形醜態。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得出來。這兩首曲子。也不過寫得百分之二罷了。還記得那時老夫正在日本東京留學。原來老先生卻在這裡看那新民叢報第一號。讀到這處。不知不覺就淌下眼淚來。說道中國是亡定了。不亡於外國之憑陵。不亡於政府之頑舊。只是這四萬萬沒心肝沒腦筋沒血性的人民。昏做一團。纔是亡到盡頭。一點法兒都沒得想的呢。當下老夫傷感之極。便信口吟了兩首詩道。

太白詩趨王
句踐破吳
錦衣宮女
花嬌春殿
今惟有鴛
飛前三句
極其盛未
一句光輝
有萬鈞之
此詩正從
處脫胎
爾詩是全
攝影之文
著作有血
動此皆感
陸王學是
日教時第
法門

拿被命亦
歐洲極南
所加一小
往住大入
物

日本大儒
澤益吉之
西文即是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絕頂來。河嶽層層圍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湖牛耳無雙舉。百軸麟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鷄啼喚回。

郁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家蛇誰是主。千山魍魎闕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道是

天亡天不管。揭來予亦欲無言。

且住。到底這箇轉移中國的憲政黨。是那一位英雄豪傑造他出來呢。諸君須知。天下無論大事小事。總不是一箇人可以做成。但講到創始的功勞。老夫便不說。諸君也該知道。就是這講堂對面高臺上新塑著那雄姿凜爽道貌莊嚴一箇銅像諱克強字敦伯的黃先生便是了。至於敦伯先生。到底是怎麼一箇人。怎麼樣提倡起這大黨來說也話長。今兒天不早了。下次再講罷。……衆人拍掌大喝采。

第三回 求新學三大洲環游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

(第二次講義) 如今要說黃克強君的人物了。黃君原是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他的父親。本係絳學老儒。單諱箇羣字。從小受業南海朱九江先生之門。先生諱入瑋字子襄。做那陸王理學的工夫。又最熟中國史學。他那學問志節。也算在九江門下數一數二的了。後來回到鄉中。開塾講學。學者稱爲瓊山先生。看官。你知道那瓊州本屬我中國極南一箇小海島。向來與內地文化隔絕。怎麼五六十多年前。忽然有許多關係全局的大人物出來呢。原來都是瓊山先生的理學鑄造成的。卻說自從中日一役以後。瓊山先生看定中國前途。是要有大變動的。因此打發他的兒子和一位得意的門生李去病君。同往英國游學。就從光緒乙未年二月起行。那年敦伯先生已經二十二歲。李君去病二十一歲了。這兩位生同里。少同學。長同游。壯同事。後來旗鼓相當。做了許多事業。按下緩表。且說敦伯先生於傳受家學之外。久已立意要講求那世界的學問。想學外國的語言文字。但因香港英人所設的學堂。氣習太壞。學課程度亦低。其餘中國各處學堂。都是一樣。因此不往就學。卻自己買些英文讀本。文法等書。自行研究。靠著字典幫助。做了幾年工夫。早把所有英文書籍。都能閱讀了。到那年起行游學的時節。他父親瓊山先生。別無囑咐。單給他一部長興學記。說道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誇揮先師的徵言大義。來訓練後學的。內中所講。便和我自己講的一樣。你就拿去當作將來立身治

精神教育端
推此兩書

獲得這理自
然不至落
可世思想

國家學立為
一學科實自
德國人始歐
洲他國無有
也
社會主義與
國家主義正
相反然其
於德國最盛

事的模範罷。毅伯先生拜過嚴命。即便起行。卻不從香港直往。繞道由上海日本加拿大渡大西洋往英國。到了上海。在時務報館裏頭。剛遇着瀏陽譚先生嗣同。寓在那裏。正著成「仁學」一書。那稿本不過兩三人曾經見過。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寶藏懷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細讀。讀了已不知幾十遍。把那志氣越發漲高幾度。後來毅伯先生常對人說道。他一生的事業。大半是從「長興學記」「仁學」兩部書得來。真是一點兒不錯的。……言歸正傳。卻說黃李兩君。到了英國。他兩人本屬寒士。學費自然不足。都是半日做工。半日讀書。到暑假時候。向人借復。因此便就敷衍得過去。只因他在家研究有素。所以到了英國。不過預備一年。便說得上入票斯佛大學。毅伯先生修那政治法生計等學科。李君修那格致哲學等學科。那大學內武備教育。是很嚴整的。李君性情所近。特別用功。因此常列優等。在學堂內得了少尉之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光陰似箭。過了三年。正當那戊戌政變的前後。兩君早已在倫敦選斯佛大學卒業了。兩君在歐洲聽見六君子流血殉國。著實痛哭了幾回。李君道。僑們還是趕緊回國。想些再接再厲的方法纔好。黃君道。你看現在的中國。那裏便是時候嗎。我看古今萬國革新的事業。一定經過許多次衝突。才能做成。新舊相爭。舊的必先勝而後敗。新的必先敗而後勝。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倒也不必憂慮。但是我中國現在的民智民德。那裏說得上做一箇新黨。看來非在民間大大做一番預備工夫。這前途是站不穩的。但係我們要替一國人做預備工夫。必須先把自己的預備工夫。做到圓滿。受國時今日回國運動。就是竭盡心力。也不能大成到怎樣田地。據我的意思。倒不如更往德法等國。留學幾年。一則廣集寰宇的智識。二則觀察世界的形勢。將來報效國民。豈不更有把握嗎。李君點頭道。是於兩人定了主意。分途而往。李君去法國入巴黎大學。毅伯先生去德國入柏林大學。認真研究那德國近日最興盛的學問。叫做國家學的。雖與己宗旨不甚相同。卻也實受了許多益處。又和那社會黨中有名人物往來。用心研究社會主義。於生計界競爭的大勢。益多感觸。慨然道。這些影響。將來我中國一定實受其害了。卻是用怎麼方法才能抵抗他呢。正在日日苦心研究這問題。忽然接到義和團的警報。風聲鶴唳。全歐騷然。到了庚子七月。德國公使被害。德皇命將誓師。講了許多不入人道的話。那毅伯先生愛國的熱情。按捺不住。因此做了一篇洋洋大文。題目叫做「義和團之原因及中國民族之

叙游學事蹟
太簡單了這
些點綴卻不
可少

詞雖非精品
人性能得兩
日

前一件還不
甚可怕以不
件認真不得

前途。」繙成英法德三國文字。布告歐洲各報館。內中詳言義和團的大原因。全由民族競爭的勢力。刺激而成。這回不過初初發達。歐洲諸國。侮我太甚。將來對外的思想日開。這些事還多著哩。結局大說義和團激變的原因。其責任不可不歸諸外國等語。那時德國人一味蠻狂。報章裏頭。滿紙都是甚麼豚尾漢黃猴精等惡罵。這惡罵受得嗎這些話自然是聽不入耳。雖然如此。卻因這篇文章。惹起各報館許多問題。後來那總稅務司赫德。做了一部書。講這回事變的善後策。就是剽竊了這篇文章的意思。反其術而用之了。我欲替赫德呼冤閑話少題。且說毅伯先生在德國留學一年半。又已卒業。還和李去病君一齊游歷歐洲幾國。直到光緒壬寅年年底。便從俄羅斯聖彼得堡搭火車返國。兩君現在說來。已親身了。我們預備開。歡迎會罷。那時西伯利亞鐵路。尚未全通。中間要步行經過許多沙漠荒僻的地面。當著嚴冬凜烈之時。行這雪窖冰天之地。那旅行苦楚。自然是說不盡了。但這黃李兩君。都是箇冰心鐵骨的人。後來多少艱難辛苦。他都受得。難道還怕這些不成。這也不用多講。光陰荏苒。到了明年癸卯。暮春初夏的時節。這兩位早已來到山海關了。原來李去病君當甲午交戰的時候。因想要查看軍情。也會單刀匹馬。游過山海關一次。今相隔不到十年。那關外一帶。已全然變了。哥薩克俄國騎兵種人殖民地的樣子了。正是石人對此。也應動情。何況這滿腔熱血的英雄。怎得不生今昔之感。那日毅伯先生和李君登萬里長城。憑眺一番。感慨歎歎。不能自勝。回到客寓。借幾杯濁酒。澆那胸中塊壘。不覺淋漓大醉。突然兀兀。使聯句做了一首「賀新郎」。題在壁上道。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黃鸝首賜秦如昨夢。莫是鈞天沈醉。李也不管人間憔悴。黃落日長烟闌。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李漢幟拔鼓聲死。黃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甯睡。李不信千年神明胃。一箇更無男子。黃問春水干卿何事。李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黃雞聲亂。劍光起。李

寫完。兩君還自悶悶的飲了十來杯。那熱血越發被這酒湧送上了來。李君便開口道。哥哥。你看現在中國。還算得個中國人的中國嗎。十八省的地方。那一處不是別國的勢力範圍呢。不是俄。便是英。不是英。便是德。不然便是法蘭西日本美利堅了。但係那一國的勢力範圍所在。他便把那地方看成他囊中物一樣。這還不了。我們同胞國民。住在那一國的勢力圈內的。便認定那國是他將來的主人。那些富道諸公。更不用講。對着外國人。便下氣柔色怡聲。好像孝

知責任者大
行責任者大
大夫之終也

剛毅李秉衡
雖是頑固守
子真卻還有
幾點血近來
黨部真是涼
血類動物了

子事父母一般。這樣看來。我中國的前途。那裏還有復見天日之望麼。黃君道。可不是嗎。但天下事是人力。得來的。僑們若大一箇中國。難道是天生來要做他人的魚肉的不成。都只爲前頭的人沒血性沒志氣沒見識。所以把他弄成到這般田地。我想但是用人力可以弄壞的東西。一定還用人力可以弄好轉來。兄弟。你是讀過歷史的。你看世界上那一國。不是靠著國民再造一番。才能強盛嗎。現在我和你兩個。雖然是一介青年。無權無勇。但是我們十年來讀些書是幹甚麼呢。青年讀書諸君想想。難道學幾句愛皮西靠做將來的衣服。不成。青年讀書諸君想想。難道跟著那些江湖名士。講幾句激昂慷慨的口頭話。拿着無可奈何四個字。就算個議論的結束嗎。青年讀書諸君想想。我想一國的事業。原是一國人公同擔荷的責任。若使四萬萬人。各各把自己面分的擔荷起來。這責任自然是不甚吃力的。但係一國的人。多半還在睡夢裏頭。他還不知道有這個責任。叫他怎麼能擔荷他呢。既然如此。那些已經知到的人。少不免要把他們的擔子。一齊都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頭了。青年讀書諸君想想。兄弟。我們兩個雖算不得甚麼人物。但已經受了國民的恩典。讀了這點子書。得了這點子見識。這箇責任。是平日知到熟了。今日回到本國。只要盡自己的力量去做。做得一分是一分。安見中國的前途。就一定不能挽救呢。李君聽到這裏。便嘆口氣接著說道。第一論哥哥。責任嗎。這責任自然是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的。但講到實行這責任的方法。哥哥向來不以我的議論爲然。今日返國。看這情形。我越發信得過我的意見。是一點兒不錯的了。哥哥。你看現在中國衰弱到這般田地。豈不都是吃了那政府當道一羣民賊的虧嗎。是現在他們嘴裏頭。講甚麼維新。甚麼改革。你問他們知維新改革這兩個字。是甚麼一句話麼。他們只要學那雀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國人當作天帝菩薩祖宗父母一樣供奉。在外國人跟前。裝得上做箇得意的鬼子。時髦的倖人。這就算是維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維新改革第一哥哥。你自想想。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朝廷。還有甚麼指望呢。倘若叫他們多在一天。中國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們國民。便想做奴隸也做不上。還不知要打落幾層地獄。要學那與臣僚倖臣鬼的樣子。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哥哥。我其實眼裏攔不住這些大民賊小民賊。總是拚著我這幾十斤血肉。和他誓不兩立。有他便沒有我。有我便沒有他。好漢好漢是瑪志尼黃君道。第二兄弟。你的話雖說不是呢。但是我們想做中國的大事業。比不同小孩兒們要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單另做過。莊子說得

囉是火政治
家口吻

苦疑一聯云
乘自由車游
獨九萬里地
球坐獨夫椅
歷史請作者
下一轉語

以暴易暴則
卒了又卒其
仁易暴則一
狀為稱義不
本之後永為
進化

這部是理想
上最有根據
的談論李君
真可人

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若錯了起手一着。往後就滿盤都散亂不可收拾了。兄弟啊。我們是中國人做中國事。不能光看着外國的前例。照樣子搬過來。總要把我中國歷史上傳來的特質。細細研究。看真我們的國情怎麼樣。才能發應病發藥的呀。李君不等講完。便搶著說道。駁論三哥哥。講到國體嗎。我們中國的特質。別的我不知道。只是就歷史上看來。我中國是一箇革命的國體。這任憑甚麼口才。能發辯說他不是嗎。你看自秦始皇一統天下。直到今日。二千多年。稱皇稱帝的不知幾十姓。那裏有經過五百年不革一駒命的呢。任他甚麼飲博奸淫件件俱精的無賴。甚麼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甚麼欺人孤兒寡婦狐媚取天下的奸賊。甚麼不知五倫不識文字的夷狄賤族。只要使得著幾斤力。磨得利幾張刀。將這百姓像斬草一樣。殺得個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在那張黃色的獨夫椅上頭。好個寶座便算是應天行運聖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哥哥。不講國體便罷。不講歷史上特色便罷。講到這件。我的話越發不錯了。難道哥哥你還要跟著那宮道紅人兒們的說話。把那日本人自己誇耀的皇統綿綿萬世一系這國體。和我們中國相提並論。說道和他相同嗎。黃君道。兄弟你的性子又來了。你平平氣氣再和你講。李君道。這說的是公事。那裏有甚麼意氣呢。黃君道。駁論我且問你。我們中國這二千年。革了又革。亂了又亂。你說是算件好事嗎。照你講來。難道還望我們中國將來再生出幾個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嗎。李君道。駁論哥哥。不是恁說。他們是以暴易暴。我說的。是以仁易暴。哥哥。你的外國歷史。是讀得熱的呀。你看近世號稱文明國的那一箇不經過這以仁易暴一大關頭。不是辛辛苦苦苦轟轟烈烈經過一次。能設有今日嗎。哥哥。我生平最痛恨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一流人。哥哥你是知道的。我一定不想跟著他們學那無廉恥的事。人人都知到這是無廉恥。當中國便進化了哥哥你是信得過的。怎麼我今日卻有這種議論呢。可見今日凡是有真正革命思想的人。他那見識。一定是和我一樣。怎麼會還變得成箇以暴易暴。依樣葫蘆出來呢。若使沒有這種思想的人。他要講革命。任憑他多大本事。一定是做不成的。這卻怎麼呢。因為物競天擇的公理。必要適應著那時勢的才能發生。前頭野蠻時代的英雄。到今日是一點兒用處沒有了。那十九世紀歐洲民政的風潮。現在已經吹到中國。但是稍稍識得時務的人。都知道專制政體。是一件悖逆的罪惡。人人都知到這是悖逆。往後若使有漢高明太一流人出來。難道還有甚麼上等人才。去做那攀龍附鳳翼的下作句當嗎。所以我想中國

所以偏於理
想的人雖能
遇事却不能
成事

此歌言實合
無名理易
之所以終未
濟也

西儒著書言
代議政體流
弊者汗牛充
棟法德波流
一痛切

洋酒酒一
論法國大革
命論就是怕
半讓選選怕
沒有這種見
識

本國內爭借
外國的勢力
政制是亡
國最大根原
印度波蘭皆
向一樹愛國
家實當念茲
在茲

往後沒有革命便罷。若有革命。這些民賊的孽苗。是要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的了。這話我是沒……孔老先生說到這裏。滿堂拍掌如雷。孔老先生接著道。他兩位的話還多著呢。……黃君道。第六論兄弟。話雖如此說。但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實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從前法國大革命時候。那羅拔士比丹頓一流人。當初豈不是都打著這自由平等親愛三面大旗號嗎。怎麼後來弄到互相殘殺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把全個法國。都變做恐怖時代呢。當十八世紀的末葉。法國人豈不是提起君主兩個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釘一般。說要誓把滿天下民賊的血染紅了這個地球嗎。怎麼過了不到十幾年。大家卻打著伙。把那皇帝的寶冠。往拿破崙第一的頭上奉送呢。可見那一時高興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這話我又李君道。第七論哥哥。說那裏話。講到流弊。那件事沒有流弊。世界的進化。是沒有窮盡的時時刻刻。都在過渡時代裏頭混來混去。若要在政治上人羣上歷史上找一件完全美滿的事情。只怕再過一千年一萬年。也找不着哩。即如今日萬國通行的代議政體。豈不是僭們夜夜裏做夢都想着他的嗎。你說他的流弊有多少呢。難道因噎廢食。就連這代議政體。都說是可厭的。不成。據兄弟看來。天下的政策。沒有一件不是用來過渡的。至理只要能夠將這箇時代。渡進別一箇更好的時代。就算是好政策。這好歹兩個字。是斷斷不能呆板說定的。總以和當日的時代。相應不相應為憑。即如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你說他要革。還行得去麼。法國革命。那裏是甚麼羅拔士比。甚麼羅蘭夫人。這幾箇人可以做得來。不過是天演自然的風潮。拿着這幾個人做過登場傀儡罷了。至於說到當日的行為。就是我怎麼一個粗莽性情。也斷不能偏袒着羅拔士比一班人。說他沒有錯處。但要把這罪案全攔在他們身上。這亦恐怕不能算做公論哩。那時若不是國王貴族黨。通欵於外國。叫與普南國聯軍帶着兵來恫喝脅制。那法國人民。何至憤怒失性。到這般田地呢。哥哥。你想想天下那裏有家裏頭吵鬧倒請外邊人挾着刀進來干預壓制的道理。倘使那時候的法國人。不是同心務憤。眼看着把那得到手的自由權。忽然送掉了。這還不算。卻是那國王靠着外國的兵馬。將勢力恢復轉來。少不免是要酬謝的了。外國的勢力範圍。少不免是要侵入的了。豈不是把個歷史上轟轟有名的法國。弄成箇波蘭的樣子嗎。法蘭西人愛國心最重。豈是學我們中國人一樣。任憑這些民賊。把他的祖傳世產怎麼割怎麼賣怎麼送。都當作無關痛癢的麼。哥哥。你設身處地。替當時他們想想。這一股子惡毒氣。忍得住忍不住呢。

當時巴黎市
有權亦應謝
李先聲替他
昭雪冤獄
拿破侖的人
精究竟亞
力山大政首
思汗不與使
家自有公論

這雖是打趣
的話却是含
有至理凡人
在某國留學
的往往感受
某國人的性
實故擇地不
可不慎

到底他們畢竟把聯軍打退。把共和政體立得確實。雖然是國中傷了許多元氣。卻在國外是贏得許多光榮了。這些元氣傷了。誰說不是可惜。但是我們論事。不能光看若一面。你說上國就是沒有這場大革命。依着那路易第十六朝廷的腐敗政策做下去。這法國的元氣。就會不傷嗎。議論好像對荷一般到一層深若不是元氣彫敝到盡頭。怎麼會釀出這回驚天動地的慘劇來。倘使當時法國人民。忍氣吞聲。一切都任那民賊愛怎麼擺布。便怎麼擺布。只怕現在地理圖裏頭。早已連法蘭西這箇名字都沒有了。再說到拿破侖呢。哥哥。你說拿破侖有甚麼對不住法國人呀。有甚麼對不住天下人呀。他的本意。要把全箇歐洲弄成一箇大大的民政國。你看他征服的地方。豈不是都把些自由種子散播下去嗎。你看他編纂的法典。豈不是全屬民權的精神嗎。前頭法國人。本會說過要把普天下民賊的血染紅這箇地球。這句話怎麼解呢。不過是將法國自由平等的精神。推行到萬國罷了。那拿破侖不是實行這箇主義嗎。這樣看來。當時那法國人把一箇頂大的全權交給他。叫他替普天下憔悴虐政的平民。出這一口鳥氣。這總算他們委任得人的了。倘若那時候拿破侖的大功告成。這歐洲早變成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的樣子了。還有這幾十年的勝勝叨叨。不聊生嗎。我們今日怎麼好以成敗論人呢。黃君道。兄弟。怎麼你在法國讀了這一兩年書。就把法國崇拜到這般田地。你這副口才。卻真算得箇大律師的材料。將來法國人若要在歷史上打官司。一定要請你做辯護士了。語妙

黃君道。哥哥。說甚麼話。我李去病是個愛國男兒。除了我祖國以外。是沒有得崇拜的。你說我崇拜法國人嗎。願李君正色道。哥哥。說甚麼話。我李去病是個愛國男兒。除了我祖國以外。是沒有得崇拜的。你說我崇拜法國人嗎。願黃君道。兄弟。說句把笑話。也值得認真。李君道。哥哥。請好生辨駁罷。黃君道。駁論兄弟。你這一片大議論。有好幾處缺點。我且慢細駁。就是講到拿破侖一段。也未免有些強詞奪理的了。那拿破侖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交界。正是民族主義極盛的時代。他卻逆著這個風潮。要把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言語的國民。扭結成一團。這是做得到的事業嗎。就是沒有這墨斯科倭打盧兩回敗仗。他那帝政底下的大共和國。就做得成嗎。李君道。駁論哥哥。不說到民族主義罷了。講到這句話。你聰明人。我也不必多講了。你說我們中國現在的主權。是在自己的民族。還是在別二箇民族呢。拿破侖反抗這箇主義。便在十九世紀初年也站不住。難道哥哥今日反抗這箇主義。倒想要在二十世紀初年站得住嗎。嗚呼黃君道。駁論我和現在朝廷。是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的眼光只會看見朝廷。不會看見國民

中國政體說他極專制却他不自由却他極自由却他不自由却他極自由却

建政論說兒所實善等政治學理數

若還不明得拿一用補子姓道是東家作請我的移家請我的移家請我的移家

嗎。但據我想。若可以不干礙到朝廷。便能達到國民所望的目的。豈不更是國家之福麼。是講到現在朝廷。雖然三百年前和我們不同國。到了今日。也差不多變成了雙生的桃兒。分孽不開了。至於他那待漢人的方法。比之胡元時代。總算公允了許多。就是比諸從前奧大利人待匈加利西班牙人待非律賓。也沒有他束縛得緊。所有國中權利義務。漢人滿人。亦差不多平等了。至說到專制政治。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的積痼。卻不能把這些怨毒盡歸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國今日若是能鼓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罷。若還不能。這箇君位。是總要一箇人坐鎮的。但使能設有國會。有政黨有民權。和那英國日本一箇樣兒。那時這把交椅。誰人坐他不是一樣呢。若說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萬萬民族裏頭。卻又那一箇有這種資格呢。這話我又兄弟啊。我那愛自由愛平等的熱心。也不讓你。諒來你是知到的。但我總是愛那平和的自由。愛那秩序的平等。你這些激烈的議論。我聽來總是替一國人擔驚受怕。不能一味贊成的哩。李君道。論第十一我也不是一定要和甚麼一姓的人做對頭。只是據政治學的公理。這政權總是歸在多數人的手裏。那國家總能安甯的。你想天下那裏有四萬萬的主人。被五百萬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嗎。但凡人類的天性。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先。別人的利益為後。所以主權若是在少數人。一定是少數的有利。多數的有害。主權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這利害兩樣。是斷不能相兼的。但我們今日就不管到他是多數還是少數。是客族還是主族。總之政治上這「責任」兩箇字。是不能不講的。更進一步一國人公共的國家。難道眼巴巴看著一羣糊塗混帳東西把他送掉不成。不管他甚麼人。只是當著這箇地位就要盡這箇責任。者虧了責任。是要自行告退的。者不肯告退。是要勸他的。勸他不聽。是要想箇法兒叫他不能不聽的。者你看現在文明各國所謂責任大臣的制度。不是怎麼著麼。若是在立憲國裏頭。君主沒有責任。這箇怨府。自然落不到君主的頭上。只要學那周公的故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把宰相大臣換了一換。也叫罷了。若使一切政事的責任。都在頂上頭那一箇人的手裏。自然一國人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都要鬧著他了。哥哥。你說和現在朝廷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和現在朝廷。又有甚麼仇恨嗎。此全為私怨私怨橫豎我認定這責任的所在。只要是居著這地位不盡這責任的人。莫說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就使按著族譜。算他是老祖黃帝軒轅氏正傳嫡派的冢孫。我去病還是要和他過不去的哩。黃君道。論第十一兄弟。你這段談

立法院政治
之弊也提出
來這是政治
家頭腦

處接天賦人
情之議論都
被這學理
壓倒近來在
歐美成了
習慣了

以日本之精
進三十年
遠不能及
洲可見政治
進化真是不
易
我任係我總
監近著一書
曰政黨及各
國爭鬪之弊
其所有種種
亦多有許多
切中歐美時
弊之說
好意全在愛
巴結百姓之
結百姓百姓
自然有種了

論。誰說不是。但依我看來。總是理想上頭的。不是實際上頭的。你說一國政權。總要在大多數。人手裏頭。這是盧梭邊沁約翰彌勒各位大儒的名論。但這些學理。在現世的歐洲。已算是過去陳言了。多數政治。在將來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現在卻是有名無實的。你看現在各立憲國叫做議院政治的。豈不算是從多數取決嗎。認真算來。那裏真是多數。還不是聽著這政黨首領幾個人的意思嗎。兄弟。各國議院的榜聽席。諒來你也聽得不少。你看英國六百幾箇議員。法國五百幾箇議員。日本三百幾箇議員。他們在議院裏頭。站起來說話的有幾箇呢。這多數政治四箇字。也不過是一句話罷了。但這種政體。誰能說他不好。可見天下人類。自有一種天然不平等的性質。治人的居少數。被治的居多數。這是萬不能免的。至於講到責任兩箇字。這是政治學上金科玉律。便愚兒也和老弟一般見解。但我看中國現在的政府。那裏自己殼得上盡這箇責任。就是叫現在號稱民間志士的來組織一箇新政府。恐怕他不盡責任。還是和現在的政府一樣。這國勢就能殼有多少進步嗎。民國志士極宜猛省兄弟。我想政治進化。是有箇一定的階級。萬不能躐等而行。兄弟。你是住在歐洲多年。看慣了別人文明的樣子。把自己本國身分都忘記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處拿輪船拿火車搬轉進來。你想想這是做得到的嗎。好兄弟。你要看真些子時勢才好。李君聽到此處。面帶怒容。便接着說道。政論第十三哥哥。你說我崇拜法國。我倒不是崇拜法國。我看哥哥在德國念這幾年書。這些口氣。倒有幾分像崇拜德國人。這還罷了。怎麼連那俄羅斯大民賊披釐那士德夫的放狗屁議論。都要附和起他來。你說議院政治。還是少數。不是多數。那裏知道這少數和那民賊的少數。正自不同。這政黨首領。人數雖少。卻是代表全黨的意思。該黨若是「多數黨」。便是代表「多數國民」的意思了。政黨彼此互爭政權。不管他出自公心。還是私心。總而言之。是一定要巴結百姓。在新聞紙上。在演說壇上。講他自己的政策。怎麼有益於國有利於民。若講得沒有道理。那國民肯聽他嗎。若講得到做不到。那國民肯容他嗎。這樣看來。任憑他就拿這些方法當作爭政權的手段。卻是國民已經於不知不覺之間。實受其益了。何況政黨政治。在朝黨稍有一兩件事不盡責任。國民便鼓譟起來。他立刻便要辭職。讓與別黨。雖是少數人代理國事。卻不是少數人把持國事。代理把持之別怎麼好藉口於天然不平等。替民賊教孫升木呢。至於講到時勢嗎。那一代的時勢。不是靠些英雄豪傑造出來。若是沒人去造他。只怕現在的歐洲。還是和現在

百餘有權政
治自然好了
十九世紀上
半世紀是人民
主權時代下
半世紀漸入國
家主義時代

拿各種強有
力的學理層
層非陶意接
愈厲非陶意
萬卷者不能
道其隻字

史識如炬

西國干涉自
由兩種政體
向來皆發達
中國却是兩
種政體皆不
發達真是噫
嘻怪事

中國人民之
易治真是勝
歐美十倍好
處在此處壞
也在此

的中國一樣。也未可定哩。哥哥。不講時勢便能罷。若講時勢。我想現在中國的時勢。和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的時勢。正是同一樣哩。盧梭邊沁他們的議論。在現在歐洲。自然是變成了擺設的古董。在今日中國。卻是最合用的。哥哥。你說我躡等而進。哥哥。你想跳過這人民主義的時代。便闖入這國家主義的時代。這真可算躡等而進了。黃君道。論華。不然。羣學上定例。必須經過一層干涉政策。纔能進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國大革命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原動力。卻不知道這大革命還有他的原動力。那原動力在那裏呢。就是這干涉政策便是了。歐洲自從法國哥巴英國克林威爾主政以來。大行保護干涉之政。各國政治家。跟著他學。都說這是強國的第一手段。到了後來。連民間甚麼事業。都干涉到了。這種政體。在今日還能說他是好嗎。但當民智未開。民力未充的時候。卻是像小孩兒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實管束教導他一番。將來纔能成人。平心而論。現在歐洲的文明。你能說這干涉政策一點功勞都沒有嗎。若不是經過這一回。他們的國力民力。能發充實到這般田地嗎。我們中國雖然說是專制政體。卻是向來政府的人。從沒有干涉到民事的。……李君揮口道。他不干涉也罷。謝天謝地。……黃君道。諾雖如此說。卻是干涉政策和愛國心是很有關係的。這是談過幾我中國人向來除了納錢糧打官司兩件事之外。是和國家沒有一點交涉的。國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樣的不理國家。所以國家與民。他也不要。國家危亡。他也不要。政府的人好。他也不要。政府的人壞。他也不要。別人都說。這是由於沒有自由的緣故。我倒有一句奇話。說是由於沒有干涉的緣故。真奇兄弟。若還不信這話麼。你看現在中國人的國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人怎麼啊。你能說那時法國的時勢。就是現在中國的時勢嗎。我想中國數千年的君權。雖然太過分了。卻是今日正用得著他。拿來做末末了一著。若能有一位聖主。幾個名臣。用著這權。大行干涉政策。風行雷厲。把這民間事業。整頓得件件整齊。精精發達。這豈不是事倍功半嗎。過了十年廿年。民智既開。民力既充。還怕不變成箇多數政治嗎。成了多數政治。還怕甚麼外種人喧賓奪主嗎。我說的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就是這麼著。兄弟。你自想想。李君道。取論第依哥哥講來。豈不是單指望著朝廷當道一班人嗎。他們不肯做。又怎麼樣呢。哥哥。你別要妄想了。他們若是肯做。經過聯軍遭蹋這一回。還不轉性嗎。你看現在滿朝人太平歌舞的樣子啊。他那腐敗。比庚子以前。還過十倍哩。哥哥。你請挺著脖子。等一百幾十年。

紅樓夢上時
云說名云
云說名云
云說名云
主移專制君

道般器厚
厚得看那
厚得看那
厚得看那
厚得看那

等那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罷。好利口好黃君道。駁論第十六兄弟，不是恁般說。就是英國、日本現在的政體，那裏是單指望朝廷當道這一班人，纔做得來。總是靠民間志士日日運動，處處運動，到機會成熟的時候，自然是得到手的。兄弟，你看現在英國的民權，和法國的民權，那一個強的啊？有民權和沒有，那裏是爭在這一個人麼？況且現在皇上這樣仁慈，這樣英明，怎麼不能發說一點兒指單都沒有呢？李君聽到這裏，便嘆口氣道。駁論第十七講到現在皇上的仁慈英明，我雖然是沒有咫尺天顏，那也是信得過的。但是哥哥你須要知到，凡專制君主國的實權，那裏是在皇帝麼？盧梭民約論講得好，他道那些王公大人們面上，是一人在上萬人在下，講到實際，他那束縛，有時還比尋常人還加幾倍哩。現在俄羅斯皇，不是個榜樣嗎？報紙上講的他幾次要避位，讓與太子，都是為受不住他那太后和些貴族權臣的氣呢。再說到中國這幾千年內，大大小小的君主，也差不多一千多箇，真正自己有全權的，那裏數得上十箇二十來。現在皇上雖然仁慈英明，爭奈權柄不屬，就想要救國救民，也是有心無力。他若聽見民間有人和他同心，想要幫著他替百姓除害，只怕他還歡喜得連嘴都合不攏哩。駁論第十八哥哥，我且問你，你說志士運動，到底應該怎麼運動法呢？你說機會成熟，到底怎樣纔算成熟呢？黃君道。駁論第十九運動方法，如何能發說得定，只是說到平和方法，總不外教育、著書、作報、演說、與工商、養義勇這幾件大事業。或者游說當道的人，拿至誠去感動他，拿利害去替他解他，要等一國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愛國的心腸，曉得救國的要害，這機會就拿到了。李君道。駁論第二十我的哥哥啊，你也太忠厚了。別的問題，我也不敢武斷。至講到中國官場，豈是拿至誠可以感動得他來的嗎？只要是陞官發財門路，你便叫他做烏龜王八蛋，幾十代兒子養的，他都可以連聲唱十來個肥咕。他們把他那瓣香祖傳來奴顏婢膝的面孔，吮癩瘡的長技，向來在本國有權力的人裏頭用熟的，近來都用在外國人身上。今日請公使吃酒，明日請公使夫人看戲，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現在不單不以做外人奴隸為恥辱，又以為分所當然了。不但以為分所當然，並且以為榮以為閨了。但得外國人一顧一盼，便好像登了龍門，聲價十倍。那些透條子坐門房使黑錢拍馬屁種種把戲，都擺到各國欽差領事衙門去了。你不聽見德國總領事華德面的話嗎？他說在京城裏頭，沒甚麼開心的事情，就是到滿洲某侍郎家裏，會他幾位小姐，算是最爽快的。實有其事哥哥，這些醜話，我也沒恁多閑氣。

近來英國要
扶辦南教
家爭前有人
指說裂嘴

我不知作者
心孔有幾箇
既怎麼講那
一種人的話
就活像那一
種人呢

仁人之旨歸
如也

李君得力於
仁學也不讓
蓋君須知真
要破壞事
的人一定厚
的仁質

去講他。總是會做奴隸的人。便是一國的上等人物罷了。你看現在政府。要是外國人放一個屁。都沒有不香的。他要什麼。就恭恭敬敬拿什麼給他。他叫做什麼事情。就要屎滾尿流做什麼事情。他叫殺那箇人。就連忙磨利刀殺那箇人。哥哥。你請拿至誠去感動他。波。只怕把泰山頂石。說到點頭。還容易些哩。然則和他講利害。波。只是他們的眼光。看不到五寸遠。雖然。利在國家。怎奈害到我的荷包。雖然。利在國民。怎奈害到我這頂紗帽。你叫他如何肯棄彼取此呢。你若說道。瓜分之後。恐怕連尊駕的荷包紗帽都沒有。他便說道。瓜分早得很哩。再過十年八年。我還理他麼。就是眼前立刻瓜分起來。我已經在上海租界。買了幾座大洋房。在匯豐銀行。存有幾十萬銀子。還怕累得到我不成。哥哥。你看現在官場。那一個不是立這種心呢。官場諸公試自己門心。想一不皮。我請你斷了運動官場這念頭罷。李君說到此處。便連嘆息幾聲道。咳。據我想來。若是用著哥哥的平和運動。只怕你運動得來。中國早已沒有了。我長聽西人說的。中國如像三十年後。會打掃過的牛欄。裏頭糞溺充塞。正不知幾尺幾丈厚。這句話雖然惡毒。卻也比喻得確切。哥哥。你想不是用雷霆霹靂手段。做那西醫治瘰癧疫蟲的方法。把他剝到乾乾淨淨。這地方往後還能住得麼。這話不是取世。認錯。黃君道。論第兄弟。你話太激烈了。我們拚著這箇身子出來做國事。豈不是為著這點不忍人之心嗎。殺一個人來救一個人。尚且不可。何況殺現在大多數的人。來救將來大多數的呢。這些大民賊小民賊。魚目混珠。誰不恨他。只是恨的專在民賊。不在人民。若到革命起來。一定是玉石俱焚。不能逃免的。卻是民賊不過少數。人民倒占多數。這場災禍。豈不是人民反受其害嗎。我也知道。你這破壞的心事。是要歸結到建設一路。只是已經破壞未能建設的時候。這些悲風慘雨。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出來。我每讀法國革命史。只覺毛骨悚然。想起將來。我心裏頭便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不知怎麼樣難過哩。兄弟。我們將來避得脫這場禍。還是避他為是。黃君講到這裏。便不知不覺。滴下幾點英雄淚來。李君也變臉改容說道。論第哥哥。我不是箇木石做的人。難道是拿著國民流血的。話。當好頑嗎。但我把這回事情。已經想過千次百遍。把腸子差不多都想爛了。今日的中國。破壞也破壞。不破壞也要破壞。所分別的。只是民賊去破壞他。還是亂民去破壞他。還是仁人君子去破壞他。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壞事業。倒還可以一面破壞。一面建設。或者把中國回轉得過來。不然那些民賊亂民。始終還是要破壞的。那卻真不堪設想。

將來中國受
害的還是在
生計問題不
是在政治問
題也眼人當
能見及

這真是最沈
痛之孔令人
想起馬駭情
狀

美國所以能
立威不自
華威不自
請者宜著
眼止處

了。你看這一年裏頭中國亂過幾次呢。廣宗鉅鹿嘯。泌陽嘯。朝陽嘯。廣西嘯。四川嘯。湖南教案嘯。這兩天內。奉天將軍增祺所報的。說盛京北邊。又有什麼馬賊。聚衆十萬人。築砲臺。製貨幣。更建立什麼共武二年的年號了。接二連三。竟沒會停過一會子。哥哥。我只怕中國自此以後。那擾亂情形。比這會利害十倍的還多著哩。只這加稅加餉。暴征橫斂。便是致亂的大根原。還有所謂生計問題。是從全地球的大風潮捲將進來。過了十年八年。便弄到我國中民不聊生。這生計學是哥哥的專門。還怕你不曉得這理由嗎。到那時候。便要亂也。何從鎮壓得住呢。再講到現在政府當道。諸媚外人到極地。外人利用這羣傀儡。做那間接的壓制。但是有什麼民族相爭的小事。他便演演他的下馬威。拿些利害給你們瞧瞧。隨意宰你一百幾十條性命。後來的官。遇著這等事。一定越發嚴厲了。你想這有不激變道理嗎。多激變一回。權利愈失一回。就只這件事。也可以將全箇中國送掉了。哥哥。你說破壞可怕。却有什麼法兒。能殼叫他不破壞麼。只怕這天然的破壞。比那十八世紀法國人力的破壞。還險過十倍哩。我們雖是以不忍人之心爲宗旨。但哥哥你也應記得。惡斯佛教授頡德先生說的。『人羣進化之理。是要犧牲現在的利益以爲將來。』又西人常說的。『文明者購之以血。』這種悲慘事情。無論那國都是要經過一次的。卽如哥哥最羨慕的英國日本。若不是經過長期國會尊王討幕這些革命。就能殼有今日嗎。他們自己說是無血革命。其實那裏是無血。不過比法國少流幾滴罷了。尋常小孩子生幾片牙。尚且要頭痛身熱幾天。何況一國恁麼大。他的文明進步。竟可以安然得來。天下那有這般便宜的事麼。再者。哥哥你整要拿著法國的故事來做比例。地球上革命的戲本。不是只有一箇法蘭西演過的。哥哥何不想想美國的事情。高興一高興。何必苦苦說法國來嚇人呢。黃君道啟論第二十二兄弟。我們商量的是國家大事。孔子說得好。『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豈有是說本當高興的嗎。你講美國。這和我中國的問題。更遠得很了。美國本是條頓種人。向來自治性質。是最發達的。他們的祖宗。本是最愛自由的清教徒。因受不得本國壓制。故此移殖新地。到了美洲以後。又是各州還各州。自己有議事堂市公會等。那政治上的事情。本來是模稜續續的。所以他們一旦脫了英國的羈絆。便像順風張帆一般。立刻造起個新國來。你想現在我們的中國。是和他比得麼。中國人向來無自治制度。無政治思想。全國總是亂遭遭的。毫無一點兒條理秩序。這種人格。你想是可以給他完全的民權嗎。我聽說日

天下事差之
黍釐程以千
里行來這
風氣存接
下去那些
人不能不負
其責任

權利義務思
想爲一切政
治根本

凡人羣皆有
體格所以隨
時變遷或長
西人自治則
度皆日進
化非如中國
之一成不變

本東京的留學生和內地的少年子弟。有許多聽着自山平等幾個字。他卻不讀書不上講堂。日日去嫖去飲。有人規勸他。他便說這是我自由權。還有問他老子要錢去花費。老子不給他。他便嚷罵起來。老子責備他。他便說我和你是平等的。照這樣胡鬧下去。將來自山平等四個字。豈不是變成罪大惡極的名詞嗎。我欲爲自由所以我想國民自治力未充實的。便連民權也講不得。論若是中國今日便破壞起來。只怕比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慘狀。倒要過數倍哩。還敢望美國嗎。兄弟。你試想想。李君道。論黃君道。論三哥哥的話。雖是不錯。但俗語說的。樹大有枯枝。一國之大。自然是有好的有壞的。何必一棍打一船呢。黃君道。論論事總要從多數處着想。就是法國革命時候。那羅蘭夫人一黨。何嘗不是仁慈義烈的人。只是敵不過那些混帳亂民。究竟弄到這般結局。兄弟你看中國現在的人格。是那一種類多的啊。李君道。論二十五哥哥。你說中國人無自治力的話。我不甚以爲然。中國地方自治的歷史。也就發達的了。你看各省鄉族村落市鎮那一處沒有公所。鄉約。社學。團練局等種種名目。爲一團體的代表。就是到外洋的華商。也都有許多會館。這豈不都是自治制度麼。黃君道。論兄弟。你是個做過哲學的人。怎麼也說這種影響的議論。你說中國的自治制度。那裏是和今日外國的自治制度一樣嗎。外國的自治。全從權利義務兩種思想發生出來。所以自治團體便是國家的縮本。國家便是自治團體的放大影相。會了這樣。自然是會那樣的。所以泰西的國民亦叫做市民。市民亦叫做國民。中國能設這麼著嗎。中國的自治。毫無規則。毫無精神。幾千年沒有一點兒進步。和那政治學上所謂「有機體」的正相反對。只要一兩個官吏紳士有權勢的人。可以任意把他的自治團體遭蹋敗壞。這樣的自治。如何能發生出民權來。他和民權原不是同種子的。栽桃兒的種。想要收杏兒的果。這是做得到嗎。李君道。論二十七哥哥這話。我倒服了。但依你說來。中國既是沒有民權的種子。難道便聽著他這樣永遠專制下去不成。萬事總要有個起頭。我們今日不起這個頭。更待何時。更待何人呢。我想天下未有學不來的事。只要把那幾千年來蓋著的大鐘揭開。人人都可以自山去做那政治事業。過些年便也操練熟了。難道我們黃色人。天生成不能自治的人種麼。日本人豈不是黃人麼。他們從前沒有自治力。也和我一樣。怎麼如今的代議政體。便會行得恁般在行呢。黃君道。論天下事別的都還容易。只有養成人格一件。是最難不過的。我不。你說日本嗎。日本維新三十多年。他的人民自治力。還不知

這確是中國
將來施政次
第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

這亦是一法
門

頭多講學
以下多講
大特部句
都是極精
極切實的話
真是一箇最
難許難題

從前各國
軍干涉法
革命是各國
君主自保其
利益行後外

比歐洲人低下幾多級呢。可見這些事便性急也急不來的。不但此也。若是要養人民的自治力。正是要從平和秩序裏頭得來。若當革命亂離的時候。這人心風起水湧。不能安居。還會練操出甚麼自治力麼。所以我纔想個什麼法兒。能穀政府學那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先把地方議會開了。這就遲二三十年再開國會。也是無妨的。李君聽說講到政府。又冷笑一聲道。駁論第二十九哥。你又來了。你左想右想。總是望著政府。這不是向那老虎商量要他的皮嗎。這些督撫州縣實缺官。都是他們做官人最肥美的衣服。開了地方議會。他們還想吃甚麼呢。你這個目的。總是弄到中國瓜分了。過後遠遠不到罷了。依我想來。還是大家看定一個可以做事的地方。認真在那裏養精蓄銳起來。脫了民賊的羈絆。便著實操練那自治的制度。得寸得尺。慢慢擴充將去。別處的人。一定也有聞風而起的。這便是救中國的獨一無二法門了。駁論第三十。說到此處。拿表一瞧。已經一點三十分了。黃君道。我們索性談過通宵。把這問題駁論到盡頭罷。李君連聲說好。便把今天游地方時候帶去飲醉的那瓶威士忌酒。各斟了一玻璃杯。拿些涼水沖上。喝了幾口。略歇片時。駁論第三十一。黃君重復開口道。駁論第兄弟。你真是瑪志尼一流人物。天生成是呼風喚雨。攪得一國的原動力的了。亦云。但是血性多而謀略少。看見一面。看不見第二面。若中國單有像你一樣的人才。這前途也是未可料的。兄弟自十九世紀以來。輪船鐵路電線大通。萬國如比鄰。無論那國的舉動。總和別國有關係。所以從前革命家。只有本黨居主位。敵黨居賓位。兩造相持。決個勝負罷了。到了今日。卻處處添出個第三位來。甚麼叫做第三位。就這外國人便是了。駁論第三十二。真是討不得又。今日中國到處變了別國的勢力範圍。全世界商務的中心點。都趨在我國。我國內邊有甚麼變動。自然和別國有影響的了。兄弟。我且問你。中國若有革命軍起時。你說外國還來干涉不來。李君道。駁論第這全看我們自己的舉動怎麼樣。若能使條件依著文明國的規矩。外人看著。也應該敬愛的。在文明政府治下通商來往。豈不比在那野蠻政府底下安穩利便多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三。兄弟。你錯了。今日世界上那裏有甚麼文明野蠻。不過是有強權的便算文明罷了。駁論第三十四。你看英國待波亞。美國待菲律賓。算得個文明舉動麼。卻又那一國動起公憤來。敢責備他不文明呢。兄弟。今日全是公計界競爭的世界。各國經濟中國。全為著這件事。你想一有內亂起來。這商務喫虧到怎麼樣呢。若是中國全國亂了一年。恐怕倫敦紐約的銀行。也不知倒閉多少。他們那裏計算到你。是義軍不是義軍。

國于中國
是各國國民
自保其利益
一屬於政治
計上屬於生
計問題治力
題越於治則
活像黑大群
李達
如聞其聲如
見其人

寫起來拉拉
剽剽轟轟烈
烈真有英姿
風與之極姿
酣戰

雖與此事卻
不可無此心
我國民真當
共勉

政治家解到
的隱憂正自
不同何向部
是微密切實

只是傷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是不能放過的。這些革命軍就是抵抗本國政府。已經不易。試問能學義和團。和十幾國經練之兵節制之師對壘嗎……孔老先生說到此處。便對衆人說道。這卻是當時一個最難對付的問題。毅伯先生這黨人。不敢亂講激烈的話。正是爲此。卻是李君怎麼駁詰他呢。原來李君是個愛國心最猛烈。排外思想最盛的人。聽到這段。不禁勃然大怒道。三十三哥。既然如此。我們就永遠跟着那做外國奴隸的人。做那變料奴才。做到底罷。黃君道。兄弟你平一平氣再講。李君道。這口氣如何平得下來。哥哥。我實對你說罷。天下大事業。全是從大阻力大激力生出來。要怕大敵的。還算好漢嗎。好漢不當哥哥。你卻怎麼拿義和團來比我。義和團不過那鳥政府裏頭一羣鳥親王鳥大臣。靠着那張鳥懿旨。哄動幾箇鳥男女做出來。一毫愛國心。一毫真正排外的思想都沒有的一敗之後。那鳥王大臣。便設法拍外國的馬屁。求免罪魁。那鳥男女。便箇箇拿着一張別國的國旗。充做國民了。這能算是外國人的本事嗎。哥哥。請你再念一念法國革命史啊。法國革命的時代。歐洲列國。不是連兵去攻他嗎。法。卻以新募之兵。當撥亂如麻的時候。努力防禦。連戰連勝。不但把聯軍打退。還要左衝右突。大講復仇主義。壯哉復仇主義向南方蹂躪意大利西班牙。向北方略荷蘭。改做共和國。向東方大破日耳曼。待其要地。接著拿破崙做行政總官。做皇帝。險些兒把整個歐洲滅盡。大丈夫不當如是嗎。著大國民不當如是嗎。著我們中國四萬萬多人。若是新政府設立以後。別國不來干預便罷。若還要來。我便拚着和那文明公敵爭個死活。就是把一國人戰死了十分之九。還比法國的人口多些呢。現在法國共有三千八百萬五千人哥哥。豈不開歐美人口唇皮挂着的話。說道。『不自由毋甯死』。若是怕外國人怕到恁般。將來外國人不準我們吃飯。難道我們也不敢吃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四你氣也氣殺了。高興也高興殺了。依着你的話。甚麼大事情做不來。但你敢說通國的人。都和你一樣血性一樣氣魄嗎。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五我卻算甚麼人。難道我們好獨爲君子。小覷了全國的同胞麼。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六就算是將來人心。能和當時法國一樣。但法國抗禦聯軍的時候。他那新政府是已經立定了。全國是在他統轄之下了。那時法國國內卻沒有甚麼別國的勢力範圍。當他初革的時候。卻沒有第三位來阻撓他。今日中國一舉一動。都像是在人家的矮簷下。你那幽期密約的革命軍。可憐根脚未定。他便撲滅起你來。就是再添幾箇拿破崙。恐怕也無用武之地哩。兄弟。你怎麼處。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七一回不成。更有二

至誠所感金
石爲開精神
一到我眞要
李成我眞要
拜先生望風

回。二回不成。更有三回。乃至十回。一人死去。更有十人。十人死去。更有百人。乃至千人。難道一蹶便就不振。還算得個男兒大丈夫嗎。黃君道。三十八你算到底多久才能起一回。起多少回才能成呢。李君道。這那裏講得定。黃君道。好兄弟。你不過想著中國快些太平起來。強盛起來罷了。依著你的方法。恐怕還要越發擾些哩。李君道。三十九快慢是說不定的。只是用這個法兒才有望頭。不然。豈不是坐以待斃了。黃君嘆口氣道。四十我的可敬可愛的乖弟弟。你那一往無前的氣概。死而後已的精神。卻是誰人不佩服呢。四十一但我們當著這艱難重大的時局。總不是一味著激昂慷慨。便可以改作轉來。兄弟。我想往後革命軍若起。斷不能一鼓便成功的。斷不能全國只有一處革命軍的。若是各處紛紛並起時。現在政府的勢力。雖屬薄弱。左傳說得好。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恐怕他也不是容易便扯起那一片降旗的。兄弟。不看意大利向加利的故事嗎。他們經過多少次磨折。才能做呢。到底向加利還是得回憲法。便自罷手。意大利也仗著外交奇妙手段。險些兒功虧一簣。何況今日中國有事。不是和一國政府做敵手。還是和許多國政府做敵手。這艱難比他們自然更過數倍了。萬一擾亂一起。政府不能平定。轉請各國代勦。或者外國不等政府照會。便運行代勦起來。這都是意中事哩。到那時候。這瓜分便認真實行了。卻不是救國志士。倒變成了亡國罪魁麼。四十二況且不單如此。就是各省紛紛並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總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爭競起來。這越發鴟鵂相持。漁人獲利。外國乘勢誘脅。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無事。英國滅印度。不是就靠著這個法兒嗎。兄弟。我們還要計出萬全。免叫反對黨引爲口實才好。李君道。四十三哥哥所言。我也細細想過多次。但我的政策。全是俗話說的。死馬當活馬醫。因爲我中國瓜分的局面。並不是在將來。並不是在今日。卻是幾年前已經定了局了。現在外國。不過面子上沒有撕破我們這面國旗。沒有踹倒我們這張寶座。其實一國的主權。那裏還有一分一釐在本國手上來。哥哥你說革命怕惹起瓜分。難道不革命。這瓜分就能免嗎。四十四沈痛哥哥。你看現在的強國。那一個不是靠著民族自立的精神。才能建設起來。怎麼叫做自立呢。就是認清楚。這個天賦權利。絲毫受別人壓制便是了。但凡一箇人。若是張三壓制他。他受得住的。便是換過李四換過黃五來壓制他。他也是甘心忍受了。哥哥你不看見因明集裏頭有一首叫做「奴才好」的古樂府麼。說道。

此敬語是通
到此方點健
實有窮山萬
勢整難門之

孔子曰我欲
仁斯仁至矣
孟子曰求則
得之舍則失
之求在我者
也萬事皆然
而民權其一
所貴趙孟之
賤之民權若
由外操得來
雖有亦烏足
貴哉

命。將來若靠著這一羣人後事還堪設想嗎。志士就是不算這羣人。但是許多人聚在一處。那意見一定是不能全同的。兄弟。你意意大利建國三傑。能說他三個人的愛國心。有一個不光明正大麼。他們還是各有各的意見。不能相同哩。所以當那破壞建設過渡時代。最要緊的是統一秩序。若沒有統一秩序的精神。莫說要建設。建設不來。便是破壞也破壞不到。兄弟啊。你說要革命。這可是你自己一箇人可以革得來的麼。一定是靠著許多人聯著手去做這卻除了國民教育之外。還有甚麼別樣速成的妙法兒呢。講到國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個字做宗旨。了既已這種教育工夫。做到圓滿。那對外思想。自然發達。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專制政體。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這民權兩個字。不是從紙上口頭可以得來。一定要一國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權保持民權的資格。這才能設安穩到手的。你幾曾見沒有政治思想的國民。可以得民權。又幾曾見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權呢。這民權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讓來給他。亦不是三兩個英雄豪傑可以搶來給他的。總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會想會求。也終沒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國最著名的「權利請願」。豈不是由五十多萬人聯名公稟得來嗎。英王查理士英國廢「殺物條例」。豈不是由三百多萬人呈詞力爭得來嗎。初年事將來民智大開。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難道還怕這專制政體。永遠存在中國不成。中國若能到這個田地。你和我也殺心足了。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無血的破壞。好兄弟。我實告訴你罷。現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講革命。就是你天天講天天跳。這革命也是萬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講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時候。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兄弟。你再想想。李君沈吟一會。便連嘆幾口氣道。四十三哥哥。你說到現在中國人連可以談革命的資格都沒有。這句話我倒服了。但叫我不禁替中國前途。痛哭一場。雖如此說。萬不能因他沒有。便灰了心。就是哥哥所講的君主立憲主義。今日中國人還不是連立憲國民的資格都沒有。難道哥哥便好灰心麼。我總是要拿十年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實驗過一回。才了得我的心願。我再有一句話告訴哥哥。今日做革命或者不能。講革命也是必要的。哥哥。你看現世各國君主立憲政體。那一國不是當革命議論最猖狂的時候。才能成就起來。這也有個緣故。因為君主立憲。是個折中調和的政策。凡天下事必湏有兩邊反對黨。旗鼓相當。爭到激烈盡頭。這纔能折中調和他。若是這邊有絕大的威權。

讀音清君要
讀音那一位
這樣安樂一
位的不然候
是放國民
責任

覺得自己
癡癡切

英人最
道禮風度往
往兩人在議
院中對談一
面紅耳熱又
出院門卻又
揮手同游與
公事私事之
界分得清
楚

那邊無絲毫的力量。這調和的話。還說得進去嗎。所以兄弟以為我們將來的目的。不管他在共和還是在立憲。總之革命議論革命思想。在現時國中。是萬不可少的。哥哥。我從前讀意大利建國史。也常想着。意大利若沒有加富爾。自然不能成功。若單有加富爾沒有瑪志尼。恐怕亦到這會還難得出頭日子呢。我們雖不敢自比古來豪傑。但這國民責任。也不可以放棄。今日加富爾瑪志尼兩人。我們是總要學一個的。又斷不能兼學兩個的。我自問聰明才力。要學加富爾萬學不來。我還是拿着那「少年意大利」的宗旨去做一番罷。哥哥以為何如呢。黃君道。講到實行。自然是有許多方法曲折。至於預備工夫。那裏還有第二條路不成。今日我們總是設法聯絡一國的志士。操練一國的國民。等到做事之時。也只好隨機應變做去。但非萬不得已。絕不輕易向那破壞一條路走罷了。李君也點頭道是。……講到這裏。但聽得樹鴉亂啼。窗隙微白。黃君道。差不多要天亮了。僑們還是假寐片時罷。於是兩人睡下不表。

孔老先生將這場絕大的駁論念完。便著實替歎一番道。諸君。你看從前維新老輩的思想議論氣魄。怎麼不叫人五體投地呢。我真要五這場駁論。一直重疊到四十幾回。句句都是洞切當日的時勢。原本最確的學理。旗鼓相當。沒有一字是強詞奪理的。不單是中國向來未曾有過。就在英美各國言論最自由的議院。恐怕他們的辯才。還要讓幾分哩。我們今日聽他這些話。雖像是無謂陳言。二者欲以陳言但有一件事。是我們最要取法的。你看黃李二傑的交情。他們同省同府同縣同里同師同學同游。真好像鸚鵡比目。兩人便異形同魂一樣。卻是講到公事。意見不同。便絲毫不肯讓步。自己信得過的宗旨。這是雷霆霹靂向他頭上盤旋。也不肯枉口說過不字兒。這些勇氣。是尋常人學得到的嗎。他公事上雖爭辯到這樣。至於講到私情。還是相親相愛。從沒有因著意見。傷到一點兒交情。近來小學教科書裏頭。不是都有「黃李聯牀」一條。講他們兩人的交誼。拿來教那小孩子待朋友的榜樣嗎。諸君啊。你們若是要崇拜二傑。便請從這些地方著實崇拜起來。模範起來。我中國前途。也就日進月上的了。……衆大拍掌。(第二次講義完)

看官。孔老先生這回講義。足足講了兩個多時辰。他的口也講乾了。聽衆的耳也聽倦了。就是我們速記人的手。也寫疲了。諒來看小說的人。眼也看花了。卻是黃李兩君發這段議論的時候。孔老先生並不在旁。他怎麼會知道呢。又如

各國皆以鐵路略亡中國豈直此可駭人深省

何能殺全文背誦一字不遺呢。原來毅伯先生游學時候，也曾著得一部筆記叫做「乘風紀行」。這段議論，全載在那部筆記第四卷裏頭。那日孔老先生演說，就拿著這部筆記朗讀，不過將他的文言，變成俗話，這是我執筆人親眼看見的。至於以後有甚麼事情，我也不能知道。等禮拜六再講時，錄出奉報罷。

總批

拿著一箇問題，引著一條直線，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餘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極。中國前此惟鹽鐵論一書，稍有此種體段，但彼書往往不跟著本題，動輒支橫到別處。此篇却是始終跟定一個主腦，絕無枝蔓之詞。彼書主客所據，都不是真正的學理，全屬意氣用事，以辯服人。此篇却無一句陳言，無一字強詞，壁壘精嚴，筆墨酣舞，生平讀作者之文多矣，此篇不獨空前之作，只恐初寫蘭亭，此後亦是可一不再了。

此篇辯論四十餘段，每讀一段，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確，頗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覺得別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顛撲不破，萬難再駁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猶不足以喻其萬一也。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筆力。然僅恃文才，亦斷不能得此。蓋山字根於學理，據於時局，胸中萬千海嶽，磅礴鬱積，奔赴筆下故也。文至此，觀止矣。雖有他篇，吾不敢請矣。

此篇論題，雖僅在革命論，非革命論兩端，但所徵引者，皆屬政治上生計上歷史上最新最確之學理。若潛心理會得透，又豈徒有益於政論而已。吾願愛國志士，書萬木讀萬遍也。

第四回 旅順鳴琴名士合井 榆關題壁美人遠游

且說黃李兩君，自從那晚上駁論過通宵，到天亮方纔胡亂睡下。一覺直睡到九點多鐘，本待當日入京，黃君忽提議道：「偕們北游一躺，也非容易，何不趁此機會，到旅順口大連灣游歷一回，看看那地自歸了俄國之後，他的經營方畧如何。李君道：「兄弟正有此意，妙極妙極了。於是當日起行，由山海關折回牛莊營口，這是前日經行過的路徑。再由營口轉車，經過蓋城瓦房店等站，翌日便抵旅順口。原來從山海關到營口的鐵路，雖是借英國款項，卻仍算中國人辦理。所以路上還是中國景象。到那營口旅順鐵路，卻是俄國東方鐵路公司的主權。這公司雖說是中俄合辦，中國人

卻那裏管得著一點兒事情。只見那路旁滿滿的圍著哥薩克兵。站內車內職役人等。自上至下。用的都是俄人。便像進了俄羅斯境內一樣。連那站頭所標的地方名兒。以及一切章程告示。都用俄國字。就是通行貨幣。也是俄國的。幸虧黃李兩君。在歐洲也曾學過幾句俄國應酬話。不然真是一步不可行了。卻說兩君搭的是晚車。恰好三月廿八日禮拜六早晨七點鐘到旅順。便找一間西式客店住下。剛進門。把行李安放停妥。忽聽得隔壁客房。洋琴一響。便有一種蒼涼雄壯的聲音。送到耳邊來。兩人屏著氣。敬著耳。只聽得有人用著英國話在那裏唱歌。唱道。

.....
Such is the aspect of this shore—

'Tis Greece, but living Greece no more!

.....
Blime of the forgotten brave!

Whose land from plain to mountain—cave

Was Freedom's home, or Glory's grave—

Shrine of the mighty! can it be

That this is all remains of thee?

Approach, thou craven crouching slave!

Say, is not this Thermopylae?

Those waters blue that round you lave,

O swill, offspring of the foe—

Pronounce what sea, what shore is this?

著者常誠心
欲將中國曲
木經翻譯集
國文彙譯之
此蓋至難之
事然若果有
此意他日必
有為之者其
有折之者其
結折論也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沈醉東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荖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兩神名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黃君道。這唱的是擬倫的詩呀。李君道。不錯。是那「端志安」Don Juan 第三齣第八十六章第一節呀。也是他借著別人口氣。來警醒希臘人的。只聽得琴聲再奏。又唱道。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如夢憶桃源)瑪拉頓後啊山容縹緲。瑪拉頓前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著者秦翻譯本屬至難之業翻譯詩歌尤因難在望礙萬不能盡知原刻盡無留店突西子自知罪過不小讀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

似此好詩不
把他全譯出
來實是可惜
作者之自願

黃君道。好沈痛的曲子。李君道。這是第三節了。這一章共有十六節。我們索性聽他唱下去。正在傾耳再聽。只聽得那邊琴聲纔響。忽然有人敲門。那唱歌的人說一聲「Come in」音進來也。單扉響處。琴聲歇聲。便都停止了。黃君道。這是甚麼人呢。別的詩不唱。單唱這亡國之音。莫非是個有心人麼。李君道。這詩雖屬亡國之音。卻是雄壯憤激。叫人讀來精神百倍。他底下遂說了許多甚麼「祖宗神聖之琴。到我們手裏頭。怎便墮落。甚麼「替希臘人汗流浹背。替希臘國淚流滿面。甚麼「前代之王。雖屬卑制君主。還是我國人。不像今日變做。多爾哥。蠻族的奴隸。甚麼「好好的同胞閹秀。他的乳汁。怎便養育出些奴隸來。到末末一節。還說甚麼「奴隸的土地。不是我們應該住的土地。奴隸的酒。不是我們應該飲的酒。一句句都像。是對著現在中國人說一般。兄弟也常時愛誦他。黃君道。這唱歌的到底。是甚麼人呢。說是中國人。爲何有這種學問。卻又長住這裡。說是外國人。他胸中卻又有什麼不平的事。好像要借這詩來發牢騷似的呢。兩人正在胡猜。只聽得鄰房的客。已經走了。不到一會。那唱歌的主人。也關門出來。兩人正要看。看他是什麼人物。因此相攜散步出門。張望張望。恰好那人轉過身來。正打一個照面。卻原來是二十來歲一個少年。中國的美少年。穿著一件深藍洋縐的灰鼠袍。套上一件青緞對襟小風毛的馬褂。頭戴著一件藍絨結頂的小帽。兩人細細打量他一番。那人也著實把黃李二位。睨了幾眼。便昂昂然踏步去了。兩人回房。正要議論。恰好聽著外間鈴聲走響。知是早餐時候到了。便到餐樓吃飯不表。

卻說旅順口本是中國第一天險。當中有黃金山大砲臺。足有三百多尺高。四周圍有雞冠山。慢頭山。老虎尾。威遠營。蠻子營。椅子山。各砲臺。有大船塢。小船塢。水雷營。製造廠。等大所在。自從甲午一役以後。被日本占領。跟著俄羅斯用狡詐伺嚇手段。假託租借名目。歸入俄國版圖。現下俄人改做關東省。派一位總督駐劄。那關東總督管下。分做四區。第一是大連區。第二是貔子窩區。第三是金州區。第四便是旅順區。據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俄國所出西伯利亞工商業年報。稱關東省共有住民二十萬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內中俄國人三千二百八十六。歐洲各國人百九十四。日本高麗人六百二十八。其餘都是中國人和滿洲人了。滿洲人有六萬七千多。中國人卻有十九萬二千多。內中山東直隸人居了大半。各省不過寥寥小數罷了。當下黃李兩君吃過了飯。便出外到各處遊覽。只見港內泊有俄國兵船二

沈痛之言使
人下淚

轉壞事情
似來乃變
噴過人他
中國若被
分到處便
如此便不
自慚不自
其無人心

十來隻砲臺船塢各工程忙箇不了市街上雖然不甚繁盛卻有一種整齊嚴肅的氣象兩君順步前行見有一家商店招牌上寫著廣裕盛三個字黃君道這一定是廣東人的舖子僑們進去探望一探望也好原來此地南方人極少這舖子裏頭的人好容易識不著同鄉的遠客當下這兩位進去通過姓名問明來歷舖裏頭的人自是歡歡喜喜的敬奉茶烟不必多表內中一位老頭兒問道兩位到來是為著公事還是為著私事呢李君道都不是我們不過游學歸國順道兒來看看這裏中國人的情形罷那老頭兒便嘆口氣說道這箇不消提起了想老夫自從十八年前因為這裏築砲臺修船塢有許多大工程工人來得很多所以在這裏開箇小小買賣幸虧托福還賺得幾箇錢便將家眷全份搬來居住豈料自從和日大打敗仗以後接二連三迎新送舊到了今日却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屋裏頭做了箇孤魂無主的客人那苛刻暴虐情形真是說之不盡哩這裏俄國政府前年也曾想抽人頭稅每人每月一盧布現在銀價約值一兩後來聽說有一位官員說道待東方人氏要從不知不覺裏頭收拾他不可叫他驚動騷擾這事便能罷了雖然如此別樣租稅種種色色還不知有幾多地稅房租比從前都加一倍不消說了甚至一輛車子一乘轎子一隻三板都要抽起來這還罷了就是養一隻狗也要抽兩盧布養一隻鷄也要抽半盧布兩位想想這些日子怎麼能彀過活呢至於做生意的人更越發難了他近來新立一種叫做營業稅分為四等一等的每年要納三百六十盧布二等的百二十三三等的六十四等的四十此外還有種種名目計之不了黃君道這算是正項的稅則此外還有甚麼官場貪賍額外勒索的沒有呢那老頭兒道怎麼沒有呀那俄羅斯官場的腐敗正是和中國一個樣兒在這裏做生意若不是每年預備著一份大大的黑錢還過得去嗎就是賣一塊肉賣一根柴也要拿出一二成和那做官的對分哩這還罷了又常常有許多名目叫人報效記也記不了許多我就講一件給你們聽聽罷舊年八月裏頭那大連灣的巡捕頭忽然傳下一令說道某月某日皇家特派某將官來連巡察事務叫家家戶戶都要掃除潔淨還要每家獻納五盧布至八盧布不等若打掃得不乾淨或過期不繳出這錢都要罰銀五十盧布等語自古道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這些柔順良民卻有甚麼法兒抵抗他呢急得屎滾尿流典衣服賣兒女的將錢湊出繳去卻是過了兩三箇月那裏看見甚麼將官的影兒不過是巡捕的荷包兒湊了要想個新法兒弄幾文罷了這卻有甚麼人敢

不其生齒
不外人管轄
天下受其苦也
不政府之
此而豈有
看取內地

國之亡正
於此存不
於此無復
破終無復
天日之望

去和他算賬麼。這講的是官場哩。再講到那兵丁。更是和強盜一箇樣兒。還記得舊年十月裏頭。有山東人夫婦兩口子。因為有急事。夜裏頭冒著雪。從金州去旅順。路上碰著幾個哥薩克馬兵。說道他形跡可疑。一拿拿了去。到了兵房。那兵官便叫帶到自己屋裏頭。把那婦人著實姦淫一番。把那男子帶的百五十圓。也搶箇精光。卻攆他出去了。及到出來。又是十幾箇兵丁。截住輪姦。你想那婦人如何受得住。白白就被他幹死了。第二天那男人到衙門裏訴冤。有誰理他。卻是連皇子都不收。那男人氣極。也自尋短見死了。你說做著別國的人民。受氣不受氣呢。黃李兩君。聽到這裏。不覺怒形於色。李君直著脖子說道。這口鳥氣。幾時才能洩得。那老頭兒道。李大哥。你氣也是無用。若使你長住在這裏。天天聽著新聞。只怕你便有一百幾十個肚皮。還不發氣破呢。黃君道。我看見報紙上說的。這裏的官。除了總督以外。只有四個區長。和那巡捕長。裁判長。稅務長等幾個大官。是用俄羅斯人。底下許多小官。都是中國人做的。還有甚麼市議會。都是山中國商民公舉議員。難道眼見著這些委屈。都沒有個公道嗎。那老頭兒道。不用說了。不用說了。若使沒有這些助桀為虐的無恥之徒。我們也可以清淨得好些。就只有這一羣獻殷勤拍馬屁的下作奴才。天天想著新花樣兒。來遭蹋自己。這才迫得這些良民。連地縫兒都鑽。不出一個來躲避哩。罷了罷了。中國人只認得權力兩個字。那裏還認得道理兩個字來。黃君道。你老人家在此經商多年。諒來資格也不淺。會否在市會議員裏頭有個席位。何不聯絡幾箇公正人。去整頓整頓他呢。那老頭兒道。老漢近來因生意不前。固然沒有這種資格。象之這裏議員的規矩。面子上雖說是山百姓公舉。其實都是拿些錢去俄國官場幹弄得來。老漢雖然沒有才學。這點羞惡之心。是有的。難道老不要臉。還要替外國人充一回真正奴才麼。黃君肅然道。原來是一位愛國的好漢。失敬失敬了。李君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何不搬回家鄉。何苦在這裏受這口無窮惡氣呢。那老頭兒聽說。便長吁一聲道。暖客官。我何嘗不想到這樣呢。只是現在中國官場待百姓的方法。你說就會比這裏好些嗎。只怕甚幾倍的還有哩。這還不了。依著現在朝廷的局面。這內地十八省。早晚總不免要割給別國人。到那時候。不是和我們這裏一箇樣嗎。老漢下一回地獄。已經受了。犯不著拿這條老命。再往第二層第三層活地獄裏跑來罷了罷了。說著眼圈兒一紅。幾乎吊下幾點老淚來。黃李兩君。不便再提。重複講幾句家常寒暄的話。便自告辭。那老頭兒還款留晚飯。兩人說客店裏有事。謙遜

人紛紛以香
灑上海為樂
土已屬非比
較善樂當舍
順尚忍百族
此是加一倍
高法

本書特標此
一可亦是這
箇意思

一番別去了。著者案以上所記各近事皆從日本各報紙中搜來無一字杜撰讀者鑒之。

兩人出門不勝歎息。還到海口著實調查了一回。方纔回到客寓。已是晚飯時候。兩人換過衣服。同到餐樓。認著自己的席位坐下。不一會。看見對面席上。也來著一位中國人。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早上在隔壁房裏唱歌的那美少年。彼此自是歡喜。不免在席上攀談起來。黃李兩君從口袋裏取出名刺。將籍貫職業履歷。略敘一番。那少年道。我今日偶然忘記了帶名片。見諒見諒。便接著說道。小弟姓陳。名猛。賤號仲滂。浙江衢州府人。從前也會在湖北武備學堂肄業。卒業之後。上頭要留在那裏當教習。因為看不過那官場腐敗情形。便自辭了。如今正在奔走江湖。想盡盡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可惜沒有聯手的同志。沒有可乘的機會。竟自踽踽荏苒。過了好幾年了。李君便道。今兒早上僑們在隔壁房裏聽著閣下唱著擺倫的詩歌。那雄壯的聲浪裏頭。帶著一種感慨的氣魄。便猜著一定是箇有心人。今晚得在這裏相見。我們這一行。真算不孤負了。但不敢奉聞。閣下到底為著甚麼事。來這旅順口。在這裏還是久住。還是暫住。陳君猛便道。不瞞兩位說。兄弟自從離了湖北以後。心裏常想道。俄羅斯將來和中國是最有關係的。現在民間志士。都不懂得他的內情。將來和他交涉。如何使得。因此發箇心願。要學俄羅斯語言文字。游歷俄羅斯地方。去年四月。便到這裏。一則學話。二則看看割地以後的情形。以為中國往後若是有瓜分之禍。這便是箇小小的影兒了。所以想在這裏多住些日子。查過詳明。現在行踪未定。只怕還有一年幾箇月。就閣哩。說完。又跟著問道。兩位從歐洲游學回來。為何忽然來到這裏呢。黃君道。我們是從聖彼得堡搭西伯利亞鐵路回來。到了山海關。忽然想起去國之後。不過幾年。我們的地圖。那有好幾處換了顏色。不勝感慨。故此就近繞道。特來這裡瞧瞧。也不過和閣下一樣意思的。三人正談得入港。不知不覺已經吃完了晚飯。陳君道。早上在門口碰見兩位。看那颯爽的英姿。便覺肅然敬重起來。但見兩位穿著西裝。以為是日本人。細看却又又不像。正在納罕。僑們無意中遇著。也是一段機緣。雖未深談。已是一見如故的了。晚上請到我房裏頭暢談半夕。彼此吐吐心事。何如。黃李兩君道。妙極了。說著三人散席同去。黃李兩君回到自己屋裏。洗過臉。換過衣服。便過隔壁陳君住房。只見那房分做前後兩間。後便是臥房。前間當中擺著一張書案。書案對面掛著一張英文的俄國經濟東方地圖。書案左側放著一張小小洋琴。右側安著一個玻璃洋木的書架。架內

爲後來製軍
歐改其音樂
伏脈

此話信耶否

此種近事蹟
一書便錄
讀處家皆常
識教給孔門
小說報之搜
長正在此點

拉拉雜雜的放了好些書。三人在書案旁邊圍著坐下。黃君順手把案頭放著的一本舊書拿來一翻。卻是英國文豪彌兒敦的詩集。已經看得連紙張都霉爛了。黃君便問道。看來閣下一定是很長文學很精音律的麼。陳君道。見笑見笑。不過從前學軍的時候。聽那外國軍歌。覺得這音樂和民族精神。大有關係。心裏想去研究他一番。這彌兒敦和擺倫兩部詩集。是小弟最愛讀的。因為彌兒敦贊助克林威爾。做英國革命的大事業。擺倫入意大利秘密黨。爲著希臘獨立。舍身幫他。這種人格。真是值得崇拜。不單以文學見長哩。黃李兩君聽說。越發敬重起來。心裏暗想道。這人的學問志氣精神。樣樣不凡。確是將來一箇人物。想來內地人才是有的。只是沒人去聯絡他。所以做不出甚麼事來。兩人正在那裏亂想。沈著臉。好一會沒有說話。只聽得陳君忽然問道。兩位從西伯利亞一路來。這奉天吉林各地方。是經過的。小弟正要有一件事奉問。不知可能見教麼。黃君道。請教甚麼事。陳君道。自從上年拳匪之變。俄國借著代平內亂的名目。東三省到處派兵屯駐。近日經幾次交涉。俄人允將駐兵撤去。現在北京政府的人。都說這件事後患已經免了。但據各國報紙說的。俄國撤兵。還是和未撤一箇樣兒。他的勢力。倒比從前更穩固些。這種情形。雖然猜也猜得著幾分。但小弟還沒有親歷其地。未知究竟何如。兩位是方纔從那裏來的。可能明白這箇底細麼。黃君道。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曾沿路耽擱。考究考究。雖是爲日無多。不能十分精確。那外面是大略看得出來的。講到俄羅撤兵這件事。嗎。那裏算得是撤。不過掩耳盜鈴。擲動罷了。從前喀希尼條約。巴布羅福條約。著者案喀希尼者前俄國駐劄總理公使與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與略氏定第一次中俄密約。廿四年訂明許俄國派兵保護鐵路。是俄國鐵路。從哈爾濱經過吉林奉天遼陽直至營口。所有要害繁盛的都會。都是鐵路的勢力範圍。他說撤還不是和沒撤一樣嗎。你看他從牛莊撤去的兵。不過擲到遼河上流俄國租界裏頭。和東便達子巢地方。這兩處都只離牛莊一點鐘的路程。他那奉天府撤去的兵。不過山城裏搬到城外租界。也只離城幾里路。現下正在那裡建造大兵房。可以容得六千多人的哩。他那從遼陽撤去的兵。又是擲到城外的鐵路租界。這租界裏頭。都是新起成石壁大兵房兩座。這日在那裏築砲臺。建兵丁病院。全是預備永遠駐劄的樣子呢。再有吉林省城的兵。說的是到四月八日。著者案此西歷一八〇日。就要撤去。其實不過擲到西便格安集地方。恐怕這話還是假的。爲甚麼呢。因爲俄國現在正要脅北京政府。要從

豈但是東三省將軍即北京政府那一個不是那一個不是一國不是一國不是一國不是一國

格安集通一鐵路之線到吉林省城。這樣這何必必要挪動呢。至於哈爾濱。算是俄羅斯的都會。索性連兵也不消撤了。這樣有來。那撤兵的話。豈不是狙公伺狙回手段。朝三暮四。來騙那北京政府一班糊塗蟲嗎。據我看來。東三省地面。現在早已變成了俄羅斯的印度了。閣下在這裏將近一年。專心調查這些事。諒來所聞一定越發的確。未知尊論何如哩。陳君道。可不是嗎。俄人的陰謀辣手。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就是北京政府。也何嘗不知道。不過自己瞞自己。瞞得一天是一天罷了。俄國這幾年經營東方。他那蠻力。實在驚人得很。據千九百年三月十九日俄國官報說的。他在中國國境和黑龍江沿岸的陸軍。共有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人。在西伯利亞地方的。有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人。在關東省著者案即旅大連一帶的。有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人。此後還新編成兵隊一萬七千二百人。加上西伯利亞新軍團四萬六千人。哥薩克一萬七千五百人。共計十六萬九千人。保護鐵路的兵。還不在內。請到海軍呢。當中日開戰以前。俄國東洋艦隊。只有巡洋艦六隻。西伯利亞海軍團。只有砲艦四隻。到舊年統計。東洋艦隊。已有戰鬥艦五隻。巡洋艦八隻。砲艦三隻。驅逐艦五隻。西伯利亞軍團。亦有巡洋艦一隻。砲艦六隻。合計二十七隻。十一萬零七百四十九噸了。這旅順口便是他東洋艦隊的根據地。你看他不是日日操演。好像在前敵一般嗎。這還不了。近來又添出箇小艦隊。新造成二十五隻小艦。專游弋闖們江島蘇里江上下游。說是防備海賊哩。著者案此乃最近事實據本月十四日路透電報所報。我想目下北方一帶。那裏還算得中國地方。不過各國現還持著均勢政策。又看見北京政府一羣老朽。件件都是千依百順。正好拿他當箇傀儡。其實瓜分的政畧。是早已經實行的了。就是這地圖不換顏色。那主權失掉了。官吏人民都做了人家的孝順孫兒。這還和瓜分有甚麼分別呢。你不信。只管細細的看那東三省三箇將軍的行事。那一件不是甘心做中國的逆臣。反替俄國盡忠義嗎。李君便問道。這些無恥的官吏。是不消說了。難道那人民便都心悅誠服他不成。陳君道。誰肯心悅誠服。只是東方人。是被壓制慣了。從那裏忽然生出些抵抗力來。況且俄國待此地的人。是用那戰勝國待俘虜的手段。一心要給些下馬威。叫這些人知到他的利害。那橫暴無理的事情。講也講不了許多。我這裏有一張昨日才寄到的新聞紙。內中一段。講到這箇情形。請兩位看一看罷。說着從右邊書架底下那層。拿出一張西報來。兩人一看。見是美國桑佛郎士戈市的「益三」文拿報。陳君翻着第三頁。指着一條題目。兩人看是「滿洲歸客談」。看他寫

許多不平的事
中國報紙上
頭竟沒有會
我這一行想
是受慣了以
並不覺得難
受了

內地人聽見
英日兩國保
全中國便自
請願此言

此論爲數十
年以後中我
國戰伏歷所
謂千年精術

道。

美國議員波占布。因想查考俄羅斯待中國人的情形。改了中國服裝。到滿洲地方游歷。在那裏就闊了半箇多月。昨日回來。據他說的。哥薩克兵。到處請罵中國人。實在目不忍觀。中國人便吃飯也要躲在密室裏頭。倘若不然。就要碰着那哥薩克兵經過。他不餓便罷。餓起來。便闖進去端着大碗大碟的。吃過風捲殘雲。就是因爲穿的是中國裝。也會着過他一次。正端起飯來。吃不至兩口。就被他搶去了。再有中國人所開的舖子。那哥薩克兵進去。看見心愛的東西。不管他價錢多少。只隨着自己意思給他幾文。便拿了去。甚至一文不給的時候都有哩。那鐵路礦山做工的工人。屢屢被兵丁將他的工錢搶奪精光。這種新聞。算是數見不鮮的了。有一次我從營口坐車到附近地方。路上屢見一箇哥薩克。走來不管好歹。竟自叫我落車。想將這車奪了自己去坐。我不答應。他便斗大一箇拳頭揮將過來。虧我懂得句把俄國話。說一聲我是美利堅人。方纔罷手。又有一次。無端端迫我脫下衣服。也是我講明來歷。方走開了。我在那裏不過二十天。已經遇着了恁麼多橫暴無理的事。正不知住在那裏的中國人。怎樣過得這箇日子哩。著者案此段據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東京日本新聞所譯原本並無一字增減

黃李兩君看畢。隨說道。這樣看來。豈不是滿洲別的地方。那中國人受的氣。比這旅順一帶還甚些麼。陳君道。甚得多哩。我看俄人的意思。是要迫到東三省的人民。忍也忍不住。捱也捱不起。跳起來和他作對。他便好借着平亂的名兒。越發調些兵來駐劄。平得幾躬亂。索性就連中國所設的木偶官兒都不要了。黃君道。俄人這些舉動。豈是令人髮指。卻還似老虎吃人一樣。人人都會恨他。都會防他。更有在南方占定勢力範圍的幾個國兒。專用那狐狸精手段。先把你的精血吸盡。才慢慢的取你性命。到臨死的時候。還說他是我的情人呢。李君道。狐狸精固然可惡。老虎亦是可怕。陳大哥你久在這裏。熟悉情形。也曾想得箇甚麼法兒。將來對付他的麼。陳君道。現在中國是恁般一班人當着政府。這卻有甚麼好講。若還換過了一番局面。一國國民認真打疊起精神來。據我看俄羅斯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李君道。這是甚麼緣故呢。陳君道。天下最可怕的。莫過於國民膨脹的勢力。現在英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被這種勢力驅逼着。拿中國做個尾閘。獨有俄羅斯呢。這種勢力。雖不能說他沒有。但大半卻是從君主貴族侵略的野心生出來。所

心曠神怡三日
於此氣食牛
我國民不可
妄自菲薄

全同都是說
野雞沈沈的
承蒙沈沈此
令人神氣一

以我覺得這各國裏頭。俄羅斯是最容易抵抗的。去年曾看見日本人著了一部書。叫做俄羅斯亡國論。說俄羅斯也是一箇老大帝國。不久便要滅亡。雖然立論有些偏處。卻也卻還中肯哩。他現在日日侵略外頭。也不過爲着內亂如麻。借此來鎮壓人心罷了。其實俄羅斯的國力。那裏能敵在今日生計競爭界中占一箇優勝的位置。他現在雖然也跟著人講那振興工商的政策。但專制政體不除。任憑你君相恁地苦心經營。民力是斷不能發達的。生當今日。那民力不發達的國家。能設稱雄嗎。我想中國將來永遠沒有維新日子。便罷。若還有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羅斯決裂一回。到那時候。俄國虛無黨。也應得志。地球上專制政體。也應絕跡了。兩君以爲何如麼。黃李二人點頭道。是再拿表一看。見長短針已交十一點鐘。二人告辭歸寢。陳君道。兩位打算在這裏還有幾天耽擱。黃君道。也不過兩三天罷了。陳君道。明日恰好是禮拜日。兄弟也沒有甚麼事情。就奉陪兩位到大連灣金州一游。何如。李君道。妙極了。明兒再見罷。於是分手歸房。一宿無話。

明日六點鐘。大家起來。同到餐房吃過早飯。三人相携着去游大連灣金州貔子窩等處。一連游了兩日。陳君還說許多俄國內情。和他在關東省各種方略。黃李兩君。也說了許多歐美諸國的文明精神。自此三人如膠似漆。成了真正同志。不在話下。過了三日。黃李兩君告辭回京。陳君道。兩位何不索性到威海衛膠州一游。由海道回南。豈不是好。黃君道。僑們行李還在山海關。只得再走一轉。陳君不便挽留。說一聲珍重。別去了。

且說黃李二人從旅順搭早車。晚上八點多鐘。纔到山海關。仍在前日的客店前日的房裏住下。胡亂吃了晚飯。不免有些疲倦。倒頭便睡了。次早起來。梳洗已畢。正在收拾行李。打算起程。猛擡頭望見前日醉中題壁的那一首詞底下。接着滿滿的寫了一幅字。上前仔細看時。卻是一首和韻。兩人一面看一面念道。

血雨腥風裏。更誰信太平歌舞。今番如此。國破家亡。渾閑事。拚着夢中沈醉。那曉得我儂憔悴。無限夕陽無限好。望

中。面賸有黃昏地。淚未盡。心難死。
人權未必叙裙異。只怪那女龍已醒。雄獅猶睡。相約魯陽迴落日。責任豈惟男子。卻添我此行心事。眉鼻墨痕人不見。向天涯空讀行行淚。驪歌續。壯心起。

讀完。黃君道：這好像女孩兒們口氣。李君道：看這筆跡，那雄渾裏頭，帶一種娟秀之氣，一定是閨秀無疑了。往下看時，只見還有跋語兩行，寫道：

東歐游學，道出榆關，壁上新題，墨痕猶濕，衆生沈醉，尙有斯人，循誦再三，爲國民慶，兼設秋水，相失交臂，我勞如何，振觸迴腸，幸續貂尾。癸卯四月，端雲并記。

李君道：奇了，這人莫不是也要搭西伯利亞鐵路去游學，和我們恰做箇東勞西燕麼？只是他游學，爲甚麼不去西歐，卻去東歐，不從香港去，倒從這邊去呢？當下兩人猜疑了好一會，畢竟著摸不出，只得將他的詞抄下來，記入「乘風紀行」裏頭，便當日搭火車，經由天津入北京，不表。

總批

今日之中國，凡百有形無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若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時流所日日昌言者也。而今之號稱爲革命詩者，或徒撫拾新學界之一二名詞，苟以駭俗子耳目而已，是無異言雜新者，以購兵船練洋操開鐵路等事，爲文明之極軌也。所謂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著者不以詩名，願常好言詩界革命，謂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爲此道開一新天地，謂取索士比亞彌兒頓擬倫諸傑構，以曲本體裁譯之，非難也。吁！此願偉矣。本回原擬將「端志安」十六折全行譯出，嗣以太難，迫於時日，且亦嫌其冗腫，故僅譯三折，遂中止。印刷時，復將第二折刪去，僅存兩折而已。然其慘澹經營之心力，亦可見矣。譯成後，頗不自慊，以爲不能盡如原意也。願吾以爲譯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諸字句之間，惟以不失其精神爲第一義，不然，則詩翰爲病，無復成其爲文矣。聞六朝唐諸古德之譯佛經，往往並其篇章而前後顛倒，參伍錯綜之，善譯者固當如是也。質諸著者及中西之文學家，以爲何如。

瓜分之慘酷，言之者多，而眞愛之者少。人情蔽於所不見，燕雀處堂，自以爲樂也。此篇述旅順苦況，借作影子，爲國民常頭一棒，是愆有關係之文，其事跡雖不能備，然搜羅之力頗劬，讀者當能鑒之。

第五回 奔喪阻船雨觀怪象 對病論藥獨契微言

卻說黃李兩君自從別過陳仲滂之後，回到北京，恰恰碰著中俄新密約被日本的報紙揭了出來，又傳說有廣西巡撫勾引法兵代平亂黨一事，上海東京各學生憤激已極，上海一班新黨使天天在張園集議，打了好些電報，東京學生又結了簡義勇隊，簡簡磨拳擦掌，好不利害。那黃李兩君是久離故國，不知道近來人心風俗如何，聽見有這等舉動，自是歡喜不盡，便連忙跑到上海，想趁這機會，物色幾條好漢，互相聯絡，船到上海，纔播碼頭，黃君便有簡表叔名做陳星南，開的一家鋪子，叫做廣生祥的，打發夥計迎接上岸，陳星南見他兩人，著實悲喜交集，殷勤款待，但黃君問起家中心安的話，他總是支支吾吾，黃君好生疑心，等到晚上，擺過接風酒，吃過飯，洗過臉，又坐了好一會，陳星南方纔從衣袋裡掏出一封電報，無情無緒的遞過來，黃君不看便罷，一看不覺兩眼直瞪，那眼淚就連珠似的撲簌下來。李君連忙將電報搶過一看，上頭寫的卻是「母前月棄養，父病急速歸武」十一箇字，原來毅伯先生有箇胞弟，名字叫做克武，這電報便是他打來的。李君看完，噙着眼，相對無言，因想起自己從小父母雙亡，都是瑯山先生飲食教誨，恩逾骨肉，如今祿著這變故，這回回去，不知還能覓見一面不能，想到這裡，便也陪著嗚嗚咽咽，悲痛起來。黃毅伯已是哭得淚人兒的一般，陳星南勸也不好，不勸也不好，只得跟著做箇楚囚相對，停了好一會，倒是李君帶帶淚問道：「請你老人家給我們查查船期罷。」陳星南道：「我是盼望你們到有好幾天了，偏偏這樣撿巧，今天上午，龍門船棚纔開了，你們就來。如今最快的是禮拜一法國公司船了，總要在這裏等三天，二人聽了無法，陳星南又著實安慰了一番，只得無精打彩的，坐到十點半鐘，便往客房睡去了。黃君翻來覆去，一夜睡不著，天大亮，方才朦朧合眼，明早七點鐘，李君先起來，正在那裏洗臉，忽見鋪子裏的小夥計，拿著一個洋式名片進來，說道：「外邊有位客人來拜會兩位，在客廳裏面等哩。」李君把名片看時，當中寫著宗明兩箇字，底下角上寫著字子，草支那帝國人八箇字，上首還有一行細字，寫著南京高等學堂退學生民意公會招待員十六箇字。李君看著沈吟道：「怎麼這退學生三字，倒成了一箇官銜名兒了？」這說一面想，一面連忙漱完口，換好衣服，出來客廳，只見那宗明辯子是剪去了，頭上披著四五寸長的頭髮，前面連額蓋住，兩邊差不多垂到肩膀，身上穿的卻是件藍竹布長衫，脚下登的是一雙洋式半截的皮靴，洋紗黑襪，茶机上還放著一件東洋製的草帽，去病見了這箇打扮，不免吃了一驚，這是上海時髦裝束，彼此見面，拉過手，李去

病通過姓名。宗明道。還有二位黃君呢。去病道。他有點事情。這一刻不能出來。於是兩人坐下。宗明便開口道。我們一船都是中國將來的主人翁。雖是初見。儘可傾心吐胆。去病不大懂得他主人翁那句話的意思。隨意謙遜幾句。便接著問道。老兄怎曉得兄弟們的行蹤呢。宗明道。這是敝會的總幹事鄭伯才。昨午纔接到陳仲滂從旅順來的信。說及兩位。因此小弟知道的。去病道。足下認得仲滂兄嗎。宗明道。沒有見過。他是伯才的門生。去病便問這民意公會的來歷。宗明便道。這是前禮拜才立的。若是兩三箇月以前立起。來只怕現在就已解散了。我們想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萬萬不可以不革命。那滿洲賊滿洲奴。總是要殺的要殺得個干干淨淨。半隻不留的。這就是支那的民意。就是我們民意公會的綱領。李大哥。想我小弟去年在南京高等學堂。不過約起幾位同學演說一回。就被那奴隸的奴隸。甚麼總辦甚麼教習王八蛋。硬要把我們禁止。奪了我們的天賦自由權。這還了得嗎。因此兄弟糾率衆人。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就把全班都退學了。兄弟一跑。就跑到日本留學。那時有幾位前輩的學生。來告訴我。說是要進學校。總須預備些日本語言文字。和那些普通學。兄弟想來。照這樣做去。總要兩三年才能入學校。入校之後。又要好幾年才能卒業。我們支那早亡掉了。還等得我嗎。因此不管許多。住下三天。便入了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科。聽那講義。我雖不甚懂得。買部講義錄來看。卻已是肚子裏爛熟的道理。我在那裏住了半箇月。想起來這時候還不去運動做事。讀那死書幹甚麼呢。因此出了學校。往神田一帶的日本客棧裏頭。見有支那人住的。便去運動。且喜結識了許多國民。但係那種埋頭伏案沒有血性的奴隸。卻占了大多數。我天天罵他們。也罵醒了好些。我想在東京地方。講甚麼革命。甚麼破壞。都是不中用的。總要回到內地運動才好。因此約了幾位主人翁。鼓着勇氣。冒着險。跑回來。住地上海。勇部勇險部真

恰好這位鄭伯材。要開這民意公會。和我們的宗旨都還相合。我便入了會。做了箇招待員。宗明講到這裏。滿臉上都顯著得意之色。李去病聽見他開口說支那兩字。心中便好生不悅。忖道。怎麼連名從主人的道理都不懂得。跟著日本人學這些話頭做甚麼呢。往後一路聽下去。聽他那一大大段高談雄辯。連箇黑旋風性子的李爺爺。也被他嚇着。半晌答應不出一箇字來。宗明把茶拿起來。呷了一口。稍停一會。去病便問道。那位鄭伯材先生。是怎麼一箇人呢。宗明道。他是國民學堂的國學教習。年幾已有四十來歲。人是很好。但兄弟嫌他到底不免有些奴隸氣。常常勸我們要

讀書。不要亂鬧。又愛跟著孔老師兒說的甚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怪討厭的。去病聽了。點一點頭說道。兄弟倒想見見這位先生。老哥肯替我引進麼。宗明道。妙極了。兄弟這回來正有一事奉約。明天禮拜六。上海的志士。在張家花園開一大會。會議對俄政策。還有禮拜一晚上。是我們民意公會的定期會議。要奉請閣下和黃君。都定要到場。那時和鄭君是一定可以會面的。去病道。明天兄弟是一定到的。黃兄的到不到。還未定。至于禮拜一晚上。我們兩人便已都不在上海了。宗明道。爲甚麼呢。去病道。因有家事。趕緊要回去。宗明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日這箇時局。不做國事。還顧甚麼家麼。去病道。別的不打緊。只因昨兒接到一封電報。黃兄的老太太過去了。他的老太爺也是病得很沈重。我們不過要等禮拜一的船。若是有船。今日早已動身了。那宗明聽了。便哈哈大笑道。你們兩位也未免有點子奴隸氣了。今日革命。便要從家庭革命做起。我們朋友裏頭。有一句通行的話。說道。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王八蛋。爲甚麼這樣恨他呢。因爲他們造出甚麼三綱五倫。束縛我支那幾千年。這四萬萬奴隸。都是他們造出來的。今日我們不跳出這圈套。還幹得事嗎。就是兄弟去留學。也是家庭革命出來。我還有位好友。也是留學生。做了一部書。叫做「父母必說」。李去病聽到這裡。由不得性子發作起來。使正色的說道。宗大哥。你這些話。恐怕不好亂說罷。大學講得好。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自己的父母都不愛。倒說是愛四萬萬同胞。這是誰來。人家的父親病得要死。你還要攔住人家。不要他回去。你是說笑話。還是說正經呢。宗明也紅著臉。無言可答。又趣趣的說道。既是這樣。老哥你總可以不忙着回去的呀。去病憤憤說道。他的父親。便是我的恩師。宗明聽說。便又要發起他那種新奇的。大議論來。說道。這卻沒講處了。天下的學問。當與天下共之。臣已有點子學問。傳授給別人。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師弟卻有什麼恩義呢。依你的思想。豈不是三綱變了四綱。五倫添出六倫嗎。李君正聽得不耐煩。也不想和他辨論。恰好小夥計來道。早飯擺好了。請吃飯罷。那宗明把身上帶的銀表。照了一照。趁勢說道。告辭了。明日務請必到。李君道。請致意鄭君。兄弟明日必到。請問是什麼時候呀。宗明道。是十二點鐘。去病答應一箇是。送到鋪門。點頭別去。不表。卻說黃君克強。纔合眼睡了一會。又從夢中哭醒轉來。睜眼一看。天已不早。連忙披衣起身。胡亂梳洗。已到早飯時候。李君送客回來。在飯廳裏。見著黃君兩隻眼睛。已是荔枝一般。席間。那陳星南。還拿好些無聊的話來。慰解他。李君

卻不置一詞。飯完。李君道。我們橫豎要等船。在此悶坐悶哭。也是無益。還是出去散散的好。陳星南道。原應該如此才好。連忙吩咐小夥計。去叫一輛馬車。不到兩刻工夫。小夥計坐着馬車到了門口。陳星南道。我鋪子裏有事。恕不奉陪了。李去病拉着黃克強。沒精打彩的上了馬車。馬夫問道。要到培塿花去呀。去病道。隨便到那個花園逛一逛罷。馬夫跳上車。由四馬路。大馬路。王家沙。一直來到張園。停了馬車。兩人本來無心游玩。卻因在船上的幾天。運動的時候很少。樂得到草地上頭。散一散步。且喜那時天氣尙早。游客不多。倒還清淨。去病因怕克強過於傷感。要把別的話支開他的心事。便將剛纔會見宗明的話。一五一十的講給他聽。講完了。嘆了一口氣。克強也實質嘆息。便道。樹大有枯枝。這也是不能免的。但看見一兩個敗類。便將一齊罵倒。卻也不對。我想這些自由平等的體面話。原是最便私圖的。小孩子家脾氣。在家裏頭在書房裡頭。受那父兄師長的督責約束。無論甚麼人。總覺得有點不自在。但是迫於名分。不敢怎麼樣。忽然聽見有許多新道理。就字面上看來。很可以方便自己。那一個不喜歡呢。脫掉了籠頭的馬。自然狂恣起來。要是根性還厚。真有愛國心的人。等他再長一兩年。自然歸到穩重的一路。兄弟。你說是不是呢。去病道。這也不錯。但是我從前聽見譚瀏陽說的。中國有兩箇大爐子。一箇是北京。一箇便是上海。憑你什麼英雄好漢。到這裏頭。都要被他鎔化了去。^猛看今日看來。這話真是一點不錯。要辦實事的人。總要離開這兩箇地方才好。克強道。你這話又呆了。通中國便是一箇大爐子。他的同化力。強到不可思議。不但比他野蠻的他化得了去。就是比他文明的。他也化得了去。難道我們怕被他化。便連中國的土地。都不敢踏到嗎。非有入地獄的手段。不能救衆生。不過在地獄裏的生活。要步步留些神便了。去病聽了。點頭道。是。兩人一面談。一面齊著脚走。在那裏運動好一會。覺得有點口渴。便到當中大洋樓。揀箇座兒坐下。喫茶。喫了不到一刻鐘工夫。只聽得外面車聲轆轤。一輛馬車。到洋樓大門停住了。往外一看。只見一位丰姿瀟灑的少年。年紀約摸二十來歲。西裝打扮。渾身穿著一色的十字紋灰色絨的西裝。家常衣服。那坎肩中間。垂著一條金錶鍊。鼻梁上頭。還擱著一箇金絲眼鏡。左手無名指上。套著一箇小小的金戒指。還拿著一條白絲巾。那右手卻攪著一箇十八九歲妖妖嬈嬈的少女。後面還跟著一箇半村半僧的姐兒。一直跑進樓內。在黃李兩君的隔連桌兒坐下了。那姐兒在那裏裝烟。那少年一面抽烟。一面撇著那不到家的上海腔。笑嘻嘻的向著那少女

說道。小寶。後日便是開花榜箇日期。你可有伶東西送把我。我替你弄一名狀元。阿好。那小寶便道。有伶希奇。伶狀元。伶榜眼。伶探花。有伶箇用處。就是北京裏向箇皇帝。拿這些物事。來騙你。門這些箇念書人。在那白紙上寫得幾個鳥字。你們便拿來當做一樣希奇箇物事。說是伶榜呀。網呀。若是儂。任憑是當今箇皇太后。像那唐朝則天娘娘箇樣色。真箇發出黃榜秀才女。把儂嗎。點箇頭名女狀元。儂也是看勿起。你們天天鬧些伶花呀。榜呀。騙伶人呀。那少年便說道。我們是從外國讀書回來的人。生成是看勿起那滿洲政府的功名。你這話卻罵不著我。那小寶帶笑說道。你昨夜裡勿是對儂說歇過嗎。下月裏要到河南去鄉試箇。遠說是你是從外國學來箇文章。是加二好箇。明年嗎。定規也是一箇狀元呀。那少年把臉一紅。正要找話來回答。只見從洋樓後面臺階上。走進兩個男人。跟著又有兩個箇人。攙着手一齊進來。後面照樣的也有兩個姐兒。拿著烟袋。卻站在臺階上說笑。還沒有進來。那兩個箇人同那小寶點一點頭。那少年又連忙站起。拉他們一桌上坐下。黃李兩君看那兩人時。一個穿著時花墨青外國摹本緞的夾袍。套上一件元青織花漳絨馬褂。手上戴著兩個光瑩瑩黃豆大的鑽石戒指。一箇穿著時花豆沙色的甯綢長袍。上截是件銀鎗海虎絨背心。戴一個沒有柄兒的眼鏡。夾在鼻梁上頭。那頭髮帶些淡黃。眼睛帶些淡綠。有點像外國人。又有點不像。兩個都是四十左右年紀。那少年便脅肩諂笑的向著那位穿馬褂的人說道。子翁。昨晚請不到。向歉得很。穿馬褂的便道。昨兒兄弟可巧也做東。請了一位武昌派出去游歷的老朋友。所以不能到來領教。實在對不住。改日再奉請罷。那少年便又向那穿背心的請教姓名。那人答道。賤姓胡。排行十一。外洋華人帶華洋雜種所生之子。女為十一點。卻不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只得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洋式名片遞過來。那人並不細認。想是他認不得中國字。接來順手掣在桌子上頭。那少年正要搭話。只聽得那兩人咕嚕咕嚕的拿英語打了幾句。那穿馬褂的便指著穿背心的告訴那少年道。這位胡十一老哥。是在紐約人命燕梳公司裏頭當賬房的。前禮拜纔從香港到上海。那少年拱一拱手道。久仰久仰。正要搭趨下去。那兩人卻又打起英國話來。那少年卻是一字不曉。可見他留學的地一定不是歐美。再看那幾位箇人。卻在一邊交頭接耳。唧唧噥噥。不知些甚這。那少年好生沒趣。怔怔坐著。這邊黃克強李去病聽那兩人講的英語。滿嘴裡什麼「帖骨」什麼「腰酒比」。是香港英語。正是又好氣又好笑。沒有閑心去聽他。打算開發茶錢便走。只聽那穿背心的說道。我打聽得

那裏有一班子什麼學生。說要來干預。這合同要趕緊定妥纔好。那穿馬的便道。只要在上頭弄得着實。這些學生怕他甚麼。這些話那少年都是聽不懂的去病覺得話裏有因。便拉克強多坐一會聽下去。才曉得是美國人要辦某省三府地方的礦。這省名他兩個却没有說出。看來胡十一的東家。便是這件事的經手人。那穿馬褂的卻是在官場紳士那邊拉皮條的。兩人正談得入港。只見跑堂的過來。那穿馬褂的搶着開了茶錢。還和那少年寒暄幾句。又和那小寶嬉皮笑臉的混了一陣。那少年又重新把他兩人著實恭維恭維。他兩人告一聲罪。便帶起一對信人一對大姐走開了。那少年拿眼獸獸的看他們剛出大門。便把頭一搖。冷笑一聲說道。這些混帳洋奴。這下句不早說。我以為那小寶不待說完。便道。你說信人呀。他們人倒蠻好。上海場面上。要算他們頂溜哩。那少年聽了。卻不知不覺臉上紅了。停了好一會。子。趣趣的拿表一看。說道。優約。快到四點了。南京制臺派來的陳大人。約過前我公館裏商量要緊的事體。我幾乎忘記了。想這個一定比他們溜過我們一同回去。阿好。小寶道。蠻好。只見那拿烟袋的姐兒。外往打一個轉身。回來。便三個人同著都去了。不表。卻說黃李兩君。看了許多情形。悶了一肚子的氣。十分不高興。無情無緒的回到鋪子去。一宿無話。明天吃過早飯。到十一點半鐘。兩人便要去張園赴會。陳星南還要叫馬車。兩人道。我們是運動慣了。最歡喜走路。走去罷了。陳星南只得由他。兩人齊著脚步。不消一刻工夫。就走到張園。一直跑上洋房裏頭。看見當中拚著兩張大桌子。大桌子上面。還放著一張小桌子。猜道這裏一定是會場的演說壇了。卻是滿屋子冷清清的。沒有一箇人。兩人坐了好一會。看看已到十二點十五分。還是這個樣子。兩人猜疑道。莫非有甚麼變局。今天不開會嗎。剛說著。只見有三個人進來。張了一張。內中一個便說道。我說是還早。你們不信。如今只好在外頭逛點鐘再來罷。那兩個道。也好。說著又齊齊跑了去了。黃李兩人在那裏悶悶的老等。一直等到將近兩點鐘。方纔見許多人陸續積都到了。到了後來。總共也有二三百人。把一座洋樓也差不多要坐滿了。黃李兩人在西邊角頭坐著。仔細看時。這等人也有穿中國衣服。也有穿外國衣服的。有把辮子剪去卻穿著長衫馬褂的。有渾身西裝卻把辮子垂下來的。也有許多和昨天見的那宗明一樣打扮的。內中還有好些年輕女人。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粧束。脚下卻個個都登著一對洋式皮鞋。眼上還個個挂著一副金絲眼鏡。額前的短髮。約有兩寸來長。幾乎蓋到眉毛。克強去病兩人。雖然這地球差不多走了

一大半。到這時候。見了這些光怪陸離氣象。倒變了一個初進大觀園的劉老老了。再看時。只見這些人。也有拿著水烟袋的。也有嚼著雪茄烟的。也有嚼著紙捲烟兒的。那穿西裝的人。還有許多戴著帽子的。卻都三三兩兩。高談雄辯。弄得滿屋裏都是烟氣氤氳。人聲嘈雜。過了好一會。看看將近三點鐘。只見有一位穿西裝的。走到桌子旁邊。把鈴一搖。大家也便靜了一會。那人便從桌子右手邊一張椅子。步上第一層桌上。站起來。說了一番今日開會的緣故。倒也很有條理。約摸講到十五分鐘。到後頭。便說道這回事。情所關重大。滿座同胞。無論那位。有什麼意見。即管上來演說罷。說完。點一點頭。跟著說一句道。我想請鄭君伯才演說演說。諸君以為如何呢。衆人一齊都鼓掌贊成。只見那鄭伯才從從容容步上演壇。起首聲音很低。慢慢演去。到了後來。那聲音卻是越演越大。大約講的是俄人在東三省。怎麼樣的蠻橫。北京政府怎麼樣的倚俄爲命。其餘列強怎麼樣的實行帝國主義。便是出來干涉。也不是爲著中國。怎麼俄人得了東三省。便是箇實行瓜分的開幕一齣。我們四萬萬國民。從前怎麼的昏沈。怎麼的散漫。如今應該怎麼樣聯絡。怎麼樣反抗。洋洋洒洒。將近演了一點鐘。真是字字激昂。言言沈痛。黃李兩人聽著。也著實佩服。卻是座中這些人。那坐得近的。倒還蕭靜無聲。那坐得遠一點兒的。卻都是頭交接耳。唧唧噥噥。把那聲浪攪得稀亂。幸虧這鄭伯才聲音十分雄壯。要不要大喝兩句這些人。他便靜了一晌。雖然如此。卻還有一樁事不得了。他們那拍掌。是很沒有價值的。隨便就拍起來。那坐得遠的人。只顧談天。並沒聽講。他聽見前面的人拍掌。便都跟著拚命的亂拍。鬧到後來。差不多講一句便拍一句。甚至一句還未講完。也拍起來。真箇是虎嘯龍吟。山崩地裂。閑話少題。且說鄭伯才講完之後。跟著還有好幾位上去演說。也有講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鐘的。也有講四五句便跑下來的。黃李兩人數著。有四位演過之後。卻見昨天來的那宗明步上枱去了。去病向著克強耳朶邊悄悄的說了一句道。這便是宗明。克強道。我們聽聽他。只見那宗明拿起玻璃杯。呷了一口水。便劈盡喉嚨說道。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萬萬不可以不革命。我們四萬萬同胞啊。快去革命罷。趕緊革命罷。大家都起來革命罷。這些時候。還不革命。等到幾時呢。他開場講的幾句。那聲音便像撞起那自由鐘來。碎碎句句。把滿座的人都嚇一驚。到了第四五句。聲響便沈下去了。這邊黃李兩君正要再聽時。卻是沒有下文。他連頭也不點一點。便從那桌子的左手邊一跳跳下壇。

去了。衆人一面大笑，還是一面拍掌。跟着一個穿中國裝的人，也要上去演說。他卻忘記了右手邊有張椅子，常做腳踏。卻在演壇前面，上頭那張桌子的底下，苦苦的要爬上去。卻又爬不上。惹得滿堂又拍起掌來。那人不好意思，趑趑的歸坐不演了。隨後又接連著兩三位演說。都是聲音很小，也沒有聽他。只是拍掌之聲，總不斷的。黃李兩人覺得無趣。正在納悶，只聽得又換了一人。卻演得伶牙利齒，有條有理。除了鄭伯才之外，便算他會講。仔細看來，不是別人。就是昨天帶著小寶來坐了半天的那位少年。二人十分納罕。正想問，只見那宗明引了鄭伯才、東張西望。看見黃李兩位，便連忙走過來。彼此悄悄的講幾句渴仰的話。鄭伯才便請兩位也要演說演說。原來李去病本打算趁著今天志士齊集，發表發表自己的見地。後來看見這個樣兒，念頭早已打斷了。因此回覆鄭伯才道：「我們今天沒有預備。見說罷，伯才還再三勸駕。見二人執意推辭，只得由他。這邊這三位一面講，那邊演壇上又已經換了兩三個人了。通共計算，演過的差不多有二十多位。那黃李兩君卻是除了鄭伯才宗明之外，並沒有一個知道他的姓名。看看已經五點多鐘。那些人也漸漸的散去一大半。卻是所議的事，還沒得一點子結果。鄭伯才看這情形，不得已再上演壇。便將民意公會的意思說了一番。又說道：「前回已經發過好些電報，往各處的當道，但是空言，也屬無益。現在聞得東京留學生組織的那義勇隊，預備出發了。我們這裡組織一個，和他應援。格外還打一個電報去東京告訴他們。諸君贊成嗎？」大眾聽說，又齊聲拍掌說道：「贊成贊成。」鄭伯才一面下壇，一面只見那頭一躺演說那位穿西裝的人，正要搖鈴布告散會。只見衆人便已一圍而散。一面走，一個個還一面記著拍掌，好不快活。那鄭伯才重新來和黃李二人應酬一番。說道：「這裏不大好談。今晚想要奉訪。兩位有空麼？」黃克強道：「舖子裏有些不方便，還是我們到老先生那邊好。請問尊寓那裏？」伯才道：「新馬路梅福里第五十九號門牌。湘潭鄭寓便是。今晚兄弟八點半鐘以後，在家裏專候。黃李兩君答應，箇是字，各自別去。不題。且說這位鄭伯才君，單名一箇雄字，乃是湖南湘潭縣人。向來是箇講宋學的方領矩步，不苟言笑。從前在湖北武備學堂當過教習。看見有一位學生的課卷，引那時務報上頭的民權論，他還加了一片子子的批語。著實辨斥了一番。因此滿堂的學生都叫他做守舊鬼。那陳仲滂就是他那箇時候的學生了。後來經過戊戌以後，不知爲甚麼，忽然思想大變。往後便一天激烈一天。近一兩年，卻把全副心血，都傾到革命來。算來通

國裏頭的人。拿著革命兩字當作口頭禪的。雖也不少。卻是迷信革命。真替革命主義盡忠的。也沒有幾箇。能比得上這位守舊鬼來。近來因爲上海開了這間國民學堂。便請他當了國學教習。……閑言少錄。那天晚上黃克強李去病兩人吃過飯。稍停了一會。到了八點三刻。便一同到梅福里訪鄭伯才。伯才已經在那裡久候了。彼此見過禮。伯才便開口道。前天接到陳仲湧君來信。講起兩位的高才碩學。熱心至誠。實在欽服得很。本該昨天就到奉訪。因爲這兩日事體很忙。延到今晚。才得會談。真是如飢似渴的了。兩人謙遜幾句。便道。今日得聞偉論。實在傾倒。伯才也謙遜一句。又問道。聽說毅翁尊大人瓊山先生。有點清恙。這位老先生的明德。我們是久聞的了。總望著吉人天相。快些平復。還替我們祖國。多造就幾個人才。克強聽說不覺眼圈兒又是一紅。說了句多謝關切。伯才也不便再擦他心事。便漸漸的彼此談起政見來。伯才道。現在時局這樣危急。兩位學通三國。跡徧五洲。一定有許多特別心得。尙乞指教。二人齊稱不敢。去病便道。剛纔老先生演說的。便句句都是救時藥。言晚生們意見。也就差不多。伯才道。這都是空言。有甚麼補益。兄弟這時。到底總還想不出二箇下手方法。好生焦急。去病道。老先生在這衝要地方多年。閱歷總是很深的。據先生看來。中國近日民間風氣如何。眼前心上的有用人才。想也見得不少。伯才歎一口氣道。這一兩年來風氣。不能算他不開。不過沿江沿海一點子地方罷了。至於內地。還是和十年以前。差不了多少。就是這沿江沿海幾省。挂著新黨招牌名兒的。雖也不少。但兄弟總覺得國民實力的進步。和那智識的進步。程度不能相應。這種現象。還不知是福是禍哩。至於講到人才。實在寥落得很。在這裡天天磨拳擦掌的。倒有百十來箇。但可談的。也不過幾位罷了。至於東京和內地各處的人物。兄弟知道的。也有些。兩位既留心這件事。待兄弟今晚上開一張清單呈上罷。黃李二人聽了。著實欽敬。齊齊答應道。好極了。費心。克強接著問道。老先生德望兩尊。在這裏主持風氣。總是中國前途的一線光明。但晚生還要請教請教。老先生的教育治事兩大方針。不知可能見教麼。伯才道。兄弟想今日中國時局。總免不過這革命的一個關頭。今日辦事。只要專做那革命的預備。今日教育。只要養成那革命的人才。老兄以爲何如呢。克強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從前也是這個主意。到了近來。卻是覺得今日的中國。這革命是萬萬不能實行的。伯才聽了。不勝詫異。連忙問道。怎麼呢。克強道。這個問題。說來也話長。就是晚生這位弟兄李君。他也和晚生很反對。我們

從前也會大大的駁論過一回。那些話都登在「新小說」的第二號。諒來老先生已經看過。但晚生今日還有許多思想。許多證據。將來做出一部書來就正罷。伯才道。今日中國革命。很不容易。我也知道。總是不能因為他難。便不做了。你想天下那一件是容易的事呢。這個問題很長。索性等老兄的大著出來。再大家辨論辨論。但兄弟還有一個愚見。革命無論能實行不能實行。這革命論總是要提倡的。爲甚麼呢。第一件。因爲中國將到底要走那麼一條路。方纔可以救得轉來。這時任憑誰。也不能斷定。若現在不喚起好些人好生預備。萬一有機會到來。還不是白白的看他一眼嗎。第二件。但使能設把一國民氣鼓舞起來。這當道的人。纔有所忌憚。或者從破壞主義裏頭。生出些平和改革的結果來。也是好的。兩君以爲何如麼。去病聽了。連連點頭。克強道。這話雖也不錯。但晚生的意見。卻是兩樣。晚生以爲若是看定革命是做得來的。打算實實把他做去麼。古語說得好。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如今要辦的實事。既是一點兒把握都沒有。卻天天在那裏叫囂狂擲。豈不是俗語說的帶著鈴鐺去做賊嗎。不過是叫那政府加二的猜忌提防。鬧到連學生也不願派。連學堂也不願開。這卻有甚麼益處呢。若是想拿這些議論振起民氣來。做將來辦事的地步麼。據晚生想來。無論是平和還是破壞。總要民間有些實力。纔做得來。這養實力卻是最難。那振民氣倒是最易。若到實力養得差不多的時候。再看定時勢。應該從那一條路實行。那時有幾箇報館幾場演說。三兩箇月工夫。甚麼氣都振起了。如今整天價瞎談破壞。卻是於實力上頭。生出許多障礙來。爲甚麼呢。因爲現在這箇時局。但有絲毫血性的人。箇箇都是著急到了不得。心裡頭總想去運動做事。若是運動得來。豈不甚好。但是學問未成。毫無憑藉。這運動能有成效嗎。就是結識得幾箇會黨綠林。濟甚麼事呢。運動三兩箇月。覺得頭頭不是路。這便十箇人才墮落的七八箇了。豈不是白白送了些人嗎。更可怕的那些年紀太輕的人。血氣未定。忽然聽了些非常異義。高興起來。目上于天。往後聽到甚麼普通實際的學問。都覺得味如嚼蠟。嫌他繁雜遲久。箇箇鬧到連學堂也不想上。連學問也不想做。只有大言炎炎脾呢一世的樣子。其實這點子客氣。不久也便銷沈。若是這樣的人越發多。我們國民的實力。便到底沒有養成的日子了。老先生你說是不是呢。鄭伯才一面聽。一面心裡想道。怪不得陳仲滂恁地佩服他。這話真是有些遠見。等到克強講完。伯才還沈吟半晌。便答道。老兄高論。果然與流俗不同。叫兄弟從前的迷信。又起

一點疑團了。這話我今晚上還不能奉答。等我細想幾天。再拿筆札商量罷。隨後三人道談了許多中國近事外國情形。十分嘆惜。越談越覺投契起來。黃李兩君看看表。已是十一點多鐘。怕累著鋪子裏夥計等門。便告辭去了。伯才問一聲幾時起程。去病答道。禮拜一。伯才道。兄弟明天也要從杭州一行。今晚上將同志名單開一張。明天途上便是。於是彼此殷勤握別不提。再說黃李兩人到了上海之後。那蘇報和中外日報。是已經登過的。況鄭伯才宗明。也會和他會過面。這些新黨們。豈有不知道他們的道理。為何這幾天總沒有別的人來訪他們呢。原來上海地面。是八點鐘才算天亮。早半天是沒有人出門的。所有一切應酬。總是在下午以及晚上。恰好禮拜六禮拜那兩天的下午。都是新黨大會之期。所以他們忙到了不得。並沒有心事顧得到訪友一邊。這也難怪。但是這禮拜六的大會。是已經交代過了。卻是那禮拜的大會。又是為著甚麼事情呢。看官耐些煩。看下去自然明白。……言歸正傳。再說黃克強李去病到了禮拜日。依然在上海悶等。二人看了一會新聞紙。又寫了幾封信。寄到各處。吃過中飯。克強的表叔陳星南便道。我今天舖子裏沒事。陪著你們出去耍一耍罷。說着便吩咐夥計叫了一輛馬車來。三人坐著出去。看官知道上海地面。有甚麼地方可逛呢。還不是來的張園。三人到了張園。進得門來。不覺吃了一驚。只見滿園子裏頭那馬車。足足有一百多輛。星南道。今天還早。為何恁麼多車早已到了呢。三人一齊步到洋樓上看時。只見滿座裏客人。男男女女。已有好幾百。比昨天還熱鬧得多。正是鬢影花香。可憐兒女。珠迷玉醉。淘盡英雄。舉頭看時。只見當中挂著一面橫額。乃是用生花砌成的。上面寫著品花會三個大字。黃李兩人忽然想起前天那位少年說的語。知道一定是開甚麼花榜了。再看時只見那些人的裝束。也是有中。有西。半中半西。不中不西。和昨天的差不多。虧着那穿皮靴兒戴小眼鏡兒的年輕女郎。倒還沒有一個來。越發仔細看下去。只見有一大半像是很面善的。原來昨日拒俄會議到場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個個都是街冠怒髮。戰士軍前話死生。今日個個都是洒落歡腸。美人帳下評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閒儒雅。沒有一毫臨事倉皇大驚小怪的氣象。兩人看了。滿腹疑團。萬分詫異。看官。你想黃克強李去病二人本來心裏頭又是愛國。又是思家。已是沒情沒緒。何況在這喧騰混雜的境界。如何受得。只得招邀著陳星南。同去找一個僻靜些地方歇歇。三人走到草地後面那座小洋樓裏頭。在張醉翁椅上坐著。談些家鄉情事。正談了一會。只見

前日那個穿馬褂的買辦，帶著一個信人走進來了。原來那買辦也是廣東人，和陳星南認得，交情也都還好。一進門便彼此招呼起來。星南笑道：「子翁，今日來做總裁麼？」那人道：「我閒得沒事做，來管這些事。這都是那班甚麼名士呀志士呀瞎鬧的罷了。」星南便指著黃李兩位，把他姓名留歷，逐一告訴那人。黃李兩位自從前天聽過那人的一段秘密的英語，心裏頭本就很討厭，他卻偏偏礙著陳星南的面子，只得胡亂和他招呼。纔知道這人姓楊，別字子蘆，是華俄道勝銀行一箇買辦。上海裏頭吃洋行飯的人，也算他數一數二的了。那楊子蘆聽見這兩位是從英國讀書回來，心裏想道：「從前一幫美國出洋學生，如今都是侍郎呀欽差呀濶起來了。這兩個，我將來倒有用得著他的地方。」等我趁這機會著實把他拉攏拉攏起來，主意已定，便打著英語，同兩人攀談。這兩人却是他問一句，才答一句，再沒多的話，而且都是拿中國話答的。楊子蘆沒計，只好還說著廣東腔，便道：「我們這箇銀行，與別家不同。那總辦便是大俄國的親王，俄國皇帝的叔叔，這就是兄弟嫡嫡親親的東家了。我們這東家，第一喜歡的是中國人，他開了許多取銀的摺子，到處送人京城裏頭的大老者。那一箇不受過他的恩典，就是皇太后跟前的李公公，還得他多少好處呢。我老實告訴你兩位罷。但凡一箇人想巴結上進，誰不知道是要走路子，但這路子走得巧不巧，那就要憑各人的眼力了。你們學問雖然了得，但講到這些路數上頭，諒來總熟不過我。如今官場裏頭的紅人，總是靠著洋園菜的三字訣，纔能敲飛黃騰達起來。陳星南聽得出神，便從旁插嘴問道：「怎麼叫做洋園菜呢？」楊子蘆道：「最低的本事，也要巴結得上茶中堂。」那時榮祿還未死「高一等的呢，巴結上園子裏的李大，若是再高等的呢，結識得幾位有帶面的洋大人，那就任憑老佛爺見著你，也只好菩薩低眉了。這便叫做洋園菜。陳星南道：「我今日結識得怎麼體面的一位楊大人，你倒不肯替我在老佛爺跟前討點好處來。」楊子蘆正色道：「別要取笑，又向著黃李三人說道：「如今官場上頭漂亮的人，那一箇不攛得這種道理。但是一件，就是在洋大人裏頭，也要投胎得好。最好的是日本欽差的夫人，還有比他更好的，便是兄弟這位東家。所以南京來的，陳道臺，李道臺，湖北來的黃道，張道，天津來的何道台。今天要拉兄弟拜爸爸，明日要和兄弟結親家。剛說到這裏，只見他帶來的，那個孀姨，氣吁吁的跑進門來，便嚷道：「花榜開哉，倪格素蘭點了頭名狀元哉。」話未說完，只見一羣子人跟著都進來了。齊齊嚷道：「狀元公卻躲在這裏來，害得我們做了牡丹亭裏頭的郭。」

駝子那裏不找到。快的看拿什麼東西謝謝我們。那楊子蘆看這些人時，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大家鬼混一回，還有幾位硬拉著要去吃喜酒的。子蘆沒法，只得把話頭剪斷，說一聲改日再談。便攜著他的狀元夫人和這些人一擁而去了。黃克強李去病聽他談了半天，正是越聽越氣。去病正在那裏氣忿忿的要發作，恰好阿彌陀佛，走了。這一纔得箇耳根清淨，再坐一會，也便上車回去。那馬車還打了幾回圈子，走到黃浦灘邊，三人還下車散步一回。陳星南又約他兩位到一家春吃大餐。到九點多鐘，方纔回到舖子。只見掌櫃的拿著一封信遞過來，卻是鄭伯才給黃李兩人的。拆開一看，裏面還夾著一封寫著仲湧手簡字樣。忙看時，卻只有寥寥數字，寫道：

別後相思，發於夢寐。頃以事故，急赴蒙古，彼中勢圍，久入狼狽。天假之遇，或有可圖。調查如何，更容續布。伯才先生志士領袖，相見想憶。海天南北，爲國自愛，舉布不盡，陳猛頓首。

去病看完，沈吟道：他忽然跑去蒙古，甚麼呢？那裏卻有什麼可圖呢？一面講，一面把鄭伯才的信看時，一張九華堂的素花箋的短札，另外還夾著一張日本雁皮紙的長箋，先看那短札時，寫道：

自頃匆說，未罄萬一。然一瓣之管，點我已多矣。仲湧一縷，緣至謹以附呈。承委月旦，別紙縷列，人才寥落，至可痛歎。走所見聞，願亦有隱，聊貢所知。用備夾袋，耳承歡願，遂還希出山。中國前途，公等是賴。航行倚裝，不及走送。鬼神相契，應以形跡，想能起原，敬頌行安。鄭維叩頭。

再看那長箋時，滿紙都是人名，寫道：

周讓 湖南人 雲南知府 選於佛學 諱劉陽 最敬之 誼兼師友 沈毅謀斷 能當大事

王式章 廣東人 公等想深 知此公不待再贅

洪萬年 湖南人 以太史公家 居手開西 路各府縣 學堂二十三 所辦事條理 精計慎密 一時無兩 好言兵事 有心得

張士 浙江人 大理學家 迷信革命 民族主義 雜誌之文 皆出其手

程子毅 福建人 在日本士官 學校卒業 現在湖北 恆字營當營 官堅忍刻苦 的是軍人 資格

劉念淇 江蘇人 在日本砲兵 工學校卒業 現在上海 製造局

衛仲清 雲南人 地方富豪 現在家鄉 開礦 手下萬餘人 有遠識 有大志

葉琦 浙江人在衛仲清處爲謀主各事皆所布置

司徒源 廣東人能造爆藥人卻平常

李廷彪 廣東人廣西游勇之魁近日廣西之亂半由其主動但現頗昏惑

唐鰲 廣東人運動游勇會黨最爲苦心數年如一日沈鷺英逃歸人所見貴鄉人以此君爲最

馬同喜 河南人現任御史充大學堂提調京朝士大夫此爲第一

孔弘道 山東人現在日本東京法科大學留學深究法理人極血誠

鄭子奇 湖南 崔伯嶽 湖南 章千仞 浙江 夏大武 四川 凌霄 直隸 林志伊 福建 胡翼漢 直隸 以上七人皆留學日

王濟 四川人口口巡撫之公子驍勇任俠敢於任事

盧學智 江西人在地方小學堂與拓殖勢力頗大向治宋學力行君子也

趙一松 湖北人文學家運動家

另女士三人

王端雲 廣東人胆氣血性學識皆過人現往歐洲擬留學瑞士

葉文憫 廣東人在美國大學卒業纔歸一大教育家

孫木蘭 浙江人沈鷺才敏現在北京某親王府爲給事

此外在歐洲美洲遊學諸君當已爲兩公所不知不復贅陳。以上所舉亦僅就記憶所及。隨述一二。玆玆未能盡也。克強去病二人看罷。內中也有聞名的。也有未曾聞名的。便把各人姓名牢記一番。將原信夾入日記簿中。再坐一會。便去安歇。明早起來。略檢行李。別過陳星南。便上法蘭西公司船回廣東去了。且喜風平浪靜。禮拜四的早晨。已到了香港。恰好那天下午。便有船去涼州。兩人將行李搬到客棧。預備吃過中飯。就便過船。因爲還有幾點的時候。便出門散散步。剛走到太平山鐵路近前。只見滿街上的人在那裏亂跑。遠遠看時。原來一個外國人。好像兵船上水手的裝束。扭著一個中國人。在那裏痛打。李去病見了。不由得心中無明業火三千丈。倒沖上來。顧不得許多。一直就跑到前

去了。有分教：碧眼胡兒認我法律家。白面書生投身秘密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智理 世界末日記 壬寅

地球之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其間分六期。太初期一千萬年。生物原始期六百萬年。生物發生期二百三十萬年。高等生物發生期五十萬年。原人期三十萬年。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自茲以往。地球日以老。太陽日以冷。而一切有情。遂皆滅盡。

太初時期。地球皆洋海也。洋底凸處。厥生島嶼。島嶼連積。浸成大陸。水質鬱蒸。騰爲空氣。太陽熱力。最初極盛。以次遞減。溫熱之度。愈嬾愈低。原人期間。地球面積四分之三。尙以水蔽。溫度猶甚。不適民宅。年復一年。紀復一紀。雨水之一部分。深漬入地。不還大洋。雨量日減。洋面日窪。空氣愈減。溫度愈降。而冰雪界之範圍。日以擴大。前此惟在高山及南北兩極地者。寔假遂侵入溫帶矣。

太陽者。地上一切光熱之原力也。太陽本體。既日冷卻。其發光力漸失。前此如電如燄之青白色。烈光漸變爲金色。漸變爲黃色。爲赤色。其發光之變化。由日面斑點之增加。噴火之減少來也。坐此之故。地上溫熱。日低一日。地形隨之而變。陸日多而海日少。寒帶之氣候。移於溫帶。溫帶之氣候。移於熱帶。遂使兩極與赤道。日相接近。人畜之所得居者。惟在赤道下溫暖之豁谷。其餘諸地。皆成雪積冰天矣。

歷數十世紀以後。人智愈進。人道愈完。形體上之勞作。既已盡絕。電氣機器之用。普徧全球。一切物類。可隨意用人力以生產之。人種合一。萬國大同。雖於一羣之中。尙有優者劣者。治人者治於人者之分。不能如古代詩家所夢想之完全平等。然殘酷慘苦之事。殆絕跡矣。於是西歷紀元後二百二十萬年頃。人類文明最後之中心點。移於赤道下亞非利加中央之桑達文市。前此羅馬、巴黎、倫敦、維也納、紐約、諸名都巨府。既於數十萬年前。埋沒於水下。

桑達文之共和府。今也奢侈華麗。文明達於極度。上古時巴比倫羅馬巴黎諸地幼稚的快樂。視之殆瞠乎其後。其進

步之結果。其科學工藝勞作之應用。使人生之快樂幸福。達於絕頂。敏靈之電氣。濃郁之蕪澤。微妙之音樂。常使人之五官。受劇烈之刺激。華燈璀璨。雖夜若晝。人之神經。與之相逐。無寸晷之休息。於是男女平均僅及二十五歲。卽消耗其能力以死。人人見地球寒氣之日烈一日也。知彼久沍而永不解之嚴冬將近也。愈恣意於目前一日之樂。相競於生計之華美。極耳目之欲。舉世之婦人。無欲爲人母者。上等社會之女子。講求種種方法以避妊娠。其爲世界盡爲母之義務者。惟下等社會中之少數者而已。而當時受寒氣之襲擊最劇且烈者。惟下等社會爲尤甚。馴至一切婦女。皆覺妊娠生產之無所利。相率避之。卒乃桑達文政府以公議發布一法律曰。有能爲我地球產出最後之人民者。則以共和府全體之財產贈與之。以爲報酬。雖然終無應者。

噫！世界終末之期。早已至矣。地上已無復新生繼出之人類。然人人尙望幸福之在於來日。怨恨不和悲嘆爭論。誹謗絕望之聲。絡繹不絕。人類生活之價值已失。最後經濟學會會員悉心評議。講救治之法。曾無寸毫效。此有限之人民。發癲狂病者。日多一日。醫學會員政治家等。互相討論。爭議激烈之極。至以刀劍相血鬥。而生理上政治上之救濟。竟不可得見。

時則有共和府最後之住人。名阿美加者。原注阿美加者復之說也大集公衆。攘臂而責其曠癡。且建一議曰。請以政府之費。造電氣飛機。乘之以探求赤道溫暖之地。率國民而移任焉。卒乃共贊此議。遂造飛船。命健壯之男子乘之。騰空以試遠征。

噫！登高一望。極目千里。全地早已隱蔽於冰雪之下。到處荒原殘鷗。淒涼寂寞。如睡如泣。霜雪漫空。海陸一色。時見孤峯寂然立於水洋之上。偶藉羅盤經緯線之力。想像零落舊都之遺跡。地上萬物既無一之可辨識。其接於眼簾者。惟有「水」與「無」之兩物而已。每夕目送太陽之赤盤作死色以沈於皚皚白原之西端。如是者以爲常。

飛行數日。船員之死於凍死於凍者既已過半。日者船中一人下瞰。見有一河。尙未水結細察其旁。似有零落大都之遺址。試下降焉。不料河邊竟有一羣之人。船員皆如夢如覺。喜躍無量。地上之羣。亦以非常喜色迎之。蓋此羣亦人類最後之一羣。而方在絕望之極點者也。羣中一老人。身穿鹿皮。相貌奇古。爲一羣之長。今見新客之從天降也。羣集左

右燔柴枝炙魚肉以相歡待。○是新來者逐一談其來歷。且問曰。以地形方位測算之。此地得非南亞美利加洲之亞瑪遜河口乎。按亞瑪遜大河在今巴西。世界五大河之一也。

老人曰。然開諸上古之口碑。此亞瑪遜河之水。其大如海。今也全不然。昔者巴西亞爾然丁哥命比亞諸國之盛於南美也。北美洲分爲聯邦。紐以合衆國政府。其在歐洲。有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諸國。互握霸權。爭相雄長。其時之大西洋。非常廣濶。自紐約至哈布黎。自檳南浦至達卡兒。彌望皆海水也。今之西印度大陸。注。意當時不過區區數島嶼而已。大洋之水。比諸今日。既多且深。降雨頻繁。河水不涸。如此地者。永世以來。不見冰雪。草木暢茂。花鳥四時。會幾何時。迄於今日。此等景物。隨地球之形質而全變異。大地之自轉本軸。日以遲緩。晝長月遠。太陽全冷。曠昔大洋之水。蒸發入空。爲雲爲雨。爲泉爲川者。今皆乾注於地殼內。空氣乾燥。溫熱減少。人畜之住處。漸次減縮。今惟餘赤道一帶之地。少保殘喘。即橫貫於吾僑亞美利加與君等之亞非利加同一緯線之片地而已。

彼歐洲者。由北極而西伯利亞。而拉布蘭。而亞爾布士。而高加索。而比利尼士。先後次第埋沒於冰塊之下。當前此紀元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頃。彼中號爲文明之極軌者。曾不數百年。遂以滅亡而一無所存。彼歐洲諸國。因其人羣。組織之方法。雖奇妖怪。卒自漸滅於其本身之血海之裏。當時之宗教家政治家經濟家。侈然以爲永宏大之榮華幸福。集於彼等。翫然以天之驕子自命。豈意曾不旋踵。遭支那人復仇之襲擊。遂狼狽散亂。而無一足以自保也。壯哉我。譯至此不禁浮一大白。但不。知我國民果能醒此。諒言否耳。

据近世史所記載。昔嘗有探險遠征者。入冰中以探古代巴黎倫敦伯林維也納聖彼得堡之舊跡。所至往往見其所用種種兵器。竊計當時之人類。實與禽獸相去不遠。蓋爲一種野蠻之族類。無可疑也。或疑也。或人。彼其野蠻情狀。徵諸今日圖書館所存古書。亦可見其一斑。彼時有犯罪者。以刀劍毒藥種種殘忍之方法以殺之。而號稱文明中心點之大都會。往往有大革命之起。墳屍如陵。流血成河。或懸人於壁而統殺之。有所謂斷頭機者。殺人如草不聞聲云。此等風俗。實今日吾人所不可思議者也。近世史家。指吾輩之此等遠祖。謂未可加以人類之名。誠哉其然也。或人。使於彼時代。而世界之末日忽至。遽爾陸沈。則其所損失者亦自有限。顧乃不於彼時而於今日。今也星移物換。至於

我輩所值之時代。使我等不得不死。不得不亡。我等之死亡。實由於冰寒耳。大地之物產既絕。無五穀無家畜者已百年矣。食物之存者。惟一魚類而已。我等之中無一婦人。我日早已無今可新產之兒孫矣。

新來者聞此最後之一言。如電氣然。刺激於胸腦。飛船船長驚曰。噫呀！你們裡頭。亦是沒有一箇女人嗎？老人曰。然。無婦人久矣。船長曰。噫。我等故土無一婦人。我等實求配偶求傳種。故遠航以至於此。老人曰。噫！君等亦無女性者存乎。主客相顧。默然有間。

却說非美兩洲此等事件初起以前。於亞細亞洲之錫蘭島。實爲亞細亞人種最後逃避之所。其時之錫蘭島。因海水淤湖。直與亞細亞之南端相緊接。蓋此地以近赤道故。嘗爲此方之樂園者也。今也於亞端士山麓。有最後之人類婦人十二名者存。

此地男性之人類。早已消滅。先是此地女權極盛。一切政治事業。皆全歸於巾幗社會。其結果也。少女之數。遂遠加男兒之上。自數世紀以前。凡代議士。法律家。醫家。種種高尚之職業。皆以健強之女子。代柔弱之男子。趨。寢假而商業。技藝文學等。人羣中所有事業。皆斷於女子之手。男子之教育。日以荒落。馴至求一適當之園丁。農夫。亦不可得見。其婦人亦不必直接勞作。惟以精巧之機器。成就各種事物。及地方既盡。生物之繁殖。日以減殺。人類之孳乳。亦自不得不差縮。自此以往。不復有如前日之成一家族有多數之兒孫者矣。間有姙產。而女子之數。常多於男子。即幸得一二男子。亦大率殤夭不育。蓋遺傳淘汰天演之作用使然也。此等傾向。日甚一日。及至世界之末日將近。而亞細亞洲僅餘三家族耳。不幸其中男子二人。亦早夭逝。至是而代表亞細亞曠劫以來過去未來之人種者。惟此十二婦人。

此十二婦人中。其最少者。名曰愛巴。生三歲而與其父死。其父卽人類最後之父。而與其母結婚未久。卽罹心膈病以死者也。丁斯時也。因人口業務之減少。而萬物所附屬之利益價值。亦隨之而減少。曠昔廣人繁華之錫蘭大都會。次第爲植物所進擊。而日以埋沒。街衢第宅。鞠爲廢丘。雜草荆榛。高可隱屋。人治退去。天行猖狂。凡寒帶地之植物禽獸。皆圍集於大都之旁。都中所餘之建築物。惟一公家圖書館而已。館中所有一切文學書。久已荒廢。其可覽者。惟有考究世界末日大問題之科學書籍。與過去之歷史。此生存之一羣。雖尙日望永遠之幸福。而其大凶日。早已相逼而不可。

復避。

人力既已衰頹。於是萬能力之機器作用。亦隨之而消滅。電氣之動力。已廢不用。其間有游歷者。只爲避冰雪之襲擊。逃而至他耳。當數世紀以前。全地球之人民。無論住於何地。雖隔千萬里。得對語如比鄰。全地合爲一國民。同用一種言語。雖然。今也隔絕寂寞。忽復於太古混沌之舊世界。三羣之遺民。互相際隔。彼此不復知消息。而前此錫蘭雄壯活潑之婦女。今也統治之精神。好奇之感情。一切消滅。乃至快樂愛情之希望。亦已墮絕。雖餘彼等最無聊最不幸之一羣姊妹。結成一離鸞寡鵠之淒涼家族。同著尼服。度此殘年。此實愛巴三歲時之情狀也。

雖然。厄運既日迫。瞬息不可留。此一羣中。以非常之速率而日減削。經十五年。已蝕亡其過半。當阿非利加桑達文飛船飛降南美之際。錫蘭之一羣。僅餘五人。而其最少年者方十八歲。

於時彼飛船隊聞老人之言。已知亞美利加無一婦人。亞非利加。亦復如是。歐洲既久葬於冰雪裏。亞細亞亦已於一世紀以前。不通聞問。想其命運。亦與歐洲等。然則除遺返故土之外。更無希望。乃於翌日辭美洲之兄弟而行。

常飛船之啓行也。美洲之一羣。頗有欲與之偕。以移住於桑達文者。然以老者不堪懷土之情。欲埋骨於故山也。又以非洲亦無復婦女也。故遂止。而船中人乃獨就歸途。此次復繞地球之他面以行。經過美國之故墟。但見零落舊都。隱沒於點點白烟之中。其淒涼有更過於來時路者。

掠疇昔泱泱之太平洋。今日莽莽之白平原而過。若者爲暹羅。若者爲新嘉坡。若者爲麻六甲。其地面久已爲層冰深雪所蔽。正近錫蘭。雪色稍薄。停船一眺。異哉。一零落大都之下。蒼蕪然若有人跡。是正地球上最後婦人栖止之鄉也。船員驚喜下降。諸男子等告以此次遠征之目的及其所經歷。彼一羣之女子。於絕望之餘。獲此奇遇。朱顏頓開。心目俱豁。相會不及半日。而此憔悴五尼女。忽變爲娟秀之五美人。諸男子乃說諸女子以同赴桑達文之利益。彼等雖尙戀戀故土。然默許此地物力既盡。不可終日。如彼桑達文。或尙有數年安居之希望。遂悉表同情。願與偕行。就中男子之阿美加。與女子之愛巴。二人者一度相見。愛情纏綿。恍如曠劫以來。久別復會。於是淹留半月。男女相握以向桑達文。彼等探險隊得此美滿之發明。其愉快何如哉。

不圖山河未改。風景全殊。彼等既返故土。而桑達文已迥非瀕行時之情狀。曾無一人倚門以望。掃徑以迎。猶首一望。前此常時集會之公館。已成蕪廢。牆有罅。墳墓突兀眼前。彼等出此空船。先入公館。但見其親族朋友。死體狼藉。或則正瀕於死。餘喘呻吟。蓋自彼等遠遊以來。居民之數。已僅餘三十。加以怒風頻號。酸雪屢襲。一切廬宇。破壞無餘。今惟恃此堅牢之一公館。相率羣居。爲最後逃避之所。雖然。復有一種傳染病起。次第勦滅衆生。今早成一不堪入目之餓鬼地獄。此遠遊之歸客。惟以吻沫相濡照。舍此更無他圖。

既而寒氣日加。烈風不斷。太陽之微弱光線。不復能透過濃霧以照此世界。惟於室內燃火。緊閉窗戶。少保存溫度於萬一羣中之最勇敢者。至此早已絕望。惟日日屈指以數生存者之數。計數禮拜內。由十五人而餘十人。由十人而餘五人。其遺存於最後者。僅有阿美加及愛巴之兩男女。與數千萬年前之亞當夏娃相對峙。

彼二人者。生息於慘苦之下既久。忽然一日。大風頓息。太陽復從雲間瑟縮而出。於是二人更鼓勇氣。思一見世界最後之現象。乃復駕飛船再再上騰。俯瞰桑達文全都。早入雪中。不復可辨。彼等見北方一帶之地。冰雪稍薄。乃向以進行。

撒哈拉沙漠以南。亞非利加之大曠原。雨雪雲霧。皆不如他地之甚。蓋由其地質爲地球中寒氣最低度使然也。自此土以達於亞刺伯。努比亞。本爲熱帶風經行之路。故埃及之一部分。得免嚴水暴雪之襲擊。二人循此以行。止於層水峨峨之尼羅河上。矚目一望。但見布拉密之大金字塔。莊嚴如故。偉大如故。屹然立於千里一白之間。

於戲。此人類第一之華表。而太初文明之紀念碑也。彼其幾何學的碩大之建築。與天地相終始。彼以其俯然物外之冷眼。觀盡此世界無量家無量族無量部落無量邦國無量聖賢無量豪傑無量鄙夫無量癡人無量政治無量學術無量文章無量技藝。乃至無量歡喜無量愛戀無量恐怖無量酷慘無量悲愁。一切人類所經營所構造。其得遺存於世界之終末者。惟此一物。惟此一物。於是乎世界最後之人。與最初之王者。卒乃同求安身立命之地於此一坏土之下。於戲。不亦奇哉。不亦奇哉。

未幾暴風再起。大雪頻注。愛巴曰。「我等終不可不死。今行何之乎。願請少留。妾惟願憑郎君之腕。以死於平和。」二

人乃求金字塔中一洞穴。占一坐於其內。相與燕眺一望無垠之水雪原。

此絕世之少女。爲寒氣所襲。以輕顛之皓腕。與所愛者相偈抱。此絕世之美少年。亦微抱所愛者之酥胸。香腮厮搵。萬種溫存。雖然風益暴。凍益甚。雪打金塔。盡有聲。少年曰：『愛卿啊。我等實世界最後之人也。君看此世界中。國土何在。政治何在。學術何在。技藝何在。榮華何在。威力何在。今日全地球只贏得雪中一大荒塚而已。』少女曰：『然吾觀歷史上無量數之美人。顛倒幾多英雄豪傑。纏綿歌泣於彼數十寒暑。雖然愛根終常斷絕。愛根終不得不斷絕。妾愛君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君愛妾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少年曰：『雖然我輩有不死者存。』少女曰：『然我輩有不死者存。一切衆生。皆有不死者存。妾今已不寒。請與君一散步。』何圖方欲起立。此少女之足。已爲寒氣所迫。失其感覺力。向後忽倒。乃曰：『妾今欲眠。』乃以纖手倚少年之肩。吻與吻一相接。彼少年握其所愛者之手。置諸膝上。曰：『吾愛卿。吾護卿眠。』於時放最後之眼。一瞥太空。萬有之形。一切既死。萬有之色。一切既死。萬有之聲。一切既死。惟餘雪風颯颯。薄擊。窸窣。塵不滅之金字塔。地球上獨一無二之形相聲色。於是乎在。

俄而有一種異音。覺然來前。噫。此何聲歟。其金字塔中更有人歟。其鳥歟。其寒帶之熊歟。何圖一匹之犬。來於彼兩相愛者之側。一跳一躍。發大慈悲大歡喜之聲。以震盪此最後世界。噫。此阿美加所畜之愛犬也。以何因緣。而得來此。吾不能知焉。但見夫跳擲數匝。以舌舐兩人之面。與其手。以身翼覆彼等。而彼等已寂然無聲。自茲以往。漫天之大雪。益降積於地球之全面。

而地球尙自轉本軸。向無垠之空中。孳孳汲汲飛行無已時。

太陽依然也。然其如死之赤光。歷永年後卒全消滅。窅然一黑暗的天幕。長在深夜之裏。繞此隱然一天黑丸以運行。羣星歷歷。尙依然燦爛於無限之空中。

無限之空中。依然含有無量數之太陽無量數之地球。其地球中。有有生物者。有無生物者。其有生物之諸世界。以全智全能者之慧眼。微笑以瞥見之。愛之花尙開。

譯者曰。此法國著名文家兼天文學者佛林瑪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記也。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

最高尚之思想。組織以成此文。貫近世一大奇著也。問者曰。吾子初爲小說報。不務鼓盪國民之功名心進取心。而顧取此天地間第一悲慘殺風景之文。著諸第一號。何也。應之曰。不然。我佛從菩提樹下起。爲大菩薩說華嚴。一切聲聞凡夫。如聾如啞。謂佛入定。何以故。緣未熟故。吾之譯此文。以語菩薩。非以語凡夫。語聲聞也。諦聽諦聽。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皆死。而獨有不死者存。一切皆死。而卿等貪著愛戀。墮怒猜忌。爭奪胡爲者。獨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懼恐怖。胡爲者。證得此義。請讀小說報。而不然者。拉雜之。摧燒之。

俠情記傳奇

第一齣 緯憂

〔破齊陣〕且淡粧上。擾擾羣龍世界。亭亭似水流年。雨打斜陽。天黏芳草。那殺我儂消遣。望月華故國三千里。怨錦瑟無端五十絃。奇情除問天。

〔卜算子〕獨自下粧樓。有恨無人省。不是懷春不感秋。尋尋心頭病。獨自上粧樓。望斷山河影。昨夜雙龍匣劍鳴。自汝汝難忍。儂家馬尼他。原籍意大利國人。先世本累代將門。父親亦曾任少尉之職。只因本國主權。久歸他族。養兵但防家賊。操戈動殺同胞。因此憤憤去官。挈家避地。僑寓這南美洲烏嘉伊國。耕獵爲業。不幸五年以前。癘疫時行。父母相繼溘逝。撇下儂家姊弟二人。好不孤苦。〔嘆介〕唉。家運迥遠。這也難講了。只是一件。我家家傳將種。系出清門。先君愛國如焚。回天無力。因把我姊弟兩箇。從幼教育。勸以國民責任。振以尚武精神。儂家雖屬蛾眉。頗嫻豹略。讀荷馬鏢歌之什。每覺神移。賦木蘭從軍之篇。惟憂句盡。可恨我祖國久沈苦海。長在樊籠。志士銷磨。人心腐敗。正不知何時。始得復見天日哩。〔長嘆介〕咳。難道舉國中一千多萬人。竟無一箇男兒。還要靠我女孩兒們爭這口氣不成。罷了罷了。今日兄弟出門游獵。獨坐無聊。不免取新聞紙閱看。一回聊。自排遣則箇。

〔懶畫眉〕望海雲盡處是中原。那裏討匹馬縱橫畫裏傳。恨睡獅無賴。睡年年。咬這兒女情。怎喚得風雲變。辜負了血淚絲絲託杜鵑。

〔作讀新聞紙介〕六月十九日。里阿格蘭共和國。起獨立軍。與巴西開戰。有意大利軍人一隊。突然相助。奪得巴西兵船一艘。大獲勝仗。〔作驚介〕噫。怎麼我意大利還有一羣恁般義俠的人。真算祖國之光了。〔小生提鎗上〕見獵輒心喜。聞歌也淚流。姐姐在家麼。〔旦〕兄弟。你去射獵。爲何恁早回來。〔小生〕姐姐有所不知。兄弟剛纔在外頭碰著一位本國人。聽著一件可喜可悲的事。故此回來告訴姐姐。〔旦〕甚麼事呀。〔小生〕聽見里阿格蘭國和巴西開仗。有我本國一隊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竟奪了巴西兵船。〔旦〕是呀。我剛纔看見新聞紙。也是恁麼說。但這是祖國名譽。一件大喜事。兄弟爲何又說可悲呢。〔小生〕可惜到底衆寡不敵。被敵軍兵船全隊躡擊。竟殺傷我同胞許多人。我船僅得拚命脫逃。至今尙無下落。〔旦〕真箇嗎。〔小生〕誰哄姐姐來。〔旦淚介〕〔前調〕〔旦〕爲其鈞天沈醉帝昏然。淘盡這有限人才不自憐。……兄弟啊。這些慷慨義烈的英雄。他原以流血救民自命。就是馬革裹屍。也不能算做不幸。只是他抱此熱腸。未能設替意大利祖國出一口氣。怎好便這般結局呀。……恨你國殤無血到家園。叫我傷心人禁不住啼紅怨。望絕了江心慘暝烟。

兄弟啊。你可會打聽出那首領是箇甚麼名字。也還逃脫保全得不曾。〔小生〕我聽得這首領叫做加里波的。是箇久慣航海的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在本國革命不成。竄流到此。他年紀不過長姐姐兩年。今纔二十五歲。那日這船被敵艦全隊追圍。竟能出險。諒來是虧得這箇人還在著哩。〔旦〕

〔山坡羊〕忍不住淚珠兒飛颺。按不下柔腸兒愁腸。則爲他高義雲天。替國民放一道一道的光明線。甚因緣被天公妬得緊。他便有俠情誰見。我待把奇愁拋遣。奈如此江山。怎放得那人兒天涯遠。無言念鄉關淚暗晴。相憐夢英雄非偶然。

兄弟。我想天公既肯替我們意大利生出恁般一箇豪傑。也不該一事未成。奪之而去。只望他此番保全。將來還要返祖國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哩。〔小生〕正是。〔旦〕兄弟。你出門半天。想也餓了。待我把午餐預備出來同喫罷。

〔尾聲〕我一生兒愛才如命是天然。政則是憐我同胞非自憐。空想著那風雷豪邁月嬋娟。

(且下)(小生弔場介)我想那加里波的血性熱情。奇才壯思。正和我姐姐大生成一對兒。怪不得姐姐恁般感動。怎得天假之緣。將來他們有日子一塊兒同做國家大事才好。正是

是誰精衛能填海。祝汝鴛鴦不羨仙。(小生下)

此記本新羅馬傳奇中之數回因新羅馬按次登載曠日持久故同人懇懇請出加將軍俠情韻事作為別篇先登于此 著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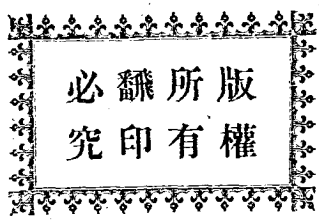
分類
精校
飲冰室文集下
(終)

飲冰室文集下
小說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六八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訂正三版發行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訂正四版發行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著者 新會 梁啓超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印刷所 廣智書局活版部

代售所 內地各書坊

分類校讀 冰室文集(全二冊)

